

史部第二六五冊目次

史部·政書類

國朝典彙二百卷(二)

〔明〕徐學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徐興家刻本

.....一

國朝典彙二百卷(二)

〔明〕徐學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徐與李

刻本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臣潘桂 訂正

朝端大政三十三

中官考上

洪武元年三月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

皆爲宦官敗壞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嘆此輩在人

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永輩之徒豈得

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

可使之供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

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

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二年六月 上諭吏部曰朕觀周禮所記內臣未及百後

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

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祿教事今朕

亦不過以脩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室母令過多

顧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員千百中不一二見

若用以爲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即腹心病矣取

之以道但當戒勝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

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乃定置內使監

尚酒尚膳尚藥尚膳四局御馬御用二司內府庫內倉
監及置東宮典興典膳典膳典膳典膳典膳典膳典膳
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左右紅
門皇宮門坤寧門宮左右門各門官東宮泰和門東宮
後門官左右門各門正各人數有差 上諭幸臣凡內
使監未有職名者當別置衣帽以別監官禮部定擬監
官凡遇朝會照依品級具朝服公服行禮其常服葵花
算背團領衫不拘顏色烏紗帽厚角帶其無品從者常
服團領衫無胸背花不拘顏色烏角束帶烏紗帽垂軟
帶年十五以下者惟戴烏紗小頂帽從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二

四年閏三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內使監令正五品
授中衛大夫丞從五品侍直大夫皇門官門正正六品
授內侍郎門副尚寶奉御俱從六品授內直郎尚冠等
奉御內府庫大使內倉監令俱正七品授正奉郎庫副
使倉丞俱從七品授正衛郎局正司正俱正六品授內
侍郎局副司副俱從六品授內直郎東宮門正局正俱
正六品授內侍郎門副局丞俱從六品授內直郎王府
承奉門正所正俱從六品授內直郎承奉副門副所副
俱正七品授正奉郎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遇司晨昏供役使而已

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
小黃門通命自此權傾人主及其爲患如城狐社鼠未
可易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官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
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
右戒履霜堅冰之漸也

中書省臣言宦官俸宜月給三石 上曰內使輩衣食于
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給一石足矣

五年六月定宦官禁令凡內使于宮城相罵其先費而理
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坐其不伏本管鈐束而
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官監官者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三

杖七十內使等于宮城內鬪毆先鬪而理屈者杖七十
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其有不
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
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等其內使
等有心懷惡運出不道之言者凌遲處死有知情而蔽
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
六年更內倉監爲內府倉以內倉監令爲大使監丞爲副
使內府庫爲承運庫仍設大使副使皆以內官爲之
十月命考究前代料勅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
正司副各一

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十年五月監官供事內廷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廷
命終身不齒 論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謀
諸公卿大夫而斷之于已 未聞近習嬖倖可得預者况
寺人朝夕左右 殷音咲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
以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
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
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 朕嘗以是爲鑒戒故立法寺人
不過侍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
不可姑息決然去之 所以懲將來也 群臣頓首稱善
十二月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四

丞正副品級有差

十六年置內府寶鈔廣源庫大使一人正九品用流官副
使一人從九品用內官內府寶鈔廣惠庫大使二人正
九品副使二人從九品俱以流官內官兼之職掌出納
諸帛入則廣源庫掌之出則廣惠庫掌之
十七年四月更定六尚局及內官等監庫局品職 六尚
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及宮正俱正五品 內
官監令通掌內史名籍總督各職正六品 神宮尚寶
尚衣尚膳司設司禮御馬直殿八監令俱正七品 宮
門承制奉御守門門正俱正八品 內承規司給二庫

由內 科司苑司牧六局各大使俱正九品
以上皆內官選用

七月勅內官毋預外事凡司母與內官監文移米往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朕得
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若不鑒于此縱宦寺與外
臣交通視視動靜貨祿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
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
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于未亂智者
見于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二十五年二月遣尚膳太監而壽司禮太監慶童齋勅往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五

論陝西河州等衛所屬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

給使司馬之

二十八年九月更定內官品秩 內官監十一曰神宮監
掌洒掃太廟殿庭廊廡曰尚寶監掌御寶璽敕符將軍
印信曰孝陵神宮監掌洒掃殿庭及栽種果木蔬菜之
事曰尚膳監掌供養奉先殿并御膳與宮內食用之物
及督光祿寺供奉宮內諸筵宴飲食之事曰尚衣監掌
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之事曰司設監掌內用車輿
床榻食褥帳幔諸事曰內官監掌成造婚禮套冠爲金
余褥帳幔儀仗及內官內使貼黃諸造件并宮內器用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六

首飾與架閣文書諸事曰司禮監掌冠婚喪祭禮儀制帛與鄧前勸令官屬筆墨書畫并長隨官差內使人等出門馬牌等事及督光祿寺供應諸進宴之事曰御馬監掌御馬及諸進貢并典牧所開收馬驛之事曰印綬監掌諸勅貼黃印信選簿圖畫勘合符驗信符諸事曰直殿監掌酒掃殿庭樓廊廡之事監皆設太監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秩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秩正五品典簿一人秩正六品 又設長隨奉御秩正六品 又各門掌晨昏啟閉開防出入日午門曰東華門曰西華門曰玄武門曰奉天門曰左順門曰右順門

皆設門正一人秩正四品門副一人秩從四品 又司

二曰鐘鼓司掌祭樂及御樂并宮內宴樂與更漏早朝鐘鼓諸事曰惜薪司掌宮內諸廢柴炭之事司皆設司正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一人秩從五品 局有六曰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并提督匠役造作刀甲之類及宮內所用梳篦刷則針剪諸物曰內織染局掌染造御用及宮內應用段疋絳帛之類曰釧工局掌成造燈襪服裳付內官監收用及造內官諸人衣服鋪蓋諸事曰巾幘局掌造內官諸人紗帽靴襪及預備賞賜巾幘諸事曰司苑局掌宮內諸處蔬菜種田之事曰酒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七

通局掌內官諸人食用酒醋麵糖諸物 庫有三曰內承運庫掌收支段疋金銀珠寶牙諸寶貨之物及司鑰庫掌鈔錢之數曰司鑰庫掌各門鎖鑰及收支錢鈔之事曰內府供用庫掌御用香米及內用香燭油米并內官諸人飲食菓實之類每局庫皆設大使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秩從五品 東宮典寶典寶典服典服與兵典乘六局各設局郎一人秩正五品 二八秩從五品惟典寶局增設紀事奉御秩正六品 親王府承奉司掌王府諸事凡事則呈長史司并藏衛指揮使司行之與內官衙門不相統攝設承奉正秩正

六品承奉副秩從六品所三曰典寶典服典乘各設正一人秩正六品副一人秩從六品門官二人設門正秩正六品門副從六品設內使十人司冠一人司衣三人司佩一人司履一人司藥一人司矢二人又各公主位下設中使司司正副各一人皆雜職

二十九年七月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欲

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朝至權勢之盛却屬天子廣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望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傳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三十年置都知監李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開支勘合設太監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又置銀作局掌造內府金銀器用設大使一人正五品副一人從五品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八

太監蓋奇南粵人洪武時守西華門遇胡惟庸第給知道謀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上往觀鑾輿西出奇獲必與禍急走衛輝勒馬銜言朕氣方勃時舌缺不能達上怒其犯左右搥撻亂下奇番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上乃悟登城跳顧見其往士披甲伏屏帷間數匝亟還殿罪人就擒召奇則息絕矣上追悼錫贈葬今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
永樂元年十月上謂科臣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豈得復有私營近有于皇城內畜養雞性廣費食米今四方遠早民尚難食朕日夜爲憂此輩坐享膏粱不

知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費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敢之矣爾等輩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罪不宥

遣內官李興等勸勸勞進還國王耶祿群磨囉囉諸刺并賜王文錦帛及銅錢磨香諸物與其貢使偕行按此內

三年命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故真臘國王長子烈

昭平牙爲王按王內臣封

命太監鄭和等率兵二萬人行賞賜西洋古里滿刺諸國按此內臣和凡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謂之三寶太監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九

四年五月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考之世寶寺無敢與外廷交接朕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聞已斥之亦勅各衙門衛士于出入之際遇舊制嚴搜檢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効病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痊矣

五年六月上諭都察院曰自昔閹宦弄權假朝廷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孽傾覆宗社者多矣我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綱紀明號令調戢軍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即位以來一遵舊制愛恤軍民并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

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勝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偽作勅令于彼召集軍民復以採辦爲名假公營私大爲民害所在官司不奉此與朝廷齋黃欲壞國事者何異爾郎差御史二員往詣山西將李進等一千鞠問明白移送京師必重法若部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鞠治之雖聞皇親亦不能恕

七年十二月 皇太子監國守京城門內使王烈言城門即擅離所守縱酒棄事城門郎言嘗以母病白內使暫歸郎來未嘗擅離因以事件內使故扶私誣捕 太子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十

曰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聞朝廷下詔無罪之人豈可復用下詔未衛治之仍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使有言事不寔及扶私托人者悉其重典

八年以內官王安王彥之三保脫腹監都督譚青等軍

勅內官馬站往其亦巡視如鎮守西寧侯宋琥處事有未到處客與之商議務要停當爾却來回話

太監沐敬原建文官中人 上北征四十日不見寇兵因

被湖六鄉節同豪皆領項敬復苦諫 上罵曰反豈敢

泉首目不知不知 上怒命縛斬之敬言猶不已上

悟曰使我家秦人悉如此何患不好遂釋之

十年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于民有不便問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郎

移文中外知之

十八年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制大小事情以聞

按此不見正史會典據大學士萬安奏成化十二年增立西廠廠內云東廠之設自 文皇帝至于今五十六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十一

年故放訂于此

是時中官黃儀江保數爲趙王煩 太子幾毒嫡 太子

卽位皆伏誅

洪熙元年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左

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軍

同興城伯李隆賜馬都尉沐斯計議而行

勅太監王安鎮守其肅

此鎮守之始見

內官馬興傳吉諭翰林院書勅付驛役往交趾開辦金

銀珠香時自交趾召還未久本院覆請 上正色曰

朕安得有此言渠豈在交趾荼毒軍民鄉等獨不聞乎

自與召還文人如解倒懸且可再遣遺之非獨詔書不信且壞其事近在內間多方請求朕悉不容釋等宜盡朕意乃止宣德二年遣下獄正統四年得釋

宣德元年 上以漢王反遣指揮譚順內官黃讓內使陳錦勸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

〔按〕是時內臣尚列於指揮之下

賜御用監大監王瑄玉帶埋文趾人陳蕪也 上爲大孫選侍左右既登極卽陞太監賜今姓名字潤德 上親

征高麗危從有功還賜玉帶及金鞍鹿馬金帛等物按瑾自永樂五年入官至景泰時辛屋事五朝保抱皇子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上

十二

寵賚爲中璫之冠 太宗 上嘗賜詩章及龍金圖書其養子陳林亦從其姓名曰王泰云

大監劉永誠督騎射三邑 太宗北征 上命使偵漢邸

逆謀三帥師討兀良哈俘賊無算捕執破相妖人李宜張普祥 英宗朝監鎮甘涼擢兵境外摩摩於沙漠數

取勝擒其酋景泰不召還總督園營內城之謀偵勸被甲獨以滿盆未退性屬令辭職遣榮杜調消如素門成

化初具歸罪朝所賜產第祿從之

文淵閣利攻陷昌江賊中官馮智死之 詳前

二年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

湯音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按察使林頌時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審謹頌于裴裴亦懼頌遂誣奏頌排訪沮格詔旨 上遣人建頌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頌叩頭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迂唯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該該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臣感陛下起歷歷不能報敢有誹謗 上曰朕固未信逮汝而問今既明白汝卽馳驛復任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裴可力謂歸必罪之不貸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上

十三

上嘗諭吏部兵部曰今後凡中官傳旨除授官員不問職之大小有勅無勅俱要覆奏明白然後施行

三年司禮太監侯泰下獄初山東官民奏高煦反 上命

泰繪書論之且察其所爲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于直隸還驛馬捩作威福杖前衛經歷董純至先

上因記憶前事 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遂下獄

四年十月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

五年五月豹勇勇士奏與民分居 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合而就彼民

以難作一居衛欲圖得之耶民何罪而何珙錦承衛指
揮王師奏此人今有居住城中上怒命杖之百以百
斤枷號令嚴禁召科臣論曰此輩輕犯法者特中官
爲之解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須奏施行
五年五月上聞內使韋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與外人
鬻論侍臣曰洪武末樂聞內府所貯錢糧內官內役竊
毫不敢動雖東宮親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請今內
官敢爾豈得不罪又曰朕今日用一木木架工匠飾以
綠色又間貼金朕惡其華侈遂命易之而小人乃敢請
擬遂令司禮監榜諭各監局有盜官物及借分者事登
聞朝典彙卷三十三中官考上

十四

六年十二月內官監太監袁琦內使阮巨陳阮誥武恭武
路阿可陳友趙淮王費揚四保陳海等伏誅初巨陳等
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爲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下
緝本衛究其由皆琦指使於是爲其家金銀以萬計寶
貨錦綺諸物稱是又所用金玉器皿皆非法皆四保
與海爲之事覺上下法司議罪命凌遲琦而斬巨
陳等十人於市時太監袁可烈亦以貪暴下錦末獄拷
死馬陵同至良鄉自經死命錦末衛保其屍梟首於市
唐受亦以公差南京官民捕至獄其梟也南京凌遲於

市梟首示衆仍諭都御史顧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
幼隨侍頗稱使令陞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
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往諸處凌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
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冤無訴歸怨朝廷雖方面風
憲之官皆畏憚之不致以聞鬼神不容發露其事已悉
實據刑部察院揭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
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憲司取勘明白
給還官民人等有受內臣等項財物計首免罪若匿不
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臣出外敢仍前犯令所在
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軍民人等有投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中官考上

十五

托跟隨內臣因而擅置害人者悉處死罪
上退朝御乾清宮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朕卽位以來金
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戒諭之令謹守法度
勿罹刑辟未嘗太平具間有能小心忠謹朕待之加厚
不意袁琦孫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囑托私
遣內使出外假以幹辦虐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
財物數以萬計下人銜冤歸怨於上朕何由知天地鬼
神共怒事發露琦已伏誅此非朕欲罪之殺身之禍實
其自取爾等其揭榜昭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能守法
事上不持寵作威不害民取財者鬼神佑之若違法越

禮惟資貪虐鬼神不佑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當敗悔朕亦以無過待之

七年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害已罪其尤者以太監劉寧清謹命同御史馳往各處收其資案并其人械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鈞素悍特又大醉聞有內官至更不明所從來輒奔前捧寧而手擊之御史莫能止遂奏至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以其一時醉於所聞而宥之侍臣或言歸劉清擢學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十六

賜司禮太監金英范弘等免死詔內弘詔畧云克勤風夜靡一事之後期致謹言行惟一心之在國退不忍於欺蔽進必協於忠誠免爾死罪於將來著朕手息於久遠賜御用太監王瑾銀記四曰忠肝義胆又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

又司禮太監金英范弘各有銀記之賜而不傳見奏誌按景廟於興安王誠舒良輩亦有賜憲廟賜司禮太監譚昌牙記二曰忠誠不怠曰謙亨忠敬銀記一曰才華明敏石記一曰補衮宣化世廟賜司禮太監張佐銀記四曰集謀補德曰竭忠誠慎曰補忠曰勵忠奏

福銀記一曰公勤端慎右皆見墓碑中正史所不載然則內臣膺賜者不止於此矣

工部尚書吳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樓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逮中下獄論斬上宥其罪革少保仍罰尚書俸一年內官裴宗漢嘗木履坐盜市官木又賄楊慶求免罪事發法司亦論斬命械繫端示衛

十年九月英宗以太監王振掌司爵監

正統元年遣太監阮安同都督沈清少保吳中督造三殿

按此內官監工之可見者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十七

四年十月福建僉事廖謨杖此驛丞楊溥欲坐以僨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王振言溥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僨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太后聽之自是振漸握內閣之趨而權歸掌提矣

五年司禮監火者賈麥兒以私事囑吏部尚書郭璉戶部尚書劉中敷皆從之事覺上命有璉中敷戒勿再犯麥兒送法司論如律枷示於司禮監之私房六年正月遣太監吳誠曹吉祥監督諸軍計麓川宣慰思任發敗績下獄論死過恤刑宥之

三殿工完太監阮安僧保各賜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

段八表禮鈔一萬貫

七年六月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

張太后崩振遂無忌

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於居東以視釐自撰碑始弄威福雷震奉天殿鳴吻球上言十事其二曰執政務以總權綱又言太常不宜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振怒球言總權綱為語已欲置球死地不得會翰林脩撰董璠願為太常少卿振因璠與球同謀故先以言為璠地并逮球下獄矯旨命錦衣指揮馬順繯球至暗獄中斧鑕暴下支解其體備極慘毒自是人緘口不敢言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十八

廷臣微譴輒見斥謫尚書徐燾侍郎王佑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極盡諂態王佑貌美無賴頗事振振甚眷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何無狀佑對老爺無賴兒子豈敢有損聞基間之傳笑燾立言於家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與聞之皆具金銀進見初惟府部院寺大臣後自執事及在外郡邑庶職無不進見轉致千餘金以為常一夕召兵科給事中翁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翁自東橫行請門遙見都御史陳鑑王文雍門外倪首向比指意以為上在貴前後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翁遇而問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

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遠東地圖言畢蔣遽趨出是圖乃太宗朝所畫久藏之兵科後來圖籍磨滅其上甚多季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捶之幾死服圖欲殺極遣充軍振之作威如此

按永崇間內官至王府六部喜事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自後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遇內官反避之矣

振之橫也公卿皆往拜於其門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廷之宴是日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十九

上使人視王先王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奏聞上為燾然乃命東華開中門由以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以王振姪千戶山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尋命侍經筵七月王振加祭酒李時勉於監門尋釋之

八年內使張瑄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鞫之得實部磔于市仍令內官俱出觀之所誹謗者王振也磔之者亦王振也

勅諭內官內使曰汪宗舊制內官內使職掌內府事務

纖毫不敢違漏今屬等有不遵法度現在外各衙門官員私相交結透漏事情或因公務營幹已私或徇親情請求囑托公事或情撥軍夫役使以致所司那移選法出入刑名重勞平民妨廢公道已往之事悉置不問自今宜相戒協謹遵法度其有徇情違法者必罪不宥九年內官陳景先送女官吳淑清還揚州索取府衙衛白金誣幣等物且治私事逾期復命詔錫示衛勸賞太監僧保出喜峰口曹吉祥山界嶺口劉永誠出劉家口但住占北口同成國公朱勇等各率精騎萬人征兀良哈堅實有差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二十

勝遼東鎮守太監亦失哈歲米四十石至十二年復以征討功同太監楊宣各給歲祿三十六石此內臣加祿之見於史者也隸陵神宮監少監阮翥擅伐陵樹百餘私用事覺命斬之十年鎮守遼東太監王彥卒上命太監喜寧檢閱其家財彥妻吳氏訴喜寧私取其奴僕驢馬金銀器皿田園塩引等物諸有寧罪追取田園塩引給主餘物悉入官司禮太監吳亮金英范弘阮誠以私屬收於南海子下鑄衣獄

命戶部右侍郎焦宏等同司禮監左監丞宋文毅等踏勘場上大馬房請處草場

御史李傑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傑應對不跪下錫示嚴誡戾達東

鍾天衡卒王來爲匿名書數王振罪惡揭之通衛及振徑王山家結事者得之刑部論以造妖言斬罪部郎傑之於市不必覆奏

十一年春正月始於各省皆以內臣鎮守

十二年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宿娼婦事發當杖贖特命充其首濫之撫示教坊門滿日充大同衛軍坐與王振姪爭娼故也

內使金榮等三人變衣帽潛出禁門至密雲青洞口內刺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廿一

彩爲僧祇緇事人擒獲錫示衛勸賞以聞上命錄之勅禮部曰禮部關者朝廷具有者今日者太監喜寧乃敢私收役使縱令生事擾人已勅法司檢問如律兩禮部其後六中諭內外一切官負人等有私收者許即連人首送俱宥不問匪而不舉及自後弗悛者或因事暴露或爲人所覺俱重罪不宥

東城兵馬指揮范質生事被枷司禮監內使邵祥驤擅令校尉馮守卿卒伴少寬質事覺命斬質驤勿再置

太監喜寧侵英國公張輔輔不從寧弟勝率自淨身家奴毀輔佃戶居室毆家人妻墮孕死事發有勝願徒自淨

身者戊廣西南丹衛因勅禮部盡收功臣祔裔閹奴入官

十三年寧陽侯陳懋爲總兵官率師討鄧茂七等太監曹吉祥王瑾監督神機火器

十四年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列刑獄按此南宮之始也

七月王振勸上親征車駕北狩中官惟喜寧侍振等皆先發

庚午廊王御午門左門左都御史陳鎰合諸大臣科道劾哭殿言曰聖駕被留皆振所致殿下若不速斷何以

綱目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廿二

安輿人心鎰奏劾指彈馬順喝逐百官給事中王盛春附將順髮鳴其肉曰順倚振肆強今猶若此誠奸黨也

百官爭振先驅且請籍振家王准言振猶哭未退守衛士卒亦泣下王起入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成曰

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寘諸法遂於門隙中出二人又捶死之尋執王山至衆相戒勿捶虎使伏法遂縛

山赴都市凌遲處死王令諭曰國家多難皆因奸宦專權所以今已悉准所言置諸極刑籍沒其家以謝天

人之怒以慰社稷之靈爾文武群臣務須各盡乃職以輔國家以濟時艱百官乃拜而退曳乘輿等處於道軍

民猶爭擊不已百官請籍順及毛貴王長隨家王令免籍

廊王令百籍沒太監郭守敬內官陳官內使庫童等家以皆王振黨也

科道會劾僧錄司右覺義冀然勝道錄司右玄義王道宏錦衣衛鎮撫周銓等賄賂馬順引進王振家出入積成

巨富令旨降誦有差役誦誦籍之不計九月法司疏王振同居異姓之人皆當斬詔謂振側危社

稷罪惡深重但朕卽位之初體天地生物之心姑徇法仲恩但係振本宗不問大小皆斬首以肅婦女給發功

綱目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二十三

臣之家爲奴其家人鬪者有虎杖一百發戍邊衛初郭守敬鎮守大同與振厚通年多造銅鉄箭鏃覺盛以

振意遣瓦剌使臣輒用良馬賂振及敬以報宋瑛等楊和之敗又爲敬所制上皇至大同群臣劾敬失律振

矯旨不問至是敬潛回京師下獄法司議凌遲處死詔網禁之

十月御馬監左少監陳兒千本降虜給事官禁數十年及上本之敗卽助虜及攻射內使駁定既又爲虜使至京

有所需索命誅而誅之十二月遼東施帶兒數爲虜使又爲脫脫不花致意於

守太監亦失哈至是逃歸巡按劉汝南之因劾亦失哈
本廣西人虜犯廣寧亦失哈禁制官軍不使出擊及款
昭然且及其不法十餘事詔誅帶兒置亦失哈不問
虜人寇德勝門外勅太監興安李永昌往同武清伯石亨
尚書于謙整理軍務

景泰元年正月內侍輩增恃寵驕縱威勢日熾大臣有給
武弁持賄賀其生日如往年王振故事給事中林聰合
科道上疏暴其罪惡且謂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
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貽覆轍 上覽所今歸
承衛備治尋釋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廿四

三月版圖喜寧快諒率既從 上皇陷虜輒為也先重策
邀求賁賜及導以入邊寇掠尚書于謙授策邀待使成
擒而會 上皇知寧謀應之乃言于也先欲使寧及給
旗高築達於納哈出還京索禮物也先許之 上皇乃
命校尉表彬以密書報宣府寧至獨石還為恭辭楊俊
所誘擒至京文武大臣并科道等官劾奏寧獲以俘虜
游沐恩榮受 列聖之源恩居太監之重任而乃欺天
負國背義志愚屬奸臣之不軌致 上皇之蒙塵回自
虜中許傳詔旨妄指迎駕為名重要朝廷金帛既又乘
機復往主令賊酋來侵擾我邊境犯我京畿上而宗廟

震驚下而平民荼毒雖天威所加而致薄之衆遂遁奈
生靈受害而千古之恨雖消若不正之典刑不惟無以
大彰天討亟戒將來抑亦無以慰宗社之靈重臣民之
忿 詔群臣雜鞠之具使命礮諸市三日

又金英者正統中司禮太監也王振先掌監事 景帝以
其擅權令言官論其家奴趙顯多支指益滿成邊衛後
以運使吳方受賜勅為民復以錦承衛校尉結英目陞
百戶於午門外探聽各處事情抵英論斬又給事中張
聰御史謝昭宗璘俱坐英事為法司所論請官有差又
巡同鄭崇受英家人賄多支請革職御史林廷舉求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廿五

鮮枝廷舉百成邊衛崇為民又以錦承指揮食事呂貴
以陞職出征恐謀出火勢託英家人錫永百戶金善以
賄得仍理軍事又索管轄所稅瓦等料萬餘以進私室
降旨海子內侵葉景崇崇以石及草與之事覺下都
察院論貴善景崇俱應斬英宜究治 詔斬金善降調
貴於邊衛景崇宋司禮監別用贖物俱追入官執英付
都察院鞠之右都御史陳鑑等言英親家人倚勢多支
官鹽累受賄賂指揮韓志等為界都指揮陞內使汝
住為長隨奉御陞都指揮孫鑑為都督總兵陞校尉劉
信為百戶工部尚書石瓌結王振得賕英受賈賂以保

其位好惡如此豈不拘常律處以極刑籍沒其家上
命禁錮英銳鍾瑒志嚮之論罪皆應斬命姑宥之再犯
不宥金英家奴李慶罪當絞遇赦持誅之

按英之狼狽若此不知異日何以復受寄托然其拒商
還議稱薛卿好官亦不可盡泯也

太監吳誠卒其妻適所適田宅以四所還之
大同都督許貴奏少監曹力轉所軍妻不與宿杖死軍又

與養子妻潘賊射死養子下巡按覈勘有驗都察院請
再覈從之

山西天城衛令史賈斌上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
國朝興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廿六

制家奴宋徵欽聽用關寺皆剿殺敗亡 上皇去國亦
由此革令 皇上盛發實位宦法 高皇帝以爲治事
無大小必悉經宸斷閣人尋備酒掃不許竊柄凡阿諛
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
代丘諫盡忠守節之士與特寵宦官擢其尤者錄成四
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
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兇之私矣事下禮部尚
書胡濙覆奏斌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
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餐回
原銜斌後究其所終

十月山東布政裴翰言內官唐廣來鎮茲土有司僕翰動
取民財廣隨侍人每日名目生事侵涇清勅廷臣會議
凡非邊境有巡撫官處俱命回京唐內臣無輕出之勞
有司免俱應之役 上曰往歲各處冠豸人民流散因

令內官鎮守得知事情緩急今給振欲取回主意在
爾都察院令其陳報如轉詞不宥六科上章謂鎮守巡
撫內外官員俱受朝廷委任恐其從人需索贓物如論
所言者亦不可必其無也命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廉
有此等人卽執之且問處治旣而論陳情服罪宥之

二年鎮守內官陳海以健銀與夷人哈丹易馬御史鄭紹
國朝典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廿七

劾奏捕鞠之又司禮太監高顯恃強奪人房屋仍飾奏
命法司禁錮之

三年御用少監阮浪侍 上皇南宮門下內官王堯者往
蘆溝橋相分浪以南宮所賞銀金漆扣綉茄袋鍍金結
束刀與堯走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賊徒羅承忠因見
其袋刀非常制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俄而入皇城白
裏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遣堯以袋
刀賞忠求外應堯克以此與浪義子趙縉皆凌遲沒產
浪入詔獄炮烙煨煉苦楚備至卒不承死獄中
南京錦衣衛餘丁華敏言內官十署廣積家財金銀珠玉

動以萬計此從何來非盜府庫錢根則削生民膏血其害一也專權倚勢侵占公侯房屋興工造作役軍勞民其害二也家人義男外親盡是無籍之徒肥馬輕裘縱橫豪悍任意爲非甚至納粟補官貴賤不分其害三也蓋造佛寺費用無算以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其害四也廣置田莊不納窮民寄戶府縣不當差徭彼則連田阡陌民無立錫之地其害五也家人中擅虐占益數轉賣與人先得勒令倍支巨萬壞國家之權法奪客商之利息其害六也奏求堪輿邀接客商勢除賈滋賴不還商人受害莫敢誰何其害七也賣放匠人名爲伴當

閩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廿八

辦約月錢內府監局之人造作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其害八也家人包攬各色物件官府畏懼以一科十齡官損民其害九也監工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嗟怨其害十也

總督尚書于謙總兵武清侯石亨等議選精兵十五萬分

爲十營太監阮謙都督楊俊提督四營太監陳璘盧末

都督郭震馮宗各提督三營俱聽謙等及太監劉永誠

曹吉祥節制

此內宦之始

四年八月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文陞人爲人請若介潔善謀畫尤長于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

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皆大者勞績平生所受賜子悉出私帑歸之官用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者

九月太監金英奉使南京還公卿餞于江上大理寺卿薛瑄獨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上欲易儲語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默然蓋上所言謂見濟英所言謂上皇長子也

五年南京御史鄭亮奏定淮等門外城濠爲太監陳公等占種蓮藕禾苗命南京戶部委官勒勅禁約

閩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二九

內使田福移亡至蘇城錫衣衛捕得詔即誅之內使阮綱附司禮太監興安囑管工太監黎賢擅于西海子作佛庵及西山等處作生墳佛寺盜用官木等料萬計事聞都察院坐絹綾并劾安等罪詔姑不問所追庵寺令內官監毀之物料入官

六年都知少監馬琳奏太監劉順彪遺河間府山地十五頃乞賜管業戶部覆請詔不許給民耕種完辦

天順元年正月魏司禮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于禁

中出付錦衣獄群臣言誠等同都督黃斌構成邪議更立東官尋又謀迎已出汪后又與于謙王文等圖爲不

就糾合逆旅迎立外藩俱坐謀反凌遲處死命斬于市
籍其家是日校尉逮吳籍錫衣百戶楊英謂爲張永親
且與舒良善命錦衣衛拷訊之又命錦衣衛差官往執
寧夏管神機內官高平公幹雲內官關禮并籍其家
俱磔于市

先是景泰中教坊司司樂晉宗誦事鍾鼓司掌事陳義義
承 旨同崇選使女李惜兒等先後進入宮中至是教
坊司發其事命司禮監釋使女給親榮義下錦衣衛拷
訊具伏誅于市

六科十三道劾司禮太監與安竊弄威權素亂朝政鎮南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三十

內門易東宮位與王誠舒良等爲黨明知逆謀不能諫
阻而伺察乘機心持兩端觀成敗以爲向背乞梟其首
以戒權奸 旨謂安罪當死姑從寬貸勿令視事

詠司設太監廖官保御馬太監都義司禮少監許源官保
提督御藥房 上嘗索藥不得故也義生與王誠等同
謀欲發勇士擒殺吉祥石亨等源故從 上南內生訪
訊俱誅

二月內官劉茂嘗被旨以馬載唐妃遊西海子馬驚妃墜
因命茂選良馬二十日控習之 上復位有言茂欲擒
太監劉永誠者遂執下獄枷于內府新房外

內官單吉掌內庫金帛奇寶籍記 鄭王所賜諸妃白金

三萬餘兩實石萬餘不以聞命執送錦衣衛固禁之
六科十三道被劾司禮太監陳由阮簡謂內與王誠

舒良同腹心外以王文子謙爲羽翼據立 鄭王廢易
太子始倡不必比逆之謀終造幽閉兩宮之計禁 聖

母往來絕親親之情抑百官朝賀廢君臣之義傾竭府
庫崇尚異端愚令僧人清吳爲魔魅數致僧官道堅入

禁園俱宜顯戮于市以快人心以回天變 上曰此輩
負國皆若罪在不赦但元惡已誅餘黨俱從輕典其類

內居南京簡守長隆永不任用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三十一

以迎駕功陞太監曹吉祥嗣子錦衣指揮欽爲都督姪鉉

及太監劉永誠姪孫聚將是第成業達兄成俱錦衣世
襲指揮且賜吉祥等勅書要論是年吉祥進司禮欽封

昭武伯

鎮守寧夏太監高平景泰時居尚衣監與錦衣指揮盧忠
厚忠富與平合謀令校尉李善奏 上與太監阮浪南

城內使王瑤圖復位俱下錦衣衛鞫瑤被殺浪擊死忠
得釋阮以他事謫柳州衛千戶至是 上知其狀特遣

人收平及志標于市三月籍其家

贈少監阮浪爲太監命備臣撰文立碑

四月追後王振官立祠祀之初土木之難言官劾振招搖謀國或有謂今陷虜中反爲虜用者至是其黨劉恒等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奪都御史王竑官安置江下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智化寺祀之。朝賜祠曰旌忠。

按此內臣立祠之始成化中御馬太監劉永誠祠曰褒功弘治中司禮太監懷恩祠曰顯忠此二臣皆可紀者自是而後繁且濫矣。

上與輔臣李賢言宦官蒞是雖曾効勞實一譏亂小人朕初復位卽言于太后曰皇后無子當易朕斥之及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王二十

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一日命見選宮人充用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使于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白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珍行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最是

三年工部侍郎霍瑄先以奏政掌大同府事時嘗爲鎮守太監常力轉怒其送回都御史年富家衆杖之十餘至是瑄奏之且言力轉宴輒命妓爲戲借用金器若王者後瑄娶所部女爲妾請不法事上怒遣入執之下備衣衛徽遂條奏瑄嘗同都御史年富侵蝕官物且行賄于都督石彪瑄娶所部女子十三人爲妾都察院請收

瑄與力轉質其有無 上命俱宥之

四年鎮守珠池內使譚記誣奏康州知府李遜縱部民竊珠下錦衣獄遜悉發記杖人致死及強入民家奪財物請罪狀上命執記與理記具伏遂錮之而命遜復職劾鎮守浙江太監盧永曰開在彼行事執拘以此堯太監陳政猶擇吉意同爾理事政于六月十二日至三司官俱出城迎接行禮爾乃托病不出却使人問政是何官買辦何物懷好狀詐不敬朝廷罪一十三日方至武林驛與政見不請吉意行禮不問朝廷公事就使辭去背公徇私不敬朝廷罪二十四日又至驛因開門遜卽怒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三十三

而回却言政嘗爲吾部下且官不及吾輕慢使臣不敬朝廷罪三爾昔與張永郝義等同類內有典刑降用者此時曲法宥爾又陞爾職委爾鎮大藩正當赤心報國以報再生之恩却乃心懷奸詐傲慢朝廷忤禮違法論爾罪當抄提來京究治今且將爾所爲實跡封去爾空自看似此所爲豈是忠敬之道有畢爾卽具實以聞五年七月司設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曹欽等及初正統間吉祥征麓川又征福建選選官能騎射者百十人隨征天順初諸達官吉祥親黨及門下無賴隨吉祥以奪門迎駕功累受陞賞者甚衆皆感戴吉祥後石亨

敗隨亨員慳者俱自首改正獨隨吉祥者不動吉祥役日餽諸達官月給以米銀布遂相與爲死黨諸達官日出入其門惟恐吉祥敗而已隨之黜也吉祥亦自疑與石亨同功一體亨既被誅愈自不安至是欽又私掠曹福來爲言官所劾錦衣衛憲遣人伺察之益急先石亨收時預降勅諭朝臣然後收繫亨至是復降勅諭欽度不免遂謀反會懷寧侯孫鍾泰命征西欽使其黨掌欽天監事太常少卿湯序擇是日天未明視朝遣將欽欲以是時舉兵入先夕召諸達官及其黨群飲于家厚贈之時鍾候陞辭宿于朝房達官都指揮使馬亮等恐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主帥

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瑄時琮瑾亦以陪祀罷宿朝房急趨以告鍾同于長安右門隙入跪以聞上即召吉祥鍾入宮城銅繫之令皇城四門京城九門毋開頃之欽以亮等逸出知事泄遂于中夜自往錦衣指揮還某宅執殺果遺其黨殺都御史寇添于西朝房所傷內閣學士李賢于東朝房遂攻皇城東西長安門不得開縱火焚之門內守衛官拆御河畔磚石堆塞各門賊性來囑呼于各門外鍾召太平候張瑾同擊賊瑾不敢出鍾謂其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京城宣武門出焉注覽召之曰法司強賊又欲擒獲者有

重賞且不可出城于是官軍稍集至二千人甲兵皆具鍾謂之曰爾等不見西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多當奮勇殺之朝廷必不惜陞賞衆皆諾從鍾遂賊至東長安門欽去攻東安門途遇吳瑾追殺之復縱火焚東安門天漸曙欽黨稍散去欽遇鍾于輓於路輒奮刀所欽中膊欽氣喘鎗率數騎走安定東五齊化各門求去門俱不開遂寬歸其家拒官軍鍾督軍與戰會昌侯孫繼宗亦集兵主時大雨如注欽率家衆及宦官猶出戰鍾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卽與之官軍齊呼而入欽投井死遂毀其宅盡掠其財物其兄都督鍾弟指揮鉉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三十五

及堂兄都督潘皆爲衆所殺并其親黨皆殲焉諸達官逸出者先後皆被誅上出吉祥命群臣廷劾之具伏詔繫于市并繫欽鍾潘等屍以殉湯序及達官陳守忠丁順白忠等俱被執磔于市籍其家十一月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言吉祥事曰此輩放縱見吉祥敗稍收欽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汝等不可如此卽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今日得志却又忘了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當時告戒卿豈知之

章命太監周中于營武營少監王亨權武營太監唐順

練武營少監林貴奉副武營太監張溫敢勇營少監趙
永勇營奉御鄭達敢勇營右監木重鼓勇營副使富
廉立敢營奉御王璣仲威營副使張發揚威營奉御張
神振威營監神鎰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按此內臣分
主十二營之

九月 憲宗以司禮太監牛玉膝脫奏請將選退吳氏冊
立皇后免死謫居南京詳后

南京科道官李鈞等以牛玉事敗因言鑒往事以防後患
其略言防患之道非欲使內臣遠去左右也惟不許內
官與國政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不許內官弟姪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三六

在外任事并置立產業而已自古內官當無事之時似
爲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
先贊之以爲已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
已勢人望日歸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所謂不許
內官與國政者此也內官朝夕在陛下左右大臣無耻
者多與交結或饋以金銀珠寶或加以奴顏婢膝內臣
便以爲賢朝夕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便以
爲不賢朝夕譏謗之雖陛下天縱聰明而日加浸潤未
免致疑稱美者聚譖顯位譏謗者久枯下僚怨不歸內
臣而歸朝廷恩不歸朝廷而歸內臣賄賂日行威權日

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所謂外官不許與內官私相交結
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奸養惡
家人百數貨貨萬餘田連千頃馬聚千匹內官固有此
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奸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
外相連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
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疏入調外任

十月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
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
臣言禁庭之內未有不有內官人君委以國政授以大
權使壞國亂家然後治以重刑戮於朝市遠如趙高李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三七

輔國之徒近如王振曹吉祥之輩皆始愛之事敗雖欲
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權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
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需索賣官擅作威福伏願遵
高皇帝舊制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
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
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觀清
明之政而信望亦享悠久之福矣 上嘉納之時牛玉
謫南京淵微等謂玉罪重罰輕疏五大不韙之罪四乞
寘諸法因詆斥執政李賢附阿權鑒籠絡士夫中燕狂
計外務掩飾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于 上皆遂下

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請州判微普安州涇茂州餘皆連州

真聖丞王綸事

上春宮一時羣小希進用者多與交遊

侍讀學士錢溥教內書館給書受業焉時尚寶丞朱奎以幼童陪讀館中相親暱至是先帝不豫溥意綸必預機事有入閣親密遣奎通款曲於綸綸因借奎廷溥修弟子敬懼欽至哺而去內閣陳文以部故知及都廟奎持晉州知州都所饋給書以入或曰此溥密草遣詔也給亦以例當柄用驟驟牛玉恐其輒已玉侄黃善綸復與溥有隙構之會大行就發給衰服去邪國朝典彙卷三十三中官考上

三十九

表於外上見而惡之玉因數其過惡勸上罷下獄

又曠人發其交通事并逮溥等法司依律擬斬以救例從輕綸降內使發南京間住溥降順德知縣奎暨謀圖提舉和潤滄衛經歷

成化元年劉永誠進御馬太監侄孫聚封寧晉伯從永誠積戰功至都督自以破西虜功世襲

按永誠以聚為都督特封其高曾祖而不及父左司直

兼編修李泰考滿上疏言臣為伯父司禮太監永昌子不得封生父母請封祖父母以展孝思從之泰與牛勳登科隸俱注伯父司禮太監永昌左監丞玉而俱入

林泰至詹事兼學士輪至太常寺卿兼府前浙江巡撫劉敷奏鎮守中官不得受民詞訟請著為令下部議行之

浙江提督市舶內官福住居寧波不法別梁公館於杭州驛投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住因譖奏瓚瑣迷列奏住不法事下布按二司核實於是布政使李順等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有罪戒飭而已

年十二月鎮守開原監丞章剛生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前鎮守太監李良保舊良因奏剛失機固宜置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

三十九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中官考上

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章剛之事振之古人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為綸等保留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建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明私役軍人罔顧謀事豈得援以為比且良幼朗有罪茲復為朗乞置前後反覆朝廷常法具在宜勿許內批章剛既為良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鑑同李良處監鎗傳各用心禦寇

二年十月南京司監內官家人阮權盜南京太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知

同年六月尚膳太監潘洪奏兩淮積有餘鹽乞令其徑濟貴中納關支戶部奏其阻壞鹽制上曰朝廷存積鹽

謀以待邊用祖宗明有禁餉食祿之家尚不可中況

內臣乎內臣給事內廷凡養生送死皆朝廷爲之處置

固不必營私殖生况乃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抵牾成化二年已准太監李宗開中遼東鹽萬引矣至是

賜太監陳欽萬引潘千萬引

御馬太監葉達奏以長河喇功蒙賜寶飲幣帛葬之而陸

兄錦衣千戶兵部執以無制不許詔特陞爲指揮會

事按此內臣歸

國朝典發卷三十三中官考上

四年貴州巡撫陳宜奏以監鄭忠南寧伯毛榮各帶恭隨

縱其役占軍伴辦納月換奴辱有司營求貨賄頃者太

監錢能由鎮雲南道經貴州從行官舍需索百端民吏

駭竄乞通行取回兵部覆以特旨所定人數惟行延校

御史嚴加禁治而已從之

內使往衛道內府金二兩銀二百兩匠役穆議爲之支費

下都察院議當購徒有差認即斬於市

御用監丞龍岡晏南和伯方瑛委許氏爲妻事覺上曰

在昔帝王以內官給事內廷以其絕生道無外親也今

聞在外妻妾何異常人其即離異罔仍送司禮監處之

六年春以太監陳壇提督兩廣

定板雲南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剛果有爲政務歸一今

聞有疾乞仍留鎮守士論鄙之

十二年命御馬太監汪道立西廠領勅判事

十三年二月建寧衛指揮楊量故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

泰賤害人命爲仇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

百戶高崇往勘未報畢潛至京營解主於錦衣百戶辛

瑛家瑛給量盡得其所投營解情由領取其貨義送西

廠太監汪道勾引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姪

國朝典發卷三十三中官考上

夫禮部主事董序命瑛夜入仕律家搜檢財物得掠及

其妻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律鄰居乃登牆呵曰

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

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爲之稍戢瑛本市

井無賴投內官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緩冒功陞百戶

汪道先爲昭德宮內使年幼得寵陞御馬太監去歲九

月因黑告之異候得權之詠命出外巡察初出布

衣小帽時乘驢往來京城內外人不之知至是謂得聖

事難以取信於上且誘及諸大臣上益委任權重

恭奕時吏部尚書尹旻等結中官爲內助都御史王越

因西征識瑛欲倚以濟事皆密遣人預通南獄云

四月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勸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

有所齎載汪直執而繫之廠訊鞫無實釋之竟不以聞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時西廠所

執人犯多皆無案籍可證及後嚴章其人各散去宗武

因服到案家人猶不之覺

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汪直遣瑛執送西廠獄

浙江布政使劉福起役至京聽選有構其事於汪直者執

繫西廠獄

楊景為汪直所誣下獄死上命太監錢儀百戶韋瑛籍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中官考上

畢家產并械其父泰及同居男女百餘人至京獄具泰

生斬監候其餘擬罪有差財產沒入官獨祠堂與田三

十頃給還泰家屬以延榮祀泰弟仕傳等董序俱調府

通判弟中書舍人仕敬調衛經歷原勘官王應奎高崇

下獄崇慶此應奎克軍後泰以密錄宥為民

五月御史黃本往雲南貴州清軍制卷還韋瑛奉汪直風

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送歸衣衛究問坐罪為民

汪直令韋瑛執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下西廠獄

從西廠緝事者時汪直行事官校勢橫道路以目大學士

商絡萬安劉瑛劉吉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

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畏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降

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耳目於幕小輩小

之中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與奪阿惡相濟如

主英者肆無忌憚傷害良善往者曹欽之反皆由是果

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伏願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

邪之輩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已上怒命司禮太監

懷恩等至閣下賜色傳旨謂韋瑛等曰朝廷用汪直縱

奸獎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韋瑛對曰汪直違祖

宗法壞朝廷事韋瑛等同心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

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中官考上

汪直揆勢害人人人憂說誰獨為先瑛曰瑛等奉侍

皇上於青宮迄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

今汪直為害遠近不安何忍生視吉曰汪直之罪縱使

吉等不言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黜論野皆所不避

於是恩降色餘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

如此當具實回話僊召問幸勿變前言韋瑛等曰受者天

恩之恩等去韋瑛手加額曰三公肯為朝廷任事如此

格復何憂已而懷恩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揆事

朕實不知今便幸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

終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不知吾輩數人者已得其

口問爲誰曰黃賜陳祖生也皆獨在東華門外不客進見矣汪直誘福建人與楊景通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奏革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僕思數直罪而責之退還本監調革瑛於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錦衣衛因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都察院移文分各該巡按御史隨處曉諭不得留滯人心快之但上意猶未釋然

詞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於南京汪直以項忠疏攻之汪訴上前言此非外臣意乃黃賜陳祖生所賤也且中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四十四

以他危事不容二人見辭調出南京

初項忠具奏革會郎中姚璧持赴尹受請署名受曰本兵部所擬當以兵部爲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爲首受怒曰今日然認得六卿之長既署名即遣人報革瑛曰本兵部所爲受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珣劉吉於黃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賄非直誰能去之且尙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開幾日死直又扶持何爲亦論則平珣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是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

等時耶越無以應

尚書項忠除名初汪直掌西廠時項忠過詣途旣過如覺下與追謝汪不爲禮既辱項於朝尋以事遣投卒直上却堂辭色甚厲項亦不之禮王越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銜項日拾綴其過時有千戶吳校者先在楚軍捷法項忠逐之營求從直書薦願通文移詞翰直信任之得校錦衣千戶西廠雖罷上有時賓召直察外間勅諭直因以吳校擬三批答封進稍旨遂命校於鎮撫司同林德問刑直仍忠燭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於兄太監黃賜賜忠并武選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四十五

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可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鐘御史馮瑞附直交論忠違法上命三法司議友衛會訊於庭吳校乘機項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火解衆知直意無敢違者欲成竟革忠職爲民姚璧降調璧爲先尙書鑒子尹受素與璧不合遂擬調璧思明府同知居數年以病歸卒

御史戴楷言近年以來災變荐臻蒙諭兩京大臣同加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羣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擬捕楊景吳榮等之奸高崇王惠李等之貪奏釋馮毅等寬抑之門禁裡河官人之

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等衆李其部下官校常
瑛等張皇行事大臣奏蒙允卽將西廠革罷伏望推
誠任人及時修政乞命南京大臣自陳去爾斷自聖衷
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緒九
年考滿不遇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盡言頌
直功德以觀倖先進以奏章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便
開西廠詔察益苛人不堪命禍降於縉又縉奏內自陳
一事迎合直意蓋直常誘縉輩投商賈李賓董方求達
其罪上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合故尤爲直
所喜然初縉希望都御史乃止得尚寶少卿云御史
關朝典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四十六

王德見縉以頌汪直得陞亦進言直所行不惟可爲今
日法可爲萬世法也一時傳聞四方無賢愚貴賤皆唾
罵之數月吏部承汪直風旨陞德湖廣副使
初汪直坐厥士夫無一與往還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
之滋久方得 加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
仍掌院事諸大臣因之相引結納吏部尚書拜受階諸
卿悉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八卿跪
人者乎越先入受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是等入見
受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卽出越尤受是日吾自見人
跪來特敬之耳直有異已者嘆御史馮璉等排之詩云

自陳於是尚書薛遠董方左都御史李芳也致仕馮璉
陞大理寺丞以其首爲鷹犬也
時都御史楊繼宗居憂時汪直以權幸延覲名士聞楊
治郡名往弔楊衰經於墻所直趨至墻拜起手持楊鬚
楊曰此國楊繼宗固語但躬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
敢言直威震海內不屈者楊一人耳
十四年司禮太監沈綸恃寵檢閱後見疎斥常懷怨望未
御賈祥因數其私造兵器使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畏
禍者遂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
子戶賈不時被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
關朝典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四十七

實命繪祥斬廣殺其黨二十一人送司禮監奏請處治
雲南巡撫王恕等劾鎮守太監錢能罪及其從行指揮盧
安等都察院覆奏差刑部郎中鍾蕃往會三司官按其
事并遠能還京通治之詔能果有罪奏來處分初能遣
指揮郭景奏事京師以安南捕盜夷兵犯境劫掠請勅
國王戒約之朝廷因命景實勸以往舊制使安南者道
必由廣西而景乃取道雲南能以玉帶寶纓蟒衣羅段
大馬弓箭鞍轡諸物附景私通王至其國受饋遺甚多
及還誘其貢使仍道雲南至中途給以先行及貢使至
雲南邊境守者阻之不容入邊民以爲安南人入寇相

率驚疑欲避之總兵三司官遣人諭貢使至再四其人始還朝廷未之知也後三年有一男子自安南來歸言嘗見一指押從三十餘人至安南以大馬諸物饋王部下撫按官究問恭景自安南還後能屢遣與指揮盧安獻本百戶楊能等徇歷諸夷于難孟密等宣撫司求索景獲其貨貨至通洋蠻罕天孫女許以開設衙門治事還至金甌被逮投井死於是起同巡按御史鞠景同行者得其本末奏於朝云

巡按雲南御史魏希賢等劾奏錢能及都指揮方明周佐奉議金甌食事貪迷等罪都察院請下希賢等逮治明

中官考

四八

等能候再勘至日處分詔可先是能左右時至礦場有所求取會有言守礦千戶三人私礦錢者能不奏請獻遣人械繫之三人者懼共以官課千兩饋能能意不滿召明遂同臨問以巨挺杖之死者一人明使其屬以病死報乃委送備臨竟其獄復以賄誣死者既而佐至礦場以餘課賜死者同事人於是死者家人訟其事於朝命錦衣衛官往會刑部審刑官暨巡按御史鞠得其實通勘能等事下都察院都御史王越長能勢燭緩其事云 錢能銜王恕參奏誣稱御用太監錢義傳旨分付進貢禽鳥順差指揮郭景尋買寶石及得黃鸝哥一架

金車方進提取郭景計令身死將寶石抄送巡撫王都御史處驗封遺有黃鸝哥合差指揮熊誌送赴王都御史轉達又稱王都御史不容當職在邊鎮守仰都布按三司轉行巡撫作急奏聞將年例所貢之物盡行革去將當職發遣施行三司以其言具呈恕復上疏曰錢能在雲南通年假以地方為名差官盧安獻本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擾害夷人所得之物十尅八九止以一二進貢郭景收買寶石等項銀兩皆是取諸夷人恐郭景到官說出真情就差人賁帖報知郭景得方便處自討分贖因此郭景投水身死今却遣此浮

兩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四九

浪之言將以中臣再思錢能以進貢為名差人前去夷方索要禽鳥寶石等件方命擾人莫此為甚臣聞漢時鼠巢於樹野鵲變色漢者以為不祥夫鸞本綠羽而今黃其羽豈非所謂野鵲變色之類不知錢能何取於此故違詔旨而必欲進乎況雲南數年以來盜賊竊發地方不寧若禽鳥金銀寶石并風之貢給釋不絕行居驛然近來少息人心稍寧何又容進此物伏望明降詔旨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天下幸甚

刑部郎中鍾審等劾報太監錢能違郭景以玉帶蟒衣并

狗馬私通安南國王又遣盧安蘇本等與千畦孟賓請
夷交通等事皆實都察院請建能等至京治罪上特
宥能降勅切責曰法司奏鞠爾違法事實實及爾所奏
巡撫官事皆誣罪狀顯著本官誠爾至京依律問擬但
念爾在邊歲久姑尚法寬貸爾以鎮守責任爲務以地
方人心爲重嚴束下人毋得於所屬軍衛有可騷擾況
土官化外之人祖宗以來但俾其以時納貢聽撫之
而已比之內地不同今後事須與憲同公沐琮并撫
按御史三司官公議委三司廉明官員體諒勘問毋得
任情擅遣無籍之徒仍前需索許驥以起家召亂萬一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五十

有失咎將誰歸爾其戒之慎之上既有能罪止罪其
下九人而指揮姜和字祥猶估勢潛匿不肯就逮有旨
令巡按御史就彼追問至是能復爲二人求宥釋其不
還險難有勞邊方且以恕等誣陷爲詞竟從其奏
六月命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
謀往遼東撫諭會遼馬文升不得達至是聞升等招安
功垂成復囑直往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朵顏三
衛宜撫徵因是爲已功且阻膚昇之進後英竟得千戶
而文升之謝聲於此矣

七月江西人楊福皆爲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既而進還

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
識者僞爲技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杭抵紹寧
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
往訴亦爲受型至白溫處變建寧延平甘操兵整糧以
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僞技尉則任其納賄
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
輒杖之爲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

初汪直欲往遼東謂察事情不惡遼東巡撫陳鉞聞之懼
遣人路直相厚者願爲之解既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
關一帶誣其居人候直過舉伏道左保鎮行事公當時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五十一

直左右已有納鉞賄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順寧
鉞便服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大喜相合
鉞因諧馬文升及都御史牟傑俸巡撫山東時鉞爲布
政有隙及巡撫南直隸適汪直南京公幹多造言於直
者直歸未發也至是俸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囑直發
之學士江朝宗以俸之姻家遂連下獄事連漸江僉事
吳編等多人悉差官投逮問鉞子謝前以奏捷陞錦衣
衛冠帶小旗至是鉞言謝嘗爲生員不能操練乞入國
學自效引李秉子華項忠子毅俱以奏捷陞所鎮撫
之例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請免謝旗役而令冠帶入

監從之

十一月南京守備太監覃力朋進貢還有馬快船百艘多載私鹽役民夫挽率且徧索州縣驛過得銀五百餘兩錢帛稱是至甲馬營巡檢司申報武城縣遺典史盤詰力朋拒擊典史折其齒射一人殺之傷者甚衆任直廉得以開建力朋等治得實刑部以私鹽拒捕律當斬從之其後力朋竟以幸免死罪耶

時有東宮內官典聖局郎覃吉議大體通書史輔導東宮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

閒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官者專權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至一

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皇莊五章吉備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從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出請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辭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爲然單吉曰導師聖傳禮當如此東宮呼爲老伴齊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次李德自攝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耶其見長如此

十五年二月差太監劉德鎮守江西正統間江西始設鎮守旋章去太監間復差太監葉達末年取回因地方有

事久停差至是復設

五月半係江朝宗下獄幾半年吳縉等始達至會鞠理刑指揮吳縉承汪直意備極持掠訊之皆不實縉獨証代受常熱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刑部擬俸受杖枉法者律滿戍湖廣鎮遠衛朝宗以管有事喝俸調廣東市舶提舉縉等皆無罪釋之條至戍所逾年卒係爲江西按察使知府許聰之死實有力焉不爲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

六月兵部侍郎馬文升初奉勅往遼東撫諭夷人時汪直亦往按事巡撫陳鑑謂文升於直直還朝會兵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李十一

余子俊有疏參銀鉞文升所爲遂賜直奏文升專擅行事懷奸不忠撫安無方致啟邊釁蓋遼州海西奧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陷之詔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勸直稍加禮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爲異乃勸報一如直言遂逮文升下獄縉衣指撫吳縉承直意傳合戍獄比依指揮千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請戍重慶衛

七月命汪直行逮

十月命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克總兵官討建州夷先是陳鑑說謂馬文升復說汪直立

功固難已亦得倖進於是虛張聲勢言賊酋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備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遠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防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請於上命討之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於廣寧直誣以觜覘掩殺之兵至建州房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初汪直朱永之討建州也余子俊等建議諸夷不犯邊者國朝典彙卷三十三中書考上

王直

勿令驚疑直等以其所據示弱損威乃遣使招誘建州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置之死且言建州三衛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勸汪直等便宜行事直核郎禿等至遂令都察院錦衣衛禁錮之

閏十一月諭建州功汪直加祿米三十六石奉朔十二石朱永進爵保國公陳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戶部尚書郎中王宗鑾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食都鎮總餘官旗陞者千八十九人賞者千五百四人

十六年正月給事中孫博言東西二廠經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則股肱之任豈

旗校可信反過於大臣縱使所請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所陳多浮泛之辭本當究治始恕之汪直聞博奏西廠事怒甚呼博面責仍令紀功引與偕往人皆爲悼危之

令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克總兵官平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其參將等官卽令直等推舉以聞并速具從征什物待報改行時鎮守延綏太監張遜奏傳聞虜賊擁衆渡河沿闕入寇及巡按陝西御史徐舟亦言靖虜等處虜賊入境乞下廷臣議戰守機宜泰下兵部尚書余子俊知汪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中書考上

王直

直等意不敢拒請會官廷議且言往時各邊有警朝廷命將出師多因整治什物遲延以致緩不及事今宜議定蚤爲措置上是之遂命官議上合行機務并請命監督提督總兵等官故有是命

十六年汪直聞有榆林之警遂薦王越朱永相與統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已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遂與直等潛謀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四百級而還直之由也所在都御史皆戎裝將迎二三百里望塵跪伏馬過乃興及駐館驛小稍一敬叩頭半跪一如僕隸而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多見其不臣也時

諺云都憲印頭如擔非侍郎拉腿似燒惹士風至此良可哀也及直等奏挑勅吏戶二部曰汪直王越出境勦寇有功直歲加祿米四十八石越賜祿亦封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兼左都御史今蒙以功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督處乞照先年王豐揚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兼都御史掌印提督閩營如故

六月御史張珍論勦遼東鎮守太監章朗巡撫陳銀失機罪委都指揮王宗查勘詔銀停俸一年給事中吳原等御史許進復論銀罪重罰輕上命已之既而汪直自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五十六

遼東還銀珍奏其事乃奏珍行事乖方妄發殺虜人言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核如珍奏不實即抵至京問之

八月蕭聚械銀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命會官鞠之議珍奏事不實律贓杖還職內批朝廷於風憲恭奉事情未嘗不以爲實如珍之懷奸欺罔誣人重罪難循常例取治珍請處遼東邊衛宗降三級責陳銀等不謹姑宥之

十二月廣東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章春所請遣夢記貢均備餘戶上命減其半

十七年四月勅司禮太監懷恩會三法司審錄四使八月命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克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調度聲賊

十一月汪直王越督兵宣府乞班師兵部尚書陳銀謂宜如所請令超擢宣府泰統奏虜數出沒上以邊務方殷不許

十二月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直提督各路軍馬防禦虜寇

十八年正月命汪直總鎮大同宣府等處初直與王越受命征遼北既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召回遊擊將軍京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五十七

營等官而獨直與越其事蓋上已知其向者交搆欺罔之狀漸疎之也初直與越遊軍相處久交最密直時忘懷漢禁中語越諫之固以語其所厚者皆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語陳銀謀欲宥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直有盜夜越皇城入西內竊衣米者時索之急東廠按尉緝獲之太監尚銘以聞上喜其厚賜資直聞而怒曰尚銘者吾所引用之人爾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而銘懼欲訪其事越越所厚者已反目潛以其語語銘銘建於內閣發其交構事直遂見疎而越亦被斥云

三月汪直既在大同不得還科道交章奏其苛察紛擾太傷國體請仍罷西廠得旨朝廷自有處置於是國臣萬安約劉敏曰西廠爲害久矣今科道欲革之朝廷不從吾輩豈可生視當勸上宜從衆言並不然而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道也安曰公不欲吾自爲之乃自署者奏言皇上特命太監汪直提督西廠茲已受縛鎮守大同京師大小官員及軍民人等衆口一辭皆謂革去西廠爲便伏望將西廠特頒勅旨革罷官校悉回本衛庶舊制以復人心以安上乃罷西廠

八月調威寧伯王越鎮守延綏都督許寧鎮寧大同時汪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五十八

直與王越俱留鎮大同萬安等恐直爲越所誘以求復用乃上議調越延綏以寧易之

十九年五月汪直等馳奏有自虜中逸歸者傳報土虜小王子欲糾率部落大舉復仇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邊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久戍計大同各邊土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勅大同宣府等處官將合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設防詔可

六月大同總撫郭鐘奏汪直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

直之見凌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舉其五事爲証謂平居如此律遇大敵豈不喪師債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言邊務方殷必將官協和乃克有濟寧屢被末論而報述尚爾不審爲處分恐貽後患上曰直寧不以邊寄爲重互逞私忿事多乖違萬一有警何以禦敵制勝若廉問先因計而後私仇直等猶不此之思耶始宥其罪降勅切責直調南京御馬監太監蔡新調大同簡聽調宣府務合協和行事仍命司禮大監李榮往諭直而道之

初直出使厥健馬不乘嘗御驟車日夜馳有司追候不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五十九

及勅遣輓輓定州知州裴泰預撰具以待直至僕從皆醉飽欣欣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遣經曲陽有司聞風畏避直問寥困臥公館無餐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甚求食泰以所挾鴈饌進直遂忘已汝符之且曰吾非復前此矣吾南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車馬備辦起程足矣泰曰諾至明起駕而出聲勢豪然人謂小人得志之態可爲世戒云

八月降汪直爲奉御其黨威寧伯王越革爵編管安陸州錦衣指揮吳毅謫戍邊尚書陳敏載籍姓爲民餘貶謫有差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河附者立蒙顯榮忤之者

即遣禍道天下漁漁有中官阿丑者善誑諸帝於上

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誑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醺酒

一人伴曰某官至醺罵如故又曰駕至醺亦如故又曰

汪太監未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

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人子自是直龍

漸衰時王越陳敏直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

殿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鐵耳問誰何各

曰王越陳敏心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鑑等劾直欺

罔美權謂朱與王越吳毅嚴綸等結為心腹大肆羅織

中外寒心天下之人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知畏汪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中官考上

直而不知畏陛下又聽信陳敏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

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欺府庫未及班師夷人

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越等冒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

不得預此乃為別圖密謀注直偕往大同肆畧竊鈔偷

之謀為要龍陞官之計賄地撥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

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

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改鑒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

大入擾邊聲言報復威寧之怨軍民櫛櫛鋒刃糧草在

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

尚可容耶且數其八罪一孤負聖恩忍心吹阿二妄報

功次濫陞官職三侵盜錢糧涸竭府庫四排斥善良引

進奸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貪納無籍同惡相濟

七交結朋黨紊亂朝廷八輕挑強虜招回邊蠻伏乞將

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奸臣結黨欺罔天權招

開邊釁之戒上即命法司會核覆奏逐直其黨寬斥

皆盡中外快之

按汪直輩之斥逐萌於阿丑之誑諸夏錄一二可為鑑

者時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僮生高吟曰

六千兵徵楚歌聲一人曰八千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

知那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上竊進尚銘蔡之係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中官考上

國即搬工路尚銘得止戚化末年刑政多頗丑於上

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

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曰姓公名道主

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曰姓胡名奎主者首

肯曰胡奎如今儘去得上亦微哂而已

史李希等奏汪直偏信陳敏吳校報復私仇橫斥良

善誣都御史牟傑滿死且累學士江朝宗逮調侍郎馬

文升御史王宗之張珍俱奏敏違東日功致奸直意請

成調官給事中趙良張善吉主事方賓御史沃顏張鏡

陳遵教副使王齊皆以忤直官校被殺文致其罪成隆

名或遠滿今直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官原職召還
上以事已處分裕等煩投各停俸半年

時太監黃商執守自重嘗依沐居慶壽寺有尚書某者往
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給以他往已而皆集門下
進退惶惑而王越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僧將命歸請
諸公开佛泉相顧不敢逆鉞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
諸公今日當貴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濟其非有德
學所致也既而揖諸公生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私謁
人以爲相惟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讓高耶且諸公
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尚書某曰公真聖人高驚訝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五

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說則吾豈敢高何人
而敢謂聖人辯之登聲將百言衆惱不能出氣高既卒
諸臣相次以是敗
九月太監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爲名乘傳南行
所至竊恭懷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凡江南
書畫玩器之奇絕者檢括殆盡至蘇州令生員日錄妖
書衆以妨廢學棄肄敬即令有司逮至亂塗之生員趙
泮等罔然據馬數其侵害百姓諸罪一目何諸途有標
榜至各取一木擲而欲擊之敬及臣走匿以免二人遂
奏諸生抗命下巡按御史提問擬杖贖罪奏繳從之

十月江南巡撫王恕奏太監王敬資來駕帳前往蘇常採
取藥何散買書籍並期王敬勤以朝廷爲名備索銀兩
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
至造衙築料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安徵
寧池太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
於松江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
國等府通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
北廬州等府衙江西南昌等處通貢又得銀幾十萬兩
至蘇常等府刑罰勢過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
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官民金銀不知又有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六

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美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擬置
舳艫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
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
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昭差官校械繫三人下錦
衣衛獄時常州知府孫仁爲王敬誣奏被逮怒亦奏釋
之

按王臣初爲姦盜被極傷腰發王病于以妖幻術術於
江陰諸大家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物投水
中輒自袖出人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自相抵
觸聽其指揮後負綫近岸見上得爲綿末千戶命借

王徽及百戶王完等十九人採藥江南等處專擅取府物而江陰諸大家以舊憾最受毒至蘇州命工帶銀爲元寶至二千餘錠至是王徽說其罪尚銘又發其事下都察院鞫治得實上曰民情常患於不能上達王臣等在外矯詐爲奸惡使東南赤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之罪狀既露非重戮不足以謝天下取斬之仍梟首於板橋州縣敬克南京孝陵節軍糧種菜王完等發開原肅州二衛兄軍家屬居住時中外雖稱快以爲敬等猶幸免云

二十年正月司禮太監尚銘有罪黜往南京尋遣官校追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六十四

械還將窮治之既而有旨銘管理東廠欺心罔上大肆奸貪賍濫顯著有壞成法當置之死從輕處治不必來京仍令押赴南京守備太監杖之百克淨軍發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存自直見疎銜極權勢甘言悅色以釣取名譽而內肆陰使賣官鬻爵無所不至京師富室多以事羅致之得重賄乃已又謀入司禮與管道者埒至是蕭家得賫數萬革送內府者累月不絕云

錦衣衛餘貴輝等登聞鼓訴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殺人用刑訊鞠備極慘毒受賄金一百兩銀三千兩及他奇貨事下都察院以銘已敗罪去宜令釋

與其黨劉嵩諸宗源已免死發遣錦縣已入官逮坐者置勿問鐸素巫覡家素貧與內局人匿凌安徐茂輩市青紅石飾爲奇巧百飾器用托內侍覲侍以邀厚相佑直得利百千倍茂貴內帑金鉅萬諸人暴富極令服用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至是被罪人解快云

給事中王瑞等奏近蒙逃去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潛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爲汪直所引得人東廠近爲李榮蕭敬所引得人司禮司禮乃朝廷提衡重地實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又榮昔在大同嘗黨汪直隱蔽趨情以致胡虜人寇敬使湖廣所過合幾用賄數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六十五

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言聞西廠而黑昔見尚銘司禮而地迫震非皇上蚤見而剪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生民幸甚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

科道官奏尚銘既以賍敗宜追究其通路之人蓋內臣犯法既不能免若外臣趨附者置之不問則內外之勢不均小臣有過尚不可容若大臣通賂者舍之不究則輕重之倫全失外臣所以交納內臣者無非需求於小臣小臣所以奉承大臣者無非割制於下民惟察外臣納

內臣之如下民受上官之苦痛加追究庶國法昭明朝綱振肅 上以其無指名怒甚召各官於朝欲杖之既而命太監懷恩數責之曰銘犯贓罪已處治矣在京在外官因銘勢逼及請求者何限爾等言事無指實姓名混說煩擾且免究治有再及銘事者罪不宥

十月東廠尚銘既得罪以太監陳澤代之舉廣東顧德人爲人平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巡履日整衣閉門自經二十一年正月兵部尚書張鵬等奏遇者本部陳言謂內閣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五十六

地鎮守等官可量城五府陳言謂邊城涉海添設軍可取別用則節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行府州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爲去留本部查自天順八年前接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等官應否去番伏乞聖裁詔既言地方有事鎮守內外等官並存之時前鵬直言疏石亨輩至掌本兵不能待正惜之

王恕言正統天順年間南京龍江大勝二關各止差內官內使三員各守把皇城各門并皇城各門各止差內官

內使二員各守把近來龍江關差太監本御六員大勝關差內官內使七員各皇城各門差十餘員各都城各門有差五七員各者又內府南京甲字九庫先年只有內官內使二員名同該庫官收支錢糧今各庫有十三四員名者政出多門弊端枚舉令內外守備官將添差官員盡行革退照依正統事創存開守把免致多占官庫庫役妨悞公事

司禮太監懷恩成化初以祖克雲南某衛軍乞取其族子一人爲後守官之太倉有武職以將才舉者久不遷資緣其族子求見恩答其族子而拒之王越管至其內宅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五十七

恩命小宦者三二人以頭往其腰而出之時邵妃方寵上將有廢立意召恩與謀恩叩頭曰此朝廷大事不敢苟且明番退朝當與內閣大臣議之明日 上將臨御呼恩左右以疾對使問之云本無疾昨聞 聖旨驚成疾耳事遂寢恩奉公守法數以直諫作 上意時林俊以劾妖僧竊賊下獄事且不滿恩叩頭諫曰不可自互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 上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誦我不然彼安知我官中事果所用御賜樽之恩免冠號哭不起口臣不能復事陛下 上命左

右扶出至東華門恩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詣采芳合謀傾後後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在歸臥於家稱疾不起上遣醫治使者旁午於道後欲得解時星變勸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敬請於上凡馬房傳奉者不許動敬祇直來謁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爲我輩內臣庚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雷將擊汝首矣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鬱鬱憤恨死武臣章瑾以寶石進求鎮撫司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瑾得之不肖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卒八

命章昌傳之恩曰儼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余子俊在兵部恩諷曰第執奏吾爲汝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嘆曰吾聞知外廷無人也尚書王恕屢疏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初內帑侵金凡十客寄凡若干萬累朝儲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英宗在南內聞之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尚復位即往視之則金皆缺其角旋節他費以補完成化中梁芳章昌等作奇技淫巧諱詞宮觀寶石之事於是十客俱解懸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吾藏之空皆聞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曰臣爲

監

下造禍何爲處實因數三官廟頤慶宮之類曰此皆爲陛下後世齊天之禍也上不釋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也芳等懼廢食俱廢時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如勸招總勸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有子興王無國有國也如此可保官皆直直免禍哉芳以爲然言於昭德昭德勸上易儲使恩在司禮曰此事只在懷恩上問召恩徵露其意思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從上不憚而罷恩閉門不出詔無恩賜守陵恩去次及章昌昌曰懷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輩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謀曰不如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卒九

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各賜金一萬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上又質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經會泰山震上悟始不易儲謂鎮守延綏太監章敬於寧夏鎮守寧夏太監簡嗣於延綏教在延綏俱復自用與總兵官丘嵩都御史呂雯屢爭小忿教會客生要於西坐嵩於下而自擬上坐其下有邊剛黃議者招權納賂所在侵牟商賈不敢至其境雯嘗令人之市買布不得因言於教曰商人不至皆由太監和買而然教忿然曰和買者豈獨我一人以此積不相能兵部尚書余子俊以聞上以邊臣不和賜勸

切責乃訓敬寧及而以順代邊剛黃讓請戍廣西

初章敬之訓寧夏也怨余子俊發其事因奏于俊懷奸

擅權以私忿調總兵周望周王以私恩保舉總兵丘嵩

事下兵部侍郎阮勳等具引成案言前事非由于俊

上以章敬既奏發于俊出入邊將兵部乃引舊事爲之

違節命再議以聞勳等不敢復言仍奏請遣官推按

上是之時工部侍郎杜謙給事中吳道寧御史邵庠往

勸于俊事并命勸之

二十二年五月廣東布政使陳逵疏論市舶太監章恭

上遣官校建繫之道卒罷章鎮守

詳布陳司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七十

十二月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賜膳帶俸寺丞黃錢等

二十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未索貨財杖死人命河南

三司鎮守王府各僉遺甚厚得金銀巨萬玩器書畫稱

是歲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爲東廠緝事校尉所奏下錦

本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杖銀徒餘悉坐罪有差

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克淨軍黃錢

等徑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二十三年八月給事韓重等御史陳毅等論禮部侍郎李

孜省等交結太監梁芳辜與陳喜貳亂朝政芳與喜俱

降南京御用少監閑住九月梁芳特還原賜和遠官店

及永清縣庄田尋逮問芳與喜及請戍人李孜省等於

錦衣獄以申殺監太監蔣琮言芳等邪術害正假造觀

塔廟府庫贖銀不可勝紀罪大誣枉故也

弘治元年正月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鐵鎮濟瀆祠廟皆

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希恩所造石函函週有符

篆中貯泥金書通經一卷金銀錢數枚諸色寶石十數

顆五穀各一升似爲魔鎮之術每祠廟皆有 先帝遣

陳喜致祭祝文不知何人所撰乞令所在官司毀之凡

函中所貯皆驗進內所從之時芳與喜與太監張軒莫

英先後以獻珍珠得寵一時後宮器用以珍寶相尚芳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七十一

乃益搜訪民間物價騰踊一珠至數十百金至是交結

探供指揮張紀任義等十餘人皆發遼東等衛承遠克

軍

御史湯璽言太監黃敬李榮最因彈劾罷黜黃錢復用述

據拾言者之弊貶竄殆盡致言官皆委靡不振而內外

小人益肆奔競伏望明正典刑勿事姑息有旨蕭敬已

別用李榮調 孝陵神宮監矣御史姜洪亦言司禮太

監蕭敬陰險既退復用請竊遠方大監懷恩退出同輩忠

清守法宜信任勿疑旨下所司

掌尚寶司事通政李津尚寶監率郭美榮奉天門用寶念

爭榮殿薄至破臭流血事聞下獄 上以榮達虎賁局
朝官甚爲不法得忍辱不言有玷朝列榮令司禮監杖
二十降小火者薄亦冠帶閒住

二月巡按浙江御史楊亨言彈劾二事一日減稅例請溫
處二府銀坑茂額課銀二萬二千二百四十餘兩近來
礦脈衰耗比之初年什不及一而太監張慶茂取耗銀
又三千兩皆百姓賣子鬻產以克其數官司逼迫有困
而自盡及散爲盜賊者乞量爲裁損止因所得多寡徵
之二日除奸弊謂張慶以進貢爲名歛百姓財物歲計
數萬而所貢之物仍出民間賣鈔鑄鹽四時饋獻商稅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七十一

之利錮錄不遺金玉珍玩奇禽異卉充滿第宅土木人
工無時休歇而又擅作威福濫受詞訟私立行事驚耗
人心官吏受其辱性軍民被其荼毒乞下慶於理籍其
所積以助經費奏下禮部議令所司行之於是吏戶二
部請以銀課及坑冶官行巡視浙江侍郎彭部并續差
御史阿三司官公議裁省都察院以慶會遇赦請敘還
京師以釋民怨詔銀坑冗員如奏勅處張慶姑令自陳
罪狀以憑處治仍行浙江大小官員各加修省以弭天
變有不加意者罪之

二年十月南京御史姜綬等劾守備太監蔣琮罪刑部請

移文南京法司嚴實琮上疏辨謂其在京嘗勸奏李夜
省等罪狀出其黨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
此諸人連謀構陷因條析琮等所言而泛及御史劉登
方岳及南京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
曾望宏皆夜省同鄉奸黨而琮亦江西人以故喬新不
詳虛實附和加奉有旨行南京并勸而太監郭鑑奉使
兩廣過南京適法司會官於後湖勘事主處鑑給事中
方向占種湖田事鑣因駕舟過湖觀望御史孫繼等以
枉遊禁地勅之鑣還自辯因言鑑向違法事多而言官
黨蔽不發諸遣官覆按 上命司禮太監何穆大理少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七十二

卿勸鑣歸衣指樺楊網俗往籍等及琮更相奏應繼等
凡四章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劾治奏至謂其各因私忿
煩瑣聖聰琮不當占官獻投藍洲湖地私囑勸官及種
收莊匠工銀而所許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
宏爲李孜省黨其言皆誣琮等不當遣辱監生及失
舉處錦占種湖田事而所劾蕭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
此繫狀詞亦多不實請並加逮問都察院議以穆等所
奏止是勘詞無諸人款狀而琮籍籍奏又未勸報請仍
行穆等勘結於是籍及御史金章劉廷孫敘紀保曹玉
譚清徐德余濟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

官云

三年何穆等按嚴蔚琮及姜穎等互奏事狀下都察院會刑部議縮等行事多失有平風紀琮陳辭累辨誣陷人罪及太監陳祖生鄭強錢能等各因襲受獻洲場之類併侍郎阮勳等概罪不當有旨御史不顧大體構辭計奏煩煩朝廷姜穎劉遜余洛孫絳繆穆倪傑方岳各降一級劉遜降二級俱調外任蔣琮等亦有不宜姑宥之陳祖生鄭強錢能李榮免問於是科道俱疏論不聽琮小有才言語狂誕爲同類所惡上亦厭之每爲正言以迎合上意及繼曉李汝省等遇赦琮奏請復治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七十四

上悅之既守備南京驛恣不法輟等勅之羣支辭深辭勘官亦右琮而柳綰等故綰等落職而不及琮琮尋奏南京兵部郎中叟性不法事命給事中任倫刑部郎中盛洪等會勘未結琮復奏性潛易卷案倫等阿附掩飾又奏兵部員外袁陳罪亦連性性疏辭會南京廣洋衛指揮石文通奏琮開掘聚寶山傷皇陵王氣又毆死商人占役軍匠侵奪官地私造馬船諸罪八年司禮太監趙忠等會勘獄具性革職爲民琮等逮問所攝聚寶山口令南京守備官填補琮獄成詔姑宥死發孝陵克淨軍種榮初琮許性時疑二當道者庇之揚言欲奏

一家不法事恐因文通欲奏琮遂令增入開掘事始得正其罪

太監郭備陸澄章以紀貴等許目皇親罪降斥有差十一月書見求言侍郎彭韶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收畏憚今軍馬錢糧工匠盡付其手分例出浴更相假做虛實遮掩誰能詰之此見凡有章奏先免而後下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處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懼於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上嘉納之

四年雲南巡撫王詔等言被鎮守太監王舉不遵詔例造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七十五

作奇玩器物額外進貢請以其物之重大難致如屏風石床之類發本處庫藏收貯金銀器皿鎔化之與寶石珍珠象牙漆器等物解送戶工二部備用奇養象隻堪充儀衛者解京不堪者付與近邊土官令出馬以給驛通有旨悉解送來京

十年給事中葉坤等奏八事內一禁傳奉謂太監李廣以千戶王英選用乳保爲之傳陞指揮以周玉李恕僕隸廝役爲之令陞官職名器之濫莫甚於此乞行裁革一禁異端謂李廣僕成聖心召集道流以黃白修煉之術丹藥符錄之伎誑進並輿傷風敗化乞加斥罷一去大

竊謂李廣有大罪八一詠 陛下以燒燂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爲太子立寄子境之名而有煖炕之說三極置皇親希愛恩寵四盜引玉泉經機私第五首開侍門大肆貪食六太常卿崔志端與人王應祥自稱廣爲教主主人而廣爲侍臣職求賜玉帶與結邪人玷辱名器七畿甸百姓疲憊已極乃假碗戶爲名侵奪土地發至激變良民八東甬民力竭竭亦甚凡有輪郭巧取其利以致遠方之民傾竭家產他如近而駙馬費歲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呼之爲公乞置之於法以爲後戒時御史張綱等亦以爲言俱報聞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七十六

十月祠祭郎中王雲鳳上疏乞斬李廣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設醮呪死不驗及令校尉數伺其出入欲中傷之十一年十月李廣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廣進言建統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中痘醫藥不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谷廣而清寧宮災咸謂建亭年月犯太歲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僅飲鴆死

司設太監蔡昭爲李廣請祠額墓祭旨已許大學士劉健等言廣之死罪惡貫盈萬口稱快皆謂其欺罔不遠之

跡昔已廣露聖心昭鑒必正其罪而乃賜之葬祭又與祠額是使欺罔賊淫之人與善良者無別誠恐上累聖德下拂人心其於國典政體干礙非細 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

吏部員外張綏疏謂如遼東鎮守等濫殺貢夷冒賞此不赦罪也事已澈明而陛下乃寬容之汪直梁芳等燒亂國典焚威聖心脫死幸矣久擯不用而陛下復召還之廣平日招權納賄致陛下受奸諛蠱惑之名而不自知軍民糧食殘剝之苦而無所愬今縱不追戮其罪豈可併置其惡需於度外而漫不懲戒乎伏望斷自聖心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七十七

凡營求饒遺多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給事中盧廣復請籍李廣家財助修坤寧宮資緣取回者與前太監梁芳韋興汪直陳喜即賜屏斥俱下所司尋下廣入路奸黨錦衣指揮周玉樂工劉實等四人於錦衣衛獄十一月給事中吳仕偉請悉罷鎮守內臣不報

給事中葉果上言二事二曰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奸諛大略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下之財多聚於大臣大臣之財多聚於內臣內臣之惡莫甚於李廣雖云自愛實天所誅也其餘黨猶蟠據於中外里巷傳誣士人聞議凡有欲爲大京堂者必以二三十計此輩並獲制削

已不容諫矣又竊謂宦官之門以爲團結之計將何所不至耶顧亟發李廣私籍盡收李廣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內兄私藏之虛外舒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民力非止弭災一端也 上命內侍搜索李家得一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未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 上悟廣賄濫遂籍沒之

時言官劾大臣交結廣者請追究簿籍 上因東宮午講遇左春坊放班後召內閣出袖中諸大臣辯說問處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七十一 三十一

分云何內閣請治其罪 上曰然但六部尚書五人被劾奈何對曰第查簿籍治其有實蹟者 上曰本無簿籍究之恐藍及耳對曰請付臣等擬上必不太濫 上曰此籍不知有否姑宜已之疏中所謂奸佞元惡皆指廣也

十三年九月中官何文鼎掌乾清宮門屢諫壽寧侯往來非制不從欲手刃之 上與后大怒親杖之文鼎惟以不敢犯 太祖家法爲對給事中叢蘭率臺諫申救下獄尋釋之

十四年四月內宮司雜過儀真知縣徐淮不以時供應建

怒棄聞文渡江懇諸守備大臣傳容奏其事命械繫付錦衣衛將鞫給事中許天賜御史馮允中皆疏請宥淮而六科十三道亦繼以爲言皆不允刑部議准贖杖還職命免贖對品調邊方

十五年七月御用大監金輔楊雄焚清奉命送漣王之國有罪令司禮監處置

十七年六月中官苗達謀出兵襲虜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止之

十八年正月時內官奉命勘計寧晉新河諸縣土田吏稍侵忤達奏遣官校捕捉鄉民二百餘家遠近驚擾保定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七十九

巡撫王琯備疏其害乞罷諸內增田盡歸之民報聞

二月內官齊汝奉使武當山欲載激濁揚清便宜行事於薊中大學士謝遷執不可止之

五月司設太監張璿下獄論死

詳太醫院

六月 武宗初即位兵部奏湖廣均州太監齊玄原非額設近又改爲鎮守復增於舊而西北沿邊凡有兵馬處皆添設監總分守守備內臣此邊方之極弊也乞悉遣詔旨取同一應邊事責之鎮巡等官庶少紓邊方之困得旨齊玄既非額設取回京其餘應裁減者仍通查議以聞

十月御史高良弼言太監苗達受命監督戎務輒肆欺罔
奏與御史劉淮親目矢石斬獲首級是何異指鹿爲馬
耶邊民被虜哭聲震天恒旆敵野不能發一矢以雪憤
徒閉城自守損國威甚矣乞梟達首於邊以快將士之
心以示欺罔之戒 上以其言狂悖宜執問姑宥之
更易谷莫鎮守內臣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
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 上同臥起宴
遊議論時稱爲八黨劉瑾通文墨獎世故而性剛狠屢
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
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司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八十一

禮監官舉用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
抄了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臣取回別用
一書人令彼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歸司禮監
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銀
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於官
庫莫敢不從者

詔軍容校榜二局添設管事內官南科給事汪循疏曰近
月伏聞朝報工部尚書會鑑等題本開坐軍容校榜二
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盡奉行詔書內事理也
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間來看臣

愚以爲 陛下欲裁減內官既以形諸明詔必以內官
盈設爲可革也可革卽華何必復查當裁卽裁何必復
看 陛下卽位發令頒示天下未踰三月卽有二命何
以親天承運而慰天下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羣臣又
何所違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 陛
下則開 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
不小非但各衙門庫局局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
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聲勢可畏吏敢誰何而鎮守典
兵撫分倉場錢穀之司官爲尤大百姓不堪怨言生於
下災異形於上有自來矣 先帝修德禳災明知其故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八十一

欲行裁革不幸申道廢祖令 陛下欲成 先帝未行
之志則有 祖宗之法度在內監官有定員職有常事
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 祖訓嚴駢
也 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事例誤矣 英
宗皇帝英睿之主但治製洪熙宣德以來輒改 祖宗
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姦吉祥不軌聖
譴蒙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
可以爲鑒而不可以爲法也臣願 陛下毅然行之不
沮浮言不惑謠說不尼近歷成一代有爲之名垂萬世
無疆之緒

十一月命太監韋興往太和山司香兼分守湖廣行都司
地方科道官周應曹朱甸等各藏言初華天下守備內
官非舊額者今詔星未乾舉端復作何以全大信於天
下因誡與罪惡乞賜斥逐併劾取回太監齊玄指以練
丹爲名糜費幣藏乞寘於法典卽成化末與梁芳等亂
政者也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興於成化年間引用儉
邪進用奇巧大壞朝廷之法 先帝嗣統之初斥興不
用臣民痛快今恭茂之士未乾而舊邪之黨復進恐於
聖孝不爲無損乞如給事御史言將興斥退俱不聽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上

八十二

中官考下

正德元年太監陳寬傳旨神機營中軍二司內官太監劉
璉管五千營御用太監張永管神機營并顯武營神機
營右掖御馬監徐智調中軍頭司管奮武營而以司設
太監馬永成代智御馬太監王潤代理五月以御馬太
監魏彬管神機營中軍頭司并奮武營按此八處
二月御用太監王瑞以大婚禮缺儒士書家營內旨令華
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初吏部尚書馬文升已奉
旨考選而旨從中山文升方杜塞侍門堅執不從璉慚
憤奏誣文升抗拒賴請大臣力爲之辯其冤始白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十

內官李興督造 孝宗陵寢役收柴銀盜伐皇陵松木事
下法司與侍龍不服樂新寧伯譚佑工部侍郎李繼同
罪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叱之曰柴銀是汝侵欺
陵木是汝盜伐佑雖二人止坐不行救正之罪惡得比
而同之典語塞遂按其辭而內官益怒

九月大學士劉健言政令十失內言內府倉書守門及各
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旨減筆者不無一二而南海
子淳身人又選入千二百人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
章與齊玄疊或先朝監盜府庫罪大惡極一則貪緣分
守累勅不退一則奏請追完止令取回還延至今未正

與刑內承運庫銀兩支錯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
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餉庫銅錢該部累
奏支用故特推延至今不與皆謂內臣者又科道張文
李鏡等劾太監高鳳恃寵美權交通李榮引進商人彈
景清似欲買補幸退殘孽李與歲典工役管理虛費錢
糧苗達占據地土親幸邊功宜究治以彰厥罪俱報聞
給事中陶諧言通者雷電文作亂殿瓦拔社木 陛下當
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為泛常傾耳於
太監丘聚觀形馬承成之流而正人君子則俾於覲面
恣意於馳射釣獵之樂而罔政聖學則怠於究心乞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二

日逐侍從遊逸諸人數其漢國之罪告於 先帝罪之
勿赦其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等受 先帝重托而高鳳
黃偉尤青宮舊臣坐視顛危宜通加罪戮報聞
主事孫鑒應詔言庶政之弊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
稱聞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且爲外吏竊笑況未
必然乎今各邊鎮守分守監給諸內臣托以腹心而其
誅求百計實爲腹心之禍役占健卒置於標下親之生
事以爲爪牙或抑買弓絃纓子而徵收軍餉或扣驛舍
賜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役戰馬或私種奪占耕
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培養少聚飲便劍勢若虎

狼武職藉以賞線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警出戰惟驅
占刺虛卒當之故不能勇關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聲
報則皆附勢挾貴者援之而又甚者歸未解於京師名
已基於奏順使歿者街寬轍劍者抱病欲兵威之震邊
鄙之寧得乎乞盡取沿邊內臣回京所帶頭目盡行革
去下兵部覆請如山東臨清之鎮守湖廣行都司及貴
雲懷來建昌之分守宣大甘肅慶寧之監鎗山海龍門
永寧大同朔州之守備皆所當革其奏奉 聖旨通行嚴
禁不許踰數旨不許

六科十三道言太監崔某等以織造奏討引鹽敕公售私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三

貪求無厭利歸於已害歸於上乞賜裁革有旨切責奏
撥大學士劉健等言 皇上首頒明詔分布大臣清聖
天下弊端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繼造之命隨下生財之
源既塞餘財之孔復生臣等坐視不言依阿順旨不惟
負 先帝顧托之重亦且虧 皇上新政之明前勅決
不敢撰寫况崔某奏討引鹽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
與價銀尤爲省徑若仍給鹽上責必夾帶數多向來作
弊射利之人因而附益則鹽法之壞尤甚於前清理之
官殆爲虛設東南困敝之民恐生不測西北兵荒之憂
行以塞之伏望收回成命止照該部原擬給與價銀議

造則供應不乏鹽法可行於是五府九卿及科道皆言之上猶待全子意於日譚罷召健等至暖閣問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乞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可全與健等曰如是已足用矣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引鹽健等曰戶部亦爲朝廷節用耳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爾此半價以引鹽與之兩便健等曰鹽引費多上曰何故李東陽曰鹽引有夾帶如一引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上曰夾帶事殺朝廷自有法度東陽曰此輩得明旨給首揭黃旗書欽賜皇鹽字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四

勢焰烜赫州縣驛遞官吏酬應稍慢卽行笞辱至於鹽商竈戶雖受累不敢言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了文官十人中也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箇壞事的人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健等至閣復具揭力爭明日內批出止與鹽六千引如部議行

十月命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閹營先是大學士劉健謝遷與李東陽以劉瑾等八人壟成上心違章請諫之皆爲中不出尚書韓文亦合九卿上言八人以辯衆

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聖容日漸清瘦皆太監馬永成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於前環萬衆之專與外人交易押驪雜耍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占咸非吉兆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下一身今大婚雖畢齋祠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盡殺何補於事乞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肅清禍亂先是科道文章請除羣姦上命司禮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五

監至內閣傳諭已悟當補加修改馬永成等始示涵容健等言此數人者疊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上不允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同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間住之意健等以爲處之未盡皆厲聲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嬖倖若此他日何面目見先帝地下寬等辭去意尚未決而王岳素忠直且提督東廠與太監范亨徐智皆恨瑾等姦將請於上有所處健等方約文與九卿伏闕面諍而岳從中應會尚書焦芳泄其謀八人者以瑾尤巧佞狠戾駭爲惡環上

而蓋 上心動而璽遂入司禮矣是夜傳旨榜晉岳卓
智於南門遣之南行質明遂及文等方伏闕聞之健東
陽遂即日疏辭皆報可而東陽獨爾史謂請誅璽等疏
實出東陽筆筆陳寬等至闕議時東陽辭頗緩中人皆
以爲事不由之故獨而人亦幸其爾也璽入司禮丘
聚領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把總神機營兼提十
二營魏彬總三千營遣人追王岳范亨至臨清殺之惟
徐智幸免焦芳遂入內閣

初舉朝共攻璽等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尚書許
進謂同事者曰此屬得疎斥足矣若變其事恐有甘露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六

之變既而果貽縉紳數年之醜識者恨之至十六年
世廟念岳亨以忠死特命復原官仍各騰第任一人錦
衣百戶世襲

李夢陽秘錄云初 上即位青宮舊閣日謀 上天馬
薦免舞唱角觥蕪棄故舊罔親舊機時號八虎而段敏
王偉雖舊閣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敏生病免死於是戶
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與屬吏言輒淚數行下郎中李夢
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
何曰比諫官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閒矣夫三老者類
命臣也聞特諫官章甚力公議及此時事請大臣疏死

爭聞老以諸大臣爭也持之更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
文於是將髮昂首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勿濟吾年足老
矣不死不足以報國即屬夢陽令具草草具文讀而莫
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覺勿竟也王
岳者亦青宮閣也剛厲而無阿顏亦惡閣倖初閣議持
諫官章不肯下諸閣者衆著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入
上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
卒不肯下岳者八人中人也顏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
旨召諸大臣蓋人人憐也既人左掖門兵部尚書許進
首督韓文曰公疏言何文於是故曳屣徐行而使吏部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七

侍郎王鑒趨詣探動靜閣老健語鑒曰事已七八分濟
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諸大臣疏
曰有旨問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第奴儂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震懼莫
敢出一語李榮面請文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文曰
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
靡所匡救而 上始踐祚輒棄萬幾游宴無度仰顧羣
小文等何得無言文言雖端而氣不勁又辭中骨張於
是衆哂而言疎備矣 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
大臣遂退蓋是時諸閣者衆業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

持不從諸大臣乃竟爾退惟王整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榮曰榮預有鐵表之耶敢壞國事衆人而事變矣是夜立召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等詔軍南京尋殺二人於途又連斥劉謝二臣頗獨懲罰李而韓文輩洵洵咸被莽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儻然上前跪伏哭搶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僑僕僕何矣上爲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僑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院諫官諸先生有言事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問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犬岳嘗買獻之否今獨咎奴儻既而益伏地痛哭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八

哭上於是怒而收岳瑾又曰夫狗馬鷹犬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取言矣上於是召瑾入司禮

御史劉玉極論寵劉瑾僥倖小人棄逐顧命大臣劉健謝遷乞將瑾等明正典刑免留健遷責成輔導下獄爲民十一月五官監候楊源奏占天象言小人擅權爲下叛上瑾怒矯詔廷杖三十

許欽天監

劉瑾矯詔罷戶部尚書韓文

部

且知文等奏疏實李

夢陽贊成降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尋罷之

劉健等之致仕也給事中李黼到滬上疏留之南京守備

武靖伯趙承慶傳其奏稿應天府尹陸圻復傳示諸司兵部尚書林瀚聞而歎息於是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御史薄彥微等具奏言健遷先廟元老不宜輕去又言上晏朝廢學與六七內臣新進僥倖遊宴驕馳射獵等事上大怒逮銑等二十人繫獄并李黼劉滬各杖三十發爲民事連承慶停半祿聞住瀚圻俱降三級致仕十二月南京部御史陳喬獨疏申救南京科道劉瑾矯詔除名

時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獨往送禮以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九

恨勅科道糾連漸爲黨禍詔降浙江參政致仕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等劉瑾大怒謂龍場驛丞

璉既入司禮上悉以章奏付璉劉璉初亦送內閣後璉

於私宅票旨批出用松江張文冕紀錄應寫府部等官

稟公事日候其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

一日審錄重囚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

罵之都御史屠濬率御史謝昇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

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同京者朝見畢

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票李

東海輩必爲溫旨有曰爾爾明正直爲國除災等語又

會據雜藝於 上前候其玩弄則多取各司章疏奏讀
者次 上曰吾用爾何爲而一一煩朕耶宜亟去如是
者數次後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不復奏即詔旨亦不令
之知矣

二年正月璵矯旨加尚寶卿顧琳副使嫌祥於長安左右
門外郎中張璋於張家灣俱以違例乘輜爲東廠所發
也如御史陸慶王時中於都察院門外以酷刻亦爲東
廠發也時等以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時中以都御史劉
宇疏瀆死而後釋之各坐請戍

閏正月璵矯詔令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璵處議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十

九方許進本內有今日陞職若謝禮微薄明日黜退或
介致仕賄賂一通行即起用

三月勅諭百官察臣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匡其
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等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
非私與內閣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
戴瑄郎中李夢陽王事王守仁王給孫榮黃昭檢計劉
瑞給事中湯禮教陳奎徐昇陶諧劉濬艾洪呂潯任惠
李光翰戴銑徐藩牧相徐還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
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諸李熙王善陸崑張
鳴鳳蕭乾元姚學澧蕭郭道善欽薄彥徽潘鑑王良臣

趙佑何天衢徐廷楊璋熊偉朱廷聲劉玉通相交頹彼
此穿鑿曲意阿附遂成黨比或僞爲善類以受上心或
變亂黑白以駭衆聽煽動浮言行用顛倒朕雖察審尚
務優容後漸述彰露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俯起其休
致之情若自偵則公聽誦之典其勅內永罪者吏部查
令致仕毋使惡粉追錄疑反
史謂是日朝罷傳宣羣臣跪於金水橋南璵以勅投鴻
臚宣讀之其文乃璵私人編筆或曰焦芳爲之
璵矯詔諭都察院各道而奏章必先呈璵仍行南京都察
院一體遵行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十一

璵矯詔令查盤天下軍民府庫科道科舉兩盡數解京
四月璵詎建給事中陶諧廷杖爲民諸前後疏上者戒違
遂以保治安遠讓候以一政令修人事以弭災異停止
不急工作以杜奸謀停止差官賣鹽織造等疏皆直指
奪軒欺蔽之罪無所顧慮璵等大憾之

寧王宸濠輩金銀二萬兩通璵贖贖奏復護衛

時新更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
名諸政璵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
憲臣不能禁矣有太監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至是
請勅自山東沿海建於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變

除官吏莫敢言者

太監李榮傳旨邊關隘口等處切近京師舊設守備內官

仍舊添補凡十二處是時諸邊無餘地矣此內臣通補達巡撫南畿副都御史艾瑛下獄先是無戚係備受無錫奸徒投獻田地民訟之割瑛承勘悉以還民備賂理別差官覆勘承理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備且劾瑛前勘非是瑛捏旨遠赴詔獄訊之瑛不屈曰官民田也瑾怒鑒之幾死數日方蘇全家流徙瓊州

晉府鎮國將軍表據賂瑾求封郡王禮部尚書李傑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尚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

詞稱典彙卷三十三八中官考下

瑾罷

士

瑾罷

五月陞楊廷和南戶部尚書劉忠南禮部尚書賈楊廷儀

因未遍通情於瑾瑾傳旨罷南戶部尚書秦民悅以廷和代之以忠與廷和同時從南故亦陞忠禮部

六月瑾遂倒報私忿得弘治元年以後守正職官封贈恩典一槩行令追奪

太監李榮傳旨御馬太監谷大用父奉御用大監張永父

友俱陞錦衣衛指揮使此內臣父兄後三年瑾復傳旨奉友俱都督同知

贈御馬太監丘聚司諫太監馬永成御馬太監魏彬父俱

錦衣衛指揮使母淑人各與祭一壇此內臣父兄後三年瑾傳旨贈其父祖三代俱都督同知

命致仕禮部司務孫聰聽改注督蓋鎮守大同太監侯能

軍務聰理之妹夫也能及廷推崔瑄會薦之得起用

八月五官監侯楊源復奏自今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

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動上恩患

預防意在瑾也瑾將源疏附中不出召源而斥之曰爾

何官要學做忠臣送婦詔械送錦衣衛杖三十遣成差

官監押至河南河陽驛因傷重死焉妻度氏斬蘆衣覆

屍葬於驛後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中官考下

士

九月太監王瑋於御馬監建新宅第上居之因奏令禮

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糧草所得利進於內務自為

旨送戶部尚書顧佐白於瑾瑾大怒入言安有天子令

人包納錢糧之理上以為不知瑾遂枷鎖約戶於戶

部門外皆死

瑾矯詔令南京戶部尚書雍泰致仕仍罰米千石釘千束

輸宣府馬文升劉大夏并劉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爵

未有差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泰不謝未幾遷

尚書又不謝瑾怒遣有是舉

十一月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票旨將各省巡撫都御

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

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概耗草泥爛者票旨逮繫各邊巡撫及各管糧郎中下獄既而積梗差人押至所在地方加倍賄賂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遂銷愈乏

十二月瑾誣湖廣巡撫都御史劉潔揭開刺要道路不先奏請下詔獄賴革臣論救釋之

瑾羅織浙江副使邊憲以嚴逮東邊儲不清辭未二十石

四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古

初理銜憲核宜大忤其意故追辭之

三年太監李榮傳旨御馬監官勇士旗軍保樂兵重務其令太監各大用提督太監楊春坐勇士營李堂坐四衛

軍營

長內數場

下李夢陽錦衣獄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滿出之籍不快前忿擬以他事減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脩撰康海與夢陽同員才名不相下瑾惡海嘗欲招致門下海終不往至是夢陽所親左姓者請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倘不獲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

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誅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授筆曰蜀山救我唯封山爲能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害惡人之

見而不爲良友一辭咎也遂詣瑾瑾共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坐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屬不然

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脫公能之乎瑾曰瑾卽爲先生脫之海

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脫哉卽奮衣

四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主

起理固塞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卽當辭旋之灌

遂解帶痛飲天明始別夢陽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

二月瑾奏太監丘聚交通外臣調司南京 孝陵

瑾職調諸未已以在科時嘗建視十庫遂駕言缺之布尼差人解詣京下詔獄調撫百端誓死不爲動乃復杖之

請戍肅州衛

三月建前總制二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下獄瑾惡其築邊太費王鑒言於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援之乃得釋還

瑾瑞謂文致仕尚書楊守隨舊事晉米二千石宜府上卿
瑾因修理庄田掘掘天地壇後土堆侵佔苗竹厥等處官
地五十餘頃拆毀官民房屋三千九百餘間發掘民間
墳二千七百餘塚

四月建御史王時中下獄瑾初專政時中即抗疏極論瑾
術之譏名於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弛通上下
玩愒日甚則極意振厲總督劉宇瑾私人也嘗以賂吏
訴於時中不從瑾既憾又承宇言之瑾詔逮繫令荷重
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月數踣且殆李東陽力拯之乃
釋謫戍鐵嶺衛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十六

瑾矯詔羅織孫需巡撫河南事得米一百石輸邊

瑾矯詔封內臣馬永成谷大用八黨文皆爲都督

五月瑾挾私忿將故尚書秦紱通政孫珍籍沒財產家屬
發遣充軍

瑾矯詔羅織都御史熊綽先撫大同范綱布豆得米五百
石責親往輸

西廠太監谷大用連遞卒四出刺南康民吳登顯等三家
以端午說渡擅遣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
華衣怒馬京師語音輒相驚咎官司密路之莫免稱人
不貼膚矣大用又請訪求西番兒驃馬實監兵部賈詩

差官至其地論之

六月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初於吏部門外將瑾差務嚴
刻劾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衆暑雨晝夜不緩文
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時臺朝拜伏既罷御史階上有無名揭帖一本皆言瑾事
上命錦衣衛查既而瑾傳旨令百官奉天門下跪候發
落辰刻命堂上官起出已刻瑾立門東翰林院官就東
跪訴內監事待翰林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御史
甯杲訴於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此乃新
進士所爲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你每把朝廷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十七

件件壞了略加處置就都怨恨太祖法度你每不會
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舊站立看有揭帖處是
何官太監責偉曰凡朝四品以上各照班次以下皆雜
立丟帖之人豈肯復立於此處虧了人瑾復令跪又監
武士令各官家搜稿俾又曰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
知豈有罰稿時天暑日烈無片雲微風假者數人命搜
出俾忿曰你帖子說的都爲國爲民事挺身出來死了
也是好男子枉累別人瑾怒曰在外匿名帖子尚該死
罪御前如此是何爲國爲民好男子如何不明白具奏
皆入爾太監李榮監之榮曰你們倒一倒衆內便認下

水底甚多衆命各官取食之瑾出衆曰你們都跪着來了瑾見其怒復入旣而傳出榮私宅開往傳南京閣住申刻旨出朝官三百人俱執送錦衣衛追究進士陸傳昏迷掩至錦衣獄不能容置放院內身死都人洶洶皆罷市初各官建送錦衣時途中賣脫者皆爭飯各官不索價明日瑾微聞帖子乃內人所爲乃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鎮守河南太監廖堂奏保司府州縣官員賢能且擬陞調某臧吏部多所置送吏科給事何紹正等駁論上是之切責堂令自陳所奏保官員令巡按官察實以聞

翻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十八

前戶部尚書韓文已落職瑾猶恨未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遺失簿籍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拷訊欲置之死禁數月得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贖以恤事故次討米二千餘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瑾命知府及內外官五品皆推二員覲點用又奏各邊關中商人必驗殷實之家方許報納稅關者照數追償仍枷號治罪及經收之人州縣解納者如之其地覆者或成極邊至於馬匹不許溫收不堪以致廢損嚴巡官常加巡視諸鎮年終核算嚴罰那照制每年春夏復着科道官查盤點視若互相容隱一體重治仍差人緝訪

及先行榜諭禁約事下兵部議覆可

給事中許天錫自縊死周倫自刎死於淮安舟中借發於淮安知府趙復路瑾不得放也復逮繫論罷又給事中郁斐奉嚴體林功自縊於公署

給事中安金濟希旨御史張或劉子鳳以查盤錢糧先後忤瑾意下獄奎或如項等衆且死李東陽等疏救之始釋爲民希曾子鳳杖三十亦爲民

八月瑾請勅致仕尚書龔泰爲民初係國公家人朱選謀傾許進以劉宇代之因逮爲泰南京戶部尚書衆聞言於瑾曰許尚書伴爲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龔泰平日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十九

剛暴爲按察使辱打知府爲巡撫辱打泰將朝廷累貶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於外曰公因奉同籍用之非同鄉本意理大慙立召文選郎中張採入內詰問泰既請求歷如何不簡入奏內緣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坐之瑾索原稿視之果然於是足以進爲許直票旨以屢欺罔斥之於是吏部致仕尚書馬文升吏部尚書許進兵部致仕尚書劉大夏給事中趙賢御史張津俱爲民給事中任良弼等御史陳順等五十六人編修趙瑞俱輸米三百石於邊先至者減三之一死成者免之以嘗薦恭故也進子詩潛俱調外

遂前尚書劉大夏滿簪下錦衣衛獄滿戍大夏爲兵部時
孝宗召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孝
宗密遣錦衣百戶邵興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
太監李榮爲解得免字恨大夏言於瑾曰籍劉尚書家
可得幾萬金會岑猛怨潘蕃奏降國還因州納賂瑾瑾
檢蕃原奏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獲還矯詔以猛爲田
州同知逮大夏蓄至京下獄將生以激變土官罪死大
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大臣議都御史
屠濬亦曰大夏無死罪瑾怒惡語罵濬乃與宇謀署大
夏輕議夷人遷徙與蕃俱發戍理初徽廣西邊衛撫芳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二十

曰是送二人歸也乃發肅州衛永遠克軍大夏即買驢
僱車以行出都門觀者如堵所在父老涕泣士女擗墻
望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盼願大夏生還者

十月學士張內見瑾長揖不拜生事謫鎮江同知

陝西故戶部侍郎郝志義子郝序捷例乞父祭葬瑾以爲
無此例下錦衣獄問發克軍

十二月瑾構前巡撫延綏都御史陳壽罪罰米三百石
居庸

廣東僉事方良承服闋赴部達限僅三月吏部請補信陽
兵備缺是缺弘治間所添設者也達哈都貴吏部查實錄

作弊且謂新添官職既議革矣而良承何乃營於避禍
勒令致仕

瑾傳旨改借藉司外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
廠府既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又立內廠自領之京
師謂之內行廠比東西二廠尤爲酷烈中人以執法往
往無得全者市井遊食無業之人如酒保磨工醫水者
皆逐之四出千餘人集於城外東郭持白挺劫人聲言
自分必死欲甘心刺瑾瑾懼乃復之瑾又令家婦盡嫁
及停喪未葬者盡焚棄之京師聞然瑾恐有變乃罪其
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內廠後事也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三十一

戶部議覆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查盤錢糧巡撫等官止是
督理不嚴請寬追賠或罷斥不用瑾矯旨謂糧草國
家重務巡撫總理等官委托非輕既治邊無方以致滯
爛糧批百有餘萬及事發坐罪倉官小民監追至無以
賠償且延擱加以參贊總督等各尤難辭責如錢穀之
損改祿米張稻馬中錫等之不職王時中之酷暴許進
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韓文之無知即聞尤有不能盡
舉者不治何爲史謂東陽等所奏及糧餉而乃桀責健
等以洩其怒可駭也

四年正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邵寶致仕時瑾程繼寶錄

所通達街之報抵以危言不動達惡平江伯平江伯清帥也事與實相聞達怒禍且不測李東陽力解實乃得致仕去

興化知府張慎先任刑部郎時隆平侯張佑卒無嗣弟任爭襲賂達鳴之不阿後出守興化達又縱吳香不報郡人戴大賓弱冠及第遂欲奪其舊縣以弟女妻之以鳴貴亦峻拒不許達怒遂獲隆平侯奪爵事誣余運爲民

時天下鎮守恣橫廣東餘事吳廷舉勸鎮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則上廷舉罪達鞠之無狀止以枉還回如於國朝典彙卷三十三入中官考下 王三

吏部門外十有二日尚書張霖心履廷舉言於達釋之登雁門克軍

二月達追論都御史戈瑄在浙江布政司時事得米七百五十石

達遣計處胡貴邊儲給事中潘希會杖闕下劾職爲民

三月達矯詔致仕兩戶部尚書林泮米百石輸口外

四川鎮守太監羅箐請便宜行事大學士李東陽奏言

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承業以後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費美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臣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

動論之詞曰會同計議傍官而行毋得偏執達初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宜慰皆其緣理夫以親藩之隆望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叢原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頻奉請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總兵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恃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者豈可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制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其餘如所議

五月達惡諸翰林不行跪禮及修孝廟實錄成進秩達謂文士不習世故病所忌十餘人遂改侍讀徐穆編修國朝典彙卷三十三入中官考下 王三

汪使等爲南京部屬

達矯詔致仕戶部尚書顧佐米一千二百五十石許命官按三邊儲蓄有紅腐則以爲佐罪時去邊三年餘矣

詔得輸米八百石於邊達東邊程以裁易米弘治中有旨准行又以爲佐罪得三百石戶部有缺失又爲佐罪得輸一百五十石

太監谷大用傳旨令臨清鎮守開皇店進捕獻計者罪之六月掌都察院吏部尚書屠濤因理獄誣商人入宣府獄者以盜罪不從奪休遂致仕

八月達矯詔羅織尚書何鑑巡撫江南事得米七百石原

籍上納瑾票本張文見以詐偽事監捕置於法後上匪附連朝夕扇禍無所不至竟誣松江布事於瑾罰米用乏繼又相聞里修造事罰米二千石寧夏上納瑾計無所克戶部爲乞恩寬宥上特命蠲之

九月瑾分遣御史周東等在邊嚴刑比較屯糧人心憤怒指揮何錫等與安化王謀起兵誅瑾

十一月瑾傳旨降徐淮捕盜御史薛鳳鳴爲徐州弓手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歌舞爲樂瑾遣還卒緝知之遂傳旨誅之

給事中曾大鵬降布政司照磨御史劉金降縣丞仍各杖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王昭

二十以查監作瑾意也瑾請於陝西與平縣馬嵬鎮建義勇武安王廟賜額忠義令有司歲供祀事仍乞頒勅防護立碑鐫祭器房屋之數以禁侵盜制可瑾擅權得志納賄既多於京師朝陽門外斥地數百頃創建玄明宮土木之費至以數十鉅萬計而馬嵬鎮則其家所在又立此廟蓋欲修大將開誇詡榮寵也

命給事中張杲授夏胡珩王朝卿史房藻次勳致郎中胡文壁張謐馮顯朱堃張瀚劉祥陸棟員外屠奎爲御史查置直隸各省錢糧時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酷恐

罹禍各獻銀賂之每省至二萬餘往往往來於京師富豪復任取官庫所貯儲之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爲異張綏闡而言之瑾不自安謀差官查盤欲掩其跡也御史歐陽雲給事中貝儀以出差多欵金帛賂瑾瑾發之照貪制爲民

初瑾奏請作玄明宮宋文帝祝延聖壽上既賜額而還復請朝陽門外掘行厥空地供奉香火上復許之仍令工部嚴訂定價以聞卽請咨戶部謁其常稅民間墳墓責令遷改蓋所謂掘行厥者止據傳聞工部亦無冊籍可考軍民廬於內久已爲業從便營葬者亦不慮干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王五

家自是民皆徙徙其所蓋骸骨力能徙葬者以幾餘皆發毀暴露冤寃之聲沸於郭外鎮守浙江太監劉璟奏巡按御史史鑑期滿當代願更畱一年不許史謂鑑出入由璟役門及鑑歸璟又厚有所贈士論鄙之

實錄成以橫克政務擬陞調翰林侍講某一屬於刑部待讀徐穆於禮部編修顧修於兵部汪俊於工部俱南京員外編修賈詠李廷相於兵部溫仁和於戶部劉龍於禮部翟鑒於刑部崔統於南京吏部陸深於南京禮部徐討王九思於吏部江偉穆孔暉於南京禮部易幹諸

於南京戶部俱主事始遷惡翰林之慢已每與張綏謀欲調之外任緣不可至是獲復持之緣爲講解惠已平而焦芳父子及段吳輩詞可乘此構其素有讐隙者乃以名授遷從典成之及遷敗俱復原職

陳泰訪金華知府萬福老疾廢事蘇州知府龜璋同知王巷陞介無厭令福致仕環悉俱爲民巷仍令查盤御史提問又訪江西左布政馬龍會審命事阮君輕釋龍爲民賓閑住

江西勸事印殺少監李宜錫衣指揮趙良退朝賂瑾宣萬兩良二千兩產方信蘇言乃降宜爲奉御良百戶俱南

編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王六

小閣住勸同勸侍郎張鸞致仕巡撫林俊等三十一員各得米三百石器鎮守太監姚舉還京銀輪內承運庫瑾燭詔進李爲民克軍大學士劉俊謙還向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詰勸其使還被賜玉帶服色悉入官

五年二月瑾極令內使將小刀二把磨藏扇內出入禁閣瑾專政欲盡除札已者一日伺問言於上調張永於南京旨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禁諸門不許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譴不合永即奉永殿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置酒和解

廖部覆占城國使人亞劉凌遲處死罪名到本江西黃人籍瑾婚旨謂江西土俗自來多玩法者如彭華李裕尹並徐璵李孜省黃景毅人多招物議難以備舉且其地鄉試解額數多今宜裁革十五名住者不許還鄉京職蓋大學士焦芳有憾於華等故也

給事中屈銓奏請刊定正德元年以後見行事例以六部爲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得旨朝廷因事制法見行條例內外官民多有不遵者其議梅珩行承爲遵守

太監張永提督三千神機二營兼掌十二團營掌乾清宮事兼掌御用監提督尚膳尚衣司設內官諸監整齊避

編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王七

低階食諸房并豹房浣衣局混堂司南海子事此內臣給事中邵天和會巡按山西御史馬昊及奏政減膳會事蕭周查盤河東鹽課將還畏達索賂謀於運使李德仁德仁進款所屬銀一萬八千三百有奇天和昊驕濫及巡鹽御史周廷徵魏彥昭分取各數千潛至京寄於給事中白思誠家而德仁自入者亦數千爲運糧事者所發時天和已坐事爲民乃還給事中田汝耕往接之具得其實還奏有旨陞汝耕俸一級德仁哥米八百天和二百彥昭三百昊廷徵驕濫一百思誠五十各府其罪能仁彥昭仍降二級昊驕濫一級廷徵以惡接陝西

矣端日治之

五月命御用太監張永總督寧夏等處軍務御馬太監陸
閔督領神機營選京營精兵三萬人討安化王真鑄兵部
言舊總督軍務太監關防特造給之 按楊一清爲永
墓誌云特給金關防金瓜副將楊永同同事所見必真
故見於此永百征及還師 上皆幸東安門戎服送迎
六月瑾聞寧夏平程旨誇已功加添祿米起陞兄景祥爲
都督七月景祥卒賜塋於加等公卿賜賻後車馬塋
室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墓又往設祭重致盤帛謂之
尋靈瑾敗之夕密 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於路既而
聞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壬人

追削其官使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藉謂
八月十五傾朝送葬瑾密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爲變時
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星出後寂然無難大辱有中夜竊
聽者聞甲兵靜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墓期二日云
八月劉瑾謀不軌伏誅瑾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
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定謀誅瑾
永回京獻俘 上置酒勞永時瑾及馬永成等皆待比
夜瑾辭退永與所厚內侍張綠張忠等乘間共訴於
上言瑾流毒海內激發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
已具宜蚤擒之因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 上已

有酒飽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少遲我輩皆盡粉
矣 陛下安所之乎永成等因共誣瑾 上意遂決令
長隨四人往執之 上隨其後時夜且半瑾宿內直房
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旨瑾遂披青褲衣以出既見
上上罵曰奴欲反耶罕之賊之永成等伴勸解遂縛之
乃夜啟東華門繫於東廠復分遣官校封瑾內外私第
初永還朝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縶之有泄其謀於永
者永遂先期入瑾愕然以 上方儲承未有以中之永
爲計亦密於瑾瑾遂爲所制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
之猶莫敢顯言者 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曰朕嗣

聞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壬人

承大業務期法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
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
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悉嘆之瑾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
降奉卿令風陽開住文武官員順從賊孽多非得已今
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卽令燒毀照舊徵收巡捕
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囚犯但有
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
卽會察官一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各從公擬議以
聞是時事倖從中發選卒飛騎交絡於道黃紙墨索驚
駭見開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譁如沸決日乃定瑾託

降奉御 上猶未有意識之及親詣其家見金銀累數
百萬其他貨貨不可勝計又得僞牙官牙牌五百扇所
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 上大怒曰蓮果反乃以付
獄於是給事中謝訥御史賀泰等奏列蓮十九罪請亟
賜誅戮以慰 祖宗之靈雪臣民之憤 上是之合法
司錦衣衛執連於午門外合多官詢訊巡撫兵備官裁
革者悉捕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并會試南北中卷如舊
制然魏萬安新城三縣仍還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
名以聞文武官諱俱免追追者仍給之追貶泥爛糧米
并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還其田宅

朝鮮與葉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三十

韓禍出爲民劉休曾謚華職閑住神其華伯魯仍爲都
督焦芳劾字阮致仕已之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
以聞既而鞠連於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連繫不能
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獨駙馬蔡震折斥之
仰曰若何人忌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於汝呼官
技前將掠之遂成獄林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銀又五萬
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
六百兩寶白金甲蟒衣袞袍金龍盃甲玉印玉琴玉
帶數多皆積內帑坐謀反凌遲三日諸故官有爭於其
肉者之須臾而盡

初楊一清與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蕭王亂易除國
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忌情
顧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遺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 上一日不足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
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計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公試誅師入京詔言請 上問諸宰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寢錢偽檄并述渠亂政因從
謀不就海內悉怒大風將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
瑾瑾誅柄用公益難運行事呂強張永業登公千載三
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

朝鮮與葉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三十一

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
使公顧首請死難死 上前卽退瑾殺叔探詢入涕哭
頓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
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迨永入京請見如一清策
竟遂瑾

按楊一清西征錄云初張永總督命下西人震懼然永
雅性慎重所遇無不無化與將士同甘苦行不乘輿者
不張蓋日給公廩數升餘雖片楮遺賂無所取用恒以
已資散給羣下從諫而役無不沾惠駐靈州及夏城兩
城旬所隨從費近數十萬部與五百餘人寂然還約東

無敢譴者居人若罔聞知永常語及地方事輒斥遣曰
天下事被伊操得如此時建能方烈永與一清初領蓋
又左右多腹心爪牙一清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
者數十永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藏及供馬匹食用曰此
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軍法從事建姪劉奎等二
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悉伊無有也一清曰彼亦奉隨之
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
欲將建壘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一清恐嫌隙遂成密
告之曰二公皆帷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不宜輕起疑
端永厲聲曰吾何畏彼哉一清曰彼方在帝左右有言
固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三十一

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業恬之有功卒隨趙
高之手不可不慮也永首肯久之後乃知建亦頗問永
言辭謀不利幸其歸速不能有所爲卒除奸究於呼吸
間然亦危矣

初建理既縛有旨降南京奉御李東陽謂諸大璫曰如此
彼若復用建毒當益甚奈何張永曰有我輩在無慮已
而理上白帖言奴糾時封奴幫奴赤身無一衣乞與一
二敝衣益體上見帖憐之令與建故衣百件永等始
懼建之東陽令科道劾建劾中多指阿附理文武大臣
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川事時我輩莫敢言

况爾兩法官今罪止瑾一人可領此去易職急進勿動
攝人比輩入坐瑾奸黨律永輩又不欲止罪內臣一人
乃連及文臣張綏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獄詞具上遂
羅網寬盡發東陽阿依連事東陽大怒與永輩謀不重
法誅此輩後受其寵乃改謀反律

斬張文冕於市文冕初爲縣學生被黜潛至京師投璫門
下遂用事冒卑功授錦衣衛千戶建傳旨意多出其手
交通賄賂氣餒頗一時建敗併謀妻妾送浣衣局

斬理親屬劉傑等十五人并劉二漢於市嘉黨左堂等發
廣東海南衛永遠克軍婦女送浣衣局二漢甫十歲衛
固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三十二

士金倫僉日明併收禁論死仍籍其家

科道等官自劾不職因劾內外官爲建奸黨者二十六人
大學士曹元尚書張祿劉瓛侍郎陳震南京尚書朱恩
都御史鍾謙揚式劉聰徐以貞修撰康海侍郎焦黃中
編修劉仁火卿童佑南京火卿劉介司務孫聰都給事
中李憲捕盜御史薛鳳鳴員外郎改御史朱哀金事曰
思誠參議王欽掌真定府事參政楊儀知府莊輝何英
楊玉英郎中王九思王納海請明正其罪或勸罷斥得
旨理引周倫郭布列中外交通賄賂惡藉權勢阿意奉
行盜竊名誣國利害入致傷國體法當重治但以逮及

者舉劾分別等第處之緣已達問璣已致仕已之元震恩謝武游黃中仁怡介憲鳳鳴恩誠欽儀釋英二聽俱爲民以負衆九思詢誨降二級調外任各科道官以言爲職乃不能預發璋奸既引咎始宥之

張緣石丈義坐理黨伏誅曹元削籍盡革瑾所行亂政害人事海內快之

張緣性器無洋邪不修行檢初爲文選郎中被劾家居焦芳以其與瑾同鄉力薦之得復職蓋瑾瑾理也不數月起擢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日出入瑾家與朝士言嘖稱瑾才略過人嘗呼瑾爲老者進退人才一惟瑾意是聞朝與衆卷三十三八中官考

三十四

詢其有所言瑾亦無不從之因不時考察內外官員諸所選補不循舊格率意變亂賄賂肆行後與瑾姪結婚往來益稔陰懷不軌常屏左右與緣謀逆敗緣敗拷死獄中仍判其屍於市籍其家左右流之海南

石文義者內官石嚴養子以禮饋瑾謂爲爪牙累陞錦衣衛指揮理北鎮撫事官員以事繫獄者納賄非滿達意不與問理又錦衣百戶沈彬者因賄楊王入東司房辦事往往詐稱辦事廟貳人心以張瑾威歸衣衛千戶郝觀者監瑾與文義同在與撫司理刑至是皆伏法文義凌遲處死家錫成海而彰彰新凱遊衛永遠克軍

捕瑾內行厥官校彭珏等五十七人楊王等司房旗扶秦志通等五人下獄令務訊以問楊王既下獄科道等官

因勅王先年辦事遼東誣枉人罪業先帝優容不卽誅戮調廣南千戶來理專權貪緣進用陞錦衣指揮考

送軍賈愷自去開貪賄法奸惡萬狀通差旗校多樹爪牙密共奸謀製爲几服瑾之惡由王以成乞將王瑾

諸市朝以洩神人之忿衆人命都察院并問以聞

詔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諸司衆官條具奏修工部奏瑾

亂敗十三事戶部奏瑾變亂傳制三十餘事兵部奏瑾

變法十八事吏部奏瑾變法二十四事俱准改正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八中官考下

三十五

滿前侍郎韓福成因原衛福瑾鄉人賑濟湖廣時欽銀巨萬銀星致所在盜起累年不靖又差往遼東丈量屯田致錦義二賊作亂瑾改爲言官所劾命爲民瑾獄詞復連及福故治其罪

南京科道劾瑾黨先後得旨尚書李善侍郎崔嚴張志淳胡諒都御史屈直楊綸府尹陳良弼太僕卿王彥奇各致仕都御史文貴已致仕免究檢討段足都給事中段豸御史李紀周霖大理丞蔡中孚司丞屈益主事侯自明各封級調外任副使劉澤郎中高選各降二級都御史張論追改參議張龍府丞石祿馮監卿趙鳳祥按察

使仲本參政尹澤各降三級五官司晨李文降天文生
寺丞紀世榮御史王文錦員外徐聰布政蕭楷按察使
張楨參政雷米知府王銳五官掣臺正皇甫政丁憂員
外邵伯宗子來人并係瑤瑯峯各爲民詳論
都督同知曹維周瑤鎮守陝西瑤爲增置鎮西將軍印與
總制尚書才寬不協寬之死雖擁兵不救言官糾其罪
者皆被切責瑤愛其子溫復以姪之女妻之雄陞都督
溫授千戶凡瑤所請瑤無不從相結益深人其測其謀
瑤敗降指揮尋收繫獄以逆黨論斬詔克宥之與妻子
俱永遠謫戍不赦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三十六

瑾黨竊範初以承差服役馬芳門下會瑾用事以範陝人
每私造彈輒以範隨時令往來傳譯爲奸利範巧黠得
瑾意一時參載者遂奉附之有所干請皆因範以通
雖進官亦與抗禮忌爲隱役後還水滸驛丞甫之任復
假公事詣京上官莫敢問瑾誅繫錦未獄治辭連尚書
劉宇張鷟太常少卿劉介通政參議呂元夫大理丞蔡
中孚按察使仲本參政彭相金事王相如府郭經羅璋
皆因範通賄者也宇銀三千介中孚相桓經璋各千元
大本金百益範所都止此數人賄賂不止此數如字者
前後所首益數萬而範所入者亦不貲獄具範及家屬

俱發廣西馴象衛永成諸連及者以人衆且多選諸病
故始宥之在任者仍奪俸兩月

詔新陞金都御史蕭選阿未起選等其陞職降級併翰林
院傳奉授職者俱對品調外在於是選降知縣其與焦
黃中同傳奉爲檢討者爲胡繼宗調州判官與劉仁同
傳奉爲庶吉士者爲編修邵銳黃芳主事李志學傳守
愚另推官志學守愚通判銳以丁憂服闋調用
九月以詠選瑤部天下

詔復劉瑾酌客給事中湯禮發陳宏徐昂調諸劉蕡艾洪
呂紳任惠李光翰戴鏡徐著敦相徐道張良獨葛嵩趙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三十七

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
藩葛洪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
徽潘鏗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廷楊璋熊卓朱廷聲劉
玉官查明敘用

蔣綱瑾書籍得泰府承書王爲達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遇
於早誥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李東陽疏曰自古治亂
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
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今反側子自
安當劉瑾專權配政時假朝廷威福以初天下生殺子
奪誰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屬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

雖於法律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自不安或懼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聖明涵容將此詩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併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三十一

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而永亦自據爲已有一時黨惡如谷大用馬永成陸岡魏彬皆冒以運籌鐵封成寧伯永兄富封泰安伯弟容封安定伯大用弟大寬高平伯大亮永清伯永成弟馬山平涼伯開弟陸永鎮平伯彬弟魏英鎮安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東陽楊廷和各歷千尚寶司丞一清陸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歷于中書舍人南京御史張芹勅東陽當運糧權配政時禮貌過於平屬詞旨極其稱贊及他人奏誅連則接受實不頗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

時馬山雖貴亦與周玉爲永成汲水澆化調馬於庭他

亦往往類是

命魏彬掌司禮監事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決大政而馬永成等又素有 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所行亂政雖奉明詔令各衙門查章改正而其流毒尚在彬永成等繼之禍亂朝綱實繫乎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遽起天下不勝煩擾矣時張永欲矯矯奢倭之樂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索詩李東陽楊廷和等各作長篇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析品盡爲句極工巧永人悅命丁刊印傳之未幾流賊焚劫中

原人以爲窮苦之應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三十一

工部尚書畢亨請設劉瑾墳且云內官修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官修墳劉加遂矯旨劉瑾墳墳不必拆毀畢亨着致仕

六年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言劉瑾逆謀未覺之先臣嘗早一疏擬俟賊平隨上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誠爲國家大幸然徐思之危亦至矣昔風沙術殷國楊思勳平亂前史書之謂敗出閣寺國爲無人今瑾賊謀逆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

一內臣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武之臣不如永也謹錄前奏倘稍進其略曰劉瑾在

今起程也 陛下視朝不時墮西南向留立鴻臚傳與
某官勅賜某酒饌皆出進口各官叩頭已而鴻臚唱東
向揖以給事內臣朝者之上散受諸臣朝見之揖可乎
又言瑾對諸臣嘗許臣忠義今又起為巡撫臣宜以知
已為報而乃操戈入室不敢以一德之私忘天下公論
也得旨瑾已正典刑後乃稱奏成於瑾亂政之日未及
進呈其懷奸畏罪明矣宜從寬問但以流賊未平姑令
自効

科道王廷相等劾奏兵仗局太監孫和先為逆瑾造衣甲
牌面死系餘辜今復倡為成造羅甲之請宜治和罪及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四十一

發所請 上曰業已停矣和始有之
賀皇知縣王鑾疏稱張永功言今歲五月赤旱千里永奉
辭西征過真定大雨隨注百姓播首曰天上雨露張永
帶來也永不坐乘不張蓋不作威福真今之皐皐伊傳
先後數子言極其諛媚 上覽奏亦褒永百餘言再賜
聖書諭意

巡撫河南都御史邵岸奏河南盜起民窮財盡皆由先鎮
守太監廖鏡與其弟指揮使劉拓利害人擅作威福糾
用尋小朱文家等乞正賜典刑并需其私宅以給公費
詔降二說旨京司注仍寓其私宅并逮捕其黨治罪

時顯稱失權意故有此乃大懼欲求解於朱寧恩財
貨珍寶自無當其意者乃令後房素所寵有一人出入
寧家寧遂留之雖復與其弟素稱得復其職顯拜寧為
恩父寧每豹房休沐歸輒過顯家止宿顯不知恥反以
誇詡於眾謂未行而寵賂益彰矣寧敗而顯亦逐廢
初太監陶錦差福建查盤錢糧布政常麟按察使夏景和
巡按韓廉鎮守太監梁椿欽所屬銀二萬兩饋之錦以
瑾黨被執詞連麟等俱逮問時麟已陞侍郎景和都御
史廉調知縣椿閣住獄上麟景和俱降參政仍閣住
涿州男子王勇足有淫判龍形及人王字張永以為妖異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四十一

捕獲以聞兵部尚書何繼因請加永恩典下廷臣議永
微疏辭不允於是繼及吏部尚書楊一清等議以永勞
績重大不加恩典無以表忠蓋不諱所請無以成其謙
德得旨永有功回讓再加祿米百二十石賜勅褒揚
指揮鄭璽等以緝捕功陞都指揮者二人指揮三人千
百戶六人永兄弟皆已封伯至是欲身自為侯以劉馬
兒三保太監為言輔臣辯二人非身受永意沮乃伴為
辭免廷議因而成之方為同類者所忌故不遂

永罷司禮監仍舊理御用監事託言欲有稽查令庫官吳
紀等竊銀七千餘兩昇入私宅造作玩好諸物御用太

監丘聚發共事執紀等付鎮撫司鞠具得情實以聞永
多方營救僅調御用監調住紀等降調有差

命御馬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兇伯毛銳克總兵官太
監張忠監管神機統領京營管軍五千人會侍驛陸完
勛殺山東直隸等處巡按使時完以邊兵屢被賊大用忠
謂賊可印平故謀督軍以出真亦如寧夏論功也

七年谷大用奏副總兵許泰劉輝馮順祥源泰將金福神
周遊擊將軍都永等屢有新獲功都御史陸完闕於戎
孫侍郎楊潭督餉不乏請施大賚又言軍中勞苦及
賑卹數事得旨大用統率軍旅多效勦勞兵部會官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四十一

議以聞既而會議以四方盜賊蜂起自出師以來所向
克捷諸將親冒矢石其功居多而督軍督餉者亦與有
力陸實宜厚但始者奏定格例爾爾減山東河南大賸
賊盡紀者乃如寧夏例論功封拜今賊首未擒難以平
議且奉順永源周及完近已加陞宜通候功成之日奏
請定奪若軍士首功勦賊已至者請卹如例陸實其未
至者令紀功官以次勦報議上大用特賜勦勦時大
用自臨清召還懸於無功其為此奏實欲自要爵賞延
議不可已然不敢違其意故勞慰如此

大學士李東陽言司禮監非宜旨京城內外近有訛言

欽命太監谷大用仍舊提督官榜諭諸事情令臣等撰
建勅稿臣等切見大用前兩具疏欲還祖宗舊制
免西服舞事皇上特允所奏內外懽懽無不稱頌聖
德若數日間雖革職復似非事體且詭言一事昨已諭
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榜恐愚民驚疑將謂真
有妖物尤於事體未便臣等偶有所見不敢不盡其愚
伏乞聖明採納

向衣太監齊忠南京織造還過淮安時南京給事中劉紱
亦以公事赴京淮安知府劉珪其族姪也於巡卒衛行
忠舟數十艘方開怒紱舟阻執其二卒榜笮之俄而羣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四十二

卒至皆強悍者遂擊忠舟紱不能禁忠走還而仆傷其
廟至京創猶未愈訴於上謂紱倚官官勢不讓實紱
而擊之者實群主使命官表執群故送鎮撫司拷訊群
故亦各奏辯歸衣指揮年斌章璽以獄上謂非群故罪
宜坐卒詔以斌章回護革職原所帶俸以千戶張璽張
榮代理同事仍嚴拷群等送法司擬群故俱贖罪還
職紱准擬群股成貴州以大理宣擬欠官奉俸二月斌
璽復降百戶調河陽衛帶俸相繼至十六年五月都
御史吳廷舉上疏請加優卹兵部覆奏斌璽守法惟庸
忠義可嘉特命復原官祭一壇

南京尚厯內使郭碩失火焚內府廊房六十餘間所貯物料器皿七十二萬五千五百有奇及錢糧簿守衛衣甲皆盡獄具詔即斬之

太監陸閏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發名謀出稅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禮部尚書傅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賊方日熾以目功者多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民譁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有風雅雅雅何待乎議罷疏上明日竟遣閏監給傳旨令珪致仕

九年陝西鎮守太監廖堂誅求無厭御史劉天和王廷相

四十六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相繼按其地稍裁抑之遂致怨會堂奉旨於蘭州等處造辦造貢燒餅宜關白巡按天和以蘭州爲御史馬漣然所轄辭不往又洛川妖民邵進謀爲亂事覺自首於官廷相釋之堂遂據奏天和違命及廷相釋賊事詔繫二人至京鎮撫司拷訊獄人未釋言者多救之乃付法司擬贖杖還職內批降縣丞蓋堂厚賂結同類權倖爲助也時各鎮守關利作威甚於虎狼而堂爲尤甚御史既連得罪官司無敢與抗民不勝其擾矣

太監劉寧劉允徵皇莊于拉於通薊河間傳白帖下兵部索夫馬廩版兵部覆請皆許之時中官駱泰出無不給

官驛不足傷取道城數十驛洪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錢進爭之咸爲十三萬取百工難造備於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川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肖出允部下人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賊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匹健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詳言獲賊事空函驛奏乞歸時上已登遐矣

南京給事中孫懋等言織造太監史宣奏管開主事王鑾沛縣知縣胡守約俱下詔獄南都初聞意鑾與守約必

四十六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有藉選御用重情繼聞宜在途酌酒作威肆行兇惡所遇州縣縱令家丁索賄折乾多或百兩且聲言上賜之皇棍聽捷死官吏勿問已威逼宿遷主簿孫錦杖索州船戶孫富俱死所過邑里逃竄雞犬不寧過者朝廷用御史王崧言定爲例與船夫上水不過二十名下水八名違者許撫官奏聞重治此旨甫下而宜首犯之鑾守約復爲所中傷遠近聞者莫不沮氣何禁令之足行耶乞將宜鑾重典鑾守約復其原任不報

十一年南京給事中徐文溥等言刑者帝王取世之具也曩者陛下信任逆瑾講天威福政刑大興國勢幾危

天啟聖心與民更始數年之間政化肅清太平節制夫
何明鑒未遠怠心輒乘間者舉動仍遵故轍如郡守所
與共理也則以翟璵之誣而逮翟唐部屬所以分理庶
務也則以劉卿之誣而逮王瑞芝以史宦之誣而逮王
鑑基者巡按御史耳目所寄也則以劉卿于喜之誣而
逮施儒張經道賂傳聞又謂鎮守太監王堂以編畫地
理圖爲名每縣科銀至二百兩僉事韓邦奇按部止之
椒生嫌怨羅織陷獄果傳則又以銀守逮兩司矣內外
臣工皆欲爲圖盡職耳迺以貴幸之言動加刑謫旗校
繇繇於天下結紳驍首於陞行遠近震駭上下屏氣是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四七

亦瑾之爲矣向以一瑾亂政於內今以數瑾縱橫於外
民怨且作 陛下思之能不寒心伏惟 陛下懲目嚴
之獎戒意外之虞割寒私愛大明政刑即如人言乞將
王堂并韓邦奇下之法司叅對公問使天下謂 陛下
不私於貴幸也若史宦者已蒙寬治天下稱快矣其劉
卿于喜翟璵等罪惡請通行查革退閑住仍勅諭南京
守備并各處鎮守等官務加脩飭毋得做效流毒地方
官員有罪即下法司治之母令旗校驚動天下庶幾刑
政平而人心悅天意順矣不報

南京給事中孫思等言御史張經劾奏鎮守太監于喜而

反爲喜所誣寧波知府翟唐勸部民王臣不法又爲市
舶太監翟璵所構經堂俱來旨逮治夫喜違旨輕舉損
折官軍其罪大矣 陛下不問而獨怒經王臣爲翟璵
所用詐取民財姦淫婦女爲民害甚矣 陛下爲臣而
獨責唐誠恐自今人人以經唐爲戒日事詭隨所謂寧
件天子不敢忤權臣者 陛下何利哉乞有經唐還其
故職喜等明正其罪以爲欺罔之戒不報

十二年鎮守浙江太監王堂採辦土產鮮品進貢僉事韓
邦奇奏言不便宜停又輕堂凡事不問白堂精忿遂奏
其沮格 上供欲沽美名使歸怨朝廷不敬且僭用乘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四八

輒用刑酷刻皆違法詔逮至錦衣獄訊拷邦奇不服令
復鞠治之尋送法司擬贖杖還職有旨特黜爲民給事
中王熿御史王相等言邦奇崇奸黨暴甚得憲體不宜
以小過棄不聽購鎮守妄作威福每誣奏人輒賂權倖
助之故凡遭構陷無得免者

初鎮守河南太監廖堂附逆瑾勢倣以進貢無名之徵百
出抑之者率以爲常於是巡撫都御史李元嗣言近時
鎮守太監進貢有古銅器密受盆黃鷹錦雞獵犬羔羊
皮之類皆假名科歛自爲取財之計此外又有拜見銀
圍本稅銀課司銀出辦椿草銀扣除驛傳銀馬價銀甲

首夫銀快手月錢銀河夫歇役銀動以數十萬計而左右用事之人私於下屬賣馬賣布及絕妙鋪陳又於沿河抽索客貨其弊甚多乞行禁止以慰民困 詔進貢如舊其下人科取者禁之

鳳陽奉侍 皇陵太監郭旺監丞秦宗往白塔壽養等王墳所怒中衛指揮霍璋不迎令家恕毆之至死事聞命刑部郎中蕭滄往會撫巡等官勘問海等還奏 皇陵內臣與該衛素無統屬卽坐以威方主使律但其事體重大且關係內臣非臣所宜專擅宜令三法司并科道官會議定罪給事中王熾等劾海奉命爲勸官不能依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四十九

律直斷乃展轉遷就將兩可之說實爲旺等開僥倖之路以脫已禍非忠朝廷者事下都察院議請再勘并逮旺宗得 旨事已明不必再勘宗當重治始從輕降二級旺革管事俱令守皇城

給事中汪玄錫等言興守湖廣太監世甫假樞桂流賊爲名奏乞巡歷兵部謂不可行 陛下特允湖廣因時已極始以侍郎韓福之科欽繼以副賊劉七之擾攘水旱交作徭徭發採木之役征調之費譬如人身百病積血已竭欲以善藥稍恐不保况衆毒攻之乎且甫在鹽一年第知牟利自殖無補分毫今使出巡有司饋遺僕

從驅撥舍卒生變則楚之可憂不特猶健而已易曰履霜堅冰至他日僅懷不軌假名托義以竊兵柄如漢唐叔世之爲者亦將許之乎十三省皆有鎮守亦有盜賊誠恐旬月之內皆援甫例奏請斬至是甫不獨禍一方又將禍天下矣 先朝雖添設鎮守未嘗巡歷惟逆遣撫政乃許接受民詞理之敗諒草亦生此甫可不知所懲乎伏望念 祖宗之成憲恤百姓之困窮停罷勸奪仍治甫罪御史陳良玉等亦言甫欲巡歷彈盜豈知官吏觀望里胥供帳科歛百出過假之爲盜也昔太監廖堂違制聽訟考察官吏而河南盜處流毒至今甫又欲違制巡歷則湖廣之禍殆未可知 陛下姑順一人而大拂天下俱不報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五

工部言太監等官病故成化弘治間造墳安葬給銀不過五十兩若建享堂碑亭者百無一二自正德以來奉特旨造建者無月無之率給銀五百兩本部俱於別項料價銀內借用今已借過三萬二千四百餘兩而再聖劉宣兩人者尚無從措辦今後乞葬者請令司禮監會禮工二部查歷年勤勞分別等第奏請不許一架妄乞其工料夫價銀亦宜分派天下得旨以後宜斟酌行既而爲太監徐通等治喪復如前例竟無所裁

十三年先是鎮守浙江太監劉璉議杭民爲已請建生祠
許之王堂襄環故智復諷杭民以前且盛陳在浙有埶
盜安民功下禮部覆奏以見任立碑律令所禁不可詎
特許之賜與祠額併靈勅堂既得請乃擇西山勝地大
興土木與璉祠相望民居古墓多罹毀掘者嘉靖初祠
皆茂官杭人快之

大學士梁儲等言各處鎮守守備內官其當行事務舊有
定規 祖宗累朝勅諭彼此不同蓋亦各有深意不當
輕改近守備鳳陽太監丘得泰欲改換勅書臣等按舊
勅守備鳳陽之設止令奉侍 皇陵兼管皇城并防護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五十一

高塘庵人及操練中都留守司八衛一所軍馬至正德
二年始令兼管蘆淮揚三府徐滁和三州督捕盜賊事
宣之日具奏定奪至五年查革劉瑾變政而有司失於
具奏未曾改正今得輟爲此奏奉 旨凡一應事務俱
令關白守備勅諭施行且令臣等改換勅額事于因體
臣等不敢順旨曲從伏望特察所奏無令各處守臣比
例奏授以貽民患又延緩寧夏大同宣府等處切實邊
境比之山西腹裡地方事體亦自不同太監劉祥馬錫
許金顏大金所領勅亦乞仍舊爲宜伏惟聖明鑒納得
旨俱如山西例撰勅與之

南京尚膳監奉御王敬進鮮選徐州側外折訖不得回與
知州樊華及指揮三良爭廝良發其舟中私幣祝濟諸
違禁物敬請兵備副使余站求解不應敬遂誣奏華良
毆擊之并祐逮至鎮撫司鞠治且命刑部從重擬罪當
贖杖還職特 旨各降二級

論捕妖賊功加太監張銳都督朱寧歲米各處陞于姪一
人三級東廠緝衣衛每捕獲妖言輒蒙重賞或預設避
卒於鄉村誘引愚民爲非尋以妖言發之文致以法法
司心知其寃不敢與辯至是嚴衛族投言賊人劉學孟
等爲妖言聚眾數百人將爲亂尋捕獲以爲謀逆法司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五十二

會鞠極刑仍命督捕未獲兵部言銳寧提督有功宜加
獎資故有是命
工部主事任鑒以抗直忤中官史宜逮詔獄巡撫淮揚都
御史盡瀉上疏宣不法鑒當亟釋不報
巡按江西御史范梈言太監畢真先附逆瑾天津打鮮藉
瑾聲威吞啗無厭往來徐揚蘇浙科歛民財數十萬計
民皆銜入骨髓所至凌辱官吏莫敢言者瑾敗營求賄
東市舶又營山東鎮守侵牟巨萬今復起鎮守江西到
任之初擅作威福人人自危送真所爲視瑾尤甚及今
不爲處將來地方之變有不及言者臣謹條具真貪贓

不法一十五事上聞伏乞請與取回不報

十四年請御史范梈爲龍川宣撫司經歷幹院劾真又爲寧王宸濠所忌皆欲削之路乘輜過真真奪其輜并獲其罪過奏之逮下錦衣獄遂以不諳憲體劾

命御馬太監張忠提督軍務同安邊伯朱泰都督朱輝討宸濠鎮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太監張永李園堂臺後及宜府北路官軍提督贊畫機密車務下房伯朱彬亦加之

時劉鄩守備南京人謂鄩交通宸濠爲之內應鄩乃遣人緝備流言者治以軍法衆益驚懼給事中孫懋等具疏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五三

請罷鄩歸私第勿令與機務其姪南京錦衣指揮劉奇亦勿令管事不報

科道並論太監苗敬吏部尚書陸完錦衣都指揮朱寧與宸濠交通逮下錦衣衛獄惟蕭敬哥錄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太監章彩傳旨罷鎮守浙江太監畢真以御馬太監滿智代之時真與宸濠通謀也

南京給事中王紀等御史楊必進等言宸濠計不足以謀身兵不足以制勝實恃畢真以爲應援真在江西未逾年而已有浙江之調正爲今日計耳如御史范梈嘗劾

宸濠樂官真則拊髀以快其心漸之遞播者皆勸宸濠謀者真釋之以隱其選舉孝行以釋主提實軍士以行私惠又於七月十五夜令都司發官軍具器械期三更入候三司官期四更入候且徵收茶城之餉遂至城中

軍民驚懼奔走哭聲動地三司擁兵自衛若非遞按御史張紹破其姦其夜不知何爲也又聞真遣人賁金帛至寧府賀壽驛弓匠十二名昇之今隨從親信者又皆

江西之盜其初至浙出軍器堆積如山又有局管家者凌辱有司毒害人民勒取財物已賸十萬殘虐罪不可

言况真逆遣餘黨積習已成乞械至京師明正憲典詔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五四

真已有旨取回候至日再議以聞太監張得玉爲故太監鄩數乞恩除校錦衣衛指揮及僧

道官八十人爲兵科所駁兵部執議得旨朕念舊臣已皆陞用矣爾等何乃一聚奏革本當查究姑宥之

贈司禮太監張淮父全爲錦衣衛都指揮使母李爲夫人廖案父文應母張亦如之皆與祭墓此內臣父母

給事中徐之覽等言故太監馬永成尊顯用事疊受恩蔭姪姓以下皆都高爵列美官亦已過矣太監趙亨復爲陳乞陞授見任者至九十餘人永成何功而非分之恩置無紀極且一太監死而官者九十餘人臣恐天下聞

而解體也伏望為天下惜者罷裁伴恩不報

以營建乾清宮定樂廕總理提督太監張永張銳劉養孫和各大用蕭徽魏彬溫祥賴義秦文張欽章蔣張雅李英弟姪各一人為錦衣衛正千戶管工太監劉祥劉永趙俊王銳趙浩汪俊趙銳崔文王富溫璽固永各副千戶世襲

十五年詔逮太監畢與劉璵劉璵部指揮廖鵬齊佐王寧都督王徽等錦衣衛似與初附刺達鎮守山東侵牟巨萬後鎮江西與宸濠親厚所忌者輒共仰之濠又為出資賈緣改浙江真至即厚賞諸衛官軍費數萬亦濠之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五十五

資也及濠反密遣人馳報真與即倡言濠世子來取漸矣漸中大震會進聖節表三司各所衛衆官皆集於鎮守署真先夕收城門鎖鑰夜半令官軍皆以甲入將為亂衆官懼不赴且嚴為備真不得發乃已璵守備南京虛張其欲自托於濠陰遣弟璋事之濠以南京有鄰浙江有真下之如反掌耳璵聞濠舉遂集衆丁百餘以相府火藥軍器出城欲為濠應事洩乃已璵初鎮浙江貪利無厭略奪改兩廣總鎮及還又略奪得再鎮河南過江西時受濠饋送與通鵬福建人投附太監廖堂冒姓稱爲弟與其子鉅觀鉅皆冒功得官錦衣堂鎮

河南時踴躍往百計腹削公私一空及家鎮陝西復令鉅隨股削亦如之河陝之人怨之入骨鵬奸瑣詭猾貌察如鬼詭事寧無所不至後掌南鎮撫事者借無度公卿士夫多與運往及宴會其家靡然不以爲非鵬亦累冒功起白身至都督依憑權倖出入公卿家有所求請無不立應有拂其意者則用計傾之遂得禍不安其位與之厚者爲達於寧而至台輔者有矣遂爲寧通賄竊以自入者亦數萬計與鵬皆與濠通佐準皆寧鄉驛貴家既敗分遣官校收捕與等并籍其家璵先已被逮尋與準俱死世廟即位法司以璵上真生謀反凌遲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五十六

鵬璵佐鉅以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子沒爲奴璵董華職既而鵬等屢奏辯延久未決鵬鉅死獄中十二月上至揚州太監吳經請上意刷處女家婦民間洵有女者一夕皆迫人乘夜爭門逃匿不可禁知府蔣璠詣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改頭換面耶璠不爲動徐曰小官荷逆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猶藏生他受恐將來責有所歸經猶未解揮使去經密覘知家婦及倡戶家夜半忽遣騎卒數人開城門傳呼駕至令通簡燃炬光如白日經遁入其家拚諸婦以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一脫者哭

薛震遠近尋以諸婦分送苑寺密住有二人忿恚不食
死瑞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以金贖乃得歸貧者悉
收總督府天下恨之

是月就太監商忠杜裕少監藍明泰用趙秀錦衣都指
揮薛望指揮使陳宮御史張鰲山布政林正茂等俱下
錦衣獄先是司禮太監張雄東廠太監張銳疑倖用事
宸濠欲結納焉略俗官減賢以通銳志明以通雄銳各
萬計由是問遣相屬凡所求奏二人必助成之明與用
秀俱擢事文書房濠每厚賂以探中朝消息明又假報
訃至江西重有所獲濠皆獻太監黎安討奏准王杖殺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五十七

其長史莊典望往按之曲爲隱諱濠僥銀千兩以謝喜
家販鬻幣貨濠使至京魏賄不足則出以貸之祔守宜
武門爲濠使出人所經亦受其賂而館之鰲山爲諸生
應舉時濠召見恨之自後每有輓問不能却正茂爲校
察使時與鎮守太監許滿皆與濠厚受其禮物至是爲
張永所發詔逮捕忠等付獄并收其家屬裕尋死獄中
世宗卽位後法司以獄上忠用明秀望喜皆論斬滿鰲
山革職

傳自令司禮太監蕭敬李英開住亦以嘗與宸濠通也
時內臣得幸豹房者張銳張雄爲首銳居東廠雄入司禮

監皆美權納賂勢行中外宸濠前發饋送各萬計銳微
解事役撓諸司事稍不順者卽中以禍人尤畏之張忠

性虎暴屢以提督軍務僞功受賞時談武藝誇上巡
遊其家至霸州保匪羣盜張茂等分入所掠而劉寵劉
宸卒爲大忠實忠縱之丁經首開皇店於九門關外等
處視商權利怨聲載路每歲進八萬外皆爲已有初
寺置庄動數十萬暴殄奢後前此所未有者孫和謀管
園營校勢取賂劉養尊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直掠銀
役毀公私密耗費竭蹶進御保趙林馬英劉養周昂皆
旦夕不諱左右而進九調昵劉群丘得吳經頗大經許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五十八

全馬錫張佑始賄銳雄及錢寧出爲鎮守復賄江彬恩
駕巡遊與淮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女婦科索民財甚
於狼虎上爲此輩叠感而莫之悟天下莫不恨之
于經得卡豹房訪上以財利制開皇店後隨駕巡幸不
離左右上感疾以來飲食多不富意經押寵應對時
有觸犯上怒曰此豎惡類至是其真內書館舍翰林
官約束之毋日自辰至夕必當在館令其知悔出言能
慎乃以聞時經年已長且不謙守至則俯首與諸內豎
角自是疎斥不復見上矣

十六年丁部言內侍中解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

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八年至四十
六萬今至七十一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佐官員中常
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
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二千人
員外至千人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人
衣紫者千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千門宋初自供
奉官至黃門定員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至
二百五十人洪武定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今自太
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四月初御史張綸等會議太監張銳等罪言張銳受逆黨
圖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五十九

賄賂亂朝廷綱紀張忠以遞進盡或冒功驥賁于經以
稅課逢迎取盡錮錄劉祥因江彬進幸孫和與寧遠交
通劉養盜官物越林奪子女蘇進馬英係保周昂張信
馬錫吳輝或傳鎖守以納賄或託進貢以行私皮德錢
安程福張洪或冒邊功而濫膺封爵或以將資而冒姓
天潢皆竊美威柄變亂成法罪在大辟法不可赦宜依
交結朋黨者亂朝政律棄市疏上謂中已司禮監傳旨
疏有點污趣易疏以進御史屠倫言銳等所犯古今大
惡理官所議 祖宗公法豈可易哉今議寢不出必羞
敬張佐等陰爲之地以點污之言行舞天之術 陛下

一失操持則懷奸欲逞者乘間而起泊亂安危之機所
係不細 上 下 諭令會官覆訊

初魏彬爲其弟英器免伯爵仍令爲都督世襲錦衣指揮
給事中楊秉義言魏彬著名八黨流毒四方結姻江彬
阿寵怙勢罪不容誅乃掩其前天之惡全其世襲之官
非所以示天下也乞收回成命亟治彬罪削英之職革
其世業以昭至公給事中徐景嵩亦言魏彬谷大用始
附逆理繼黨江彬交相引援竊天威福並宜與之典刑
以謝天下給事中吳殿亦言魏彬不宜仍其職其弟英
不宜止削伯爵及言安邊伯許泰依附江彬同惡相濟

圖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六十

昨至江西陰懷張忠華辱守臣已復添夜勒兵云備倉
卒愚以動 先帝之疑畏而掩王守仁之功至其擅權
納賄殘暴險譎不能盡數宜斷自宸衷亟賜處治實社
稷蒼生之福 上命錦衣衛執奏送都察院鞠治而彬
等仍置不問及御史蕭淮等奏谷大用丘聚張永等盡
減 先帝黨惡爲奸放逐大臣陷害忠諫變亂成法盜
竊名器並宜誅戮以謝天下得旨谷大用丘聚降奉御
孝陵司香張銳張雄張忠子經劉祥孫和劉養佛保趙
林馬林馬英蘇普劉奉周昂吳經丘得顏大經許全馬
錫張信錢安張洪馬昂周惠時王果皮德朱壽等皆劉

實機廷御察院糾治魏彬張永開住其弟姪義子人等
官爵冒濫者並依詔書查革

御史王鈞劾奏魏彬與逆惡江彬結為奸姻內外盤據張
忠干經蘇紹或爭功放縱捕詣忠良或有聞皇店結怨
擊庶或導引逆幸流竄四方他如宣府鎮守太監劉祥
總兵都督朱振經極都御史富果黃綠內批侵盜邊餉
甘肅鎮守太監王欣懇兵部督撫湖廣巡撫都御史文貴
假貢獻而重出邊方引外夷以窺伺中國此數臣皆彬
之黨今忠既捕治此輩亦宜亟賜併處以明法紀以清
姦黨得旨魏彬已有處分張忠排陷忠良干經首聞皇
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六十二

店縣趙通引巡遊本當重治始從寬發孝陵衛克軍劉
祥罪惡深重著巡按御史提解法司會問王欣已去任
富果文貴冠帶閑住朱振柳功兵部查議以聞
華都督府帶休鎮守伯陞永伯爵太監陸開姪也

羅鎮守湖廣太監李鎮回京以巡按御史孫元勛鎮色駕
襄陽辱知府吳華也

御史蕭淮奏太監張永前在江西擅權納賄放縱通黨輒
以私忿威壓無辜即令刑官推多所釋釋而瘐死含冤
者尚不可數計宜實之法與得旨降永奉御李茂司香

初逆濠廣典實等官聞順劉良陳宜知濠謀不軌赴京奏
聞濠賄朱寧誠賢欲得而甘心焉會有 旨三人發克
孝陵神宮監淨軍得不死至是上疏自白 上以順等
忠義可嘉詔司禮監查奏起用

御史成英言比御馬監丞何澤應詔陳言初獲僉允既而
言近得并二十四監局奸利事仰被榜掠竄之孝陵跪
既寢不下又取通政司副本滅之臣謂詔書旁求直言
而澤首以言得罪非 陛下意也蓋監局任事者惡其
言已近習黨惡者嫌其相攻傷陷敗藏遂至於此澤一
內臣不足惜而治亂幾微不可不慎疏入報聞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六十二

舊制守備內臣在取陽者止奉侍 皇陵兼管皇城安插
庶人司門禁鎖鑰案者止以分守名仍瞻鎮巡節制
正德中貴戚橫奔錄內批奏計科驗旗牌兼轄地方奏
改鎮守或先副總兵越分行事民甚苦之至是兵部奏
詔旨一切復舊制改給勅諭者其符驗旗牌 制曰可
六月御史胡潔劾奏太監陳貴牛廣趙隆張奎浦智李鎮
交通江彬搜括奇貨美女豔或萬米毒補四海指揮馬
兒進林禁閉僭稱后身恭肅石聖偶克見從從黨為奸
俱罪大惡極乞正典刑得 旨貴廣俱降左監丞外宅
閑住智鎮俱降右監丞南京新房閑住隆奎將李慶克

淨軍軍吳俱克廣西將軍

御史陳質言伏祝明詔各處守備內臣不得加添責任兼理民事甚盛舉也乃茲兵部轉奉內降命太監陽使往視廣東楊梅青碧等處珠池仍兼管廉現二府地方是與詔令相背何以示大信於天下因言原守雷州珠池太監趙蘭溪法虐民誅求無已宜亟逮捕以懲介竊章下戶部覆言有守珠池內臣不宜兼管事務趙蘭溪被糾劾宜先革回所犯贓行巡按御史勘明具奏詔從之兵部請下御史江淵裁革各處鎮守等內官監命大臣及科近官會議得旨免議令司禮監簡汰其無良者代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六十三

於是御史楊登復極言內臣鎮守之害因劾泰江西燒造太監丘得前在鳳陽奪取民間女子雜以倡優號為進奏受惑萬乘清宮之法章下所司
詔司禮監裁革南京內府各監局官員初詔書投正德年間額外多添內臣止開內府各監局單城京城各門不及南京南京給事中王紀等以為言因及張軫管東廠時占中兩淮長蘆引鹽招引奸商王四等乘勢壞法稍緝獲數百萬計銀既正法宜於錢寧輩一體抄沒兼逮四等以泄中外之憤 上納其言故有是命併劾都察院逮具四等罪狀以聞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六十四

之不幸上賓至今天下以為憾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詢內閣及九卿科道會議將各處鎮守一併查革不報巡撫山東都御史王嗣奏太監張陽指揮魏璽黨附王彬矯 先帝命林皇璽百艘貿易刑義間所至為害璽聞形改與指揮李剛千戶劉政俱亡璽為通者所獲諸奸利事皆有驗宜按問巡按御史范永鑾亦以為言事下戶部言陽所負物皆前輸之官奉旨處分矣而璽等所犯在有司宜詔撫按官驗問如律 上乃命徵璽下獄吏捕未獲者並鞠之責陽黨逆擾民今自以狀聞給事中吳殿等奏真定抽分太監祖臣恭隨無違李維家

巡按江西御史唐龍請革鎮守燒造太監言鎮守供應糜費費五萬奏帶恭隨供奉又費幾二三千至於燒造應辦物料與供應歲該二萬七千通計十萬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誅求殆盡况值旱灾豈堪搜括乞將鎮守太監崔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成撫按二司綜理及將燒造太監承久各革磁器行令饒州府造解并言 太祖初定天下百餘皆備獨不設鎮守太監其惜意誠遠立法誠至嗣後不以原立者為成法而以暫設者為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至民財耗盡海內多事 孝宗末年與劉大夏商議罷

人祖學等科密商民奸利不法內官邵恩編備舊制抗違詔旨請下祖臣等法司議罪追駐并將邵恩革任有旨切責祖臣邵恩令法司逮治祖學觀道等議罪以聞巡按湖廣御史陳則勛鎮守太監李鎮太微太和山分守太監呂憲潘真御史唐符亦勛鎮憲及恭隨指揮高陞千戶李綰等并刑州勘分太監李文並請罷還以安地方逮問陞等實之於法得旨憲調用鎮華還前已有旨與始勿問文令工部勘報陞等下御史鞠之兵科奉奏鎮守陝西太監劉寶假以進貢恣行科索聞中之民恨入骨髓頃御史曹珪疏其巨惡未見允行及寶

劉寶奏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六十五

自陳乃令回京別用寶罪大法輕未足示懲乞下逮問得旨寶已罷勿問於是兵部執奏言曹珪勸寶事皆有驗不宜以私昵廢法上乃令珪覆核所勸事以聞巡按雲南御史陳察言雲南金齒騰衝地係極邊既有總兵巡撫統攝又有指揮兵備分治鎮守太監不必兼管勸奏太監劉王及分守都督僉事沐巖黨惡害民請俱行裁革該部議從之

給事中顧濟劾司禮太監蕭敬靈張鏡等惑亂聖明敕嚴大奸得違國法都御史張綸刑部侍郎顧順尚書張子麟合問竟敢不能執法除奸無大臣之節乞究治

蕭敬靈法司三臣以爲懷奸黨惡之戒上報聞

巡按山東御史楊百之言山海關廣寧遼陽等處俱有鎮守太監店房擅自抽分商民困敝宜禁革令所司嚴禁陝西巡按彭占祺奏原任鎮守甘肅太監王欣假進貢爲名犯罪銀六千餘兩乞行提問上以欣已革任宥之巡撫湖廣都御史唐書奏鎮守太監張賜假御鹽進銀十二萬兩未審貯支李鎮假進貢料銀十五萬兩竟歸私家乞執法司行提查追發還布政司給欠祿米軍糧以補小民今歲准免及來年免徵之半命下所司御史王鈞劾太監魏彬與江彬姻親居近肘腋宜查摘治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六十六

大學士楊廷和力庇之謬以王璉大義滅親庇彰惡旨仍令在監候審

嘉靖元年巡撫湖廣都御史肅書疏薦鎮守太監李景儒老成安靜一毫不取有旨褒勉仍通行各鎮官知之戶部上言廣東看守珠池內臣已奉詔旨不許干預地方今安川乃復賁緣傳奉兼管地方事屬欺罔乞申前令市舶珠池各事職任不許干預地方事務上是之巡按浙江御史何敏奏先在浙江鎮守太監劉學王堂蒲智縱造太監見進竹勁貨客民誰已罷革未泄衆憤都察院覆奏請逮問追駐智貪縱尤甚竄典得旨四人

業已處分免逮治所坐贓物如議追沒

原任四川巡撫胡世寧奏鎮守建昌太監趙欽貪婪不法

惡黨依憑煽惑請逮治之兵部尚書彭澤履如世寧奏

因請罷鎮守諸內臣得旨欽降奉御安置南京新房其

黨雷增等俱下獄鎮守官仍令司禮監推補

先是各內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於是刑部

尚書林俊等言宮中府中宜為一體諸內臣所犯宜下

法司明正其罪如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

祖宗之法 上報有旨

革諸會監督中官自宜德末京通二舍置總管中官一人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後黃綬遊多所居號中瑞館請置印記漕輓軍民藉被

索求不堪其擾雖清徐淮諸會亦各置監督紛擾尤甚

至是戶部尚書孫文上言取諸閹人還京別用章中瑞

館及各官署 上從之

禁中官弟兄授備衣官從彭澤奏也著令勿得陳乞以撓

國是

時典郵舊聞問洪歲永等漸次顯優小豎吳良善授半內

帑事聞 上命置之於理司禮監具輅揭以請有旨免

勅御史江良貴抗論不報先是 詔書款兩騰驤等衛

勇士替補俱開送兵部查驗方得收廉即馬監等處馬

匹牛羊俱令巡視科道官備核數目以防日溫既而御

馬太監開洪不遵前詔奏取中旨免核兵部尚書彭澤

言騰驤四衛勇士旗幸仍宜照例驗核以杜冗食及消

各監官逮訊重治不報給事中邵錫等言御馬監及蠟

上十九馬房處貯馬數目糜爛果仍邀查核以省虛糜

併將開洪機職亦不報至是南京各處奏報災異 上

命羣臣同加修省給事中毛玉因言前事之失後事之

戒鑒其失而不成是蹈覆轍之轍也可不懼哉往者邈

遠慨事亂政惡黨谷大用魏彰張永等聲勢相倚氣餒

蕭灼權移人主威脅人心而張銳張忠干經張雄蘇縉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孫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此效尤馴致鍾澤寧彰之

亂宗社幾危 皇上繼統宿弊雖革故是漸消數年之禍

亂建萬世之太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聞大用等復

緣復用及聞從龍內臣漸以驕奢納權招搖仍蹈覆轍

如是則寒灰復然燎原可憂涓流不窒滔天必至宜暴

大用等罪惡示不復用以戒小人之奸仍戒諸內臣保

身惜福用助惟新之化 上然之降旨各大用等盡

上奸權張銳等朋奸僨事朕新政之初從寬校遣遊客

黃綬再亂天下其大小臣工但與大用章文通者即係

奸黨一切重懲不貸已而給事中張原復言宜勅皇族

臣

及各宮閣寺遇有內使出入嚴請所自勿令詣驛斷索
樸入宮中其各宮閣侍勿令問遺以滋弊前令中宮新
立其供奉閣寺尤宜慎擇當命張佐純忠謹厚者用
之蕭敬自涉姦黨不可妄托從之仍勅司禮監嚴行禁
諭原又言蕭敬最通家濠邇按程敬兄籍出私書而姦
黨妄書指據光明南京臺諫官數得罪者亡慮數十羅
陛下猶置左右妄以機務不知何取於敬也太監劉恭
及斷養王諒皆納賄招權為敬腹心並宜嚴竄以祛積
蠹不報給事中張翀亦言各處鎮守內臣起於景皇
帝初年原非祖訓不惟冗長無名而適以為奸究之資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六十九

臣之所未解也今雖幸而章心然釋窮奇之腹而欲其
不啻指竊脂之隙而欲其不肉亦難矣乞查章革以復
祖宗之舊不報

十月賜苑知府郭九臯為藥州民趙紀誣以前任永平府
事訐告東廠太監芮景賢奏聞命差官投送問遞按陝
西御史劉翀言東廠之設專主緝訪在京奸偽無受理
詞狀違差官投送人之例趙紀細民不訴無按而趙訴
東廠實由書手陶淳通賄景賢所致也乞將趙紀陶淳
九臯同解法司問理給事中劉濟等言趙紀小人無忌
懷賣定國公徐光祚主之查得國初魏國公徐達修理

山藩關欽賜彼處田土洪武末年奏辭已經順天撫按
官王春郭南來 旨查復給與軍民屯種今光祚欲隱
情奏請放賊趙紀捏未土豪欺占以為之地耳法當並
究御史彭占祺等亦令確力言並下鎮撫司
巡視光祚寺科道王瑄等劾東安門內使張選田傳孟貴
及軍役蕭名等索要糧長解戶財物數多乞行從究命
逮蕭名等下鎮撫司如干碍張選等據實奏聞
十一月給事中陳時明以災異請斥太監蕭敬其略言敬
素與宸濠交通幸遇國典今又舞其才智受威聖明遇
者大婚之議敬入劉政重賄欲引納其女賴大臣毛澄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七十

等力爭不果納其奸邪無忌如此 陛下縱釋不誅不
宜久置於官被諸罪敬司禮出之外宅以洩臣民之憤
漑上天之變章下所司

大監溫祥貴街實往安陸州還訴濟寧管關主事陳嘉言
欺侮 上震怒命錦衣衛官投送下詔獄

二年浙江鎮守太監劉景坐違例作所置買田宅為有司
所發 上罪其參佐誦成遷者二人而田宅與景如故

刑部主事鄭憲執奏不允

故錢寧富慶鵬齊佐王驤上疏稱冤刑部尚書林俊曰廖
鵬齊佐王驤等皆先朝已獲罪惡貫盈國人皆曰可

後天變實其所召需亟謀四凶以快人心回天意 上命仍禁於獄慮其死獄中刑部請對屍於市傳首廣西以泄衆憤 上命照常相埋

大監李昱往來淮揚間舟楫私鹽需賈巡鹽巡檢程景情率運卒搜得之昱赴証訴於東原太監商景賈奏差官投建寧景賈赴京

內官太監崔文家人李鳳陽等抵工部匠頭宋玉求賄不獲因以他事陳文杖打幾死事在法司問未結文爲風陽訴寃得旨改令鎮撫司訊理尚書林俊等執奏以爲 祖宗朝以刑獄付之法司罪無大小皆聽平決自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七十一

刑建德學用事專任鎮撫司馬爪牙或出多門盜賊滋起此 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復以小吏訓法傷平明之治 上不納明日又奏 上怒其煩責令對狀後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虛之唐文宗詔赦左藏監吏狄兼謨教還詞頭自右忠臣愛君大抵如是夫太監崔文乃 先朝之漏卮而左道之作俑也謗播主心排軋言露其罪已不容誅茲復飾詞巧辯有奪見因謂法司爲無人謂 祖宗成憲爲不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及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爲此輩紛亂人愚言笑不敢受死 上陽容之已

而都御史公蘇氏給事中劉濟等御史王鈞等交章論諫章凡十有四署名者八十人皆付所司

初御馬監額設草場若干頃正德間各大用竊柄深或

武宗遣太監李璽賂勦逐侵奪民業至萬餘頃每歲約割民租百有餘萬皆歸大用朝廷不知也至是清釐國

庫田土凡半屬諸地因并農之畛畔既明侵冒莫施言

官奏收聖等置於理 上難之是日進講文華殿畢召

廷和近御座諭曰草場乃 祖宗舊制賄勦亦 先帝

成令其土地錢穀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訊知擬自行

之廷和頓首承旨退而上言曰伏蒙聖諭御馬監草場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七十二

錢穀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訊俱已仰遵聖意擬旨施

行惟各大用竊美威柄壘成 先帝教勸地之在混古

民產侵盜租賦利歸私室怨及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

怒必置諸理然後國法可彰今水旱相仍人民流離若

迫其所侵之半足以備賑與其積於一家以利壘國之

盜孰若散於萬民以薄朝廷之惠不報

太監張欽請廢其養子李賢從之以賢爲錦衣世襲指揮

尚書彭澤給事中許復禮安磐許相卿各上言不可不

報先是太監趙山死 上以從龍恩廢其從子雲爲錦

衣指揮既而太監楊德丘病死遂擬山比亦廢其從子

楊倫立麟如雲官至是南京守備太監戴義卒御馬太監梁恭等請歷其從子斷奏戴錦等十有一人爲錦衣官校上以戴錦戴俊爲副千戶餘不錄給事中夏言力言不可且曰戴義歷事累朝被削任太監帶玉亦已極矣乃者翁故朝廷錫之諭祭資額爲遠望城亦已厚矣一旦官其二人實爲過濫此臣等不能已於言也伏望特殺成命痛加裁抑不報

十一月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

上靡費內帑無算內景

賢任于戶陶淳朱學攷羅繼諸籍紳至於巨奸大盜反以賄免錢寧遣其斯養朱喜攜萬金來京匿其黨陳勳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七十三

家欲賄諸宦戚圖復故官淳稱得之與官校分匿其金

放之又咸脅奏寬人鄭典自經給事中劉最上言陛下

下聰明天授首發元惡簡任淳良天下稱頌奈何一日

壞之於么麼子也臣接崔文以卑微驟居近侍首璫

陛下於有過之地法官深嚴恣爲請祀侵費白金六七

萬兩累朝積貯祀爲已藏而擅取之陰耗國本其罪彌

彰且奉法司之因折正官之氣使天下皆謂陛下庇

邪豈稱大臣以累清明之德文實啟之不誅文不知

陛下何辭謝天下也又東廠太監芮景賢任罪匪人千

戶陶洋性行險惡閹曹鼎素不與通則因事以文致

其罪擬獲錢寧所養匿金而擅自脫釋咸會鄭典懷寃致死卽此二事殺惡欺罔之罪有不誅誅者而景賢不

悟任其愚美景賢之罪難追矣請乞查嚴催文侵盜帑

金誅之於市以爲首惡之戒景賢降勅切責陶淳置對

正刑庶陛下清明之德有光矣不報既而崔文據拾

自語上怒之曰爾端謹老成小心廉靖方切任用勿

復爲辭劉最既言侵費帑金其令數實以聞最被命知

爲所窘也乃上言內帑不得查數崔文不得搆陷上

怒曰劉最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詰問又不服罪本宜

重懲姑從寬外補以稱朝廷容宥之恩於是御史衛道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七十四

給事中王思等各上章申訴以爲斥逐言官殊乖治體

上切責之已而出最爲州判官景賢復奏最在途仍用

禮科舊銜乘座船取夫役而長蘆巡鹽御史黃國用復

遣銀牌送之並屬建例上命逮最國用下部款鎮撫

司具獄上得旨最滿成國用降遠方雜職刑部執奏

最等情罪宜下法司擬評不報

給事中孟青言太監李宜故逆瑾黨已奉詔革職近者賄

賂皇親結爲姻好貪緣左右復有提督京倉之命皇

上中興以來除舊布新而先朝奸黨內臣弟姪家人

猶居都城布列禁地鑽刺覓伺無所不至若其謀逆

成則其黨匪細伏望暫宜取回開住凡奸黨弟姪家人盡逐之使附庸之下豁然清蕩黨族之家敢有貪嗜權利與黨養華結爲婚媾者卽如法禁絕以警將來上曰李宣已有旨了一切奸黨所引官整人查發回南京監局若役弟姪輩無得入禁門勅威仍與婚者必罪三年司禮太監狀安傳奉 上旨以內官太監張華提督九門巡視城牌兵部尚書金獻民上言額外冗員宜爲停止不報

南京內使谷大用奏乞回京調理給事中章喬言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爲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

劄劄與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七十五

外引寧彬謝八黨之兇讎十六年之禍遂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 陛下知之悉矣卽奉旨刷其罪狀天誅懲於缺缺大用死有餘辜不知何所覓伺故違詔旨而敢於懷乞彼奉迎之勞懷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詭授于進之權其設心積慮罪不容誅不蚤辦而痛過之惡素聞伺隙尋兇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也章下所司守備南京太監王堂請撥孝陵等衛軍三十名看守房屋旨許之給事中安磐劾堂欺慢謂本朝事例殺後軍人至十名者以法論而堂公然自擬名數上奏其視私役輕重又何如也宜寢前命勒堂開住以示薄罰詔聞南

京御史唐勳等合疏劾堂乞明正其罪章下所司正德末太監黃玉鎮守潼關貪暴恣肆邑井無賴多投之指揮彭松賁錄王臣等倚勢爲奸橫索行旅之貲卽小民擔負化宦行李無得免者甚至抑勒故官欲發其視求藩府僥倖不厭則杖殺其使者積資以鉅萬計嘉靖初爲巡按御史丘道隆所劾詔革玉任彭松等下山西撫按陽報至是都察院據勘劄列上罪狀 上以玉罪重仍令逮問於鐵臣等俱發遼衛永遠充軍

初 上以司禮太監張欽有贊襄功歷弟姪一人爲錦衣指揮世襲欽無族屬以養子李賢永齡至是賢故其子

國朝與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七十六

僞乞襲職兵部尚書金獻民言武職非軍功不得世襲况李賢以他姓冒濫李儲登容再冒乞如新詔裁革以慎名器 上念欽勞仍命儲世襲兵部尚書金獻民言朝廷軍職專以待有功 祖宗舊制不許輕授屢朝崇例甚明曩太監丘清等病故欽陞伊弟姪丘麟趙雲等爲錦衣千百戶臣等并該科執奏以爲不可未見愈允意成命難回於既出事幾當絕於將來故未敢再干天聽茲尚末監張昌又爲本監太監潘銀後例乞陞其姪景創爲百戶欽蒙宸斷止與所擬擬蓋聖心知其不可故量裁其秩似示反正之漸耳然臣

等則以此輩投官 陛下既知非制則當痛絕於今日
不當猶以爲後人之張本伏望將景鎮盜官新命特
賜收回儉念係勞別加優賞則陛下之見法祖之美
兩全而無失得報有旨

勅內官太監鄧洞鎮守兩廣而以張準代洞提督九門時
兩廣鎮守韓慶故鎮巡官交薦廣西鎮守傳論廖靜老
成可代慶號未入而洞命棄下矣兵部言各門提督官
初詔裁革今洞既還夫餉不當補不聽

四月鎮守湖廣太監李景儒侵奪府藏需求供億武昌一
府歲取金四千餘兩又倡貢鮮之端爲患地方知府王
嗣朝與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七十七

聖言景儒供億之病民者十貢鮮之病民者六乞比
太祖却人參香米葡萄酒之意據之不報

太監賴義來迎 獻皇帝神主至順德兵備副使劉秉暨

倉卒不及迎候及神主入城奉於都察院行署又不改

飭爲行殿狀賴義奏之逮繫秉暨及知府羅玉詣京考

訊降秉暨韶州通判

先是提督浙江提舉司太監賴恩比例乞換勅諭兼提督

海道遇警得調官軍有旨許之兵部執奏市舶司太監

原無提督沿海職任羅稱有成化間太監林機例係出

一時制行尋復更正不宜復引爲比況勅調官軍係朝

廷威柄賴恩小臣豈得專擬不遵欲假此以招權罔利
也乞收回成命戒恩仍守舊規詳如前 旨給之給事
中鄭自璧亦言市舶提舉司建於 太宗之初年而提
舉沿海之勅頒於 憲宗之末廣准行之後朝廷旋覺
其非卽爲釐正雖以正統年間政體紛更百弊滋興而
市舶一勅不敢輕議請換胡乃於聖明之世而有貪倖
狡詐如恩者顧可徇其請耶乞痛加切責取同另選老
成代用章下所司

南京御史喬瑛等言 孝廟司香內使谷大用名在 先

朝八黨中 陛下幸不誅斥之南京今召還康慶必左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七十八

右近習陰暴力授借口迎恩之勞以動天聽者萬一資

緣入侍必以誤 先朝者誤 陛下宜亟賜追寃以爲

希進之戒章下所司

六月守備鳳陽太監王德乞更換勅書兼管鳳陽海陽徐

滁和地地方事務 詔許之兵部執奏 祖宗設立鳳陽

守備初無管理地方之例正德來始有兼管兼管項已

奉詔改正豈可復許乞收回成命戒諭王德安靜守法

得 旨鳳陽守備所管地方依成化弘治間例得南京

御史譚晉等給事中顧濬等並疏言德乞兼管地方非

舊制不宜許章下所司

十月鎮守蘄州等處太監李能奏其家人李和等青山口
斬獲有功已註羽林小旗復未改註錦衣衛兵部耗羨
言其詐冒軍功不可許 上許之

十二月給事中鄭自璧等疏言太監扶安病故 皇上軫
念舊人優恤其家即令李清重治喪事復以恩陞錄錦
衣者八人 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授蓋謂後此以
生命搏之也然猶核實乃投無輕得者若扶安輩於國
家臣不知果有如前所云功不耶且中官傳乞之與先
朝間有唯正德爲盛 皇上登極一詔裁革殆盡遠近
相傳以爲盛事自復而自反之何也借使扶安生事

廟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七十九

陛下勤心納忠有所裨益則但宜其弟姪一人已足償
報胡不計親疎俾異姓厥役皆得獨盜衣冠耶伏乞守
祖宗不可輕易之法毀王者不可輕食之言從輿論不
可圖回之公原臣等不能將順之應收回成命庶予之
有節而受者亦不爲溫兵部尚書李誠等亦疏諫不聽
五年大學士費宏言浙江鎮守太監鄒文新換勅書事涉
紛更自禮部會議修省以來各官條陳時事皆言及未
蒙俞允且當換勅時臣不能力止令外議藉藉謂臣私
文若不取回臣心事終無以自白幸 上垂聽其先年
舊稿不必再查 詔仍查成化弘治中稿以照

選撫山東都御史王堯封等奏稱鎮守太監王思兢之賢
宜降勅褒異兵部覆謂得旨不必勅賜勅令益加寬厚
鎮守地方以稱朝廷委用之意

五月御史謝汝儀言近者御史蜀祺論劾大用不當召還
而 陛下不聽大用罪惡不赦臣言幸遇法網不足
以澤神人之憤一旦與王堯先後起用誠恐此輩根據
日固威福日移 陛下他日氣毅然去之其可得乎伏
望選堂大用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克任使京下所司
先是內臣黃玉等守備演劇勸取軍民財物以爲計拷掠
人至死者衆各該撫按參奏委官驗實奉 旨令南京

廟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八

新易開住又甲字庫內臣趙綱需索解戶致死無辜俱
會勘明白依律議擬竟從寬免南京科道官交章請正
其罪俱不聽於是右都御史顏頤壽言黃玉趙綱等所
犯過惡法曹按驗不爲不明言官參劾不爲不切若竟
中其奸置之不問是黜貨殺人者得以苟營國法不彰
民心自解殆非守成致治之良圖也 上以該事朝廷
既已處斷願壽不請國體抗 旨屢奏忤勿復言
六年正月南京御馬太監牛宜以需索解戶誣誣鎮撫勅
宣訴解舊規誦驗分條併有奉御宋得常隨趙文思辨
治終是南京刑部言鋪墊之名乃正德以來積弊非舊

規也今若聽宣長引爲解制自今內而郡縣有如昔之科歛貧民外而邊帥有如昔之扣除糧料諸之則皆曰此舊規也并從分豁可乎此皆耗府藏而敗元氣者幸陛下察之疏下法司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開任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夏夏竦之變受命總督軍務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伏誅旬野稱快宸深之愛隨武廟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許泰猶猶搜求餘黨舉引善類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武廟還至通州江彬手握重兵人心惶惑然卒不敢萌異志者獨畏永耳及武廟與永卷三十三中官考

全一 四

廟奏駕還計擒江彬提督九門防奸制變無所不至內官若永者誠不易得臣一清嘗與同事知之爲真武廟末年之事則臣聽在京所親見者今置之聞散終爲可惜乞特賜起用量加委任上曰卿等欲起用張永足徵忠愛至意永在先朝多立戰功勳勞茂著其令掌御用監印提督園管營神機營操練

以獻廟寶錄成餘司禮太監張佐等各弟任一人張佐指揮黃英戴永俱千戶楊保百戶陳清總旗俱錦衣衛世襲時任英永已用尾駕功賜磨心不自安上疏辭上嘉其誠懇許之仍令原職指揮使錦衣衛宣上管事

指揮同知黃壽陞指揮使俞事戴仁陞指揮同知

七年初房山民季總等以牧馬地十餘頃投獻上林苑太監韋恒爲果園陞避差役無何會官查勘復歸房山縣至是個戶馮賢等復獻之太監李秀爲蔬園欲得果園戶部侍郎王維等就奏言賢規避秀謀占均宜逮問上以賢等違例投獻命如律問遣秀姑宥

八年五月兵科糾劾南京守備太監卜春王堂各奸利不法事上納其言詔春堂革任開任以太監積義呂憲李瓚代之

八月詔革同陝西鎮守太監張紳四川鎮守太監蕭通皆

以貪肆爲撫按官劾奏也

八十二

十二月詔革天下鎮守內臣兵部尚書胡世寧言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技藝勇內府詭匠數千人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因儲腹民膏血令人莫敢譴何者宜爲裁革而大學士張璠既得政柄亦慮天下鎮守內臣大爲民害因力請上華之於是百年大患一旦悉除

錢校太監張永弟容爲錦衣指揮兄富爲千戶永病故遺脫自陳內發劉瑾江彬之奸外平寧夏江西之變乞恩追敘復所奉兄弟原官兵部覆議永之功因無足紀但

其自諫內克劉璉江彬功實難泯 上察之因有是命
鎮守雲南少監劉福安赴任奏以家人十五名自從給事
中張潤身以非例劾奏其罪詔降福安三級別遣人代
家人皆下法司逮問

五月詔逮問太監韋寧華錦衣百戶韋進賢等職進賢本
降虜冒寢姪恃寵最橫以債准折平江伯產千金以上
事發刑部按進賢如律并請坐寢從之

九月遷扶雲南御史毛鳳韶言鎮守太監非洪武永樂年
間舊設擾害地方不可勝言近蒙 皇上明見萬里將
太監在虜取回夷民歡頌有若更生乞追復 祖制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六十五

肅穆差太監停止以避邊徼之民雖下兵部議覆雲南
自古鴉麻之地夷性難馴近年用兵軍民困苦省官節
用正今日所急况鎮守太監原非 祖宗舊制宜如御
史議裁革便報可

給事中秦驚上言南京內外守備三弊一日投托二曰侵
占三曰威虐并劾魏國公徐鵬舉太監顧義森利不法
事 上以鵬舉勦威大臣姑宥之戒令改過自新義森
回京餘皆如議

工部尚書韋拯禮部侍郎湛若水奉 旨會勘錦衣衛軍
匠章源所奏事言品官墳塋原有規制內官已故往往

闕葬造碑亭享堂皆出特恩或有因而盛與土木華靡
除分又有預修炮制之工以冀後來見寵積弊既久玩
廢為常非止一二人而已其事有實者下法司問擬諸
墳塋過度者通行禁約泰山紅石口山脊先經挖掘廣
源開石隈水溝先經開引者即行填塞仍勒金山管事
太監嚴禁山原無致傷龍行正脈詔法司看處以聞

十年五月都察院查勘過章源所奏太監秦德張永張忠
墳墓在泰山廣源開等處俱係山陵陵脈及環拱處所
且有違隆制俱宜改正其餘官軍墳墓不下數千凡存
廢後廢餘者亦行改正其山西一帶開占墳墓俱應禁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六十六

約 上曰秦德等墳墓越禮有修俱行改正拆毀其餘
官民墳墓但有奢修過分者限三月以內一體改正如
與龍脈無干並無造作奢僧者仍舊不動煤炸傷民生
日用所不可缺不係緊關應禁處聽小民照舊生理
巡撫保定都御史林有孚言紫荆等關城堡險隘各在守
備分守等官防禦無虞復置鎮守內臣誠為冗員乞將
取忠張輔等取還永不銓補兵部尚書李永勳覆奏近
年裁革各處內臣軍民稱快忠等宜並取還從之
鎮守宣大大監于昂部下軍私乘操馬總兵官邵永林之
喜怒相爭詭述奏永專權自恣將為不軌永辭任且自

辦兵部請遣給事中刑部郎中各一人往勸詔書未受
命鎮守不能動心濟事乃以小忿許奏本當重治姑免
勸善降初切責永調寧夏而以寧夏總兵官潘浩代之
下故中官谷大用於都察院獄 上御平臺召閣臣李時
翟鑾問大用事覆本當不特對以所擬招罪與律不合
家產入官律止三條謀反叛逆奸黨大用所犯未應籍
沒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天下故臣等止擬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先朝壞政正是奸黨鑾曰 皇上猶天春生
秋殺無所不可 上曰然於是盡沒其產

十二年正月撫治陽陽都御史胡東臬劾奏管水和山私
廟廟與案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八十五

監王敏貪婪當黜 上命敏回京事下巡按嚴奏

十四年正月華各倉提督內臣

詳奏備

十五年徵鎮守遼東太監王純還京命司禮監選老成安
靜者代之以巡按御史會覈勅其老且貪也給事中王

唐請如大同蔚州例停止內臣勿遣詔如前

十八年顯陵守備太監傅霖受校丁周繼等許周廷玉王

鳳璽等隱占官地使人捕治撫臣陸杰行至承天廷玉

奔訴為諸校阻杰使府知事李瀚相輔廷玉等送泰政

方遠宜勸言尚在枝丁蘇泰杰欲革庄田湖蕩房屋歸

有司遠宜應風雷之子生員王繼囑致校丁罪詔下杰

及巡按陳濂殺校因勸霖不法濂復辭得自庄田多為
才豪所占何不清查無違校丁杰遠宜奪休瀚相等同
住廷玉鳳璽克逃遠軍校丁釋放

巡按直隸御史黃正色論劾太監鮑忠野馬崇元等尼送
梓宮索受饋遺忠遂論正色擅於梓宮舟前騎馬執扇
以行涉險又不隨舟料理 上怒命歸衣衛達至下獄
訊治以大不敬請成遠東

巡按直隸御史劉士遠劾奏內官監丞閻殺錦衣指揮趙

俊奉命沿途督率鎮巡整理 聖母梓宮所歷一切繁

重事情又令之糾察森嚴權至重矣乃二臣者不能持

國朝典案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八十六

廉秉公假公濟私始修鐵貨盜殺之險復過於使而使

之貪穢甚於閭乞亟賜威斬刑還賢誰以終任使奏入

上曰趙俊累佐用未聞若是必是同間殺習染為非使

令改過任事殺着鮑忠補繫解京治之

二十二年先是內官太監高忠嘗以事件自累內獄尋被

釋無何即有官拜之授 上甚疑之已忠以建大革殿

請祭司土之神易定稌字以定項 上大怒謂其色盛

惡念任意欺罔且定稌常言何碍理而諱避也今所司

論如律斬之居數日刑部請徙忠付獄 上曰朕初因
定稌二字一時起疑人將謂以片言罪人且昨工部奏

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爲安祿非也自後內外文移其仍定祿如故

二十五年三月承天寺備太監廖斌擅作威福巡按御史包節至欲繩之而語泄斌懼思有以中之候節謁慶時故獻膳羞遠使散去而詭稱節應出之鍾祥縣個民王憲等知斌與節有隙請節告斌並庇姦黨周章等諸事節命指揮黃恩邵勛收章下同知范昶駁問意欲以此持斌斌奏節當違膳不行旁立奏慢大不敬奏已發而節奏始則斌前事上怒以節奏乃抵飾已罪發官校捕繫節等下法司拷問刑部尚書問淵等以節至既不圖朝典彙卷三十三八中官考下 八十七

卽謁慶及謁又奏慢又受姦民訟凌辱守臣重創周章斃於杖下復停放陽春街蘇濁殿庭大不敬宜坐請成范昶宜爲民責恩邵勛亦革去管事上以節恣肆作威欺慢不敬酷刑打死人命始從寬永成邊衛尉恩勛亦戍邊衛王憲口外安置

內使侯章之母曾殺使女章恐事露支解其屍入壘中欲投之河以滅跡事發極絞上諭輔臣夏言等以章確屍可惡且係閹奴何得有使女改斬仍速決

二十六年初孝慶神宮太監夏綬等奏討龍潭盧洲三處計二千餘畝募民開墾徵租以充修理諸費得旨下

南京勘處至是工部奏蘆州地畝不與軍民洲地相連亦無混佔等獎宜從其請詔可

南京給事中雷賀勛守備太監丘得以率彬逆黨脅綏進用會其殘虐不可以司根本重地 上命編伍爲淨軍御馬太監李慶等以司禮太監鮑忠病故爲其姪鮑恩等乞恩陞級八人收入勇士營五十人 上已許之給事中劉體乾奏祖制武職非軍功不授 陛下登極詔已經申明遵守忠生膺寵榮授承郎典且官其姪恩等至錦衣衛指揮未有寸功以獲又求陞級并乞收勇士營若如所請將使管從雜選平青紫廝役混淆平冠裳豈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八中官考下 八十八
盛世所宜有也 上曰科臣言是鮑忠後故恩悼非常况前已准乞數名矣恩等始准三名勇士收二十名其餘俱除之

六月以提督遼東太監奏兩縱獲功廢其弟麥祥錦衣百戶厥衛官校各陞一級給事中李真實言禍亂衆已極督撫乃其本職不宜以微功冒授麻廢乞罷之不准初兵部議取騰驤四衛官照舊輪選 上命免選既而御馬監奏乞本監自選四衛官務名兵部鈐注 上亦不許至是太監閻洪等矯旨選之請移兵部通行給事中言 陛下免選之旨丁寧至再而洪在至尋

輦轂下乃敢剛復自用抗違無忌是問朝廷而不有矣
押雷寬之威弱日月之明近臣如此去爲乞 勅司禮
監查洪欺弊即賜點對不報時各監局收補軍匠三千
七百餘人戶部上言乞寢成命免致耗盡國儲以後陳
乞俱賜裁罷不聽給事費重上言力諫亦復不報
二十八年天壽山守備太監劉遠請給符驗旗牌不許
三十六年二月都督陸炳劾司禮太監李彬侵盜帝真殿
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役軍丁造墳於
黑山會起丁字大祭借擬山陵大逆不道宜寘之法
上命錦衣衛捕送鎮撫司拷訊下刑部擬罪比依盜大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宣考下

八十九

祀神御物律與其黨太監杜泰李庚王愷曾論新營發
遣如律沒入貨產白金四十八萬有奇玉帶金寶雜環
八箱餘不可勝計

四十二年直隸巡按御史黃紀勦奏黃花鎮守備太監紀
陽貪殘不法大壞邊防因言邊關守備太監之設衛
皇上洞燭邊情盡行裁革獨黃花鎮一人以保重地臣
謂本鎮既有兵備又有叅將守備等官則訓練防守自
不乏人太監似爲虛設況此輩類多貪殘怯懦原非可
寄以兵柄者請并革之詎入詔錦衣衛逮陽赴京員缺
不必更補陽備至亦許紀索賄不得去奏乃命逮逮紀

送鎮撫司與西質紀生詞爲大臣評事

隆慶元年二月加恩內臣司禮黃錦祿二十四石從龍太
監梁錦李芳各三十六石

五月先是司禮太監黃錦當廢弟姪爲錦衣指揮乃辭新
命而爲其姪黃潤乞復都督銜仍命書錦衣衛事下兵
部議會錦衣衛事遂寢已而太監張祥等復爲滿泰且授
其族人黃保等六人爲錦衣爲錦守墓仍令黃斌等三
十八人充御馬監勇士以示存恤 上皆許之給事中殷
用和曾大勳御史陳聯芳張楨等文章言滿等前以不
職罷不當復敘而保等欲籍口守墓冒授官職斌等以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宣考下

九十

所卒欲借勇士之名以廣恩敘皆不宜聽許惟 陛下
爲國家愛惜名器慎重法紀悉收回成命仍予以應得
恩廕兵部覆請從之

巡按直隸御史張啟元劾鳳陽守備太監趙芬貪殘驕恃
大壞法紀乞下芬吏罷守備官勿遣兵部覆芬近以病
免益自奢爲公論不容請下御史黎治芬黨仍會同撫
按議議守備官存宜革狀以聞報可

七月巡按湖廣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守備太監呂祥罪七
乞錢祥還并罷守備官兵部言內臣有事太和山始於
成化初然止用以提督追流於地方無與也宜如省言

罷之便 上是之詔華分守鎮祥還已而司禮監請以
御馬監丞劉進代祥 上仍命提督分守湖廣行都司
等處給事中歐陽一敬言臣訪知劉進者本劉俊者守
關陵誅求窮狀 萬皇帝下之獄已克李陵衛爭軍今
逃籍易名復得進用代祥此退飽虎而得饒虎也 上
悟遂命罷進問司禮監孰可代進者於是內官監丞柳
朝自司禮監典簿得擢用仍兼分守兵部尚書郭乾曰
臣惟人君之尊如天其令四時也故傳曰令重則君尊
夫一大和山內臣耳部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
華科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而自從內降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九十一

復之傳播中外殊駭聽聞臣等以天事 陛下陛下以
天自處而堅四時之信天下幸甚 上是之命改給朝
提督太和山關防兼分守

二年正月五日夜內官監新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
間道路傳言謂製解烟火進上御史康仰庇言官禁之
地法當嚴防奈何以明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延殿
宇將若之何縱恣無忌一至於此極乞將內官監失事
人員盡行查究一切烟火燈燭悉皆禁止仍請革京師
東前門張燈煙市以戒朴儉之風報聞

七月內使許義坐決刃嚇人財事發巡視中城御史李學

道不候奉提執而笞之其黨不平是日朝罷內使百餘
人突出左掖門外拌學道衆中奮挺殿之歸地下官相
顧錯愕 上聞大怒命錦衣衛執內使十餘人至東上
門杖爲首者一百發剗瘡地面克軍餘各杖六十克李
陵衛淨軍學道亦以擅笞內侍不請事體調外任

提督上林苑太監李芳奏本監官屬內自僉書而下外自
左右監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給其跟辦卑隸冠帽履
等項銀條近年增派宜悉裁革減爲定制得旨允行

十一月命錦衣衛逮閒住太監李芳杖八十送刑部監錮
侍夾尚書毛愷言自昔聖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直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九十二

使死者服罪不寬且將使生者懼罪不犯耳芳供事內
廷日久一旦坐死罪狀未明臣等皆莫知所置若非所
以示天下公安天下之心誠入 上以芳在內事上無
禮第命錮之蓋芳數以直諫忤旨故也

十二月尚衣監太監崔敏以惡缺年例貢金奉旨嚴徵以
進給事中李巳言崔敏獻諛希寵蓄詐懷奸假公用以
克私彙積財貨以奉私求誤國敗君建宜斥罷不報

三年二月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祇撤之

十二月尚衣少監黃雄者乾清宮近侍也常以香沐日私
出殿子錢與民鬪鬪市中兵馬司捕繫之明且執送巡

視御史楊松所事未決而內監以雄不入直令校尉趣之校尉說言有駕帖召雄松驗問無狀乃劾奏雄暴橫不法詐稱詔自雄亦自辯不如松言上以松奏事不實不奉旨輒拘係內侍官命降三級調外任而黜兵馬之捕雄者爲民雄亦降三級發南京給事中鄭大經御史王圻各疏爭之不能得於是巡城御史俞一貫等言松職在巡視得糾察輦轎下不法其論雄事雖激然爲陛下執法安民非有他也今松以一言輒出則不惟臣等歸事掣肘而風紀不振良善不愛其於聖治關係不細惟陛下幸曲宥松以先聖德不聽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下

九三

五年南京給事中王禎等御史李紹等各疏言司禮太監陳洪弟陳都蒙恩賜廩復乞併陞使逐列禁衛司刑法具非所以惜名器而正體統宜收廢成命以後凡有授例冒請者一切禁止仍著爲典俾臣下知所遵守

上行報聞

附自宮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興州左屯衛軍徐瑄有子嘗自宮爲內監乞除軍籍仁宗曰爲父當教子爲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致自傷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尚致希除軍籍耶命出其子使代軍役

洪熙元年二月上諭刑部尚書金純等禁止自宮

長沙民有自宮求進者上曰游惰不孝之人自絕於父母豈可使在左右發爲卒戍邊

宣德元年有自宮求用者上謂禮部臣曰皇考在御時嘗有自宮者以其毀親遺體爲不孝皆發戍交趾今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自宮

尚敢爾卽猶例發遣更申明禁約

上聞山西軍民李二等九人自宮投入晉王府貽書晉王

曰皇考下詔天下禁止自宮違者論以不孝而李二

等敢故違投入王府夫自宮以求用古人所謂非人情

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豈復有心爲王國用

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斥之

二年榜諭天下禁止自宮

三年六月金吾指揮傳廣自宮願效用內庭禮部以聞

上曰已有例禁此人身爲指揮尚欲何求而勇於自殘

求進其付刑部治罪

景泰七年詔禮部尚書胡濙等榜諭禁止自宮

成化元年有自宮求進者姑宥罪發原籍當差不許投托

王府勢家潛住進者論死隱匿之家發邊遠克軍

十年十一月有自宮者三百餘人先已請成皆逃至京師

復希進用 上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仍嚴加禁約

十二月有自宮者五十餘人日赴禮部喧訴求進尚書鄒

幹以聞命錦衣衛執之枷於禮部前并各大市街示衆

十一年冬有自宮聚至四百人聞曉求收用命錦衣衛執

而杖之人各五十押送戶部如例編髮海戶當差仍命

禮部移文天下禁約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自宮

十八年十二月通州衛軍餘金鳳等三百九十一人自宮

求進都察院言中三百四十八人俱年及十五歲法當收

贖五十九人緣十歲以下乃其父兄教令爲之者當生

教令之人因奏近例凡自宮者本身處死全家發烟瘴

地面克軍今犯者衆并援例上請奉 旨金鳳等百九

十八人枷項示衆滿一月仍杖一百并年切者俱如擬

餘原籍原衛收管

二十年五月山東黃縣民李安逃居大典縣陳固村村民

田政等四人各有子年十歲皆情安聞以求進其欲自

求進者安飯爲閤之事覺刑部論安等皆當置之法因

據近例自閤者本身處死全家克軍以具獄上請詔李

安違例爲人爭身情實殘忍重杖一百發遠東鐵嶺衛

克軍田政等四人減死發邊化衛炒鐵三年其子俱發

本縣嚴督戶長收管

弘治五年十二月命禮部榜諭天下嚴禁不許私自淨身

嘉靖元年原克南海子海戶淨身男子龔應哲等萬餘人

詣廟自陳先年在縣食糧今奉詔裁革貧無所歸乞恩

收召供役 上惡其攪擾爲首四人成嶺南其餘盡逐

還原籍仍令大索京師漏匿者

三年發淨身海戶劉用王謀等還原籍初用奏乞收用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自宮

上怒逐還至是該復奉原奏詔歸反衛處其首事者

杖而逐之

七年三月淨身男子韓春等八千餘人守關索乞取用

上惡命所司驅逐有居伴者罪之爲首韓春等十人發

邊衛克軍遂者爲令

十五年禮部奏選淨身男子胡當等三千四百五十五名

送內府供役早延等二十九百九十名分天下各王府

使用李經等二千一名收克上林苑海戶餘發回原籍

國朝典彙卷之三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李賓客通事府事處郎爲郎

吏部

洪武元年八月以孫毅爲吏部尚書

九月以盛元補爲吏部尚書

十月以汪河爲吏部侍郎河初爲大都督府都事癸卯歲

奉使橫州帖木兒被拘陝右六年至是始還故有是擢

十一月以張明善爲吏部尚書

三年以吳琳王興福商嵩郎本中周時中爲吏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琳貴國人三月任七月出知黃州與福應山人七月任

十一月出知西安舊元平章也九月任十二月改侍御

史本中十一月任次年免時中江西龍泉人以地歸附

十二月任尋知鎮江

四年閏三月以陳修爲吏部尚書

五月以李守道爲同爲吏部尚書

之司鑑明測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

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

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探官贓職等居持衡重

鑑之任宜公平以辨別賢否毋徒庸庸碌碌冗位而已

守道元末歸附本年免同婺源人以文學徵

五年以戴鼎堅呂本李信爲吏部尚書

月脈山東本壽州人從起義八月任次年六月改太常

卿信浮山人縣吏十二月任次年正月參政山西

六年七月吏部尚書詹同加學士承旨仍兼部事

以呂器爲吏部尚書

八年十二月以趙好德爲吏部尚書

九年十二月以王敏爲吏部尚書

十一年四月以陳銘爲吏部尚書

六月以李煥文爲吏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三十 吏部

十二年正月以陳煜爲吏部尚書

九月以張度爲吏部尚書

於官

十三年正月以倪斯洪爲吏部尚書

以山西參政召二月改禮部尚書

四月以劉崧爲吏部尚書

仕後起司業卒于官

六月以范敏阮爲吏部尚書

改戶部陵錢糖人初舉文學

十五年三月阮陵致仕以李信爲吏部尚書

李偉無而許氏美則兩見

十六年正月年倍卒以陳敏爲吏部尚書 敬洛鳴人初舉行義十二月致仕

十七年正月以余煥爲吏部尚書 煥崑山人由明經

十八年四月余煥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宗誥以言爲衆所嫉勒致金文徵與煥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誥致仕

誥陸辭 上驚問故遂勒得實以煥專橫威柄并文徵等誅之勒論誥口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穠秀

二者並世所不免雖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其道堅而不磨彼小人所爲自漸盡矣卿勿爲是替威儀必竭

周朝興業卷三十四 吏部

三

乃心力如故

以趙珣爲吏部尚書 珣宜陽人初舉文學本年以禮部

事坐法

二十一年以給事中侯庸署吏部明年晉侍郎仍署部事

二十三年二月以侍郎凌漢署吏部 漢原武人由秀才

任左都降侍郎者

二十四年十二月以左都御史詹徽爲吏部尚書仍兼左都御史

詹徽詹同子也父子吏部尚書本黃岡人寓徽州同有文行徽舉才能歷官監察御史陞左都御史洪武十九

年 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四年爲吏部尚書仍兼左都尋以徽子太子洗馬徽爲尚書司水有龍江

衛吏以過罰者爲伯母喪乞守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份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

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悔吏得終喪是年擢寧海儒學訓

導開文爲燕府右長史前日儒學訓導曾起爲周府左

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

周朝興業卷三十四 吏部

四

刻簿書用李善長又惡解縉爲王朝用草疏申殺善長

并欲中縉危法太子亦恨徽徽與太子謀內太子欲

開釋徽縉文附重法太子爲自 上先入徽言謂太子

曰徽執者法也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爲本 上曰汝

欲逐自爲皇帝耶太子懼因戚族卒謂 太孫曰詹徽

殺我二十六年正月會藍玉獄上集羣臣廷議玉不當

服徽叱玉供實無從放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父也併

逮徽太孫命先斷徽手足戮於市

二十六年二月以給事中梁煥署吏部事六月以給事張

迪著事驗封主事翟善署印

二十七年正月以翟善爲吏部尚書 善燕山人 生次

年閏九月降宣化如縣

二十九年正月以杜澤爲吏部尚書 澤沂水人 文宗初

三十年十月任澤免以侍郎張迥署吏部

三十一年以茹瑺爲吏部尚書

入日茹瑺有罪免茹瑺山人居位日久多私親識是月

舉人材皆非其人且有賍跡右都御史暴昭劾奏瑺貪

鄧泰職無狀黃子澄亦議瑺有心計而無學術不宜居

宰衡統百官遂令致仕瑺以此怨二人 許氏年表云七月布政河南

以雲南左布政使侯統爲吏部尚書 富平人由明經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翟中書令人憲義爲吏部右侍郎義四月巴縣人初名瑞

登洪武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 上見而問之曰特非

察牧之後乎瑞叩首不敢對 上喜其篤實令更名義

御書義字賜之義居吏部國子博士王紳謂其與特浮

沈以書責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亂安危罔繫於

進退取舍之是非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

位高於器則有履棘之慮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義非

其才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從事難欲爲尋常無聞

之人而不可得况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

紳諱之子也

三十五年九月 太宗以憲義爲吏部尚書 永樂朝得一人字並

永樂二年四月以憲義兼詹事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爾

等職專銓選但當揀理不當任情揀理則以是非爲進

退任情則以從違爲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

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君子小人不可

不察

洪熙元年正月以古朴爲南京吏部尚書 陳留人

宣德二年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師達卒遼東阿人

起太學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丰裁踴躍後陞兵部侍

郎改吏部永樂廿二年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文皇北巡時嘗問太子南京事臣親歷太子對曰皆廉

文皇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廉

耳

四年四月以郭璉爲行在吏部尚書 新安人

十年正月吏部尚書憲義卒義以靖遠後進尚書十七年

父養鐸起復二十年九月 太宗北征還生東宮事榮

錦衣獄二十一年正月釋復任 仁宗即位進少保歷

少傅少師宣德四年輟部事專儲璉至是卒年七十三

贈太師諡忠定義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

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爲包舍必歸於正歷事五朝

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

語人在吏部二十三年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

九月以黃宗載爲南吏部尚書丁丑進士

正統七年七月吏部尚書郭璉罷御史王文疏其貪墨

故璉之璉在吏部皆值早蝗待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

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璉獨不可曰主上

冲年吾輩皆先朝委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

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

如此果是其言就上蓋爵諸大臣至是請老璉來銓十

四年名不及蹇義然廉移探實行不用浮薄游幕之士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入吏部

七

雖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八年正月以王直爲吏部尚書

五月南吏部尚書王宗載罷

十一年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下獄以禮部侍郎錢穀禮者

部事九月仍釋王直復任

十三年八月以魏驥爲南吏部尚書

景泰元年九月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

情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於

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崇將朝廷

事爲一已私事安得善終

以曹義爲南吏部尚書

二年以何文淵爲吏部尚書同王直理部事肅州人

四年正月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

奸邪實跡乞治其罪詔下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

部書所云天降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

對也乃令致仕人益鄙之

六月以王翱爲吏部尚書佐王直理部事時文淵既去朝

廷以直年老恩得剛明果斷者協助之乃召用翱翱嚴

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托一時任使最稱得人

吏部侍郎洪興卒興接人疎慢好褒貶人以才學自負大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入吏部

九八

言不慚自矜其高初爲主事督陝西邊稅而回見西楊

大言其設施之法西楊不考其實異之薦爲侍講經筵

洎吏部侍郎缺力薦興既入吏部驕矜愈甚士林咸惡

之及西楊沒遂鬱鬱得病而卒

天順元年三月前吏部尚書何文淵卒景泰間文淵以易

儲革部書以告人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戚人皆

知之及上復位鄉人因虞文淵必及禍一日說傳陳

都御史將至人皆驚疑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楊

稽論官家居與文淵子喬新構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

逼以脫禍喬新亦奏稽連撫廣東時嘗薦黃瓊及代瓊

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抄遺至京鞠之迹涉已往俱釋之

吏部尚書王直致仕南吏部曹義致仕

義何南人永樂進士五年卒

四月吏部尚書王翱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於上曰翱

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乃留之

二年八月吏部侍郎孫弘聞書上召李賢曰孫弘豈勝

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右中樞

里醫補京官又因奉迎功陞工部侍郎復力謀得吏部

上又恐其謀奪情卽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乃天下

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賢曰在朝

無如郭幹姚愛可擇用之上復問其優賢曰幹端謹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吏部

十一

但規模稍狹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

之

六年九月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直字行儉太和人

永樂戊戌進士方面修髯器宇弘偉性嚴重寡言笑居

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緻既秉銓

軸益廉慎時方面官能延試薦舉專屬吏部直留意人

才于諸斷絕奔競消息居第臨臨曾不屑意時江西二

王東王謂直西王謂英年八十四卒贈太保諡文僖

成化元年三月加王翱太子太保

三年七月吏部尚書王翱寢疾乞致仕從之時翱年八十

有四十一月卒贈太保諡忠肅贈字九臬直隸盛山人

永樂乙未進士清心寡欲方嚴質直循守禮法不尚文

藝久在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鈐衡自景泰至成化十五

年門無私謁明於知人進賢惟恐不及歷仕五十三年

居第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節

難古名臣何以加焉

十二月以左都御史李秉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

五年正月吏部尚書李秉罷秉曹州人正德丙辰進士素

剛介不阿人意朝士皆進者皆嫉之又以天下庶職下

解職者由諸監生冗祿乃以親言書判四事律之有三

則其焚祭三十四吏部

三

者爲上二者爲中一者冠帶回家人益怒爲大臣有忌

者兼言官

勅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

前祭酒陳鑑爲之不平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惟

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謂之後卒謫棄敏

以崔恭爲吏部尚書尹旻爲左侍郎兼盛爲右侍郎乘入

吏部崔尹爲侍郎不相能會星變乘同都察院考察京

官大臣自陳馬昂罷去大臣忌之是年朝覲黜退者衆

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短乘於臺省於是紛事中

蕭彥莊誣劾乘任情行私其大罪十有三且言其體結

年派御史附已專權上令三法司會多官議聞尚書陸

翰林六部衙門議乘銜直治名類例選法部曰張貴仕
使章太子少保令致任其所言暗結年深御史劾貴仕
莊指實回奏彥莊以劉燾與趙馮毅官建言推舉官當
悉歸吏部遂俱下錦衣衛獄彥莊時勅山西布政使
河南布政使過江西提學李齡俱任陵亦忽許彥莊
而辭御史又疏言大理卿王榮謀入吏部彭時爲之內
主彥莊榮姻家彥莊勅乘之虛舉所授也乃令會官延
酌彥莊坐奏事不實降四川永寧縣丞彭時不自安稱
病商輅欲弭衆口請用崔恭爲吏部尚書尹樸左代崔
某性右代尹彥莊至永寧委署大寧縣事以科罰過重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吏部

爲怨家所殺聞者快之

主

十五

五月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任 恭廣平人正統丙辰
進士

六月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初半求去商輅欲薦
夔彭時欲薦王榮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既久乃用崔
恭至是乃以夔代恭

十一月吏部文選郎中陳雲員外劉恒主事乙瑄陳道爲
吏許其交游放吏刑部請遣雲等下獄科道官劾吏部
尚書姚夔等私昵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放縱并
掌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得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

得以爲計 上以雲等既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部以
被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鞠之既而都
察院擬罪例贖杖還職 上命調雲等於南京部屬其
告許吏孫慶等道爲民

七年加姚夔太子少保

閏九月吏部尚書崔恭起復至京改南京吏部尚書

八年正月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驥清山人由乙榜
授松江府學訓導諸生多所成就與修永樂大典陞太
常博士宣德初陞考功員外郎歷太常少卿吏部左侍
郎進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年不別治生端厚祗慎簡約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吏部

十五

廉勤顧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權要人不悅性好吟咏

矢口適情不求雕飾自有雋味老年事其兄教諭驥愈

恭謹成化間御史梁坊疏驥有德有書請如漢故事優

禮特遣行人存問病革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

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驥身不勝哀言不

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諡文靖

九年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夔桐廬人以春秋舉鄉會試
皆第一擢給事中歷南京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吏部
尚書受資儀山立議論河懸雄才偉度遇事立斷奏請
後進擬拔淹滯意所交讎不避親故卒年六十諡文敏

三月以尹爰爲吏部尚書進崇盛左侍郎改陳俊右侍郎
初外議爭擬王榮代姚夔爲吏部而內閣尚書亦銜尹
爰謗姚夔意於王爰聞之置百方經營至是姚夔適商
以妻喪在告爰乃叩太監竊勸勿俟商出早遂引東廠
刺事奉太監人奏謂外議人望皆歸爰遂諭內閣擬旨
內閣彭時謂崔恭在南京亦可取來可禮請太監曰只
舉在此者彭乃擬爰陞冢宰

十年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盛是山縣人正統乙丑進
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朝廷多事六科建白多盛
與林聰爲倡景泰壬申陞山西參政協贊獨石等處戡
討朝鮮葉卷三十四吏部

法制置百廢具典教民耕種多所收獲天順改元糧食
部御史巡撫兩廣成化初巡撫宜府聖田益廣以所積
餘糧置戰馬千八百匹修屯堡七百餘所召入爲吏部
侍郎卒年五十五賜諡文莊盛留心世務在宜府多所
建置但在兩廣不能取上官軍多賊平人報功又以洞
蠻出沒不常禁有司不許擅申盜賊必俟年終稟奏未
免姑息觀望識者非之

十一年南吏部崔恭兼南兵部
十三年六月尹爰調兵部武選司郎中姚夔爲廣西思明
府同知璧故尚書夔之子夔素與尹爰不協及璧又忤

爰意欲注邊郡恐致物議乃擬徽州近地知內此必不
從果得旨璧漸人何得處以近地遂有是命璧居廣西
數年以病歸卒於家

七月以耿裕爲吏部右侍郎

南吏部尚書崔恭致仕

十五年正月勅加尹爰太子太保

南吏部侍郎錢溥乞休進尚書致仕溥華亭人弘治元年
二十年四月以陳俊爲南吏部尚書

二十二年五月華尹爰太子太保以尚書致仕翰林侍講

尹龍除名爰陞城人龍爰子也爰與內閣萬安不協安
隔朝與葉卷三十四吏部

每語所親厚者口言官有能勅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

倣也然爰與到瑯善瑯與安並在內閣安不得行又爰
字銓衡每推舉時皆先舉科道官或舉部屬亦其人中

官之門者以故科道中官各無缺隙一時違法通敏貴
悉皆悅到瑯既致仕去安欲引南京禮部侍郎尹直入

閣爰謂不可安遂托李孜省潛受於上復曠所親者
道論勅於是吏科給事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藉端如

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
兼管糧運尹爰縱于受賄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

怨御史陳汝等亦言尹爰明略公行苞苴直就進通判王

範進陞主事經歷張璠舉進士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
久著貪污之跡子之惡父且不知何以別天下賢否使
其知則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銓衡事既敗爲復何面
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綱大章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
臣儆戒之戒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璠王範
等於午門前拷訊幸免爲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
籍爲民

又選郎中黃孔暉特銜清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家
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
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須人壩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十八

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每公選客至輒見詢訪有得
必書於冊量其才隨其地望恭之典論薦用各當其才
人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也見其憂則知小人之
不退也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陞左通政
五年陞兵部右侍郎

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爲吏部尚書

十月調吏部尚書耿裕於南京禮部改工部尚書李裕

部左侍郎徐溥於吏部溥仍舉學士

十一月南吏部尚書陳俊加太子少保致仕俊莆田人

二十三年九月 孝宗登極吏部尚書李裕以附李孜省

罷裕豐城人

十月召前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
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懷恩以直道出居鳳陽至是召
還預政恩素知萬安決依王恕門正力言於 上請去
萬安而召起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語之曰三
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君苟且公宜先請見若
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於 上前庶具有濟一受官職
再無可見之特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
章保薦恕宜入閣 上曰朕用泰義王直故事委恕吏
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吏部

十九

弘治元年正月以王懷爲南京吏部尚書

二年三月以張悅爲吏部侍郎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諡文懿守陳湖南縣人性恬

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

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絕之謂其曰吾猶

葵藿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

教內監多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

陳獨無所資藉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

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

不紀建文諸事遂使建文五年政事及當聘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邸灰王門是正改正草奏欲上以稿不采

改禮部主事蔡清爲吏部稽勛主事清上時事管見二例又疏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其後錄用始盡時庶吉士鄒智以危言傷時并建詔獄坐妖言極刑刑部侍郎彭韶決不宜署刑部尚書何喬新方病在告吏部尚書王恕上疏論救猶未允釋清以喬新與邢禁即請其第強之出喬新乃亦疏救智得不死謫官海泊清復以詩送之

史部

三

六年二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濬亦贊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禮書下頗有言適太醫院判劉文奉獲劍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奉因憾恕遂許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多詳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之濬謂恕實直濬者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去益力詔允之命棄傳以歸有司歲給役米文奉之奏許濬陰囑之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乞疏罷黜上不聽恕既西三原

人正統戊辰進士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十餘劄皆忠正到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鄒子產年九十矣猶考冷若述言勅必悞矩度嘗言我輩老方理會學問正德三年卒年九十三貽左柱國太師登端毅

六月改南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八月以周經興寬爲吏部左右侍郎

七年四月改南吏部郎中儲雅爲吏部考功郎中雅爾意人才考注誠否無不曲當

史部

三

八年五月以張悅爲南吏部尚書致仕南吏部尚書王傑卒傑武進人景泰辛未及第丰采嶷嶷好自諺詔居家修靡爲吏部考嚴諸司官屬去取務合輿論卒諡文肅子沂嗣都御史

九年正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裕河南廬氏人景泰甲戌進上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關南陽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兄王講讀官至是諸王將出關裕亦按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諸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裕以爲例不可十進士詔不選裕勸十進士上爲降一進士名餘調外裕在吏部爲進賢才務協輿論愛附懷養莫能摘奪

守正立身于湖所絕即內降封封章抗議罷侍門
與父九時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第第約清然無
異寒素而倅幹修辭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
是縉紳世濟其父卒於官贈太僕議文格

二月改右都御史屠淵為吏部尚書時推兵部尚書馬文
升及滿與三侍郎以部次年勞與望論之當肩文升竟
歸於滿滿既得吏部常班文升之上同辭居下廷試讀
卷又恐居文升前既先移病以待郎選寬代時議以
滿自度不可居上只令辭職不當讓班遂制案序也
四月以倪岳為南京吏部尚書十二年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人吏部

王

十二年以秦民悅為南京吏部尚書人新歲

十三年五月屠淵進太子太傅乞致仕許之人正德七年

六月召南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以林瀚為南京吏
部尚書人明舉

七月以王鏊為吏部右侍郎

十四年十月吏部尚書倪岳卒岳字舜泰上元人父謙南
京禮部尚書嘗奉命祀北岳而夫人姚氏夢緋袍神人
入室寤而生因以岳為名岳有文武才略為吏部釐正
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于謂謂沮或勸其

毋制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讎提沮不得盡行其志岳
曰家宰職固如是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仰望其主
采卒贈少保謚文毅父謙先謚文信國朝父子為學士
翰林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

以少傅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吏部尚書

十八年八月武宗登極楊守陞以南京吏部侍郎乞休
進尚書致仕人正德七年

正德元年四月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先是御用監太
監王瑞以大婚禮奏書策儲士缺人吏部已奉旨考選
復有旨令華選人役通送本監考抄優劣文升方杜塞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人吏部

王

侍門堅執不從瑞備憤奏文升抗拒科道皆上疏力辭
事乃寢文升素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
南人在先帝時文升嘗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
大夏見先帝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鏊
兵部侍郎熊綬皆湖廣人鏊與大夏姻親綬以廉著文
升欲抑鏊等引進到宇會所廣缺總督部御史文升薦
綬往補之綬不樂於外詣吏部辭之不容綬憾之與宇
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至是乃諷同鄉御史何
天衢屢說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
上乃允

以吏部左侍郎焦芳爲吏部尚書芳河南泌陽人時司諫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芳本年十一月入閣

十一月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爲吏部尚書以李傑爲南京吏部尚書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張元順卒元順江西南昌人自幼聰悟博涉羣書潛心理學探索經傳多所獨得一時相與往復談理學者數人各立門戶而元順屹然中立所著書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入仕積四十餘年而退居於家者三十年天下士莫不想望其丰采晚年以纂

輯朝典彙卷三十四入吏部

修畢出巡爲時輩所忌言路派其營求入閣資恨發於京邸故論者以爲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爲

二年十月以黃珣爲南京吏部尚書尋免

文信

十二月以劉忠爲南京吏部尚書

三年八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罷尋除名爲民調兵部尚書劉宇爲吏部尚書進不媚劉瑾然亦不與抗事

多調停朱濂者每爲宇謀欲領進乘間言於瑾曰許尚書伴爲恭謹而外示亢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廷貶謫

不用因其有虛名乃欺公衆用却又揚言於外曰公難

與奉同鄉不同於公乃吏部委曲用之耳瑾方怒悉不置及聞此言大怒屢舉旨責進欺罔進乞歸遂落職以字代之

十月以梁儲爲吏部尚書兼內閣詩勅

以王華爲南京吏部尚書

四年四月降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右侍郎劉瑾以儲等在弘治中某修大明會典壞祖宗制書雜以新例悉

罷之儲因降爲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鏊致仕免竟惟李東陽如故

五月以孝宗實錄成復梁儲爲吏部尚書兼學士南吏部

王華降侍郎

六月吏部尚書劉宇晉少傅入閣

以吏部左侍郎張綬爲吏部尚書綬陝西安定人弘治中任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在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爲民

綬赴京焦芳薦於瑾復補舊任已而揚一清薦綬請曉

綬署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入閣遂

以綬代之綬嘗勸瑾今天下諸司官有饋送禮物者非

取於官庫則欲於小民取怨貽患不可理納其言遂禁

察僥遺者適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回欽銀欲行僥送瑾

俱知之捕下獄死

差往福建同欽銀二萬兩魏璉璉奏收其銀於承運庫
宣等皆降黜其餘因饒送得罪者甚多劉門之弊一時
少息璉又嘗言於璉謂其左右用事者多駟財壞法璉
悉去之其他敕正頗多未冠之禍少減然璉在吏部惟
知收理諸宦者以爲璉之疎同類皆錄放之

九月改崇儲南京吏部

五年二月以劉忠爲吏部尚書兼內閣誥勅九月入閣

六月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五贈太師益端肅

文升鈞州人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

大議衆莫敢決文升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

閹朝典彙卷三十四吏部

三十六

華修舉止嚴重修報偉貌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

勵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

事受賄利害屹然不可奪

八月張綏罷以劉機爲吏部尚書孫交爲南吏部尚書綏人交

九月劉璉諫下張綏獄病死仍葬其尸家屬流嶺南

以傅珪爲吏部右侍郎羅紀爲南吏部侍郎

吏部尚書許進卒進字季升雲霄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御

史歷大同巡撫滿知兗州府尋以按察使歷都御史巡

撫甘肅陝西至兵部尚書改吏部時逆璉專擅進持正

不可撓三年考察外官璉得略數欲得諸貪黷吏進不
可璉怒百方欲中傷之不可得以劉吉署員外再署郎
中爲非制又誣進爲雍泰非其人除璉璉怒猶未解又
據進在大同時籍士出願役錢失勾抄爲吏乾沒且籍
其家會璉誅得解復其官致仕卒嘉靖五年贈太子太
保諡襄毅子諱南戶部尚書讚大學士論兵部尚書

十二月吏部尚書劉機致仕

六年正月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

以張濂爲南吏部尚書濂廣西

十二月以蔣冕爲南吏部右侍郎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吏部

三十七

八年正月以南京戶部侍郎儲璉爲吏部左侍郎未起而

卒年五十七璉先世昆陵人元末徙泰州少貧無資動

苦嗜學舉成化癸卯甲辰鄉會試皆第一獨介清修與

物無競推引名士振起窮阨進璉專權時公卿奔危璉

愧憤引疾去既而起用亦遂乞休至是再起卒諡文懿

九年四月以孫霜爲南京吏部尚書需江西德興人原貢

之孫初任禮部尚書銓曹擬改刑部以忤逆璉遂矯詔

令致仕璉復起歷南京吏部工三部尚書後以老疾

乞休卒贈太子太保諡清簡

十月給事中王昂論勅楊一清選法不公詔下請昂一清

特之上章目劾乞留王昂朝廷不聽竟謫昂為休寧縣丞赴任期月尋轉應天推官昂能不避權貴一清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

十年四月少保吏部尚書楊一清入閣調兵部尚書陸完為吏部尚書

十二月以王鴻儒為吏部侍郎

十三年四月以劉春為南京吏部尚書

十五年十一月連陞完下獄謫成結其家以交通宸濠也完長洲人

十二月以王瓊為吏部尚書

國朝興業卷三十四

吏部

手九

十六年正月以羅欽順為吏部左侍郎

四月詔諭吏部尚書王瓊罪威死戍邊初正德間經畧都

御史彭澤以金幣賂土魯番滿達兒易哈魯城及金印

城印未獲而澤即言事平乞歸遂召澤還京理都察院

事既而滿達兒知我撤兵故不返城印更覓索無已且

還奸諂出入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偵知之悉捕下獄

滿達兒怒以萬騎寇肅州遊擊內宰出禦敗績九疇恐

城中夾謀有變悉斃諸夷甲者并斃哈魯都督失拜煙

答九疇潛結瓦剌夷酋大破番落三城滿達兒遁失拜

煙答子米馬兒黑麻入貢居京間父死失人鳴冤兵部

尚書王瓊乃發洋吹岡及九疇激變查師狀連繫廷訊幾殺澤大學士楊廷和管解得免仍削籍九疇為民及瓊被劾遣御史楊秉中假言現在兵部結納錢寧江彬假手於寧逕左都御史彭澤副都御史范鏞御史烏公

部給事中石天柱擢彬內兄楊機子婦之父祝隆為奉

將都指揮等官上命法司加訊乃坐交結近侍論死

言官復請宥之以全士體乃謫成化

按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綏生瑾黨死陸完生宸濠黨

王瓊坐奸黨亂政皆論死減謫成石瓚代瓊有匿名書

帖吏部門云莫殺其傲莫賀其賀十五年間一連三箇

國朝興業卷三十四

吏部

手

以石瓚為吏部尚書掌詹事府廖紀為南吏部尚書

元人

記家

八月以魯宇為吏部尚書晉少保

兼平

嘉靖元年四月以羅欽順為南吏部尚書

和入九

六月南吏部尚書王華卒事浙江餘姚人成化辛丑狀元

忤進禮傳奉致仕家居十餘年卒子守仁平過濠有功

封新建伯贈事如子爵華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賊連

用事士大夫爭走其門事獨不往子守仁論瓊連怒逐

守仁賴素敬慕事不輒遷怒間以語人欽諷使就見事

不往及轉南京瓊又使人告華不久當召用冀得往謝

羣竟不往其平生大節如此

二年四月以楊旦爲南京吏部尚書

三年七月吏部尚書喬宇引疾乞休 上允之已而御史

許中劾隅各疏言宇忠靜清望冠於一時背守舊都值

宸濠構亂有保節之功今任銓衡素風湮泊門庭生色

正清朝所倚任者不宜以一辭遂聽其去 上曰朕未

嘗不用字宇自以疾求歸耳

八月以顏頤壽爲南京吏部尚書

九月以楊旦爲吏部尚書不赴旦建安人故太師榮曾孫

初授吏部主事歷南京吏部尚書又改北會桂寧張璠以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三十一

傳奉陞學士旦疏其非制忤旨給事中陳洸論且於是

乞骸歸且祇事三朝徽歷中外幾四十年皆有表見惜

天官令下以構去不一展平章之用爲輿論所恨

年止賜

十月以廖紀爲吏部尚書

四年正月詔改胡世寧南京吏部侍郎先是召世寧爲吏

部侍郎未任外艱去服闋乞休時大禮議未決江淮饑

人相食疏乞量定大禮赦羣臣小過簡賢求治疏成不

果上及羣臣伏闕爭大禮得罪又疏言羣臣心欲効忠

詞乃過激乞曠然開釋屬回治安不起爲兵部侍郎御

史曹弘助劾世寧奸諂遺誤大員生平乞賜罷斥不聽

世寧上京陳邊備二十五事又上太學惟仁人能好惡

洪範惟辟作威福易大傳不出戶庭君不密則失臣講

意三章疏上留中給事中徐經言世寧欲起密告之風

世寧言乞下臣章宣示因引罪求去不允又上知人官

人二十事言者益盛章至數十上乃改南京

以朱希周爲南京吏部尚書

六年初廣信府同知葉朝陽生事當逮未至乃遷南戶部

員外郎 上以諱吏部侍郎董理視部事淺實不如上

疏引罪 上特有理請文選郎中鄭傑外任主事劉序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三十二

等奪俸三月

四月少保吏部尚書廖紀罷

五月兵部左侍郎張聰言近者會推吏部尚書科道官欲

舉前尚書喬宇楊旦吏部郎推宇臣謂家室統百餘有

也宇與旦皆以黨附楊廷和得罪去今輒議起用是大

臣之用舍不在朝廷而在臣下也又推禮部尚書吏部

欽首舉劉龍次溫仁和乃仁和遂以歷休年澤出爭先

後臣謂大宗伯寧禮者也古者士議大夫大夫議卿今

乃自薦而爭先是大臣之會推不由朝廷而由已也伏

乞 聖明嚴加戒飭自今休致大臣必求明旨起用方

許與推凡推用大臣吏部與九卿共定其論以聽宸斷
上是其言部大臣致仕者非奉旨不得徑推吏部以用
人爲職凡推用官員必吏部先舉若與情未愜亦要明
白商確不得紊亂資序以虧禮讓亦毋得立異紛爭以
傷大體其有援引非人舉用失當者科道糾正

八月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未任以李承勛補未任

九月南吏部尚書朱希周致仕希周崑山人弘治丙辰狀

元三十六年

以吳一鵬爲尚書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五十五

十一月以桂萼爲吏部尚書

五月吳一鵬致仕以劉龍爲南吏部尚書

八年二月桂萼入閣以方獻夫爲吏部尚書

九年八月吏部尚書方獻夫罷先嶺東人彭澤爲吏部郎

中以不檢見黜乃緣張惠得內降苗用未幾改左諭德

士論駭之太常魏埈以疾乞歸方獻夫以澤同科檢選

補澤太常卿又有黃芳亦廣東人獻夫以爲南太常而

彭澤之故識異得以免胥入官亦山濮州判官擢延平

府通判人尤駭異獻夫又誤問廣東僉事劉喬死遽以

員外郎吳聯代喬後知其不死乃推喬爲副使而無其

缺今皆係以居浙江叅政黃卿性悻直兄惡於璫而副

使覺以平溫州知府丁璫皆璫所善乃調卿於廣而以

平代卿以璫代平各得僉旨相代去都給事中夏言劾

獻夫蕭悅政府蔑視名器任意行私犯議有四而璫擅

易命吏文送郎中劉序又甘心詭隨宜併切責以防其

微上命黃卿等俱以舊官任事彭澤係陝縣人忠獻

夫安心辦事勿得辭避今後用人務合公論既而給事

中孫應奎亦劾獻夫私其鄉人沈光及澤至是給事中

薛甲上言四事曰廣姑納以來忠讜正習俗以明體統

勸訪問以進人才養和平以凝天休中多阿諛語給事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五十五

中饒秀勅附大臣反噬羣僚其曰劉永昌武夫也

豈可以劾承宰張瀚軍餘也豈可以議總督欲正習俗

以明體統似矣然自永昌肆言以後無復有言官議大

臣得失者獨夏言議黃卿等之詞補孫應奎議沈光等

之權用趙漢議臣等之不職而已未聞有及璫獻夫者

甲之所言明爲二臣杜塞言路不忠爲甚章下吏部獻

夫知果論不與乃上疏引疾乞罷許之

以侍郎董祀右吏部事

十二月以侍郎徐緒署吏部事

初御史胡明晉劾吏部右侍郎董祀排陷徐緒李時頗暴

臣及聞張延綬補縫以圖復起 上令明習具陳其所
階三臣狀令都察院覈其聞表延綬事明善乃具以所
聞排駁對言 聖聞塞父已久因吏部尚書缺而不發
久之始行 上以祀忠孝大節已虧法當論治革念其
日講有年姑與冠帶同往都察院亦言其聞表延綬事
俱有跡 上以祀已革職始免吏部更不許起用
十年 上諭吏部朕惟政治以得賢爲本吏部尚書古稱
冢宰表率百僚人材進退實司鑒別朕以任此重大懸
缺已久茲特訪諸廷推以協公論諸臣宜體朕心慎選
惟公與明忠誠爲國練達治體者一三人以聞朕將親
闕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王五

擇焉毋得視爲泛常以應故事既而吏部會推以禮部
尚書李時吏部左侍郎徐繼刑部左侍郎聞鴻名上報
罷

七月召方獻夫還吏部未任

吏部疏文選司署郎中鄧尚義曾授 上可之報曰文選
司銓衡項來不問官賢否第以次補僅及一年輒陞京
堂他部郎有賢者不得與屢經建白竟不遵行以致往
往挾權用私用舍倒置押恩不及百姓自今文選郎中
務令久任果能盡心所職者聽起歷如何不得舉陞第
尚義仍自策勵各司有不稱者吏部會都察院更調遷

補務在得人庶朝廷體訪好惡悉出公論
十二月復以王瓊爲吏部尚書

河東運使王濬疏奏三邊總制尚書龍昔在吏部時先
陞運使王袍聽張孚敬之囑停袍改官以濬陞補詔逮
治濬龍聞之上疏言袍昔爲撫臣所論倒該降級本部
作缺以濬陞補原無所爲蓋濬前爲平陽知府時與臣
有郅故以此中臣既誦曰大姦又曰張孚敬之爲大凡
所以汚穢臣者無遺力焉且與孚敬跡既甚疎議復多
忤負辱蒙垢誠有不甘乞退休以全名節 上曰覓奏
朕具悉已達訊王濬卿宜安心供職不必深辨
闕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王六

十一年七月吏部尚書王瓊卒瓊字德華山西太原人舉
成化甲辰進士爲戶部郎歷濬集二千石皆第最 武
宗朝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改兵部加少師改吏部請
成起兵部尚書總督陝西諸軍事復改吏部卒贈少保
諡恭襄

命大學士方獻夫兼領吏部事

八月以汪鋐爲吏部尚書

汪鋐以御史馮恩論劾乃奉其巡視上江以輅重慢職爲
朕所切燒毀官文書匿不以聞又枉道還松江江洋賦
積行而恩慢不戒備近有旨勅令戴罪自効復逃避徵

州離江五百餘里又妄作威福擢刑軍職始屈路徐楷
行遂道項臣劾籍通賄事恩遂爲報復思所以中傷臣
惟 聖明垂察得 旨馮恩已遠閑疏內事何併行巡
按御史嚴實以聞卿宜安心視事毋以小人浮言介念
詔逮繫南京御史馬敏等請京考訊初敏等同官十八連
章劾吏部尚書王瓊 上怒命悉逮來京給事中魏良
弼論救 上以其懷怨庇黨並下鎮撫司獄具俱論贖
還職

九月罷吏部右侍郎席春先是部吏部推舉各司堪任翰
林者春言之尚書汪鑑請召楊惟聰陳沂還職使不聽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三七

二人遂有隙及再推禮部侍郎鑑不復與春議春怒詔
使至抵冠於地鑑於是劾春嘗議大禮時春附楊廷和
不同其兄書議又與楊慎輩疏曉門草疏欲論張孚
敬桂萼去楊名狂潰春以同鄉實與其謀昨 聖嗣誕
生廷臣吉服稱賀春獨公服謝恩不賀設心無君莫此
爲甚義不與春同列乞亟罷之 上覽奏曰朕之數進
用春者徒念其爲庸書第耳春不思報稱實謝恩豈
無謂日仰此一事他可知已其令冠帶閑住不許再用

十二年七月以嚴嵩爲南京吏部尚書

十三年七月命吏部尚書汪鑑兼兵部總督大工

十四年八月 上嘗與輔臣李時從容評議諸臣王廷

相賢矣梁材甚正嚴實尚健恨秦全衰耳汪鑑孫定見

考察遂多枉抑時曰鑑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辨 上曰

若爭鑑猶達時宜使始爲尚書部事益數他日又曰張

孚敬忠誠才畧但不惜人材耳人咸服 上深鑒

九月吏部尚書汪鑑罷侍郎霍韜著部事先是給事中薛

宗鑑孫應奎等交章論鑑奸邪誤國擅立威福日述里

巷語曰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鑑上疏辨謝應奎等

扶私罔上 上慰爵之既而御史曾紳等相繼劾之

上召大學士費宏李時曰鑑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

復立朝班宏等以大工未訖請留之 上曰鑑邪佞

隨留之無益第言鑑者不已而鑑又不肯自陳如國體

何宏等以 上意諷鑑使乃引疾乞休許之特文選郎

中呂希周已遷通政使尋亦罷去鑑罷 上乃出曾紳

疏責諸言官曰言官宜隨事救正乃皆疑君負主肆行

報復人君奉天豈敢私其好惡亦何敢拒言乎張鑑何

嘗舉朕拒言謂謂三年杜口是誰使之其速訊詞連宗

鑑皆廷杖削籍孫應奎落級外補

十月詔李給事中童進第御史王祚等官爲民時吏部尚

書缺侍郎霍韜言家宰表率百餘非他部比惟 上命

書缺侍郎霍韜言家宰表率百餘非他部比惟 上命

上令推之乃推羅欽順反言萊材唐龍王延相 上皆
不允令科道官舉一人以聞於是連傷及詐等惶懼言
陛下神聖諸臣甄別已悉非臣等所敢言 上怒曰令
汝推舉即疑君懷忌不言即汪鉉說倭賊已知之但未
至大惡如令策勵非私其人聞朕與輔臣有言乘機搆
害蓋猶以大禮故中傷之耳忤悅無人臣禮其視章者
皆奪職爲民

十五年四月以許讚爲吏部尚書

六月以湛若水爲南吏部尚書

七月致仕吏部尚書汪鉉卒鉉婺源人弘治壬戌進士歷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兼兵部六卿兼二銜亦異與也卒

贈少保益榮和

十六年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奏文選司獨用承差爲本皆
納賂克營三年生取美官臣等草選今郎中楊育秀潛
役收補作奸壞法宜究事下吏部覆謂各部寫本俱有
額設監生吏部獨無當時立法蓋以本部吏承出身之
地自可擇用而文選一司最爲劇要天順中尚書王翱
始選用承差爲本謂此輩會隨撫按在外習習非有他
也承差屬文選故即用承差若吏典屬鑒封即用吏典
亦非有他也自翱至今七十餘年未之有改近日輒始

改用吏典而溫仁和又復用承差及臣謂乃兼用吏亦
夫吏承皆晉吏之流第取習書使此何擇即承差滿日
遞除驟亦亦與衆同如輶所言受賄作奸並無指實且
承差開納八十金而營克乃至二千遞除又復同衆事
之有無殆亦易見惟 上裁察 上以承差既革應各
部用監生寫本貴吏部繁詞回護李堂官俸二月可官
三月育秀降一級調外任

十七年考功郎中缺部臣擬用驗封郎中李開先山東人
也是時文選郎中黃顧亦山東人 上以明年考察京

職事體甚重文選考功何俱用山東人令再推於是部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擬裕勳郎中任滿從之

十八年正月許讚晉少保二月從幸三月還

二月吏部侍郎張廟張邦奇加太子賓客

七月以開闢爲南京吏部尚書

御史蕭祥耀言頃 聖駕南巡吏部缺主事侍郎張廟輒

覲何輔臣意引奔趨權利之徒刑部主事吳貞用之夫

見大學士顧鼎臣之門生親友也天曹重地豈容以匪

人濫廁其間而鼎臣身爲輔臣薦進門牆行公市私不

可以儀表百僚淵穆典銓銜曲已徇人沒無可否何以

黜陟天下士乞敕吏部速罷鼎臣而別選廉退以爲行

黜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聖

徵停之戒如舉臣如潮者猶以大臣優容之勸令休致亦足以爲徇私用人之警誦入 上責群卿指摘細微排斥大臣任妄不諳事體令錦衣衛建治之近詔書不許無故更調官員以起齟齬吏部輒廢格不用令自陳狀以聞於是潮自劾不職狀且言謂用吳崑非由舉臣意前本部員缺兵部主事馬承學以舉臣擬每於東中自謂必得吏科給事中周琬以語臣臣謂此必奔說浮疎之士故舍承學而用崑此怨謗所由起也 上以潮久侍講選素謹厚令供職如故而令錦衣衛遞承學琬等物之已而詔奪潮俸一月文選員外趙汝濂等俸二月

月祥雖承學俱贖罪還職崑仍原職琬以別旨降遠方謀職已舉臣以被論乞休不允

御史洪垣劾文選郎中黃順貪婪欺罔狀內稱知州王顯祖等考察調簡而補巨郡知縣何瑚年過六十而選御史并諸貴緣關節塚亂送法等所指及凡二十員且言今當考京官之期考功郎中法當妙選才哲而順乃以人品鈍下之曹世盛補之原順之意由已以賄先任文選郎中楊育秀得爲考功育秀受黨護之益故復薦進世盛冀爲已地引用柔邪懷私誤國莫大於是且吏部人才進退之關士習趨向所在而順以庸汚竊位其責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聖

以澄清天下興起治功請加顯赫 上下其章都察院及吏科從公參論於是左都御史王廷相等於給事中薛廷寵等覆初御史所論閣道踪跡頗有據得旨逮前錦衣衛獄將訊疏內所指王顯祖何瑚等二十員俱以賄進有干清議并楊育秀俱令爲民曹世盛更調別用郎中贖賄如此尚書安用因責廷相廷寵回護失體之罪而宥之令十三道公舉隱年選道若何瑚者於是十三道以御史王之臣彭世湖楊瞻東山應詔調外任已錦衣衛以頑獄成報刑部論當削籍詔黜爲民

御史劉士達復言近者官吏貪污紀綱漸廢推原其故厥

有由然臣見吏部尚書許讚淑混淆於識見之昏或務尚莽於性資之疎紀綱頹廢於行檢之與人才壅滯於才智之疎胥吏縱橫於聽信之偏賄賂公行於防範之略郎中贖賄而猶黨庇之其何以表正百官也且極言六部吏役賄濫之弊指摘甚悉并以爲謝罪 上曰許讚朕所簡任士達揣度上意乃假吏胥瑣事排擠大臣不宜居憲職其調外任謝再疏乞退優詔慰留不允十九年十二月陞文選郎中王嘉賓爲南京右通政 上以吏部司官推陞京堂多不服公論令自今以往文選司郎中務久任之

二十年四月吏部尚書許讚奉勅免仍起視事時給事中徐積勅奏吏部主事李棟介鄒不職上詰責讚令嚴實以對讚疏陳因未罷上慰諭之

二十一年九月巡按山西御史童漢臣論勅吏部尚書許讚目擊山陝虜患臨事依同至有經年不選正官而其所銓補者又半不堪策勵之州佐縣丞也此豈朝廷撫養邊方之意兵部尚書張瓚素性貪濫負殃民債事之罪當爲首論大學士嚴嵩貪淫狡惡舉招物議委以政本必爲國禍疏入詔以嵩才望素著非所宜論讚瓚俱留用既而讚瓚各引言求退嵩亦上疏申辨并乞罷黜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聖訓

以張邦奇爲南史部尚書

二十二年四月張邦奇改南兵部以宋景爲南史部尚書五月詔奪文選郎中王與齡官爲民初內閣嘗以親厚者屬文選不以爲具與齡掌文選執法不聽請托時大學士嚴嵩屬選監生錢可教知縣不從大學士羅繼登調刑部主事張惟一於吏部又不從嵩屬職言官劾奏與齡又遣書御史沈越越於衆言官前裂其封送發其國留文選之奸嵩大恨與齡知爲二輔臣所劾乃因尚書許讚疏白楊托事參嵩辨介刑籍

十一月以許讚爲文選郎中時行取官候選日久俗弊後任者至多反前所來而低昂之說曰此不肖之心也亟自於尚書許讚行之讚曰大觀伊邇須觀後行殺曰觀官蓋至萬一有贅語則行取者難爲去聞讚趣其言竟以二日畢考選事會謂公而厚云旣而擢南太常少卿南十三道御史韓一古等劾考功郎中胡鯨稱勸郎中李愷令遷不職乞罷黜以重典與詔部院看議復稱鯨愷先任屢經薦揚在部未聞他議既經指摘難以居職宜改調用上曰考功郎中職司考察庶官關係非輕汝等旣不爲官擇人及致人言又復委曲庇護有負委任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聖訓

許讚等且不查究鯨照不謹何冠帶閑住愷依擬員缺着於各部郎中員外內選擇才識操履爲衆所推者調用今後吏部司屬選照先年例於各部訪舉調補務在得人不得濫將推官知縣一舉徑陞

十二月詔罷河間府通判周鈺等職爲民奪吏部尚書許讚條請文選郎中鄭曉外補時吏部從陞鈺爲南京吏部主事上曰鈺外調未滿四月何以輒陞京職詔讚對狀仍令將今年奉旨請降人數已未陞轉具查以聞於是讚等上疏引罪并查已陞轉官陳叔順等十六人未陞轉三十九人列名具覆上曰爾等職司銓任不

以王言爲大前所降黜皆因朝祭失誤等事朝廷薄戒
警其息玩乃未及一年遷轉數多迄權市恩欺蔑國法
殊失人臣體貽等奪俸二月鄭曉降三級調外任缺并
陳叔順等非假營求何以速進俱革爲民尋降曉爲和
州同知

二十三年致仕吏部右侍郎歐陽鐸卒鐸江西奉和人以
天變自劾卒謚恭簡鐸有文學操履修潔時論重之
九月許讚加太子太傅入閣以熊浹爲吏部尚書以
唐龍爲南史部尚書

二十四年閏正月以張潤爲南史部尚書

吏部

四十五

九月奉吏部尚書熊浹等條三月該司官各半年先是文
選郎中缺擬刑部郎中翁大立調用吏科都給事楊上
林劾奏大立傾險不職宜罷有旨令吏部對狀於是決
等謝罪上曰爾等職司用人乃不行審察選用失當
以致人言詎認罪姑罰俸三月大立不准調用
奉吏部尚書熊浹條半年左侍郎王學夔等各二月該司
各四月先是南京戶部員外焦希程以草場失火率旨
降調矣時南京吏部題實授官誤以希程名上浹等因
以題覆上疑詰之浹等具處伏罪故有是命

十一月罷吏部尚書熊浹爲民決白諫其仙忤旨上屬

以事督過之奪俸者再決不自安至是稱病乞休上
怒曰決就平教之中議藉取爲進原非本心既得附用
自當感報近輒放恣無禮汕主專情茲乃測度探問假
以辭言本宜重治始從寬奪職爲民仍令錦衣衛官抄
押回原籍當差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甲戌進士拜禮
科給事中歷南北都御史禮兵吏部尚書歸田凡十年
足跡不入城府每聞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以未報國
爲恨厭術數之學好製程朱語錄體驗於身心以是防
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藏
其大矣後進贈少保謚恭肅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四十六

選文選郎中劉鑒爲右通政提督磨鍊於各部司屬內
選有才望者爲文選郎中務在得人毋循次調補既而
禮部尚書費宋言比者選司員缺吏部奉旨從各部推
用臣之所屬有儀制祠祭二司事任最重而郎中周琬
高簡最各稱職該部方賴其用有如忌臣者出臣不意
議調琬等成命一下臣欲諫留不可得矣近評事蘇學
思假以大學士嚴嵩之名索求差遣臣執不與學思爲
嵩私人最多機警弟恐業非中傷夫以臣拯危而復奪
此二臣再遭謫誠愈難獨立上曰果意在攻訐欲以
保爾屬官爲辭妄生齟齬下其章所司

十二月以唐龍爲吏部尚書

二十五年六月考功司郎中缺擬請黜郎中當禮調補詔以明春當考察該司郎中宜別就乃更推驗封郎中李舜臣以請報可

吏部侍郎董祀平謚文簡祀令借人博學能文性峭直始爲吏部主事絕請托鄉人多怨之後落職三年始白

七月御史陳九德奏劾雲南參政高簡爲支邊郎中督擬陞行人李時濟爲工部真術主事而未有員缺蓋誤也已有旨如擬簡乃取其疏劄改營繕司然後送科抄出今原疏在內府可驗其欺若如此前奉詔舉府尚書唐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四七

龍令簡會議於學士夏言嚴嵩乃於所私者圖注數龍以爲此輔臣意幸而聖明不用簡之奸計始沮簡之欺大臣如此白晝閉戶昏夜納賄如任維賢被劾未久而撫治鄧陽副使程資未及到任而陞爲參政專任都吏李灼通賄以私擢署丞陳詩其妾上行私如此罪宜重治尚書唐龍衰暮不辨欺詐難勝大任亦宜罷疏入上惡簡徇私違法并時濟灼詩俱令錦衣衛拿送撫司拷訊已而吏部都給事中楊上林徐良傳等復論簡罪之大有一一徇私植貨變亂選法一恣行胸臆不恤人言一引用私人布植黨與鄉人傳卓異僥倖以吏員得

補王府輔官知縣鄒守業已在選得陞主事州同知熊過方坐事當罷尋擬量調轉授初授河間鹽課大使尋改兩淮衛備既除鄧府旋改伊府吏部有張斗寅李棟湖廣已二人矣乃何選以講學故復極力引於衡曹知縣茅坤歷俸未二年也以門生故三月兩遷吏禮主事憎吏部員外劉汀之附方陰爲排擠外補副泉忌禮科給事李念之峭直乘其給假出爲鄧守其他專擅如是者多上乃下檄撫司研問詔吏科糾正弊端具得旨高簡劄改御批章奏任意專擅改選官員肆行欺弊不畏國法歸衣衛逮至午門前重杖六十克革陽上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四八

林徐良傳不先糾正章職爲民水不飲用李灼等俱發充邊商軍陳詩調外任李時濟還職唐龍等令從實置對狀龍先以九德疏奏上因陳老病求去未報會給事中戴瓚言龍誠賢大臣第衰病不任事宜令致仕上疑其言責以奸佞奪俸一年隨下詔罷數其楊老臣國黜爲民比吏部引罪疏入上曰屬官違法作奸爾等漫不舉劄情隱諉法當逮治唐龍已有旨徐階傳保奇各降俸二級久之吏部奉詔詳覈簡法行私及一應積弊所當釐正者得旨吏部首百司舉措當協公論凡簡所爲宜亟行更正鄧守業熊過及傳卓異等俱削

爲民何延等坤既係私室卽外任

吏部尚書唐龍出都門逢辛龍爾發人正忠茂俊進士授
鄒城令以收流賊功擢內臺諫巡遊靈安倖出接江右
時逆濠由平禁兵在宛爲患禁不特選西民以安陞陝
西提學副使歷門公都御史督漕淮上茂饒泰甯漕米
數千石蒙之賴以全活者數十萬計擢吏部侍郎朝臣
有坐論議政屏黜者數十人悉收用之無所避關中饑
邊方警特擢兵部尚書總督邊務兼理賑濟龍馳入關
躬訊疾苦條上平糴諸通等十事虜屢犯邊累奏奇捷
在邊四年疾夏暴其威信 朝延倚重焉改刑部九廟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四十九

武修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人轉吏
部持正不阿無何疾卒後以子汝樸及第上廉明父不
欺詔復原官贈少保諡文襄

以周用爲吏部尚書

二十六年正月吏部尚書周用辛用吳汀人弘治壬戌進
士授行人歷陞吏部左右侍郎署掌印事者四以尚書
汪鑑舉用失當錄罪改南刑部處之恬然既歷左右都
御史南北刑工二部尚書至今官時與都御史宋景道
遙明簡諒有風節不肯依附人人亦不敢干以私是月
朝覲考察前宰相繼卒善類咸惜之用歸太子太保諡

恭肅

以周滿爲吏部尚書

由滿

四月致仕吏部尚書羅欽順辛賜祭雅如例贈太子太保
諡文莊欽順江西太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及第以翰林
編修歷今官以扶同辭准致仕賜卹未歲卒至是卒欽
順學術純正操履端方時有倡爲師心頓悟之學者爲
反觀辨正其說甚具究所造詣可謂信道不惑者矣
吏部右侍郎王道辛道山東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以庶
吉士授應天學校陞歷南禮吏郎中以輔臣方獻夫荐
陞諭德歷南祭酒大常卿戶禮部侍郎尋改吏部市閭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五十

月辛賜祭葬如例諡文定道潛心理學持論不苟同於
俗多所著述士林重之

史料給事戴珊言廷推大臣唯吏部尚書首餘俱唯唯

不聞有可否非朝廷進賢如不得已之意乞今後會推

必詢謀僉同方具名上疏如有不當許與推者明言於

廷務求勝任者用之尚書毋得自執吏部覆從其言

上曰選用人才繁吏部職掌俱會推時各官有見亦當

盡言今後已奉旨點用者科道官毋得輒先論列待其

不效指實具劾

八月勅禮部侍郎許成名崔桐少詹王用賓黃佐致仕吏

部尚書開源因吏部左侍郎缺例用餘年深者推補
淵推祭酒王道補之至是卒乃推補及任名上給事呂
時中言該部初擬成名緣糾察事乃屬合之而用道今
復用淵是實爭也何以抑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
史艾朴又言淵成名互相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
促惟恐先之宜俱勿用而別選雅望者 上是其言俱
令致仕而以尚書淵徇私受囑推舉不公奏俸半年該
司官吏令遽赴鎮撫司拷訊以聞已填撫司獻上郎中
張舜吏張明猷辭下刑部各贖杖還職役

二十七年二月以張治為吏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五十二

二十八二月以王學夔為南吏部尚書

吏部

九月吏部尚書開源致仕以夏邦謨為吏部尚書時淵引
年乞致仕許之淵既去會推禮部尚書徐階 上曰階
方事朕左右固非先朝弘文館之直者如何極擬外遷
乃推戶部尚書夏邦謨代之邦謨涪州人
十一月吏部尚書夏邦謨乞休不許時南京科道官鄭維
城楊順等文章劾邦謨謂會及新改銓曹不協人望
邦謨上疏自理并求引退 上曰卿簡白廷推宜盡心
供職不必以人言求退也

二十九年正月以屠楷為南吏部尚書

吏部

三十年二月吏部尚書夏邦謨考察致仕以李默為吏部
尚書

吏部

時邦謨去吏部會推都御史屠楷南吏書屠楷車侍郎
李默 上簡用李默者皆言家宰必歷任正卿亦久望
添方得轉授未聞侍郎即正卿家宰者然李屠簡命國
聖明特達之知而於先朝實為故事洪武壬午 成祖
即位初也奏忠定以吏侍歷尚書秉銓二十七年輟部
事留京師備顧問郭述以吏侍代奏凡十五年至正統
壬戌致仕而王文選以部侍代郭天順丁丑致仕是時
上能推誠下無違口蓋五十六年吏部三尚書耳今自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五十三

弘治丙辰至嘉靖辛亥亦五十六年凡易二十八人而
王恭襄李商隱皆再任羅文莊李康惠楊且皆未任銓
揆數易如此他可知矣成化癸巳尹恭簡亦以吏侍為
尚書代統文獻歷十三年致仕惟崔鼎非敘吏侍為尚書
代李襲敘未逾年去此五人皆能稱其職未聞有超資
之議迨璉時焦芳張綏以吏侍相繼為尚書清議駭之
即使二人不由侍郎為尚書亦豈得為善類乎昔傳說
起版築為冢宰而甘盤舊學不以為嫌此何足異顧稱
弗稱耳

十月吏部尚書李默能以刑部尚書萬鏞為吏部尚書時

默推遼東延撫以張臬謝存儒省上不稱旨遂罷默令制籍以錢代之錢進士

三十一年四月以潘濟爲南吏部尚書尋致仕卒登源人年已進士

三十二年八月黜吏部尚書葛登爲民時提督治鄆陽

都御史員欽錢會官推通政使司文華可任兵科給事

中朱伯辰隨勅文華和紹奔就旋路日章不宜復玷臺

憲有旨令別推而以伯辰章下部文華因言通政使在

朝廷之上左右將事例不推外今錢意在出臣又職所

親言官論勅期必去臣而後快且錢前爲右都御史後

以侍郎起用進尚書乃通計前倖考諸事涉欺罔又以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吏部

不得一品爲怒上遂怒錢并伯辰黜之而爾文華供

職如故

復以李默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

十一月以周延爲南吏部尚書

三十四年二月詔吏部侍郎掌詹事程文德於南京工部

初文德奉詔供撰玄文上疑其所撰者有暗語相欺

會南京吏部尚書缺吏部以文德名上上疑文德欲

自脫也遂命誦是職已具疏辭有瞻望闕廷傍徨踴躍

欲去不忍之句上謂其猶懷欺誦命黜爲民

以王崇慶爲南吏部尚書四月致仕以楊行中代之

三十五年二月詔逮繫吏部尚書李默於獄訊治論死初

默復入吏部益有苞苴聲紛事中察孟龍論勅默剛強

介所以名器爲國利之媒不宜久縱以傷國體默上疏

訐辨上兩舍之不同默初爲錄大學士嚴嵩進用及

與武試取陞炳爲門下士炳得勢內援默日見信獨默

遂與嵩異嵩卿之趙文華自江南視師旋渡傳公卿無

敢抗者默獨以盛氣折之楊宜既罷嵩與文華欲用胡

宗憲而默復請用王諱由是惡默益甚文華遂摘默部

試選人策問中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富功成

淮蔡而職節不終諸藩指爲謗訕勅之上怒下禮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吏部

部恭看尚書王用賈等覆言默備執自用失大臣體而

策問所引尤不宜言上以其黨護切責用賈等下默

錦衣拷訊法司論罪刑部尚書遂坐默比子罵父者律

絞上曰律不言臣罵君古所無也今有之其加等處

斬默竟死獄中

以大學上李本擬吏部事本上言欲第九卿長祿及寺院

督撫諸大臣材品上請去留上然之本乃悉數諸臣

百十有三人別爲三等其上二十有八人首工部尚書

吳鵬次趙文華嚴世蕃陞炳馮天駁何蒼沈坤諸人其

中七十人則邸憲卿徐履祥趙貞吉諸人其下十有五

人宜斥免乃為守禮艾希淳郭盛陳郭修等皆可大用者時論非之

南京吏部尚書楊行中免行中南通州人初令山陰歷今官以地震考察李本樞部事承舊風旨勅令致仕年八十四卒行中忠貞天植始終不渝氣節上上拔除夷無二

二月以吳鵬為吏部尚書鵬秀水人時吏部缺會推吳鵬鄭曉王用賢上曰曉舉望不問用賢公汚素著鵬亦少風力既而後旋推鵬雖少風力但志門報效任之必能盡職上乃命鵬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手五

以鄭曉為南吏部尚書四月改右都御史以禮部尚書王用賢代曉

曉海鹽人用
原陝西人

三十八年十月原任吏部左侍郎程文德卒文德浙江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及第授編修歷禮部侍郎改吏部尋加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開撰玄文不稱旨特旨調南都文德疏辭勸上享安靜和予之福上益怒以為謗汕削籍為民為人博厚坦夷不諂町畦開湛文簡明遺術走其門未有得後激於人言卓立檢榜斷斷必為君子不忍以世俗終其身任吏部當考察京朝官留意賢否朕有助益既歸囊無餘金卒無以殮後贈禮

部尚書文恭

原任吏部左侍郎新學顏卒學顏山東濟寧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吏部以病乞歸至是卒為人淳謹內行修潔文學氣節俱為士論所重云

三十九年四月御史耿定何劾奏吏部尚書吳鵬言頃陛下以四方多盜特下明詔考察守令之貪暴者臣竊以為本正而後末治今察守令之貪殘而不究登司之淑慝是搖其本而欲末治難矣今主銓衡者尚書吳鵬以天官為已私物凡百司例當遷陞者其始也必白以賄也其既也必謝謝以賄也其歲時也必有慶賀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手六

禮問安之禮慶賀問安以賄也姑不瑣論請跡其數事大較者有如鵬督董份主考而予紹中式舉目已自難掩及授官之際會試首舉茂春止得兵部而紹反得禮部平奪之謂何前吏部司屬牛一科白璧巨匪輩者聞為御史林應蛟給事中袁洪愈所發鵬蛟遂坐鵬外洪愈亦淹滯者數年以此排制官使皆垂首濡足不得一吐憤懣文選郎中何濟安驗封員外郎宗臣各以食墨責緣被斥未幾一則陞河南參政一則陞福建提學副使又何怪天居吏部者之貪也臣初在吏部辦事見今文選員外郎張九一方入為稽勲主事中外目笑之

曰此官身價幾千金矣入部以來多爲姦利乞墮登墮
攘臂肆行是爲天下貪殘者樹赤幟又何以禁守令使
不貪也九卿重任當以德選今漫無可否任其紛然諸
托惟強有力者得之如蔡克廉病夫也而擬之南司徒
沈坤巨惡也而真之北祭酒向非聖明獨斷則計曹
爲養病之所而太學是橋惡之區矣私門納賄幾如關
市甚而盈筐書帕顯然投於署門者弗呵受者弗報如
此而欲移文撫按禁食獸獵臣恐卽不反唇亦腹誅也
凡此六者皆本源之地自爲亂首而末流從之臣謹昧
死以聞章上尚書鵬及翰林學士份各疏辯求罷上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李士

命鵬竭忠供職份宜安心直撰不允辭既而九一海晏
亦疏乞罷部皆覆其留用從之

致仕南吏部尚書湛若水卒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自
少知學弘治壬子魁青經尋從陳獻章遊卽以隨處體
認天理爲宗旨心默會日有所得皆不復仕後以母命
出舉進士高等改庶吉士由編修歷南禮吏兵三部尚
書滿九年考引年致仕卒年九十五諡文簡平生志爲
而力勤無處不受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遍天下所
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
爲多

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李瓚罷改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
袁輝爲吏部左侍郎瓚以足病久不視事上諭大
學士嚴嵩曰汝知瓚足疾否或令養疾此左侍郎不可無
官且右侍郎自有本業也瓚聞之懼因疏言臣所患乃股
體未疾且愈矣乞旨予告數日上曰鈐曹非養疾地
其令回籍調理乃用輝代之

四十年三月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鵬在吏部凡有官選
是一聽命於嚴世蕃卽避方小吏無敢自專者克位而
已公道久壅賢否倒植中外人心無不鄙薄憤恨之時
禮部尚書吳山直亮有時望既以救護日食忤旨上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李士

大不悅嘗示風旨於科道諸臣吏科鄒給事中梁夢龍
等俱以不言得罪遂併鵬山劾奏之是時鵬方托於嚴
氏上亦殊無意罪鵬疏入乃與山並罷存公議也已
左侍郎袁輝與右侍郎馮天馥以署印題請上特旨
陞輝禮部尚書而以印命天馥署之

以嚴嵩爲吏部左侍郎時吏部以員缺請得旨不必會
推徑用訥

以歐陽必進爲吏部尚書

奉和

十一月歐陽必進罷改郭朴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先
廷故兵部尚書湛若水曾孫壽乞贈祖官吏部覆言若

水學行醇正士望所歸宜免其請 上怒曰若水偶學
亂正乃爲謬舉其以狀對必遲惶恐謝罪 上責其徇
情沽譽詔奪少保兼太子太保止以尚書供職既又以
戶部侍郎不堪位而不言降俸二級至是以禮部尚書
缺會推郭朴上言文殿諸臣久不遷改茲以朴擬在例
內何也其以狀對必進等謝罪 上以必進往固勤慎
自速轉後百凡專肆大夫大臣體始與致仕日缺朴即
代之諡朴勿聲朴上章陳謝 上褒諡曰卿性資醇謹
樸奉勅謙遜命即任朕心加悅宜慎評庶職先於守令
以副簡用至意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五元

四十二年三月吏部尚書郭朴罷以嚴訥爲吏部尚書訥
嘗推舉二人不當 上意 上謂徐階曰吏部何以此
才當此任耶嚴無他私亦不宜動循資格必更之階上
言循資格其來已久訥初至部未能破去積習須俟
聖明待論徐才廉訥有所遷奉耳更有二事輒敢附聞
一曰尊主權臣毋見明旨下及內外多不遵奉如勘功
罪勲至經年徵發寂寂無一字禁私愧則潛行於昏夜
以售欺劾貪肆則顧及於孤寡以塞責是主權未尊也
一曰定國是臣竊見士夫以虛文巧飾爲有才而誠
者則詆以爲拙以恪特作威爲風力而敬慎者則笑以

爲儒以怠安泄沓爲得體而勤勵者則鄙以爲俗流以
容奸庇惡爲長厚而明作者則鄙以爲生事甚至以謀
國爲過計以卹民爲迂談以持法爲苛刻以秉忠爲乖
僻是國是未定也夫二者平時尚能敗政况欲能建立
於多事之秋以仰副安內攘外之心乎乞 諭諸司示
下當詞使賢者有所恃而爲善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
爲惡庶於政治有補矣 上嘉納之命階指其主名論
之階上言當恕其已往而戒其將來苟有犯者必罪不
赦又申嚴懲罪之律凡厥皆沒官枉法告殺卽自畏懼
而改圖矣從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李

十一月吏部尚書開濟卒贈少保諡莊簡濟江蘇蘇州
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尚書前後開四考加太子太保乞
骸骨歸年八十一而終濟爲人凝重深沉端毅有守南
北數歷凡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夷險不遷有古大臣風
其爲吏部值大學士風尚當國頗相祖藉雖未幾引去
然功名損於初議者惜之

四十三年九月戶科左給事歐陽一敬勅奏太常少卿晉
應槐前爲文選郎中專擅黨與稽覈郎中唐汝趙皆貪
縱不職當罷而屯田主事沈桂湖廣參政孫弘軾巡撫
王崇古侍郎傅順俱因應槐以進亦當並罷事下吏部

勸言應機動慎鮮過崇古宏軾並以時望推拔應機未
嘗私之汝迪誘由吏胥亦不足據預桂雖頗有微瑕然
大節未虧後效可責不宜以人言棄之得旨命頗回籍
監調桂改外任崇古等及應提等俱留用

四十四年四月吏部尚書嚴嵩入閣仍署部事

六月復以郭朴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九月御史孫丕揚劾原任吏部郎中今陞太常少卿陸光
祖險妄自肆敢以一部屬官竊朝廷之權使九卿科道
帖然聽命中指數事謂國子監助教任賢已陞鳳陽府
同知命下而私改揚州彈吏部侍郎之察其奸則說詞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本一

而出之南部尚書同年任惟均等雖科道文章論之意
不能官宜顯黜先祖爲人臣竊權者戒章下吏部言先
祖銳於任事惟氣稍偏宜令策勵供職上不允勒令
閑住

四十五年三月吏部尚書郭朴入內閣以胡松爲吏部尚

書

十月吏部尚書胡松卒松直隸濟州人嘉靖己未進士初
知東平州歷山西參政疏職家居近二十年薦起累官
南兵部尚書復改前職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諡莊肅松
諸已好修宮於經術容貌儼然望之者知爲正人莊士

其蘊藉春容不爲崖異而望然不繫於俗有大雅風焉
其任吏部也以振淹滯破公族爲已任諸司事皆躬親
綜理竟以積勞致疾而卒

以兵部尚書楊博爲吏部尚書時胡松卒戶部尚書高攀
賓望當改吏部大學士徐階言吏部須清淑剛毅賴於
二者似皆未足遂以博代松

十一月加南吏部尚書王用賢太子太保致仕

十二月以毛位爲南吏部尚書禮江山人尋改刑部

隆慶元年五月以劉承爲南吏部尚書七月改南兵部以
吳繼代之承麻城人嶽漢上人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六十二

吏部左侍郎王本固自極乞罷不允時吏部當考
楊博屬本固命題有家人同吏胥先期竊題爲奸本固
覺之既具疏言狀因求去上以其能自覺檢令覈事
如故而命法司治其家人吏胥

直隸元氏縣典史張儀以部授至京尋陞南京倉大使不
能平乃計奏又選司員外郎蔣伯輪營私不公及八都
御史溫如璋兵備副使何東序與定知府陳奎貪縱乞
陞狀上以儀挾私妄奏下法司逮問法司奏儀所品
宜罷置口外部奪職爲民

二十四十二月少傅吏部尚書楊博致仕先是巡按山

吏部先奉諭勅總理屯鹽右會都御史龐尚鵬心術狡
猾行事乖謬乞賜罷斥吏部覆議尚鵬才堪策勵宜留
用 上曰近來吏部不查各官賢否應去應留專事掩
飾殊爲欺詐於是傳上疏自訟請解職 上以傳既引
罪令致仕奪該司官俸半年勒令回任屯鹽事務行
各該巡撫官從實整理不必再差

戶部尚書劉體乾等言吏部尚書楊博係先朝耆碩張歷
四十餘年中外荷以爲重奈何以一疏特旨遽賜免歸
且博久歷邊陲國有大議廷臣往往就決去留之際關
國輕重不可不慎惟 上特賜留用以全國體是時給

附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六十三

事中鄭大經等御史郝杰等亦具疏請爾博俱下其章
於所司

大學士高拱兼理吏部事

四年八月異獄改兵部以王本固爲南吏部尚書

十一月以潘晟爲南吏部尚書 新昌人辛丑榜舉

五年大學士高拱請解部事 上曰朕素知卿公正廉直

秉鉉其勿辭拱復上言頃者大學士李春芳得請致仕

則閣務爲重政本之地不敢暫離若仍攝鉉衡非惟勢

所不能而亦理所不可乞許臣辭免專司閣務庶於事

體爲安 上曰卿元老舊臣才望忠正銓選重務不允

辭與再上疏曰我國家之華胄屬部臣題請閣臣擬票
或未當則爲之駁正或未受則爲之調停不嫌異同務
在參伍是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致爲姦則閣臣之與
部臣不容混而一也臣昔以閣臣奉命攝鉉而不敢辭
既辭不得請而不致再者實以位居大學士春芳之次
其駁正調停有在而臣可以無避耳今春芳既解任去
而臣又忝居二輔之先則自所題請自所擬票駁正調
停終爲未便其不可者一也人臣操權不可太重內閣
平章重事銓曹進退百官皆權所在也臣既首閣臣復
總銓務權得無太重乎非惟臣難以若爾國體亦非所
宜其不可者二也惟 皇上察臣愚悃特容辭免 上
仍不允

附朝典彙卷三十四

吏部

六十四

高拱解部事

以少師楊博爲吏部尚書仍兼兵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翰林院編修臣王家植

訂正

吏部二

官制

丙申七月 太祖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江南行樞

密院

乙巳七月設太史監以劉基爲太史令

吳元年十月改太史監爲院以劉基爲院使

洪武元年八月定中書省官制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 上乃命李進

長等議建六部以分理庶務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

工六部部設尚書侍郎等官以滕毅爲吏部尚書樊會

璞爲侍郎楊思義爲戶部尚書劉誠爲侍郎錢用任爲

禮部尚書世家寶爲侍郎陳亮爲兵部尚書朱珍爲侍

郎周祿爲刑部尚書盛京輔爲侍郎張仁爲工部尚書

張文爲侍郎 上仰奉天服六部官入見諭曰朕廉基

江左軍務方殷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事

總之中書分理者六部至爲要職凡諸政務須竭心

爲朕經理或有乖謬則貽患天下不可不慎

上御殿門者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因進 上覽畢因諭及

諫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析衡禦侮將帥之職諍思

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切廷要職

也至於繩愆糾謬拾遺補過諍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

者或過於激激與儒者又無所建聞必國爾忘家公爾

忘私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何所賴也

三年三月置秘書監秩正六品監丞一員直長一員

置磨勘司令左右丞凡諸司刑名錢穀有寬濫隱匿者稽

其功過以聞

四年正月置中書省置上天下府州縣數凡一千二百三十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二

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

十二月吏部奏天下府州縣官數府一百四十官八百八

十州一百九十二官五百七十二縣一千三百官三千

四十一

十三年詔罷中書省官陞六部尚書爲正二品不隸中書

省分大和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上諭文武

百官曰朕自歸御以來十有三年中間闕任大臣期於

輔佐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

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

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

於衆古朋比逞於羣邪蠹害治政謀危社稷譬堤坊之將決烈火之將燃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好皆就殄滅朕革夫中書省陞六部做古六卿之制俾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連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現制創立法天子之事既出聖裁實爲典要但慮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勸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常行事則循制奉行庶臣下絕奸權之

官制 三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皇上無煩制之勞 上然之
按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丞相然其間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類類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初廢置三局 一日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嫌於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局以定禮儀凡宿儒之通於古制者居之

三日諸局以撰辭命凡俊才之優於文者居之
十四年七月定文職散官之制凡初入仕任內未及初考而遷調改除陞等者考覈平常量才降等非貶降者皆得初授階初考得職任內已及初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皆得陞授階凡及兩考而事跡顯著者皆得加授階置都知監銀作局都知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門又勸令銀作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二十三年十一月置開門使依宋制秩正六品以誠意伯劉基次子仲恭爲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四

二十四年九月罷開門使改開門使尤良餘日莊等爲祠部等主事
二十五年十一月 上以中外文武百官職名沿革品秩崇卑勳階陞轉條陳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於後世乃命儒臣定其品階勳祿之制以示天下
二十六年三月諸司職掌成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誣官同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通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做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爲書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

三十一 年六月 建文帝議革充員省府州縣

建文元年二月更定官制歷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

中各一人位侍郎上諸司去清吏字改戶部爲民度支

金帛倉庫四司刑部爲評憲比藻環門都官四司罷左

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金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

察院爲御史府設御史大夫正二品華十三道置察院

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爲拾遺補闕改通政司

爲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爲少卿參議爲寺丞增置

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人復大理寺改爲司又改卿

爲大理卿左右寺正爲都評事寺副爲副都評事司務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五

爲都典簿太常寺改卿爲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天

壇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

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祭署孝陵置鐘山祠祭署及司

園所增神樂觀一人光祿寺改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

如太常少卿陞從四品者署丞二人增監寺二人太僕

寺改卿爲太僕卿增典祀典牧二署驛驛十五驛遂生

三驛分隸二署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二人

又置賢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養著

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監丞爲堂上

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鴻臚

寺改卿爲鴻臚卿少卿寺丞如光祿并行人司祭鴻臚

寺翰林院增學士承旨一人學士一人設文學博士二

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

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又改諸

身殿爲正心殿設學士一人歷華蓋文學武英三殿文

淵閣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特設無定員文淵閣

設典籍一人六科罷左右給事中改中東西南北城兵

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

始署京衛武學教授一人歷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

司章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品一級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六

改提刑按察司爲十三肅政按察司廣東鹽課司爲都

轉運鹽使司罷北平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及江北

學校貢士華五府左右斷事官五軍斷事司增親王賓

輔二人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

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米祀正良醫正典賞正董

去正字審理副等改爲副審理等郎下賓友二人正四

品敕授一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

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典典樂各一人典儀二人引

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前輔三件前友敕授進

對侍坐稱名不得臣見禮如前歸時禮後俱從洪武舊

官制惟存大理寺不設卿事官及卿事司正統中復設京衛武學

二年正月初置後湖祇候所

二月令蘇松浙人得官戶部

七月以周禮卿大夫士之制更定品級階勳爵用方孝孺議國政請倣周禮建官迨更尙書爲特進資政上卿侍中爲資政卿侍郎爲資政亞卿郎中資政中大夫員外資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正九品爲保義士從九品爲保義下士及定殿閣學士東官官徐翰林等官制成法梯然及侍讀學士改文淵博士遂以李鑑爲之

閣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七

太宗 靖難後吏部奏建文時中外大小衙門有初革

陞降官員額數有增減及所更改文武散官合應復洪武舊制

上曰如保軍民利害者可因時損益既於軍民利害無所關涉何用改更況前朝立制度皆有

深意今行之既久無弊輒改何爲此其所以敗也

上視朝罷嘆建文多改舊制論羣臣曰只如散官一事前

代於襲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陞上未施何忍紛

紛爲此於是天顏怡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

歷多謀慮添每作一事必踰度數日乃行亦欲于孫世

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言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於戒誓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昔於先王威憲此皆

老成之言後世輕僥諂諛之徒以其私智小月之爲君

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爲能而寵任之約小人之知謀

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矣可不以爲戒

永樂元年二月置北行部尚書二人侍郎四人共爲六官

清吏司吏禮兵工刑部中員外郎主事各一人戶刑書

各二人以掌北平布政都察院保定府雜倉爲行部尚

書未幾罷行部置行在六部

置北京留守行都督府以平安爲行都督僉事

二年六月 上命吏科給事中曹崇曰官冗則坐食者衆

閣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食衆則力本者困然生息之道由於節儉朕親吏部錄

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倍古云官不必備惟其人爾以

朕意無吏部令諸司汰冗員廢兼省國用紓民力

十八年定都除行在字凡在南京等衙門加南京字洪熙

元年復稱行在正統六年復華行在字遂爲制云

洪熙元年二月始置公孤之官 上諭吏部尚書蔡義曰

此 皇祖之制又曰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制此官子

歷事未廣不無望於師保卿等勉之違命義爲少保兼

原官

宣德二年四月吏部尚書蔡義奏近年以來內外各衙門

官因營造催辦夫匠收還糧儲整理農務採取水碓在內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縣添設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制裁減在京從堂上官量事繁簡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內府各監庫郎中員外俱宜裁革之

四年正月吏部奏選官上因諭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君心謂則事簡事簡則官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九

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

正統五年勅諭文武百官言朝廷於百司設正佐官俾共理政事凡正與佐皆當以誠相與有善相輔有過相規彼此協和事乃有濟不可專恃已見不采衆善屬官中賢者須禮之不及者須教之不肯者須明其罪黜之知或悅諂諛細浸潤則賢者受抑不肯者得志孰與成功爾大臣宜體朕心表率羣僚欽哉

按臣初大臣爲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永樂中惟姚少師洪熙宣德間蹇忠定夏忠靖黃忠宣宜

文體正統中三楊爲三孤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師少保兼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史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等官公孤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尚書每部二員侍郎三四員都御史抑又甚焉各爵之置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故當時諸云滿朝皆保傅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卿穿魚

成化七年四月進士盧瑋建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官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圖治豈容獨族此官宜命親改大臣斟酌以立之遂題以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十

兄之置諸左右勅其直書無諱則非惟備我清朝之史事實可維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庶職皆欲以惠而見錄檢惡之人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下所可知之弘治五年設提督會同館主事時館夫有盜夷人財物也九年二月鎮守江西太監鄧原奏等都會昌信豐瑞金石城安遠龍南七縣各添設主簿一員專一捕盜惟廣東潮州府五縣惠州府七縣南雄府二縣建昌府四縣贛州府三縣俱未添設機快捕盜無律盜賊縱橫無忌又奏行將前各府州縣不分全設裁減州添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遇有警

急調用責成下部議行之

嘉靖十六年吏部議覆武定侯郭勛奏言今方有事安南請於雲南廣東添設右叅政副使各一員廣西貴州添設副使各一員雲貴兩廣及湖廣地方先年裁革首領佐貳官宜並緊要地方仍舊銓補俟大選以才力除授得旨兩司官依從添設知府并設緊要地方官屬即揀選各處有才名者更調陞補不必大選乃以雲南副使車純爲本省叅政四川副使龔亨爲廣東叅政蘇州知府仲選爲雲南副使廣州知府邵守愚爲廣東副使山東僉事王世瑤爲貴州副使雲南叅政江知府缺吏部

弘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土

議南京刑部郎中張烈陞補

上曰雲南兩廣見今用兵方面知府俱宜選素有才力者在烈不准

二十二年南京吏部尚書宋景等奏查南京各衙門堂屬見任官俱是額設各有職務且嘉靖八年曾裁革冗員一百五十餘員後以使令不敷事難兼攝復選補四十餘員今比原額所減尚多似應存留庶幹辦有人亦可行之久遠章下所司

二十九年提督兩廣侍郎歐陽必達言瓊州孤懸海外所屬十三州縣地大且遠發帑蠲餘其間數持吏短長爲變非一副使所能彈壓請增設分守一人於儋州叅政

一人於崖州而復設守備於瓊州感恩以爲聲援兵部覆增設叅將當如議守備不必設毋當擇指揮知兵者克感恩把總以防不虞從之尋命欽州守備郭都指揮使俞大猷克恭將往守瓊州其分守以吏部議已之

三十二年五月御史徐紳言國家財力困竭弊在設官太多如兩淮山東既有巡撫復於徐州添設巡撫都御史漕運河道職守相通復於濟寧別設管河都御史山東德州既有兵備分選又有民兵僉事北直隸薊城既有民兵僉事而霸州又設兵備專司又如蘇常進方兵備管糧叅政皆非額設從茲煩擾請一切罷革惟之藩臬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三

都縣有司各併者京營八衛之士及川廣之帥有可能罷減者俱宜議處以省煩費疏下部覆各都御史仍舊便

餘事當行各撫檄酌議制可

三十三年吏部以奉旨裁革冗員言查過各衙門官原係額設又隨事添設各有職掌者俱應存留添註者待有額設原缺奏請填註其添設官衙戶工二部欽天監太醫院爲多但今疆陲多事廟工兩興戶工二部遠難除革欽天監太醫院當咨行禮部考選去南南京并在外應量官員行南京吏部及各省撫按會勘議擬具奏詔可仍令查各衙門添註官見在員數以聞已吏部查戶

工二部太常太僕鴻臚尚書中書科順天府上林苑監制勅諸勅房文華武英殿辦事各添註官員具名數進上曰各官既有添註每遇實缺何通不行填補都往往別推以致冗食者多茲奉旨查問復濫將各衙門帶銜官員開列掩飾罪狀甚明堂上官且不究該司部中奉俸一月其餘三月自今內外官遇有實缺即以添註者補之違者該科究舉

隆慶二年掌史部事大學士高拱言行太僕苑馬寺專理馬政鹽運司專理鹽政皆國家要務所關非閑局也近來視之甚輕卽卿與使類以考不稱職有物議者克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十三

夫既不稱職有物議矣卽從黜退可也奈何以是爲安置之所乎送至奸貪苟且政務廢弛殊非祖宗設官初意今宜凡卿員缺必以廉謹有才望者推補而又定其階格卿視參政使視副使一體陞遷若有卓異卽當超擢如先朝故事上亦以馬政鹽法國家重務必重其官乃可責以實効命如議舉行

六年南京戶部主事張振選建杭堂官尚書曹那輔以爲言吏部覆言上下之分定而後紀綱正政令行邇來屬官不受堂官約束以語言相撓火不快意輒排簡之於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得恣其智應以違拘

爲得計自稱風裁而安意承行者鮮矣其在外巡撫御史往往以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引爲私人濫授以廉訪之柄二司賢否悉由唇吻以有不悅遂成謗非二司畏懼奉承之不暇而數問其政事之得失乎體貌既乖法度盡廢害政莫甚於此於是革振選職仍通行內外屬官敢有抗違上官者知振選例上司有自降體體款曲屬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巡按有此護屬官引爲私人者聽吏部都察院參治禮部覆吏科都給事中韓楫奏言王親不在京官會典雖有其文然已故及無子孫者不在禁例中國家防難惜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十四

才之意初不相接近者選抑太嚴遂至民家不樂爲格宗室萬方規避而懷才抱德之士一涉王親無論親疎存亡榮命沈置外僚非所以體宗室廣賢路也積勅吏部以後陞除官員除王親同祖親枝與儀賓郡縣主未故者宜照例不任京職其不係同祖與夫人以下之親及係同祖而妃與儀賓郡縣主已故者一體陞除京職其男爲郡縣鄉君儀賓等亦如之疏下吏部覆請行各省無按官查數推用行之

兩京內外文武衙門官職

京官

太師 太傅 太保 少師 少傅 少保

國初置三公府後不設官不專授但爲大臣加官贈官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太子賓客

以上皆 東官官不專授但爲大臣兼官及贈官

中樞殿 舊爲奉 建極殿 舊爲直身殿 洪熙年初改 文華殿 武英殿

文淵閣 東閣大學士

以上初專設後皆以師保尚書等官兼任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十五

宗人府

宗人府左右宗正左右宗人 以上後俱不設止以勳戚

大臣掌府事 首領經歷一員

吏部

尚書左右侍郎各一員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

令 國初設主事司務各四員爲首領官有主事甲洪

武二十九年改主事爲司官革主事甲而司務亦止設

二員 各部 其屬子部四曰總部司封司勳考功設郎中

員外郎各一員洪武二十九年改四郎爲文選驗封稽

勳考功四清吏司文選掌天下官吏班秩品命凡銓綜

選授之典注擬黜陟之法各奏伍而分理之驗封掌百

官之封爵勳與夫置吏訓官糾符考成之事成綜理

之稽勳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及名籍書服歸寧之事皆

總實然後定擬考功掌文職官吏之考課及內外官之

考察凡旌別訪舉及諸事故皆得稽之三十一年添設

文選司主事一員正統十一年添設考功司主事一員

南京吏部尚書右侍郎司務各一員 各部侍郎凡曆三

四司郎中主事各一員驗封稽勳主事後革

戶部

尚書左右侍郎各一員掌天下戶口田糧之政令其屬四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一曰民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水旱災傷二曰度支

部掌考實賜祿秩三曰金部掌課程市舶庫藏錢帛茶

鹽四曰倉部掌漕運軍儲出納料量洪武二十三年改

爲十二部曰浙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北平

河南山西四川廣西每部仍分民度金穀四科二十九

年改十二部爲十二清吏司各郎中員外郎一員主事

二員永樂十九年革北平清吏司增雲南貴州交陞三

清吏司宣德十年革交陞司定爲十三司正統以後添

設山東司郎中一員山西司郎中三員主事一員陝西

司郎中二員又因管倉關廩庫等項陸續添設雲南司

主事八員陝西司四員浙江西湖廣三司各三員福建河南山東山西四川貴州六司各二員廣興廣西二司各三員後革二員嘉靖三十八年添設雲南貴州司郎中各一員四十三年添設貴州司郎中一員隆慶六年添設雲南司郎中一員萬曆九年裁革各司主事二十一員十一年復設主事十員首領官司務二員照磨檢校各一員所屬衙門有寶鈔提舉司提舉一員副提舉各一員紙局廣盈庫寶鈔庫恩庫廣信庫贖罰庫承運庫乙字庫戊字庫太倉銀庫各大使一員各副使俱六年甲字庫丙字庫丁字庫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長

官制

七

安東安西安北安門倉副使各一員印鈔局外承運庫行用庫軍儲倉張家灣檢校批驗所大副使俱革宣德五年添設尚書一員專督倉場後或用侍郎無定銜俱不治部事嘉靖中令兼理西苑農事隆慶初罷兼理萬曆九年裁革本部侍郎外理之十一年復設南京戶部尚書右侍郎各一員嘉靖二十六年革南京糧儲都御史以本部侍郎督理糧儲其屬十三司郎中各一員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司員外郎各一員其廣西山西陝西雲南司員外郎俱嘉隆間革各司主事一員江西廣西山西雲南司各二員司務照磨各一員

禮部

尚書左右侍郎各一員掌天下禮樂祭祀封建朝貢宴享貢舉之政令國初設子部四口儀部祠部主客部膳部設郎中員外郎各一員洪武二十九年改四部為儀制分掌禮儀宗封學校科貢舉其儀度而辦其名數祠祭分掌郊廟學祀之典及養禮曆日方伎之事主客分掌諸番朝貢接待給賜之事簡其譯伴明其禁令凡百官恩費各省上貢亦隸焉禮部享宴享牲豆酒膳之事會其品數程其出納為四清吏司各司主事一員正統間添設儀制祠祭主客司主事各一員萬曆九年裁革

官制

六

十一年復設其首領司務二員所屬衙門行人司洪武十三年置正九品衙門設行人左右行人職專奉使後改行人為司正左右行人為司副更設行人三百四十五員二十七年陞正七品衙門嘉靖中存三十七員萬曆九年革五員今為三十二員南京止左司副一員署印鑄印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萬曆九年革教坊司奉鑾一員左右部舞各一員左右司樂各一員協同官十五員南京禮部尚書右侍郎各一員四司郎中各一員儀制

祠祭主事各一員隆慶間準萬曆十一年復設司務一員

兵部

尚書左右侍郎各一員掌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鎮戍旤牧郵傳典皂之政令隆慶四年添設協理部事侍郎二員尋罷 國初設子部四曰司馬驍方駕部庫部設郎中員外郎各一員後改爲武選分掌武官陞調獎替優給誥勅功賞之事職方職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管操武舉巡邏關津之政軍駕分掌國傳儀仗禁衛及釋傳旤牧之事武庫掌軍政武學及戎器儀仗辦其出國朝典彙卷三十五入官制

九

人之數并諸雜行冗務四清吏司各主事二員武選司洪武宣德間添設主事三員正統十年添設郎中一員嘉靖九年員外郎一員後職方可洪武宣德間添註主事四員正統十年添設郎中一員嘉靖十二年添設員外郎一員車駕司正統十四年添設主事一員後成化三年添設郎中一員照開 皇城守衛官軍九年辛武庫司正統十四年添設主事一員嘉靖九年添設員外郎一員後具首領司務二員所屬衙門會同館大使一員副使二員大通關大使一員正統十四年始設提督團營以兵部尚書或左都御史

兼領之嘉靖二十年添設兵部尚書一員專督二十九年改設兵部侍郎一員協理京營戎政萬曆九年裁革十一年復設或尚書或侍郎或右都御史任

南京兵部尚書一員成化二十三年奉勅諭參贊機務右侍郎一員四司郎中各一員職方車駕員外郎各一員主事司各一員車駕司二員司務一員所屬典牧所提領一員會同館大使一員

刑部

尚書左右侍郎各一員掌天下刑名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其屬初曰憲部掌律令獄具盜賊關駁稱寃曰比國朝典彙卷三十五入官制

十

部掌賊罰凡犯錢糧戶婚田土茶鹽之法者曰司門部掌門禁軍政關渡捕盜詐僞略誘曰都官部掌徒流刑論實決設郎中員外郎各一員洪武二十三年改爲刑江等十二部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二十九年改爲十二部清吏司司各主事一員宣德間定爲十三司正統以後各司俱添註主事二員成化元年廣西四川二司添設主事各一員後革萬曆九年裁革十三司主事各一員十一年復設九員其首領司務二員照磨一員檢校一員所屬司獄司司獄六員

南京刑部尚書右侍郎各一員十三司郎中各一員廣

學員外郎一員舊有河南陝西司員外郎一員嘉靖三十七年革浙江江西司員外郎一員隆慶三年革司各主事一員四川雲南貴州三司主事一員隆開革其首領司務照磨各一員司獄二員

工部

尚書左右侍郎各一員掌天下百工營作山澤採捕鑛冶屯種權稅河渠織造之政令其屬初曰營部曰虞部曰水部曰屯部後改爲營繕分掌官府器仗城垣壇廟經管興造之事虞衡分掌天下山澤採捕陶冶之事都水分掌川流陂池橋道舟車織造衡量之事屯田分掌屯田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主

種填塗抽分柴炭之事四清史司司各郎中員外郎主事一員後陸續添設營繕司員外郎二員主事四員虞衡司郎中二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二員都水司郎中三員主事九員屯田司郎中一員主事一員嘉靖四十四年革虞衡司郎中一員添設主事一員四十四年革屯田司郎中一員改設主事一員隆慶間革都水司主事二員又添設主事一員萬曆五年添設都水司郎中一員革主事二員九年革虞衡司郎中一員首領司務二員所屬衙門文思院軍器局織染所雜造局柴炭司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皮作局寶源局節慎庫蘆溝橋通

州抽分局各大使一員通積抽分局副使一員營繕所所正一員所副二員所丞二員巾帽局銀工局顏料局鞍轡局廣積白河抽分局大副使大通關提舉司提舉俱革

南京工部尚書右侍郎各一員四司郎中各一員營繕司員外郎嘉靖三十七年革萬曆十一年復設都水司員外郎嘉靖間革營繕司主事三員嘉靖三十七年革一員虞衡司主事二員萬曆九年革一員十一年復設都水司主事二員屯田司主事一員嘉靖二年添設一員首領司務一員所屬衙門營繕所龍江清江提舉司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主

文思院寶源局軍器局織染所龍江瓦屑壩抽分局都察院

國初置御史臺從一品衙門設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經歷都事照磨管勾監察御史譯事引進使等官洪武十三年改正二品衙門止設左右中丞十四年改都察院正七品衙門止設監察御史分設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道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經愆糾繆十六年陞正三品衙門設司務十七年始定爲正二品衙門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

經史後不全錄 經歷都事十二道監察御史二十九
 年置照磨所照磨檢校永樂元年改北平道爲北京道
 十九年北京道奉添設貴州交趾雲南三道宣德十年
 交趾道革定爲十三道額設監察御史浙江江西山東
 河南四道各十員湖廣陝西山西三道各八員廣東福
 建四川廣西貴州五道各七員雲南道十一員所屬司
 獄司司獄一員舊六員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僉都御史各一
 員提督糧江或兩十三道御史三十員司務經歷照磨
 司獄各一員舊有都事一員隆慶四年革
 明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通政使司

三十五

洪武三年初置察言司設司令掌受四方章奏尋十年
 始置通政使司正三品衙門設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
 叅議經歷司經歷知事職專出納 帝命通達下情關
 防諸司出入公文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建言陳情伸訴
 及軍情聲息等事成化二年增設膳黃右通政劄銜本
 司不與司事萬曆九年革右通政一員亦以是年革十
 一年復
 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一員右叅議一員隆慶四年革
 萬曆十一年復設經歷一員

大理寺

國初置大理司正三品衙門設卿少卿丞洪武元年革十
 四年復置改爲大理寺正五品衙門其屬置左右二寺
 設左右寺正左右寺副左右評事及審刑司官十九年
 審刑司革二十二年陞正三品衙門二十六年設司務
 二十九年寺革後復置改左右寺爲司官爲都評副都
 評司務爲都典簿永樂初左右寺及官俱復舊左右寺
 議專主審錄天下刑名卿一員左右少卿二員左右寺
 丞二員首領司務二員所屬左右寺寺正各一員寺副
 各二員評事各四員右評事萬八員後革四員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三十四

南京大理寺卿一員右寺丞一員萬曆三年革
 員左右寺正各一員左右評事各二員舊三員近
 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
 國初設 東宮官屬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
 詹事丞左右中府使副使同知左右中府事諭德贊善
 文學中含正字侍正洗馬庶子等官皆以勳舊大臣兼
 之不別設已又改贊善爲贊善大夫設贊讀洪武十年
 置通事司設司令司丞尋革十四年復左右司直郎十
 五年置左右春坊設大學士又置司經局設洗馬按書
 正字二十二年以各衙門無所統屬始置詹事院二十

三年設校書二十五年改院爲府左右春坊司總局
列署府中府設詹事一員少詹事二員府丞一員主簿
一員錄事二員左右春坊設大學士各一員左右庶子
各一員左右諭德各一員左右中允各二員左右贊善
各二員左右司直郎各二員司經局設洗馬二員校書
二員正字二員二十九年添設春坊左右清紀郎各一
員左右司諫各二員通事舍人二員皆以侍從輔導
東宮爲職左右春坊則專典東宮上奏請下啓箋聯
讀之事司直郎掌彈劾糾舉清紀郎佐之司諫掌就規
鑒戒之事以拾遺補過洗馬掌收貯經史子集刊緝圖
籍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三十五

書立正本副本貯本以備進覽校書正字掌繕寫奏演
並詮其說謬調其音切以助洗馬主簿管勾會文移檢
稽脫失錄事佐之通事舍人典東宮朝祭謁辭見之
禮典承令勞問之事而皆統之于本府設亦無定員
南京正詹事府主簿一員

太常寺
國初置太常司正三品銜門設卿少卿司丞博士典簿協
律郎贊禮郎司樂大祝等官及祠祭署署令署丞職專
祭祀之事洪武三年置神牲所設廩犧令大使副使等
官四年神牲所革七年設典樂二十四年改署令爲奉

祀署丞爲祀丞三十年改司爲寺司丞爲寺丞三十五
年革大祝今卿一員少卿二員寺丞二員典簿二員
祭十一員一員設博士二員協律郎五員一員典簿二員
萬曆六年設禮郎十二員一員設禮郎五員典簿二員
復九年革五員司樂三十四員一員典簿二員
十一員典簿六員一員設禮郎五員典簿二員
十二員一員設禮郎五員典簿二員
各祠祭署
祭署年改爲山川壇壇田祠祭署嘉靖九年
二員長陵 獻陵 景陵 祔陵 茂陵 恭陵
顯陵 康陵 永陵 昭陵 定陵 慶陵各祠祭署

奉祀各一員祀丞各一丞犧牲所吏目半
南京太常寺卿一員少卿一員萬曆九年
各一員協律郎二員贊禮郎六員司樂二員天地壇山
川壇棗田壇各祠祭署各奉祀一員 皇陵祠祭署
奉祀祀丞各二員 孝陵祠祭署奉祀祀丞各一員楊
王墳祠祭署奉祀一員徐王墳祠祭署奉祀一員祀丞
一員神樂觀提點一員

光祿寺
國初置宣徽院尚舍尚禮二局設院使同知院判典簿統
之繼改光祿寺正四品銜門設卿少卿寺丞主簿等官

職專屬差亭宴等事移太常寺供需庫錄之洪武四年
又置法酒庫設內酒坊大使副使八年改寺爲司監
三品衙門改主簿爲典簿又設錄事監六官珍羞良醢
掌醢四署每署設令丞監事又設學牧所大使副使局
庫俱革三十年復改司爲寺署令爲署正又設司徒局
仍改學牧所爲司牧局嘉靖七年司牧局革萬曆二年
添設銀庫大使一員今設卿一員少卿二員寺丞二員
典簿二員錄事一員所屬四署各署正一員署丞四員
掌醢署丞一員監事四員司徒大使一員
南京光祿寺卿一員少卿一員隆慶四年革典簿一員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三十七

太僕寺

國初設群牧所牧養馬匹洪武六年始置太僕寺從三品
衙門在滁州設卿少卿寺丞典簿等官職專馬政三十
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永樂
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正統六年定今
太僕寺洪熙元年復稱北京行太僕寺正統六年定今
名以原置在滁州者爲南京太僕寺云今設卿一員少
卿三員寺丞二員正統十一年添設一寺丞三員舊四員
卿三員又於主簿一員常盈庫大使一員所屬各牧監
各群俱革

南京太僕寺卿一員少卿寺丞各二員隆慶間革一員
順天府

國初爲北平府永樂初改爲順天府十年陞正三品衙門
定設府尹府丞治中各一員通判六員嘉靖八年革二
員復設一員推官一員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各一員
所屬宛平大興二縣各知縣一員縣丞二員各
一員後各設三員嘉靖末年各革一員萬曆主簿一員
九年又各學一員十一年各復設一員內二員永樂餘
不典史一員儒學教授一員訓導六員內二員永樂餘
官不備錄

內天府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三十八

國初改集慶路爲應天府設知府同知通判及經歷知事
照磨等官後添設治中推官洪武三年陞正三品衙門
賜銀印改知府爲府尹同知爲府丞二十七年添設檢
校本府官職專親民之事惟以京府事重故品秩體貌
特異云今府尹府丞治中各一員通判二員員高曆
一年復設推官一員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各一員
所屬上元江寧二縣各知縣縣丞主簿典史一
員儒學教授一員訓導六員設檢校官不備錄

鴻臚寺
國初置侍儀司爲從六品衙門職專朝會賓客吉國禮儀

中書省仁

提督四夷館官一員永樂五年始設四夷館選國子生

習譯命學士稽考課程正統九年諭寺副主事提督弘

治七年內閣題設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提督嘉靖二

十五年以後裁革卿止存少卿其習譯官鴻臚寺帶銜

南京翰林院永樂後止設學士等官一員寧印孔目一

員

尚寶司

國初設符璽郎秩正七品後置尚寶司臣正三品衙門設

卿少卿丞職專寶璽符牌等事洪武元年改正五品衛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官制

門 皇太子贊不設官即以本司兼管云今設卿少卿

各一員司丞三員後以恩蔭添註無定員

南京尚寶司卿一員

中書舍人

國初中書省設直省舍人從八品洪武九年改中書舍人

正七品後中書省革更定爲從七品職專書寫詔勅冊

符璽等事共額設二十員無正副例推年淺者一人

掌印其恩蔭帶俸及文筆武英東西二房內閣諸勅制

勅二房分直者無常員

文筆殿門東房別設中書舍人分直職專奉旨書寫書

籍等項武英殿門西房別設中書舍人分直職專奉旨
寫篆冊寶圖者等項

六科

國初設給事中正五品洪武四年改正七品六年始分吏

戶禮兵刑工六科各設給事中二員秩從七品推年長

者一人掌科事尋繼承勅監察通政司十三年置諫院

設左右司諫各一人左右正言各二人已改名元士又

曰士源或增至八十一人二十四年始更定六科給事

中品秩每科設都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給事中二

人從八品給事中吏科四人戶科八人禮科六人兵科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官制

十八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俱正九品三十三年定都給

事中正七品給事中從七品而不置左右永樂間仍設

左右給事中亦從七品正統七年更鑄六科印萬曆八

年裁戶科給事中四員兵科五員刑科四員禮科二員

十一年復戶兵刑科給事中各二員禮科一員今共爲

五十員職專主封駁糾劾等事

南京六科各給事中一員戶科另二員管後湖黃冊

欽天監

國初置太史監設太史令通判太史監事會判太史監事

校事郎并五官正等官後改監爲院設院使同知院判

司樞中城止標中兵馬指揮司俱添設吏目今每司設指揮一員副指揮四員舊各司員後增到六員嘉靖三十六年各革一員隆慶三年又各革吏目各一員

南京五城兵馬司各指揮副指揮吏目一員劉指揮舊歷九年各革二員

僧錄司

國初置善世院洪武十五年改僧錄司正六品衙門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左右覺義共八員職專釋教之事屬禮部其衙門南京建於天界寺永樂後北京建於大興隆寺今大興隆寺燬徙于大隆善寺南京同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人官制

道錄司

國初置玄教院洪武十五年改道錄司正六品衙門設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左右玄義共八員職專道教之事屬禮部其衙門建于朝天宮南京同

神樂觀

洪武十二年置神樂觀設提點一員知觀二員專管樂舞生以供祀事屬之太常云

外官

各承宣布政使司

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于外以統府州縣俱隸府

縣政又隸州州或直隸省六部尚書往往出為參知政事兼政入為尚書洪武九年改行中書省為行江等十二布政使司正二品十三年改正三品十五年添設雲南布政使司永樂十八年華北平布政使司為直隸添設貴州交趾二布政使司改從二品宣德十年革交趾布政使司令各省設左右布政使各一員貴州左右布政各一員

政各一員山東左二員浙江江西河南左右布政各一員江西廣西湖南廣西左右二員貴州湖南左右二員陝西湖南左右二員河南左右二員山西左右二員

事不一臨時照官首領官經歷司經歷都事各一員萬曆九年革照磨所照磨一員檢校一員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人官制

山西陝西理問所理問一員副理問一員貴州俱革

提控案牘一員江西湖南廣西山東所屬司獄司司獄一員

東貴州俱革倉庫雜造織染局各大使副使一員軍器泉寶二局使俱革

茶司廣西裕民司雲南興池魚深局使俱革

各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一員副使舊各二員後添設兵備海道等項副使員數不一今福建三員貴州四員廣西五員廣東浙江三員陝西四員山東六員四川七員湖南雲南各二員

首領官經歷司經歷知事各一員照磨所照磨一員檢
校一員浙江嚴東山所屬司獄司獄一員

各府

知府一員同知通判各一員按因事添推官一員吉安府
員後首領官經歷司經歷知事各一員照磨所照磨檢
校各一員如事檢校事簡所屬司獄司獄一員儒學
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小府多舍庫稅課司雜造織染局
稅課分司草場各大使副使一員陰陽學正術一員醫
學正科一員僧綱司都綱副都綱各一員道紀司都紀
副都紀各一員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三七

府州縣巡檢司巡檢各一員水馬驛驛丞各一員遞運
所大使各一員河泊所所官各一員

各州

知州同知判官各一員按同知判官因事添無定員若
及該同知無所屬縣首領官吏員一員所屬儒學學正
一員訓導三員小州多陰陽學典術一員醫學典科一
員各處稅課局茶課司大使副使各一員各處鐵冶批
驗茶引所大使各一員華各處關隘官場官各一員
各處倉草場大使副使各一員僧正司僧正一員道正
司道正一員

各縣

知縣縣丞主簿各一員按縣丞主簿因事添無定員若
編戶不及二十里者及縣丞後
首領官典史一員所屬儒學教諭一員訓導二員設小
縣或無設稅課局大使一員陰陽學訓術一員醫學訓
科一員僧會司僧會一員道令司道令一員

各都轉運鹽使司

運使同知副使各一員判官員數經歷一員知事一員

各鹽課提舉司

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各照鹽課
舉司今華
提舉二員
年裁革副提舉員數史目一員

行太僕寺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三八

卿一員少卿一員陝西二員并肅山寺丞今
西各一員俱革寺丞今主簿一員

苑馬寺

卿一員少卿二員內道東寺丞今
久革寺丞今主簿一員所屬各牧監

監正監副錄事園長各一員

遼東止設監正一員園長
二員陝西各監止設監正
七員餘

王府官

長史司左右長史各一員審理所審理正一員典膳所典
膳正一員奉祠所奉祠正典樂各一員典寶所典寶正
一員紀善所紀善二員良醫所良醫正一員典儀所典
儀正典儀副各一員伴讀教授各一員後添
設引禮舍人

一員三工正所工正一員工正六所各各一員
典簿一員各余庫大使各一員典簿一員
郡王府教授典簿各一員郡王府教授典簿各一員

武宣

都督府

初設太平諸郡翼元帥府以統諸道兵設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及都鎮撫以總禁衛續收諸翼爲親軍立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各設左右都督各一員都督同知二員都督僉事二員恩功寄祿無常員府各領其都司衛所以達於國朝典義卷三十五八官制

三九

兵部惟記軍不屬其屬各經歷一員都事一員

舊有所事司斷事官一員左右斷事官二員提按察二員司各二員司獄一員中左右前後五司精仁精義精禮精智精信各一員後俱革

錦衣衛

錦衣衛

初設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尋改拱衛指揮使司又以拱衛司類古衛尉寺改都尉司洪武二年定爲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鑾司隸之十五年罷都尉府及司並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以都指揮都督領之恩功寄祿無常員經歷一員南京經歷知事

各一員鎮撫司理衛中列名南鎮撫司鎮撫司各官各設北鎮撫司專理詔狀

京營

五軍營大將一員總主副將二員左右前後各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神機營各副將二員佐擊將軍六員三大營將領副參遊佐生營號頭中軍下把總等官共五百八十六員

留守司

洪武初置中都留守司嘉靖十八年增置興都留守司各設正副留守副留守指揮同知一員其屬經歷司經歷都司副都司各一員斷事司斷事副斷事吏目各一員

四十

都指揮使司

都司二十一處舊一十各都指揮使二員同知二員僉事四員其屬經歷司經歷都事所事司所事副所事吏目各一員

衛

內外衛四百九十三處舊三百二十九處各指揮使一員同知二員僉事四員鎮撫二員其屬經歷司京衛各經歷一員共七十三員衛尉寺各衛各有一知事一員軍器司使各一員共一百一十員武學教授一員訓導四員

南京衛各經歷一員共四十員 舍副使各一員 武學教授一員舊三員嘉靖八十年一員外衛各經歷一員後添知事一員後正設四十八員嘉靖八年以後裁四十員

守禦屯田募牧千戶所三百五十九處舊止有千戶所六十五處 正千戶一員 副千戶二員 鎮撫二員 百戶十員 其屬各史目一員

按百戶所鎮撫各有試職試職起永樂十五年作一級支半俸都督同知都督僉事都指揮使同知僉事指揮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試百戶試所鎮撫各有署職

昭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職起景泰元年作半級不支俸 凡著職遞加本職一級署副千戶以實授百戶署試百戶試所鎮撫俱以冠帶總旗

儀衛司 儀衛司二十五處各儀衛正一員 儀衛副二員 典仗六員

宣慰使司 宣慰使司二處各宣慰使一員 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 首領官經歷都事各一員

招討使司 招討使司一處 招討副招討各一員 首領官史目一員

宣撫司 宣撫司六處各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 首領經歷知事各一員

安撫司 安撫司一十七處各安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 首領史目一員舊為知事

長官司 長官司六十四處舊五十處 各長官副長官一員 史目一員 番夷官

番夷都司衛所等四百六十三處其蠻夷官苗民官千夫頭千夫長上官中頭目原無專職後不選

自儀衛司以下有無役以漸添設 昭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文官品階勳祿之制

正一品太師 太傅 太保 宗人令 左右宗正

左右宗人 隋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

夫 勳左柱國右柱國 祿月支米八十七石

從一品少師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隋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

勳柱國 祿月支米七十四石

正二品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六部尚書

左右都御史 隋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

資德大夫 勳正治上卿 祿月支米六十一石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四十三

衍聖公 真人 監勳

從二品左右布政使 隋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

加授正奉大夫 勳正治卿 祿月支米四十八石

正三品太子賓客 左右侍郎 左右副都御史 通政

使 大理寺卿 詹事 太常寺卿 府尹 按察使

隋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

勳資治尹 祿月支米三十五石

從三品光祿寺卿 太僕寺卿 行太僕寺卿 左右參

政 苑馬寺卿 運使 隋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

夫加授大中大夫 勳資治少尹 祿月支二十六石

正四品左右舍都御史 左右通政 少詹事 大理太

常太僕行太僕苑馬寺少卿 鴻臚寺卿 府丞

副使 知府 隋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

中議大夫 勳資治尹 祿月支米二十四石

從四品祭酒 左右參議 運同 隋初授朝列大夫陞

授朝議大夫加授朝請大夫 勳資治少尹 祿月支

米二十石

正五品殿閣大學士 翰林院學士 奉坊大學士庶子

通政司參議 大理寺丞 光祿寺少卿 尚寶司卿

六部郎中 京府治中 宗人府經歷 欽天監正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四十四

太醫院使 上林苑監正 舍事 府同知 長史

隋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 勳修正庶尹

祿月支米十六石

從五品侍讀侍講學士 諫德 洗馬 尚寶司少卿

鴻臚寺少卿 員外郎 都督府經歷 運司副使

提舉 知州 隋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直大夫

勳修正庶尹 祿月支米一十四石

正六品侍讀 侍講 詹事府丞 中允 司業 尚寶

司丞 太常太僕行太僕寺丞 主事 大理寺正

欽天監副 五官正 太醫院判 都察院經歷 京

府通判 京縣知縣 兵馬司指揮 上林苑監副

留守司都司經歷 斷事 府通判 審理正 附初

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 蘇方支米十石 神樂觀提

點 善世 正一 以上無

從六品修撰 贊善 司直郎 光祿寺丞署正 鴻臚

寺丞 大理寺副 京府推官 布政司經歷理問

運判 市舶副提舉 州同知 附初授承務郎陞授

儒林郎 儒士出身 宣德郎 吏才幹 祿月支米八石 開牧

演法 無庸

正七品編修 六科都給事中 舊正 十三道監察御史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聖五

前事 五府都事 都察院都事 通政司經歷 行

人司正 舊正 太常寺博士 典簿 上林苑監丞典署

管繕所正 京縣縣丞 兵馬司副指揮 留守司都

司都事 副斷事 按察司經歷 審理副 推官

知縣 苑馬寺各監正 附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

出身 宣議郎 出身 附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

從七品檢討 中書舍人 六科左右給事中 舊從 給事

中 舊正 行人司副 舊從 詹事府主簿 光祿寺典簿

署丞 太僕寺主簿 太常寺奉祀 京府運司錦衣

衛外衛王府護衛宜慰都計司各經歷 靈臺郎 布

政司都事副理問 鹽課副提舉 州判官 苑馬寺

主簿 附初授從仕郎陞授從仕郎 祿月支米七石

正八品五經博士 國子監丞 行人 舊未 戶刑二部都

察院應磨 通政司知事 協律郎 欽天監主簿

保章正 御醫 上林苑署丞 典牧所提領 管繕

所副 京縣主簿 大通關實鈔龍江清江提舉 煎

鹽同提舉 按察司知事 王府典寶正 典膳正

良醫正 奉祠正 紀善正 工正 府經歷 縣丞

衛知事 苑馬寺監副 官慰招討司都事 附初授

通功郎陞授修職郎 祿月支米六石六斗 謀經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聖十六

至望 元符崇真宮靈官 無庸

從八品翰林院典籍 清紀郎 國子監典簿 博士

助教 京府知事 光祿寺錄事 監事 祠祭署祀

丞 聖堂正 布政司照磨 運司知事 王府典寶

副 奉祠副 典膳副 良醫副 宣慰司經歷

附初授通功佐郎陞授修職佐郎 祿月支米六石

神樂知觀 覺義 玄義 副靈官 無庸

正九品侍書 校書 國子學正 戶刑二部都察院各

檢校 贊府郎 鴻臚寺署丞 五官司府 監候

上林苑監典簿 錄事 管繕所丞 會同館文思院

典牧所承運寶鈔廣運廣積縣署乙丙戊字等庫
絲柴皮作鞍轡寶源顏科等局各大使 大司馬龍江
廣鹽各副提舉 布政司佾校 按察司廳磨 府知
事 縣主簿 苑馬寺各監正 茶馬司大使 王
府典簿 典儀正 典樂 宣撫宣慰司知事 奉鑒
從九品 司務 佾校 授登仕郎 祿月支米五百五十
斗 入 特詔 國子學錄 典籍 五官司晨 漏刻傳
士 鳴贊 序班 太常司樂 太醫院吏目 京府
照磨 各學教授 節慎庫都稅司宜謀司稅課司司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聖上

牧局司牲司軍器局柴炭司御馬倉京府草場京府庫
廣盈軍儲倉各大使 寶鈔廣運廣積縣署甲乙丙丁
戊字庫承運庫會同館典牧所皮作鞍轡寶源局文思
院織染局顏科局各副使 儀牲所吏目 按察司檢
校 府照磨 州吏目 府醫學正科 各牧監副
布政司倉庫局各大使 都督府草場宣慰司倉各大
使 府倉局大使 司獄 總檢 千戶所提舉司安
撫司招討司宣撫司各吏目 茶鹽馬司副使 茶馬
司倉庫局大使 各苑園長 王府典儀副 伴讀
從初授將仕郎陞授任仕佐郎 祿月支米五石

御製 都紀 牧坊司詔舞 司樂 監
未入流孔目 掌供 兵馬司吏目 鑄印局印鈔局抄
紙局稅課局中帛織工二局抽分鈔木局生藥庫惠民
藥局銀場局宣德倉各大使副使 司竹局鐵冶所太
倉銀庫各大使 軍器局司牧局司牲司所盈庫都稅
司宣謀司稅課司御馬倉各門舍各副使 各牧監錄
事羣長 廣積庫典史 京衛各府檢校 各府稅課
司大使副使 提舉司典史 關大使副使 州學正
縣學教諭 四氏學學錄 各學訓導 都司吏目
提控案牘 布政司庫局都司倉庫軍儲倉各府分局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聖上

各副使 州縣倉局司所各大使副使 驛丞 關廟
官 河泊所官 王府引禮舍人 長史司倉庫大使
副使 祿月支米三石 典術 典科 訓術 訓科
副都綱 副都紀 僧正 道正 僧會 道令 錄
武官品階勳祿之制 錄典文官同
正一品 左右都督
從一品 都督同知 階勳俱與文官同
正二品 都督僉事正留守 都指揮使 階初授驛騎將
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 勳上護軍
從二品 都指揮同知 階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

加授奉國將軍 勳護軍

正三品副留守 都指揮僉事 指揮使 階初授昭勇

將軍 階授昭毅將軍 加授昭武將軍 勳上輕軍都尉

從三品 衛指揮同知 衛指揮同知 宣慰使 上官無祿餘做

北 階初授懷遠將軍 階授定遠將軍 加授安遠將軍

勳輕騎都尉

正四品衛指揮僉事 宣慰司同知 階初授明威將軍

階授宣威將軍 加授廣威將軍 勳上騎都尉

從四品宣慰司副使 宣撫司宣撫 階初授宣武將軍

階授顯武將軍 加授信武將軍 勳騎都尉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制 四十九

正五品正千戶 儀衛正 宣撫司同知 階初授武德

將軍 階授武節將軍 勳驍騎尉

從五品衛鎮撫 副千戶 儀衛副 推計司推計 宣

撫司副使 安撫司安撫 階初授武略將軍 階授武

毅將軍 勳飛騎尉

正六品百戶 長官 副招討 宣撫僉事 安撫同知

階初授昭信校尉 階授承信校尉 勳雲騎尉

從六品安撫副使 階初授忠訓校尉 勳武騎尉

正七品安撫僉事 發賣長官 從七品發賣副長官

未入流發賣官 苗民官 千夫長 百夫長 武

四官俸

洪武四年二月命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歲祿 詳官

詔官官月支粟米一石

六年五月會計在京官吏俸級各衛軍士月糧月支米二

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

賜六部尚書及有司方面官馬諭兵部試尚書茹瑺曰布

按二司官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出入非

所以示民或假馬部民因被浸潤不能米職其爭治體

其官爲市馬司二十四府半之州縣又半之馬一率十

戶食之歲一更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俸 五十二

十二年正月定丞相御史大夫等官歲祿之數刻石官署

十八年令天下有司官俸折鈔每一貫五百文准米一石

二十五年八月頒歷會簡要錄于內外諸司 詳編

建文四年十二月靖難後戶部尚書夏原吉等進會議在

京官吏軍士俸糧支米鈔格公侯駙馬伯儀賓祿並全

支其文武官一品二品俸支米者什之四三品四品者

什之五五品六品者什之六七品八品者什之八條折

支鈔銀石折鈔五貫九品雜職吏典知印總小旗軍並

全支米奉天征討自指揮以下有家屬者亦全支家屬

在原衛者其米於京亦支什之三原衛支什之七總小

旗軍並於原衙支米在京每月刷給行糧六斗上悉從其議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爲十貫

永樂元年令各都司并河南浙江江西山東山西布政司

按察司及王府官俸舊日全支米者米鈔中半兼支朝

廣補建廣東廣西陝西北平四川雲南布政司按察司

官俸米鈔兼支及所屬府州縣等官俸全支鈔者俱仍舊

十六年奏准浙江等都司布政司按察司長史司中都留守司堂上官并各衙所官軍俸一品至五品俱二分支米八分支鈔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俸

二十

洪熙元年恩州府通判禮凱九載當陞其民詣闕言凱廉

介立帝乞復其任吏部以聞上數曰貴州至北京甚

遠民跋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吏部即遣

還任千正五品俸以優之因賴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

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

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

其宿德況州縣官之賢者先朝朝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宣德初都御史賴佐以榮新事被訐大學士楊士奇奏准

遂爲例

詳部

按國初諸司皂隸主驛從而已至是始有納銀免役者

名曰柴薪銀天順來始以官品隆卑之其數每歲銀解

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

州縣南京諸司則皆由南畿州縣

王世貞曰國朝祿數視前代差已薄而宜德以後用糧

運艱窘爲難五品以上三分折銀七分折鈔六品以下

四分折銀六分折鈔折銀每石七錢折鈔者又改舊折

銀每二十石不能一兩於是仰事俯育且不足而不能

不假借於是銀銀矣正統以前每兼一官則支一俸因

解者允正統以後兼官雖三四止從高者或以夢績勳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俸

三

獻加夫則爲特恩苞直之風所以日益盛也

七年大學士張瑄乞增南北兩京七品以下官俸不報

九年春掌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濙議文武官俸每石舊折

鈔二十五貫欲減作十貫少師蹇義言仁宗在春宮

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宜

可建漢乃減作十五貫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

正統元年副都御史與諫言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

造減省遂爲例近小官多不能贍如御史劉準由進士

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養其母妻子女皆同道

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讓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

咸竟負無還乞下廷議增俸不報

三年三月大學士楊士奇言北京各單官家下人皆在北京居住其俸米俱於南京關支近聞多係各衙差人代關其代關之人俱花其各官十分之中僅得一二分銀難甚多伏望令戶部會六部都察院公同計議從長設法處置庶幾官糧不至虛費而軍官皆得實俸

四年成國公朱勇言在京文武官員俸糧每月關米一石食用不敷乞每年運糧除正數外每單增米二石至京文武官按月添米一石上以帶運艱難不欲重困軍士止而不行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俸

四

十四年兵部重定官員合用皂隸數文職一品二品十二名三品十名四品六名五品六品四名七品至九品二名內翰林院編修檢討六科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俱近侍各添一名國子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翰林院譯字官每員一名武職五府管事都督鎮守衛管帶指揮鎮撫司管事鎮撫俱照文官品級刑例其各府管帶都督各六名鎮守衛管帶都指揮各四名長茂衛官係奉仁宗皇帝特恩指揮使指揮同知各六名指揮金事四名各衙門公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每處直堂三十名鴻臚寺翰林院每處直堂十五名宗人府太常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俸

五

寺國子監每處直堂十名詹事府太僕寺欽天監太醫院每處直堂六名光祿寺尚寶司六科中書科係內府衙門各用看朝房四名上林苑監行人司每處直廳四名六部各司都察院各道大理寺左右二寺每處直廳四名刑部各司都察院各道大理左右二寺係理刑衙門每處把門二名都察院經歷司通政司經歷司每處直廳四名戶部刑部都察院照磨所及各衙門司務廳每處直廳二名通政司有奏訴寬狂人等戶部山西司兵部職方武庫二司有單四人等每處看監四名宗人府經歷司直廳二名詹事府主簿廳直廳一名鴻臚寺司賓寺司儀署主簿廳太常寺博士廳太僕寺主簿廳各二名欽天監主簿廳二名看書五名觀星臺把門四名國子監繩愆廳直廳三名典簿廳直廳二名刑部看監舊有一百三十九名都察院有監舊有一百二十八名五軍都督府直廳各舊有八名各府經歷司各舊有四名錦衣衛直廳二十名鎮撫司直廳舊有五名看監舊有三十二名經歷司直廳舊有四名俱各照舊在外司府州縣官員服用皂隸合照在京官員品職額數會掾上曰國子監博士助教學正等官係教訓生徒官每員與二名知縣係親民正官每員與四名如有仍前

多食者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挨究依律懲治

天順二年詔在外官員有父母年老在家願分俸助養者准於原籍關支

五年四月 上召閣臣李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軍官俸一季闕銀四十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有二千餘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戶部議一日 上召賢同吏戶兵尚書議 上曰兩戶部奏來朝廷便命會議不然歸怨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俱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請出外却以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俸

六

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使其不覺安土重遷人之常情若驟然行之必紛紛勞擾使使怨朝廷卒亦不可行也 上曰然

設化元年正月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曰益小吏之俸常人之情必衣食足斯廉恥興今有司俱無全俸類多折鈔衣食不足未免苟取於民宜勅賜在內七品以下文職官員全俸七品以上半俸 上令議行

國初官支全俸外尚多歲時賞賜正旦元夕冬至賜酒米錢永樂營建北京乃定每歲京官之俸春夏折鈔秋冬則麻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

及十之三是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宜過問胡濙始請米一石折鈔十五貫然物日以重鈔日以輕軍國之需益繁折支贖數歲僅以一支成化五年御史李瑄監內帑出納見紵絲錢羅紗綢布衣靴會襪及書畫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皿皆委積塵土中日入腐壞將歸於無用乃請以充俸鈔 制曰可以足藏吏檢會驢輸佑直校議之聽各衙門具數委官領出分授各局然日後亦數歲一行有終任弗及支者若鈔則支者日益罕矣

按祖宗時鈔法通行故官員以鈔折俸其後新鈔一賈時估不值十錢舊鈔纔值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俸

七

不願以十貫折俸一石是斗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

七年十一月 上召大學士彭時等見文華殿時等言京

官皂隸與俸不可減命該部照舊以安人情

詳名

官吏折俸布舊於甲字庫折支者每關白布一疋折米四

十石成化十六年戶部以爲言始改折三十石然布極

細者不過值銀二兩而米過貴石值銀一兩已自懸絕

後又以粗綿布值銀三四錢者支與是粗布一疋准價

銀三十兩矣從古所未有也

二十年巡撫江南總督糧儲都御史彭綱上疏曰軍國之

需出於蘇松常三府爲多逾年戶部止將秋糧正數承
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隻等項歲於正米上加
收五六斗以備支撥今者天時久旱河乾淺各府糧
船至今多未會同其爲艱辛何可勝言臣等思之須濟
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三府每歲起運南北
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
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等衙門計
約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
解銀價似亦可行伏望 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
繁稍與蘇息乞勅戶部會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修

八

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
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
等衙門各官俸糧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六錢
俱無耗銀解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略減省
而官員俸糧亦不虧損實爲便益
弘治九年六月總理南京糧儲副都御史李善奏修官廨
以便分理所支勸臣祿米從之
正德元年十月部議支職陞係終身帶支若但照原官品
級上支如由正七品陞俸則終身止加從六品俸後復
陞官不得隨品加支

嘉靖二年戶部言在京公侯伯等祿米漸增百姓所輸糧
額有限無從徵派請自今公侯伯全支一歲祿米者遇
事故無令還官即准襲爵子孫次年應支祿米之數
上曰可仍著爲令

十二月吏部侍郎何孟春以歲不登做漢魏相條奏八事
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
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官俸皂一引范鎮奏
請裁革冗費一引蘇轍奏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
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州縣不許退糴一
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預免來歲稅錢庫入 上云制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修

九

六年唐事霍韜言本府堂官多不滿員其典隸乃有二十
餘名宜從裁減以寬民力因言南都司官多裁革而皂
隸之設如故宜加裁減兵部武庫及工部管繕二司財
賦潤數官合者與吏爲市愚者從吏爲奸宜立法稽查
三歲一舉庶奸吏少阻而民困稍蘇下兵部議皆如韜
言因請減本部皂隸三分之一遇缺悉期請遣科道校
覈具稽其數以聞 上從之

八年春韜又言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
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

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康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令宗室凡五萬餘文武官益充兵益寬名役占徒須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司農告匱有以也

按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訖今不知增幾倍算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俸所以不足也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俸

十

二十五年計北京月支二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京營官軍十六萬五千七十名支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二石雜差軍匠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九名支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石班操官軍三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名支一萬五千三百九十九石八斗將軍勇力技藝二萬六千四百六十五名支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監局官匠七千五百五十五名支二千八百二十三石一斗廚役五千五百四十一名支五千四百五十三石四斗武生二百一十一名支六十二石三斗倉場撥手三千三百四十五名支三千九十一石樂工四百六十四名支二百八

十石五斗淨身男并孤老九千八百名支二千九百四十石屯軍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名支一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石八斗倉撥甲斗一千三百四十八名支一千一百七十一石一斗京軍歲支冬布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三十六疋綿花二十八萬一千五百四十六斤京武官一萬七千八百七員除四月五月例折絹實支折色米銀二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兩七錢

二十八在十二月貴州左布政使相先任郎中知府再以工完各加俸一級既陞四川左叅政乃於叅政本俸外全支從四品俸又全支從三品俸兼支三俸爲四川巡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俸

十一

按御史鄧懋卿所論 上以相既屢遷而重目過多令就貴州問擬具奏仍令戶部查議中外官陞俸條格明著爲令通行遵守戶部查覆兵部題准軍功陞俸官員通加柴薪皂隸事例不論官職正從五品以下每級加皂隸一名八品以下免加四品以上每品一級加皂隸二名再有軍功以此遞加至十四名而止以後官雖遷轉止照原陞俸級皂隸數目帶支不許隨官加帶此雖專論柴薪隸爲陞俸而設本部從來引以爲例茲奉欽命臣等查議宜依其制凡文職有軍功陞俸級者於立功原職上加俸後陞遷仍舊帶支如原任從九品月

係米五石陞係一級應支正九品俸米五石五斗後陞
陞至八品七品以上仍許帶支原加俸米五斗餘級陞
此科算若非軍功以別項年勞陞係者選官後仰行住
給不許帶支祇人得 官今後內外官員陞係級非係
軍功者選陞後不許帶支者爲令其軍功陞係并柴薪
帶支該部還將品級應加之數條具以聞戶部聞 旨
逐品詳列以覆 詔載入令典內外遵守

隆慶二年總督陝西都御史王崇古御史潘民謨房楠王
君實各上疏請裁軍官冗祿兵部覆言國家世祿以待
有功不當輕議裁減至於歷世元功正支已絕而其餘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官俸

十一

旌日曷者本部宜申明條例并徵南京兵部及各省撫
按官嚴行勘實始許赴部聽選其在京在外曾經管事
歷任流官及武舉加增月米或已被論劾或祿事草任
者原銜所各查所增俸糧削去而以後來功陞實職申
呈撫按該管衙門登記憲綱冊更許支俸差缺每三年
閱視一次分別騎射時射上等而初無驛私大過居家
能自辦膳者准食全俸仍錄用其犬騎射多中而無大
過者亦准支俸其下庸懦無能者准支半俸衰老者勅
令替職若三年不與閱視各衙所通同支糧者事發一
體治罪如此則於清查之中寓裁抑之意 上允行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纂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 公 稿 訂正

吏部三

銓法

甲辰十一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
中書省司綱領總率羣屬須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
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樞而爲
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筭省臣對曰人有上
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上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
斷石則必缺麒麟之駭能致千里以之服未則必駭
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銓法

一

洪武元年八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
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
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推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
所在官司概以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族類屬
庶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況好吏從而
蒙蔽之舞文弄法 朝廷之上瞻路公行苟且之政因
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
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之際慎擇

其人而用勿徇其弊

二年四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才者掌之然吏多狡猾奸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來典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成至治之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際不得實材歟卿等爲朕股肱於銓材授任亦當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輕選用

三年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州等處

上曰前代僭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國朝典彙卷三十六人 銓法

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罪人居邪

七年正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戶部上

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參寥當因時制宜豈得畫拘一律乎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事何由治哉何由備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老者就本部陞用

十一年三月 上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格今後庶官有才能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燠文自西安知府

賈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才起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十三年八月 上諭吏部曰樹藝非其上則不善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辨 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十五年 上謂吏部曰近內外官員有以微罪罷免者其中多明經老成練達政務一旦廢黜不得盡展其才能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人 銓法 三
朕甚惜之於是凡罷免官通經術有才幹者悉起迭京師提居顯職

先是官吏獲罪者 上恐法司推誠未精或其人因公註誤法雖難宥情有可矜者悉謫鳳陽梨泉屯屯田俾歷艱難省躬悔過至是特取梅珪等五百十八人赴京命中書省量才用之

十八年吏部選用國子生爲六品以下官 上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無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待其所者有獄訟冤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爲私欲所蔽人

言所感則方寸自明而諸蔽可息一幸於私欲而感於人言則冥然如坐暗室饑寒者無由復濟冤抑者無由伸理賢才壅蔽而稟稱縱橫則爲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爲人蔽惑也

二十二年 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人之成才至難自非聖賢鮮有無過者若有過能改則志於善矣可以錄用比歲受祿之人及民間子弟久居學校教養有成或因小過罷黜者悉許自新仍錄用之

九月廷臣有言比來備士起自田里而擢用驟峻非朝廷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人 銓法 四

受重名爵之意 上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愆若曰起自田里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脫中一旦舉之加於朝廷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於官職朕所患不得賢耳誠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二十三年八月給事中有薦士者 上曰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才高年力少勇於敢爲上曰才高者委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遂使牧民未見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欲使入政可乎後生年少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

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三十一年三月 上諭吏部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才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才德俱優者上也才不及德者其次也才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矣若逐劣變移奸作成禍言其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建文三年七月定銓選法通類覆奏附選永樂 上初卽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 上曰

今之人才 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二三年間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人 銓法 五

便能成就又曰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爲世用隨器任使共理天下何必致疑

二年正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四月吏部尚書蹇義奏請還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銓選但當揀理不當任情抑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情則

以從違爲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爲小人不可不察

六年六月吏部引選人奏授官既罷 上諭尚書塞義等曰用人皆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爲能容數石者授以數石能容數斗者授以數斗過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枉人其精審之

二十二年十二月 仁宗諭吏部尚書塞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

御制典彙卷三十八

銓法

木

之人皆思奮勵致治幾千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

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時復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識其人又不悉姓名雖或聞其賢否和正既久不能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復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効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間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責成 上顏義等曰勳等更須用心以副朕圖治之意

洪熙元年三月諭吏部擇任刑官毋使偷人得肆枉濫

七月雅州學正何澤言本雲南人以監生授學正不通經學難爲師範頗改他職 宣宗諭吏部尚書塞義曰非經學不可爲人師雲南生固不通經量才授職則人皆效焉官不廢事此亦初授之際失於酌量其改爲主官衙門吏目彼知士俗亦得展布

同七月吳州左屯衛軍范濟建言欽法等事 上欲用之禮部尚書呂震言濟故元進士洪武中嘗爲縣信知府辦事成興州今年已八十四矣 上曰呂望八十遇西伯何不可也國家用人正在取老成者但不可處以煩劇耳命吏部以爲訓導

御制典彙卷三十八

銓法

七

宣德元年四月吏部尚書塞義等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朕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寧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建之天下無二政也朕嗣承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爲切要占八取士於鄉以其道異者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况塞賢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僞僞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庸勳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二年五月吏部上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建國萬四千三百十九人居鄉往往不循分守構健詞訟待官府庭長驢恐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銓敘否罷爲民七月上諭吏部尚書塞義等曰唐太宗嘗言用人當以德行學識爲本此語甚足今之所用多在進士監生彼讀書知古必能務德行廣知識間有人才吏胥終亦要在要職大凡用人正如工匠用水小大長短各當其宜然後能成居室若用人不當何以成治功郭宜更加詳察有在高位而德行學識未稱則改用之有在下位而德行學識優長則進用之庶合至公而人莫敢不服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銓法

八

四年御史劉璧等言吏部之選舉雖下條未職亦不過其實奏聞上請裁處未敢自專或薦非其人七論得以攻之奏謀得以言之朝廷得以罪之劉璧立法所以不自開除正以此耳陛下雖明見萬里果盡如其說賢而可用就非賢不可用萬一知有未盡則必詢諸一二近侍能保其果無受賄市恩而所舉非所用乎在外者以爲專主於陛下而不敢言其失彼自以爲得計方且賣祿作弊資官爵無所不至則其爲患也大矣且君上之職與臣下不同君總其綱臣任其煩若在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悉自簡除非惟勞煩聖體毋乃以萬

衆之專而行有司之事乎竊以爲此非出陛下本意必有不惟國體偏爲身謀之人欲假陛下之事以塞天下之口竊朝廷之權以濟一己之私耳

一月浙江布政司奏缺官百十員上諭吏部侍郎郭璉等自今內外大小執事有缺皆須參除勿致廢事

五月吏部尚書郭璉引中軍都督府經歷彭堯等及進士監生二百人擬除御史主事及郡縣正佐等官上諭

璉曰古人授官必量度才德之高下與職事之煩簡而授之庶幾能稱選事方咨於爾其更勉修厥職

五年七月上罷朝謂郭璉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銓法

九

孔奮爲始戚長始戚長官饒富獨以廉潔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士卿宜爲朕甄別以開朕富庶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爲善者息矣

十二月上諭郭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當爲朕擇才昨部守多缺乃勞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卽錄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夷貊虞允

文之材館錄是也自今簡意

七年三月勅吏部自洪熙元年五月以前犯罪典刑者已屢經赦宥其子弟今果有才行文學者聽保舉選用惟犯謀反大逆典刑者其子弟不在選用之例

九年四月御史俞本等陳三事其一聽食酷官吏以召天和其二選諸律刑官以聽獄訟其三擇明經師儒以育人才上納其言因諭吏部尚書王直等曰在廷學臣務俾修共乃職在外布按二司官聽巡按御史舉劾府州縣官亦令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廉察有不職者具名以聞貪黷病民者黜罷之刑名官選通律意者教官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銓法

十

選有文學者任之

成化四年十二月御史戴用言六事一勵實行二精考察三公薦舉四均爵賞五彈盜賊六革宿弊上曰勵實行朕自處置今後南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例保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御史劉健合諸道力詆戴用所言非是請歸推舉之柄於吏部不報

九年七月吏部尚書尹旻等言本部議奏天下諸司官有缺每五日內申所司巡按御史兩月一次具奏各司府每三月類上本部而諸司乃有不如制奏報者自合乞

下巡按御史并諸司令其一一如前奏上之違者俱論以法詔從其議

十四年吏科都給事中趙傑等言守令親民之職不宜以監生序補恐任非其人適為民害乞諭吏部取發身科目者選授之下吏部覆奏以為先年大學士李賢請選監生有學識者授知州知縣等官至今行之歲貢有才識可用者固難以科目拘自今大選比舊設試之其於府同知知州知縣有缺仍視李賢所奏為便詔可

弘治十七年上御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諭之曰戶部覆處置流民事起用侍郎何鑑何以不會吏部健等對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銓法

十

凡係本部承行事從前亦間有徑推者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

嘉靖四年九月吏部尚書廖紀疏陳三事一正士風言正德以來士多務虛譽假借退為捷徑今宜遵照舊例京官年七十以上在外方面官年六十以上方准致仕不唯養病有不養棄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治罪不赦其言官以言事被謫者聽本部量年資漸次擢用養病者病痊赴部仍照原官選除一重守令祖宗朝守令率九年任滿以為常間有保無且復再任此三年朝觀政

續卓異者或賜之宴章服邇來官不久任遷轉太頻人無同志政多苟且今宜遵舊制守令必以九年爲滿其政績可嘉者知府陞布按司官知州陞副使知府等官知縣陞知府郎中知縣朝覲舉日部察院及科道官查訪賢能尤異者疏各上聞宴賞如例一惜人材正德末巡幸不時財力殫竭天下岌岌乎危矣幸賴大小臣工或調護於內或鎮定於外當其時人皆知擒獲逆賊諸臣之功而不知保釐京師諸臣之功皇上入繼大統大臣皆自陳歸休數年以來人材漸不足用伏望皇上思養材之難用材之急於昔年致仕大臣念其保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銓法

主

釐之功有年力未衰才識可用者量加推用一應降官查照年資漸次陞擢其遠方請成及爲民者量移近地或許還鄉閑住以示無終棄之人得旨卿所奏源切治體臣子事君當務誠實自今有假托養病致仕者不准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能在任事方面官六十以上者方准致仕外官不准養病不能行動者方准有不奏棄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許該部科道及撫按官糾劾各罷職不敘言官被謫者量年資漸次推用病痊赴部照舊選除不許改調別衙門守令俱以九年爲滿有政績卓異者不拘進士舉人監生依擬陞秩仍舊管事風憲

有缺於三年以上上知縣行取選用方面官照舊例會事遇陞副使奏議通陞參政即於本省及附近省分推選不必驟遷數易以致奔走廢事會審人材所司因事奏請朝廷自有斟酌

五年五月兵部主事霍韜疏辭少詹之命且言通年流弊官翰林者不選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別習陞京堂者必由吏部人報以二官爲清要以至翰林不畏陛下而畏內閣中外臣工不畏陛下而畏吏部往自翰林入閣必五品以上循至三品卽選外省參政及各部侍郎凡六部尚書侍郎或留兼師傅等官改除參政翰林六品以下俱調外任練達政體仍轉翰林六部郎中員外給事御史俱補郡守僉事參議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卽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林而舉人歲貢亦得以擢翰林陞部不宜泥其資上以所奏令廷臣集議以聞吏部尚書廖紀等覆奏言惟以翰林吏部不選外任臣謂翰林設官之意本與常調不同在史局則國典故存經筵則道德所係或以備顧問或以代王言故累朝優異之典視他官爲重況九年考滿陞二級間遇纂修乃一轉官今欲與常調比而同非祖宗建制之初意矣其詞編修讀六品以下俱調外任臣親讀讀臣俱及第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銓法

主

人員或考選庶吉士凡儲養數年方進斯秩六品外任則如府判州同之屬今二甲進士例爲主事知州翰苑備材乃欲無罪而使居州郡下僚是豈人情也哉吏部銓衡之任亦非他曹可比必公正練達者方稱斯任若資望既深量處京職亦不爲過然亦間多外補謂官吏部不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耶若內閣尤政本所關故近日所用皆先朝輔導舊臣郭欲閣臣至三品卽遷參政侍郎是豈累朝優禮老臣隆重師保之意也又謂尚書侍郎改布政參政是爲有罪者言與有功者言與臣所未知也願陛下詳察焉 上曰朕以人

國朝典彙卷三十

錄法

君深居宮禁不知外事必賴左右大臣協力贊佐若爲大臣而不能實察民情何益治道翰林官有才堪布政參政及提學副使者量加陞擢正欲其實歷民事以資閱見以備他日重用吏部及諸曹年深者亦宜察其才識內外兼用之豈可循資輕授耶我太祖初年法制草創者困難比擬以後定制及列聖成憲不可不遵但用人國治亦當因時制宜豈能一一拘定常格況千季皆由朝廷自今內外官出入遷轉所司隨時斟酌之七年二月給事中陸榮吉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事重進士若舉人監生有賢能者宜兼取併用教職之遷往特

所重比來甚多有志者多不與就乞於教育成績者優加陞擢其歲貢仍復舊規射學一年二人二年三人縣一年一人通令坐監讀書於中選取教習王府官終身不遷似有厭薄宗室之意自今乞遇有舉行者爲之秩滿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地尤重今有願就邊方之制實夠勇祿者之私又考察不及者頗調達省是薄其民而不肯治之也宜精擇良吏優其遷陞鹽法馬政國之大計非廉幹強力者莫勝今行太僕苑馬鹽運等官銓曹甚輕其選夫官不擇人而望其修舉無是理也凡此數弊乞勅吏部盡行釐革又陳四事曰久任使僕

國朝典彙卷三十

錄法

五

考察汰冗官復制科 上以其言有可采下吏部施行惟制科報罷

八年七月吏部尚書方獻夫言任用守令之法其弊有五
一曰選任太輕二曰遷轉太數三曰旌舉不嚴四曰罷黜太早五曰職守不明必深探弊源嚴加禁制庶主恩可以下流 上深然之

九年正月保定巡撫錢如京言京畿地重請悉銓虛士爲守令不宜流授歲貢 上不許曰前屢詔所司隨時任用不拘資格但有治行宜民者一體擢用蓋科貢乃國家取士正途不可偏有所重茲所議似特重進士而視

歲貢太輕令人何以自奮保民之道奚由廣及宜申明前旨行

十年正月先以南鄉禮部吏部禮部考求 祖宗朝科

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事例廣求人才以備任使於是

吏部舉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以前故事請令

天下有司訪求地方有懷才抱德擬明行修不干名利

素為鄉評所重伏在巖穴者許諸撫按兩司嚴實送部

考驗奏請量才擢用倘私薦舉者罰舉人監生官才德

出衆屢經薦舉者一體擢用京堂方面得旨用貧國治

國家急務我 祖宗朝三途用人取之至廣俾才德者

廟朝典彙卷三十

銓法

六

各稱其位故仁覆天下澤及生民後來事務科舉之學

偏重進士之選以致人尚浮詞不脩實行蓋國客民者

在在有之今後務選 累朝事例三途並用必求得人

以稱朕用賢澤民之惠所奏俱允

十六年陞南京通政叅議楊鼎為應天府丞問住御史張

祿為河南叅議仍詔自今起用官必復原職無即推陞

十八年七月吏部以蘇州知府李泰陞京秩工部主事陳

昌積改禮部給事中薛廷龍言泰遠烟藩府國介禁授

京秩者昌積亦不慚人望尚書許誦驗罪乞恩 上命

泰仍外補昌積守原官

二十一年吏部尚書許誦條陳明選法革奸弊十事一禁

薦舉之濫一慎牧民之選一革隱缺不報之弊一革官

員範延之弊一革冗員之弊一重恩蔭之典一嚴官員

腳色一嚴究賊污官吏一明各部職守之辨一革吏役

頂頭之弊得旨薦舉與糾劾任濫已有近年詔旨部院

全不遵行所奏俱依擬近日吏治之弊尚有大有責在

吏部更宜詳列以聞

二十四年三月 上諭吏部曰近年西北邊方防虜多事

任用要在得人爾部內須留心選用總督撫按官不時

刺舉以憑點陞西南邊方亦用此例其別立選法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銓法

七

陞遷資格奏聞

吏部擬上選用陞遷資格凡邊方守令遇將應選進士舉

監酌量地方遠近取年方相應者扣兼除補毋專以歲

貢凌例及告選遠方者照投各兵備守巡止轄邊境者

務擇才選用毋以才力不及官改調其間有能盡心撫

綏建立奇功者不拘守令二司等俱聽撫按不時薦舉

本部酌年勞遠照嘉靖八年明旨破格超擢仍貴戚

撫按官悉心甄別從實奏報每年終具奏及填冊送部

查考得旨允行

二十九年給事中楊允繩言古者立郡縣之等明銓序之

品所以人與地相適今宜創量政務須問地方邊腹道里衝解列三等爲銓除中有請托規避者當加裁抑至於職任優人才地方或未相宜又有出於銓擬所不及者令撫按官奏報改調則人才各適於用銓察漸趨於平矣

三十年四月給事中徐綱言廣東之高雷瓊州廣西之桂梧南寧俱屬遠方聽除者往往告就遠方以規善地宜將諸府及兩廣雲貴三司首領遠東各衛經歷皆改正選以絕覬覦事下吏部尚書李默復言數郡地非豐饒嵐瘴可虞苟非大不得已人誰樂往宜仍舊法 上命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銓法

太

三

十三年先是邊方乏才每春季許北方舉貢監生減年就選既而邊吏有缺吏部拘一年之例不時得補而正選守部者又以年次不當補邊方反致停滯公私掣肘得令不便尚書李默等乃言 祖宗創制每歲六選其法最精密項年的行遠方事例已非舊制今又加立邊遠名色門徑愈多吏道益雜非但承用不便而已上以爲然命罷

隆慶元年四月吏部尚書楊博奉詔疏陳天下郡邑衝僻繁簡不同有過而得舉有勞而逃謫既爭難步之宜遂

起越避之徑今品第上中下三等推陞遞補量才授任不惟視等以爲歲月之遷速仍視第以爲官資之高下每省總括數語以陳其繁細列差等以盡其詳使覲覲被則思保障之累親困疲則思拯救之獻盜賊則掃蕩而撫循災傷則賑施而安輯刁頑則移風而善俗衝繁則愛人而節用庶實政脩而成功可謀 上嘉納令銓曹奉行

吏部奏舉職官當選者前給事中駱問禮楊松在舉中上不悅曰此二人安得遽遷其俟三年後推用

吏科都給事尤懋疏陳勸吏治六事一禁止賕乞二甄別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銓法

十九

舉廢三倅用邊臣四簡拔下倅五酌議久任六饒重吏調吏部覆知議從之

四年六月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可實兼放民禦虜之責宜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課最者此內地加等陞遷或不次擢用不職者降三級別用或罷黜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款之於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於後庶脩職者多邊方有賴 上令加意擇人悉如議行五年三月給事中韓爌言王觀不任京官會典雖有其文然已故及無子孫者不在禁例中請勸吏部以後陞除

官員除王親同祖親族儀賓郡縣主未故者宜照例不任京職其不係同祖與夫人以下之親及係同祖而妃與儀賓郡縣主已故者一體陞除京職其男爲郡縣鄉君儀賓者亦如之疏下吏部復請行各省撫按官查數擬用從之

六月吏部言官生在任宗人五府率多出爲雲貴知府不旋踵輒罷去若謂此輩不足用姑如是處之云爾是人與地皆不得其宜也按部署等官年資深者始得爲知府官生既可爲知府則亦可爲部署等官乞自今官生出身六七品以上者得陞部署及京府治中太僕寺丞等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銓法

二千

官如果稱職則遷遷之至於遠方知府尤當與內地一體陞授陞遷不得低昂從之

七月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省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舍驛遞開墾等官非有民社之寄而又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地或棄官不能赴或去任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矜近例故官係邊遠人者得授本省地方其以爲便乞令前項驛流得視此例酌量隔府近地銓補從之

高拱請以舉人才德出衆者宜與進士一體陞取又請以行太僕苑馬寺運司與布按司一體陞遷俱從之

八月吏部因戶部奏開徵賦不及格官員當降調乃疏言地方有素稱難處各官恐其爲累亦有願離地方以別就功名者於是政拙催科心甘降調則本以示懲過遂私計若乃前官積過數多後官所徵止作前數而見年之額及稱通負俱非事理所安此後宜以見年爲正數當年即完以前負爲帶徵陸續滿足總計分數若干議定降格其當降者止降一級仍在地方視事俟完足之日始復原官復官之日始計俸考秩行取陞遷至於地方凋敝殊甚雖盡力催徵而亦不能完者當另行酌議吏科給事中果在庭說言三事一議處部臣謂邊事稍寧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銓法

二千

兵部增設侍郎無所事事宜改補別部或總督員缺及當關視塞上卽簡他部能者加兵部職銜以往一重簡撫臣謂各處撫臣宜擇兩京三品正卿及各省按察使以上資深望重者其餘年淺少卿副使等官不宜輕授一撫擇部臣謂戶工兩部錢穀其司屬差遣最貴得人荷能操持廉潔殫心職務卽授資吏部破格優敘儘食繁與候者則如近例嚴加汰斥吏部言添設侍郎以備緩急不宜遽罷巡撫在內地必擇資深既久者在邊方仍酌用副使以上克之惟戶工二部司屬宜如在庭議報可

吏部

行取考選

洪熙元年五月

上諭吏部尚書塞義曰御史朝廷耳目

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遭受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吏之則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行取考選

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權以清風紀

天順七年七月權監生賈俊爲山西道御史時吏部尚書

王翱選科道專取體貌爲主尤重北人俊亦居官廉謹後至工部尚書

成化六年八月南京御史員缺吏部請循舊選行人進士中文學優長年貌相宜者理刑試職上曰御史職司風紀糾察百僚自非學行老成之士鮮有不變黑爲白者今可遵憲綱選用務在得人凡以科目進身歷任三年者不限內外皆用之

十三年三月吏部選進士江潮等爲御史時不中選者議於大學士劉健曰新選江潮等素毀閣下今任言路不利閣下也健信之密奏曰潮等皆新進浮薄不堪風憲上震怒由是吏部認罪黜潮等外任弘治十五年吏部尚書馬文升題議開行人博士兼除科道之制

十七年令助教等官由舉人出身官經薦舉者兼取考選御史

十八年令舉人出身教官歷俸六年以上有才行出衆者取選科道等官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行取考選

正德元年十二月選中書舍人李憲爲給事中憲與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出身者貴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憲選科中書得預科道自此始

嘉靖十年三月吏部奏請揀選舉貢監生在部需次者上曰州縣有司係親民官職今以天下之廣進士僅一二須舉貢足其數爾等既要在得人奈何仍聽舊弊發身進士者不必循良既得行取科道部屬舉人或問一預監生全無何由自效往數部相兼擢用竟不遵行今次揀選務秉公道開有賢能立身爲賢者一體選科道

部屬若爲令該司官敢仍前欺蔽虛文極憲都察院具

實素奉旨下吏部遂請選舉監生堪科道部屬者詔如議因選授歷事舉人孫有爲工科給事中阮毅爲廣東道試御史

選授知縣曾汴周立薛宗愷行人謝存儒俱給事中知縣王德滋楊行中周龍行人宋邦輔諸演俱貳御史上曰順選科道既云有四子監博士等官乃無一人得與自後務舉公行之並開具歷年考語以聞

十一年吏部以推官知縣等官皆見等三十六員職名疏請行取選補科道且言近歲兼選辦事進士今新科進士尚未開選得旨科道乃朝廷耳目必端謹老成斯能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行取考選 三

稱職疏內人員如擬行取慎加考選仍查節降三途用人詔旨如有賢能彰著實心愛民者無論舉人歲貢出身一體取用俱進宜復祖宗舊制嚴取暫知民事積有年勞始如例行取選用者爲令

十二年吏部擬授行取知縣高鳳鳴劉倫溫志欽王鍾靈及學正任左俱府通判上曰舉監俱牧民之責凡賢能者已有旨相兼取用以風勵有位令鳳鳴等業已行取仍授以通判朝廷法令安能信於天下其改擬以聞仍責該司掌印官對狀於是吏部覆議倫等主事同知報可文選郎中鄭汴自陳欽令調判部用仍詔自後文

選郎中缺當於各部中推取公正有才識者爲之毋但於本部敘選

十四年十月特科道乏人部議請行取內外考選上曰科道朝廷耳目之官近年所選多浮薄之士輕率妄言有華政體今大務未醇駕老成諸事禮者

十五年吏部左侍郎霍爾言台諫責任匪輕項多引用浮薄致厘聖諭則以選授不無其始故也令甲科道內以博士中行外以推官知縣有操核考詞可據及選或量才別用其法頗密獨博士等官歷俸二年以上輒得與選夫重內輕外本人之情且優游閒局坐至華要以致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行取考選 四

實錄鑽刺無所不爲如是而求得人是不種而求穫也臣愚謂宜於大選前期將應選進士及諸別項待次者翻名抄閱品薦高下擇其才識老成者授以博士等官儲臺諫之選餘則授以推官知縣俾之練習政務然後行取考選庶授內者既用當其才授外者又益養其才言官將濟濟稱得人矣詔如議禮部觀政進士盧樞上書爭之曰韜之奉聖諭數月矣博士等官選已過半稍遲遲至今始爲此議者蓋因僚案議其曲庇鄉里故倡爲此議塞言者之口而不知朝廷畫一之法非飾私文過貸也且韜之議有大不可者三夫進對公車臨軒

賜策 聖明主之諸大臣贊之此 祖宗成憲何公且重也若復別爲軒輊則是大廷之親聞反不若銓曹之覆試臣恐進士不畏 陛下而畏吏部得無如韜襲日所言乎移甲第之權一也揆弟授職原無意必內外職名稱異行禁亦非煩殊吏部既專考拔寓下在心人情趨內趨外必滋請託假令求銓者異於輶可也使皆循循且不免徇私之議苟其不如則將易公舉爲恩私變明揚爲隱庇恐不止於私鄉里已矣殿前判之弊二也治國如治身科道耳目也守令手足也世未有重耳目而不兼重手足者如輶所言內投者爲才識老成外投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行政考選

五

者爲練習政體是才識者反處以京職之優閑未練者頗委以親民之要務獨不思守令何官可使不諳政體者爲之乎且士挾一長執不思效用於明時今百未一試而一目不諳政體之名雖欲展布四體其誰信之賈重科道之虛名而影輕守令之實跡三也乞勅吏部會諸司詳議亟賜釐正以爲紊亂典章者戒 上納樓言令吏部照舊銓除不必考選樓復上疏請自今當除吏銓司預廩選人之甲第滿刻內外之員缺請 上量裁多寡不使銓司得有所意必於其間庶幾刺請託之風可熄又諸凡臺諫糾劾諸腰朕風聞及惡聲醜語毋以

潰天聽其文章之外特有論列者限以三人而止 上謂選法已如舊行概復清奏無忌下吏部參看於是侍郎張邦奇等言樓旬日中再上封事奏議選法欲以吏事煩人主其言限人進諫尤非政體宜辭 上命錦衣衛執樓下鎮撫司獄尋發法司議罪論贖杖仍辦事十六年六科缺給事中詔量簡數人以充吏部擬授行人劉光文戶科方任刑科中書王梃兵科如縣路天孚禮科劉整兵科推官張缺刑科王惟芳南工科 上不許命光文等別用員缺不許選補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行政考選

六

十八年左都御史王廷相以御史缺員數多疏請選補部以各衙門辦事進士學行老成者與行取各官相兼選補今各處屢報災傷凡清軍御史且俱取回改差其主事等官不許改用
二十七年五月左都御史唐儒吏科鄒給事中劉學易奏科道員缺請先於京官內選補得旨科道官言責所係宜體選以充於是吏部奏請改授禮部等部主事鄭廷鶴梅守德唐為諱大初趙欽南京評事姜良翰行人杜汝蘭劉體乾李萬寶王鶴太常博士鄒從善中書馬如松爲給事中刑部主事劉岱陶欽臬阮鶚爲御史行人宿應參姚一元楊選徐洛中書朱有孚郭公邁試御史

三十二年閏二月吏部請以主事等官考選科道詔以爲
臧奔就許

三十三年初安慶推官郭來朝以給由入京檄按因使來
進壽表既行忽稱疾棄表歸令開行取報仍就道御
史聞東等文章勤其棄置表文不致并言其任內食舉
不當溫與行取之選有旨令吏部陳狀尚書李默侍郎
王用賓尋守禮其疏引罪且請罷來朝 上命奉來朝
職爲民所犯職私行巡按驗治仍切責吏部曰行取官
員係用人重典爾等玩法行私監用匪人朕任在末行
取之後姑不究用賓等各奪俸二月該司郎中職在事
圖制典卷三十七 行取考選 七

貶爲將樂典史
四十三年七月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奏言國家選用臺諫
唯采虛聲圖藉實行部推縣尹得列薦剏者輒謂以
臺諫自負比至部試以章奏漫無品識甚者文未終篇
而擬官之疏已上矣若近時知縣熊秉元之卑鄙潘良
貴之疎放劉介齡之貪濁皆得與選後以果論噴噴乃
更置部寺部寺豈處不肖之地耶此皆不慎其始之過
也宜及未選時預訪端正清脩之士務得其真其所試
章奏亦必從公校閱毋濫及匪人以玷賢格臣又書謂

實今之俗食風靡息虛文尚繁不能行取之選止過舉
薦郎官官論事奉旨下之諸司有該部知道者有該部
看了來說者蓋恐古者未盡當欲部詳酌其可否也顧
往往沒無異同舉爲題覆不曰該如言官所論則曰與
本部查訪相同安望其乘至公而濟國事乎今宜大革
舊習以裨實用部覆得自秉元等以原職改調餘如議
隆慶四年題准取歷俸將及三年中書行人併已及三年
博士助教等官及各部員外郎主事改選科道

圖制典卷三十七

行取考選

八

國朝典彙卷三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約譚

吏部五

京官考察

永樂四年正月考察北京及天下文武官員

宣德三年十二月勅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京官以民

廉介端謹也

五年正月南京都察院考送貪污官郎中黃玘等十七人

懶惰不治事郎中陳懋等十四人至 上謂吏部曰官

國朝典彙卷三十八 京官考察

無大小皆務廉動况郎中尤重此輩貪污懶惰卽如例

降黜自今當慎擇人不可濫授

正統元年奏准兩京各衙門屬官首領官從本衙門堂上

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吏部驗實具奏定奪

四年災異脩省勅諭公侯伯府部院衙門官革弊事宜第

一條吏部擬用官員宜精選賢才任之或罷輒無能者

或老疾不堪平昔行止不端謹者悉皆罷去承差知印

吏典人等亦精詳考察賢否貪污及庸懦無能并不諳

行穰者悉皆罷去不許徇私濫用廢廉費蓋先時皆因

事因災考察也

天順八年奏准京官每十年一次考察不拘見任帶俸丁

憂公差養病省祭等項俱公同本衙門堂上官考察

成化四年十月吏科給事中毛志言通者京師地震妖星

示警御史康永韶等奏稱兩京官員宜從公考察以消

天變奉旨着吏部會同各堂上官考察各堂上官當念

陛下克謹天戒以遵常憲却乃朋姦欺蔽虛應故事如

戶部郎中邊承以六十有五被黜而年過於永素行不

端如蕭德者尚賈工部郎中鍾成以有疾被黜而久病

曠職清譽無聞如彭尚者猶在主事陳瑾行人馬桓貪

名素著此而可恕人將效尤乞將府部衙門堂上官會

國朝典彙卷三十八 京官考察

預考察者明正其罪以爲大臣欺罔之戒詔考察事已

處置矣但今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務殷加考嚴

五年正月南京吏部侍郎章給食都御史高明令各衙門

掌印官考察廉官驗明各衙意見奏罷官九十六員

上曰既會官考察何以掌印官不同會名事有未當宜

令禮部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將今次考過官再從公

體勘應否來聞時盛弘來劾往南京按他事因以命之

既而論又許奏 上亦命盛等併劾

閏二月禮部侍郎葉盛奏臣與給事中毛弘奉命會勘事

給高明考察不公及南京給事中王讓御史李英等劾

論不公不法事具得其實當會考之時章綸不能對衆
執論偏執已見展轉頌讀高明亦不與章綸誠心商確
以致積忿猜疑再三計奏旣而泰復之時又不與諸司
掌印官僉名同進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言欲謂考選郎
中潘孟時等三人點見爾左府經歷吳宜等十九人但
考察已定恐難紛更至於讓等劾論事亦皆不實俱下
吏部議擬以聞議入 上是其言綸明姑置不問

十三年令京官十年一考察

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考其屬官

弘治五年二月御史吳泰奏南京五品以下官年久未經

國朝典彙卷三十八 八 本官考察

三

考察宜會同考察下吏部覆從之

十七年以南京吏部尚書林瀚言京官十年一察法太濶
略始定六年一考察之例

正德四年二月劉瑾矯詔行吏部不時考察南京及在外
方面官

十年四月南京吏部尚書孫儒考察庶官需存遺舉之公
論無毫髮私徇其黜者止坐微罪不忍以太甚斥或曰
如此則彼將不服且藉口自文需曰吾期服彼之心苟
公矣他何慮也蓋所出數人頗有時望聞者始而疑旣
而廉之果當黜於是益服其明

嘉靖六年南京考察六科無一人去者禮部侍郎桂萼因
言他事請授吏部尚書朱希周以爲畏勢疊據而不放
去之也希周上疏自辯言考察所以黜不肖不限衙門
今科官僅七人實無可去者且五府經歷都事十人亦
無一人去者非獨六科爲然也因以疾引去許之

七月桂萼又言南京考察各官舊有科道拾遺矣其在科
道官寧獨無遺漏乎請如 憲宗朝例互相糾察以清
言路下吏部議部覆糾察之法乃弘治十七年事
查 憲宗朝實無之第萼疏出言官論糾之後迹涉報
復恐無以默衆心宜俟後次考察時舉行 上不允命
國朝典彙卷三十八 八 本官考察

四

越行之事復言前例係成化三年八月事憲綱俱存吏
部侍郎孟春詭詞欺弊宜罪 上切責吏部令糾道官
互相糾劾吏科都給事王俊民等言 皇上此舉誠欲
綜核名實以重言路今六科已去四人十三道已去十
人較諸曹不爲不嚴使有遺漏安敢默然耳目之官
職司甚重惟 皇上財擇之御史盧瓊劉隅等言 皇
上兩舉察典御史被黜亦多今必欲臣等扶同批抵是
聞攻許之門滋報復之計非盛世所宜有 上以俊民
等抗令切責有之乃趣其劾上俊民隅等復言臣等誠
見淺陋恐所知未真惟吏部銓衡人物都察院糾正庶

察諸臣行蹟皆莫能逃幸 皇上卽委之考覈因黜臣等以爲不職之戒 上復責其朋辭規避奪俊民隱俾仍令吏部都察院覈考不得姑息隱護已部院考不謹御史儲良有浮譟淺察給事中黎良御史王道曾弘富如制降黜 上曰儲良材閑任黎良雷用王道曹弘富終養家居不必與考若給事中郭自璧一門三棄清議有乖孟竒被劾勘問不自引避各降二級調外任此二人罪昭然在人耳目部院顧徇私掩覆而漫然以無所關解者爲解殊負委任其餘再稽輿論嚴察以聞乃部院復考上給事中余經御史任鈞爲浮譟淺察御史楊國朝與彙卷三十八

京官考察

五

瑞張鵬漢爲才力不及得旨俱降一級調外任御史儲良材以覆考被黜言責者臣嘗勅部御史聶賢不孝楊延和曲爲掩覆得全後爲御史鄭洛書所論賢竟落職乃吏部侍郎孟春副都御史劉文莊奏黨廷和與賢依附以爲洛書之奏臣實主之積恨之久茲假考察之權復同門師生之怨因訐奉文莊陰罪且言二臣欲欺言官保爵王俊民程啟克托密友徐文華等縱橫遊說奪復聶賢引用廷和盡攻議禮之臣仍主大宗之論上議部院不持公論爲人報復私怨且良材素行非不謹者燕以職業未修安得終身棄之今以才力不及降

補外任良材復自言素以忠謹爲楊延和聶賢孟春劉文莊徐文華所疾雖蒙曲全降補外任恐諸奸餘黨布在四方臣跡遠勢危朝夕不能自保願乞骸骨得旨丘死且不俟侍郎桂萼等言良材任怨誣誣去非其罪上從萼言復良材原職

十二年 上諭吏部曰院部考察京官及科道拾遺事既竣獨科道互相糾劾糾劾有成分今數日未見題請顯有畏附之私姑置不究宜遵例令兩京科道從實互舉以聽去雷於是吏部尚書汪銓等上疏引罪因劾該司郎中余胤緒隱匿成命蒙蔽堂官宜重治得旨宥堂上官國朝與彙卷三十八

京官考察

六

罷胤緒爲民餘該司官各奉俸一年科道互相糾劾科道臣劾御史張相鄭洛書汪似李循義等信道臣劾給事中張潤身饒秀商大節曹汴徐俊民饒儒等各不職得旨科道官俱朝廷耳目頃大臣多畏避奸邪以致考察寬縱不公茲互相舉劾亦不過苟且塞責爲首者姑宥不治相洛書似秀儒俱令冠帶閑住信大節汴各降一級調外任循義潤身俊民雷用尚有奸惡顯著密隱未糾者吏部再從公嚴加考察以清言路南京科道互相糾劾以張鳳翀等三人名奏 上謂鳳翀等皆去任者責其交相隱護仍令從公糾劾於是計臣

勅御史呂景蒙劉宗仁道臣劾給事中朱潤王希文李士文各不職狀吏部覆言宗仁士文潤尚堪備任使擬希文開任元蒙降調

十三年先是修撰楊惟學以考察降安慶推官亡何推陞工部主事上詰吏部對狀詔惟學調外考察未久不許輒陞京職仍令自今考察降調者皆考察乃得推用十八年大計京官國朝甲令每已亥年殿最京官皆以二月是年以 上南巡吏部奏移八月於是京都御史王廷相至吏部即大言曰工部郎中費完宜首黜之大學士夏言開廷相言即為居間廷相舍之益完女言子婦國朝典彙卷三十八京官考察 七

也言子婦婦誦譽之故力解完廷相亦始從焉既而殿最吏部諸郎廷相首黜主事史際尚書許讚難之廷相云際奴顏干夏氏昏夜問閣不熟何以戒庶官吾初欲黜完正謂際兩言無再求之理矣讚大服之是時南京奏黜者七十人屯田御史錢籍自知見黜乃疏勸考功郎中章爰與大計疏並上 上曰籍既熟如何仍用御史印法當置理第已削籍始免流放

十九年胡國公郭昉奏言近日風憲示異宜如先年策免大臣故事各令自陳詔以災異策免大臣係 祖宗舊典九卿堂上官及各衙門四品以上俱令自陳仍聽科

道官拾遺於是大學士夏言顏鼎臣翟鑾及吏部尚書許讚而下各疏引咎乞罷俱溫旨諭問刑部尚書周鼎准致仕

二十一年吏部郎察院本 聖諭考殿科道官共七十三人李穀調外居半詳考

二十四年二月吏科給事中盧翬等陳慎考察四事一集衆見以昭大公通行兩京堂上官將所屬各官用心稽訪備書事蹟俟會考日親攜赴部以憑奉酌去留一核衆職以昭大法謂於欽天監太醫院一體考察以清冒濫一除曖昧以全人材止據居官操行之事嚴加考覈國朝典彙卷三十八京官考察 八

其未任之前及問門曖昧之事一切弗聽一禁奔競以正士風各官果有府勢依權實錄錄判者恕不謹事例黜退毋容倖免得旨太醫院官照例考覈欽天監已之徐令部院如議行

出南考功郎中薛應旂補外職初嚴嵩入內閣南京給事中王輝首劾嵩奏合論者遂肆起嵩燼燼不已是春大計京官嵩令所私尚寶承諸條貽書應旂使照燼燼應旂執條使白尚書張潤欲以奏聞潤止之釋其使先是條爲南兵部主事以合聞於是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旂嚴條黜之又點前謂臺御史出守常州待驗等若干人

取上從之萬乃同鄉御史在榮勸應旂以私怨

州守符旨命補外職

十五年四月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上言大計黜陟雖主自部院大臣而條其行能致其詳審考功郎中實司之日者薛應旂公忠任事不避怨尤乃以謗譴補外恐非所以勸忠勤也下吏部議尚書唐龍覆言應旂疾惡如仇去茲若脫過抑官和昭然在人宜復京秩以勸後之當事者從之

三十年大計京官嚴嵩父子恫惴吏部中傷善類甚眾嵩

附徐學詩劾已削籍未紆其忿以學詩兄應登任請勅

九

三

房大理寺副職吏部以不謹擬黜上察其在押中旨罰用

三十五年三月掌吏部事大學士李本言大臣者小臣之倡大臣不職則小臣靡然從之故去不肖者先大臣矣臣頃承任使職不足辭欲將兩京九卿等衙門堂官及各總督巡撫巡視之模檢不稱者稍易之尚樸驥策者謂之庶官和抑等上嘉其忠悃即令本分別去留上之於是本歷職大臣疲庸當罷者南京吏部尚書楊行中禮部尚書葛守禮刑部尚書陶尚德戶部侍郎艾希淳等部侍郎大同工部侍郎郭泰南通政何

鴻臚卿王楠太僕少卿張素太僕少卿陳邦政光祿寺丞丘秉文巡撫都御史張恒都維祺汪尚宰張鶴翼共十五人得旨行中守禮尚德望致仕希淳雲龍調外任大同等間住兩京科道官亦要職其一體考察以聞李本復考察不職科道官不謹給事中郭從善馬汝松黃元白黃謙張萬紀郭倫南京給事中朱文漢御史李應時劉應熊龐浚陳九成唐理蔡科尹庭鄺倫馮張雲路郭文周等浮賄給事中李幼滋孫潛吳國倫夏叔南京給事中高鶴御史李正彞高鑄黃正色何廷鑑詹秉賜陳觀衡曹光南京御史徐叔達穀不及給事中王鳴

國朝典彙卷三十八入京官考察

十

三

臣謝甫御史林應其朱木段錦張守義得旨罷黜降調如例御史罰用者仍各杖四十是時嚴嵩父子專政趨文華附之每欲劾排異已以備衆志本承其旨授亦偕以行其私所黜雖多耳聞不稱然凡疏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斥無遺公論爲之不平云四十年五月御史唐繼祿以早霜爲災條上脩省十事其黜罰奸庸一事欲令京堂官俱自陳其餘聽部院考察去罰疏入報可於是大學士嚴嵩徐階各上疏自陳求退上勉爾之尋吏部尚書歐陽必進率九卿自陳吏部部察院奉旨考察在京諸司官黜降如例

四十年十一月以旱曠經時風露示異從官之請大計兩京臣工四品以上自劾聽去焉

四十四年五月吏科都給事趙灼等奏通者科道糾拾先期各具小帖密投匣中臨期然後開匣配議職名以上朝廷至公之典而乃暗昧爲之跡類匿名事屬用計中間即挾私報復執從而辨之請於下次考察拾遺之時備開實跡不拘名數末具本官姓名候公同論議擇其尤者論之庶幾陟大明人無所歸怨章下吏部覆如其言宜令兩京科道一體遵行第科道會同不無掣肘容隱請令各自糾拾惟求精實不拘名數報可

國朝典彙卷三十八

京官考察

十一

四二六

隆慶元年 上新即位考察兩京官時吏部尚書楊博都御史王廷司其事稍失平吏科都給事胡應鼎疏言京官五品以下之去爾付之吏部都察院但近之都御史自周延以後率皆風紀不正雖云會同吏部不過難唯承命昨楊博考察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亦在浮驟殘害之列緣二臣志向既端議論甚正有任事任怨之誠無畏首畏尾之意如鄭欽曾條陳吏部之不公博遂深銜之維新亦以昔按宣大彼時博任本兵建議邀激以拂本兵之心王廷亦惜其風力以臺長不能救一御史之冤烏在其爲風紀哉又謂博專務沮抑言官如曲

庇知府何東序之殘虐而處之善地紛事中趙格以論東序而抑之外補斥御史熊選以有疾阿文選郎中曾應槐之貪污言甚剴切有旨部院公同考察已有旨處分胡應嘉黨護同官挾私妄奏恣橫亂政本當重究竊奪職爲民時擬旨者大學士郭朴也首相徐階深不以為然已而給事中辛自修等御史陳聯芳等交章請宥應嘉罪遂謫外任

工部主事劉子延以考察閒住奏辯都察院以其違禁謫論罪如律詔編置口外爲民

四年十月令考察科道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疏言頃

國朝典彙卷三十八

京官考察

十二

國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言詞驟妄上干聖怒以致嚴論今因此一人遽波及諸臣并及四年以前衆心洶洶人人自危科道諸臣其中豈無赤心報恩直言諍諫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承意旨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黜士氣消沮願收回論特加寬赦 上報已有諭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京官六年考察皆吏部都察院同行惟丙辰春大學士李本掌院事考察科道兼員專行都察院不與焉臣愚以爲耳目貴廣宜與都察院同舉上是之於是考察科道官素行不謹者給事中鄭大綱

國朝典彙卷三十八
主
魏時亮周世選御史王漸王汝正劉思賢何其賢張楨
周希旦浮躁淺露者給事中陳瓊王漢劉東星岑用賓
御史周弘祖耿定向尹鈔傳龍才力不及者給事中顧
弘澤戴鳳翔黃才敏御史王君實趙巖周以敬王圻顧
廷對張問明高甲得旨俱照降如例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六

朝覲考察

洪武元年正月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 上諭之曰天
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折
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
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敗人而厚已況人有才敏者或泥
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
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覲考察
十一

六年正月守令來朝命賜酒食明日陸辭復諭之曰慈祥
恤憐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
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縱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衆
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於中
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恒蔽蝕於內朕之任官所用惟
賢舉廉與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若僞爲慈
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恤憐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
修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八年正月朔各省郡縣入朝 上以濟寧知府方克勤有

善政錄

十一年正月敕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官來朝 上謂廷

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聽明以廣聖蔽今布政使

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

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揀官曠職病吾

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議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

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

卽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民之切

任官之重堯舜詢事考言之道也

十七年令天下諸司官更來朝明年正旦各造事蹟文冊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觀考察

仍畫土地人民圖本如期至京

十八年正月吏部言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朝覲官凡

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詔稱職者陞平常者復

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污者送法司罪之闕茸者免爲民

二月國子博士高允憲請察方面郡縣官節行卓異政事

公平者增秩賜金其闕茸不職及貪苛虐民者斥逐誅

戮使人知勸懲 詔納之

六月 上諭吏部曰天下府州縣官一歲一朝未免曠官

滋費自今定爲三年一朝齋其紀功圖冊赴部考察布

按二司官亦然者爲令

二十九年十二月 詔定外官三年一朝覲

永樂三年正月諭吏部雲南道路遙遠其布政司按察司

并所屬府州縣俱免明年應朝餘如舊制

五年十二月廣東布政使徐奇入覲裁嶺南廉寶將以饋

廷臣遇者獲其草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

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

詩文贈之故有此儀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

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

卽以草目付中官令覈之一無所問

九年正月命吏部凡官邊方當朝者皆止勿來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觀考察

十年正月 上問鴻臚寺及六科曰前日命朝覲官言民

瘼已言者幾人對曰百十人 上曰一郡一縣未必都

無一事可言都無一民不安盡今日悉上所言令六部

議便於民者卽行言有不當勿同職狀者罪

刑部都察院六科劾奏天下朝覲官千五百餘人勘合多

未完請付法司究治 上命各部條目已完者八十餘

員賜鈔五十錠復職餘未完者亦有復職

十一年四月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嘗命布按二司

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

安物阜爲言者及災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饑寒水旱

雖皆不以聞朕已實諸法今後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宜旌賞之否則重懲勿貸

宣德五年正月初天下朝覲官至京上命吏部嚴察其賢否又令方面官各其所屬官食廩及不稱職者上各吏部至吏部奏貪污者二十五人當兄邊軍老疾及鄰假無能者五十五人當北京為民上曰老疾鄰假無能者皆罷歸為民食污者民之害宜發戍邊七年令吏部同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有司官昏惰不立貪暴無厭者具奏罷黜

又令各處巡撫侍郎同巡按御史考察方面官仍同方面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四

官考察州縣官

八年正月天下朝覲官在京上問吏部尚書郭璉曰先所任九人為知府亦有來者乎璉以何文淵等七名應乃召入便殿命中使傳語獎勞

賜溫州知府何文淵等七人宴於廷以御製招隱詩賜之十年四月英宗因天久雨水潦蝗蝻勅諭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不才者照例發遣有缺仍遣宜宗舉保不許故違有犯贓罪違舉主七月先是巡按直隸御史張清考懷寧知縣宋顯聞其不勝任顯訴寃狀復命巡撫侍郎等官公察其實以聞遂

復顯職論清之罪上因諭吏部曰考察有司本欲去貪存廉以示勸懲一或徇徇則所任多矣卿等戒之

正統十年正月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吏禮二部詢訪有嚴能著稱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赴御前而獎勵實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上從之因舉司府州縣官布政丁銀等賜以勅諭安於禮部各賞衣一襲鈔百錠假任候吏部過缺推用尋擢丁銀為刑部左侍郎汝寧知府李敏為應天府尹

十月吏部侍郎趙新言近者各處巡按御史奉勅考察

府州縣官多有任情黜陟未加精詳以故被黜官起送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五

四

到部率訴枉抑乞令本部重加審察其堪用者仍前擬職或量才改用果不稱者如例黜陟上曰已往考察者不問今後各處送到老疾罷軟不勝任者吏部堂上官從公審察果應黜者如例處置間有精力才行堪用或素有政績者其實來聞毋容輕聽妄訴倘私廢公十一年四月吏部言本部聽選官有奏要勅大臣與御史考察天下方面守令緣近有旨令起接及布按二司詢察府州縣官其二司官從御史舉劾若再違官未免勞擾上曰朝廷考課已有定制今後凡考滿官令該管上司考察實行送吏部覆考見任者令風憲等官附近

例考黜果有治行超異者具奏候考滿時量加陞擢務
要黜陟公明人知懲勸若考察官任情好惡顛倒是非
俱重罪不貸

景泰三年七月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
兩直隸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諭之曰朕惟治理
以任官爲本任官以得人爲先任得其人則官使皆賢
才而政事無不理收得其理則民庶皆安養而天下無
不治近聞各處方面有司等衙門官固有持心公正操
行端潔之人雖其作爲長短不同然不失爲君子此等
之人長於作爲者當明陳其事績可旌可擢短於作爲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觀考察 六

者當明陳其老壯可存可放所以待君子使人有所勸
亦有貪污無恥齷齪不仁之徒雖其能否老壯不同然
不免爲小人比等之徒不必問其能否老壯當明陳其
過犯顯然誣佐可罪可黜所以待小人使人有所懲然知
人之難從古以爲病固有行實貪淫而善於結交要譽
以自固者心實醜暴而巧於容悅逢迎以自掩者小人
固如是矣君子或不能察及見嘆於人者有之欲得存
舍之功未之有也今特命爾分往浙江等布政司考察
方面文職有司等衙門官務在躬親編歷廣詢博訪果
有前項君子宜加禮待存留任在任管事其有可以旌擢

及或老疾罷軟不能辦理例應致仕及革職者明白開
具實跡奏來并送吏部應放免者就彼放免果有前項
小人闖茸不才所爲太甚爲民害者明白開其過惡顯
然誣佐實跡奏送來京處治當送問者送按察司并起
按御史處問理依律照例輕落夫進退人才非易事爾
須廉以立已之本明以求人之實公以正已之權度怒
以處人之用舍毋惑于恩讎之屬託母私於親故之情
好母徇於勢要之便令毋徇於利害之報復庶副委任
七年令撫按會同按察司堂上官考察府州縣官其布按
二司官聽撫按考察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觀考察 七

十月河南巡撫馬謙奏勅嚴所屬官吏凡貪酷無狀者悉
黜之

天順四年正月天下朝觀官至京 上召大學士李賢謂
曰朝觀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由榜禁約不
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嫌告害 上
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祖宗舊制也時吏部都
察院合考不職者數百人奏退之舉其才行超卓政績
顯著者布政以下買銓等十人 上問賜以衣服衛幣
宴之禮部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翱侍宴隨於其中召
布政蕭廕爲禮部尚書買銓爲副都御史

成化六年九月吏部言遇者兩奉詔旨以人才難得恐考察黜退官中尚有一二可用者命臣等集議臣等詳審得平樂知府袁衷泰安知州畢宗賢修武知縣劉服濟寧州判張寧歷城主簿郝志道俱被黜之數舍短取長尚有可用其餘一時難知不敢泛舉至於伸訴奏告之人難以准理宜照舊發遣從之

十三年十一月 上以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姦詐之徒或緣私讎妄相告訐贖贖財物及陰構以事中傷善良大傷治體其朝覲官員賢否不同朝廷黜陟自有常典亦不許與京官往來交通賄賂管求作要命都察院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覲考察 八

揭榜通行禁約違犯者禁治以罪

十九年十二月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廉官之典也今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處幾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處十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布按二司則據據揭帖在諸司則據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在私私或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其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罰者許本處據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 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

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於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罰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

二十三年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舊例有老疾罷軟貪賄素行不謹凡四而已第遲鈍似軟備執似賄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爲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級降調簡僻衙門用 朝廷以其有愛惜人力之意從之遂爲定例弘治元年十二月鎮國將軍楊參奏撫按考察官員止據布按二司考語豈無親故仇嫌以致考察不公下吏部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覲考察 九

嚴行挾私者罪之

六年正月吏部考察天下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請如例罷黜并調用 上曰諸考是官俱照舊例行其方面知府仍指陳老疾等項實跡以聞毋虛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有到任未及三年者亦通查具奏既而尚書王恕等各開具上請且言府州以下官有貪鄙無用者畱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殃若必待三年而後黜之於彼固當感激於民未免怨嗟此殃民誤事官雖年淺亦不可不黜也 上曰人才難得事實得實人貴改過祖宗愛惜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

俱令復職必待九年然後黜降今或因一人無根之言而遂革其積勛所得之官使之泯然不敢伸理是豈治世所宜有爾等皆因襲舊弊不能改正今姑從所開具者處之其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十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謹在歷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軟無爲非本官訪有實跡或有巡撫摺按只一處開報并其餘官員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俱留治事今後朝覲之年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屬撫按考方兩年終具奏行下該衙門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仰理兵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失當者方許指

名糾劾

十

一六

八年奏准各處撫按會同從公考察布按二司并直隸府州縣各運司行太僕苑馬寺等官賢否如無巡撫則巡按會同清軍或巡鹽考察其二司及守巡并府州縣司寺正官各訪所屬賢否開摺送撫按以憑稽考
三月山東撫按奏熱老疾不諱等官 上諭吏部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辦事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今後有如此奏黜者本部酌量再奏
四月科道各疏言我朝朝覲考察最爲精盡蓋委之撫按俾報其賢否又衆之布按及直隸州郡之長俾究其實

部院又除其虛報數最以爲去閒之據如有不當科道得以勘之有才豈容幸免才能致寬抑近弘治六年奉有明詔如止委二司考合屬則恐未足以盡訪察之公如部院將所奏立案施行復恐致泄漏疎虞之弊如許考退者復行伸理則羣和橫議之門何以塞之明年考察乞一依弘治三年以前故事天下幸甚部院因奉旨會議覆奏 上曰人才固不可輕違尤不可輕退苟不得其真所損多矣今後考察熱退官員務從公詢訪必得實跡不可輕信偏聽以致狂人

九年正月吏科都給事李源御史吳葵等上言近日吏部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土

四

考察不職官員有漏網者如府尹黃紱及按察使趙鵬齡等十人之不謹知府喬楫等二人之老疾亦宜黜退部院固具各官歷年考語以聞 上以各官考語無不謹貪酷俱留辦事

是年朝覲官陛辭 上賜之勅內有云官之崇者任固重官之小者責亦專凡爾有司莫非天職勿以一事不修爲無損勿以一民不獲爲不足憂勿以一郡一邑不安爲無害於治

十五年正月朝覲考察命有被黜奏辯者容內旨再嚴責吏部尚書与文升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考功郎中楊

是科才可曰 祖宗來未有此例上降門一層公將請
何都御史戴珊亟是之文升亦悟竟覆止之

朝觀臬布政周孟中等六人議行各該撫按官員支給官
銀買辦綠段羊酒等物仍於公堂設宴相待用示獎勵
十七年五月勅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觀官員奉多撫
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
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觀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同
報爾等備細參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
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正德三年吏部考察朝觀官員浙江叅政梁澤等致仕江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觀考察 主 三六

西布政使李韶等開仕都勾知府黎臣爲民得允矣劉
瑾忽附批學士吳傑惟薄不修令致仕養病御史楊南
金無疾欺詐者爲民後有托病請假及丁憂還限不起
復者追奉懲治

刑州知府某貪暴無比監司考語不敢署其惡吏部尚書
許進奏爲民知府復賄劉瑾中批爾用且命查其考語
來看條屬惡懼進乃查奏諸司考語而自署其後曰上
司畏其挾制而考語欺天下民被其殘虐而怨聲動地
知府後卒廢棄

八年令各處災被兵地方許進改官預先勒實具奏免

其正官朝觀若有科敘官民者仍許提同勅奏

九年朝觀臬布政陳恪等一十六人如弘治間周孟中事
例舉行時擬賜宴禮部會官覆惟災方屬修省而止
今朝觀官各陳地方利病及處置方略吏部行各該衙門
斟酌會議奏請施行

十二年正月吏部舉朝觀賢能官江西左布政張嶺等賜
宴內府

十四年令考察存留官員內有才行兼優政蹟顯著及守
已廉潔人無間言者行各撫按官買辦綠段羊酒齎獎
仍不次擢用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觀考察 主

十五年吏部會都察院考察天下大小庶官以 上南巡
未奉定奉

嘉靖元年十二月給事中夏言疏言三年朝觀國家重典
皇上御極之二年實惟天下朝觀之期正治道作新之
機人心趨向之會宜申飭令典賢能者宜舉祖宗賜衣
賜宴之典貪賊者宜追奪誥勅及違見任舉錢令羅殺
上貪以備勝濟使貽譏鄉里以示恥辱則貪穢知所懼
御史朱實昌亦條陳考察以裨新政四事其一謹嚴實
謂保薦考語須傳訪精密其二表賢能謂吏有循良者
賜宴禮部不次超擢其三一制度謂考滿之後任滿當

考者出取親供不必回任給由其四均勞逸謂京官宜補外而以方面之賢者入補卿寺略如漢制史入爲三公唐宰相出領方鎮之意 上是之

二年奉准方面知府正官考才力不及者照京官不及降調例不許止議調簡

吏部言頃言官建議來朝百官治行稱最者請如 先朝

故事賜衣賜宴以寵具之臣等推訪治行廉能聲實卓異者得布政王蓋孫祿張璉副使王廷相袁損周廣魏杪徐文華汪玉恭政顧璘鄭穀林富知府羅僑歐陽鐸朱宸程鵬俱可與旌獎之列但來朝者俱已回任請行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觀考察 十四

巡按進人喬陽綵段羊酒用彰激勸報可

六年詔問住教授王介錢子勲復用給事中解一貫等言介等自知考察斥黜例不復敘乃假議禮以圖進用非真忠於 陛下者也今茲復用則是壞 祖宗百年之制且敗小人僥倖之門故尚書廖紀皆執以爲不可則朝廷公議可見矣乞從部擬以爲罔上營私之戒吏部亦謂考察黜者使得復用將來人相援附臣等無所據守 上乃從之

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言副使施儒揚必進皆遇聚奇才吳禮行近古人皆爲大計黜不敘或謂例不再用也夫

例非祖法而得才爲難況近來大計多經奸排擯若不敘則忠勤解體 上納之

八月給事中史立模疏言臣聞剛正者特立而見忌詭譎者難進而難防以見忌之君子而當難防之小人苟其術得試其計得行雖至於空人之國亦無及耳本廉貞也而謂貪污本慈祥也而謂酷暴或指以閹門駁昧或誣以暮夜苞苴或追論其平生或旁求其近似非出鄉官之多口則緣吏胥之銷骨非昌言於廣坐則揭帖於幽陰而巡史監司之考覈任喜怒以爲取舍者不與焉往往以小人一時之言遂爲君子終身之玷修之歲年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觀考察 十五

而不足壞之頃刻而有餘請一切禁治 上是其言詔部院持明彙公毋得偏聽先甲禁約懸榜曉示仍令縣事衙門巡城御史但有投匿名文書者密訪擒治罷閑革役官吏人等潛住京師大索逐之期盡一月令者與旁舍不舉者同坐悉如立模疏行已復諭吏部立模前有疏奏朕已施行今復思之似爲大臣拒絕人言以藉天下之口非人臣之道且朝覲禁約事宜 祖宗俱有明旨立模所奏多至紛擾難居言路其調外用所行者一切報罷乃調立模判通州

八年先是 上諭部院令來朝府州縣官各陳所見上之

二司二司擇其可用者類奏部院條議以聞於是布政則山東鄭紹福建查約山西江曉陝西胡忠按察使則江西胡璉廣西劉士元廣西錢宏福建副使王俊民貴州參議周錫僉事朱佩知府則長沙孫存太原黃卿建昌鄭源煥寧南蔣山開封劉璋登州游璉汝陽知縣白綱徐聞縣丞林應總各言時事部院爲條上之得旨所奏關係重大者各該衙門議定以聞其餘下各撫按官徑自勘酌施行

令吏部將賢能官員分別等第奏聞優等官員查照舊例奏請實賞給與誥勅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觀考察

七

十年十二月都御史汪鋐上言大計察吏宜令部院考覈去謂至有當去不之去者方許南北臺諫官糾拾勿得先爭陳劾以滋煩擾南京御史馮恩上疏力辯鋐言有不可者四因劾鋐鋐杜人言謂便已私爲大不忠上然之命遵舊例先事陳劾

十一年吏部尚書王瓊等言考察官吏載在累朝令甲止緣三年任內事跡初非通考生平素行邇來往往苛求有已陞外官四前任京官而被黜者有已陞尊官因前任卑官而被黜者殊失惜才之意請令歲大計一遵舊例其有在任緣事等官亦當據其考語去留不可概黜

罷斥節如議

十四年吏部都察院覆議御史喬英條陳考察疏 上曰朝觀考察係國家黜陟大典核聽者既不容差辦又終其身不許敘用朝廷委任部院不爲不專近者徒事訪訪以致人得行私報復虧枉甚失朝廷公平正大之體今考察伊邇卿等務乘至公唯以撫按等官考語及科道官論劾爲據其一切股肱影響事情毋取聽信若撫按等官徇私賢否開具失真者卿等奏處治給事中咸賢以考察有拾遺未聞有論抹近日大計僅有以賢見黜者臣等請與論抹伸其冤枉 上曰賢所奏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觀考察

七

亦是愛惜人材之意必須果有虧枉者方許已給事中薛宗鑑具言奏議王臣韋前臣邇同冷宗元縣丞葉洪枉狀乞詔還原職下吏部覆言王臣等不職匪直撫按言之即南京科道業已具劾而宗鑑輒相狹彈挾私亂政不宜聽得旨考察係國家大典原無論抹事創今後不許援引宗鑑以有前旨始考之

十七年十一月 上諭吏部曰三六年大計係黜陟重典邇來權奸往往假借公法損斥善類甚傷國體今後大計黜落官員果有正直廉潔才幹超卓久爲公論所推者科道官從公薦舉吏部議請起用以伸公道

十九年

御史童漢臣言副使張意知縣汪旦按臣皆論

其職方下有司驗問而二臣乃乘時考察說言計奏流傳謗者數惑人聽宜禁治詔下部院從公考察今後敢有辯誣謗謗底書布市者錦衣衛捕繫之

給事中周采奏先朝考察擇有司之賢者賜宴及服一時

吏治稱盛典禮久虛人鮮激勵宜申勅部院從公訪舉

果有政績顯著者疏名上請宴賞一如令甲報可於是

給事中陳邦修薦應朝官員可備薦賞者五人福建魏

議徐繼廣東參政張岳廣西參政翁萬達四川副使高

貴亨副使蔣信 上以考察重典部院大臣自有公議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太

邦政敢先事妄與顯是何私切責而有之

七月給事中劉天直條奏朝覲六事一禁科欵一精考察

一序勞績一止僥倖一處公廨一審黜陟部覆其言俱

切時弊惟未二事未易遽舉宜從舊 詔以朝覲事宜

有旨禁約者悉務舉行餘如議給事中那如默亦以朝

覲考察事宜條奏一公採訪一正體統一禁科求 上

悉從其言 詔今後即非朝覲之年而以虛言挾害人

者厥衛捕治所司擅自受理扶同中傷者科道指實奏

奏已而御史魏謙吉言往年考察多存寬恕或惜其科

第之高或矜其歷任之淺或取其年力之精壯或取其

幹事之譽長或因請托之難拂或因根據之難動即金

幣顯者亦出爲庇匿雖重論不容亦止從量調在朝廷

名爲宥過之仁在小民實貽剝膚之害乞勅令部院嚴

加考察但係貪酷者盡爲罷黜則苛刻之黨除長厚之

史進民困自難盜賊自息矣 上覽疏稱實以所言有

愛民實意切中考察事情部院務乘至公力祛宿弊

二十年正月大計天下羣吏有河南參政王慎中吏部考

中下等官一級既而命以不謹例籍時謂慎中先爲江

西參議侵學政有言於大學士言者故特旨斥逐云

錢世賢者雲南人爲福建參事以耽著清軍御史包節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尤

發其事改別舉用已而大計黜之何也節巡按雲南

行部至郡世賢率屬養數十人突擁道側問節與詎辱

之節上其事下部察院行雲南巡撫劉榮收緊世賢及

屬養悉少俱論戍邊

給事中那如默等御史陶欽璽等考察拾遺言布政司黜

等各貪污不職乞行罷黜章下部院看議部院差次其

等得 旨言官舉實各官過惡論法不止罷黜部院考

察如何輒追劉敷林希元陳瓚毛衡曹世盛王獻王傳

莊一俊陳仲錄辛東山俱罷職馬朝張國紀康河麥孟

勝俱爲民查處 兆葵恩依擬調用又以黜貪酷異常推

府尹未任又推邊方巡撫令吏部陳狀於是尚書許謫等具疏引咎上復切責而甯之仍停俸一月已而鄧如凱等因奏劉勳之陞因先任文選郎中王嘉賓急於還轉次第騰缺以爲已地故於勳之賢不肯地方之宜與否不暇計也況其在部之日俸門大開去後物議愈譏宜加黜罰爲人臣期速化盡美職之戒上責如默等不先事陳說調嘉賓漢中府推官

二十一年吏部覆給事中沈良才奏近年考察才力不及者例回籍候調不得赴部以故一涉瑕釁隨即淹沒名雖調用實類罷閒非所以愛惜人才竊今後撫按奏訪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觀考察 手

及經考察宜候調者俱令赴部需選處於使過之義明而人才無壅也從之

二十五年吏部覆御史陳餘條奏制觀考察八事重激勵俟收調往私交究規避嚴查嚴禁科欽遵典禮省繁文得旨允行

吏部尚書唐肅等以明年復當考察請如例責撫按官具有司暨否先期奏報上命申諭撫按官務秉執公明甄別淑慝毋得徇私傷善庇惡尤宜愛惜人材允令公議如考語有減否懸異者部院仍照舉劾不同例指實參究

二十六年二月天下朝觀官陞辭賜之勅曰朕繼承丕基撫御方夏二十六載於茲任大責重宵旰兢兢永惟四方萬國豈予一人所能撫察所冀承流宣化與我共理者其惟諸藩臬郡有司乎爾天下來朝大小官員除不職者已令部院以法降黜外爾等仍還舊職其各仰體朕奉天保民圖登至治之意惟仁以愛民勤以盡事忠以體國廉以守身斯爲稱職無驕貨以肆無淫刑以逞無阿諛以干進無欺詐以飾名有一於茲足以錫和寧

治國有嚴懲將不爾貫爾等其勉之戒之既而給事中陳榮壽劾論衍作官箴十章上之上曰陳榮壽弄文墨輒欲將此並勅令風示在外臣工甚爲狂僭乃令陳狀榮引罪命降調外用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觀考察 手

二十八年七月南京給事中李萬寶條上考察四事一言優異才治行卓絕者宜賜置書宴養二言嚴汰黜貪賄者宜追奪誥勅逮治罪不及者宜降級調用以示懲言信禁令禁絕僥倖遺令甲甚明宜嚴緝訪四言杜絕門朝覲被熱不許奏辭疏下所司

三十一年十二月給事中何雲雁疏陳考察六事一稽考詳以防欺誤二究逃官以懲不恪三禁覲還以警官罪四止訐奏以肅士風五旌異能以昭激勵六飭法典以

肅遠人吏部覆言後四事人所常言前二事亦可採用上合行之

三十三年正月吏部言先年方面考察才力不及者例以原職赴部調簡自回籍聽降之法立而吏有終身淪廢者矣且方面有司同一考察而一則榮從寬使猶得以拾級而升一則既絕其赴部之期又從而以降級之罰使各官無階自進而本部無缺可補聖世平明之治不宜如此乞仍復舊例以廣器使之途得旨考察不及官員如議一體赴部以原職降簡

三十四年十二月吏科給事中王鶴等奏今天下奔競者

肅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典考察

主

主

莫甚於方面而驕橫者莫甚於進士之有司今撫按初到或陞代及節旦兩司紛紛調賀往來道路無寧時輿給夫馬重困里甲乞於今歲考察每省摘其尤者一二入照不謹例開住以示懲創頃以地方多事奏請多選進士充守令初至率矯情飾詐欺誑監司而監司輒屬揚之既得薦揚食酷並作無復顧忌茲遇考察大典乞勅該部痛懲前弊凡輿論不平奸橫有跡者雖監司所上吏計列在優品亦行罷黜得旨奔競驕橫近年積弊部院嚴加考察以正士風如或徇情隱漏科道官從實拾遺科奏毋得畏避

四十年六月吏部言舊制朝觀考察之期凡撫按論劾官員非係用兵重地暫停議覆所以重大計一法令也第各官一經指摘多甘心自棄不復砥礪謂之反爲民害是宜明開自新之條令撫按廉其省愈悔過治績可採者即註與優考以憑一體存留庶中才有轉移之機不至播惡爲生民害報可

四十二年六月南京給事中楊銓等條奏考察四事一曰嚴考註言有一人之身舉刺互異宜視所舉刺之人舉者賢必非比周刺者賢必非誣誤因是折衷衆論參驗是非則誠否弗眩二曰嚴問詰言大計時常例得面質

肅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典考察

主

主

賢否宜忽舉一二事以問令對者不暇經思則欺偽無所容而情實立見三曰察卑官官府佐以下考語含糊率難甄別集以俸深爲年老新任爲稱職非辨官材之道宜加意綜覈分別良庸四曰減熟額言比者說爲刺核熟汰務倍住昔非愛惜人才之意宜稍從寬惟其人

不惟其數吏部覆議從之

四十三年十一月給事中趙灼疏陳考察四事一定取舍

二酌降調三破常格四抑浮言 詔從其議

四十四年三月吏部尚書嚴訥等言今年朝觀考察之後已將存留官員資望相應者量才推用循循樸流冗職

尚有遺良乃創立訪單登來朝官各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蓋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進步之有限或自解其作興之無由苟且廢惰無足過責而中有克自樹立者非榮饒不能也故國初有以典史擢都御史如馮堅以直隸歷布政如王典宗者臣亦欲倣此意間起擢一二以鼓其志如此則其斥鹵也觀典之外又施於不測其陟明也資格之外又加以非常清明盛治裨益不小上從之乃以湖州府同知王化為廣東僉事鳳陽府同知江東為陝西僉事辰州府通判邵元美為四川僉事以上廣安知州張澤為雲南僉

關朝典彙卷三十九

人朝觀考察

王

事 澈浦教諭李珙為評事 碩石衛經歷郭文通為

學府同知

隆慶二年給事中張鹵等請及今天下諸司入覲時按行祖宗故事果有廉能卓異者特賜宴餞以風勵人心無論藩臬守令及佐貳以下皆疏名上請吏部覆言洪武永樂間官多久任政績已成故宴餞之興行而與者無愧色不與者無異議其後官不久任者不稱實故天順弘治中間一舉行旋復報罷以今較昔又大不侔宴餞之舉未可輕議弗擇其屢經薦舉允能與情者如正德十四年例行擬按給實錄授羊酒以示勸獎從之

陝西副使姜子羔言入覲官各有道里費及餽遺私費宜令進獻羨餘以佐國計 上曰進獻非事體朝廷亦不藉此足用不許第以諸司路費皆取諸民令御史查照原給銀數追收貯庫自後進表朝覲官更不得多給累

民

都察院覆御史張楨言近奉明旨裁革入覲官路費誠恤民省費但官有崇卑恐俸入不足克費未免取償於民自今宜照地遠近酌議定規通行遵守如雲貴兩廣福建二司百五十兩府官百兩州縣官六十兩首領三十兩江浙湖川陝二司百二十兩府官八十兩州縣官四

關朝典彙卷三十九

人朝觀考察

王

十兩首領二十五兩河南山東西并南北直隸二司八十兩府官六十兩州縣官三十兩首領一十五兩進表官住京月日比之朝覲其少宜俟省分量給其半得旨朝覲進表官既有盤費銀不許仍前擅用勒令變價票遞擬按官亦不得徇情給與違者聽科道官參治四年題准兩廣凡在用兵要處某處事勢危急及各省地方果有災傷賊情事勢重大正官必不可缺者量留缺員料理其一切零賦小災及兩廣不用兵郡縣俱要費令依期入覲

吏部覆南京科道王禎王嘉賓等條陳考察事宜可暫省

六一集衆論以辨人才一說考校以公黜陟一嚴蒞施以昭勸懲一明須知以責實政一寬黜陟以惜人才一審聽聞以求至當一抑奔競以防私弊一命如議行掌吏部大學士高拱等言數十年來考察憲法之數大較前後不相上下以是張爲故常其數既足雖有不肖姑置勿論其數不足雖無其人強索以充乃其稱爲不肯者又多苛求隱細苟應故事而所謂大奸大惡者或有所不敢問或有所不能識縱豺狼於當道覓狐鼠以塞責此人心所不服也又考察半歲之前撫按論劾俱不題履夫爲不善者方其不露猶或有微倖之心火存類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覲考察

主本

忌明知必去則將無所不至矣而乃謂之半歲民何以堪自今撫按官凡有糾劾疏既具即華任聽處疏下即復其去者如考察劾不得復用其留者數到乃復至於考察憲法必大奸惡一切隱細勿論斥去不悉注其多寡惟求至當毋襲故常上是之論拱等曰朝覲在邇糾劾宜公自朕卽位四年科道官放肆欺亂朝綱其有奸邪不職卿等嚴考察詳實以聞

拱又言外官才力不及者衆以不及則銓補之日尚得遷就自今方面有才不宜於地者當移其地不易其官署曰調簡僻有官不稱其才者雖易其官當仍其品署曰

調簡散亦有操守未壞性氣稍偏而尚有他長可錄年勞當敘者署曰降級或才力不宜有司文學猶堪造士者署曰改敘此四者皆屬不及之條者也至於先已調簡再考不及者此終難策關卽如給事中韓得讓從罷斥直署龍巖之下奉可

五年正月勳賢龍卓異按察使楊綬副使勞堪江一麟食事蕭大亨知府丁應璧徐學古侯必堅李渭高文薦同知章時鸞知州許希孟知縣林會泰徐成位曹大桂劉不息十五人各衣一襲鈔百錠以朝覲至者宴於禮部下會館知府徐必達等二十五人御史提問追贖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朝覲考察

主本

是年不謹內有副使顏鯨後屢經薦劾詔復其職吏科韓楫等言諸臣以卓異得賜宴者宜超擢以示風勸其遷敘未久者量加服俸及首亢行取之選今大憲後州縣有缺乞毋論遠近無拘科目盡行銓補以漸圖久任吏部覆如其言請行各省撫按官歲薦卓異數人以備大計有私濫者該科彈治之若爲令上曰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學政所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劉鴻訓 訂正

吏部九

薦舉

甲辰 上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其後小人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爲親黨中外百司貪婪無恥由是法度日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振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薦舉

士

吳元年十一月 上謂侍臣曰吾昨親典地圖所得州縣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統其紀綱羣臣以衆力贊襄庶政使繁華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業可以生致古語云國無仁賢則國空虛爾等其各舉賢才以資任用
洪武元年 詔懷才抱德之士所在官司用心詢訪具實申達以憑禮聘蒙古色目人果有才能一體擢用
二年九月 上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懷初百司訪求

賢才然至者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請自今令百司薦舉必具其人所以行之善惡無冒濫之失 上曰觀人之法卽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見其著視其不爲可以知其所爲但嚴舉措之法則冒濫自革矣

六年二月令暫停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

四月 上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論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

薦舉

士

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絕行文藝之可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以圖至治
十三年二月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令各授以官
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論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舉變廢弊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十五年正月令天下縣縣令各考其一人

八月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翌日侍臣曰此

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

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

易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

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誥對曰誠如聖論但賢才之在

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

舉之者何如耳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

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所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

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精弊

廟廟典彙卷四十

薦舉

聘之

十六年武英殿大學士吳偁宗以薦舉失人降爲檢討

十七年令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

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

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十二月 上諭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屢

勅有司薦舉賢才而所薦者多非其人豈山林岩穴真

無賢者乎特在位者弗體朕意濫舉以塞責耳昔常河

薦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薦舉者若能致一

馬周朕豈受爵賞惜無以副朕望者是以延佇之心朝

夕不忘

十八年十二月詔舉孝廉之士

十九年七月詔舉總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

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

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議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

廣達於事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

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選 上曰正

爲此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

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典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

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概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

廟廟典彙卷四十

薦舉

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

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二十年 上諭禮部臣曰朕向者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

士至者多非其人甚孤所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

忠厚豈第廉者潔已清修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從

政矣其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

耆民以禮禮送京師非其人勿濫舉

二十五年十二月安慶府知事周昌言臣見士人或因小

過罷斥然其才有堪用而於例不得舉宜垂寬宥有令有

司得薦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復用無以示懲昌言不可

聽 上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瑕朝廷用人必故小過
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言是其令
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如其才德果
優宜聽舉用

二十六年令凡各府州縣銓選拔選容止端謹無過人材
一名申送布按二司考覈堪充歲貢送部應行賢良方
正及山林岩穴隱逸之士并通曉經書儒士秀才孝廉
者各訪求送部選用如將部陷不堪之人一概朦朧濫
舉原舉官吏依貢舉非其人律問罪

七月左春坊大學士董倫薦舉州吏目諸葛伯衡學行擢
國朝典彙卷四十

陝西肅議

三十一年閏五月建文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縣令薦
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七月給事徐誼御史黃凱薦王紳文學孝行授國子博士
十二月詔內外學臣各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

應天府尹何質翰林學士董倫薦奏計入京馬龍他都何
長官史目任本立學行政事宜留中朝從之

建文元年十一月蘇州知府樂善薦處士錢芹授兵部司
務署行軍兩事從大將軍諮議軍事

二年十二月山東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士爲侍讀

以方孝孺薦也

四年七月 成祖詔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
永樂元年九月勅吏部曰朕以眇躬嗣成大統罔惟求賢
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於儲濟其令內外諸司外羣臣
百姓之中名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繁劇
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並以名聞毋媚嫉
蔽賢毋徇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得匪其人
惟爾不任欽哉

十月擢浙江舉懷才抱德之士任守禮爲戶科給事中

二年三月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有千戶奏薦士初朝廷命

國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本

文臣舉懷才抱德者武臣不與命千戶選制宜要之

上曰朝廷下令求賢武臣不與命者蓋慮其不學昧於
知人今能薦士亦是忠君愛國之心不用罪之昔馬周
因常何而進今所薦者亦徵求如試之果有才一體授
官不則罷之

九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蹇義同六部等官上言在外布

按二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爲職必須得
人傳人之道在錄選精覈薦舉有法宜令在內文職七
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賢能廉幹
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材

擢用其所保非才武授職之後開舉貪污舉主連坐
上是其言所司遵行之

十八年正月擢薦舉人才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等官

二十一年初令五品以上京官得薦士禮部郎中孔鍾薦

右中允張宗理上召問楊士奇曰人皆薦下黃鍾乃

薦朕官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理不意爲鍾所先

上喜曰鍾能知宗理耶即日升宗理大理寺丞

二十二年十月仁宗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

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

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

國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微見優違者量材擢用若有故賢及惡舉者論罪如律

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

洪熙元年八月宣宗勅諭吏部令在京五品以上及監

察御史給事中在外布按二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

各薦所知務合至公以資實用如所舉之人有犯贓罪

者連坐

十月都御史劉觀王鈺李彥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

潛等十餘人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首孫朴言吾聽

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如此復論之曰

古者除官則習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宣德元年十二月大學士楊士奇薦行人王翱爲御史

三年正月朔州知府張復奏舉軍中子弟楊鑑等有志操

堪任使吏部言舊無舉武人子弟例上曰古人出資

賤中任大事成大功者多有之安知軍伍中無才能其

召至京考察

四月上諭吏部曰唐堯用人猶必試可乃已況於後世

更當詳慎朕下詔求賢四方薦舉來者甚衆卿等未嘗

考察豈能知其賢否而輒授以官欲官皆得入難矣今

未授者必會官考試取其可用之已授官者俟考滿

至日試之如例試不中者黜之

國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四年四月兵部尚書張本奏舉前刑部員外徐琦職方司

辦事人才陳孜乞授本部屬官上命琦爲職方員外

孜主事謂吏部曰近來人才未便與六品京官俱張本

廉讓所舉必當故從之他有舉者必會官考試然後量

授以職

五年上與學士楊濤等語及治民之事曰民之休戚係

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濤對曰嚴薦舉精考

課不患不得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

此者或不明於彼善始者或不善於終而一言薦之豈

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大抵欲得賢才當厚

教養之法教養有通人才自由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議之間盡求什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求此誠知本之論

六年 上勅諭吏部曰致理之方用賢爲要事君之道應賢爲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負荷之重必得賢才共圖治理夙夜在念廢食不怠嘗勅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招隱鶴鳴之作庶幾羣臣咸明朕志近惟一二近臣曾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果無遺賢歟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歟豈典銓衡者之怠忽也朕以誠心求賢聖理不圖臣下玩爲虛文孔子曰十室之

國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九

一

邑必有忠信况今天下之廣生民之衆乎爾史部郎會在京三品以上官衆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具名來聞朕擢用之毋徇私濫舉塞責

四月吏部奏求賢所舉官四十三人例當會官考試中有南試海衛餘丁難與考例 上曰古人立賢無方精鈞之中有王佐才其可以單丁兼之命考試如例

七年三月勅諭文武羣臣曰當春時和萬物發生顧念兵民有未得所爰敷懷保之政爾羣臣宜同朕志布政司按察司及知府知州知縣得其人則政理民安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前項職事有缺吏部

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又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所在有司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保舉赴京選用後犯贓罪并罰舉者

八月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召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曰今春令京官三品以上者舉方面郡守後又山舊作招隱鶴鳴之詩以示意已諭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佑等朕思今天下之廣豈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爲心又兼以忌嫉注念故往往視朕言爲虛文吏部怠忽至此其降勅責之

國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十

三

右諭德建安縣教諭楊書夫臨清縣教諭彭璠爲編修以京官所薦也

八年九月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官

正統元年正月楊士奇以侍講劉永清才堪繁劇薦爲廣東右布政

十一月勅吏部選舉御史曰在外按察司缺官已有推舉之令在內監察御史尚多缺人今復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一員除見在縣令不舉外其餘兩吏部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正明達事體詳慎平恕具各奏後如授官

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庸懦闇昏併罪舉者

又勅吏部凡親民之官縣令最切必得其人庶民乃安自今各處知縣有缺令在京各衙門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一員爾吏部亦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平寬厚愛民者具奏除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罷軟不勝任併坐舉者

二年九月楊士奇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臬二司及府州正官惟聽吏部所舉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宜宗勅令大臣保舉自茲得人遂後

國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十一

十一

間有一二非才登錄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徇私不公所致昔唐太宗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謠語專欲毀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仍遵先帝勅旨行但所舉之人籍託舉主後有犯職必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徇私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四年五月大學士楊溥薦江陵知縣范理為德安知府溥在內閣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溥深重之即薦權知府再權貴州左布政或勸當致書謝理曰宰相與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

薦舉乃恭而哭之以謝知己

十一月刑部侍郎何文淵薦兵部主事孫盛為徽州知府五年十月上諭各官所薦或有浮濫之人貴錄假託而進者令吏部廉覈務循至公尚書郭璉等言各官所舉如御史蕭清等五人不論典論上曰舉當者擢用不當者舉主罰俸兩月人臣以薦賢為忠繼今有推延不薦及薦而未當者爾即以聞不可有所觀望遷就以孤朕求賢圖治之意

十二月令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舉

十四年令下僚有才能出衆者聽風憲官及上司薦舉

國朝典彙卷四十一

薦舉

十二

十二

六月令三品以上京朝官及風憲官薦舉賢才九月給事中程信薦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京泰元年二月吏部尚書王直奏罷三品以上京官各舉所知例聽吏部自擇從之

詔司府州縣正官及風憲官舉保懷才抱德及通今博古文章超卓各行相稱之人赴京考用不許濫舉

二年十月御史劉孜薦南大理寺評薛瑄梓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德不宜置之閑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

三年二月詔各處見在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屬在下僚
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
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
外撫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八
後犯贓罪連生舉主

七年三月御史關漢請令在京堂上官并給事中御史在
外責之撫按有不行推訪及舉主徇私濫舉者罪之吏
部以聞從之

天順元年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材堪經濟隱居高蹈不
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兩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十三

三年二月大學士李賢薦布政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
私譖之久不召對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且擬
侍郎賢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微不信矣竟
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

八年八月六科十三道皆言請選總督王竑宣府巡撫李
秉可大用詔下廷議尚書王翱大學士李賢等皆以爲
然上曰古之人君夢卜求賢今獨不能因輿論所予
者而用之乎王竑李秉廷議皆以爲可大用朕因而用
之何必夢卜耶以竑爲兵部尚書秉左都御史

成化元年五月兵部尚書王竑薦張寧岳正九卿會推用

之內批二人皆知外郡被選以奏請致仕

二年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官者

四年上令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

面照正統間保舉吏科給事中流瑯等奏四品以上官

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

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

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以聞

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耶其

究治之廷臣不敢復言

六年六月詔罷會官保舉

兩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十四

十七年十月廣東左布政使彭韶薦舉人陳獻章下部知之
二十三年詔天下有司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屬在下僚

堂上官及各撫按官舉保

弘治三年閏九月禮部侍郎倪岳岳山東祭政韓文才行

超陞雲南左布政

十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薦舉異才樊瑩章憇下所司

知之

十一年令府州縣正官保舉山林隱逸之士懷才抱德經

明行修衆所推服者從巡按及布按二司官覈實奏送

吏部量才擢用如所舉不當保勘官員一體衆究

詔南京科道部屬等衙門官堪任知府方面者各部都察院堂上官各舉一二人

十六年令各處撫按及布按二司官訪察所屬廉能幹濟者明開堪任某官具奏陞用

正德元年南京十三道言知府缺缺而尚書御史進請而保太監甚者都御史楊應辰爲太監劉瑯保留江西參政王綸爲太監董讓旌舉上習大壞有傷國體

八年令南京堂上官五品以上及在外撫按布按二司正官各舉賢能出衆堪任守令之人具奏選用又奏准在京在外堪任知府者許南京文職三品以上各舉所知

國朝典彙卷四十八 薦舉

十五

後照所舉旌勞選坐

十六年四月給事中孫懋等言逆濠既誅而首折好萌如御史周廣范移給事中陳鼎或謫下位或列編俟非所以彰曲衆徒薪之實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御史徐文華主事李忠修倪舒芬郎中張衍瑞姜龍貴羣孫鳳陸俸員外夏良勝主事萬潮林大輅蔣山卿博士陳九川寺正周叙行人巴思明等各以直言蒙譴宜召還擢用以爲忠良之勸會御史郭楠亦以爲言詔下吏部行之八月巡按江西御史唐龍言給事中劉藩以劾奏逆璫好惡被杖幾死落職爲民及璫誅起任金華知府又以守

正不能事上官被廢可惜得言下吏部酌量起用

十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奏致仕吏部尚書楊一清明習典故諳練機宜在臺省能處大事在邊鎮能決大機宜起赴關廷處以便宜之變略西北必有遠猷上命待缺起用不必煩以邊事御史張欽言臣見言者多薦一清陛下給音特允該承舊之典但輔相不以才識爲先而以誠實爲貴一清多知故典洞曉事情此其美也而音事先帝招權納賄無至誠感動之實宜爲酌處疏下所司

嘉靖二年刑部尚書林俊言祭酒詹道足以鎮雅黜浮

國朝典彙卷四十八 薦舉

十六

學足以廉頑立懦不宜聽其養疾疏下所司

延綏巡撫姚鏐言往者逆璫弄權尚書韓文等以諫獲罪自後莫敢言者而給事中劉藩評事羅儒衡昌言之及錢寧復起禍不滅璫亦無敢娶其鋒者而布政使方良承給事中張原獨昌言之四臣可謂獨奮孤忠者也今良承健陞都御史終養而藩等未蒙除權非所以風厲天下詔下吏部議

應天巡撫吳廷舉疏薦甯江知縣景行究心理學篤行古遺乞不次擢擢以示勸前廷舉嘗兩薦景行至是復薦時景行服闋家居上令吏部召用之

四年吳廷舉薦新建伯王守仁文武全才宜暫掌南京都督府事兵部議以文臣掌府未便俟別缺推用從之

二月禮部尚書席書奏薦楊一清王守仁文武兼資堪任將相今一清已督三邊守仁當處之內閣無爲忌者所抑且云今諸大臣多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上不許曰近日邊方多事已命廷臣集議席書身爲大臣果有謨略宜即悉心敷奏共濟時艱何必自護中材有負委任

五年八月御史朱豹言近來各處知府多肆貪殘誠心愛民者少請令南京文職四品以上翰林五品等官各舉

國朝典彙卷四十

一薦舉

十七

所知下吏部編記成籍詢訪相符便有知府員缺臣稽審其果賢不妨久任超擢或薦不得人選坐舉主疏下吏部覆如豹言仍請上籍名禁中覘其賢者親擢以鼓舞之令如議云

六年禮部侍郎方獻夫以南京堂上及各處方面員缺數多疏薦布政使汪鑑等六人按察司劉士元等三人奏致責昭道三人參議王僕民等三人知府何鑑等奏病致仕降調爲民常鐸等二十五人上以屬吏部令吏加查訪科酌舉用

御史陳察既陞南太僕少卿具疏辭因薦原任給事中劉

世揚等二十餘人宜亟召用上以察久居言路職在激揚既有所見自宜早陳今陞用不即拜命乃泛舉多人以市恩要譽姑從寬降雜職遠方御史初果等遽草乞宥察不報已而給事中王役民鄭一鵬傳良諒復論救上責其朋比各奪俸二月察降遼陽教諭

七月吏部尚書桂萼力薦王項當復用御史胡松劾其舉用非人庇黨固位上以舉用人材朝廷自有斟酌責松妄言而黜之未幾萼復薦項前以力攻楊廷和朝臣羣起而非之卒無事實今邊方戒嚴兵疲糧乏而諸才力無如項比惟其才高故忌之者衆皇上幸察項無國朝典彙卷四十

一薦舉

十八

罪而起之上命先復理職令吏部選缺推用

七年大學士楊一清舉賢才議上上曰此當今急務宜虛心延訪公聽詳察才可用疎名上請仍通行兩京大臣及科道官各舉所知聽吏部奏酌擬議以聞御史馬津言新建伯王守仁忠貞濟世表在有聲功高人忌請召置廟堂以慰民望上以兩府未寧守仁方有事重寄津安奏請優切責而省之

八年二月吏部奏原任都御史林茂達奏政無偏私文關使田登陳和許雲鵬張思齊知府張祐田昂通判曾理知縣張參皆一時人望屢經薦舉宜錄用上謂起

廢官員必才行卓異乃可服人令具實以聞吏部覆奏
比來士風競於功利廉恥道喪獨前數臣潔身勇退臣
等從公察舉以仰順 皇上廉貪激頑之意非有他也
上是其言命酌量起用

令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才行老成整
時聖者從公各舉所知吏部遇有員缺酌量舉用毋避
嫌推托亦勿徇情濫舉從給事中劉世揚請也

五月御史毛鳳韶言古者大臣求退必薦賢以自代苟所
代不如其人則寧仍其舊慎之也邇來會推之典不爲
不公而論者乃謂特循故事臣以爲有三患人才難得

國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十九

之患知人甚難之患親望顧忌之患乞自令令大臣舉
人自代下之廷議參酌可否如其未宜仍又別推庶大
臣得人而無數易之患又如侍郎何瑬郭懷正大足以
厚風廉貞忠靜足以勵貪穢今雖在告宜賜慰留 上
納其言詔自後准用大臣必衆論共與者何瑬令病痊
即起視事

吏部遵奉勅諭修奏五事內一精選任乞令兩京文職四
品以上翰林院五品在外三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者
一人兩京文職并在外五品以上翰林科道各舉任知
州知縣者一人所舉不拘進士舉監吏員出身日使舉

能其官或舉非其人及不舉者一體旌賞連坐一嚴旌
舉京外官薦舉所知後以貪賂敗舉主降調犯在舉後
者罰俸三次者視其官其有政蹟卓異者舉主賜聖書
褒諭或增秩賜金以賞之 上曰卿等所言無非欲儆
重守令前勅旨已開載明悉宜以實奉行以副朕知人
安民至意

吏部覆兩京科道所薦舊臣如尚書羅欽順泰金趙璜皆
耆德宿望久手士論宜及時起廢其次則副都御史王
蓋張雲亦可叙用其次則尚書顏頤壽副都御史劉文
莊侍郎孟春劉玉王啓大理卿湯沐太僕卿汪玄錫俱

國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二十

以大獄獲職而侍郎郭岳則嘗招物議宜用典否皆請
上裁 上曰奏內各官皆非可用之人惟張雲謙厚准
候缺推用餘罷之

十年正月巡按雲貴御史陸夢龍疏奉原任尚書羅欽順
泰金鄭文應趙璜王承祿侍郎郭岳劉玉都御史何瑬
王竟 上位卿相尚寶司卿呂柟郎中鄭守益布政使
邵銳亦議陸欽宜居侍從余都御史毛伯溫張九叙通
政李元吉馬理楊谷大理少卿顧傑布政使蔡潮王渡
顧應祥宜貳九卿給事中張萬鄭一鵬御史王以薦倫
以諫朱洞馬明衡宜處臺諫副使鄭元貴裕中余事江

單汪應珍推官劉果知縣李本宜補縣泉 上以御史薦舉止當及境內人才乏弊乃不分賢否存公泛引三十餘人下都察院奏看院覆江澤業已物故蔣曉疏亦及之其言之無據亦可類見坐以濫舉之罪夫復何辭第其所舉多非見任及散在四方擬以近例亦似未合乃請奏請安慶府推官

十一年吏部言往歲奉有詔令群臣各訪所在有懷奇抱異伏在岩穴者從公薦舉以備錄用迄今今年餘竟無一人至者請行各撫按嚴限促之仍令南京五品以上文臣及科道官各舉所知具奏報可

國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三十一

給事中鍾昂薦原任尚書羅欽順趙璜王承祿都御史姚鎮侍郎何瑋通政馬理祭酒崔銑皆海內名德宜及時召用以克其蘊復言尚書卿呂林太僕少卿穆孔暉忠信端方不宜置之散地詔責昂獨私妄舉奪俸一年十二年吏部疏舉閻佐左都御史姚鎮服閹刑部侍郎寇天敘聞住四川巡撫吳繼防副都御史陳祥致仕副都御史林時周金府參議牛鶴等宜起用從之二十年吏部覆御史周亮奏謂今醜虜桀驁督撫之任選擇宜豫請令兩京科道官從公論薦本部仍疏名上請詔可於是給事中那如盤等奏薦見任尚書毛伯溫劉

國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三十二

天和參政於汝張邦原任尚書唐龍張潤侍郎高公韶閔楷都御史張景華翟鵬萬燧陳九鸞韓邦奇羅琦按察使李宗樞副使陳大綱秦讓王洙御史程啓元王清段汝礪俱可用御史疏薦亦同惟瑣洙汝礪三人不與焉吏部議覆得旨楷太綱准起用給事中劉綸因言汝礪係大學士翟鑒姻戚洙瑣係大學士夏言親屬如懸特排羣議而薦之夫內閣扶權以進言官官懼勢而拂公議上下扶同恐非社稷之福乞將鑒等罷黜罪以爲徇私植黨者之戒 上是給言詔今後吏部擇用科道薦舉須知天工人代之義一於公選不許徇私示惠訪由重罪不宥送出如繫外任爲徽州府推官而罷贊等不用以翟鑒忠謹特命留之二月廷按陝西御史張光祖疏薦致仕南京禮部侍郎呂楠安貧力學忠信篤敬雖年踰六十精力尚強乞不循常格即賜擢用疏下所司三月初臺諫文章薦用舊臣吏部議請如所奏 上命李廷相唐龍薦儒張景華顯促王道鄭本公王崇慶等叙用惟呂楠何璿不叙二十一年九月廷按江西御史沈起疏舉遺廢如原任尚書周鼎華侍郎簡齊都御史萬鍾贊善羅洪先給事中

曾作詹事御史曾孔化郭弘化副使江以達王夢參錢
王臣知府何祉或因自陳或因註誤各罷家居乞勅吏
部察訪錄用章下所司

御史焦璉等奏廢勢重大請錄廢棄人材以備任使上
從其請仍令嚴加詢訪如有欺罔徇私者連坐不貸尋
給事中沈良才御史王紳等交薦原任尚書唐龍侍郎
任洛都御史劉源清張珩韓邦奇陳九疇李廷給事中
管仲鄭自璧錢穀御史程啓充副使張岸王獻等共十
三人章下所司開奏已吏部尚書許晉因薦原任巡撫
賈啟歐陽重劉文莊大理寺丞周鳳鳴奏政劉一正樂
國朝典彙卷四十一 薦舉

護知府夏雷及見任工部主事劉鳳池推官劉壽均當
收錄上命再會同各衙門斟酌議擬具奏

十五年給事中楊上林等連疏請錄用遺逸上命吏
部擇才果堪用者詳具履歷以聞於是吏部疏奏原任
尚書章拯侍郎劉源清等三十人上以拯等俱先懸
當其罪而無罪者又年老非才報罷

二十九年巡按山西御史陳九德奏薦選才稱原任侍郎
張漢潘高皆才略可用上以高考察被黜漢奉旨滿
戌無錄用理因責九德違例市恩下部院奏勘黜為民
禮部尚書徐階薦薦原任都御史何棟副使薛豹上命

甄查取用

三十年南京科道等官奉旨會舉遺才吏部覆議原任御
史王璉等如恩編修唐順之主事唐樞參政何松俱堪
起用上日虛名浮譽閑人可乎俱報罷

三十七年七月上從給事中徐浦議九卿科道及督撫
諸臣各舉遺材於是原任侍郎郭宗皋都御史吳梯方
漑主事唐樞鄒守益修撰羅洪先參政周孔齊等奏議
劉志知府黃華在來中吏部併覆起用御史羅廷唯奏
曰臣觀徐浦之疏意以遺材為急耳而諸臣所薦乃有
不盡然者據其所舉文臣不曰胸藏萬甲則曰善決千
里武臣不曰身經百戰則曰雄當萬夫是千劉基百徐

達輩生於一時矣何遺才如此多耶况其間又有以清
修苦節實學醇資舉者即他日復起必不著之戎馬旋
橫之場而高談於環佩雍容之地其去官初議失之
遠矣甚或鑽刺方行而此舉適有以投其機罪過已深
而此舉反得以藉其口延遲日久而此舉復有以招其
來是因明詔以開侍門有志之士方且彥與為伍陛
下安得而用之即如近日兩廣總督郝孟陽以斬虜報
功矣而御史龔繼乃劾其濫殺百姓福建巡撫阮鶚以
知兵受薦矣而御史宋傑望乃劾其不諳一籌舉之者

不宥任其非勒之者竟無所庸其力此含糊隱忍之習
成而名實之消邊方之壞終末如之何也已此臣所以
重爲國家用人惜也 上嘉納其言切責諸臣薦舉之
監吏部題覆依違之罪所薦諸臣亦不用

三十八年四月兵部郎中唐順之奉詔協贊浙直兵務總
督侍郎胡宗憲薦其有文武士弟權輕不足展布宜起
格用之時順之已擢太僕少卿以宗憲言復陞右通政
令與宗憲共事

四十二年正月御史凌儒疏陳時事舉羅洪先等皆強年
重望乞早爲覲錄 上惡其市恩實重無故奏擾令錄

國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三十五

永衛道至午門前杖六十黜爲民

五月給事中陳瓊疏陳薦選奸采遺賢二事遺奸謂文選
郎中南軒奸貪者聞宜罷黜遺賢謂在告諸臣中原陳
恩許待用者宜錄用部覆軒過誤則有之若坐贓無實
跡請量減南用其未遺賢一革當如議 上不悅手批
之曰軒准調用爾等全不看詳此疏中之意縱其欺擾
陳瓊心欲行檢備官巧幻渥奸宜真忠爲國者其令錦
衣衛如自奉行備前御史凌儒也於是錦衣衛就璫
廷杖六十登爲民

十四年議准通行各撫按於所屬中不論舉貢進士但

有實能一體保舉

隆慶元年令各處撫按將境內人才逐一搜訪會本具奏
以後撫按復 命及巡撫年終各舉行一次

又議准兩京九卿并各科道廣詢博訪有才略過人忠誠
任事者或堪各邊督撫或堪各邊兵備有司或堪任清
理屯鹽無分見任去任各力疏薦日後所舉之人果有
成績并舉主一體陞賞如債事殃民將舉主重加罪罰
給事中劉伯燮疏薦原任侍郎萬恭都察院耿隨卿張景
賢曾子拱皆有絕異之材可備緩急宜及其年力未衰
破格起用部覆從之

國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三十六

給事中陳祥疏薦原任大學士郭棖尚書霍冀左都御史
劉濤侍郎陸燦聲吳嘉會楊繼襄兼都御史張松李鑑
溫景葵張祉御史劉存義崇禎吏部主事魯邦彥行本
僕寺蔡結參政馮臯謨姚九功副使溫如璋張嘉孚陳
宗虞盧益贊憲卿張昇參議常三省僉事沈淮知府張
萬祀請錄用部覆朴係輔臣當俟宸斷九功宗虞萬祀
以考察去令甲甚嚴不敢擅更他皆如議 上是之
三年題准舉人中如有孝友睦姻名實相孚不分已未生
監許撫按官會薦遇有兩京博士等缺酌量推用
南祭酒姜寶薦舉人趙蒙吉詔授學正蒙吉大學士貞吉

弟也

以陝西舉人呂潛爲學正以撫按張祉等交薦其孝廉也九月詔舉邊才時諸司各以名上見任則楊巍等八十二人丁憂則都御史石茂華等七人養病則侍郎吳桂芳等八人部議俱宜以次擬用

四年三月御史周禧上言論才者先人品而後事功取才者捐軀殺而觀大教故漢高帝舍匿金之過資其音謀文帝敕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南向何者細殺在所略也鷹揚鼎足之業蓄於渭水陸中而殺要食子者功可嘉而心不可測何有人品在當辨也故金車玉帛不以

廟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二十七

載取則腐聚猶積薪泉專龍噴不以取酌則汚穢猶瓦器方今人才竊有餘慨然波歸在朝淮南聚謀中國相司馬遠人相戒何者其骨鯁忠義之氣足以溢折奸萌而者萬老成之望可以風動四海今魚懸之士犯顏批鱗委頓草莽者舊之類非有大故亦漸相繼報罷有識者寧不寒心既舉已試之材棄如振落乃汲汲然求遠探有如建大厦濟巨川舍杞梓而別求川澤之村察鱉鼈而飽覓舟楫之利未見其可也幸念汲黯司馬之臣爲國家輕重特賜召還下吏部知之

臣等給事中王治等言故禮部侍郎何喬理學純臣宜

加美諡原任大學士夏言人品事業雖不可如至所論復委事未爲失策其親會就均屬無辜宜與雪宥大理寺卿朱廷立刑部侍郎唐瀚銀成夏言會就之款宜追奪原職部臣覆議告如其言詔賜贈諡文定復言吏部尚書瀚與廷立俱追奪原職

廟朝典彙卷四十

薦舉

二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敏 編註

吏部十

舉劾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詹曠等曰
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勵明敏者不足以
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爲法司劾退豈宜復用上日
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効亦有遲速夫賢朴者
參迂緩役庸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傳於急促

國朝典彙卷四十一 舉劾

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
所損也

四年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處歷去處但有守法奉公廉
能昭著者隨即奉聞

六年二月令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天
下有司官員有無過犯奏報黜陟 上諭臺臣曰古人
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於小人蓋君子有犯或出於
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譎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
當按法去之不問則遺民患君子過誤之以禮義則
如鬼悚必思改爲教小人者不識廉恥終無忌憚所以

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以廉恥之官雖或有過常加有寬
食虐之徒雖小罪亦不赦也

宣德六年八月常州知府吳愚奏守令親民之官黜陟職
否出自朝廷邇來公差官倚勢作成是非顛倒以廉謹
者爲汚以諛佞者爲正直乞嚴加禁止庶善有所勸惡
有所懲 上命吏部公差官有如此者指名陳奏處置
十年 月 詔府州縣官應能公正能恤民者親臨上司
立以禮待仍具政績奏聞以憑陞擢

正統七年二月巡按廣東御史張善言 皇上嗣登大寶
以來急治求賢尤重守令之選令廷臣公舉郡邑往往
國朝典彙卷四十一 舉劾

得人今又罷薦舉縣令之制專委吏部銓除故縣令舉
職者少請自今縣令有缺仍從六部都通大科選及布
按二司巡按提學薦舉銓補其授職之後有貪墨不律
者送坐庫上 上覽奏召吏部論曰比因各官保舉知
縣徇私者多故專委爾吏部行之今不必紛更要在簡
擇之精耳見在任者務文按察司巡按御史嚴加體察
有貪刻害民者速治之聞耳無爲者具以聞朕自裁處
景泰三年御史魏綱等言舉用方面事例有旨令禮部集
議吏部不候議定即奏陞補建會事李順爲茶政楊珏
爲鹽察使建吏部恐議定莫述其奸開大所舉從皆得

人亦當避嫌况廷見爲副使曹祥發其駐私且吏部推選多不公如向舉陝西按察使何自學不能分身齊家爲家奴所殺山東按察使張清今爲尚書薛希理所難副使張哲未任爲都御史韓雍所難戶部主事楊愈考平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府胡廣副使陳贊九年例陞二級止陞參政會事會案簡未及一考以殺賊功陞一級陞陝參政臣等非不効奏但給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觸其同類大臣者吏部尚書心懷猜忌往往退其見任之職銷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爲諱今吏部復兩專權需爵肆行欺罔臣等如不復言 皇上深屬朝與棄卷四十一 舉劾

三

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請下前吏部尚書何文淵左侍郎項文耀於法司明正其罪文耀除嚴郡稱比之文淵情罪尤重難佐天官吏部尚書宜左侍郎俞山素行本殊於衆今亦爲文耀等所愚失於舉覺亦宜究問乞俯從臣言命吏部但遇大臣舉用方面等官置簿備書舉主俟一考政績卓異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罪舉主同罪 上曰御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言俱是但知人之難從古爲然已陞除者置不問文淵文耀等亦姑宥自今選官務洗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道毋得徇私

成化五年閏二月大理寺評事申安言莊異之與朝廷所以激勵有司今據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廉異者未必廉能如紹興知府吉惠先爲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今貪酷百狀一郡之人吳罪爲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必待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貪食敗者連坐庶史稱其職民安其業下吏部覆從其議

六年八月巡視浙江刑部侍郎曾璽奏罷布政張詩等數百人薦舉何宜李嗣阮動劉壽等十餘人命吏部議之七年奏准有司官必待三年六年政績卓異方許薦舉仍令吏部先察舉主舉者廉即用其人不必要覆勸舉者非屬朝與棄卷四十一 舉劾

四

人雖有政績亦必覆勸
十九年十月吏科給事中王端等言今天下諸司廳之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十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布政二司則據巡按揭帖在諸司則參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由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傾陷毀譽失其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揭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罰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免訴者亦罪之 上曰庶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察

失貨則黜陟不公豈不無則何以示勸懲於人是宜嚴
逮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留而奏請者俱如所官
弘治六年奏准各處撫按并布按二司遇府州縣官才行
俱優者無分歲貢吏員出身一體保舉五品以上官員
果有才德出衆者開報吏部奏請定奪
十八年奏准凡天下諸司官員才力超卓者撫按官從公
訪舉待朝覲日照例旌獎以勵庶官
嘉靖元年勅撫按官凡各屬官有誠心愛民者雖難流出
身一體旌獎

五年正月給事中王科言兩司首領州縣佐貳以下率以
國朝典彙卷四十一舉勅

五

秩卑爲上官所輕棄甚則部民得以事傾之以故率貪
冒不自顧情宜今所在正官各舉所知擇其廉幹者稍
加遷擢使得展布又今邊疆財貨之職不宜以庸下材
有物議者宜擇年力精強及科目所選士使任之邊方
州縣鹽運司等官有廉稱者一體保用吏部議覆從之
八月南京給事中林士元請申明舉士連坐之法部覆得
旨自今撫按官所舉有職業者不修者舉主坐罰俸職私
敗露者舉主降級然亦不得以僇罪故匿不舉

七年二月左都御史李永勛等條知人四事一積實跡以
定考語一慎舉勅以昭公道一專職守以考人材一遺

拾遺以定國是得旨覽奏深切治體考語照舊要懷實
關註無致混淆朝覲考察近南京科道論劾太泛今後
務訪實糾舉慎舉勅事職守二字依擬行

九年二月吏科給事中夏言言頃者應天巡撫陳詳勅蘇
州同知徐州貪殘險詭具有實跡吏部已擬罷而巡按
魏有本乃薦以爲賢及有本劾詳不職而吏部盛稱其
才遂得調一徐州而撫按之職不懸殊一陳詳而御史
吏部之毀譽迥別何所憑以爲體諒哉臣竊謂州之賢
否宜覈其實有本之薦劾宜求其故吏部之可否宜致
其確請下部院覈實以聞於是部院覆覆言詳撫吳有幹
國朝典彙卷四十一舉勅

六

有本與之有隙據撫奏部擬改調益以備全言官之
體至於徐州賍汚狼籍撫臣特疏糾論有本意獨未聞
實欲自異於詳以致是非倒置誠當政治請各解任聽
勅併請申飭天下撫按自今敢有私任彈劾者抵罪不
宥 上以吏部右詳責其不公罷詳有本俱同籍聽勅
山西巡撫御史王宜薦舉所屬官至五十二人爲都御史
汪銓所劾 詔宜革職問住所舉官仍行巡按覈實
題准撫按薦舉官員須歷任年派政蹟卓異方許舉奏若
有不公及所舉之人或以貪酷等項聞革吏部舉奏違
生

都御史汪鉞參巡茶御史陳情薦舉亢濇肯達明旨且陳
西按察使姚文淵跡跡者聞亦復舉舉請如近日王宣
例罷免爲戒 上是之革情職文淵令吏部訪實奏聞
尋亦罷之

十一年七月都御史汪鉞奏御史王宣譴劾沈奎廣大器
陸夢麟李美胡體乾陳言輔等各先後保薦官屬大討
之日多以貪酷落職法宜連坐請勅吏部視其多寡議
罰部覆巡按濫舉四人以上者革職閑住二人以上者
降一級調外任一人者罰俸半年詔從之著爲令於是
宜濇閑住大器夢麟世輔降調奎美體乾胡俸

七

舉劾

附朝典卷四十二

十七年都察院官有濫舉市恩及賢否倒置舉劾異同與
該科不行糾奏一體究治

二十年河南巡按御史陳應劾奏原任開封知府今陝
西副使賈應春等貪濫不職宜罷吏部仍擬暫用得旨
應春據劾立可仍居處職還聞具歷年考語從公參酌
以聞於是吏部備查撫按考語俱優及應春考亦有勳
忠方嚴等語且應以一人之口而棄貶頓殊疑有誣枉
令應春回籍仍下河南撫按官會勘奏奪詔候擬行所
司違勘不許黨護遲延應應春俱回籍聽候

二十一年閏五月都察院毛伯溫言撫按所屬官員六品

以下罪狀顯者者卽自開黜不許教劾 上允其議

而廣西巡按何贊疏論經歷縣丞等官吏部言贊所劾
有違前旨 上令此後有違例糾劾者罪之已吏科沈
良才奏六品以下罪惡顯者者撫按官例得徑開但通
判推官知縣等官職任親民與州佐縣丞不同若概稱
六品例不得劾其中或有估勢飾非弄自解脫亦有庸
常異備老耄無爲者欲問黜則罪惡未顯欲指劾則於
例有違待其報政之後徐議罷黜而百姓之受害者已
不支矣宜令撫按於府佐縣正一體舉劾以俟部議處
分其有罪狀深重者仍照例開黜不必劾奏部覆從之

八

舉劾

附朝典卷四十二

巡撫撫按官不許將陞遷任淺及去任久者一舉薦舉仍
通行直隸各府浙江等按察司每年終將撫按及別差
御史獎勵過官員批詞造冊送部查所薦劾并開報考
滿或人自相抵牾或彼此薦劾不同考語賢否各異題
調勘實罪其証者

二十五年廣西巡按陳宗慶奏徐政陳茂義剛使到案才
俱有爲但性情偏執宜薄示罰治得旨茂義等行巡按
承飭今後舉劾務定臧否列名該部定擬體陞俱不得
兩可奏題

先是吏部尚書熊浹議令撫按官專舉劾所屬官上而總督

都御史及清軍巡鹽等差御史止得論列專職所屬復
候撫按奏論會同始與議覆已復從言者今各官俱得
舉劾而部覆止及專屬餘仍案候會操江都御史胡彥
等論劾所屬不職等官既而撫按奏報未至尚書聞漏
因言各官既被指摘心不自安未免廢閣政事或食肆
貪漁宜速行甄別得旨各總督都御史并中差御史俱
屬憲職例得糾劾吏部查訪相同宜即與覆不必候撫
按奏到內被劾官便從公別裁否定擬去留以聞

吏科鄭大同等劾奏雲南巡撫應大猷於所屬藩臬有司
有舉無劾遷延長奸請特加罰治并勅吏部行所在巡

國朝典彙卷四十一 舉劾

九

撫官發還勅書行事從公舉劾毋懷恩怨私情章下吏
部將大猷量加調治 上曰撫按舉劾所屬係憲綱舊
例遇因舉官太監嘗下詔諭部院責令該科劾奏雲南
遠在萬里貪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巡撫日久豈無
一人堪勅乃敢違例專行薦舉徇私廢法大傷憲體其
覆職開往不許再用乃以吏部繁詞回護姑黃尚書聞
詞等而請考功郎中雷禮爲大名府通判

二十七年河南巡按張坪疏舉地方人才前爲民御史張
光祖在舉中吏部覆光祖貪污著名不宜得薦坪徇私
市恩當治得旨調坪外任自今凡爲民間往來行不涉

者撫按不許濫舉違者部院並科臣一體奏奏
二十七年巡按湖廣御史賈大亨奏荊州知府周世雍及
竹山知縣羅通皆貪污不職當爲民吏部覆擬開往
上竟從大亨言黜世雍通俱爲民仍貳吏部於會聖官
毋得徇情曲護

二十八年吏部言巡鹽御史到時進巡薦多至四十餘人
違詔宜懲 上以特進市恩玩法降二級調外仍諭今
後中差御史遵照先年明旨止許舉劾差內官員違者
部科參奏治罪已吏科劉學易等復言時進論山東副
使趙廷松森貪污而巡按傅鎮又亟稱其賢能臧否

國朝典彙卷四十一 舉劾

十

應與乞行查勘爾以撫按親臨一方舉劾乃其專職近
舉趙御史屢肆論劾情弊顯然部院便從公考察以聞
本必行勘尋議上是松居官性稍偏執才守可觀屢經
撫按薦揚時進之言未必皆實宜令策勵供職從之
三十六年九月給事中彭紀等言律開官吏受贓枉法滿
實者及故禁故勸平人致死者皆罪死其爲禁甚嚴選
因法紀縱弛有司信不知畏節操各該撫按奏案若違
化知縣劉鳴陽新淦知縣黃仁惠崑山知縣付梅燕湖
知縣潘銓皆貪酷異常大爲民害如近日事例止以停
罷不教爲罰是適遂彼貪淫之私富厚之計不足爲戒

宜勅所司據律嚴斷務盡本法以爲食時之戒仍通行
撫按叅劾糾舉不得徇情廢法違者事發遠坐以罪疏
下刑部都察院會同得旨近年有司任意令語多不從
實糾舉以致人心玩愒民受殃害劉鳴陽等各令巡按
御史嚴轉以聞今後貪酷有司延按官即時叅問吏部
不許聚擬開仕

三十八年令中差御史止舉劾本差事內官員如違叅治
三十九年六月吏部覆順天撫按官劾處都知縣張弛不
職請革任逮問 上以弛貪酷甚御史逮問不足示懲
令繫至京鞫治之尋黜爲民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舉劾

十一

四十一年題准如有被劾考察革任致仕聽勸聽調等項

撫按官不許更行舉劾如違叅究仍將奏詞立案

五月御史王納請以論劾副使姜廷順失實補外疏而有
言納講書索賄延願不得因而論之者給事中沈淳等
以聞且言比者人情不一公論混淆如河南叅議谷鍾
秀都御史喻時薦之御史龐尚鵬劾之工部侍郎黃廷
用科臣李瑜劾之延撫劉憲薦之一人之身乍賢乍愚
必有可否歸一之論又如撫按官薦疏明犯禁條將任
淺陞遷者一概列名謂之提保不日政績有成則日聲
華過播相沿日復一日如此而望真才勿用吏職尙良

不可得也部院叢議鍾秀廷用皆公論所不與當以薦
者爲非納講雖外補吏宜重罰其撫按薦疏當申明十
七年部例有犯禁者罪之得旨近年各撫按官舉薦太
監市恩徇私致賢否失實今後再有違犯違薦者該科
叅治之時盡各罰俸三月鍾秀認用納講仍以御史降
二級調外任

四十三年議准養病丁憂陞遷去任官員撫按若有舉無
劾聽吏部一體查究

五月總河都御史王士旭疏舉方面官至四十五人而考
察閒住副使雷夢麟亦以賢能陞任薦給事中趙灼劾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舉劾

十二

其違例市恩 詔令士魁致仕

四十四年十二月革臨安府同知何啓蒙河陽知縣今陞
知州嚴傑職勅爲民保仍令巡按御史逮問具奏啟蒙
等俱以貪酷爲按臣所劾 上因緣吏部都察院原曰
官不治百姓不安今後犯賄賂數多者俱照此例不許覺
縱都察院通查先今奉旨逮問文武官催行各御史刻
期問結於回道考察日明開完未件數奏請毋得隱護
仍命該科記之
四十五年議准撫按官在地方未及半年丁憂養病者俱
不許一概舉劾

初長蘆巡鹽御史王乾章以差滿諭勅徐州兵備副使徐節玩稱贖贓淫塞河道之罪吏科胡應言徐州與長蘆原不相屬乾章乃於例外論及且淤塞在節未至之先不當歸罪於節乾章執先年巡鹽馬斯誠會薦舉徐州副使於德昌側劾應嘉為節管收失言官體部覆斯誠越境薦舉不可為例況乾章所論又不實科臣駁之是也 上亦以為然命留節用而貶乾章勿問

十月先是給事中趙椿勸徽州知府何東序辭廉詔赴部聽調至是巡按御史宋繼盛稱其賢且言東序不畏強禦為奸鋒所中如此不雪是使節士志聲後來無為公

國朝典彙卷四十一 舉劾

十三

家効力者也宜留東序供職疏下吏部尚書楊博覆議言是量調東序衡州族有後効仍不次超擢以為任事任怨者勸詔從之

隆慶元年都察院覆大學士陳以勳條陳處駐吏一事請令各撫按官情嚴司府以下嚴禁貪墨犯者即違同奉奏如法吏部於見劾貪官更加裁酌贓係入己者追出津邊受賄枉法者依律例問遣毋觀庇護 上曰禁貪屢有明旨各撫按官未見遵奉縱息殊甚茲所議俱如擬務從實舉行有徇情庇護者部院劾治

二年正月直隸巡按御史顧廷對條陳六事一治貪墨言

近來貪墨有司雖有提問追贓之例而罰止納贖所追不及什二饒得展施以去故貪者不止宜及諸司朝覲時申明國初貪吏之律察其贓跡尤著者一二輩執赴法司從重究治 上覽之曰貪官止於罷黜誠不足示懲今考察諸司職多跡著者部院列其罪狀奏請處治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言志安知縣蕭繼美久竊虛名報政輒居高等項乃使人行千金犒輟之下幸而敗露監司者不能覺察且有司貪肆者恐不止一繼美而已請通行天下撫按官嚴禁誹謗有如繼美者亟逮治之或徇情失實考注不當事覺併坐吏部覆議報可

國朝典彙卷四十一 舉劾

十四

合各撫按官都着嚴察奸貪訪有實跡者不論官職崇卑遵依律例追贓治罪虧枉者亦許從實辯雪但有容奸撓法者科道官指實參究

吏部言各處撫按劾故事止施於州縣正官而不及佐貳教職中間雖有不肖影附遠則必待三年黜落近則改陞王官俱屬寬縱不足以示懲請下都察院行各撫按所屬佐貳以下罪過顯著者遵旨逮問差薄者革任開住每季具題以備覈奏報可
據江都御史吳時來疏薦所部有司至五十九人吏科尤懋等劾其濫舉市恩命調外任

六年題准今後各撫按衙門糾劾應官擬爲民者必違其
貪贓之實擬聞任者必違其不謹罷軟之實擬致仕者
必違其老疾之實擬調降改敘者必違其行止未虧不
宜緊劄之實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已經降調者不
得再論不及如有仍前擬議失當者聽本部察究

吏部言今外官賢否必據撫按舉劾而過來撫按諸臣往
往任意重輕自相矛盾或論其操守之敗壞或論其性
氣之乖方乃擬曰致仕夫既非老非疾則安得致仕乎

或論其厥私狼籍或有證據或論其撓持殺人數多各
有姓名乃擬曰降調夫既貪既賄則安得降調已乎或

附朝典彙卷四十一

舉劾

十五

論其行止不端或論其昏庸特甚乃擬曰改敘夫既不
謹罷軟安得改敘已乎求其故則有二說焉或欲左遷
其人以爲不甚言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之或欲
姑息其人以爲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遂從而輕擬
之撫按既以依違本部豈難遇殊殊非滂蕩平平之治
也宜令都察院行各撫按糾劾凡如前所擬必直劾其
狀得旨今後各撫按官糾劾務遵近例據實分別吏部
再加裁酌定擬去爾有不合格例輕重失論者治罪
副總督到應節順天總撫楊光山西巡按使仁佩河南
巡按楊家相等雖爲有司多任淺及去任者吏科求之

韓等劾其不合近例得旨溫臬市恩屢有禁約應節等
乃敢放違本當重究第各奉俸三月後免降調如例
陝西巡撫張瀚奏報修治省城及涇陽等四縣洪堰工完
歷叙總督撫按及司道府州縣官勞績請分別賞賚
上曰內地修城開墾自有司常職何得輒行報功且叙
及先後督撫并查茶馬查盤御史是何政體張瀚姑奉
準二月

附朝典彙卷四十一

舉劾

十六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輯

吏部十

論劾

洪武九年八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韓國公李善長有罪詔宥之

永樂三年二月左都御史陳瑛劾奉行部尚書維金貪婪

暴虐擅作威福縱妻於所部郡縣過索財物遂遭處死

二十二年八月六科給事中梁盛等劾公朱勇徐景昌侯

劉朝典卷四十二

論劾

一

李茂芳伯劉端諱忠高祖張安徐寧都督梁銘沈清尚

書郭資侍郎郭敦李友直少卿王勉通政李至剛朱紹

祖寺丞唐禮傳霞崎碼仲樂居大行皇帝喪違令不

宿公署飲酒食肉恬無戚容身爲大臣無禮無義宜付

法司明正國典仁宗命廷臣議公侯伯都督所犯尋

宥之郭資以疾免餘付法司論罪

洪熙元年正月都察院劾兵部侍郎曹本前爲雲南副使

嘗犯賊罪今雖遇赦當罷爲民不宜居六卿之祿上

以本於靖難時常侍居中多歷艱難不忍去之令削半

俸以示懲

宣德元年正月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前日御史奏通

政秦川往湖廣督賦受賦川大臣何得全無知識漢大

司農田延年貪求賦貲一旦敗露自殺身命爲重財賄

爲輕此乃以至重博至輕況賦物法當入官於已何益

太祖皇帝嘗言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沒不竭川俸

亦不薄若清廉公正盡心爲國豈不長享富貴今至此

罪豈可容古人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凡在官者當以

此人爲戒羣臣皆頓首受命

四年七月給事中賈諒張居條劾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

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二

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

戲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

八達請報以妓自隨故此輩倣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

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對當以朕此言爲諭之

侍奉中刑部郎中陳金戶部郎中陳汝吉爲御史所劾金

等疏辯認該衙門查究於是十三道御史糾金妄辯請

置於法上曰言者朝廷固所不禁然人有枉豈可偏

徇不爲辨耶既而吏部覆十三道所劾俱無驗遂劾金

復言官劾奏必究實無妄

年十月少保王文瀾十三道劾戶部尚書金藻隱隱濫

以袁旭事劾文降旨落太子太保

七年六月兵部侍郎王偉密奏火保于謙過誤 上以偉

奏示謙謙叩頭認罪 上曰吾自知卿勿勿憾也謙既

出俾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曰始入語之既入

復請乃笑曰老夫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

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無地

天順三年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御史言其過惡欲

箝制言路共諸御史給事中何玘等十三員為劾官御史吳順

期查御史給事中年三十五以上者罷任三十五以下

者調用遂調給事中何玘等十三員為劾官御史吳順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等二十三員為劾縣命既下會有風雷雨雹之變 上

悟召期等諭之曰給事中御史朝廷耳目近侍之官何

乃聽人主使妄劾人論法難容但念職當言路俱爾任

事自後言事務須從實否則治以重罪

月刑部員外彭韶論張岐自外臺擢僉都御史湯院其

人非才力不可用請收召王祐李秉葉謚以伸公論號

入下詔獄都給事毛弘等言韶持論難過心實懷忠得

宥復職

成化四年御史胡深等六人言邇者天出彗星昭示警戒

皇上就惕不寧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

修省亦徒為虛文而已未得弭災之實伏望 皇上總

攬乾綱凡大賞爵大機務所自宸衷毋令左右嚮以市

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辂乃 先帝親擢恩幸無比當

皇上正位青宮邸邸謀賊立彼以內閣大臣尋無一

言正教方且自圖富貴徇其邪謀是乃賣國之姦也兵

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四川聽囑權豪之子弟多

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減公食財賄貨比

因度僧受銀鉅萬故京師有反賊劉千斤厥官姚萬兩

之誣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納僥倖之女

結勢要之人四方水旱賑救無方三邊軍餉調度無策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罷黜用答天意 上曰如今

急切用人之際豈宜求備所言不允翌日蚤朝給事中

董曼等三人具疏劾御前而進 上曰進疏自有舊規

曼等紊亂朝儀本當治罪姑宥之

尚書魏璠程信等各上章求退璠奏多謬言者於是董曼

等復言璠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怖非強辭決當

罷黜而璠變尤切 上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曼等廷

鞠之會御史林誠言臣近劾商辂當邸邸易儲之際不

能正教今復起用不合人心 上曰唐太宗用王珪魏

徵朕用商辂有何不可而廢奏璠亦命廷鞠之各問擬

職杖還職，精力請有言官。上曰：韓真大臣，誠得不問。

姚夔奏：頃者御史謝文祥言臣濫舉張岐，獲罪是朝。廷因

臣而罪文祥，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

歸田里。以謝言賂詔，以文祥景肆狂妄，故罪之。非為卿

也不允。既而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

誠為狂妄。若或因此而逐，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

解體。乞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

謝文祥既下獄，言者論救不已。御史楊琅等復言：文祥一

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曲賜保

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徇私植黨，姑從

圖窮與彙卷四十二 論劾 五

輕降用。若更奏擾，皆不宥。降文祥南渡縣丞。

是年十一月，南京十三道楊智等言：妖書示警，災異迭至，

自非君臣恐懼，進君子退小人，不足以盡應天之實。大

臣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賓俱以猥瑣

之才，濫膺根本之寄。吏部侍郎章綸從事先朝，雖有可

取及任吏部功名大損。如以子玄應冒京師軍餘能，倖

萬壽欽求事君，而先欺君。刑部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

郎中黃威娶已故劉捐，掩葬文氏為繼室。以大臣而偶

失節之婦，工部侍郎范理外似純朴，內實姦貪。大理少

卿金坤皆公營私，詳駁失當，伏望嚴加黜責，庶可以登

天戒，安人心。南京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命禮部侍

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往按之。

五年二月，葉盛、毛弘奏報：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下刑

部議，尚書陸滄覆奏，章綸縱子冒籍事在革前，宜行禮

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章綸失當

乞震斷，調用罷黜。上曰：王恕范理、金紳章綸事亦在革前

并宥之。

八年四月，給事中梁璟等言：頃制義盜起，皇上命項忠

往總軍務，諭令同及非辜，後賊首王彪脫擒，盜亦漸息。

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對酌驅逐。忠偏聽伶

圖窮與彙卷四十二 論劾 六

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奏功所過州縣，見

在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樂逐之。又縱兵驅逼，累無紀律。

寬聲震天，肝膽並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邇者登

出早，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藩，

惟便身圖潔，貪婪著著，一善無聞。忠爲所誘，伏願 陛

下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誣殺之罪，以釋神人之

怒，以紓萬姓之冤。上曰：荆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

慮。忠等奉命，祗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不聽。

九年九月，給事中韓文與梁璟、王詔等會劾王越邀功，啟

衆，則其罪狀昭著。故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斌，附

涉兩宮 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之王詔類旨曰臣等
愚陋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 上怒解尋釋之

十五年九月六科十三道張海等劾奏尚書楊鼎王復薛
達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
職所致宜加罷黜不允鼎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
京乞罷有旨慰問既而當道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於
汪直復職科道重劾王復薛達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
直從中主之傳旨並賜歸

弘治元年七月總督漕運都御史秦紘奏巡按湖廣御史
姜洪犯分下禮部會議洪知縣給事中陳瑄等駁論

劉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七

紘怒已不明十三道御史論紘剛愎 上以事干大體
俱罰俸一月

十一月給事中張朝御史丘天祐等奉旨疏上交結李廣
之人武臣則保國公朱聰泰順侯吳鑑豐城侯李璽遂
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鏊等皆伯劉福都督孫貴副總兵
朱璉文臣如尚書屠濬周經徐瓚白昂徐貞侍郎程敏
政王宗彞史琳林鳳都御史王越李憲彭禮通政秦燾
姜清太常卿崔志端李溫少卿李傑寺丞王福廣太僕
少卿楊瑛參政張叔李璫謝文按察使趙鶴齡副使田
洞郭光輔羅賂賂有多寡文納有淺深然皆心術奸邪

嚴錄能執乞賜罷斥仍乞勒可禮監發下廟簿案法司
逐一查究得旨干礙人衆且無指陳實跡令仍舊供職
薄錄亦不必追究周經言廣已死故科道敢於肆擊死
虎以誣陷臣使廣若在臣縱奔競彼亦退縮如大畏虎
敢狂吠哉又乞下法司將廣家人嚴鞠及查簿籍曾有
臣姓名但有寸金尺帛即係交結將臣斬首市朝以爲
奔競無恥之戒屠濬亦乞查簿籍有臣姓名即凌遲處
死以謝言官俱下所司

給事中徐且王鏊等檢討劉璫復論王越黨李廣乞特罷
用御史胡獻謂李廣雖死簿籍猶存越及屠濬李憲皆
劉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八

以庸庸得用身爲大臣率衆爲奸宜先正其罪然後次
第行罰不聽

論修羅聖言近者科道劾奏內外文武臣僚朋結李廣以
求榮進極其醜惡但其間有節寺之專將相之寄自天
下四夷望之必以爲丙魏姚宋方召衛霍然有畏懼
心而不敢慢易獨發者以此而已一旦指其名而暴其
惡則將謂堂堂天朝且然雖有丙魏姚宋方召衛霍復
亦不復信矣此大可憂也又凡人遇窘迫窮急苟可以
免一時之禍於凡貴戚之家近習之門鑽刺乞哀何所
不至將有甚於前日求李廣者是開一門又開一門死

一李廣又生數李廣此亦可慮也欲望曲全免言官指
名惟降旨駕諭使各稱疾引退限二三月內或因考察
兩京大臣而以他事黜其尤甚者數十人陽若不知陰
實加譴如其頑然不動遂以正典刑此內消之說也

南京給事中楊廉御史洪遠等奏李廣賊物鉅萬簿籍尚
存姓名可考欲究竟其事明正其罪伏聞陛下初欲行
之既而中止豈因羅現有不必查究之說而左右之人
又從而傳會之與邇來羣奸肆志中外交通忠直之士
欲發而未得其路以爲無左驗恐不足取信陛下也今
辛李廣自死又有簿籍可証蓋 祖宗在天之靈特此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九

而告陛下也若縱而不治豈不坐失事機况白米賣米
之隱語已詳然於中外而其管某人之饋送亦昭然於
聖心國法既所難容事體亦豈可已但其倡爲不必查
究冀存大體之說乃詭譎倒置之徒以此爲邀結姦邪
之地耳因乞罷現官并勒屏藩白昂爲奸邪魁首罪已
下處分勿論又言玃嘗爲太監蕭敬門館敬莊之未可
知也都察院覆府部會疏言故李廣相權納賄賂物累
鉅萬計在田園貨尤多乞籍其所有盡沒於官不聽
十六年十月御史楊傑之子從禮曹閑遊偶過禮部尚書
張昇朴之儀遂執執上劾衆多証僞不能責其子反督

大臣靡不報

正德元年令凡不公不法之事表有明旨令科道官記著
者務要即時糾舉不許隱匿遺漏

五年御史舒展等劾奏致仕大學士焦芳劉宇阿附權奸
竊緣入相黨惡之罪同於張綏去任侍郎韓福險詐同
邪諂諛權奸兵部尚書王嚴交結權貴游陞崇階通政
吳欽小道取容擅權納賄南京工部尚書李善都御史
屈直合奏榮警刑部侍郎張子麟南京太僕卿王彥奇
清議不肯工部侍郎胡詠處脂膏而大肆奸貪都御史
馬炳然司郡牧而首先納賄南京戶部尚書張榮催科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十

急而常懷續寵南京禮部侍郎常驥素行虧而叨濫奏
卿兼昂出按西藩而爲營私第趙松達限賂免而反得
美官左布政滑楷按察使張順貪濫律進府丞石祿按
察使仲本奔競取容伶計段吳之陰險主事侯自明之
輕浮員外徐聰寺丞紀世榮貪財勢御史宇文鍾伯
害忠良皆劉瑾之黨必重治乃快人心會給事中李貫
等亦以爲言且及副使閻潔郎中高選貪緣徑遷并乞
罷黜上俱納其言謂芳宇既致仕已之禍已有自歟
武子麟炳然燦然仍留用者直彥奇諒致仕昂松繼世
梁開仕借賴鍾爲民祿本降三級潔選降二級自明吳

對品調外任吳爲焦芳門客授致翰林又以陝人與劉
瑾張保皆厚善後瑾少厥芳吳保因共傾之至是被薦
東祠快馬

給事中胡瑄等御史趙應龍等劾副都御史楊綸因瑾進
用又不自陳引避得旨勒令致仕給方輿段吳爭買居
第不虞皆敗士論墮之

南京御史張球等劾奏食都御史張論通政司參議張龍
尚書司丞屈銓南京鴻臚卿趙麗祥大理少卿王彥奇
布政司澤楷恭政尹瀨賓吳知府王綬俱結交劉瑾納
賄歸還者而大學士焦芳劉宇首爲阿附同惡相濟其
屬朝典案卷四十二

論劾

十一

罪尤者乞肅清等罷黜芳字仍加重罪追奪封贈以爲
朋黨不忠之戒 詔賜殺爲民履祥瀨祥三叔其餘已
處者置之瀨降殿州知府履祥瀨州知州

給事中張潤御史房瀛等言逆瑾已誅革黨無賴其趨奸
尚存者如尚書畢昇洪鍾柴昇劉綬侍郎李瀚夏昂陸
完崔慶張志淳都御史文貴大理卿張綸府尹陳良鼎
御史崔哲李紀皆路瑾求進者也事聞瑾敗威念私恩
爲之泣下鍾掌憲議法惟事迎合至桂府官以張辰及
總制軍務復湛衆玩寇昇巡撫陝西爲瑾治第修墳極
其華侈民受其殃輿志淳當瑾初熾樓曾納賄一時小

人靡然爭趨給總督漕運賄毒江淮昂行汚完心險而
巧於貪穢嚴督河渠貨事尤甚貴借修墩臺盜國財費
數十萬而大半輸之權門論劾繡小人與瑾善謀良器

先在藩司賄貨無厭紀以親故哲以府同知而皆營在
風憲部御史張給大理丞張綸給事中段亨尚寶卿吳
世忠司丞屈銓御史周霖皆助璽爲虐者也論倫亨查
盤苛察世忠請查屯田銓請川行新法案特同鄉大壞
風紀他如都御史林廷選一歲屢遷功名實損於憲副
通政王雲鳳五經擢地行檢有玷於司成太常少卿楊
廷鏡力致要地侍郎辛通學陞趙常資通政參議張龍
國朝典案卷四十二

論劾

十二

行類俳優大理寺丞蘇中孚進招物議乞量情罪重輕
調用罷黜或置之於法得 旨亨冠帶閒住良器嚴懲
序哲致仕貴已致仕免究銓中孚年紀案各對品調贈
龍各降三級俱調外任餘開供職

十六年給事中張九敘等劾奏大學士梁儲結附權奸特
祿固龍吏部尚書王瓚監審將官依阿權倖巡撫都御
史劉達備吳慈藉奸寬貪附害民及戶部尚書楊澤兵
部尚書王憲工部尚書李鑑左都御史陳金王璟工部
侍郎劉永馮蘭兵部侍郎馬清巡撫都御史文貴伍符
蕭卿掌太常寺禮部尚書劉愷禮部侍郎張景俱庸陋

不職御史李獻等亦上疏論劾劾等而及禮部侍郎顧清巡撫都御史馬昊毛垵陳璘得旨王瓊劉達下都察院鈞江甯果令巡按御史赴送京師顧清劉健馬蘭馮清馬昊蕭翀張昱陳璘並致仕梁儲方乞休勉顧璘政楊潭王忠李垵陳金王璠伍符劉永毛垵文貴先已自陳解官及論璘不復寔是日王瓊上疏言大學士楊廷和竊攬乾綱事多專擅擢其子嶽及弟第一改其第廷微吏部侍郎曾不引退又私其鄉人每每越階美官此其所私厚原任都御史彭澤巡按御史趙春爵不當罪廷和不宜久居密勿請罷之以清政本 上曰廷和朕

論劾

主

忠顧德張素所簡知王瓊既被論劾乃不畏公議撓拾妄奏非人臣體下所司知之 先帝末年逆臣錢寧江彬相繼竊柄欺君誤國臣時為都御史疏寧糾彈曾無一言及之其視理輪都亭劾奏大將軍張者臣於張張剛誠有愧也陸完在吏部傾心張說王瓊在兵部貽事錢寧文武官陞遷通同納賄臣亦聞之乃無一言以攻之其視漢王導劾泰丞相匡衡宋庠介而質宰相文彦博臣於二人又有愧也少師梁儲臣數時舊交也聞先帝南巡遽獻請御寶而行自北抵南終未見回鑾之

請少傅蔣冕臣同榜好友也目南事日非既不能排闥引裾而諫及微言不聽又不肯掛冠解綬而歸諫古人道之教訓傳其德義不如是也戴恩古人在唐則韓愈於陽城在宋則歐陽修於范仲淹陳璘於寶市朱熹於史浩皆嘗移書論責之臣也袖手旁觀括囊自保無忠言諫論以爲箴規其不如前四臣也明矣處君臣之際既有愧於前三臣處朋友之間又不能如後四臣臣所謂不職非飾詞也乞賜罷歸無徒俸位 上不允

大學士蔣冕自言奉職無狀乞罷歸 上曰 先帝初欲南巡卿屢與同官跪門諫止後在南京又數數上疏諫

論劾

南

同朕在藩服已知卿各邇來翊戴臣扶功在社稷新政之初方隆委托豈可求去見復言昨侍郎吳廷舉自劾謂有愧古人者數端其一則指臣隨侍 先帝南巡之事但念廷舉與臣自布衣交好迄今四十年同第進士列官中外亦三十五年每歲通書問者凡數次前臣愚從南巡廷舉亦有數書及臣矣其間多獎借之辭無片言及時事今乃追論前事益謂臣既失職於先朝當勇退於今日處君臣朋友大義當然使臣不亟掛冠而歸又何以謝廷舉 上曰吳廷舉一時過激之言何足介意因命吏部題廷舉出祀事

四月給事中史道勛兵部尚書王憲巡撫順天都御史劉達給顧權奸亟宜罷斥上命率逆職意謂用

給事中劉劬劾刑部侍郎胡超依阿諂媚表裏不知止足太常少卿張道榮貪九噶並以道流謬典三禮宜亟罷斥得旨都致仕九噶削職道榮罷用

五月御史周宣言國家治安在培養士氣辨別忠邪江西副使李夢陽深情厚貌陰比宸濠忌布政鄭岳之秉正不回則假其勢而設傾危之弊嫉御史江萬貫之豫防奸孽則矯其黨而開羣族之端致使大獄株連累族不決其罪不減於劉養正李仕實戶部侍郎韓福大奸極閹朝典卷四十二 論劾 主

貪甘附逆遠徵糧餉廣剝膏血以饜饕餮之求清屯遼東激良民而起肘腋之變近尤恣橫無忌潛惡於鄉其罪不減於張祿楊玉清並逮治以懲不忠至如大學士謝遷劉忠尚書孫交孫賈都御史彭澤陶琰張嶺先顧舊臣素協時望宜亟賜召用使天下知守道不回之士雖遭磨辱尚有登用之期尚書韓文祭酒章懋年力雖衰儀刑足尚宜徵備顧問使天下知康靖節退之士雖當遲莫尚蒙優老之恩已故尚書馬文升并進到大夏泰統都御史錢欽強珍皆得罪權奸橫權禍患宜特加優恤使天下知守已寬抑之士沒世既遠尚有昭雪之

日劉忠邪辨而勦戒明士氣日振而治安不貳隔矣六月御史張鵬疏評去閣大臣賢否謂大學士蔣冕當罷而御史趙承亨亦然吏部尚書石琚不可與赴衡上

以其妄言詰責之冕瑄遂合上章求去於是科道交章論辯謂二臣不宜去朝廷御史言非是上乃命鴻臚寺官以公論諭二臣俱職是猶不出

嘉靖元年二月史道勛為給事中王瓚之戍也道勛援之兵部尚書彭澤及大學士楊廷和俱銜道久之出道為山西僉事道惡廷和乃上疏劾廷和貪定策功要封拜而善安皇太后崩擅議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

無所忌憚武廟自稱大將軍廷和為草勅不關臣校乃爭與獻帝一皇字且交通錢寧主復宸濠濤護新賊成逆謀及武廟南征凱旋乃為錦文迂實無人臣體其子修撰慎中舍恒前後旋里攜案中裝甚盛會慶大著從子進士恂以吾家卓犖目之輿論可知宜加罷斥以快人心廷和亦上疏自理因訐道申救王瓚陸完許泰等為通賄市權俱下吏部參看尚書喬宇覆奏宜置外理既而彭澤言道等懷私市恩宜械繫收訊有旨命錦衣衛收道下詔獄久之付刑部論贖出為滁州判官給事中章僑上言兵部奏擬平濠功大中多冒濫彭澤

之已而給事中徐昇爲陳江隆論工部侍郎趙璜不經
各引疾去璜乃進拜尚書僉復給之彭澤遂目爲等爲
邪佞欲以報爵及史道與楊廷和相許也澤遂上言宜
懲奸黨以重國體謂廷和輔奏聖德實理萬幾忘身家
之禍福特定策之封拜且與向齊齋字等同心協德仰
承恩命日夜勞勩期登聖春而奸佞小人假言責而橫
行使密勿大臣避嫌疑而求退不可也乞勅臺諫官糾
勅大臣必其好食不職負國殃民者尤必會章交彈不
許懷私復怨及風聞奏詆以傷國體至於檢陳臺諫官
必諸訪老成諄諄者爲之尤必懸堂官及攝事者恭

論劾

七

四十七

奏約東 上以爲然遂禁言官獨劾大臣

二年正月御史汪瑤上言言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盛則
人情變而國危王氏重言者之罪而薪莽等成李林甫
不欲人言而祿山禍起臣等將謂澤渠陛下以三代
之盛不意遽以拒諫之計也夫史道論奏廷和就使其
言狂妄此特一臣之失耳懲責者不必吹噓畏愷者不
可廢食澤欲以此塞言路阻壞祖宗之法可乎因條
析澤言不可知者有四奏之不報御史曹嘉復上言我
太祖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卿故敢言
復殿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紀述故敢有上言大臣

德政者誅政在朝廷權在皇上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
成法者誅此防微杜漸之深慮也 皇上嗣守洪基固
當遠祖武以成大順之道然勵精之心雖切而輔導
之事固閒宜述允廷和歸罷以曲全其身仍特史道薄
示懲創以少紓其憤庶幾九卿六部近慕劉健謝遷之
風臺諫遠追薛瑄鍾同之議而我 太祖不設丞相
太宗官卑易制之良法美意如復矣亦不報給事中李
學曾復上言 太祖設六科給事中關聯六部諸司舉
正欺弊以警百官刻十三道御史彈壓百僚事得尋達
此 聖祖防姦保治之初意所以崇耳目廣聰明非柄

論劾

八

四十八

故也澤何所見而欲紊亂紛更以重大臣之威以奪天
子之柄此其罪之大者必如澤言事須會章交彈萬一
有邪佞之黨參成果聽暗主其中是臺諫終無彈劾之
舉矣且澤言檢陳臺諫官宜得老成明臣等當奪官不
言可知乞盡罷免以舒澤之忠憤以釋臣等之風懸
上乃命臺諫官照舊彈劾毋自疑阻

彭澤以科道交章劾其沮塞言路上疏乞休得旨卿所論
關係國體非有沮塞言路之意其安心供職以付委任
澤又言章僉前劾趙璜欲伸徐昇嵩私怨耳璜實無罪
僉亦上疏自劾乞休且曰公論在天下揚之不能高抑

之不能下非臣與澤所得私也澤所經不足辨顧澤倡
禁言之說得罪天下貽禍不淺上曰官論事或各
陳所見或公同舉奏朝廷未嘗有禁澤亦未嘗沮塞令
偶職如舊澤再疏請去不允

二月御史曹嘉謫劾吏部尚書喬宇其略曰日者楊一清
結張永賄錢寧以圖柄用席大節之宇感其汲引之私
公要彭澤連疏推舉周金乃錢寧仰客也宇因納交而
擢爲都御史劉蔭乃內閣書役也宇爲嚴曉奏廢其子
何喬宗以尚寶卿乞休竟進三品賄先朝傳乞之弊風
至若宸濠犯順安慶往其鋒新建邀而擒之宇無以議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十九

之勞也而視列三孤之命將誰欺乎不報嘉又做范仲
淹上百官圖一曰資望頗久可備任用者林俊石瑄孫
文任俊劉玉陶或李時量祀二曰敎養家適足供職守
者毛澄金獻民周倫何孟春李銳鄒文盛誠鳳張潛姚
繼巖張雲張衍瑞劉驥張九敘溫仁和豐熙三曰人品
庸衆尚堪策勵者趙瑣十四人四曰行檢卑污速宜削
出者張子麟十四人此四者退退倚伏之間治亂安危
所係也給事中毛玉因劾嘉不當品第大臣宜賜罷斥
從之時有謂嘉說出余事聞閣手御史向信又言史道
倡爲異說以惑人心曹嘉衍爲評品以犯公議皆聞閣

鼓之也宜速黜以快人心劉廷憲劾閣道嘉三人結爲
黨及立異避名故言誅詆危聞史良宜重論以法乃請
史道爲金縣丞嘉爲茂州判官閣爲蒙自縣丞御史盧
煥馬錄胡効才給事中趙廷瑞言茂州金縣皆屬荒裔
而蒙自尤非人所居人皆云閣等至彼不死瘴毒必有
觀望小人承旨而殺之者一時逐三言官已非美政况
有不可言者乎不報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二十

未有無上事而舉朝繚絆在其口吻者也且上有禮貌
大臣之心而小臣肆其輕侮上有信任大臣之意而小
臣敗其猜疑恐非太平之世所宜有也上曰人才難
得知人尤難諸臣公議推舉試有勞效鑒在朕心曹嘉
以一已之見妄加評品殊殊大體其各安職守竭忠圖
報無相詆訐乖雍睦之風
御史許宗魯言頃者曹嘉劉廷臣爲四等而毛玉劾其背
違成惠暗邀人心遂使聖明誤聽調嘉外任方嘉爲言
士將與同館生諫止先帝巡遊廷杖費死陛下獨
其忠言見放召還臺中夫賞其言而召用又惡其言而

去之天下後世謂何王往論江西事合置元奸而殲
王守仁今又極力排建曹嘉此人在側非社稷之福也
乞用嘉勳玉以彰聖明容言去佞之美章下所司

御史張鉞論尚書張子錦交通逆濬不丁憂下兩京兵部
看覆尚書王守仁言子錦敗本誠於濬所見之當即燒
燬但當時奸黨爲濬經營布置於外容有詐爲貴人書
啟以欺濬而罔利者或未可盡信耳詔下都察院知之
先是崔文久以禱祀惑上侵盜內帑而芮景賢任千戶南
洋羅繼紹神賂縱邪兇給事中劉最因劾奏文擴給以
辯 上以最執奏無據出爲廣德判官御史黃德用假

廟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三十一

四

以符傲乘傳行時有頑如環同行以資款要發景賢偵
伺即奏遣逮繫下獄所司具獄上降旨最編成如環除
名國用遠論給事中劉濟言罪至戍遣亦重矣最等罪
不至此故爲苛法何以示天下且縱執於羅繼之門鍛
鍊出武夫之手而裁決於內降之旨所失不小不報
三年十月六科十三道趙漢朱衣等交章論給事中陳光
之奸罔摘發其居鄉爲惡數事有廣東道文衆宋元翰
辨冤錄可証御史戴金又特論之 上謂沈陞用出自
朕餘屢經覆實漢等挾私奏擾是日御史監田亦上疏
言沈本尚書府書之黨嘗自以望輕驕蹕非據因結交

沈等爲之羽翼植私市權罪惡暴著又嘗蔽陳時政
至比 陛下於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而復高自標榜
大不敬當治 上曰嘗所陳朕自有處分陳沈及宋元
翰事情下都察院從公驗明不許偏私曲法田小臣氣
以難堪恣意撓漚且不究 詳核事

四年三月陳沈劾尚書楊旦侍郎汪偉朋邪亂正俱罷之
五年南京給事中林士元御史梁燾等奏稱累勅不退
如尚書府書府事推事張璠俱不足齒錄以頌聖慈故
以所聞見者言之如工部侍郎童瑞都御史李鐸陳鳳
梧章極將贈周金熊一漢府尹王熾府丞張仲賢南京

廟朝典彙卷四十三

論劾

三十二

四

通政峯與湯騰龍劉乾太僕少卿鄭裕待讀葉桂章沈
馬劉朴俱貪污不職宜罷 上曰人才難得未可責備
等俱留用勉圖後效李鐸葉桂章所劾事情行各該
極核官查勘奏聞
林士元等又劾奏學士桂萼與刑部尚書趙繼爭論陳沈
罪犯至獲臂相加輕蔑禮法莫此爲甚夫君道友逆則
順君以誅友今沈負不赦之罪而萼乃欲撓法以達君
殊失大臣之度章下所司
六年八月侍郎桂萼力薦王璠當復用御史胡松上疏劾
璠險邪因及事引用非人 上怒出松廉州推官王璠

罷起御史周在程唐克各抗疏留松 上怒杖之闕下
九月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連程格王科沈漢泰祐等御史
姚鳳鳴潘壯高世魁等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燾等皆
抗疏劾武定侯郭勛 上以其朋黨害正俱命逮獄死
於華楚楚狂者十餘人餘以邊陲情有差

七年十一月 上諭補臣曰吏部劾奏熊一漢本卿等
永止說戒其後來往者不究恐無以戒後者今可批示
熊一漢既屢被論劾都不迴避今又該巡按御史勅有
貪婪實跡革了職所犯贓私行巡按官勘問明白着實
盡追入官奏來處治近年犯贓官員雖經恭勘皆止去
國朝典案卷四十二 八 論劾 壬三

官贓私多火置之不究終身受用無忌懼所以往往不
和督戒部郎理會同都察院從實查究然來況如此方
可懲戒將來徒以虛文頑食愈無忌憚勿故姑息
八年南京給事中何祉等御史朱紱劾奏侍讀學士席春
太常少卿謝丕光祿少卿史道周及與南京刑部主事
黃春廣西副使伍其兩淮鹽使史錦庶子廖道南順天
府尹黎輿南京禮部侍郎黃錦總督糧儲都御史陳祥
工部郎中丁洪南京太常卿方鵬大理少卿曾直皆大
學士張璠桂尊私黨乞行罷斥 上詔春等各供職如
故黃祉等既知何不疊論乃待今日所供者皆贊成大

禮之人不過顯譽而非徇私報復各督俸半年都察院
仍申明勅諭曉示中外既而春等各自陳乞罷不允

七月都給事中夏言劾奏吏部尚書方獻夫詳吏部疏未復
有恭照尚書方獻夫引用鄉曲布列南京大開私門頗
彰顯述再昭少得張璠喜怒任已好惡拂人擅易天子
之命史陰効力於私家等語且言 陛下萬一以臣爲
詆斥廟堂亦乞放歸田里以消衆怒於是璠疏言臣與
夏言素有嫌隙今日告臣亦有所自是吏部推言爲食
都御史言四人言辭免李時語臣曰夏給事朝廷今日
雖聽其辭符郊壇禮成將大用之朝廷得其才不但可
國朝典案卷四十二 八 論劾 壬四

爲食都而已此夏給事自傷與人臣聞之愕然近者霍
輅以憂去時復語臣曰夏給事今欲乘此机推補詹事
已託嚴侍郎來致其說及臣等推領暴臣而不及言言
咎臣罪矣參政黃卿用刑過當臣鄉多冤之臣嘗以語
獻夫至於兇以平丁璡之推吏部自有常格簡用出自
朝廷非臣所當與也且 陛下處臣輔弼凡有才賢皆
當與聞况官於臣之本鄉者乎如言所奏必將使臣如
管如璠一無職否自此內閣吏部職守當盡歸言矣則
將焉用臣等哉 上曰卿竭誠盡忠以輔國家夏言偶
以郊禮議合正論及勘山西事情多所陳奏故朕因此

特論其才不止爲舍都御史耳昨言論卿等疏末云云夫言言官也職在論列豈可又懷疑忌其情偽朕皆具知故朕昨諭卿云若我君臣生疑各自浮辯是動中人之計也至於報復大禮之恨亦任彼爲明則天下後世自有公論幽則鬼神察之朕與卿等當益思勉修職業以付 皇天所命不必介意黃卿待朝廷再訪裁處獻夫疏言黃卿之謂誠得之理言然璉爲地方計非私也亮以乎丁璉之擢乃循資格謂璉指揮以爲臣私尤非也亦請乞歸 上曰卿昨以璉應言求去已有旨矣不必深辯獻夫復言言官論列止宜就事論事法曹書

欲曲致臣罪謂不當露洩 陛下審於外耳當時聽自錄御劄一遺諭臣臣因時之問而直告之意此非不可對人言者至獻夫論臣疏不當用參照二字夫糾劾大臣參駁章奏皆臣等所司故劄曰參劾論曰參論奏曰參奏駁曰參駁劄曰參劾行曰參行至舉正各司欺蔽惟曰參照爲照再照獻夫昧於事體以臣爲不當言不知何所據也 上報聞且曰爾宜用心供事副朕任用至意彰澤疏乞解職不允復 上復諭獻夫曰夏言妄言奏擾輒行參照大臣本當究治但念言官亦其職分姑已之今後務宜慎於事體以付朕任用

鄭獻高早污諫倭黃綰未補好貪總制蘇松糧儲都御史陳群除惡幸將巡撫延緩都御史蕭淮役得早污還撫順天都御史汪王幸遷陪政順天府尹黎秉緒嫡姪得大理少卿曾直除陝反覈寺丞葉忠阿附枝客南京太常卿方鵬庸陞提學尚寶少卿姜清守制預陞諭德彭澤行檢掃地中允原道南軒謙會學諭修金瑯趙權通賄得旨王璵令致仕嚴嵩陳祥曾直葉忠彭澤如前旨并林富方鵬俱隨其餘吏部酌議去舊具奏

九月太學生樊孟泰上言乞勅言官公科劾以清聖聽下吏部議覆從之乃命南京科道官及各撫按凡糾劾官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勅

三七

員必須覈實指陳勿得假以風聞造生譏謗
九年五月羽林衛指揮劉永昌劾奏都督桂勇兵柄太重人心生疑勢之不安者有八願 皇上少裁抑之以善其終又以勇由尚書李承勛推用並詆承勛勇亦言永昌求掌印不得故挾私誣奏並求去 上屢降旨慰問之勇亦內不自安乞解兵柄 上聽勇聲東聽提督操練餘如故永昌又劾奏御史廖自顯擅笞指揮胡麟等非制自顯自以職在巡視禁軍多缺伍法宜責問因被劾奏辦事並下刑部部臣請看自顯 上以軍職官非奏請不得擅自加刑自顯雖奏例行事而用法酷虐又

先事奏優罪不可有詔逮問之永昌又許奏武選郎中盧襄大理評事魯冲中書原貢刑部郎中張經陰事因指科道懷私不言為職職吏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國家選選人才糾劾庶察付之部院科道 祖宗以來無敢出位妄言干權亂政者且五品以下司屬例不糾劾永昌又武弁非有言責乃假建言陰圖報怨奈亂朝綱侵凌官守此風不禁則邪黨效尤勦為飛語以中傷善類臣工憂議畏謗畏言局 陛下當事任怨微臣請下永昌法司以戒將來 上曰此事待問明朝廷自有審處獻夫遂因此引疾求退 上慰問之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勅

三八

九月南京御史張寅疏陳南京禮部侍郎黃綰十事一私役優人以供使令二公擬優戶以供茶食三派市工科以規利四遣遣夫役以病民五占侵優人六濫受詞訟七繞法司之權八恣追攝之擾九擅屬郎官十欺罔君上下南京都察院劾罷以聞
十月給事中陳贊疏陳南京三積弊一曰投托衛所官合資緣守備衙門動以百計營求衛總把總等官貽害軍卒二曰役占如守備衙門博壯卒用充軍伴至於煩遣重役偏病貧卒三曰威虐守備恣肆務為苛責非法用刑往往致死此三者宜速釐正整革以為根本之計特

守備魏國公勳舉也兵部覆議乞加鴻愬 上曰徐鵬舉勳戚大臣機謀專橫姑令改圖自新姑終不貸

十年五月都御史臣汪鑑奏劾浙江巡按李倍臨行苛察失憲臣體詔下南取錄巡撫達問鑑又言南京戶部尚書邊貢嗜酒曠職月視事無三日南京戶部錢穀出納案牘鈎覆視他署最煩而貢荒廢職事公慙委積守候留難妨政病民亦已太甚且倍習之壞倡自一人南都素尚便安而貢有時名且在任六官之長以若所為誠恐諸司因而嚮風為害不細請罷貢以為不供職者戒 上以為然詔貢致仕仍諭南京各堂上官慎職率屬勿怠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三十九

十一年御史傅漢臣言巡撫順天都御史王大用才小行際令掌院總法紀不稱兵部尚書唐龍才能不過凡庸總制三邊卒有緩急不可賴俱乞改用得旨大用已令回籍聽用龍才望素聞盡心經略頃又屢報邊功漢臣輒肆意妄言從寬奪俸五月龍尋自陳求退不允

七月廣東僉事譚大猷劾吏部尚書方獻夫庸事霍賴言獻夫以陰贊之資縱釋壑之欲而賴又以剛狠異之各任親族盤結黨與侵奪權利籠絡貨權分撥要津並為壟斷致官署移遷可以便其私奪禪林養寺產而擅其利在二臣尤為細事甚者若仁王寺基未葺書院而獻

夫奪之以廣其居又受姦僧梁贊投獻田土奴書之類贊有罪當遣置護不以就斬獻夫夙以氣岸自高每三司禮請輒稱疾不拜今春應召北上時因鹿驚再拜臣

為免遣奴畜係姦姦同沮撓法守其無大臣之節明矣賴居南海乃受高安縣民役獻沙塘致傷人命臣聖官也據法以塘歸主以殺人者抵罪賴乃取獄詞標名曰俗毒贖解送臣有使館案夫賴居營諸禮之時賴乃黎奴關利已非大臣體而又註解刑書飾姦掩詐仁人孝子忍為之耶賴又嘗以書致撫臣林富謂獻夫直欲上聞賴曰若然恐再起大獄延衣冠禍夫大猷出自朝廷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三十

非大臣可以行威禍誠如賴言是天下衣冠死生禍福皆懸二臣手臣為陛下守法一死何憾誠不忍以朝廷之法資姦人口獻夫即上章曰辯言臣自病告歸家杜門謝事三司接見不能為禮大猷以臣為簡臣又嘗諷其行事乖方用刑酷暴遂益恨臣陰求所以中臣頃因臣被召自生疑忌又欲永望風旨奏劾霍賴為臣為地遂併詆臣且大猷以海洋失事被論權職乃欲藉此立為後階其姦詞可見 上優詔慰之翌日大猷疏下令召被御史逮赴京問大猷尋自詣京投獄法司議罪當大給納贖開住詔特幽為民

八月朔史為恩上言頃者彗星再見東井 陛下詔諭羣臣條列時政得失臣惟舉時政之得失以更張不若舉臣工之邪正以進退輔臣張子敬則惡克剝媚嫉反側陛下知之已深親良弼論之已悉臣不敢贅李時小心謙抑資性純良此輔臣中之巨擘然濟時撥亂非其所长可謂太平宰相耳羣黎附勢依權持祿保位猶仕有京油之號入閣者摸稜之議古有伴食中書此其人也方獻夫外飾謹厚內實奸究前在吏部酬恩報怨無所不至昨在籍召用方且倨傲僂蹇不即奉詔繼有赴京別用之命然後忻然就道此登臺殿丈夫之所為耳今

論劾

三十一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日所當急者也戶部尚書許讚謹厚謙恭平易調度之才雖其略短不經之費保其必無此亦守成尚書也禮部尚書吳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尤可嘉者不立黨與能持正論 陛下任之將來緩急得力亦一救時宰相也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為達情得於見聞典刑熟於舊用掌邦政優為之矣刑部尚書王時中進退敦義委靡不操操持不能中立權責得以私干其人無足去取可謂具臣也已工部尚書趙璜剛方不昵廉介自持久在工曹制節謹度不畏強禦 陛下復建用之人惟求西也吏部左侍郎周用才蔽通敏學識

老成直諫未見過人雅度頗能容眾贊選邦治庶幾也右侍郎許誥諱論便捷學術迂邪大急功名全無廉恥不識聖賢二字徒能誦父之書妄約道貌正傳冒取無知之作宜兩處別用禮部左侍郎湛若水乃無用道學也然任以禮部亦可勉焉右侍郎顧鼎臣警悟疏通和平坦易文學底於深造材藝不局偏長儒臣有此在重器也兵部左侍郎錢如宗安靜為人操守無譏右侍郎黃宗明文學通儒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存心正大處事精詳公明久著於銓曹實直尤乎乎士論寄以服膺不尸位也右侍郎朱廷聲篤實不浮謙約有守工

論劾

三十二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部左侍郎黎衷滑稽淺近才亦有為右侍郎林廷楊才器可取通達不執右都御史汪鑑鄙夫壬人敢於為惡巧排正士明報私讐此方今天下第一惡毒小人也臣待罪謫都每讀其辯訐章疏聞其行事奇恠如鬼如魃不可測度每欲求面 陛下一辨其奸但臣常持疏論劾指其阿附權門縱子納賄之狀矣以小人疾之已甚恐生厲階而止今鑑之奸愈肆臣亦何惜一死而負陛下也左右大臣邪正得失大略如此又謂平微為根本之患鑑為腹心之患獻夫為門庭之患三患不去百官不和又謂孺敬嚴夫然過子也臣孽子也烏有適子

父之罪然後新臣以謝不敬兄之罪以一卑賤博去三職以清士路新政亦除舊更新之意也 上怒命官校收繫來京下錦衣衛鞫問汪鋐因上疏誣恩不法事且稱恩疏中李時夏言等語謂爲陳言大臣不報既而逮至京下詔獄榜掠無完膚每訊輒撲至死錦衣指揮陸松每下藥餌獲豫焉後以愛普奏發刑部論罪尚書王時中言恩毀譽相參似非專頌大臣宜減死克戍上怒時中遂革其職恩竟論新長繫待獄

初給事中王準以論劾大學士張子敬桂等請雲南典史

論劾

三

五

至是考察開往給事中孫應奎爲不平遂劾奏都御史汪鋐爲手教辱報怨黜準乞復准原官仍切責鋐爲大臣黨比擅立威福者戒詔吏部查準歷年考語以聞尚書王璟言準托疾不至按法當黜非敢有他鋐亦上章自理 上遂請應奎高平縣丞而斥準爲戍

九月給事中葉洪劾吏部尚書汪鋐姦暴不宜居冢宰

上怒其狂率奪俸三月

十四年六月詔釋馮恩於獄免死戍邊初恩論死繫獄汪鋐欲殺恩時會審閣下刑部械恩至鉞張日視之鉞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闕跪伏鉞合番卒視之西向乃僅

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爲厲鬼殺汝鉞憤曰汝謂死爲厲鬼殺我我且先殺汝汝曰上帝殺我耳恩曰吾就磔死亦臣子受命而然爾安得殺我鉞大怒曰汝自謂氣節獄中受諸僨遺豈一介不取之節乎恩曰忠難相恤義同富爾吾豈有好官爵與人入豈與我買爵耶爾受某金權布政權都憲受某玉帶金珠起磨權用搆亂爾是罪不容誅反欲污我清修乎鯨起欲以手批之爲同寮所格遂書曰情真應決謂泉曰任先生開釋吾自定矣都御史王廷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難自今日始 上微聞其語是歲遂免行刑久之

兩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三

五

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行可於長安街刺血書奏自縛閣下通政使陳經見而憐之爲引奏 上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下刑部覆鞫至是署審尚書聶賢都御史王廷相各上言恩詔陳言伸此抑彼不當上言大臣德政律且子代父死情亦可矜乞從末減遂得免死編戍雷州

七月御史曾翊戴銳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劉龍刑部尚書聶賢戶部侍郎張雲刑部侍郎陳璉工部侍郎甘爲霖大理卿李國子監吳惠南京太常卿沈光巡撫甘肅都御史趙載各庸劣俱劾宜罷詔吏部秉公議覆尚書汪

銓等言能等無大過不可遽棄頃奉詔起用十二人頗起廢之旨方出而攻擊之疏隨上非所以爲國惜才也錄於諸臣各疏稱其賢俱擬用 上覽之不悅謂大學士李時曰近年言路不開外廷咸歸罪張學敏殊不知科道陳奏大段多私今吏部覆此疏亦是私意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材 上曰人材固當愛惜須有分辨安得盡舉所劾而棄之且劉龍何如人時曰誠篤 上曰第遲鈍耳南京恭贊果非所任可召歸令掌詹事府又問聶賢何如時曰無過 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洗光俱覺衰老宜令致仕聶賢須令自陳以全體貌又問王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三十五

經如何時曰清介第過執 上曰過執則幹事不通經昔任湖廣朕自藩邸知之蓋亦何堪趙承之流爾之無用時曰恐公議未允 上曰如此則外調之 上復論及張雲誠懇甘爲霖有材問趙載時言無過 上曰此三人悉留用又云吳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忝朕職此可謂南京翰林中用之翌日述詔璋光致仕賢自陳經降一級調外惠改南京龍取回京用雲等供事如舊乃責統等職司品厲何輒加稱譽一無貶辭非直拒諫亦負重任奪堂官俸一月考功郎中李邦直等俸四月賢等上疏乞休許之賜馳驛歸降經山東叅政

十五年南京御史龔澁疏劾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工部尚書龔澁並老諍庸鄙不堪大任章下吏部覆視之龔素疏之特正雅爲時論所推澁言無據得旨軾瑞俱照舊供職澁妄言始責之

十六年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奏御史龔澁郭本倚勢和買絹布價值減少澁本各疏辯因論籍凡遇慶賀進表容令早結樂工交錯能亭前後授受民詞誇慢不職且欲假此以排言官之口俱下南京法司勘實覆稱籍不宜授受詞狀侵有司職而本澁語亦過當厥罪惟均得旨籍本澁姑貸之諸司各宜安職守毋輒生擾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三十六

先是巡撫保定都御史劉夔同院管事御史郭宗皋言夔和佞不忠貪虐無行頃論荐人才亟稱養病少卿李堪之賢謂其病瘳可月無何坦之計至蓋大學士李時子也其和媚罔上如此今份身同而人品過之者尚有其人進憂而遺微鮮不解體請亟罷夔 上怒謂夔召出自會推已有成命宗皋輒先論劾且謂官與夔同必有所指下吏部恭看言宗皋論事爭謬不能無罪惟聖明優容得旨變照舊巡撫宗皋言多不實停俸兩月御史桑喬等上言頃以嚴庭被災 皇上疎頒明諭引咎求言臣愚謂修省不外人事人事惟在擇官今如尚書

嚴嵩林庭勛張璠張雲四臣上負知遇下忝丞弼九卿不職之尤者也今日之災皆彼所致宜速罷黜以塞應天之責 上嘉納之

七月南禮部尚書霍韜劾文選郎中楊自秀賄賂公行以查奏承令關通請托每承令求書奏跪先飽白金二千兩方得收用下吏部覆嚴吏部尚書許繼謂吏部嚴重清議俱存顧承令之役開納止八十金而乃以二千金求入書奏事之有無亦易見矣 上謂繼辭曲護奪休二月首秀降級補外任革去承令書奏止用國子生十七年御史黃正色劾奏南京兵部尚書張璠內有守陴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三七

吳殊無善狀等語璠具疏乞罷云臣實永任藩臬但司馬重任非庸劣所堪 上令璠照舊供職下正色所奏於吏部參看生奏事不實奪俸兩月

十八年十一月黃正色劾工部尚書溫仁和及諸內臣護送慈宮沿途索求大為民害仁和亦奸正色乘馬過慈官舟前為大不敬 上怒逮繫正色下鎮撫司考訊已而獄具編成遼東

二十年四月御史克承賜等上言嚴文修以答天成乞勅兩京文武大臣及四品以上官各自投劾以聽去爾從之於是給事中戚賢劉大直陳邦修張堯年李文進王

嘉元等上言竊進退以同天變勅郭勛張璠樊繼祖李廷相胡守中李開先胡經夏浚戴儒王廷相王同祖會經大計罷黜不宜貪餘役進開淵詎決劉天和呂構魏杪程啟元程文德徐繼王義親良勇葉洪馬明衡王臣等亦以大計黜退宜引戴儒王同祖例錄用 上曰宗廟災受朕方祗懼戚賢等乃肆妄妄言顛倒是非王畿詐偽小人亦援引為懷姦植黨一至於斯其從實復職以聞戚賢等懼因檢罪乞恩得旨戚賢降調餘各奪俸半年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三八

十月南京給事中王鐸劾奏尚書張璠嚴嵩侍郎胡守中與郭勛陰相結納大肆奸欺互分賄賂共起軍資大憲兵政為則以勛之私人代營第宅致騰論列守中則日造勛第縱妻赴飲且近又具疏劾以掩罪責險其甚焉乞將璠等亟賜罷黜以為人臣忘公徇私者戒詔下其章於所司

二十五年南京給事中萬虞俊等劾奏南京戶部尚書閔楷總督種儲都御史劉渠先撫雲南時厚結黔國公沐朝輔要致寶玩而陰托詩章以謝之茲二臣者俱不宜處錢穀之地朝輔恃果易其速拜天威權妄行請乞欲以節制二司跡涉驕慢併宜戒飭以懲其漸詔罷楷果

諭朝輔安靜行事

給事中羅崇奎言近年以來諸臣被論恣肆強悍曉曉然巧飾已罪反力詆言者而傾排之廉恥道微漸不可長卽如尚書閻楷食部有聲給事中葛庚愷游振得論之當也乃反摯兩臣以爲風俗重天陰設陷害遂圖反害至借後湖銀兩之事公爲中傷之符大朝廷設耳目諫諍之司以糾用人行計之失今也論人既遺其詆訶論政多在於察聞其流之弊特致言路不通漸成蓬蔽伏乞皇上嚴加勅諭以後諸臣被論俱宜杜門省愆伏聞待罪不得有所論辯卽論辯亦無得攻擊言者科道

論劾

三九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諸所建白無論當否須明白題覆行止請自 上裁不宜輒自所可停廢 上曰然言官職在糾彈自後被劾者毋得妄辯誣構諸有建白事體卽明具可否題覆不得阻匿言官論事亦毋得徇私誣罔

二十六年二月山東布政使胡宗明已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給事中胡宿又劾其誑隨食得漏網考察不堪重任 上曰朝廷選用大臣委重任推胡宿見任吏科昨科道拾遺多官會推如何不言及有旨陞用方稱漏網顯是挾私況今邊方有事用人之際乃敢沮誤事機着調外任用今後成命已下再有抗拒者必罪不宥

十月御史陳其學論勅錦衣都督陸炳蠹亂經政及擅禁小錢諸不法又論駙馬京山侯崔元容嬖養徐二權取官鹽諸食肆狀大學士夏言欲從中下捕治炳炳泣叩言乃已於是下旨收捕徐二等 上令炳元自言狀乃俱輸罪乞恩釋之不問

南京御史吉來獻論劾南京光祿卿項錫庸濫不職原任操江都御史今陞戶部侍郎及宦舉劾徇私及寧國知府尹宇臚汙奏諛跪下吏部謂錫素望不孚宜罷宦心跡無諱宜免究字見擺邊方宜權令任事行所司勘實詔錫開任宦供職如教學令効力邊事不必行劾

論劾

四十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給事中張汝棟劾奏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楊宜大理卿虞守愚俱不職宜罷吏部覆言宜資望已深簡用前職未聞不稱守愚事涉職私必須覈實乃無任縱詔守愚回籍候勘宜調外任用

二十七年給事中程時恩劾新陞南京刑部侍郎魏有本庸劣貪鄙嘗爲給事中胡寅主事李時春所指摘不宜復推吏部覆言時恩所論無實證但掇拾胡寅之言爲之報復耳竊河南人以鄉官而論其巡撫人已不服時春又以同鄉故和之若有本坐此廢黜是使鄉官得以威制有司甚非法紀詔有本簡用以後凡鄉官論劾本

處有司者不許行著爲令

二十八年給事中厲汝進疏劾嚴嵩及其子世蕃奸惡上怒譴爲典史

南京給事中雷賀御史張昭等論劾禮部尚書孫承恩及兵部尚書趙廷瑞各貪鄙不職狀承恩廷瑞各疏乞休上諭廷瑞勉修職業承恩許致仕

湖廣巡撫林雲同列御史李選善先知石首縣桑食狀還善亦列雲同部汚俱奉職職嚴

二十一年給事中袁洪愈劾奏檢討梁紹儒自爲庶吉士奔走權要交通賄遺時人不讀書骨事之笑文選郎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四十一

中白璧招權鬻官其門如市所得四方金錢至今始婦爭機惡言碎語聲聞於外俱宜罷職吏部尚書葛健侍郎葛守禮不能秉公執法表正屬官併論健衰老食得及守禮督餉宜大刻削軍餉上初責健守禮令自陳狀下登於鎮撫司榜間有詔乃罷爲民調紹儒外任既而健等各上疏引罪俱用紹儒乞致仕許之

三十二年給事中王國楨論劾蕭遼總督何棟衰頹巧偽應兵張堅暴戾成勳貪庸山西巡撫趙時春誇詞僂佞俱宜罷斥更置上令勳閉住堅調用國楨仍疏堅以于金賄陞因討兵部尚書聶豹迂疏狠愎不畏公議

上仍令堅閉住棟亦乞罷許之

三十六年初錦衣衛經歷沈鍊以劾大學士嚴嵩編管保安州鍊至安里中人爭館穀之使弟子從學愛其父老問知其故則相告爲父子鍊亦大苦之因來寓爲偶人三日爲林甫檜及嵩而射之以泄忿爲父子聞之益銜鍊而前後總督多殺避虜人爲首功以掩放鍊復忿適貽書謂讓既而總督宣大侍郎楊順至掩收益甚鍊讓之語益峻且爲詩及樂府歌之順大恚恨除職經歷金紹傳指彈羅鑑走白世蕃謂鍊結客爲復讐計蕃以問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曰似有之然予已解散其黨矣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四十二

尋遷鳳毛光祿卿以路楷代鳳毛世蕃又以鍊爲屬楷至則與順共爲計適有白遽駐妖人遁勝者順亟捕之乃竄鍊名於其籍中以謀叛聞下兵部議舉朝皆知其枉而尚書許論竟不爲雪理悉如順指議嵩擬旨殺之籍其家乃任順一子錦衣千戶權楷太常少卿順旋嵩借我薄意其毒鍊未足復取鍊二子筆死又逮其長子生員某日考掠之幾不免及順楷敗乃得脫於禍

三十七年三月御史萬民英劾兵部侍郎吳嘉會巡撫蒯州時侵牟築塞帝金上命逮繫之獄具削籍爲民先是戶部侍郎馬森起撫江西府爲布政使宋淳才可大

用淳尋陞巡撫以疏論罷至是南京御史黃希憲給事中
中金燕交章劾察與淳相繼爲布政使去任時懼淳發
其陰事又所遺贖銀數千金力不能自取而託淳致之
爲此極力引薦以報淳德且察其口森坐調爲大理卿
三十八年正月給事中劉一麟等劾原任山東巡撫王崇
矩取軍需冒報功次雁門副使路可由索受賄賂姦淫
詭惡乞亟罷斥章下部覆回籍閑住詔覽職爲民

七月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御史李潮各奏劾總督
浙直都御史胡宗憲舉港養寇溫台失事掩敗飾功之
罪詔下查盤科道官羅嘉賓處尚勸從實覈報至是嘉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聖主

寶等奏覆浙直軍典以來督撫諸臣侵盜軍需無慮數
千萬臣等奉詔通查出入之數其間侵欺有術文飾多
端冊籍沈埋株實消亂者姑無論已即其文牘具存出
入可考事跡章灼可得而陳其數者如督察尚書趙文
華所侵盜以十萬四千計總督周琬以二萬七千計總
督胡宗憲以三萬三千計原任浙江巡撫阮鵬以五萬
八千計據江史張善以萬一千計應二巡撫趙忻以四
千七百計至於據江高捷則明以江防銀二千檄送趙
文華應天巡撫陳鏡則檄取軍餉銀四千兩鎮錫無所
支費乞通行追究明正法典以懲貪冒至於文華所任

郎中郭仁及宗憲所任指揮戴冲霄楊永昌陳光祖並
宜逮問追駐廠下戶部會吏部都察院議覆請罷折獲
官同文華等所劾駐罪候勘議處仁黜爲民冲霄等下
御史問惟宗憲功多當留用從之阮而宗憲上疏自訟
臣爲國除寇克用間用師不有小費不可以視大謀而忘
者遂緣此生奸指爲侵尅臣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
於讒謗之口乞且賜罷以待公論少明然後東西南北
惟 上所用 上復詔慰留之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聖主

並罷點 上命錦衣衛捕良寔業考試尋俱降外任
八月南京御史林潤劾總理鹽法都御史鄒應卿貪冒五
罪需索屬官僇遣巨萬罪一受欺取富民財罪二宴會
日費千金罪三虐殺平民罪四加派楊州鹽商錢至數
變罪五懲鄒疏辯得旨照舊供職
四十一年六月御史鄭洛劾大理卿萬家刑部侍郎鄒慈
卿太常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邪不職得旨家慈卿廢
被人言納賄有跡令閑任降虞龍四川僉事
令慈歸知縣霍與瑕問住淳安知縣海瑞調簡與瑕瑞俱
抗直不阿上官而瑞尤甚初瑞懲卿以鹽法卻御史巡

行郡縣所至招權嗾毆叱咤風生懲罰妻從行爲裴五
孫與令十二女子昇之令長以下兄戀卿皆隕行蒲伏
跪上食惟謹至以文錦被廁床白金飾溺器千里傳送
終釋道途戀卿領之而已比至淳安供張甚薄瑞坑言
縣小民貧不足容車馬戀卿雖甚怒然知其不可屈數
戚去之而密嗾御史袁燦媒孽其短至是遂與取俱得
謫其後戀卿等俱以合離與取瑞乃得伸白叙用云

九月初給事中張益言禮部主事潘允端自登第後徇謝公
卿之門乞哀于進無所不至故尚書郭朴爲擇善地以
處之其父左都御史潘思爲法紀首臣朴未銓衡重寄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四十五

乃一則爲子擇官一則爲官擇地以開奔競之門如士
風政體何得旨朴因恩父子同任法司而調允端非徇
私者其安心供職恩年老令致仕九端調南工部
給事中趙灼劾工部侍郎劉伯躍女適嚴嵩之甥刑部侍
郎何遜蹤進好名其撫江西時厚斂以貽嵩父子致致
崇騰光祿少卿自致常匿處遠光祿爲嵩子世蕃拜客
至以粉黑塗面供其驩笑及通政胡汝霖皆嵩親黨給
事中沈淳劾胡嚴惡撫張雨會肆不檢廣西副使袁應
樞爲嵩之婿給事中陳瓚劾論德唐汝楫祭酒王材與
嵩交通請託俱俱革職閑住

十月給事中丘橈劾檢討吳可行不爲衆望吏部主事劉
應聲巡撫順天都御史徐紳南京太僕少卿鄭本立大
理寺丞吳遵頤陞華要乞加竄斥吏部以可行紳才識
可用擬請留之而擬應聲本立遵降別待旨可行准留
用紳降俸二級分策屬供職應聲遵別任用本立降
一級調外任用

十二月湖廣巡撫方廉私僱給事中丘儉銀五兩持奏之
因并給南京兵部尚書李楚西廣總兵陳王漢錦衣衛
指揮魏大經先後進用俱以重賄得之乞并罷斥上
日服禁私僱方廉乃敢放還其冠帶開住後有再犯者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四十六

罪之疑令吏兵二部參看以開部覆煙功多其過可畧
王謨等果不職當罷得旨楚令盡心營務居職如故王
謨華任大經下法司逮訊之
御史尹枚劾掌詹事吏部侍郎董份主戊午順天鄉試私
其妻弟尚書吳嗣之子詔置前列南京戶部尚書黃光
昇擬借庫銀助工俱宜罷上曰董份前秋事今日方
劾果爲公乎命視事如故而下光昇事於吏部部覈光
昇操履素嚴前事出吏卑之口未必得實得旨光昇准
留用言官論人當觀其大節尹枚指摘苛細姑不究今
言類此者罪之

勅應天府尹孟淮南京太僕寺丞張泰閣住淮先任巡撫有會聲春以侍讀坐論劾官至是給事中楊銓追劾二臣名行久虧不宜復玷班行固有是命

給事中韓軒等論南京禮部尚書吳山刑部尚書黃光昇起用屢辭不卽之官遷延不敘請令山致仕而斥光昇吏部觀議山等如其無病則事屬欺罔所當懲如其果病則人已廢殘亦難適用故并罷之時謂樞專承望風旨以擊搏立威不復知朝廷進退大臣之體矣

四十五年二月觀原任通政呂希周御史嚴本副使茅坤知府潘仲驥冠帶勦爲民希周等皆浙嘉湖人罷官家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論劾

至七

居積甚仲驥尤淫縱鄉人苦之巡按御史盧尚鵬行部至其地廉得諸人不法狀悉收捕家人于第置之法乃上言仲驥等既解位去勢與齊民等而敢肆虐里中此徒挾冠帶爲重得以出入公庭故鄉民莫敢誰何耳非痛抑之恐一方之害無已章下吏部覆議固有是命

九月初四川妖賊蔡伯貫等既擒巡撫劉自強校捕其黨與數百人悉按殺之時臨清兵備副使吳遵廉徽州知府何東序歸安知縣李松並著陪聲遊驛爲給事中張憲臣所劾東序松爲給事中趙格所劾自強皆與焉章下吏部覆自強爲國誅妖不當錄其小過東序廉吏特

用法太嚴邊聯松峻急過之而廉不如當分別議處得旨自強暫用東序改調而下邊聯松於巡按御史問奏降檢討吳可行二級調外任調修撰范應期南京別用以給事中辛自修魏時亮李輔則劾劾可行險橫當罷斥

劾并劾應期居鄉爲人請托事故有是命

隆慶元年十月給事中陳瓚追論原任總督楊賜侵匿賑恤銀及盜邊儲銀七千兩御史路楷與其役沈鍊誦成未盡其辜鍊子慶亦爲其父訟冤乃命逮順楷下法可及錦衣衛議治俱坐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並追其所盜贓銀

國朝典彙卷四十三

論劾

四十八

河東苑鹽御史邵承春言鹽法之壞在大商專利勢要根據以故不行因指總督尚書王崇古弟吏部侍郎張四維父爲大商崇古及四維爲勢要請討治崇古而罷四維四維自辯其父未嘗爲河東運司商人亦無他子弟永春奏不實因乞避位候勘以自明上令供職如故崇古疏辨永春所劾事并發永春贓跡給事中宋良佐等謂二臣因質互討重傷固體宜加慰飭以杜私覈吏部覆請行都察院戒諭永春令其痛自省改仍移文崇古當以違事爲重勿以人言失大臣之體以殺言官論事者務虛心平氣懷事直陳毋挾私妄奏以亂國是大

臣被論者務祇候處分或自明心迹毋指摘言官以圖報復 上是之既而御史周充等各言崇古懷忿肆辨汚讒言官驕悍無大臣體乞重加罰治皆寢不行

六年四月御史姚光洋劾奏原任編修曹大章苑馬卿韓子允詐取平民財物萬餘應天府丞丘有鼎亦入其重賄賄賄賄者吏部請罷有鼎其大章子允行南京法司逮問具奏從之

先是福建巡按陳萬言劾奏原任福建巡撫阮鶚王瀚南領巡撫范欽楊伊志陸穩周滿各冒支邊餉賄遺權姦事下御史劾嚴至是巡按王宗載以狀聞戶部請行宗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諭劾

戴遠治詢等及鶚伊志家屬其周滿事行江西巡按勘報從之

給事中李用敬等追論尚書趙文華都御史阮鶚周琬史褒善侵盜公帑之罪乞申飭有司立限責補 上是之令各巡按御史嚴行提問有寬縱者部院該科以名聞勅刑部侍郎游居敬順天府尹姚一元致仕應天府尹周徽原任操江都御史調雲南副使吳時來冠帶間住時給事中韓煥劾居敬一元年老做時來不職吏部覆請如概言故有是命

國朝典彙卷四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東 編輯
山西太原府知府臣宋鴻儒 訂正

徵召

戊戌十一月 太祖辟儒士范祖幹葉儀 詳論
己亥正月召儒士許瓊王冕訪治道奏對稱旨留置幕府以冕爲諮議希輩見紹興人慷慨有志通術數之學者周禮曰吾未即死將持此以獻明主可致太平及爲衆軍自以爲得行其志未幾病卒

國朝典彙卷四十三 徵召

庚子正月樂平儒士許瓊 上於金華曰閣下欲擇除僭亂乎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 上喜授博士雷惟經奉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瓊爲知府六月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居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谷以時事甚見嘉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 上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四人才如何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遺世子及親以溢琛並爲官田司食事基雷惟經預機密謀議

十一月召儒士唐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
期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樓廣積糧緩稱王
上悅命頒密議

甲辰三月 上勅中書省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
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
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
非在上者開導引援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
上書陳言教宜治道武略出眾者參軍及都督府具以
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其
事吾將試之其部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
爾朝典彙卷四十三 徵召 二

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
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參用之十年之
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
使得人爾中書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

洪武元年 上取婺州路徵王韓為首揆商略機務
七月遣使聘鎮江秦從龍既至 上親迎之訪以時事
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
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

九月詔起懷才抱德隱於巖穴之士
命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三年二月詔天下有司推訪賢才以禮遣之

四年閏三月召永豐劉子至初于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
及是復召至便殿諭曰君子爲學當見於世用朕將官
之于曰臣在前朝嘗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幸逢有
道之朝凡有血氣者咸思效用但臣年齒已衰恐負天
恩敢辭特賜還山

七年八月召郭傳爲翰林應奉 官翰林

九年五月 上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
資賢才以共理泰之聘張良陳平韓信皆應屠釣漢興
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
爾朝典彙卷四十三 徵召 三

而致之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
官莫善於入任陛下行此則人才皆效用矣
十年九月勅諭溫州府訪求師儒

十二年十二月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
部曰爲國得賢不如爲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
得賢才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
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朝朕將顯用
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
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不赴死子中西城人祖父仕
江西四家爲通奉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建

昌隆儒學教授尋爲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
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遁入福建行省子中出
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
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而廣已歸附子中暨馬
永死不得折其一足變姓名浪跡江湖間往來居避賢
之北山其妻子已爲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有弔之者
答曰吾身且不有矣暇顧妻子哉於是周游天下誓不
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元也嘗懷鵠自隨口如有
強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乏強至是立
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

圖朝典彙卷四十三

徵召

四

性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鵠而死

詔徵寧國府訓導陳邁爲翰林編修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
十三年九月徵儒士王本杜佑龔敬柱徵趙民致吳源至
京上以勸諭之既而上坐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
使各言其志本等對曰爲士者貴幼學而壯行然求之
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不遇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
湮沒於世如此人者豈不悲哉今臣等草野愚陋學不
足以明道才不足以經世誤蒙上以儒臣召與國治
道臣等適遇恩榮誠千載一時慶幸何如若不思報稱

是自棄於明時何以稱士上悅命爲四輔官詳詳臣
十五年八月監察御史趙仁吉言間治天下以得賢爲本
宣教化以治民爲先欽惟聖心奉奉以天下之廣惟恐
一夫不得其所一官不稱其職除官拜命諄諄告戒蓋
欲使斯民樂於雍熙天下期於無刑而已哉者以賢良
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俾宣明
教化撫安生民授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將
一考矣政績少聞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
以爲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
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一等量才授職

圖朝典彙卷四十三

徵召

五

代游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政司按察司考覈旣爲
稱職旣爲不稱職旣爲平常給以紙牌遣赴吏部再加
考覈若有功勳廉幹者擢用之庸怠貪鄙者罷黜之如
此則官得其人民被其澤矣上覽其言謂刑部尚書
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受其害今
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考其優劣然後任之
以職爾等定議以聞於是濟等定爲七條議上從之
九月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鼎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側席求賢與圖至治然自古
知人堯舜所難宣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

天下徵聘道連卿等固非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齊寧單縣儒士張以寧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報等錄人一鉅

十一月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齡張長年皆明經老儒建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蚤朝日宴而入從容待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朕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

十七年徵金陵處士陳遇以御史泰元之薦上召語大

徵召

六

悅遂日侍帷幄多所獻納車駕幸其第者再命之官輒辭既而命爲翰林學士者再又固辭尋命爲禮部侍郎進尚書皆固辭淨齋依退始終一致宸翰時加存問眷待之厚降於勲戚尋卒

二十二年十二月徵士梁寅新喻人世業農家貧力學通六經累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爲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至是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

從之學者稱爲梁五經卒年八十二所註商書事見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二十五年九月徵方孝孺至初孝孺以學士吳沈薦詔徵至京試以安芝甘露論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道還至是復徵至上方重賞許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

二十六年八月詔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選用三十一一年八月建文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兄寶錄編纂官國朝典彙卷四十三徵召

徵召

七

召雲南學官董倫還爲學士上爲皇太孫時倫爲春坊大學士以誼讓請至是召還

永樂三年四月召西安府儒士馬巨江至京以年老授翰林五經博士致仕

四年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詳翰林

五年六月勅張輔沐晟劉儒訪求交趾人才送至京擢用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調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

宣德元年三月吏部言徵至說戶人材多有言老病欲循

制令子姪代者 上曰古人言有恒產者有恒心今臣家用稅戶人材意亦如此其老疾聽以子姪代但須考驗而後用之

四年二月 上與侍臣論夢卜求賢事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況一代君臣乎蓋天佑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告有傳說之賢國朝典彙卷四十三 徵召

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誤哉
天順元年十月遣行人曹隆聘江西處士吳與弼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八九歲讀書聲整即疑然不凡年十九見伊維瀟灑錄日夜玩讀至程伯淳亦有懷心喜曰審知是吾亦可學焉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雜圖諸錄收歛身心沈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日盛石亭覺上厭疑又知衆不容已欲免無計有門客蕭昭者傲張嘗

今蘇京招楊龜山故事教以教與弼收士望弼與弼之高於李賢賢爲草龍薦問中數日 上問賢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 上曰卿草勢如東風迫使聘之北至 上問賢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 上曰與弼德賢曰與弼至召召至文華殿顧問 上曰然又乞與弼次供帳 上曰然已而見上

文華殿與弼辭官 上曰前與弼前 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絕山林本無高行從以聲聞過情誤塵薦廣聖明過國朝典彙卷四十三 徵召
聽龍書東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實不能供職 上曰官寮優閑不必辭與弼辭益力 上賜文幣入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幣次上起顧李賢曰此老非迂腐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遂辭病篤 上又諭賢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同爾且祿之終身卿爲朕諭此意與弼固辭不受爾京師二月求歸益切賢爲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病進退後復幸 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 上曰果爾亦難爾賢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

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里胥令有司繼果終其身

國朝典彙卷四十三

徵召

十

國朝典彙卷四十四

都察院右會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史部十一

殷老

洪武初 上召楊維禎并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滿以見志或勸 上殺之 上曰老婦子正欲吾成其名耳不修而遺之

年 上幸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謂曰吾

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遇故鄉念父老鄉人迥惟兵

國朝典彙卷四十四人 像老

像老

上

難以來未遂生忌吾甚憫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主上憂念 上曰豫吾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 上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聞此父老歸宜教子孫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 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所抄掠父老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濟等皆歡醉而去十九年五月詔天下有司存問高年禮牧隱士賑恤饑寒

慈獨

六月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鳳陽民年八十以上天下
民年九十以上賜爵社士應天鳳陽民九十以上賜爵
鄉士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皆與縣官平禮免
雜役冠帶服色另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

二十年 上嘗謂禮部臣曰尚爵所以敘敘事長所以敘
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而耆老之禮未嘗廢
是以人與於孝弟風俗醇厚治道隆平朕詔天下行耆
老之禮凡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食無產業者月給
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綿一斤
若有田能自贖者止給酒肉絮帛

國朝典彙卷四十四下 優老

二

三九七

二十三年六月選用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

建文元年正月詔耆老賜高年米絮帛有差

永樂七年正月命禮部遣使於所經郡縣存問高年

十四年九月命御史存問高年循例給賜

十九年詔民年八十以上有司給與絹二疋布二疋酒一

斗肉十斤時加存郵

二十二年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文武官有年七十者請遵

洪武舊制令致仕如其部擬開罪者或有疾而年未七

十者請罷爲民 上從之著爲令

介民年七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一丁侍養不能自存

耆有司賑給八十以上者仍給絹二疋綿二斤酒一斗
時加存問

九月 仁宗命左春坊清紀郎張根司經局校書彭敏致
仕時耆官臣皆有陞轉獨二人年老賜勅及白金珍幣
命還鄉

十一月以戶部尚書郭奎爲太子太師致仕 上諭侍臣
曰奎歷仕四十餘年 先帝舉義之際從朕守城備極
艱難事苟有利於國毅然身任不避仇怨今方圓任舊
人而資老病朕不欲更煩以政故優之賜資白金百兩
紗二萬緡綵幣二十表裡命戶部復其家月給支半俸

國朝典彙卷四十四下 優老

三

終其身復賜之勅

洪熙元年三月開平備禦都指揮使齊安從 成祖靖難

至是年踰八十勅還京優待

七月詔按四川御史何文淵言 太祖令天下州縣設立

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

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此誠良法

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僕隸或規避差科縣官不

問年德如何輒令充役使得憑藉官府肆虐閭閻或因

民訟大肆貪養或假公文橫加騷擾妄張威福顛倒是

非或遇上司按臨巧進讒言易置賢否變亂黑白挾制

官府比有犯者謹以按問如律切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 宣宗諭戶部曰必申明洪武舊制還年高有德者兄之違者併有司皆實法云

宣德三年九月山東新城知縣董諒奏老人岳景賢等四十一人陷前知縣今愈肆志戕凌官府把持公事不納稅糧貽累鄉民乞懲治之上謂戶部曰 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鄉師黨正以教小民決小訟必須年高有德者爲之近聞此輩多不出於推擇悉是以貽求克矣計上官侵害下民以私滅公無所不至誠如知縣所奏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庶儆其餘

國朝典彙卷四十四 優老

四

十月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從 上巡邊還 上念二人老不厭煩以事賜之勅曰卿事 祖宗積効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特賢死師保實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畀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耆倚老成之意四年八月翰林學士沈度乞致事 上諭吏部尚書郭瑛曰度誠謹 皇祖養之彌厚今雖老精神未衰亦不可煩以事但令京居食祿免朝奉有召則入

五年閏十二月 上諭兵部尚書張本前者諱書凡民年

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一丁侍養思念各處取軍其中豈無獨子而父母老疾者若令遠役則父母不免失所今有司勘實應充軍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其附近衛所充軍

天順元年二月詔推恩天下凡庶民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有茹文中者年百有四歲有司以其名上 上御便殿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燕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至七年文中始卒年百十歲文中無錫人永樂初隨其父徙燕性坦易慷慨解書史而遠勢利其壽固有所自云

國朝典彙卷四十四 優老

五

二年詔軍民有年八十以上者不分男婦有司給絹一疋綿二斤米一石肉十斤年九十以上者倍之男子百歲加與冠帶榮身 又詔四品以上官年七十以禮致仕不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五石

八年詔凡民七十以上者免一丁差役有司每歲給酒十瓶肉十斤八十以上者加與綿二斤布二疋九十以上者給與冠帶每歲設宴待一次百歲以上者給與棺具成化元年九月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請行養老之令上嘉納之

二十一年八月韓王僧滿奏募牧所千戶朱致曾祖信年

一百八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俱千戶致仕誠世之上
瑞圖之休徵乞賜褒嘉以敦養老之禮以表氣化之盛
上曰老壽之人禮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
勞以羊酒進金階爲宣武將軍賜米十石絹二疋
正德元年正月河南巡撫韓邦問奏致仕工部侍郎潘禮
草廬蔬食不事干請年過八十宜有所賜給以膺終身
命有司月給俸米三石

嘉靖元年詔內外大小文武官員人等死於忠諫老親寡
妻無人侍養者有司量加優恤

二年五月改致仕太僕寺少卿潘府爲太常寺少卿仍舊
國朝典彙卷四十四 優老 六

致仕時有薦府學行可任祭酒者吏部謂府年老不願
仕進宜量改清秩以遂其高尚故有是命

隆慶二年陞原任都給事中尹相親良弼爲太常寺少卿給
事中張選爲通政參議南京御史馮恩爲大理寺丞寺

正母德隆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隆爲尚寶少卿各致仕
吏部言相等先朝遺直宜以次敘用而年皆七十已上

例得引年宜陞秩致仕以示優厚故有是命
陞原任修撰余承勛給事中傅瑄俱爲太常寺少卿致仕二

臣在世宗朝以建言落職至是七十歲矣據按官薦
之吏部擬如引年例今進階致仕故有是命

按舊例文臣京職七十方面以下六十五致仕其過期
而留任者永樂中少宗伯儀智滿八十致仕正統中楊
士奇八十以首揆終天順初胡濙八十二始以大宗伯
得請王驥八十二復爲大司馬成化初王翱八十四猶
爲太宰正德初馬文升八十一始以太宰得請嘉靖初
謝遷以八十復相明年致仕嘉靖末嚴嵩八十三始以
首揆免他若泰城總三邊年七十九黃福參贊機務
黃宗載太宰俱以七十八在任李善長以太師得罪王
恕以太宰致仕俱七十七萬安以少師罷楊滯以少保
卒時俱七十五屠僑以太保卒楊一清以少師罷時年

國朝典彙卷四十四 優老 七
七十六楊善封伯塞義興中爲少師陳循在首揆王趙
爲大帥俱七十三他不可悉數也隆萬中起倉部御史

海瑞年七十三按察司丁湛七十九南京工部尚書孫
植七十八宗伯姜寶十太宰楊繼八十一司馬傅

希聲十太僕卿崔文奎初爲寺丞滿九歲年七十三
例當退自陳守城功特陞少卿至八十三復自陳陞本

寺卿八十六始致仕而制祥年八十餘猶爲工部侍郎
穆遜八十爲尚書至飲天監例不引年又所不論也

按大臣府壽至九十者魏驥九十八劉健九十四王恕
九十三尚書胡拱辰陳雍大理卿翁浩俱九十二嘉靖

以來致仕尚書湛若水年九十五末年尚書諡茂堅萬曆初尚書王學夔俱九十餘王以九十四尚書應大猷以九十五卒凡四遇優詔存問南兵部郭宗皋九十刑部尚書錢邦彥九十一存問加夫朱其高者以上至八十餘者胡深韓邦問蔣瑤方銳俱八十九鄭幹殷從儉李裕張子麟馮岳俱八十八王瓊潘恩俱八十七馬文升林瀚韓文章慈高友璣劉麟巖嵩俱八十六單安仁楊賓王驥孫原貞王宗彙陶琬趙繼李洽朱思傑芳俱八十五王直王則惟文李賈詠朱希周孫應奎何棟呂本俱八十四黃淮胡儼劉陳薛遠尹直陳金謝遷毛紀

國朝典彙卷四十四 人 優老

八

羅欽順顧應祥張潤胡松俱八十三陸瑜尹旻李秉閔桂李繼劉繼李善王熾王崇慶俱八十二徐瓊侯瓚洪鍾林泮李潛周倫鄭紳徐階俱八十一俞士悅苗衷何繼雍秦王鑑之鄧璋孫交楊澤閻淵孫承恩吳鵬黃中張靜陸樹聲俱八十二董份八十一王廷八十五若三品京堂則禮部侍郎錢習禮八十九戶部王鑑萬虞恒副都御史朱鑑大理卿夏時正八十八禮部侍郎王士嘉副都御史孫曰良八十七都御史吳訥刑部侍郎曾磐南京工部侍郎范嵩八十六禮部侍郎陳建太常卿兼學士吳節工部侍郎冀輝八十五兵部侍郎吳寧工

部侍郎劉祥副都御史王嵩八十四工部侍郎潘禮太常寺卿夏景順天府尹王賢八十三兵部侍郎陳皋謙禮部侍郎韓福八十一工部侍郎都瑛兵部侍郎范欽府尹王弼八十戶部侍郎林應亮八十九正統丙辰進士古鑄天順丁丑以大理少卿謫戍赦還至正德己巳猶在能選馬家飲時人謂之古進士考登科錄以二十四登第至己巳又七十二年蓋得文王之歲矣

高皇帝諒諸耆老鴻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六歲賜宴及鉉幣天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茹文中入見成化中濟寧人王士能以百十六歲徵又七年終又韓

國朝典彙卷四十四 人 優老

九

王泰千戶朱政三代皆壽弘治中吳中毛黼年百歲而添狀元及第有司為益人瑞狀元坊嗣建林知府春澤百歲時有司為益百歲坊而子侍郎應亮年七十三孫學憲如楚乞歸侍又四年而春澤始卒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十二

存問

成化七年八月御史梁昉奏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年九十有八德望素著詔特遣行人賜勅存問勅曰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事累朝官登八座歸安田里壽屆百齡進退從容體履康豫細惟風采嘉歎不忘特遣行人存問并賜羊酒令有司月給米三石優贈終身

國朝典彙卷四十五 存問

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行聞謠論用慰遐思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遣行人存問致仕吏部尚書王恕賜羊酒月加食米二石歲加役夫二名時年九十也

正德元年三月遣行人存問致仕南京工部尚書胡拱辰賜羊酒夫米如例時年六十九

十一年五月南京給事中徐文淵奏致仕侍郎章懋達請精潔涵養醇熟不立異以駁俗不矯飾以求名誠心正學庶幾乎道海內學者翕然宗之臣願舉先朝崇儒之典徵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徵起不惟循道惜重聖德有光且使人心知所向慕轉移風化莫大

於此會浙江建康縣見亦以爲請吏部覆議 上曰懋學行純正齒高望重有司可時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

正德十六年五月 世宗召前戶部尚書韓文文時年八十有一以老疾力辭 上復遣行人齎望書存問特加官保柱國月給鹽米役夫贈先世悉如其官廕其孫爲光祿丞且望以嘉謨嘉猷入告云

嘉靖元年詔存問致仕南京禮部尚書章懋賜之勅曰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事累朝官於進取起敎國學未久卽歸身在山林望隆朝著 先帝嘉重進秩亞卿

國朝典彙卷四十五 存問

三九三

朕嗣統之初緬維風采載進今官仍聽里居不煩以政茲聞壽近九袞體履康豫特遣行人王懋齎勅存問并賜羊酒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體履優禮耆碩至意茲遣行人存問致仕大學士謝遷賜羊酒官泉與隸還因勅上學古訓監成憲以廣聰明 上深嘉之曰卿輔佐先朝直節忠言天下傳誦朕知名久矣方將起用時先存問覽奏具悉忠愛至意宜善自顧養以副春遇賜其子正爲中書舍人

十二月 上降特勅遣行人柯維熊存問前大學士王鏊鑒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大要欲復 高皇帝賢館

仁宗弘文館及古內朝之法 上覽厥答云卿輔佐先
朝志存匡救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方將起用
覽奏其悉忠愛至意朕一子中書舍人

遣行人齋勸存問前大學士劉忠從巡撫李克爾奏也

二年七月前大學士劉忠疏謝存問因陳正身致治之道
其要在於畏天命尊祖訓正聖心勤聖學進君子退小
人無以遠避而序荒蕪之源無以定安而忘憂勤之念
無溺聲色以蔽精神無嗜禽酒以昏心志無以狂直觸
忌而爲言路之罪愆無以請誅陰行而致號令之中止
無聽甘言以絕邪佞之誘無納讒口以防深厚之欺借
朝典彙卷四十五 存問 三

賞賚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仍望 皇上特仰文
華召輔臣各授筆札令其就南京九卿長吏及撫按諸臬之來
省撫按諸臬之卓異且於九卿長吏及撫按諸臬之來
朝者不時宣問其僚屬賢否軍民利病如輔臣例亦望
王清問下民意也奏入褒其忠愛恩隆如例
十一年前存問前大學士劉健口書 李剛特問之後彈益
良多及 武宗改元之初忠勳尤著中遭謫口旋復昭
雪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即司馬光文彥博不多讓焉
賜羊酒月給官廩八石與早十名用昭異數後九十河
南布政使周楷以聞詔撫按備羊酒錄幣祝詞宜諱

勸諭前大學士謝遷文魁天下聲振宮禁間注 孝皇臣
滿 武廟告老南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賜羊酒月給
廩八石與早十名行將起鄉以臣不逮

二十一年五月遣官存問大學士毛紀紀家於二十年時
年八十六上以紀輔弼舊臣德壽並茂賜以羊酒仍月
給廩米與夫以示優崇

二十二年六月致仕大學士賈詠初以迎 駕失誤落職
官家居至是年八十守臣以聞 上曰詠者舊重臣年
踰八十尚德義茂其賜之羊酒令河南撫按官及門存
問仍賜月米與夫以示優崇尋又以守臣言詠復原官

國朝典彙卷四十五 存問 四

三十二年致仕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年九十廣東撫按
官以聞禮部請如例存問報察

隆慶二年詔存問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孫應奎時年八十
時以冊立 東宮恩例存問致仕戶部尚書方純其疏陳
謝 上謂覃恩詔下已久所在有司延緩至是始舉行

奉岳州知府李時漸傳三月
詔有司存問南京吏部尚書王學夔刑部尚書陶尚德以

江西巡撫劉光濟奏二臣年踰八十尚德俱尊也
遣官存問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羅欽順并建坊以示優異

四年詔有司存問原任戶部尚書馬坤時年八十除失敘

國朝典彙卷四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輯

吏部十三

給驛

洪武十年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卽令延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獎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費用既乏遂流爲賢卜使賢者喪其所守賢朝廷待之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國朝典彙卷四十六 給驛

一

時除郡縣官皆給道里費知府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州判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半之典史十兩著爲令又予文給羅緇布及其父母妻子皆有差蓋謂初授官不免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欲使其奉公不得不先養其廉如此

永樂二年十一月廣東右布政徐奇奏府州縣官有到任之後不服水土羸病而或道下家屬貧難不能還鄉乞准行有司應付脚力給與行糧遞送還鄉從之

成化十五年十月戶部尚書楊鼎乞休致詔允所請令有

司月給米二石八夫四名應用先是大臣致仕未有給米輟夫之例有之自鼎始

十六年 七月先是衍聖公各歲赴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船廩給回日無馬快船裝送而張真人往回水陸起上馬船廩給且有馬快船從之蓋其時方崇道教而內官梁芳左道李孜省輩方用事故致隆於其所尊如此及郎中陸容言於兵部尚書余子俊欲優厚之子俊慨然曰是義舉也卽日題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騎上等馬回日應付馬快船裝送

嘉靖元年文華殿辦事序班袁讚奏回籍養病有旨許給

國朝典彙卷四十六 給驛

二

驛吏部尚書爲字及御史沈灼俱奏劾讚交結內侍賈緣僧目乞正其罪得旨罷其驛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十四

歸省告病

乙巳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 太祖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 上覽書喜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濂賜以綺帛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章濂以疾久在告 上時遣使存問暨疾小愈卽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濂

周朝典彙卷四十七 歸省告病

一

詢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健否來碩對曰溢每念母不置而以 上遇之厚不敢言鬱鬱成疾耳 上卽令溢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畱其季子存厚於京師

洪武三年

上行後苑見吳鵠卵翼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劬勞如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萬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卽賜白金衣朝道之典辭 上頗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旨卽豁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遽遠耶

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與有無窮之痛與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對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所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惇獨探察皆蒙其惠矣 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周朝典彙卷四十七 歸省告病

二

七年十一月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親而諭之有云茲聞爾諸臣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矣今冬氣向深草木凋落寧不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 上宜各旋歸毋久淹爲也因出內府錢物以爲道路費

上親勅修撰劉恭曰朕聞孔子之論孝也遊必有方斯可爲孝矣朕昨與卿遊東苑詢及卿家事卿以宗族蕃遭兵漸減獨老母在別無侍養卿言至此朕心惕然吁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今朕雖君天下育萬民二親已遐恨不生今於朕有戚戚焉若欲迎親就養或棄職往侍朕勿拘焉

十八年福建按察司陶星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徙鳳陽時臣幼弱貧苦賴兄撫養有戌其後兄亦爲鳳陽軍吏今臣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

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生成詔許之

二十三年十二月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親養上憐其志從之

二十六年詔定凡官員父母年七十之上許令移親就祿侍養如果父母老疾去官路遠戶內別無次丁者許赴京面奏揭精定奪俱親終服滿起復赴部聽用

延文元年七月勅令京朝官請告歸省給勘合於內府永樂四年三月進士陳紀等乞假還鄉陞葬上諭之曰為學至以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然還鄉無窮古人至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歸省告病

三

四

老務學不厭今人荷逐一得卽不復前進故遠不逮古汝等年富力強當立志遠大務進修非獨成己之德將來國家亦得實才之用紀等皆叩首謝復諭之曰鄉里父老所在不可以一得輒生驕慢驕慢因德孔子於鄉黨似不能言汝曹勉之各賜鈔五錠為道里費

洪熙元年正月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凡廷臣在任久者今皆合還鄉展省其得請勅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費往還有道里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資者鮮矣自今歸者皆賜鈔公俟伯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品三千貫五品二

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品以下皆五百貫著為令

部百官有違親三年以上者聽給假歸省於是大學士金幼孜首奏省母王英亦乞歸省命馳驛往還賜養甚厚三月命吏部九在外官滿三考者聽給假省親祭祖

七月先是故通政使賀銀之子滋授鴻臚署丞俾讀書太學至是自陳母老病乞放回養母 宣宗曰學者學為忠與孝也母老可使違養乎命禮部從之

宣德元年特詔翰林諸詞臣還鄉養親三月學士楊溥得告歸省母於時不得見者十有八年矣六月蘇州衛指揮使何濟坐罪輸作畢當調衛自陳有母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歸省告病

四

五

年八十餘無他兄弟乞復原衛養母 上問兵部尚書張本曰濟以何事當調本曰以市新不如償 上曰市新小過養母至情姑從之

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還鄉展墓南郊旬而還二年十二月諭德壽怡在任甫五年謂告歸展先墓賜道里費給驛舟

四年三月大學士楊士奇乞歸省墓遣中官阮濬護送且促還京師五年二月大學士楊榮乞歸省墓六年二月大學士楊溥乞歸省墓尋還朝

七年四月南京禮部侍郎趙新給由在京上言父母在家人九十一歲給假歸省許之

十二年學士馬愉以父病乞歸省允之賜驛騎并藥餌費京泰七年七月提督遼東都御史寇深乞歸省其母許之時深母年九十有四已感風疾曰吾得見吾兒即瞑目矣深悲泣懇求歸省至家母一視而逝深哀毀除禮成化二年正月大學士彭時歸省給驛往還命太監許安致道里費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幾月促還朝明年二月至上慰勞之

二十年八月考功主事儲璫以父老懇求南京便養從之

歸省告病

五

正德八年八月吏部以終養御史陳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教諭資其祿疏雖不拜既又授侍郎禮部事例泰給月米上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具疏辨上曰朝廷以孝治天下茂烈既家貧親老特給月米以資養贍不准辭

九年二月行人傳稱有事德府聞母病京師以事且緩乞回京省母疏下吏部以差遣禮部尚書劉春曰苟可勸孝而無病於公何成案之拘耶與題觀從之

十六年五月先是南頓縣都御史王守仁以父老祖喪上疏乞暫歸省堊未報至是得旨王守仁擒斬亂賊平

定地方朕應政之初方將論功行賞所請不允其勅守仁亟來京守仁復疏乞便道歸省上嘉其孝誠特令省親事畢日即供原職且命有司以半酒存問其父

九月改陝西參議于湛於江西湛爲兵部侍郎時上疏移疾及聞陝西命以母老連疏乞改近地便養部臣劾其違命釋官飲奠之理上憫其情特允之

十一月刑部尚書張子麟在告上疏乞終養上溫旨慰答復賜告一月俟親愈即令有司促就進時言官論張銳張雄張忠廖鵬等罪惡請亟誅之因劾子麟兩獄未竟避難而歸非人臣之義請罷其職上曰銳等俱有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歸省告病

六

處分子麟勿罪

嘉靖二年二月進士曾楷辦事都察院以母病乞歸未允聞母疾草遂私回未抵家母故都御史王論楷於法有礙情實可原部宥之

四月命有司給終養巡撫都御史方良永月米三石仍看介凡致仕終養節行可稱者優禮皆如之以都御史姚鏌之言也

四年吏部尚書廖紀言祖宗朝人材未必如今日之盛而當其時士習淳朴絕無僞巧脆修職業不務虛名故事治民安國家賴之正德以來士多負虛譽而希美官

假恬退而爲捷徑或固官非要地或固職業不舉或固事權掣肘或固地方多故輒假託養病致仕其有出位妄言聚官而去者其意皆藉此以避禍掩過爲異日拔擢地而往往卒遂其所欲以故人急於修職巧於取名相效成風士習大壞 上是其言令自今有假託養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兼祿方准致仕與病者方准養病官不奏京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許該部科道及撫按官將舉監職不敘

給事中錫言言人臣給假養病良非得已頃或借以徇私

遂令此制架廢不行有致損親以身者非所以體羣臣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歸省省病

七

過下個也請自今得嚴實放歸而察其居鄉不謹者與在位一體罷斥則私情公法並行詔可

六月提督雁門都御史畢昭請乞歸奏許之昭因言臣以

母病陳乞歸已蒙俞允第新任都御史江湖遠在萬里

苦候交代恐母旦夕不保終欲聖恩乞特許放歸以伸

烏鳥之私吏部謂其情詞懇切議令進撫大同都御史

蔡天佑督理其事以符湖至 上憐其意詔如部議

詔京官出差及養病省親丁憂者許差人具奏給領勘合

復卿也葉忠言也

五年江西僉事汪應珍以疾解職不候命而歸撫按官論

其初督職守詔下所司違問已應矜自陳視老無人侍養詔乞休吏部言其情可憫詔免逮問特准致仕

六年通政司叅議葛椿本孫姓少有於外叔祖葛華因從

其姓至是奏乞復姓而華妻張氏具言所以養育狀乞

勿許 上亦憫之下吏部議吏部言椿既孫氏子不得

背天經以犯人之子之戒復姓爲宜但張氏有恩則聽同

居以母事之沒後乃歸宗於情義皆得詔可

八年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羅欽忠以病乞休者再 上

責其違命欺慢令冠帶開往永不敘用

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堯封以病請告 上責其公事未一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歸省省病

八

經理賑以私情奏濟有負簡任令革職開住

十二月南京給事中鄭慶雲以養病遭父喪起復違限詔

下法司問因并查各官養病三年以上俱令革職開住

卽著爲令至是吏部查勘鄭慶雲養病遭喪年月尚未

達例其兩京若光祿少卿胡濬寺丞劉斌尚寶司丞王

坊太僕寺丞何宇給事中許相卿李學陳江御史鍾善

經倫以諱李繼宗林若周郎中許廷弼劉賈林達林炫

周尚寶員外曹勛林遷彭魯主事應典陳階張治道王

漸劉希柯維驥等四十九員及進士駱士弘石文燾楊

遇三員俱養病三年之外至部因言諸臣養病雖同而

情有三等其詐疾歸家倚勢規利挾制有司不顧名分者此情罪俱重法宜罷斥或因親老無子或實病不能仕者其情可原宜令休致亦有杜門端軌敦尚名節者此其身雖去朝廷行實有裨風俗仍聽舉用進士未授官者難以榮論當移文趣之得旨各養病官員往往託故營私既復實俱親前旨行其間有真病竟成廢疾者令有司查奏准與致仕有行誼重於鄉閭許撫按察舉吏部訪奏量加錄用徇私濫舉者生之郊處雲再查其丁憂以前在家養病年月奏聞餘俱如擬

九年恭讀願齋養親致仕矣後起家為浙江參政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養親數歲復起浙江左布政未之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歸省告病 九

任復推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復乞養親 上曰願齋原係致仕養親官吏部如何建陞參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又推陞布政未幾又推巡撫乃復以親老為請非人臣事君之道請仍以原任布政職銜致仕內外大小官員凡有託故養親養病在家安坐起陞不復供職者皆冒濫君恩全無臣子之義並革去新銜閑住不許起用戶部主事梁壽陞以母老疏請終養吏部覆其情詞懇切宜聽其請候親終服闋起用 上許之且讓吏部令候親終起復非教人子愛親之道

十年應天府推官陳廷璣以痼疾乞休吏部擬加太僕寺丞以獎情懇 上曰陞職之典所以勸功廷璣既痼疾不能任事自應乞休何為輒擬陞職此例起何年本非公道其其實以聞吏部引弘治中例累年奉行未及改正請自今乞休者職其實內考稍疎外經撫具本非急奉規避者乃得陞職或僅係無過意有所托者雖滿三年六年止以原官致仕

所准運使祝弘舒遼東苑馬卿王崇陵俱還官未任疏乞休致詔弘舒以原任楚雄知府崇陵以原任河南副使各致仕復諭吏部今後大小官員凡陞遷未復任告休致者俱以原職致仕著為令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歸省告病 十

十一年二月復原任給事中鄭慶雲職閑往生請告不候命輒歸及守制復不赴京闕願助合故也
十三年南京禮部郎中鄒守益引疾乞歸行南京禮部既實時尚書嚴嵩尚未抵任侍郎黃綬攝部篆久之未報而守益已回籍年餘矣吏部尚書汪鋐察其事詔革守益職命吏部查奏以聞鋐因劾綬不能糾正所屬敢為欺蔽儀制司郎中李本職在承行虛文掩護並宜加罪尚書嵩抵任承謝情稍可原疏入得旨調綬外任嵩奪俸二月本降二級調外時綬已轉北會太常寺先期請

而殺導引官 上念館宰贊大禮有勞命復原職允之
欽意不愜乃再疏攻繆且極及他事詔如前旨仍調外
而導引官以戶部侍郎張雲代之

是年奏准親老而兄弟俱仕在外無人侍養者及有兄弟
篤疾不能服事者與母老而兄弟同父異母者俱准令
行終養

十四年編修唐順之疏請養病 上曰順之方改史職又
屬校對訓錄何輒以疾請令以原職致仕永不起用
十六年刑部主事王漸遠在告十餘年起官未久復以母
老乞歸 上以其欺詐推遷勒冠帶閑住不許起用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歸省告病 士

十七年雲南撫按奏原任御史陳表有行誼病痊請賜錄
用詔吏部凡養病官曾經舉薦才行年力可用者備查
履歷不拘年限開具奏聞通令起送聽用不許私濫
十八年刑部主事王惟賢以疾乞歸不許有旨京官例患
病三月之上住支俸糧限外日久勘實方令回籍調治
近皆朦朧題覆絡繹故回苟便私情廢缺官守以復議
覆務如何開具明白其詐託者仍參奏罪之

二十年十二月進士齊準等九十三名乞回籍依親許之
仍令廉節自重毋驕援罪避及于闕有司

二十四年五月原任南京侍讀學士華恭以考察被論臺

旨降用因親老乞以原職致仕許之
二十七年給事中馬錫以病乞歸無同僚同鄉官勸降一
級調外

二十八年兵部左侍郎唐榮以尚書翁萬達父喪去任嘗
署部事引疾乞假 上怒其無致身之忠罷職閑住
三十年三月中軍都督府都事張子中以祖母百歲乞假
歸省許之仍令有司給米二石絹二疋

三十一年湖廣參政沈億進表歸以病不能赴官撫按以
同調稱其才尚可令乞賜病痊奏赴 上以體職職日
久勒令致仕仍詔今後有托疾避事者所司以實奏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歸省告病 士

隆慶二年御史熊儒官劾奏原任巡撫大同都御史劉昉
托疾避事欺罔不忠得旨勒冠帶閑住入臣之義當委
身殉國此後邊鎮重臣如有托疾避難者科道官叅奏
治之其兩京部院大臣告病該部仍嚴實以聞不得架
爲題覆致爭大義

吏部覆吏科周良臣奏自今南京官陞遷外任以疾乞休
者俱于致仕毋許病痊起用若有規避希借京銜即降
級改用敢抗違不赴者除名閑住至於外官得病乞休
必其事情迫切始爲代請其奏存起用病痊官員務考
平日居官善狀居鄉謹飭及病愈請由方爲具奏府州

縣官止宜具實申報據按裁酌毋得擅自起送如有徇私市恩濫舉者本部該科劾治報可

三年山東奏議喬應元石州人也聞城陷憂憤成疾以外官無歸省例上說乞致仕辭甚哀切上憐之特予給假不爲制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歸省告病

十三

九十五

附丁憂起復

洪武十七年二月命吏部凡文武受制已在職年康勤無過者服品給半祿終制在三年者給全祿三年

二十三年正月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罷止期年願終三年之制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已失節難渝定制詔從其議

二十六年詔定凡內外官吏人等例合丁憂者務要經由本部京官具奏關給內府孝字號勘合吏典人等創付應天府給引照回在外官吏人等接文知會所在官司國朝典彙卷四十七丁憂起復

給引回還除祖父母父母承重丁憂外期年喪服不許守制及移文原籍體勘明白開寫是否承重祖父母及嫡親父母取具官吏里鄰人等結罪文狀回報如有詐目就便解部仍以聞喪月日爲始不計開二十七月服滿起復若有過期不行接文催取到部果無事故在家遷延者咨送法司問罪

二十七年十一月肝貽縣耆民劉本等詣關言知縣方彙易在職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爾復任從之復遣使齎勅旌勞彙易受賜詣關謝恩復令賜算於國節陞辭請歸葬母而後復任副從之

永樂六年學士楊榮居父喪終傳歸既葬遂令起復是年冬復居母喪表歸守制時已下部巡北京不許九年奉命治葬奔喪遣中使宋成馳驛送還且勅榮速來七年七月南京御史方愷父喪不丁憂事覺監國曰御史朝廷紀綱之職彼既不孝何以糾正百僚令錦衣衛執送行在奏請罪之

九年沈馬楊海丁父憂詔奪情起爲侍讀

十七年正月吏部尚書蹇義丁父憂詔起復請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師

二十二年大學士黃淮丁母憂乞守制不許特命乘傳奔闕朝集卷四十七丁憂復任

起復內閣視事

戶部尚書夏原吉乞終母喪上慰留之曰卿老成人今國有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服朕無喪乎遂留贊輔

十二月吏部奏興州左屯衛經歷李能詐丁憂事上曰孝子事親惟日不足不幸已成初猶以生事之不忍遽成其親今親在乃詐言成以誑朝廷不孝不忠孰大於此命付法司治之

洪熙元年六月吏部尚書蹇義奏內外官吏有坐成過赦卽以覘喪告丁憂者悉或挾詐難聽其去上曰父母

之恩其大焉君子不違詐宜悉聽其去若果懷奸事發治之未晚

七月進士蔡子宜永樂六年以親老歸終服闋七年不起至是遇赦始起吏部勅其領私忌公難以任用上曰懷土人情之常非有大過且辛苦學問得成進士不得終棄其授以訓導

宣德元年正月大學士金幼孜憂去尋起復修兩朝實錄總裁

四年八月大學士楊溥以內親去遣中官護行賜葬其母以一品夫人禮尋召起復入弘文閣

朝集卷四十七丁憂起復

三

正統六年五月杭州知府陳復以母喪去職者老于餘人請乞留之其選按御史及布按二司亦連章奏請上

問吏部尚書郭健曰復爲民牧果何如健曰浙東西未有過之者上曰如此誠循吏也其令起復以康吾民

十年十一月陝西副使陳疑先奉勅赴陝西提督水利行至陝西開費以敕付歸官奏徵糧回原籍守制至是通政司奏疑不面白取自稱自奔喪宜治罪上曰疑誠有罪然子聞母喪情迫於內親過知仁其宥之

十二年巡撫河南山東少卿于謙丁父憂詔起復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瑛諭祭葬事畢還朝陞見遂以

爲兵部右侍郎留京既而復開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

十四年八月修撰彭時居母憂遣投尉至門宜時入朝與

商輅及陳循等辦事時具啓辭不允奪情辦事

嘉泰元年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件旨去

御史周文勛奏學士倪謙母疾不丁憂營求奪情吏部侍郎江淵謬爲諫充經筵講官彼直不知有乖世道特以

一則受其乞憐之切一則自爲奪情張本耳今淵果違

遺母喪方其詔許奪情時正當懇求終制乃自以爲得

計欣然就道夫人之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今二人居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丁憂起復

四

朝夕納諫之職何道以將順君德况經筵之日必衣錦

荷必賜酒饌皆難樂受得 旨江淵倪謙既已處分今

後凡遇喪除特恩外其餘皆令依例守制不許濫保

四年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等言 高帝創制立法父母之

喪皆斬衰三年員喪有禁匿喪有罰所以扶植綱常維

持世教至矣近年房事等諱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

不許奪情而在京官員或有奪情者恐遂成故事其流

弊將必至貪戀名爵不顧廉恥以奪情爲喜事視父

母如路人子道既虧臣節安在乞行改正 上嘉納之

五月大學士王文以憂去九月起復

六年十二月鎮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丁父憂懇乞終制不允

七年少詹事劉鉉丁母憂欲奪情起之力求終制

天順元年刑科都給事中喬穀右給事中尹旻言此來臣

下多奔競無廉恥目奪情起復者爲能官笑終制者爲

不職子道既虧臣節安保綱常所關非細宜查景泰勝

奪情起復者俱勒歸終制仍着爲令典 上從之

二年令官吏以舊喪詐作新喪者發順天府昌平遵化薊

州等處爲民係順天者發口外爲民若父母見在許刑

減囚者發口外銅石等處充軍其聞父母喪匿不舉哀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丁憂起復

五

不離職役者原籍三千里之上限一年不及者限半年

悉限者發口外降處今改永寧等處爲民通例止革

四月召守制山西參政葉盛權右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

乞終制不允

二年命吏部行取丁憂右副都御史林聰復職疏辭不允

四年陝西按察使項忠有繼母憂羣民詣闕乞留部奪服

遂任

十月起守制命都御史韓雍巡撫宣大

五年正月起守制大理寺卿李賢復視寺事

六年七月起守制副都御史王宇爲大理寺卿

七年行取丁憂吏部右侍郎尹旻復職

咸化元年二月修撰陳鑑居憂召修賢錄固請終制許之

三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允命

太監林興叢送還鄉親葬

二月修撰羅倫疏言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糾常所關風化所繫昔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歸辟日何必違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珙曰身在草土之中固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二宗卒允其辭史筆書之以爲盛事自是而後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國朝典彙卷四十七丁憂起復

六

王叔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賈似道於當時遭吳於後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如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則仁宗孝宗之時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感而忘天下之憂難不起復猶起復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編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後接踵廟堂據體守經之士寂寥無聞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

應祿夫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

復之哉願陛下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舊制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還未起復者悉令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綬之初在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國勢由是而一矣疏入倫又詣賢私宅告以不可賢始以其言爲然已有旨責倫狂妄請福建提舉御史陳源等交章請倫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爲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之以屬言者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謬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既而御史

丁憂起復

七

楊瓊奏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爲流通士氣之壯弱國家元氣之消長繫焉皇上即位以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幾而王徵魯以進言遠斥士氣爲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論事補路士氣爲之再沮夫士氣之在國家鼓舞振作尚恐其不振况從而沮抑之將諫佞成風聰明日墜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徵羅倫等復其舊職以作士氣奏入得旨謂楊瓊朋比姑宥其罪

三年九月起復丁憂修撰王獻乞終制許之五年十一月總制兩廣都御史韓雍以憂去上命兵部

議者代者仍起復在陞本朝御史約李彥具奏乞終制
并辭免陞秩 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常例守制不
允辭

七年四月起復學士柯潛爲祭酒具疏乞終制許之

八年四月命祭事李泰復任泰以伯父司禮太監永昌爲
父不爲所生母終喪士論恥之

十六年正月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
而托萬壽言於 上請留之待議陳音勸使終制且與
之書云陳升之起復爲相制曰閔子經而服政先賢稱
得事君之宜音侯璽而卽戎前志謂達變禮之用嗚呼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丁憂起復

升之果何人哉吉不答

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上言三年之喪所以報本古先
聖人緣情制禮萬世行之而不易我 高皇帝斟酌古
禮定爲時制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喪者悉令丁憂
定制所以教孝也而守制止於二十七月所以示有終
也今潘浚等雖守藝之人已居官食祿亦係應守制人
員陛下因該監官之請而許其奪情起復有違前項事
例使忠臣孝子聞而議之心誠不安望陛下若爲定例
今後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之喪非身任金革之事
悉令依例守制終喪敢有營求奏保奪情起復者許科

道糾執本人以匪表論奏保之人以違制論詔曰可
十一月起守制刑部尚書張榮於南京兵部

正德十六年七月吏部題給事中邢寰言丁憂之例就諸
職字奪情之禁申於 黑朝所以示教而懲不幸也今
序班海宗道黃緣奪情傳陞寺丞故太醫院使李宗周
從而效尤且獲勝子皆不幸之大者宗道宜應同宗周
官及廢皆宜削奪

嘉靖九年十二月吏部侍郎董祀問母計不爲應去御史
胡明善劾之下都察院行勸不妄都御史王廷相覆奏
削籍永不叙復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丁憂起復

九

十六年御史蘇本疏言三年之喪通於上下 高皇帝當
于戈倥偬武臣不許守制蓋一時權宜之術未必爲萬
世法也今世士大夫奪情起復卽爲公論所不容何獨
於武臣而限之乞置爲令甲俾得服如文臣例若有緩
急在行間亦當以墨綬從事得 旨奪情起復律有明
文武職無守制例皆係 祖宗成憲本不諸法制輒欲
變更本宜遠治始降調外任乃謫濠州判官
巡撫遼東僉都御史毛綱以奪喪不候代爲建按御史何
程所劾有 旨候服滿日降一級調外任
八年起復毛伯溫爲兵部尚書征安南御史何維柏上

言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望所係不可不慎

皇上以安南之役起毛伯溫於衰經之中而伯溫亦感
激被命不敢再辭者蓋不忍負陛下知遇之隆也今幸
賴聖明威格安南悔過征討罷役六省生靈既各遂安
居之願獨伯溫一人未遂孝思之情願陛下保全伯溫
之節廣錫類之孝責令陳情乞終禮制使天下皆知陛
下善以禮導其臣大臣能以祖律其身無為後世譏誚
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富公卒不可奪
仁宗竟從其請天下後世至今修為美談如使伯溫今
日果於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以為非小臣不以為言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丁憂起復

十

使異日國史書之曰大臣起復自陛下始豈不可深惜

哉陳入上曰毛伯溫朝廷以征討起復已有旨令蒞
任治事維柏輒來奏慢且不究至是伯溫引疾請終制
上令在京調理痊可即出供職勿以終制固辭

二十六年吏部奏舊例起復官除例限外建限兩月者問
罪辦事官吏在部丁憂回籍十年之上起送到部者行
查人情多不便請於起復官照九年考滿官例建限一
年者送問二年之上告有事故者行原籍查問定奪其
辦事未滿丁憂官照自終官例服滿不必起送補辦各
執引在籍候取選勘合至日本處官司勘明送部覈其

行查就令補辦滿收送部如議

二十九年六月召守制兵部尚書翁萬達總督賀大

三十四年八月太倉兵備參政任環有親喪巡按御史周
如斗以倭寇未平請留之詔奪情任事

三十五年十月會稽縣典史吳成器以倭功陞布政司經

歷聞父喪當去總督胡宗憲稱其敢攻善戰撫士卒有
恩請量改郎職使仍舊練兵詔陞紹興府判奪情視事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丁憂起復

十

按王世貞曰三年通喪惟兵革無避自漢文以日易月而臣下亦四之如趙錯父戚旬日而尚以御史大夫副兵舍私方進後母戚三十六日而復起治丞相事唐之右僕射房玄齡中書侍郎蘇頌張九齡宋參知政事寇準皆奉情起復此外亦不多見我高皇極重此制以劉基宋濂章溢當帷幄方面之重於天造草昧之時而聽其終喪了不之強文皇急於事皆中外臣僚始有奪情不丁憂者或於制中起用者漸以奪情爲能而不奪情爲不稱成化羅倫有扶植綱常一疏於是奪情之風稍息雖不能盡然而視顏在位者寡矣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丁憂起復

十二

內閣奪情者楊榮金幼孜張瑄江淵王文李賢劉瑄張居正尚書則史部癸義戶部夏原吉兵部趙珣戶部年富陳金工部吳中兵部白圭馬文升翁禹達楊博左都御史蕭維楨右都御史毛伯溫侍郎則戶部張睿薛遠禮部諸懋德陸瑋萬裏翼兵部于謙程信杜寧會納原無李宸工部甄庸沈義訓敎房辦事談相王槐右會都御史韓雍詹事陳文少詹王英學士倪謙大理卿陳龜太常卿趙玉芝陳敎光祿少卿萬寅左通政王復府尹王福李敏修撰劉吉編修劉俊杓計那讓張順都給事胡濙御史黃宗載魏源羅亨信孔文英何璟史部

員外鄭誠戶部郎中陳翼兵部郎中原無榮榮向寶督撫鎮守各情者交趾尚書黃福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都雨巡撫河南山東少卿于謙鎮守浙江侍郎孫原貞參贊吳毅少卿曹達巡撫都御史周平邵羅亨信居庸蕭啓大同年官遼東王朔寇深宣府葉盛延緩徐瑄甘肅黃鉞南直隸劉汝陝西王概馬文升大同王宇王越廣西吳祜河間張○荆襄王恕遼東滕昭宣府鄭寧陳廉四川張璠福建譚綸布政則雲南陳文廣西孫日貝陝西郭堅廣東戴弁按察使則陝西王文恭政則福建顏澤江西都指揮譚綸雲南張鉞山東洪濬偏石葉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丁憂起復

十三

盛蘇松任瓊副使則山東王憲王克貴州李容會事則山西何自學貴州屈伸運使則兩淮耿九疇知府則蘇州况鍾鳳翔韓福庵通判則劉永杭州陳復漳州甘瑛徽州孫遇孫安徐文振處州石瑁西安郭辰葛文名慶遠周一清同知則保定錢寧則州陳祚通判則漳州羅本厚推官則開封李鉉知州則蒲州張康茂州陳敏定州王約知縣則盱眙方素易陽孫治禮臬臬趙清苑屈義嘉定侯昭宛平馬俊陝陽王瑾上元姜德政平山張璉石阡府經歷楊彬貴州長官司吏目張順

朝典彙卷四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十五

給由考滿

洪武五年六月定六部職掌歲終考績以行黜陟

八年三月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抄之績

官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生惰於教學者論如律

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

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

國朝典彙卷四十八 給由考滿

額外創制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
爲能州之考非是聞吏部其移文訊之

九年六月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朝州上其考曰無課

農典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

之本學抄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

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豈

弟之政也爲今而無豈弟之心民受其惠多矣宜黜降

之使有所懲

十一年三月河間知府楊翼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

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未朝宜

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

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

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十七年七月吏部奏考滿官二員績最當選 上曰任官

之法考課爲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庶績咸

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職賢否混淆無所懲勸則何

以爲政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

覈務存至公分別誠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即

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

八月吏部尚書余鑑定考績法

國朝典彙卷四十八 給由考滿

九月以懷慶府通判戴莊濟廣都司副斷事高翼靜寧州

判官元善俱爲右僉都御史東昌府教授馮獻爲左贊

善皆以秩滿考績課最故超擢之

二十年三月雲南左布政張統秩滿來朝 上以統在雲

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軍書勞之

靖難後吏部奏建文中改在外文職布按二司及府州縣

并教職樣官考滿例悉復洪武舊制從之

永樂元年七月吏部奏通政司大理太常光祿太僕鴻臚

等寺國子監翰林院正佐官考滿舊例四品以上本部

不考所考五品以下合准四品以上之例從之

一月初 上欲聞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龔養義等凡部
縣官考滿至京退其議達治體者令且於六科辦事俾
各官所治郡縣事至是尚未有言者 上諭給事中朱
原貞等曰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
右尚猶默然遠在千萬里外有言乎偏等退以朕意
申諭之其所治何利富與何弊當去昔勿隱於今不言
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五年三月吏部言詹事府六品以上正佐官三年考滿宜
如太常等衙門堂上官例不考候九年奏請黜陟從之
十四年十二月貴州布政使廷璽言本司及郡縣俱係新
開朝典彙卷四十八 給由考滿 三

設大小官員同日之任今三年創該給由而畿輿之人
難服易變若皆依例赴京水陸往復動輒經年況今土
貢賦正資清理金銀統治亦須提督缺官撫字必致垂
維請俟六年滿日通具功績赴京考覈從之

洪熙元年初戶部主事劉良素行不謹滿三載戶部尚書
古朴考其績下良叩朴左右求最考朴曰貪倭之人幸
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良遂誣朴他事既就逮繫 成
祖燭其奸竟釋朴至是吏部奏授良諱命封贈其父母
上曰豈第君子福祿倭降是嘗誣大臣罪者其得為君
子乎不與

六月華昌知府孫璽九年滿當去覃氏樂其仁恕共奏乞
留從之

十月恩州府通判禮凱九年考滿當陞其民詣闕言凱豈
第乞留復任 上頗待臣曰爵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
制祿之意有三曰役外官役小吏役故老役外官勉其
治民無侵於下役小吏俾其廉潔役故老尊其宿德況
州縣官之賢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命吏部與正五品俸以優之

宣德十年十月 英宗諭吏部尚書郭瑾曰方面郡守九
年考滿例當陞用者卿等與大臣會議才果優者循例
題朝典彙卷四十八 給由考滿 四

陞用不然只令復職庶常流不得以律政

成化五年閏二月評事申安言廷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勵
有司今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未必廉能如
紹興知府吉惠先為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今貪酷百
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必待三年
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姦貪敗者連坐庶幾吏稱
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部覆議從之

十三年兵部主事陸容六年考滿御史張憲掌河南道因
私忿考容有兩京從仕公不勝私之語容不能平亦奏
憲心術陰險論理有虧下吏部容竟從考滿

十七年十二月 輻建會事 題考給部 題求請事 吏部
尚書尹曼特爲具奏從之

弘治三年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預
備贖荒免赴部惟造牌冊差人磨繳至是吏部尚書王
恕等會題考課之法嚴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官
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嘉靖六年吏部尚書桂萼請詔天下守令凡秩滿三年或
六年者不必給由赴闕第從所司書考具奏臣等卽定
其殿最而黜陟之 上以考滿給由乃成法令如舊行
若地方有事聽所司奏罷禁給由官不許科取路費
國朝典彙卷四十八 給由考滿 五

九年給事中夏言言靖江知縣鄧超山陰知縣楊行中以
考滿赴部未見引奏而輒先考覈兵部尚書李承勳荐
在吉部御史楊志學未及覆請而輒先推舉先後失倫
關係甚大非所以尊朝廷而示中外也疏下吏部尚書
方獻夫言題行中既聽臣考乃嗣類引復職以適已便
而不知期候禮科引奏是當罪題等若推用志學則博
采輿議非臣已私且一時因地方用人之急以致偶誤
臣罪不可辭 上以獻夫自幼有之奉該司郎中俸一
月題行中下法司問嗣後有在告者候奏請方得推舉
十年初建陽知縣薛宗爲考滿給由令行取復禮科給事

中戶部以宗額在內錢糧未完疏請 上曰此疏具見
關心國計認真吏部且令宗額回任聽巡按發報自今
行取及給由官俱送戶部查對既完方聽收送復任毋
得因循廢法

十二年南京吏部尚書劉龍以部院五品以下官考滿赴
京往來勞費且曠職業奏請停免從之既而吏部言往
年題奉 憲宗聖旨三年照例考滿六年免其赴京情
法兼備遵行已久今併廢其三年赴京之典則各官年
貌精力本部何從考覈見矧係 祖宗舊例尤不宜輕變
上從部議令仍舊例行而切責龍市恩廢法非大臣之
國朝典彙卷四十八 給由考滿 六

道姑爵俸四月

十四年御史王廷三年考績延原以主事改任欲准通算
吏部言節年主事改御史俱准通理因奉欽依柴薪俸
給照原職官支故考滿得准通理今王廷止改官俸給
事體似有不同得旨今後京官係推選改授准與通理
十六年吏部言官員入覲回任值三六年考滿者悉令闕
白本部行該上司考覈具奏准其考滿底不往返道途
曠建職業從之

四十二年吏部覆議給事中邢守廷言考課之法我朝稽
古定制三六年之外必九年通論以重久任必四方巡

職以受成其法善矣但行之既久漸失其初蓋由內外
遇缺卽行推補與註考語率多溢辭久任既不能行評
薦又無按名雖考課徒具虛文請自後京官考滿自五
品以下者不候九年通理如三六年給由無論官職崇
卑所註考語送部院覆考賢者則以備他日擢用不肖
者卽降出二二人以賢官邪其在外府州縣正官給由
免其赴京令撫按覈公具賢否以聞九年通考不在此
限如撫按優容正官而以僻者塞責或受無可否曲爲
掩護者仍聽部院科道恭從之

四十二年更定邊方督撫官考績之例分都三年考滿陞
國朝典彙卷四十八 給由考滿 七

侍郎俱如舊其陞歷在常數之外者如金都陞子副都
給二品服俸詔命止許行之極邊仍候臨期奏處其山
西保定陝西近邊之地不得榮給或雖係極邊而任內
功次亦不得給以上考滿應與恩典雖曾以別項軍功
蒙恩相等亦准重加若三年之內帶有別俸通理者必
邊俸居三分之二方得照例題請時巡撫山西金都御
史楊宗氣考滿吏部擬陞副都而不及陞子因請稍更
舊法使邊臣不得援特恩以爲例從之

隆慶二年給事中維遵劾雲南巡撫曹三賜給由不候積
期先一月發疏詔致仕

吏部言今甲百官考滿俱計歷俸其京官以命下日爲始
者謂其身未出京原無曠日云爾若乃自內而外如部
寺之爲督撫自外而內如督撫之同部院自此而彼如
某處督撫陞調某處督撫雖係京官實未歷俸遂亦藉
口命下陞陞考滿非惟以無爲有事屬狀間亦且遷延
桑梓曠廢職業此後如前數者宜俱以抵任視事之日
爲始已陞候代者猶在地方得准實歷已滿任者勿論
上然之令查議公差陞授官員給由事例

國朝典彙卷四十八 給由考滿 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十八

久任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改戶部尚書楊靖於刑部部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

宣德四年六月 上御奉天門諭吏部刑部都察院曰文

官久任有政蹟者給諡勅以示獎勵勸懲有違則人勉於善而恥於不善爾等其循舊例但受諡勅之後有犯

國朝典彙卷四十九 久任

職者追奪未授而犯者勿給

陝西華昌知府孫豐昌黎知縣楊傳俱九年考滿耆老乞留 命各加俸二級役任

正德十年四月戶科給事中黃重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

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住不常夫久於其職賢者可以責成功不肖者難以掩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

事程功况舊者去而新者代迭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奸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報

十六年吏部左侍郎羅欽順上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

之意大意謂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

嘉靖五年吏部奏請行久任法凡府州縣官治績卓異者名撫按以聞令其加俸管事俟九年滿不次陞遷報可

二十八年正月直隸巡按御史陳其學奏滑運河道二臣皆國計所係非久任無以底績前年秋冬間胡松推河

道韓士英推漕運去年春初士英始准任不踰年陞南京戶部尚書仍以松代松至淮亦不踰月陞戶部右侍郎彼此更代視如傳令宜行久任以專責成待其年資

積深勞勩茂著然後不次擢用庶於國計有裨報可

國朝典彙卷四十九 久任

三十年給事中張承憲奏邇者超擢轉遷太速以致政務驟亂百姓受弊請自今遇有盡心職守效勞著聞者二

三年開第宜加秩增俸俟其資深功懋特爲破格超遷仍須推補之初擇才品相應而資歷稍淺者充之庶得

安心効職異日可以久任責成都覆如議

三十一年正月詔更定邊方久任陞除陞調例巡撫會都三年滿陞副都給諡命廢一子副都三年滿陞侍郎恩

廢亦如之其以侍郎等官總督者三年侍郎陞右都右都陞尚書量加官保俱留在地方必六年以上始得內轉方面知府三年有陞二級酌減者陞一級比之腹裏

俱量減年資而不易其地府州縣官令米人止選二年
歲貢三年援例監生六年者比願就教遠方例赴部選
補有治效者一體久任超擢其才力不及官原任邊官
降調者量於地內降級差處如布政則降參政運使則
降運同餘依此例不必更擬邊方
四十五年五月吏部覆給事中張士絕未請行久任之法
郡縣非三年考滿者不得推陞行取甘撫考滿仍加秩
兩任不得一概序遷從之

國朝典彙卷四十九久任

三

歷文臣漸任之久者李善長質掌中書省十年爲太師
二十三年蹇義在吏部胡濙在禮部楊榮在內閣俱三
十餘年黃福爲尚書四十年而在安南十九年楊士奇
在內閣四十三年中間輔東官十八年爲首揆二十年
夏原吉郭資在戶部金幼孜在內閣俱二十五年彭時
萬安劉健嚴嵩在內閣俱二十年商輅兩任及劉吉李
東陽俱十八年徐階十七年張居正十六年楊漣陳瓚
高穀李賢徐溥楊廷和梁儲李本申時行在內閣俱十
餘年王直王翔尹旻在吏部俱十餘年王驥馬文升許
謂爲尚書俱二十餘年

國朝典彙卷四十九久任

四

巡撫之久無過於謙周忱于十八年周二十一年廖
邦知府處選任二十五年再以九年滿加從二品服色
俸級陝西寧州知州劉綱任三十三年三以九年滿本
加至從二品服色俸級兵科給事中傅安以洪武二十
八年使西域留滯者十二年永樂五年始歸十四年封
別失別里納里失罕爲王見弼北虜留滯者復九年宣
德元年始歸給勅命賜老而已前後爲給事中三十二
年開禧二十一年自首生還去蘇卿不遠也

附赴任違限

成化五年吏部尚書姚夔言舊例選授外官隨即領憑赴任近多潛住京城揭借財物置辦衣裝娶妻買妾枉道回家自今限五日起科黃字領憑有是過十月不辭朝出城者送法司治罪有已出城復入潛住者降用違憑一年以上者革職爲民

十五年十一月廣西按察使張福朝觀後歸家久不赴任爲巡按御史所劾上曰按察使之職所以司一方風紀常以身率先勤慎其下猶有不事者况以怠慢導之乎張福以朝觀至京馳函之典非不親見不以自懲乃國朝典彙卷四十九赴任違限

復歸家眷聽私事久不赴事所謂荒廢職務誠如御史所論其令致仕勿復用

正德二年三月劉瑾矯誣京官養病三年不赴部者章爲民未久者嚴限赴京聽選

嘉靖三年江西布政陳洪謬言有司玩愒不遵例限宜治其罪吏部覆議請盡按諸違玩者半年以上送部別用一年以上罷職爲民其諸考滿公差復任者皆如令二十五年廣西左布政劉可以給由久不赴部違限將二年爲御史陳朱慶所論下原籍驗狀以疾聞詔賈其罪令致仕

二十七年吏部尚書聞淵奏部陳言七事一重差違謂在京官員升辦事進士往往私營便差枉道回籍宜嚴加禁約詔俱允行仍以差違將各差官員有無違限及不係應差而營求者分別奏聞既而吏部查奏各差官員共七十人其不當差而借差者禮部員外徐鉉鴻臚寺通事吳一鸞等二十四人自有職業而營求差違者尚寶司卿汪宗觀等七人雖當差而違限者戶部司務局戴漏刻博士廖文政等三十一人差已竣事而日久未回任者兵部主事唐穆等三人職入上以文政違限最久與一鸞聽爲民徐鉉等降調外任宗觀等調別衙門用周載張敦仁居穆等并曾子弘俱下法司違問各部違例差違司官奪俸一月堂官免究

國朝典彙卷四十九赴任違限

二

二十九年新陞兵部侍郎孫豹請開陳謝上令吏部查各赴任及期方許視事特向書翁萬達亦以奉情召至因違限日久具疏自明上曰萬達背君欺慢本當違問令係守制姑奪職聽別用三十三年十月下陝西參議呂時中副使謝淮巡按御史提問奪巡按御史吉澄俸一月以時中准進表遞任違限澄以道病爲之回護故也吏部因言張因多事自後邊方官違限者不問時日遠近一體擬罪報可

十一月應天府尹應永通陞任至京吏部劾其赴任違限請罰治得旨近年陞官肆意回籍贖職屢奉永通姑降二級調外任用今後兩京大臣凡到任遲延者從實參究永通降河南副使

三十四年二月福建僑倭都指揮張輝受命年餘始赴任延撫王忬劾其畏避詔據輝至京開職爲民

吏部奏京官給假者例不作缺回籍兩月回任但還填營葬與送親送子者不同若任其遷延贖職殊非政體宜如京官養病例勘明准放員缺銓補待事畢原籍官司具實起送赴部如遇逾三年之外者照例革職從之

國朝典彙卷四十九 赴任違限 三

閏十一月山東左布政孫應奎請寬屬官赴任違限之罪吏部駁其言非是詔奪應奎俸三月

三十九年九月湖廣布政使各嶠陞撫治郢陽都御史聞報乃由應城出境迂五千餘里抵其家又遷延月餘始行爲給事中何達所劾部覆略違慢不散失人臣禮宜罷職上特命逮下錦衣衛鞠之尋職爲民

四十一年九月陝西參議姚九功以迂道請督撫官到任違限爲御史董觀所劾詔以九功付覈問今後諸司有以參謁爲事勞民妨政者各撫按官以名聞

十一月詔申明內外官給憑到任舊例在南京者發南京

吏部在各省者發各巡按御史轉給其方向官信送兵部違發不得聽人告領私相貿易以致號延

四十五年二月戶部主事王嘉言韓瑯承委監兌年餘尚未至水次尚書高耀劾其怠玩贖職因發言管銀庫時受商人賄賂擅發金價三千詔嘉言奪職開住瑯降調外任

隆慶元年詔自今公差官各依限赴京若違限日久當送問者如例送問其未及送問者停俸在差遲遲者必以抵任之日積停三年方准考滿其各府縣官卽陞行取亦以歷俸久近爲差必論其選之前後從吏部奏也

國朝典彙卷四十九 赴任違限 四

吏科都給事中元懋劾奏南禮部郎中蔡茂春違未面家八月趙州知州張求可以知府降補十有七月不之任仍指摘茂春素行不恰狀請並加黜罰因言自後兩京官赴任還任者違限與否所司按季核報各省陞調官量加水程以省告改憑限之授吏部覆茂春開任來可改仕他皆如憑言報可

按問刑條例在外赴任官員逾期違限除水程遞限外

河南山東陝西南北直隸違限兩個月之上浙江江西

湖廣福建違限三個月之上雲貴四川兩廣違限四個月

月之上應提問者提問處奏奉者奉請提問仍將問

過緣由繳吏部查考中間若果有患病三個月之上不

愈者許官所在官司具奏行勘明白方免提問所在官

司朦朧出給患帖結狀事發一體參提究問有贓者以

枉法科斷若違限一年之上起送赴部革職爲民其布

按二司餘追慶賀表箋并給由官員假任違限者一體
參問

國朝典彙卷四十九 赴任違限

五

國朝典彙卷五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目濫官賞

洪武十三年八月 上諭禮部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

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

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

宗黜權萬紀李仁餐而賞魏殺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

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慕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

國朝典彙卷五十

目濫官賞

十

罰未嘗取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

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天順四年二月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各查究 上

召輔臣李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人心賢對曰若查究

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不能自安欲自猶豫不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

冒陞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吏

過俸米者賢曰不可下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

八年給事中李森羅言名爵者天下之公器近乃有無單

功而陞侯伯都督者有無才能而陞大臣重任者有

琴棋給巧而陞文職者有四醫卜技能而陞軍職者四祿日輕廉祿日費請今後陞候伯都督者必考其有何軍功大臣重任者必察其有何才德至於各處方面既公同推舉有不當者許科道指實糾劾治以重罪如此則爵祿日重而廉祿不費矣

成化八年七月修隆善寺畢工命陞工匠張定住等二十人爲文思院副使爲碑官爲尚寶少卿給事中王誥等言頻年星妖示見江海泛濫戎災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兩寇傷稼夷狄侵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日甚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朝典彙卷五十

一 廣濶官賞

二

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彼西征北伐捐軀殞命之人將何以酬之伏望斷自宸衷追嚴前令不允

二十一年三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上言洪武永樂間官有定員朝無倖位是以賢能在職食之者寡近年以來無功而陞無能而進者日多一日他如工藝之人遁迹之徒邪術之輩各尋頭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滿朝市實是虛糜廩祿虧損名器非所以勵賢能而勸有功也乞今後文職非由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勿授武職非有軍功者勿陞其已陞除額外文職悉令記名

國家待有闕之日雖吏部察其可用者取用停黜卜匠藝出身者悉令各執本藝每月止支米一石其餘俸錢皂隸俱各革去其軍職非有軍功而陞領衣衛者俱改調在京各衛帶俸止食原俸原無俸者每月亦止與米一石餘俸俱各革去悉令差操俱不許管軍管事兩京一倘若在成化十一年以前陞用及貴戚之家循例而陞者悉令照舊其在京考滿該陞官員內樂舞生出身者止於太常寺官天文生出身者止於欽天監醫生出身者止於太醫院匠人出身者止於工部所屬文思院營繕所等官叙用俱不可授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

國朝典彙卷五十

月濫官賞

三

理寺等衙門堂上官庶不虛費錢糧混亂名器正德元年三月給事中安奎言尚書馬文升澄明詔裁革冗濫七百餘員今太監王瑞題稱背泉缺人誤索選用又將章去李鼎等六名通令送考雖該部堅執再三而陛下終未俞允且中間如雙線匠之類亦得得官其於竊下養中郎將燭羊頭關內侯何殊使李鼎等奸計得行後即爲例不知陛下何以處之宜聽文升所執若隱其奸計則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伸抑非國家之利事乃繁

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工部匠作官郭文英積勞陞至工部

右侍郎歷其子爲文思院副使至是以廟工加恩再陞
俸級因上疏辭俸乞陞膳其子得旨俸級不准辭伊子
准授序班鴻臚寺辦事於是給事中張元冲劾奏文英
徒以羅鼎斧斤奔走冬官之府既帶俸竊衙叨恩膳叙
乃復冒濇求改此於國體名器所關不少宜明諭懲戒
使知安分圖報 上不悅曰名器不可不重工役亦須
得人文英一人何至遽壞體例再論者斥

隆慶元年先是匠役徐某以營建官殿目叨冬卿之銜而

一聘工役爲太僕苑馬少卿者二人爲布政司參議郎
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名器輕濫已極

國朝典彙卷五十

官制官賞

四

上心惡之至是因太監李芳言下吏部議革

六年司禮太監孟冲奏稱六科廡寫字官匠呂大章等八

十六人 上許之工部言先年太監麻祥會同各監局

清查虛冒已有定數行之未久途復增加非所以信法

守且聞各監局紛紛之端乞嚴其奏不允

以朝典彙卷五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十八

請乞得陞

正德元年致坊司部舞劉安等請給勅命 上謂吏部尚

書塞我曰舊典如何對曰無之曰朕與卿等宜恪遵成

憲舊典無不可與

正統十年八月錦衣衛投尉王子進等十二人奏臣等俱

蒙選於御馬監松馬年湮乞照例投職 上曰此輩希

國朝典彙卷五十一

請乞得陞

一

求陞用兵部遣人押往大同備邊將有功陞用之

十二年閏四月順天府帶俸經歷張忠自以修城有勞乞

陞官 上曰陞賞出自朝廷豈臣下可干耶命收忠治

之既而法司論闕杖還職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得旨陞南禮部侍郎倪謙爲尚書侍

讀學士錢溥爲南吏部侍郎祭酒周洪謨爲禮部侍郎

仍掌監事

十六年二月千戶張璉以貨石求進鎮撫司 上命太監

懷恩傳旨用張璉於鎮撫懷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武

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璉科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朕懷

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太監章昌傳之
懷恩曰館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將余子俊爲兵
部尚書懷恩諷之曰第悅泰吾爲汝從中贊之子俊謝
不敢懷恩曰吾固知外庭之無人也子俊竟題張連掌
鎮撫司

十九年九月太監章昌傳旨部州府巡檢劉章陞錦衣衛
鎮撫章仁智殿辦事儒士湯圭陞鴻臚序班着文華殿
辦事士林苑監錄事邵義陞蘇州府通判管事江南巡
撫王恕上言臣查得蘇州府原設通判三員一員協管
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農并見任無缺今又陞邵義
國朝典彙卷五十一 六 請乞傳牌

是爲完員官冗則事不歸一而民擾矣邵義原任錄事
正九品也依例該陞正八品今陞通判乃正六品無乃
有壞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而奔競之風起矣且邵
義不出吏部銓選而傳奉聖旨陞授是官則舉情不能
無疑二三年前傳奉聖旨或陞一司務或陞一序班或
陞一匠官或陞一千百戶鎮撫方是時議者皆以爲開
此路徑後將難止今工部所屬額外匠官將及千員各
衙門司務序班千百戶鎮撫等官難以數計不無耗國
用損民力而輕名器今又傳奉 聖旨陞除在外府縣
官臣備員是歷久處於外頗知民間疾苦若再不旨將

恐奔競之徒遞相效尤各尋徑路不數年間盡擢天下
之要地特寵妄爲正路慕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
益非田里之民日益困而天下之事日益壞矣豈特耗
國用損民力輕名器而已哉乞勅令該部仍將邵義止
陞資格陞授內外官員有缺悉從吏部推舉請旨點用
俱不必傳奉其千百戶鎮撫非有軍功不許陞陞如此
則奔競自息賢能在職羣情安天下治矣

十月太監李榮傳陞僧繼曉爲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二月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帝王所
以舉賢羣臣制取四海者也我 祖宗列聖法古爲治
國朝典彙卷五十一 六 請乞傳陞

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
之路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資緣而
進名器之濫一至於此伏觀 英廟復辟之初懲累泰
間倖用者多率皆罷黜 皇上臨取之日察天順初冒
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談伏乞
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獎錫御史張璠等亦言比年
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官有
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
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以警其後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遂罷傳奉官

二十二年十一月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

二十三年御馬太監張敏卒其姪太常寺丞張苗遂領資上獻乞侍郎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之佐不可授南京正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竟得南通政使十二月先是都御史鄭時論太監梁芳被誦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頗嚴芳所爲至是無雪百禮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令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未除官不論有無勅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即日詔吏部降四人驢九人下六人於獄其下獄者皆逃自軍四者國朝典彙卷五十一
請乞傳歷
四

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

弘治元年正月吏部尚書王恕言陛下初登寶位進述刺麻番僧法王赫子國師尊罷傳奉兗貝進回蓋實庄田燒衣等項中外誦之令未久而陛一起內官人數頗多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可不慎與不報二年王恕復言掌太常寺尚書劉冕等題稱本寺缺官候祀要將徐啓壽仍復司樂王福廣等食糧候差祭祀先因內外奔競無恥之徒貪竊梁芳等傳陞京職日積月累送至千數百員實耗錢糧不可勝紀互相支結以邪劫正又不可言三年來名器大壞物議不平惟陛下

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朝野爲之改觀人心無不痛快迄今一年有餘事體方定奔競稍息今劉冕却要將徐啓壽等復職食糧是爲傳陞官員立赤幟也若復用一人則數千百人皆相率而來豈餘煩擾所言難准且致恭恭錄涉瀆歷代帝王俱遣樂舞生行禮若謂祭祀官少不敷差遣照例差樂舞生行禮亦無不可何必開已閉之侍門引既退之小人非惟起此弊端抑亦放違詔旨俱令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傳陞降革再求選用者之戒

四年二月吏部侍郎彭韶言比多有無功之人資緣請請國朝典彙卷五十一
請乞傳歷
五

授以千百戶等官甚至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不特武職文職亦有之或以修城微勞而陞匠官或以傳未罷革而遷良醫又有中書考滿超陞三級者伏望陛下重視名器愛惜廉嚴加杜絕補與越正庶幾少救其弊上曰爵位名器國家所重誠不宜太濫今爾所言朕已知之矣

五年傳陞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水司參議七年十月吏部尚書耿裕力言舊緣傳奉貶謫者不可復以開侍門下所司知之八年二月內旨起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復職大學士徐

溥等言華係傳奉官禮部奏行事垂謬致仕況年已老今忽傳復職未免驚駭衆聽若以員國公葬地有勞量與賞賜爲宜況本監見有監正吳吳掌印似難設兩正官臣等不敢阿從事遂駁

十五年正月內旨傳盧龍衛指揮使胡震分守通州御史劉玉言 陛下卽位之初革傳奉以清仕途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堅等以傳奉列文階金琦等以傳奉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乞備倭登州今則胡震又以之分守通州矣且王寧賁祿之初兵部科道猶各盡言爭之會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國朝典彙卷五十一 請乞傳陞 六

爭者遂不復爭可見聖志稍移將諱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不報
吏部尚書馬文升言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於今日請因災汰罷 上從之

十七年三月宣大缺總兵李傑求近戍千 上欲得傳奉之 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入題請 上命可禮監與兵部說知李榮對曰有旨傳奉尚書劉大夏且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 上一日奉天門蚤朝罷獨召大夏授一帖于殿

視乃朱書李傑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 上觀下六部推舉只以當堪任者以聞如傑才望非帥臣還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 上徑從內批出用李傑其人到未久被劾取回他日大夏獨對 上乃日向用李傑蓋不得已今改事朕悔不用卿所舉之人也
十八年十二月故太監汪直義男汪鏜乞錦衣衛鎮撫帶俸守堡給事中潘希曾言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官之祿不報

正德二年六月劉瑾傳旨陞文華殿書辦等官張駿等由國朝典彙卷五十一 請乞傳陞 七

光祿卿陞禮部尚書周惠壽由尚寶丞陞光祿卿楊立由大理評事陞太僕卿高岱全奉由評事陞鴻臚少卿華英由鴻臚丞陞光祿少卿朱天麟由中書舍人陞太常丞高榮由舍人陞尚寶丞王果等十一人由序班陞中書舍人黃璽等三人由書辦官陞序班先是通鑑纂要成瑾欲裁抑纂修官以賸寫不謹得譴命令監陶鏡提督殿等改賸至是賸畢進呈乃皆起進官秩裝潢匠役賈瑄等七人亦陞文思院副使若張輝之陞光祿少卿衛士姚繼之校序班又不與賸寫者也

十六年六月裁革僧錄司左善世文明等一百八十二員

道錄司真人高士柏尚寬等左正一開德安等七十七員教坊司俳優鑾等官蘇祥等一百六員皆傳乞陞授者

嘉靖元年初陝西總兵馬昂以事華任結太監張忠覷復用其姪已嫁指揮畢未有振矣因忠獻於武宗於是分守陽和太監許全率昂弟吳及泉吳至家奪取進之昂大被寵幸傳陞右都督近侍皆呼爲馬舅吳兄弟並召入朝賜蟒衣昂又進其美妾杜氏吳傳陞都指揮儀真守備復買美女四人進豹房謝恩上卽位命出諸女還其家捕治吳等至是法司奏吳罪得旨免死發國朝典彙卷五十一 請乞傳陞 本

廣西南丹衛克軍

三年御用太監刀永澄饒等以織造上用大祀袞冕袍服皮弁等成爲各匠陸宜張鴻等五十二人乞恩陞職科臣參駁以爲不可下工部議旨匠以藝食於官織造其分耳安得濫覲恩澤且陳乞之弊新詔職革誠念其勞量賜金帛足矣詔授皮作局副使者二十五人餘悉賞銀二兩絹二疋

錦衣百戶俞賢太監俞恭義子傳陞管事兵科參論謂事宜裁革兵部覆奏祖宗舊制武職以授軍功管事必由推選至於資緣乞陞朋李廟之禁例而查革冒濫

又陛下登極之明詔也今俞賢等無公家之勞又非太監子姪遽以錦衣管事之銜而加之僕隸厮養之輩輕襲名器紊亂典章誠如科臣所言者亟行裁革以杜陳乞之端得報有旨

司禮監傳旨鴻臚寺丞郝宗潤光祿寺丞吏部執奏傳陞

弊政明詔所懲案敘選宜給由銓部得旨允行

八年六月御史傳鷟言頃者簡用太僕寺卿旨但云有監者用恐非所以揚休命杜欺罔也仍乞揭姓名職銜以示慎重上曰御史言亦是但推用官員皆由朕親點

與揭名無異若文武大臣必待揭名

國朝典彙卷五十一 請乞傳陞

九

國朝典彙卷五十二

都察院右會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少傅兼太子太傅學部尚書臣薛鳳翔 訂正

吏部 十九

宗人府

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秩正一品

二十二年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設宗人令左右宗正左

右宗人掌 皇九族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書宗室子

女嫡庶名封生卒婚嫁諡葬之事凡宗室有所陳請卽

爲 上聞聽 天子命

國朝典彙卷五十二 宗人府

以秦王爲宗人令 按宗人府初以親王領之比建都北

京以永春侯王寧洪熙宣德武定侯郭鉉署事正統三

年始建府如南京西寧侯宋瑛嘉靖中京山侯崔元署

事寧瑛元皆駙馬都尉炫 仁廟貴妃弟

宣德五年四月玉牒成少傅楊士奇楊榮以進 上覽之

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之盛

皆由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所所

自貴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封曰周自后稷以來

世稱忠厚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家世

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如遠宗帝堯明峻綿以親

九族則將來盛福當遇有唐 上然之命賜宴文華殿

天順二年閏二月勅宗人府曰朕惟玉牒所以紀載宗支

乃朝廷重事經年久遠未必增修爾宗人府卽會同禮

部查照各王府自正統六年以後凡有薨逝襲封及男

女新生凶故等項逐一明白開寫中間如有未備仍行

各王府取勘回報以便續修

嘉靖二十四年題奏玉牒總圖做古史世表之法以橫格

分代數列書其名氏而各派所出之子孫則遞書於各

派之下仍餘下方以俟續書其圖以 帝系爲統有雖

係長 而在藩封及國初進封爲王者俱不以加於

國朝典彙卷五十二 宗人府

帝系之圖有長出而旁追 封號者惟冊內載之不以

列於圖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二十

都察院

吳元年置御史臺以湯和鄧愈爲左右御史大夫劉基章
濬爲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書侍御史安慶爲
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爲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爲監察御
史 上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
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
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一

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
自治則人有所矚仰毋徒據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
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
不吐柔亦不茹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

洪武元年八月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十二月以楊憲汪廣洋爲御史中丞憲尋出秦山西廣洋

秦陝西

二年五月御史中丞章溢卒年五十六溢浙龍泉人弱冠
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寇亂日起
知不可爲乃退處匡山遁入閩中 上遣使徵之與劉

基葉琛宋濂同至建康入見授營田僉事歷拜御史中
丞尋兼太子贊善溢雖儒者而失諫宜力不在諸將之
後 上甚倚之居官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曰
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還而不犯
豈直特博擊爲哉至是卒 上悲悼特甚親撰文遣官
卹其家祭之

三年九月以周楨爲御史中丞 江寧人

十一月復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尋致仕

四年正月御史臺進擬憲綱凡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頒
給羣臣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十一

閏三月以陳宰爲御史中丞 茶陵人 初名亮

六年七月以陳宰爲右御史大夫商嵩爲御史中丞

七年四月以汪廣洋爲左御史大夫

十年九月以陳宰丁玉爲左右御史大夫

十二年二月以涂節爲御史中丞 建寧人

九月以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使安然爲右御史

大夫四川參政秦中爲御史中丞 登州人

十三年正月陳宰罪誅宰先爲浙江按察司無正行臬隸

小毛赴京訟之 上提取自問伏罪 上曰此獸行豈
讀書人所爲下應天府獄年終押至聚寶山臨決 上

生止上令百官地生數其罪而有之除太倉市舶提舉
上曰若盜我船貨即時處死後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
爲黨死於極刑

五月賜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

十四年十月置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正七品以秀

才李原明詹徽等爲之設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

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監察御史正

九品其文移則都察院故牒各道監察御史監察御史

呈都察院

徽見史部原明各奏不載

六月以詹徽茹太素試左右僉都御史

大素澤州人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入都察院

主

十六年八月諭詹徽等令御史及按察司經歷郡縣凡官

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病悉宜究心

十月降茹太素爲翰林檢討

十七年正月更定都察院官制

詳官制都御史職掌風紀副僉

都御史爲之貳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朝政

則劾凡百官擅竄貪冒則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

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聞挺身自拔則劾以憲綱

督監察御史凡監察御史出巡復命嚴其稱職不稱聞

上凡考察內外百官會於吏部選用風憲亦如之凡獻

罪囚鞫大獄會於外朝或京畿道凡有冤抑與雪理凡

制訊因使會刑部大理寺凡畿省死刑調平之奏上以
詹徽爲左都御史

八月以通經儒士陳玄爲右僉都御史

九月以懷慶府通判戴莊湖濟都司副斷事高翼靜寧州

判官元善俱爲右僉都御史

二十一年正月以御史梁漢爲右副都御史漢精獄平恕

人有德漢者過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

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固拒不受有廉得其事以聞者

故陞用之

二十四年以戴瑄爲左僉都御史瑄海陽人以薦辟授南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入都察院

四

豐令有德政至是建言九事

上覽之大喜曰瑄言甚

合時務通達事變大有關於政體溫旨褒嘉召拜中臺

十二月以袁泰爲右都御史

二十五年七月吏部尚書兼掌院事詹徽解院務以食事

解徽尋以觀察張景德張希仁並署

八月右都御史袁泰卒泰萬全人洪武四年進士授鄆縣

丞累官右都御史處心廉直執法不移理枉伸冤祛除

民害一時良善獲安奸邪不得肆志

三十六年六月復以贊善梁漢爲右僉都御史漢原武人

洪武十七年以秀才舉至京獻烏鵲論

上喜之擢司

經局正字未幾出知會稽縣以事繁浙江按察司獄久
不決會按察使陶晨在京 上知漢無罪獄爲晨所淹
命械晨還釋漢與晨來至即拜監察御史延按廣西奏
陝西民病數事具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
利社稷者專之臣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
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放大臣擅權之漸 上嘉
其言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尋陞右副都御史時
廣輿爲左都御史議論數不合每面折輒輟而之奏遣
按事蘇松還朝以失職爲御史桂清所劾左遷刑部侍郎
郎未幾署吏部改禮部 上以漢年老命歸田里漢叩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五

頭曰臣願生居京都死葬京土 上許之命居于私第
歲餘起爲左贊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御史尋致仕還
河南陞辭 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漢對曰先是詹
樸在臣有後憂令樸伏誅臣無憂故敢歸爾漢頗長于
政事然出言不檢人亦以此少之

二十七年九月以曹銘爲右都御史 會寧人乙丑進士

二十八年正月以吳斌王平爲左右都御史 斌霍丘人監生平新繁人八才

二十九年以來恭爲都御史尋降侍郎

以御史辛彥博爲左僉都御史尋改少詹事明年復除右
僉都御史永樂初降御史未幾陞按察使復降御史又

陞參議至布政辛彥博汾州人爲人坦夷厚直至臨事
低佞無所避所至咸著顯績

三十年正月命監察御史劉光祚清司中署左僉都御史
刑部主事鄧文鑑署右僉都御史 文鑑一作欽
四月以楊增嚴震直爲左右都御史

七月嚴震直以御史李斌賍事覺問罪不及其全家 上
怒治故出官吏罪初不及震直以身居黨端乃委罪所
屬再三叩頭請乃降官御史尋復拜工部尚書

楊增爲繁猷鄉人改狀草增歸浮詞擊登聞鼓爲御史所
劾賜死以御史張亨等同署院事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六

靖山陽人乙丑進士資性明敏有識生平自負忠赤東
書入京不十年位崇台輔以布衣奉使海外發額數倍
則其才可知卒年三十八

三十一年四月以景清爲左都御史 清山人

十二月以景清爲左都御史韓宜可爲左副都御史程本
立爲左僉都御史

宜可山陰人國初以貢授本縣學諭尋拜御史一日陳
寧胡惟庸漆節侍坐 上從容與語宜可直前長跪出
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如忠奸依似直權至臺端擅作
威福乞斬首以謝天下 上怒曰快口御史排陷大臣

卒歸衣衾監問尋出爲陝西僉事十三年來朝 上以
沒官男女賜諸司爲奴僕宜可不受後坐事將辟忽嘗
火邊殿 上驚曰得非枉此人乎當乃息宜可獲免隨
封上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罷歸尋召爲山西布政又
以事安置雲南因檢討陳性善薦再起雲南參政還副
都御史在臺以勤奸顧忠爲已任百寮懷懼不敢犯未
幾卒於官宜可雖以文學名然明習法令世稱老吏云
建文元年十二月以泰府長史茅大芳爲左副都御史
二年二月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革十二道置察院詔曰頃
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就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今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七

賴宗廟神靈斷獄頗備其吏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
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宜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
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改都御史景清爲御史大
夫練安爲右御史大夫 詳諸雜案

改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御史大夫宴於新署監察御史衣
人一襲

四年七月以陳瑛爲副都御史 黔州人

永樂元年復都察院以陳瑛爲左都御史史仲成右僉都

御史

四月右副都御史王信伏誅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

院違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免於 上上曰法司鞠獄
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王信與臣言 上命
錦衣衛鞠之有實狀特命誅之

二年九月以吳中並任左都御史 武城人

七年六月陳瑛劾兵部主事李貞受皇親燕轉等四人銀

四兩 監國令逮治貞妻擊登聞鼓言御史傳言令以

首飾爲夫納賍夫實無受賍亦無首飾可納 監國令

出貞詢之則貞與皇親三人榜掠死矣燕轉不勝苦亦

且死乃命吏部尚書蹇義等詣大臣於詹事府遠原問

御史袁綱單珩鞫之則綱等索皇親之銀挾李貞不時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八

得啣之因誣貞且煅煉成獄至死乃繫綱珩并令義等

奏陳瑛等於行在 上還京下綱珩獄抵死

九年三月陳瑛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初瑛有寵意羅繼

達迎凡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實贊之既而給事中耿

通等劾其誣陷李貞中凡劾于春劾其方命廢事 皇

太子皆宥之至是上聞遂下獄死

復以工部尚書吳中爲左都御史

十一年吳中復改工部以副都御史李慶賢院事

十三年六月以劉觀爲左都御史 臨晉人

十八年十二月以王彭爲右都御史 鄆州人

二十二年十月以向實爲左都御史明年改南

十二月以杜智爲南京都御史

兼湖人文學

通賢人乙

洪熙元年以李素爲右副都御史素平谷人永樂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外實簡靜不炫風跡歷陞湖廣參政在楚寂人行守廉介楚人多宜之至是召用明年以事調福建按察使秩滿致仕

宣德元年上勅王彰曰朕爲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比者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經耳目所及軍民利病豈無可言而浪爲不聞豈朕之望哉爾國之大臣實總憲紀可自良樞抵南京巡撫軍民一切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本

休戚具以實聞毋有所隱庶副朕憂元元之意

三年上召楊榮楊士奇謂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今之貪者孰爲甚榮以都御史劉觀對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寮憲長如此則諸寮皆效之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誰可宰憲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嘗爲京兆尹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彼劉觀者成何人哉七月命治觀罪以佐爲右副都御史與豐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寮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

李國何賴馬爾佐廉正簡在惡心特昇斯任其

竭誠盡力恪恭風采毋懈勤勞彈劾懲惡毋避權要毋

枉良善毋縱奸宄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

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恥及冒犯贓罪者送

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

選不得濫授欽哉佐遂考嚴御史貪淫不律贓賄等二

十八論吏遠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

馮斌等三人爲民後贖入京造詞脅人佐又劾贖賒

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贖西市陞佐右都御史

授福建按察使邵玘爲南京右副都御史范蘭籍人永樂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十

丙戌進士時南京諸司微弛御史尤多貪縱效尤成風

贓穢狼籍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

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憲臺爲之一清

八月南京右都御史致仕向寶卒寶江西進賢人洪武乙

丑進士副歷仕途清譽著稱累官都御史兼詹事上

卽位條陳八事言論剴切有裨治道歷官四十餘年卒

之日家具蕭然

四年三月以熊概爲南京右都御史

七月劉觀有罪徙遼東時御史連章劾觀父子上大怒

連觀父子俱至命左右以彈章示之觀自陳歷事一太

祖 太宗 仁宗累官至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二俸
並支皇上嗣孫實位常加賜養臣日夜孜孜思圖補報
今顧佐搜求臣罪主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
妄指臣受賄等罪伏望皇上憐憫察情明辨庶免冤枉
上曰臣下密察觀罪者非一人朕以舊臣未忍罪之今
尚欲支過耶遂出臣下密察示觀蓋言其前後賢欲得
白金數千子輒有制諸道驛驛私減公皆明者實跡觀不
能隱乃引伏法司謀親所犯皆枉法於律應斬輒應流
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與子輒
及其黨御史嚴暉李綸郎中許性等皆戍遼東

關朝典卷五十三 都察院

十一

初 上召楊榮士奇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處重非
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顯任顧姑屈
法以全其生 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替爲過吏榮
曰辱之過甚與死等耳 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
榮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有司發遼東
上因言者言近來風憲多懷顧忌少有敢言請降勅勉勵
以開言路因謂顧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諸司官員及百
工技藝之人皆許言事況風憲官職當言路朕所倚信
豈可有所顧忌宜以其職喻之若當言不言以失職論
顧仿自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章吏卒凜然吏有遺

撻者指撻其過謂受卑賄賂放歸悉具姓名以訴 上
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準佐廉平對曰所訴事誠有非
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餼咸資于卑不
得不遣半歸使僑所用卑亦樂得歸耕貧官卑兩便自
永樂以來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 仁宗皇帝知之所
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累如此因怒訴者曰
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
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
奇退 上命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卑歸耕使積
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

關朝典卷五十三 都察院

十五

自治之佐叩頭還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
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
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
理 上怒召楊榮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小人排
陷正人不可不治命法司鞠之實于戶藏清殺一家無
罪三人當或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
行事立命錄清干示
五年南京副都御史吳訥請老許之訥常熟人爲學好古
兼善醫術永樂末舉醫士至南京疏懇辭將太子監國
知訥命教大臣下第于禮部洪熙元年除御史歷南院

金副都御史敬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
嘗巡按浙江以扶綱紀在臺十餘年剖介有爲憲度振
舉既引年家居益留心性理之學年八十六卒諡文恪

八年閏八月顧佐以疾致仕以熊概掌院事

九年十月右都御史熊概辛概豐城人初昌胡姓永樂辛
卯進士擢御史歷陞大理卿奉命治水蘓杭諸處所至
恩威並行禮賢興學以治行稱以南院召掌院事在官
不以仕優而廢學爲詩文豪偉健麗似其爲人

十年正月復以顧佐爲右都御史明年致仕

勅諭都察院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紀綱之任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十四

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皆所當言科舉邪惡伸理冤抑
皆所當務比之庶官所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
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逞小才
以張威福或搜細過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
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
今監察御史有賦性失職者及都察院及各道御史
糾舉黜退按察司官有賍濫及不稱職者令按察使及
其同僚糾舉黜退仍令吏部今後初仕者不許餘除風
憲凡監察御史有闕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舉發
覺開具實行聞奏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

賍濫及不稱職舉者同罪

正統元年六月以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掌院
事智成寧人永樂丙戌進士性褊惡躁暴捷左右無虛
日或譴以暴怒爲戒乃作木方刊成暴怒三字懸目前
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違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
已悔之弗及也

二年六月會都御史魯穆卒穆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由
御史陞福建僉事理冤濫懲貪累擢蒙強直介孤立不
可予以私人目爲魯鐵面超拜僉都御史穆自幼舉動
異常見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十五

某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放絕殺色正詞
清心寡慾蒞政臨民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歷
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沒不能飲公卿咸至吊聘
始克襄事上遣禮部侍郎章敞諭祭給舟歸其喪
五年十月先是山西按察使徐永達劾奏巡按御史顏繼
酷刑擅杖軍職繼滴陳智帳永達未有以報因御史吳
昌衍孫睿續往還按令其搜求永達之過二人俱以永
達清正無所按劾智怒考昌衍不稱職又指摘睿微過
奏調用二人不服各奏智前情上察其實命昌衍復
職于是六科給事中劾智挾私害人作威凌下上命

吏部會官詳議以開尚書郭璉等貪言智器量褊淺操行刻薄不可以掌邦憲上曰都御史糾正百僚邪惡而智乃以私憾枉害良善以此忤諺尚何望其振綱紀肅惠度耶但念大臣姑屈法宥之罰俸三月俾自改悔若仍蹈前失必不貸也

六年六月以大理寺卿王文爲右都御史

八年四月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鑑掌院事未幾出鎮陝西十年十月復召還院以王文代鎮

十年以鄧容爲右副都御史榮南城人永樂辛丑進士與陳鑑同心肅度多所裨益恩賜北征髮統回鑾不報至國朝典彙卷五十三入都察院

十六

土木遇害廂右都御史謚襄敏官其子瑋爲評事

十一年九月右都御史顧佐卒贈少保謚端簡佐太康人建文元年進士授荏泥知縣拜御史陞山西副使再陞應天府尹收順天剛稜不撓貴戚豪勳飲戢以貴州有夷警收按察使獻陵素知其廉召爲通政使宣德初臣僚希縱御史多淫貪不法特權右副都御史命考覈御史晉右都御史在告復起正統二年考察去御史郭宗九載滿在吏部上爲原宗詰佐佐請老家居十餘年卒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懼以故竟擠之去佐且晚小惡外置立呵禁戶外官僚行道者輒引避入

內直證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群生

十二年遷南京副都御史周銓及御史范養楊永等下獄先是銓督南京糧儲時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責諸御史詰旦言日實不輟霖永等不能堪乃合疏銓平日不法事上之詔徵銓詣獄銓亦訴奏諸御史俱逮至未自而銓得心悸疾歿于是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背建義行重罪永念成獄中會師刑霖得減或出獄數日亦卒

十四年八月陳鑑出撫畿內十一月召還院

以俞士悅爲右都御史同陳鑑掌院事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入都察院

十七

昇泰元年七月召還撫陝西左都御史王文同院

以陳勉爲南京右都御史尋致仕勉寧都人永樂丙戌進士外和內剛通法律多吏能臨事敏捷無負其職

二年四月陳鑑出鎮陝西明年同院

十二月以張純爲南京右都御史

三年二月召提督遼東左都御史王翔掌院事

以軒輅爲南京右都御史

四年七月以蕭維禎羅通爲左都御史維禎陵人宣德庚戌進士五年三月以辛賈爲右都御史賈合州人正統壬戌進士擢給事中英宗北狩留虜庭也先來議和詔加禮部

有郎充正使奉迎再使往還備嘗艱險復辟後進右都御史巡撫湖廣入學院事風裁凜然天順末家居被謫還繫詞獄憲宗廉其無辜給還所沒家貨問任優游田里以山水文翰自娛至成化二十一年卒

七年三月致仕左都御史陳鑑卒鑑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爲御史陞按察副使權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鑑慈厚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尋移安徽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拔察使三文副使金澤入內臺在陝十餘年教與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委數程已召入爲右都御史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十人

與王文共事屢更代出鎮已而文當代鑑入陝御史爲文上疏言文風采匱內臺以耿九疇出代鑑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卒贈少保謚僖敏陝人尸祝焉天順元年二月改蕭維慎于南京召還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時石亨專權納賄文武大臣多出其門會都御史員缺有行賄權門者薦其名上知其不可問李賢可勝此任者且曰耿九疇何如賢曰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遂召用廷見上戒諭詩切深協輿論

以國子監學正林聰爲右會都御史聰于易儲有太子無

罪之說故陞之

五月耿九疇進五事崇廉耻以厲士氣清刑罰以召和氣勸農桑以厚民生節糧賞以簡軍士任臺憲以振綱紀因勅戒憲職乃進御史告曰朝廷望治于憲職至矣各宜深潔以副任使不然吾不汝貸泉貨諫息風紀肅清六月逮耿九疇下獄出爲江西布政使

九月召兩廣總督左都御史馬昂掌院事

漳州人

十二月以寇深爲左都御史深唐縣人監生視察剛忤自用不由科甲不喜進士考進士問刑者詬罵不已屢有撻辱遇監生則每溫言改容沮之其偏隘如此後次曹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十九

石之變贈少保謚壯愍

四年十一月以兵部尚書石琚爲南京左都御史

五年八月以大理卿李賓爲右都御史時寇深殘上以此職非輕須得其人六部共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慎居首上命李賢擇一人賢以居首者對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上復問李賢曰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召王翱等詢之皆曰可遂用之

八年七月以李秉爲左都御史

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

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會都御史明爲山東按察使上

謂李賢曰高明室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
京久弛縱明振紀綱勸諭諸介殘吏會澤兩極言也自
官禁外至炎秋皆陰盛陽微急宜修省以回災異又勅
明勅捕揚州鹽盜擒賊九百餘人中官溺私鹽傳僞具
指揮群卒大開明盡藉其鹽勅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
還撫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衆弟忌明洋說乞終養去
以軒輊爲南京左都御史尋卒說鹿邑人永樂甲辰進士
授御史清修苦節嚴明不肯入長服之禮浙江按察使
晉還撫副都御史改南臺天順初首擢爲刑部尚書事
乞致仕未幾上復恩輓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備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二十

親殿殿過人無賢否悉峻拒不與接歲時請禮部拜表
慶賀屏居一室檣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殿出行禮
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輓來輓避去不樂與之處南
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輓及魏驥廉平峻偉不
務文飾聞令吏寫公牘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
取行實無有也諡介簡

成化元年七月命李秉提督遠東軍務討董山以副都御
史賈銓署院事銓廣平人純謹敦厚寡言笑博通經史
在院所存一循故轍人不忍散卒歸墓塋

三年四月林聰九年滿壁右都御史

十月李秉平董山班師還掌院事

五年閏二月南京左都御史致仕石璞卒璞臨漳人永樂
辛卯舉人除御史歷陞江西左右布政召爲工部尚書
嘗贊理軍務征處州賊山西督餉河南治河所在著績
累加太子太保調兵部時湖廣武岡民吏竊道璞爲撫
治生擒僞王其悉平其黨論功進階光祿大夫以疾自
引去天順初起左都御史尋致仕

七月南京兵部尚書李賓以九年滿歸掌院事改左都御史
六年三月致仕右都御史羅通卒通吉水人永樂壬辰進
士授御史奉言事與六科官並請遷州正說改元爲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二十一

兵部郎從尚書王驥甘肅征阿台梁兒只伯有功守居
唐關景泰初陞副都御史尋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出
鎮山西督兵逐虜懷來至長安嶺又斬首有功班師還
京協贊軍務陞右都御史天順初致仕通請練兵法才
畧過人嘗從北征設方畧自當一軍鼓行而前深入
漠北虜遠遁弘治十八年隆慶父老泰已巳之變還守
關有保障功勳祠居唐關

八年五月提督荆襄左都御史項忠回院時有星孛于天
田言者爲荆襄殺戮所致忠再疏自列言爲國任怨未
嘗妄殺因乞骸上溫詔留召還掌院事

九年十一月以董方爲右都御史

都察院正統

十年三月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院事先是掌院者

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及聰掌院諸

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銓其屬聰曰

已既不官而又遇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四月召總督三邊左都御史王越同掌院事

十三年七月李賓自陳衰老及休致許之賈順義人正統

乙丑進士授御史陞太僕卿權副都御史提督永平山

海軍務天順初召爲廷尉趙丁父母憂俱奪情視事曾

欽之變躬率家人子挺身擊之於長安右門撲滅內孽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三十一

爲 英廟所知遂擢中臺是太子少保致仕逾十年卒

贈太子太保諡襄毅

八月以王恕爲南京右都御史兼魯齊軍務

左都御史王越自陳職專院事兼提督各營操練軍馬

顧此失彼乞免督操一事詔不允時既用余子俊爲兵

部尚書越忽忽不符志故有此奏

十二月命王越兼兵部尚書加俸一級越自陳紅鹽池獲

勝之功爲故尚書呂圭抑沮錄功反在諸將之後事下

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前

所無准擬陞授故有是命

十四年五月以尚寶少卿戴縉爲右僉都御史掌院事以
縉在直起陞也

十五年五月以戴縉爲右副都御史屠藩爲右僉都御史

王濟爲南右僉都御史先是王越言御史王濟庸庸但

鍾楊守隨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詔吏部擬缺以開內

批陞二人因及縉

九月致仕右副都御史夏瑁卒瑁天台人剛介廉潔不屈

意于人自爲御史以至布按兩司推鞠得情所至無冤

抑然性涉高亢故多齟齬不得盡行其志

十七年三月太監懷恩傳陞戴縉爲右都御史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三十二

六月左僉都御史李綱卒于官綱長清人天順丁丑進士

授御史陞太僕少卿居官廉介嘗過薊州盜奪其篋問

其緣曰乃李少卿形是無錢者擲篋而去

十九年四月以李裕爲右都御史掌院事明年六月改南

二十年六月以督撫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院事

二十一年七月太子少保右都御史朱英卒贈太子太保

諡恭簡英桂楊人正統乙丑進士初爲御史禦賊荒宗

留處州劫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參議歷巡撫甘

肅總督兩廣召入內臺英性度宏暢才通敏剛介而仁

恕所至有惠政

九月以屠藩爲右都御史掌院事明年改南

二十二年十一月以劉敷爲右都御史掌院事明年以附
季夜省罷辛未進士

弘治元年正月以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

二年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藩回掌院事

以左副都御史章律掌南院事整肅憲度風采一新未幾
坐事免律常熟人景泰甲戌進士

四年二月以白昂爲右都御史

五年六月以南戶部尚書黃紱爲南京左都御史明年罷
紱封丘人正統戊辰進士嚴取諸御史量能委任焚其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十四

差解于庭日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時左
尚辨陋而級類直行一意而已斷不得于時遂請老未
幾卒病革命悉毀奏疏及政績時尤服其間然實行云

以張悅爲南京右都御史

七年二月以郭廷實爲南京右都御史

九月召右副都御史劉大夏理院事

九年閏三月以屠璫爲南京右都御史

四月召南刑部尚書閔珪爲左都御史

十一年以傅鍾爲右都御史

十三年三月召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鄧廷璫掌南院事未

行以疾卒贈太子少保誥襲敘廷璫已陵人景泰甲戌
進士授淳安知縣九載陞梧州知府歷官都御史璫處
事求濟待人不疑較量庸如莫覩其際至所設劾勅中
橫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

六月以戴珊爲左都御史陳道爲南京右都御史

十四年十一月以總漕右都御史張敏掌南院事敏華

振揚風紀鈴束各道無敢怠慢爲市務崇大體慎廉隅
又介特嶄然不輒言笑足以表正臺官

十五年以史琳爲右都御史協院事

十七年七月戴珊累以疾求退不得言于劉大夏日珊老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二十五

病子幼爲一客戚京師奈何公愛知于 上獨不爲我

一言未幾 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如何大

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至情伏望憐允 上曰渠

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聽

今臣進見特爲彼申達 上曰卿爲朕說與珊朕以天

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舍朕而歸

大夏以告珊泣日吾不得還家矣

十八年十二月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誥恭簡珊
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以南刑部尚書改掌院益自檢
飭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數 上親鞠大獄諸

司震懷珊從容應對時有間折天威頓首 上知珊情

憤每延宜接膝面咨至移學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

命賢賜食間有慰諭珊不覺泣下 上亦為動容珊德

性和粹傾軼耿不苟合而洞然操城府奉職守法不為

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任四十餘年家無餘資良入國出

窮寒暑不變數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以肩勳金澤為右都御史學李南院 澤鄧人成化

正德元年五月右都御史史琳卒于官先是十二月火星

化左執法而戴珊卒琳以為未也及代掌院不踰月亦

卒順太子太保琳餘姚人成化丙戌進士襟抱坦與周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王六

達與人不求備天性孝友家素儉約清介如塞士服官

四十年卒無餘蓄

以尚京刑部尚書被數華為左都御史數華風采凝重義

利介然不為詭隨劉瑾惡之矯旨令致仕去

二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劉宇攝院事

五月以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綱掌南院事劉瑾致仕

召詹藩仍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

八月以張泰為南右都御史 歷城人成化

三年二月以張泰為南右都御史尋改戶部尚書

六月前左都御史張數華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數華安

福人天固甲申進士以庶吉士歷兵部郎副都御史巡撫

山陝至掌院平生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

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數華與林瀚林俊章懋云

據數華初為庶吉士內閣李賢彭時微謂為翰林數華

與劉大夏力辭不就二人皆以政事為名臣云

十一月以張憲為南京右都御史 總和人成化

四年七月召南京戶部尚書陳金為左都御史尋丁憂

閏九月以洪鐘為左都御史劉洪為南京右都御史

五年御史趙應龍等劾奏副都御史楊綸行奸心懷觀厚

情深以劉瑾有鄉里之親張綸有腹心之托自按察未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王七

幾而為巡撫又未久而入內臺二奸既敗綸豈獨存況

綸為綸所用之人而復治綸之獄觀望遷延以希輕典

且曹元陽黨以瑾黨猶知引罪自陳今二人既罷而綸

安居如故又元震之罪人也乞即罷黜以清朝列給事

中胡瑄等亦劾之得旨綸既因瑾進用又不自陳引避

今致仕綸方與段良爭買居第不虞其背散士論嘆之

六年四月以馬中賜為左都御史尋出勦流賊失機下獄

以王鼎 中興城人成化乙未進士

七年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掌院事屠濬卒贈太保謚襄惠

濟鄆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王越深加愛重薦陞

金都御史至掌院事諱聰穎絕人精法律善析獄體貌魁梧秀整平生無戚容慍色推賢讓能尤恐不及每自謂手持此筆掌刑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其存心如此

九月以陸完爲左都御史之瑄爲南京右都御史

八年十二月以石玠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九年以陳天祥爲左副都御史協院事十一年卒贈兵部侍郎天祥吳江人弘治丙辰進士警敏有才畧臨事能斷所至有聲其在天津功尤著

四月以黃珂爲南京右都御史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三十八

十年二月南京右都御史劉洪卒贈刑部尚書洪安陸人成化丙戌進士嘗巡撫貴州四川討平女酋及松藩

番夷總督兩廣勦平寇盜林貴等及擢桂穩賊在南臺言路壅塞力振風紀直氣復伸

四月致仕南京右都御史熊綱卒綱寧遠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生事謫清豐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據

勵廉潔自甘歲布銀應有羨不入私室歷兵部侍郎總督兩廣召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致仕綱屏

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倍適卒時子已夭繼子亦夭從撫奏金爲請於朝贈太子少保南京刑部

尚書諡莊簡

五月召總督甘肅左都御史彭澤同掌院事

十月以邵庠爲南京右都御史

十二月以洪遠爲南京右都御史

十二年五月彭澤爲民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使納幣土魯番復增幣失信致起邊釁故也澤剛毅遇事敢爲累征流賊有功至是聞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爲大夫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於澤內批被職爲民先是澤嘗與言官論及朱寧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三十九

輒怒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王瓊因以語寧且曰吾爲君致彼來君私察之於是招澤過瓊屏後瓊激怒之澤復大罵寧由是卿之

十三年六月起陳金同王瓊掌院事時王瓊以左都張綸以右都同掌院金寶祿再進又以少保生院中故時人有中都御史之諺

十四年四月以陳玉爲南京左都御史

十六年七月以金獻民爲左都御史

十月右都御史張綸奏惡黨秦用守當誅不可赦內連及巨璫蕭敬等從中間之月餘不下因乞致仕許之綸直

以人成化甲辰進士自筮仕以來所居必盡職求稱其
在言路持論必存大體恥授拾長短以爲名李東陽稱
其善自樹立與世之徇世浮沉無所顧情者不類

陳金加少保致仕金應城人成化壬辰進士知婺源拜御
史歷戶部侍郎尚書再總制兩廣入掌院事處直好善
剛果有爲志在立功不問家事卒贈太保

嘉靖元年六月以王懋中爲南右都御史安福人成化甲辰進士明年卒
以俞諤爲右都御史

二年十二月以鄒文盛爲南京右副都御史

三年六月右都御史俞諤卒贈太子太保諡莊毅諫相廬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人弘治庚戌進士經學淹貫敏達過人剛毅敢爲事不
避難入總院事守法明允考考精嚴人不敢犯

以南京刑部尚書邊憲爲左都御史尋卒憲任丘人成化

甲辰進士歷官都御史巡撫畿甸流賊入內界道官分

禦多所斬獲明年賊勢益熾師久無功與保定巡撫蕭

玘俱逮詔獄賊平復起至前官資稟爲實容貌簡重孝

友爲鄉邦所稱居官清慎嚴取與風夜奉公爲世名臣

九月以張嶺爲南京右都御史

十月以李鏡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四年六月以顏頤壽爲左都御史巴陵人弘治

十一月以聶賢爲南京左都御史

至正六月召聶賢掌院事以張瑄爲南京右都御史瑄
御史寡交游則無私調少宴會則無請託鮮不懼之遇
考核首黜不法者數人六卿皆不敢以屬吏自比琮江

寧人素無狎比門無雜賓雖陵學之親有犯不敢私釋
官自刑部至都察院皆居公署諸子在私第非召不
至門可羅雀

六年十月以胡世寧爲左都御史尋改刑部以伍文定爲
右都御史掌院事

七年三月伍文定出督雲貴以李承勛爲兵部尚書兼左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王士

都御史

八年正月以熊浹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尋致仕以王竄爲
左都御史

以何瑋爲南京右都御史瑋懷遠人弘治壬戌進士爲修

撰以忤逆瑾麗免瑾誅還職尋以直言外補同知開州

上副位起浙江提學副使移教質行士風丕變歷官禮

部侍郎陞前官力辭致仕瑋資稟高明孝友端潔勵志

躬行剛直不阿居家讀書不問寒暑卒贈工部尚書諡

文定

十二月王憲罷先是憲紀大同朔州邊臣告急兵部議徵

光朝許進劉大夏故事特簡素諸邊務大臣一員宣大及邊關等處提督軍務假以便宣詔從之兵部尚書李承勛等會推憲憲稱病不可且曰都察院綱紀之地憲莊任未幾何卽彈之去衆固推之憲拒益力聲色俱厲給事中夏言進曰都御史宜慨然奉命以行乃是國體萬一事急卽本兵亦宜請行承勛應曰然今莫若卽令勛去而改憲本兵憲竟不從於是夏言及趙廷瑞各劾憲臨事避難非大臣體廷瑞并劾承勛伴應竟未請行俱宜戒飭上曰憲才望朕亦素聞既與首推乃假病推避非大臣體國之道竊祿有安用之何益本當懲戒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三十三

姑念大臣令寇帶問住承勛不堅持前議亦同畏避姑不究自後仍有臨事避難者從重論罪言官毋得容隱以刑部侍郎汪鉞爲左都御史

九年五月先是廷臣再推食都御史吏科都給事中夏言與焉上甚未決御史熊爵言言資望稍淺不當踰陞又言薦李如圭不宜卽代其處且郊祀親蠶之禮言雖嘗建議已加服色不宜驟致尊顯以敝獻諫干進之門又引先朝張綏事謂綏阿附逆理遂以吏部郎中陞食都御史數月至家宰又數月冀極刑陛下不宜以綏待言言亦豈肯以綏自待是時上已命廷臣別推爵疏

揆入上切責爵慰諭言令勿辯言內不平乃謂爵不宜指臣議譴爲獻諫干進又不當以綏事擬臣奏辯甚力上慰諭言如初而以張綏事許問爵竟以言爲右食都御史協理院事言以郊壇闕工未畢又嫌于李李如圭而處其位上言臣聞宋臣包拯劾罷三司使宋祁舉以擢代祁歐陽脩有蹊田奪牛之譏今臣薦如圭出樞卽以臣代如圭擬之拯事形迹似近惡能免乎人言乞釐新命以避人言上從之令仍復原官加四品服俸仍食熊爵罪停俸半年

以萬鎰爲南京右都御史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三十三

十年七月先是給事中趙廷瑞論劾汪鉞會訊薛侃事黨所構臣誣陷人罪上責廷瑞宥之已而給事中雋昂陳守愚陳侃御史李宗樞朱廷立各疏劾鉞上怒生以言官長忌先期不卽舉奏牽伴有差以廷立不與會問特宥之已鉞以被論乞休不允

十一年八月以聶賢爲左都御史王大用爲右都御史協任大用兩度與北人正儲

十二月以王軌爲南京右都御史

十二年正月致仕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璵卒贈少保諡恭靖璵沂州人成化壬辰進士初知登封以清節聞權

御史歷食都御史理院事連理煥部權官等薦起憲撫山西召入掌院獨持風裁朝廷倚重

四月以王廷相爲左都御史

十三年三月以周用爲南京右都御史

十六年以毛伯溫爲右都御史煥院事

以副都御史秦欽煥院事欽餘姚人正德甲戌進士長身偉貌丰格標異居官整飭備明治要百務紛集後時而判其才識過人遠甚

十七年以王煥爲南京右都御史時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煥曰中人行禮奈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入都察院

王十四

執不與煥黃岩人弘治壬戌進士性不隨俗悅仰至于升沉利鈍處之治如贈工部尚書

十八年以胡訓爲南京右都御史

二十年勅左都御史王廷相曰宗廟災變上天垂戒非常都察院風紀重地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係于撫按

御史近年出處在外豈無失職害事者卿總憲有年自入院修奏憲綱之後不聞考劾一人朕切怪之今後宜痛加修省振舉乃職

八月毛伯溫征南還兼兵部尚書掌院事

二十一年四月毛伯溫請申明憲綱因陳八事曰禁濫刑

慎舉勳章驍授憲案勢省繁文明職守正士風備建造上嘉之曰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悉令允行

十二月以熊漢爲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

二十二年以兵部侍郎王以蔚爲南京右都御史以蔚以處父母之邦持重法乃移屏驕從清康獄出入希蘭每謂諸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爲法也後以病薨疏辭解任溫青勉置尋鄉亦差復召入爲工部尚書

二十三年十月以工部尚書周用爲左都御史

二十四年左副都御史周煦卒于官煦吉水人忠孝信友痛母許抱節以歿在貴顯時衣食少涉甘美者流涕却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入都察院

王十五

之曰吾母未嘗享此也者三窮國儒述先世孤苦以有今日卒贈刑部侍郎

二十五年以宋景爲左都御史韓邦奇爲南京右都御史

二十六年正月左都御史宋景卒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益莊靖景奉新入弘治乙丑進士方正耿介持大體習典故筮仕州守以治行卓異改御史因忤連理請告再起忤時相權貪竊歸後薦起歷藩臬累官南京兵部尚書轉左都御史守法不撓糾劾百僚海內想望其風采

以王以蔚爲左都御史尋改兵部以屠僑代

九月以劉初爲南京右都御史

二十九年四月以歐陽必達爲南京右都御史

三十年三月以端廷敷爲南京右都御史當塗人正德

三十一年十月以周延爲南京右都御史辛巳進士

三十二年十一月以吳鵬爲南京右都御史

三十三年以王學益爲南京右都御史

三十四年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屠僑卒贈少保諡簡肅僑

鄧縣人正德辛未進士端潔持正始終一節世稱名臣

以周延爲左都御史

九月以倪嵩爲南京右都御史當塗人嘉靖

三十六年六月以蔡雲程爲南京右都御史乙丑進士

關朝典彙卷五十三都察院

三十八年四月以王鈞爲南京右都御史尋改工部以直

隸代

四十年召採木左副都御史李憲卿協院事憲卿見山人

爲人美姿容談論有章居官廉潔不肯督採三年地窮

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爲難

二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周延卒贈太子太保諡簡肅延

吉水人舉未進士知潛江縣清介剛毅言笑不苟人不

敢犯亦不干以私好善嫉惡出于天性政令所布吏畏

民懷後爲給事中以言事外請歷官刑部尚書左都御

史當嚴嵩執政時掌院如秋霜烈日風紀肅然

三月以潘恩爲左都御史恩上海人癸未進士知鄆州歷

藩臬遷撫河南工刑二部尚書改前官上疏請劾臺綱

御史弊蘇民瘼凡二十條上皆嘉納之已偕太宰考

察庶官一時凜然稱肅又明年致仕既歸閭閻奉威重

晚更嗜書自六經子史以及國家典故得官小說靡不

手錄而彙之一室蕭然惟圖書自環而已卒年八十有

七贈太子少保諡恭定二子允哲允端皆進士

七月以趙大祐爲南京右都御史

四十一年九月以張永明爲左都御史

四十二年六月以張昇臣爲南京右都御史

關朝典彙卷五十三都察院

四十三年二月以孫植爲南京右都御史

四十五年九月給事中魏時亮劾奏張永明衰邁庸鄙并

誣其受賄數事乞罷黜吏部以永明素稱清謹受賄事

不實詔供職如故

十月張永明以疾乞休許之令驛歸永明清謹自持在

中臺頗以振飭紀綱爲任是時文選郎中胡汝桂給事

中胡應嘉等鼓煽黨與干預朝政公卿多畏避之永明

不爲撓遂爲其黨所譖詆竟不安于位而去公論惜之

以禮部尚書王延爲左都御史

隆慶元年五月以郭宗皋爲南京右都御史

二年四月左都御史張永明卒贈太子少保益莊僖永明

烏程人嘉靖乙未進士天性峭直正色不阿居鄉立朝

如繩斯直一切回互械巧之事生平所不解故雖以方

嚴見忤然終無所得而瑕指者

以林雲同爲南京右都御史

三年三月起兵部尚書趙炳然爲南京右都御史未任卒

以曹邦輔爲南京右都御史

四年二月以大學士趙貞吉兼左都御史掌院事

以劉自強爲南京右都御史尋改刑部以謝登之代

十一月以刑部尚書易守禮爲左都御史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

三十八

五年五月王廷以發給事中張齊新利事爲科道周芸李

純朴所劾詔削秩爲民

六年以張瀚爲南京右都御史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二十一

御史

吳元年十月置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御史

洪武元年八月有御史言陶安隱微之過者 上曰爾何

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

以毀譽人此爲盡職乎植嘉禾者必去蟊賊長良苗者

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遠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三十九

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

故今日乃爲此要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

撲之則易爲力不然言益大矣乃命中書省黜之

二年七月御史門忽速按松江以欺隱官租逮繫百九十

餘人至京師多有稱冤者治書侍御史文原吉等以其

事聞 上命召數人親問之悉得其情乃責怒曰御史

耳目之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爲得職

今爾爲御史不能爲民伸冤理枉反陷民於無辜朝廷

耳目將何益耶於是盡釋其人以恕下吏原吉等能不

蔽聰明賞緣弊有差

四年正月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意宜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間南北風意作朕耳目任得其人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綠封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畧無所爲而去百姓爲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爲笑今陛下視同仁任官惟賢惟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與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聖意

閏三月改兵部尚書劉真爲治書侍御史論曰臺憲之官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二

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擇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蹇諤之風以爲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榮進則御史之職盡矣

五年命御史察舉天下有司論之曰古人有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於小人蓋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詭百端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貽民患君子過誤責以禮義自知愧怍改爲彼小人者不知廉耻終無忌憚不得不去之也故朕於廉能之官雖

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官之徒雖小罪不赦也

六年正月 上嘗謂御史臺臣曰爲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往見貪穢之徒常執諫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爲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爲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已以爲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怯之態

十年七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三

等出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九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十六年八月 上諭都御史唐敬等曰民之休戚保守令之賢否激濁揚清則風紀之官實司之今御史及按察司經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苛察瑣細差與大欲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

二十一年十月以庶吉士繆紹爲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怡勢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者章者繆彈筆立就歷舉其過上應繆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繆曰爾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及上崩繆趕赴臨時繆母喪未盡父年九十矣大臣謂赴臨非詔旨謫河州衛吏或言其爲左右所中云

二十三年八月改錦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錢印二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四

四〇〇

其一每道御史分巡印藏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令則納之至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令改其制守院印十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十五年正月都御史袁泰言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臧口不言時政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謫詐不肯言耳使在位皆效其不言於國政何補上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先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容易若遽以心懷謫詐罪之此何異腹誦之法

永樂元年遣御史分詣郡國巡視民瘼諭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空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爲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食未嘗不念及羣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軍民之間何利害與何獎當筆者亦悉以聞

二年上謂吏部尚書秦義曰往處守令未必得人故令御史監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蘇人之役於官者蒞之輒以爲信如此何由得實加入其境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五

四〇〇

田野闢人民安禮讓典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詞言之獎非一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跡以聞四年四月都御史陳瑛言御史卑舒怠惰不事事上諭舒皮違因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悉黜之七年六月上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

之才者召來賓客御史張鑑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問其出身實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由進士監生洪景衡士安四人由吏上曰古者用人雖不專於一途然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問識達治體者安可用史此選司之弊遂命黜棄等爲序班御史再勿用史八年六月北京御史周師顏劾御史白春巡視驛傳貪受賄賂宜付法司論師顏又劾御史李公敏娶見監罪囚親屬爲妻或挾其妻就於家人通宵不返致同僚御史劉先劉克張察郭衡商忠皆娶離異不明之婦乞黜免以清憲紀皇長孫俱令都察院鞠之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六

十二月 上諭憲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者爲令

十年四月擢進士胡聚舊常弋諫鄧直李日良金岸二十三名監生張勤等十六名爲監察御史

十三年正月遣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調查吏治得失及民間疾苦陸辭上諭之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耳目之寄安悉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有貪刻不律者執之郡縣官有闕茸不職及老病者悉

送京師惟布按司堂上官以張聞母妊母縱必合公道軍民利病一一奏來汝不共命汝則有罪

二十二年十一月遣御史湯漢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上諭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守之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今遣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而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爲政簡易民悅服之者有慮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潔無私謙謹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當明白具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屑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以衆斷之以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爲道里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耻違禮法則朕亦不汝貸汝往勉之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七

洪熙元年四月擢儒士吳訥爲御史上諭少師憲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遠受斯職未達政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審選擢既又嘆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

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長
憚今之不才者無長憚矣爾其訪訪可任都御史者以
十一月擢庶吉士王璉等爲御史諫之日爾在翰林久故
擢爾爲御史爾亦知御史之職乎正其身端其志振肅
憲綱糾擿奸究平反冤獄庶幾其可或尸位素餐或擅
威虐下或貪黷賄賂有玷風紀必罰必黜不爾貸也
宣德元年三月都察院奏引御史唐舟等二十一人分往
各布政司直隸諸府州縣清理軍伍詳清
十一月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
十二月以陳祚爲御史祚吳縣人永樂中進士由庶吉士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御史
爲河南參議以典分巡官交章言事請武當山個戶務
自耕作勞役者且十年至是召用之
二年二月都察院奏遣御史往巡江西浙江上諭都御
史王彰曰巡按實務大體先須清心寡慾然後能明察
庶事伸理克抑私利除害若逞小才作威福豈朝廷委
任之意卿須戒飭之
三年八月都御史顏佐奏御史嚴愷等三十二人俱宜黜
降上命貪淫不律者發遼東各衛充軍不達政體者
降典史重疾者罷爲民
顏佐又奏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榮等十四人監生程宣

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
史上日風憲因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識方稱未可
遽授此職俱令於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考其賢否
弟爲等朕將選擇任之
初十三道御史自今宜秉公心行公道毋欺虐長官毋徇
私意毋枉平民
十二月御史陳憲巡按江西持風紀三司長憚廉得吉安
千戶戴濟殺一家無罪三人械送京師時施禮署部事
寬而無制屬吏肆爲奸弊縱清在獄憲因同官相訐引
憲爲證亦繫刑部被清挾嫌孽辱抱憤卒公論皆望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御史
上問侍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臣
以實對上深惜之自是不直禮後清以教四姪都御
史顏佐疎於市
四年五月御史姚兼善巡按江西被逮其二司等官俱有
餽贖或請治還贖者罪上日被逮而致餽人之厚也
非有所求不必究
十月御史李叙以事下獄會八百車里二番警殺降行人
使往諭還復爲御史已爲尚書魏源所糾充感還衛軍
天順初復職
五年五月都察院請差御史巡按福建廣東上命章梈

陳昉請曰御史出巡先須考察官吏官吏守法然後百姓受福凡爲惡有跡者易於懲治其有貪暴虐民而強辯僞詐及外示善求心實險惡者最要明白究實若徇私廢公姘姘姑息容惡長奸使百姓受苦則爾罪均果等頓首受命

八月都察院奏巡按江西御史劉伯大以同行監生賈布虧價罪之監生告伯大枉道還家受人僥遺請罪伯大從之因諭都御史顧佐等曰無諸已然後非諸人身不正而欲正人符乎凡在風憲必以潔已爲先

六年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紀綱之職受耳目之寄糾劾百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十 三八三

僚肅清庶政巡按一方則以朝廷所差序三司官上或同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驛驢頗失觀瞻自今請乘驛馬爲宜 上謂兵部曰御史所言亦合大體從之

二月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上疏勸 上務實學講說大學衍義 上怒曰螢螢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建繁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獄禁錮者五年時 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辭若上未嘗學問者遂觸怒云祚出獄復發還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勅法司配戍法天下想望其風采云

五月御史傅吉巡按江西布政使孟桓等俱率官屬出郭迎候又陪朝王寧府官奏其違法 上命吉等自陳皆服罪 上有之諭都御史顧佐等曰風紀官先須守法乃能以法治人今御史多輕薄少年不以禮法自治喜人諛佞苟失迎送輒生事挫辱在外官亦不能自執禮法誦佞成風其榜示禁約違者悉罪之

十月 上諭吏部尚書郭琬等曰朝廷置御史記之耳目凡政務闕失民生利病百官賢否皆得奏舉豈可以任匪人比來有相朋比同流合污者有依勢作威凌蔑良善者甚至貪淫穢濁不可言者如此望其能舉職自今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十一

必擇老成謹厚識達治體者以闢朕將試用之又日在外按察司掌一道風紀亦宜慎選毋任非才

七年七月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傳誅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厲之汙濫姦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謁勸諭學抄皆有一定體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逾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關其貪愚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冒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順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乞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九年十二月差御史一員巡視京倉一員巡視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場一員巡視甲乙字等庫一員提督桑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騷擾者皆令執奏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八丁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開防好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縱恬無驚畏請命風憲開防巡察遂命御史分投巡視至今一年一代云

正統元年四月都察院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大同從經撫于謙請以爲例

五月都御史顧佐等奏考得御史傅誠毛宗魯邵嵩王溶

關南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十一

胡正陳憲陶鑄俱素行不立秦獻邵宗章果李縉俱法律不通張璘盧琬張慶邵新俱老疾不任事上命素行不立者爲民法律不通者降黜老疾者致仕

六月吏部尚書郭璽等言御史邵宗歷任九年已經本院考稱送部今都御史顧佐等又作見任考宗法律不通宗不服乞辭上以佐等顧側是非責戒之御史張鵬等又攬撫宗微過劾之上曰佐等不循公道築將不在任官員考退塞責今各道御史又附會佐等其朋欺奸罔明矣姑記其罪再犯不宥

七年十一月御史時紀往陝西枉道回家娶妾事聞

詔逮紀下獄仍諭三司曰朝廷以紀綱爲首御史職紀綱之任不可不慎擇也如時紀因差枉道回家與長垣縣丞蕭節之交結挾勢娶民間女子爲妾背違禮法有玷風紀已付法司問罪自今差官出外必精選知禮義廉耻明達大體無貪巧淫穢之行然後遣之仍嚴加戒飭庶幾紀綱以正不辱朝廷之使命敢有不遵戒飭違禮犯法者到堂上官即具實舉奏以憑降黜若徇情盡比以致賢否混淆職廢事并罪不宥

十二年六月上諭吏部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所以糾

正群工肅清百度責任匪輕近聞有以夷人任是職者

關南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十二

非違避風紀之意自今毋得濫授有乖治體

景泰元年舊制歲遣御史二員於長蘆兩淮巡鹽又遣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費不給給事中李瓚以爲官都察院遂請罷巡河御史二員令巡鹽御史兼之五年十二月諭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爲邵州判官再徙甘肅前衛經歷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脇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遂不復出天順元年二月勅掌院事右都御史耿九疇考察諸御史七年六月勅御史遷行憲綱曰朝廷設置監察御史爲執

法之官以糾正百僚肅清內外而顧爲耳目者也近年以來爲御史者多有輕薄恣肆不遵憲綱行事惟務恃勢凌人且如御史李蕃楊璵巡按宜府遼東擅作威福虛張聲勢所過軍衛有司俱令擺列吹手私用馬疾官軍遠出迎送稍有違慢輒加鞭撻似此所行既自違法何以正人除將李蕃楊璵等問懲治外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恭遵憲綱內行事凡軍民職官但有不公不法奸貪等事即便從實糾舉等因不許畏避推托出入往來尤須循理守法不許擺列吹手私用馬匹官軍迎送擅打軍職如違輕則降調重則發邊衛充軍其軍衛有司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十四

政有長勢奉行出罪迎送者一體治罪不饒爾都察院即便通行禁約毋得稽遲故諭

成化四年降御史謝文祥爲南陵縣丞時僉都御史張岐有罪

除名文祥以岐乃尚書姚夔所舉因以濫舉劾夔詔下文祥於獄夔奏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以謝言路 上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爲卿也不允給事中白昂等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爲在妄若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解體乞敕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文祥竟降用御史楊琅等復言文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建之

成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諱文祥徇私植黨姑從輕降用若更求優皆不有

十二月調御史邵有良爲蒲江知縣時有良巡視光祿寺以費出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效暑吏遲之不報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素報各官日用之數事涉不敬 上大怒命杖之調外任

十五年十一月命御史樊瑩巡按雲南瑩至以檄諭交人中其要害交人懼而納款中貴人左右撓法衆爲壘難之瑩至聞誠與語爲定畧求有犯者滿經之曰吾爲爾息言也中貴懼而自斃後卒以去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十五

十八年十二月杖御史于璧劉規於朝時一男子行東關門號呼璧等執以聞詔送錦衣衛以御史但當糾奏令守衛官軍拘執何爲輕率自執茹杖面釋之

御史倪進賢按四川賦穢狼藉過天津微服爲群卒所毆再按宣府繼妻兄序班錢金以私事往觸引進賢生平行挾之進賢不聽大失望遂前扼進賢手指嚙食之以泄其忿事發錢金杖一百編管大同爲民赴賢致仕接進賢敕人也因萬安以進賢人呼爲虎爲御史十九年四月都察院奏試御史陸潤等理刑動能堪任風憲其刑名生疎者二人空調外任 上曰御史所以薦

百僚而員百處也責任甚重所職不止刑名自今宜
選老成有學行者勿徒取其諳練刑名而已

弘治元年十二月主事林沂奏欲按品秩列坐御史上御
史勘之日朝廷設官分秩有拘品秩者有不拘品秩者
故慶成賜宴科道坐郎中上翰林生科道前若樂以品
秩則諸學士當列少卿之下京縣知縣兵馬常列御史
給事中之上矣 上以沂故違成憲下錦衣獄治之

正德三年三月下御史徐禎獄滿戍邊未行死於獄禎江
西新淦人初知江陰縣政績顯著通朝覲吏部奏禎治
行第一徵為御史巡長蘆鹽課劉瑾令劾送該年餘鹽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人御史

十六

五十二

銀兩禎弗從深斫之禎復命俟於朝門遇瑾不行跪禮
禎詔送錦衣獄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傷
重死於獄仍行原籍查取禎舅徐朴辭補伍理敗始釋
四年郎中劉輝以公事調還東米千石又賸補泥爛草
束舉家囚繫本身杖比百日不能償上疏哀懇乞充養
歷徙夫或妙鐵煎鹽下都察院查得前罪降級外任選
吏部尚書張綏言其素有才守改降御史清理兩浙鹽
法亦一時極異之典也

嘉靖元年六月召南京御史李熙為杭州知府初劉瑾擅
政熙以言事撼繫於京被重刑落職又以勅二府貪吏

理復行南京廷杖三十南京禁衛久不行刑為惡選卒
習杖數日杖之幾死至是起之轉浙江副使卒於官

六年著都察院大學士張璁考察各道不職御史十二人
酷暴為民江浙巡按王璠不諱問任南北直隸提學盧
煥朱衣丁憂藍田劉景宇劉鼎王完養病陝西巡按張
謙四川巡按李東久疾致仕福建巡按劉廷益 上既

璠璠等因命自今巡按員缺須選老成風力者代之不
許枉道還鄉及過家延住其見任巡按仍加戒諭
十月張璁請申明憲綱令巡按御史有所遵守一言巡按
御史及按察司得互相糾舉其巡歷所至無得出郭迎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人御史

十七

五十三

按方面官得與御史均禮左右對拜分坐不許伺候侍
揖一言御史當遍歷郡國交代不得過期違限息事者
定行參究一言御史不當訪察濫及無辜斷獄自下而
上情重者乃自臨決一言有司殊積者得舉五品以上
貪污著者得劾薦舉毋濫加於庸流彈劾勿下及於丞
尉一言風憲之官存心貴厚用法貴寬不得輒用酷刑
大犯重辟者須親審無寬以體 聖明欽恤之意一言
按部所至無多用道從飲食供帳空從儉約凡設彩鋪
禮無名供饋之屬皆不許用庶免小民供億之繁 上
深善其言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遵行犯者必罪

劾張璠論事御史不知大體責人不究虛實墜風捕影一唱百和巡按在外又不能正已律下惟以聲勢加人激揚官屬以喜怒爲用含糊同刑獄任已情爲出入如山西馬錦感於朋言陷一宋無罪於或地勘官轉相附會釀成大禍一省如此他處可知爾宜宣揚朕意昭示百官痛自懲罰事君以不敢爲主御下以正已爲先論事必明大體而抑細故論人必伸君子而抑小人仍行南京都察院一體施行

都御史臧鳳劾御史陳郊郊坐外謫巡按御史馬錄奏受代江西訪郊被劾事皆無實鳳素貪鄙自知公論不容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十人

恐郊奏之故先誣郊今郊坐謫鳳

處位故鳳引咎

求去上以鳳素有才望留之

十二月起邵清爲御史初清以敢職擢御史正德初張廷幹特恩奏人員錢若干繕有旨與追清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可爲人索私債耶會逆理擅政索賄不入矯旨捕清楊掠數十能歸理誅廷臣追訟其寃特召之

七年初御史王朝川巡鹽浙江過家與鄉人柳璠有隙璠遂誣奏其放縱淫縱贖貨等事上命逮至京鞠問因戒御史差違不許枉道還家連者聽所在官司舉發應匿者罪同既而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言安存大體乃遣

錦衣千戶張恩往會巡撫勘之始盡白璠狀具治以罪都察院謂朝用奉差枉道回籍及夾帶乳母越關累及有司科取里甲不善居鄉致生疑謗亦屬有罪請本院逮問處分如例報可

八年左都御史王憲等言御史舊額一百十員分布中外綱維化理不可有缺近日養病終養丁憂御史共十六員皆過期不肯復任請得移文催取詔御史養病二年以上者削籍開任他官照此例

九年正月右都御史汪鑑言一宜德意一勤巡歷一精考察一慎舉劾一謹關防一禁逢迎一視聽斷一稽儲蓄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十九

一嚴督率一戒奢侈一謹禮度一慎請差上曰御史

巡歷地方振揚風紀關係甚重舊章成法具載憲綱朕已屢諭舉行而人心怠玩如故覽疏深切時弊俱准行初巡按山西御史趙鑑與巡撫張翰爭禮生際翰奏鑑每憚不諱意體軍馬錢糧皆巡撫之職而調遣出納錢每事皆行機鑑亦奏翰坐視失機膝體隱憂及假以公事竊取餘銀諸不法事都察院以事情俱重必須嚴狀明實然後可行處分上命給事中董進第往山西體勘是時翰先已奉旨解任并令鑑回籍聽候

御史胡效才以父選任都御史奏當迴避吏部議請且謂

科道無改翰林事例改自取給許請始 上曰大臣子弟任科道官者以迴避改授翰林皆近年陰厚私榮效才准於在京別衙門相應職事改授以後俱照此例行應天是接御史葉奇差滿同京建限以母老過家爲詞詔姑貸令都察院嚴禁以後差回御史枉道過家者罪之十二年左都御史王廷相考察御史因言御史職在激揚近不同人品高下心術邪正惟取供應趨承之辦給者至論劾惟舉一二賢訥少文者塞責奸暴妬耗者反以私庇之今宜核實舉劾務合公議

八月王廷相又疏陳考察差回御史六事言御史職在除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二十

奸華獎伸寬理枉激濁揚清及所奏勒令公文空如期報按部空省集從供僥撫按資和按臣空避撫臣違者奏請降調 上嘉之

十六年降御史王杏爲廣德州判官杏先巡按貴州其監生書史受職接管御史楊春芳登其事下巡撫查勘具實第遇赦宜有免得旨否以憲臣關防不謹致監生書史受賂殊爲失職既遇有姑降調之

巡按直隸御史石永疏乞養疾許之詔近來御史往往告病不終事自今該部務查明白不得朦朧奏請

御史蔣陽於嘉靖九年巡按真定恣爲威虐奸行私察梅

或真定知縣叢芝諸無賴子毀聲勢稱訪察者夢干郡邑爲都御史汪鑑所奏革職聽勘至是巡撫劉陽勘稱芝以駐罪被旨自愧必諸無賴借訪察名擾郡邑非賜所遣都察院覆請用浮躁例降用從之

二十年四月勅諭左都御史王廷相曰宗廟災變 上天垂戒非常都察院風紀重地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係於巡按御史近來出巡在外豈無失職害事者卿總憲有年自入院修憲綱之後不聞考勅一人朕切惟之今使空箱加修省振舉乃職

十一年御史胡文學巡按廣東以定邊衛指揮使王詔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二十一

行部詔因緣作奸索官軍財物以千計爲巡撫孫禔所劾章下都察院毛伯溫等謂文學廉隅不飭宜重罪以示懲 上曰御史巡按職在激揚何至從人所在受賂文學先率職爲民仍俟勘明更處

掌都察院事毛伯溫等申明憲綱八事一禁酷刑謂今御史不知詳慎刑獄動憑捶楚立威使無辜之民斃於杖下傷天地之和失好生之德非盛世所有也宜禁之二慎舉劾御史舉劾憑以黜陟乃舉者至多十數劾者下及丞尉擬公借私毛舉塞責甚不稱風紀之職宜著爲令舉必以上賢而劾不下五品毋令枉濫以滋奸弊三

華應授御史以廉察爲職所在務宜察歷項或劾委屬官分行州縣迎送旁午倚勢作威或計誑脫以中傷善類望風自而微文出入甚至勸肥釣賄爲害不可勝言宜肅革之四懲勢豪令鄉官清修若節者固多而惡倚恣睢者亦有若縱而不問非所以著風義明憲紀也宜少加懲創五省繁文凡御史出巡類有造微文冊費逾千金不過文具今除憲綱考語外一切虛文通行釐革以敦實政六明職守巡撫巡按及中差御史各有職掌載風憲事宜宜各遵守不許侵越違異七正士風學校士生倚藉衣巾臧否人物甚或見事風生校制官府宜嚴督學官令其遵守臥碑以故習尚入儔兩造夫兩造不備而欲民無冤不可得也民有屈抑宜聽其訴毋主先入偏執曲斷上曰朕恆念天下蒼生不得其所祇因有司貪黷肆行有司善惡無所勸懲祇因巡按御史不能振揚風紀舉劾失實御史臧否不分由都察院不嚴考覈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舉正政體相維本無難視乃上下不能盡職失朝廷設官初意國家何賴焉覽奏具見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嘉慰所陳悉允行務從實振舉所在遵按御史即宜精白奉揚勿負朝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宥

無御史周邵等以缺人差用請校理刑試御史時時等上曰御史試職一年滿日考選欲其諳練憲體是定制今四月輒請謂何其以狀對詔等惶恐引罪上責其職司風紀不能負爾愆度輕慢成法各奪俸三月時等除進管求令吏部移着部議時等當令革修理刑候及一年然後考授仍着爲例不許變更詔可四十四年十一月御史黃廷聘自浙江巡按代歸道出衙山不禮知縣陳安志怒發其行裝得所携金銀貨物廷勝惶恐避謝乃復還之事問左都御史張永明劾其怙法贖貨大壞憲體生革職間任四十五年三月給事中岑用賓劾都御史陳志先任巡撫鄧陽貪污不職御史劉以節按應天張科按浙江各徇私納賄舉劾失實通乞罷斥時志已革職詔罷科以節開任勒都察院自後御史差回務嚴加考察以肅風紀隆慶二年八月清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劾准揚巡鹽御史孫以仁侵匿鹽銀千餘兩得旨風憲官身自犯賊何以糾正官邪禁革奸弊以仁姑先覈職聽勘自今御史差滿當嚴加考察毋得縱令回道管事都御史王廷等侵大學士張居正陳振紀綱重詔令二事析爲八議一慎政令凡朝廷舉動事疑則當謀謀定則

則當守凡遇大政大疑先行九卿科道會議分召問臣
令其參酌衆人見聞稽之本朝故事應否舉行明白其
奏更望凝神詳覽虛心裁度如事果當舉奮然即行倘
勢或少難毅然即能行止決於一人用舍合乎天下則
王勢自尊而紀綱可振一專責成十三道掌道御史近
多新進攝管旋出旋入其非事體以中差大差回道御
史內揀用限以一年不得更差使之看詳刑名檢閱章
奏練習故事如有隨事浮沉玩時愒日者指名奏劾一
振士氣糾察之任風紀所關今畏懦者含豺狼而罔
理偏私者朝與由而暮盜跖士習日玩職此之由宜試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二十四

事考言察徵詢者慎其始進責其後效倡直言敢諫之
風抑貪誅濫認之陋一銷勘合近年巡按御史勘報事
情多至經年沉滯而官吏提問者尤任意遷延習爲故
套今後凡奉有欽依勘合務要刻期完報若係司道延
遲者撫按參究巡撫不依期完報者科道參究巡按不
依期完報者都察院參究一公激揚在外方面官員舉
多制少非所以肅憲體昭公道也今後御史復命薦舉
方面多不過六七員或三四員有司多不過七八員或
五六員薦舉詞止以四五句爲率不必長篇累牘以失
章奏之體應劾之人尤須先其大姦毋徒以州縣府佐

等官充數仍定其爲貪爲酷以憑議處如有薦舉方行
而旋以事敗故爲容隱考察回道之日奏請斥退一饒
防檢御史出巡在外舉動稍輕輒招嫌誣空踐行申飭
凡批荅刑名止憑律例參詳不得任意輕重動解臈罰
止憑司府申呈不得徇情支用原來整頓須令有司檢
點不得多增行李鄉官往來止將口米分送不得濫行
饋遺官員賢否多方查訪不得信憑委官出巡迎送悉
遵儉約不得聽從奉承一懲貪酷凡遠方有司以朝廷
耳目所不及多肆爲貪虐宜令巡按御史嚴行禁約
參奏係臨者照新例處治係貪者即非枉法亦嚴行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御史

二十五

賊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爲民一端風化邇來習競
澆漓人多薄恩以童生而盡殿部守以生員而攻訐有
司非毀師長連珠徧布街衢報復讐讟歌謠送錢持木
宜行提學官嚴加勸治故縱者學政雖優仍以罷軟枉
考 上命務實舉行

都察院覆給事中鄭大經條陳二事一將北直隸屯田御
史併作印馬而令巡按官不得便兩關閱視之職提問
官員刻期勘結使法在必行毋容僥倖從之

雲南僉事譚啟先爲御史清稅浙直勸揚州知府衛東楚
使匿稅銀當罷下巡按御史王友賢勘報不如敬言東

楚得降調啟聞不服乃自雲南上疏爭之友賢亦白已所勸已詳而啟編執求勝失慮臣體給事中光慈請罪啟部議亦以爲然部以前御史秩路調

五年三月都御史葛守禮申明巡按事宜一正體統謂鹽司於守令上下相維按臣不當假手屬官考証濫梟以致政施民玩權柄倒持二咎本務御史職在司官像擬網紀摘奸伏理寬濫生力舉其職諸細故各有司存毋得使官三懷訪察謂官以察名毋徒倚耳目安虛心查訪酌用貪言則摘發所及無不警服四簡受詞謂訟必與於險健聽受稍輕則告訐蜂起奉行過當所傷必多國朝典彙卷五十
御史

二十六

自非有司不能治監司所不能決不宜輕受五完勘合謂本院考察例以完結分發爲較每以文移細故塞責考課時必核其實六公舉勸言撫按於所屬每恕甲科而嚴舉監令當核名實舉刺之疏無俟出境以啟他議七嚴查爲立存得人一人無過三處則磨勘精核而弊端可釐八倡節儉謂裁賜從薄俸懲戒承奉以身率物則其下不偷上嘉其謨令所在巡按御史從實舉行同道之日仍嚴考嚴毋事姑息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南京兵部左侍郎 臣謝啓光 訂正

吏部 二十一

總督巡撫

建文元年三月遣孫訪使都御史暴昭作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與廉黜貪得便宜行事

永樂五年五月巡視浙江右僉都御史李士吉還京上聖孝瑞應頌 上曰爾以大臣出視民瘼既歸其民情如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一

如何年設如何水患如何未聞有一語汲汲逮諫詞都御史行事固如此乎命擢選之

十年十一月命右庶子楊榮經畧甘肅軍務甘肅守臣宋琥言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衝爲寇 上以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候彬議進兵方畧是冬榮還言出嘉峪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恆寒士馬疲瘡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 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

十九年四月勅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應天則蹇義四川則禮部尚書金純陝西則左

都御史劉觀河南則右都御史王彰湖廣則吏部侍郎師達篆旬則禮部侍郎郭墩福建則刑部侍郎楊勉江西則工部侍郎郭進山東則工部侍郎鄭剛浙江則副都御史虞謙廣西則通政參議朱侃山西廣西則大理寺丞孫時郭璋并給事中馬俊艾廣陶衍等十三人比還京奏義言國家多事時盡法紀吏人將不勝片太甚者數人衆皆服其得體

命右都御史王彰巡撫河南時有告周府將為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爾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費力矣彰曰以國朝典彙卷五十五入總督建撫

二

臣之愚可不煩兵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臣以往足矣臣請任之然須奉勅以臣巡撫其地乃可於是彰奉勅往巡撫既至彰明直造王府王驚愕延彰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叛故王驚馳彰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矣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諭王王舉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但速求所以釋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願公教我彰曰能以三護衛獻上則可無事王從其言彰乃馳驛以聞上喜彰出示護衛軍三日不從者處斬不數日而軍散果不煩兵也

洪熙間嘗命廣西布政司周幹巡視直隸浙江宣德初幹

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虐良民苦之乞命廷臣往來巡撫庶民安田里下吏部會戶部工部議遂命廣西按察使胡榮為大理寺卿同四川參政葉春巡撫直隸及浙江諸郡此巡撫之始

按巡撫之名實始於洪武辛未是年勅遣皇太子巡撫陝西也建文永樂巡行大臣並以給事中佐之

宣德五年九月陞吏部郎中趙新為吏部兵部郎中趙倫為戶部禮部員外吳政為禮部御史于謙為兵部刑部員外曹弘為刑部趙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各右侍郎巡撫各省兩歲總督倪程新江西倫浙江政湖廣謙河南國朝典彙卷五十五入總督建撫

三

山西弘北直隸及山東淮南直隸

于謙巡撫二省遍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漸馴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為規式凡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物兩京人皆尸祝之

周忱以長史廷薦巡撫旌旄陞戶部尚書改工部尚書仍巡撫江南二十二年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也

時吉水羅汝敬以工部侍郎兼修撰奉使交趾回道過吳中適熊樂巡撫茲地盛作咸福大家巨族少被誣者隨至籍沒冤號之聲不可聞汝敬與樂有鄉里之好因以

陝陽之說論之繁不省汝敵至京謂見陳奉使事畢遂以繁事具奏上覽之惻然即日召繁同京而以周忱代之自是東南之民得安

正統元年正月以金都御史王翱鎮守江西嗣以楊士奇薦抵任恤民善抑奸合風裁濫然

三月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朵兒只伯擁眾入寇鎮番副總兵劉瑄怯後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開門不出虜大掠而去瑄奏功微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請治之又劾秦寧夏守將失律詔各城緊至京下獄嗣廷以車公嚴執法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

劇朝典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四

四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邊務從便宜行事先是鎮守平涼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將貴聽都指揮安敵議逗留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而解亨信勸貴敗等老師玩寇侵寇軍餉之正罪以振軍法故有是命進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諫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料勅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休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疑晏樂忽大計車遂斷酒肉滯泊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廷有勅責雖初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冒必糾正之岷州

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員功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取敗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其祿

二年以金都御史盧容參贊寧夏軍務嘗畫戎機行視除憂增築鳴河州興武二城列置烽火十餘所益廣屯種糧甲兵較士馬以固邊備而於軍民利病尤悉心考察奏出道士

三年正月命金都御史金澤參贊寧夏軍務廉在任舉賢

劇朝典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五

五

用能人服其公置預備倉勸民出粟以賑凶荒軍民賴之又奏准靈州鹽課照例招商納馬每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給軍騎征候馬勾用恩依馬價折糧而邊馬亦足

以丁璫為金都御史督運宣大特施川蠻叛令馳驛往視事平錄功督副都尋卒璫上元人為入寬原簡重初為工部主事請戍盧龍十餘年為御史歷任系若功績自幼嗜學為於踐履及入官公餘猶手不釋卷

四年二月戶部奏山東湖廣并直隸淮安等府俱差侍郎巡撫總督稅糧近以事去乞仍命侍郎巡撫上曰遷

此爲民而設揚非其人適以擾之今朝延臣科差操辦之事稅糧自有增置官員不必侍郎巡撫

十二月巡撫江西吏部侍郎趙新以九年還朝命赴事南京掌部

五年十二月鎮守副都御史程富上言五事一取京

州等衛被占空地置房屋安軍一貴溪官田土買未上

倉一精選勇敢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一令操練空閑軍餘可相救援一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從之

六年二月命僉都御史王朝鎮守陝西朔整飭開陞保鎮兵馬舉用將帥三邊晏然關中以治明年以遼東守

國朝興業卷五十五入總督巡撫

屢失機勅副都督之令便宜行事嗣至詰責玩寇失機故將初欲斬之因其叩頭祈免且未受已約東姑令戴罪立功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築牆垣濬溝整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候千里相望仍簡閱戍卒措置糧餉邊用充足人樂於戰守

八年七月命刑部侍郎郭希璣清理風陽等府軍民

十年九月命刑部侍郎馬昂參贊甘肅軍務時都督王喜

玩寇失機即劾其罪滿戍遼東官軍畏服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抄掠強劫總兵進貢馬駝昂受命帥將士討之盡得王名象首示及擒其酋初王鎮南

奔并妻子解送副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

三月河南山西巡撫八郎于謙降大理少卿仍巡撫謙在梁晉間年久上章舉參政孫原王來以自代言官劾其擅舉自代降職罷巡撫河南山西之民赴闕乞留復命巡撫

十三年六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時閩浙廣東草寇生發師征未寧江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應初廷命寧巡撫至則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修城垣立排柵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有侵軼者輒擊斬之賊聞風畏避不敢犯於是時益鎮以簡靜暇則徧歷諸郡宣

國朝興業卷五十五入總督巡撫

上德達下情崇獎學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

十四年三月以御史韓雍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先巡按

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權

九月樞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

居庸紫荆等關通政司參議鄒來學爲僉都御史提督

永平山海

十月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

按先是胡榮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忱濟之以寬凡告計

輒不省或問詰其不及胡即使下情不能上達忱笑應

曰胡卿勅有祛除民苦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

任自異耳

十一月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信鎮守宣府時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就道亨信不可仗劍坐營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斬衆始定城中老稚惟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力也命以王退爲副都御史守正陽門勅撫順天等府及鎮守山陵還禁立城堡奏罷被賊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退山陰人永樂戊戌進士官至巡撫河南右都御史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景泰元年六月巡撫雲南侯璉進兵部尚書先是貴州苗叛攻闕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時普定國尤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國解遂趨貴州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隆里號城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關俱解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得疾昇歸普定卒

德澤州人宣德丁未進士

十一月以會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信民新昌人宣德間以鄉舉擢給事中陞廣東參議嘗勸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闕疏其公勤廉能乞留以

安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命遷撫其地宣布恩威獲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卒於官廣人手香燈叩哭者幾萬人成化中謚恭惠

給事中李實等奏近年各處鎮守巡撫等官動經三五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患疾病而不能相恤子女違遠過婚姻而不能嫁娶有子者尚遺此慮無子者誠有可矜乞勅各官議許其妻子完任量給本處官倉俸米以贍其家從之巡撫携家始此

命副都御史劉廣巡撫陝西廣衛至彼陳安邊禦寇利國安民急務十事多見施行督修城堡七十餘處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二年正月命會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疾相枕藉竑至晝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日餉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孺子女者贖還之共用米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以空廩六十糧處流民之病者擇賢四十人瘞之疾者給以棺爲藁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云五月命直內閣侍郎江淵巡視淮徐諸郡淵條陳三事一准之常盈餘之廣運諸倉俱在城外宜築月城以守之

一天津爲河北之會鳳陽爲中都之會宜放撫軍以守之一河南爲中原要地北平爲京師巨甸宜選民兵以守命所司議行之

八月經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以戶部侍郎李敏代之忱字量核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與之被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盡諸郡錢穀鉅萬一屑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適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十

以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先是陳鑑鎮陝西慈厚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事各有經畫在陝十餘年教與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及迄數程久旱鑑至即雨雨久鑑至必霽人益愛戴之初薦按察使王文入內臺正統景泰間文與鑑更出鎮至是文當出陝代鑑文不欲行諷請御史言已風采乞留內臺乃以九疇出鎮陝西九疇至除弊屏貪威重著又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九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

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

時猷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往來多窒碍難於行事改爲巡撫都御史國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巡事而上無定員也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更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隅俱置巡撫官矣

三年以食都御史李乘泰贊宣府軍務總甘邊諸乘既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備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十一

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乘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一石或以爲碍例乘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上以乘爲是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時南蠻寇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殺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親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王翱乞用一人上命翱往督漳平

按兩廣地勢接連休戚相關故景泰元年廣東黃蕭養之變廣西會動調官軍一萬之上前來策應及景泰三

年廣西有韋萬秀之變總兵武毅節奏協濟而廣東副總兵董興不調兵應援彼此猜忌事多牽制及寇賊擾攘而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勦捕朝廷更置其將簡卿總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得便宜而行於是事歸一而提督之任遂爲東南總鎮矣

四年正月改侍郾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以左布政使許資言與巡按御史不相統攝故也

十月以王竑爲副都御史仍巡撫督清理鹽竈在淮上有巡河御史王珉貪淫疏劾之竑戍邊歲災傷竑上疏乞罷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被災郡邑賑濟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十二

五年十月巡撫四川副都御史羅綺以鄉人奏受番金罷官籍其家

天順元年正月 上諭戶兵二部各處巡撫提督等官是一時權宜添設今天下已定邊境無事宜卽將各官取回其各處邊備并軍民事務令總兵等官理之事有不便及官有不法者從速按御史究治

四月逮大同巡撫副都御史年當下錦衣獄尋致仕富在大同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四軍功爵賞必既無濫先爲卒吳淮所誣謂侵郭豹兵坐總兵上于謙上議日機宜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平被泰晉齊以一

機宜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

我朝近日都御史王翱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

期等淮晏言沮軍法宜究王者事雖難富又嘗按山西

參政林厚生厚法厚亦誣富臺置獄訊景帝日厚怒

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

言辱富厚竟削籍富又按分守內臣章力轉貪虐力轉

亦誣富巡按御史爲雪富誣狀事得已足時石彪倚亨

勢中富危法逮詔獄上問輔臣李賢日年富何如賢

對日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日此必石彪憚富

不得遂其私耳賢日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遣官體勘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十三

無實狀富遂致仕歸亨因此與張軔等因請盡罷各邊

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

調巡撫江西俞都御史韓雍爲山西副使雍撫江西有聲

時有除舊補新之議故調之

二年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各邊

軍務武臣不得自逞因請罷之未幾邊微騷然上召

李賢謂日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官軍縱肆貪暴士

卒罷散且日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今

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日遠東宜

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須人最急上日卿與

王際馬昂商謀推選務在得人於是議推十二人進呈
遂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任宣府食
都御史李秉任大同御史徐瑄任延綏山西布政陳翌
任寧夏陝西布政萬綱任甘肅巡撫其地 上曰武人
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卽遣使召
還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請一人往理遂陞白圭副
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以太僕卿督信巡撫遼東
召守制山西參政葉盛推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
不允時廣西流賊多人廣東爲害而兩鎮將官不協各
分彼此討賊迄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守將立總鎮於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十四

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
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
謀破賊磔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以江西左布政崔恭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南豫恭至郡縣
進諭耆老令人得盡言聞知州病將米價貴乃出倉米
而取其直以充義役費米價遂平
三年正月大同總兵石彪誣奏都御史李秉坐除名秉在
鎮肅章諸樊凡剽制軍士者必置於法羣情洵洵度不
能容乃以事中之

四月以河南按察使王槩爲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歲荒

老弱流移槩檄所司散給種具修葺民房無悉
因年甘肅巡撫副都御史萬綱丁難時令奉直總督營遷
劉襄事還鎮已虜衆寇涼州甚急劉率輕騎馳赴分兵
追勦所向克捷虜情遁去 劉賈抵入正統壬戌進士
親政都察院掌院者器重之奏請選進士爲御史得二
十四人劉其首也未幾掌河南道渡揚有方考察明允
當按遼東河南江西所至持風裁約強孽貪不少寬縱
吏民畏服歷副使至督撫於練士卒謹斥壠精器械廣
儲蓄尤盡心焉尋卒於官

三月召軒輊爲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初親致仕 上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十五

復思之遂召用輊嚴毅遇人無賢否悉峻拒不得接歲
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
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輊來輒避去
不榮典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當都大臣惟輊及魏驥
廉平俊偉不務文飾云

十月調遼東巡撫副都御史程信爲南京大僕少卿信巡
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信廉
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 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及
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得懼乞
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倫曹吉祥姻又昵都

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金事胡鼎發霖奸賊罪四十事
信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末城
霖左都御史寇深送劾信感外臺官實聖聽詔詰信不
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用

命會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陞辭召至文華殿賜鈔

上諭之日善爲朝廷守北門雍精悍調遣有智畧時出
已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抄糾奸姦訓練士伍逾
年成政大修廢不近塞

五年八月起前都御史王竑參計甘涼軍務時西師未解

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用竑俾典兵部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

六年九月以項忠爲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爲陝西

按察使適陝饑忠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

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返任至是徵爲大理卿

陝人復赴闕借留乃有是命

七年八月以山東按察使王越爲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時

吏部奉大同巡撫上諭李賢曰須得似韓雍者方稱

賢以越對及越至陞見上曰王越丰姿是武臣之英
邁者遂用之

八年十月調會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巡撫兩廣

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疏舉盛堪入內閣盛在廣
東時或譏於李賢曰盛自負能文筆公文不善賢喻之
至是沮其進調盛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
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易補賦馬千八百餘匹其屯
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人謂邊臣留
心屯種者無如盛云

成化元年三月以河南布政使王恕爲副都御史撫治南

陽荆襄三府流民時南陽豪民爭殲殺人恕至獲其巨

魁散其餘黨俄內艱去會襄陽盜起旋起復勸盜

以宋傑爲巡撫蘇松都御史薛致仕保定典人性和厚賢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實而量有容居官能行所無事人皆以鎮靜稱之

四年四月總督兩廣副都御史韓雍請廣東廣西各設巡

撫從之

五年十一月設總府於梧州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都御史

韓雍以受去兩廣賊勢復張會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

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人寇掠無任其貴

者乞勅大臣總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

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

兩廣則事統於一而責有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唇齒

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

名位頗煩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急等所請
兵部會官議舉起復韓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兼理巡撫

六年二月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
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撫民
按察使趙汝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河南四
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各堪爲巡
撫者 上命刑部侍郎曾榮往浙江原保往河南滕耶
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冕往大名今召趙汝雲京侍缺
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韓雍掌南京都察院事以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十八

吳琛代之

七年四月會都御史徐廷章以巡撫甘肅歲久勞怨者多
乞別調 上曰巡撫官但行事公正何必論久近廷章
所言乃適已自便不允令盡心所事不許推避

八年九月給事中梁璟言畿內八府境上廣遠巡撫一人
兼理邊備卒遇有警恐候事機乞以河間保定以南六
府專委都御史陳濂巡撫其龍州抵塞雲一帶邊關及
順天永平二府屬另擇重臣一人專督兼理巡撫之任
部覆從其言乃以命都御史張綱二巡撫之設自此始
九年命左都御史王越率兵捕虜於河套搜套擒巢斬虜

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

十二月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臣生長陝西北見邊務日殷
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日陝西八府三邊
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
各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
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又言固原平涼
乃三邊總會之所虜寇侵犯累從此入宜置立總府諸
臣會議乃命左都御史王越駐劄固原總督諸路軍馬
陝西總制始此

十年以張瓚爲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播州大瀾灣漢等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十九

所累朝未服瓚督師進攻拔十六寨諸苗望風納款降
其衆萬三千人置官司控制之已聞母喪行會葬及四
寇邊諸奪情征勦下任昌等四十五族惟西坡等處負
固如故進兵破其七寨增設墩堡數十處事竣拜戶部
侍郎懇辭終制瓚孝感人

二月免各處巡撫都御史赴京議事

三月鎮守廣西少監黃沁許奏總督韓雍生視獲賊出沒
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囑聚滋蔓流劫郡縣上
免雍罪命致仕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欲布
政何宜迂而固副使張汝食而恭不爲雍所禮乃與沁

攻許之及差官往嚴通委宣教行動竟成其罪

入月起都御史張鑒巡撫保定時值久旱給民牛種俾不廢業復承勅勾稽戎籍王師出督軍餉不乏

十一月致仕鎮守浙江兵部尚書孫原貞卒原貞本名瑞以字行德典人卒年八十七居官以清慎自守多著勞效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十一年七月改張鑒巡撫大同鑒至折首虜奪兵械築城濬濠清理屯種復被勅褒諭虜酋亂加恩附知有備請入貢具奏許之

十二年三月命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兼巡撫兩廣用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兵以來大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詭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下令撫綏從種各安生業約束將士寇來在守不許輒進兵諸峒峒有獨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黨

六月巡撫遼東副都御史彭誼乞致仕從之誼東莞人在遼十年嚴武備實倉庫鎮靜有威自小黑山之捷虜後遠遁不敢犯遼東方無事時總鎮太監橫徵諸屬衛故乃令所屬衛凡移文不經本院議處者皆令費請違者以軍法從事虐焰頓息遼人德之

九月雲南巡撫左都御史王恕奏帝男王承祿隨侍從之

十一月撫治荆襄左副都御史原傑處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代任上以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尋改爲都御史

十二月巡撫遼東陳鉞奏乞賜勅執問都指揮以下官上曰人臣不得專擅成柄雖有一時假以權宜者非祖宗舊法也陳鉞欲請勅自都指揮以下徑行執治是欲專擅威柄邪所請不允

十四年以王沂爲副都御史巡撫真定等處沂武進人吏部尚書俱于嚴毅謹恪天性孝友生平自處儉約家雖貧無貴侈惑人謂有父風云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起會都御史高明討上杭賊事平卽上疏乞休去嘗曰孔殘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微宜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明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微然

十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兩廣吏民謀處叛服不常往隸鎮守巡撫等官頤頤不一故設立總督之稱使上下協和易於控制比因朱英與總兵官平鄉伯陳政爭坐遂章去總督之稱竊見英自受任以來悉心所事招撫安靜大有成功今忽解去總督之柄恐諸夷輕視反側

復生且大監顧恆總兵官陳政亦皆有功俱請獎處
上曰國家懸爵賞以待有功諒所不吝但不可以冒濫
朱英顧恆陳政既有招撫勞勩邊徽靖安英陞右都御
史仍總督兩廣軍務恆改各賜金幣降勅獎勵

十五年四月致仕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卒謚襄毅雍
與人自幼英邁不群為御史時年甫二十一出按江西
刁豪欲迹其所規畫多合事宜歷陞僉都御史巡撫江
西年未三十練達吏治曉習人情黜奸貪疏寬濬均隆
役平市價恩威大著凡所注措後按為格例他巡撫不
能改天順初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尋復起巡撫大同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三十二

七年還議事 上喜雍狀貌陞兵部侍郎已左遷浙江
泰政成化元年以王竑薦陞僉都御史贊理兩廣軍務
晉右都御史致仕歸家居四年卒年五十二雍明經前
律洞達凱爽為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為所谷臨戎
施政豹變鵬搏難發奸擒伏而事簡心平每有惠澤江
西橫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摘詞罷輸風生泉湧
天才逸發

十月命都御史陳鉞參贊東征軍務初建州之役其謀實
起自鉞而王越亦有垂涎之意余子俊以越開邊啟釁
惡之上命汪直朱永將兵而不及越越疑子俊所沮

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職大臣者且任討重務
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薦子俊言前命出於聖斷不
可復移今鉞自以風憲大臣不受節制故為阻撓宜勅
其協濟同謀無分彼此而鉞以直故且以計沮王越竟
得參贊之命時稱越鉞相銳云

十七年六月逮陝西巡撫副都御史秦紱下獄尋釋之命
巡撫河南紱為南京御史劾中官降北黃驛丞薦知雄
縣又禁中官捕獵被誣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
訟寃得調歷陞巡撫宣府再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
苦軍民紱悉情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許紱凌親王 上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二十三

怒遣紱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
事亨還言紱貪狀 上親問其貨嘉歎良久立釋紱且
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丰屈禮
紱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 上問各省撫
臣賢否直獨稱紱廉能 上出紱疏示直直頓首伏罪
益稱紱賢不置 上乃釋直

十九年正月命刑部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馬亦思因擁衆
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勅何喬新巡邊遣謀覘
虜營聲言遣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時山西饑人相
食即命喬新賑贖得便宜行事喬新請內帑淮鹽銀反

需祠部僧道糜得果數十萬石分都賑恤又家歸人濟
溝渠出果價直凡活人三千萬

九月巡撫甘肅會都御史王朝遠累乞致仕許之明遠在
鎮常輕騎巡邊考卒精壯者千餘補各屯增修屯堡擇
廉吏主市平其物價彼此獲利吏人大悅

十月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初文升爲汪直
陳鐵所陷逮獄謫戍官至是直鐵既敗文升竟得雪

詔復其官致仕尋起用之

二十年四月起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會都御史整飭永
平山海等處邊備兼巡撫順永二府時外戚宦官庄田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多占民間土地繼宗奪而還之權貴歛迹

以大理卿宋冕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冕淳安人爲
人厚重接物詳慎謙抑在棘寺年久以仁恕稱及在兩
廣承韓雍平定後號稱無事冕亦以靜謐鎮定之

七月以貴州左布政彭韶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湖
等處韶繼王恕後鎮之以靜吏自不敢犯科而民益樂
其豈弟

二十一年二月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兼副都御史往宣
府大同等處總督軍務倉場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係子
俊還日各仍舊時宣府巡撫李岳等奏連歲兵荒草民

困極今東作方興恐言者仍以修邊爲事未免動衆妨

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以爲差
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令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九月調撫冷南贛會都御史閔珪爲廣西按察使珪疏盜
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捕坐之仍革臺石橫取之弊京
官多不悅會李孜省得幸因言珪不勝任左遷之

改撫治郎陽都御史劉璋巡撫四川四川乏繼儲時有劾
許農民入粟補吏璉命有司聽其病銀且減其數旬日
間得銀數萬兩而至者亦多隨給以平糶歲足軍需仍
餘米八萬餘石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三十五

二十二年給事中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取民無度
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
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之不充急稅運而京民
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難
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明正其罪以爲安
費邊儲之戒御史朱欽等奏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
疏開河湟虛張聲勢邀獲時譽還蒙核自疎遠置諸六
卿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朔樊
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
致邊備空虛詳情嗟怨此而不懲何以警後上命該

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華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十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鄭時上言利國傷民五事一盡誠教以回天意二明理義以杜妖妄三減進貢以蘇民困四息傳奉以抑僥倖五重名器以待有功專爲梁芳發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二十六

也謫貴州叅政弘治改元起原官撫治鄖陽

二十三年五月以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福建福建自成化十五年以上杭盜起停巡撫至是因海寇發故用之

七月巡撫甘肅副都御史唐瑜被劾免甘肅兵政久弛瑜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參將田廣奏起才將許寧李璵勞邊軍恤陣亡邊人練然會中貴人以事諷瑜不從廣等媒孽之竟坐事去弘治五年詔復故官致仕

以羅明爲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明奏罷貢獻以息橫歛復奏奪勢家所擅草湖之利以還軍士他如均水利清兵馬蠲逋負多所建明弘治二年卒于官已以區畫哈密

功微爲工部侍郎已不及矣明南平人成化丙戌進士弘治元年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淵總督兩廣淵以親老乞終養不允留廣東一年新獲僮僮數百賜絲段銀兩柳州諸戎軍皆番調風土殊習比歲凶過半乃爲區處分守多所全活

二月以廣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先是北虜小王子擁衆深入欲爲寇既又以人一千五百入貢進於初至請發內帑銀二萬以供館穀之費邊人不授及虜使入進防範嚴待過厚而所以臨視之甚整肅人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二十七

八月權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尋卒

繼宗陽城人好善嫉惡與人不苟合先爲嘉興知府止携老僕一人蕭然旅寓九載考績民老幼遮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一切革去之巡撫順天爲權貴所忌成化乙巳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既復巡撫雲南居官三十餘年剛直廉介之操維庸人捕子皆知其名云

以陳金爲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孟養爲邊患數十年金遣人省諭卽輸服歸侵地十三處又合貴州兵勦平夷

賊米魯等修復決地水利灌田數千頃以至屯田馬政軍器多積獎盡搜剔之

二年十一月巡撫宣府僉都御史孫珍卒於官珍有直節不究其用人多惜之

以王詔為巡撫雲南副都御史防守禦嚴斥埃復以孟習、亂招集有功再荷褒諭詔錄囚躬冒危險觸炎瘴平反甚衆四年赴任南京病卒詔趙州人天順八年進士

儀觀魁岸坦衷夷節自處不苟歷官顯要清約如寒生卒時無子弟在側官場為治後事繁無長物

四年正月安遠侯柳景鎮守兩廣貪暴不法總督都御史國朝典彙卷五十五總督巡撫

泰絃具列其狀勅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

三十八

其爵景求援於壽寧侯內降減其贓且誣他事誣絃以國報復由是絃亦被逮坐免既而是賊銀追及八百兩

詔免其餘刑部尚書彭韶爭之不聽

以徐恪為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旱溢交沴請減秋稅省織造折鹽課有藩府據山民業承命會勘議歸之民

戶部督積適急以災變請緩其事民德之終工部侍郎七月巡撫大同副都御史許進劾太監石嚴貪暴嚴撫拾中傷比二次差官勘問無實竟以擅用前官所遺藍絹

旗誨知兗州府

五年以鄧廷瓚為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廷瓚勸為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

部尚書張鵬時巡撫廣西知之驚知梧州府曾母憂去起知程番府悉心規畫政令公平四境晏然歸如中州

卒推巡撫適黑夷久叛勸廷瓚討平之詳苗

七年七月以陝西按察使許港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用馬文升薦也

八年三月以副都御史韓文巡撫河南值饑孟以北旱饑令所司督賑賑賑復竭誠率禱致雨歲乃大熟

四月改張數華巡撫陝西時有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國朝典彙卷五十五總督巡撫

三十九

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數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

六月巡撫湖廣都御史樊瑩疏奏地方利病下部議行之時錦田賊與兩廣僉僮為寇聚衆幾三萬人瑩謂賊如此理不可盡殺使不開其生路將致成於我乃下令除首惡必擒餘悉貸不問賊聞之稍各散去遂得倡亂者

十八人置之法而賊其餘歸本貫兵不血刃一方以寧於時巡屬水旱連二十州而諸藩府繕修未息公私困

弊衡州等處且乏鹽瑩奏通廣鹽收其餘利以助工作給賑濟又奏停綾紗紙銀數十萬兩

七月以朱瑄爲副都御史巡撫直隸至白登討羅漢萬斛以備賑應天蘇松等郡旱潦穀食奏減稅額海三江下流殺湖水濬孟濱等河通漕舟自蘇州至昆山太倉多作長堤樹以柳木寬百通舟解風濤盜賊之患乃息議建太倉州請割昆山常熟嘉定三縣歸蘇州之疏龍州郡增添物料蘇上元江寧直隸各府山海各衙門供給及運送人夫等項凡累鉅萬又除各縣無徵提若干議處葉洲權課清江北驛站奏減蘇松常杭嘉湖六府稅額寬恤民力以皆謂之瑄郭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少孤力學辨義利最析齒及賄賂則喙然見顏色故劉歷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三十

中外幾四十年家無餘蓄歲凶缺食郡大夫以米四十斛爲饘一無所受其辛也市人欲錢糧之清介重營世八月詔設巡撫於南贛自弘治甲寅汀漳奸民合爲寇其始甚微郡縣有司無遠畧不急捕其勢浸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壻民居掠奪賦役官軍閭閻爲東南患有司始駭而圖之併其東閩發於西剿其南則亂于北時鎮守江西太監鄒原登撫按三司議謂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隣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剽附近郡縣隸焉則盜易平具奏其事 上從之

十月以副都御史徐廣巡撫湖廣時親藩之國官暨帖載鹽百餘艘抑市於民格立捕其首實於法禁其鹽境外凡小人不得行其私者百計譖毀之上不行八年以唐珣爲右都御史巡撫兩廣時南蠻弗靖珣督兵進勦破村寨嚴洞百餘斬獲萬計捷聞賜勅獎勞未幾卒到草亭人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三十一

九年九月巡撫順天都御史屠勛以逆畿役重民貧京邑尤甚疏請裁省夫役昌五密通山段供億浩繁疏停牧馬以示優恤其經畧邊備奏分薊州三路屯兵緩急相援於潮河川築城設險居守及增置黃花鎮營堡戍兵聲勢聯絡靡不敢輕犯至今賴焉又奏從熊兒峪馬營於便地就水泉人免病渴猶關頭關沮洳多水患歲苦修築亦奏從之
十年以張玉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玉謹斥墾嚴烽燧教信義軍士以中僑爲本而不言攻戰有徵求以希爵者正色厲言拒之中外方倚重堅乞致仕歸
三月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畧哈密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里以資祿寄寧候復職致仕至是起用之
五月起丁憂副都御史何鑑巡撫山東山東南北要衝接

通夫水馬夫關夫溜夫驛遞夫壩夫泉夫守堤守橋等役歲計四五萬人官府濫增吏緣爲弊民不堪命乃度州縣繁簡酌量分多寡分派夫役立爲定規臨清德州倉場糧費糧壯納充巡捕官兵倚勢害民悉擒治隸去籍者數十人

八月召陝西巡撫都御史許進爲戶部右侍郎進在陝西因州縣徵納公事人役投牌三司皆苦於科罰留難進至間以牌呼訊之革其弊因廉守令減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蕭泉由巡多應故事進若令凡巡歷所部期十日州縣期三日逐日自稱行過政績回則憑稽稽其勤國朝典彙卷五十五總督巡撫

三十二

情至是守巡多留心民隱進繼張敷華後關中有張明鏡許重磨之謠

十一年十一月以王越總制寧夏甘涼軍務十二月加少保尋卒越淳縣人景泰二年進上初爲御史有名起陞山東按察歷官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以功封威寧伯贈太傅謚襄敏越奏表奇過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久膺師寄身經十餘戰出奇取捷慮成軫中顛倒才智柔馴辯強皆樂爲之用效之者皆以自爲不及巡撫寧夏副都御史韓文萃文保定新城人器宇宏濶以平易爲政未嘗肆苛猛立聲譽時人稱之

十二年八月以副都御史雍泰巡撫宣府泰剛明正直不附權勢先任浙江布政民多販私鹽泰先收勢家治之衆遂息故推任之至宣府有參將李潛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具草將聞於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而稽潛泰於時相而言官遂劾其擅辱將官罷退居草曲湖墅不涉城市

十三年三月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鄧廷瓚卒兩廣自成化初韓雍平寇後開府梧州半以寇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思安靜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冗吏日國朝典彙卷五十五總督巡撫

三十三

祿俸出於民徒費餉群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空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應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龍水爲賊巢空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生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廷瓚以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輟出以成功若薛林川雲繼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廷瓚斬獲首惡李景光卓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

人英能及辛贈太子少保益襄敘

五月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勅使臨門即携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其來如饑兒之得乳母至則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便役法凡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

六月總制三邊戶部尚書秦紱在三邊整花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開客一萬四千所創山崖三千里是年乞休不允加太子少保尋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

十月巡撫大同副都御史洪漢以邊師失利被劾開任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三十四

十一月命工部左侍郎史琳兼倉部御史經畧邊關琳首陳邊關以防衝突五事九載秩滿權右都御史時虜寇猖獗朝廷方命將出師衆遂舉提督軍務已而報稍緩命先赴宣大會計兵馬易糧虜退還京命蒞院事十四年二月以南京鴻臚卿陳壽爲倉部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倭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盡開壽兼程赴任先驅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追同事者諷壽汪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啻弓馬竟不許時論賢之六月以副都御史王鑑之撫治鄧陽趙之蒞任力除貪酷

時有不堪者乃自草疏投於所厚近侍者謂撫治之官古之所無今之督按者也欲取回京時有待選士效借寇故事并疏改事謂一日不可無比官奏聞寢其事

十月起戶部尚書秦紱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軍務初南京守備魏國公徐溥特疏紱可當邊關重寄直北虜犯固原等處特起紱總制明年特命照王越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軍務巡撫而下咸聽約東遂爲定制

以汪奎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奎發源人性簡靜尚氣節不妄取與居官以篤實從事恥務奔競雖無時譽其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三十五

自守有足稱者

十五年五月江西盜起勅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俊至檄示許盜自新抵南昌親入賊巢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改巡撫庶務一新尋以憂歸江西人皆譽懷不置其去

七月以副都御史孫甯巡撫河南時河溢且噴汴城民流移載道乃議使役以築堤而予備錢令出趨者萬計既成而饑復濟公私便之羣盜橫行令督兵巡捕先後獲數十人復取其賊散州縣以充給濟之費他若獄獄平賊勦強植弱孽草在念民所便不便皆以次行

八月以右副都御史畢亨巡撫甘肅清出陞占軍士三千人又簡餘丁爲邏卒莊浪有警隨時城置閉乃率師直抵城下開屯於郭令士卒樵牧有餘每官給價以充儲峙軍威大振虜遁去

十六年二月命南京刑部侍郎樊登巡視雲貴二省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訪利弊雖險阻瘴癘人跡所不到之處一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顯不職文武吏數十員修城池勦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爲奪其牛不還者聞坐至竟想之登還其狀曰汝第歸使令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請登服罪慰而遣之也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趙撫

三十一

土官聚兵仇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自壁壁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去當直搗其巢穴舉其族復之聲聞即飲兵退其爲發畏服如此

十二月以副都御史張本巡撫江西時袁瑞開盜餐特梅示之諭以生殺利害盜遂逃散地方以寧凡自設施一從寬厚而周窮濟急伸冤理枉惟恐不及蓋本守古時威名素著故民情服自不敢犯本錢塘人性剛介遇事敢爲無所顧忌而清操苦節始終一致

巡撫貴州會都御史劉洪奏平黨惡普安阿方車等初王軾既平女苗米屑而阿方車等竄逸山寨拒命洪追勅

先守臣邀功啟釁之罪削奪恩廕遂隸兵管象微寬慰司世榮父子指授方畧協力効命草薶而禽獮之一境始平又議增築新興平夷所諸要害城郭定夷民姓氏歸官吏食節凡興利除害事究悉次第行之功上賜勅褒謂尚書劉大夏曰劉洪會幹事蓋上以大夏薦之也尋改巡撫四川討平松茂番夷

十七年改陝西巡撫副都御史周季麟巡撫順天上以御馬監及京營草場地土之在薊州者與民產錯置屢互爭密諫內閣擇大臣勘處必得其人廷推李麟素有才聞遂特召還巡撫言官劾其移鎮有實緣意累辯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趙撫

三十七

求去不允尋以養病歸逾十四年卒贈都御史謚僖敏改河南巡撫孫需撫陝西鎮守中官劉璵與需水火剝民自殖輒以法裁之有奸民違例赴璵投懇璵者必據法配之甚苛璵嘗跪請於需曰璵不能學公廉盍稍縱縱墨使璵得飲勺水以相安於此耶需心知璵必害已亦不爲動日夜圖陰中需大臣之子有怙勢橫於其鄉者需亦裁以法於是璵計得行會陝西缺撫遂移之蓋大臣亦不欲其久干汙也

五月加總制三邊秦結太子少保統在鎮修三邊與其腹裏城堡關隘爲四千一百九處創崖設險三千七百餘

里自是北虜不敢窺伺時固原城市荒稀民食乃振其
外城奏移批驗所于此由是商賈流通公私兩利又創
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才彬彬相繼出矣在任三
年邊功孔多

正德元年正月以食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

邊巡視計處方畧興築邊牆明年以忤劉瑾罷

八月起副都御史林俊再撫江西時各府地方盜賊蜂起

肆行劫掠從人望起俊

二年延撫鄧陽副都御史汪舜民卒舜民婺源人有才畧

國朝集卷五十五

三十九

平生矯矯以風節自勵至老猶不改其操云

四月逮延撫南傑副都御史艾璞下獄

八月以副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時馬平種賊猖獗親統

十三萬衆直抵賊巢平之有諭古田賊首歸侵強轄賦

如他州縣又斷藤峽賊積久爲梗金諭服之俾通江路

無遏往來上其事賜名永通峽

十一月取回天下巡撫官

詳中官

三年二月起前都御史雍泰提督南京操江先是馬文升

附大夏交薦之及給事中濟鐸等復疏泰有敢欺之節

克亂之才許進薦於瑾瑾以同鄉故起之鄉人論泰謝

瑾奉日進退在天若奈我何

四年十月虜殺總制三邊工部尚書才寬陝西三邊自楊

一清罷遂革總制比北虜猖獗復用寬寬好野戰不拘

戰陣略一切裁決自將值大虜在套率師由典武營擊

之斬首數十級班勝深入忽伏兵起中流失成於陣事

聞廢子錦衣百戶世裝

十一月以都御史陳金總制江浙兩廣軍務討平江西諸

盜加太子少保

五年八月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

按都御史總督軍務自正統四年龍川之役王驥始也

國朝集卷五十五

三十九

總兵官悉聽節制驥以兵部尚書帥師當王振好大之

心遂擬種儲故事種儲稱總督宣德中始也繼是而已

已之變虜薄都城石亨督城北于謙督之孫鏗營城西

則江淵泰之而已繼是而四方多警類率如例如馬昂

於兩廣石瑛於開外王來於兩廣侯璉於雲南然事平

則罷又繼是景泰天順及成化初白主葉盛韓雍等皆

稱提督意屬協同勅名贊理又繼是則爲任官矣成化

六年開總府於梧州此任官之所由始也三邊總制自

弘治末年泰鉉楊一清張泰始又繼是而陳金華陽之

役陞完制六七之役至統制七省故近平虜之役亦援

以爲例云

巡撫寧夏都御史馬炳然丁憂不補其缺令總制楊一清專在寧夏居住撫馭蓋陰奪總制之權也炳然內江人已以督南京儲至武昌青山江中遇流賊劉六爲所挾令作書退軍不從遇害妻女俱溺或贈右都御史諡殺愍

七月四川巡撫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官官用事每各邊在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功次陞賞後一切拒絕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歸內批允之時蜀賊尚有餘黨科道保留不從後歸蜀人號哭追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奉撫

四十

送未幾而兩川通寇復熾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矣以馬中錫爲右都御史督軍務討劉七楊虎等戰於彰德鎮斬賊甚衆陞右都御史掌院事寇奔入山西數月後還有軍數萬我軍不能退以老師玩寇被勦徵下獄明年卒中錫故城人初爲給事中時憲廟萬妃之弟特寵驕恣上疏發其奸被杖幾死再疏再杖不爲阻悔歷官遼東巡撫兵部侍郎以忤逆理罷官復以遠懷腐損過多逮下詔獄賊感爲民竟卒於獄後御史盧雍追訟其寬詔予一祭

十月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真定都御史蕭紳以過流賊

失獲逮下獄除名爲民

六年以劉琬爲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琬宜春人審熟慎重爲政矜嚴持大體曉達民事慎飭名檢所至舉其職七年二月巡撫山東都御史張鳳急選民兵各令自買馬團操挑挖坑塹督齊布政二司官尅期完辦起撫真定都御史竇果召募無賴數千示甲器具取給州縣事煩民擾之害過賊之半巡按山東御史張瑞真定人憤不能平奏論得大用遂完導師久撫功鳳等募兵地方受害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鼎奏乞令兵部差官勸究尚書何繼履短不行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四十一

十月命都御史陶琬總諸軍務事巡視兩浙初廷議以兩北賊并桃源諸賊未平故復勦琬總諸軍務事至則劉六已殄滅王浩八已聽招撫人心甫安而寧紹湖海屬邑颶風大作海堤毀者三百里居民漂溺者以萬數琬聞之憂甚乃親按其地並出督銀多方賑救遂生萬餘人仍委官築堤捍水自蕭山至餘姚凡五萬餘丈琬愛桃源賊謫詐難信乃奏設兵備及備援郡察之有才有分守要害處置周悉

十二月四川麻六兒等賊久不能平巡按御史王綸勦總制洪鍾縱賊殃民以不職罷以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

川軍務

致仕巡撫應天副都御史艾瑛卒瑛南昌人居家孝友立朝持正晚值逆瑾庇勢家中禍漸成橋遷及瑾誅且復用之而遽以計聞君子惜之

八年二月巡撫四川都御史高崇熙以盜不盡滅逮詔獄四月起副都御史陳壽巡撫陝西時科道文章薦壽以守正忤逆瑾受害貧不能給朝夕吏部尚書楊一清素知其賢乃起用之

九月以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畧哈密十年以張澤爲副都御史巡撫應天以征赤豐賊有功加副都御史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四十二

戶部侍郎巡撫如故尋卒於官贈尚書津博羅人歷官清議練達吏事而自守嚴正所至有聲望云

九月巡撫江西右都御史俞諫因構怨宸濠具疏乞休濠營內旨奪其官聞往

十月以河南布政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宸濠潛謀不軌燧日謀所以制之於是均征賦飭戎備實倉儲撤鹽利諸凡椎剝弊萌者漸次剗削偵姦黨罰之法以窮其羽翼

以右都御史陳金加太子太保總督兩廣軍務金念兩廣久用兵民困瘁不忍更以兵事累地方疏復鹽利開鐵

冶佛山堡收稅以充軍與南雄民遺虛糧七千餘石征通方急金別覈橋稅以代供潮州所轄多逆移通賦亦五千石則撤餘鹽補之減省供費一意撙節

十一年九月以南鴻臚寺卿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極饑屢用非人山谷居民初爲偷竊機奪至聚徒爲盜浙至擄劫鄉村焚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無非賊巢有司束手無策兵部尚書王瓊獨知守仁特薦用之

十月總制都御史彭澤調籍爲民時兵備副使陳九疇敗土魯番於肅州土魯番陰遣使寫亦虎僊以秘術于進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四十三

得預養子之列知兵部尚書王瓊與彭澤有隙即誣奏澤九疇激變番夷現爲嚴奏還命遣使納幣土魯番復許增幣失信致起邊釁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尚書石玠毛澄等議以爲大夫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於澤內批撥職爲民都御史李昆參政陳九疇亦爲民

十二年七月巡撫南贛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剽盜四出劫掠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潮廣江西諸撫臣相親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輒與賊通曲護賊守仁微知濠有逆意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

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宜行事
亦防濫也兵部尚書王瓊奏准允給與旗牌便宜
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守仁隨機撫勦以故濠
反守仁倉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十月改都御史王縝撫治郎門鎮撫南畿諸郡上疏
乞省內臣以慰民望數事不報至是改撫郎陽

延撫雲南副都御史范鏞與王瓊左滿湖廣參議諸聲昌
人生平大節不與時俗浮沉爲御史以直言忤旨逮獄
乘直嫉邪竟終謫籍後以中外表章復官陰子謚恭惠
十四年正月總理淮湖鹽法副都御史王雲鳳卒雲鳳和

順朝興業卷五十五

總督延撫

四十四

順人尚書佐子爲祠祭郎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
倖進者坐事謫知陝州歷提學僉事副使祭酒晉會都
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夜理邊邊吏憚其威遠
年憂去起副都御史未任休雲鳳樂於從善勇於聞
過居常言動儼然終日立正色不避權貴富官孤立
直行已意以故上下多踴歸家素貧遭逆瑾誣賸稱貧
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妻女凍餒

十五年二月巡按廣西御史曹珪劾都御史楊旦時岑猛
聚本兵及當國者圖以功贖罪復原職璋圖自趙宗奪
龍州請託於旦執不可當國廣人也子弟素與叛人通

而本兵司馬擅作威福凡巡撫處有厚餽且獨無二人
交惡曠珪劾之吏部爲之駁白誣竟不行尋以母憂去
時延綏缺巡撫吏部擬推布政姚鏞上覽奏以問兵部
侍郎王憲且曰姚鏞南人恐不耐西北風土憲曰鏞有
文武材畧用之足辦上然其言時南幸未報上嘗
奇鏞狀貌一日鏞舟誤觸黑龍舟上所御也上命
執鏞駕者問舟爲誰鏞驛宿不知也舟人以姚布政對
上笑曰是美髯者耶卽命釋之翌日詣中官以告始驚
謝是年冬未得命仍朝京師久之復還山東迎駕北上
十月上還京巡撫之命始行

順朝興業卷五十五

總督延撫

四十五

十六年六月召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守仁上降璽書慰
勞行取馳驛赴闕宴賞於是月十六日奉勅旨云爾能
勦平逆亂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爾可馳
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
誣科道建言以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
行宴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
歸省上允之

治事申田斌言舊制提督漕運都御史兼巡撫鳳陽因
地方多盜督撫分官專理今盜賊既平宜兼職如故時
鳳陽巡撫臧鳳業已陞任而總督漕運許庭光又頗不

歷時望於是部議庭光回籍聽用刑奉以代之云

七月兵部上言邇來權奸蠱惑 先帝晏自貶損號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凡詔旨皆稱軍門軍令臣下奉行間有形於文移章奏者請令內外諸司悉除之其巡撫等官避總督軍務之號改稱提督者宜復舊名報可

十一月遠巡撫四川右都御史馬吳下獄 許銘告登

十二月甘肅戍卒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許兵變

嘉靖元年正月起陳九疇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九疇為王瓊所構論於繫獄久之得釋及瓊謫戍彭澤起入兵部久欲理九疇之冤未之及至是甘肅事聞廷舉代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許銘者聚以九疇名上從之

三年七月大同叛卒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許兵變

十二月 上命陝西三邊設總督軍務大臣一員該部擬

推才優望重者往吏部言致仕大學士楊一清兵部尚

書彭澤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俱堪任 上命一清以

原官改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

命各巡撫都御史無論邊方內地有遺職或以受當去者

必候代者到始得離任其新代者亦宜亟往不得延緩

以致值事違者聽言官劾奏

四年十二月楊一清召還廷臣首推原任兵部尚書彭澤

王守仁可代 上不允乃更推原任戶部尚書鄧璋兵

部尚書王憲會給事中鄭一鵬勅憲實緣權倖任甘肅

壞事不可用請更擇有才望者乃又推兵部侍郎王時

中南大理卿王瑚合數人疏名以上 上竟用憲起令

起代時科道諸臣楊言等咸請留一清於邊御史馬錄

請合憲而用彭澤皆不聽

總理河道都御史章拯以南京給事中林士元等劾其治

軍妄殺平民處家容縱悍妻因自陳乞歸且言臣入仕

二十年惟思直道而行不務每人而悅致招怨謫罪責

在臣若謂臣治軍以酷則臣未嘗妄殺人若謂臣御家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或疎則臣實無愧妻子有旨令用心總理如故不允辭

六年五月總制兩廣都御史姚鏐罷召起新建伯王守仁

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守仁疏辭乞

留鎮任并薦胡世寧李承勛得 旨兩廣多事方藉卿

撫定紓朕南顧之懷鏐已致政卿宜亟往節制諸調度

軍馬勦賊安民其毋再讓以負朕望仍遣官馳傳趣之

十二月吏部尚書桂萼言足食足兵安民大計全賴各巡

撫兵備官整理近年撫按兵備類不得人且遞遷太速

故事多廢弛民不蒙利邇兵部侍郎胡世寧刑部尚書

李承勛建議言各巡撫兵備宜嚴加選擇務在得人又

今久任以圖成功如周忱在蘇松二十二年王朔在遠東十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十八年陳鑑在陝西亦十餘年功績著者以次加秩勿易其地所言甚於治理有裨惟陛下下而行之 上曰世寧承勛所議良是巡撫及兵備官安民弭盜尤為緊要不久任何以責成近來遴選太速多不得人巡撫官已有旨令久任何不遵行人才難得知人亦難吏部便會戶兵二部并承勛世寧等將巡撫兵備官從公選擇量地險要因才授任果積有年勞如議加陞毋得仍前數為變易負朕責成至意七年二月 上既命吏部會戶兵二部與胡世寧李承勛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四十八

考覈各撫臣宜去留者以聞於是桂萼等言湖廣巡撫孫修寧夏巡撫孟津才宜簡僻河南巡撫蔣瑄清操可稱風采不足總理南京糧儲仇雠保定巡撫林庭楫文名頗著政譽未孚遠東巡撫張云貴州巡撫袁宗儒鄖陽巡撫夏從壽提督操江張九叙或才不逾人或病多廢事議以修津調任瑄等回籍聽別用 上皆從之仍諭諸臣秉公推補務求可久任者毋襲往時遴選之弊召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初瓊謫戍榆林楊廷和主之璉等欲傾彭澤以及廷和乃上言哈密不靖禍起於彭澤陳九疇澤之復起廷和黨

之也乞亟用瓊以寧西鄙 上從之故有是命王瓊既被用即上書論九疇誣罔謂滿速兒實不效上命遽九疇於鎮撫司璉能遷主獄事阿璉等意楊棕備至論九疇誣罔生斬詞連彭澤廷和請併逮治刑部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有功河西不可殺之以快奸回輕中國得不戢戢邊彭澤金獻民俱奪官廷和獲免十一月以巡撫鄧陽副都御史林富為兵部右侍郎代王守仁巡撫兩廣時守仁以病篤乞骸骨因舉富自代不候命即歸 上怒其專擅且疑有詐諭吏部曰守仁受國重託故設漫辭求去不候進止非大臣事君之道卿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四十九

等不言恐人皆效尤有悞國事其亟具狀以聞無何而守仁卒於南安八年七月給事中夏言以溫州巡卒之變請設都御史巡視浙江福建海道 上從其言命副都御史王堯封往巡撫南贛都御史周南辛贈太子太保南經雲人初大帽山賊流劫三省朝議用重臣督勦南往破之因移兵攻桃源賊黨及汀漳山巢賊悉平遂留撫其地南贛巡撫之設自南始十月雲南衛卒圍巡撫都御史歐陽重 詳兵 巡按御史劉杲劾重 上命致仕復以杲糾劾過當謫補外任給事

中夏言言都御史御史皆衝命萬里一遠托身士庶之上操縱舒憐而人莫之違者所以尊朝廷而重名分也今以軍卒一喧而撫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謂何賈生尾大不掉之憂唐人藩鎮跋扈之患大抵由斯深長之計所當然感而不可忽焉者也 上切責之

十二月北虜寇大同偏頭關諸處兵部會擬以左都御史王憲提督宣大軍務高抗言拒之夏言劾憲臨事畏避失色闕庭 上怒其竊祿苟安罷之

九年八月革甘肅督儲重臣時甘肅一鎮有巡撫都御史一人督理糧儲都御史一人巡撫唐澤時引疾乞休未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五十

有俞旨而寧夏巡撫報缺無人攝理吏部欲以督儲都御史趙載總攝其事夏言上言甘肅孤懸河外不可一日缺人而災傷疊見加以兩都御史供億實難寧夏相去二千餘里兵食調發動關機宜兼攝之事從前未有唐澤病劇宜准回籍即以趙載代澤革去督儲之任以節邊費至於寧夏缺人速宜遞補 上皆從之

總制陝西都御史王瓊攻破諸番 上嘉其功降勅褒獎瓊至陝二年西服土魯番率十國奉約束入貢及是諸番蒞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土魯番侵暴恐一旦瓊去夷思 作戡討撫接鎮守乞為奏留甘肅巡撫唐

澤巡按胡明善疏其事言乞留瓊以慰民心 上從之十月致仕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伍文定卒文定松潘人弘治二年進士授常州府推官以事件逆瑾已陞成都府同知道逮詔獄為民達誅諸嘉興平姚源賊有功都御史何瑛以異材薦于朝陞河南知府時吉安多盜乃

調吉安至即擒永豐巨寇賴招奔等四百餘人于桐岡卷賊斬二千餘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及文定同王守仁倡義討賊身親矢石炮火燎其鬚不為動濠擒陞按察使尋陞副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疾致仕尋起為兵部侍郎督尚書提督雲南川湖軍務時芒部屢不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五十一

靖文定欲勦兵力勦之以御威百蠻乃四川按臣戴金力言其非 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督團營文定因乞休許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勝備卿故功名甚著乃以狙狃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云

十一年三月兩廣總督林富再上疏求去是時廣寇未靖上疑富規避下巡按嚴狀吏部言富既候勅必俟至遣代恐候機宣請如成文葉相例預遣官代之乃以提督南鎮都御史陶諧為兵部侍郎總督兩廣

原任南京總督糧儲右僉都御史林有孚先為御史傳漢臣劾其私屬故吏臨清知州劉守臣強買民間女為妾

逮下詔獄至是自獄中上書自白并論漢臣挾私彈劾之故上謂有平不俟問理輒敢言辭令頗極可誦加拷訊毋得同議

十二年以宋案爲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丁憂復起前任尋卒案沙河人性醇篤朴直目所見必行言舉久可復在官鑰戶遠嫌堂室如妻妻子甘菲惡士頌其廉謹瑞鳳十三年巡撫雲南副都御史顧應祥聞母喪凱回籍及聞例當候代復馳還任因上章自劾會巡按御史楊東論其往來輒率空加罪上謂巡撫以地方爲重邇來多違制輒歸應祥革職問任仍著爲令應祥亦上章劾宋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李十二

詔諭斥張無憲臣體日與參政楊濂祝壽副使王鑒食事孫聖林士鳳等置酒高會而按察使蔣彬趨承黨惡卑諂尤甚參議華全副使初吳都祝會事上聞杜朗坤等俱違事抄調騷擾道路並立罪得旨東彬革職開任謙壽銘壘士鳳各降一級全吳脫開朗坤下御史逮問以藏書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叛苗阿向與土官王仲武數構殺書方具疏征討移駐龍里貴戎事遽卒書胡廣崇陽人歷事三朝清如寒士輿論高之

以陳克宅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尋以討平都勻苗苗阿向功晉三品依已調建撫應天方代去向復構亂詔

削克宅官聽勸歸家四年卒已事白詔復官賜祭

墓廕子克宅餘姚人爲御史仇直敢言在鎮屢獲軍功

居家有風節教子孫凜凜有家範子有年官吏部尚書

巡撫湖廣都御史林大輅以地方水災自劾乞罷上以

大器受命巡撫見災求退避事沽名勒令冠帶開任

十四年四月遼陽成卒亂兵部尚書張瓚論巡撫都

御史呂經激發請戍邊御史曾汗論故不報

八月召祀姚鎮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尋罷

十五年以兵部侍郎潘且總督兩廣且婺源人愷悌寬厚

喜怒不形居官持大體而操履方正卒贈工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李三

七年五月總制三邊兵部尚書姚鎮卒鎮募人端嚴

博大所至以公廉見稱于衆狀元及第

二十年正月給事中聶靜論劾巡撫大同兵部侍郎史道

楷赴自豐備禦無策復妄意遷陟與脫禍機乞賜罷黜

道乃歷叙年勞并乞以奏內事慎復勘上念其年勞

優詔留之

八月給事中馮亮御史王繼宗張先祖言三衛不庭北虜

猖獗京師百里之外卽爲賊巢宜遣大臣總督勦州軍

務兼理糧儲上納其言兵部議遣大臣以張漢陳經

名上請上不許特命副都御史胡守中爲兵部侍郎

上請上不許特命副都御史胡守中爲兵部侍郎

上請上不許特命副都御史胡守中爲兵部侍郎

上請上不許特命副都御史胡守中爲兵部侍郎

上請上不許特命副都御史胡守中爲兵部侍郎

上請上不許特命副都御史胡守中爲兵部侍郎

梁原官給符勅以往

時北虜孔棘兵部尚書張瓚悉統兵出禦乃於乞會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文選郎中日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都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梁質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爲此奸巧柔撫不知虜情本兵自出乎天順五年李來寇陝西馬昂統兵龍川之役王驥嘉靖初河西之役金獻民皆本其也景泰時于謙自請行邊劄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諒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肯上賈次毛伯溫到天和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五十四

三人皆兵部尚書又次起用翟鵬內批用鵬總督袁城南甯山東河南軍務

九月兵部會題先年賊犯山西或至陽曲灣或至黃土寨或至寧武關或至四鎮衛猶皆在省城之北故進東潯陽平定進西文城汾州進自和順遼州等處皆有省城晏然無事今則東幾至井陘西幾至潞泉南幾至潞安犬羊之跡殆遍山西雖山東河南畿內等處俱當震搖度勢審時誠可戒心合無吏部推知兵文職大臣一員前去山西專一提督馬門軍武備頭等三關管理軍務兼理糧餉制可

十二月逮繫薊州總督侍郎胡守中于詔獄初守中爲御史黃緣宰執與薛儁等俱改官係已而被劾儁等仍守原官獨守中進食都御史兼詹事府丞見郭勛被寵結勛爲援有勛親信奴係准者守中與連袂日夜軟微延嬖家姬侑之既而勛事敗守中恐入尾已乃先尾勛事抗疏列勛過上命守中督薊遼至鎮多乾沒內帑金又出塞伐古松數萬株以去蔽弊倖虜不得潛伏復通索富人宿將金錢邊士怨之巡按御史洪垣上疏劾之宰執匿不以聞既而諸臺諫各會疏繼上給事中章克賢亦言日者會官處因鞠勛諸疏所列狀勛僥無一語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五十五

至守中疏憤目曰守中思以仇報衆官聞之不勝駭愕蓋勛方盛時守中委心結納親爲慈父及其敗露觀望揣摩又疏論之冀以自免守中昔爲御史發楊氏夜饋之金奉承天路遺之賄皆得倖以無事今日所勛而復攻之亦踵其故習而已今武弁一與勛連者皆不輕原而文班如守中使得以詭計倖免臣恐國法與情有遺恨矣且如守中守薊歸貨多端又令其子輩從往來交通關節浮誇欺罔取玩四夷區區來遠樓之建何足爲塞外之大觀而日勛夫區區綈綈然又遣昌黎李知縣遠投賄金賂結貴近窺伺向背倏忽去來蓋小人之

無忌憚者也向使神不降罰助得迷其所爲守中堅則爲奸黨重則爲逆黨矣尚可寬恕乎哉 上怒命收執守中及其子併昌黎知縣俱送法司鞫問已刑部尚書吳山等會鞫守中結納權貴以徇顯榮忌還軍政擅開武科侵盜幣金橫索部將又造連屏而潰獻動金鼓以入都擅伐邊木自撤藩籬敗夷務矣之患幾邊疆制禦之防法當斬首密雲副使段續張見李文芝薊州參政李元升參將周揖等畏威阿勢甘心聽從俱宜置罪從之守中竟歿西市

以太僕寺少卿劉渠爲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吏部會推國朝典彙卷五十五入總督巡撫

五十六

五十六

擬渠量陞憲職而御批加前官渠以非次辭詔改食都御史給事中安宅言副都御史職崇任重雲南控制華夷渠未歷民事居太僕又係添註才望未稱請下吏部及將額外驥員不得陞用以仰旨溫詔添註官未經實歷吏部毋得擬陞劉渠令遵成命供職

十一年正月給事中徐纘奏邊防舉廢皆由撫臣今山西巡撫陳璘議至開闢一籌莫展大同巡撫史道擅放奸細獲視明旨龍大有濡滯就任同遵嚴命薊州巡撫徐嵩遠東巡撫孫楨先行無聞陳璘聞職宜以都御史曾統任大同張景華任薊州韓邦奇任山西參政于敖

任大同而能勦道講大有以爲失事欺罔者戒璘移舊補內地以便其才方部議謂人才難得亦甚難知必欲久乃見激勸始成今龍大有徐嵩到任未久孫楨尚未到任宜令勉修職業以付簡命俟不勝任方如璘所論量與改調其曾統見撫山東張景華見任副都御史難遽更改韓邦奇屢經言官論薦未奉命旨宜如璘所舉特賜取用于放候有相應員缺另行推舉詔如議

巡撫順天都御史徐嵩因胡守中被罪上疏自劾不能舉

五十七

五十七

正且云守中動稱便宜行事已不得聞若抗違節制恐被誣陷 上怒其支詞推諉扶同欺蔽詔黜爲民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入總督巡撫

五十七

五十七

二月詔罷總督大同尚書樊繼祖奪山西巡撫陳璘前大同巡撫史道官爲民言官交章劾繼祖縱虜深入殺戮

喪師宜加罪論故有是命

三月邊臣奏報虜衆復至復以翟鵬爲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鵬將行候辭輔臣夏言未前即去言卿之鵬至鎮奏乞邊餉言謂樊繼祖買積芻果尚未動支如何何在在空虛 上命嚴之至是鵬又言據降虜言賊已會衆三十萬將入犯乞亟調陝西訓練各兵赴鎮并令多發鹽銀以備軍需 上日鵬受新命首索帑銀舉措已乖況出京日久尙駐宣府抗命怠事深負

委托姑輩職閒任因併革總制官專責大同龍大有宜
府楚書山西劉景保定到關四巡撫防虜

七月復召翟鵬爲兵部侍郎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
務時部議言虜在山西勢甚猖獗各鎮守巡官軍因無
總制未免各分彼此乞會同推舉忠誠將畧者上命
嗣往往給事中劉綸言頃者北虜南侵陛下勅鵬往
督軍務臣謂虜邊總督職能勞至總督增設事出倉猝
機不素定非所以專責成而圖成功臣今請專任翟鵬
凡兵馬錢糧悉得便宜從事上是之因詔鵬先餐後
聞紀功科道官其做古監軍之制擇廉能任事者往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五十八

兵部條上備虜要務一謂各邊省撫臣才力地方或不相
宜者宜量移而不稱者宜別簡勿限資格非大故不去
任非十年不遷官政績卓著者晉陞六卿以示優異得
旨撫臣任事一方關係甚重即令吏部會都察院將見
任各撫臣酌量才相應存留更調

給事中馮良知等劾大同巡撫龍大有以接一奸細及容
政胡松以獻一短疏即目重賞遷秩官無防邊禦虜之
能給事中劉綸劾山西巡撫劉景保結大學士夏言吏
部尚書許讚納賄黨奸一籌莫展且破銀修築邊境且
掩敗稱功專務欺罔宜府巡撫楚書沉酣高臥將士離

心久握重鎮邊備日弛俱宜罷黜因薦知府蔣豹參政
王儀于款其才猷可賞一而乞處賜推用俱下所司看
議尚書許讚等奉旨議處巡撫章才改調因言大有臬
失事應革職聽勘楚書雖乏振揚亦無過失應同籍職
調廷綏巡撫萬潮風土不宜邊事不請應改調他如提
督廷樞等官察經等十八人俱堪留用詔如擬

御史金燦等亦言龍大有劉景保軍誤因楚書及保定劉
隅陝西趙廷瑞湖廣陸杰南京糧餉李中那陽廣瀚延
綏萬潮河南魏有本俱不職均宜罷斥詔吏部都察院
看詳部院疏言大有臬書潮先已奉旨處分廷瑞才猷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五十九

可用才屢經勦虜有年連年備虜俱宜留任惟隅瀚中
才力各不及乞勅隅調用瀚中同籍候調詔如所擬已
給事中李綸又言劉隅貪錢尤著其罪浮于瀚中瀚中
回籍候調而隅得遇缺調用非所以服人心事下吏部
覆言隅在保定任事太劇應請比之瀚中推諉廢事者
不同今據綸所劾賊私狼狽則其罪且有不止于罷斥
者宜合直隸撫按官嚴實以聞從之於是起原任巡撫
趙錦李珏陞山西參政王儀爲食都御史陝西布政使
惟賢爲副都御史各巡撫錦大同珏山西儀宣府惟賢
廷綏無何惟賢又爲給事中馮良知所劾吏部覆令回

蔡應勘而推河南布政張繼陞副都御史代之自是更調紛紛而邊臣益務爲欺蔽以避罪矣

二十二年四月兵部尚書毛伯溫疏言屬者並置總督大臣是宜允濟而臣猶有過慮者四自古關外之臣彼此調和則士豫附但事權相埒嫌隙易生一可慮自古命將出師最忌中制若往復奏請必至坐失機宜二可慮近年邊務廢弛已極非旦夕可以責成言者隨議其後三可慮總督大臣得專生殺諸將不遵約束卽加以罪四可慮臣請文武同心決策共濟時艱軍中一切機宜不從中制雖有小失朝議宏諒其心邊臣亦當盡心展國朝典彙卷五十五入總督巡撫

六十

布卽有人言宜自當待命不當桀求引避所轄自總兵以下有所抗撓卽許論斷如法上俱嘉納

總督三邊兵部尚書楊守禮乞致仕吏部言守禮勤勞素著年力尚強且當邊事孔棘之時宜留使盡心供職

上以疆圉數警守禮不念人臣減事之義乃負恩求避命降二級該部不行參究切責而宥之

二十三年二月以兵部尚書潘繼總督兩廣九月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繼婺源人俄觀修挺性夷易不爲危言激論而耿介壁立不可干以私治官如家恭謹潔白之操始終一致焉

四月上諭輔臣嚴嵩等曰邊方之事用人爲重聞山西宜大總督蘇祐年向衰矣卿等宜擇所以代之嵩等傳示兵部送罷祐回籍以兵部侍郎賈應春代之

十月虜破宜府塞入紫荆關上以巡撫朱方請撤秋防兵太早致虜深入總督翟鵬不能禦鄧職方郎中韓勗不爲籌應俱逮下詔獄鵬削籍方勗各朴于闕下以何俱赦尚書毛伯溫爲民乃以翁萬達總督宣大軍務二十四年七月逮繁總督尚書張珩巡撫都御史張子立千詔獄請戍邊以檢林虜禍故也珩石州人已復起爲兵部侍郎素履修潔器識弘遠尤博綜羣籍工部國朝典彙卷五十五入總督巡撫

六十一

尚書繼襲敘

二十五年四月起用兵部尚書張經總督二邊軍務給事中劉起宗奏經前在兩廣科剋軍糧不下數萬民夷胥讒誣入骨髓交結之使往來京邸絡繹不絕惟知于進罔恤官箴乞罷經新命別選忠良有才望者任之上以經簡自廷推朕親擢用者新命甫下何遽有此疏命廷臣嚴實以聞吏部尚書唐龍執奏經可任得旨張經既論劾不必用令更推堪用者乃以兵部侍郎曾統以原職代

八月調巡撫甘肅食都御史傅鳳翔於江西給事中楊宗

器勅參鳳翔按諸能進貨綠避避始以經武等奏者
論于進卽由參政職取進推一籌夫展遠自甘肅收撫
江西使鳳翔不宜邊材何以參政而驟列金都使果有
經畧又何數月而輒移內地計鳳翔之姦不過欲假邊
方爲進取旋徑耳况久犯清議日事營求進空龍勳以
戒奔諂專下吏部竟議留

以朱統爲浙江巡撫兼典福清泉治兵捕賊統言去外盜
易去內盜難而去衣冠之姦爲尤難奏長嶼諸澳大俠
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貴官通番一二渠魁牟利邪道
宏正典刑課兵嚴糾數尋船盜凋敝賊謀之又嚴根株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六十二

退海者衆右重足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詆誣惑
亂視聽矣

二十六年給事中張鍊論巡撫山東都御史今推提督兩
廣何驚當巡撫時值卑縣妖賊竊餐不能防退於初以
致蔓延成亂雖漸底削平而勞師賢餉焚劫殺戮已無
林矣比奏提部巡按御史查勘而不及驚乃敢違旨會
勘未有偵事于山東而能成功於兩廣者也仍乞以驚
下吏部詰問中飭巡按官查覈功罪以聞 上命誦衣
衛械驚至京詰問又以吏部堂上官聞詞等推舉不公
各奪俸三月司官二月與推者一月降驚福建參議

三月南京科道張恩誠陳私等劾奏巡撫四川都御史張
時微丁憂副都御史端廷叔各貪肆有防冒濫京臺空
罷章下吏部以二臣事涉職私空令各回籍聽勘從之
初以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或命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
至是提督倉部揭室以京儲事物議沸騰給事中張汝
棟論劾室因請裁去提督下廷臣集議從之遂革都御
史并於南京戶部侍郎總督事著爲令

巡撫貴州都御史王學五下詔獄 詳請嚴懲
逮巡撫山西都御史孫繼魯下詔獄成 詳邊臣功罪
二十七年二月逮繫總制三邊侍郎曾統奏市 詳河套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六十三

六十三

六月命右都御史張岳總督湖川貴軍務先是岳爲銓班師
後苗復倡亂貴州巡撫李義壯諸部總督節制三省令
其得以軍法從師乃命岳勦撫仍開府駐師辰州

七月初浙江既設巡撫兼管福建河道以朱統爲之御史
周亮給事中葉鍾俱言不便亮謂統原係浙江巡撫所
兼轄者止於福建海防今每事遙制諸司往來奔命大
爲民擾鍾謂統以一人兼轄二省非獨閩中供應不便
卽如近日發夷入貢賊舟浙江海口而統方在福建督
捕惠安等縣流賊彼此交急簡責獨至統一身奔命已
不能及今閩既設有海道自不必用都御史若不得已

不如兩省各設一員吏部覆言浙江舊無巡撫或遇有
警遣重臣巡視事寧即令止宜裁革巡撫而復巡視舊
制上曰浙江巡撫去歲無故添設一時諸臣仍建議
覆以致政體紛更今依擬未統仍改巡視事寧回京凡
一切政務悉按御史如舊施行

十八年七月都御史朱統以詔安擒獲海賊奏捷因言
閩賊稽結已深成擒之後奸宄切齒變且不測臣訊得
所俘偽千總李光顯等九十六人交通內應即以便宜
檄都指揮盧鏜海道副使柯喬斬之部臣請下巡按勘
幼既而御史陳九德劾統不俟奏覆擅專刑戮請治其
罪竝坐亡等語詔兵部會三法司議議言統原奉勅

賜朝典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許以便宣行事顧賊擒於一月奏發於三月似非臨陣
者比宜俟得旨行刑鏜喬皆不得無過然事體遠度請
遣風力憲臣往驗其事乃遣給事中杜汝楨往勘命罷
統官待勘喬鏜等下所遣官訊之部以統罷去其巡視
員缺更請上裁詔巡按御史熱計巡視廢置以聞既而
汝楨與按臣陳宗夔劾統復急周章聽信姦回顯擅刑
殺喬鏜黨比當論以兵部尚書丁汝璈覆如議喬鏜長
繁待刑統聞命憤懣適有官抄至吳江逮故天津副使
朱鴻漸偵者妄言連統統聞飲酤卒統得罪後總督亦

罷中外搥手不敢言海禁事矣統長洲人爲人清廉勇
于任事讒人深入其罪竟坐憂恐成公論情之沒之日
家無餘貲喬鏜後以王忬論解得釋

十一月巡撫河南都御史胡纘宗初以事挾湯武知縣王
聯創籍聯歸家殺人事覺坐絞待報聯子朝肅走京師
以長至日假衣朝衣隨百官入奉天門稱父冤及奏
宗賦詩訕上有榜天八鑒英皇淚竹句乃以私卻放人
人罪其巡按潘臬諸官阿附纘宗扶同羅織上信之
命逮繫纘宗巡按潘臬諸官二十餘人詣京考訊既而
刑部尚書劉詔與都御史屠儵大理寺少卿沈良才會
國朝典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奏王聯以重囚誣許纘宗詩寓頌美無訕詞意其餘情
犯尤在可原下內閣擬旨嚴嵩謂初河南人黨纘宗
上怒曰既云頌美何以有湘竹英皇句其爲比護明甚
纘宗廷杖四十與初俱削籍爲民僑良才奪俸半年承
問司及吏俱下鎮撫司刑鞫嚴嵩對制平獄公忠可嘉
命兼文大學士祿俸

二十九年蔚州督糧都御史李遂應召至涿州請符驗關
防上怒曰遂未經謝恩佩用新銜又九月中旬命至
今始至其下吏部該科查究以聞於是尚書夏邦漢都
給事中張秉壺等覆言南都去京陸路僅三千里遂候

以八月即未規避亦宜量罰 上謂國事方急遂開召
遷延非人臣濫令肆職爲民以科部臣同議奪州議等
俸三月該司官及乘並各半年

五月以魏有本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尋致仕有本餘姚
人惻惻無華平居寡言笑至該當世務切中肯綮遇大
事毅然肩之卒贈工部尚書

六月總督宣大侍郎郭宗舉與巡撫大同都御史陳耀言
大同之役張達林椿雖沒于陣而虜亦潛遁官軍被傷
者少 上命奪俸既而給事中唐禹追論達効尤先登
全軍陷沒屬其二子張世祿世俊以血戰潰圍得全此
聞朝典案卷五十五 總督題無 六十六

數十年未有之大師而宗舉等不自磨礱軍幕暴陳費
敗乃蔓語彌縫苟逃罪譴則或何以見張達林椿生何
以謝二子宜明示賞罰以昭勸戒 上悅再奏公正部
達二子同殿與椿子鳳騰俱指揮僉事世襲命錦衣械
繫宗舉遷至京廷杖之梟其杖下宗舉請戍遼東邊諸
部將戴給徐仁淑陽安等俱論成長繁刑部獄

九月初設薊遼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工部
侍郎孫賡爲兵部任之賡因言朵顏三衛部落日蕃屢次
侵噬花當賜求添貢把兒孫深入撈掠動扶北虜以恐
喝中國自胡守中無貨過盛益驕戒心今北虜出古北

口道由朵顏而伴爲不知縱使深入貢朝廷厚恩宥及
其貢使宜示恩威俾知悔罪從之

十一月置三輔經畧都御史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爲三
輔各設經畧以翁萬達至宣期滿駐易州召許宗魯駐
昌平州及通州王忬爲三輔經畧使

三十一年七月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海道及興漳泉
地方時倭寇猖獗日甚廷議復設巡視重臣忬時巡撫
山東聞命卽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卓犖而浙人朵晚
不任戰所受閭閻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
誅賞得便宜且欲嚴應援之律寬損傷之條且勸且撫
聞朝典案卷五十五 總督題無 六十七

勿拘從之忬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爲心臂徵獲土諸
兵及募溫台諸下邑樂點少年分隸諸將布列頗海各
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

三十二年二月王忬以巡視權輕不足督率吏士請改勅
文及印記從之乃改巡視爲總撫

閏三月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以旂江寧人爲總
督在鎮六年開誠布信虜無深入前後禦虜斬首以千
計其所繕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之至是疾作許致
仕卒于固原鎮邊民號泣罷市詔贈太保益褒敘

四月先是科道建議增置營田鹽法屯牧三都御史乃以

王達整理屯牧王璣招撫營田王申請清理鹽法至是御史霍冀言屯牧宜責之山西等處巡撫營田宜責之鳳陽山東巡撫鹽法宜責之巡鹽各御史庶幾省費寬民云下吏部覆議從之王達等各還里聽用上日天下大政屬之六部言官意見或有異同部臣當執可否以爲行止如何輒便題覆以致方行遽改甚非國體頭事依違前無定統姑宥不究王達等俱准裁革仍行巡按御史勸覈各官有無成效具奏

七月詔以兵部左侍郎賈應春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應春因言總兵以鎮守爲職而巡撫則贊理軍務至統攝調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六十八

遣又總督任之防守疎虞軍餉不繼奸弊不釐責在巡撫若訓練不精兵革不利士馬不强至于畏縮殘害罪在將官其有摧鋒破敵奮勇血戰之功撫臣不得同其賞如撫臣身督戰陣躬冒矢石及設策出奇指授方畧者則議賞以爲任事者之勛上從之

三十三年二月巡按直隸御史孫慎勛應天巡撫新陞南京工部尚書彭鵬身居重任不能出外力以打地方賊盤據南沙杜門高臥臣屢趣之進兵斷不得已一至太倉散千金以募勇士日鈴稟報所糜又以千計曾一矢未發俄已退還南京矣未幾而工部尚書命下黯遂封

其印綬寄之應天府一切軍務俱置不理不念職守不候交代集于脫一已之患害而忍於視百姓之血肉乞重治以懲大臣偷安避事者上怒命錦衣衛械繫至京鞠問誅爲民

吏部請以江西右布政方任代彭鵬未任以憂去復以左布政使陳洙代之曾黜被劾得罪上命再推忠謹堪任者以聞大學士嚴嵩言洙已陞任上曰卿謂代鵬有人不知其人才誠能勝貽否且今地方危急一日不容縱賊又恐其人遠不能卒至奈何卿可同吏部尚書耿詳議之耿因言蘇松巡撫所轄十二府州地方不便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六十九

兼轄况當軍興之際調兵轉餉難責一人請添設提督軍務大臣一員責之勦賊而令巡撫專督糧餉上曰總督與撫臣並設未知當否其再會同兵部詳議以聞於是默等復與兵部計肯言兵糧兩分行事未便不若依近年浙江例合提督巡撫合爲一人庶責任專而績効可勉洙暫令回籍候補上以爲然因改南兵部侍郎屠大山於應天巡撫兼提督自大山始大山鄴人已以倭寇失事逮繫詔獄事白釋歸家居二十年卒清約如塞士終其世未嘗以一言干有司晚年尤習黃老明然寧照而已

五月給事中王國禎賀汪御史溫景葵等以倭寇倡獗逼近留都各上疏乞調兵給餉及推選總督大臣重其事權如往年征勦華林麻陽諸寇故事下兵部集廷臣議俱稱便因薦南京兵部尚書張經堪任總督乃命經不妨原務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一應兵食俱聽經處分臨陣之際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揮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許以軍法行事

詔復以侍郎賈應春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命侍郎許論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初應春自三邊召佐本兵尋又移鎮宣大以代者江東未至久留不發御史胡宗憲等言東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兼撫

七十

應病危任無期而三邊去宣大久遠今時已入夏防秋伊邇宜留應春仍總督三邊別于近地推補宣大庶彼此調度有人而邊方有賴故有是命

七月時虜日屯聚大同等衛聲言大舉總督許論上疏告急兵部言宣大屬糧數月不給士馬物故者枕藉於道乃先任督撫漫不省憂致貽今日之患罪不容辭上怒遂命錦衣獄逮總督尚書趙佐巡撫都御史侯鉞至京命戶部發大倉銀十五萬兩委大臣質心能任事者贖之吏部推則部侍郎陳備忠實可用遂命兼食都御史往大同賑恤軍士已而祐等逮至各上疏自辨法

司敬問其前後章疏皆虛塞責無幹濟實心俱黜為民上問大學士嚴嵩可撫大同者萬倉卒不知所對上曰朕知王忬可乃手勅吏部曰朕思大同撫臣須得人乃可其以王忬為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趙今之任初忬在浙薦盧鏜釋柯喬激屬諸將鄧城劉堂孫啟夏光等爭奮逐北或以賊綴著節復廣為偵刺凡沿海大猾稱倭內至者悉繫桎梏其家賊解黨與自是倭奴不復知我虛實與所從嚮往而餘艘在海中者亦無以蔽累通火藥矣往往食盡自遁散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所由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兼撫

七十一

發日集坊民登陴守風夜惡苦忬合罷之曰吾兵壞明無慮弗及奈何先敵而逆受困敵耶一郡大喜至是往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為余都御史代忬忬去而浙中之禍始熾矣

十月給事中李用敬論勅總督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縱賊誤國四事上是其議命改經為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一總督軍務趙期平賊不許怠慢三十四年三月詔進王忬兵部左侍郎總督副總督撫大同方平歲而薊遼總督楊博人為本兵廷舉忬上手署用忬代博合速赴鎮不必候代

以提督南京操江都御史史藻等爲南京大理寺卿給事中楊巍言東南倭夷方熾悉贊巡撫俱以失事劾藻等幸脫罪譴乃得美遷以釋重負因循規避若此寇患何時已乎乞還藻善原職仍併將銓部門治上是巍言令藻善仍督操江奪還郎佐一月尚書李默等茹貸之初總督尚書張經至浙中有府同知張任者先爲郎咀經經銜之經行部至其府夜令人踰城出質明詰責任司兵防不嚴城守稅衣冠縛而箠之藩臬府官俱不敢一營解得監織內臣馳入止之任四首保脫出不勝辱欲自殺知府夜伴之乃免國朝府丞無受笞者遠近駭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七十一

異人心稍不予經其所用諸將佐何鄭沈希儀輩名位已抗驕不爲用而新拔士又嫌稱不任兵所徵田州兵瓦氏山東鎗手又不受律以故連戰敗衄名實頓損時侍郎趙文華挾嚴嵩諛頌指凌經經自以爲大臣儼然其上不爲周文華志遠疏劾經謂其才足辦平賊第以家在閩避賊仇故越趨經舍賊耳會臺諫亦有言者上大起遣官抄逮捕經未至經已大集兵破倭於嘉興王江涇斬首二千餘級被溺死者稱是事聞兵科奏乞留經自效平餘倭不聽併巡撫李天寵俱逮至京下獄考訊論以縱寇罪文華頓奏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爲

京都御史代天寵巡撫而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宜代經總督經天寵俱論斬竟死西市

十二月總督三邊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楊守禮卒守禮蒲州人英廟有大度才具敏達所至著聲其襟宇冲曠不屑爲世俗態晚年見時事乖異放情山水間以詩酒自娛鄉人誅數墓之

總督漕運右都御史王誥卒諱臨城人體貌魁偉手神俊整天性孝友儻有大計遇事敢爲不喜矜伐久歷邊鎮威望赫然至今人想望其風采

三十五年二月總督楊宜以近日福建被倭浙江督臣逢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七十一

制不便請專設一巡撫卽其地經畧之兵部覆設巡撫事體未便宜暫設巡視都御史俟事畢議革上從之乃命光祿寺卿張煥爲倉部御史以往煥辭以權輕乞假督撫街得節制全省調度兵食爲便部覆請更街爲巡視福建地方上竟發前命仍以巡視福建海道屬浙一巡撫留煥別用詔罷直隸浙福總督楊宜時趙文華與運撫胡宗憲私厚亟欲以宗憲易宜文華正月申入京上諭大學士嚴嵩問文華南寇始末文華卽昌言寇起時苦無兵今兵集苦督撫非人不能調度請以宗憲代宜故特詔罷之

三十七年三月遣繫總督宣大兵部楊順于詔獄罪給事中劉祐御史宋儀望勒提督福建都御史阮鶚命遣

官抄逮繫下鎮撫司拷訊罷爲民

巡撫遼東都御史賴志阜爲民以去年虜入遼陽不發兵救援而妄報首功尅減軍餉爲給事中張益所劾也四月命兵部尚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時大同右衛圖久不解議者以爲非博往不可上遂命博出督宣大處部中位以待之

五月右衛圖解議召還楊博給事中張學顏言宜改博事權令其專意綜理不必還部上以爲然乃命博留鎮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撫撫

視事博因陳善後二十餘事于右衛東路牛心山諸處築大小土堡九座墩臺九十二座接連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沿大河二道各長十八里五角詎工請命御史視之上嘉其功大速降勅加獎養以銀幣

九月科臣劾奏宣府巡撫張錦庸劣濫謀萌鎮巡撫馬瑛貪污有跡宜罷職寧夏巡撫王鎮才乏振揚總督三邊王夢弼守多疵議且言近年巡撫員缺每于奉政副使內不次擢用法固善也但人臣多巧於進取而臣節難保其有終方其還轉時勉效馳驅求釣聲譽及已在位志氣盈滿因以貪漁龍賂肥潤身家未聞有爲邊陲建

久遠之業者也自今巡撫之選尤宜簡用資格卽未必得人猶可以杜倖門之進也詔張錦馬瑛俱革職開任王夢弼致仕王鎮才調南京刑用仍命今後巡撫選擇宜望相應者推補不得徒以虛名驟遷致誤地方

三十八年五月直隸巡按御史方恪劾奏總督劉遠保定右都御史王忬調度無策貽害地方當虜屯會州擁衆南下則潘家口最當衝要乃漫不設備致虜乘虛而入失策一虜前犯深東意在西入忬擁衆東援北虜已西而我反東阻失策二總督重臣止應居中調度以便策應行一聞虜東即倉皇馳逐致喜峰以西全無寸衛失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撫撫

策三縱中軍張倫擅調將官更易王令一可罪與虜對壘有於將領送束手生說二可罪張倫怙勢凌衆忬擅任之致令債事三可罪入衛官軍假稱虜衆乘機處擅忬不能制四可罪空至黜爲民別選才望代上謂忬官久志怠調度失宜致賊深入畿輔生靈被慘命錦丞衛差官抄并張倫逮赴京鞠治初楊傑盛勸赦焉爲所陷忬忬聞悼甚而其子世貞嘗從繼盛游又爲經紀其妻萬响之常欲有以中忬及職方郎中唐順之出嚴劾辛以粉飾故頗露蓄意于忬異之謝萬响唯不欲以汗請順之還奏劾鎮鎮卒減少三萬餘人且云一卒未

練仍以徵發各邊將擬旨當重致罪姑奪祿責後效
上從之初付實以鎮卒異頓不任戰雖練無益而諸將
迫虜不得不徵發以爲固然不敢辯而疏上練兵十三
事日請以三年爲期嵩曰何昔畧而今詳也且渠尙
欲三年耶及疎河之役嵩嘆言官劾總兵等官置之或
欲以挫行而都御史鄧懋卿復劾行日政府以邊事重
不欲困若行且縱若歸矣盍自投劾去行信之果請放
歸懋卿復爲草授方幹日政府欲逐王行而行復請歸
若盍勅行兩遂之幹亦信懋卿乃疏行當罷得疏即
擬旨逮行上從之乃遣官抄械行至京下錦衣獄考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七十六

訊爰書既具世蕃復削去所叙功次上之下刑部論罪
尙書鄭曉惜行持不從重擬謫戍奏上上降旨日軍
令指揮之誤諸將皆斬今從重擬生乃比守邊將帥儆
不嚴失陷城塞律斬長繫待報竟叙西市
六月詔改宣大總督兵部尙書楊博總督前遼軍務初博
在宣大有箇字素雄塞外屢肆侵擾博計擒之斬其黨
十有五人時出奇兵襲虜虜使帳去乃列上修邊四事
費半功倍上嘉之至是王忬罪繁乃移博總督勘遼
時方感夏傳聞命即赴鎮區畫戰守事宜虜聞楊總督
至悉引去博以采顏等屬夷每過虜不爲我用乃約東

諸帥同時舉燧遂揚旄纛自居庸至山海瀾漫千餘里
旌捷連天敵后震山谷如是者三屬夷驟報虜勝大震
疊以爲我兵頓增益連駁爲堅終歲不敢近塞下
巡撫淮揚金都御史唐順之卒于官順之武進人舉己丑
會試第一授兵部主事尋調吏部改翰林以請朝東宮
落職已以倭寇薦起兵部郎視師浙直朝宗憲薦其有
文武材宜超格用之乃以爲通政仍同宗憲經畫軍政
擢前官順之文行爲學者所宗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
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無所不盡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七十七

一崇寬大丰屬以廉凡事務實效不爲文具經職沈
雅等勞猶微督率將士直搗其巢於叙滿龍潭諸洞捷
開賜銀幣方隅晏然明年召入戶部瀕行卒
三十九年四月命總督宣大都御史張松同籍聽用先是
上諭戶兵二部日朕聞自博入胡奴守墻外侯犯恐總
督非松才也卿等議處以聞都覆松雅稱謹飭但非經
畧才誠如聖諭因薦大同巡撫李文進及保定巡撫葛
綱可代松上初欲用文進既而謂巡撫未久乃用綱
給事中曾廉劾應天巡撫翁大立不職吏部覆奏大立率
領更張有失衆心命遷里聽用

五月南京御史李瑚劾胡宗憲要功致寇下兵部議上
不問已而閩廣浙直倭寇日熾福建巡按樊獻科請起
宗憲赴閩應援浙江巡按周斯盛請勅兵部起宗憲督
師勦寇宗憲聞命泄泄已而寇稍解散竟以功進兵部
尚書又特疏請沿海撫巡諸官悉聽節制其體統如三
邊而勦臣總兵者亦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矣

十一月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章煥自淮安改任會城工
未完且漕運總兵參將俱赴京會議因留數月督漕運
過淮乃發仍假道過家於是南京給事中馬出圖等劾
之上以煥專事談論意本欺誦特命速送法司擬罪

明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七十八

刑部尚書潘恩奏煥繁言噴聽當生突機伏妄奏誣律
得旨發邊衛充軍煥有文學其上經畧中原疏且言妖
盜並興寢成大患頗相憂時之志第其中虛畫空疎又
當一統全盛之時而為經畧中原之語亦非所宜言故
上心厭之遂得罪竟貶戍所

四十年正月逮雲南巡撫都御史游居敬充邊衛軍官
給事中曾廷芝論劾建撫宣府都御史遲鳳翔貪污殘酷
有旨逮京下獄詔治以事多誣調外任起原任操江食
都御史趙孔昭代之

原任總督漕運右都御史陳儒卒儒世出交南祖復宗以

職功授錦承千戶無世補京學學士給以文著進
官盡心職務歷官山東布政以鄉試授調任上察
獄請宥君典史歷陞戶部侍郎至今官條陳漕政事宜
無不切當掄斬倭寇三獻捷于京師致政歸杜門謝客
絕口不道時事

四十一年四月命兵部左侍郎葛爾賢視遼東軍情時虜
酋土蠻等大舉寇遼東巡撫都御史吉澄請如大同往
年故事特命重臣調發兵糧救援且促新任總兵吳瑛
到任上諭兵部曰吉澄所奏地方危急吳瑛果勝任
否因令更推才望大臣一人督視軍情乃舉蕭代之

明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七十九

九月給事中張鳴璜疏論已故三邊總督魏謙吉以貪暴
失士心原任福建巡撫王詢以佞諂得進用數年以來
倡虜騷擾八閩殘破各有所歸事雖既往仍當追論詔
追奪謙吉贈蔭祭葬詢問籍為民不許朦朧奏起仍令
兵部申飭各邊臣悉心經理兵務毋復效尤

十一月南京給事中陸鳳儀等上言胡宗憲十大罪潛結
海寇汪直欺天冒功大罪一本旨會勅江閩科盜偷安
不行違旨玩寇大罪二虛張兵數侵蝕軍需大罪三延
納賢盡嚴中茅坤蔣宰昂希周田汝成等說為奢簡糜
費無紀大罪四扣減織造價值侵盜誤國大罪五通府

驛派解虞給銀兩縱吏舍編索虞極馬匹流毒驛傳大罪六私出把總貪總告身貪官通賄大罪七以杭州衛官厥私僱鄉官某坤徇私滅公大罪八私役官兵以之送子守家爲門子報惡大罪九娶杭州鄉民洪梗女爲妻留卒役來住徐子明之妻于督府宣淫敗度大罪十乞將宗憲罷斥別選才良以紓南顧之懷章下吏部覆奏宜置于理上然之命逮宗憲赴京考訊獄具削籍爲民

十二月 上諭大學士徐階浙閩總督似不必設階言地方已就平寧百姓遭宗憲擾害之後有資談銷止宜設國朝典彙卷五十五入總督郭撫

八十一

巡撫重臣于勅內開載浙直有警互相應援之語似爲便益從之乃以趙炳然爲右都御史巡撫其地

四十二年九月令總督閩廣都御史張臬致仕陞總理河道副都御史吳桂芳爲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和平賊李文彪作亂臬以其地險難用兵倡議撫之給事中陳懋親勸其深寇殃民部議亦以臬非軍旅才乃薦桂芳代之且言閩廣道里隔遠不便兼轄請罷總督止以提督兼巡撫上從之因有是命

逮宗總督勦遠侍郎楊選及整飭荊州邊備都御史徐紳丁部獄上以虜山魴鎮山入怒選等失職命逮選及

紳下鎮撫司考訊而以兵部侍郎劉養代選以俞都御史溫景葵代紳已而獄具選論永新于都市紳削籍爲民初言官李瑜劾選及江東等請同加罪上以爲過諱於徐階階言江東不宜與選同論故東得免

四十三年四月詔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張繼回籍聽用以太僕卿鮑象賢爲戶部侍郎代之繼勇于任事在山東行均田保甲之法又募民開墾荒田民多不便者於是給事中趙灼等交章言其舉動煩苛更張無漸羣情惶駭恐生亂階乞亟罷繼而別選老成持重者往代之故有是命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入總督巡撫

八十一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毛鵬卒鵬舉強人體貌魁梧丰神爽朗賦性剛介持身端嚴博典籍工詩文率友于千里間至其經濟歷藉尤爲時所推重卒年四十四

四十四年九月總督宣大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江東卒東朝城人嘉靖乙酉進士累官戶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召選以本兵協理戎政已復總督宣大在鎮四年上嘗遣中使慰勞覆書褒獎命兼督宣大勦遠等六鎮卒于懷來賜祭塋如例贈少保諡恭襄十月先是浙江總督胡宗憲以侵盜軍餉爲言官所劾宗憲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釋罪書未達仍匿

龍文所及龍文伏誅是接御史王汝正奉詔籍其家得

宗憲所與世蕃書上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藉

龍文爲內援相與誦事世蕃故事久不發今蒙恩放歸

不恩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減于

世蕃龍文乃二犯已正明辟而宗憲獨倖免何以服天

下心又聞龍文長子六一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歷宗

憲家今不識受指何驚矣使六一得凶南定僕恐江南

之事其大可慮者又將在此疏下都察院參獲得旨錦

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其子錦衣千戶松奇職爲民

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辯叙平賊功并節年獻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八十一

總督巡撫

瑞蒙恩以致言官忌嫉且計汝正私受所屬賄上心

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憲互計事情

行巡撫攝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尋歲于獄部免勘

四十五年三月革撫治郎陽食都御史陳志問任志先爲

御史按江西代歸至崇安遇盜公其四衛署縣推官吳

維京爲捕獲而還之志猶有恙色維京人官吏部慶言

志前所失獲爲盜督悉金寶所有賂籍二扇計不啻數

萬金志故無澤稱遂爲給事中何起鳴所追劾故罷

九月以李作爲食都御史巡撫廣東先是兩廣自成化間

設總督兼巡撫至是言官建議宜復設廣東巡撫故有

是命

隆慶元年以趙孔昭爲兵部右侍郎提督山西馬門開略

順義雖稱款塞事實匡剿孔昭日修邊事增堡峻險虜

避不敢入報賜金帛

原任山西巡撫金都御史趙時春卒時春平涼人以麻古

士授兵部主事以建言革職起編修復以建言革職復

起兵部主事歷都御史爲人沉毅慷慨敢於任事及習

騎射有將畧時重其才

以兵部左侍郎劉燾總督兩廣軍務時燾寇冒一本倡亂

廣閩廷推燾總督給事中鄒大經疏言頃皇上以兩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八十三

總督巡撫

廣用兵特簡劉燾爲總督顧今所慮不在無燾而在任

燾之未至耳臣謹條上六事曰重事權久信任寬文法

聽委用廣招徠厚賞格此皆所以委任將帥而責成功

也吏部覆謂兩廣經畧事宜悉如大經言而廣福接壤

爲唇齒之地宜令燾兼督福建軍務庶事權歸一易於

成功得旨允行

給事中張南疏言總督陳其學平生清謹殊乏揮霍之才

巡撫王遴不近人情太鮮含弘之度宜處又言宣大總

督原駐陽和居兩鎮適中之地便于經畧已而移駐懷

來專備南山夫虜不能越上谷以伺南山則南山不宜

株守明矣請如故事令總督駐陽和兵部覆議得旨令陳其學回籍聽用王達策勵供職今後總督每遇春秋兩防照舊駐劄陽和有督相機調度餘俱如議

三年十一月以江西按察使殷正茂爲會都御史巡撫廣西先是廣西以總督兼巡撫後以廣東未寧而廣西古田之變尋起勢不能專制於是議者皆言宜設專官管理軍餉兵部以爲請詔吏部舉堪任者以正茂爲之以劉應節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劉遠保定軍務應節大修京東西諸路邊自廣寧抵開原葺牆八百里建堡二十有三墩臺六百三十有奇是冬虜再犯遼東清河堡上廟廟與葉卷五十五入總督兼撫

八十四

首功五百八十有五獲馬駝各六百餘捷聞陞俸一級命調江西巡撫兵部右侍郎任士憑撫治郎陽會都御史劉秉仁于南京別衙門用以御史凌儒等劾其不職也已而給事中吳時來等又言秉仁前議裁革分守太和山內臣首鼠畏禍乃疏薦太監李芳暗結其心無大臣節不得樂從輕貶秉仁坐罷

四年正月給事中舒化言巡撫應天都御史海瑞著節先朝誠一代直臣然迂滯不諳事體科條約束切切於片紙尺帛間以難遇客忍非人情如瑞第宜與南京清秩以風激天下之士蓋所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也得旨

海瑞節用愛人勤事任怨雷撫地方如故二月總督南京糧儲會都御史張鑑以病乞歸許之未行而卒鑑爲人貌類朴野而節行高潔士論稱之

給事中戴鳳翔論海瑞每日開門受訟動盈千紙民間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誣至於散兵激變則糧餉不敷而取諸民壯之工食議處驛遞則仇視過客將一應正支盡行革免禁佃戶不得完租貧民不得償債皆迂狂顛倒之甚吏部覆言瑞志大才疏宜改授南京他秩命以原官總督南京糧儲以朱大器爲副都御史代之五月裁革廣東巡撫改兩廣總督李遷爲提督兼廣東巡撫

八十五

撫先是給事中光懋言兩廣總督建置已開府著梧坐鎮東西兩省今更設二撫臣不惟多官多費適滋紛擾而於人情馳驚事勢牽掣尤爲多端空章撫臣復提督便御史蘇士淵亦言二卑勢如輔車總督居中控制不惟聲援聯絡且事體歸一章並下吏部覆可故有是命

督撫建置

國初道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撫各處地方事畢復命或即停遣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定爲都御史巡撫兼軍務者加提督有總兵地方加護理管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如整飭邊關督督邊關及撫治流民總理河道等項皆因事特設其邊境以尚書侍郎任總督軍務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按察贊軍務始於洪熙元年以武臣疎于文墨選方面部屬官於各總兵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於是有參贊國朝典彙卷五十五督撫建置 一

參謀軍務總督邊儲景泰中大同參政沈固宜府參政劉瑾山東參議周願廣西副使劉紹如劉清華又以鄧中給事中稱參贊軍務也

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管河道一員

太祖大定天下漕東南粟於海以營遠東五年屬靖海

侯吳禎後卒乃遣都督朱壽張赫鎮之二十年冬十月

享太廟封壽融驍侯赫航海侯又嘗建漕運使尋罷

成祖始命平江伯陳瑄治漕河內地抵北京景泰二年

特命都御史王竑總督與總兵各將同理其事尋令淮

揚廬鳳四府徐和滁三州屬並巡撫監督常盈倉以淮

爲治所至成化八年分巡撫總漕各設一員明年復舊正德十三年又各設一員十六年復舊嘉靖三十六年以倭警添設提督軍務巡撫鳳陽都御史四十年會議歸併改總督漕運兼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萬曆七年加兼管河道

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一員先年薊遼有警間遣重臣巡視或稱提督嘉靖廿年因虜警命胡守中以兵部右侍郎提督駐劄鎮二十九年孫裕以兵部左侍郎提督未久俱勒歸最後始創設總督開府密雲總轄順天保定遼東三巡撫總兵以下悉歸節制仍兼國朝典彙卷五十五督撫建置 二

理糧餉萬曆九年加兼巡撫順天等處地方十一年除巡撫如舊

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一員宣大始管

理鎮朔征西二將軍兼理巡撫正統元年始遣都御史

巡撫宣大景泰二年宣大各設巡撫而遼南書石璞總

理之則總督助也成化弘治間有管則遣無管則止正

德八年設總制嘉靖間命總督官兼督信保及理糧餉

時設將軍至二十九年始定設去偏保改山西

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高皇帝初中山武寧王達等下

陝西遂悉平甘肅寧夏諸鎮泰慶肅三公墳之而侯伯

提督耿秉文等理兵政開命宋額諸國公一按閱操練而已永樂始命寧陽侯陳懋西寧侯宋晟填軍夏寧遠侯何福等填甘肅而文臣不過分理文移治糧餉而已正統初西虜弗靖始命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諸軍據總兵官任禮將貴上討平之而陝西令右都御史王文陳鑑分歲鎮守然實未嘗合三邊而歸一總督也成化初滿四據石城叛詔左副都御史項忠全陝三邊兵討之已詔右都御史王越右副都御史馬文升總兵如之然有事而置事已則韋不為恆也弘治十年始起王越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制禦火篩十一年平十五年泰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三

統以戶部尚書起寄如越自是定矣嘉靖十九年避制字改總督

總督兩廣軍務 洪武元年王師未下廣東西命永嘉侯朱亮祖出鎮廣東永樂中廣西則都督韓觀山雲侯柳溥相繼為大帥得專征及誅賞獨有文臣督攝之寄至正統十四年以苗寇崛起廣東廣西各設巡撫然二處地勢犬牙賊東西乘來往巨剽而武臣自守便利不相策應 天子用兵部尚書于謙言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然事已即歸不忤設焉昂再以提督至某盛以巡撫至成化元年復命都督趙輔率大兵討之

陞浙江參政韓雍為會都御史管理軍務然于制書特重雍既平寇遂命總督軍務兼理巡撫久之雍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邊患請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 上命副都陳謙撫廣東俞都張鳳撫廣西而雍專治軍務以受去五年復起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于梧州開設總府居中調度而廣副總兵兼將而下悉聽節制而兩廣巡撫復不設仍統於總督正德十一年改總督為提督嘉靖四十五年因廣東寇發違制不便兵部題准總督軍務止撫廣西於廣東另設巡撫至隆慶四年又改總督兩廣兼理糧餉巡撫廣東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四

於廣西另設巡撫易曆九年仍改總督帶管鹽法

總督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一員永樂初遣尚書住江南治水患兼理農務十九年勅尚書夏撫幾旬然未有專設宜德元年命侍郎總督稅糧兼巡撫應天等府始有專職至景泰四年定遣都御史嘉靖三十三年命應天巡撫都御史提督軍務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一員永樂初遣尚書治兩浙農事以後或巡視或督鹽有事則遣無定設至嘉靖二十六年以海警始命都御史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州海濱地方提督軍務二十七年改巡撫為

巡視二十八年停遣三十一年復遣俞都提督軍務巡
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地方三十二年養庵入犯杭州
特命尚書提督福建浙江南直隸軍務又專設都御史
提督軍務巡撫浙江兼福興泉漳地方其提督三省者
改總督至兼節制江西復罷至四十一年止設提督軍
務巡撫浙江都御史

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一員永樂間遣侍郎巡視以
後或鎮守或督軍以事間遣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都
御史巡撫浙江兼管福興建寧漳泉等處三十五年以
閩浙道遠專設提督軍務兼巡視福興泉漳福寧海道
副都御史兼五十五入督撫建置

都御史後改巡撫福建地方統轄全省

巡撫江西地方兼理軍務一員永樂十九年勅工部侍郎
憲視以後間遣鎮守巡撫成化以後始定為巡撫然或
府革嘉靖六年始定設四十年定今制

巡撫南贛汀紹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一員弘治十年始設
巡撫正德十一年改提督軍務嘉靖四十五年定今名
轄南安贛州南雄韶州汀州并郴州地方

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一員正統三年命都御
史鎮守以後或以侍郎大理卿出撫至景泰元年定設
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兼督理軍務萬曆八年改督理

提督十二年復為督理

提督軍務兼撫治鄱陽等處地方一員成化十二年以鄱
襄流民遣都御史安撫因奏設都御史提督撫治之至
萬曆二年以撫治事權不專添提督軍務兼撫治職銜
九年裁革命湖廣巡撫兼理十一年復設

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兼管河道兼提督軍務一員宣德五
年遣侍郎巡撫山西河南正統十四年命都御史巡撫
河南湖廣至景泰元年始專設河南巡撫萬曆七年加
兼管河道八年加提督軍務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管河道提督軍務一員
副都御史兼五十五入督撫建置

正統五年遣大理少卿巡撫山東地方十三年始定設
都御史嘉靖四十二年加督理營田萬曆七年加兼管

河道八年加提督軍務

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一員永樂十

九年命侍郎等官巡行畿甸正統十四年命都御史提
督軍務總督糧儲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紫荆關馬二

關然未有專設成化二年始設都御史督理軍務巡撫
順永二府後兼撫河間真保定凡五府七年兼理八府

八年以畿輔地廣從居庸關中分為二巡撫其東為今
街巡撫順永二府遂定設嘉靖二十九年增設通州昌

平易州三都御史旋議革惟荊州仍舊萬曆九年革十二年復設

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關兼管河道一員正統十年

命侍郎巡撫未有專設成化八年始從居庸關中分爲

一巡撫遼東專設都御史巡撫保定其定河開順德大名

廣平六府提督倒馬紫荆龍泉等關萬曆七年管河道

巡撫遼東地方管理軍務一員正統元年遣都御史巡撫

遼寧定制復加管理

巡撫宣府地方管理軍務一員正統元年命都御史出巡

塞北巡撫之設自此始然或兼理大同不守一鎮至成

廟朝典彙卷五十五入督撫建置

七

化十四年始定設復加管理

巡撫大同地方管理軍務一員永樂六年命都御史出鎮

大同旋罷正統元年始與宣府共設巡撫至景泰三年

大同始專設後復兼理至成化十年復專設加管理

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一員宣德五年命兵部

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至正德十三年始命都御史專撫

山西鎮守鴈門天順成化間督革尋復置

巡撫延綏等處管理軍務一員宣德十年遣都御史出鎮

而無專設景泰元年以都御史管理軍務遂爲定制隆

慶六年加管理

巡撫寧夏地方管理軍務一員宣德六年命侍郎理陝西

甘肅寧夏屯政十年命都御史鎮守陝西延綏寧夏等

處未有專職正統元年以都御史鎮撫寧夏地方管理

軍務整飭邊備遂爲定制天順元年革二年復設去泰

贊隆慶六年加管理

巡撫陝西地方管理軍務一員宣德間命尚書侍郎出鎮

正統間命右都御史出入吏代鎮守景泰三年改都御

史巡撫遂爲定制成化二年加提督後改管理

巡撫甘肅等處地方管理軍務一員宣德十年命侍郎鎮

守正統元年命侍郎兼管理軍務出鎮景泰元年定爲巡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入督撫建置

八

撫都御史至隆慶六年改管理

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一員宣德五年命都御史

撫鎮事寧停遣正統十四年遣都御史巡撫遂定設萬

曆十一年加提督

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督川貴糧

餉一員正統九年命侍郎兼管理軍務一年始命侍郎鎮

撫天順元年革成化十二年復設嘉靖三十年加兼理

軍務四十二年改管理隆慶二年兼建昌等處地方

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一員正

統四年命都御史出鎮十四年以土苗亂命侍郎總督

軍務鎮守其地景泰元年命大理寺丞巡撫始有專職
成化八年革十一年復設正德二年革五年復設嘉靖
七年設雲貴川湖等處總制撫劉苗夷事平革二十七
年復設四十二年復革令貴州巡撫兼督湖北川東
巡撫廣西地方一員廣西舊有巡撫沿革不常隆慶元年
改總督兩廣兼巡撫廣西地方三年復設巡撫
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一員永樂九年遣尚書治河自後
間遣侍郎或都御史成弘間始稱總督河道正德四年
始定設都御史提督嘉靖二十年以都御史加工部職
銜提督河南山東直隸三省河患隆慶四年加提督軍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督撫建置 九

多萬明五年改總理河漕八年革

國朝典彙卷五十六

廣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輯

翰林院 抄 討臣胡尚英 訂正

吏部 二十二

通政司

洪武三年三月置察言司設司令二人吏二人掌受四方
奏章以王文卿原本爲司令

十年七月設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公文敷奏封駁之事

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
未行差命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左通政兼之

國朝典彙卷五十六 通政司 一

日臺教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
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

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
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

以正百司逆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
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政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

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譏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
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十二年十二月以東宮侍書張統修撰進原職爲通政司
左右參議

十五年以蔡瑄爲通政使瑄蔡河人爲人警敏善奏對勤於職事故爲上所眷厚二十年以疾賜還里卒於途上親製文選祭賜鈔復其家

二十三年四月以右都御史詹徽兼掌通政司

二十八年六月命編修馬京署通政司事

二十九年以給事中周或爲通政使或朝邑人以上書錄用剛直敢言有論劾必著緋衣諸大臣每早使人候或長安門外見或緋衣各令取素衣角帶爲待罪具當視朝果有論亂糾者必得罪久之貴近多忌或有譖或貪者上怒下或獄死籍其家惟製布斗粟召或妻問曰

國朝典彙卷五十六 通政司

縱或廉無弊金耶妻曰或係寄通政司庫、上得其實

立誅諸者命塞所過致祭復其官

永樂元年省湖廣參議李至剛爲右通政

四年通政司所受四方奏疏凡非重務悉不以聞徑送六科上知之召參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決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是無通政司矣

朕主天下秋周知民情雖細微事不敢忽甚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爾欲欲效之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于聽受不厭倦也

二十二年十二月太常寺御史劾通政使尹必用當省往郊壇而今參議顧謙代行皆屬不恭命皆逮下獄已必用降本司經歷以李嘉代

景泰三年通政使李錫加太子少保致仕成寧人成化十年以李孜省爲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孜省時受密命劾察百官賢否得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

十一年二月以張文質爲工部尚書掌通政司事十三年八月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張文質錦衣衛遂併執文質繫獄本司以掌印請上始知之即命釋文質而責問錦衣衛官指揮使朱驥自陳伏

國朝典彙卷五十六 通政司 三
罪 上曰驥不諳事體擅繫大臣當寬之法今既伏罪姑奪俸三月

弘治五年掌通政司事禮部尚書張文質卒文質昌黎人正統七年進士授給事中中以忤吐鴻地改通政參議歷陞尚書被劾致仕文質爲人醇厚有容居官以孝稱歷官四十年無過舉

六年三月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吏部尚書王恕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遽到而遽大起升恐非所以愛之惟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事乃止

十三年三月以元守直爲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

正德五年九月以祭酒王雲鳳爲南京右通政

十一年十月以李浩爲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明年六月加太子少保致仕嘉靖十九年五月卒謚莊簡浩曲沃人器宇魁梧議論英發剛明不撓爲時所重

十六年十一月以俞琳爲工部尚書掌通政司事琳臨安人成化丁未進士以御史進鴻臚少卿儀度安整英吐宏暢擢通政司加官保天性醇朴無巧僞習慷慨尚義以忠孝自許嘗以塞北有警命兼食都御史往視師旣戡定邊患戡兵歸朝口不言功士論多之

國朝典彙卷五十六

通政司

四

三七九

嘉靖元年前右通政張龍論斬龍交通錢寧誅取財物寧誅御史發龍罪狀下法司比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詬如擬

五年 上親視柴義爲通政使傳命通政司官奏事一如柴義義順天人弘治乙丑進士孝友謙和人樂親之家居儉朴如未仕時

七年右參議裴爲自赴柩發還奏辭聲音不揚乞量爲別用得旨准改尚寶司丞

八年左通政宋滄等條奏職案六事一盲大明律雖附載臣民題奏本式而官尺民尺長短廣狹尚未分明宜知

法判示天下使不得以意增損一奏太多小字不便閱覽宜令明整與題本大畧相似一凡各衙門章奏事干私情徑赴左順門投遞者聽科臣及本司參奏治罪一凡題奏大事別具御覽畧節至於民間本詞務從簡實不得浮冗緣及他事一差錯章奏如何參奏行罰其民本仍移本司自行駁由改正一嚴訪積年作狀代書項名打點等項奸徒處之重罪以清宿弊 上曰祖宗設立通政司出納命令通達下情所係甚重今是職久廢爾等建議修明朕已具悉俱如議行

國朝典彙卷五十六

通政司

五

三八〇

人錦衣籍正德甲戌進士自入官三親凡九遷不出都門事父母孝事仲父如所生居官門無私謁而亦未嘗干人以私

二十五年二月以陳經爲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

三十二年通政使趙文華少有文學爲大學士嚴嵩所愛及爲主事不檢出爲鹽運判官後資緣嵩復入爲郎亡何改通政參議尋擢通政使日與嵩子世蕃比周嵩目爲義子至是鄧陽巡撫缺人嵩願指會舉文華吏部尚書萬鍾遂以文華名上給事中朱伯辰上疏數其不可且曰通政授而寵賂日章沓分發而廉耻盡喪鄉黨羞

稱籍紳共鄙開散猶玷班行臺憲何堪任使文華奏籍
言通政使在朝廷之上左右將事例不外稱今吏部以
處臣而又嗾所親伯辰論列是必去臣而後快也且銓
前爲都御史後以侍郎致尚書乃通計前倖考滿事涉
欺罔猶以不得一品怨望上乃黜銓削伯辰籍以罰
文華

三十八年四月以唐順之爲右通政初順之久廢家居十
餘年從趙文華參直役倭有功起南車駕司主事遷職
方司郎中至是以爲通政仍同胡宗憲經畫草政

通政司

六

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二十三

大理寺

洪武十四年以李仕魯爲大理寺卿仕魯潯州人律比精
嚴守不撓時有僧金碧峯以 上憲春求爲僧建職司
仕魯疏諫至三十章 上屢決不從仕魯願還多歸田
里 上震怒命武士梓縛之立死階下

十九年吳況言刑虎濫請增置審獄官詔設審刑司凡刑
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大理寺 一

部十三道五軍斷事獄成移審刑司評駁

陞大理寺丞周志清爲卿 上諭之曰大理之職卽古之
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千定國唐稱戴胄
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
命爾爲大理寺卿當推情定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
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也

建文二年十二月大理卿馬京坐事請劾政按察司副使
三年二月大理左右少卿汪養聞良輔坐事調河南副使
以鎮江知府薛毅補闕胡問爲大理左右少卿
成祖七月靖難後大理寺奏本寺原設左寺評事五員右

寺評事八員煩簡不均今依刑部都察院十二司道均分六員各帶管直隸地方審錄下府部議從之

永樂三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陳洽爲大理寺卿

八年八月大理寺丞陳志有罪謫北京苑馬寺充軍

二十二年十一月復大理寺卿虞謙官先是謙奏事侍臣

有言此當揭前密請旨不當於朝班封衆數奏爲實恩

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

降謙爲大理少卿而陞時習爲卿輔臣楊士奇獨進奏

事曰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導之言今日居卿位慈懷不

安諒歷事三朝皆居通顯頗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

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大理寺

二

過上日吾悔亦念及此因問時習人若何對曰雖起

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諭尚書塞義曰左

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楊時習文趾憲使

召前峽山縣知縣七謙爲大理寺右少卿謙初爲御史還

按江西言事劾切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宣德五年以徐初爲大理卿時中官阮姓者守遼東失利

侍郎柴車按其當死者三十餘人初奏當誅首惡勿濫

及非章侍郎羅汝承巡撫陝西坐事劾官過赦吏部輒

復其官言官劾以爲愆罪應死初曰是特失覆奏耳吏

部因得釋初爲寺丞與楊復論事不合被劾俱下獄太

史奏大理不見上特宥之復其官星乃見初會稽人由鄉舉孝友寬平出言未嘗忤人至於論事決疑侃侃形於色調南太常卒

正統六年八月召薛瑄爲大理左少卿

七年四月薛瑄下詔獄瑄爲山東提學僉事太監王振罰

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瑄召爲大理少卿三楊

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見振瑄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

而拜恩私門乎振聞恨瑄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

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

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辯其冤三駁臺官請事振又曲

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大理寺

三

庇御史勅瑄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

死竟坐瑄死繫獄瑄怡然讀易不顧大臣傳赦又家人

乞代死得免歸田里

景泰五年召薛瑄爲大理寺卿瑄落職家居已之變以

薦起爲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

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

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饑民貸粟

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脂海以避罪遣王文住按其事坐

以謀叛逮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幾免者衆文

謂人曰此老懶強猶昔

天順元年正月召定苑驛丞廖莊爲大理少卿莊在景泰時請開安 上皇并令 上皇之子親近儒臣忤旨請四年八月以御史高明爲大理寺丞初庚辰劾天下述職官御史趙明爲疏首實出明筆韓顯敷 上詰主筆者明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寇深素重明從容言曰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爲罪 上曰是能御史也豈不問吏部擬明爲山東按察使 上謂李賢曰高明宜內任又謂寇深曰明可爲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

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卒 上召李賢曰大理寺是審

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大理寺

四

錄官法司四後皆從此平允至爲緊要今雖有寺丞二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辯須得職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與吏部尚書王翱議 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質最宜但憂制未終明日見於文華殿 上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翱以資討遂用之

七年四月大理寺卿王宇卒宇祥符人正統己未進士在任以洗冤澤物爲先平反甚多卒之日囊篋罄然無以殮李賢倡衆爲之贈

十二月以副都御史王槩爲大理卿先是刑部都察院獄囚要結多罔成風徒爲文具不開駁繳舉至則測情比

律指摘其過誤疵謬不少假借以故諸法吏相率爲明愼而民不問枉死其所爲斷案繳驗諸法吏亦轉相抄寫成編傳以爲式

成化元年大理卿龔永吉致仕永吉義烏人舉鄉薦初以武選副坐謫戍已從尚書王驥討北虜龍川緬甸諸處還陞大理少卿歷兵部侍郎改前職決獄多平反至是乞休歸七年卒於家

七年以歲大祲命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巡視江西斥貪墨吏二百二十人革冗雜理度賦放無名之稅十餘萬勸民粟七十萬石賑飢民三十三萬修南昌城堤長河

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大理寺

五

湖人叛單車撫定疏時與二十事當路人不悅謂其好名遂致仕歸 時正慈谿人正統十年進士

十四年以宋欽爲南京大理寺卿欽乾州人居官以廉慎稱精於法比乞休疏凡十餘上始終之際有可觀者弘治三年卒贈刑部尚書

二十一年大理卿田景陽致仕景陽高平人泰甲戌進士爲人峭直精敏有幹局爲御史甚著風裁所至貪墨欽迹推掌三法司事彈劾無所避在大理特法不撓評識平允家居二十年吟咏自適絕世故進階禮部尚書正統元年卒諡文懿

以杜銘爲工部尚書掌大理寺事

弘治十六年五月大理寺副李承芳卒承芳嘉魚人舉進士授評事進寺副以講學明道爲務嘗謂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儒先註疏可一切廢棄當直探孔孟之奧聞者莫察其意指爲妄惑而承芳自信不疑尋病去與其弟舉人承箕講學於黃公山蔬食屢空相顧自得也承箕早謝會試不仕以理學者聞

十七年九月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裝殺虜爲功大理寺少卿吳一貫按其罪死會天祥死於獄上大怒親鞫於廷欲置一貫重辟刑部尚書閔珪左都御史戴珊進曰

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大理寺

六

大理寺

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上怒不解又力爭曰法如是足矣一貫罪止貶官

十八年十二月大理寺卿楊守隨以九年滿陞工部尚書仍掌寺事

正德二年二月以刑部郎中孫燧爲大理寺丞時吏部尚書許進知燧持正故推用之

七年以熱忠爲大理寺卿忠薊州人成化甲辰進士由推官歷巡撫宣府副都御史遷今官執三尺惟謹不肯少有推移貴近有所請託必正色拒之吏部擬薦忠爲吏兵二部皆不報卒於官贈刑部尚書

八年以于鳳喈爲南京大理卿鳳喈萊陽人勤敏有治才爲嘉興守歲歉賑濟多所全活入戴誦之

十年以陳珂爲大理寺卿珂錢塘人弘治庚戌進士嗣歷中外三紀章疏十餘大畧皆經世大猷

十一年以任漢爲南京大理卿漢溫江人爲御史疏抗論列權貴欽避歷撫治郃陽經畧三省多所建白居大理五載浩然還蜀平生孝友容止於莊

十三年大理寺陳恪卒恪歸安人成化丁未進士性篤實和易而中有確守居官不矯爲名務盡其職

十四年六月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卒贈太子少保

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大理寺

七

大理寺

謚康簡守隨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歷前官正德初以請誅逆瑾傳旨致仕瑾怨未解乃文致舊事罰米二千石復矯詔削奪官爵再罰米瑾誅科道交章薦其名重聖隆才識優卓守正秉直堪以起用不報以餘黨尚在也得復職致仕

嘉靖元年八月南京大理寺丞黃華以入賀卒於京邸華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爲車駕司郎中諫止武宗南

巡延杖百餘繫詔獄除名歸杜門著述家素貧或至日中未舉火食米歸家恬不屑意贈少卿

二年十一月大理寺正林希元以議獄忤卿陳琳降調寺

副鍾雲端奏希元據理守法自維謹詞臣與其爭批崇實同豈可獨生希元所駁獄情既經奏請久繫不決乞勅法司早賜會勘刑部覆議請下南京法司并勘以聞從之

三年以湯沐爲大理寺卿沐江陰人以崇德知縣權御史歷官副都御史遷撫貴州四川遷前官性坦率不爲鉤距尤善汲引後進居常謀智點淞沂之風故號沂樂以見志

三年十二月大理寺評事韋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請得以獄之犬者爲陛下評之羣臣以議大禮忤旨

大理寺

八

調任者侍郎何孟春爲首諸戍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編修汪思等十七人以拂中使而逮訊者副使劉秉監布政馬卿知府羅玉奎仲道等如千人以失儀就繫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前後五人以京堂憲臺官爲所屬小民計奏下獄者少卿樂護華相御史任洛副使在忠凡四人此皆國家大獄關係匪輕臣妾議以爲諸臣皆所當宥者也陛下大明斷當復戍者之罪

上以商臣實直沽各率意奏令降二級調外任六年十月以黃綽爲大理少卿綽初爲南都察院經歷與

司平反以爲照駁覆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憚庶獄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考課官屬矜恤獄囚查革淹滯節省煩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遠修舊章上裨聖政之萬一也乞皇上俯察特勅法司凡問刑有擬坐未當者容臣等照駁再鞠三次不當官吏具奏下吏若問有寬抑積獄別曹再鞠二次不服會三法司錦衣堂官會審情重者合九卿覆審其原鞠改鞠官若有容私偏護者一體參問上從之

二十二年五月大理寺卿汪文盛卒文盛崇陽人才猷敏贈以功名自喜初武廟巡幸文盛疏諫延杖有直聲

大理寺

九

後撫雲南屬有安南之役屢上方畧鑿鑿可稱二十九年復聽勘大理寺卿虞守愚官命吏部遇缺推用守愚初坐議獄失實被劾罷歸至是勘明敢有是命隆慶二年大理寺丞孫丕揚職先是蒲城知縣呂宗儒坐贓免疑丕揚受鄉官王表賄賂御史王君實論之請開自言給事中程文以丕揚暫勘大學士高拱乘機自發其事丕揚遂坐貶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二十五

詹事府 附奉坊司經局

洪武元年正月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宗異兼詹事胡廷瑞廖永忠李伯昇同知詹事趙榮王溥同知副詹事楊憲傳繼兼攝府丞康茂才張興祖兼左右率府副使孫興祖同知左右率府吳頤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郭愈湯和兼諭德劉基章溢兼贊善大夫文原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詹事府 一

吉范顯祖兼太子賓客 上諭善長等曰朕今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寮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寮卿等在內事當啟閉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寮操之嫌隙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等官以輔成太子之德惟選名儒爲賓友昔周公敎成王告以克諉戎兵召公敎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多忽而不講一有緩急罔知攸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三月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

三年九月放太子賓客梁貞還田里

五年十二月以宋濂爲太子贊善

六年七月以儒士桂彥良爲太子正字

十五年十月以耆儒劉靖關賢爲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肅何顥用爲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

十七年八月以儒士汪仲魯講西伯歲終篇詞旨明暢擢左春坊左司直郎

九月以東昌府學敎授馮潛爲左贊善

十八年正月以儒士劉三吾爲左贊善三吾名見孫以字行茶陵人三吾少習舉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詹事府 二
路敎授選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至是遇政使茹瑺萬之三吾雖老而應對詳敏博覽善記侍承顧問多稱旨 上甚重之遂有是擢尋陞翰林學士

十九年左春坊司直郎汪仲魯以肺疾乞還鄉許之許隆仲魯名數以字行安源人爲人敦實簡靜不妄言笑進

諫兩宮歷三載遇事敢言明白簡直 上嘗以善人稱之故始終備禮遇云

二十二年四月 上以東宮官屬詹事衆務無所統領諭吏部侍郎侯庸置詹事院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諱

吏部曰輔弼 太子必擇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嚴

韓唐宗爲子擇師李綱之徒直言正義頗有聲望今擇謹原有德量其以兼詹事

以視奉李文吉爲少詹事董倫爲奉坊大學士

二十三年六月命定東官司經局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祿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多於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

二十五年七月以致仕兵部尚書唐鐸仍兼詹事食尚書之祿以左通政視奉右食都御史李文吉爲少詹事

二十六年選秀才張宗濟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詹事府

三

入直華蓋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

陳古今季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九月 上以東官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友節行之士廷

臣以浦江鄭氏對 上曰鄭氏朕所素知聞其里人王

氏亦徵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

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今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

舉勲詔以爲左右庶子其餘給道里費遣還

二十八年以唐鐸爲太子賓客尋陞太子少保鐸重厚德

宿靖壓不妄取子 上初起兵時即侍左右每以故舊

遇之宗燭罪數逆鐸 上念鐸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

詹勲以才勝鐸以德勝然不動聲色而政務脩理人咸

愛之 上嘗曰都御史詹勲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

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微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長

遂面垢容愁肌瘦不與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

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

有餘而才稍不足是故小人誣譏極刑者數矣朕深知

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微剛則謫謫滿朝鐸厚重無疵

又謂儒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愚鐸賄賂

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禍德海涵

者以爲愚人之心不古若此邪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詹事府

四

承業初李季繼以國子生拜春坊贊善講授經書深見禮

待爲人博學強記當時號爲書庫及致仕猶訪以時政

二年以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至剛名綱以

字行寧海人洪武初以明經舉侍 懿文太子初授祠

部郎中坐事戍邊未幾召還爲虞部郎歷湖廣參政

上登極至剛來朝提通政預修 高廟實錄陟禮部尚

書至是冊立 皇太子遂兼令官後被劾降儀制郎復

以解籍詞連詔獄 仁宗復爲通政改中興化卒

以刑部左侍郎許思溫兼左贊善思溫吳縣人以曾監選

入六堂權刑部郎歷侍郎質雅樸直不能與物低昂故

經不措於修幸逢聖明之世竟以自全而不究其大用人感惜之

五年以陳濟爲右贊善濟武進人博記廣覽爲召大典總裁青成權今官輔運十五年隨侍五皇孫授經小心謹慎卒於官生平重厚修謹孝友天至爲文章根據經史必務理勝

六年十一月以御史於敬李賢劉子春韓守益爲左中允宛平縣丞梁欽爲左贊善

九年二月詹事府丞陸中善坐不能輔導降交趾丘溫知縣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詹事府 五

十四年 上命吏部翰林院舉老成正大儒耆侍 皇太孫講讀義楊士奇共舉禮部侍郎儀智 上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士奇言宜免朕從之儀智可用侍從

十五年以鄒濟爲少詹事時以 皇太子留守南京簡擇官寮後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周冕相繼下獄死濟幾陷死地者數矣竟積憂懼成疾 太子憐之書問曰卿善自攝即不諱卿苗裔余爲提攜不使墜入蓬蒿濟卒後 仁宗悼念舊學喻太子以保諡文敏

十九年正月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

二十二年以刑部尚書吳中工部尚書黃福兼詹事府丞王英左右春坊大學士黃宗戴詹事府丞

宣德二年五月右春坊右諭德林誌卒誌福州人郡會試皆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編修歷諭德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者卒年五十

三年以鄒緝爲左庶子兼侍講緝吉水人以舊授助教至前官居官勤慎小心務持正議與衆辨論不苟爲異同性澹泊祿食三十年儉素不改布衣常患背疽 上特命醫往療仍賜名藥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詹事府 六

四年五月命禮部尚書胡濙兼掌詹事府事

七年正月少詹事曾榮卒榮吉安永豐人性孝友善獎掖後進儀貌偉猷度坦夷而神情澹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贈禮部侍郎諡襄敏

八月以京官所薦交趾南寧州黎佑爲右諭德

景泰六年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章文言請司職掌內東官官從本衙門以事贖備送吏部考覈景泰三年九月間左庶子周旋等又奏 聖諭東官官皆不必考近本府上簿趙或等考滿吏部又移文本府及送河南道考

殿且諸司職事實國家彝典萬世不可改易況紛音在耳未及再期而吏部輒反覆不常難於遵守 上命以諸司職掌行

天順元年七月請贊善岳正欽州同知 詳內閣

以劉鉉爲少詹事侍東宮講筵鉉長洲人以楷書選翰林秀才中順天鄉試授中書歷侍講祭酒至今官卒贈禮部侍郎諡文恭鉉性介特絕輟之態立身以不欺爲主未嘗疾言遽色尚儉約已貴而僉居隘陋裕如也

二年三月以陳文爲詹事先是文以雲南右布政入覲至京會 上復位問文何在近臣以實對遂陞文廣東左

副典卷五十八 詹事府 七

布政以丁艱不果至是驛召至京特拜詹事兼學士仍食從二品俸懇辭終制弗允

七年二月以孔公恂司馬恂爲少詹事 公恂詳聖考高

成化二年以李泰爲詹事兼侍讀學士太監永昌之姪也三年左庶子黎淳等奏 祖宗東宮官祭俱係兼顧今臣等獨專職任於舊制似有未合伏惟命臣等仍兼翰林之職庶上合 祖宗之制下免繁贅之議詔不允

九年八月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潛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修撰歷陞前職奉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母憂值祭酒員缺 上以潛剛方特

起用以厭士論潛疏乞終制謂絕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也上覽疏許之因久居苦塊慮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憲廟實錄乃謂守制家居頗爲鄉人所議不知此何以云

十八年十月詹事府彭華爲鄉人所訐詔宥罪停俸半年二十年十月贊善陳濟卒濟武進人少穎悟與弟洽同游鄉先生謝應芳之門既長貫穿經史百家永樂間以布衣召修大典書成擢贊善居輔渠之職十有五年僭居一室覆蔽風雨常曰文如菽粟布帛實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

副典卷五十八 詹事府 本

二十二年九月調洗馬羅璟爲南京禮部員外郎以璟與尹旻子侍講尹龍有舊故責及之然亦由其鄉人欲謀侍東宮講讀而璟適至屬李孜省爲之也

二十三年十月以丘濬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弘治二年三月以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初守陳上疏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王恕尚招人言况臣迂疎豈勝此任 上不許始命以本官兼詹事供職史館如故未幾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懿守陳鄞縣人景泰辛未進士孝友方正博學多識文詞藻雅借未竟用

七年以陸簡爲詹事兼侍讀學士除年卒簡武進人姿貌秀偉少有俊才頗不自檢脫益矜誇自負當遭到既久漸不顧多鬱抑肅志以歿

十一年三月以程敏政爲禮部侍郎掌詹事府

十二年六月以禮部侍郎傅瀚掌詹事府

十三年五月以右都御史保鍾爲戶部尚書掌詹事府

十六年二月以吳寬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明年卒寬長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成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忠信宏厚廉靖方嚴衆皆屬望柄用而忌者沮之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詹事府 九

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掌詹事府上疏請觀太極圖西銘諸書上奉命內閣取觀之未幾擢吏部左侍郎兼職如故

正德五年二月以劉忠爲吏部尚書掌詹事府

九月以禮部尚書白銀掌詹事府管內閣誥勅加太子少保卒諡文裕錢南宮人爲人厚重政尚寬簡不爲詭譎之行瑣屑之節值事所難處多所遜避未嘗遂失乎正八年右春坊右諭德倫文敘卒文敘南海人弘治己未會試殿試皆第一其天性純厚篤于孝友仗義郵歌室無私貯且器量甚弘人皆期爲台輔及卒天下惜之三子

以諒以諒以諒皆成進士而以諒解元以訓會元榜眼海內科名無兩云

十二年以禮部尚書李遷學掌詹事府教習蘇吉士

十六年正月以石岳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詹事府禮部尚書劉春卒泰巴縣人成化丁未及第歷官南吏部尚書改前職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簡春忠清愷重不苟門無雜賓待物寬簡雖未見其矯矯之節而光明俊偉不可奪志

嘉靖六年九月以火詹事霍韜爲詹事兼學士韜上疏辭以新命由內閣排用而資望出徐縉之下且言自楊榮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詹事府 十

楊士奇楊溥及李東陽楊廷和顯獲植黨籠絡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聞吏部而中書至有資錄進秩六卿及支一品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官遷擢去置虛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爲腹心內閣大臣不陰結翰林爲朋比且欲令京官補外以均勞逸議未即行躬自冒之而又且顯居學士徐縉之上胡顏之厚可以居此遽入上以其有功德禮諭令就職不允辭稱復疏言臣昨奏內外官員遷轉資格吏部未見會議奏翰林中書兩房積弊閣內未見酌處奏嚴禁職吏事例部察院未見申明奏試從出入會計大數戶部未見奉

行若獨默取官則翰林遷擢之樂又自臣始如前言何如天下後世詬責何 上復優詔不允

七年給事中劉世揚李仁勅奏詹事顧鼎臣汙庸貪佞屢經論劾不足以當眷注居啓沃之任疏有今日詹事他日輔臣之語 上曰言官既知賢才便當舉薦以聞詹事世揚臣例出何言併查奏來鼎臣安心辦事世揚等言臣等愚昧知人實難不敢妄有所薦引至於輔弼大臣多因僞臣進用臣恐鼎臣馴致大位付托不效謬為今日詹事他日輔臣之說非敢謂有成例 上怒世揚等狂妄奏擾且對不以實責令對狀時鼎臣亦上疏求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詹事府 十一

退 上褒諭謂之世揚等惶懼引罪 上怒不解竟杖

世揚等逮繫詔獄鼎臣內不自安具疏救之不許

六月以霍輅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十四年四月以顧鼎臣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十七年八月以溫仁和霍輅俱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十八年二月大學士夏言等送簡東宮輔導官僚給事中

周琬奏劾詹事府參胡經薛僑史際各不職 上令

僑際察各還原職員缺推補南京御史楊逢春又論劾

溫仁和李廷相費家張行廢各人品庸下層鵬峻等察

胡經黃易白悅皇甫濬薛僑胡守中史際等各人品

佞是時行慶已以行官災為民矣得旨胡守中庸用自

朝廷庸應變等已有旨溫仁和李廷相費家胡經俱以

原職供事黃易以原職致仕廷相尋上疏乞罷仍具官

階 上以其違旨令致仕已而御史洪垣又言項 陛

下巡幸承天冊立 皇太子監國推選官僚慎重再三

及所擬則皆庸流如溫仁和輩 祖宗朝設立此官儼

重愛惜不敢取備或三四人或五六人當時言者猶有

論執況今十數臣者俱以庸邪之資並達於一時而欲

望其涵養德性薰陶氣質得乎臣以 東宮師保是寄

和正所關國祚攸繫進人齋奏行在今及二月人與疏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詹事府 十一

俱無聞中間不無他故臣欲候訪實別行奏處乃仁和

僑等恨臣入骨計令守中巧恰盛飾奏害臣以摺言

官之口伏惟聖明勿惑羣議蚤賜裁決 上曰胡守中

已有成命溫仁和等亦各處分矣御史原疏令都察院

移文挨訪并獲其人以聞不許隱匿後給事中呂應祥

錢薇任萬里言邇者選擬官僚非人言官論列陛下各

有處分或歸原職或令致仕其員缺勅吏部選補萬一

選補不當再致人言臣等竊以清明之朝師保之選致

使人以疑惑指摘形於章奏傳之四方未免有礙觀聽

乞勅吏部如會推之例集各官於朝會內開輔臣一一

規宥有實行顯者方疏名上諸其諸奔競之徒俱宜斥去。上怒曰茲蘇院云所選官僚非人又云指摘蹤跡不欲形於奏牘又云奔競之徒不宜用又不欲吏部司其事何奸宄如是應詳等俱奪職爲民。

初夏言選擬三十七人內崔鉉贊佐羅洪先唐順之皆起廢自家入無異議其華察等八人既爲琬等所劾察等仍守原官別選堪爲官寮者言官又謂南京吏部侍郎費宋給事中呂懷黃易皆夏言私親。上亦命宋等各守原官于是言等乃舉江西副使徐階爲沅馬兼侍者考功郎中任瀚爲左司直兼檢討文選主事周欽爲右

副朝典彙卷五十八人 唐事府 十五

清紀兼侍書復趙時泰編修兼校書仍以胡守中爲右都御史兼詹事府丞起故編修王同祖爲司業兼校書官僚始定。

十九年南京禮部尚書霍韜以選補官僚加太子少保同掌詹事府事上疏特免加秩言臣非不知清秩可榮崇階漸陟可勿咈以同侪也竊念今日民生不寧災變屢見由貪酷有司召致而大臣陰爲黨護也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狐鼠鑽結陰固寵權呼叱去來如奴婢乞取彼豈原無良心哉蓋謂職秩不峻則權不可大賄不來無以召致有司之饋遺也大臣納有司重賄有司

食虐小民怨氣召災實有所自臣若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是臣亦幸此幾避自貶素履何以沮遏貪風化道有司是故加秩臣不得不辭也疏下所司知之。

十月掌詹事府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敏韜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兵部主事以議大禮稱旨陞少詹歷陞尚書會簡官僚召掌詹事府卒于官韜賢直好古行誼高潔當張桂始倡繼統之議舉朝皆非之獨韜以其言爲是屢獻議助之卒正定大禮上以其才可任公卿不次擢用數歲中起拜八座韜亦自以蒙被知遇知無不言每朝廷有大政輒輒連論累

副朝典彙卷五十八人 唐事府 十四

數千言多見採用然性剛褊不能容物議論好惡不逮時宜初與張子敬議禮深契後更相忤夏言以論事不合遂相論訐如仇讐久之。上亦頗厭之矣才有餘而器不足其不得當塗柄用有以也。

十二月左贊善羅洪先請預定。東官朝儀罷爲民洪先言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十五聞王守仁講學虔心即嚮往遂早視舉子業登進士第一人既歸田攻淡苦鍊張昇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清飭邊防戰陣車介之下建陰陽卜筮靡不精厥至人才史事固是民隱彌加諷諭日者得其職皆晉

事也年垂五十親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偶得由已
捷市引事之衷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
平而竟不果陸慶元年詔贈光祿少卿諡文恭

二十年少慮事兼侍講學士黃佐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
裕佐香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平生服膺博約之訓慎獨
而力於行其操觚命詞簡雅名家理學之士率墮理窟
萎靡腐迂而獨不然蓋理學而兼辟漢者本朝如佐不
幾見也

二十一年以張潮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潮內江人正德
辛未進士累度疑重與物無忤而有介然不可拔之氣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詹事府 十五

四月以張邦奇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二十九年七月以孫承恩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明年加
太子少保

隆慶二年正月以殷士儋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二月詔起禮部尚書趙貞吉掌詹事府貞吉時年六十餘
而甚壯議論侃侃 上賜意焉未幾遷南京禮部以吏
部侍郎林燾代之 上一日手詔諭輔臣調燾南京召
貞吉還爲講官添註詹事府與殷士儋協管府事已而
士儋以府事讓貞吉不允

五年以高儀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二十六

太常寺

洪武元年以杜環爲太常贊禮郎後爲晉王府錄事終太
常寺丞環金陵人博通經史長於書法爲人謹飭重然
諾好周人急其事父常允恭母尤奇學士宋濂傳其事
七年四月以刑部尚書唐鐸爲太常卿

二十六年二月太常卿丘玄清卒玄清陝西人幼爲武備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太常寺 一

山進士有司薦其有治才授監察御史超擢今官爲人
持重有守 上嘗賜以錢女固辭不受 上益重之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黜太常少卿周訥爲交趾升華知府
訥永樂中爲祠祭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後以方廣
薦人太常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諫倭之人宜棄
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洪熙元年四月太常寺奏犧牲所見牛羊少請給鈔遣官
於出產之處市買 上曰能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朝廷
事神之道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
準洪武中價值凡物直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

間諸物祝洪武時直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
直民怨於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准在京時直
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直不足則就所在有司不
係贓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
監市毋致擾民

宣德元年正月太常寺奏祭祀 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
之禮部而復置太常尤重其事也卿等佐朕事 天地
事 祖宗非他職事之比協恭同寅以承祀事朕豈有
顧然必誠敬之心素有持養榮盛之屬極於精潔庶幾
神明歆格而生靈蒙福卿等勉之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太常寺

二

八年春祭祀禮部祀神太常寺所進祝版誤書月日 上
覽之促令改者召太常卿姚友直等責之曰一歲之間
兩祭社稷而於 祖宗前怠忽如此豈是小過汝等皆
授職有年正是官急於官成自今宜常加敬慎宗廟以
有事爲榮若再陷前失理無再宥

正統十四年十二月給事中林聰等劾南京太常寺卿馮
必政邪佞進身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吏部奏必政嘗
從六科言削職爲民從之 按必政係妖婦焦奉真之
姪輕佻嬖倖士論耻之至是太常卿徐初致仕以羽流
發身在任故劾之

景泰三年以蔣守約爲禮部尚書掌太常寺 宣興人
天順元年以夏景爲太常卿景崑山人初姓朱名和舉進
士爲庶吉士 太宗嘗召見之謂曰太陽麗天日宜加
於承上和宜作景書有景字始此既又奏復姓夏以善
書供事內省授中書歷正卿景能詩精繪事尤工墨竹
以此名於世爲人坦率樂易不拘小節時出入禮法間
人亦不甚非之

五平 八月以萬祺爲太常寺卿 詳異編

成化四年陞掌太常寺禮部左侍郎李希安爲尚書希安
起樂舞生至是用蔣守約例進尚書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太常寺

三

十八年十一月以歸震爲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二十年加
太子少保復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久典秩祀陳習儀
音且容貌魁傑音吐鴻暢甚爲 上所眷注

弘治三年以齊章爲太常卿章深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在
太常六載實恭謹稱國家禮樂之功居多

六年以陳音爲南太常卿明年卒音莆田人天順甲申進
士以庶吉士授編修進修講閣太常爲人古貌古心居
官三十餘年外若渾夷胸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遇大
事有不可必如其志

十年七月禮部尚書徐瓊等因太常寺卿崔志端謂本寺

與光祿太僕不同不係禮部統屬具奏 朝廷每大事會議該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未聞有太常寺也今欲與九卿衙門齊得乎況本寺乃祠部之一事與光祿為膳部之一事太僕為駕部之一事相同但以此三事乃事之大者所以又設此三等衙門專之且今太僕既屬兵部光祿既屬禮部矣獨太常與禮部齊可乎止以志端發身道流執行彰聞累經邪物上疏論之蒙黜退乃敢愈無忌憚恣為欺罔通應究問

十四年七月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原任太寺少卿王佐太僕少卿儲理通政叅議陳勛管轄郎中李堂俱堪任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太常寺 四

奉旨分堂上官內推兩員來看茲按幸主用道士出身欲陞寺丞趙繼宗等給事中王洵請簡用儒臣以扶持正道不報

十七年二月以崔志端為禮部尚書掌太常寺志端發身樂舞生以吐音洪暢儀度閒雅擢評禮郎至今官追贈父祖皆如其官膺姬承祖為鴻臚序班

正德二年南大常卿呂憲致仕憲嘉興人以父學上原廢補中書歷前官憲秀湖博洽閩奏雄辯開口論天下事侃侃無所顧忌意有不當詞氣激烈衆莫能屈

三年九月以田景賢為禮部尚書掌太常寺景賢涿州人

成化乙未進士授給事中慶雲伯周壽用事景賢首倡劾之廷杖幾斃未幾擢通政叅議累奉命宣理邊儲經畧戎務繼陞太常少卿加侍郎尚書仍掌寺進太子少保賜玉帶服章逆瑾擅國時奴視諸大臣景賢長身玉立簡靜自持終瑾之身竟不能中傷上疏懇辭乃進太子太保賜寶鏐馳驛歸仍給月俸廩

十一年以劉愷為禮部尚書掌太常寺

嘉靖二年禮部郎中徐才奏太常卿汪舉先因陳請十二邊豆有乖典禮為言官指摘不自引罪乃曰此係尚書毛澄所議見在諸臣未與故有異同臣惟大議在廷之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太常寺 五

臣無不據程子之正論遵 國朝之服制而毛澄主議無力何嘗有十二邊豆之請也且今日府部即前日會議之官而侍郎賈詠見在安得謂之未與即今澄已故舉乃誦之藉以自解不獨使澄之心不白且誤 陛下於非禮宜按其罪不從

太常少卿張衍端卒吏部言衍端諫止 武宗巡幸忠義與黃華同科宜贈官以示優崇贈太僕卿子祭葬廕子

六年四月時享 太廟 世廟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擬太僕寺余瓚堪任有旨更推本寺堂上官尋以寺丞陳道瀛陞補給事中楊秉義等言太常少卿詔相大禮協供

祀事宜用科甲文臣以重典禮 上以道藏禮儀習熟可用詔如前

七年十月南太常卿牛鳳以勾補厨役事與南京禮部爭辯言本寺非部所屬文移往來不應自大遂封還其劄曰改正施行侍郎顧清具奏其事下禮部議言太常隸於禮部制也弘治年太常卿霍志端奏收厨役不由禮部參奏命多官會議稱該寺原屬禮部而給事中叢蘭劾奏要將志端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爲將來變亂成法者之戒今牛鳳始因文詞參駁而務欲求勝終以乘忿爭辯而肆加侵侮乖戾之風漸不可長且厨役節奉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太常寺

六

四

詔旨停勾而擅復紛更尤屬恣肆得旨 祖宗舊制六卿分職不相統屬其他寺監各有分隸太常統於禮部凡事俱宜關白此係舊規豈得紊亂牛鳳逞忿爭辯文移繁擾體統有乖姑從輕罰俸三月典簿編纂事官行南京法司逮問以後務遵舊制行違者不宥

八年以陳道濬爲工部尚書掌太常寺

九年先是有旨太常寺官以大讀祝特禮時卿王學夔以郊祀司祝不當 上意因自請辭避吏部謂其聲望素著而果賦頗弱宣祝恐非所宜請改用之 上曰讀祝奉禮舊制俱太常堂官供事而學夔新習怠惰違命辭

難姑降級調用少卿等官會同禮部考選用副朕法祖慎祀之意已而調學夔福建參議少卿劉穆寺丞黃嘉賓姚士宏俱不稱改穆太僕少卿嘉賓尚寶司丞士宏致仕

十年四月給事中王納言奏太常少卿金贊仁寺丞桑友蘭餘可成俱以黃冠異流滋叨清秩若卿陳道濬尤甚宜罷斥以杜僥倖 上以納言頗言奏擾下錦衣獄拷訊隨請滿賈布政司照應道濬尋乞休不允

十八年賜故南太常卿穆孔暉祭葬謚文簡孔暉堂邑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正德初進禮部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太常寺

七

調南禮部主事璵諫部選職歷陞庶子復南尚書卿歷陞太常卿卒 上念其諫諍勞故卹典從厚孔暉風有俊才好古文辭行已端雅士論甚重之晚乃好佛學其卒棺歛如西竺法云

二十四年太常寺卿魏鈔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恭簡鈔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歷仕祭酒充經筵講官以進講不稱旨改太常少卿還本寺卿致仕授初有異質能通諸家言折衷於六經醇如也貌朴訥簡重言動以禮近臣稱爲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經精蘊等書行於世
二十九年閏六月詔歲華太常寺厨役樂舞生昌濫之數

樂舞生量存一千五十三人厨役量存一千三百名

隆慶元年降掌太常寺事禮部侍郎帥宗紀爲本寺少卿
魏承詔袁好禮爲寺丞宗紀等皆以道流致列卿御史
王得春劾其員濫宜罷下吏部議謂宗紀等素習祝贊
之事請姑降叙叙用自今卿及少卿有缺皆於科目中
推舉從之

初帥宗紀給寺印盜出庫銀二百兩錢三千萬文令典簿
蔡本高贊禮郎包義傑入其半於已而以其半予寺丞
魏承詔袁好禮楊自和王承業者四人分之及鄒應龍
爲太常寺卿具得其事言之刑部刑部并督宗紀自嘉

廟朝典彙卷五十九

太常寺

八

靖三十六年以來侵盜四郊租稅銀千有餘兩及索屬
官賄賂諸事給事中管大勳亦以爲言於是坐宗紀監
守自盜俟追贓完日發遣承詔好禮自和承業以首故
減二等本高承傑俱黜爲民

三年七月先是吏部議革太常寺協律郎等官四十八員
存二十九員行該寺定擬執事武兼攝或參用樂舞生
不得守帥宗紀所奏事例濫設冗員寺卿陳慶以禮部
疏引宗紀爲驗疑有制議又以祠司移文不署名謂爲
輕已乃上疏固爭以爲郊壇典禮繁重今樂議裁革未
免缺人廢事請下禮部熟計部議復持前說 上報可

於是吏部奏革協律郎等官悉加禮部奏慶既議格內
益不能平乃上疏請申明部寺職掌謂本寺非部所屬
何得擅主裁革司官公務安得不署名因指禮部議短
緣說禮部亦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天下諸務今以本部
理太常之事爲侵擾則戶部之於錢糧兵部之於士馬
皆爲侵擾矣此說紊亂綱紀爲害不細疏並下吏部部
覆太常所掌乃祠部中一事因不可榮謂部屬亦難謂
全無統屬其公移往來宜各仍舊 上從之

廟朝典彙卷五十九

太常寺

九

國朝典彙卷六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二十七

四夷館

洪武十五年正月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懿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譜其聲音各華夷譯語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

國朝典彙卷之六十六 四夷館

皆能得其情

永樂五年三月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蔣禮林院習譯書過開科仍令就試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內分八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

滿甸

十年六月增建習譯書館二十楹

十九年八月 上謂諸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太學生聰明者習之諸生多不悅輒生譁議 上怒將罪之學士楊榮救免遂命掌之榮訓迪得宜自是帖服率皆有成有官至五六品者

天原間禮部左侍郎鄒幹等奏永樂間翰林院譯寫番字

俱於國子監選取監生習用近年以來官員軍民匠作

厨役子弟投托教師私自習學濫求進用况番字文書

多關邊務教習既濫不免透漏真情乞勅翰林院今後

各館有缺仍照永樂間例選取年幼優秀監生送館習

學其教師不許擅留各家子弟私習及徇私舉保 上

令今後敢有私自教習走漏真情者皆重罪不宥

時詔求通夷字者大學士李賢以太僕寺卿韓定應詔入

奏夷音譯字之說 上悅賜寶鈔錦綺定家京師正統

初以儒生送入翰林習學夷字精於篆授鴻臚序班景

國朝典彙卷之六十六 四夷館

泰初選入內閣辦事以精楷書陞中書舍人歷吏部員

外郎中提督四夷館事至太僕卿定事親幸處兄弟友

愛天性儉約居官四十餘年在內閣書制誥朝入暮出

無或少怠處俗崇以義待生徒以禮一時入館習夷字

者無不諳曉

三年四月禮部奏四夷館譯字官生凡有一百五十四員

名而教師馬銘又遺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以希

進用 上命禮部會官考選精通者量留餘送吏部改

用子弟俱違寧家後有私自教習者必罪不赦

弘治八年奏准各國世業并土官土人子孫情愿告兒候

缺通事或邊方訪保生儒人等該本部考得夷語精通
勤無詐員者例送鴻臚寺收充候缺通事土官土人子
孫給與養贍食米一石極邊訪保者給食米五斗通候
有缺之日再考題補其出身資格仍照舊例
正德六年增設八百館

十六年十二月禮部尚書毛澄等奏請考選精通夷語熟
諳夷情者二員爲大通事餘本部并兵部其譯審夷人
屬之提督主事并本等通事訪保通事屬之鎮巡官并
鴻臚寺掌印官遇奉旨宣諭夷人該部各差屬官公同
宜論事畢即回以防賄囑得旨大通事俱停補餘如議
國朝典彙卷之六十一 四庫館 三

行於是禮部復議其職事令鴻臚寺官令本等通事掌
管從之
嘉靖元年鴻臚寺卿魏澆疏言凡選補各國通事除丁憂
緣事俱不作缺其見缺十人以上及一國全缺者在
外行各邊鎮鄣每缺精選一人送部在京不必通行通事
訪保禮部制鴻臚寺召選真正精貫子弟取具印信保
結粘送部覆審相同再試每缺精選一人奏送該寺分
派各國年深老成通事教習如本國無人許其自從師
受業或譯那通曉者教之一年之後同邊方訪保到部
二人通行試以夷語上者收補次者候下者黜退不得

稽守候多年以邀收選時動結人員不得以過犯頂冒
之人竄入著爲令禮部覆議 詔從之

二十五年禮部覆給事中厲汝進奏准將譯字通事官生會
同大臣從公考校甄別去留照得前項官生在館人數
甚少若復重加查革未免一時乏人況翻譯欠通係該
館教師宜聽內閣裁酌去取精選得人其各官生俱要
嚴立期限勤督課業月有試季有考譯業精曉者方准
選用不通者黜其通事序班人員收取太監宜嚴加精
選分別去留俱照譯字生事例每日進館習熟夷語以
後通事食祿冠帶投職等項俱以三六九年爲期通將
國朝典彙卷之六十一 四庫館 四

在館官員人等一併考試不通者黜爲民得旨譯學不
精本於選收多弊教法不嚴在館通事人員即會同吏
部通行考試有旨習治罷黜有差
二十八年題准各館中拾選年深通事曉夷語者一人立
爲教師不分有無夷人每日黎明時進館督率各該通
事人等演說夷語中有未能盡曉者遇有該邊原來件
送通事許令教師詢問訪務求通曉音字如三年之中教
習有效便類考之時具名奏請擇用

國朝典彙卷六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二十八

太僕寺

洪武六年二月改羣牧監爲太僕寺以監令唐元亨爲太僕寺卿監丞孫瑛爲少卿始定養馬之法命應天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州民養江北便水草一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善馬爲種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爲一羣羣設羣頭羣副掌之牝馬歲騾馬一駒牧飼不如法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屬都察院卷六十一 太僕寺

擇勞近水草豐腴之地春夏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官以時巡行群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郎考其生息多寡以爲殿最焉

永樂十八年改北京行太僕寺爲太僕寺

二十二年十一月擢德州同知陳璘爲太僕寺少卿異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始由中書宣使授德州同知至是坐事當戍邊 上念其父夙節特有而擢之仍賜以鈔錠

洪熙元年復以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

正統六年復以北京行太僕寺爲太僕寺

景泰元年命太僕寺卿王榮持節充奉迎使詣淳庭見上皇 上皇諭令還報命進太僕卿榮錢塘人天才快敏爲文不屬思數千言立就有西漢氣骨立朝五十餘年聲實茂著

成化三年九月給事中侯祥等奏各府縣管馬官既多非其人其太僕寺官有經年不至所諫者馬政日益廢弛上曰馬政務在得人令太僕寺丞員缺吏部直填選有司廉能者授之

弘治十八年二月以太僕寺少卿儲璫爲本寺卿璫疏上馬政便民者四事悉見施行

國朝典彙卷六十一 太僕寺

正德十年以鄭緒爲太僕寺卿時南陵丞韓思義貪殘日著緒按以法權官張雄爲居間不聽會思義以病歿繼以故勸誣緒乃繫御史臺視爲民精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生而美丰神重交游慎然諾與人語必倒衷胸至於嫉邪惡佞則毫髮其之假借又博極群書爲文警拔漢魏詩則浸浸逼大雅矣

隆慶二年十月革南京太僕寺少卿一員

國朝典彙卷六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二十九

兩京尹

洪武三年改應天府爲府尹同知爲府丞

建文二年十二月署應天府事兵部郎中方賓謫戍廣東

永樂二年十二月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

召府尹向寶等責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官

禁使令之人汝何畏而輒聽其役民汝爲京尹朝夕在

兩朝典彙卷六十二 南京尹

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遠外小官當如何今姑宥爾若

復爾前非必誅私役工匠中官命錦衣衛執而治之

八年二月都察院劾應天府尹姚恕非京尹才 皇太子

監國令降浙江參議

十年三月以順天府知府張貫爲府尹同知嚴節爲府丞

十五年六月以吏科都給事中陳諤爲順天府尹

正統十一年二月以光祿寺少卿王賢爲順天府尹輩較

之下兵民祿處賢不剛不柔燿奸剔蠹一處以公道人

見其嚴重亦不敢以非禮干吏民大化之譽以柴炭爲

民病走詭工部尚書石琰曰京民勞被極矣今採運夫

役與夫促諸郡等無所不可乎璞默然爲避減之又情

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於庭爆火園之賢聞

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溫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

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索板席若干賢曰明日來取察

知其詐及至執之實於法其處事多類如此

景泰六年十月王賢以九年考滿乞致仕不許陞正二品

俸復任天順五年致仕賢寧陽人 詳異術

成化六年順天府尹閻鐸以歲饑坐視民患不能賑濟爲

戶部所劾遂降衢州知府其府丞而下并巡城御史俱

加罰有差

兩朝典彙卷六十二 南京尹

七年以順天府丞彭信爲應天府尹明年卒信仁和人景

泰辛未進士爲人性度坦夷有納汙藏垢之量至於遇

事故爲果斷立督則又不茹柔吐剛故所在威著聲績

八年十月順天府尹李裕言木府所屬宛大二縣多玩法

之徒往往詐稱奉各衙門差遣挾勢囑託又有詐稱內

府樵辦公務往各處司府州縣需索財物乞劾都察院

懸榜禁約有若是者無問真偽械送法司明正其罪庶

使人知警懼素下都察院如議行之

十七年八月順天府尹杜謙奏請較定權量以給民用

上從之

十八年應天府尹魯崇志以九載秩滿加正二品祿仍掌府事明年卒崇志天台人愷悌詳雅以公廉自持恕有不訐而德無不報一介不苟取子尤不長強悍慨然有烈士夫風

二十三年正月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南寧知府初守隨爲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卽政改省衙之及守隨來朝乃議於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以御史陞府丞聞母憂起復無缺添註管事上曰守隨既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嘉靖二年十二月以王煥爲應天府尹初應天府留都副朝典卷六十二

南京尹

三

府監部寺成所倚辦歲役冗濫不可勝計續至悉心經理以息繁解苛爲務盡奏聞裁革不避怨咎既而因災變陳言七事一論兩縣販賣人戶冒入神廟堂者乞查復原籍當差一乞查革九庫信撥人夫一論內官監自有各色軍民人匠其後借撥諸款銅絲磨盆等匠俱不應役止納銀兩已是額外之征今復加增民何以堪竊謂借撥者宜照舊裁革新添者宜亟從停止一論龍江水馬驛額設紅站船隻原來飲依不許常川占用今內府巾帽局監仍要應付常川夫船乞旨取斷一論神廟庇及陵戶開戶不應全戶優免又論絲編戶給綾不便

齊庶人府額外支請及罷種馬監日賦輕甚况皆切時病每一奏下民歡呼若更生百餘年積弊漸洗殆盡明興言治應天者以瘠爲首

十五年七月逮擊順天府尹劉淑相於詔獄有費完者夏言妃家也爲順天通判以言故經肆數凌淑相淑相疏完橫因及言惡狀上之言奏辯上怒淑相收置詔獄鞠問已而言官劾言以十數上言其疏乞歸上留之十八年七月給事中楊上林疏言順天府尹王道中係京師人桑梓故鄉例應迴避而假然受命非所以遠嫌疑一政體也既而考察自陳詔致仕

國朝典彙卷六十二

南京尹

四

十四十五年二月令應天府尹王鶴回籍聽調華治中潘槐元職聞住德元蘇州人家有重徭訴有司不得脫乃求鶴移文蘇松巡按孫夢弼怒其不遵因奏之并鶴同黨詭隨無表率倖屬體因有是命

隆慶元年吏部覆太常少卿武金奏京師天下根本而京府尹京縣又守令之最重且要者故府尹等官宜慎選人候積有年勞徑陞戶部侍郎職銜仍攝府事三年以上仍辭酌舊例施行其宛平大興江寧上元於進士舉人內相兼選補如登聖顯著一體行取選授科道得旨加議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巨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三十

光祿寺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光祿寺卿井泉奏歲例請遣正官往南京採用玉面狸 仁宗曰爾小人不達政體朕方下詔悉罷不急之務以休息百姓爾乃欲以飲食細故失人信耶御史遂劾奏泉與寺丞蕭成署丞王鼎被後盜內府物法當斬方擬請罪之而泉預謀引避 上曰其

國朝典彙卷六十三 光祿寺

一

罪當斬者非止於盜內府物其在 先帝時欺天罔上造偽旨問吾父子構禍無辜立命斬成鼎免泉死為民宣德二年戶部奏光祿寺明年所用厨料請如例買之民間 上曰光祿供祭祀賓客之費固不可缺然與其多取於民莫若儉以足用卿等宜斟酌節節不可過中五年二月光祿寺廚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吏供給通政司以聞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爾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贈以掩人口宜究治之因領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

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泉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正統二年光祿卿郝郁卒郝世家撫寧初主喪貯殯難後論守城功授咸寧縣丞尋改光祿典簿持躬勤慎嚴務周悉歷寺丞超拜正卿念簿帛弊公事四朝始終一心八月勅諭尚膳監及光祿寺曰比聞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還一二光祿寺不以奉尚膳監不以言重複造用甚費財擾民今後凡進食物必須印信揭帖備青器皿扛索之數與收領內官姓名尚膳監如數還之不足即以奏聞敢隱瞞扶同者悉坐以罪復勅宮內六尚

國朝典彙卷六十三 光祿寺

二

司知之

七年尚膳監內使王彰章卷等盜用椒果等物事覺極就

於光祿寺門示衆

十一年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成化初命光祿寺今後一切祭祀筵宴等項買辦牲口每年不許過十萬果品不許粘砌

二年八月湖禮部侍郎蔚能為南光祿寺卿能朝邑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侍郎以忤旨調能

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爵還家其尤為人所稱

者能借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
問所由能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
之勿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
是年九月光祿寺以供應不足奏濫伐寶源部尚書姚夔
等言正統間本寺羅鷄羊豕之類歲費不過三四萬天
順以來增至十六七萬費用過多暴殄天物莫此爲甚
宜從元年正月詔例令本寺裁節冗費歲用不得過原
定之數庶不靡耗民財

四年七月給事中陳鉞等奏近光祿寺遣人於街坊市物
不復計直槩以勢取負販者不幸遇之輒號呼痛哭如
閹廟與案卷六十三

光祿寺

三 四十三

被劫掠臣惟國家富有四海凡光祿寺所供用者既有
天下州郡歲辦之類又有上林苑監進納之數昔皆足
用於今何獨不然若非官校問宜索過額必是供應者
侵濫妄費伏望念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販之難自
今上供之數務從節約嚴飭供應之人不許侵濫遇有
買辦依時估價兩平交易如仍前強奪許巡城御史訪
察治罪 上納其言命戶部議行

十二年禮部覆兵部侍郎馬文升奏光祿寺筵宴夷人酒
飯菲薄 上曰宴賓諸夷本柔遠之道所以尊隆國體
起其嚮仰非但飯食之而已必器具整齊品物豐潔始

薄今後筵宴并酒飯處令光祿寺堂上官視之仍以禮
部官一員督察有不遵者併治以罪

十九年以光祿卿艾福爲禮部右侍郎仍掌寺事福襲賜
人爲人通儒習於世故晚在光祿爲近侍所侮累乞退
遷得致仕

弘治十一年有旨命光祿寺置簿籍凡進上供物於官中
其數金珠紅等器皿俱附寫令人尚膳監并各官直日
大監照數發出如有指少聽提督太監恭泰該寺每季
具損失之數以聞至十七年卿李鑑言本年春季進膳
并修齋等項器皿共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五件未出命

光祿寺

四 三九三

尚膳監將未出器皿查還本寺

十四年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
而已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
派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
京師舖戶買辦官價不給市井賒借負累時都御史劉
大夏因天下所在民飢盜起乃以前事爲奏曰光祿日
辦桌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
尤虧愛物之仁 上爲惻然即下令裁減官吏乃黜後
光祿卿艾瑛曰到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
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南京光祿卿楊俊以歲進酒以軍民轉運後期多敗者屬
吏往往獲罪乃請命廷會者監之始無宿累遂著爲令
十五年先有旨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
御膳進素日期俱令光祿寺禁屠給事徐昂等因言今
一歲之中禁屠所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此旨惟光祿
寺知之在京諸司尚未有知者乞申諭各衙門今後凡
遇禁屠日期自御膳以至宴賜之類俱依齋戒事例悉
用素食禮部議謂光祿寺各項供應上有兩宮之奉
養下有四夷之宴賜今凡遇禁屠日期一切以素食從
事探諸事體殊爲未便且進素在 祖宗朝無故事惟
國朝典彙卷六十三 光祿寺 五

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愛惜物命至於如此但其
間未有不察已者應復聞有旨令進素之日所用膳內
猪羊雞鵝時價銀數各封記藏庫臣等未敢仰窺 聖
意所在伏願明詔光祿寺凡寄庫銀兩就以補助缺乏
今後一切供應俱令隨事撙節則仁心益廣而 聖德
益崇矣 上納之

正德六年改太僕卿鄭宗仁爲光祿卿時雖好用事費出
無經宗仁據弘治初元供應例日省百金 上偶幸光
祿寺樓宗仁承命進茅茶等物急屬少之且慮得罪宗
仁曰有罪在我或傳 上且去笑爲節儉管家云

十六年十二月光祿少卿宋銳等奏本寺上供器皿多虧
中不發以致供應不敷請嚴行查覈 上曰光祿寺供
應器皿俱係小民賄賣造辦甚爲可惜見在官者令盡
數發出以後每日照原進數發與該寺官厨收領仍令
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損失缺少指實奏

嘉靖三年禮部覆給事中鄭一鵬議各宮日進月進數倍
於天順時今歲災詔用往往借支太倉而清寧宮仁壽
宮未央宮每月多餘分饋戚里徒聽富益奢不若厨寺
供應以彰母后之德其乾清坤寧二宮猪羊點心厨料
油麵請勸監守量免所謂寬一分則受賜一分者也
國朝典彙卷六十三 光祿寺 六

上曰祖宗朝嘗因天變減膳他宮勿動乾清坤寧二宮
月料暫減十分之一歲豐如故

七年給事中陸榮慶實蠟上等牛馬羊房見在頭畜共三
千九百七十七歲應用料豆三萬九千三百十五石有
奇草九十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數減料十四
萬二千餘草四百六萬一千餘蓋自有馬房以來糜費
侵漁不知有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 上曰各馬牛房
宿弊非止一端當國宰民長好惡惡其此爲甚自今敢
有復前弊科道官及緝事衙門郎指實奏奏重罪
九年應天巡撫陳祥言南京光祿寺司牲司羊戶凡一十

六人皆徵銀上元等縣不下三百餘金而歲辦不過奉先殿薦新羊羔一隻司鼓監羊七百斤且宜存何家深陽羊戶各二人應役餘悉罷免從之

十九年六月巡視光祿御史商承學奏寺屬官員添設太監參差署丞張衍祚等差委驕縱傳宜汰黜之疏下吏部覆言寺官舊有定額比因上元乞陞者多無缺填補假以職銜遂得實緣任事虛糜俸祿求欲委誠如御史所言詔以衍祚等付法司治罪

二十二年南京光祿寺卿馬理致仕理三原人初試禮闈選太學文章德義名震都下咸進士爲吏部郎中與黃國朝典彙卷六十三

光祿寺

七

肇等諫止南巡被杖已復官歷南北光祿卿引年歸隱商山書院問道者遠近踵集十餘年而終終出不一二年卽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於進退之間雖欲磨涅者亦末如之何也

二十八年禮部奏光祿寺尉役以四千一百名爲額今歲數尚盈而試寺勅稱闕之必各署繁簡不齊代有消長或此署事簡而存數反多彼署事煩而存數反少今法籍以定業有專司固難更易請自今立法以四千一百名酌量繁簡派爲定數視其盈虛以爲消補如舊署官用五百名而見存止四百名則本部爲處補一百某署

當用五百名而見存乃有六百則必待其消至五百以下乃始顯名議補如此調停庶不至有誤供應其或役占過多老疾充數強猾包攬富奸買門致使食糧有名供應無實並聽巡視科道官崇革收補擬可

二十九年詔發太倉銀六萬兩給光祿寺備用以本寺卿高澄奏供應不允故也

三十一年十二月內官監太監杜恭提督光祿寺食甚所乾役內都銀以巨萬計少卿馬從謙奏發其奸奏亦奏從謙盜用大官食物及誹謗不忠狀題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亦交章劾奏如從謙言勸寺卿高羅不

國朝典彙卷六十三

光祿寺

八

能覺察寺署通同爲奸乞併治上命速從謙奏於鎮撫司鞠訊科道待問明議處既而鎮撫司訊上奏因公侵冒從謙挾私奏許俱屬有罪第所引誹謗曖昧語率無證佐不足深誅上竟怒從謙誹謗下法司令與泰各候追賊完日擬罪以九中等當嚴降邊方無職鎮撫官不用子罵父條奪俸五月於是法司議從謙當坐盜內府財物者律擬犯死罪奏應贖徒爲民第所指誹謗雖無明據然述其狂悖不恭難依常典宜發極邊衛充軍奉送司禮監奏處上怒未已詔批從謙廷杖八十發烟瘴充軍奉章任以能發謗免罪從謙遂死杖下

三十四年十二月給事中楊允繩御史張昇言巡視光祿錢穀疏論寺丞胡晉混報子驚偽增物價乾沒布柴宜正侵冒之罪晉上疏辯許言玄典隆重所用物品不敢徒取克數允繩愴臣揀選太精斥言不過蕪事之用取其可耳何必精擇訕謗 皇上齋祀靡費駕言勅臣皇上爲國爲民精誠格天臣有欺誑如允繩者何以爲百官勸臣一身不足惜如朝廷大體何 上大怒詔錦衣逮治付刑部論罪尚書何簋坐允繩請君比于舅父律論絞 上令仍同吳言廷杖八十繫獄待決吳言反脅俱誦補外青諸重慶通判

國朝典彙卷六十三 光祿寺

九

三十七年正月光祿寺火奪少卿李鳳毛等俸下大官署正孫昭等於法司問黜爲民 上諭司禮監曰寺火非天災自馬從謙以來和黨日多故示異耳

十二月時光祿寺歲用以三十六萬計 上以爲多疑有乾沒仍諭內閣曰即今兩宮大分蓋省祀額僅十餘宮中罷宴二十年餘朕所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者十壇供器不當一次茶飯費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大學士履嵩曰臣聞祖宗時每歲額銀二十四萬兩彼時該寺歲用不過十二三萬兩年積有餘銀今乃三十六萬其侵欺情弊可知臣查會典光祿寺內一款凡本

寺供應物件月差御史照刷具奏若親會典舊規則請弊可革 上從之命遣御史一員月稽該寺諸費進覽自是歲以爲常而經費亦爲稍損

三十八年二月嚴嵩等言昨詔遣御史月覈光祿寺錢糧二月之間省銀二萬一千二百餘兩若每月遞減歲可省十七八萬然在直諸臣日賜酒饌三桌計銀二兩餘臣等各有常祿本寺又有供給豈可復加正直之費請悉停罷 上曰卿等奏省自近始准日支一卓

隆慶二年正月內官監太監李芳等請停徵近年加增白熟細糧米四千五百石白粳三萬斤隆慶二年以後

國朝典彙卷六十三 光祿寺

十

歲派止照成化弘治間事例米一萬一千五百石鹽十三萬斤分所司辦納 上嘉其節費惠民從之初永樂時尚嚴監有羊房在韓家用泔泉至景泰間移於

西琉璃宮殿凡牧地一十三頃四十一畝及置司牲司官吏及軍士護守歲費數千金至是光祿卿趙錦請以羊供有司之用其官吏軍士皆宜罷設太監正冲等既爭之 上從冲言

五月給事中李用牧追論前光祿寺丞胡晉部下御史逮問論斬前所侵冒銀還官沒入其田宅服墓光祿少卿李健條陳議處供應十事一傳帖用印信以防

好欺一申明宴享規制一服制未及大祥乞罷張飲設
樂一寶坻縣魚鮮每年止辦一次薦新一清理船皿一
查革冒支工食一畜飼餉羊康費無益宜停止一革回
內差常數之外錄籍本寺者一夷人朝貢事畢趣令出
境一庫銀見存不及二十萬乞加意將庫下禮部覆議
皆如其言得旨獅子除已貢者今後勿令再進壽羊除
隆慶元年以前盡數發出餘俱依擬

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自今薦新上供俱令光祿寺
備辦毋得奏進內官者爲令

光祿卿趙錦言江陰歲進新子鮮魚萬斤路途數多不堪

陶朝典彙卷六十三

光祿寺

十一

上聞從以累民請自今止貢五千斤餘皆折色便從之
先是詔取光祿寺銀二十萬兩進用該寺以見貯庫銀止
十五萬無以奉詔上乃減其半禮部復言光祿錢糧
以供膳羞奉祭祀克宴享其費甚鉅徵派省府其辦甚
難初年奉旨取三十萬次年取二十萬非原額有餘蓋
由先帝開心稽查皇上加意節省積有此數今舊
蓄已盡新派未完總計所儲不足以支半歲若乃不時
宜索將來何所倚辦且內府不足取之該寺該寺不足
亦必別爲處分益重徵求之擾乞追寢成命於是給事
中王之垣劉繼文楊銘等俱以爲言俱報有旨

錄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都察院右叅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三十一

國子監

乙巳九月 太祖置國子學於應天府以故集慶路學爲
之以許存仁爲博士

洪武元年勅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
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寰宇君主斯民
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廟學五越月
國朝典彙卷六十

國子監

一

而或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言君子以履仲尼
之道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荷教之不以其道學之
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
索爾諸學者當謙柔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
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經旬以驗歲月不變其所學則
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爲國用致君於堯舜躋民於雍熙
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
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修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
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
毋忽

二月命還國子生侍 太子讀書時還周琦王璞張傑等
十八人入對謹身殿皆奏狀明秀應對詳雅 上喜謂殿
中御史安慶儒士郭友潤等曰吾觀諸生於文義素習
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
太子之德當有助也因厚賜之

上嘗生奉天殿召四助教崇德貝子遵令稽趙似錢宰金華
鄭濟論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
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六月命太子賓客采貞兼祭酒掌監事做周制以六德六
藝從容訓迪務底於成有異才出類者即奏聞擢用之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二

二九九

初國學既建諸博士皆就職胄子在內府者令布衣高
啓謝徽教之至是諸生方序立右順門內貞傳旨下勅
諸生出受業太學歲賜衣以爲常貞訪召人元國子生
授太平路教授 上克太平貞與諸儒迎見所言輒援
詩書有根據 上悅之命爲江南行省都事歷前官三
年坐事故歸卒

二年 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
昔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
邦武足以戢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
衛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不知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

邦爲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爲法矣

三月 上以國子學規制未廣諭中書省曰太學育賢之
地所以典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所自由古帝王建國
君民以此爲重朕承明弊之餘首建太學招採師儒以
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齊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
增葺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
成德者有可望焉

三年十二月以侍講魏觀爲祭酒編修宋濂爲司業

四年七月魏觀宋濂坐考察禮還游謫

六年正月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上曰須先擇國子學官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三

師得其人則教育有教非其人增廣徒多今祭酒乏人
卿等宜爲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爲
人師者以聞

山陰趙似以薦至除國子博士 上一日御承天殿叙偕
諸儒侍側召至前諭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恭繼
橫語示諸生也明年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三十五
人命似額教之且令修詞以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
蘇軾爲法尋於諸生中擢李樹黃義等人文華武英二
堂說書多至大用

八年三月命御史臺還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

於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
卽中材或墮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
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宜選
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於是選國子生林伯虛等三百
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召致仕恭政陶凱爲祭酒尋老復以恭政致仕凱自稱耐
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竟生罪凱臨海人國
初薦與修元史遷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陞禮部尚
書出爲湖廣恭政致仕凱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
遠于言立就文章盛傳於世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四

九年十一月趙儼陳情乞骸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復爲
請上加儼翰林侍制勅吏部給誥命致仕儼詣闕謝
上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曰何爲兵部侍郎知
萊州卿之子耶對曰是也上因諦視之曰卿誠耄矣
歸養爲宜儼頓首退初儼子圭玉官法從時儼作訓忠
之書教之圭玉由是服政有盛名世以儼爲愛而能護
已歸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儼拜謝遂行
召樂韶鳳爲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韶鳳全椒人從
上起義歷官兵部尚書改翰林爲人和易簡諒在翰林
參定禮樂考據精詳

十一年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

九月賜貝瓊致仕瓊篤志好學博通經史年四十八始預
元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薦修元史
六年擢助教九年遷中都助教至是致仕明年卒於家
所著有清江文集

十二年三月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
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載默不言上惡之勅諭
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爲本非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
愧於所學俾善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爲賢也若懷詐自
私上無助於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五

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同僚期在嘉言善行朕未明輔
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
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
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官
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
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
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愚過等等身草
野一旦與人君同遊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
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闕廟見金人三緘其
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

宜禁卒且思過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
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
望之冀慎毋如李思迪馬懿之爲也

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敏一名鴻漸爲祭酒吏部尚
書劉崧爲司業崧至未旬日卒崧泰和人七歲能賦詩
洪武三年以才學舉職方郎中歷吏部尚書致仕未幾
召至 上喜賜鞍馬遠得疾猶強坐訓諸生疾革被問
所欲言曰天子遠極放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
一語及家事年六十一 上爲文祭之

四月 上諭祭酒李敏曰士之爲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
國朝典彙卷六十 四 國子監 六

聖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
載前言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朕嘗於暇時
觀之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
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導諸生讀經史之暇
兼讀說苑諱律令必有所益

十五年四月以儒士吳顯爲祭酒 上諭顯曰國學者天
下賢才所萃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
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德
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爲務記誦
爲能則非所以爲教矣爾其慎之

五月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得釋菜令
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食而再拜
朕謂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
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修臣不宜拜周太祖曰
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
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
尊崇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

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顯
等以次講畢 上謂之曰孔子生於周末承上古聖人
道統之傳率天下後世之人皆做行聖人之道惜乎魯
國朝典彙卷六十 四 國子監 七

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子
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
子之道爲教使諸生成知所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命
取尚書大禹皋陶謨洪範觀爲講說及覽開諭羣臣聞
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

六月 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爲本人材以教
導爲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者遵古制也
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水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學
人材之所出飲水之常茂者必培其根飲水之長流者
必清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

而欲成其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可得哉

十五年以檢討王嘉會爲右司業時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祭酒宋訥及左司業龔夬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龔夬爲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士類率教多所造就上知其勞眷待殊厚十七年以老疾乞歸特賜致仕未行卒年八十餘上深嗟悼給舟車還其喪命所在官司祭之嘉會嘉興十六年正月免祭酒吳頤還鄉時武臣子弟有怠於國學者頤以寬縱不能檢束故免之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

兩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八

祭酒勅諭之曰太學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戶廷學以求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繇其效蓋士習之難變歟抑師道之不立歟此朕所以夙夜究心愼擇老成師師之惟卿宿學者總可以任此故命爲祭酒尚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國家其有賴焉卿勉之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諭之曰國學爲育才之地公侯之子中戚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范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諭

成訖

十月貶助教吳伯宗爲金瓶教諭初遷伯宗爲太常丞辭至是進司業又辭放貶行至淮召還擢爲檢討

二十一年命禮部給賜國子生錄北平陝西山山西廣東廣西四川福建人在監三年以上者人五錠二年人二錠俸製冬衣復命工部於監前造室一區凡百餘間其寬釜林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二十三年二月祭酒宋訥卒訥滑縣人舉人進士知鹽山縣國初徵爲助教陞學士入文淵閣轉祭酒會初開太學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化不行上簡用訥特與勸諭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錄瑛不遺餘力寢食學廨

兩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九

四十三

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遵用上親爲制詞褒之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命書工繪其像甚肖上喜吏部余璲不喜訥以事逐之去上怒誅璲已念訥老召其子主簿璲侍養卒年八十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此始又遣行人祭於家爲治墳塋官其子訓導復祖爲司業

二十四年二月權景州學正胡季安爲試祭酒

二十七年正月以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

二十八年七月詔國子生日孔子作春秋明三綱敘九法爲百王範範修身立教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

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聚至於春秋解有明之繼今宜習讀之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庶乎有本

二十九年署國子監學正吳啓言四子師生例以太學優劣分隸六堂邇來皆無頗則高下不分無以激勸宜考第如例上命魏國公徐輝祖率禮部翰林院官詣監考試諸生等第吏部以次錄用

三十年七月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思

前祭酒宋訥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廉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十

五十三

朕禮送回鄉葬又令沿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年少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誘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

建文元年三月上幸太學御外倫堂見師生賞幣錄有差

七月以王紳爲博士紳先翰林待制紳之子也紳使雲南爲元學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校事母盡存母至毀踰禮未幾殺亦殺紳乳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側乳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

曰子克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壟白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資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卽死所哀其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伶事中徐誠等薦之故有是擢

四年六月復以工部侍郎張顯宗爲祭酒太宗卽位顯

宗與司業張智同歸附已以軍卒執告建文帝嘗募

兵江西歸成典州尋起交趾布政使卒於官顯宗寧化

人洪武辛未及第有孝行從政通敏在交趾民懷其德

永樂二年五月禮科言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上問

吏部尚書蹇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士

五十四

於人寡合上曰待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而不能脂韋依附阿於外况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爲翰林修撰旭樂平人洪武乙丑進士

三年正月祭酒胡璣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上曰此

其條約耳爲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之講學漸摩以養

其志淑其身此爲切要法勉之

八月諭禮部申明國子監洪武舊規俾師教無闕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才之用

四年三月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訛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公服皮弁行四拜

禮遇御舉倫堂祭酒胡儼講經賜宴及舉承

五年六月助教王達卒達無歸人自隸學訓導以薦陞助

教上卽位用姚廉序言陸綸修再陞侍講學士達謙

和恭慎爲文章以詩名上問建文君遺失事達對曰

可與爲善但輔導者非人故誤之耳卒年六十五命有

司歸其喪

修國子監上謂工部曰太學於國體甚重者蓋成就賢

才之地視他官府須堅敎以羈有加爾尚書侍郎亦頗

往督視

二十二年九月詔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選監進學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主

俾由科舉進

十二月諭吏部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欲其成就人才

德古以模範稱模範不正其所造器何由得正比來國

子生務實學者甚少大率於諸司歷事苟延歲月以圖

出身固是學者志甚卑下亦由師範失職所致卿等每

引選國子監官皆顧資格陞之不聞舉一道德老成之

士如何望太學之士師皆得人自今宜慎重選

宣德元年七月召四川按察使陳璉至改南通政使專掌

國子監事璉儒者持憲非所長是以吏部請改用之

上既命之顧尚書泰義等曰命官稱其才則不勞而職

易舉向所用非所長矣今其庶幾乎然爲天下賢士師
表尤不易也

十二月禮部奏南京國子生多給假還鄉年久托故不來

請遣人提問上曰古云才難諸生未及仕先負罪各

卽爲終身之玷宜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如再於限外

不來者皆發克吏

五年三月都察院奏北京國子生許節等三人公差往應

天受民白金英律當提上曰爲士當謹義利之辨諸

生尚水受官便汲汲求利若使得位豈能卓然有立今

太學諸生不少宜如律治之以警示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主

七年三月南京國子監奏請給學官卑職充使令上曰

舊不與卑職者以其非常恭官然賁賤相承禮之常分

遣令兵部如何與之

正統三年四月助教翁瑛男世資之入監讀書禮部尚書

胡濙等以聞上分從之既而謂濙等曰國學官賢之

地豈宜濫進前此乞恩入監者務俾科口出身勿容諸

司歷事以圖僥倖後有請者令人原籍儒學科貢於是

京官子弟入監已歷事者皆復監肄業

十一月以南司業陳敬宗爲祭酒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

時六館士凡千人凡升堂聽講皆撰儀矩整嚴雖朝廷

之上不能過也時豐城侯李門居守於敬宗最所敬重
過其第必留宴之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日
之常以擬指中指自持翌旦視其指甲痕猶在益恐
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

七年七月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其名欲致之門下
適南蠻巡撫周忱亦在京謂振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
之以意忱請敬宗達之敬宗不從曰吾爲人師表而可
求謂中官忱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
之以禮幣彼將謝謝矣振然之乃遣文綺羊酒求書程
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往見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十四

四

八年七月祭酒李時勉於監前既而擇之時勉崇廉恥
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做胡安定效徐隨其村學而造
就之待諸生恩義兼盡病者參醫調治死者助其家舍
爲文以祭諸生成之先是議收建太學上命王振視
之時勉待之不能加禮振銜之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彙
倫室前有大樹時勉嫌其一而於時勉諸生班列稍令
伐去傍被振送聲聞以爲擅伐官樹入私家用傳旨并
司業趙琬皆枷於監前諸生皆伏聞請有蘇州石大田
者獨上疏請罪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時勉擅伐官
樹薄示枷號切緣時勉年已七十兼患風疾况值炎熱

死公無日乞參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疏上并釋之大
用由此知名是秋中京闈就銓得戶部主事

八月致仕祭酒胡儼卒儼南昌人以乙榜授華亭教諭時
年尚少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服闋改長垣萬
知桐城入爲檢討直內閣持論少愆同事不能容因薦
其學行堪爲師表出爲祭酒儼率以身教士心翕然嚮
慕上北征以祭酒掌翰林院事輔渠時太孫監國加
太子賓客致仕卒年八十三儼自處淡薄衣食僅足方
岳重臣俱待以師禮由然終日言不及私晚年沈潛性
理克養益粹言行懿範稱耆俊焉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十五

五

九年正月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
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復
修建舉措非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舉太
學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至是太學成上臨祀祫
講先聖行釋奠禮退御製論堂祭酒李時勉講是典克
明德一章上喜甚京師倉然快覩
十一年三月英國公張輔等偕侯伯二十餘人蚤朝畢奏
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假滿國子監聽講上
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祭酒李時勉命諸生講五經各
一章講畢設燕諸侯伯皆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命諸

生歌鹿鳴之詩薄幕始散

十二年二月李時勉乞致仕許之命給驛舟賜寶纒爲道里費諸生涕泗送者數千人用旗張鼓樂導送出崇文門至城東門而別彭時等十餘人送至通州候舟發後歸無不下泣者

景泰元年四月祭酒李時勉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召修書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以言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職洪熙宣德初累上疏觸王振怒幾不免乞致仕平生操行修潔嚴以待已恕以待人蓋剛方正大之士

國朝典彙卷六十一

國子監

十六

云

國子監進士題名碑原在大成門下正統間移於太學門外景泰中司業趙琬言風雨飄淋易於損壞始命工部造屋覆蓋

十一月祭酒蕭鑑乞致仕監丞鮑相合國子生三千人請

上可之尋命經筵講官

十二月陳敬宗引年致仕敬宗在南京十八年未嘗兼階士大夫高其風節

二年以吳師爲南京祭酒先是陳敬宗以嚴主教節濟之以寬諸士感化

八月 上幸太學釋奠孔子祭酒蕭鑑講臯陶篇天聰明一章稱旨

三年以劉鉉爲祭酒時楊者以都府長史來朝主於鉉家者以舊學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 上以授太監宋某曰英缺言之久之其間也會宋病召醫盛叔太治之病愈問醫何許人也曰蘇之長洲人也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乎公爲何官曰翰林學士且曰劉學士古之人也宋曰 上亦知之且將用之矣盛退以告鉉鉉怒曰 上奚從知我必者言也主於我而害我如此哉時易儲之議漸萌而禮部兩亞卿俱缺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七

議必得有力量者爲之宋乃出手疏於 上上命送閣下曰可用學士爲之時大學士陳循等乃擬鉉以速江淵不悅鉉乃退與內侍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薛瑄鉉聞淵言曰此深知我者久之鉉爲祭酒一日報易儲諸司俱動進司業言於鉉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遂止後 英廟復辟日聞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 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於文華殿 上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權少詹事

六月劉鉉奏監生多潛住在京奔競成風有家近京者當

依觀之時雖給文引仍在京潛住一聞行取不待勘合到原籍官司輒詣部告病不曾還提先後監墓求出身又有聞父母之喪托故在京守制及由未滿卽行起復逮求利祿有傷風化上命犯此到部者送法司懲之六年祭酒王恂卒恂公安人初名傑以同中官名易之以修撰遷大理丞巡撫貴州克邊邊務收庶于提祭酒謹厚善誘進諸生循循不悞

九月以太常少卿兼學士陳詢為祭酒時祭酒監丞安貴言太子少師學士蕭綬任祭酒諸生悅服乞照胡儼例不妨內閣職務時來提督儀刑後學上不許竟用詢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太

永樂中儼實出為祭酒不復入內閣也

詢華亭人正統間為侍讀學士以忤王振謫知安陸州景泰初召起至今官性峭直寡言笑平居儼然秉道統邪莖出天授為文章清動有氣骨類其為人

御史程璣言國子監為天下學校之首偏在京城東北隅乞勅工部於今年秋成之後遷於東長安街之南改創基圖章胡元之舊址增輝丹雘立當代之新規時議者以水旱相仍役非其時遂不果行

六年十一月南京祭酒吳節奏成賢街舊有號舍六十六間年久荒廢乞行南京工部體勘改建復字號以居監

生從之

天順三年五月致仕南京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敬宗慈谿人容儀端整步履有則德業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二十餘年矜嚴好禮約束諸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亦以師道自立稱南陳北李云

祖宗朝以國子監錢穀為養賢之用例不鈎考天順己卯祭酒劉益為監丞開禹錫所訂言會俱入廢而椒盤等物折發鈔者不以時給諸生為他用戶部以開遂下益與典簿徐敬於獄鞫附敬請成益從末疾而國學錢穀自此遂鈎考矣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太

成化元年三月上視國子監題謁先師孔子行四拜禮幸彝倫堂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學士皆賜坐祭酒司業生講賜茶明日賜祭酒司業等官及孔穎孟三氏子孫襲衣諸生皆敘

三年三月祭酒邢讓等奏祖宗以來欽降監規周備歲久恐致遺失乞鑄石樹立本監中門外使師生人等永遠遵守從之

六年七月南京祭酒周弘謨奉本監紅板舍二十座係奉慈高皇后積稅以惠養監生妻室乞為修理庶以表著高皇后良法美意於億萬年也從之

七年正月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陞各國
子監舊有會餽椒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
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爲公用讓
前爲祭酒凡造作等類一切任意爲之不立案積考追
還禮部鑑代其任亦循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官
及至是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訂典簿王允發其事下
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據
時所奏交章劾之詔併逮讓等下刑部遣官嚴實凡鈔
三十三萬六千五百八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文
俱無歸者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論斬賜爲民王允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二十

亦以倉糧受賂克軍

按讓爲萬安撫嘗延及於鑑會廷劾讓辯不已鑑曰
吾爲國師安能喋喋對刀筆吏哉遂自誣服除名楊守
陞上書訟其冤廷議壯之鑑長洲人正統戊辰一甲第
二人

三月時祭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於
是尚書姚夔舉養病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慎可任
祭酒修撰耿裕鄭瑄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
化所關祖宗立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
望爲祭酒劉崧以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

胡儼陳敬宗李時勉俱師範可導近年人不以此官爲
重而居是官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
無忌乞命禮部申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漸風化
庶於賢才治道有賴詔更舉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既
用裕爲司業而驛召紹於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
紹安福人宣德癸丑進士官翰林歷禮部侍郎體貌豐
偉識見明敏刻苦問學爲文規矩嚴謹力追古作平居
以經濟自任居史館二十五年纂述考校盡心不苟
典禮八年遇吉凶大禮斟酌損益同列無不讓能焉
十年九月勅公侯驎馬伯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

國子監

三十

祭酒一依年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十二年十二月以司業耿裕爲祭酒時勅歲年幼者奉旨
受業裕患其難教取其所習讀者悉成一書授之他日
中使至持去上閱之嘉歎

十三年六月命南京工部修理南京國子監文廟兩廡廚
庫共八十六間從祭酒王慎請也

十六年八月以祭酒丘濬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二十二年八月以徐現爲太常卿掌祭酒事
二十三年十月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欄從
之臣鳳翔縣人懷悅有氣節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

架棕棚以備登眺乃上疏諫止祭酒費開不知也懼其
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徹索銷項以符紙有官校直
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倘言是也棕棚即拆
卿矣命吏部銓選特與七品官開闢而大憲臣名遂播
天下後校釋加知縣卒

弘治元年二月 上視太學行釋奠禮御彝倫堂賜祭酒
司業坐講明日祭酒費開率學官監生上表謝恩 上
御奉天殿受之賜祭酒司業并三氏子孫及學官監生
襲衣寶鈔等物有差

三年七月以謝鐸為南京祭酒鐸上修明教化六事一曰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園子監 主三

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三
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
五曰復會典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松歷以極教化之
典鐸動以身教每嚴約束於諸生班見禮相早役錢以
沛僚屬藉膳夫錢於官構東西二書樓以皮錢板
六年十二月召福建提學副使羅璟為南京祭酒璟泰和
人坦夷率直議論持正與人交不設城府督學司雍時
傷寬緩然亦無大過云

九年閏三月以林瀚為禮部右侍郎仍掌園子監事瀚在
監十年待諸生嚴而有恩凡差微屢事定立條規離勢

家子不來請託越次故事祭酒磨役銀歲以百數計悉
貯之官購祭酒公署合監師儒公廨悉備實辦創始也
十二年正月以致仕祭酒謝鐸為禮部右侍郎掌園子監
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兩具疏辭疾不允行次越得疾徑
歸以狀投紹興府轍進力求致仕不許又疏求台州府
轉奏知府不敢上得事中吳世忠主事滿府言當速起
以盡正人之用使者再至有司勸駕益急遂行至京以
求退而得還非義所安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始受命

十四年三月謝鐸上言四事一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二
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三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四塞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園子監 主三

捷徑以塞國學之源雖入命所可知之時禮部尚書傅
瀚力詆其謬議許寂

八月起致仕詹事章憲為南京祭酒時遭父喪詔司業署
事員缺不補聽憲終制赴官

十六年八月章憲服闋到任謹矩度尚德行厲廉恥諸生
翕然向風

正德元年三月 上視太學具皮弁服躬詣先師孔子行
四拜禮御彝倫堂祭酒司業議青明日賜衍聖公孔聞
部并三氏子孫祭酒司業學官襲衣及諸生寶鈔
八月章憲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勸聖學隆繼述謹大猷

重訂令敬天戒再疏乞休未允復以任滿三載年踰七十疏不待報而歸歸復三疏明年二月始獲允命

三年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祭酒未至卒清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明經博學行潔心淳氣清色和外簡內辨與之論天下事皆從污隆文章高下學術邪正古今人品優劣事功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蓋學識操履如清者不多見也

四年正月以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爲祭酒鴻儒在山西有聲劉大夏嘗野孝宗稱其可大用吏部從人望用之未幾以守正忤劉瑾回籍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二十四

三十一

六月起提學副使王雲鳳爲祭酒時張璪以人望用之始被命欲堅辭及有遺書言執政者誦太祖宸中士夫不爲吾用者皆殺身滅家語父佐懼強之出泣而就道至無所歸寢起飲重以禍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廢雲鳳以十有七勅示諸生約束太嚴諱謗四出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

五年二月前禮部侍郎兼祭酒謝鐸卒鐸貴顯人朋介廉直取與進退一斷於義凡所建白務切理要無一毫徇俗希人之意憂朝後途無意在進居常蔬食水飲泊如也贈尚書諡文肅

七月召石璫爲祭酒璫在南監立法嚴整濟之以恕時刻璫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富官亦附會振作南京禮科因監生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璫力主准假南京戶科因照賁黃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每夕盡商璫以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會廷臣議令納銀監生增報年歲或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洶洶璫拘集至班惟令通榜一歲級冊至部亦竟無他人益服其有見

嘉靖元年三月 上幸太學祭酒趙永謨書帝曰俞允若

茲一章司業吳思謙易時乘六龍一章宜諭賞資有差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三十五

四十二

六年禮部覆侍郎桂萼言國學諸生幾二千人宜令人監半年以上有祖父母及父母者各予假歸省視地遠近限月日准爲實在越限者作曠從之

祭酒嚴嵩請復舊規以膳銀分給師生伙俸之資而會其無業以資公費監生老疾部司不具作表者給冠帶回籍以省冗食諸生康輒仰以時給假米勿待三月禮部善其議第以爲監生老疾者不準由克貢時去取不嚴宜令提學官立考貢法每正貢一人陪考九人拔十得一不計資序凡三爲正貢不入選而年過六十者許以冠帶榮身 上命考貢以次取四人餘皆如部議

七年十一月南京祭酒魯鐸卒。益文恪鐸景陵人以庶吉士授編修。世司業進祭酒。卽移籍歸。鐸嘗奉使四夷。却金珠之饋。及在告。絕迹公門。日集後進之士。講授經義。臺臣交章薦之。不起。卒之日。貧不能葬。越撫湖廣都御史朱廷聲爲請恤典。上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有司治塋。仍賜之諡。不爲例。

九年十二月給事中張裕陳言數事。內及祭酒許誥有朝臣共鄙太學生羞出其門。又有祝欽明之比。上曰。祭酒有師道。此官誠不可不重。許誥歷任已踰年。未聞有此說。詰令指實。裕乃引罪言實。無所指。上曰。裕假建國朝典。卷六十。國子監。二十六。

言實直專攻正人。誣害許誥。本議祀典。却援引他事爲詞。況有詔旨。乃先故犯。及令指名具奏。又不以實。聞錦衣衛逮送鎮撫司拷訊之。

十年二月。是時國子生在班者不及四百人。而各衙門歷事歲額幾千數。該監一役。歷不敷。疏請預處。詔禮部詳查舊規。擬奏於是。尚書李時等復稱。國初監生俱由廣業堂肄業。積漸升率。性堂始得積分。行放天順以前。監生必作養十餘年。然後撥歷。後積滯人多。節將撥歷歲量減。至弘治八年。國子監有班坐人少。不敷撥歷之請。本部尚書倪岳題稱。權宜採獎之法。有二。增貢額以足。

生班生。徒議差。歷以久坐班。歲月擬將府歲二貢州學二歲三貢縣學歲一貢行四歲而止。其各衙門歷事三月考勸之後。仍歷一年。其餘爲本一年。清黃爲誥。清重清匠三年。以至出題等項。俱如舊例。日月爲滿。今國學缺人。視弘治時爲甚。所有前項事。罔似應奉酌舉行。得旨。在監坐班人少。皆因近來將歷事月日減少。而雜歷長差等項增多。既天順年間。十年以上。方得撥歷。今乃未及一年。已僉緣撥出。大壞祖宗撥養之法。吏部查各衙門歷事舊額人數。明白開奏。着爲定例。不許仍前濫撥。及今出限。寫本無名。差用各項歷事月日。俱照弘治朝典。卷六十。國子監。二十七。

岳題准事。例滿日。方許更替。凡歷事及出題。奏內既該監生。命名一應事務。許其公平。議論舉察。所司好弊。以稱祖宗設立歷事。深意。以後考選。該貢入監。務遵舊規。由廣業堂漸升率。性堂然後積分。出身果有才學。超超奏聞。擢用貢額。不必增恐致異日。違法。壅滯。其監生給假者。題班。

十二年。上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以大學士李時等分獻。遣侍郎周用祭。敬聖公禮成。上御幾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璈講易順卦。賜坐。上宣諸生口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

奏治化暨日衍聖公孔開都率三氏子孫文俊率學官諸生表謝乃賜開都以下未帶文俊以下祭衣寶鈔仍賜宴於禮部待講學士廖道南上聖主臨講堂教頌優詔褒答之夏言請紀錄幸學事宜頒布天下學校使知隆師重道之意令依擬行

十四年先是上諭吏部改南京祭酒費案於北時大學士費宏方應召至京疏辯曰宋本臣弟不知者將謂臣始入朝遽引用親黨脫致物議將無以自明乞罷其詞上嘉宏謹飭特允其請而以南太常少卿呂柟爲祭酒十五年三月祭酒呂柟條陳監規五事一言衆人在監一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二十八

言廣貢入監一言納銀例貢一言公侯伯子孫在監習禮一言儀禮一書當令士子習行部議宜如所言之十六年御史張錦論勅祭酒許成名司業章承欽各不職且言前祭酒呂柟造士有方宜召用成各承欽等上章自辯吏部覆議二臣侍從講讀有年其才行皆理明鑒照去雷請自上裁上曰吏部惟衡所在是非臧否宜有定論其更詳核以聞於是部奏二臣學行俱有可取宜令仍舊供職成名差少振作或量收別用得旨成名既滿任未久與承欽俱令策勵供職

吏部覆司業章承欽條陳學政言博士助教等宜職專教

士者學廉正訓迪勸懲者先年幸多假以翰林檢討職勤仍督教事比來遷轉不一訓迪不專自今各官輪由到部果係才堪政務者即與序遷才堪風憲者行取考選才堪別用者開歷部屬及府佐等官若有志甘飽誤學稱師模仿今再歷九年滿日照例加以清階責其成效庶教有專功而才無枉用從之

禮部覆南京禮部尚書霍輅奏南監監生已踰二千而來者未已積極重塞恐至數年不得登歷數十年不得入選者請照北監事例各通減三月正歷九月雜歷六月以疏塞漸歸從之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國子監

三十九

十九年三月司業王同祖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如教之不操則純樸之子何望千城諸令兩京公侯伯子榮未任者悉送監讀書如嘉靖八年則自今歲以二月舉行學有可觀則奏開敘除不率教者並聽糾治兵部覆讀上從之已乃部覆戚伯李德臣與安伯徐夢賜惠安伯張繼崇信伯費偉清平伯吳家珍俱赴監讀書觀禮二十一年十月朔欽天監進大統曆頒賜百官監生方越御階爭肩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張克司業王同祖具疏引罪部各奪俸一月斥逐湯教薛恩等逮問已而給事中王慶衡劾奏充師道不嚴教訓無素不宜仍處國學

詔降克二級調南京太常寺卿敬恩亦以不能整肅朝
儀調外任監生王廷瑞等十三人黜爲民

十二月王同祖上禦房策請因桑顏三衛路結黃毛虜又
糾兀良哈亦不刺等夾共破北虜御史賈大亨劾其狂
悖至是又請改元以延聖曆 上惡其倏斥之削籍爲
民

二十二年南京給事中張永明等劾南京祭酒龔用卿關
章汗蘆乞罷斥下吏部議太學風教所關稍涉取玷即
難居師席用卿當罷詔改別衙門用

二十六年祭酒程文德給事中陳瑛等奏欲將就教生員
願朝典彙卷六十四

關子監

三十

守節候選者令生監就案以實國學未經廷試者俱發
回送監以候貢生到部量准數十名送部就教餘五十
以下者俱分送兩監肄業其博士助教等官於三甲進
士內選除吏部議覆候選生員復令入監人情不堪宜
簡部選用其後續至者當如議至博士等官於進士內
選授其非 太祖欽定資格且於選法有礙今後兩監
員缺照例於舉人出身致官優等及進士願降除國學
者酌議陞補待任滿奏績與行人一體考選風憲詔可
二十七年九月庚寅生員張仁良等因程文德前議既言
年老家貧不願入監給事中劉學易等亦上疏稱其不

便禮部與言文德老耄擬以近年選法難濟各生守作
艱難不若令其入監就廩餼以實國學其意原以便之

非苦之也諸生不樂從者則亦有說蓋往年貢有常數
選送不墜即在監生儒例得告就選不以入監爲憚煩
而監亦充實自選貢增貢之制開而老成格於少壯人
數僅於往昔仕祿之念彌急銓選之法益滯是以在部
日多而在監日少一聞送監則慘然不樂寧願簡部候
選以遂厥養之計而不願入監需選以僥倖不可必得
之官乞令今歲貢生員年力精壯者送監肄業其有自
願守部就教者亦各從其便至於下第舉人則多係年

願朝典彙卷六十四

關子監

三十

少氣高不屑就監與貢生不同宜盡發兩監肄業不許
托故回籍其有以送監而遷選不至及到監而無故磨
回者該監治之有全不赴監輒持原引及原籍起送入
監文書投試者有回籍之後陸續投告送監以觀赴試
者本部治之仍不聽會試如此則不必假歲貢而國學
自實矣議入報可

三十八年四月禮部覆南京祭酒潘晟議節年下第舉人
本部俱限定水程分送南北監肄業但各生往往不依
期赴監其歲貢援例生員雖或入監又多程告依親患
病給假等項回籍不行依期復班以故在監人少不敷

按歷今空申明舊典凡舉貢援例生員告南監者通查本部原定水程如達半年以上者作曠三月計月加曠一年以上送問其依規養病者除水程外亦三月復班如仍前故違期限者定行查革仍各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將前項生徒下有司嚴限起送限三月以內赴監如達半年以上罪永行吏一年以上罪首領官舉人遞延及追試期方赴監或不赴監而赴試者本部送問如例不許入試歲貢生非年老者不許就教如此則法制嚴明而國學克實報可

三十九年三月南京御史林潤等劾奏新改祭酒沈坤居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鄒子監

三十一

鄒曠暴擅用非刑打死住房人胡鑒刑其兩手糾衆防倭指不知名人爲敗卒梟首示衆霸開官店將鹽院引皮私用關防印子勒抽稅銀舉放私債將監生員嚴刑拷打逼取准折妻孥以私忿囑官監禁毋舅占家貲逐弟賃住民房并及其任南監折毀候堂爲私宅舉出等事上覽其說而惡之詔視坤職爲民仍令巡按御史達來京訊治坤素斷絕負氣不能諧俗鄰里人多不悅之初以南祭酒守制家居會倭犯江北諸文武吏望風奔遺坤督率鄰里保所居淮安新城遠近依附者衆坤以軍法部署防禦有犯令者輒榜笞之故居民雖賴

以保全而破其榜笞者亦遂生怨恨中有給事中胡應嘉宗黨及府縣儒學生一二人應嘉素與坤有卻又性險狠遂與諸生撰爲謠言構之於林潤疏劾之應嘉復從旁力誣然皆流謗無指實其所謂斷手胡鑒者固無恙也他皆類此及坤逮至竟拷死獄中士論冤之

四十一年吏部言國初設國子監官專取問學優長德器老成者任之使生徒有所觀法以爲成材之地邇來進士外選者輒求改監職苟歷年資遂得內補以賢關爲捷徑非祖宗立法養士之意且令進士之科皆若此輩則民社之責屬之何人自今宜著爲例有補外而求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鄒子監

三十二

改監職者非才力不及則學術不正不得擅改京職以長奔競上深然其言命如議禁革著爲例

九月前南京祭酒鄒守益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守益安福人正德辛未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以議禮忤旨下詔獄諸判廣德州累陞祭酒平居與學者接不

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詭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四十五年六月禮部言國家內設太學以教育天下之英才外設儒學以作養民間之俊秀二百年來名臣多從此出邇者國子監學舍傾圮生徒止二百人又四方讀

書經文之士爭務剽竊以圖捷徑於是教化學術盡爲虛文而朝廷不得異才之用故給事中張士純周世選御史張士佩前後論列如請勸工部修理金監請徵下第舉人及歲貢年未五十者入監舉人毋得榮就廟歷歲貢不必專泥正歷而援例一途則俟財用稍充卽議停止此太學所當議處者也乙榜舉人年四十以上者俱授教職不妨會試其有異等者一體行取各提學官必身先化導以德行督課諸生毋專事文藝此儒學所當議處者也至於文體敝壞內而兩都外而列郡靡然同風其弊皆由書肆刊文盛行便於採擇請悉搜天下

關子監

三十四

私鬻冗書無實用者一切剽竊時吏部亦覆世選議處教職一事自今提學員缺必慎選文行兼優者以充仍限六年教成方議超擢歲貢衰老者不得收選有司不職者不得更改文學官俱報可

隆慶元年八月 上幸太學命大學士陳以勳釋奠先師賜輔臣羊酒鈔幣有差

起周怡爲司業兼太常少卿怡初任給事中以論劾嚴嵩罷歸廷杖細絮家居二十年至是起用疏陳定君志以修飾業語多譏切內監 上起其抗違落級外調告歸二年二月南京祭酒姜寶疏陳飭監規以廣聖教八事一

修理傾圯舍宇二督徵各處厝銀三請罷納粟事例四惟取舉人入監五請復國初積分之法六儲養公侯伯子孫七處補分教屬官八查復本監見部舊例及恤助監生部議覆從之

祭酒馬自選等奏請於諸司歷事監生以三名爲率量增一名其在歷歲月減舊四之一卽存其餘處以待增者令候歷諸生不至壅滯行二年復舊從之

御史方新追論祭酒胡杰在典試南京與諭德吳情罪同爵異乞并斥 上謂事已前決今杰視事如故新政之不已給事中王治等言 皇上臨雍伊邇杰卽無他業

關朝典彙卷六十四

關子監

三十五

已爲人指散恐其懸於講席非所以肅觀瞻重風教也有 旨改杰朝衙門用而以侍郎趙貞吉暫攝祭酒事杰不自安馬上疏稱疾求去許之

原任南京祭酒姜寶爲民復原任南京助教鄭如璫官給事中王前論寶猶止言其徇情亂法而不及受賕及是南京法司希大學士高拱指坐寶賕千金而爲如璫辨雪故有是命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天選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三十二

翰林院附庶吉士

吳元年置翰林國史院尋改翰林院以朱升爲侍讀學士
知制誥同修國史

以潘廷堅爲侍講學士廷堅當塗人性資穎拔博學強記
元末薦授富陽教諭王師渡江駐蹕采石廷堅同李習
陶安謁見遂命爲太平教授明年定金陵召爲中書博
士補余華同知壬寅入拜學士以年老致仕廷堅爲人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翰林院

一

慎密謙約每參議議爲上所重

初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以陶安爲學士時方召四方宿
儒集闕下議禮制命安總之

洪武元年以羅復仁爲編修齊詒淪安南既歸改檢閱未
幾拜私文館學士復仁古水人屢召論多士皆贊復

上以其率直多見聽納尋乞休賜大布之衣書曰性雖
粗率忠直可嘉賜兩布衣放歸田里仍賜玉帶名馬鐵

柱杖生墩諸物上嘗幸其第復仁方操筆具急呼其
妻取杙故上每呼爲老質羅云

四月以范常爲直學士尋兼太常卿常滁州人上克滁

以文學召見門典兵賸授總管府知事歷知太平府事
恤民興學上嘉其精召入尋以疾免未幾起爲起居
注乞歸上念其老許之御製詩四章寵之賜宅一區
於太平因家焉

九月學士陶安卒安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肆力問學博
群書尤精於易元末避亂家居上渡江取太平安謁
見期以王道決計趨金陵居帷幄預密議在翰苑爲議
律官定郊祀宗廟議復奏議見服制凡國家制度禮文
多安所定上嘗賜詩曰國朝謀畧無幾士翰苑文章
第一家後置行省以安爲江西行省參政卒年五十七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翰林院

二

進封姑孰郡公

二年正月以朱升爲學士陳樞啓同爲直學士
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編修雷煥刑部侍郎

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與胡益禮部員外郎曾堅主事王
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素及時爲

侍講學士以寧爲侍讀學士堅爲禮部員外郎儒爲刑
部侍郎肅爲工部主事

二月以侍讀學士秦裕伯爲侍制裕伯大名入先從父仕
元都就學習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曾世凱素

爲沙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陳姑蘇遣人

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討使者曰受元爵祿三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毋與未終亡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同辭洪武元年復徵起之稱疾不出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閭閻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辨博善爲辭說 上命爲侍讀學士屢以故辭不允授以待制

三月學士未升以年老乞致仕許之升休寧人博洽群書多發明南北學者咸師焉王師下婺州召見陳天下大計命參密議已授侍講學士定宗廟時享禮致仕之明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翰林院 三

年以疾終年七十二學者稱爲楓林先生

二年四月置弘文館以胡鑑爲學士命劉基危素王本中

雅傑皆兼學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上

御東閣問校聲 上方清之而素適至乃謂之曰吾以

爲文天祥邪未幾御史王若孳素亡國之臣不宜居

侍從乃請居和州之舍山

上一日遣小內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時危素當直對

內使云老臣危素內使復命 上默然翌日傳旨令素

余聞鼎燒香蓋余危皆元臣余成元爲節盡服其自稱

老臣以故愧之

七月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明年請老賜歸

以高啟爲編修命教勳臣子弟後 上御周澤召啟與謝

徽敷對詳明雅稱簡在命啟爲戶部侍郎徽爲吏部郎

中啟辭以少未更事遂與徽俱歸賜金帛有差先是經

觀署史局啟與文樞及觀守蘇聘啟至學宮延訪郎中

利病多所裨益觀僱於禍遂連坐啟

以朱源爲編修濂美爲人幼嗜考亭之學其見於辭章實

爲講解悉祖述之既而引年歸浦陽察陰陽鬼神之奧

驗性命心術之蘊乃即朱子精語編爲理學纂言宋濂

爲之序仕終楚府長史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翰林院 四

五年徵教諭傅藻爲編修尋改應奉爲東宮文學藻義烏

人後出知武昌府終河南按察使

學士危素卒素金谿人元時侍講經筵累官行中書右丞

及徐達取元令故臣咸投告身素與編修黃巖普瓜節

礙竟成而素爲報國寺僧祖之達乃以素歸授侍講兼

弘文館學士時儒頗問後請於舍山至是疾卒

六年開文華堂於禁中以爲儲材地 詔擇鄉貢舉人年

少俊異者俾肄業其中正月選河南第一人張唯 上

召見便殿命題賦詩成稱旨唯及王輝李端張翀皆

淮浦修翁詔爲秘書監直長賜冠帶衣服又明日山東

第三人王璉等見召試如之璉及張鳳任敬馬亮陳敏
皆擢編修賜予亦如之受命入堂讀背詔贊善大夫宋
謙正字柱彥良等分教之上謂曰嘗許魯齋諸生多
爲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中堂取其文親評優
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悉爲王唯等
侍食左右夏賜衣及金弓矢鞍馬寵錫甚厚謙草薙
司啟迪顧諸生皆 上所親致不放以師道自居一日
侍燕閒詢及肄業進益謙口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舊
才請錄爲弟子員 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凡十有
七人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方徵彭通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翰林院 五

宋善王惟吉皆拜給事中禮遇雖不及唯等然侍從車
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至執政有聲云

六月改兵部尚書樂韶鳳爲侍講學士

七月編修孫作辭不拜乃乞外改太平府學教授後起爲

司業

七年五月賜學士承旨魯同致仕同新安人初名書元舉

茂材爲柳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爲學士承旨

及王師下武昌同見 上授國子博士歷遷學士承旨

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六月復以爲學士罷兼尚書

八月 上御武樓召宋謙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

之士聊知其入乎謙對曰合諸有郭傳者雖奇跡釋氏
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謙曰郭傳之文卿
可持至乎謙以其文進 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
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獻替者咸無
隱擢爲翰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至

八年三月以廣西僉事答祿與權爲修撰與權其先胡人
後居河南承寧仕元爲河南北道僉事以故官入朝授
泰府紀善改御史出爲僉事旋召爲修撰以不修職降
典籍轉應奉致仕自稱洛上翁 上親爲說辨之又有
馬沙亦黑馬哈麻者亦西域人也能通華夷譯語善測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翰林院 六

天 上命爲編修

九年閏九月詔承旨與六部尚書同班其上

龍弘文館

十一月學士承旨宋謙致仕 上命舉可以自代者謙以

蘇伯衡對先是伯衡嘗爲編修以耳聾辭至是召至復

固辭 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

十一年十二月宋謙奉朝賜勅勞之

十二年十月以儒士吳況爲待制明年四月降編修

十三年四月賜編修張美和應奉陳溥致仕各御製詩文

賜之

七月罷秘書監凡內府書籍悉翰林院典籍掌之

學士宋濂以孫慎生法安置茂州明年五月行至夔卒年

七十三濂浦江人姓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

益著上定鼎金陵禮聘濂濂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

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上

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典商賈賈諸

禮文大政皆濂裁定海外諸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濂

安否基初在夔永樂間孫恪以蜀獻王令遷葬華陽正

德中謚文憲

十四年十二月令翰林編修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正字

趙朝典卷六十五翰林院

贊讀考駁諸司奏啟平允則列名封上署曰翰林院兼

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

十五年召山西布政趙新為修撰

十一月以典簿李穉為侍講學士

十六年十月增本院尚書博士二人以儒士饒仲恭蒙廉

為之令仲恭於淳王府說書庸於魯王府說書

二十年十一月以河南府訓導身鈞為侍講學士時劉三

吾以耆儒掌院鈞與相得其懷凡草創禮儀稽考經籍

享祀神祇較閱文卷罔不事事已令授泰晉諸王經銓

傳得其意情上謂儒者不任劇職俱降國子助教未

最復職

二十三年十一月以永川知縣王佐為侍讀賜之鞋襪

二十五年十二月學士劉三吾以婚戶部尚書趙勉夫婦

坐賊自陳免官未幾復召用

二十年劉三吾以至考會試獲罪下獄尋卒詳科三吾為

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於大節則屹

乎其不可奪

三十年正月以修撰張信為侍讀紹修戴葵為侍講上

諭之曰官翰林者難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且夕在

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陸

國朝典卷六十五翰林院

贊讀李穉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謹論補益當時頗

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三十一年六月建文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侍講

學士

十二月召宋釋還京師釋故學士廉之孫濂嘗授

太子經上念之召釋復官侍書

建文元年六月召河州衛吏解縉為侍讀以學士董倫薦

其文學也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為修撰

以王景房侍講景新松陽人洪武中以明經薦授懷遠教

諭歷山西參政生事諱雲南以知縣召入纂修 高廟
實錄吏部尚書張統萬故擢用之

三年十二月吏部試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錄用復留士奇
於翰林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 太宗卽位首詔吏部及本院舉文
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聞侍詔解館名擢居近侍召對
喜其奇傑敢言益見信用七月侍書黃淮改中書舍人
入見 上與語大奇之凡侍朝特命與繕立於御榻左
以備顧問一日以萬幾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
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論議政事同列不符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翰林院 九

與聞是時吳府審理副楊士奇在翰林充修史官亦有
譽望親撰爲編修已而改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
鈞爲檢討尋陞繕寫侍讀胡靖爲侍講編修楊子榮爲
修撰而改子榮名榮繼又陞准爲編修

以王達爲編修達無錫人初以明經授邑庠調入補國子
助教姚廣孝薦撰編修侍太子於東宮尋進侍讀學士
七月擢儒士會日章爲侍讀助教鄒緝爲侍講

十一月以解縉爲侍讀學士胡靖黃淮胡觀並爲侍讀楊
榮楊士奇金幼孜並爲侍講

按永樂初權解縉等七人入內閣預機密典綸終然自

學士王景卒解縉胡廣楊榮輩猶相繼領院篆洪熙時
楊士奇等驟遷至三孤第六曹上遂不復領院矣弟文
淵內署與諸曹異文移往復猶以翰林行之今雖稍稍
變革而猶有一二存者如史成焚草中貴傳 旨猶傳
大學士爲翰林學士翰林公署中猶設大學士三座學
士一座而講讀學士東西對列是也

永樂初擢舉人王儒爲檢討 上因問檢討之下有何官
左右對曰博士典籍侍書侍詔又問已除人未對曰已
除又問其賢北儒何如對曰儒初除未知其爲人如舊
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因數曰古謂用人如積薪此類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翰林院 十

是已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儒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
而令賢有勞者位其下何以服其心遂命吏部凡博士
以下皆陞職與儒同

三年四月以儒士馬巨江爲博士巨江以老回辭賜重書
褒諭令致仕

四年閏七月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爲侍讀學士以老
賜勅致仕陞階 上賜坐與語慰諭良久又賜酒饌精
幣給驛傳送侍讀胡廣曰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
具至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
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各資其用耳

以王洪爲侍讀預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時胡廣秉筆修史位在洪右每事輒咨之及靖有所請洪輒不聽至欲裁其家乘瑞應之徵洪力言 上前以爲不可取信天下來世靖深怨之左遷禮部主事無何卒洪仁和人少英雋有軼才與解縉王璉王傑王達善號東南五才子名重一時居官耿介忠亮文章氣節表表時輩

六年七月學士王景季 上卽位擢用景時 建文帝未

瑩 上詢瑩禮景對宜瑩以天子之禮雖隱忍終身猶

不忘故主云

十五年六月以儒士郭張善爲檢討

閣朝典彙卷六十五 翰林院

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外命學士楊溥掌閣

事其同事則侍講王璉五經博士陳繼編修楊敬禮給

事何澄閏七月溥等奏納弘文閣印各還原任

五月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以條上時政改御史

宣德元年十月復以李時勉爲侍讀

以儒士楊善爲檢討

九年十月學士沈度辛度華亭人初以善書被薦入翰林

累進學士貞靜不苟初入翰林鄉人李至剛爲禮部尚

書得君氣勢赫赫希附者日奔走其門度未嘗造謁閉

戶鳴琴賦詩以自樂第繁亦以善書徵官侍讀時稱大

小學士後至大理少卿

十年以金同爲太常少卿兼學士問永樂初以善書薦授

正字侍 皇太子於南京因進賀表文稽滯下獄 仁

宗登極釋之轉修撰至今職

正統八年六月侍講劉球下獄 詳中官

十二年正月詔選翰林院侍讀以下十人入東閣習制誥

讀中秘書與選者侍讀江淵裴倫侍講杜寧謝璉王

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命侍經進

十四年戶部尚書兼學士陳循等言翰林官屬雖有額員

然自永樂宣德以來往往額外多除皆出 上命吏部

閣朝典彙卷六十五 翰林院

止因本院在任官九年考稱者請自照例陞授本院之

職不拘多餘已是舊例今本院自講讀以至五經博士

等官俱多缺員欽惟 皇上嗣登大寶正用人之際况

文學侍從之臣猶當精選以備顧問齊益聖學乞勅吏

部於本院見任官及庶吉士內推選陞補講讀等官員

缺其五經博士及典籍侍書侍詔之缺俱於教官推舉

送院考補如此庶幾官不曠職近侍得人從之

九月命侍講徐理楊鼎檢討王詢等行監察御史分鎮河

南山東等處晏地撫安軍民

景泰時侍講邢寬以服闋復除南京書掌院事大學士陳

景泰時侍講邢寬以服闋復除南京書掌院事大學士陳

景泰時侍講邢寬以服闋復除南京書掌院事大學士陳

景泰時侍講邢寬以服闋復除南京書掌院事大學士陳

循等以侍講係屬官於掌印不便遂陞爲侍講學士寬
無爲州人永樂甲辰進士第一居家孝友與人交終始
不渝處已坦夷於物無所許以足疾不長於行故不得
久於內朝云

時倪謙呂原初敎小內侍黃賜等七人皆於文華殿東廡

上一日至應命二人謹祝諸國風呂謙克典上悅問

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侍讀原對右中允兼侍講

上又問以官品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衆

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

兼中允二人叩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遂坐旁壁上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翰林院 十三

日何踞踞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

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

大順元年以景恭易儲之故凡翰林有帶東宮官銜者皆

改別職用於是改李紹文黃謙俱尚寶卿劉定之倪

謙呂原俱通政司叅議錢濟尚寶少卿俱兼講讀以下

官仍舊供職蓋出祿有貞意且曰若改以翰林之職則

是陞非改矣未幾呂遂帶叅議銜同彭時入閣是冬陳

汝言用事言於上曰翰林官皆帶別銜而本院學士

無一人事體自不便上召家宰王翱承旨賜計曰學

士職不輕今似太多汝言折之曰唐有十八學士今何

多於是俱改學士錢則侍讀學士而彭以少太尉
侍讀改兼學士明年黃謙使交南還亦援例改

九月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劉儼卒儼占水人正

統壬戌進士第一授修撰歷學士與修君鑑宋元通鑑

綱目以總修纂宇邇志成進太常錫賚甚厚尋王考京

闕大學士陳循王文之子欲僉作科名儼不從遂誣以

重罪賴高穀救之獲免上復位命掌院將寵任之尋

卒贈禮部侍郎謚文介儼爲人端介性孝友在朝言論

侃侃所交必正人回邪者必折之不少假直聲大振

十月編修岳正以草詔切直曹石譖於上命杖正百謫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翰林院 十四

戊蒲州室廬因產盡賜指樞季鐸鐸得自往檢括淨

盡無幾上有正還適鐸得罪上以鐸家屬盡是正

物悉取還之正亦往搜括如鐸以復昔懲初正爲儒臣

費無幾何鐸素精不費皆歸於正

謫侍講學士黃謙爲廣東同知尋徵逮卒於淮諡初爲后

寧所薦寧敗故有是謫

二年正月大學士李賢嘗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雜

流可與禁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

四五率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

重修通志惟排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顯

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爲之一清
三年以林文爲翰林學士兼東宮講讀 憲宗登極進太
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告老卒贈禮部左侍郎文蔚田人
神清志定充養有道燕居端處終日欽欽其經雅論說
史館紀綱勞益實多

六月編修彭華與修大明一統志多支廢錄坐除名李賢
申救復其官

八年正月下侍讀學士錢溥獄溥浮躁嗜進時太監王振
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舊藏露詩大加稱賞特校
檢討遷侍讀學士溥所教內侍後多用事溥之居與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翰林院

十五

陳文隱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 英廟大漸太

監王倫者嘗受業碑件讀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
以竟不召乃使人密伺之倫言 上不豫東宮納妃如

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
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

遷賢以溥代之遷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
聞乃下溥獄謫順德知縣

成化元年五月爲民學士倪謙上言天順三年奉命充順
天考試官都御史寇深陰結錦衣指揮遠泉擄撫臣罪
除名戍邊今幸遇登極恩釋爲民乞置對以雪冤枉

上以事在赦前不問復職開任
二年六月倪謙請開謝恩特於東閣辦事言官劾其貪冒
無耻命改南院

三年六月以吳節爲太常卿兼學士節安福人宣德庚戌
進士爲人平易質直信人不疑爲文如其人初治春秋
與同學劉球齊名後進宗之安福春秋遂擅於天下致
仕家居十餘年卒

四年正月以孫賢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上疏請立 太
子且引疾乞休以示無希親意章並上 上皆允之
皇子立是爲 悼恭太子賢憤憤不樂而卒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翰林院

十六

十四年三月修撰羅倫卒倫吉安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
第一人慷慨樂善遇事無所避以犯顏敢諫救時行道
爲急於富貴利達滯如也致政歸結弟居於金牛山取
給於隴畝不受餽遺客屢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
罄矣之餽舍千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
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四十八正德中謚文毅
以王獻爲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獻仁和人美風儀性頗
耿書一過目即強記才思飄逸與大學士商輅有隙或
造爲曖昧不根之語以楊於內坐是不得致大位學宦
者十六年奄奄不得志而卒

十六年七月侍講彭敷字敬吉水人甲申進士第一性刻
厲尚氣不肯下人儕輩多忤因鬱鬱成疾遂不起年四

十二

二十三年以吳希賢為侍讀學士掌南院事希賢莆田人
為文章有奇氣尤工詩每僚友宴會累數百言立就人
多服其敏然負氣豪俠人以是少之

德三年時大學士焦芳子焦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為
殿魁既而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者抑之遂入言
於劉瑾改編修顧清等為部屬官

十月學士張萬見劉瑾長揖不拜遂生事調為鎮江同知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翰林院

十七

三八

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行跪禮及修 孝廟實錄成例選
秩理謂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忌者待讀徐穆編修汪俊
等十餘人陞調南京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十四年三月修撰舒芬以諫南巡廷杖謫福建市舶副提
舉嘉靖二年復原官未幾復以議南巡廷杖芬進賢人生
而類異七歲能詩十二工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
溢發多所自得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請開船了無懼
容獨立敢言不抗不懼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
失尺寸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兩朝先後一節人稱
忠孝狀元

嘉靖四年吏部以御史孫元肅奏劉愛皆當路子弟請改

別官 上命俱投會事然帝春書弟也書兄弟外補心

懷缺聖選張璠桂萼連章排大學士費宏等留中不下

書乃上疏為弟乞恩改授館職 上遂命春為修撰璠

為編修給事中鄭一鵬言爵賞利器不可以假人威福

大權不可以下移命令大信不可以反汗三者失一不

可以為政正德間傳乞雖多文臣請快無有也且 先

朝子弟為臺諫者多改入行人司職銜其有一二改入

翰林俱實錄所得當時蓋稱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

書胡不引行人司例顧援纂修可乎書自貢議禮偶合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翰林院

十八

四三

聖意遂恣行朋黨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服大懷
怨望合璠等以誣構大臣既而其疏留中復為弟乞憐
改求館職向使春不外補璠等之疏必不上矣是書棟
私誣構專恣詐欺璠等甘為鷹犬無復忌憚平生奸偽
洞見真情矣乞將書罷斥春削籍璠等快奏事理明下
廷議別白是非庶仕路永清 上切責之

劉愛改官既謝恩而復疏辭 上怒降二級調外

六年十一月初侍讀汪佃進講洪範九疇不稱旨 上親

講解其意謂輔臣曰人君能盡倫理以立於上萬姓化

於下倫叙明而人道備福將自至以佃講讀遲鈍令吏

部改除調外任用命內閣選擇翰林諸巨擘職者請用
不稱者量材除他官於是大學士楊一清等言翰林清
受之地誠不可以匪人處之且文學政事材各有宜在
而用之終無成績宋兩制儒臣皆嘗歷州郡送多名
臣內外均勞自昔已然臣請選自講讀以下其學有本
原文能華國及行義無玷者存留供職以備講筵史局
之選即文學未稱而才識疏遠堪理政事者請下吏部
量才外補其丁憂在告者並加選擇以爲去留自後經
筵日講皆精選以充其任庶不負聖世崇儒右文之意
報可尋調何爲掌國府推官一清等因言中允劉棟楊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翰林院

十九

惟聽侍講陳沂鄭顯修撰蕭興成季方編修劉泉皆政
務疏通可外補編修王同祖黃易宜罷因請下部院諮
訪有才識文學者量爲推舉改官俟翰林以廣用人之
路一上猶以外補數少命更加選擇勿泥官格內外官
選補務合公議因言前歲所選庶吉士大半徇私命內
閣考選量留三五人餘皆授科道部屬以後選留皆如
故事一清等奉命復簡侍讀崔桐修撰張行慶陸欽江
陳編修黃佐應良空外補中允邊寬任深宏處以兩京
他秩計前後職考選轉二十二人員缺乞掄取以充
上命桐及應等皆外補中外臣工有堪翰林者部院公

選以請期於衆議備服無取備員遂改大理少卿黃緒
爲少詹事南通政司參議許誥爲侍讀學士南尚寶司
卿盛端明副使張邦奇俱左庶子副使韓邦奇方鵬爲
右庶子文選司郎中彭澤爲諭德刑部員外歐陽德吏
部主事金瑤御史張袞爲編修已而詹事霍韜又言大
學士之選宜於巡撫方面部院等官通融推用 上以
其疏下吏部命集九卿科道議上裁定

修撰陳沂初以 武宗實錄成進侍講每經筵多爲規諷
上問率執知其名先與楊慎等再議大禮補江西叅議
十二年 上以翰林侍從人少詔吏部博采方正有學術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翰林院

二十

爲衆望所歸者充其選於是部上主事唐順之等十人
詔改順之及員外陳東主事楊淪盧淮陳節之御史胡
經周文燭等七人俱爲編修其報罷者三人任翰王慎
中會忤也仍命便推擇老成端慎者數人以備簡用
順之既授編修 上命校閱寶訓實錄順之以疾請歸
上曰順之方改史幾見較訓錄數稱疾令以原官罷不
叙

三十一年編修王同祖先上禦虜策請因彙顏三術勝結
黃毛虜又糾兀良罕亦不刺等夷共破北虜御史賈大
章劾其任倖至是又請改元以延聖曆 上惡其倖斥

之附籍爲民

三十五年二月以修撰全元立爲侍讀學士掌南院事時南京章院缺侍講袁煒資次當補閣臣以其方立文撰乃改煒元立上謂煒列名在先特旨用煒煒辭乞以原官供奉不願行上因稱其供事勤敏令陞侍講學士爾用而命元立行

四月上以侍讀袁煒修撰李春芳等供撰劬勞特諭輔臣曰今大小官以私情乘空銓除無數侍上者乃千百人中之一二耳諒春芳各陞學士以重玄場供事中允董份補撰文然自是官詞林者多舍其本職往往爲國朝典彙卷六十五翰林院

玄撰以希進用矣

翰林院

二十一

二十二

附庶吉士

洪武十八年上以諸進士在翰林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爲庶吉士

二十一年四月上謂庶吉士解縉曰朕今與爾義則君

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繕退上封事大略謂願陛下推愛臣之心愛天下推待臣之心待萬物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不宜於較改刑寧失於不經凡萬

條言皆人所不敢言者上嘉獎之上嘗好觀說苑韻府道德經心經釋言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不純所

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韻府出於元之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庶吉士

一

陰氏郎猷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願命

一二儒臣集唐虞周孔之言勒成一書以備勸戒且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蠹蝕尤甚宜及時刪改更

訪求審樂之篇作樂書以承唐虞以惠萬世紹又獻太平十策一曰參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

三曰正官民四曰典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政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稅斂九曰務農十曰講武

條陳以上上嘉之而未及行

永樂二年五月擢庶吉士杜欽黃惟正鄭慶周玉羅亨信

張例爲給事中

三年正月

上命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其英俊者

俾就文淵閣進學乃選修撰曾聚綱脩周述周孟簡庶

吉士楊相王訓王直吳紳彭汝器劉子欽余學夔童朴

盧翰熊直王道羅汝敷沈升柴廣敬王英余鼎湯流洪

順段民楊勉章徵李時勉倪維哲陳敬宗袁添祿二十

八人入見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

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于千

百人中爲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

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

具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

閣朝典彙卷六十五

康吉士

二

進不已未有不成就者古之文學之上皆皆天成亦積功

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

萃爾等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得實於已庶

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依朕期待之意時庶

吉士周悅自陳年火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

增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膳禮

部月給膏燭并鈔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且命繕頌其事

數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五日

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騎從人莫不榮之上時

搜奇書解事以驗所學康等多對誦如流上甚喜多

所獎譽恒顧羣臣曰秀才輩性子直可親近稍嘗以鍾

山龍蟠詩試諸人甚稱彭汝器所作一日上問捕蛇

者說汝器即朗誦於前甚奇其才王訓以大江遠金陵

賦進上最稱之且程試課業大嚴賞罰而王英王直

尤爲倚重所推讓

上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視庶吉士講習不令一記其

動靜比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腹席地酣睡上命

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抑罰去其官可就往工部

爲辦事吏于欽畧不分號還謝恩起而出至外郎買吏

巾條服之步入工部廳於庭前書見之驚起迎之于欽

閣朝典彙卷六十五

康吉士

三

日奉聖旨命于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于欽便

登堂侍立於旁與擊臂偶火頃上又命一賢入部視

之還報云云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恥更令召來于

欽至猶吏服上顧左右還冠帶歸內閣讀書于欽又

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返閣中卽一日間也

先是禁收藏方孝孺詩文時庶吉士章朴偶註誤與序班

楊善同坐事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卽借觀密以奏

聞上怒逮朴戮於市而復善官

四年選進士江殷胡啓光孫迥張叔豫李岳潤陳孟榮張

士迥鄭復言曾春齡蕭福曹開廬永黃獻爲庶吉士

七年選進士楊應劉永清陳發錢習禮黃壽生陳用鍾瑛

張習張式馬信邵聰為庶吉士皆原在翰林習譯書者

初為國子生選入翰林
脫習譯書至是登第云

十年選進士蔣禮趙勗徐俊何賢潘勳黃裳羅興楊榮張

駉馬馴王璜劉澄胡讓邵進朱顯方復為庶吉士皆原

習譯書者

十三年選進士洪英王翔林文祐朱魁陳鎮曾弘林道節

胡觀章文昭嚴珊金關王英鄭琮袁瑋周崇厚習儒鄒

應言牟倫吳震張益黃仲芳廖謨宋琰朱景范淙黃玟

陳文璧高毅張堅沈賜王懋終昇吳清方勉林超曹義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庶吉士

四

三六九

龔英時永彭應陳坤奇李芳葉穎王士華吳紹生丁

毅石玉黎民張遷萬完周貴連智王諭樊教王麟戴觀

許彬徐景安石慶鄭獻李冠祿周安浙驛六十二人為

庶吉士王懋以下皆習譯書者

十六年選進士周欽董璿楊瑛徐思微尹鳳岐陳詢徐律

習嘉言王賓胡文善周懋昭王選雷遂莫珪孔友諒泰

初十六人為庶吉士

十九年選進士簡恕陳融溫良張恕萬碩黃嗣楊崇王璉

蔣謙章昭為庶吉士皆原習譯書者

二十二年選進士徐賢何志薛理李芳黎英葛陵六人為

庶吉士

宣德二年取原習譯書進士邢恭為庶吉士

五年三月命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選進士薩琦逢

瑞葉錫陳璘林楠王振許南傑江淵八人為庶吉士送

翰林進學給酒饌房舍月賜燈油欵悉如永樂之制復

命兵部各與皐錄上額士奇等日後生進學必得前

輩老成開導之勸等日侍左右無餘閒其令學士王直

為之師常提督教訓所作文字亦為開論改竄駁等或

一兩月或三月一考閱使有進益如一二二年怠惰無成

則黜之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庶吉士

五

三六九

徵庶吉士三十人分隸近侍諸衙門如洪武乙丑之制次

日引入齊宮御試止用八人仍得進士有文望者預試

命題出取士何以得真才論吳師為首范理第二皆

上所親裁在前列者賜白金五兩脂幣五十緡餘有差

楊寧等詔歸讀書

八年命禮部尚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尹

昌黃璜趙智傳綱黃回祖黃雲為庶吉士命王直教習

十一月復選庚戌癸丑科進士徐瑄賴世隆吳師李經美

洪虞瑛潘洪王王陳金劉寶錦建方熙何珣為庶吉士

亦命王直教之復詔令歸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

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爾
林震曹鑑編修林文龔鍾鍾復趙恢許事張益同進文
淵閣其優禮給賜如永樂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
上謂楊士奇等曰朕昨命卿等簡庶吉士俾進學因思賢
才必自國家教養以成之教之不豫安能得其用因作
詩述意卿當以朕意諭之俾知自勵詩曰國家用賢良
豈但務精擇賢良之所出亦自培養得處延教元士周
家重俊宅 皇祖簡賢科教育厚足澤二十有八人用
之著成績朕心切旁求夙夜恒惻惻是科凡百人中豈
乏卓識爰拔俊茂資將以繼往昔優游詞垣內研究古
周朝典彙卷六十五 庶吉士 六

教籍檄辭務浮麗勵行必端直所期在登庸澤物兼精
德勗哉副予學奮志毋自畫

上謂吏部尚書郭璉等曰在外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
卿其爲朕選擇之明日進引六十八人入奏 上命楊
士奇楊榮出題試於廷中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
胡端預廖莊宋建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葉升七人以
聞令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授俱歷事六科
正統六年選進士王鑑劉趙余仲王尚文伊佩李震王忠
王偉徐瑛徐珪古驥顧雕雷復爲庶吉士命以詹事王
直王英教習

十三年命內閣選進士爲庶吉士止選北方及四川人得
二十九人萬安曹鼐熊瓚劉吉孫茂劉珣王勳謝瓚白
行順李泰宋瑒邢讓劉清喬殺李鏞王恕孫昱孟祥曹
翰韓敏尹旻張斐李潛李寬華顯霍榮郭安李堅成章
以待讀習嘉言侍講王一寧編修趙恢教習復補命侍
講劉茲修撰王■時權監王振族南人故置不選
景泰二年選進士吳澍周興成瀾張永昌虞王斌劉宣俞
欽相傑楊守陳章緣張素金文鍾清田斌章表楊采彭
信劉泰江朝宗二十人爲庶吉士於東閣讀書
五年選進士丘濬耿泰彭華劉紆陳龍牛倫孟勳柯琮吳
國朝典彙卷五十六 庶吉士 七

讀殿金尹直陳政審珍馮定金紳黃璣王寬夏時十八
人爲庶吉士命春坊大學士劉儼教習

天順四年選進士劉健張鼎李溫張謹張順周經王範蔡
霖張滿楊瑛鄭紀童廷汪諸張元頴十四人爲庶吉士
命學士劉定之侍讀學士錢溥教習
八年選進士李東陽倪岳謝鐸張敷華陳音焦芳汪鉉郭
華許禮猶大夏劉道王琰傅瀚張泰吳希賢董齡杜懋
史爲庶吉士命學士劉定之柯潛教習
成化元年八月擢庶吉士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爲
編修吳希賢檢討張敷華等九人爲各部主事

十二月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自正統以來所選

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遞求散館不復以進修爲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散館大學士李賢謂曰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灾故也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京刑部主事

二年選進士林翰副廷章李傑崔瑛陸淵之黃仲昭謝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庶吉士

人

三十三

文祥李容張誥畢瑜宋應魁邵有良商良民鄭已張純章經何純莊景鍾晟王俊石淮施純王偉二十四人爲庶吉士命學士劉定之柯潛教習

五年選進士張經費閻陳斌蕭興梁澤尹龍馮閻香維翰陳紀張晟李介王臣尹仁王錦餘謙方珪謝顯吳祚十八人爲庶吉士命講讀學士陳鑑丘潛教習

十四年選進士梁儲張深徐鵬江濂鄧敏林霄江嗣張九功陳邦瑞馬廷用荆茂劉機李經謝文張芮倪進賢楊廷和楊時暢武術十九人爲庶吉士命學士王獻謝一愛教習

二十三年選進士程楷蔣見屈伸袁廷黃穆傳廷萬弘章倪卓華魯吳儼李漢仲葉羅玘蘇夔鄧煥歐陽陽伍符翁健之李選鄒智石瑤李冠嗣唐希介蔡吳毛紀劉丙任儀閻介楊廉潘梧三十八人爲庶吉士命庶子汪諧論德傳瀚教習

弘治六年四月大學士徐溥等言比給事中徐旦建議欲選新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讀書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遞送或會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卷中查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庶吉士

九

出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皆選而所選者未必皆才若更拘於地方年歲則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有成績自今以後立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餘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八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上納之命令後內閣仍同吏禮二部考選

選進士顧清趙士賢蕭何沈肅曹瑗吳一鵬汪俊周玉黃淵胡燦王綰任良弼吳舜許天錫薛格陳玉陳陽王崇文十八人爲庶吉士命學士傅瀚李東陽教習

元年選進士顧澤陳鳳梧漢部胡獻張紹齡陳雲楊藻華
德賢詠汪偉王宗獻王九思張弘玉徐忱陳琳戴鏡開
諸劉瑞十八人爲庶吉士命少詹張昇侍讀王鑒教習
十五年選進士周煜魯鐸薛金溫仁和蔭霄李時趙永李
貫畢濟川何塘張翰李元吉周禎王廷相顧燁潘希曾
盛端明朱家王萱十九人爲庶吉士學士梁倫王華教
習

十八年選進士崔銳嚴嵩湛若水倪宗正陸鼎程登鄧天
和徐縉張九微蔡潮林文迪安邦段吳蔡天祐胡鐸高
方馬卿劉寓生安磐穆孔暉李艾王韋趙中道黃如金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庶吉士

十

閣儒傅元孫紹先易舒諒方獻夫張邦奇三十人爲庶
吉士命張元禎劉機教習

止德六年選進士許承名劉棟張璧應良黃臣尹襄劉林
許復禮費家王道張潮祝縉王思孫承恩徐之鶴劉泉
林文慶孫紹祖戴顯吳惠金卓劉慶邦維藩田嗣張紳
王元正陳宸劉濟張衍慶先尚文邊憲張薦山俞敦二
十三人爲庶吉士以詹事新貴侍讀學士蔣冕教習
十二年選進士江細余承助黃易江暉王廷陳江應軫劉
世盛曹懷儒吳葉桂章葉式馬汝驥汪思王三錫史于
光陳沂鄭顯史道劉穆楊士雲張星廖得蕭與成林時

鄭自學劉世揚曹嘉問閻季方湯惟學黎貴席春王邦
瑞許宗魯三十四人爲庶吉士命禮部尚書毛紀詹事
顧清教習

十六年選進士廖道南江汝璧席泮第一鵬童承教黃佐
趙廷瑞張達杜桐島張治張袞王同祖李裕倫以諫
盧燦王用賓陳謙李默李春芳吳文之董中言丁汝璣
二十三人爲庶吉士以禮部尚書劉春侍讀學士劉龍
教習 時大學士楊廷和主選遂以機議試題希旨者
多人選

嘉靖五年禮部尚書席書言國朝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始
則制典彙卷六十五 庶吉士

十一

自承業初後檢取無定科考校亦無定制弘治間大學
士徐溥丘濬始議每科一選不限地方歲年以爲定式
迨選取第勿逾二十人可也 上從其言

選進士陸燦宸袁燾趙時春林雲同金洛張翥並除道之大
察詹應陵毛渠王宣王嘉賓鄒汴郭秉聰張渠余渠江
以潮楊恂李元陽王格張鐸二十二人爲庶吉士

六年十一月 上諭內閣庶吉士不須教養並除道之大
學士楊一清請照常例留三五輩在翰林及選科道等
官張璉奏言臣觀此輩心切奔競口尚孔與固不應處
之翰林而科道言官又豈少不更事者宜居之况舊例

教養二年成單方得改授 皇上既以此輩不堪教養
登爲除遣是欲退之矣而內閣又違之何歟宜查照甲
第除授部屬知縣等官如此則將來心無營求倖敵者
矣 上曰一清循吏事例待從容諭伊省借朕於輔臣
之言難便拒違况彼云不可改祖宗之法若有旨將庶
古士裁革便可說朕擅改焉呼嗟矣已吏部奏陸榮給
事中王宣御史王加賓江華蔡林雲同張裕脣應峻
袁袞趙時春郭秉聰張渠俱主事余秉江以滿楊恂俱
評事李元陽王修張鐸連鄭俱知縣

八年大學士楊一清等奏旨考選庶吉士以曹順之任翰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庶吉士

上

陳東三人廷試策爲 上所批獎卽以爲冠而續取胡
經等二十八人上請 上問順之等一體除用因曰庶吉
士乃 太宗之制在當時良善邇來大臣徇私市恩無
益國用此後不必選賢但有學行卓異者吏部奏訪以
備擢用尚書方獻夫上言館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
多出其間邇年選不能盡公誠如 聖諭所云吏部
訪收信得其要但翰林院原設侍讀侍講各二員修撰
三員編修檢討各四員邇年太濫講讀修撰至十五六
人編修檢討至二十三人或一官全缺亦非經制宜于
原設額數量增數員除一甲三人銓補外聽吏部照缺

推補編修檢討於主事御史給事中評事申合行人傳
士助教推官知縣學官進士內訪補讀修撰於郎中
員外都左右給事中寺正寺副太僕光祿丞同知知州
通判內訪補其學士庶子諭德贊善洗馬等官亦論資
序遷勿分內外庶事體畫一經久可行上從之自是盡
逐舊官而多置除厚矣

十一年九月大學士方獻夫奏稱翰林春坊員缺欲令吏
部訪補而李時亦請部院各薦僚屬禮部尚書夏言因
言近年以來以翰林而改他官以他官而改翰林出者
不厭其多而且一往不復入者每病其少而又且以不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庶吉士

上

臣

得斥去甚至以一甲例當銓授者亦復出之又有不時
考察之法以盡出之蓄養未聞摧折太過而庶吉士之
選遂格而不舉者今兩科矣翰林苑乏人肅正坐此宜煩
聖慮求之薦舉也若爲國遠圖求賢良法則莫若仍遵
文皇帝成憲復庶吉士之選而已今年進士未選校者
尚不下二百人乞勅考選仍舊爲令庶材館可充而將
來輔相之賢將有人以副皇上之望矣 上嘉而行之
十月 上命李時等於新進士未選者年三十而下悉令
就試取二十一人時等選取錢亮許樞聞如索衡元確
段承恩韓景彪永通呂光詢謝九儀劉光文黃猷可劉

士達劉君唐開機胡守中錢霜王梅雷禮邊澤李大魁郭希顏等以聞 上閱卷見彌封姓名疑有私遂罷罷編修程文德請 上親試文章殿閣卷大臣校畢惟

上裁定得旨朕既委彌臣及吏部禮部大臣又何以親臨於是時等復奉旨覆考進士呂虞范瑟錢亮黃應中

秦鳴夏邊悅閔如霖王珩衛元雅浦應麟游居敬趙汝濂劉恩唐閻樸胡守中李本趙維垣何成王梅李大魁

郭希賢等奏改庶吉士從之以吏部侍郎劉鼎臣教習十四年四月 上召見輔臣曰今年選庶吉士止用一人

教習李時曰此須重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字 上曰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廉吉士 十四 有德行者方可爲人師範文章末發耳時因薦學士蔡昂 上問前顧鼎臣教習何如曰老成停當及請選庶

吉士 上御文章殿親試之取李璣趙貞吉放銳郭朴駱文盛尹臺康太和沈翰歐陽聯王立道嵇世臣鄭一

統胡汝霖林廷樞高時黃廷用吳良輔汪集郭鑒沈良才陳東光王維楨張緒李杰何維柏盧宗哲全元立趙

繼本任職彭鳳三十八人陞領錄臣禮部尚書同吏部侍郎張邦奇教習

二十年選進士高儀董份嚴調高拱梁銘備熊鼎臣是舉林樹聲陳陞裝宇陳以勤王才徐養正潘仲驤楊宗氣

王顯忠何雲鳳張鐸王交徐南金曹汴林懋和王三聘王言何光泰萬士和葉鎰夏子開吳三樂呂時中王應鍾彭世爵三十二人爲庶吉士以禮部尚書溫仁和吏部侍郎張潮教習

二十六年命選庶吉士於東閣 上親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爲寶取孫世芳張思靜汪鎰朱大韶元思謙胡杰毛

起張居正殿士詹林燦馬一龍熊勉學謝登之藍璧黎澄李欽劉運趙鎰劉錫任士選任有齡蔡文陳一松馬

三才孫良莫如士二十六人爲庶吉士命吏部侍郎張治徐階教習續命吏部侍郎歐陽德林

國朝典彙卷六十五 庶吉士 五 三十二年選進士張四維王希烈姜寶萬浩南孫葵吳可

行梁夢龍孫應鸞吳東吳張九功馮葉陸泰馬自強李貴趙祖鵬呂曼方萬有吳汝嘉徐思會王文炳姚弘漢

張翼言王學顏郭敬言李葵蔣輝王詠二十八人爲庶吉士命吏部侍郎程文德禮部侍郎閔如霖教習

四十一年詔罷今年考選庶吉士是時仕路混濁賄賂公行庶吉士素號清選至是亦競以賄當求食有稱貸爲

資有持券入貸於司禮太監黃錦者錦密以聞 上聞而惡之時閣臣已取定進士百五十餘人赴東閣考選

方立陞前候題忽傳旨報罷雖閣臣亦不知焉

四十三年十月御史李文績言翰林職親禁地大用所儲
今選館罷者再矣明年會試乞下輔臣舉行仍望情
選而廣收之如考中入館者有不稱不妨外補在外者
有真才不妨改用期於得人而已吏部言翰林院從別
衙門改補事體未便不若就新進士從公考選從之
四十四年五月給事中張岳奏庶吉士之選所以儲養人
材而備他日重大之任歷科來觀觀者多故皇上臨
選報罷者再矣今律門既塞賢路方開宜議為定制每
科取選每選不過三十人每留不過四五輩限年四十
之內歲年冒進者黜之所試文字以純正典雅尚鉤棘

庶吉士

六

靡麗者去之又濬訪以求其德行過堂以驗其容止慎
飭關防以嚴考試精選賢良以端師範隨材授任以稱
器使庶諸士有砥礪之益而國家收得人之效也從之
選進士許國陳懿德戴洵沈澗周子義嚴用和韓楫楊允
中吳學詩李存文王湘沈鯉張秩高啓愚何洛文陳思
有陳行健林偕春陳經邦王嘉言鍾繼英李良臣管大
勳成憲王弘謨麻永吉王璽楊一桂二十人為庶吉士
以吏部侍郎高儀教習尋遷官命禮部侍郎陳以勳代
隆慶一年選進士徐顯卿陳于陞張一桂沈一貫李長春
韓世能賈三近王家屏沈位田一傳朱譽沈憲李張位

李熙林景陽徐秋鶚張道明邵陞何維椅李維楨郭莊
王喬桂劉東星于慎行范謙張書李學一習孔教劉應
麒鄒國仕三十人為庶吉士命吏部侍郎陸樹聲教習
五年選進士趙用賢王祖德史錫題程何汝成黃洪憲
劉真慶趙崇業趙參魯漆彤張應元吳中行孫訓石鹿
岳張程泰壘公家臣王懋德劉楚先劉克正劉元震趙
權李盛春王守誠宋苞宋儒孫成名劉諸熊敦朴盛諲
三十人為庶吉士同修撰張元忬劉謬劉臧鄧以讚送
翰林院讀書自嘉靖壬戌後進士及第者不復入館肄
業至是始復故事云命侍郎呂淵陽高儀教習

庶吉士

七

國朝典彙卷八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三十三

鴻臚寺

洪武三十年正月改儀禮司爲鴻臚寺以儀禮司正房顯爲寺卿史工二科都給事中仲牧劉繼宗爲少卿翰林典籍爲寺丞

建文四年九月靖難後以前在湖廣左叅議楊祇爲鴻臚寺卿以祇在建文中請敦親恩罷兵息民故用之

國朝典彙卷八十六 鴻臚寺

一

永樂十年四月以鴻臚寺丞許廓爲工部右侍郎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以鴻臚寺丞楊善爲本寺卿諭之曰朕初卽位凡吏部賢否民情休戚皆欲聞之而四方之遠無由達達自公方岳大臣來朝引見朕親問之庶幾以悉下情

正統十四年以楊善爲都御史掌鴻臚寺事

成化八年以施純爲禮部尚書掌鴻臚寺事時 上病舌逆朝臣讀奏蒼白多以是字而發弗便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擢尚書時號兩字尚書二十年加太子少保

年以楊宣爲禮部左侍郎掌鴻臚寺事宜新城人景泰甲戌進士立朝有救劉千斤餘黨誣陷疏劾曹石橫逆疏 上僉嘉之朝野赫赫有聲

二十三年七月鴻臚寺丞孫繩宜請有誤爲御史所劾上宥之且曰鴻臚寺官宜諳無大失者復勿劾

弘治十二年三月以賈斌爲禮部尚書掌鴻臚寺監生

嘉靖三年五月鴻臚寺少卿胡侍請歸州判官詳大十六年鴻臚寺卿周文興致仕文興江山人登進士卽疏

疾乞歸尚書於江郎山中者八年部倣起爲刑部主事屢起屢退廟堂重其恬泊驗次記列卿文興夙講理學

國朝典彙卷八十六 鴻臚寺

二

鴻臚寺

而通攝養能百日不食試以木椎擊顙骨不作痛楚預知死期以刺偏別所知而使屬續壽八十二

國朝典彙卷六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三十四

尚寶司

國初監尚寶司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
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

按御寶舊製十七顆曰 皇帝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
天地用之曰 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用之曰 皇帝
行寶以 用之曰 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用

國朝典彙卷六十七 尚寶司

一

之曰 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用之曰 天子行寶以
封賜吏蠻用之曰 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用之曰制
誥之寶以誥諭命用之曰勅命之寶以誥勅命用之曰
廣運之寶以誥黃運勅籍用之曰御 之寶以進御座
從車駕用之曰 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用之曰
皇帝親親之寶 永樂四 以 用之曰敬天動民
之寶以訓迪有司用之曰表章經史之寶以 用之曰欽文之寶以 用之凡用寶林寶從寶
流寶尚寶司官與印綬監內官俱
尚寶司所掌凡扈守侍衛令牌之號十六日申曰木曰火

曰土曰金曰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日曰仁曰義曰禮
曰智曰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曰東曰
西曰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
號一曰勇以稽衛卒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
衛曰善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曰水曰達曰通
曰信以給傳郵通制命牙牌之號五曰熟曰親曰文曰
武曰樂以察朝祭祭牌之號三曰陪曰供曰執以謹祀
事凡陪郊廟者帶之

洪武元年前有賈胡浮海以美玉至製大明傳國之寶并置
玉圭一

國朝典彙卷六十七 尚寶司

二

二年置一小玉璽曰奉天統中

四年正月製玉圖記俱蟠龍爲紐其一方一寸五分文曰
廣運之記其一方一寸二分賜中官文曰厚載之記其
一方一寸二分高一寸六分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
六月詔定武臣金銀牌制 上親制文給之曰上天祐民
朕乃率撫威加華夷實憑虎臣錫爾金符永傳後嗣
八月改制用寶金牌二副 詳奉事
十一年三月始製牙牌給文武朝臣
十五年四月以散騎散人耿瑄爲尚寶司卿
十六年九月磨勘司奏增朝官牙牌律詔從之

二十五年九月山東監生周敬心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詞皆知爲恥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以卞和所得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歷代珍之遠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時趙先有是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乎玉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國朝典彙卷六十七

尚寶司

三

之小寶也 上頗納其言北征之謀稍息

二十八年八月詔更定 皇太子親王封冊寶之制

建文二年二月以黃觀爲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

三年正月擬命神寶成寶方一尺六寸九分 上親定其

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

上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

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餘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正月

上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觀乃驚寤命玉人琢爲大璽

十二月工成名擬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元集十一年三月命庶子楊榮兼掌尚寶司事凡號令與傳宣之事勅旨旗牌非榮奏允不敢發

正統元年九月尚書胡濙自劾不謹失行在禮部之印上不問爲更造之改其文曰行禮部印

天順勅匠人錢善等六人於內府鑄印蓋銀十兩分之事覺俱命斬於市

成化三年三月廣西陸川縣印爲流賊所劫知縣謝堅以問禮部請益寶文曰陸川縣之印鑄給從之

九年八月尚寶司卿楊導言本司官雖經考績止陞本司吏部拘於近侍一榮循例不復舉用人材淹滯無以自

國朝典彙卷六十七 尚寶司

四

勅乞令所司照諸近侍循例推舉吏部覆奏以爲難從上曰古之王者立賢無方尚寶司官果有才堪政事者

不宜使之終老是職吏部其視諸司例舉用之

二十一年尚寶司丞許瀚道遇太監鄒才護不之避爲其從人持杖擊之碎瀚所懸牙牌奏聞才護并從人及瀚

俱下錦衣衛獄才護送司禮監發落瀚亦杖三十釋之

弘治十三年七月陝西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據西安府鄆

縣軍人毛志學等狀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倫

村泥河水邊濠浴得一玉璽篆文繁是受命於天既壽

永昌八字背有螭紐其色鮮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

高二寸方闊一尺四寸角完篆文文明朝刻創自古純
無瑕玷絕無能辨會驗此即歷代傳聞豈也差官貴進
禮部尚書傅瀚言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
爲贗作無疑即使非贗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自前世
以秦璽爲寶得之者君臣動色相慶我太祖以聖德
受命創一代之璽傳之聖子孫孫壽昌之璽萬世無極
何藉於彼哉上乃以其璽歸庫藏之

十六年河南府大雨衝壞牆垣下有甕池內藏古銅印三

百顆本府官以聞事下禮部令鑄印官辨驗有識與定

二年者至順至元至正年者因言至順至元至正俱元

國朝典彙卷六十七

尚寶司

五

文宗以後年號龍鳳興定又元末僞主宋年號蓋元政

不綱羣雄角逐或掠得元時有司之印或僭竊之徒假

元年號而私造之僞相署以號令其黨事敗而遺潛瘴

於此者命悉毀之以備別用

正德六年九月禮部尚書費宏奏鑄印局於倉糧二名之

外預處聽缺四人習字四人著爲令按鑄印局額設

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備投考者不

下數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於處分故宏奏此擬

數十年內凡投考及請托者皆絕

十二月優人職賢者有龍能軒經榮屏人額納或趨附之

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吏部侍郎傳珪不可召
老優更事者諱曰爾優敢亂法爾龍可常保否果爲此
爾禍無既矣優乃戰而聽命

十六年九月禮部都給事中邢寰奏牙牌惟常朝職官得
以懸帶正德以來權奸竊柄官以傳乞而歷牌以食漿
而得乞賜清查以重名器得旨文職不朝奉者不得懸
給牙牌武官進衙侍班佩刀執金爐者照舊給與

嘉靖八年鑄印局儒士諸應瑞奏天下文移印篆多舛如

河陽州河字差訛篆爲定字如此類者未可枚舉乞勅

禮部擇委屬官精選六書者提督考正上嘉應瑞能

國朝典彙卷六十七

尚寶司

六

查舉差訛留心本業命禮部尋委主事一員提督本局

十八年新製御寶七顆曰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曰大明

受命之寶曰應得天下之寶曰垂訓之寶曰命德之寶

曰討罪安民之寶曰勅正萬民之寶

二十六年正月申城衛守衛地方擬得牙牌四面一東寧

伯一彰武伯一永順伯一燕山左衛指揮僉事至是都

察院恭諭尚寶卿席中等防範不嚴以致盜遺在外請

量加罰治詔各奪俸一月仍令查明開奏

四十五年七月上諭內閣曰皇祖初制御寶曰天子

之信皇帝之信行止存一其五正德甲戌火失之茲西

夾有玉可示戶部買盈尺之料補製戶部奉詔索之賈胡得及格者三以進詔姑甯用幣給官用銀內支給仍服玉行收買兼移文禮部令宣諭西夷再至携巨材以入當以高價酬之

十月戶禮二部進綠玉盈尺者三上發價銀七千兩給

之仍命購白聚色碧二色玉以進初戶部既進三玉

上以示輔臣徐階謂不中作寶用令召禮部尚書高儀

觀之別覓佳者儀請戶部多方訪買至是復進

戶禮部既進玉上意未懷召戶部尚書高儀論曰祖

制五寶用科三塊玉皆不堪全無光澤須得美料西夷

國朝典彙卷六十七 尚寶司 七

貢玉以無價當多非其美者今若以重價訪購其上品

當可得聞復以大小珠式一兩及甘黃玉刀鍊一具示

耀令求珠玉如式至是且兩月上意遲之復諭耀曰

金玉珠寶古今常有王侯至時非不經之困職當思自

盡無徒遠域為避害司祖宗時內藏之積至弘治

年盡矣然非孝宗日用今無一二其多方搜覓并買

黃金四千兩進用金價於欽取銀兩內給之耀懼乃以

先覓得大小珠四等共一千五百餘粒以進上以未

足原旨所取之數且無甘黃玉旋司幣帑費不以時給

值故民間鮮有售者仍命耀亟如數購進毋緩

國朝典彙卷六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三十五

六科

甲辰三月置起居注給事中

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因進上覽畢因論及

選議之官口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

論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數者朝廷

之要職也至於絕怨糾錄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

國朝典彙卷六十八 六科

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異儒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總

家公爾總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也

洪武六年九月設六科給事凡八十一人從七品

十三年七月置諫院官以唐鐸為諫議大夫

二十二年三月初上以給事中數符元士改為元士至

是又曰六科政事本源又改為士源以給事中魏敏卓

敬等八十一人為之未幾復為給事中

二十三年二月上以六科給事中記旨意增減大寶璽

單籍奏對不明俱繫獄道給事中彭與民父九霄來朝

陳情乞告災肆赦伯法仲恩仰磨腐歲年萬一上問

其情省之於是同犯者十七人皆獲免

二十四年四月更定六科官制 詳官制

三十年四月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 上善其有守遂陞其官仍以金賜之建文中清選衛軍羅義上疏請 燕王諱和下獄 太宗下京師卽日破械出之拜戶科給事中明年還入奏議永樂元年九月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擬刑科給事中

以長史司吏楊勉爲給事中後還都給事中

十一月先是 上欲開民間疾苦論吏部尚書塞義等凡

國朝典彙卷六十八

六科

二

郎縣官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於六科辦事各言所治郡縣事至是尙未有言者乃召六科都給事中朱原真等論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 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卿事之名俾隨六科爾等在朕左右如朕所欲問卽可知彼有所欲言卽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大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然況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其所治何利害與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二年四月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

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籍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違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之

吏科給事中孫瑋密奏前日禮部所定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事復既不減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俟之既去乃言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

國朝典彙卷六十八

六科

三

人但在人主能用與不能用爾適爾所言慎勿泄也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拳拳惟欲君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責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三年七月以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爲工科給事中既又改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七年禮科給事中張益者 上臨朝羣臣奏對多失序益代陳奏事明辨稱旨特呼爲響張以示寵渥後刑部都

察院凡有所建罪因皆分禮科引奏蓋自益始

八年五月南京吏科給事中陶諱奏其鄉一工匠不赴公役而私買於外 監國曰爾以是爲忠耶朝廷置六科雖以考察臆防開欺蔽亦欲聞政事之得失下人之休戚今朝廷政事兵民休戚豈無常言者皆未聞汝言而瑣瑣及此豈汝嘗有私憾乎命副部召匠訊之刑部還言匠已役滿將歸暫賈以給路費其家居與諱鄰素有私忿蓋誣之遂下瑣獄

九年三月給事中張昭鄭傑周岐俊坐事俱謫交趾克史十年十二月擢監生劉端爲戶科給事中專掌北京皇城國朝典彙卷六十八 六科

門勘合

四

權庶吉士劉翀爲禮科給事中同吏科給事中張璠國子監學錄侍 皇太子讀書

十四年御史俞位等劾給事中丁珏不敬等罪 上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左右無一人得全者豈可以玷朝行遂謫成邊 按珏山陽人素無行不爲鄉里所齒珏猶不平值里社賽遂誣告里人聚衆爲妖言坐死者數十人法司言珏忠直有才以爲給事中恒伺察人小過輒以 上聞人皆側目因肆合黷放濫無恥及母喪未期起復輒同衆人大祀齋宮復與慶成宴爲御史

所劾逮至行在法司論以不敬謫戍中外快之

十六年權吏科都給事中陳諤爲順天府尹諤廣東番禺人舉於鄉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奏事聲聲甚大輒者悚然 上令餼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遂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忤上大怒命爲坎壈之露其頂數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副奏事件旨落職使修葺集房同事者先畢工降職去諤貪不能倩人乃躬自爲之值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諤懇且憫其貧命復官癸巳春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丙申夏又移署鴻臚寺明年冬又改署工部所至具有聲績至是陞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無何竟坐事出爲湖廣按察使復貶知澧鹽縣終鎮江府同知諤爲人剛介然賦性慷慨當被壅時歎息謂其子曰吾今日乃爲坎壈所苦問其故則罵之曰咄嗟汝不知即朝廷捲人當以幾令速死耳撫者如其言遂得赦而不死云

二十六年八月黜兵科給事中劉穆李文殊劉秉李實張敏林道安等俱爲縣丞初穆等以職事不謹皆得罪至是遇赦 上以六科密邇之地所係非輕悉黜以示懲

國朝典彙卷六十八 六科

五

九月復吳興工科都給事中初 仁宗爲世子數奉命點閱皇城守衛軍士皆募侍從教誨習武後陞河南僉事坐累謫屯戍 上恒念之至是復其初職

以吏科等科給事中李謙吳廷用胡廣爲山西等處僉事蕭奇商賡鄭果等三十五人爲各處知州知縣時有上官在外之職宜以風憲官爲之庶幾得人故有是命既而廷用陞拜奏乞歸省親 上曰爾居侍從幾二十年謹厚小心且宜在朕左右命爲刑部右侍郎而令歸省因命胡廣李謙亦爾隨朝

十月命國子監簡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生有文學者六十國朝典彙卷六十八 六科 六

人於翰林院考得劉瑄等二十人分置六科日隨給事中朝參歷事

十二月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洪熙元年二月兵科給事中劉煥奉命鎮交趾不候代請克交趾吏

九月初漢中訓導李蕃上端本策 上嘉之命召至至是始至以爲行在兵科給事中 宣宗諭之曰古之人用其言則顯其身朕嘉爾故擢此職夙夜匪懈進思盡忠爾尚益加勉

宣德元年七月時中宮奏旨傳之六科輒令徑行諸司

上聞之卽下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親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稟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闕防缺敎不然必有詐僞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四年八月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於庶政脩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於後矣其懇勉之

六年十一月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海鹽縣丞 上每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凡

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俱所以防弊 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不如意卽指 上前言之衆皆側目 上亦惡其計故有是命

正統二年八月兵科給事中余昭伯戶科給事中吳綸俱以廷試明經儒士昭伯爲所親厚給得儒士金剛入午門代爲文昭伯未歸榮而發法司擬杖贖罷爲民繪已屬藥法司擬絞贖特用大枷枷示於長安門外一月請

遣東克軍 十年 上謂吏部尚書王直等曰給事中以封駁糾劾爲

職不使侍從而已故居是職非得行檢誣傷才譏優長
儀貌豐偉語言端正者其曷克稱今後務慎其選毋視
常輕異庶言職得人有裨於治

十二年五月吏科給事中張國言六科都左右給事中多
缺員乞選各科年深者以次陞補 上謂吏部曰給事
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軍民休戚百官邪惡
舉得言之況都左右給事中爲之領袖非識達大體者
不可昇也固乃欲循資而用之不亦泛乎

景泰三年令都給事中坐都御史上

四年五月左遷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爲國子學正先是廷

國朝典彙卷六十八

六科

人

議迎駕惟一車二馬足矣聰爲刑科言 上皇北狩與

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及議易儲

聰首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官署名雖竟不

能沮而人諫其忠改右司直郎商輅薦爲吏科都給事

中凡吏部選法或私有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勸之

必置諸理而從已又屢糾劾諸當事大臣益多衆忌遂

映御史王濟劾聰被待吏部勞選散官得善近地下廷

議文致其罪坐比留選法死 禮部尚書胡濙稱病不

肯署連名奏願 上遣中使問濙對曰老臣本無病聞

欲殺林聰殊驚悸遂病 上立解聰左遷國子學正

按是時王文成權赫奕忤者必死聰獨上章劾之文衡
之曰求其罪不得也會聰鄉人有事吏部應督聽爲屬
文選郎中中出其手書文欲置之死會官廷議比擬
大臣專擅選官律廷臣畏文無敢違者胡濙曰給事七
品官而擬大臣屬微事而擬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
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出曰此輩
吾不預公等自爲之於是議遂罷濙歸遂臥病云云
天順元年四月右都御史耿九疇奏子裕爲給事中同居
要地非宜命改裕爲翰林檢討

成化五年正月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奏不實降四川永

國朝典彙卷六十八

六科

九

寧驛丞未幾署大寧縣事科謂過重爲怨家所殺

十五年五月內官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半休職居風

紀大肆貪婪爲文升機倭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

容隱藏默不言可白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

人御史王滄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

時文升請不以罪俸職詔未明俊等其有論刑及承誥

責而又不敢辨明冀以避辭獲免竟被杖云

舊制給事中外陞必方面知府無府州佐貳者十七年五

月禮科都給事中張鐸兵科給事中蕭顯因言事忤旨

吏部希意陞鐸爲澳陽府通判顯爲鎮寧州同知時鐸

牽州無同知特添設以授之

二十年十二月命羅州判官張善爲兵科都給事中善初爲給事中調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聞於上因得召見且訴被累屈滯之狀甚哀遂有是命士人恥之

弘治元年九月以戶科都給事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壽在戶科奉勅閱視宣大邊防劾去鎮守中官之不法者巡牧馬草場中費有恃內庇侵蝕者壽請置之法時貴妃萬氏尊寵後宮兄弟勢振京師中官梁芳輩結妖僧灌輸干撓國是壽疏論之被逮繫詔獄尋得釋上登國朝典彙卷六十八／六科 十

極上封事指斥貴近無所避忌及遷大理爲忌者所指摘王恕嘗疏辯之稱其正色敢言大學士劉吉擬旨調南京光祿少卿

按壽爲諫官直論時政得失無隱不具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

舊制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弘治時南通政徐說欲矯科臣始用手本繼說者爲通泰夏崇文欲復舊制南科譚然劾之而北科亦爲助駁上洞知其情竟不究其事

正德元年十一月

詔逮南京六科下錦衣獄

嘉靖元年命戶科給事中汪應軫復原職初應軫爲臨吉士諱止南巡罰跪午門外奪俸半年比受官吏部檄給事中仍以前事出知泗州至是奉詔取還故有是命三年給事中張原言祖宗寄耳目於言官風聞有論議拾有禁所以防壅蔽之患開忠益之門今被劾者率具詞奏辯審究窮追甚乃迭相排毀輒肆反噬庶僚同於聚訟朝廷爲之多事損傷國體非所以示法導下也臣實不職甘受人言請先罷黜上曰朝廷設置言官正欲扶善抑惡糾枉表忠今後諸臣務公平正大協和遇事以致雍睦之風原供職如故

國朝典彙卷六十八／

六科

十一

六年給事中杜桐自以久疾疏乞改南京吏部擬改南京刑科上曰南科亦要職也桐亦病久何得擬改除姑不究會桐考察以有疾致仕

南京吏科給事中彭汝實嘗應詔舉貢士高任說王表自代因乞改近地教職以便養親不報至是考滿復申前請吏部言汝實倡言鼓衆撓亂大體且與御史方鳳程政克朋黨通賄贖至累千自知考察不容乃復辭魯居卑不當聽其巧詞幸免得旨汝實革職閑住九年給事中薛甲言事多阿媚請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反噬羣僚其曰劉永昌武夫也豈可以劾羣宰

張瀚軍機也豈可以議經督而欲正習俗以明體貌似矣然自永昌肆言以後無復有言官議大臣得失者獨夏言議黃卿等之調補孫應奎議洗光等之擢用趙漢議臣等之不職而已未有及過嚴夫者甲之所言明爲二臣杜塞言路不忠爲甚章下吏部

十二年吏部以六科缺請得旨給事中乃朝廷耳目務在得人邇來不辨賢否止以年月序遷殊非朝廷用人之道各缺其從公推擇賢能年查當用者陞補仍著爲令十八年陞刑科左給事中沈伯咸爲寧國知府伯咸不樂外任乃疏計文選郎中黃顏前爲考功郎中時朝覲考國朝典彙卷六十八

六科

十二

察諸不公不法事且連及太僕少卿李邦直詔都察院參看不許隱護院覆伯咸所指悉無據別當昨歲考察時伯咸居言職寂無一語今已奉旨陞任累日復冒科銜且彈文事屬面設當罪得旨伯咸在職不言陞官後乃決私奏以原職降一級用遂降南國子監丞

二十二年建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於午門外杖之百罷爲民六科官各奉休一月初思忠議孝烈后不宜附廟上心疇之後吏部屢以資序擬陞悉不允至是科臣表賀正日首署思忠名上摘表中玄禧申錫一語詰之曰是何文體思忠懷欺及不臣逆理久矣遂杖而

斥之科臣悉奉傳云

四十二年兵科都給事中丘樞條上蘇州防守事宜上怒兵科以糾論兵機爲職楊選等失機重大不行論劾只以泛陳事宜塞責者錦衣衛廷杖六十革職爲民隆慶六年二月刑科左給事中宜東光以言事任幹不爲公論所容所論亦竟報罷東光益快悖遂發狂走入會極門大呼同官奏東光疾作請令回籍調治上特命冠帶間住

吏科都給事中韓梅奏六科封駁所關其任用貴久而考最當嚴自今都給事中員缺當以年深給事中左右給國朝典彙卷六十八

六科

十三

事中歷俸三年者爲之其未及三年而遇缺推用者已後給出請自入科之日爲始不拘品級通將前後實歷考定去罰章下所司知之時科臣多不滿一考報還以不得恩典爲憾怙意欲爲科臣陳乞者地乃託久任嚴殿之名特請微側題考以遂其私

國朝典彙卷六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揭帖

吏部 三十六

中書科

國初置中書舍人建文中改侍書入文翰館靖難後復故按中書舍人書誥勅冊符驗券凡章請翰林院寶諸諸內府左券寶籍歸諸古今通集庫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陞中書舍人沈聚爲翰林院修撰

洪熙元年擢解頴期爲中書舍人頴期前翰林學士縉之

國朝典彙卷六十九 中書科 一

從子縉生事下獄籍其家產徙邊至是召還以頴期嘗

上書故擢用之

景泰二年十月調中書舍人何觀於外任 詳建言

天順二年以夏銜爲太常卿仍掌中書科銜華亭人以善

楷書薦入中書 太宗北征 宣宗討武定皆預扈從

蒞事內閣最久謙厚樸密未嘗犯禁中語公退閉門獨

坐泊如也

成化四年十二月中書舍人黃瑾等奏本朝置中書舍人

紀錄給命書寫誥勅在朝廷爲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

皆以進士舉人爲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勳舊錄用

者有由技術乞恩報効者假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爲甚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定其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

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者爲令

五年九月中書舍人解頴亮九年考滿時年已六十八矣

制不復用頴亮自言父葬在永樂間擢居內閣頗効忠

勤乞仍舊職 上特許之

七年五月故翰林學士呂原子中書舍人當乞應順天鄉

試給事中芮繼謂意以陞授官欲屈身就試不過爲他

日陞遷之地耳不宜許 上曰朕念寬儒臣之子有志

國朝典彙卷六十九 中書科 二

科目特允所請不爲例

弘治二年二月中書舍人吉人言事下缺削秩爲民

四年以馬紹榮爲太常少卿仍掌中書科紹榮常熟人以

鄉舉選授中書歷官三十年以清謹聞雖屢遷外階仍

居內閣 憲宗朝嘗有急勅夜宣館中人皆醉惟紹榮

得奉詔贊筆上殿書麻稱旨同官得無愧乎

正德二年以張駿爲禮部尚書掌中書科

嘉靖二十六年署掌中書科事禮部郎中郭俊烈延年以

爭印相計奏詔俱降一級調外任

三十四年殺工部侍郎談相相以中書帶銜工部賜飛魚

服以母喪請假歸竟不羣母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上又恃寵凌轍有司爲御史所奏上怒逮至京斬之按相之初歸賜馳驛給半歲假相歸驛修宴佚挾持郡邑然頗漏嚴嵩父子納賄事嵩聞而怒之假將滿北上至吳門而傳有倭警徘徊月餘始發其舟尾供一小神像時呼談侍郎與語相怪之抵淮候於清憲歸入舟而跌傷左臂乃具實上聞請移假上怒切責佚至京聽該科奉究相馳之京自意當降佚供事而已叅疏上逮行刑部無以罪也使郎探之世蕃答曰上怒甚必擬死而後愜乃坐以比附棄毀制書律斬報可遂

國朝典彙卷六十九

中書科

三

同張經等乘市

三十九年十月烈中書舍人劉芬爲民初吏部議以進士克景府長史芬清狂不慧或戲之曰吏部將以爾爲之芬大怒仰馳往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言而去

以問詔歸衣衾逮送法司拷問烈之

按楊一清曰此官存古制也所典司天子辭命親王郡王并妃初府封號令受金銀冊則書之自郡王以下至奉國中尉自王夫人以下鄉君令給誥命則書之凡公侯伯初受封爵令給鐵券凡勅戒內外文武官應給誥命勅命則書之其職掌至重也每大朝會則擬四員與翰林史官上殿東西班對立凡東宮節令朝賀定擬二員文華殿導駕侍班凡會試一員入場收掌試卷日給大官酒饌與翰林官坊尚寶司六科同爲侍從之臣諸司無相重者其地勢至清也其選用自進士外舉人與某修書成被恩典者乃科之生生儒惟有劬勞大臣

國朝典彙卷六十九

中書科

四

暨宮僚講官有子孫宜承蔭敘奉特旨者乃得之用之亦非輕矣

詔勅

國朝王府誥勅舊制王雲龍王夫人雲鳳神祇七寶後親郡王俱用冊惟親郡王生母封夫人者仍給誥命如舊製鎮國將軍及夫人用玉軸輔國將軍及夫人犀軸奉國將軍及淑人鎮國中尉及恭人俱金軸輔國中尉及宜人奉國中尉及安人俱角軸郡主及郡主儀賓犀軸縣主及縣主儀賓郡君及郡君儀賓俱金軸縣君及縣君儀賓郡君及郡君儀賓俱角軸文武官誥勅舊製官一品雲鶴錦夫人雲鸞錦俱玉軸二品獅子夫人雞鶩俱犀軸三品四品瑞荷淑人恭人芙蓉俱金軸五品朝服舊卷六十九

中書科

五

品瑞草宜人四季花俱角軸六品七品安人瑞人俱蔡花烏木軸及八品九品官同文用玉箸篆武用柳葉篆品級花樣引首同新製武官誥軸一品至九品俱鎮甲蔡花引首抹金軸仍用柳葉篆文今兼用之洪武四年閏三月上閱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語即改作輔朕飛行克奮忠勇因詔詞臣諭之曰卿此言太過竟爾病博施大禹不自滿假朕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誇張六年九月詔定文武誥勅制度公侯一品至五品誥命六品至九品勅命凡誥勅勒合籍以急就章爲號凡誥

勅之號西曰仁曰十二支曰文行忠信曰千字文字以千號爲滿滿則廢

九年以學士宋濂知制誥

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八人直文淵閣參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歷副繕正則中書分直更入事竣輒出宣德間三楊始置尉候於閣之東偏而遂能書者處以閣之西小房謂之西制勅房諸學士則居閣之東五楹專管誥勅具稿定正於閣老乃付中書繕進謂之東誥勅房而帶知制誥銜則惟閣老與諸學士而已中書等官不敢僭也時諸學士每發與閣老會食乃退正統

中書科

六

九年陳循入閣後學士惟劉鉉一人適自選遞朝退止於東閣不復會食視誥勅以後學士皆因之至今誥勅閣老悉委於中書序班譯字等官依樣畫葫蘆矣洪熙元年上閱京官誥詞類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寡尚書夏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見有未盡善皆當直言朕見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誠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君臣之間各謂永享富貴然未久皆致禍敗朕與

郭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務始終同心庶幾可以共
圖利安。遂取五人諱詞親御寶鈐。增二語云。勿謂崇高
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嘉靖六年十月。東閣掌誥勅員缺。上諭輔臣曰。朕思近
年以來。有東閣掌誥勅官一員。雖太祖時設有東閣。
大學士未有掌誥之命。後來或設或革。又近來此官之
設。多爲待進之人。前後附和無益於事。以朕論之。此官
革去。不必仍復制誥之文。翰林本等職業。今後一應制
誥。諸勅看翰林撰。卿等看潤而行。又翰林官似多可選。
文學淵深。的五員。一陞本院學士。二侍讀學士。二侍講
學士。專管撰稿。不必在諸勅房。本房見在內閣。禁地恐
泄事機。未知可否。又諭張璠曰。祖宗舊制。無東閣官。
後來添設。不知始自何年。不如革之。便聽奏按會典。凡
內閣所掌文官誥勅。正統間以學士專官。後久不設。弘
治七年復設。如石瑄以吏部尚書兼學士。管誥勅。實緣
以吏部侍郎兼學士。管誥勅。俱得挨次入閣。所以求此
官者。多近因吳一鵬不用。入閣人心稍疑。而溫仁和又
求爲之仁。和歸省。又有求爲之者矣。臣謂此實內閣私
人。况諸勅彼無一字之勞。徒建虛名。以希幸進。聖諭
欲革去此官。誠爲至重。遂罷不設。

國朝典彙卷六十九

中書科

七

按內閣臣職在司內外制而已。未有預調旨也。自宣
德中。二楊與寔夏始有調旨之說。而二楊級以性草率。
頗特奏。以小詹事兼講讀學士。曾聚王直。王英。專知誥
勅。然內閣實總之後。歷卒直英遷禮部侍郎。仍司內制。
直出理部事。遷吏部尚書。英出理部事。而以侍講學士
陳循馬愉侍講。專羅代之。尋革併入內閣。弘治甲寅。復
以學士李東陽兼禮部侍郎。掌誥勅。說者以爲。東陽
入閣地也。東陽入閣。太常卿程敏政代敏政。以禮部侍
郎致仕。禮部侍郎傅瀚代瀚。還尚書吏部侍郎吳寬代
以尚書卒。太常卿張元頤代元頤。以吏部侍郎辛詹事
楊廷和代廷和。改南戶部侍郎吏部尚書梁儲代儲。改
南吏部尚書劉忠代忠。入閣。禮部尚書白鉞代鉞。卒。吏
部尚書靳貴代貴。以禮部尚書入閣。禮部尚書蔣冕代
冕。遷禮部尚書。入閣。禮部尚書毛紀代紀。入閣。禮部尚
書劉春代春。卒。禮部尚書李遜學代遜學。卒。吏部尚書
石瑄代瑄。入閣。吏部侍郎賈詠代詠。入閣。禮部尚書吳
一鵬代鵬。出理部事。吏部侍郎溫仁和代以曼歸。自是
張桂等密訛不宜設而旨罷矣。按東閣在左順門廊
接史館。雖有大學士官其職。在文淵閣。而司諸勅官多
坐東閣。爲侍從之長。故總謂之閣老。然非參預政務非

國朝典彙卷六十九

中書科

八

眞相也嘉靖內閣以其兩制官不文始奏設翰林講讀史官分掌外制而武官諸勅仍用其屬之能文者理之若詔敕勅草之類仍用閣臣翰林諸臣不得與

七年大學士張璠言成化以前諸勅之體猶爲近古其於本身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并妻不過六十字言之者無贅詞受之者無愧色近來藻情飾僞張百成千以萬乘之尊下啓匹夫匹婦之賤殊非政體宜加釐正詔自今諸勅務從簡實不許競飾浮辭致襲體制

十二年制勅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私撰故南京兵尚書陶瑛題官制諸詞涉浮誇大學士張孚敬等上其

國朝典彙卷六十九 中書科 九

事請示懲戒以重王言 上曰諸令卿等別撰以進岳梁騁張浮詞及視制命下法司治罪

二十年大學士嚴嵩以制諸兩房缺官辦理奏改禮部主事張天復兵部主事徐學詩爲吏部主事戶部主事吳蘭郭東藩大理寺評事陸從大爲禮部主事進士吳國倫嚴杰爲中書舍人分送西房錄事

四十四年大學士徐階奏制勅諸兩房缺人供事且能書者或不諳文理乞於吏部告選舉人內考選文學頗通字畫端楷者三四員授以試中書舍人職銜令赴辦理從之

錄

國朝典彙卷之七十

都察院布政使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三十七

行人司

洪武間行人高樞陝西巡察私茶回借言道路人民疾苦上喜曰古之使者以覽觀風俗咨詢民情爲務今樞亦可謂能利國富民矣擢鴻臚寺丞

十四年七月 上謂諸行人曰凡爲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

國朝典彙卷七十 行人司

一

君命可謂士矣爾等當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爲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據制書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務所在官吏淑慝軍民休戚一一奉訪還日以聞庶不負爾職也

二十七年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 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諸樞部敕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飢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遺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矣永樂元年徵靖江王致授張洪爲行人使日本復使吐番領送一無所受冬往夏歸裘裘不更人服其介久之

匈奴羅拔殺孟養宜慰而據其地奉詔書羅塔經所侵

地六往諭始如詔竣事晉行人司副 仁宗朝提督經

燕人

立嘉靖六年行人潘銳素病在時選科道銳不與意不無失

望會病移謁禮部尚書桂夢問王安石何如人夢不答

因及所試文字語多悖謬夢謂銳意不平語之曰子苟

有志勉之不患朝廷不用銳曰今知縣及翰林俸太薄

宜加其俸乃可責其食夢乃盛氣答之曰豈有餓死知

縣即銳慨然出愈益病明且具疏言夢欲多殺貪吏去

內豎且許以臣爲御史擅朝廷之柄欲奏之從中躍出

國朝典彙卷七十

八 行人司

二

三

上怒下歸衣衛驗治等自辯銳所奏皆妄因上銳試卷

以明不欺 上曰銳小臣狂悖妄言業已下吏轉問卿

等勿得介意及訊銳果病中語然竟生不得科道懷忿

是年合冠帶同往

冊使

洪武元年十二月遣符寶郎陳斯奉璽書賜高麗國王

二年二月遣顏魯楊載等使占城瓜哇日本等國

十二月遣備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壽諭安南占城

國各襲命罷兵

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封占城國王

四年八月遣佛菴國故民祝古倫特詔往諭其國俾知大

明平定四海之意

五年正月遣翰林待制王緯齋諭雲南朕起布衣提義

師開基江左命將四征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

國朝典彙卷七十

八 冊使

三

三

聞粵北靖幽燕興安華夏復我中國普願遂爲臣民推

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

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莫不稱臣入貢

惟爾梁王把都平章守先帝元帥段勝樂段雲南尚遠

未達故復遣齋詔往諭朕雖不能不及我中國古先聖

王使四夷懷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

悉之至雲南梁王久聞不遣

六年遣田儼程斗南等使緬甸緬國在雲南之西南與八

百占城接壤謂之緬甸元時最盛盛麓川平緬皆服屬

之上聞其嘗通貢於元因遣儼等齋詔往諭之值安

南占城以兵相攻道阻不通斷二年餘不得遣召還

十二月王緯遇害於雲南韓秀夷裔初徵署中書省兼

進平江西領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

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應官漳

州通判召修元史拜翰林待制知制誥兼國史編修五

年往諭雲南梁王曰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

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

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且夕且至梁王不聽

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職

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

國朝典彙卷七十

書使

四

爾特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錫殿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

王駿服有降意即為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覲知

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待兩可不決

匿樺民間脫脫聞之請梁王梁王不得已出樺與脫脫

相見脫脫欲屈樺降焉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

知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遣來豈為汝

旗耶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若殺我大兵且夕至矣竟

被害瘞地殺寺北年五十二子縛走雲南求父遺骸不

得述滇南勦哭記後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

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自樺始後改諡忠文

七年遣故蒙古威順王子伯伯魯詔往諭雲南

八年九月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上謂雲曰今

天下混一四夷賓服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兵

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人卿能為朕作陸賈手雲對

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第彼特險遠故阻聲教臣奉

陛下威德往告大義曉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其頑不從

典師未曉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

餘人使漠北為大將軍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

偕行至雲南之沙轡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

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請雲令胡服解髮

國朝典彙卷七十

書使

五

詐為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

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收

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後雲南既入版圖朝廷始知其

死官其子鐵為國子生弘治中諡忠節

二十四年九月遣禮部主事寬徹御史韓收評事唐政使

西域以書諭別失八里王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以

保封國

二十八年十二月命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二十九年二月遣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詔緬國

王罷兵解爭緬人遂聽命復詔思倫發恩倫發聞詔恐

懼備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刀幹孟叛恩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恩倫發欲倚使者以服其下強爾恩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爲餽恩聰爲書諭却之以爲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爲寶所習者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爲侵擾斯可以明忠君之心恩倫發大喜邀恩聰等設宴爲樂率其部衆送之境上恩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上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

禮部尚書任亨泰奉使安南私市蠻人爲僕降御史

國朝典彙卷七十

冊使

六

陳亢宗使高麗大振風采方物侍技一無所納國人無以押之因請造其殿記亢宗不允君臣禮數四乃爲梃笏王肅謝獻紫金瓶一枚亢宗拂去王強之便索文欲毀裂王乃收旒謹謝場歸朝或謂既已爲文受瓶可已亢宗言造文潤筆固亦有名吾以天朝儒臣爲後記殿體勢重矣受瓶則是有價且吾行爲賣文也寧可忍諸三十年正月遣使諭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先是寬微至別失八里而黑的兒火者拘謂之副使二人得還至是復遣使持書往諭之使知朝廷恩義毋起兵端

建文元年三月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給事中

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克探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與廉惠貪得便宜行事

永樂元年九月遣內官李興等齎勅勞還羅國王昭設宴鷹鳴囉訥刺并賜王文綺帛及銅錢麝香諸物與其貢使偕行

三年四月命都御史俞士吉冊封日本國王

七月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故興臘國王長子恭烈耶平牙爲王

五年十二月撤馬兒罕頭目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安等使西域爾撒馬罕兒者十有三年至是頭目

國朝典彙卷七十

冊使

七

哈里舍虎及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改安等禮科賜衣已而兀魯伯貢馬復遣安報使至洪熙元年始還國請勅命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考驗例不得授景陵曰安使遠夷二十餘年良苦何例爲與勅

十年五月原任四川會同知縣張邦達坐累戍邊以薦出使榜葛刺還奏稱旨權御史

十一年八月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

十三年十月陳誠還上西域記附付史館 謫吉水人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刀

干闥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誠送里迷渴石

表夷寒藍連藍失於涉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備屋宜
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詣闕後出使往還
凡三歷寒暑備錄其所悉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
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爲西域行程記上之
遣禮部員外郎呂淵使日本

二十二年九月遣行人周彝齋勅使琉球國
洪熙元年二月遣中官柴山賞勅琉球國故中山王恩紹

子尚巴嗣王

十一月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通政
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賞卹焦諭安南冊封朝貢

國朝典彙卷七十

冊使

八

入

仍遣洪武舊制 上將敕交趾命擇人克使塞義薦伏
伯安楊士奇語夏原吉伯安不可使義當稱前力爭當
是時 上尤信任原吉比召諸大臣入議義薦伯安
上頗原吉云何對曰不可義曰伯安有P才羣臣不及
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義行無學識遣使必
辱國 上曰義不允爾否對曰義和厚無人已心况於
國事孰敢偏任已見 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使義亦
不以二人爲異已也

天順三年 上致書天下宗室諸王曰先於正統十三年
因內外官員人等差去王府多有不遵禮法求索財物

以致王府措辦數難甚失親親之義已勅該部通行各
處三司巡按御史等官許令體察具奏等因治以重罪
及致書各處王府知會以此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差去
官員視爲泛常略無忌憚且如修武伯沈煜給事中王
儼遣往藩府冊封行禮接受王府銀兩數以百計其餘
表裏財物等項甚多況王府財物有限豈堪如此費用
共沈煜等已置於法今後但有違去內外人員到府除
飲候之外一毫財物不可與之若有無知之徒不顧廉
恥求索財物者事發仍照正統年間事例正犯處死全
家邊遠克軍庶人知守法親族不至勞費

國朝典彙卷七十

冊使

九

四年成山伯王瑜給事中鄭瑞往楚府冊封沿途受軍衛
有司米肉且受崇陽王府羊酒爲科道所劾下獄琮
祿一年瑞罷爲民

七年侍讀學士錢溥給事中王豫使安南其王各僉以金
銀及纓帶溥等固辭不受王命陪臣賁至永濟等猶未
敢受 上曰既已付至令溥等受之

成化四年十二月遣太監鄭同翟安冊封朝鮮世子李曉
爲王太監沈綸致故王祭既行途東還按御史侯英奏
同與安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兄宗族皆在其地於其
國王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嚮托疎輕中國之體禮部

以聞 旨謂英所言是今後實建內臣冊封等禮仍
遲延臣有學問者克正副使

七年三月通都給事丘弘行人韓文爲正副使往琉球封
其世子尚圖爲中山王

十年給事中陳峻等封占城國王黎羅茶悅至其國新州
港口守者拒不容進詢知其地爲安南所據占城王璉
之靈山既而之靈山則知黎羅茶悅舉家爲安南所虜
而占城之地已爲交南州峻等不敢入然所齎載私貨
及挾帶商數多途假以風汎至滿刺加國互市誘其王
遣使人貢還奏謂貴安南貢使俾返占城侵地後封占
國朝典彙卷七十

附錄

十

城王子齋亞麻勿庵爲王給事中馮義爲正使行人司
副張璫爲副使義等仍多挾私貨圖市利至廣東則聞
齋亞麻勿庵已死其弟古來遣官請封義等慮益遠失
利亟取占城至而古來者復見逐安南矣以爲勒止其
國人曰提婆若者權掌國事義等不候奏報輒以印信
授提婆若封之爲王各得其黃金百餘兩又經滿刺加
國盡貨所齋以歸義至海畔病死理具其事且納其僞
勅於朝禮部勅璫專擅封立下錦衣衛鞠治始得其狀
法司比依大臣專擅選官律坐斬後至秋審減成
十二年九月按察司彭韶奏各王府祭喪皆差內官及行

人等官以勞資從之

十九年十二月給事中林梁克正使行人黃乾亨克副使
往滿刺加國封王航海遇風溺死兩廣巡撫朱英奏聞
乞加恩典命賜祭祭于贈榮都給事乾亨司副其官軍
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報恩以祭
二十年二月命給事中李孟賜使占城封其王之弟古來
比行孟賜言占城險僻安南之構兵未靖而提婆若又
宵竊據萬一不順損中國威宜縱其來使傳命古來仍
勒安南悔過 上悉從之明年通提都給事中雷廣中
數年卒致古來厓州而定其封

國朝典彙卷七十

附錄

十一

三八

弘治元年給事中王綱出使安南其國王郊迎肅拜以禮
卓叱去之所餽金寶一無所受

正德十一年十月毛憲差往湖廣冊封及還京復上疏曰
臣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
僵臥呻吟死者枕藉蓋遭洪水田地拋荒而催穀部使
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
望垂憫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徵使臣暫取回京
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苦臣實養以
惠困窮不報

十六年八月題按山東御史楊百之言太監劉義陳治奉

使朝鮮沿途需索遼東一處駐私已千餘他處可知今朝廷於諸番國如占城安南及滿剌加等處遇有遣使皆用翰林官或給事中行人叩命以往況朝鮮比之諸國尤爲秉禮之邦乃獨遣內臣奉使其辱國損威甚矣聞朝鮮國王久欲詣封長使臣之禁索濡遲至此故其國中有一大校封五年告乏之語非所以尋中國服遠人也乞今後遣使朝鮮皆於文職中擇進士出身者充之不宜使內臣辱國命所司知之

嘉靖二年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致奉詔勅彰幣諭賜安南國王黎嗣行至龍川聞其國多亂道不通使臣不得

國朝典彙卷七十

冊使

十一

三九五

入選至梧州教病瘴卒承恩上疏言狀兩廣總督張嶺等疏亦至禮部覆議上命承恩回京吏方事情令填巡查勘以聞

三年忻成伯趙武奉命冊封楚府還至南京以好占樂婦事覺刑部尚書趙鑑請逮問之得旨武奉使辱國姑奪祿一年

十一年十二月遣給事中陳傑行人高澄往封琉球世子尚清爲中山王保往來海中時遭風險幾至顛覆至十四年還乃上言初去開洋連風大作舟遂發漏羣呼勇髮設營求神俄而風息尋塞鏑漏此其功一舟回時遇

颶風折桅壞舵舟人震哭大呼神救忽有紅光自空舟人驚報神降遂得無事此其功二時當易舵風濤甚急衆不敢任請命於神得吉兆遂易得安此其功三又有一螺繞舟雀立桅上人以爲神想來救豈是夜果疾風迅發白浪拍天臣等懼甚因言聖天子威德被海內外百神效職海神獨不救我輩乎當此風濤能保我數百民命真爲奇功當爲奏聞立碑言訖風緩舟行如飛微曉已見閩山此其功四因請令福建布政司與祭一壇以答神休部議從之

十八年以禮部尚書黃紹使安南

國朝典彙卷七十

冊使

十三

三九四

二十三年十二月禮部言國家冊封宗藩所以悖敬九族乃正使武臣多從人役需擾驛傳既又遲回不發以要厚僥王所苦之今宜勅戒諸使臣各奉法將命上曰冊封大禮各宜仰體朝廷親親至意遵守禮法約束使人所遇不得騷擾驛傳事畢還報不得遲延違者聽巡按御史舉奏

二十八年九月禮部言冊封之典歲一舉而持節行首以勳臣克之所以專命使重藩封也近歲慣習營差之輩與夫新裝封爵不更事者類皆以此爲殖貨之門奉使而出恣肆騷擾需索饋遺致損國體請以後冊封之

期本部移文中府等府掌印官會同公舉其鑽求索取及連年奉使三次以上者不得濫與如帶俸勳爵不敷卽與僉書泰用達者聽部科糾奏報可

三十一年遣官冊封修撰陳謹給事中徐應郭立彥俱後主部下鎮撫司達問謹謫爲惠州推官應立彥俱按察司知事而以編修呂受給事中湯日新紀公廼代之三十九年三月初遣給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際春往琉球冊封至福建風阻未往會其國遣陪臣正議大夫蔡廷命以謝恩入貢至因稱受其世子命以海濱巨測倭夷不時出沒恐使者有他虞奏葬上因請如正德中封占

冊朝典卷七十

冊使

十四

城國故事遣人代進表文方物而身自同本國長史梁敏等實回詔冊不煩遣使遞接福建御史樊獻科以聞上下禮部議言琉球在海中諸國頗稱守禮故累朝以來待之優異每國王嗣立必遣待從大臣奉命服節冊以往今使者未至乃欲遣受冊命則是委君貶於草莽其不可一也廷命奉表入貢乃求遣官代進昧小國事大之禮而棄世子專遣之命其不可二也昔正德中流賊爲梗使臣至淮安撫按官暫爲留住館伴候事寧卽遣貢闕下占城國王爲安南所侵竄居他所故令遣使者費回勅命乃一時權宜且比失國之君遣無稽之辭

以欺 天朝援失國之君以擬其主其不可三也梯航通道柔服之常彼所藉口者特倭夷之警風濤之險耳不知琛寶之輸納夷使之往來果何由而得無患也其不可四也當時占城雖領回詔勃然其王沙古卜洛猶懇請遣使爲贊夷光重且是會非世子而命又無印信文移若據輕信其言萬一世子以遣使爲至榮謂建拜爲非禮不肯受封復上書請使如占城將誰任其咎其不可五也乞令福建守臣以前詔從事使至於未受封而先謝恩亦非故典宜止聽其入貢方物其謝恩表文俟世子受封之後然後遣使上進庶中國大體以全而

冊朝典卷七十

冊使

十五

四夷觀望可肅 上從部議 四十一年六月郭汝霖李際春自琉球國使還詔陞汝霖爲光祿少卿際春爲尚寶司丞汝霖等至琉球其王向元佩送黃金爲謝汝霖等却之及是尚元遣使謝恩因省所佩金請 上命頒賜二臣 上謂朝廷命使無受金義詔聽汝霖等辭尋以二臣遠行效勞各賜銀幣 四十三年十月烏思藏剛化王請封 上以故事遣番僧遠丹班麻等二十二人爲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對監之比至中途班麻等肆爲驕擾不受廷對約束廷對還白其狀禮部因請自後諸藏請封卽以詩勅付來人

齋還罷僧勿遣無已則下附近滿可還近邊僧人資賜之上以爲然合者爲例封諸藏之不違京寺僧自此始也

四十四年九月禮部履議御史顏錦奏請自今冊封新王及親王妃擬勘成中老成端謹者一人爲正使以翰林院坊局六科尚寶及卿寺五品以上官爲正使以部寺屬官中書行人等官副之其致祭親王改差卿寺五品以上或本部司官仍如舊例以四月初旬傳制遣官而封正副使以體定限違者參究著爲例奏可

四十五年三月詔更定冊封遣使除親王正使仍用勳爵

國朝典彙卷七十

冊使

十六

三十一

外其世子郡王正使止用翰林坊局六科尚寶司官副使止用行人行人不足則以中書冗之若差多人少就近併差不得兼用各卿寺與部屬官其致祭親王亦止用尚寶等官部寺各屬母有所與時冊封新例多用文臣克使各衙門爭欲得之禮部以其人求自便恐妨職守乃建議更止從之

國朝典彙卷七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三十八

觀政進士

洪武十八年三月 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次第資格月給俸米

八月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

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用房

國朝典彙卷七十一

觀政進士

一

杜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玄宗用楊李則安史作亂

座播遷此可鑒矣

十九年五月 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

莫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

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長志難飲

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

二十一年三月遣進士分巡郡邑時廷議新進士未經事

宜令行監察御史事以久在御史一人與俱厚賜遣之

永樂二年四月新進士李衡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

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

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

六月吏部雲南寧晉進士張爲禮自陳不開吏事願爲教官上喜雲南人能舉進士授雲南府學教授以勸其鄉人

四年三月進士陳紀等還鄉陛辭上諭曰爲學至以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然道理無窮古人至老務學不服今人有進一得卽不復前進故遠不逮古汝等年富力強當立志遠大務進修非獨成己之德將來國家亦得國朝典彙卷七十一 觀政進士

實才之用進士皆叩首謝復諭之曰鄉黨父兄所在不可以一得輒生驕慢凶德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之各賜鈔五錠爲道里費

九年五月新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違今聞朝廷已下本貢籍沒臣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薦就繫上諭法司曰學至於中進士亦成材矣成材勿棄且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宥之

舊制進士於各衙門觀政不食署文案宣德七年以都御史賴佐言始令照永樂年例進士於刑部都察院理刑者與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諸隸政務

景泰五年五月兵部觀政進士常燕楊集上書于謙救章綸經同官秦人黃玆進馬儲之說以迎合上意脫草綸經同死杖下而公坐享榮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爲六安知州進士還知州始此

成化四年八月刑部奏以辦事進士丘俊等與兄任官一體食青問刑候選缺選用從之

二十年八月吏部尚書尹旻還觀政進士儲璫爲吏部主事璫以父老懇求便養改南京吏部尋陞郎中考察南京官批政親戚不職者咸去之

國朝典彙卷七十一 觀政進士

三

二十三年除進士李文祥爲順寧縣丞文祥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爲已附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卽書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沈世事者概斥且言惟與都智及御史湯璽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在永通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謂一權立法進賢納奸廣開言路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廉中典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惡稟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

弘治八年三月吏部尚書耿裕選進士十人爲親王講讀

官相率詣吏部請照例九年考滿別陞祿曰汝輩欲做大官乎衆曰大官亦是進士做裕嘗曰小畜生輕薄窳亦以老畜生後之譁然相訐裕怒奏爲首者革職餘皆降調外任

正德三年四月進士陳璋初疏歸終養母諫之曰不閉舍孝子而爲忠臣者乎吾得汝讓養足矣促北上抵京值逆瑾竊政獲罪遂婚詔令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宣言於朝曰古今曾有進士致仕者乎欲爲周旋而力不可同事者咸強誦之璋曰官以貽成吾不爲也即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終後瑾誅應詔起用

國朝典彙卷七十二

觀政進士

四

嘉靖五年辦事進士應槓等九十餘人自以銓次尚遠乞如舊例放歸疏三四上詔以資槓等發身科甲不思以勳自勵練習政體乃屢欲乞回自便已私大學士費宏代請終不允

國朝典彙卷七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左侍郎臣張鳳翔 訂正

吏部 三十九

欽天監

吳元年十一月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高真等以所定戊申曆進 上命頒行之初 上在滁陽問李善長今世之士就可擬張良者對曰臣聞浙東宋濂能知象緯上曰以吾所聞濂不如青田劉基 上定括蒼孫炎以上命聘基詣金陵時時占乾象佐行軍輒效以爲太史閣朝典彙卷七十二

欽天監

一

聖太史令尋改太史院使

先是本院會太常司議進曆儀先冬至一日中書省臣同太史院使以進曆問至日 上御正殿受曆訖乃頒之中外至是如儀行之既而 上召劉基謂曰古者以仲冬頒來歲之曆似爲太遲今於冬至亦爲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將入梓基與其屬高真以所錄本進 上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 上曰曆數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勸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爲一辭命必裨諲草創世叔

計論于羽修飾于產潤色然後用之故不有闕失辭命
尚如此而況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
當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鈔而後刊之
洪武元年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
成赫太史同知郭謙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
太監趙恂太史院監侯劉孝忠靈臺郎張澤同司天
監黑的兒阿都刺司天監丞廷里月實十四人
二年四月徵元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講曆
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三年定欽天監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監正率其
國朝典彙卷七十二

欽天監

二

屬而占候密疏上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豫凡習禁
者分爲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圓圖曰曆自五官正下
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習之凡觀象歷臺臺四面而
四人凡歲大統曆御覽月令曆七政總度曆六壬遁甲
曆並先期奏行下凡曆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
壬遁曆六十七事凡歲祭日先一歲會選奏上立春先
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文樓報時鷄唱
擊鼓各供其事凡日月交食先期算其分秒時刻起復
方位上聞下禮部移內外諸司救護按占書條奏食不
及一分圓四曆雖一分以上奏而不救凡四季天象占

驗曆卿覽天象錄以時奏上五官正專理曆法造曆司
曆監候佐之靈臺郎擇日月星辰之曜次分野以占候
天文之變凡瑤星妖星瑞氣妖氣考諸雜占保章正專
志天文之變辨其吉凶之占聖堂正知漏刻孔壹爲漏
浮箭爲刻以考中星分間之候漏刻博士凡定時以漏
吏時以牌報更以鼓警晨昏以鐘鼓司佐之

十年三月 上與學臣論天地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
傅藻與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
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皆
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猶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

國朝典彙卷七十二

欽天監

三

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寒之
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
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
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
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十七年閏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言解日之法其來尚矣
蓋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制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曆
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推授時之數况授時曆法以至
元事已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積
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

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而七政之源有遲疾通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演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渺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其書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凡郡縣之下又詳載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爲二十卷成詔頒賜秦晉諸王

國朝典彙卷七十二

欽天監

四

十八年十一月恭欽天監觀星臺於鷲鳴山

二十五年先是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封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遁之長固有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宗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歟惟 皇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

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忠厚法三代之稅欵則帝王之祚可傳萬古又何問諸小技之人耶

二十六年七月欽天監副李德秀言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此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統言臣所推甲子曆實與舊法相同累無差謬故敢上聞 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

國朝典彙卷七十二

欽天監

五

二十七年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鄒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

二十九年十一月詔鑄渾天儀

永樂元年欽天監副徐伯陽考滿吏部言監副非四品以上官宜加考覈 上以欽天監職專占候非常調官自今正佐官歲滿不考覈著爲令

洪熙元年作觀天臺於禁中 上少侍 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結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氣深自省懼

上一日謂輔臣楊士奇等曰見夜來玄象否對曰不見高皇帝有私習天文之禁故臣等不能曉 上曰大臣與國同休戚豈可論此朕夜中觀之紫微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思久之長嘆拊膺而起明日遂晏駕

四朝典彙卷七十二 欽天監 六

正統四年十一月造渾天璣璣玉衡簡儀
十四年正月朔頒已巳大統曆於百官

按岳正曰已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予惟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至閏以定分至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

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正至星宿之度均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發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守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毋乃不權其本而齊其末與夫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摭之能無推其本乎後果有土木之變

按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強南京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刻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晝刻五十九刻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一刻晝刻六十二其不同如此

四朝典彙卷七十二 欽天監 七

欽天監正彭德清尼從 上北征初出師金犯元明日黑氣四塞又越二日火星犯土彭屬辟斥振日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誰執其咎振怒罵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尋被害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禮部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下獄時聖後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詳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言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

求令天度事體重大有非臣下所致請者況私習天文律有明禁以故過應曆法者亦未易見又昇所奏亦自有錯舛請治其罪上曰曆法事重不必輕易更改請昇姑宥之

十二年四月內臺官奏撥錦衣衛餘丁百人執灑掃役人

月給糧一石光祿寺仍日給值米八合戶部尚書周經

等執奏以爲不可上曰內臺禁密之地誠不宜外人

正德元年七月五官監候楊源奏占候大角及心宿中星

動經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因勘上居郊宮經緯儀

國朝典彙卷七十二人欽天監

十

禁游獵能方馬殿覽令毋輕出入至十一月復奏言十

月末占候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日於陽臣欺

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臂甚力劉瑾怒矯詔楊源

假以天象妄言禍福廷杖三十

二年八月楊源復言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

或西往來不一乞恩思預防劉瑾矯詔杖三十前茂肅

州死於道中源豐城人御史瑄之子瑄以劾曹石請

茂肅外猶幸生還源累疏獻忠不媚其父而身遂不免

朝野悲之

六年御史平世川等奏五官挾盡正皇甫政爲瑾相看鑒

生五官司晨李文及其父監正源敬璽私習天文制政事職爲民文降天文生源姑宥之停俸六月

十三年禮部主事鄭善夫奏本年十月至明年十月凡三

次月食本部制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

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竊以

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

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士

鮮克能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

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零四年差劉焯取二家

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元許

國朝典彙卷七十二人欽天監

衡王均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

驗千歲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詩衡

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

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

士如宋錢藻孫德滿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

大明故定差法更脩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戶

部考抄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賈戶口此在九章

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

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

天心過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

必能上按住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十六年五月刻漏博士杜鍼言正德以來逆瑾擅專壅蔽主聽時五官監候楊源夏祚竝以奏報天象被杖有致死後自後堂官多爲全官保妻子之計匿不聞今皇上聖明克謹天戒宜勅本監諸臣敬乃有事凡遇天象示異如頃者雷聲連延水雹辛變五星休聖風不應時之類一一占奏無隱天象錄無拘年終之類每季類進一帳置之丹宸以便省覽其與祈天永命之道不無少補疏入下禮部看詳

嘉靖元年欽天監副郭昂奏乞令如願天開創應科舉

附錄與彙卷七十二

欽天監

十二

部議 太祖著令欽天監人員別習他業不學天文曆數者俱發海南充軍明律不可違 上是之

二年八月光祿寺少卿管欽天監事華淵言曆之來由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高帝迄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迄隋凡十三改由漢高祖迄周末凡十六改由宋太祖迄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於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卯中而日在

附錄與彙卷七十二

欽天監

十三

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在其三度其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躔於析木之實也計今去堯末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投暗之數年遠數益漸差天度以元辛巳時元統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投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數愈盈治曆者當隨時修改以求合於天否則曆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算不合夫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曰漢太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著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就日體測之毫忽微渺不可得而過者元史所謂自古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今欲正曆而不整臺測隱臣竊以爲皆空言臆見也宜及今冬至之前選諸堪水業善於書算者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二冬至以驗二

十四集二至二 分日月交食合朔張望日曜月曜黃赤
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遷度紫氣月孛孛候計都之類
視元辛巳所求委有所差備錄上覽乞勅禮部延訪四
方有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以潛智巧如
許衡許守微者令其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不報
初制察司郎中汪必東等及掌欽天監光祿少卿樂義等
以文移體統相承許禮部侍郎吳一鵬因參議妄自尊
大欲頑頑九卿設說訪辯俱下吏部議欽天監統於禮
部事相關略而議自稱五品京堂不屬吏部繆妄無據
當違問詔姑勿問奪議等休兩月必東等一月其屏紙
國朝典彙卷七十二 天 欽天監 十四

禮部委官監牧如舊例行

六年十月天文生金鍾奏治曆明時國家重務欽天監專
一推算經度數五星凌犯日月交食四季天象占驗國
家大事莫過於此近來推算日月交食分秒時刻不合
五星凌犯伏見不若若官生不如考較必致廢業宜每
年按季考試列其等第以定去留歲常大計一體考察
黜陟部覆從之

七年十一月頒明年大統曆禮部侍郎李時言頒曆必於
十一月初今值冬至百官行慶賀禮乞於十五頒給
上日頒曆須在月初方合古天子頒朔之義望日非所

宜當於冬至次日行之

十一年四月禮部議上考補欽天監官生事例一遇官
生缺役許送嫡派子孫年終類考果藝術精通收役食
糧若頑鈍無成即將本戶子弟考居優等者以次收補
或無以次人丁候本生習學候考一擇官生子弟性質
聰慧者分派各員嚴立教條按季考試本部奏官會同
提督院終送部類考一今後天文等科遇有八品九品
官員缺以本科人役食糧十年以上者送部考選一遇
者天文陰陽分爲兩途而漏刻子弟不能推補掌官請
以後監副員缺不分天文漏刻科分但有歷傳年滿者
國朝典彙卷七十二 天 欽天監 十五

皆得奏請簡用其六品七品以八品考補保章掌監以
司展司歷博士考補司展司歷博士以各科掌筆人役
考補一聞者添註之官等於舊額又皆作爲定員因仍
鉅補故漏刻博士二人靈臺郎一人皆當裁罷議時
二十八年十二月禮部言欽天授時實惟首務推測考候
貴在得人荷推拘嫡派勢至乏人倘引學盡裁恐覺冗濫
請今後將本監報冊丁男願習本業者量爲擇取分派
各科教習本戶有缺盡得送考就通擇其精通者照例
頂補如二人俱通先補嫡派餘者候缺送考報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四十

太醫院

洪武六年四月置御藥奉御一人直長二人藥章十人俱以內官內使充之設太醫院御醫四人以太醫院醫士充之凡收受四方貢獻名藥及儲蓄藥品奉御一人掌之凡貢御藥所醫官就內局新製太醫院官診視御脈御醫參看較同約會奉御咸內局令藥將藥貼連名封固朝典彙卷七十三 太醫院 一

得具本開寫本方藥性治証之法於日月之下醫官奉御書名以進置簿曆中書省印其縫凡進藥奏本既具隨即附簿年月下書名奉御收掌以憑稽考烹調御藥太醫院官與奉御監視每二服合爲一服使煎熟分爲二器其一器御醫先嘗次院官次奉御其一器進御三十一一年十月建文以戴元禮爲太醫院使元禮金華人學於宋考修以御醫事 太祖大漸時常目之曰此人仁義 上記憶之故有是命

永樂四年七月 上與侍臣語知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曰內府貯藥材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關門

之外徒貯何爲今太醫院如方製藥或爲湯液或丸或膏隨病所宜用於京城內外散施仍訪朝臣中有通醫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咫尺不能濟何況遠外乎遂命禮部申明惠使藥局之令必有實惠勿徒爲文具而已

八年以御醫蔣用文爲院判專侍文筆殿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儀真人能視病制方性謹愿恭恪有行義達世務事東官每効規甚辛之明年 仁宗贈太醫院使益恭靖官其長子主善爲院判

太醫院醫士舊無月糧實將奏貧無以贍比照天文生國朝典彙卷七十三 太醫院 二

例請給月糧始命有家者月支米五斗無者月三斗

景泰初御醫徐樞有名 上嘗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善者十日不足惡者一日有餘人以爲藥諫云

弘治十八年五月建寧太醫院事通改施欽院判劉文恭

御醫高廷和下獄初 上以肅清肅成偶感風寒命司

設監太監張璠與太醫院議方藥璠私與文恭廷和不

請診視輒用藥以進繼與璠及院判方叔和醫士徐要

等進藥皆與證乖 上崩中外痛恨文武大臣英國公

張懋等并科道等官上疏請正其罪 令旨命錦衣衛

執璠等送都察院會官鞠之都御史戴瑄等會同張懋

吏部尚書馬文升等以獄上請瑜皆奉命修理藥料與劉文泰及高廷和同事並緣爲奸先帝不豫瑜欲援引文泰等徵幸成功施欽及叔和等相繼診視俱醫不對症擬瑜及文泰廷和諸司官與內官交結作弊而扶同奏者律各斬欽等罪各有差有旨瑜等論決欽叔和華職閒住廷追贓五百兩并吳登爲民史謂大臣有陰私文泰者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救正條而比依交結內官律其後瑜等遂得以爲解脫之地識者恨之時命太監李榮齋錄瑜等俱以誤用御藥繫獄榮承內意謂可矜疑等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泣曰先帝國朝典彙卷七十三 太醫院

梓官在病臣于哀憤方殷君父之事誤與故同側以春秋許世子之律宜輕宥榮亦豁然泣下衆皆畏服正德十六年九月先是給事中邢寰等劾奏御藥房供事通政使鄭宏太醫院使吳欽鄭通任奸古沈邪治吳係朱祐院判吳英盧志等皆以提督太監陳敬傳陞得宜至武宗南幸駕回不豫敬與宏等妄進藥餌遂大漸宜寘刑典上命斬之後敬等累奏乞宥下刑部分別情罪輕重奏上得旨敬等充南京淨軍宏發廣寧衛武附近衛各充軍通奸古邪治志係斬英俱革職爲民嘉靖三年閏四月以用藥有效命給太醫院使楊立陳寘

金帶院判鄭琬徐鎮銀花銀帶吏目曹鼎并冠帶醫士許紳等俱陞御醫禮部執奏不允

六年十月禮部尚書桂萼等言古者醫國歲終有覈故術業久而益精今拘於世業狹藉放人一人供事永無考較所謂蠹工泡治何有以濟且徇用此一途則天下雖有盧扁舍公無由自進而國家太醫院永爲此輩巢窟臣請擇醫士可教者設程限使誦習其業一歲四試夠有成績則會太醫院官列爲三等考試上者入御藥房已入者准與授職中者授冠帶辦事本院以冠帶者與之俸給下者應授本院如故或良醫大使有缺中下者國朝典彙卷七十三 太醫院

得復吏部銓補其不係世醫精通醫術者聽其應試武高者得入籍而復其世業不通者無令冗食至於見在各官考滿及考察皆聽臣等課其醫業送部具酌黜陟上以爲醫進人命所關命醫士考選去留及收考見在人役皆如部議餘仍舊規行於是尋等復言有考試而無教習則業無傳授竟因循見在各官冗濫尤甚宜併加考選奏請去留且考滿考察之議無非欲其有所警惕以圖後效上悉從之

十年三月召鄭府良醫副及愷入御藥房署御醫事修合藥餌初愷上保奏天和方既奏進用又恐太醫院修治

不稍疏乞禮部遣官督之 上嘉其忠詔罷遣官而專屬愷云

十九年詔陞掌太醫院事禮部侍郎許紱爲尚書紳南京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西苑宮人之變聖躬甚危得紳藥始蘇紳語人曰此愛福不測論官守非余輩事切念受 聖主深恩當以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藥進自分不效必自盡賴天之靈辰時進藥未時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安天地廟社之望也以故加紳官俸後數月紳病謂人曰必不復起爰西苑用藥膏愛所致至今國朝典彙卷七十三 太醫院 五

神魂不寧百藥不效卽死 主上萬壽死無憾竟以此病卒 上憐之卹典甚厚

二十一年五月禮部侍郎孫承恩言邇者盛夏災變散爲疾病都城內外之民僂仝相繼臣考周禮醫師之屬有疾醫以長養萬民之疾病凡以惠元重民命也乞命太醫院及順天府惠民藥局依按方術預備藥餌於都門居民輻輳之處招諭散給庶庶危貧困之人得以有濟 上曰頃聞疫氣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憫焉其令太醫院差官順天府措置藥物設法給惠

二十二年先是禮部奏太醫院官自御書史以下考滿

丁憂俱由本部查明轉達吏部如欽天監例報可已太醫院爭非舊制下禮部議卽醫史目等官恩額不滿三十近年因事陞授增浮數倍率皆不請方書虛索官廩良由考覈之法不嚴以致賢否莫知僥昌滋甚耳必由本部查送庶可以杜倖階一法制請如前命從之二十四年正月 上諭吏部左侍郎孫承恩錦衣衛指揮使陸炳曰方此春時民多疫疾朕體 上天好生之令命爾等以是月十五日施藥於朝天門外以濟濟羣生如往年例行

二十八年七月禮部尚書徐階奏內殿供事醫士吳夢龍等不由本部考選實緣校用輒又曠職役私開原籍請究治因言聖濟殿供事人役本部先題准三年一次考選送入自十八年以後考試之法不行而內殿供奉之醫聞有乞恩傳補而入者夫乞補醫士猶恐不稱况供奉內殿可徒拘其陳乞而不論其術業乎請自今爲始本部年終通將藥院醫士醫生嚴加考試分爲三等

一 等者需候聖濟殿六人送入供事其餘悉遵舊制仍令太醫院堂上官協心鈴束官醫不許違職職業其有逃回患病日久不能供役者每季呈報查處得旨發龍等悉革役爲民近年禮部盡開濫收各項入役大壞政

都察院右會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四十一

上林苑監

宣德元年二月司苑局言上供蔬菜需用葛槽三千束蓋
蒲蒲五千束麻千斤例當領天府取給 上曰內用蔬
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正之三分減二願謂侍臣曰大禹
惡禾非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圖藏重
費百姓

國朝典彙卷七十四

上林苑監

十一

嘉靖元年戶部奏上林苑監葛槽等署添設內官應便菜
戶奸利不法請復舊制以文職提調便 上切責僉書
監工等官數其貪政害民罪狀姑令改國再犯不宥且
命有缺勿補

五月命上林苑監內臣照弘治間員額存留其占種地土
草場悉令改正養牲種菜蔬入戶除供應正役外一切
科擾通行查革從戶部請也永樂初設上林苑監於京
師取山西平陽澤潞之民充之使蕃育樹藝以供上用
品物時止設文官職專進送於民無擾後增設內臣九
員至弘治間暫增一十八員正德間添設督僉書監工

體和即將醫士并儒士通事供係未經題請考試假以
訪保習學爲名及有罪過員收者通嚴具奏已所查核
太醫院未經考試醫士侯時泰等二十四人及鑄印局
各項詔革後問罪有差

四十三 年禮部奏上清查太醫院員濫官生應除名者四
十二人應除戶者一百六十二人因言令甲醫士俱以
父祖世業代補或在外訪保醫官醫士以充其已收在
院者仍有教習考選陞黜之例蓋 祖宗慎重醫學如
此後因貪緣干進者多舉保收充日濫遂將前例一切
停止自今清查之後請將本院醫籍新生勿丁每三年
國朝典彙卷七十三

太醫院

七

保結報冊其餘並不得私收一人其見在子弟及寄籍
候補醫士見有父祖收充年月世次可憑者悉聽本部
委官教習仍按月接季考試一次不到者量貶二次除
名三次除戶年終同樂院醫士醫生送部考試量加賞
罰三年大考分三等一等補醫士二等補醫生三等登
院習學六年司禮監三大管及刑部會同館當差九年
者送部再考餘補良醫大使員缺於二等內考補如年
資未及或術業平常則寧缺不補荒疎太甚者奏奉革
除及起補差回補考等項俱照節年事業以實舉行其
承行官吏有玩法作弊者從重究治得旨允行

等名至九十九員於是科撥百山撥將往地草場錢派
二粒占用伴當御牢各目過索月錢節年通計錄宋至
銀三十五萬餘兩遍死人命數多 上登極詔汰革之
止存一十九員民始稱便未幾又傳奉添設至六十二
員樊復滋甚至足戶部以舊額及節添員數并占種場
地項畝開奏請如舊額釐革 上是之

二年巡按御史王鑽等言山後地多產榛子而 長陵等
監占爲榛廠請罷之以資官軍又薊州開管北倉支糧
道里回遠官軍或假以自脫有失守之虞請量以遠者
改折色今有司就給之便戶部議皆可行 上命開支

國朝典彙卷七十四 上林苑監

二

糧銀如議行山後地姑仍舊前管理操廠官勿侵民利
隆慶元年三月太監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而
祇候卑隸近年妄增者宜裁之以節費從之著爲令
三年八月上林苑監海戶王印計奏積習劉儒交通苑官
大肆侵吞提督太監孟冲亦奏王印誣金曠役中旨下
鎮撫司訊之遣印戍邊戶部尚書劉體乾給事中李已
等皆請以事付法司不聽

五年三月林衡署初永樂時有果戶三千餘漸多遊窳存
者僅七百餘戶嘉靖間復徵其 房賦至是果戶高稅
等奏懇貸難 上亦憐之詔免其稅

附內府禽獸

洪武五年十二月內史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
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何用而費肉以飼之手命以
虎遼光祿監禽獸悉縱之

句容有虎爲民害者 上遣人捕獲之令養於民間飼以
大宋恩類以爲役民無益 上欣然即命取二虎一熊
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十九年八月命榮陽侯楊通靖寧侯葉昇領兵捕象於廣
西左江之十萬山

永樂元年十月諭六科給事中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

國朝典彙卷七十四 內府禽獸

三

給之豈得復有私營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鷄牲糜費食
米今四方蝗旱之後民尚餓食朕日夜爲憂此輩坐享
膏粱不識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
之費當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嚴之矣爾等識之

二年十月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
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
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之曰汝輩坐食膏粱
身承輕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歲夫數
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
爲此事欲朕失天下心如後敢爾必誅不宥

宣德二年戶部以宣德三年隨駕御馬監飼象馬牛羊草

太常光祿祠牲草分派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山西陝

西諸府州於今年地畝穀草內徵納上曰古者納總

納鉅皆量地之遠近處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天順二年十月應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上不許復

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既出外不

能養一禽有司懼其威飲之於民衆能得免雄而獻之

內臣以爲出獵所獲遺人預進上令人審訪某州若

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杖而黜之

成化元年二月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勝東青上

國朝典彙卷七十四內府禽獸四

曰此等野禽能令人蕩心於敗獵有司其即却之

六年十二月給事中丘弘等言即今百姓艱食而內苑育

養禽獸支費糧肉自如諸釋放以省虛費上曰曩歲

已減省矣其餘悉依擬行

八年正月初永樂間親征北虜養羊萬餘今順天府所屬

州縣分牧歲辦羊毛價銀九百六十餘兩輸司設監供

用謂之長生羊毛弘治初府尹黃傑言歲久羊已無存

牧養人戶坐是亦多逃絕其價皆見存戶賠納民甚苦

之已得片除豁不復追敘至是司設監復以前爲言

事下所司看詳工部具前旨以請上曰羊亡毛存是

無名之敝也況已有前旨其悉除之

十五年九月光祿寺具內外官員人等每日酒飯及西華

門等處所畜鳥獸料食數日以聞上卽其疏逐節卽

批其上凡一百二十餘事有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

者有減十之三四者有事完停止者有事完仍舊者西

華門鷹犬不堪者縱放之御馬監山獵食減半乾明門

虎去之雜鴿等食減三之二山羊及綿羊減半送外

羊房雜兔盡放之南灣子中貓之不堪者亦縱放之西

安門大鷄送雜鴿房食亦減三之一其仍舊存養者食

亦量減之

國朝典彙卷七十四內府禽獸五

正德十六年六月朔上燭東廟北三馬房飼狗房養下牛

騾無慮數十百戶部以爲牧不及請以馬給操軍牛騾

付順天府估價已得片允行太監戴永稱前項馬牛騾

俱已經印烙因暫不養且奏傳例並無以御馬兒軍者

戶部覆請上曰馬已驗放免養馬房既無養牛騾

事例豈可創改樊端仍依前片行

嘉靖三年四月魯達貢獅子西牛西大西馬甘肅撫臣以

聞給事中鄭一鵬言西旅貢養召公作戒越裳獻排周

公致辭下逮漢唐有都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珠如

太宗人魯達所貢額可愛之以累聖德乎洪武中內臣

奏虎虎肉 太祖命以虎送先祿而縱他食今乾明門諸所禽獸尚多即給大官日費豆秣而魯迷所養皆非土性受之奚益乞就獲猶遣以先聖德杜絕飼不報
五年二月御史雷應龍言先祿寺歲供鹿肉萬六千五百餘斤蟲鳥食菜豆薺秣五千二百餘石此禽獸費民財恐累聖德請悉罷之 上曰朕即位以來凡百玩好不經耳目惟欲慎德罔治以安民生是鷹犬虫豸一無所益每歲蓄養乃耗費以萬千計該管官查數以聞
啓達復貢獅子二西牛一體部上請 上命收置內府西熟夷五人飼之御史張錄力諫不報

國朝典彙卷七十四

內府禽獸

太

終

八年詔籍故鷹房養鷹地土九十八頃有奇悉照草場事召佃種徵銀輸之太倉出發鷹官馬陳璋等六百二十五人悉罷還原伍內有寄籍浮濫者仍令驗軍主事照例查革其鷹房在內者計開別用在外者變賣入官
時言官請放乾明門諸處鳥獸從之已而命奉先恭慈崇先各殿薦食品止依會典所載用鹿兔雉鴉諸物鷹隼田犬既已縱放其鴿鴉鴉野兔等肉俱不復用戶部尚書梁村因言從用鹿犬既放其保定府安州等處牧馬草場一百二十頃按鷹地上九十九頃宜造科道關稅式量招民佃種每歲徵租銀三分解納太倉從之

國朝典彙卷七十五

都察院右會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馬司 四十二

洪武二十三年定爲兵馬指揮司正六品
永樂元年定爲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
八年二月 皇太子監國南京謂左都御史陳瑛曰五城兵馬專以巡警京城若畏避權勢縱惡長奸將小人得志善良受害爾其戒勵之使各修厥職
正德五年令兵馬司凡犯夜者照舊例禁行時候方許呵
國朝典彙卷七十五 兵馬司 一

問擒拿不得非時驚擾

嘉靖四十一年閏五月詔巡視五城御史毋年終將各城兵馬會本舉劾時南京兵馬周于討以侵盜車輛工費事覺爲管工給事中劉畿所糾因有是命
隆慶間御史趙可懷言五城掌印兵馬宜取科貢止途年壯有志行者任之嚴檢驗死傷理盜賊刑名而一切奔走項務則屬副兵馬各上官接遇之禮及陞轉之格視兩京知縣如不職者聽巡城御史不時糾劾仍俟五年大察各城御史交代時第具考語送部以備查考
四年六月時北安門有直宿校尉負一屍棄門外兵馬指

柳孫承芳見之疑有奸使收繫問辭連內臣李陽春陽春恐罪及已先奏言死者初入內時微臥無恙因念禁中非外人臥所故遣軍校扶出而承芳妄生事端擅加刑校尉常治上信之命錦衣衛逮承芳杖之出爲民而釋繫者勿問給事中查鐸舒化等俱請以陽春所奏下法司驗問不聽

國朝典彙卷七十五

兵馬司

二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吏部四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袞 編輯

布政司

辛丑六月 太祖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參政分省于婺以王愷爲左司郎中分治省事

甲辰立湖廣行中書省以院判楊瑄爲參政

洪武元年四月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

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

閏七月廣東何真率官屬入朝 上諭之日天下分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布政司

一

爭所謂豪傑有二易配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成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關越卿即轅城來降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蓬亂不遇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歷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上曰夫能不買禍於生民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授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昭之與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

德以輔我國家

十二月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於杭州以右丞朱文忠爲

平章政事

文忠 希勇也自幼有之賜以國姓至是命復姓李

二年三月置北平廣西二行省初真定等府隸山東河南

廣西隸湖廣至是各置行省以盛元輔爲北平參政劉

惟敬爲廣西參政

四月置陝西山西二行省以中書參政汪廣洋爲陝西參

政御史中丞楊憲爲山西參政選治書侍御史周禎爲

廣東行省參政改河南分省爲行省

五月置福建行省命中書省參政蔡哲爲行省參政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布政司

二

三十九

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黃鵬刑部尚書高萬傑爲廣西行

省參政刑部郎中高廉磨勸司令呂宗藝爲福建參政

七年三月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

省參政陞辭 上諭之日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周

之寄必得重臣以按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

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

制一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惟恩不流于姑息威不

傳于刻暴則政事自舉由是郡縣轉相視效而民生自

遂離嶺海之遙朝廷可無憂矣仁等頓首受命

九年六月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九月中書省言福建參政劉鑑罷督姦吏至成 上賜

聖書勞之日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取不

能取耳若君能取臣以禮臣能取吏以法則治若不能

取臣臣無以取吏則亂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

不然吏詐則竊政政寔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

紀之以成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

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

政致姦吏于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思人也斯民庶幾有

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十月 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布政司

三

四十七

治而賢人入夢得傳說于版築廢藉以興周文王起磻

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

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厭元德降維嶺起朕於是摧強

撫順綱維海內以至黔黎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迪于

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誅姑緩其刑俾之

輸作冀其向化期於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詔

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教誨肝膽而陳國計朕以至意

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國爲民非得盡心于朕卿之令

名亦不朽矣

十四年六月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爲河南右參議聰明正

金思存爲北平右參議以孝弟力田義士舉爲四川左參政賢良方正特安素爲右參政

十五年正月置雲南承宣布政使司諭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屋盡布置尚須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置都司于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於諸蠻草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限十八百人可先遣還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布政司

四

十八年六月詔禁諸司納賄布政司無得送縣六部等衙門若六部等有犯必稽職自何來司府州縣有犯必遞相窮究

二十三年 上親製責任條例一篇頒行各司府州縣令刻而懸之永爲遵守勅曰方今所用布政司府州縣法察司多係民間起取秀才人材孝廉各人授職到任之後畧不以到任須知爲重公事不謀體統不行終日聽信小人浸潤謀取賕私酷害下民以此仁義之心淪沒殺身之計日生一旦繫獄踰刑神魂愈皇至于哀告懇切奈何虐民在先當此之際雖欲自新不可得矣如此

者往往相繼而犯上累朝廷下辱鄉閭悲哀父母妻子孰曾有鑑其非而改過者哉條例七款見會典

九月以福建參政王純爲浙江左布政使純故元進士入國朝歷官右參政普持節撫諭麗川平緬宣慰司贈遺金貝固却不受或勸曰不受固善恐蠻人懷疑生變不若受之乃受而悉以輸雲南布政使司俾置庫而還至是陞今官

二十四年八月以侍讀陳迪爲山東左參政迪在任捕獲弭盜民甚德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建文以吏部尚書茹瑤掌河南布政司事尚書如舊

五

建文元年三月勅布按二司糾察屬吏

永樂元年二月革北平布按二司

十二月以江西應詔儒士軒伯昂爲山東右參議

十一年二月設貴州布政使司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十四年河南參議王徵有罪下獄時令方面官巡視民瘼徵恣肆貪酷杖笞新鄭等縣吏民教人給事中李能啟劾徵貪穢如豺虎忽民命如草芥宜罪 皇太子曰是視民如土以生人而乃殺人其可容命都察院逮鞠之

十八年閏正月擢薦舉人才馬麟盛願俞景周克毅爲湖南浙江山東廣西各左布政使孫預江潤艾與山東河南浙江各右布政使陸勉吳衡四川陝西左叅政楊傑李泰福建廣東右叅政趙瑛金恕江西山西右叅議二十二年十二月 仁宗書各都布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蹇義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一皇考亦書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時一觀之今府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朕既不能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布政司

六

四十一

易忠副吏部兵部具各都布按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時考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洪熙元年正月遣布政使周翰按察使胡榮叅政葉春遷行應天鎮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

四月 上以武臣疎于文墨乃選任方尚官於各總兵官

處整理文書尚確機密叅謀軍務計理邊儲大同則叅

政沈固宣府則叅政劉述遠東則叅政周應廣西則副

使劉紹復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

六月 宣宗罷浙江叅議王和袁昱陝西僉事幹善爲民

和等時皆坐贓罪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還職 上曰士

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三人者皆貪污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爲民

宣德二年以李敏爲四川右布政使敏涿州人永樂癸未

經魁入國子監因言事切責直愛知 仁宗命有司給

以廊力舞朔望率諸生朝見後授京衛經歷陞至事員

外特已嚴厲辦事剛決銳于建立歷今官益勵廉隅官

中物不私一毫志鋤奸豪有犯法者繩之不少貸蜀人

稱爲鐵面李在川中十六年威惠並行治體用張召入

爲吏部侍郎卒于官

三年五月遷撫蘇松等處大理卿胡榮奏浙江嘉湖杭三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布政司

七

府人民蕃多稅糧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稅糧空增

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庶務以時糧稅不欠 上謂吏

部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檢送已有定制朕

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四年八月河南右布政使蕭省身辛酉身奏和人永樂初

進士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進郎中彛彛勤勞廉

介自執名實孚于上下超遷河南右布政時河南頻歲

旱蝗省身一務寬恤郡縣承風民賴以安省身能容人

過而不能自容已過每有小失輒報然而亦即改圖焉

辛年五十 惜之

正統二年三月原任山西參議劉宗孔律已甚嚴頗興廉
輩豪合衆擄賊罪汚之巡撫于謙知其誣奏白其事得
復官

景泰元年四月吏部侍郎何文淵請罷貴州布政司不許
二年九月以侍講陳文爲雲南右布政使文與商輅二人
係學士曹巖選侍 英宗經筵展書侍講至是大學士

高穀薦文爲吏部侍郎王直格不行出陞外省
成化六年八月巡視浙江刑部侍郎曾鞏奏罷布政張清

清已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政奉職
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爲青萊張以其執法太嚴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布政司
又謂板張浙俗修廉清一教之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

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十七年十二月湖廣巡撫吳誠薦提督太和山右參議韓

文政理司事從之文以直言爲尹旻所忌久不叙會九
溪酋長白嘴昇與都境爭地州攻撫按屬文往視其爭

遂息歷七年以右轉左聞者駭然
十九年二月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參政大夏居

職方久賢於世著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
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

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異辭

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
日郎中韓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儕秀才時見府縣政事
不得其平輒曰欲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
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
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
乃出爲福建參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
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七月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內臣顧恆
威有違貢之儀求索多方民不勝擾韶上言自古明王
不費遺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郎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布政司
傷國本爲害反大市船內臣章春請以均徭餘剩六十
戶隸船司爲巡辦之需韶又疏其矯稱進奉私庇富豪

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遺
有餘戶又勅珠池監丞黃福株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勅

太監梁芳弟錦衣鎮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道輒稱
貢餉水陸舟車飲食帳幃百方橫索所過蕭條調貴州

十二年五月遣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至南昌卒時太監
章春因選劾奏劾問未結乃誣撫選黨比高瑄上怒

遣刑部員外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
畏春不敢反異復賂選所點史張聚令誣執選聚不從

畏春不敢反異復賂選所點史張聚令誣執選聚不從

行等阿春執裝拷掠聚曰成印或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異意在便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遞留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裝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謫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懼惑于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鍊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拉日月恩同父母詎圖估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才

五

謝足毀其美爲夏姬諷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崩陷交罹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鴻傷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勸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空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與屈辱乃爲助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成不爲醫療又沿道養子密以選疾報春以快其憤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誅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廉節奉公憤權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摺斥田野乘來自給百無所圖取目成披陳甘心壯護者誠痛忠廉之士

啗屈抑之寬長譏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人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選浙江海寧人自少沉靜端修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八月擢浙江參政夏寅爲山東右布政使寅事人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爲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茲仕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淹屈降志晉諱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弘治元年十月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參政容崑山

人器定爲縣學生卽有志經濟大肆力於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舉進士累官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綮事下九邊邊人驚服而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時劉吉柄國忌容出爲浙江參政容湛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朝覲考察去位君子惜之

四川右布政周瑛致仕瑛莆田人爲學先以敬收欽此心然後博物以窮理而反約以施博造詣篤至登成化己丑進士知廣德州歷今官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布政司

十一

陝西參議賀欽疏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疏入斥以浮躁罷欽定海人不務博覽惟讀五經四書舉進士爲給事中上疏辭官游于陳獻章之門反身實踐薦振參議歸晚更好易究心象數下不釋卷既卒鄉人祀之學者稱爲聲聞先生

十年四月湖廣左布政使撫治兩廣副魯卒魯博林人以父成疾事蔭授新會縣丞適廣西徭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督帥其民築城置堡相聯絡督成以守賊至不能克迫去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再

權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漸進副使嘗平山後賊亂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爲清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創陞按察使遷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民稱爲三廣公云謚其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正德八年十二月河南右布政使楊子器卒子器慈鄉人初舉進士歷知崑山常熟二縣卽稱循良有異政歷官所至以賢能著聞

九年八月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爲民提學副使李夢陽朝典彙卷七十六 布政司

十三

陽開任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爲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恨遂執岳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贓私數多奏差大理卿燕忠勘問岳因爲民

嘉靖十八年吏部覆行邊使兵部尚書翟鑾奏宣府內撫京畿外都夷虜其衝所錢糧軍民詞訟至爲浩繁今止一食事巡歷不周宜如遼東甘肅等鎮例增設叅議一員分守口北道于宣府鎮城任劉其事宜仍行所司酌議以聞得旨准增設不必行查

十九年分湖廣武昌道之德安府荆南道之承天府爲荆西道設分守官汪承天分巡官駐沔陽州以護陵寢

二十八年四月給事中羅崇李言貨列所在具呈
各省錢穀主于左布政一人不無專便之私請自今查
盤必巡按親臨如巡按勢有不及則同右布政監視凡
封鑰出入必相開自都御史屠僞議宜如所請

四十五年三月給事中胡應嘉論劾浙江左布政李磐江
西左布政侯一元因請令吏部不待考察之期將各省
布政通行簡汰以重方岳之選吏部乃會都察院以貴
州右布政丘預達廣東右布政陳暹福建左布政王選
廣西右布政林懋舉四人應詔乃令磐等俱致仕調選
懋舉于簡僻用之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布政司

十四

隆慶元年始註選河南山東二省京糧道參議先是總部
京糧道有欽降關防行文書而無註選官歲屬奉表官
遞管又選代不常視如傳舍至是河南撫臣李邦珍請
註選專官吏部覆可乃調湖廣左參議吳兌于河南及
山東部糧左參議馮謙註選官理自是以爲常

陝西左布政使曹金言關中司務繁劇勢難兼攝明選轉
不一多至曠廢乞于布政司添設左參議一員分守關
內道其督糧驛傳事務更令左參政管理按察司復設
僉事一員管理屯田水利其糧斛事務令清軍副使攝
理吏部覆如金言從之

布政使遷尚書 高帝之時藩司與六部均重以故少
遷入者建文時雲南左布政使張統入爲禮部尚書右
布政使陳迪入爲禮部尚書山東左布政使錢鎰進兵
部尚書其時尚書秩正一品永樂時北平布政使郭資
爲刑部尚書正統時陝西按察使陳智爲寧夏右都御
史布政使到中數爲戶部尚書石璞爲工部尚書蕭瓚
石琚爲禮部尚書張惠爲南京禮部尚書陸瑜爲刑部
尚書陸之俊絕聲矣永樂宣德間左右侍郎副都御史
轉布政使如魏源文謙之類而布政使兼侍郎都御史
必食從二品祿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布政司

十五

按本朝景泰天順間參政葉順大同參政沈國宜府參
政劉建山東參議周顯廣西副使劉紹皆兼贊軍務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四十四

按察司

丙申七月 太祖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爲僉事
乙巳十一月置湖廣按察司以章溢爲僉事

丙午正月命按察僉事周祐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其憲綱
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
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若能
典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卽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按察司 一

此卽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
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
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風憲也

吳元年置各道按察司

洪武元年命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頒各處提刑按察司凡
府州縣社稷山川壇壝帝王陵廟必令修潔祭祀以肅
忠臣烈士未入祀典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未旌表者
必詣訪其實以聞典舉學校察吏治得失較豪強均賦
役存問鰥寡孤獨廢疾無以自振者俾理獄囚寬滯稽
考諸司案牘官吏廉能者舉之貪鄙者黜之徵求遺逸

以進諫察廉鵬流民以復其業舍穀錢糧必會其贏餘
山川道里風俗物產必知其所宜來朝之日則條例以
聞著爲令

以兵部員外郎楊基爲山西副使御史答祿與權爲廣西
僉事 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
刑罰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效俗吏拘拘繩墨之末
處事之際毫髮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全德惡雖
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惡可不慎哉

三年三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上因召御史臺臣併論
之曰風憲之任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糾正庶事肅清紀
綱以正朝廷而元末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情以相傾排
今日彼傾此之親戚明日此陷彼之故舊譬猶蛇蝎自
相毒螫卒致敗亡而後已如此則何以爲臺諫也今卿
等司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爲心毋善惡避賢辨別邪正不
可循習故常挾公以濟私苟或如此不惟負朕委任亦
失其職守矣

九年浙江江西湖廣三省按察使李祥潘黼滕毅充議律
官上大明令

十三年罷各道按察司明年復
十五年定各道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忠等五百三十一

八爲試會事人按二縣諺之曰治吏之弊莫甚于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府州縣官于斯二者往往有之是以癸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爾等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

陶屋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上權重之陞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胥緣爲奸屋仲至治臧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與學勛士撫恤軍民俸祿雖厚自奉儉薄有餘悉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是時布政薛大方貪暴屋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屋仲至京事自大方得罪詔屋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張閩朝典彙卷七十七按察司

王

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

二十年改按察分司爲四十一道

二十五年十二月河南按察司言王府長史與僉事俱五品然僉事爲風紀之職今王府筵宴長史上殿僉事乃坐于殿外廳下公聚序坐長史復居僉事之上禮有未當詔下廷臣議以爲公宴序坐長史宜在僉事下若王命長史上殿則不拘此例上曰按察司僉事方面官也王府筵宴亦宜入殿坐于長史之上

二十六年九月河南僉事王平巡按至孟津有司飲衆財以賂手械其人并所賂來奏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

文給掌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半仍以勅書勞勉之三十年正月初置雲南按察司先是以雲南地荒服未設按察司命布政司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其軍民重事仍與西平侯沐春議之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上御承天門召都御史陳瑛等諭曰國家重祿任官一以爲民慮牧守不職又設按察司詢察糾正之朕深居九重下民安否未能悉知按察司任耳目之寄于事無不得聞無不得言所以通下情去蒙蔽也今聞河南數歲蝗旱水災爲民患牧民者多失撫字甚者又侵漁剝削之而按察司官未嘗有一人言

四

三

朝典彙卷七十七按察司者坐視民病而不留意徒費重祿何補於用爾移檄切責之俾采察所部軍民利病及布政司府州縣官賢否以聞又命徵浙江等處十二按察司及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一體采察上聞

五年十月陝西僉事王士嘉奏軍衛屯糧往往差委屬官所至欺公作弊乞勅該部徵收之時差監生一名查盤上以遣監生非便命浙江江西廣東廣西湖南雲南四川增僉事一員陝西福建山東山西增僉事二員專督屯糧

辛酉月都御史仲成劾陝西按察使辛耀副使徐道正

張大舍事江榮馬驥黃頤挾飲酒有玷風憲 上命都察院械置耀等於陝西按察司前榜示警衆

閏十二月 上御右順門諭都御史李慶曰爲朕養民其

先在千守令得人然守令賢否在校察司考察懲勸者察按察司又係于都御史卿等豈可不慎如卿等不能舉職卽按察司之職亦廢何望守令能盡職哉其勉之益廉則無私無私則舉措皆而人心服矣更審察各按察司官但非廉明正直者皆罪黜之

十年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南海人由鄉舉爲御

史彈劾不遵權貴權雲南按察使改浙江屢有異政名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按察司

五

震一時錦衣指揮紀綱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

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 上命官抄逮至

陞前新抗言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制官

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 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

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 上尋悟其寬而惜之

十八年四月湖廣副使靳義卒義洪縣人洪武中以太學

生任御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獄皆

得其情吏民畏服日恆蔬食毫髮無取于下時 皇太

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靳義可謂皇

御史也未幾陞湖廣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指

揮王玉軒賊之罪風紀肅然入觀卒于京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降山西按察使諫諍爲海鹽知縣

諤初爲湖廣按察使竊權楚王緡故 上素厭之後改

山西坐事落職至是過赦應復 上曰諤小入也不宜

以玷方面故降之

十一月降浙江副使趙粹爲嘉興典史初粹爲給事中務

振拾人過失以希進擢至是來朝 上曰此人尚在耶

懷蛇蠍之心豈可復置當道故有是命

洪原時禮部考山西食事 不稱職例降邊遠雜職

上曰退人以禮彼嘗爲方面官矣遽降雜職太過可令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按察司

爲縣正不稱則如例降之著爲令遂降應山知縣

宣德元年十月以御史張政爲山西按察使 上諭之曰

今以一道憲綱付爾當謹守禮法以肅衆僚正庶官事

有當爲者卽爲之務令至公勿有所徇

十二月以御史林頌爲浙江按察使 上諭之曰浙江地

大人衆有司未必皆賢軍民之中亦有豪橫非理者必

須紀綱修明法度整飭然後好豪欲戢善柔得安然治

人必先自治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爾其勉之

二年四月廣東按察司初分四道後以所轄州縣多增設

廣引道而食事仍舊至是按察司請增置會事 上從

之日按察會事分巡一道官吏廉汚民生休戚係焉宜慎擇人不可濫授

四年九月山東僉事李涵抑買民貨爲副使重內所劾

上日風憲不務操守是不知耻無耻之人豈可用黜之九年五月河南按察使朱仲安卒仲安蕭山人由學官陞武進主簿又陞本縣知縣坐累降定興縣丞以薦授御史陞湖廣副使調文陞復坐累降御史秩滿陞河南按察使以學行見知於仁宗一日顧侍臣曰朱仲安今御史之翹楚也蓋有意進用之而宮車上有矣仲安告官廉臨事必存大體云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按察司

七

正統元年勅諭都察院及各處按察司曰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紀綱之任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之所賞罰科舉邪惡伸理冤枉亦宜所當爲比之庶官所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諱或逞小人以張威福或搜細過以陷良善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今監察御史有濫職及失職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科舉黜逐按察司官有濫職及不稱職者令按察司及同僚科舉黜退仍令吏部今後初任者不許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缺令都

察院堂上官及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跡奏聞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濫職及不稱職者舉者同罪爾等其欽承勿怠

天順元年四月河南按察使王崇以被誣下詔獄至是襄王來朝上問官吏賢否王首稱其賢卽日有還

成化初毛吉餘姚人舉進士爲刑部主事執法不避權貴偶以失朝下錦衣衛獄指揮門達還健卒撻之幾死既得釋操法愈勵後陞僉事歷僉戶部陞副使逮賊至密岫山衆寡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帑金四千兩爲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矣文淵吉威而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按察司

八

貧其家無以爲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言狀顧左右請復慰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榮亟往視之燈目視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成于賊因無餘恨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然汗我于地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

二年四月以廣州府同知陶魯爲廣東僉事魯初以父喪事廢爲新會縣丞陞同知仍掌縣事至是都御史韓雍請進魯憲職專守新會并肇慶之新興陽江陽春龍水等縣吏部覆從之

七 仙史趙啟爲江西按察使啟巡按江西將代值虞
早楚戶部請勅啟服濟候事竣代之江西士民多上奏
懇留遂有是命

十四年七月浙江按察使楊瑄卒瑄豐城人初舉進士爲
御史極論石亨曹吉祥被譴下獄械成滿戌二酋收復
御史歷歷浙使力振憲度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年五
十四卒于官人皆惜之

九月以嘉興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繼宗在嘉興止
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御史楊琅奏聞旌其滿九載民
不忍舍去遂道器之弗得立去思碑陞按察使下車之

題與卷二十七 按察司

九

初憲度振舉初濟泉諸司所用咸辦于下鎮守中官供
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
悉以解舍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
明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

二十年十一月廣東副使陶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
等官各爲具奏歷湖廣按察使仍奉勅兼官嶺西道南
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二十三年十二月 孝宗擢南京刑部員外林俊爲雲南
副使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
會聚勒改萬人爭以金泥其面後按鶴慶命焚之得金

其材修之弘治間俊任湖廣按察使上疏陳時政且引
疾乞致仕不待報徑歸

弘治二年三月刑部侍郎彭韶劾浙江按察使毛鵠貪事
王輔闕于公堂失憲體詔各降一級改調

七年二月山東副使楊茂仁上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
劉大夏又差李典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典銳取
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險也其應爲官閘爲夷狄宜戒飭
后咸防禦邊患疏上與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
繫錦衣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長沙府同知茂仁守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按察司

十

正德四年正月遠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廷舉以成都同
知起復改松江值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
池水盜正德二年陞廣東總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
使適逆理專權廷舉發鎮守內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
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不日進貢內也則日司禮打
點錢賂理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許廷舉理遂矯旨坐廷
舉枉道荷抄不成成鴈門再月赦罪還鄉理詠改雲南
兵備副使

六年十月擢榮陵知縣許達爲山東倉事備兵武定州達
同始人令榮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達預築城

凌墜貧富均役險月而歲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落仍開牆實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刃俟于實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日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大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遂起程是歲

嘉靖元年復設九江兵備副使先是九江兵備曹雷爲廣豫所破兵部尚書王瓊言兵備無益停革以守備指揮楊銳能保安慶陞副總兵移鎮九江至是楊銳陞都督命赴京選按御史石金言九江地衝多盜復請兵備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十一

按察司

因薦會事周廣才賊堪任吏兵二部覆議宜如石金言從之仍陞廣副使整飭九江安慶兵備

更定山東四兵備道所屬州縣改濟寧兵備爲沂州兵備以沂州十六州縣屬沂州道以東平十六州縣屬曹州道以武定二十州縣屬武定道惟臨淄道所屬如故以曹州兵備舊轄東明長垣二縣歸大明道河南考城歸睢東道時山東撫按官言諸道所屬州縣參錯交互遠近不一或一縣而三道並屬或無所屬非大更無以一事權兵部請從其議可

復置密雲兵備初永樂間遷大寧都司于保定設榮顏等

三密縣廢典衆復設密雲兵備官以副使爲之以防不虞正德中鎮守關人惡其不便已也詭詞奏革至是巡按御史王鈞疏言宜復下兵部復議從之

十一月御史唐鳳儀請諭令各省分巡分守官務遍歷郡縣察民寬抑典章利獎歲終還司不如令者撫按參奏撫按徇情聽科道糾劾上從之

三年裁革整飭大名廣平兵備副使先是兵備缺吏部擬復除河南副使盛儀上問此官起于何時今應復設否於是吏兵二部咸對言兵備以正德七年流賊起時設十一年賊平裁革尋復設今二府機且地曠多盜仍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十二

按察司

設之便詔毋設第令巡撫加意安集地方

尚書彭澤御史張景華皆請慎選兵備官吏部覆議頃者兵備官固有非其才亦有才不盡用者茲撫按制以文法有司忽其事權動相掣肘何以責效請假以便空稍重其權使得展布報可

陝西會事李獻先以御史按山東杖或知縣沃湖湖母私上其事會獄已還陝西詔遣刑部郎中唐朝往勘之擬決人不如法因而致成獄吳訴不服下陝西巡撫王珣提問改歇奏事許不以實法司奏律應贖上以其情重特斥之仍戒風憲官務照憲綱詳審刑獄無致枉濫

九年正月兵部覆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堯封建按御史端廷敘言浙江海道兵備等官以勅內未開駐劄之地往往專駐省城或出巡歷隨去卽來宜照舊例以海道專在台州溫處兵備專在溫州備倭專在定海守備專在處州各定地方巡歷具載勅內庶便責成詔如議

十二年九月詔申命按察官得糾巡按御史初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憲綱巡按御史糾彈諸司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但不許挾私報復至是王廷相掌院事請如孚敬議上曰此祖訓也掌院多事姑息致令巡按放縱抗違按察司因循畏法殊非政體令通諭行之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按察司

十三

十三年先有旨令各省守巡官皆分駐所轄各道以時巡行郡邑至是山東撫按官奏言守巡官分駐各府欲以家從卽須增建公署未免勞民傷財請仍留家省城歲令每歲二月初出巡至五月終而返七月終出巡至十一月終而返上不許令如前旨各駐所轄地方違者撫按指名奏究

十四年復設太倉兵備副使正德七年設兵備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裁革嘉靖初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陰通泰并海居民視海洋爲莊衝據沙洲爲巢穴往往招集亡命聚集兇奸與賊私鹽流劫商賈而

其海洋駕使則來如鬼魅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利而歸動經千里其蹤跡若非覺察于巢穴之所計處于根抵之近則大奸巨猾倏去倏來者誠爲不可必得宜復設兵備專在太倉駐劄行事

十六年陞湖廣參政吳允祿爲本省按察使詔各按察使自今用歷官刑名者爲之

十七年雲南缺參政吏部以貴州僉事惟章名上奉旨今後有僉事風力才能者選令久任就按察司推轉吏部言各處僉事并副使內歷俸年深者少請候命下凡遇臬司官缺先儘本司資深望重者如各官俸淺許於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按察司

十四

各布政司內量才推補其京職照舊敘推歷者不拘遞選既定力行久任爲便上曰今二司官才不能副既用令其久任者自有成功遇缺無俸深者以京官推補十九年三月時湖廣江華羅田竹谿諸寇各劫掠鄉鎮拒殺巡捕王簿及巡檢等官上下命督撫臣陸杰因請分武昌道之德安府荆南道之承天府置荆西道設分守臣官駐承天分巡官駐沔陽州以護陵峽二十一年先是保定巡撫劉隅奏添設井陘兵備一員專練習民兵以防虜寇卽以大名兵備副使張素調任至隅及巡按御史殷學言素生長滇南不習軍旅請將素

改用更選西北諸練邊務者代之吏部覆請得旨朝廷用人務求真才豈宜限定西北籍若得至井陘亦豈民兵所能禦兵備官不必添設徒擾民耳素准調用

二十二年命山東分巡濟南道兼兵備以德州七州縣兵馬錢糧俱屬整理有督移駐德州專事防禦從宜大總督侍郎翟鵬奏也

二十三年都察院覆給事中何光祿奏各省守巡官均有地方之責宜遍歷所部雖偏州下邑亦必躬至察吏治

開城池查錢糧理罪四[哥蒙恤孤獨督稅糧審盜役諸所應舉職務俱遵照憲網事理各職掌施行仍以所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按察司 十五 三十九
行事務具申撫按稽考有仍前贖贖者聽撫按勸募詔如議行

三十一年四月改河間知府尹耕為河南倉事仍與正四品服俸令其官民兵耕自知州起廢歲月中選兵部員

外知府嘗為給事中李幼滋所劾至是吏部希大學士嚴嵩破格改用士論譁然給事中張萬紀遂歷數其狂狡不法及守河間諸貪婪狀劾奏之一且四品方面改五品有乖選法請嚴飭吏部以後毋紊舊章 上大怒令械耕至京問該部官俟審鞠後併治之

三十三年五月總督漕運侍郎鄭曉及巡按御史李達時

以海寇未靖合疏請添設淮揚兵備一員專任泰州以防泰通蘇州海賊出入之路吏部覆從其請因調湖廣副使張景賢為之仍列銜于湖廣

三十九年二月詔更定浙東守巡官信地以白金嚴為一道改分巡寧紹金事為台州分巡兼管三府兵備添設

參將一員守之以寧紹為一道其原設寧紹台兵備副使及參將俱令止領寧紹二府以溫處衢為一道其原設溫處兵備分巡副使令兼領衢州一府仍以寧紹分巡事併于兵備道從總督胡宗憲議也

四十二年十月間任四川倉事趙祖鵬以罪論貶祖鵬初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按察司 十六 四十
為編修既而外補尋以考察罪屈鄉縱肆不檢與族弟馴有郤馴因詣闕告祖鵬怨望誹謗并其他不法事有

旨械繫至京下法司行浙江按臣劾報鵬自獄中上書奏辨謂馴實其家人以負債逋逃仇家因而嗾之妄奏

所引東華集中有誹謗語乃嘉興王所著仇家私窺其所欲以陷臣奏入 上怒復令移真詔獄以按臣勘至名欲以陷臣奏入 上怒復令移真詔獄以按臣勘至

言祖鵬兄熙及熙子賢造賢選首怙勢作威暴橫鄉曲抑勒平民為奴或誣之致成祖鵬嘗得宋朝遺牒謂宋魏悼王之裔因修諸以續其系私祭宋代陵寢而名其莊曰護陵熙復葬亡妾于宋妃嬪宮之側經弟鵬昌報

軍功及事實被違輒匿祖鵬所不出又私制八角亭驛
丞王帝抑奪官民地以掘地宅皆僭侈不道至忽訕尤
非人臣禮因論然坐貳賢選等各罪有差而請下祖鵬
法司論祖鵬當斬詔可仍錮之錦衣衛獄候決至隆

慶初以刑部言釋爲民

隆慶元年江西僉事陳成甫奉表行過家資裝甚盛至蕭
山以事怒驛吏輒榜之知縣許承周大恨搜其裝狼藉
道上拘留數日乃得去於是江西巡按御史劉思問廉
得成甫貪狀劾之并請治承周侵辱憲臣罪吏部覆議
當勘從之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按察司

七

按兵備憲員之設此弘治間例馬文昇居本兵慮武職
不修欲增一臬司勅之時內閣劉健力阻不欲行後因
奏設九江兵備夏給事疏論不可旨着馬回話劉馬皆
秉正才克濟時而議見迫不協劉欲修我朝祖宗之
舊以振武職馬則極倉卒之急以疏時弊自後卒以馬
勝兵臬盈天下然兵臬壘下未多見有精練而得效者
是以創業之本世遠愈不明于天下故曰冗世費不能
的濟所則惟增名邑

國朝典彙卷七十七

按察司

八

國朝典彙卷七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四十五

行太僕寺 苑馬寺

洪武三十年置山西西北平陝西遼東行太僕寺凡邊衛管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印烙課較犂收以時督察之凡馬種壯十二乳十八馬金地畝十七椿朋十三凡馬瘠耗罰俸罰馬降級出犂懲董之滿泉不得預馬事考馬官苑馬寺亦如之

永樂四年二月左右軍都督府官早於奉天門欽奉 聖

廟朝典彙卷七十九

行太僕寺 苑馬寺

自如今陝西等都司開設行太僕寺悠都府行文去說與都司衛所知道這箇衙門職專提調馬匹比較犂生但有作弊虧欠馬匹許令本寺舉問品職雖小所掌事重如同御史出巡接治該管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首領官吏務要將所養一應馬騾盡數開報聽從點視提督敢有非理抗拒許令本寺官開奏拿問

九月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掌馬牧之事而聽於兵部凡馬種上苑萬匹中苑七千下苑四千不及則銀市而茶易焉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收編之軍曰克發之軍曰抽

選之軍皆籍而食之凡馬駒二年一科十八年而免定駒頭駒重駒籍而報之有常期凡駒駒有罰

五年十月增設北京苑馬寺六監二十四苑頭義長春咸

和驕良四苑隸清河監水州陸軍大牧遂寧四苑隸金

臺監沂池鹿鳴龍河長興四苑隸涿鹿監遼陽龍山萬

安善昌四苑隸盧龍監清流廣番龍泉松林四苑隸香

山監河陽崇義興寧永成四苑隸通州監

宣德四年七月兵部尚書張本奏北京驛傳官軍請置勒

合發北京行太僕寺收掌馬每官馬一匹給勒合一道

填寫顏色年月日轉發五軍各衛并管隊者付領馬之

國朝典彙卷七十九

行太僕寺 苑馬寺

人執以為憑遇倒馬等項係由陳告職勒令註寫明白

限十日內親送北京行太僕寺比較應償者追視顏色

附傳開註勒合與馬如前收領員養事故償給如例如

領馬人有故馬與勒合從所管到他人收領如此人難

欺蔽馬無侵損

七年令法司及陝西布按二司雜犯死罪應充軍者發快

西行太僕寺養馬

正統二年苑馬寺少卿嚴信以官多事少奏准兼少卿一

寺丞二監副四圍長十三

四年歲暮甘肅苑馬寺改牧恩軍於黑水口隸長樂監焉

咸化二年秦准馬官三年任內學生不虧者稱職額外多
生者量加旌擢不及額至百匹者降用分管寺丞以所
屬課額虧增通爲黜陟

弘治二年陝西巡撫蕭顯奏苑馬寺丞一員

十四年兵部議准今後各寺監官員務選才力素優者去
待有成效一體不次擢用

十五年南京科道官奏下兵部議准今後行太僕苑馬寺
官有缺照在京太僕寺官例推素有才望者簡用待有
成績亦照太僕寺官陞擢

十七年都御史楊一清奏行太僕苑馬寺卿員缺乞於附
屬典乘卷七十九
八行太僕寺
苑馬寺

近年淺素有才望參政副使內推陞兩寺少卿於參議
會事內陞補 詔從之

楊一清又奏兩寺卿佐等官赴京考滿朝覲一切禮儀班
序恩典或照兩京太僕寺堂上官事例或止照布按二
司官例擬議通行遵守以杜將來紊亂借諭之弊仍乞
將各寺卿少卿寺丞暨否考語陝西止聽臣閣據部院
以憑黜陟不必擬按預下預山西遼東甘肅等處仍止撫
按開報不必二司干預其首領屬官暨否止憑堂上官
填註寺丞乞照京官事例凡有違犯奏奉旨問不許徑
提下吏禮兵三部尚書馬文升張昇劉大夏等會議兩

寺官皆如兩司官體統 悉如樂慶奏 詔曰是兩寺
官員體統都准如議行永爲定例各官果有政務脩舉
功績顯著的你每斟酌推舉陞用不必拘定常例
十八年楊一清奏請苑馬寺不拘少卿寺丞添設一員
寧黑水清平萬安四北各添設團長一員部覆奏添寺
丞一團長各一 詔從之

嘉靖三年巡按陝西御史陳講奏請於行太僕寺少卿之
內每添一員分管地方一在延綏一在寧夏住劄其正
卿專理堂事并巡視附近固原等衛監苑牧馬匹其
寺丞照開元河漢中潼關鳳翔等衛一應住劄馬降

國朝典乘卷七十九
八行太僕寺
苑馬寺

級事宜又以苑軍頑悍不法議行脩蓋社學射圃揀選
俊秀子弟教育其中隨資性所近教以文藝武舉各官
課試以期於成仍量免養馬示優異

二十九年陝西巡茶御史劉壽條陳馬政內一欵令陝西
行太僕寺苑馬寺甘肅行太僕寺今後恭遇 萬壽聖
節比照兩京太僕寺等衙門事例每年輪流一寺堂上
官齋進表文其餘二寺類附下年挨次周而復始冬年
等節亦各輪差屬官

三十一年正月初苑馬寺卿原設於遼陽去本苑三百里
遼東守臣以二衛民繁事多開原兵備不便遠制奏准

以本寺卿張恩移駐本苑兼轄金復蓋州三鄉民
四十二年五月勅遣總督等官楊廷選等奏遣吏先馬寺卿
政事甚簡而金復蓋三衛南涉大海為醜虜垂涎之地
宜令先馬卿量募食事街帶理兵備事官不另設而事
可兼濟甚便兵部議覆報可

國朝典彙卷七十八
行太僕寺
苑馬寺

五

國朝典彙卷八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四十七

鹽運司

丙午二年 太祖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吳元年置兩浙都轉運鹽使司

洪武六年正月置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

十二月設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

五年置四川納谿白渡二鹽馬司四川茶鹽都轉運司

六年革茶鹽都轉運司

國朝典彙卷八十
鹽運司

十三年定都轉運司正四品後改從三品儒學准河東有
之制如府

建文中改廣東鹽課司為都轉運鹽使司靖難後復故

永樂九年四月有兩淮鹽運司副使劉李麓罪命服土服

隸翰林院修書

正統間改九疇以禮科給事中出為運司同知節儉嚴肅

無毫髮私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丁內艱鹽場數

千人詣闕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有童子日水清

不如使君清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後以副都御史清

理兩淮鹽法

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臣耿如杞 訂正

吏部 四十八

府州縣

吳元年七月 太祖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誦中書省

日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時或假貸於人或侵

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遂賜千道里費

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府州縣官賜銀十兩布六疋

七月徵天下賢才爲守令厚賜遣之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一 府州縣

勅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況新附之邦

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望矣爾宜體朕

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

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

名矣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

九月 上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親授官

職名雖易得實無益實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

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

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

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

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虐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
體吾言若守已廉而奉法公循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
貪賄慢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
矣可不戒哉

大將軍徐達既下山東郡縣 上卽遣官往撫輯之論之

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

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然爲治之道亦有難易胥天

下無事民租於奢縱治化爲難及更患亂斯民凋瘵撫

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

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爲暴橫以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二 府州縣

生亂階今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術

有政治有保養政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今民出

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生養休息耳卽扶元氣之謂也

有守令之寄者當體予意以撫字爲心毋重困之

上海民錢鶴皋作亂執華亭知縣馮梁梁不屈囚置獄中

及徐達遣指揮葛俊擒鶴皋梁始出獄卽爭於俊曰反

者鶴皋耳餘皆良民卽有從者亦皆迫脅將軍必欲加

兵榮請先赦有邑無民何以爲治俊從之全活甚衆

十二月以宋冕爲開封知府 上諭之曰元以六事責守

令徒具虛文今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

野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務若江南則無此顧
士流民矣汝往治郡務在安輯人物勸課農桑以求實
效勿學迂儒但能談論而已

以呂文燧爲嘉興知府文燧永康人元季處州盜陷永康
文燧起義復其邑 上克發州乃籍兵甲諸轄門降

上大嘉特命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已知處州府改知
嘉興松江民作亂襲嘉興規知之逸使告李文忠移兵
擒之諸將欲屠城文燧爭曰據城者賊也民何罪釋不
屠民德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閩粵國次興化疾
卒明年嘉興佐貳以下生靈法威者數千人有司以嘗

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府州縣

三

署名公賸例藉其家 上特詔歸之日吾知呂文燧誠

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歿於使事可念也皆釋歸家

四年六月以方克勤知濟寧府事克勤至官枋於通衢論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不得

呵禁葺廟堂開射圃日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射禮屬

縣各立社學凡數百區民墾廢田者闢三載乃稅丁產

科總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詢民便尤愼於庶獄月錄

日省不使久淹承嘉候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

泗舟膠亮祖即起五千夫渡河否則以軍法論克勤不
必煩民泣禱於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

十二月漢中知府費震多善政值大軍平蜀後陝西旱饑
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更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
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擄竊之盜與隣境

之民來歸者令爲什伍驗丁給之朝以全活者甚衆至
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 上聞而嘉之已以他事被逮

至京 上日震良吏也釋之爲牧民者勸震初爲吉水

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五年三月以魏觀爲蘇州知府 上念姑蘇爲京輜重地

經張士誠之亂荼毒罔有寧宇廷臣咸薦觀有治才乃

出知蘇州府既蒞事懲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

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府州縣

四

敬老恤民大建學舍乃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

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額之定儀節高啟

王奕張羽開文學郡多耆老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

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

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郡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

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風教勸興

封部碑然課績爲天下最 上嘉之陟爲四川行省參

知政事蘇父老上疏願留仍命觀還郡七年觀以舊治

爲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以壯士觀以資
民利御史張度証其興既滅之基遂與高啟等俱獲罪

上悔之命所在致祭 皇太子諸王哀矜有加乃歸葬於蒲圻燈窩山

繁峙縣王簿于文采言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事多不法按有驗 上曰文采職居下僚能不避權勢舉言其非可嘉也宜陞擢以旌異之命爲大同知府

七年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自溫明三郡故兵禍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逞怨變引平民窟室爲兵潮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嘗獲戾罪不可誣良民爲兵上封事辭甚懇切 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於官三郡之民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五

悲思之

六月 上命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九年六月陞彭州知州胡子禎爲延平知府子禎初權御史上書請都開中 上稱善尋陞廣西僉事克舉憲典多平冤獄開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辟之收知彭州值元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爲聚塚州有泝江

諸堤築自秦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決子禎以竹木代之費省而利溥民共便焉至是知延平善政尤多踰年卒於官

七月以御史郎敏爲饒州知府敏之官有樂平縣民詣闕訴邑之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廉得告者素無賴以假代諸大姓不獲故重誣之敏爲奏辯詔誅無賴其被誣者釋之

十月濟寧知府方克勤卒克勤浙寧海人弱冠編將濂洛關閩遺書至正間嘗入場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國初歷仕濟寧多善政曹縣知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六

縣程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苦舍廬葺下御史楊通謙嘗通乃貢之故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大子孝僞願以身成而克勤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十年以贊禮郎道同爲番禺知縣同河間人以才幹舉性剛毅廉潔堅執公法視民如子民賴以安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奪反借他事答同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誣同抗詆先聞 上不知其由先命使取同首級適同奏亦至 上特遣使宥之二使同日繼至而同已先歿邑民甚惜之

十三年六月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恭讓爲治簡而明嚴

正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懇請上官簡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爲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九月詔戒守令曰朕君王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民畏凶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賄虐政以干邦憲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貽前非其有舊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七

任未代者若仍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十月吏部引選國子學生二十四人命爲府州縣官上

召至前諭其撫民盡職

十七年 上諭禮部臣曰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其賢不肖政事得失視民之安否可見朕嘗命縣考於州州考於府府考於布政司各所以臨察其考覈以憑黜陟昭示勸戒今上下之政惟務苟且縣之賢否州不能知州之賢否府不能察府之賢否布政司不能舉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朕今命以八事爾禮部其爲榜示天下其一州縣之官宜宣揚風化撫字其民均賦役卹窮困審察

抑禁盜賊時命里長告戒其里人敦行孝弟盡力南畝毋作非爲以罹刑罰行鄉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歲終察其所行善惡而旌別之其二爲官府者當平其政令廉察屬官致治有方吏民稱賢者優加禮遇紀其善績其有聞聾及蠹政病民者輕則治之以法重則申聞黜罰然不得下侵其職以擾吾民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覈府州縣官能否詢知民風美惡及士習情偽奸弊甚者具聞鞠之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司糾舉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決具實以聞其五犯徒流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八

四

六有犯城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布政司達刑部定擬難犯者准工贖罪與犯者奏聞遣官審決其七凡諸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滯其八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以上八事頒布天下永爲遵守

十八年七月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者民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 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旌

十月陞宜興縣王溥王復春爲常州府同知遺吏科蔣吉士楊清齋勸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其流芳至今而不

民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生不苛且以營利
或不屈節以表名其泛泛之徒勢利名節是以生無益
於時亦無聞於後深可惜哉心不立典縣王簿王復春
不肖股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違其所言實爲公論方
今有司解有如此者特遣使覈視以勞就陞爾奉議大
夫同知常州府事爾其竭乃心力以先初志

十九年二月常熟知縣成茂奇有前吏前縣徑山中道入
公堂莫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 上嘉其能命遣使以
酒勞之

四月陞慈谿知縣秦仲彰爲寧波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爲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入府州縣

慈谿縣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
至闕下 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五月 上聞崇德知縣畢輝縣丞齊博剛正能官遣行人
齎勅往勞之

常州府官范好古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諱賄貨無厭
上諭禮部曰朕觀自古村智之士不屬於無能之下故
寬流芳於後設使居官蒞事之時苟於常人之下無補
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邦
憲以迂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
見矣禮部即遣人齎禮以勞仍令該良至京罪之

鹿水縣民有賣卜者費干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大
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命鎮衣衛千戶周原
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
曰無是事孟賢又徵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
謂僚屬曰朝廷命正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
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是廷令孟賢意耶卽其
疏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安
告者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孟賢南昌人

六月詔天下有司敬老尊賢報功崇德恤孤賑寡

七月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舉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入府州縣

十
疾之以聞 上遣使齎勅諭之曰朕聞居官蒞政設施
不一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
公平之心勵廉潔之操臨民治政思咸兼行吏胥徒卒
焉敢侮慢朕常戒勅諸司解能知命惟爾觀及同知費
恆經歷王駒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奸吏箠歛下之方
得矣政令必行奸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日今特遣
行人齎勅并禮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成嘉績故諭
二十一年正月復前諸城知縣陳允恭官 上諭吏部曰
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
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

人賻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諱於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

二十二年二月遣行人齋勅賜平陽知縣張曉日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需意在擾民爾平陽縣知縣張曉執法不從卽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十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二十四年九月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升爲新化縣丞丹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誦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十一

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貧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誦闕言自本官去職縣丞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二十五年曹縣主簿劉郁因事逮繫耆民楊德等詣闕言其廉勤愛民上喜曰爲政不難得民心爲難主簿有善政及民故民愛之卽命復其官因謂廷臣曰自古人信所忠者惟是澤下下流情不上達今民以至簿之賢

來言於朕朕宥之仍與治其民上下之情無所壅蔽矣二十六年二月建陽知縣郭伯泰縣丞陸鏗爲政不避權勢上遣使齋勅諭之勞以酒禮特命陞伯泰泉州府同知鑑福州府通判

金壇縣丞李思進坐事當逮邑民丁原德等詣闕言李在官多善政乞爾上遣使齋酒勞之

二十七年三月有儒士初授知縣陞辭上問之曰試言蒞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爲先曰教化何施對曰獎勵之今日治民固以教化爲本而身又教化之本長一邑則係一邑之望民率視己以爲則己身不正民將何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十一

法雖多爲獎勵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爾其試之

二十九年十二月永州知府徐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八先後坐事逮獄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上嘉之復其官賜雙衣靴鈔遣還仍給青民道里費

國初有王興宗者與葉春並爲阜隸事孝陵上以二人老成不貪以春爲營儀司副使興宗爲金華知縣李丞相言興宗早隸奈何爲令上曰興宗勤而不貪又善處事儒與吏不及也何有於縣歷陞南昌通判嵩州知州懷慶知府會稽之守上令胡丞相擇人未及擬讀

上曰莫如典宗改守蘇州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老婦

州縣父老有請闕上縣官善政當罷任而保賢者

上賜手勅獎勵復職加賜衣幣謂侍臣曰郡縣之治自守令

始厥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

多奸而弄法蠹政勵民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宜政事

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為盜此守令

不得人故也今縣官能為吾撫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

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為政以得民心為本

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實而勸之非虛恩也

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或告其嘗受民財刑部逮問之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上曰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不能廉潔律已受汚辱之

名為父母羞朕念年少更事未多特有還任爾其改過

自新力行為善庶有立於將來

靖難後以保定知府雋會守城有功陞刑部尚書掌府事

永樂三年正月諭天下牧守之官曰朕即位以來仰遵成

憲惟欲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措不用夙夜兢兢不敢

怠寧尚慮天下黎民之衆有未寧厥居者爾等皆牧守

之官必思所以愛養之毋殫其財毋疲其力毋為貪墨

毋肆暴虐教之務善以遠刑辟準之務本而棄末習如

民皆安居足食斯德行典刑謂措而天下治爾亦將有

無窮之用欽哉

七年六月以汝上知縣誠恕為清寧知州仍掌縣事祖縣

州人洪武末以人才知汝上考成致學焉志廉公平賦

均能勤於賦宇政肅訟簡境內稱安 上過縣稱為循

吏因撫其背曰何以得民心如此降勅褒獎賜上尊一

織衣紗衣一襲鈔千貫副遂領御手於衣背在任四十

八年壽百有十五歲汝人立祠祀之

七月給事中黃惟正言長洲嘉定二縣政務繁冗而知縣

江席黃鑑皆由監生始任與懦無為請改用能者 上

頗權吏部尚書方賓曰人材當隨其高下而任之譬如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舟車任載倍其所受則必敗蘇松繁劇誠非新選庸才

可辦若等即召回改用別選老成諳練者任之自令繁

簡郡縣皆宜考察才力而受之庶不枉人亦不廢事

八年二月廣德州知州楊翰以公事稽程逮京耆老二百

餘人詣闕言翰善撫字乞貸罪還職 皇太子監國以

小過可恕遣行人就道宥之復職仍賜翰鈔三百貫

三月清流縣耆老赴闕陳刑部員外宋忠前知清流勤於

撫字政平盜息乞復任 皇太子陞忠汀州知府

滁州知州陳璉以治最聞 皇太子召至京州民赴闕乞

留待陞楊州知府仍掌州事賜榮衣及幣命禮部宴之

九年二月吉水知縣錢本中卒本中武進人讀書曉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校放城知縣改元城應著賢聲再改吉水豪民宿吏素爲民害者本中至捕其尤者一二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躬教諸生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罰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劫掠郡守欲兵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以禍福衆皆信服卽相率縛首賊至官會赦免本中清操苦節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僅足朝夕註誤罷官學士胡廣力薦其守已愛民遂復知吉水民聞本中復來空閒并老幼奔走迎拜未幾以疾卒民哀慕之留葬吉水爭趨負土營墳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十五

十年正月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令守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益牧守之寄甚重須久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應公移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
十三年七月 上諭內外諸司官員朕祇奉天命統承皇考鴻基卽位以來宵衣旰食兢兢業業廉謹幹濟盡誠謂慮愛恤軍民者有之而聞其無爲貪汚壞法酷害軍民者有之是致軍民受其毒害困迫不勝蓋由朕之不明任用非人以致此也且如深州不才官吏指以官俸爲由巧立名色以一科百以十科萬所得贓物各分

人已民人受害怨歸朝廷天地鬼神不容致使敗露已該處違處成家產籍沒父母妻子給卹今復請州官吏敢有仍前貪贓壞法虐害軍民必殺無赦其軍民今後有合辦差撥稅糧等項各要依期辦納敢有頑猾過期不行辦納者事發亦皆處以重罪

上諭都御史李慶曰朕屢戒郡縣官不許一毫取民前豫州知州何敬誅未剗削已真諸法近代州知州安損武清知縣李潛等仍蹈覆轍婪食貪賄無異於敵官真以法爾宜儆錄所犯以示牧民者俾知所警懼

十八年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坐累卒於獄中素易樂平人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十六

洪武中爲盱眙知縣陞金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季擴還奏稱自復奉命往思州廉察川峒寇龍罪狀悉得其實還除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峒寇龍和銘果諛言和銘已成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舖卒訴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日虎威遁訓後有告衡州民匪谷應入德則貨不送官者上官併劾素易不坐坐是成獄中人多惜之
月辰州府同知劉叔恭廬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勝勤於撫綏無介溪洞先是民多困徭復窺山谷叔

楚至洧猶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
心服而後遣之陞北京行部員外郎元陵民累陳乞還
叔楚遂陞辰州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楚知得父母
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歲餘卒於北京郡民在役
者皆悲慕之具殯祭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葬辰州
二十二年五月涪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齊戒幸僚屬者
民禱於八蜡祠士廉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鳥萬數食
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作臣曰此誠意所格人
患無誠耳苟出於誠何求不得

處州知府謝子襄辛子襄新淦人洪武末以人才薦授青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十七

四七

田知縣實心爲政上下感孚陞處州知府郡多虎及旱
蝗子襄禱於神大雨二日蝗盡滅虎遁去嘗有盜竊官
鈔卽投徽城隱盜方閱所竊於室忽疾風入室捲簾市
中因逐獲盜有盜牛鬻於市將屠之牛遽至于子襄前
僂首若訴者遣人訪問得實追還其主軍抄吳米哺聚
山谷時出爲民患剽廷餒官軍二千勦之處人大恐子
襄適至止軍城中毋出以計掩捕之兵不勞而民賴以
安先後陞官二十年不以家累隨

九月陞靈璧縣丞因誠爲州判官仍佐縣事誠九年考滿
赴京父老詣闕言誠居官廉能撫字有方乞復職上

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縣官親民茲得人當加秩而久
任之俾一縣蒙福今民既願留之其政可知遂有是命
十月興化縣民奏知縣李遜苛刻苦民且有子貪贖不可
堪錄其贓金銀數百兩籍約數百疋他物稱是皆赦後
所犯併統以聞 仁宗命付都察院鞠之諭都御史劉
觀曰朝廷擇守令使養民乃厲民如此父爲之不足又
縱其子民何以堪且赦後不可改是終不改矣必論之
如律

洪熙元年 上召大典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卽位之初
首能不急之務以紓民力爾爲京縣親民官正宜加意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十八

四八

撫綏使民先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役者
此皆爾等不職之故昨勅羣臣詢民瘼爾等有知而不言
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
何也今與爾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
聞朕爲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因頗有臣歡
曰朕憂憫百姓登葆不忘而一城之中爾上下不通如
此何況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遠也
五月貴池縣典史黃金蘭以考績至京邑父老詣闕言其
治政寬厚有受民心請復其任 上曰能致民數千里
乞留是不負朝廷任使陞本縣知縣

六月安平縣丞耿福緣累以冗員當汰民懷其惠累奏乞
留上諭吏部曰州縣官愛民如子則民亦愛之如父
母若貪虐無道民視之如仇怨豈宜保留至於再三不
已其以福爲知縣

七月平慶州同王璵以冗員去昌邑王澤劉整以舊官代
還民皆言其能恤民瘼敢走聲請復其職上從之

九月長清知縣薛慎以親喪服闋縣民扣幸詣闕奏乞復
任吏部尚書奏義以聞且言長清別除知縣已久卽如
民所言又當易之上曰必其不如慎故民求舊國家

任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得民心雖屢易何害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十九

宣德元年五月復黃子威爲松江知府先是子威以親喪

去官大理和胡榮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言子威蒞

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訴訟不作願得其復任聚

以聞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

果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又顧義等曰有才

之人如又有德斯尤難得卿等亦聞其德行何若義對

曰其才蓋屢聞之德行臣等不能盡知也

二年三月上嘗讀漢書循吏傳有感因爲序論曰班固

作西漢書載循吏文翁王成黃霸龔遂朱邑召信臣六

人然視其事與學校勤勞米勸課農桑修舉水利恭儉

受人而已非有奇才異能以傾駭人之視聽然而傳之

者何哉以其奉職循理而民自化異於尚威嚴以爲治

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爲本舜禹之相成亦曰德惟

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

和而已夫既有所養又有所教而後民生遂民性完然

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善士此後世郡守縣令之職

所由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環千里百里其民以千萬

計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養之而已教養之道農桑學

抄而已農桑之業修則民足於衣食而遂其生學抄之

政舉則民習於禮義而全其性如是足以爲善治矣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二十

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務此往往任智術利威嚴苛

刻削急於是民受其弊此趙廣漢輩所以不得爲循吏

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師舜禹之道以教養斯民

故于守令之選加嚴焉詩曰豈予君子民之父母安得

皆有如六人者布滿天下郡邑哉

三年十月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卒宗璉吉水人以庶吉士

授刑部主事嘗錄因廣東人稱長者以其恤民改常州

府同知視民如子時朝廷遣御史李立清軍銳意得軍

爲功凡軍戶絕者必取同姓人酷刑使承宗璉不阿御

史意遇有誣枉必力辯理御史怒其異已數譴辱之宗

璉憤鬱疽餐背成食歸郡邑民皆哭送之立祀江陰之君山

五年五月以况鍾為蘇州知府鍾以吏員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陞郎中時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選擇鍾在薦選知蘇州府賜勅乘傳之任初至郡倖不辭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鍾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鍾乃召諸吏詰日某事宜行若願止我某事宜止若願欲我行縛諸吏持掠投庭下輒成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鍾乃盡戮屬吏斥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未幾

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府州縣

二十一

二十二

大旱既餐預備糧廩農俸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忱講究收糧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遠違糧長以一徵三除正供及就車船費盡為糧長乾沒議別立糧頭同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之費餘皆入濟農倉為來年經費本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諸年夏稅折布絛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及鉅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遺事下無橫科民大悅每旱又輒發此餘米賑活輒數萬人二十餘年積粟不費一人而盡除民接遞終歲在官不得負販鍾叙丁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薄防運夫

侵盜又致館夫薄防非禮需索綜理局審簡約易行大抵鍾為守粵屬豪狡相畏善勢家恣犯法立威杖下吏民大驚奉約束

以趙豫知松江府豫安肅人洪武間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丁亥校泌陽王簿歷陞知府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因窮毫雜至者咸得盡其情滿考吏民數千人請留增秩三品復任前後十五年清靜如一上下皆化之正統十一年吏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豫在上一列詔賜宴賜襲衣及致仕去吏民攀植不得行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二十二

二十三

無所激勵則中才之士皆流而怠吏部以進退為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申諭

九月省曾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希正在曹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証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雍過曹縣者民父老相率跪訴於廊廊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赴部蓋欲急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民心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正統二年十月召溫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侍郎文淵江西廣昌人初爲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命大臣擇京朝官出守召見文淵宴勞之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有治才在溫六年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勵并賜御製招隱歌附杖二級掌郎事如故命甫下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文淵宜大用故復擢是職

三年五月河南參政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出進士任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謀農勸學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醇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二十三

訟簡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適用民力因地制宜以阜其財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幸多俊乂然求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汜泉沒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勸該部覈實原無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從之四年陞蘇州知府况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祿各正三品鍾九載滿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俸令復任又再期以疾卒於郡民競立祠祀之議者謂其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清癯之操一塵不滓其執守之固千夫莫回一時罕見其比 本深治尚寬簡未嘗任智設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皆得往白久之郡

民日耻爭訟无折節下土色辭恆謙和未始有怠容一郡安之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諸憲及御史以聞於 上從之增俸復任在吉安前後共十八年以老疾致仕既去民尸祝之

六年十一月饒州知府黃道理先以坐杖人至成爲怨家所訴逮治至是遇赦當還職吏部以聞 上曰府是牧民官當以仁愛存心今過理杖人至成仁愛安在雖遇原例仍處以邊郡庶幾慮者知所懲戒乃謫廣南府入年勅大理府知府劉烈日以爾廉平公正命長郡治爾宜體朝廷簡拔之意益勵乃操益勤乃事表幸官屬宜

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府州縣

二十四

布德澤愛恤吾民審度人情因俗爲治利所當興弊所當革盡心盡力必使一郡之民衣食充足禮教興行斯爾之稱所屬官員果有貪淫不法蠹政害民情狀昭著者五品以上其實奏聞其餘爾即提下差人解京其餘罷軟老疾不勝任者亦開具奏來察佐官及所在衛所官或倚恃豪強非分害民明指實跡奏聞一應公差之人但有生事需索爲民患者即舉問如何例八月滿州知府員缺巡按布政爲民保判官張廉守法愛民宜陞用吏部言議等難允 上曰能得民心卽良有司正當旌權以爲民牧者勸何曠等之有

九年四月交河縣耆民劉中等伏聞奏係典史楊貴康正動能堪任知縣章下吏部尚書王直等言貴以吏發身難勝民社之寄上曰既有民人素休宜順其情若拘以類則用入之路狹矣成滂立賢無方所以治化隆盛卿等宜悉朕意

七月起按浙江御史孫毓泰臨海等縣民蔡顏等千六百餘人訴稱台州府通判周旭鑑嚴明動慎能勦強扶弱民安盜息鄰邑軍民亦咸愛慕乞陞知府吏部言於例難從上曰知府會舉政欲得人今旭鑑能息盜安民雖鄰邑亦愛慕非得人而何其陞知府毋以例拘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二十五

閏七月河間府同知康謙廉能公正撫字有方民素愛之至是知府缺員所屬州縣連章奏保謙堪任者民黃仲禮等又具積狀伏聞以聞上謂吏部曰有惠者必得民心今一郡民心既不釋誤非有惠政何以得此其卽陞爲知府以慰民望

十二年二月下朝州知府張需徵調戍邊需才長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泊守霸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分種粟麥桑果紡績之具雞豚之數編號示之殿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恆產生理日減後

朝觀至京遷受旌典尋徵內建作謂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至其郡異之下其法於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授其民需笥之傾牧者請於王振瑞之下獄並楚幾成竟滿戍邊

景泰五年十二月以王恕爲楊州知府恕在府嚴辦疑獄歲饑發粟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郡子弟科不乏人

六年遷南雄知府劉賈下詔獄賈以進士改庶吉士乞教陞金華府同知以廉操直節著聲權順天治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承恩遇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千本

笑聲徹陞閩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榮示出知南雄南雄商稅巨萬賈至存稅十一繕郡學稱張九齡大庚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賈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輒苛辱郡人據實出中賈去至韶郡人爲言南雄守且罪奏中賈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賈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饔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八月江西巡撫韓雍薦吉安知府張瑄與州知府王宇政

續於朝下吏部記之瑄屢辨疑獄痛革吏弊奸竊伏
如神吉民畏服宇勞心民事允濫利害心宿焚盡革罷
之郡人題其壁曰關師一毫無地人公廉兩字有天知
天順元年楊繼宗初以壬卯薦知嘉興府擢一著頭書一
陸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勸士聞農賑災夙夜不懈民
有事至郡和顏問盡得郡中請豪奸及良馴狀與民
所疾苦爲調劑興革有孔御史者扶威凌有司杖笏人
繼宗梅通衢孔見之卽之旁郡去嘉興當江南孔道內
臣往來百方索賂繼宗直與菱荷曆日內臣曰我無用
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繼宗曰諾卽出牒取庫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唐州縣

二十七

金云與太監市布絹卽索金錢又出牒取庫金錢入饋
日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
不敢受

九月擢御史林鶴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判楊浩馬順德知
府時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爲郡守陞辭
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爲道里費鶴至
郡汲汲興利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鎮江漕河孔道
往經孟清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升陽避
孟清爲念江迂遠多石又壞民廬募請按京口開甘露
壩故迹稍疏浚通舟春夏啟閘秋冬度壩道里近功力

省又不損民埃地利甚便竟停役從鶴言

六年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鶴鎮江至蘇一切簡靜卽有
建華必審嚴再三吳人重鶴名旦夕資致頗吳守迂緩
已而見其深恩曲算國久遠利又稱太守廉濟才也
八年四月詔復衛州知府翁世資官世資初爲工部侍郎
以至議減段疋之半貶知衛州在郡有疑獄數十人世
資悉爲直之治郡汲汲以革宿弊厚風俗爲務新廟學
修石鼓書院立便民倉凡郡政所不可少者皆以次修
舉衛師有不循理法者世資稍抑之衛師誣世資怨望
遠詔獄至是大臣辨其誣釋之前衛師兩階調邊衛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唐州縣

二十八

十月擢東鹿知縣盛顯爲邵武知府顯無錫人初爲御史
以論石亨譴東鹿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
者其人不可犯也顯至受搏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
未幾丁內艱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顯
再任從之顯至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禮輒叩
頭聽受不復辯牒邑訟久不決者上官委顯折以片言
各心服去時人有清如冰明如鏡之謠邑介眞係一府
開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
地遂聚以成市人皆目爲清官店後歷爲左副都御史
成化七年十月殺吉安知府許聰聰以吉安民奸訟劫盜

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或於獄者五十餘人又爲人矜做藩臬多疾之會訓使夏貢提學至吉安聽屢抗拒實不堪回語按察使卒降熾貢奏發其平日凶惡及侵欺官錢諸事未及勘報適大理卿夏時正巡視江西考察官員入甯等言考聽貪酷黷爲民聽不服千戶蔣慶具以其貪詐事白時正遂委俸等執聽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俞盡以聰與實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上遣刑部員外李廷美會盡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歿於獄卽有傷於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實特擬聽監守自盜律贖罪爲民刑部以爲宜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二十九

比受贓枉法例充軍聰亦以俸等奸貪不法及誣害等情訴辨不已上以聰人命數多疑廷美等有所私瞻蓋已代還俱被逮復遣官械聰至京仍命都察院會官廷鞠之乃比故勘律擬斬命卽決刑并都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爲請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押赴市曹斬之廷夫生勘聰辜不實降衡州府通判蓋降澧州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或說者謂其克恭致禍固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偁官貽譖以聰嘗羞辱其徒至以瓦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

十四年十二月巡按江西御史沃頌奏吉安知府黃景隆濫禁凌虐故勘致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百八十七人都察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勤錦衣百戶楊綱會撫按三司官鞠治聞籍致死者總四百十七人其無罪而故勘故禁歿者實百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繫至京下法司議尋歿於獄初許聰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下獄歿尸腐流血滿地猶不及收或謂有陰報云十五年六月湖州知府李雄時刻取民賦竊狼藉巡按御史張銳廉副使王齊鑑實劾奏未下會吏部調雄石肝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三十

雄將行齊素與雄有隙乃給銳留雄使不得行且險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半夜新開而出爲千戶所執銳不察復奏其事命官抄獲智械雄至京下錦衣獄雄奏稱銳等挾讐害之再命刑部郎中顧福錦衣千戶謝瑛押雄往覈其獄併逮銳齊鞠治福等擬雄監守自盜齊增減官文書銳奏事不實俱坐罪有差刑科參看福等會勘雄等事情罪輕重不倫福等亦被逮刑部各擬合生者律雄終充軍齊革職爲民銳調梧州府推官福調永州府同知智瑛俱調邊衛帶俸

十七年三月貴州巡撫陳儼奏程番知府鄧廷瓚治績異

等吏部薦以民夷方安其治宜久任以慰之

授程番自成化十年新設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難聚律難治初吏部求其人程番曰是前薦知梧州者至則悉心規畫凡城郭街道及廟宇縣舍以大興造構論諸夷獠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宴然蔚如中州

六月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弼松江人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舉進士歷兵部郎中數以直言忤尚書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賦息詞訟表章先賢拆毀淫祠鑿梅嶺險築橫浦崩溢而居者行者無不謳歌樂頌六年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三十一

不調以病乞歸民立生祠祀之

弘治二年以孔鑪為田州知府鑪平生以忠信自勵事

英憲孝三朝皆處外所至聲績斐然如田州編修倉卒犯城鑪蒞任纔三日郡兵盡已調餐泉議閉門守備度孤城中虛不能支遂單騎入賊營諭以恩威賊皆羅拜謝罪且推牛馬為麥飯以進鑪飽嘆之且止宿其管賊皆驚服明日拔營出嗣賊以數十騎隨進城鑪取穀帛勞之賊泣謝去終鑪任不復出

三年十二月起樊堂為平陽知府鑒初知松江因賊重役繁自周旋後法在人亡樊堂自出乃考尋其立法初意

率其偏獎而通融之以為經久之計如清水湯以犯實人之兼併革收糧囤戶以潛消隱長之侵漁取邪行人代稅輸布而聽其蓄持私貨以賄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於他州俾悉遵之以毋受去在官僅二載松民懷之弘治初詔天下舉異才南工部侍郎黃孔昭以登應詔稱其明慎廉潔堪任臺憲吏部尚書王恕聞之喜曰薦人當如是矣欲驟用之而未得其所至是起知平陽府

九年十二月以吳廷舉為成都府同知先是廷舉令順德依嚴濬以都御史提督廣東軍務檄至督府溫言問勞

國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三十二

廷舉曰知縣越境奔命必有地方重事濬乃以順德橋瑋家湖工程相托廷舉曰時數民貧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濬為別處巡按御史汪宗器亦惡廷舉日彼專抗上官市名遂捕縣所殺盜遇誣廷舉加以嚴刑盜曰死吾分也不敢誣廉令廷舉因服梃手日候訟廷事卒得白順德之政邁古循良中外久知及濬為吏部尚書時皆怨濬還同知尋以受回復改松江十五年以張越為慶陽知府慶陽邊郡久不治民多穴處不知桑麻鑑至則革吏胥之奸究徵輸之弊百事一新且招工陶瓦甃治屋廬教樹藝暇則飾公署學校民有

殺人報父督者鑒禁法當赦憲司不從後臺議卒是之
鑑治爲諸郡第一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召用原任沛縣知縣胡守約守約爲
縣時有中官吏宣過沛橫索有司守約多裁之竟坐宣
誣奏逮詔獄祇職至是以言官薦召用

嘉靖四年濠州知州金輅侵官錢物千餘棄官歸京師經
按御史勒泰之命錦衣衛百戶馮相逮輅輅懼以五百
金賄相得脫已又私往來倡家事覺收帑及相送錦衣
獄其賊下巡按御史覆驗皆實輅坐罪謫戍邊衛

五年二月南昌知府鄭徽上言臣前守南昌宸濠謀逆臣
屬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三十三

首發其黨王何順之奸次擒其黨與凌進你之屬濠深
恨臣遂中臣以危法法吏乘風煅煉成獄身幽囹圄及
濠舉兵命囚臣別舟聲言用臣祭爲宰臣以微言諷感
守者得脫械先登斬其七賊歸詣都御史王守仁具陳
城中虛實守仁以爲忠相與夾策攻入南昌因委臣圍
守王宮順効勞績而御史楊林乃誣臣投到於賊臣之
後心跡未明必有餘恨吏部以聞 上曰職忤逆遇禍
不貲非長又頗有新獲功准復舊職不必再勅

七年陞金華知府張鉞爲廣西參政官田州府事吏部尚
書桂萼言王守仁區畫田寧土目先試以巡檢知州先

以吏目知府先試以同知試三年而後實授其薦林
寬爲同知蓋試知府也朝廷既假之便宜宜遂從其議
上以爲然命寬以同知掌府事候三年有成卽陞知府
銀仍舊職

八年正月 上諭閣臣曰卿等昨以重守令一事爲言夫
守令視民之官此官得則民安而非堪此官者則民不
安故自古重此官我 祖宗亦重之卿等吏部嚴加訪
察以爲黜陟之宜不係縣令決不得陞御史給事不爲
郡守決不許超爲卿佐每三年之期將可否分別等差
量爲勸示六年倍之九年加倍之又命都察院嚴戒起

屬朝典彙卷八十一 府州縣

三十四

按令其公舉勅秉政體上親爲按歷以稽其職之修否
不許折挫凌辱如此則守令自得以重民生或可安矣
卿等其協心詳議如可卿等即與同官擬旨來看

三十九年給事中曾廷芝條陳重守令四事一旌異能官
中人之情非激不勸晉漢宜有賜金之典先朝行增秩
之令今宜令撫按表其治行高第者以示風勵一嚴資
格古者用人不問其資如顏淵准楊用治最進位公
卿不問何途出也今天下惟甲科爲重由舉貢授者即
隸黃不尚今宜一洗敝風程較功實毋得以資格軒輊
一慎銓除言人情壯多激昂老犯在得今宜察其年貌

以憑審使一驗文憑言各官豈轉非部檄至不敢離任
近有買憑奸偽非數金不授致使延遲今宜類集各省
文憑令出京回任官員順費以便核轉發部議從之
四十二年七月 上諭大學士徐階曰諸臣忠善固多邪
罔亦不少如段正常供亦復故違明限蓋諄事上玄耳
階言段正違限原係有司貪肆以納賄爲捷徑以纖務
爲無益循習致然非由諄事上玄也 皇上惟於用舍
之際審賢否核功罪辨勤惰塞苞苴之門杜請託之路
則百事皆可幹濟不止段正一事不至違限而已 上
曰欺誦不盡無而貪肆者爲甚國虧民苦悉此等所爲
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府州縣

三十五

祖宗法度視爲聊耳此本要緊力行階以示吏部尚
書嚴訥因言爲國守土而於民最親者莫切於守令
請行各撫按官不待復命即將所屬貪肆有跡者以名
聞聽本部分別處治 上從之階復言祖宗法度本極
嚴明使爲臣者不以利欲蔽其良心豈至公然違犯使
國虧民苦此在群臣均干天憲而大臣不能倡率百僚
又不能斥去此屬其罪尤重訥在吏部殊有志守第恐
請託既絕不免怨謫仰賴聖明主持耳 上嘉納之
十一月詔加荆州知府趙賢三品服色俸級遂漢知縣張
希範大埔知縣張孔修五品服色俸級以賢守郡有善

政而希範孔修禦寇有功故有是命

隆慶元年群符知縣謝萬壽數筆成無辜撫按官惜其初
任日淺奏當改調吏部議謂縣者尚留是縣法也留而
他調彼民何罪空依例罷黜爲酷法害民者戒從之
四年六月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廣東舊稱富饒之地
近者民窮盜多皆坐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
說有四用人者以廣爲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甲
升者十之一二而難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
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又自知其前路之
短多甘心於自棄一也嶺南絕微僻在一隅聲聞既不
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府州縣

三十六

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朝著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
卽無復有誰何之一也廣乃財賦所出而又通番者聚
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監人貪風既成其勢轉
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既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
聊取一二苟然塞責固不可以勝茲也彼見撫按亦其
我何則亦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既長惡不悛來
者亦淪胥以溺一也以甘於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體
可漁之利而共囿於無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
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盜賊也若不亟處矣將矣極往
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謂當於此等充州縣正官之選

或謂叅以舉人嚴加考第毋容雜流選請者得肆於民
上則地方猶可爲也然不肖者割因可以示懲若使賢
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廉得蘭州府知府侯必登在
郡能勸農弭盜治行爲廣中第一請特加優處以風勵
庶官其廣西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當視
此爲準上答曰邇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牧民不
聊生盜賊滋蔓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悉從之

州縣

三十一

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四十九

王府官

洪武二年設參軍府參軍一人錄事二人紀善一人未幾
中定王府官制相傳如故參軍司參軍錄事僕衛正副
審理典義典祠典膳典服典工典醫典牧紀善並有正
副又有引體舍人

是年定爲王相府左右相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傳各一人
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王府官

從二品參軍府參軍一人錄事二人紀善一人未幾申
定王府官制王相府左右相正二品王傳府文武傳從
二品

是年定王府承奉司六年置王府典膳典珍二所以中官
流官爲之

按承奉司掌王府一應事有司并護衛指揮
司營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承奉正正六品承奉副
從六品典寶所典寶正典寶副典膳所典膳正典膳副
典服所典服正典服副品如承奉正副內使凡十人司
冠一人司衣三人司佩一人司履一人司藥二人司弓

矢二人各門官門正正六品門副從六品

六年九月以侍御史文原吉爲泰府右相國子助教朱復爲燕府參軍諡之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養其德二三年後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所事取鑑於古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采摭古人仕爲王臣孰能以正輔導孰爲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王於當道爾等與王言待臣下則以謙和撫民人則以仁恕勤耕耨以省餽餉禦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汝等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可演習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王府官 二

但謹守禮法陳善閉邪而已苟巧詐無實欺蔽誦諛此招各之道所宜戒也慎之

八年改參軍爲長史

九年罷王府護軍府

九月泰王府武傳耿炳文兼陝西行省右丞郭承興兼陝西行都督府參事晉王府武傳汪興祖兼山西行都督府同知燕王府左相華雲龍領北平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泰王府右相領時領陝西行省右丞

定王相府左右相二人武相一人文相一人左右傳二人武傳一人文傳一人長史二人錄事二人罷王傳府及

典籤司諮議官增件讀四人件諱四人

十一年三月命太子正字桂彥良爲晉王右傳彥良慈鄉人元舉於鄉爲平江教授罷歸時張士誠方國珍數聘不就洪武初浙江參政徐本以彥良廉薦奏討稱旨授太子正字擢晉王府右傳上親製詩文賜之彥良以輔導之職莫先於格心乃製圖以獻晉王已改左長史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言多剴切上嘉納之

十一年以朱廉爲楚府長史廉義易人刻苦勵志淹貫經傳悉領要義既而學文於黃潛以文章知名李文忠鎮嚴州辟爲鈞臺書院長洪武三年纂修文史權編修已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王府官 三

授經楚府尋陞長史致仕歸卒

十七年以周斌爲齊王府左長史斌寧德人以鄉薦授教授洪武十五年雲南平誤賀表稱旨賜金幣秩滿召至便殿承顧問以質直見重明年拜司業至是陞長史輔翼開陳一以正道丁內艱病卒

二十八年置靖江王府諮議所尋改爲長史司

三十一年十二月建文授楊士奇王府參理副

建文元年二月改周府紀善周是修爲衛府紀善詳請

三年十二月以程通爲遼府左長史

永樂元年四月以張王便拒拘諸司印信激發夷人命史

部悉降其王府職官

以燕府長史康汝楫爲左侍郎汝楫武功人以明經任訓導辟爲長史出知安岳縣拜侍郎輔 皇太子克盡其職卒贈工部尚書

四年五月吏部尚書寔義等奏齊府教授葉坦等三人誦齊王所爲不道坦等不能輔導爲善匡救其過宜其於法 上謂齊府僚屬前日從王來京者已察其奸邪數人寘之於法坦等皆先自歸朝廷陳告毋一桀論之十年正月以國子司業趙季通童子莊爲趙府長史十四年二月以蜀府教授鄭權爲本府左長史致仕

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王府官

四

三十五

二十二年改淮府長史王榮爲吏科左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齡爲翰林修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

洪武元年

以左司直金寶爲衛府左長史寶問化人事 上東宮講說詳明隨事納諫簡輔衛王復召入西掖纂述先王格言以備顧問正統四年王薨復命爲禮部會試同考官宣德元年添府長史姚友直事懷王王喜其恭謹 上愛王爲陞友直雲南左叅議掌長史司事王薨因事至京上念舊勞擢太常卿友直召益以字行蕭山人洪武甲

戊進士

三年十月宣諭各王府長史戒殿下人勿爲罪

四年二月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爲高安縣典史彥昌在府先以丁憂去後高煦敗服闋遂不起吏部移文促之始至侍郎郭璉奏彥昌在任久雖先事去亦當坐以同謀之罪 上曰一時同預起事今尚有釋之者矧其先事去乎不聞漢窮治楚獄濫及無辜乎彥昌但治其服闋不起降一等

五年三月寧化王濟煥奏本府舊除教授一員復起趙吏部今有子五人皆堪入學請除教授俾專訓導 上命

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王府官

五

三十三

吏部凡宗室子弟其教讀官有閒宜遽遷授不可稽遲八月陞給事中方祖爲楚府左長史九月陞趙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縣

改鄭府長史王濬爲行在戶部郎中

正統十四年九月 景帝擢鄭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卿審理副余儼遷會都御史伴讀俞山爲萬曆寺丞楊

爲戶部郎中

成化二年八月進士周鑑以選選王府官 進爲民時崇王將出就學詔吏部選進士官侍講讀鑑在選中稱病

親免尚書王翺奏極懷奸不忠遂坐除名

六年三月改趙府左長史雷霖爲金華同知

弘治十六年正月吏部尚書馬文升奏各王府蒞制踰軌非禮之爲靡所不至必選國學鄉學師儒以備講讀使之觀聖賢之書以開爲善之路誦祖宗之訓以嚴持正之心若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得從容諫正不聽者密具奏聞郡王所爲未善教授藩王得因時戒勉不聽者亦密具奏聞若干宮闈重事仍差內事并法司官前去勘問上從之

正德十六年五月以興府左長史袁宗阜爲禮部尚書兼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王唐官

六

三

文淵閣大學士

詳補臣考

十一月贈興府右長史張景明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景明山陰人弘治庚戌進士事獻皇帝有輔導功

嘉靖元年以興府紀善周詒爲少詹事兼侍讀詔長洲人以鄉舉授教諭選爲興府侍讀選紀善以國事草創宜有典則以垂後世乃本祖訓及中庸九經之目爲書數千言以獻獻皇帝之已加長史俸至是以是駕入京晉前官居數月疾漸轉太常卿卒贈禮部侍郎詔郡王府教授典膳由吏部除授者歲給柴薪銀如親王

府官例其生員子弟納銀及保匿者止給本俸不給柴薪

左都御史金獻民言各王府承奉以下不職官許各撫按糾劾從之

八年大學士楊一清言楊士奇以審理副選編修周旋亦自長史累陞尚書成化年雷霖以總府長史爲山西提學副使又言布政使雍泰察府右卿亦陞撫都御史乞容王官與別官一體陞用王親亦選京官吏部議此祖宗微意如近年江西婁性足爲監戒況王親縱不得京任得仕至左右布政使官與尚書等使區區自懷重

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王府官

七

三

內輕外之心則展布才猷亦足自見一清請再議吏部執不可

十二年楚王榮誠爲其左長史楊天茂奏乞進散官致仕詔從王請仍命吏部覆加職例以聞部臣言朝廷名器所以示風勸此後長史等官由進士出身者歷俸三年舉人監生而下倍之果輔導有功賢能彰著者始得保陞俸級若徒苟且充位雖年久止以原職及衰老當罷即用本官致仕毋得濫請上從之仍著爲令

二十二年吏部言王府官員原無考滿叙遷事例今蜀府左長史高鵬以九年考滿事例起送宜黜詔令致仕吏

部因請王府官凡稱病乞改用者並勒致仕轉導失職
謂者不得授府州縣親民官

三十九年十月以禮部郎中李繼刑部郎中高岱爲景府
左右長史初吏部議以進士充景府長史中書舍人劉
芬素性不慧或戲之曰吏部將以爾爲之芬大怒即馳
往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揮臂大罵而去鵬以聞詔逮
繫拷問黜爲民

四十四年十月吏部擬奏景府長史等官改授事例長史
李繼等初係吏部改除宜對品改在京請司職事典寶
正李時臣等及工正合庫等原係常選宜改在外請司

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王府官

八

職事典寶良賢等官仍除補各王府員缺候缺典儀正
等官仍改註各王府候缺其副儀已革者准改正職仍
支原俸品從之於是改續爲鴻臚寺左少卿右長史潘
進深爲順天府治中審理正李參爲戶部主事紀善賈
論張天鵠復大理寺副中書舍人原職餘如各例除授
有差

國朝典彙卷之八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百十九

恩廕

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一子以
世其祿後乃漸爲限制在京三品以上考滿著績方得
請廕謂之官生出自 特恩者不限官品謂之恩生或
卽與職事或送監讀書

洪武二十六年定廕敘之例一用廕以嫡長子廕廢則嫡

國朝典彙卷八十三

恩廕

一

三

長子之孫以遠曾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遠曾玄又
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廕其親兄弟子孫
又無則傍廕其伯叔子孫一用廕者孫降子曾孫降孫
傍廕者皆於應敘品第降一級一正一品官廕其子於
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
用從二品子則從六品用正三品子則正七品用從三
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
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敘用如行
入選檢司獄之類從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敘
用如各關倉庫稅課司局批驗盤詰所官之類正從七

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敘用如通運所驛丞開墾
官之類一凡職官子孫許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
本經四書大義者敘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一應敘之
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銓法詔從之
永樂十七年十月命故大學士胡廣之子種爲檢討俾在
院進學

洪熙初故兵部尚書金忠子達來朝時甫十餘歲上召
至前撫問之命左右賜食及衣顧侍臣曰忠事先帝
於兵戈艱難之際又輔朕於青宮篤學誠謹良有裨益
今朕卽位而忠獨憂役因慨歎久之遂命吏部授達翰

國朝典彙卷八十三

恩蔭

二

林檢討月食其祿俾歸進學俟年長召用是日召故吏
部侍郎許恩溫之子俊亦至校太常贊禮郎俾進學翰
林以待用恩溫初爲北平副使從上効守城之勞者
天順元年八月胡濙致仕歸嘗遣子長章謝自敘由洪武
三十三年進士任尚書歷仕五十八年中更迎駕復辟
之勞及盧忠阮浪之獄乞將臣另量爲錄用得旨胡
長章陞世襲所領撫錦衣衛帶俸

九月故山東參政劉琪妻宋氏奏靖難時琪守北平城有
功乞令其孫繼宗入監讀書上曰賞延於世此帝王
仁政之一端也琪効勞先朝而繼宗復有志於學宜允

所請但出身務在科目不許援入監先後例以倖進取
十二月初國子監官生例在監十年然後許命歷事出身
及是吏部奏請選監生能書者不限年月深淺送部寫
本日滿選用於是祭酒陳謨言官生在監者多善書乞
通選之上曰官生數多年幼必須作養而成今遽令
出身非所以成之也不聽

成化元年正月國子助教李伸陳五事四言大臣非有過
犯子孫罷錄用者當先入國子監讀書習禮考其知所
嚮往然後如例陞補上命議行

三年三月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

國朝典彙卷八十三

恩蔭

三

照監制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勳勞於國出
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

四年二月改府軍前衛千戶于冕爲兵部員外郎冕故少
保謙之子以武功陞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戍邊遇赦得
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冕生平聰明特達好學知
禮小心勤恪善處輿服成敗之間歷官應天府尹所在
以修謹廉介著稱無愧名臣子云

四月尚寶卿朱奎乞以子賁入國子監讀書科道交章勅
奎建劄阿上乞寬於法上始宥之罷其子入監
八年五月故刑部侍郎林鶡子微乞爲國子監生上

不允仍議禮部曰歷敘大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者磨一子亦必能

通經書大義乃許入監毋容一舉濫授

二十一年十月南京刑部侍郎陳鑑子景乞恩爲國子監生不許再稱所司今後大臣子孫乞恩入監須審其父祖歷任久而政聲著者方許奏聞

弘治十年命磨子未仕而故准補磨無子者許磨繼嗣子正德元年正月故南京工部尚書董越妻溫氏奏謂臣夫

嘗侍先帝講讀於東宮者三年乞念舊學之勞如例

國朝典彙卷八十三

恩廕

四

三九七

錄臣孫韓爲中書舍人吏部言越講讀年勞頗淺可如侍讀學士江朝宗之子寧例送國子監讀書有旨令再

查朝宗講讀年勞蓋朝宗侍東宮有餘年與越殊上

曰越講讀既三年韓准送中書舍人習字出身其未及

二年者如寧例

五月故禮部侍郎薛瑄孫葵援大學士李賢商韓徐海例

請歷吏部言賢等官至師保瑄止亞卿加恩似宜有差

上曰延賓世祿皆帝王盛德仁政也况瑄名臣磨敘宜

厚其令於中書舍人習字出身

正德三年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不爲子孫求恩澤及致

仕後大臣有子不當磨而自乞澤者言官奏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品而子孫當得恩典大夏必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勒令劉大夏亦不以厚意事竟不行

八年命補磨止許一人已稱而又故者不許再補先由錄

磨後中科目者亦許補磨一人

詔凡文武官死於忠諫者磨一子送監讀書

九月故刑部侍郎楊茂元二子華磨上兩斥之磨其孫

成立爲國子生

十月戶部侍郎秦金先任湖廣巡撫以勦賊有功陞俸磨

國朝典彙卷八十三

恩廕

五

二九七

子世襲百戶至是以新詔查革濫恩上疏辭免俸磨

上嘉其廉退許之

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辭免俸磨上諭部臣曰孟春

先以殺賊有功加俸磨子今懇辭可謂克讓其從之

十二月錄故左都御史張敷華孫南山爲國子生先是敷

華父洪以御史死土木之難英廟追錄死事磨敷華

送監讀書後敷華出身進士未受錄磨故南山以爲請

上以洪死事敷華素有風節特允之不爲例

嘉靖元年八月御史趙允請加故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

磨秩以示殊恩得旨二臣忠節可嘉其子各加正子

戶世襲

四年改工部左侍郎楊理先廕子盤爲國子生中順天鄉試至是盤弟鵬爲其子懸陳乞吏部覆恩廕後中科目

先年嘗有 旨准補楊懸准送監讀書

命填註錦衣衛千戶孫堪許場俱見任管事故事廕敘軍職不得管事 上念其先臣孫堪許遠臨難死忠大節表著故特從兵部之請云

六年七月命廕故興府長史贈大學士張景明次子元藩爲國子生吏部言景明以長史贈官恩逾例外前已廕其子元恕例難再與 上以景明潛邸曾學特許之

國朝典彙卷八十三

恩廕

六

七年八月改廕大學士李時次孫鍾南京大理寺卿宋欽孫鶴年國子生以時長孫鍾授中書舍人欽子廷佐中式故也

九年初詔廕尚書屠勳子應堪爲國子生應堪登進士補廕次子應堪亦登進士 上許以應堪子鉅補廕已而復有恩廕不許再補之例鉅投牒吏部以爲請言鉅補廕在例前 上曰大臣子弟冒濫補廕俱出因仍私弊原非國典卽有 旨查革若爲定例一應受廕之人後國別述出身并例後人文到部者一體改正不許再補十四年詔復大臣子補廕例先是黃澍以父尚書鎬錄廕

中鄉試乞以子梓補廕已得請時梓幼未入監尋有旨

議準例不許補至是澍以例前爲請吏部因言補廕之例頃奉 明旨報罷但臣等考國初廕子之制定注冊

級今第送監讀書與成貢拔例諸生挨次取選蓋不過存世祿之意而已若求廕未經授官或蚤歿及中式者仍宜補廕以彰國家賞延之典得 旨報可例前有旨

補廕者送監如例後止許補一次得得崇爲陳乞故大學士張孚敬子中書舍人遜業乞以尚書司丞改授其弟遜府吏部議遜膚非長子倫序有碍得 旨遜業改司丞遜膚補廕中書舍人

國朝典彙卷八十三

恩廕

七

二十年七月掌太常寺禮部侍郎金贊仁以三載積滿請廕其徒協律郎陳自選科臣言廕未有及異姓者禮部覆議並加一職詔與添註典簿不爲例二十二年詔改順天府治中嚴世藩爲尚寶少卿世藩大學士萬子也嵩以治中降民尚寶簡僻請於 上改之掌太醫院事禮部尚書許紳歷任未及三年自以年老求賜誥命恩廕 上念紳久効勞勩特許之二十三年四月吏部尚書許紳之子中府經歷俱以歷年深歷辰州知府請自疏衰老其子遠宦不便乞改京職以便省侍詔改授主客員外中書科帶俸辦事仍與

原陞服色

六月致仕大學士賈誼請以其孫恩生璠改授中書舍人
因援累朝講讀例乞恩貲其子爲中書舍人詔俱許之
補歷周光祿卿戴德儒孫希亮爲國子生德儒任臨江知
府時以宸濠之變邀擊有功陞雲南布政使永任嗣水
卒隨任幼男戴濟亦故至是以希亮補歷
故制勅房辦事太常寺卿劉榮孫瑞比例乞送翰林院習
字吏部言榮先已陞孫尊矣 上以瑞錄歷作滿考其
春宮正字年老照例給與

二十四年八月歷舉一真人陶仲文孫攸爲國子生

國朝典彙卷八十三

忠慶

八

五十六

二十六年初大學士夏言一品再考歷一子中書舍人以
無子未承恩命至是請以繼孫朝慶承歷 上以言輔
政多年忠勤懇著考滿恩陞爵侯有子時授朝慶爲尚
寶司丞

二十七年吏部尚書聞淵子宗人府經歷恩學以久當選
淵引嫌乞令在左右侍郎定擬 上許之乃改恩學主
各郎中於中書科辦事不爲例

點中書舍人方莊爲民莊大學士獻夫姪也以獻夫得歷
比獻夫沒二子紫蕙方幼莊代爲行喪以乾沒家財爲
以母夫人馬氏所訟故黜之

歷制勅房辦事光祿寺卿談相子文明爲國子生故事在
京三品以上官係雜流出身者卽考滿不得議陞相再
三陳乞特許之

三十年奏准大臣應歷子送暨而未有子者許親弟改歷
三十三年正月掌太常寺事禮部侍郎徐可成疏言供事
年勞兼歷三品十有五年乞恩陞其徒協律郎曾義金
禮部以爲非例 上特許爲典解

六月歷故禮部尚書歐陽德弟昱爲國子生故事身後錄
歷惟閣臣有之至是以德子紹慶請錄其侍直勞特准
加歷不爲例

國朝典彙卷八十三

忠慶

九

五十六

八月改歷舉一真人恭誠伯陶仲文子世昌爲錦衣衛百
戶先是世昌已歷爲國子生至是仲文謙乞改歷百戶
而以姪孫陶仰代歷入監從之

四十一年十一月總掌工事工部尚書徐杲疏言三次工
完俱叨歷子一誦永百戶一文思院副使一鴻臚寺序
班臣止有一子文燦已授百戶獨文燦未有所屬乞令
文燦得併授武階兵部以爲非例

四十三年九月改恩州知府袁大輪爲尚寶司丞大輪大
學士燦之姪也燦無子以大輪承歷至是外補援例乞
改京秩許之

四十四年四月故太常寺卿兼侍讀周詔孫傳進 奉宗
皇帝所賜詔及御書與物同六等字兼授兩朝講讀事
例奏乞補 詔以 皇考御平西越天府歸德銀幣仍
命吏部查其應否補授以聞吏部言詔沒後已兩承恩
廕傳兄儒授官身故與未仕不同於例不合已之
命徐某子錦衣指揮僉事文燦世襲某起自工匠累陞子
文煥光祿寺典簿文燦錦衣衛指揮僉事至是復以洪
應殿成廕一子錦衣百戶某辭因爲文燦求世襲下兵
部議部臣言某效勞年久宜從其請遂有是命
隆慶 年吏部奏恩廕官員故例任至宗人府經歷治中
國朝典彙卷八十三 恩廕 十

俱得轉遠方知府間有事體不堪民牧者旋被罷黜非
器使之道今宜度才而授如其才識卓犖能勝民社之
寄當照舊陞遷其次者亦宜量陞間散衙門如五府都
事得陞太僕寺丞如宗人府經歷及治中得陞運同既
陞之後如在任無過寺丞一考得陞部屬職填註中書
科辦事再考三考得加俸服選同得爲陞至運使及行
太僕苑馬少卿間亦得陞奉政如此庶世祿之家人人
淬勵以効器使於民牧亦有裨矣得旨依議行
補廕故大學士梁儲孫叙爲中書舍人初儲以一品清九
年廕太子把柄病疾未任卒及敘請補廕 上以其年久

初爲之并禁諸陳乞者至是大學士高拱爲言改元以
來當事者濫市私恩惟意所以致陳乞紛紛 上所報
罷乃慎惜名器至意但敘所請合例與濫乞者不同請
許補廕自後陳乞職臣等能詞覆行濫者參治從之

國朝典彙卷八十三 恩廕 十一

以朝重科日一途任子多不得大位獨燕府左長史朱復
子魯爲北京刑部尚書禮部侍郎儀智子歸至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學士呂原子憲至南京大常寺卿少詹事
劉文恭鉉子榮至太常寺卿掌尚寶司浙江副使陶成
子魯至廣東右布政使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子棉至
禮部尚書江西副使許達子場至錦衣衛指揮使副都
御史孫燧子堪至都督僉事堪子鈺至都督同知品秩
皆過於所自一奇也儀銘累任翰林又以尚書掌府黃
綰爲詹事學士咸極清華之選二奇也儀贈官至特進
左柱國太師附助位秩達冠人臣三奇也陶復轉薦子
陶朝典彙卷八十三

愚處

士二

孫至錦衣千戶世襲四奇也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五十

貢士

洪武六年二月命禮部梅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
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
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

十八年三月詔令凡府州縣歲貢生員不中式者提調官
吏論以貢舉非其人律教官訓導罰俸一年貢不如期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貢士

三十四

者以違制論

二十一年九月詔更定歲貢生員府學歲一人州二歲一

人縣三歲一人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

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夫天下未

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

子弟願進入學者復其身家今定歲貢例必資性醇厚

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充貢附部其申明之

三十二年十二月建文罷北平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

及淮安徐州學校貢士

永樂元年五月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

題考試 上召學士楊士奇至奉天門諭之曰監生之不可用皆由翰林不嚴試所致此弊已數十年非一朝夕之故今不可復循舊弊必嚴試之即其中皆下惟得一人亦可即無可取亦不妨但須得實才

二年二月禮部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考不中式者例當充吏 上謂北方近年兵戈擾攘登殿於學今考不中式者可發回原學儲其學年數以俟再試不中如例處之

四年四月禮部言廣西歲貢生員考不中式者二人於法學官罰俸一年提學官常杖 上曰姑宥之特即賜抵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貢士

二

三

等復言此定法也宥之無以示懲 上曰遠方之人漸化者淺教道未易行不可樂論夫立法雖有定論行法當量人情有定論則民知所守量人情則民用不克姑宥之生員進歸進學再貢不中式一論如法

八年七月與山知縣蔡鳳言天下都邑民數不同多者不下萬戶寡者僅一二百戶歲貢生員宜有差等禮部議凡州縣戶不及五百者州一年縣二年各貢生徒一人皇太子監國從之

二十二年禮部引薦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仁宗召楊士奇等論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

由學校失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章可授官自今嚴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取之嚴則不學者不萌僥倖之望而有奮進之志矣宣德中禮部尚書胡濙奏取四十歲舉生入監依次出身洪初與鄉人王守正同學浚至宗伯守正貢朝尚遠因創此例不欲私一人故通行天下守正後官禮部主事八年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增開貢例以後累行之

正統三年四月以監試歲貢生員不嚴致有商議及易卷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貢士

貢士

三

四

之弊下編修謝璉及御史趙全等於錄衣衛獄天順初給事中何琮言歲貢之設始有司考其學行端莊文理優長者貢至京翰林復考其中中式者送監肄業不中者有司教官皆受決罰其嚴如此近來視為虛文不察學行之端莊不顧文理之通否但脫食餼年深者貢之荷資次該貢雖殘疾衰老昏昧鄙樸有一獎送及其到部執政者惟出易題以順其情應貢者惟記舊文以幸其中不能記者則又私相傳遞考試官一榮取及送人監須十餘年方得取用或授以郡縣之職其動靜舉止已無所措其手足又焉能立政事率吏獎而

子庶民哉惟食其剝削以爲選家養老之計而已臣惟
歲貢者國家求賢之路學魁者國家育才之具部縣者
國家牧民之所以求賢之路爲有司市恩之私以育才
之具養朽腐無用之物以牧民之所授養朽貪婪之流
恩念至此寧不爲之痛心哉乞勅禮部都察院嚴加考
選仍行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官特府州縣學生員不
通文理人物鄙猥殘疾年五十以上者不許充貢五十
以下曾經鄉試未中者考試中式方許起送則非惟上
有所畏盡其牧養之心抑士知所重奮其向學之志矣
五年十月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選送國子監肄業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貢士

四

四

成化四年五月給事中成實言近禮部奏稱該年歲貢生
員若已行起送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者不許補貢
夫以堂堂國學雖納馬納粟者皆得肄業其中何獨於
此數人不能容哉乞自今不分年月久近准令大貢考
補庶使人材無所阻滯 上命所司從其言

十二年四月禮部言南方府州縣歲貢生員考中者例送
南監景泰間因北監充撥較少暫留令宜仍舊例從之
十一年十一月程番知府鄧廷瓚奏本府新立學校土人
子弟在學者乞歲貢一人 上曰朕以蠻夷率化旣建
學置徒比之內地但科舉之業未可待成宜歲貢生員

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於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弘治四年九月祭酒林瀚請開科貢以進人才大畧謂今
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
無遺材淹滯之嘆禮部議擬詔令開貢

十七年三月南京祭酒章懋奏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俊
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
教化原洪永間太學生徒動數千計類多少俊而教育
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得
人爲多近年生徒漸少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止六百
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其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貢士

五

五

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揆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
無扞格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
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不肯坐監謂難嚴於期限彼亦
視爲泛常夫歲貢之人監既由揆次舉人之坐監又每
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有養士
之名無得人之實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援亦揆次之
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人
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考
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乃以
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六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

監今年貢行一次以後或三年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
聞一行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情銳
可進之資不貽困頓自悞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
亦安敢不盡其心勸用提擢嚴加程督稍積分之意
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修政教靡舉成材有望附
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
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追尸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
嘉靖八年詔定凡正貢遇有事故卽於次年正月以前具
由申提學道考選一名補貢過期者不許

十年正月禮部尚書李時等言仰承明詔備考 祖宗時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貢士

六

六

往往得人於貢途而今之歲貢以閭老恒竊爲舊規以
選賢黜耄爲苛法俗弊既深何以得賢自今宜依宣德
正統天順年間例行兩京及各省提學官於各學廉訪
內通試及多方體訪果有學行出群年三十以上者府
學許貢三人縣衛學一人以後各學如期起送如廉訪
無人增廣內考取增廣無人附學內考取務求真才以
應明詔如有名實不稱及資緣干進之弊聽撫按糾舉
廷試如有不中式者一名以上提學官參究五名以上
降級改用仍行國子監依 祖宗監規通送廣業堂月
優考試學業進修者方許以次升至率性堂優送諸司

辦事間有考試累優行誼著聞堪以任用者年終具奏
本部會同吏部覆考得實奏請恩賜廷試不如式者仍
常撥歷如此則選擇既清而歲貢不患不得人矣其廩
膳中有年老不堪者國學中有年老不堪選者予以
衣巾終身俱量錫雜俸則被選者既自盡其才而被黜
者亦不至失所 上曰朕惟 祖宗設立歲貢之法實
萬古里選之制期得真才以資國用邇來生員苟得第
廩卽計充貢有日往往有不修行檢挾制官司欺徇鄉
里甚至虧缺倫理玷辱衣冠及有學問荒疎年力衰邁
有司不同賢否止計食糧淺深一槩循資充貢却又多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貢士

七

七

選任教官以爲人師欲求人材長進誠不可得自今歲
貢生員令府州縣提調官選舉有學行者方許起送還
按御史處會提學并布按兩司從公查覆照常數貢來
先儘廩膳如果無人許於增廣附學內考取不許額滿
食糧淺深以業舊弊卽有年老不堪教養者令提學嚴
加考選無行者黜退爲民其餘量予衣巾終身廩膳有
缺者提學毋得輒聽權要子弟濫與收補如未得人寧
令空缺其歲貢入京廷試再有衰老無學及檢行不修
者所貢舉官一體坐罪不貸
十一月先是直隸巡按胡明善申明學政議處歲貢大學

士張平敬議行選貢法將舉學通考彙勝無人准貢增
附定擬一等二等三等之說考居四等彙勝則退以寓
沙汰之意至是部御史史道請復舊法禮部尚書夏言
復言 祖宗令甲歲貢必食糧年滿者近欲痛加沙汰
大非舊意乞遵舊制正副各一人選考不必增四五人
以滋奔競 上從所議令頒示天下不得紛更奏擬
十一年六月禮部奏今天下歲貢廷試不中式者五十九
卷近本部遵奉詔書議處生徒內開廷試有不中式一
名以上提學官提問五名以上降用奉 旨令巡按御
史會同提學及布按二司官員從公考選起貢夫考選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貢士

人

之謂提學官既以專職獨坐則考選之事亦須專任責
成請自今止令提學遵奉勅諭悉心從事其歲貢照例
令糧年滿者取考果有不堪方以其次考充御史及二
司各官毋得侵越庶責任既專可以自効既使提學當
亦無辭其延試不中生徒故事有願告冠帶衣巾終身
者聽其邊地遠方本以中土不同是以累朝有免考送
監之例有從便舉貢之例有選取身甘不服文字之條
暨同難苦特甚如貴州廣西北邊或稍寬以復試之條
以無失 祖宗曲成人材之意 上曰歲貢會選事宜
俱係 祖宗舊制已有明旨巡按及二司雖係會考而

提學職專提調貢非其人責實難辭五名以上降級
前自行三名以上提問俱自十一年為始南北直隸提
學並遠東帶考御史令南京都察院逮問黜退生員願
告冠帶衣巾者聽之已生員被黜五名以上降提學官
湖廣副使從同四川副使張觀河南副使被放英陝西倉
事王邦瑞各一級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貢士

九

先是有詔精選天下歲貢生員無專論食糧深淺尋以胡
明善史道言變格而有司奉文遵守先後各異至是歲
貢至京有用四人陪考例者有用通學會考例者有用
考居一等年深黜落例者有用正貢陪貢二人考取例
者禮部上其狀因請廷試得旨祖宗設立貢法務得人
物厚重通經能文者例選入貢後却以食糧淺深為資
致年老闕茸充塞正途昨已有明旨今次各項貢到生
徒始准收考後只宜照前旨施行
十三年下福建提學副史潘滿巡按御史逮問降陝西提
學僉事孔天胤為祈州知州以廷試歲貢生員廣所考
上者黜落三人天胤考上者黜落六人故也
十五年許歲貢例嚴自嘉靖十一年至十四年天下郡邑
缺貢至一千一百九十餘處禮部言國初建學設貢本
以興起斯文故寬立條格開其進取之路今新例既嚴

提學畏避降罰於各府州縣學該貢年分多不起貢且偏方下邑既詳科目又無歲貢其勢必至類學學校盡敎生徒非祖宗立法意也況考選雖各令司權實從於御史及廷考不中頗乃獨罪學官不特於情未協而於先年設官專督學政初意亦似大謬臣請查復累朝學校起貢舊例行令各提學自後推於食積年深者起送二人考選正貢不堪許以陪貢考充不必會同撫按二司亦不許舉學通考以敎資緣倖進之路其廷試不中准令回學肄業再試不中照例充吏止罰治提調官敎官提學不必降級其一應提督學校事宜並遵成憲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貢士

十

四十七

并見奉勅書行事仍通行各提學將十一年後缺貢地方依例考補起貢庶事體歸一易於遵守得自允行十六年大學士李時等言舊例監生願就敎職者止授訓導近始分上卷除學正敎諭中卷除訓導但先年除授訓導應任六年尚不得轉陞學正敎諭今謹授此官訓延官職不免輕濫上中二等文字不其相遠宜仍舊授以訓導俟其三年或六年敎有成績方授學正等官庶士無不均之嘆亦可息假停奔競之風從之

承天府學生員王同道奏承天爲龍興根本重地已知順天應天二府學例將鍾祥縣學生通隸府學其廉增俱

六十名則每年起貢之數亦宜入如二學例下禮部議覆二歲起貢三人認可

四十二年十一月更定歲貢法今天下督學官每歲嚴加考校如王貢考不稱則起次貢次貢復不稱則起次貢以下者必得其人乃已廷試歲貢如一省發回五人以上提學官降級別用

四十五年十月禮部言近者言官以貢途日輕欲稍更舊法在御史龐尚鵬制諸各郡國監生員即以歲貢前例處之就中叙其年月久近充貢在給事中張鹵則請實貢期每學起送正陪貢四人提學遴選一人二臣言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貢士

十一

四十八

雖不同意實相濟宜就中酌爲定規今後提學考試當先嚴補廩之法考居下等者照例停降黜退不許姑息每遇貢期取年次在前者四人拔其尤若皆不稱則以次復起四人必得人乃已其至京廷試限以五月十月合翰林院詳加考校而懷其代試等弊令御史糾察之本部驗其年力有餘者分送南京國學肄業吏部以次序用如才識超卓不稱即待以優禮從之

隆慶二年二月提學御史周宏祖條陳五事其一廣恩貢以實國學得自開貢本爲求才各提學官其嚴選毋濫近試之日發回三名以上者提學官以不職論降一級

國朝典彙卷八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五十一

監生

洪武十八年命禮部選用國子生爲六品以下官

二年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凡歷事一年爲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一年復考考上者亦即授考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讀書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

國朝典彙卷八十五 監生

今考所治史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仁

宗曰爲士豈止習史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奪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聞報効 上諭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副所以無忝於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圖家教育爾等

固將用之無自汲及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多闕諸生萌僥倖之心 上矜知之故有是命

洪熙元年閏七月中軍都督府奏監生馬聰歷事勤謹欲如近例還監讀書以俟科舉出身 宣宗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 先皇帝欲學者皆爲實材故必令科舉出身以成遠大之用然人才性有高下年有長少亦可各隨所宜今後歷事勤謹有志科舉者聽令讀書餘如永樂舊例毋得淹滯

宣德四年九月令兩京國子監生年十五以上學無成效及老疾者姚哲等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爲民

國朝典彙卷八十五 監生

景泰元年二月以邊國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入監限一千人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此納粟入監之始

四年禮部奏通因濟寧徐州饑勸巡撫官權宜拯濟而臨清縣增廣生員王銘等四人各願輸米五百石入國子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使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

七年八月南京禮部尚書張惠奏監生省祭不必拘其已經幾次但歷事期近存留聽候從之

成化二年三月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奏勸賑濟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

書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監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於陋空刻爲處置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送今實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廩民補太學生古有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四年十月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仕願告回家者與冠帶閒住奈監生中甘於恬退者少本部記名聽選者見有八千餘名逐年起送到部國朝典彙卷八十五 監生 三

者尤多於聽選之數先後積滯賢否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庸懦者素志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聽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若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考取而年貌衰老者依詔書例令冠帶閒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從之

六年放國子監生歸原籍以聽取用時給事中程萬言言饑民流集京師米價騰踊吏部聽選官及監生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

九年四月南京吏部尚書崔恭泰南京監生紀遜於南吏部從之初南雍監生歷事清必抵北紀遜而還卒業其中貧乏者病於往復率多淹滯乃疏其不便南士待紀遜於南部者自此始

十一年十月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繫身科貢近有納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稚而極歷一反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曾爲廩膳者方可與臣等相兼擬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典國朝典彙卷八十五 監生 四

納粟貢一時權宜况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原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嘆查勅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擬歷議上從之

二十一年二月禮部議覆南京吏部等衙門題部陳言內一事欲將各處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自願具薪水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年乃復監從之

弘治五年十一月吏部尚書王恕奏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嘗舉行納糧草

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同不足軍民不
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裡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
官輒便奏開生員吏典人等納糧草納銀兩等項事例
遂爲長策是以在學無志生員及未入學富家子弟捏
作生員各色不分賢否有無學識一槩入監以圖出身
將來入仕豈不誤事歟民一切小民不能書與不能
書不分市民與農民一槩聽缺充吏不惟官司不得伊
書辦文案且有違舊例及其三考役滿又免考驗一槩
照依資格出身所以多不稱職先年監生只由科貢吏
典亦循年資別無雜進之人是以聽選之人不多選法

國朝典彙卷八十五

監生

五

四十二

不至壅滯任用亦多得人自有此例雜進者多以致正
途監生吏典壅滯不得出身纔得選用年已向衰雖有
用心幹事不謀歸計甚至施還年老倒不入選只與冠
帶閒住況此等雜途所進中間多有負債破家頑鈍無
耻之輩今日既知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已欲不
貪賄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欲將納銀納糧草等項
事例限本年四月以裏通行停止今後遇有災傷及邊
方糧草不足不許再行奏開前項事例貽患將來從之
四年七月學國子監禮部侍郎謝鐸言四事其四曰塞
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謂納馬納粟入監者其賢百不一

二而不肖者常千百今日之所幹行將取償於他日若
此策再行則典倫之堂竟爲錢藤交易之地必嚴懲其
途勿令再開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區處下所司知之
嘉靖十年時納銀入監例停止且四年而各處聞有以勒
合人數未足藉口起送者至是蘇州府復起送生員方
世儒等七人至部且濫於原額矣戶部以爲言得旨納
粟係一時權宜本非正途銜令京官及方面子弟增銀
告納是導之貪也制民告國將靡有止極殊乖政典久
已停辦又何得借言勒額未足違例起送世儒等俱遣
歸給還原納銀兩諸承行官吏悉令巡撫官遠問

國朝典彙卷八十五

監生

六

三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五十一

雜途

洪武八年九月照舉富民素行端潔違時務者

十五年定歲課米五千石上河泊所官三人千石上一人後並一人

三十年四月令軍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

三十一年二月定吏員出身事例皆以九年考滿出身

國朝典彙卷八十六 雜途

一

臺客匠杜安道專事 上疏補修甲一月 上見其以手

足甲用佳紙裝而懷之 上問何處去杜對曰聖體

之道豈敢復藉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

指甲安在杜對見幾奉於求 上謂杜命人往取其家

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 上

大喜其誠謹知禮即命為太常卿後卒葬於某山及宋

西寧之世下地其旁欲并購其墳以改於朝不可今西

寧坐創一路山印是舊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宣德元年吏部言徵至稅戶人持多有言老疾欲循例令

子姪代者 上曰古人言有恆產者有恆心今國家用

稅戶人持意亦如此其老疾聽以子姪代但須考驗而後用

三年三月吏部尚書蹇義等引奏釋送吏典八品都狼及

曾犯賊私并不請文移者二百餘人當罷為民 上曰

魏判賢否為治之要此輩無益於用故去誠是但慮今

次所當汰者未必止此頗聞外間言古人戒用吏今日

多用吏民之不安率由於此卿等不可不慎擇

四年三月 上謂蹇義曰今日都察院奏雲南按察司吏

受賂洗改文案脫免有罪法當絞服聞 太祖嘗言吏

心術不正不可任用聖見無違今六部都察院政本之

國朝典彙卷八十六 雜途

二

地所用之吏須須得人苟有祿私必竄之法若九年考

滿應授官者尤當考察庶不濫用以病百姓

嘉興葉某嘗為府掾後官通政參議與大理少卿熊某遇

撫東南一日同至嘉興公館樂痛言郡吏尤辱罵不已

葉從容謂郡吏曰諸兄當覺某在此喫了多少打罵今

日至足築大報益忘葉之為吏也後官至侍郎

十年以徐禱為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轉江陰人吏員由

身小廉曲諱阿附權勢馴致顯擢

成化八年御史楊守隨言爵貴不可以無律名器不可以

殺人頃因山東災傷許辦事及寄各吏納銀免考悉依

齊格選用伴門一開越次授職蕩無紀極爭相贈貨以
規避其於害政莫此爲甚 上批若日朕患吏道不
清嚴考試以爲進退今若募胥吏入背職俟免考整仕
是教吏貪也御史言是其重經此例
二十三年授撫湖老人張禮爲繁昌縣獲港巡檢禮先後
捕獲盜徒強盜二百餘應得九品故官操江都御史白
昂奏請授官以示激勵從之

兩朝典彙卷八十六

雜途

三

國朝文臣入仕正途惟有進士鄉科歲貢選貢而已其在
子及 國初野良方正人材舉薦亦次之其有不由是
途登大位者少師榮國公姚廣孝布政使吳印華克勤
俱以僧其翰林應奉李順添輩亦然禮部尚書蔣守約
李希安崔志端工部尚書陳道讓徐可成禮部左侍郎
丁永中金寶仁師宗記以太常寺樂觀道士然皆不縣
太常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許紳禮部左侍郎蔣宗武
通政使掌太醫院事施欽付閣李宗周張憲恭俱以
醫兵部尚書金忠以下太常寺丞袁珙子尚賢少卿忠
徽以相太常卿丘玄潛以金真道人玄清皆爲御史以
兩朝典彙卷八十六 雜途 四

二宮人屬之甚自宮禮部侍郎湯序康永部以天文生
禮部尚書鄧元節少師少保尚書圖仲文禮部左
侍郎掌通政司事李夜省太常寺卿鄧常恩趙玉芝凌
中以方術工部尚書萬祺以推命太常卿顧祖以巫師
兵部尚書單安仁左布政使張真等以武弁工部尚書
徐果樞一子至錦衣衛指揮一子營繕所正及官生賜
玉帶金正一品俸 上有密旨及少師徐階欲以崔志
端例加太子太保階雖力止之然不知志端原無加太
保也又工部侍郎謝義謝劍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工
部侍郎陸祥以石工吳復以知印正統末由余官主簿

累遷也陶文仲亦以知印授令官後不復由資歷矣吏部尚書張度戶部徐輝刑部李友直兵部滕應忠徐顯工部李質萬祺即推吏部侍郎李信王春戶部侍郎掌光祿寺李亨禮部侍郎掌光祿寺尉能刑部侍郎劉敏王誥大理卿汪懋揚時習陝西參政平思忠俱以吏又蘇州知府元鍾泉州熊尚初西安賈信亦吏也俱有政聲加正三品俸都御史中丞涂節吏部尚書郎本忠侍郎汪河以省校南京通政使張苗以承差係太監張工銀從子部尚書嚴虞直禮部尚書鄭沂以稅戶人材通政使藥恒以輸粟貢禮部侍郎李嘉以未祠所禮生張俊以書

閣朝典彙卷八十六

雜述

五

四十二

寫太常卿杜安道洪尚觀以勸工光祿卿徐典祖并泉以厨役布政使蔡春王興中以阜隸左都御史楊善戶部尚書劉中敷太僕卿崔文奎以守城諸生太理卿朱奎太常卿任道孫林章工部侍郎謝宇俱以幼童薦直內閣林散官至從一品工部尚書趙榮兵部侍郎會綱禮部尚書張天駿工部尚書周思聰禮部侍郎張電工部侍郎譚相王槐學士沈度大理少卿沈聚食都御史凌安如皆以習字過榮綱安如皆直拜而綱嘗奉旨入內閣度實爲學士晏如掌風憲又嘗爲史料都給事中尤奇刑部尚書安童工部侍郎也先帖木兒忽哥赤

在書侍御史項納兒加右副都御史改任四川左參政闕乃馬反以番虜按察副使裴叔者潛率諸太僕卿趙煜以安南國歸順人率伯魯太保也後以參政掌又安府事工部尚書黎澄子侍郎叔林以俘夷澄即僞康太皇黎蒼弟在本國官爲推誠守正朔贊弘化功臣雲屯鎮衆歸化等鎮諸軍節度大使姚江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雲屯嘉興等鎮諸軍事領東路天長等路大都督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侍校太相國平章軍國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衛國大王澄幸免於僞而以善造神繪父子至八座祿食者近五十年年八十餘子亦近八十

閣朝典彙卷八十六

雜述

六

四十三

太祖自立國時省臺臺地俱以勸舊充之其所聘用如劉誠意宋文憲輩雖禮寄優崇而頗循賁序自胡陳之後羣臣鮮當意者法綱嚴密誅斥相繼而學士大夫亦多所引避於是不愛高爵遽資以收天下之賢俊而有朝廷求募金紫者永樂中亦間行之其可紀者儒士王本杜佑龔教杜敷趙民望吳源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尚書上賢良郭允道秀才范敏曾泰爲戶部尚書稅戶人才義門鄭沂爲禮部尚書儒士趙耆爲工部尚書武英堂紀事監生黃義爲湖廣行省參政儒士張子源

禮部右侍郎張宗德試兵部右侍郎者儒劉增賢爲
 諫院左右司諫兼庶子趙通何顯周爲左右正言兼諭
 德儒士藍千貞張伯益爲副都御史陳玄爲會都御史
 明經張文通阮仲志試會都御史人才林從道試大理
 少卿孝廉李德爲應天府尹儒士吳頤爲祭酒稅戶義
 門郭辦王勉爲庶子賢良孟性野爲廣西參政文學宋
 亮爲福建參政儒士那浩爲河南盧友常爲山東齊縣
 爲四川金良佐爲廣東吳昭爲山西陳宗顏爲陝西俱
 布政使又郭伯顯等十一人爲參政參議又儒士張堃
 爲陝西安處學爲湖廣徐子民爲山東曹岱爲浙江梁
 國朝典獎卷八十六 雜處 七

伯典爲河南彭友信爲北平薛空可爲山西李堂之爲
 江西俱布政使又國子監生劉政鄒志和爲福建顏純
 中達爲北平周振張璉爲河南王允陳嘉爲山西薛祁
 董倫爲陝西楊允爲浙江楊鏞爲山東方溫爲湖廣俱
 布政使龍譚爲浙江阮友章爲福建王禮爲北平李鑄
 爲山西曲能爲山東俱按察使道繼敬等二十五人爲
 參政參議朱源等二十一人爲副使會事其一時銓補
 乃獨空印事督藩臬諸臣俱得罪耶又以留守中衛
 指揮俞事陳倫子信試四川左參議鳳陽留守中衛指
 揮俞事韓春子恕試右參政則官令也號時右衛千戶

會清第立試廣東左參政府領左千戶陳亨弟貞試
 右參政則軍幹也抑又異矣 永樂中人付馬麟爲湖
 廣盛儀爲浙江俞景周爲山東周克敬爲廣西孫保爲
 山西江潤爲河南艾英爲浙江俱布政使衡等六人爲
 參政參議自是而後始絕贅矣布衣時方面可謂奇遇
 然宋亮以下俱無登八座者

雜處

國朝典彙卷之八十七

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臣 徐學聚 編輯

浙江布政司左布政臣 周延光 訂正

戶部

洪武元年正月以陳亮為司農卿茶陵人吏

以歸附楊思義杭瑛為司農卿後思義出泰山東填出知

陝州

二年十一月以朱昭樊思民為戶部尚書昭尋以怠職降

為蘇州知府思民改督府恭議

三年三月以滕德懋蔣思德程昱為戶部尚書德懋吳縣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入戶部

人由省掾以兵部改尋授改兵部思德九月出知岳州

尋復任

八月以李廷桂宋冕為戶部尚書見尋晉中書參政八年

復任尋參政陝西

四年以秦文釋楊訓文徐本海淵為戶部尚書訓文尋出

秦河南本秦淵淵秦福建

六年二月以顏希哲為戶部尚書逾年出秦山西

六月以呂熙為戶部尚書七月改吏部以俞溥代逾年出

秦江西

以李儼為戶部尚書

秦典人 九進上

七年七月以馬貫為戶部尚書尋出秦浙江

八年二月以韓焯為舉趙好德為舉為戶部尚書好德尋

秦陝西

十一月以李泰何士弘周燭元解竝戶部尚書泰尋改靖

江府右相

九年六月以王博微斯元周斌為戶部尚書尋出斯秦

山西改斌刑部

十年五月以沈立本為戶部尚書明年免

十一年三月以西安知府李煥文寶鈔提舉費震為戶部

侍郎尋以震為尚書明年出湖廣布政使辰州人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入戶部

十二年三月以顧禮為戶部尚書見山人九月改刑部以

任彬代

十三年正月以徐鐸劉平仲為戶部尚書

七月以吏部尚書范敏敏改戶部明年正月以不職免

十四年以徐恢為試戶部尚書尋減歲除名武進人吏

十五年以郭允道為戶部尚書安塞人

八月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

用之尋賜金織衣

十六年正月以下時試戶部尚書尋實授

十七年正月以果恕試戶部尚書尋參政福建長子人

五月以郭相試戶部尚書明年改侍郎

十八年正月以徐鐸爲戶部尚書

四月以檢討茹太素爲戶部尚書尋降御史

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盜官糧凡七百萬石餘調運天下

諸司官吏繫獄擬罪者數萬人招指贓鈔寄儲滿天下

皆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廷舉言法司通今桓等畏相平

民皆歸諸朝廷於是遂將審刑司右審刑吳庸等交還

示衆以息天下之謫仍編楊天下誅桓

十九年以戶部侍郎楊靖署部事二十二年進尚書

二十三年五月遷戶部尚書楊靖於刑部刑部尚書趙勉

附劉典案卷八十七戶部

於戶部

王

二十五年十二月趙勉下獄

十六年以戶部侍郎郁新署部事六月進尚書

二十一年六月擢戶部主事夏原吉爲右侍郎原吉湘陰

人母廖氏夢三闖大夫降而生自幼端厚好學事慈不

形有鬼物白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疑原吉往觀

卽無所言他日鬼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

可以近舉鄉士爲戶部主事以勤敏著名遂超陞侍郎

十二月以王純爲戶部尚書

三十五年八月

太宗召王純諭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

骨肉今何顏邪純頓首懇謝遂命以浙江右布政致仕

以夏原吉爲戶部尚書

十一月以北平左布政使郭資爲戶部尚書仍掌北平布

政使司事

永樂元年四月以夏原吉治水蘇松

三年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新臨淮人洪武二十二年除

戶部度支主事明年陞郎中又明年超授侍郎考滿

太祖能其才陞尚書在部凡十三年綜理甚密而取民

有節 太祖嘗問天下戶口田賦地里險易計數新嘗

答無遺謬 上頗解縉等歎息稱之新篤實有體家素

附劉典案卷八十七戶部

四

餘財慷慨豪舉喜賓客樂施賑

夏原吉還掌部事原吉先爲主事尚書郁新奇之事每與

商確劉郎中忌之會勸諸司息事者 上曰宥之新請

必罪 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兒冠謝得已剋郎中因奏

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原吉 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

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歲 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

奏原吉專尚書柄前事實原吉致 上曰聞原吉能佐

尚書汝願欲害之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

十八年十二月以郭資爲戶部尚書

十九年十月夏原吉以力諫征虜繫內官監籍其家

二十二年八月 上北低不豫顙左右曰原吉愛我 上
卦至 太子走原吉繫所哭曰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
哭不能起 太子召問國事原吉言今民力竭於東南
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 太子卽位復
吉官原吉在獄時喪母未成服乞賜歸葬終制 上曰
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共濟艱難安得遽去賜原吉
米十石錢一萬貫胡椒百斤今遣家屬護母喪歸葬仍
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葬事尋進太子少傅又進少保
十一月郭資進太子太師命致仕初 仁廟御思善門還
用東宮官命資爲太子太師尚書蹇夏原吉力言資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五

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仕 上意未可召學士楊士
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 先帝初舉義兵一切軍需糧
餉皆出資調度朕時居侍場誠輔佐甚得資力今出危
履安乃遂棄之朕誠不忍封曰故舊無大過不棄此
皇上盛德 上問士奇資爲人果如何對曰資殘殺人
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僻甚至沮格恩澤 上問其故對
曰詔敕數下蠲免災傷租稅資不聽開除必責有司依
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然廉介能守非衆所及 上
曰朕在此又有原吉與同事當不復偏執矣乃不從無
幾蹇夏又數數言資偏執妨事 上強從之命資以太

子太師致仕璽書褒諭賜銀鈔綵幣甚厚資歸逾月
上念之不置問諭士奇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資其謂
我何朕欲遣人視之且少加賜資士奇對曰賜費有時
而盡洪武中有尚書致仕給全俸者今北方倉庫少儲
減半給之可常足用 上喜卽令戶部給資手條
十一月以師達爲南戶部尚書兼掌吏部達東阿人貢入
太學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不回御史劾達達至闕下
四服入見狀貌偉麗 太祖目而奇之卽拜御史未幾
擢按察使永樂改元召爲兵部侍郎尋改佐吏部遷尚
書修明國賦選拔人材朝廷倚重焉宣德二年卒達爲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太

人器宇恢闊議論侃直天性孝友所得祿賜多分宗黨
顯貴四十餘年有子八人無以體也 宣宗嘗與輔臣
論起從北來大臣持廉守正者惟達一人

宣德元年二月以古樸爲南戶部尚書

二年二月南戶部尚書古樸卒樸陳州人洪武中以舉人
除工部主事歷陞戶部尚書平生不事生產操勵清苦
凡案問唯有自警編一帙卒之日無一錢尺帛遺子孫

五月以郭汝爲戶部尚書與原吉並任

四年三月命致仕戶部尚書郭資掌部事

五年二月少保戶部尚書蹇夏原吉卒謚忠靖原吉洪武中

自太學推戶部主事經理漕務悉有條理陞侍郎遷
撫福建考察吏治咨訪民隱人咸悅服 太宗卽位陞
尚書原古德量寬宏嘗有從史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曰
汙可辭何懼爲史塚所寶現石匿不敢見召諭之曰物
皆有塚吾未嘗恤此部吏捧檄徵文書押之爲墨所汙
吏懼肉袒以俟原古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
答不謹 上命易之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掌欽下而
止者再夫人問之原古曰吾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某
一下死生決矣與同列飲夜歸值雪過禁門有獄不下
馬者原古曰君子不以冥冥情行其敬慎如此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七

〔援原古以忠純事 文廟春遇日隆爲尚書三十年不
解戶曹恒兼二部或吏或禮又嘗兼戶禮刑至總掌六
部并掌都察院大理寺凡佩八印先朝掌邦賦者原古
及周忱皆理財盡善也忱恭劉晏輔混陳恕之流如秦
孔王銀輩何敢望哉

八月以黃福爲戶部尚書與郭敦賓並任

閏十二月以本缺爲戶部尚書

郭敦賓

六年六月戶部尚書郭敦賓致堂邑人洪武間鄉舉授戶
部主事歷尚書性平恕事至屹然不苟嘗出守陝西
出關時一驢携一鉢頭日隨邊隨晏然

十月戶部尚書李景章

上年以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上在宮中

覽福贊漕運時言便氏數事出示楊士奇曰福所言皆
智慮深遠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

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生民今六

卿中鮮及之永樂中初建北京行部命緩輯調察及得

交趾命總漕憲安新附躬勸風使具有成績其才德兼

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高坐

公堂理政事出入輿馬驕從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

恭拜不已殆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A

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 先帝以儲宮監國改福

南京其老成忠直緩急可倚 上曰然明早遂令吏部

改福南京戶部尚書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福持正不

阿故以改南去云

八年十二月戶部尚書郭敦賓卒資武安人洪武乙丑進士

爲戶科給事試主事戶部脫練錢穀陞會部御史尚書

郁新薦改北平參議歷布政使靖難兵起轉給餽餉盡

心瘁力後陞戶部尚書 太宗嘗曰資朕清何也致化

復召用益恭慎郭敦賓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

十三贈湯陰伯諡忠宣官其子佐戶部主事資受卷三

朝屢登八座衣食僅充幾不能葬云

以禮部尚書胡濙署戶部事

九年十月復召黃福爲戶部尚書尋復改南晉少保

十年十一月以劉中敷爲戶部尚書

正統五年正月奏贊機務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計 太祖奇之超陞工部侍郎建文特見信用靖難

後李景隆指爲奸黨福厲聲言臣罪周德威但日爲奸

黨則臣心不服 太宗不問復其官尋進尚書出掌交

趾布按二司歷十九年還朝交趾反復以尚書兼詹事

領交趾藩臬事事平還部改戶部福秉心正大義利介

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奸闢諛

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賴之

日室無百緡贈太保諡忠宣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質鳳陽人由鄉舉

歷官四川右布政在蜀以廉稱出巡不食肉惟蔬食而

已蜀人呼爲青萊王正統初年改山東嚴幣裁餉浮費

清隱蔽所儲書大倍于前又使人問民疾恤荒平賦民

其德之迷晉刑部尚書尋復降戶部侍郎未幾卒

七年以王佐爲戶部尚書佐海鹽人永樂中貢士爲給事

中正統初陞戶部侍郎進尚書兼吏部事十四年以從

征殺於土木佐狀貌魁梧器宇深厚政有體要心無奇

隘耻不若人晚皆學問贈少保諡忠簡

十四年十一月以金濂爲戶部尚書

十二月召故爲民戶部尚書劉中敷爲侍郎

景泰二年十二月以儲懋爲南京戶部尚書未任卒以張

鳳代之

十年十一月戶部左侍郎李選卒選長安人舉於鄉永樂

初授戶部主事請清河監監副管被選與吏部員外郎

陳誠偕使西域諭萬里至撒馬兒罕凡五往返還奏貌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戶部

英保言辭率正通歷諸國皆得其歡心 朝廷嘉之歷

遷至今職

二年二月金濂下獄尋釋華太子太保調工部尋復本部

加太子太保

四年三月以流集爲南京戶部尚書

四月戶部侍郎劉中敷卒中敷大興人靖難時爲生員以

守城功授陳縣丞還工部員外 仁宗嘗命署部事

正統初陞陞戶部尚書嘗生事柳長安門爭釋之一日

被召問免刺來朝馬駝爾恭於大同者幾何合用草料

幾何不能對遂下獄論死久之省爲民家居十餘年足

跡不彰庭中起侍郎章象太子府客平年七十有四
賜祭葬以其子給事中璉乞恩復尚書中數為人謀約
食不啖味每與僚友食殯殮品雖多惟食其近者一味
而已居官幾四十年家無厚貨云

五年二月戶部尚書金謙卒謙山陽人永樂中由進士任
御史有風裁陞陝西副使轉金都御史亦鎮寧夏尋以
副都御史召拜刑部尚書時閣中盜起命將討之謙奉
贊機務竣事進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卒追封沐陽伯
諡榮襄謙嚴明剛果獄無淹囚善於籌策國計以充
三月以張鳳為戶部尚書又明年改南京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士

大順元年五月召提督大同都御史沈固為戶部尚書

十二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沈翼卒翼山陽人宣德中舉
進士以戶部主事郎中陞侍郎晉尚書翼有心計持已
清介蒞政勤慎屬官懼其威無敢廢事者

三年十二月沈固以衰老乞致仕陞賜寶鈔三千貫仍
賜宴以行公卿祖餞於都門

四年正月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為戶部尚書初吏
部舉賈鈺為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鈺貌不
稱名乃別求之遂以富薦言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亦以為然左右不悅富者其家謂賢曰上不喜此

人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
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眾愈足見其賢也上
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遂召用之
五年三月南京戶部尚書張鳳卒鳳安平人宣德丁未進
士為人正直平易過率敢為人不敢干以私

六年四月以戶部侍郎張鼎為尚書仍管糧儲事

八年四月戶部尚書年富卒富懷遠人木姓嚴耕說為年
永樂中鄉貢為山東總平訓導召入為吏科給事中陞陝
西參政歷戶部尚書富經理財賦以勤廉出納節適
時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富薦楊瑋余子俊吏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士

部雖論富侵官富上言薦賢為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
已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實奉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富固
正模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
易得卒年七十諡恭定

成化元年以馬昂為戶部尚書

徐州人由舉

三年二月戶部尚書沈固卒固丹陽人領鄉薦同知沂州
有言沂產銀鉤請置局採辦固執素不可再遷山東參
政鎮大同累有建白皆邊防要務已已之疑以城守勞
進都御史至今官

十二月以河南左布政使楊瑋為戶部左侍郎

四年九月馬昂致仕時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
胡深等言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勅令多官會議陟廟
事昂謂事有難處托病不朝方衆論未定則昂身旁視
及膏肓已頽則視顏入朝似此不忠不孝之人難容於
有道之世且昂受濟寧知州丁靜槐女一人及受西僧
劉實賈賂乞下法司正其罪詔不問昂上奏自辯乞放
歸田里 上曰言者過實朕已知之卿當盡職不准解
昂力請許之昂在戶部亦欲理財裕國用頗曲算聞狹
會計非其所長功名損於兵部卒贈少保諡恭襄
十月以楊鼎為戶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十三

三

以薛遠為戶部尚書總督京儲遠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
悉出其手改定戶部事例繁正彙均節委積多寡輕
重咸有品式會較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
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為可罷而罷遠俱勿聽
五年二月以陳鳳為南京戶部尚書尋改督理倉儲
閏二月以周瑄為南京戶部尚書尋改刑部
八年十二月督理倉儲戶部尚書陳鳳卒翼紅縣人正統
丙辰進士為人驍偉立朝稜稜有風望自為郎署人已
憚其剛直及出更滯鎮入踐臺省後進以得結納為幸
而下吏趨走聽命莫敢有仰視者

十三年四月以陳俊為南京戶部尚書
十五年七月以戶部左侍郎翁世資為尚書總督倉儲
九月楊鼎乞致仕從之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大
臣致仕給米發夫自鼎始

十二月以右都御史陳鉞為戶部尚書
以黃鎮為南京戶部尚書

十七年二月以翁世資殿諫為戶部尚書謙督理倉儲
十八年翁世資懇疏求去加太子少保致仕

以前兵部尚書余子俊改戶部

十九年六月致仕戶部尚書翁世資卒世資莆田人正統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十四

五

壬戌進士勤謹和厚謬達有為時譽歸之贈太子少傅
謚義敏
二十年九月致仕戶部尚書黃鎬卒鎬閬縣人舉正統乙
丑進士拜御史巡按貴州劄平苗夷大著勞績累進南
戶部尚書所至有風裁多善政贈太子少保諡襄敏
十月以殷謙為戶部尚書謙涿州人正統己未進士授戶
部主事歷官巡撫宣府都御史憚將驕卒莫不開服至
令官財賦允足國用積為進太子少保致仕
二十一年六月戶部尚書楊鼎卒鼎咸寧人正統己未會
試第一廷試進士及第授編修歷陞尚書延綏用兵議

欲預徵邊餉言黃河洪唐漕運故道三門而上小河可達延緩者尚在請身督之竟沮於議不果居數年乞致仕至是卒諡莊敏始初試禮部不第聞南監學規整肅獨請就之竟爲祭酒陳敬宗所知在翰林迥然自異及遷戶部亦執法不群唯不嚴開礦一節有可疵云以潘榮爲南京戶部尚書

二十二年九月以劉昭爲戶部尚書尋罷初昭子綺納粟授錦衣千戶例不得管事貴緣典司鑒典至是事覺下獄科道馬鈴丁隆等交章劾昭貪名素著穢德給聞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重究姑從寬革去太子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爲民

二十三年正月以李敏爲戶部尚書

九月以王慎爲南京戶部尚書

弘治二年三月以黃敏爲南京戶部尚書

四年二月戶部尚書李敏卒敏襄城人景泰甲戌進士監恭靖敏爲人和易明爽臨事慎重有大議草奏動輒數千言理明詞順見者推服平生厚德士論多之以葉琪爲戶部尚書

十二月改黃敏爲南京左都御史起泰敏爲南京戶部尚書吏部尚書王恕言給事中官張九功等所上五章

極言抑泰敏之情罪與大朝廷所以處之者是非了然欲望朝廷召還泰敏以正賞罰以爲勸戒陛下宜從而未之從者是臣等不能贊襄以成陛下納諫之美罪莫大焉今柳景該追賊又蒙聖恩免之矣而恩獨不及於泰敏則是爲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其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伏望陛下從天下之公論召還泰敏或處之都察院俾之事事未必無補 上是之遂有是命

九年四月以吏部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經爲吏侍時諸大臣以災異上言屬經草疏請早視朝勸勵政節修實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去

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尚書耿裕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至是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皆說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引粥於兩淮又說不與 上說經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兵部尚書馬文升請出太倉銀市馬經曰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非祖訓 上是經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坤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賞給廣不節乃欲括天下

財盡歸京師給事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
爲燈費繼又執不肯發內臺臺奏增灑掃卒當月給廢
經再疏意不與

以王繼爲戶部尚書督理倉儲

十月南京戶部尚書潘榮卒榮能溪人以進士拜史料科給
事中多所參駁彈劾累官南戶部尚書致仕榮爲人寬
弘平易見義必爲嘗使琉球還所任祿存大體削弊
剔奸邪居濬如每家廟朔望及時祭無不盡禮人多化
之贈太子少保

十年七月泰紘乞致仕允之結生平清介不群蕭然若寒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戶部

士及致仕惟衣冠二僕人人美之

十一年閏十一月以梁璟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三年五月周經以星變乞致仕許之加太子太保仍歲
給人夫賜璽書給驛經以守正歸人多惜之
以佶鍾爲戶部尚書

六月梁璟以星變乞致仕許之

十四年八月戶部尚書葉琪卒琪山陽人景泰甲戌進士
歷官廣西僉事時南丹土官莫必勝爲寇奉勅襄定城
柳城洛容以過流賊畜水通渠以濟饑民陞陝西副使
以退岷州故寇擊殺程丹何十肉二首賊又平洮州累

陞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修築城堡罷土兵戍邊之下便
者官司農限內監莊田之請贈太子太保

十五年七月致仕南戶部尚書梁璟卒璟岷縣人景泰甲
戌進士致仕重厚不事矯飾隨所受任必舉其職閱歷
既久責望兼隆而又先幾引退以命終可謂不失其正
是年十月以王斌爲南京戶部尚書明年督兵討貴州
女苗平進太子少保

十七年五月佶鍾罷以泰紘代未幾紘罷以韓文代

十二月以熊翀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八年九月起周經爲南京戶部尚書辭不赴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戶部

戶部尚書泰紘卒結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正直剛方節
廉凜凜以劾中官屢危而屢獲免歷官四十餘年位列

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贈少保諡襄敏

正德元年十一月韓文罷劉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

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爲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港

職開仕瀕歸復陰遣邏卒伺察於途文乘一驛宿野店

而去給事中徐昂上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

勒昂昂坐除名爲民於是文子尚唐知州士聽刑部主

事士奇皆坐爲民

以佶佐高鈴爲戶部尚書鈴南京尋以忤瑾罷

二年五月以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月以張籍爲南京戶部尚書尋詔逮之勒致仕

三年二月以王佐爲南京戶部尚書

六月建前尚書韓文下獄

七月以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尋罷泰咸寧人由進士爲

如縣御史按察使都御史所至紀綱肅然人不敢干按

察山西時以事擢太原知府伊珍爲珍所許奏繫詔獄

左遷湖廣參政尋擢都御史巡撫宣府以擅打將官劾

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給事中潘鑄等復

疏泰有敢死之前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於劉瑾瑾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戶部

九

原籍陝西興平以同鄉故起爲南京操江副都御史尋

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卿人以喻泰泰曰進退

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還尚書又不謝瑾怒遂矯詔令致

仕仍罰米千石劾千束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鑄等數

十人皆以舉泰謂米有差泰歸復居章曲日焚香讀書

與其鄉人論猶事不與上官相見

八月逮王佐張籍下獄佐籍以失冊籍同韓文繫罰任米

一千石籍五百石

以林洋爲南京戶部尚書尋致仕洋閩縣人成化壬辰進

士歷今官憤瑾亂政上疏乞骸骨遂勒令致仕然卿以

爲名臣仍得馳驛給三代詔命歸隱瑾憾未釋役掘其

爲江西布政軍罰米二百石實塞下泮恭畏許慎退然

若不勝衣而中確有定守居守常俸外不私一錢家既

遭火又爲瑾所罰食甚至假官舍以居布衣蔬食泊如

也議者謂其持法太深取下太嚴不足貶其高焉

九月張籍坐總督漕運改楊州兌二萬五千於鳳陽除名

以劉璣爲戶部尚書

十月以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以陳金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一月以吳文度爲南京戶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戶部

十

四年十月改南京禮部尚書張濂於戶部

五年正月戶部侍郎儲璣乞致仕許之

八月劉璣以附理爲民以誅瑾功召總制三邊都御史楊

一清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十一月南京戶部尚書吳文度卒文度江寧人娶成化壬辰

進士居第不增廣不治產待諸姪無異已出與故舊處

猶布衣居官常求情於法外

六年正月召南京吏部尚書孫安爲戶部尚書

二月以李瀚爲南京戶部尚書尋致仕

十月前戶部尚書俞錦卒錦甯城人成化丙戌進士白智

長身不妄語笑剛毅諒直風使惟動居家孝友晚學過客語及時事輒警警不樂屬歲時于以後事請但云天下大可憂而已

七年正月以胡富爲南京戶部尚書

以邵寶爲戶部尚書督理倉儲

二年前南京戶部尚書秦氏悅卒民悅舒城人天順丁丑進士由行人歷官南吏戶兵三部尚書沉靜謹密進止有常平居手不釋卷樵薪染翰至老不倦謚莊簡

十月初戶部尚書王佐卒佐和順人成化戊戌進士性孤介寡合居鄉善李昂一人在仕途交不過數人慈惠達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二十一

下使人若恐傷之尤善記憶凡所涉歷終身不忘

八年六月孫文之致仕詩之交在戶部值歲內河朔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患朝廷命將征討調度甚急四方以災乞蠲免租糧截留運粟京師四方之儲不得時繼文從容調停權輕重緩急務求濟事又因民貧歛急不忍撻肌罵髓取債貲額至官賞賚溢賜與無節非時寔遊無益齋醮侈靡耗財之事終不能違其所蔽因其所明乃歎曰胡爲使民至此極也故乞休歸隱九峰

以王瓊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九年十一月南戶部尚書致仕雍泰卒年八十卒時楊有

聲若雷鳴所著有奏議五卷正誼卷詩六卷傳世十年五月以石介爲戶部尚書介留心國計酌盈濟虛時上北巡調集軍費不貲珍饈營繕盡未嘗告假會叔寧一竊權阻境盡法累執奏與之忤被譴奪俸因乞致仕許之杜門却掃意緒澹然

十一年十月初戶部尚書顧佐卒佐臨淮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戶部侍郎尚書時劉瑾把持韓文生以失冊職佐上其事持不行因奪俸三月遂引疾乞歸瑾憾不釋以邊儲罰輸米者三至稱貸以應無艱色至是卒贈太子太保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二十一

十二年二月以楊潭爲戶部尚書督倉儲潭保定新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先是督倉中賁率憑藉專橫相見接遇以禮而事不與議且歸併刺建革久監官微以詰煩憂平收解面以絕通賄人咸服其剛正

十四年三月以王鴻儒爲南戶部尚書尋卒鴻儒文莊鴻儒南陽人成化鄉試第一丁未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山西提學國子祭酒吏部侍郎尋官學有體要明習國家故事處已待物開誠布公人亦不敢干以私

六月以楊潭理部事

以邵璋爲南戶部尚書

以候觀爲戶部尚書總督倉儲

十六年四月楊澤乞致仕許之澤在部道

百官景從供應急於星火加以恩倖實繁無紀客兵支

費益增劑量計處日不暇給隨取具足中外倚之

召前戶部尚書韓文復任以光疾力辭允之

六月召孫交爲戶部尚書

七月以鄭宗仁爲戶部尚書提督倉儲

鄧璋致仕以蔣昇爲南戶部尚書

嘉靖元年四月致仕戶部尚書胡富卒富續漢人成化戊

戌進士授南大理評事歷陞順天府尹大理卿正德初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戶部

許逆瑾勅致仕瑾誅起陞南京戶部侍郎遷尚書廉疏

貳允食怯宿獎事涉權倖多格不行因乞休疏六上始

允仍給月米歲天至足卒贈太子少保諡康惠富數歷

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士論重之

五月以楊旦爲南戶部尚書

戶部郎中李維督餉蘄州等處荷法過嚴把總王譚怒之

誣其額外求索侵盜國儲給事中田賦以聞事下都察

院行撫按覆奏無驗有旨勿問仍召還用之

二年逮戶部常糧主事羅洪載下鎮撫司獄初錦衣衛百

戶張瑾率校尉湯受等支休糧通令橫取狼籍洪載捕

受等按其罪事連璋陽懼求杖脫罪洪載卒杖之遂奏

洪載擅答禁衛官抄且以齋日撻掠人上怒命下獄

考訊於是刑部尚書林俊戶部尚書孫交提督倉場太

監陳佑給事中劉濟張漢卿安磐沈漢昌鳴張達等御

史沈俊楊傑楊登泰張居倫等戶部郎中張卿爵等排

事進士王詔等各上疏論救請改付法司開斬並下鎮

撫司知之已鎮撫司具獄詞得旨洪載調外任譚香條

三月吏部尚書喬宇等疏奏不允竟謝湖州府通判

七月以王纘爲南京戶部尚書尋卒纘東莞人弘治癸丑

進士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戶部

九月以顏願壽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一月以秦金爲戶部尚書

三年九月以鄒文盛爲南京戶部尚書

四年二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鄧庠卒庠章人成化壬

辰進士謙和冲約不務繁餉時稱爲長者

五年六月致仕戶部尚書韓文卒贈太傅諡忠定文洪洞

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給事中幼都御史王越見語及

兩宮逮問拷訊幾成出爲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

南兵部尚書召爲戶部時人見疏請革鹽法七弊言盡

行正德間直以黨專權亂政率諸大臣抗言極諫劉瑾

恨之矯詔奪官已又詔獄欲殺之會有投匭名書者事不果生罪罰米輸邊瑾復官致仕上卽位賜詔存問文爲人清修耿介識量宏遠居常抑抑至臨大事輒毅然不可屈撓議者謂文惠同寮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忘於學上亦素嘉其忠亮故卹典獨優云十月戶部尚書致仕蔣昇卒昇全州人歷官三十餘年操履清白始終一致與弟大學士冕友愛惇睦家庭肅然臨終戒子勿求恩澤士論重之贈太子少保

璣總儲

六年三月以鄭文盛王承裕李瑋爲戶部尚書承裕南京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二十五

七年五月以劉龍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二月以梁村爲戶部尚書

八年御史王崧劾奏南京戶部侍郎胡定先巡撫淮揚嘗

娶淮安教官祝英女爲妻又買莊田十頃於寶應吏部

尚書桂夢龍言臣曩與大學士張聰道淮揚時定心懷

臣等建議故殺無辜如此宜下吏并治詔覓定官所辦事

情仍行彼處撫按官勘實以聞

九月以邊貢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年五月邊貢致仕時右都御史汪鏐劾貢嗜酒曠職月

視事無三日妨政病民恐因而成風爲害不淺上然之勅令致仕貢歷城人弘治丙辰進士丰姿凝秀懷吏事好交與天下豪俠其所搜積金石古文幾徧屬朝廷清明備聞秩無所見稍稍游歷西都諸山水竟日夜而又好浮白多屈其坐人欲心忌其各以爲罪論去之尋卒

六月召泰金爲南京戶部尚書余至部卽疏陳便民六事一浦口宜改設草場二馬草宜召商上納三水先宜砌磚圍四議築局絲宜於產絲地收買五湖廣額辦棉花六湖州解額白綿俱宜徵折色上從之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

戶部

二十六

九月以許讚爲戶部尚書

十一年正月南京戶部尚書鄧璋卒贈太子太保璋涿州

人爲逆瑾擄下獄瑾誅起撫河南計勦流賊總制陝西

擊敗套虜經略哈密土魯番納款前後以功屢受勅獎

十一月以許讚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二年二月戶部尚書孫交卒交鍾祥人再典戶部承正

德末公私匱乏時裁冗食立經制及致仕二十餘年清

標奇德卓爲海內之望贈少保諡榮偁

十三年閏二月以王軹爲南京戶部尚書

五月南京戶部尚書許讚卒讚家貧人前家宰進之子志

氣豪邁行誼修潔所著有通鑑前編圖書管見諸書
志好學家聲益振平論莊敏

九月起梁材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上念吏治屬難

特命材行考察汰簡數百人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

上命兼刑部獄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

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

皆以特旨從事以疏劾郭勛革職

十四年七月前戶部尚書李滄卒滄沁水人以風義自持

不畏強禦所至以嚴正見憚而持法平恕人亦無惡言

十五年十月以張雲爲戶部尚書總督倉儲尋致仕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入戶部

十一月以錢如京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六年正月以李廷相爲戶部尚書總督倉儲

七月致仕戶部尚書鄒文盛卒文盛公安人弘治癸丑進

士授給事中歷官雲南布政使時貴州土酋嘯亂陞副

都御史巡撫征勦克之進右都御史掌閤臺賑風紀人

不忍欺違戶部尚書尋乞休卒諡莊簡贈太子少保

十七年三月以李廷相爲戶部尚書

四月以王克封爲戶部尚書總督倉儲

五月致仕戶部尚書王承祜卒承祜三原人恕子也弘治

癸丑進士崇廉好學孝友端慎卓有父風士林重之諡

康傳

十八年二月李廷相加太子賓客尋致仕以梁材代

戶部左侍郎袁宗儒卒宗儒雄縣人正德戊辰進士嗣歷

中外三十餘年冰蘖之操如一日生平無私書私捐開

居則凡坐靜室不接人雖隆寒盛暑手不釋卷

十九年正月戶部尚書梁材致仕尋卒材金吾衛人弘治

己未進士初授德清知縣平易正直清介絕俗興利除

弊薄賦輕徭在任七年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知

嘉興無州二府有德政官浙江按察使時宸濠作亂中

官畢真爲之內應材密謀巡按御史張綱縛之浙人特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入戶部

康傳

以爲安居恒約飭僚屬意素公獨潔正直出於天性

隆慶初追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諡端肅

六月以李如圭爲戶部尚書

十一月以劉天和爲南京戶部尚書

二十年九月以陳經爲戶部尚書總儲

二十一年二月以周金爲南京戶部尚書

九月以王梈爲戶部尚書

二十二年四月戶部侍郎張璉卒璉耀州人賦性剛直不

畏強禦初 武宗駐蹕太原有儀賓生殺人下獄者璉

江彬乞免彬矯詔赦之璉曰大顏咫尺憲臣不親奉詔

史 265—532

旨其執收信免置之法

二十三年七月致仕戶部尚書李廷相卒廷相濮州人墳

子也弘治乙丑進士及第以編修不附劉瑾或兵部生

事瑾議復改中允歷官翰林學士武宗遊獵無度財

用耗費廷相經筵講百姓足章剴切詳晰上為感動

亟稱曰真學士歷陞前官贈太子太保諡文敏

二十四年三月以徐開為南京戶部尚書

十二月以閻楷為南京戶部尚書

二十五年三月以夏邦謨為南京戶部尚書

以張珩為戶部尚書總理倉儲尋遣戍以王驥代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戶部

八月南京戶部尚書周金卒贈太子太保諡莊敏金武進

人富達警敏有經制才自正德間歷諫垣九年都督馬

昂獻既姦女弟驛寵抗章請諒昂還其女久之得遣後

數歷中外勞績甚著

二十六年九月王呆遣戍王驥為民許庫呆汝上人正德

甲戌進士素稱清謹但待屬吏稍嚴急當是時邊隅多

事財用不給呆一切取辦倉庫空虛柄臣惡其執法又

人親暱小人之言言官又妄劾呆受賄遂逮詔獄考掠

誣伏請戍卒公論以為枉

以夏邦謨為戶部尚書

閏九月以趙廷璠為南京戶部尚書劉儲秀為戶部尚書
總督倉儲

二十七年二月以韓士英為南京戶部尚書

以張潤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儲尋致仕潤陳涉人弘治壬

戌進士由宜陽令歷官工部南吏部尚書持守堅凝動

有恒則雖事變習至處之裕如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少

保諡恭肅

二十八年十月以滿漢為戶部尚書

二十九年正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徐開卒開武進人弘

治壬戌進士深沉廉靖任廣東布政使以治行第一賜

國朝典彙卷八十七戶部

安歷官所至有聲始終無玷士論尚之

二月起原任兵部尚書陳經於戶部總督倉場督理西苑

農事尋卒經益都人正德甲戌進士性方介立朝聖三

十年門鮮干謁卒之日愛無私遺有古人之風

七月改刑部尚書李士翱於戶部時潘廣以謀處賦餉

上謂潘職司刑計偏執自明謂南京以士翱代

九月李士翱罷先是士翱以乏餉奪職至是吏部復奏論

士翱及工部尚書胡松兵部侍郎謝蘭等上命士翱

開往調南京餘各奪敘俸有差

十月以孫應奎為戶部尚書王崇慶為南京戶部尚書

三十年四月以張經爲戶部尚書總督分儲

三十一一年四月以韓士英爲戶部尚書尋免以侍郎方純

代時士英自南京兵部召未至會南京科道官張永憲

金蒙等交論士英歷任戶兵二部庸懦關其利樊委吏

督軍務聽守備不宜復理制費上曰南京科道親見

士英行事所言必真士英令寇帶閣住吏部推用不費

卷堂上官俸三月諸司印官一年餘半年乃改用純

三十二年六月以張經爲南京戶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

十一月以孫應奎爲南京戶部尚書

三十五年二月以屠紳爲南京戶部尚書

卽朝典彙卷八十七戶部

三十六年三月以賈應春爲南京戶部尚書尋改刑部以

馬坤代

給事徐渭劾方純昏庸依附離司邦計知百官論列禍宗

憲阮鶚提編庶民呂希周侵平軍帶首事有指佐而純

三十九年三月以江東爲戶部尚書四月改南京兵部以高

燾代

以劉承爲南京戶部尚書

七月戶部左侍郎石永卒贈右都御史永威縣人壬辰進

士燾介廉靖歷官以風裁若稱所至肅然卒之日行李

蕭然家無餘儲世稱貞士

四十年六月以黃光昇爲南京戶部尚書

四十一年十月以鮑道明爲南京戶部尚書

四十三年二月以張舜臣爲南京戶部尚書

四十四年九月給事中周舜臣奏今國計日絀營在戶部

卽朝典彙卷八十七戶部

尚書高寔經畫無策專事私營所受解戶部人金錢動

以數千計宜亟賜罷斥以清獎原給事中馮成能亦劾

輝貪黷欺玩脂膏苟悅且言周官司徒掌天下之錢穀

卽今戶部尚書地要責繁豈宜以隄人居之御史張振

之復疏其大罪四俱下吏部議覆言權性頗寬緩叙下

稍疎二臣風聞之言未必無據若司徒掌邦五典本

非錢穀之官成能疏中乃誤引及之非也上手批其

諫曰高寔無聞過差先亦無言止因奉旨見倉員

略

加恩獎進見誠忌諱臣所奏固言者常職然不無論上

曰未聞未嘗爲於實貨不知糧所收買本以爲常用之

史 265—534

物豈有王侯不得僭用者今之戶部郎周官之司農所
學何業其令權視事如故

四十五年閏十月以馬森爲南京戶部尚書

隆慶元年正月高燧陞任以爲守禮爲戶部尚書尋歸養

六月以馬森爲戶部尚書

三年二月以劉體乾爲戶部尚書郭乾爲南戶部尚書

四年七月劉體乾罷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眞珠黃玉綠玉

黃金等項高燧即時召商收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件

當爲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入後出衙環取利中

貴大嘉燧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科道論罷之及體

國朝興業卷八十七

戶部

三十三

乾爲尚書凡有取買眞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書上

疏抗論財用絀乏請停取買雖至文書房中官不敢令

辦本吏領回體乾仍令責上中官毒陵其吏旬伏而出

移罪居本吏其月間云云今書體乾面諭不必上本

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買仍執不行又令買金雲南體

乾多執奏不即奉詔雲南年例金至是過期不至有中

旨詰責體乾引罪上以體乾數抗旨手詔勘問勒令

開住給事中先懇御史凌瑄等交章留之不聽

以張守道爲戶部尚書

十月以曹邦輔爲南京戶部尚書

五年十二月以王光國爲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國朝興業卷八十七

戶部

三十四

國朝典彙卷八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修

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臣胡惟霖 訂正

戶部二

方輿

洪武三年冬儒士魏俊民黃麓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上

大明志命秘書監梓行授俊民等官先是上令俊民

等類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凡行省十

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

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

國朝典彙卷八十八 方輿

六年上以天下既平藩海內外幅員方數萬里欲觀其

山川形勢開徵阮憲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遂命

各行省州郡每於閏年繪圖以進

十六年正月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池地里山川關津亭

墩水陸道路倉庫

十七年正月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

十八年夏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

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

戒愼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公湯以七十里

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

共事

崇禎十六年修寰宇通志

嘉靖八年大學士桂萼述輿地圖十有七各有敘紀上

曰覽圖啟明白切要具見體國經濟至意國本既寬還

爲副本存留內閣

國朝典彙卷八十八 方輿

本朝南京十三省府州縣建置沿革

北直隸

順天府古幽薊地遼金元俱於此建都遼為南京幽都府

後改為析津府金稱燕京改號中都以前津府為大興

府元初為燕京路後改為大都路洪武初改為北平布

政司北平府永樂初建北京改為順天府 屬縣大興

宛平 固安 永清 東安 武清 涿州 房山 良鄉 涿州 固安 永清 東安 武清 涿州 房山 良鄉

香河 通縣 昌平 密雲 懷柔 順義 固安 永清 東安 武清 涿州 房山 良鄉

小興 寶坻 昌平 密雲 懷柔 順義 固安 永清 東安 武清 涿州 房山 良鄉

州 順義 固安 永清 東安 武清 涿州 房山 良鄉

國朝與案卷八十八 方輿

保定府 屬縣清苑 附滿城 安肅 洪武二年 定興 興國 初元

六年 屬縣新城 洪武六年 屬縣定興 洪武二年 定興 興國 初元

改今屬 容城 固初改今屬 完 洪武二年 定興 興國 初元

改今屬 雄縣 固初改今屬 完 洪武二年 定興 興國 初元

安州 洪武七年 屬縣高陽 新安 洪武

省入安州 易州 固初改今屬 屬縣涞水

後置 屬縣河間 固初改今屬 屬縣涞水

河間府 屬縣河間 固初改今屬 屬縣涞水

屬縣河間 固初改今屬 屬縣涞水

屬縣河間 固初改今屬 屬縣涞水

屬縣河間 固初改今屬 屬縣涞水

屬縣河間 固初改今屬 屬縣涞水

屬縣河間 固初改今屬 屬縣涞水

屬縣河間 固初改今屬 屬縣涞水

屬縣河間 固初改今屬 屬縣涞水

屬縣河間 固初改今屬 屬縣涞水

蕭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屬縣 任丘 元初 洪武十年 交河 初屬青

<p>永平府 屬縣廣龍 遷安 撫寧 昌黎 灤州</p>	<p>延慶州 屬縣樂亭</p>	<p>永寧 屬縣永寧</p>	<p>保安州 屬縣保安</p>	<p>南直隸</p>	<p>應天府 古金陵地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皆於此建都</p>	<p>高皇帝乃定鼎於此丙申年改集慶路為應天府</p>	<p>江甯 屬縣江甯</p>	<p>鳳陽府 吳元年改濠州為臨濠府洪武三年改中立府</p>	<p>定為中都七年改為鳳陽府</p>	<p>榮城 泗州 屬縣泗州</p>	<p>太和 亳州 屬縣亳州</p>	<p>蘇州府 屬縣蘇州</p>
-----------------------------	-----------------	----------------	-----------------	------------	-------------------------------	----------------------------	----------------	-------------------------------	--------------------	-------------------	-------------------	-----------------

<p>長洲 屬縣長洲</p>	<p>松江府 屬縣松江</p>	<p>常州府 屬縣常州</p>	<p>無錫 屬縣無錫</p>	<p>鎮江府 屬縣鎮江</p>	<p>揚州府 屬縣揚州</p>	<p>如皋 通州 屬縣通州</p>	<p>淮安府 屬縣淮安</p>	<p>桃源 沭陽 屬縣沭陽</p>	<p>輿檢 邳州 屬縣邳州</p>	<p>蘇州府 屬縣蘇州</p>
----------------	-----------------	-----------------	----------------	-----------------	-----------------	-------------------	-----------------	-------------------	-------------------	-----------------

<p>州改無爲州<small>國初以無爲縣屬六安朝屬壽州以六安縣有人後屬縣美山</small> 霍山<small>六安地屬縣</small></p>	<p>安慶府<small>元屬河</small> 國初以安慶路爲寧江府後復爲安慶府</p>	<p>屬縣<small>寧江</small> 桐城 潛山 太湖 宿松 望江</p>	<p>太平府<small>元屬江</small> 屬縣<small>當塗</small> 蕪湖 繁昌</p>	<p>寧國府<small>元屬江</small> 屬縣<small>宣城</small> 寧國 涇 太平 旌德</p>	<p>南陵</p>	<p>池州府<small>元屬江</small> 屬縣<small>貴池</small> 青陽 銅陵 石埭</p>	<p>建德 東流</p>	<p>徽州府<small>元屬江</small> 國初改徽州路爲興安府後改徽州府</p>	<p>國朝興寧卷八十八 方輿 七</p>	<p>屬縣<small>歙</small> 休寧 婺源<small>國初改歙縣</small> 祁門 黟 績溪</p>	<p>廣德州<small>元隸江</small> 浙行省國初改<small>歙</small> 屬縣<small>建平</small></p>	<p>和州<small>元隸江</small> 浙行省國初改<small>歙</small> 屬縣<small>建平</small></p>	<p>州<small>直隸</small> 屬縣<small>舍山</small></p>	<p>滁州<small>元隸江</small> 浙行省國初以清流全<small>屬</small> 未安<small>二縣併入州隸</small></p>	<p>屬縣<small>全椒</small> 未安</p>	<p>徐州<small>元隸江</small> 浙行省國初<small>隸</small> 屬縣<small>蕭</small> 碭山<small>元隸</small> 豐 沛</p>	<p>浙江古揚州地漢會稽郡兼境二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宋</p>
--	---	---	--	---	-----------	---	--------------	--	----------------------	---	---	--	---	---	-------------------------------	--	--

武義	浦江	湯溪	武義六年新龍溪
衢州府	屬縣	西安	龍溪
嚴州府	屬縣	新安	常山
遂安	壽昌	分水	江山
處州府	屬縣	麗水	青田
龍泉	慶元	景寧	雲和
宣平	慶元	景寧	雲和
江西	江西	江西	江西
江西古楊州地	漢傾以楊州部刺史唐隸江南道開元中	分爲江南西道置採訪處置使治洪州後改採訪爲觀	
國朝興業卷八十八 方輿 九			
察治仍舊宋置江南西道安撫使以陸興守臣兼領又	置江西提點刑獄司治贛州元於陸興路置江西行中	省省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國初置江西布政司	
南昌府	屬縣	南昌	新建
進賢	奉新	靖安	武寧
德興	安仁	萬年	樂平
廣信府	屬縣	上饒	玉山
鉛山	國初改	安	正德十
南康府	屬縣	星子	都昌

九江府	屬縣	德化	德安
彭澤	屬縣	瑞昌	湖口
建昌府	屬縣	南城	新城
廣昌	屬縣	崇仁	金谿
撫州府	屬縣	臨川	崇仁
東鄉	屬縣	清江	新淦
吉安府	屬縣	廬陵	泰和
龍泉	萬安	永新	新寧
國朝興業卷八十八 方輿 十			
瑞州府	屬縣	高安	上高
袁州府	屬縣	宜春	分宜
贛州府	屬縣	贛縣	寧都
瑞金	屬縣	龍南	石城
南安府	屬縣	大庾	南康
湖廣	屬縣	利州	都
增置十五道	宋置	利州	都

後魏置
以縣省入
屬縣應山
國初併入
縣後復置

常德府
屬縣武陵
桃源洪武初改
龍陽全
沅江洪武

山東

山東古青兗二州地漢於青州兗州各置刺史唐宋因之東西分治元始令爲東西宣慰廉訪司本朝置山東布政司

濟南府 屬縣歷城 鄒平 濮川 陽武初改般

州以附郭縣濟南府人等 長山 陽武 新上 齊河 元

州濟陽 禹城 元屬齊東 開路 陽邑 長清 元屬太

肥城 元屬齊東 平濟東 二縣十四年又置 陵 元屬

後治德州故城 泰安州 元屬東平 陽武初改般

新泰 萊蕪 德州 洪武初改般 陽武初改般

國朝典彙卷八十八 方輿 十七

屬縣德平 平原 武定州 洪武六年改萊州爲安樂

年改爲屬縣陽信 海豐 元屬陽信 洪武八年 樂陵 元

州商河 濱州 洪武初改般 屬縣利津 霑化 蒲臺

兗州府 洪武中改 屬縣濰陽 洪武十八年復置州 鄒

金元屬泗水 滕 金元屬滕州 滕縣 洪武初

州洪武二年 寧陽 金元屬濟寧 洪武初

州屬濟寧 寧陽 金元屬濟寧 洪武初

武十八年改 屬縣濟寧 洪武初

改今屬 城武 濟寧府 十八年改今屬 曹州 年改

爲縣正統十一年屬縣曹州 洪武初

屬以縣定陶 洪武初改般 陽武初改般

屬以縣定陶 洪武初改般 陽武初改般

十八年改府爲州 屬縣嘉祥 曹州 鉅鹿 鄆城 東平

州洪武六年改府爲州 屬縣嘉祥 曹州 鉅鹿 鄆城 東平

平陰 陽穀 壽張 洪武三年省入須城屬 沂州 益都

壽張 洪武初改般 陽武初改般

東昌府 屬縣聊城 鄆城 堂邑 博平 茌平 清平

冠 元屬東平 陽武初改般

初又使縣東 陽武初改般

高唐 元屬東平 陽武初改般

濮州 元屬東平 陽武初改般

朝城 元屬東平 陽武初改般

國朝典彙卷八十八 方輿 十八

青州府 屬縣益都 陽武初改般

高苑 樂安 壽光 昌樂 陽武初改般

諸城 陽武初改般 陽武初改般

沂水 日照 陽武初改般

兗州府 屬縣濟寧 陽武初改般

黃 陽武初改般 陽武初改般

萊州府 屬縣萊陽 陽武初改般

昌邑 陽武初改般 陽武初改般

昌邑 陽武初改般 陽武初改般

昌邑 陽武初改般 陽武初改般

昌邑 陽武初改般 陽武初改般

昌邑 陽武初改般 陽武初改般

附遼東

遼東都指揮司 元為遼陽路洪武四年置定遼東都司

屬衛定遼中縣 洪武七年置遼陽左 右 前 後 三衛

十年置為千戶所 後洪武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東寧以上六衛俱屬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洪武十四年置遼東衛

國朝典彙卷八十八 方輿

左屯 全 右屯 洪武二十 前屯 金州府 附都 洪武元年

十五年 寧遠 本前屯 中屯 二 船 濟陽中 元 滿 洪武

鐵嶺 洪武二十 三 萬金 妻 額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鐵嶺 洪武二十 三 萬金 妻 額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鐵嶺 洪武二十 三 萬金 妻 額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鐵嶺 洪武二十 三 萬金 妻 額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鐵嶺 洪武二十 三 萬金 妻 額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鐵嶺 洪武二十 三 萬金 妻 額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鐵嶺 洪武二十 三 萬金 妻 額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鐵嶺 洪武二十 三 萬金 妻 額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鐵嶺 洪武二十 三 萬金 妻 額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鐵嶺 洪武二十 三 萬金 妻 額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鐵嶺 洪武二十 三 萬金 妻 額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鐵嶺 洪武二十 三 萬金 妻 額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太谷 祁 徐溝 壽陽 文水 壽陽 孟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洪武二年 舒榮 洪武二年 河漢 元 至 元 至 元 至

國朝典彙卷八十八 方輿

州以河東 屬縣 晉 榮河 倚氏 萬泉 河津

解州 國初以 屬縣 安邑 及 聞喜 平陸 芮城

絳州 國初以 屬縣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霍邑縣

絳州 國初以 屬縣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霍邑縣

絳州 國初以 屬縣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霍邑縣

絳州 國初以 屬縣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霍邑縣

絳州 國初以 屬縣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霍邑縣

絳州 國初以 屬縣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霍邑縣

絳州 國初以 屬縣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霍邑縣

絳州 國初以 屬縣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霍邑縣

絳州 國初以 屬縣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霍邑縣

絳州 國初以 屬縣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霍邑縣

絳州 國初以 屬縣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霍邑縣

絳州 國初以 屬縣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霍邑縣

縣同官 富平 乾州 天要者入 醴泉 武功

延安府 屬縣膚施 安塞 甘泉 安定 保安

<p>馬湖府 屬長官司泥溪 平夷 蠻夷 沐川 屏山</p> <p>縣中置</p>	<p>龍安府 元屬龍州宣慰司洪武七年改爲州二十三年更</p> <p>屬縣平武 屬中改江油 屬初改江德中改石泉 成都正</p>	<p>遵義府 元屬播州安撫司洪武四年改宣慰司</p> <p>桐梓 真安州 屬縣綏陽 仁懷 安靜</p>	<p>鎮雄府 本朝改元布布爲布都府初隸雲南洪武十六</p> <p>改今屬長官司歸化 懷德 威信 安靜</p>	<p>國朝典彙卷八十八 方輿 三五</p>	<p>潼川州 國初改歸州洪武九年</p> <p>屬縣潼南 中江 遂寧 安岳 縣後併州人縣</p>	<p>樂至 舊有人安岳</p> <p>眉州 洪武初改爲縣屬彭山 洪武九年併入眉 丹稜</p>	<p>嘉定州 洪武四年改歸州府九</p> <p>屬縣夾江 洪雅</p>	<p>瀘州 屬縣納溪 合江 江安</p>	<p>雅州 元屬嘉定府屬新寧 洪武十</p> <p>屬縣名山 洪武十</p>
--	--	---	--	-----------------------	--	--	-------------------------------------	----------------------	--

<p>平茶洞長官司 宣撫司十七年改直隸州屬西</p> <p>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二十年改指揮司屬長官司</p>	<p>恩巽日安撫司 宣撫司十七年改直隸州屬西</p>	<p>天全六番招討司 元分六番天全二招討司</p>	<p>烏撒軍民府 洪武初改宣撫司爲烏撒軍民府</p>	<p>烏蒙軍民府 洪武初改宣撫司爲烏蒙軍民府</p>	<p>東川軍民府 洪武初改宣撫司爲東川軍民府</p>	<p>邛州 洪武九年改州屬縣大邑 蒲江 元屬邛州</p>	<p>國朝典彙卷八十八 方輿 三六</p>	<p>占蘇先結族 蝦匪族 白馬路族 山洞族 阿普</p>	<p>洞族 北定族 麥匪族 者多族 牟力結族 班</p>	<p>班族 祈命族 勒都族 包藏族 阿普族 以上俱</p>	<p>四年 恩義兒族 洪武二十年 阿用族 宣德十 潘幹寨 初置</p>	<p>屬安撫司八郎 四年置 麻兒匪 年置 阿角寨 苗兒者</p>	<p>俱正統</p>	<p>壺漢守禦軍民千戶所 洪武十一年平定西羌以古翼州</p>	<p>五年改軍民千戶 屬長官司壺漢 鬱郎 俱永置</p>	<p>四川行都指揮司 洪武中罷宣慰司置建昌衛隸四川都</p>	<p>南爲軍民指揮 屬衛建昌 洪武二十五年置 建昌前十七年</p>
---	----------------------------	---------------------------	----------------------------	----------------------------	----------------------------	------------------------------	-----------------------	------------------------------	------------------------------	-------------------------------	-------------------------------------	----------------------------------	------------	--------------------------------	------------------------------	--------------------------------	-----------------------------------

武平縣 屬縣 東安 西寧

[illegible]

廣西古百粵地漢傾於荆交二州部刺史唐以其地隸南

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宋屬廣南西路元置廣西南路

道及嶺南廣西道宣慰廉訪司俱隸湖廣行省至王末

置廣西行中書省我朝置廣西布政司

桂林府屬臨桂縣

永寧州 國初改古縣爲古曰屬縣 永福 因初省理義寧

全州 洪武初改路爲府九年改爲州省清和縣入焉永興府二十八牛文入焉

柳州府
屬縣馬平
附羅城
宋省入潯水縣

國朝典彙卷八十八
方輿

洪武十年縣廢置三江鎮

國初改州爲縣
 來賓
 國初以陽
 州
 國初以陽

武賓州 上林

慶遠府屬縣宜山附天河所賦可也洪武初改

三原州 舊縣思恩 舊隸 洪武初廢入思恩縣十七

南丹州洪武初有永寧福延四州入焉

東蘭州 洪武十二年省安那也州 古那地二州洪

平樂府
建文二年降
屬縣平樂
附郭四初省
武初合爲
卷我

賀舊爲州洪武初省臨隆慶中舊爲州洪武初省臨隆慶中

仁个永安州

1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97, 92, 1033-1046.

梧州府
[附錄] 洪武所改州縣
一、世宗初改

清寧縣 俗名不木 邦康省 錦津縣入焉 容州爲縣以

南流縣省入

武十年改 陸川 典業

平南 貴縣以鬱林縣省入

南華寺

○**平定** 平定州 諸賊出沒要路置州治焉

同置梧州爲縣隸南寧十四年後

州（原）上思州（思明）丁雲州（中設）

太平 恩城 安平 義利 萬承

人
思同
蒼生
龍英
結安

圖書集成卷八十八 方輿 子

結倫 都結 上下凍 永康 屬縣崇善 陀陵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The title is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author is "John Adams". The date is "1776".

恩明府 恩明 上石西 下石西 恩祥

樂二年改爲縣嘉靖中爲州思

恩恩軍民府
西正統五年改為府尋改軍民府

鎮安府
遠移建康州

田州府入焉事文爲州屬縣上林

利州 舊義州洪武初改

奉議州 二十八年改置衛字羅衛置州

向武州三十一年罷所復置州直隸

武定軍民府 國初以南 和曲州 元謀縣 祿勸州

尋甸軍民府 洪武中以仁德爲事 尋甸 入建文中別省設置

麗江軍民府 元立 麗江 爲夫歸房二縣皆入 麗江 國初改屬

巨津

元江軍民府 元宣慰司 元江 洪武中改 元江 因遠驛必甸長官司

永昌軍民府 洪武十五年置 永昌 府又立金甯府二十三年省

保山縣 洪武十五年置 保山 縣屬永平縣 騰越州 嘉靖中改軍民府

潞江安撫司 洪武十五年置 潞江 安撫司屬永平縣 騰越州 嘉靖中改軍民府

國朝典彙卷八十八 方輿 三十五

北勝州 洪武中改府屬州屬慶府 北勝 州屬慶府

新化州 洪武中改府屬州屬慶府 新化 州屬慶府

者樂甸長官司 洪武十五年置 者樂 甸屬慶府

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 洪武二十年置 瀾滄 衛屬慶府

騰衝軍民指揮使司 洪武二十年置 騰衝 衛屬慶府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 洪武十七年改 車里 宣慰使司屬慶府

水邦軍民宣慰使司 洪武十五年改 水邦 宣慰使司屬慶府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洪武十五年改 孟養 宣慰使司屬慶府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洪武二十年改 緬甸 宣慰使司屬慶府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洪武二十四年置 八百 大甸屬慶府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洪武三年置 老撾 宣慰使司屬慶府

大古刺軍民宣慰使司 洪武三年置 大古 刺屬慶府

龍川平納軍民宣慰使司 洪武中置 龍川 平納屬慶府

底馬撒軍民宣慰使司 洪武中置 底馬 撒屬慶府

孟定府 洪武十五年置 孟定 府屬慶府

南甸宣撫司 洪武十五年置 南甸 宣撫司屬慶府

干崖宣撫司 洪武十五年置 干崖 宣撫司屬慶府

騰川宣撫司 洪武十五年置 騰川 宣撫司屬慶府

潞甸州 洪武十五年置 潞甸 州屬慶府

國朝典彙卷八十八 方輿 三十四

大候州 洪武二十四年置 大候 州屬慶府

孟連長官司 洪武七年置 孟連 長官司屬慶府

麻里長官司 洪武十五年置 麻里 長官司屬慶府

貴州 洪武十五年置 貴州 屬慶府

貴州古西南夷施施鬼國地 元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

慰司本朝洪武初以其地分隸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

司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布政司

貴陽府 洪武初置 貴陽 府屬慶府

萬長官司 洪武初置 萬長 官司屬慶府

番 盧番 程番 卓番 方番 洪番 臥龍番

頂格 正洪武十

市子 宗愛社 公司

佐 龍里 白納 底寨 爭西盤夷 卷龍坑

金坑安撫司 洪武十年置屬司川正統口年 長官司

木灰 盧山 正統中改今屬 藤棚 大華 洪武

的的與葉卷八十八 方輿

三七

國朝典彙卷八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 臣 康新民 訂正

戶部三

戶口

丙午五月 太祖還自濠州諭中書省曰吾往濠州所經

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肅兵興以來人民死徙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怨嗟之起皆足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編加體訪俾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業庶幾不致失所

國朝典彙卷八十九 戶口

洪武二年二月先是 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戶

部臣對曰以田稅之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厚產

上曰富民多豪強元時此輩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

其害宜召之來朕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 上

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官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

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

者不得自安貧者不得自存矣今朕爲爾主立法定制

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存其生爾等當循分守

法能立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

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爲良

民若敬昔之所爲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
建之時翰林學士宋謙唐同及特制王禕起居注陳敬
等侍左右 上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爲善耳禕
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爲人主者知
爲治而不知爲教今 陛下訓諭之不管嚴師教弟子
恩之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矣

三年詔戶部繕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
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貯於部帖給與民
令有司點閱比對有不同者問發見軍官隱瞞者處斬
二月命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
國朝典彙卷八十九 戶口 二

於臺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

六月 上諭中書省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
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
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
種田永爲已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
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

四年六月魏國公徐達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
戶一十九萬七千二十七口散處衛府籍爲軍者給衣
糧籍爲民者給田以計凡已降而內徙者戶三萬四千
五十六

十月詔數民數給以戶帖

六年四月太僕寺丞梁瑩先帖木兒請寧夏境內及四川
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離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
通行宜招集流徙務農屯田兼行種鹽之法以足兵食
從之

七年十月 上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
民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處起
取數十萬散與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農種使之開
墾荒田永爲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
有四萬詣鳳陽令官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候吳良同
國朝典彙卷八十九 戶口 三

紀興等總督之

十一年八月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
寬鄉蓋欲天地不失利民有恒產今河北諸處兵後田
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
閑之地開種田畝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 上諭戶部
侍郎楊瑄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
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興定臨清
歸德太康諸閑曠之地令自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
給執二十錠以備農具

二十二年四月令杭湖溫台等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

淮河應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銀戶三十錠使備農具
免其賦役三年

九月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應募屯
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等缺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徐禮
分田給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合民時 上以山西地狹
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於北平山東河南曠土耕種後
從整等應募

十一月命後軍都督僉事李諭等往諭山西之民願使河
南彰德歸德山東臨清東昌諸處者驗丁給田其冒名
多占者罪之

國朝典彙卷八十九 戶口

四

三七九

二十四年七月徙富民實京師

二十七年上元典史隋吉言農民中有一夫一婦者當耕
種時或不幸大病而歸給湯藥農務既廢田亦墮荒及
病且愈則時已過矣上無以供困賦下無以養室家請
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團為一社每遇農時有
疾病則一社協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農民無饑苦
上善其言諭戶部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
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風俗
頗敝鄉鄰親戚不相周恤甚者強凌弱眾暴寡吞貧
人失忠厚之道朕今置民白戶為里一里之間有貧有

富凡遇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貧
有窮者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
貸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以此意
諭民知之

二十八年二月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歷萊五府民稠
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管遼間民以賣之而地之荒
閑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項十丁
以上田不及二項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項并小民無
可耕者皆令分丁就東昌開墾閑田庶因無游風地無
墾上面民食可足也 上可其奏命戶部行之

國朝典彙卷八十九 戶口

五

四三

建文二年二月初置後湖樞候所

按後湖事體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天寒及三月楊
花不顯冊凡新蓋冊庫該部估值工料重大行文申府
取撥軍士搬運到湖如遇隆冬盛暑役使軍人暫歇如
止係小修工料不多但令匠人量帶小工數名應那完
日給與工食其物料令舖戶雇運赴湖量給腳價
四年八月戶部奏直隸淮安及北平永平河間諸郡邊兵
流移今復業者七萬一千三百餘戶詔所司善加撫綏
九月命戶部覈實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浮游逃沁汾五州
無田之家實北平各府州縣仍戶給鈔使置牛具種子

五年後徵其稅

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以處民之罪徙者

永樂元年三月河南裕州言地廣民稀請於山西澤潞等

州縣無州之家分丁耕種 上命戶部行之

八月簡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政司富民實北京

閏十一月南陽縣言本縣民多徙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

下令抽之 上頗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難

肯棄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螟饑饉相仍守令

又鮮能盡撫綏之迫不得已米家逃徙自閭存活之計

耳今歸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指之益困

國朝典彙卷八十九

戶口

太

七

之耳所言不可聽

八年正月 皇太子除肇慶府絕戶租糧九百八十餘石

七月工部侍郎蔣廷瓚招撫舊州等州縣復業民一萬三

千四百戶

十二月部武府言境內疫死民一萬二千餘戶所遺田地

乞以校罪囚徒耕種輸稅從之

十年正月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等縣地

曠民稀請從業諸郡民多無田宜擇丁多者分居就耕

賜其役三年庶地無荒蕪民不失業從之

十四年十一月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三千三百餘戶於

保安州免賦役三年

宣德三年七月青州府民劉中等奏永泉中因歲歉流徙

至聚強縣凡三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

逼山東乞就附籍彙強 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

但得民安卽已唐宇文融檢括流民這期不守者滿邊

州縣容庇者抵罪州縣承風勞擾百姓念災逃竄益多

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為戒

八月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等曰禹

平水土民其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

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理

國朝典彙卷八十九

戶口

七

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以至秦漢所耗尤多漢高至文

景民庶大增武帝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

其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

之役率土之民十幾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

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師餘大業之初

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

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為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

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

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

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槩也 上曰戶口之盛

袁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養生息其衰也
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賜帝繼隋文之後
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特其富庶而不知儉戒
乎漢武末年乃知儉過湯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
皆足爲世主大戒

四年七月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視朝退因語侍臣
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莫及議者
謂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
必然夫有治人無治法漢唐之間之法未嘗不善至其
子孫力役煩興費用無度天下凋敝隋文勤政節儉足
嗣朝興業卷八十九

戶口

八

致富庶民徒以其法談且如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
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
家無事則生計日繁財賦自足使煬帝能謹守隋文之
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六年三月尚書胡濙等條奏戶口事宜各處軍衛有司常
宜省諭旗甲里老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係他處人民
卽報官拘審發回原籍若輒容不來該管旗甲親都里
老俱坐以罪

止統元年四月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招撫流民請令
有司考核以有無流民爲殿最從之時灾傷民多流徙

議設法撫之又恐復業者憚於徵輸無復固志奏免所
欠稅銀

成化七年三月楊瑋巡撫荆襄悉流民爲壘累及於已固
爲危言以勸朝廷自巡按御史薛承學及藩臬守巡官
皆附瑋議遂悉發流民各歸故土

十二年二月命左副都御史原傑經略鄖陽撫定流民咸
化初元陝西至荆襄唐郡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
所至流連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
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
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
國朝興業卷八十九

戶口

九

漢卿之乃若流民說略曰昔同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
晉時廬山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
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
松滋遂隸荊州南雍遂併襄陽垂今于載寧諠如故此
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聽其近諸縣者
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
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遂爲右都御史李賓
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漢說疏上
之 上可焉命保往蓋其事

七月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宜德聞

有流民都百川楊澤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
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尚劉
千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宜終未
去讐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者勢不容已敢保無
後日之患謹條陳流民三事其一荆襄之地土地肥
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收籍管業其
新附籍領種田土納成里甲量加存恤欲回原籍者聽
其發兌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二流民潛處出沒
不常乞還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
流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
圖輯輿乘卷八十九 戶口 十 四二

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
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日趨於善矣都察院
是其議請移文撫治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九月戶部以河南巡撫張瑄言河南各府流民蟻聚宜設
法撫卹請行河南山西山東及北直隸各巡撫官俾曉
諭各屬府州縣官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省令復業
沿途給以口糧并移文原籍官司復其事產之被人侵
占者給以牛具種子免其賦役三年若無家不願歸者
暫爲安插令所司招回撥與閑地如例賑卹仍籍有司
之加意與而不黜陟之制可

弘治十一年二月管後湖黃冊南京戶科給事中楊廉奏
行清查黃冊請與戶部委官各行回報以相參對由是
所查戶籍無弗實者兵部議勝洪承年開册廉奏言遠
册或不完善之天下好且日滋非便然遠年之册減戶
籍根源宜添造册庫樁架簿堆以便揭查晒驗從之
十八年二月戶部獻民數 上按開數戶以爲當今生齒
繁盛戶口喧盈而窮宜忍而耗弊在逃亡流移脫漏理
沒 命簡大臣查覈廷舉刑部侍郎何鑑遂命往稽覈
河南湖廣陝西三省戶口

正德元年五月何鑑疏處置地方十事一請官給散戶二
圖輯輿乘卷八十九 戶口 十 四二

處置附籍人戶三處置還鄉人戶四查理軍匠奸弊五
發戶籍以革脫漏六嚴厥籍以清里甲七嚴禁捕以靖
地方八專委任以總地方九均田賦以安小民十設衛
門以控地方復歸功於王瓊等一十二人請量加旌擢
俱下部議行之

十六年戶部覆御史竄欽奏國家營造黃冊事例凡各里
舊額人戶除故絕并全戶兇軍不及一里者許歸一里
當差餘剩人戶察附近外里附同編造先年營造黃冊
之時當事諸臣拘泥舊冊格限不肯遵照前規將潛乏
里分歸併改各州縣以迎絕入戶或捏名或虛立女戶或

父子兄弟析分戶籍或里分實在二三十戶虛填一里或排年實在三四五戶虛填一甲節年避亡遁欠及勢要奸民飛說稅糧貨累賠補小民丁產不敷亦行竄避以致通租日多里甲日耗今屆增造之期宜申明前例通行天下邵邑每里務以實在人戶一百一十戶為準如有消乏許以附近流守有司軍衛人丁及軍民官員事故遺下家人子弟寄居日近置成家業者補入不及額許以相近外里歸併不許仍前捏說名女戶將逃絕人戶湊數虛填庶幾官民兩便議上從之

嘉靖元年順天府尹萬銳奏弘治間定各州縣計畝徵糧國朝興業卷八十九 戶口

十一

之法軍需料價俱從此出其文武職官及諸嘗優免者止免人丁不及地畝近來差繁賦重援例投免及陵墳濬戶一槩優免偏累小民逃亡殆盡請申明舊制以避民田部覆請如銳奏申明均徵地畝之法及禁約各陵戶不得倚內臣聲勢規免地稅阻撓縣官上曰然今後順天府屬州縣編審均徭仍酌量人丁地畝兼徵銀兩應免之家照例止免人丁不得盡將地畝一槩折免二十一年御史黎循典言山東費縣沂州郯城嶧縣滕縣地方曠土積逋甚多宜下所司招撫流移令復舊業措取牛具種子假以歲月免其征役使得盡力田事少解

國課部覆從之

嘉慶六年五月復廣西灌陽縣編戶開初編戶十四里以猺寇殘破居民流徙田多荒蕪僅存八里又調他衛軍屯守許自占田墾種田租歸軍衛者十六七民籍日減僅存六里至是撫臣郭應祥以占田賦平清丈田畝請以軍餘承種民田者皆入有司以復十四里之額從之

國朝興業卷八十九

十三

國朝典彙卷九十

都察院右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

賦役

洪武元年二月命中書定賦法役法 上以立國之初經

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德州九江南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九頃出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上

三

夫如田之數過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忍之務浮況之役宜罷之

上嘗謂太史公劉基等曰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指斂以殷其賄賄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法未則國計可以恒紓

國初兩浙富民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託親鄰佃僕謂之鐵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

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 上素知其弊及即位乃遣因于生武淳等往各處集里甲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書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類編爲冊以所繪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六年定府爲三等賦二十萬石上爲上府知府從三品二十萬下中府正四品十萬下下府從四品已乃並爲正四品初吳元年定縣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以下中正七品三萬以下下正七品已乃並正七品

八年十二月 上諭御史臺曰比役糧長令其收民租以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二

總輸納無有司科擾之弊於民甚便自今糧長有隸犯死罪及徒流者止校之免其輸作使仍掌稅糧臺臣言糧長有犯許納銅贖罪制可

十年二月 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應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遺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糧外悉免役者爲令

十四年正月鈔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編一里之事賦中曰坊近城曰廂郡都曰里十年一週

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錄察脈類不任役者則
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
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攬造
一次遂爲定制

按賦役稽版籍一歲會實徵十年攬黃冊冊有丁有田
丁有役田有租田曰官田曰民田凡二等租曰夏稅曰
秋糧凡二等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役曰甲役曰
徭役曰雜役凡三等皆有力役有徭役計其丁田爲產
回初天下田土總計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
頃今徵科之數制爲兩次夏稅則納米麥四百七十一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一 賦役

萬二千九百石外此復輸錢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三十
八萬八千七百秋糧則納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
石外此復輸錢五千七百三十錠絹五千九百
十六年三月詔復鳳淮蘇賦視豐沛

二十年四月北平布政司請以裁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
上謂戶部曰以裁代穀者謂其輕可以便民然裁亦穀
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極弊者當
探其源不知權變而昧其源不幾於救跛而成痿乎
一十八年十二月諭戶部曰方今天下太平軍閭之事皆
已足聞其山東河南人民田土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

二十六年以後裁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
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其有可增科撥管者罪之
三十年勅戶部凡天下積年通賦皆許隨土地所便折收
絹布金銀等物以免民轉運之勞

永樂元年五月勅戶部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
之道在乎安養之而已故卽位之初一遵 皇考成憲
首命爾等凡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卽令有司覈實蠲
租爾等不體朕心因循玩愒有司拘於歲額一槩徵收
下情鬱而不達上德遐而不宣此豈人臣爲君爲民之
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閑田地無人開墾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一 賦役

者卽於常歲租額內削除之
十月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目不足
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耕
獲有先後地畝亦有遠近急則必至於病民其勿同筆
更定期令照限輸之

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田土民
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
於征徭相率轉徙嗷嗷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
死已數自今一切科徭務須停卽仍令有司凡政令不
便於民者除其以聞被災之處亟奏賑恤有稽違者守

令處重罪

宣德二年杭州知府虞謙建議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爲徭役所困請爲定制計道每入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貧民

三年十月遣吏部侍郎王讓共部侍郎曹本僉都御史李濟大理寺丞楊復鴻應寺丞熊節分督直隸浙江江西秋租勅曰卿等須視國事如家事潔已愛民動輒不怠庶幾不負任使

時因天文生陰陽生有司架鉉里甲始命天文生免二丁陰陽生免本身差役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五

四年四月經德州奏去年旱災州民艱食而上司賦役浩繁如運糧運茶之類乞稍寬之上覽奏以示戶部尚書郭敦等曰卿等寧不與朕同憂乎恤民力當如林焚

豈可以緩運糧可酌量便之運茶之類一切停止

五年閏十二月 上謂戶部曰恤民必有實惠若惠民無

實非恤下之誠比者郡縣間有水旱稅糧多欠積歲既

久未能輸官有司催徵逼迫而民愈困四方奏逃公進

賦者皆以此故朕聞之惻然其宣德三年以前民欠糧

稅悉令折收銀與布絹備戶部定議務得其中無虧於

民戶部議以十分爲率三分折調布三分折調絹四分

折銀 上曰如此雖然但布匹幅者亦難得只宜從寬

間所常用者依時價收之則民易辦廉義民受實惠

正統間江西參議夏時建議以民間稅糧多寡官爲定基

徭役謂之均徭冊後行其法於四川民以爲不便於是

重慶府民素政令一則人易守科條繁則人易惑祖

宗數十年間所以不輕出一令者慮擾民也竊見四川

民間賦役俱有定制其徭役歸期量力差遣近者官司

輕於更變造成均徭冊以民間稅糧多寡爲差分上中

下三等預先定其徭役且川蜀之民有稅糧多而丁力

財帛不足者有糧少而丁力財帛有餘者今惟以稅糧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六

定其科差則富商鉅賈力役不及而農民終年無休息之日矣臣恐數歲之後民皆棄本趨末爲患非細謂從民便里長有官民者如律治罪

景泰中給事中白瑩言洪八戶凡京官本戶難泛差役俱

爲優免今聞各處將京官之家編作水馬驛站等役請

申明舊章一槩優免從之

天順三年七月巡撫都御史崔恭泰復周忱徵糧則制初

巡撫年庚改定蘇松加耗例六斗以上田止徵正米

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斗五升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

斗二斗以上田每石加六斗二斗以下田每石加八斗

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五升五升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或謂此法據文而觀最爲均平然聚數則之田於一戶由帖之中算查填註不勝其煩而里胥之最走不復可稽又金花銀准米三石四斗三搜布准米一石五斗綿布准米七十五斤輕於此而重於彼亦未見其利也

成化三年九月刑部主事袁潔言自通州抵儀真沿河人民編定夫甲搜送官船每歲自冬月河水之外晝夜不忌民遭重困日就流離請自今沿河州縣雜辦正徭但出十分之二餘派不當夫役之處則勞役過均而民得惠漸與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七

安業矣戶部覆奏從之

七年六月題按直隸御史梁昉言涿州良鄉等縣竄通京師其民迫於科差困於徭差往往隱不稅糧虛賣田地產業已盡征科猶存是以田野多流亡之民里甲有代償之擾宜令有司查實歸戶以清賦稅

弘治九年九月應天巡撫朱瑄奏上元江寧人民凋敝已甚如南京科道等官公差役使卑隸皆屬兩縣雇倩事竣不行發遣其值仍在於民他若內府供給各衙門坐派及運送人夫等項糜費鉅萬奏乞裁省以固祖宗根本之地下部議行之

正德元年七月應天巡撫艾瑛奏重定輸田加耗例從之十一月順天巡撫劉應辰言順天永平二府并各衛所差役不均審戶雖有三等九則之名而上則常巧於規免論差雖有出銀出力之異而下戶不免於銀差且有司均徭當出於人丁近年兼收地畝軍衛均徭當出於餘丁近年兼派正軍嘉獎難稱民窮財盡必須總括府衛所當用之役而均派于所見有之丁仍省冗差革妄費重必兼於富勢輕則及於貧窮而後歲民始得其所乞行戶部差官查處戶部議其言可行請如擬但官則勿差可也 上曰然近來徭役之不均者多矣其介應辰國朝典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八

悉心整理務使均平以紓軍民之困

十一年四月江西巡撫孫鑑定均徭則例革下里累徵之弊定人戶九等之則而又專責牧守丞判派數額數一洗吏胥之弊痛懲包攬之徒

十六年二月巡按江西御史唐龍言江西巨室蓋買田產遇造冊簡里書有飛洒見在人戶者名爲活洒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爲死洒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者名爲暗零帶管有畱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爲包納者有全過割不歸本戶者有有推無收有總無徵名爲懸掛拘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鄉邑捏

作寄庄者有曲不過絕上之霜在戶尤皆空中之影以致高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通年派糧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賠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乞令守巡官各分詣地方嚴督州縣官將境內田畝逐一丈量以均糧役下部議之

巡按直隸御史馬錄言江南之民甚苦爲糧長一聞倉役通逃無地臣聞其故謂糧米正耗有數而內府浸漁無窮宜嚴加禁治以培養國家元氣下該部議侍郎秦金等言祖宗立法似有定規通以增添內臣數多橫科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九

倍取重困小民誠爲可憫伏願陛下從言官懇切之疏欽定收受事例著爲畫一成規命本部轉行申禁不許額外多取背違德意仍乞令科道監收不時覺察得旨嗣後毋石止加耗一斗不許額外多收重困小民嘉靖元年戶部覆河南奏議徐文溥奏賦役之法祖宗成規不容變亂自御史潘鵬創立新法名曰和平冊事體紛更或議增鄉價或議收餘銀或議均播或議驛傳或議戶口隨糧陽減陰增朝更暮改法愈巧而弊愈甚乞行各該撫按各一應賦役悉遵祖宗舊制其正德間如潘鵬等所立折法冊籍盡蠲之仍榜諭禁革有不

遵舊制妄議立法俾坐以紊亂成法之罪間有於人情土俗不便者聽撫按官從長議處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不許在情率意變法投人得旨如議

四年戶部以武職濫乞優免乃酌議錦衣衛隨朝官指揮免三丁千戶鎮撫二丁百戶所屬一丁諸者爲令職中國言舊制內使免一丁今定武職制亦畧與相比云得旨內官內使照文職例優免錦衣衛指揮免七丁千戶五丁鎮撫百戶三丁

七月南京戶科給事中趙永淳言前江西諸省所上黃冊悉皆朽爛又不遵舊式紊亂里甲漫不可考今至嘉靖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十

十一年復當大造之期請預加禁治戶部覆如所言上曰版圖重事有司乃不爲盡心督造其令各處按御史嚴督所屬依式整理有虧前弊者重罪之

十一年戶部尚書許讚言鄉邑令長多濫徇征課爲自潤計乞勒撫按嚴禁使各量地籍省爲賦役盈縮勿得橫肆剝剝大貽民害上勅行撫按嚴禁之既而提督南顏都御史陶諧奏言南顏徭役比各處頗重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等項名色爲多乃編審里甲之時復有曠丁銀兩及供億諸費甚爲不經乞通行天下罷免各色與民休息仍令有司均徭平賦審編之時毋得

奏有請求其法外作奸者論如法詔行之

十六年學傳事府禮部尚書顧鼎臣上言蘇湖等七府爲財賦淵藪供需甲天下而州縣都司各有總管糾結當此郡縣飛遞欺官蠹民歲侵萬計嘉靖六九年兩勅清覈未有一人奉行意乞申明撫按官勒其舉行務臻實効下戶部議尚書梁材覆言財賦出於東南而蘇松嘉湖等府視他郡爲尤重田賦定於版籍而欺隱飛遞等弊在今日爲尤多以致細民產去而稅存上戶多田而寡賦官及生民大虧國計宜恭撫按官督率守令次第清理從之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十一

二十三年戶部言國家視田徵租量丁定役邇來富強侵漁里書因緣爲奸如江南以田賦爲重而巧計之徒或附就豪宗四川以丁差爲重而橫造之時或邪移增賦諸省積弊大畧相同請如給事中何光祿議通行撫按凡過審編均徭遣委賢能官覈其產業厚薄丁田多寡據實派徭務使豪右不得售奸貧難不致偏累及遇大造黃冊仍申明弘治三四年例如有飛詭影射投托冒匿之徒從重問擬詔如議行

二十七年三月巡按直隸御史陳九德言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蘇松常鎮四府居半但其上沃民流飛詭百出

管糧同知樣輕不能鎮壓或持法稍嚴則豪猾大姓輒相與排擠去之故奸弊滋長闔賦不登請特重其事權以蘇州兵備兼理從之

五月鳳陽巡撫周金言海門縣坍江田千二百餘頃計稅糧六千三百餘石請每石止徵銀一錢五分備官軍月糧支用從之

初永樂間徙浙江南直隸富民三千戶實京師克宛大二縣廂長既而逃亡者衆有司議以見役人少每逃戶一人各徵銀三兩助役而民便之嘉靖二十八年以虜警轉發助役銀於各邊克餉後遂爲常於是御史阮鶚疏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十二

請仍舊給民戶部言廂民生齒日繁不必仰給於逃戶前徵銀四兩兩給之其逃戶故絕者止行原籍徵銀二兩未絕者即於本戶徵銀無復累各他甲詔可

三十年戶部計歲合加賦一百二十萬石坐南畿浙江等州縣徵之給事中徐達言賦溢成額乞停止勿徵上曰今歲始全解部三十一年以後停免

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巡城御史黃正色奏革夫役八事掌錦衣衛事陸炳亦請處編戶均甲役革舖長以借民窮俱下都察院會官集議至是條上八事一均甲役言定役免之則二處諸戶言酌貧富之宜三革舖長言止宜

總甲之役四均舖令言齊人戶之數五省卽言止盜賊水火之報六華夫役言私役不許樂撥七均雜役言不得科斂器用之類八禁豪橫言治玩法生事之民議上俱允行之

三十六年十二月戶科給事中徐滿言浙直福建近因軍興經費不敷額外提編以濟一時之意比以奉行匪人因令指斂民不堪命今事勢稍急正宜培植休養別求生財之道而總督胡宗憲既籌乃於加徵存儲之外仍前提編卽年所費漫無稽考乞勅禁止嚴下戶部尚書方純漢覆 既而浦復奏劾純漢庸懦依附難司邦計胡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十三

宗憲既籌提編虐民呂希周侵牟軍需皆事有指佐而純應覆改爲兩可以示調停不堪重任不報

四十年正月御史潘季馴巡按廣東倡行均平里甲之議其法先計州縣之衝僻以爲用之繁簡令民各隨丁力輸銀於官每遇供應過客及一切公費官爲發銀使吏胥老人承買其里長止於在官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農農人便之季馴自以報代在邇恐後至者不能守乃上疏言嶺表去京師史遠比來牧民者視爲利藪屠割萬狀而小民仰九重霄漢之上愁苦之聲無聲自達故相聚爲盜臣爲是痛心疾首已將里甲弊政更張一

新額天下之事立法不難守法爲難守之於然之均固難而守之於嶺海之外爲尤難昔蘇洵有言遠方之民雖使盜賊爲之郡守擣枕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百千萬輩朝廷不知也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今廣東之民既怨而動矣若非仰仗明旨丁寧雖有周公之法誰與守之戶部請以其言行通省如法遵守年終繕記用銀數目以聞報可

四十二年三月工部尚書雷禮言本部各項錢糧例派商舖上納比者往往放富役貧而各監局所派錢糧稍有盈虧輒爲奸商營占以故倉審之際逃役紛紛乞零臣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十四

今將一切之苦累商戶之貧富通融均派勸諭各監局不得縱奸倚勢營利其間庶民民不至流亡而上供亦可無缺詔允行

隆慶元年四月戶部尚書葛守禮等奏直隸山東等處土廣民貧流移日衆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而徵派不均也夫因田制賦按籍編差國有常經不論籍之上下惟計田之多寡故民皆棄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北山之東西土地瘠瘠歲入甚寡正賦尚不能給矧復重之以差役乎往時臣在河南親睹其害近且行之直隸浸淫及於山東夫山東沂費鄒滕之間荒田彌望招墾莫

有應者今行此法將奉山東爲折費郵勝也夫工匠諸力自給以無田而免差富商大賈操貨無算亦以無田而免差至穀種膠脂動者乃更受其困此所謂外也乞下明詔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使小民不難南畝則流移漸復農事可興又因初徵納錢糧戶部開定倉庫名目及石數價直行各省分派小民照倉上納完欠之數瞭然可審其法甚便近年定爲一條鞭法不論倉口不開石數止開每畝該銀若干吏書因緣爲奸增減派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變也至於收解乃變爲一串鈔法謂之徵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兼積餘

關朝典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十五

之資解者任賠補之累是豈得爲平乎且錢糧必分數明而後稽查審今混而爲一是爲那移者地不惟不便於民抑不便於官宜勅所司查覆舊規其一條鞭等法悉爲停罷庶歲額均而徵派便矣 上曰爾等以司計司農爲職茲所奏悉舉行其他可以足國裕民者宜勿避嫌怨盡心幹理以副朝廷委任之意

二年十二月江西巡撫劉光濟奏行一條鞭法按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有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一糧均派之而下帖於民

條鞭十歲中所應納之數於帖而歲分之縣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官府自支撥蓋輸甲則進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令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驛多易困餘糧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諸役錢分給主之官示募人役不得復取處於民而民如限餘錢訖閉戶臥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兩回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也人安目前荒蕪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法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

關朝典彙卷之九十八 賦役

十六

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庫庫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收之委之吏則毫未承粟於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者自故又以時得代不久若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給於舊有募克親克親克親折耗固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通

敬之使盜也今募吏兄歲加郵費而折耗責之天下盜
自盜又年終而更無歲久泥爛之憂又甚便諸巡撫夫
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敵濫諸不可悉
道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難出名目吏無所措手人知弊
誠每歲並給可省糧長收買諸費利固不可勝矣

南京御史陳堂臣國制十年大造黃冊今有司徵錄糧編
徭役者自爲一冊名曰白冊有司但以白冊爲重其餘
黃冊則惟付之里胥任其增減凡盤糧之完欠差役之
重輕戶口之消長名實相懸曾不得其彷彿臣竊謂欲
理國籍必嚴綜核必專責成夫書算索簡類非守令之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一 賦役 十七

法所能制頃蘇松常鎮添設督糧叅政一員請賜之勅
責令兼理黃冊事務凡八丁事產悉照白冊攢造其欺
隱脫漏者如例問違駁回者依限完報田至十萬畝以
上者做古限田之法量爲裁抑如勢要阻撓有司兩縱
聽撫按官奏冊籍清而賦役可均部覆詔如議

國朝典彙卷九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

戶部五

田制

洪武元年正月詔遣周鈞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嚴實
田畝 上謂中書省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
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
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
於寬賦今遣周鈞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
國朝典彙卷九十一 田制 一

外母令有所安擾復論鈞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無隱
襲前弊安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
各賜衣帽遣之

上以中原之地自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
田設官以領之於是省臣議設司農司始開治所於河
南掌其事

四年三月詔臨濠之田驗丁力計畝給之不許兼井多占
入年陝西僉事虞以文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
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彌望莫肯下
山開種茲因用力勞而又畝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

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恆產矣 上著其言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國初各省土田惟貴州無項畝冊應辦糧差各於土官下總行誌納

永樂元年五月勅戶部曰朕即位首命爾等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卽令所司覈實蠲除其租庶不貽患於民爾等略不體朕愛民之心因循既惕視爲虛文有司拘於歲額一槩徵收此豈大臣爲君爲民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各有荒閒田地無人開墾卽於歲租額內削除庶幾民免橫擾之苦

國朝典彙卷九十二 田制

二

二年十月安撫江西給事中朱肇言江西十三府官田租重十倍民田乞於官田折布民田輸米以甦貧民從之
八年二月直隸巡按御史劉煥劾治水蘇湖左通政趙屠住田多荒蕪蔽不以聞惟簡島程熟田穗繁其顆粒及三百之上爲秉解瑞罔上宜加誠責 皇太子監國以上之所使未可擅易封此章示之令自省

十四年七月除光澤縣荒田二百三十六頃有奇租額
宣德元年二月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前下詔書令民應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俟民田例起科近來各處官司多言戶部不除舊糧總額仍復徵收若果如此

豈不失信民糧遠運艱難必致逃避則田將復荒等
宜遵依詔書無失人心

五年二月勅戶部曰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勿勝自今年乃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分之三永爲定例

六年二月戶部奏查洪武二十八年本部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征科外新開田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有力的備他種今北京八府供給尤多繁勞日甚亦乞比例詔可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一 田制

三

三月 上諭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升途致因循 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征欲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七年三月勅戶部曰近年百姓稅糧遠運艱難官田糧重艱難尤甚自宣德七年爲始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日恩例減免中外該管官員不許故違

正統元年 命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通減稅糧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歲秋糧八十

餘萬石別廂有差

天順元年五月御史楊瑄言直隸府縣連年水澇民饑至於相食河間縣惟一鄉田在高阜民種小麥日望收穫而忠國公石亨令開者至後立標爲界恃橫侵占知府王儉不恤民怨且阿附之饒陽縣田地堪耕者僅千餘頃而太監吉祥家人抑逼有司令與耕若不嚴加禁革恐放尤者衆激變小民乞命巡按御史嚴勘但有侵占民田悉令退還庶幾民獲安生 上曰民方困於艱食朕爲之寢食不安爲大臣在左右者獨不能體朕意平楊瑄政言可嘉戶部其即移文巡按御史嚴實以聞

國朝典彙卷九十一

田制

四

成化六年巡撫河南戶部侍郎原奏彰德懷慶河南兩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衝輝一府沙鹺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除長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蘇民互相告訐徵歛日重民迫於勢傾家陪納諸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陪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一

田制

五

弘治八年大學士徐溥以祿賜所入於原籍定典縣做范仲淹之意置義田若干畝歲收租稅以助族人婚葬之費定爲家規因言於朝乞勅戶部將所置義田文冊用印鈐記發本管府縣存照候造冊之年另以徐義莊爲名立戶造入本里帶管戶內如有侵占爭訟者以官法從事下戶部議從所請

嘉靖三年正月大理卿鄭岳言臣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諸處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棧橋北極燕薊其水皆東注南入於海盧易界沁流離漳洛衛心啓瀝其大也宜督居民瀕水開田築隄防以障汎溢鑿溝渠以通漚溉其平時廣土無川澤之利者並鑿泓渚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之出上取雨澤之入每府增置通判一人以江左諸水利者居之督率郡邑專理農事則數年之後皆

爲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章下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從之乃命各撫按會同二司隨宜舉行

七年唐事霍穎言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矣者半也因備查得滿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二十二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此皆欺隱於小民者也洪武初戶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至弘治四年僅九百一十一萬洪武初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有奇至弘治四年國朝典彙卷九十二 田制

六

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宜少而多承平宜多而少何也又按天下藩府洪武初山西惟晉府一王歲支祿一萬石今增郡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則加八十七倍矣舉山西而天下可推也又按天下武職洪武初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至八萬一千餘員增四倍矣錦衣衛官洪武初二百一十一員今一千八百餘員增八倍矣戶口日減費用日增可不思所以處之也

九年六月御史郭弘化言天下土田不及國初之半乞勅各處撫臣選任監司守令分詣搜括覈實以開下戶

部言詳尚書梁材言事體重巨乞會群臣集議從之而議上如弘化所云從之

十四年十二月河南巡撫簡霄疏陳丈量田地言田既丈量則貧民有糧無地者得以免賄償之苦而富民有地無糧者難以逐款隱之私宜熟議其便戶部覆請通行天下但有詭寄私分者去發改正不計一槩丈量致生紛擾

二十一年五月御史黎循典疏請開墾山東荒田言費縣沂州鄆城嶧縣滕縣地方野有曠土積逋甚多宜下所司招撫流移令復舊業措處牛具種子假以歲月免其國朝典彙卷九十二 田制

七

征役使得盡力田事少釋國課部覆從之

二十八年戶部覆南京御史劉鳳奏江南田地其官民名類輕重肥瘠原有等則歲久獎生惟當隨宜釐正糾其奸能則田賦何患不均邇來有司創立意見一槩丈量逼融變納更變成法益滋奸竊富者轉輕貧者益重雖有均田之名殊無平賦之實請遵節年明詔通行禁止得旨如議

三十年四月淮揚巡按御史趙錦請設憲臣於淮揚徐兗開招撫流移開墾苗田上命以都御史往其職守科條戶部詳議以聞

隆慶二年應天巡撫林潤劄上御史董克封所奏丈量田

稅優免事宜其畧言蘇常等府田地已經丈量止按冊

清理松江等府未經丈量者已屬良有司量其事完有

日矣所謂官糧大戶自稅者蓋於各次增設倉廩糧五

十石以上者每年如期上倉官為驗收俟運軍至時官

為充兌是漕卒無久候之費而糧長免包賠之患也所

謂優免者如張承齊言每畝以三升為率糧以品免田

以糧免法亦甚平而品級之中亦非槩論以京論外任

相參其致仕閑住與見任等監生員典吏人等更加

斟酌又丁田有多寡田畝有饒瘠其應免之內當以丁

國朝典彙卷九十一

田制

八

開相雖每丁一名准種一石止及其身無業庇其族人

官田二畝准民田一畝山場四畝准民田一畝皆以實

徵良謂為半戶部覆請從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二

都察院石介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戶部六

農桑

戊戌二月太祖以泰淮募水軍元帥康茂才為都水營

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限防顧民靡耕耨故設營田

司以修築農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廢用度為急理財

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

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澇務在蓄洩得

國朝典彙卷九十二

農桑

一

宜大抵設官為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

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洪武元年上下令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

綿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為差有司

親臨督勸情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疋不種

麻及木綿出麻布綿布各一疋

二年五月上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

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目耨而耘甚苦

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

辛勤若是為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為人耳身

處富貴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爲戒夫永阜常思
織女之勤食果當念耕夫之苦朕故不覺惻然於心也
五年五月 上以久旱爲慮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
夜大雨

十八年九月 上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桑
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正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
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
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自
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
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曰民各守其業不許

國朝典彙卷九十二 農桑

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二十四年二月命種桐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時
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有油漆棕纜悉出於民爲費浩
繁故有是命凡種桐漆樹五十餘萬株歲收以資工
用資民間供應

按南京漆園設百戶二員甲軍百餘名樓園百戶一員
甲軍百餘俱三年撥入匠採取不過二百斤桐園百戶
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採取得油止百五十斤
二十五年正月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衛所在屯軍人
樹桑棗柿采胡桃之類

二十七年三月 上謂工部曰人之常情安於所習習
忘機變則忘義不思爲德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
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
時歲艱豐民庶給足四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
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
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
歲終具數以聞

十二月諭戶部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
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俱不起科

國朝典彙卷九十二 農桑

於農終歲勤動稍得休息耕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
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饑困朕一食一衣則念
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厦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
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
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朕裕民之
道庶幾食祿無愧

二十九年五月 上以湖廣諸郡安桑而種之者少命於
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石遣人送至辰沅靖全道
承寶慶衡州等處各給一石使其民種之
三十一年正月 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情於農事以致禾

食不給乃遣人村分詣各縣督其耕種仍命給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穀之數來聞

永樂元年正月命資澤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十年六月山西左布政周璟言平陽榮河太原交城捕蝗已絕命巡撫御史驗之

九月浙江治水通政趙居任言蘇松等六府自春及夏雨暘不愆民樂耕作比之往歲實爲豐年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兩京供億多出於此比年水旱相繼民罹饑寒朕深憂之居任爲人雖頗廉勤然好倖上而不恤下斯言殆未可信宥遣人驗視母爲所欺

國朝興業卷九十二

農桑

四

十七年上北征聞軍士有取民田穀飼馬者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之以徇

上出視園丘太子從行上因命左右舉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畝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棚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命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饑寒者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

洪熙元年上諭戶部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時政不可久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宣德元年上嘗召戶部夏原吉論之曰朕念自古國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祗畏用罔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穀豐熟去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來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尚慮小民防於饑寒困於徭役不能盡力農畝其移文戒飭郡邑省徵徭勸課農桑貧乏不給者

國朝興業卷九十二

農桑

五

祭倉稌賑貸之

四月午朝退上語侍臣曰天氣尚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詩典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爾等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二年二月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上覽之顧謂侍臣曰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視不聞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

太祖皇帝今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爲成憲族
上豐歎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

三年常州府進秬米且言今歲雨暘順調田穀茂盛上

謂尚書胡濙曰今年各處多奏水災深慮百姓艱食常

州獨言豐稔頗慰朕心濙曰陛下愛民常願豐稔聖

心所欲天必從之上曰天果從之豈有他處水潦之

患亦是爲善未至不能格天也今朕與卿等更當勉之

民有建言朝政當以重農爲首務者上曰此言有理國

家重農則百姓得盡力天下富庶古之重農莫如周后

稷以教民稼穡開國公劉克篤前烈文王時耕者九一

國朝典彙卷九十一 農桑 六

武王重民食周公述勸風以戒成王儆言農事當時民

用阜成治協泰和周以下莫如西漢高帝因賈人以抑

其末文帝二十餘年勤勸以勸農免租詔有司武帝雖

以土木兵戈勞民至其末年亦知勸農作以休息民至

於元成之間朝廷固有年闕而百姓安業自若天下富

庶幾二百年成周享國過於夏商王莽篡漢終以民心

不怠而復之養民之功大矣朕於斯事寢食未嘗怠也

四年九月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種桑棗今民之無

知者砍伐殆盡存者亦多枯瘁有司不督民更栽以致

民無所資乞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上

曰古人宅不毛者有里布祖宗養民意甚至爾戶部其
申明舊令務求成效毋事虛文

五年二月罷採木之役上諭侍臣曰爲國之道農事最

急今國家無大營經常來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

已豈不妨廢農業哉命書勅諭尚書李友直等凡已採

之木隨處堆積軍夫悉罷還歸農

三月上以清明謁二陵畢駐蹕陵下是日雨上召少

傅楊士奇等從容語曰諺云一歲之計在春去冬少雪

今春雨亦未洽朕昨觀明陵間尚未有耕種者心爲之

憂今雨連月皆霖霖不驟遂遲寒雨其慰民望士奇等

國朝典彙卷九十一 農桑 七

對曰惟皇上憂民一念不已天必昭應

上謂二陵遙道中遽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

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

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羅拜呼萬歲上顧謂侍臣曰

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恆言勞苦莫如農

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途所經農

家悉賜鈔如之

九月巡撫侍郎成均奏蘇松嘉湖等府春夏雨澤調均至

六月禾苗茂盛秋成有望上謂侍臣曰朕所憂者四

方旱澇况蘇松嘉湖等府所資今其地雨澤及時良快

朕心但未知他處何如耳

六年二月賜侍臣喜雨詩勅曰國家所重者農事也茲值

萬物繁育之時甘雨霑足秋成之望實靡於此予心喜

悅特出內膳以宴卿等并賦詩一章賜之尚益勵翼予

躬以共亮天工云宜南縣城事多

七年九月順天府尹李蔚言所屬州縣皆有桑棗近年欣

伐殆盡請令州縣毋里擇耆老一人勸督栽種官常監

視從之

景泰中戶部奏京城居民徇利遂未屑宰耕牛 上命御

史兵馬捕問追牛給貧民耕種

國朝典彙卷九十二

農桑

八

三五四

二年十一月參贊宣府都御史李秉素請銀三萬兩買牛

給貧乏軍民耕田秋成償其價從之

成化五年正月禁種林下令以來造酒之源

九年十一月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

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深趙平谷等七十二

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沔陽黃岡等十州

縣河南光州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

勸農

嘉靖元年禁京師民造酒淮安民造麴以戶部言其糜費

五穀致米價騰貴也

九年五月給事中王聘請令天下郡縣各置一官專理農
事仍勅巡撫及二司官以時巡省部覆得旨治農官不
必添設惟令撫按各有所屬委官管理務順民俯毋有
所擾

十年八月 上諭尚書李時曰西苑工俱告完朕今日往

視收穫以觀農事之終卿可偕大學士鑒尚書錢侍郎

吉同觀之 上御幽風亭召見諸臣復曰茲當秋成之

期與卿等同觀收穫時對曰 皇上務農重本自足以

風勵天下觀獲畢復召諸臣諭曰農之苦勞見於紙上

不如見之於真我 聖祖嘗有訓曰永角當思織婦之

勤典彙卷九十二

農桑

九

二五五

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時

自古 帝王身親農事未有如我 皇上者真

稼穡之艱難也 上命賜諸臣宴

國朝典彙卷九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輯

戶部七

錢法

辛丑七月 太祖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先是中書省議以國家新立錢法未定參與錢相買每米一石官值錢千而民間私易加至三千然錢貨低昂豈能久而不變今請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使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爲一貫四文爲一錢其物貨價值從民便設官以主其事 上從之是歲鑄錢凡四百三十萬

國朝典彙卷九十三 錢法

一

三

甲辰三月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使鑄之

洪武七年正月 中書省奏國初改鑄洪武通寶小錢皆用廢錢及舊銅器鑄之然廢錢銅一斤破舊多鑄錢十五文舊器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三文請令寶源局及各行省放此爲例 上曰鑄錢當以輕重爲準豈得以多寡爲則若違輕重而較多寡則工匠不堪難爲定例

八年三月詔開局鑄錢

二十年四月工部侍郎泰達言寶源局鑄錢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 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

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爲民害甚矣姑停之

弘治十八年諭開臣議錢法 詳召對

正德元年八月戶部累奏支用缺乏請發司鑄庫銅錢濟用不從

十六年十二月戶部以太倉銀庫錢鈔缺乏奏嘉靖元年分戶口食鹽照正德十六年例徵納本色錢鈔送該庫應用從之

嘉靖三年詔洪武永樂宣德弘治興歷代兼行舊鑄好錢國朝典彙卷九十三 錢法

二

三

每七十文當銀一錢其私鑄偽錢重論無貨

六年十一月諭戶部議錢法 見鹽法

浙江巡按御史潘敬言杭州等府州縣存留戶口鹽糧及稅課司局河泊所額徵商稅課程俱收銀鈔因爲常規但浙中錢鈔素不通行官軍領出貿易俱減其價遂使奸徒射利平居則半價收買臨期則全估包納至官軍轉鬻又復如是展轉相欺夫以欲取小民錙銖之餘而委填奸人窟壑之欲甚非所以裕國而恤民也乞准收折銀解納布政司給散官軍俸鈔便戶部覆奏從之

十二年正月命工部造嘉靖通寶錢依洪武折二當三當

五當十式各三萬文續解貯庫

十五年題視五城御史閻麟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錢如祖宗列聖及皇上所鑄洪武永樂嘉靖等通寶是也次曰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祥符太平淳化等錢是也自六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雖有偽造不過竊真售贗其於原制尤不甚相遠也爾者京師之錢輕裂薄小觸手可碎字文雖有而點畫莫辨甚則不用銅而用鉛鐵不以鑄而以剪裁雖其肉好即名曰錢每三百文才直銀一錢耳作之者無忌用之者不疑而制錢迭爲廢過乞勅都察院楊示五城許以舊制二

國朝典彙卷九十三 錢法

三

錢通行其偽造私藏者期以半月自行銷毀犯者論如律因以所獲偽錢進呈上亦惡其濫惡詔異命都察院亟揭榜禁約敢有仍前鑄造使用及阻抑者許巡城御史及緝事衙門嚴偵捕之治以重罪

十八年七月南京吏部司務朱希皋言納例開鑄以濟用不若倣古採銅充賦設官鑄錢及禁其僞以行其真新錢既成貿易轉輸賜予俸給皆於此取之甚便章下戶工二部覆言今天下州縣則壞成賦以藉爲定若復採銅充賦未免紛更且兩京俱有寶源局開鑄法未嘗廢可特令補鑄制錢之數仍申嚴盜鑄阻壞之禁詔如議

行於是申令行錢地方無論制鑄及歷代舊錢並易好錢七十文准銀一錢低者以二折一藏蓄私鑄銀錢小錢者許自首免罪仍依時估給與鉛錫之值不首者捕治如律

十九年戶部議將未鑄制錢分派南北工部監造送太倉支用工部復議銅錫等料俱出南京工巧而物賤宜令南京鑄造從之

二十年工部尚書甘爲霖奏鑄造制錢得不償失請暫停止從之

三十二年十月上諭戶部錢法未通亦宜計處便民戶

國朝典彙卷九十三 錢法

四

部言錢法不通由輕重二幣未能迭相爲用臣等請以新舊諸錢定爲二則上則七十文準銀一錢中則倍之官司收稅亦准此例不得輒有增損仍勅御史嚴衛覺察有阻壞錢法者治之上日錢法因小民日用之急且不必深文凡係嘉靖制式以七文易銀一分洪武等式及前代雜錢加倍違者科罪

十一月諭工部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每費一百萬錠嘉靖紀元號一千萬錠

大學士嚴嵩言臣聞近日民間無錢行使蓋因去歲禁止鉛錫薄劣止許用嘉靖及本朝制錢稅課司抽分等廠

專收嘉靖錢別錢不收以致錢法不通昨蒙欽命工部鑄錢甚好但一時不克濟用說者謂內庫積貯嘉靖錢及本朝制錢甚多其前代雜字舊錢大板兒等項年久亦恐滯爛合無勅下該庫發百十萬令該部給與在京文武官員及各軍士折支俸糧亦可省數十萬之銀如此則錢自流通而民稱便矣 上從其言出內府所貯新舊銅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文武官俸并軍糧三十三年三月先是民間行用濫惡錢率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及後益雜以鉛錫薄劣無復形製至以六七十文當銀一分狡僞者或剪楷夾其中卒不可辨是歲因

國朝典彙卷九十三

錢法

五

給事中李用敬言乃詔公私用錢惟以國初及前代制錢相兼行使凡嘉靖通寶錢以七文准銀一分洪武等年號錢與前代雜錢上品者俱如嘉靖錢例七文用其餘視錢高下或十文或十四文或二十文准銀一分其一切私造不堪濫錢悉行禁止犯者置之法是將小錢行用久驟章之小民頗稱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官俸不論新舊年號及錢美惡悉以七文折算由是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益騷然屬連歲大祲四方流民就食京師咸者相枕藉議者咸謂錢法不通所致於是御史何廷鈺條陳時政疏內及之許民

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其庫貯舊錢給百官俸者宜如前部分高下品爲等差折銀宜俱比嘉靖錢以七文爲准疏下戶部覆稱濫錢非制法所當禁若官爲令用之是開私鑄之門以王者利權假盜賊也且方下厲禁未期月更之法令不信民將安所指其手足其內庫所貯錢由門攤稅課而入原以七文折收故不宜增數給俸第令司稅官收錢糧務擇取高者耳廷鈺所陳凡八事中多迂漫猥瑣難行初下部久不覆時郎中劉爾牧精悍疆記錢糧故事尚書方純深所委信廷鈺乃詣爾牧求復其疏爾牧性矜忽視廷鈺無有也爾牧不

國朝典彙卷九十三

錢法

六

以禮廷鈺已漸之矣及覆疏上凡廷鈺所陳多見格廷鈺不勝憤乃疏吁爾牧專已自用不念百姓之急前陛下戒諭該部轉爾牧謂朝廷自不惜財視如泥沙不節之賞無名之費不可殫舉今茲幣藏迫且窘矣既以之貨光祿復以之輸內府而顧責戶部轉節何也其詞涉譏毀非人臣所爲請亟斥之以懲不敬請因并治純 上大怒曰朕取太倉銀未百兩牧乃謂朝廷視財如泥沙其目不節無名蓋誦朕玄修耳光祿日用飲食亦豈過用小臣訕上無禮如此其廷杖一百黜爲民鏡姑貸之錢法且從民便以厭紀元者七文易銀一分洪

武等號十文前代三十文行之十年再議然諸濫惡小錢以初禁之嚴雖奉旨間行竟不復用而民間人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制錢通行以至於今

十四年四月遣工部員外尚童往雲南鑄錢給事中楊巍奏童病劇不堪因劾尚童等任用非人上怒令賜陳狀尋部革童職閒住奪鵬俸五月該司郎中一十七年七月雲南巡撫王尚奏雲南額派鑄錢三千三百一萬二千一百文以鹽課銀二萬兩為工費後因物料艱難轉輸不便鹽課之外又加贖罰銀一萬一千兩止鑄錢二千八百七十四萬七百元費多入少乞罷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三 錢法

七

戶部覆尚議是上以雲南產銅不宜惜小費以虧用命給銀鑄錢如例

十四年四月上以內庫乏錢命取雲南新錢進用戶部尚書高耀奏雲南錢係解部鹽銀鼓鑄原係京邊休糧非進內藏數也上乃止仍令兩京照例發銀二萬兩工部鑄造進川

四十二年十月罷寶源局鑄錢初從廷議命寶源局及南京雲南鑄造嘉靖制錢發民間貿易既而所鑄不一有金背火漆旋邊等名民通行久之言官建議鑄錢艱難工匠勞費請準其錢車以鑄鑄代之從之於是鑄工競

鑄鈔錫圖便到治而輪郭饒欄色澤慘暗與前所造大不侔矣由是姦偽之徒倣效盜鑄濫惡日滋貿易不通至有朝入手而廢棄者商民悔念併金背等錢俱不受授問聞大困其盜鑄入報罪或終不能止上憂之開閣臣階樂源階詳舉頗未奏之因上請日臣切惟濫鑄諸錢既不能強民通行而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

國朝典彙卷九十三 錢法

八

戶工二部每歲以二萬八千餘金投諸無用之地二也中奸猾之計開私賄之門二也朝廷以此給賞中亦臣工而蒙賞者受而無用虛皇上之恩三也官府以此給於商民而領受者有虧苦之怨四也局中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錢法日阻禁嚴之令因之不行虧損國體五也臣等愚見不若停止寶源局鑄造其部中應給錢者即以鑄錢之銀代之則奸弊革而私鑄止國法伸而群情便矣從之

一月上諭工部曰近來錢法阻滯由於私鑄盛行其令內外諸司務遵前旨嚴加訪治寶源局所鑄錢多色匠役人等侵料減工以致輕小濫惡不堪行使爾部中其逐一拏送法司從重治罪并查督理等官先以職名開今後該局暫停鑄造戶部每年將南京雲南稅課司解送好錢一千萬文送部轉送司鑄庫以備賞賜之用

於是工部以作官銀欽等三人體頭賧寬等十八人執送法司體開具職名提督官侍郎李登雲管理官員外轉邦憲其朝夕在局監造則寶源局副使段相吏郭廷朝等部法司執相廷朝等同欽寬等請并廢登雲邦憲有無它獎具實奏奉已刑部議上獄辭欽寬等節年侵盜銅錫計值銀三千六百餘兩日破工食三千三百餘兩當生遠成相廷朝等受賄故縱當革職爲民登雲邦憲當無別獎第職守所在責亦難辭詔奪登雲邦憲俸二月餘如擬尋以鑄造既停裁革寶源局副使一員吏一名

國朝典彙卷九十三 錢法

九

四十四年五月先是令雲南每歲將戶部鹽課銀二萬兩鑄嘉靖通寶已而錢法壅滯公私交病於是巡按御史王諱言制錢不行恐多積未通所致且利少費多不若徵銀解納俟錢法疏通日再議部覆停止鑄錢之說宏從第令錢法所以壅滯者由宣課司收稅近議折錢每一分准錢七文京師用錢無窮而宣課所收有限遂使奸民乘機沮撓錢多則濫惡相欺錢少則增直罔利故禁愈煩而錢愈滯自今准折宜從民便不必定其文數宣課司收稅各衙門折俸且俱用銀上從部議隆慶元年二月時京城內外錢法不通諸戶部都察院議

所以便民者戶部奏言錢法之弊其說有三當嘉靖初年崇文門等處稅課皆徵錢官吏俸給小民貿易皆資於錢故錢之用廣其後舖戶濫收惡錢以充俸鈔錢稍不售及稅課專徵銀而不徵錢又民間止用制錢而不用古錢於是錢法始壅一也又法令疎濶私鑄者多真偽混淆則煩棘揀擇太精則礙行使二也又無如小民聽信訛言轉相惑惑謂制錢且罷遂格不行三也臣等以爲偽錢及濫惡者可禁勿用其餘若洪武以來制錢并一切舊錢俱宜聽民間兼行其稅課房號行戶等銀俱令收錢如偽造及阻撓低昂價值者重罪之如此

國朝典彙卷九十三 錢法

十

則偽錢不售錢法自通詔從其議

總督劉遠侍郎譚綸陳理財五事一通錢法言足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行錢法以濟銀之不及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當朝廷何利焉臣以爲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術也又謂錢雖錢民不可強夫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也今之錢雖欲布之於下而不惟輸之於上故其權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議以年號亦不免有壅而不通之患臣愚請朝廷歲出工銀一百二十萬各發兩京

工部及各省開局設官專任其事其所鑄錢即以備大
年官軍俸糧兼支折色之用以後鑄錢益多則工本當
益省錢制必輕重通均每錢十文值銀一分不足則輕
重其制鑄錢五文值銀一分其錢俱以大明通寶爲譜
期可行之萬世從前嘉靖等錢及先代開元等錢悉聽
民便新錢盛行舊錢自止又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糧
起運折色則銀六錢四存留折色及官軍俸糧罪贖紙
俱從中半收錢如此則百姓皆以行錢爲便雖欲強其
用銀不可得矣章下戶部覆以錢法一事并條陳理財
疏集議恭候 宸斷餘皆申飭修舉如給言得旨允

錢法

十一

國朝典彙卷九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輯

戶部

鈔法

洪武八年三月詔造大明寶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
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
甚勞奸民多盜鑄又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 上以
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
於兌換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版造鈔取桑穰爲料其制方高一尺濶八寸許以青色
國朝典彙卷九十四 鈔法

爲質外爲龍文花欄模題其額曰 大明通行寶鈔內

上兩側復爲篆文八字曰 大明寶鈔天下通行每鈔
一貫折銅錢一千文紋銀一兩折赤金二錢五分

三十五年十一月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板
歲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
之 太宗曰板歲久則當易但不必改洪武爲永樂蓋
朕所遵用皆 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永樂元年四月下令禁金銀交易者惟奸惡論有稱捕
者以所交易金銀充實先是洪武中鈔法初行禁民間
不得以金銀銅貨物交易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

用庫換易重收工墨價值然鈔諸易於昏濫雖有例禁之令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

二年八月左都御史陳瑛奏通鈔法宜令戶部分釋臣議

大口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月食鹽半斤納鈔百

文從之

五年令各處折收鈔金每兩四百貫銀每兩八百貫

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以鈔法不通令三法司軍民犯笞

杖者定等第令輸鈔贖罪不爲常例

十一月諭戶部以鈔法不通揭榜通衢令官吏軍民中凡

有所見許詣闕自陳或赴通政司投進言實者從之不

國朝典彙卷九十四入鈔法

富者不罪

上以鈔法久滯問南京抽分場舊所積新及龍江提舉司

所積竹木其富有至二三十年者因歎曰積聚本以資

人今京師軍民得薪甚難與其積久以待腐何若散之

以利人遂諭工部二處所積除足歲用外並以贖軍民

每百斤官價鈔五貫悉收督軟舊鈔庶便貧者

洪熙元年正月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會議鈔法原

吉等奏鈔多則輕少則重朝廷欲散適中則自無弊今

民間鈔不通蓋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爲法欽之請市肆

各色門攤內度量輕重加其課程課鈔入官官取其昏

軟甚者悉毀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民間得鈔則自然重矣 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法通即復舊額金

銀布帛交易者亦暫行禁止

四月命都察院嚴鈔法

成化十三年正月大興左衛指揮使周廣奏近年鈔法不

行在京勢要殷富之家往往在於各布政司府州縣公

行賄託其利十倍乞行禁約 上曰今後俟勢買鈔并

有司聽從者重罪不宥令逮按御史糾舉曉聞

弘治元年令稅課司局每鈔一貫折收銀三釐其存留折

支官軍俸銀每銀一兩折鈔七百

國朝典彙卷九十四入鈔法

按 太祖時賜鈔千貫爲銀千兩金二千五百兩而永樂

中賜鈔千貫爲銀十二兩金止二兩五錢矣及弘治時

賜鈔三千貫不過四兩餘矣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

茶法

辛丑正月申書省始議權茶之法官給引令商人赴產茶郡縣其較赴官納錢請引方許出境貿易每引茶百斤輸錢二百都縣籍記姓名以憑勾稽不及引者謂之暗茶別置由帖付之茶無出引者聽人告捕令府州縣委官一員掌其事

國朝典彙卷九十五

茶法

洪武二年河州衛指揮章正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而綿布及茶可以易粟今綿布及茶體運將至乞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貿易庶省轉輸之勞詔從之

四年十二月開茶市

五年二月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徵茶二兩無戶茶同令縣種以十分為率官取其八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上謂參政張某曰茶之所產多在山西湖廣所以前朝茶運司立在江州專任茶課爾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縣

踏看見數起科作額以資國用

國朝典彙卷九十五

茶法

百八十斤既收則徵其什一於官詔從之

二十四年九月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戶採進有司勿與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為上其所產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採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俾專事採植既而有司恐其後時嘗遣人督之茶戶畏其逼迫往往納賂上聞之故有足命

三十年勅右軍都督府曰古者帝王取世必嚴夷夏之辨者益以戎狄之人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侮而為

邊患矣今蒙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賈遷有無者也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而彼玩侮之心漸生矣爾右軍印移入秦蜀一府長史司啓王發都司官軍松潘劍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爲利哉制取夷狄不得不然也又遣驛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格曰秦蜀之茶自劍門黎雅抵蒙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邇因邊吏議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夷人所虞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而盛

國朝典彙卷九十五

茶法

三

宋至宋而其利薄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之迫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我國家惟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雜物使蕃夷生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以豈所以制夷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爲防禁無致失利 勅兵部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易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心益出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慮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爲名橫科馬匹以致番人悖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不願貨知邊吏有以激之已命曹國公李景隆資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今

各番酋領受譯爲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意諭邊守者知之於是兵部具禁約事宜遣人齎諭川陝守邊新所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

六月驛馬都尉歐陽倫生販私茶賜死

驛馬

三十一年五月置成都重慶保寧三府及橋州宣慰司茶舍四所命四川布政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討司將歲收茶課仍收劍門茶課司餘地方就送新倉收貯聽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

十月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國朝典彙卷九十五

茶法

四

永樂三年二月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希昂青氈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違禁例又慮杜絕遠入 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未遠入也其聽之

十二月 上謂兵部榜諭邊北官民示以朝廷懷遠之意今後西番馬至必與好茶若復以謬欺之令巡檢御史采察以聞

十年十二月安縣言歲徵茶七萬三千三百八十四斤比年茶株枯死采納不敷乞茶課折缺從之

十一年十二月什邡縣言縣民自永樂五年至十年虧官

茶十六萬六百五十斤乞折輸銀 上諭戶部曰此因近歲役民伐木妨農採辦如又令納餉民不能堪况茶苗小邑虧茶動以萬計累年所負取價一時有司過之必有需田產子女以免責者其悉蠲之

宣德四年三月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兩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無通負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國朝典彙卷九十五 茶法 五

手輕虛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

正統十四年停西番金牌歲進行人四人視茶政

成化三年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言近日勢家及射利之徒往往交通守備官私販入番茶馬之政遂壞行人職卑言輕難以禁治乞依巡鹽事例督遣風力御史一員往督其事陝西茶馬之差始此

七年五月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收茶易馬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綿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處茶馬司牧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守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

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勛言歲運川茶十萬斤至陝賜番僧二十四年罷行人進茶以御史一人代之

弘治三年十月四川右布政何鑑奏茶課巡關乞敘銀解部從之時四川茶課司歲徵茶數十萬斤與東人易馬永樂以後夷人悉由陝道故茶課巡關官吏老不得代乃議徵銀解部官民便之

十六年四月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清題請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運茶馬司給價從之每千斤給價五十兩大國朝典彙卷九十五 茶法 六

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如前所擬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與事例至今以爲便楊一清以景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考前代自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販之良無害而有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闕非虛使于番也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止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全賊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欲終

不敢越差而南者以差爲習警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
洗峨龍之區能無戎馬之跡乎夫差夷之人本非孝子
願孫徒以香茶於我絕之則死故使首服從此制番控
虜之上策而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項自金輝制
廢私販盛行雖有過茶之官卒莫能禁止坐失重利垂
六十年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於我誰
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維之固其非計也請下所
司申明舊制嚴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信符各供差發
其不受約束者殺兵問罪以警其餘奏上議行之

正德二年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仍命御史巡茶兼
國朝典彙卷九十五

茶法

七

理馬政得旨陝西一應馬政都着憲茶御史兼管務要
着實舉行不許如常怠玩

嘉靖十二年陝西巡按御史郭圻言茶法事宜一均茶課
全州西鄉等歲辦地畝課茶俱有定規邇來園戶代有
消長而官多執簿冊吏或資富差貧致園去課存戶
多逃竄宜定令十年一爲清查增減務令圖課相準一
絕私販茶戶每採新茶釀成方塊入番族貿易致官市
課澤宜行訪治一嚴收支洩河西寧三茶馬司官吏每
於茶商運到茶斤不以時驗收或以濫惡貯庫比及支
放始陳甥出無報調理以致陳茶兒積朽棄無用宜行

禁止戶部議從之

十四年六月陝西岷州衛大宗放等手番偷失蘇竹等
泰稱三年一貢馬匹方物止蒙照例賞賜度匹蘇滿乞
此照四川番僧事例許自買食茶每名一百五十斤部
議限三十五斤從之

十九年正月初漢中府所屬金州西鄉漢陰石泉紫陽五
州縣歲辦地畝課茶五萬餘斤西安漢中臨洮鞏昌平
涼鳳翔六府每府編茶夫百各每名徵價二兩五錢類
解漢中府收貯大戶解茶到府領銀自行雇脚運至茶
司後漸徵解不完借支他項解茶大戶領銀支費復科
國朝典彙卷九十五

茶法

八

派盤纏捐借私債負累告擾迄無寧歲茶馬御史沈楚
因上言茶運衙門官吏夫役冗濫先經裁革今已五年
不期徵解茶銀累有拖欠大戶頗煩還費復多茶多人
少路遠力疲經年不到有誤易馬而科派揭借年復一
年五州縣貧民何以堪之夫以五萬斤之茶每年公私
之費至四千餘兩傷財亦甚况陝西地方控制三邊賦
重差繁民貧土瘠小民顧辦多不能供所募腳價委應
減省因定各路腳價各府原編茶夫價銀通行免編止
將累年拖欠并存留各府者解解支進候支盡之年止
行南鄭徽州照前編征其收茶大戶止令起司驗收以

防中途抵換西鳳等府如有盤獲私茶類悉封記各出
通運轉解茶司則官無違誤催督之擾民無重差負累
之因課茶易完易馬有資邊方馬政火裨萬一上嘉
其省約爲民令行之

四十一年三月陝西巡撫鄭承廕議請於甘州通中之地
增設茶馬司令其多方招商中茶招番易馬仍令四川
保寧茶課全徵本色助之上從其議

四十二年三月巡茶御史潘一桂疏陳茶馬事宜條上五
事其四言招商中茶近增至百萬不免壅滯宜歲止中
五六十萬招商以百五十人爲率五言松潘鄰近洮河

國朝典彙卷九十五

茶法

九

私茶往往關出與番夷通宜停松潘引目申嚴人番之
禁令擬按議之報可

隆慶二年戶部覆四川撫按官奏蜀中茶引舊有邊方內
地之別在邊者少而易行在內者多而常滯請將原設
五萬引內裁減一萬二千以三萬引派發雅四千引派
松潘諸邊止兩四千引於內地其在黎雅者宜比舊增
稅銀一錢餘悉如故每歲南京戶部給發引目召中上
納共計歲稅銀一萬四千三百六十餘兩解部濟邊永
爲定規報可

給事中何起鳳言四川巴州通江南江廣元各州縣原額

茶課徵收本色民甚苦之請如嘉靖中例徵折色便事
下撫按官會議御史李良臣言甘州茶司之建歲增馬
六百匹總給甘肅鎮官軍備邊但四川徵茶轉運勞擾
又有撈掠之虞有冒中之奸害多利少未爲便計若改
徵折色并扣原給那價實勞諸費可買馬六百餘匹足
抵甘州馬數而民得少甦此官民兩利之法也如謂番
夷漸已納款驟華互市恐失其心則甘州茶司尚有支
利茶三萬一千餘篋可足三年易馬之數請暫行招納
三年俟茶盡而止兵部覆請從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五

茶法

十

〔按洪武初年詔陝西漢中府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種採取每十分官取八分餘後以百斤作爲二包爲引以解有司收貯候西番易馬後又令四川保寧等府亦照陝西取納二十三年因私茶之弊更定其法而於甘肅洮河西寧各設茶馬司以川陝軍人歲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謂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民間所蓄不得過一月之用多皆官買私易者籍其關仍制金牌牌額文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面洮州大把蘇晏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百

關朝典彙卷九十五

書法

士

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河端罕東安定四衛已哇申義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百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費牌前去調聚各番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一百一匹自是洮河西寧一帶諸番既以馬駱駝而元降萬戶把丹役以平涼千戶其部落悉編軍民號爲土達又立哈密爲忠順王復統諸番自爲保衛則祖宗百年之間甘肅西傾之憂無矣自正統十四年北虜寇陝土達叛掠邊方多事軍夫不克

止將漢中府歲鑄之數并運積私茶不過四五萬斤以易馬其林遠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哈密之地又爲吐魯番所奪屢處未定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西番使超城池須閉關絕其貿易蓋以彼欲茶不得則鬻鹽病死矣欲購香不得則蛇蟲爲毒永無矣殊不知貿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安得不叛耶雖常舉兵復我肅破我塞墜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而茶亦爲其所掠也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據調各番志復茶法諸夷共稱未奉金牌不敢辦納此蓋彼既恐其相欺而此則商販無禁止得收利特假是以爲之詞耳故商番壘

關朝典彙卷九十五

書法

士

頗有日必須違謀音請我日中國所以閉關絕易非爾諸戎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既我疆場故閉關斷其死命仍當請其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販無使有侵至於轉輸如舊用軍計地轉達不有長役之苦收買之價比民少苛斯其爲久遠之計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布政司右叅政臣米萬鍾 訂正

戶部

鹽法

辛丑正月 太祖始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

既而每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資軍餉

洪武三年六月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

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

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矣從之

十二月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

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滿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

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

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贖

直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

四年二月命戶部定淮浙中鹽之例

五年二月戶部言四川鹽井計千四百五十六處已開煎

三百八處其未開者十七百六處遂命會計各郡已軍

民歲食及鹽馬司布馬錢兩之數煎辦餘井並塞之

通

六年正月江西行省商民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

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宜遽以

死論法司執奏不已 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

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為食

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給作臨濠

九年四月中書省言蘭縣河州舊募商人入粟中鹽每引

借米一石道遠費重故商人稀少宜減其價庶邊儲可

裕於是命淮鹽減米二斗浙鹽減三斗河東減十之四

十一年二月初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

邊以淮浙鹽價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軍餉不給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爾

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於邊庶內地之民省轉輸之

勞於是定擬凡輸粟於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上三年三月兩浙鹽運使李本言炎海為鹽始於管仲晏

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

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

宋制歲給工本並轉運司各場置令承管勾掌鹽出納

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

額輸官以四百斤為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抵

昂為準兼支錢鈔以資鹽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

少者有丁產少而額豐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八司
卽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
除編免科諸商得空約量增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
平實爲民便詔從之

十九年正月雲南布政使張鉉言舊例商人納米於金商者
每一斗給鹽十斤以穀准米者聽以是商旅輻輳儲蓄
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由是商人少至軍餉弗給請
仍其舊從之

十七年九月命戶部以山東鹽召商中賁仍聽民買食尚
書郭恒言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上曰天之生財本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三

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忌其爭耳商便於民何拘
細利未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原國公藍玉令家人中到雲南鹽一萬餘引僑勢先支事
鑒上曰此事侵奪民利沮壞鹽法但是功臣家中鹽
引到盡行沒官

永樂元年命戶部停天下中鹽專於北平關中惟雲南金
滿衛楚輝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肅勿停

二年二月山西參政府綬奏河東積鹽運至楊壺店民食
難輸安令商人中鹽年久者量增引數以爲路費使就
關文庶免勞民下六部議加引從之

戶部奏開中漸准鹽於北平倉納米者每引二千五升於
德州倉納米者每引三千五升今北京所轄北方米價
賤宜通引一千從之

十一月甘肅總兵官宋晟奏以急乏邊儲乞不爲常例無
分官民今於甘肅衛倉中納准漸鹽庶邊儲易充從之
八月御史李祚言福建各鹽場累歲虧折課乞諭官吏罪
上知難辦之難遣人馳驛府之

十月都御史李慶言公侯都督令家人子弟行商中鹽吏
緣官吏倍數多文乞付於法上令戶部極論禁止

十年正月兩淮運使鮑軍等言近年朝廷以營造召商中
鹽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四

納北京鹽糧合各處罷中往處所中鹽停支令淮揚二
府人民每歲食鹽五萬餘引亦宜暫停候北京罷中然
後納典從之

二月上以甘肅官軍所用糧多百姓轉運繁勞令戶部
減涼州鹽糧則例召商中納以供軍餉待糧用充足則
仍其舊於是定納涼州鹽糧准漸鹽每引三十五升
河東每引二十四升四川每引一十五升

十四年正月四川鹽課提舉司請開蘆潼川蓬州西充南
部安岳射洪達溪等州縣商馬等九千五鹽井從之
按洪武中以因徒煎辦歲得鹽二十五萬九千八百斤

自靖難初放遣囚徒各井至今封閉乞仍開墾

七月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北京戶口食鹽惟足本處軍民之用今扈從官軍人衆鹽不足用望令北京行部於長蘆鹽運司支運每鹽一斤收鈔一貫庶公私兩便鈔法亦通貨之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鈔法沮滯蓋由散出太多宜設法廣歛之民間鈔少將自通矣其議所以歛之之道原吉曰歛之易莫如許有鈔之家中鹽 上曰此可一時權宜耳後鈔法通即止然必稍寬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五

爲則例而後人皆趨向遂命原吉及吏部尚書蹇義等定各處中鹽例各歲舊十之四原吉等奏漳州鹽每引鈔三百貫河東山西每引百五十貫福建湖東每引百貫餘鈔不聞新舊文鹽不拘資次 上曰然其速行之十一月山陽縣丞崔奎乞勅各布政及直隸府州縣願中鹽者令就本處官司納鈔赴鹽所支鹽爲便從之

正統元年九月令刑部侍郎何文淵戶部侍郎王佐副都御史朱輿言提行兩淮長蘆兩浙鹽課

二年四月江北大水直隸澤潞地方被災鹽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

米每府撥銀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次年預納秋糧其米聽令鹽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卽照時價給米食用於時未貴鹽課官得預盛民得食米上下賴之

三年正月命會都御史王翱巡理浙江鹽法舉逐土豪五年四月立有積常股鹽法有制商人中鹽有不次支給者罰之存積有術次守支數十年者謂之常股

六年五月巡撫南畿侍郎周忱以水鄉鹽戶應納糧六萬餘石盡留本部支用節其運耗置鹽倉分貯各場總三萬 千餘石用以賑鹽丁及補逃亡缺課所估柴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六

價亦貯之各倉官爲支給又選殷實鹽丁爲排年總催其次爲頭日輪年應當消乏者依前選替當時便之九年勅戶部曰朝廷令人易納馬草關中鹽糧本朝資國便民比聞各場納草之人多係官豪勢要及該官內外官會圖重利令子姪家人作富奴托軍民出名承納又行囑託規從輕省之處如東直門牛房歲計用草止十五萬今添納至三十餘萬積聚既多久則必至下人乘隙侵欺又各處所中鹽糧亦係官豪勢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挾勢將雜糧米上倉該官官司畏避權勢輒與收受以致給軍多不堪用及至支鹽又囑官鹽官從起

開支倍取利息致無勢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
喪費失業嗟怨莫伸其弊不可勝言此皆爾等不能體
國利人徇情受囑之故今姑宥爾等之罪以後必須嚴
謹禁約草聽嚴督軍民承納御史監收但作樂者即令
開具奏臣蒙勞及該管官員之家不許仍前承納
民爭利違者聽御史舉劾各屬務會計歲用之數務
果有多餘設法另行堆積以備支用毋得濫支作樂
處中納鹽糧務要寬闊潔淨敢有仍前狹窄難施未
上倉及該管官司聽囑收受者聽巡按及提督官率同
情重者具奏處治巡按提督官縱容不舉者併治以罪

鹽法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十一年九月南京內官監奏本監舊有淨軍煎熬上相白
鹽今年老亡故者多請發畿內民三十人補戶部言畿
民煎鹽非舊制上曰既非舊制奈何擾民不必食補
十四年十二月令副都御史耿九疇清理兩淮鹽政
崇泰元年六月諭戶部楊示天下定與則例合於代州納
米中鹽有能自備鄂力於臨清領運赴代州至三百
石者即與冠帶二百不給物莊異役三年兩淮鹽每
引米八斗漸鹽六十長蘆六十河東二斗俱不文支給
鄭州守臣奏賊寇出沒糧運不繼請如大同宣府納米中
鹽戶部請不分四品以上官員軍民之家俱許中納兩

淮鹽引每米六斗漸鹽引每四斗俱於福建鹽內不次
支納從之

二年正月勅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惟貨中鹽者欽
初廣東鹽例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因往往防守關者越邊
廣西市利遞極業盛以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禁之
則商勝而利歸於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
邊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

三年秋罷兩淮長蘆巡鹽御史命撫按官兼理
十二月部戶部差官清理鹽法

成化元年九月戶部言鎮江浙江諸處旱澇相繼歲運京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入

儲不足乞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餘德州水次倉
中納候米歲分撥官軍支運從之

二年舊例中鹽者皆戶部定則例出榜召商無徑奏者是
年有富人呂銘等投托夢稟奏中兩淮運司存積鹽五
萬五千引有旨自中出允之時戶部不能執奏鹽法之
壞自此始

三年六月尚書監太監潘琪奏令其姪潘賢中納兩淮運
司餘鹽不許

四年二月 上諭戶部曰各邊糧草不敷皆因鹽法廢弛
弊尚多端所設今後內外官員之家不許占中侵奪商

利虧損遂儲其兩淮等處鹽法今遣太監王允中會都御史高明整治

河東鹽池止以巡按巡視九年三月戶部郎中文志貞言巡按等官不得以時臨視故人得私販官鹽阻壞客商少中無以濟邊用之急請歲遣御史一人往彼禁治料理咸滿更代如運茶之例乃始設河東巡鹽御史

十八年浙江左右政劉璋奏諸郡歲輸戶口食鹽鈔之令照依時價輸米或以充軍儲上允之

初南京各衙門差吏赴兩淮運司關支戶口食鹽該吏通同勢豪影射貨賣為奸利各違限年久屢催不獲南戶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九

部尚書黃鑑詳奏積弊至是奉命行南戶部編造勘合底簿行各運司等衙門收掌給與商人支鹽數有新舊那移者官吏俱坐以枉法贓罪

十九年三月內官王鑑奏令家人中河東鹽二萬餘引戶部請治其罪上曰祖宗之制內官不許私置產業初數違例中鹽與民爭利且其服舍之需皆自內給今鑑營利於外府用之戶部其查例得楊榮約後有犯者必罪不宥

二十一年江南巡撫王恕言近聞太監宋芳差鎮撫梁山令人乘用馳驛前來兩淮運司關支欽賜官鹽五萬引

著該司官出備包索船錢用銀數多該司無從措置被其過追令奉明詔不許勢要之家中鹽雖稱前鹽係是

欽賜之數百姓怨詈難以戶贖未免致疑又令御史出備包索船錢人情不堪合無將梁山等取回前鹽住支今後各處鹽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敢有仍前求討者許戶部及科道官糾劾使人無覲覲官有儲積

弘治元年閏正月校尉胡餘慶請開中鹽繼蘇諸司職掌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險易遠近具奏出榜召商中

納下部格之

七月命戶部侍郎李嗣榮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十

十一月戶部尚書李敏以勢豪阻撓鹽法有誤國用奏請簡令風憲大臣清理鹽課從之

命刑部侍郎彭韶清理浙江鹽法部上鹽場圖詳疏見曰庶民之中鹽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國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弊海鹽煎煮全資鹽戶雖有分業至薄然糧食不充安忍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稅餘悉還償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庄數樣不敵風雨糧米糶飯不能飽暖此居食之苦也山場渺沒人倫物件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

蓄薪之苦也舂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磨下汗如雨隆冬祀骨亦必為之此淋瀝之苦也歲暮之時燒灼薰

蒸蓬頭垢而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爇之苦也
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復者又來此微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懼此
賸鹽之苦也病疾或老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渺盡去任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
小寬恤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各輪爲圖述以詩箋冊上進庶幾日舉貧蠹之迹

二年正月御史王朝周奏兩浙鹽類乞照舊法徵納鹽斤候客商報中下戶部議之時自御史林誠府成化二十
年以後鹽課一半折納銀兩每年十月解部至是小商
關朝典卷九十六 鹽法 十一

負累故奏舊額當復有六端

上辛八月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都商關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關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符關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准安人鹽商皆其說議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鹽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開除清其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關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

法也

九年四月有中官鐵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十引需於兩淮仍給准鹽價銀二萬兩戶部尚書周經言鹽策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許之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濫乃命止長蘆鹽勿給

十四年閏七月巡鹽御史馮允中疏請各邊中鹽照舊納召商納本色下部格之

十六年五月貴戚乞長蘆兩淮鹽引得旨戶部尚書偕

執奏請察成命以杜將來不報鍾見報罷漸多乃復言

臣謹言二三事皆爲國計未蒙批答伏乞宸斷凡臣章

關朝典卷九十六 鹽法 十二

奏事干貨近者亦乞施行以通下情 上是之

十八年四月 上御燬關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政事因及

鹽法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

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關中雖多全無

實用戶部便通查舊例及今各項契據明白計議停當

來說詳名

戶部尚書韓文疏陳阻壞鹽法七事一革關中引鹽之契

二革典販私鹽之契三革賤賣官鹽之契四革買福殘

鹽之契五革夾帶殘鹽之契六革越境買鹽之契七革

運司廢弛之契 上嘉納之

八月南京浙江織造太監王瓚崔果奏計鹽一萬二千引
詳中書

九月詔給餘鹽於張皇親貨賣

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臥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送國原慶陽收貯買馬之用用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

命工部侍郎兼倉部御史張憲清理閩浙鹽法

五月以王瓚爲副都御史總督鹽法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十三

商人謂景清所託壽寧侯奏計殘鹽戶部尚書韓文等舉正不報景清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極憾官府舉朝恨之

三年十二月劉瑾奏兩淮運司商人杜成等各名下革吏

鹽引百六十萬引堆放在庫乞差科道官各一員查盤見數變賣銀兩解京送庫戶部議覆有旨許之仍限五日

起程

十年八月以倉部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以

副都御史陳天祥代尋卒於官

十一年九月命副都御史趙鑑清理閩浙鹽法

十二年六月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立嚴於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巡撫王守仁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笑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之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欲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殫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特命旨

嘉靖元年撥河東裁革鹽五萬引每引定價二錢五分後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十四

准二批驗所私餘鹽五萬引每引定價八錢兩浙裁革鹽四萬引每引定價六錢給延錄關中召商上納以還撫統銀言糧草缺乏久欠商價故也

二年御史秦鏡言向以遠東缺糧發兩淮餘鹽引七萬九千於延綏陝開中餘鹽止令納價本朝令也本商自納引銀一兩若關中止八錢正鹽毋餘鹽子也正鹽守支

候久費多願中者少餘鹽勘令一到即賣願中者多今令毋求子餘鹽無自而積諸以遠東所中引改元年正額嗣後申明前例令本商自納餘鹽之價復勿關中

三年八月發淮浙長蘆運司額鹽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

引於延緩聽都御史周金召商上納糧料以備客兵支用仍禁勢要奸商占窩引利者從該部之議也

四年夏 張璋請加邊儲部以准鹽八萬引山東小引四萬各定價召商中鹽買每銀運鹽張所請以兩淮餘鹽銀每歲貯三十萬於大倉預發三邊收買糧草部議每積至十萬卽解報年終類數造冊備查

五月戶部言項守備鳳陽少監王德欲令經通鹽商照引掛號竊謂鹽法之禁最為嚴密邇來商賈妄便無事稽查德乃假鹽請遊絕之名而欲爲勒取漁獵之計不可許 詔撫按官查勘果先年行有事例准聽管理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十五

五年二月戶科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有奇其常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價是以國不言虛邊不告款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爲正課厥利生好遂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銀急無備請自今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

六年十一月 上諭戶部曰鹽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用俱官令急務邇來鹽法之壞由於私鹽盛行官鹽阻滯鹽法之壞由於私鑄者多官不爲禁其速議區處禁約事宜以聞尚書鄭文盛言臣等思教今日之弊必先

申明祖宗之舊制又在朝廷之上杜奏計之門而奸無所利絕占窩之弊而商有所資然後鹽法不致阻壞於錢法必奉行之吏參酌物情使市肆無擾宜布條格俾僞爲者不容然後錢法得以通行因條鹽法五事曰私鹽曰禁占窩曰禁奏計曰明限期曰添刷引錢法事曰通錢制曰禁私鑄曰禁私販 上納之

七年正月 上勅戶部曰甘肅邊儲累年缺乏其詳黃經久之策以聞尚書胡世寧言甘肅米穀漸貴軍士枵腹由壞祖宗籌邊之法耳永樂時邊儲悉以鹽利每鹽一引輸邊粟二千五百石故官商大賈悉聚邊陲自出財力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十六

自初遊民自墾邊地自墾故果自築墩臺自立保聚所以歲時慶豐芻粟不虧至天順成化間變其故法商人中鹽悉令輸金戶部邊買無成散棄而歸以故墩臺日頽保聚日壞遊民日去邊地日荒今千里沃野莽然丘墟稻米一石直金五兩皆變壞鹽法之故也安邊足國之法誠莫良於祖宗鹽法矣 上深然之

唐事霍韜言舊例鹽一引輸邊粟二千五百石故官商大賈悉於三邊自由財力裕遊民墾邊地藝故果歲時慶豐粟石值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日輸粟二千五百石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

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得八引之利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於戶部由是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輟粟而歸邊地荒蕪米粟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今欲足邊糧其復輸粟之舊制乎

二月總督三邊王憲言甘肅開中引鹽召商納糧草以備緩急未有應者乞行總餉撫臣酌處本折兼收從之

四月大同巡撫蔡天祐以勸司鹽商銀六萬餘兩爲商人白倉等所奏上命巡按陳邦教查勘邦教勘奏據天

祐言前項罰銀以補代府麻糧及修理宴賀諸費此舉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十七

價外對價於例有違而番籍有積實非乾沒似未可以一好商而遽就撫臣戶部覆議代府麻糧原派宣府民糧數萬石過年無欠今既稱補麻米則宜於原派民糧內扣還若修理宴賀諸費原於何項下生派亦徑自處補則所罰者可托以爲名而所償者亦取於不費若以內帑錢糧濟邊鹽課填補私費將使各邊撫臣敢於科罰而幸無復舊商人樂於承辦而坐致厚利如圖計何上是部議以天祐科罰數多支銷不明邦教奉旨查勘扶同回護俱令對案

八年戶部尚書鄒文盛條陳添刷鹽引巡鹽御史朱庭立

言欲保添刷引日而商人莫肯應者其故有二一則昔時餘鹽先掣過而後納價今則先納價而後領引既輸於邊又輸於運司苟非巨商必不應命一不便也一則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納銀一兩五錢比之舊額淮南增銀四錢淮北增銀一錢五分無利有損其孰肯從二不便也今宜以添刷之引先行給商符其掣過納價以寬先期併征之意添中餘鹽淮南咸四錢五分以恤目前虧折之苦庶商人得利而新法可行從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十八

三不時越放成化加三錢半正德加四錢今六錢矣投托權要有占中買窩之奸鹽商上納有經總包攬之樂各場官橫手頭火耗動借需索守候盤詰關領勘驗又秤衡之不得不爲夾帶計矣此餘鹽所由起以餘鹽課納之運司輸之太倉不若以利通商使之赴邊自爲輸轉商人方苦正鹽赴邊中引之難納銀運司之便故累年報中引目不肯盡支爲夾帶計各場餘鹽盡爲夾帶官司不爲收買存積之法廢矣存積待開中不時需也今爲運司餘課一有過警何以備之乞下戶部議上曰近年以來條鹽利興屯田政廢邊儲往往不充輒動

太倉銀接濟此言切中時弊戶部即會計處以聞

十三年五月給事中董儀理言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而鹽法大壞其難有六胡馬充斥鹽場戒嚴時不能耕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丁壯亡徙人無以耕套為場有房及居內田反居外勢不能耕管屯者顧按籍征賦計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備無屯之利有屯之害屯何自興開中不時米價賤賣召糧之難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之難官司科罰吏胥使索賄納之難定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之難下場族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私鹽因出官鹽壅滯市易之難司鹽者因設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十九

餘鹽以佐之餘鹽刑厚商因棄焚蒸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鉅萬何益軍需命限司也鹽者三月查報十四年都御史周金滿裁革餘鹽不如收買為利官買不如商買便解價不如解邊便無票不如開引可行或謂餘鹽不可過額引日不可增額鹽課不可解邊部謂鹽課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額過私販以通官鹽正法也假課額餘鹽權宜也革餘鹽則商竊俱困而私鹽盛行倍收餘鹽則早添難齊而邊引壅滯夾帶餘鹽伴有利禁增額引日則祖制有違中鹽有引日則票立則與引日相背官收買不若聽商收買簡易可行盡數開

邊又恐將來難繼

二十年七月巡按浙江御史高時言台州府長寧黃設杜賣三鹽場引日額數一票為一引每票鹽三百斤每百斤納銀一錢商人無利多不樂從宜如舊議立中津餉稅每鹽百斤納銀三分庶民寬裕便而國課有益戶部覆議從之

十一月初鹽法開中有常股法需支掣有存蓄法以待不次之需俱令商人輸金與常股鹽並掣夾運以需然自餘鹽行而存積之法廢運司積輸無幾而邊幣日虛良法益壞時戶兵二部集議移邊急務以清理鹽法為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二十

要請設都御史一人專理長蘆山東兩淮四運司鹽法給事中郭鑒言官不必設唯當酌議應革事宜下戶部覆議尚書李如圭言鹽法不行由占高賣富之弊未革商人無利其餘鹽似難輕革上曰變亂鹽法起於餘鹽邊儲不充私鹽盛行正由於此其亟能餘鹽惟遵祖宗成法行之於是如圭覓查錢言兩淮鹽額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兩浙鹽額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鹽額六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八引並無額外餘鹽之數至於餘鹽係近歲新增宜行革去當自二十一年始悉復舊法勿復增城因條上四事曰禁餘鹽并禁權

勢血印海別邊堡部如議行

二十一年戶部奏開中引鹽止令正鹽學赴具額外餘鹽悉行革罷夾帶者初沒入官應變賣者以時估爲準并請禁推勢買實銷置印信簿行各邊關中巡按收掌凡報中者驗其實在積程方許收納事完送部轉行巡鹽御史查驗各邊城堡急缺糧草方許上納其孤城遠堡以按伏支兌爲名多收侵冒不許聚給御史吳璵請各邊中鹽者皆輸本色從之

九戶吏部尚書許讚請復開條鹽以足邊用戶部議從從之餘鹽復行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二十一

二十六年起鹽御史王應鍾言長蘆運司每歲生派內所及神樂觀各衙青白鹽五十三萬六千斤有奇光祿寺滿水二千四百斤俱委場官解京交納此定例也夫更辦既難解運尤苦今以之上納內府則以爲不足非再估其數不能交完而東廠官校則又指爲夾帶餘鹽百計恐嚇考試幾死爲掉運者不亦難乎乞勅下巡視御史嚴禁兩許財害人者仍歸內府衙門速爲收受有刁難需索者請旨等因奉 上是其言命監光祿寺更置巡城御史嚴禁之如違事衙門違犯者許戶科訪勅三十一一年五月詔添設兩淮浙江等處巡鹽都御史從戶

部請也給事中何雲鵬言鹽法之舉廢不在官之知與否而所以督責之者何如耳今有巡鹽御史事權盡在都御史下而鹽法之壞至此以御史不能盡法懲奸實心與利故也宜專責御史勿設使上不聽令吏部稱舉堪任者以聞既而以昭天府丞王紳爲食都御史清理淮漸等處鹽法

三十四年五月詔江西南贛吉三府行虞鹽每年定以二十萬引依律抽稅內二分存留八分解部奏隔二府仍行淮鹽不許抽稅著爲令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二十二

今附有司定置其丁之消長井之廢興以爲增減如蘇州等處則當增仁壽縣等處則當減蘭州等處則仍舊共該鹽八萬九千二百六十三引實徵銀六萬九千一百七十二兩尚少原額三千三十九引若一時未有新井新丁暫發布政司歲收商鹽小票稅銀補之仍盡調開課以恤窮丁而王府食鹽亦以稅銀充補庶正額不虧官鹽兩便從之

三月更定兩淮準鹽之法運司一遇各邊中完工本鹽商請到勘合分正條鹽引即聽各商自向小鹽買棚出場依期循單赴準仍量裁鹽引之價淮南每引止納銀五

錢淮北三錢五分一釐二毫五絲其墾墾之時每單淮南一萬六千引爲一單定以半年淮南單四單淮北二單不許過期停墾從御史張九功奏也

先是江西一省派行淮鹽三十九萬引後南朝吉三府改行廣鹽惟前日等府仍行淮鹽二十七萬引既而私販盛行如袁瑞瑞三府皆私食廣鹽極建廣三府私食福鹽於是淮鹽僅行十六萬引數年之間國計大減運撫馬秦因上疏極陳其害請於峽江建橋設關禁遏廣福私鹽之路仍盡復淮鹽原額稍增至四十七萬引收其歲課以足國平其精估以通商報可

阿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二十三

三十九年戶部奉諭計處財用擬遣主事一人詣淮浙理鹽課得旨報允乃以主事黃乾行名上上曰鹽法久弛非極力整頓不可其更議以聞戶部請如先年遣耿九瞻王璵黃臣等例欽命大臣一員往理報可吏部乃奉副都御史鄧懋卿嚴嵩以懋卿鄉人奏懇鹽利於是懋卿關通苞苴且取無虛日故事諸府縣巡檢司運卒責捕鹽盜縱脫遺漏者罪之不尅以丈懋卿奏立尅限法每卒一人季限獲鹽若干斤販夫若干名舟若干艘其有舟無販夫有鹽無舟及有販夫無舟鹽者不錄爲夫其鹽與販夫不及若干數亦不錄俱制其雇役錢存帑

以充舟鹽之值故運卒過私販有餘歲不得支一

錢者而身軀役籍不還爲生產往往其行私販奉大利過商船故舟友誼爲監盜接劫之少拂意輒以私鹽從斬舟中而誣其人爲販夫白致刑獄至有死亡者害不可言其有司又或附賦於民徵金作舟鹽之值不復責運卒以竊捕而私鹽任其橫行矣貽患至今卒不可變四十年十一月先是兩淮餘鹽額徵半年一解商人苦之會有旨遣徵春夏課銀事下巡鹽御史徐燦燦言祖宗朝兩淮鹽法曰常股曰存積曰水腳共七十萬引有奇每引以二百引爲一袋商人赴邊報中每引納銀

阿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二十四

八分永樂以後每引納銀二斗五升下場關支四散發賣商人利亦十五焉雖律法甚嚴止以犯禁科罪而所獲贏貲悉置不問是以商人挾資萬里躬冒矢不出萬死一生以爲我足邊耳當時邊儲貯足而戶曹轉充有以也通年正鹽之外加以餘鹽餘鹽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足必加添單添單不足必加添引鄧懋卿見單鹽阻滯爲疏通之術而不知邀近功於目前後終不可復繼是誤國亂政之尤也議者徒以前歲鹽課不虧遂指爲何良查得前歲所解非取諸商也稱單之後卽爲督促此單不足預備下單下單不足實指引目又不足

則富產田籍又不足則悉括庫貯稅河諸銀盡借之
年所積不虛不止戶部但知有銀解到不知爲何肉
瘡也今疊告災荒而不加恤安知將來不并六十萬而
盡府耶又有可懼者年來產鹽各場皆沒於水煎燒之
所涉析離居微鹽入倉不免羅網若取鹽百萬之數官
必追商商必逼竄臣恐復業者一人逃亡者數十人故
急欲絕不練於此矣乞勅戶部仍以六十萬徵解商
人樂趨可以經久部議亦以爲然報可

四十三年舊制在京各衙門食鹽歲運撥辦吏一人下場
收買吏倚官勢往往倍收爲奸利鹽運私販莫敢詰捕
因引與奏卷元十六

鹽法

二十五

巡鹽御史乃請合運司食鹽較定斤兩築包於司候支
鹽人役至數包予之自外不許別有夾帶諸役亦不許
自行下場運者論如律各役既無所獲利而一應薪餉
餉稅之費悉其所由多坐累不支至有棄役逃去者至
是驗封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請疏請章之自後百
司遂停食鹽唯戶部十三道歲支如故

十一月南京御史林潤疏劾鄧懋卿五罪言慶親憲與在
法行私所過郡縣陪結無遺一運司取十萬兩贖貨無
厭罪一商民王敬吳章被訟公行也直十有餘兩大套
名檢罪二個喝准楊巡撫劉是認萬金始得權顏往謁

皇陵携領俳優靡費無極反道韓體罪三凌轍有司暴
虐百姓墜死場官焚似册夫禁經而平民斃杖下者二
十二人殘忍酷毒罪四北畿山東饑荒稅精揚州水災
制削流竄而勢必取盡無名派授去歲鹽盜幾聚爲亂
動搖國本斯傷元氣罪五乞將懋卿連賜罷黜庶民恐
清而士論快 上命削籍爲民

四十四年朱炳如言兩淮關邊報中爲正鹽每引益餘鹽
納價運司解部三十三年貴國用以各處煎制鹽將司
引茂銀扣八萬二千兩給贖戶充工本增收鹽三十五
萬引俱作正鹽開邊仍每引存餘鹽如例戶部用抵各
關餉與奏卷元十六

鹽法

二十六

邊主兵年例凡十七萬六十兩有奇鹽數額增三之一
行數年運司積鹽日多引無所售邊商不復報納工本
商鹽兩因請以明年爲始工本悉罷其原扣八萬二千
兩悉解邊科臣親時亮請召還屯鹽都御史部議江南
山西可罷江北不可罷將九邊併歸江北中鹽御史龐
尙勳總攝各省責成撫按清理

因初湖廣江西全省俱行准鹽復因兩廣用兵設立鹽廠
廣西於梧州許行湖廣衡永二府廣東於潮州南雄許
行江西南贛二府後增袁吉臨三府袁臨能罷惟南贛
吉衡永五府食鹽近歲改行准鹽民情大補不便總

督兩廣吳桂芳南領吳百朋請復行廣鹽從之

四十五年十月初兩淮鹽課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徵銀六十萬兩鄂懲劇督理時欲以增額爲功請加至
百萬歲徵不足則括郡縣鹽課及剝商人餘資足之商
人至有破產者怨嗟載道御史徐敏上言其狀 上命
仍照舊額是歲商民頗安至是戶部復以爲請 上命
於補臣徐階言其始末從之

初南京應天等五衛軍人防守蒲子口其食鹽俱赴買於
龍江關已而江浦縣李大瀾謂蒲子口隸本縣令買食
鹽本縣引鹽不得越江以啟私販惡鹽御史已至其議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二十七

而浦守禦及諸軍堅執以爲不便相持久之遂互相攻
訐諸軍大譟擊殺部民大瀾僅以身免南京兵部尚書
郭乾言二臣本以私忿相關法當究治仍乞酌議鹽法
杜爭端得旨買鹽地方仍舊行事於軍民有不便者自
宜奉詔守禦官乃敢縱軍暴橫殊不長朝廷法度并軍
人首事者南京兵部逮至法司重究以聞

隆慶二年二月勅郭應龍總理浙福二運司雲廣各提舉
司兼理江浙湖廣兩廣雲貴等處鹽屯唐繼祿總理河
東運司陝西花馬池四川提舉司兼理宜大山陝四川
等處鹽屯應尚陽總理兩淮長蘆山東三運司兼理江

北山東轉道保定河南等處鹽屯各給總理鹽屯關防
七月御史馬明謨疏陳四事其一請復屯鹽之舊戶部尚
書馬森覆言屯鹽之法設不如古者蓋祖宗初建衛旅
輿勇不敢入富商得以私財募人開墾墾下輪爲鹽池
當時不籍內帑而公私儲蓄今諸邊歲歲苦庸塞下既
無可耕之田鹽商又無可權之果當事者乃議發帑經
開餘鹽以佐之於是屯政迄不可復而鹽引滋濫夫京
師天下根本內帑國計所關以天下供京師其勢順以
內帑供四方其勢逆乞勅重臣分理其事宜申飭之務
底成效詔令行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二十八

八月給事中何起名條上四川鹽茶二事其一謂川中鹽
場舊定上中下三則納課邇來井場丁逃舊者有數納
之累新者有增課之擾宜酌由產厚薄以定課額相集
竄丁廣開小井以補舊數而保寧重慶嘉定潼川夔州
商不利販涉宜量增引票使之就近告急仍嚴立禁防
使奸商不得影射官吏不得誅求符 旨允行

三年五月戶部奏預開四年分各邊鹽課共一百二十萬
五千三百一十四引常股兩淮四十九萬三千六百二
十六引兩浙三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引長蘆一十
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引山東八萬六千一百一十引

有奇存積兩新一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引長乾五萬四千二百四十二引有奇派中各邊俱用常股甘肅銀兩准八萬八千九百引兩浙一十五萬五千引計銀七萬一千五百五兩延綏鎮兩淮八萬四千四百九十八引兩浙七萬四千三十九引計銀六萬八千一百六十二引寧夏鎮兩淮五萬九千四百八十六引計銀六萬一千五百九十三兩宣府鎮兩淮一十六萬四千四百一十一引長蘆六萬三千五百四十二引計銀六萬二千九百二十兩大同鎮兩淮五萬一千三百五十五引長蘆三萬一千五百引計銀三萬一千九百二十二兩遼東鎮兩淮四萬三千三百六十八引山東四萬二千五百引計銀二萬八千九百兩原鎮兩淮一萬九千五百兩十四引兩浙七十引計銀一萬二千二百七兩山西鎮兩淮三萬九千七百四十六引兩浙三萬四千二百九十九引山東四萬三千六百一十引計銀三萬八千四百一十九兩蘇州鎮兩淮六千四百四引長蘆三萬一千五百二十三引計銀九千五百六兩以上引價兩淮在各鎮俱五錢准甘肅者四錢五分兩浙在各鎮俱三錢五分准甘肅者三錢長蘆俱二錢山東俱一錢五分外兩浙長蘆存積鹽俱各運司關中以備發遣是用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二十九

先是嘉靖中有請行河東鹽於太原汾州等處而禁民私煎者時議以邊地不毛幸資鹽抵稅而併禁之令民失業不可事下撫按會議未報復有言太原汾州山路崎嶇尚遲難致乃許行私鹽給票收稅每鹽百斤納銀三分仍聽轉販於苛風作德河曲等處惟平定代石十州縣地里稍平令行運鹽然商人竟亦不至至是御史趙容奏太原大同原屬河東行鹽地方以有土鹽故官鹽不行即今關中既難稅人無幾宜行運鹽御史會同巡按查製州縣戶口食鹽之數計口定鹽給票收稅務使地無遺利法無遺奸或解濟邊儲或留補祿餉者爲度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三十

規委官督理則雖不行河東之鹽而已出會鹽之稅民情因計兩利俱得戶部覆鹽稅宜解部濟邊其定稅稅額事宜下巡鹽御史酌議報可

總理屯鹽都御史嚴尚鵬請令江西建臨撫袁四府河南南陽鎮平唐鄧泌陽桐柏等府行准鹽南召內鄉新野滑川裕州葉縣等府行解鹽著爲令從之

四年三月初 上用罷尚鵬議將河東巡鹽地方南陽等縣改行准鹽南京給事中張應治河東巡鹽御史卽承春言南陽汝寧二府據銅板則兼行准鹽據會典則事行解鹽往年卽懲卿建言將汝寧舞陽分屬准北已非

兼行初意及又中分南陽是續淮商之一時而斷解商之肩背失算其矣夫利不百者不變法令一變而解商告急者相屬於道鹽引日壅額課日損豈國之利乎尚勸諸不悅諸罷之 上以爲然令南陽所屬州縣仍隸河東行鹽以役不得紛更

郭永春復言鹽池南北產鹽非有豐瘠之異而採鹽者往往在北不在南以往來之未通招募之無術壓支之爲患丁民之有限也然近未有議處者其故有三司官習於晏安而不便於收支鹽支指於輸繼而不便於撈取牙儉習於固利而不便於處分耳臣有四策焉夫運司

鹽法

三十一

居池北岸必自北而南不下百里請於南岸開門以通往來使省戕水遠涉之勞一也池南人跡罕至而鹽又頻年棄道與其置之無用孰若因之以爲利乎請招貧民以收鹽不必給與募直卽以所取之鹽每一科外以十車給之得以小票發賣民將獲臂而爭趨矣二也南岸視北地勢稍下污萊已久未及修治而各商復以淤塲守支之法行之其消折富庶甚宜令旋報旋支無爲雨水所傷三也往者鹽丁二萬餘名每二十名立一料頭初無遠近貧富之分其後令富者納直於官官爲募民以充役是以貧民之力益窮而富民之直日逼臣以

爲當令民爲鹽合而爲一凡鹽夫俱如里甲編審一料給賑濟銀八兩或給工鹽二十五引以爲轉輸俯仰之資打草修牆之外不復差役卽有大工仍取給里甲有里甲則有丁夫而鹽丁之名亦可除矣四也又言河東鹽行三省地有遠近引日多寡自宜計口均分太原汾州所屬十四州縣改食鹽鹽戶口既除引日當分析於三省要在丁引相參以戶口成數均引額數一引仍定價三錢二分以備邊鎮緩急而補革壓支還塲諸弊又言南岸新鹽招商舉故有積餘者許補大同義疎補完之日再有新課或備戶部來年應解及邊鎮年例之數

鹽法

三十二

戶部覆奏皆謂可惟民鹽合差一事下所司詳議以聞

按霍韜灌鹽利奏議曰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
採今日之策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
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
今若立法使鈔一價值銀千文龜丁爲實利則額鹽一
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
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印處紋勿
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奉可召中關
中表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十五升可也或如成
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國家充足如洪武時例
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亦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

鹽法

十

也正課輕私鹽不禁止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
今日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
正鹽納邊糧二千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粟與窰戶價
買又嚴爲今日各商借官引影私鹽窰戶不辨驗官引
販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紋勿贖又嚴爲今日正鹽一
引只二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斤近年大包之
契革近勒借米麥之契革鹽場積年轄害各商之契三
邊遼廣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
遇鹽商納稅卽與收受糧股許納本色糧實許納折色
俾商無久淹凡積年爲商害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

遼廣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奉
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卽與支鹽勿得久
淹凡積年爲商害阻壞鹽法者卽與革絕則鹽課邊儲
互相開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欣戚邊方腹事共
爲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行之數年卽邊儲可足乃
以餘積召募游民間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開邊防
愈固百世之利也故曰中策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二

價亦賤計似所入爲有贏利未爲不可近來糧料不足
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大率鹽一引納銀五錢
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
所納數倍於前而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
舊彼此虧費其契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
糴之擾也杜侵蝕之弊也慰得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
致殷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開官納納本色
召商不至何者蓋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
得穀爲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
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設假糴湧強虜出沒勢不

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頭斗程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運之四五

年而後得其大利

〔按〕兩淮鹽課歲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漸次之長蘆次之兩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運運俱無清理鹽法都臺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兩淮引鹽開中七十萬五千二百引又折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長蘆開中八萬八百引折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疋河東開中四十二萬引山東開中八萬三千一百引折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三

五

色銀九百兩折布四萬六千六十疋兩浙實銀六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福建實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折米五千八百石四川開中一十萬六千八百引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折米二千四百引每百二十斤折米麥一石雲南開中五萬三千引折銀五千兩廣東折銀二萬五千二百兩海北折銀三千二百兩鹽州開中五萬九千四百引西和漳縣折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國朝〕鹽課兩京鹽場三十五處歲辦鹽二十二萬四千五百七引二百斤零福建鹽場七處歲辦鹽一十萬四千七十二引三百斤零山東鹽場十九處歲辦鹽一十

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引一百五十斤零兩淮鹽場三十九處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引一百斤零河間鹽場二十四處歲辦鹽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百斤零廣東鹽場一十四處歲辦鹽三百五十一萬四千六百七斤零後增四川鹽場一十四處歲辦鹽一千一百一十三萬一千四百斤零雲南鹽場四處歲辦鹽一百八十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七斤零此見諸司職掌者如此見今歲辦又改爲小引大引本色嘉靖常股折色諸名目而數益頗益於舊亦有如舊額而不增者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襲舊辟之說也故今宜於額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四

四

外多開商中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商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日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青陳完糧而後填給運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著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察院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鑑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皆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鹽不禁則運運之卒可減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弭鹽廣而壯丁益勤於煎軍民得易於食其爲上下之利益不一而足也

鹽本煮海而成然其不盡出於海者有井山施木石種

類匪一井則舒南西川井凡八百二十二眼西有西河
縣鹽井漳縣鹽井及今鎮南井二十餘山則永康軍之
崖沈括書謂鹽生於土崖之間池則糞之河有鹽池
長五十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又安邑一池東西二
十五里西南北二十里晉陽雲中鴈門渤海俱有鹽池
靈州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池會州一池寧夏衛有二
大鹽池一小鹽池東牟有鹽泉池五原有四池而石與
木則皆胡地女真國鹽生木枝上浮泥蘇祿彭亨暹羅
亦有鹽海西方鹽地堅鹹且鹹即出石鹽湯口城有石
幣以爲鹽水竭鹽成甘水有石鹽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鹽法

五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棻 編輯

戶部十一

漕運

洪武元年十月置京畿漕運司張魯薛祥爲漕運使
十四年十二月華京畿都漕運司

永樂元年六月戶部尚書郁新奏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
坡挽運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
淮河汴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
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入柳樹
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便之

漕運

一

三

二年八月戶部侍郎古朴奏江西湖廣及直隸蘇州等府
糧儲漕運北京近罹水澇難輸今歲所屬甚豐宜發銀
三萬錠分令各府州縣不拘黍粟豆麥增時價三分糴
之就彼權貯俟農隙令軍民運至京覓官軍休糧從之
十月刑部尚書鄭賜奏儲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
普等運糧遭風壞船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 上曰
事有權宜待報而給無及矣波路所以達大體也勿問
八年三月令湖廣浙江江西都布二司各運赴北京備官

軍糧湖廣一百三十萬石浙江一百五十萬石江西三十萬石

四月撫寧縣老人張甫迎還安縣老人何彬俱督運至清水源上聞而嘉之各授本縣縣丞免視事

十年正月勅都督賈義尚書宋禮領舟師運糧赴北京福建閩清縣言本縣及福清糧皆分運福州興東三衛本縣近福州而涉海赴興東福清甚近興東乞各從近便運納從之

廣西都結州言本州糧歲運納太平守禦千戶所行四百餘里險阻甚難南寧至本州可通舟楫乞改納南寧為國朝興業卷九十七

十二 漕運 二 三

便從之

十二年九月令支運轉漕

十三年三月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范平底船二十艘以從河運歲運三百餘萬石

十四年正月勅平江伯陳瑄都督陳泰謝芳率舟師徵運糧備赴北京

十五年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里漕運

十六年三月初令民運蘇州等府白米

十七年七月戶部議運糧宜令浙江江西湖廣及在京水軍等衙軍士仍舊轉運其餘衛所軍士令營造如夫役

不敷則於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州量雇夫於淮安臨清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

歲徵原在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放厥幾官民兩便從之

二十二年十月山東運糧至通州張家灣因民家火延燬糧舟令每糧一石給銀四錢免責償

戶部奏京師歲用糧五百萬石今江西歲運糧三百餘萬不足以供請自來歲於淮安等府增運以備此數從之

洪熙元年勅平江伯陳瑄洪武中有令許運糧官船內附載已物以資私用今後准此令官府無得阻當

宣德元年七月大理寺卿胡榮奏臣巡撫浙江蘇州海寧國朝興業卷九十七

十二 漕運 王 三

諸衛所各言糧運不繼軍餉不足臣欲待奏報則恐後時已令嘉興等府以近收犯人贓釋糧米支給四萬二千餘石聽軍上謂夏原吉曰槩能權宜所行良是勿復以權擅議之

二年三月改轉運為支運

先是夏原吉奏遣副都御史李素往湖廣督運糧餉赴廣西給征南軍士王是上謂原吉曰朕昨思之湖廣去年早百姓貧窘征南軍餉止令廣東廣西附近有司於

見有倉儲給之

四年四月上以軍民每歲漕運勞苦欲少蘇其力使歲

運不乏乃命工部尚書黃福同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議何處宜倉收貯或不必置倉如舊務公私兩便仍行
禁下人毋肆投害

六月黃福陳瑄言宜令江西湖廣浙江之民運糧一百五
十萬石貯淮安倉餘松寧溫處廣德民運糧二
百五十萬石貯徐州倉應天蘇州太平淮安揚州
鳳陽及滁和徐三州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臨清倉
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糧俱令運赴北京倉爲便於
足戶部尚書郭資同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六科給事中
會議除淮安倉收貯及河南山東北京郡縣糧如瑄所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四

言外會議徐州倉可增糧二十四萬石臨清倉可增七
十餘萬石其官軍差遣者令各衛撥補并預定空閑倉
版增置斗斛江南民船量地遠近抽摘及漕河修閘俱
依瑄所奏

五年四月改江南民運爲兌運
六年十一月巡撫江南侍郎趙新建議以漕淮之舟載江
西之粟兵農兩利從之
戶部定官軍兌糧民糧加耗則例
八年十一月先是裏河民運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
農業巡撫周忱始與平江伯陳瑄議奏民舟至淮安或

瓜洲水次補給腳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
關運糧軍民兩益至是參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
南紛紛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
淮徐陽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
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
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
徵此是爲兌運

景泰元年五月戶部尚書金濂奏保定易州涿州糧不
請差郎中一員將河南山東等處運到民糧并鳳陽等
處民運糧內共撥一十五萬自丁字沽進直抵雄縣諸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五

處令軍民官司設法每處運五萬石收貯備用從之
二年三月令總督漕運都御史王竑兼巡撫鳳陽揚四
府徐和滁三府督常盈倉兌給事中李瓚建議遂爲今
天福六年二月時延綏用兵日久戶部侍郎楊龍言阿羅
出往牧河套入寇迨今三年費用浩繁凡銀兩引鹽收
馬徵運之法盡行尙爲未足又起預徵之餉民窮財盡
所不忍言惟黃河乃漢唐漕運卽今鹽船水筏往來不
絕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當三門
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如有所運糧草各野水次遞流
併運磨費軍餉可足而民困少蘇或摘漕運數千糧赴

陝就令教習陝西河南之人待舟楫通乃許運船仍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儲大有增矣 詔悉從之

〔按〕此難事也他人不能達竟阻其議

十月內閣臣言運船凍阻必誤下年糧運宜即差官催糧除凍前到通州外其餘可到天津者可到德州者俱就彼收貯以待下年帶運如此則船無凍阻糧無虧欠上然之命戶部侍郎楊崇等往理其事

成化元年九月漕運總兵楊茂秦各處運糧旗軍以洪開灘淺盤剝多費各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乞免河西務張家灣等處稅課以紓軍困 上下其議行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本

十一月戶部以所議漕運奏將袁佑上言便宜覆奏 上

曰律例明開收受稅糧聽令納戶親自行糶平斛文收比來收糧者作弊多端且每石加耗米一尖不過五升今軍官願明加一斗可見官糶人等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聽令旗軍行糶每石耗米五升二十斛加一石落地餘米旗軍自收不許隨斛上倉亦不許官糶人等勒要罔基財物仍嚴加禁約敢有仍前作弊許令巡倉御史參奏究問

按萬表云太倉總督廳板刻則例一版兌正糧一萬二千石每石加耗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

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內扣五十石或一百石以至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撥申斗給照依欠數多寡責治有差數外間有餘剩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別作支銷

節年於倉中隱地掘窖埋之後主收者日苛利餘者漸多嘉靖十二年侍郎周敏初督倉場見餘米歲埋數多心切惜之乃言於尚書梁材材曰此出耗米附餘四百四十石之外若欲具題作正支銷主收放者法應奉寬況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大計矣寧復棄之不取作備也敏乃貯之空廩以數作一手本報部督亦不受令總督廳自計乃知老臣固識總耳夫每廩明交耗糧八百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七

四十石以其不得盡耗責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支銷然或缺少亦止於責治而已不為深究蓋恐後之流弊至於多收也宣德年間京通二倉收受附米一尖一平尖斛淋尖平斛梁行後將淋尖斛外餘米俱要入官有缺旗甲成化元年參將袁佑奏要每石不分乎夫明加一斗俱兩儲收受戶部通奉欽依只加耗五升此佑之見惟目前之圖而無久長之慮彼當事者猶存寬厚之意耳成化二年又該戶部題為收受糧斛事未欽依准加八月今載入議單每石免運加耗七升則是加耗米七升原為尖附而增今於加耗之外復收斛面以為

附餘則是耗外又有加耗矣正德十六年袁總浙運時每石只加一進倉便徵交納常有餘剩土米照出今每石加二五進倉尚有掛欠若不革去耗外解而行聚平收則軍運遲敵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查所取之解而餘米不多而國計根本所繫爲害者大矣此只十數年來之弊老成愼國者固當華獎以存大計可也

六年十月戶部會官議延撫漕運陳濂等官所陳事宜一蘇松常嘉湖五府輪運內府自熬梗糯米并各府部造梗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途盤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額納鈔兼遇水涸寺閘又爲運軍凌逼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八

及欺楊村等處則攪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因於負貸諸罷帶額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皆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腳價以補其數議上從之

七年正月罷江南民運定長運法漕運舊制軍民各中互相轉運民運淮徐臨德水次四分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周忱巡撫江南議將民運糧俱於瓜淮兩船腳價免於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至是巡撫滕昭議罷瓜淮兌運倉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倉交兌民加過江船費

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變爲長運誠一代良法十年二月罷支運爲改運是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民爲兌兌

按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遞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太倉間洋遠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蘇州耳轉運雖變爲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尚存改兌即改支兌者爲兌運其爲兌運一也按禹表云糧運經濟所爲一六二六三六者卽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九

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則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只四十二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潯領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後以潯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

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齎說於兌之時支領隨船此
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之名由始也然只今兌納兌運三
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
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爲盛其成化十年改淮徐臨
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倉
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
納卽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
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於兌運輕齎銀內均
貼船價起倉等用若地方安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
齎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究貼比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十

之只了兌運者數減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苦困至正
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齎
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甚
借公物以爲私賂希寵庇耳於是始有稍封過淮赴漕
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過發之蓋以革逼
奪之弊而把總最欲遂引賣綠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
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欽卽以贖敗而後之
相繼者則用意更扣虛增其數咸務多獻以爲功太倉
庫可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陪費貽害不可
勝言試之卽始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乃耗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十一

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鄉價也若鄉價賄
一例矣海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
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扣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
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茶捐一
員駐劄通州專一發封參將王佐乃定鄉價搜刮倉中
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橫每石一釐則謂
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
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每因
人之狡懦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
衆者累至爭計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
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又有班兒錢其輕歷
倉橫往年各衛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
紋銀且以此爲應得又於數外求之爲厚薄低昂矣蓋
作法於涼其弊猶倉作法於貪獎罰焉止故爲法不可
不慎也後又率去奉將只遵倉御史會同通判生糧具
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
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乃以別
准河南起剝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
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又往往人皆以爲言故又議
以夫銀給軍夫羨餘不復扣之於官而又給軍是矣然

而無救於運糧之弊者蓋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甲
人管事聚單只任撈挽今以美餘聚給之使旗甲另有
掛欠鎖扭追賠船單則有美餘聚唱飲酒忽然不顧但
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密告許欺打旗甲時灣中糧運
俱集動聚數千人成舉哄嚷官亦無如之何為弊一
於此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而運亦數
謂贏縮之利富歸旗甲而運其有不裕哉聚單則量
實之以辭其撈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
在手便不能勝料聚台夥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
惜但今官司驗封查算者乃以給聚單為公給旗甲為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主

三十八

美專持此意不復詳審而務扣刻旗甲之美餘給軍以
為盡職使旗甲困苦揭債陷死而不恤豈不謬哉
十五年八月總督漕運李綱奏乞運船遭風漂流糧米者
免送問下部議從之

二十年十一月南京戶部主事張倫言黃河自河南入淮
直抵南京水路無碍請量摘淮安瓜洲克軍糧十萬石
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河池縣令河南
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甯懷慶二府等
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
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

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謂其言皆可行且
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弘治十年七月漕運總督李惠疏陳漕運事宜如奏定江
南造船價限期并定運糧衙所勘情節所不補運軍分
數參問之例及運糧巡軍問發沿途守墩墩哨江西湖
廣僻遠山縣兌運糧米折銀給軍為輕濟外江漂流糧
船有司勒買免送問久雨違限運官免參問與夫衛所
掌印官監同運糧委官徵收歲存運軍該辦料銀俱備
法兼盡悉從其議

十三年二月漕運總督張敷華奏江西南兌改折從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十三

三十九

石六錢折銀二十五萬兩

十月張敷華因久雨歉運不前奏京倉糧五萬石於通倉
收從之

十四年四月張敷華奏定軍民運船與王府官校給兩岸
夾行從之

正德二年二月漕運總督王瓖疏請將掣去北直隸一總
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
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以空閑衛所撥補下部議之
十六年十一月命山東河南各州縣原派臨清倉民運米
七萬六千石依正德十年例有設計阻撓援引改納者

罪之從提督漕運鄒督楊宏奏也

十二月漕運總督周瑛等奏江西運船值兵變陳阻到淮
愆期恐誤來年糧運乞將見到正糧十五萬餘石即於
淮倉收貯候次年查有被災州縣止徵折色存下單船
改撥運納事下戶部謂過來漕規廢弛應准官旗希圖
寄回故意藉延祇難准擬請行掛運郎中勘處漕運衙
門查江西回空船隻先完過淮者責令速回傾兌其陳
阻未回者儘該年折銀數免其傾兌督令回衙修船辦
料上是其議仍命漕運總督申明禁創嚴加督率振
米漕規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書

三九一

嘉靖元年巡倉御史劉萬生言天下衛所運糧四百萬石
常額外加耗有曰太監茶果者每石三釐九毫計用銀
一萬五千六百兩有曰經歷司曰該年倉官曰門官門
吏曰各年倉官曰新舊軍斗俱每石各一厘共計銀一
萬六千兩有曰令錢者上糧之時有曰小盞兌銀者每
每石一分共計用銀八萬兩又有曰救射面銀者每石
五釐計用銀二萬兩率一歲四百萬米分外用銀一上
四萬餘兩軍民膏血安料不用明也乞痛革宿弊以蘇
漕運困苦戶部議如所言請申飭禁制令內外總督糧
運官嚴禁之

戶部覆漕運總督周瑛奏江西運船妄報不實請治犯總
指揮余大綸等罪上曰邇者漕規廢弛運官往往延
緩稽遲妄稱水火以遂侵欺折兌奸計及委官勸報亦
多扶同欺罔大綸照前旨法司提問具奏

初內官監收白熟梗米科索無厭大半正糧一石加費二
石始獲批單至是以應天巡撫吳廷舉言始令今後內
官監收糧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分多收軍
餘人等有仍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財者如法究治

十月巡視京倉御史向信言領運官卒歲運糧四百萬石
石加耗金不一共計四十七萬餘兩總漕衙門驗發及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車

一四八

至京通二倉徑由領運支給臣等無從稽核必多侵牟
宜令各衛簿錄示臣接目支發下戶部覆議從之
二年漕總楊宏請漕運經費銀兩總運官沿途催舟車不
必裝船封算以苦運軍部議漕規惟船不守東糧不掛
等軍不借債為急輕費難資運費宜解漕運視船過惟
照數給領至通州方許發封聽總倉御史查仍酌量定
數俾各總查船料應修補者給之總倉向信言大通
橋至張家灣有廣利八開宜復以省陸號臨濟濟寧在
在有淺而長溝至新家口尤甚宜於兩處建開溝浚戶
兵會疏國漕歲四萬運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

單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艘近
漕規盡弛乞查核命總督漕運都御史覆報整飭之
九月都議監兌主事事故不必候代船壞不必拆卸受賣
帶回清江浦付提果司蒞鎮秋稔將遮陽運本鎮米折
五萬石石七錢江南北六總行糧於應兌處支輕齋鄆
價漕院先給十之一二爲路費江南湖廣浙江浙所軍
辦料照江北五總制兌扣運軍月糧遮陽運赴蘇州從
新河至李家窩多盜宜防沛縣以南入關供投水底管
華沽頭主事關官每開量需夫十名看守濟寧長溝等
處開陸補遠乞添二座以免阻滯運官非大罪所司不
得拘罰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十六

三年新定運軍隨正行糧交兌之法官軍便之惟蘇松原
無額坐江北行糧勢難加派應天巡撫請以各府運鳳
徐二倉撥兌解民運至倉卽於水次兌與江北官軍以
抵合用行糧淮陽等府原坐常盈倉糧就近改餘鳳二
倉額蘇松糧數
九月命漕運輕齋銀過准于三之二餘依糧完盡給勿扣
或餘侵欺者許軍陳訴
五年巡按直隸御史劉陽言運糧官運糧往往恣意乾沒
急則洗粉以風諭自解宜行治下戶部覈諸自今漂溺

糧船悉付所在官司開報實數並按御史仍分別其偽
奏聞如有侵欺盜賣諸弊卽開卷邊衛克軍報可
六年十月總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乃元郭守敬創建
先朝漕運平江伯陳銳等亦屢以爲請今通流等八閘
道斷尚有原設官夫其在因而成之爲力甚易仍令開
運歲可省卹銀二十餘萬又漢唐宋漕皆從汴直達京
師未有賒囤儲於五十里外者今令京軍支糧通州悉
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閘道可通設虜酋鄉壤輕騎
疾馳旋日可至燒毀倉廩則國儲一空京師生因此非
細故請以臣言下所司議畧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十七

侯次第就渠徑建京倉與無窮之利杜不測之患爲便
計上命戶部侍郎王軾工部侍郎何紹及仲重其事
十八年漕運總兵鎮道侯顧寶奏言湖廣江西浙江下江
南京江南江北中都諸部運船前以迴避梓宮繼以河
水漲發不獲時進比已凍阻共二千九百餘隻必至明
年河泮時始得還恐過期不復能領運且各處災傷民
不堪命明年兌運未必能如期乞暫將前船免下年裝
運約所裝糧可九十六萬七千四百餘石卽以各灾傷
地方量難折銀上納係正兌者石銀七錢係改兌者在
六錢同本色米以賸輸太倉一以資凍阻之船以寬

地方之困兌運無虧軍民兩便戶部覆言可從之

二十年四月漕運都御史周金泰運船淺阻淮徐臨德天津水次舊有倉版乞速議修補以備寄囤戶工二部議此國初轉搬之法故於水次置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京師今仍此議恐運軍懈怠而河工亦祝以延緩不可許上曰爾等職司國計糧運不至全不經心預圖但今已差大臣經理如擬行給事中郭登等言河道既寒事變所伏不如允寄囤為便上謂寄囤與盤剗宜視河流通阻以為緩急不可執一其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十八

四十五

四十五年科臣言漕運通負由奸人包占撥耗責族優免影射詭寄宜定優免之例凡本色起存未完百石撥按究問五百石以上奏聞糧長收頭利獎加意核革

隆慶元年二月昌平密雲二鎮自嘉靖庚戌坐糧漕糧徑運該鎮邊軍便之已而運軍告困仍改通倉空運奸商狡吏因緣為奸米至腐爛不可食總督劉燾請復改運該鎮戶部議該鎮糧餉空運則公焚陳出為邊軍病經運則持糧其難為運軍病宜通融立法自今年為始將大年漕糧令江北山東二總撥付二鎮自後年分節次向瓜分得偏累一衛一所密雲糧由通州水路運牛欄

山交車戶接運昌平糧由通州石塘更船至大過協陸交車戶接運仍付各運官上納從之

給事中何起鳴言邇年漕政廢弛過淮失期其故在有司怠緩軍衛遲延並以軍官科求旗甲侵費弊端莫可深詰今監兌主事雖係專官而部署權輕不得盡施其法巡按御史可以執法而事務繁劇又不得專意於漕按會典沿河開壩每三處設御史一員主饋運今宜復開初舊制南直浙杭嘉湖澤差御史一員給勅專理漕運其濟寧以河道舊屬兩淮鹽院帶管者并以委之監兌水退則運淮以南水盛則運徐以北此河道漕運可兼辦而並舉者也戶部覆奏從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十九

四十二

詔運船過臨清免其帶碑以清軍重困也

給事中吳時來請以臨德二倉米克漕糧之深流者并補造運船以濟轉輸又欲罷各省監兌主事及總理南糧

都御史戶部覆得旨主事都御史設如故餘允行戶部覆漕運總督張給總兵李廷竹會議六事一漕法以兌緩期有司軍衛同罪今法但行於武弁而各縣文職間以佐貳開單者塞責宜一體劾治毋得偏縱一蘇松常嘉湖宣家納糧不赴水次每逼私兌宜遵例禁革一凡及三年將運官旌別淑慝戶兵二部會考舉其最者

起權示勸一南京上下江造船二嚴督無上官督奉事
多廢弛宜分屬九江蘇松兵備兼理一密雲昌平邊
其爲運卒之累數年以來變革不常請如大同例發銀
預糴勿再紛更一裁革過洋分派南北諸餉事宜已經
題覆當著令甲遵守得旨運官賢否惟以錢糧完欠爲
據如漂失掛欠數多縱有他長不得濫舉餘俱依議行
都察院言漕運錢糧原屬戶部主事催督專勅特遣事權
未嘗不重且 祖宗朝用之督効事在擇人不在變法
今後請毋更差御史以侵職掌從之

紹以漕運各總督方廉奏準准徐舊設管倉主事二員部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二十

議謂 祖宗設官國計所係不宜惜小費而忘遠圖
上然其言

戶部覆御史唐鏞條上漕運事宜請令江浙湖廣各管
參議一員督運船赴瓜儀與漕運委官交代後期者
治運軍數處合司道府衙門正丁合餘屯操中食補
船責成工部分司清河催督宜專勅徐州兵備限四月
終過洪入開漕司比過淮例一體奏報命悉如議行
戶部覆總督王宗沐奏請於秦派管移駐楊州料理海所
兼催瓜儀之運二月中運淮安及糧船悉至總兵乃出
駐停除以此督催過洪俟入開畢隨後督押至京從之

直隸巡按御史李枝奏往年憲臣舉劾運官多在事竣之
後無以示勸目今開幫運船及期過淮糧數無欠者宜
將領運官員亟爲舉薦旗軍印給獎給回南以爲鼓舞
之權又隋年患苦漂流率因費運官催促嚴急不循幫
次所致宜約束委官毋容需索必已過分地而糧運無
損者方爲稱職是亦保全運務之端部議從之
四年五月詔漕運各總過江過湖那銀之奇羨者解貯淮
安府庫爲軍船置辦什物之用每船給以四兩如再有
餘過以扣發之費仍著爲令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漕運 二十一

年正月以總督漕運王宗沐言命山東秦鳳瀾尤瑞
駐淮安專理漕務裁革漕運協同奉辦

戶部尚書張守直條列漕政事宜一中嚴議例如糧船到
淮候具責在各處巡撫已到淮而更遲誤責在漕司一
查處糧船各總淺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嚴修及行各把
總官儘量派每令重載易壞其守凍未回者另覓民船
裝載抵場候回日修理仍將委官查究一查刷船軍諸
殷壯戶丁照額食運不許募無賴代充仍五輪輪甲互
相覺察一議處漂流將官旗盡家抵償沿途有司不
得妄行勘奪比仿運米收官別貯先支詔如議行

國朝典彙卷九十八

都察院右叅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十二

海運

洪武三年正月命中書省特下山東行省召募水工於萊州洋海倉運糧以餉永平衛

十一年四月命都督張赫朱壽率舟師海運

十一年九月航海候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出海運糧還自遼東

國朝典彙卷九十八 海運

二十五年三月命船廠候朱壽都督黃輅督舟師出海運糧以給遼東軍食

十八年三月制諭都督朱信克總兵官宜信克副總兵官率舟師運糧赴遼東其海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十九年四月都督朱信吉比歲海運遼東糧六十萬石八海舟既多宜增其數 上命增十萬石以嘉定縣糧米輸於太倉俾轉運之

十年十月 上諭戶部曰遼東海運連歲有絕近聞被處軍餉頗有缺餘今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人屯田自給其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

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

水樂元年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四十萬餘石赴北京及遼東

年上以海運糧船止抵直沽置倉儲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命戶部會議皆以爲便復請於天津等衛多置露囤以廣儲蓄從之

四年六月舊令海運赴天津者舟必同日俱發有先後者治部運官罪有三十餘艘違約五日方行而同日俱發亦無所損或請治違約之罪 上曰始處海寇爲患故勅令同約今已濟而無損其功可贖凡用人者錄功而略過則人奮於功若計過而略功則救過之不暇何暇想功哉

國朝典彙卷九十八 海運

略過則人奮於功若計過而略功則救過之不暇何暇想功哉

命平江伯陳瑄兼理江淮衛轉運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克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

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是爲海陸兼運也

五年八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於蘇州太倉城

六年二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率官軍都督宣信爲副海運運糧赴京

十年十月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
流衝會湖州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消舟於
此或值風威衝膠淺輒致顛覆乞於縣之青浦築土
爲山由墩水誠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役仍勸
候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六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之

十一月命揚州等衛造海風船六十一艘

尚書朱禮以游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
運淮揚徐兗等處成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
十二年始爲支運罷海運

國朝典彙卷九十八

海運

三

三六六

按海運本虞夏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
綠水白蓮頭諸大洋險又有伏要洞以糧多漂沒歲至
數萬艘卒往往溺死自宋禮開會通罷海運陳瑄又治
州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能中漕之運漕渠在江
淮間者瑄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禮爲多

正統七年三月命南京造遠洋船三百五十艘給官軍出
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嘉靖三年七月先是南京工部派役浙江江西湖廣福建
諸省銀六萬餘兩造海船運山東青州諸府花布於遼
東以備軍用防海寇其後青州諸府以海運多險已將

花布諒折銀輸遼東而派徵造船銀兩如故至是南京
工部侍郎吳廷舉言海船之造勞民傷財無益於別請
蠲之使下工部議以爲可上從之詔自今海船罷造
勿復徵派撥民

二十年五月湖廣恭議方遠宣請開海運上曰運河一
時淺阻已命官往治海運有旨不得妄議方遠宜多言
亂謀始不究

三十八年十二月遼東巡撫侯汝諒以遼東大饑議開登
萊天津二海道轉粟入遼陽部臣以海道迂險行令覆
勘阮而汝諒勘上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屯
關輒與策九十八

海運

四

三六七

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建遼陽中間若曹泊月沱桑沱
姜女墳桃花島咸可灣泊各相去不過四五十里可免
風波盜賊之虞請動支該鎮賑濟銀五千兩造船二百
艘約每舟可容粟一百五十石委官督發至天津通河
等處招商販運仍令彼此覺察不許夾帶私貨下戶部
議覆據勘天津海路近而事便當如議行第造船止須
一百艘令與彼中島船相兼載運其登萊海道姑勿輕
議以啓後患從之

隆慶元年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因初糧運率因元故自會
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而遼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患至

嘉靖末年科道胡應嘉欲市恩淮大諸衛桑梓之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道意無復有存者矣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遼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道意仍稍稱推拓如該總隸北諸衛兌北糧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蘄州隸南諸衛兌南糧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傳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陣聯屯彼此相望仰河渠少梗而此東彼通亦思慮預防之術也戶部覆言遼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請先復遼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以聞報可

國朝典彙卷九十八 海運

五

二年正月順天巡撫劉鹿節等以永平西門直抵海口至天津凡五百餘里可通漕議令永平通判及指揮等官募鄉民習知海道者與俱赴天津領運仍同原運官軍駕海舟出大洋至紀各莊更小舟運至永平倉其造船及水夫諸催募轉輸之費取諸漕運輕費及倉粟之餘者戶部覆言故率獨備鎮有遼洋總而無永平海運今驅漕卒冒不測之險於計不便仰如撫臣等言請以山東河南額派鎮清糧分撥折色十萬石俱改本色運至天津交兌永平通判指揮等官徑自領運不必同原運官軍其沿途搬入倉工費皆如議和給以原糧永平

民運及太倉所發年例如數抵還蘄州 上從部議

國朝典彙卷九十八 海運

六

五月以前風順而來過此稍助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萬艘保無他慮可以接濟京儲弱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節之苦而防海衛所大洋錯綜又可以嚴海禁壯神都甚便事下戶部覆言海運法廢已久非常之事難以盡復乞飭漕司量撥近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工部即發與節省銀萬五千兩為催募海舟之費准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充備召水手之費從之

總督漕運王宗沐言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脈我朝河運興百六十年法度修明疏通無滯邇來黃河泛

激數處漂流放科臣復議海運而縉紳俱有風波之慮然其利害有辨古語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水渺茫無山則趨避無及近南水緩則蛟龍窟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行舟至登萊因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等其便易在河運之計決無便於此者然此情舉時宜而言耳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毒勢三曰目前急勢唐都秦右帳涼而左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宋都紫負大河而面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我朝都燕北有居庸巫關以為城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險絕也然唐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輪輓所必由故也若夫燕則面受河與海矣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於海者彼終歲用兵無暇於事河又以爲河運入關則兩舟難重不可速也魚貫過過一舟壞則連損數十舟同其其險不可不慮也一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

之譬先臣丘濬所憂不可救也若我朝太平熙洽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無慮故都燕之受薄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衡也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其首猶北向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故之決閘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堡壁則又費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夫既失利於河又不能通受於海則計將安出故富人進室必啓傍門防中堂閉則可自傍人也此所謂目前急勢也風波天數難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采擇因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言海運既行宜定極額糧以優徵兌請將淮揚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派海運行令各州縣於附近水次取便兌兌遇有災傷改折則更撥鳳陽糧米足之一議船料言漕運二十餘萬通計運船四百三十六船淮上木費不能卒辦宜酌派湖廣儀真各廠置造其令用料價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兩有奇即將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價併浙江湖廣本年折糧減存及河南班匠等銀解用不足

以掛接及巡鹽衙門罰贖銀兩抵補一議官軍言起運糧船宜分派淮太台溫等一十四衛責令撥軍領駕每艘照運洋舊例用軍十二人以九人赴運其三人扣解糧銀添催水手設海運把總一員統之其領幫官員於沿海衛所選補所須什物即將河船兌運軍丁糧銀扣解置辦一議防範言糧船出入海口宜責令巡海司道等官定派土島小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一議起卸言糧船至天津海口水淺舟膠須擬輪轉運至獨勝糧石石給水腳銀二兩九錢其輕薪銀兩先期奏官由陸路起解聽各督糧官收候應用一議回貨言海運冒險比

海運

九

國朝典彙卷九十八
之河運不同旗軍回南每船許帶私貨八十擔搭界免稅以示優恤一崇祀典言山川河濱祀典具載今海運所畏者蛟與風耳宜舉廟祀以安神明議下部覆如議

澤允行之

接海運三道初元伯顏建議自上海劉家港入海經揚州海門黃遠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盞山洋投東北諸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米清等陳便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棹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區橋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果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徑至正十三年于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

海運

十

島登萊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比二道尤便丘浚曰自古漕運所從之道三日陸曰河曰海請尋元人海運入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慮預防也

漕運總兵官萬表議海運為祖宗已棄之策今人輒以丘文莊之論為言非達於事者也在昔海運歲溺米不止十萬計載米之舟駕舟之卒親卒之官皆所不免

必欲爲事變之備今浙江海船運接遠荷國皆能通之
至京師或不難也松江與太倉連泰州俱有沙船淮安
有海鴨船皆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買米云雖天津不遠
若以南京等總缺軍缺船衛分坐兌於江太倉等處近
海糧米者求約當船戶厚與能值豐運三四萬石歲一
行之使海道漸熱可爲日後之備似或可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南京光祿寺卿臣劉宇烈 訂正

戶部 十三

救荒 賑恤孤貧

洪武二年二月 上謂侍讀學士蔡同侍制秦裕伯曰往
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
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土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東南雖
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也同
對曰陛下撫念猶殘憂勞於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救荒 一

上曰昔寒者思溫就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濯甚於寒之
思溫熱之思涼正當有以濟之

三年正月西安鳳翔二府饑戶部奏須運粟以濟 上曰

然曰民旦暮待食若須運粟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

民無食而廢耕其患益甚卿令戶部主事李宇驥驛往

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十年勅中書省曰饑溺斯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應命戶

部王事勉乾往賑之意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

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

矣夫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

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歸吾民者
十七年十月 上以河南河決北平旱災勅賜馬都尉李
祺等往賑之

十九年四月詔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官俊往河南檢覈被
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

二十年青州旱賑民饑有司不以聞有使者奏之 上謂
戶部曰代天理民者若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

言青州民饑而守臣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其亟
遣人往賑之就速治其官吏

二十六年四月李感縣言民饑官有預備倉糧萬一千石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二 豫東

請以貸民卽命行人乘驛往給之

上諭戶部曰朕常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糴粟以儲之

正欲備荒歉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
返遠者動經數月民饑死者多矣爾部卽諭天下有司

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粟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永樂二年六月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諭之

曰人君一示一食皆民所借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
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盡其道爾和往

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也

二年六月諭戶部比蘇湖被水民饑求食亡郡令所在官

司善加撫綏毋驅逐之候水退令復業無極食種子粒
官給之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會都御史俞士吉左通政趙居住大

理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 上曰四郡之民類

年厄於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弱嗷嗷饑饉無
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賑賑倉粟賑之所至

善加綏撫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

五年五月 上聞河南饑而有司不以聞因令刑部悉
逮寘於法又謂都御史陳瑛曰困之本在民民無食是

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生民爲心每歲恭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三 豫東

初及農隙之時勸郡縣濬河渠修築圩岸陂池補塹隙
遇有饑荒卽加賑濟比者河南郡縣無存僅旱涉有司

不以聞又有言雨陽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
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振旱實爲

食者聞之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饑死者矣此亦賑
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奏於法其拘諭天下有司自今民

聞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

八年正月 皇太子監國以去年江北水患遣副都御史

虞謙給事中林欽往揚州淮安鳳陽直隸陳州視軍民

疾苦免其被災田租當還典賣子女

三月虞謙杜欽啟邠州軍民缺食請發庫賑貸 皇太子
敕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得哺哺救敷卿等尚從容啟請
得報及歸何如人也亟發倉賑之勿緩

九年七月戶部言賑北京城縣饑民二百餘戶給糧三
千七百石有奇 上曰大旱民饑帝王帝不發倉賑聽
民流移未成計所積可供五十年今國家儲蓄上以供
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歛凶年則放但有土有民何憂
不足隋開皇間倉庾雖豐民心不歸煬帝無道遂至滅
亡前監其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十年正月山東糧山等縣耆老言歲歉民饑殊羨穀相滿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救荒 四

根以食乞賜寬貸復賦命戶部遣官賑濟其布政司及
所屬縣官歲不以聞者悉械送京師論罪
四月山西平陽翼城等縣縣民饑遣戶部員外孫格賑之
凡十六萬九千六百餘戶給粟三十一萬四千石有奇
六月陝西西安等府老人詣關謝賑濟恩命給道里費遣
還 上問今歲禾稼何如對曰來時甚茂 上曰禾稼
雖茂民力未起凡所借用官糧今年不責備償候下年
豐熟令償老人叩頭謝 上命戶部山東山西皆准此
例凡經賑者悉免詢問謝恩
勅戶部曰朕為天下主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遣人巡

行郡邑惟欲周知歲之豐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南民饑
有司不以聞往往有言年穀豐登者若此欺罔獲罪於
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自今
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以賑民賑不告者悉逮下獄
八月定陶中牟等縣耆民詣關謝賑濟 上諭戶部曰天
子以天下為家則以天下為休戚比念民饑令有司發
粟賑之此國之恒恥况郡縣儲蓄正為民計而使人廢
其農業遠來謝恩非賑意也其未至者移文止之
十二月戶部言邳州水災民乏食命御史乘傳往賑之
十一年夏 上謂戶部曰人從徐州來言州民以水災乏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救荒 五

食有鬻男女以圖活者人至父子相棄其窮極矣即遣
人馳驛發粟賑之所鬻男女官為贖還
十二年十二月以陝西旱命成山侯王通偕戶部官驛傳
往賑凡賑饑民九萬八千餘戶給米十萬四千三百餘
石鈔十二萬六千三百錠
十四年六月戶部言衛輝府新鄉縣安樂州北直通州及
順義宛平二縣蝗命遣道人捕悉
十七年 上聞開徐等州縣民饑慨然嘆曰君以民立國
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於民足衣食雖有木
旱災傷而民不致於饑若者則特請貸有素但如漢文

景之世太倉之粟陳應相因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
藏不費糧亦何憂水旱 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
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有司必至饑民數數始達
於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候死者已不遺矣其令有
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卽察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
今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賑之

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田土

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
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
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須稱節仍令有司凡改令
均利均安卷九十九 救荒 六

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卹有稽違者
守令處重罪

洪熙元年六月河南新安知縣陶錦奏縣在山谷土瘠民
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甚艱抹捺不給公私無
措獨至驛廂有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已
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 宣宗
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
科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陶
錦先給後聞能稱任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宣德元年四月戶部奏此者青州府言民饑食請備官種

賑濟而未見聞報饑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
日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拯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
而行豈不有候死者宜遣人驛驛往山東分布政司與
府官就便分給庶幾有濟

六月河南布政司奏安陽臨濟二縣饑

上謂夏原吉等

日近者有司數言理端此亦可愛姚崇捕蝗終不爲災
但慮捕之不早耳卿宜遣人驛驛分督有司巡視若遇
蝗生須早撲滅毋遺民患

二年閏三月工部侍郎李自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

入河南者十萬餘口爲有司軍衛所捕逐 上謂夏原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被荒

七

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鄉
知青州存邸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爲賑貸山林河泊
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今乃驅逐使
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
意撫恤賑給之隨所至居住放有逐捕者罪之

十二月 上謂夏原吉等曰今年陝西九早秋田無收其

軍屯子粒民間秋種俱已闕免比四軍民之中多因缺

食流離豈可不恤其令有司開倉賑濟仍於南京運絹
五萬疋綿布十萬疋令隆平侯等用心拯救勿令失所
三年四月解州潞州奉天旱民饑多流移他境 上覽奏

惘然謂夏原吉日比聞山西久不雨厥心不安今果奏
至其印進人賑濟且撫綏其民毋令失所又日間早災
之地頗潤弭災之要修省在厥躬亦當敬慎勉盡乃職
四年五月永清縣奏蝗蝻生 上問左右曰永清有蝗未
知他縣何似錦衣衛指揮李順對曰今四郊禾黍皆茂
獨聞永清偶有蝗耳 上曰蝗生必滋不可謂偶有
令戶部速遣人馳往督捕若滋蔓即馳驛以聞
五年四月江西候掌吉水縣事知州何進勸富民出穀賑
濟邑義民胡有初出穀一千五百石衆胥效出穀邑人
頗爲巡撫趙新上其事 詔賜璽書褒美復其家進行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八 救荒

人勞之
易州奏蝗蝻生 上謂都御史顧佐曰今禾苗方生宿麥
漸茂而蝗蝻爲災若不早捕民食無望即遣賢能御史
往督有司督民併力撲捕初督撲之則易若稍緩之爲
害不細
十年給事中官言江南小民佃富人田歲輸其租今
詔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稅租如故乞命
被災之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處饑饉官無見
蠲賑濟間有大戶森除多開糧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紀
無狀師之方乞命自今歲遇荒歉爲貧民立家貸富人

粟分給仍免富人雜役爲息候年豐償本從之
正統元年四月命侍郎王士嘉邵是擢御史陳鼎齊穆大
理寺丞解程富選祝順天等八府賜之勅曰今命爾選
各郡遇有蝗蝻生發隨卽催督衛所州縣起集人夫打
捕盡絕毋致滋蔓以貽民患往者差官捕蝗不體朝廷
恤民之心肆行箠楚民受酷虐甚於蝗災爾宜深戒務
在設法使人不勞爾禾不損傷庶副朕恤民之意欽哉
四年六月京師大水令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濟存
同賑恤
十一月 上以旱潦相仍命山海至密雲地方軍民缺食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九 救荒

得專利爲官
五年三月命御史薛希通舉江西荒政希通所至以便安
遇郊糴糴諸苗增築陂塘以興水利變通有法覓益得
宜民惠賴之能聲益著事竣陞刑部右侍郎尋命視畿
內旗平等處旱蝗
七年正月吏部侍郎魏驥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賈璉
嗣光祿寺丞張如宗大理寺丞仰瞻往南北直隸各府
捕蝗賜給口服公糧爲惠特命爾等分巡各處遇有
遭蝗及早捕殺如有生發隨卽撲滅爾等必廉必勤用

人之際務體下情均其勞逸不許自求安閑指使官員
苟且行移以應故事於民不能有濟斯爾之愈如有貪
累不律及縱容下人投寄軍民則爾爾匪輕欽哉

八年三月令工部侍郎王永和巡視淮南水災

十年五月折輔民饑命大理少卿李奎賑濟

七月巡撫河南山西大理少卿于謙奏近者山陝人民饑

窘俱往河南地方起食訪得懷慶河南二府倉糧見有
六十餘萬石乞糶與饑民俟時價收鈔解京上謂戶

部曰內年減價糶以利民此古良臣為國救荒之長策
也今議為賑舉行甚可嘉尚其馳報謙如奏行毋緩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救荒 十

十二年四月畿內總命倉都御史張楷往捕

十三年六月巡按河南御史奏開封府及汝陽縣蝗充驚

萬餘下食之理因無損禾稼無損秋成可期上曰倉
烏能除民害即崇民勿使捕之

景泰二年四月廬鳳徐淮諸郡大饑巡撫都御史王茲養

廣運倉賑濟全活二百二十九萬餘人上聞而嘉之

陝西民饑命左都御史陳鑑賑之

八月畿內總命大理少卿陳詢巡視

三年四月命倉都御史王選賑濟徐州饑民

四年四月蘇松民饑乞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

罪時連大學士王文仕誅之文以謀叛連坐五百餘家
衆皆畏勢莫敢發大型寺卿薛瑄抗章辭雪文亦悟其
非獲免者甚衆

七月令禮部侍郎鄭幹賑濟河南鳳陽等處大水奏免本
年稅糧

五年三月順天河間二府民饑命刑部侍郎周瑄往賑之

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糶者
冗官停徵糧草免追欠欠馬騾牛羊膏罷俱用樂農夫

役聽民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納鹽權損其手
數借水次官倉之果濟民凡七事行之瑄又議為之具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救荒 十一

耕牛種子以便於民時亢旱苗稿行部至武濟應告於
上下神祇是夕大雨

天順元年四月山東薦饑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命倉都
御史林聰賑濟有司奏請增給上召閣臣徐有貞李

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佛然曰不可餐銀賑民
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

救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蓋不欲其事之不
由於已也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嘗謂賢曰增銀賑民

有貞不然賢言其謬如此

成化二年二月命禮部給度牒銀以賑濟饑民

閏三月濟州衛典史喬尚言朝廷以淮揚等處假饑勸命賑濟而兩縣官將賑濟錢糧銀雜銅鉛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官將作樂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督造衛充軍民穀口外爲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刑無餘策查得兩淮運司銀真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鹽二萬餘引已行召商定價買銀支用及淮揚所收鹽料鈔亦行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

四月南京會都御史高明言上元民匠高朋同妻龐氏將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被荒

十一

四

陳家十歲幼女烹食實由饑餓所逼請發軍儲倉糧救萬石借與貧民候秋成時還官 上命戶部定議以閏六年七月京畿水災民饑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永平河間三府吏部侍郎葉盛巡視真定保定二府忠發官廩又勸分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各萬餘全活不可勝計盛窮貧困招流亡全活甚衆

九月大學士彭時等言近來早傷去處除地方路途未知虛實北方山東六府直隸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及河南地方以麥無收秋田未種雖經累賑災傷有司未免照例覆勘展轉遲延人心不安流移道路勢所必至請飭

三處巡撫官設法賑卹凡災傷州縣今年夏稅停止倉鹽鈔貫照數蠲免其兄今追陪各項馬匹亦暫停止太僕寺丞暫令回京待後豐年再令買補如此庶民困或可少甦流移或可少息從之時等又奏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厚利乞令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糶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並數發糶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糴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 上嘉納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被荒

十三

四

七年正月京師饑命戶部侍郎陳俊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發糶以利民時權貴有乘以射利者俊請凡糶以升斗計滿石以上者罰不與 上從之其計遂阻十三年八月 上以山東兗州及南直諸府州水災民饑諭戶部推擇郎中員外廉能可在者五員分往賑濟其有合行事宜斟酌以聞戶部以郎中張文等五人各上并擬區畫鹽鈔納米冠帶節省夫役稟給諸事 上皆

可之賜勅以行十四年八月 上諭六部山東北直隸各府軍民災傷甚重爾等其以該徵追糧草馬匹等項并一應差役當停

止分路者具奏來聞再差各衙門能幹官與勘小在賑
濟巡撫直隸都御史汪霖連合圖在江西亦被水災令
南京則部侍郎金紳飭飭巡視

二十年四月陝西大饑民采桑權而食或父子兄弟相噬
巡撫鄭時泰請紓襄陽糧及內帑銀各數萬賑濟因檄
布政司等官分守城西門給餵民食無敢侵蝕者流民
安堵病者咸起時每朔望必至文廟行香升明倫堂令
諸生講書人問其故時曰方今人情洶洶皆欲爲亂在
諸生既有賑又餵省以選王之義異言不作何由起亂
人心果定 上特聖書獎勞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救荒

十四

呂氏

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禮部議令各處僧道
開給度牒就彼納米賑濟湖廣鎮守太監章貴議饑民
南流數多驛之則恐激變賑之官糧有限欲行由陝河
南北直隸巡撫督令各該州縣將新舊流民着該管里
長招撫復業大學士萬安等議令山陝生員有納米者
廉贍八十石增廣一百石俱赴陝西快糧倉分上納起
送國子監讀書軍民舍餘人等有納米者授以軍職百
戶給二百石副千戶給二百五十石正千戶三百石指
揮照例加未定與衛分帶俸又令侍郎取裕徐溥祭告
西嶽西鎮西海大河之廟南兵部尚書王恕言臣惟山

陝連年災飢上項恩例恐顯約者募南直隸浙江江西
湖廣每處差給事中御史郎中二三員前去會同彼處
撫按督同守巡官召募僧道生員軍民舍餘人等各照
米數每石納銀一兩給與文憑度牒其銀就倉原差官
分送山陝河南給散賑濟其流民之在刑妻者要令該
管里老招撫復業恐里老亦多流移科無人可差且家
業已失田野無墾又無口食豈能回還臣恐樹衛失業
必爲盜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
運南京各倉及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又將河南
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俱運赴荊襄水次倉賑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救荒

十五

呂氏

流民以銷後患臣又添虛召募僧道生員人等銀兩急
不能得合無先由內帑銀二三十萬兩速發山陝河南
賑濟如內帑不足請諭貴戚近臣及在京富戶那移前
去待後日照數贖還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糧
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庶幾全活生靈滑消後患
七月河北燕南諸省大饑分遣大臣賑卹之
九月山西巡撫葉洪奏山西連年災飢乞給太倉銀數萬
兩以備賑濟詔發京庫銀三萬道官齎付洪糧糧應用
俟豐年徐議還官

二十一年閏四月命刑部侍郎何喬新賑濟山西饑民

弘治七年六月江南巡撫何鑑因水災條陳折兌巡折蘇米折食米折軍糧停料價停織造留船料留稅鈔開鹽引存工價共十事以聞又疏乞照往年川陝存留折銀二十萬兩兌軍米三十萬石分賑各屬皆准行之八年十月鄧陽撫治沈驊奏請以鈞州太和宮觀香銀糧

被賑饑從之

十四年十一月吏部尚書馬文升言直隸山東河南等處災請行恤典并簡命臣僚以便宣賑濟因嚴捕盜賊停止科差以避民困以固邦本上命刑部侍郎何鑑大理寺丞吳一貫奉勅賑濟其餘有災處行令各處撫等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賑荒

十六

官加意設法賑恤毋得虛應故事鑑首陳五事一借糴餉以資賑濟二乞通融以秣時艱三停料價以止無益四寬差役以避民力五停工作以待豐稔悉報可十五年五月兩浙大饑命副都御史王璟巡視瑞徽富紆青州林荒法行之

從之

正德元年七月南京給事中石祿等奏頃歲山移地裂水旱頻仍風霾蔽日雨雪殺人爲變不一被災之所宜遣官賑濟招撫或謂其賦稅減其科徵戶部尚書韓文等

覆議水旱災傷無處無之若築欵差官恐徒勞每宜俟奏報至日量其輕重如例上請調貨惟江西南康建昌等府之民死於歲歉者無算鳳陽等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丈有五尺沒民居五百餘家寧夏左屯衛紅氣薰天繼以猛火殿城樓臺堡官軍房屋牲畜幾盡并傷男女三百五十人是乃異常之災宜移文各該巡撫親詣其地加意撫恤貧民之困於差役者卽行優免蠲舍之淪沒營堡之燒燬者官給錢糧量爲賑濟仍督所屬官吏招撫流移禁革科擾庶災異可弭上曰民困可憫其如糧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賑荒

十七

三年五月劉瑾矯詔勅南京運米三十三萬石轉運鳳陽南兵部尚書何鑑言留都地方重於鳳陽災傷其於淮西會同內外守備直言辭奏始得停運及得差官賑濟六月河南湖廣災命南工部侍郎畢亨兼都御史巡視四年正月兩直巡撫羅鑒奏并陽金壇二縣民饑尤甚請借撥蘇常二府各米千石穀九千石賑之其蘇松常及嘉湖等府米亦騰貴宜放預備倉糧減價量糶貯其銀於官俟年豐解殺備賑詔覆如議上曰歲歉民饑朕所軫念借撥放糶俱如擬行之然賑濟官先及於小民務須計處周詳不可使豪右挾勢覓利致生奸弊

十月初廣巡撫王給奏境內歲稅預備分糧已竭欲行武
昌漢陽勸富民納粟賑濟而立表刻石以旌之若特
富黨惡不從者疏聞究治戶部言荒政在外恤民若窮
州下邑樂欲勸分恐官吏乘機科索是窮民未必蒙福
而地方先受擾矣武漢富民頗多宜如擬勸借出米千
石以上者表其門九百至二百者授散官自從六品
至從九品凡四等仍刻石旌名其餘州縣原有待賑畢
卒奏爾餘銀可備賑濟不必勸借今年該徵兌運糧米
宜量折十五萬石而以其加耗為給賑之助 上是之
六年十二月會都御史袁蘭巡撫盧鳳淦和等處奏賑濟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賑荒

十八

兵荒關賑濟全活十二萬六千八百口撫辦賑從男婦
歲六百人等聞賜勸獎賜資金帛
十二年正月給事中毛惠奏臣奉命往遼府冊封入境見
沿途老幼男婦餓殍食野草餓殍呻吟死者絡繹蓋連遭
洪水田地拋荒而督臣部使方且繕繕而至日加數倍
重以採木頗難適官井細伏望兩憐勸下該部速行議
賑督臣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務從寬減更乞罷工
作以息勞費節賞費以惠困窮不報
十三年正月給事中李長奏直隸山東霖潦瀰漫五穀絕
望流徙京師死亡枕藉乞從權處置先將已故者葬埋

其給粥俾存者量給米銀令各回鄉 上曰流民情可
矜憫人給米三斗令各歸鄉以賑賑濟死者官為殮之
各運撫其督有司加惠撫卹毋致失所給事中郭錫言
去秋雨水為災較前大饑乞遣大臣賑卹 上命會都御
史李鈇奉勅往
四月准徐等處歲饑巡撫袁蘭奏裁漕運粟數萬石及益
以倉儲賑濟下部議行之

湖廣歲饑命副都御史吳廷舉查各處倉庫賑之
十六年十一月江西兵災相仍詔發本省倉庫賑民仍留
糧銀十萬兩不足則量以所積賑濟之從巡撫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賑荒

十九

順陽巡撫陶琦奏津饑連歲災傷乞蠲免田租并請兩淮
巡司餘鹽銀及淮揚二鈔開船料銀十五萬兩給賑戶
部議會鹽銀供邊難借從其鹽料議令項查處 上以
淮係要地特許船料外仍發太倉銀三萬賑之
嘉靖元年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饑殊甚考古荒
政可行於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防奸至
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便蓋緣曾有舉於一
城不如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至者勢不
能給致民相聚而死遂謂此法難行臣今總計南畿作

甯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都大縣設衛十二所中縣
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諸所設衛處約日拉舉凡以
饑來者無論本處隣境軍民男婦老幼口多寡均帶給
濟起今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不過十六萬石銀
十六萬兩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有數未至太康賑卹
有等不至虛費此法一行垂死之人最得而暮起其效
甚速其功甚大戶部覆此法不特宜於南畿宜通行天
下災荒處所一體施行

二年北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俱有旱災而應天蘇松淮
揚徽池等十四郡又徐滁等州為甚千里盡赤旱殍最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遼東

道憲盜四之遽起南京給事中顧謙等御史吳潛等俱
以為言欲責成守令招撫存卹下戶部議尚書孫文諒
謂蘇松折兌銀兩折鹽價蘇常粳白米計豐開缺課應
天府缺官皂隸贖銀等金兼賑從之又請祭太倉銀二
十萬兩折漕米九十萬石往賑亦從之

詔調太岳太和山香錢一年備賑從湖廣守臣請也太監
潘真奏留不許

三年二月南京大疫先是早江南北流民來就食者數
百萬有司設粥隨食隨飽至春甚為疾疫比星死亡百
無一存塘館星塌如無人境人鬼聲可駭可怖支糧

正軍已減五萬而流民遺者百無一二至秋始定
時南畿諸郡大饑人相食人巡按淮揚御史朱永言人民
為饑所迫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多相殘賊殺婦劉氏食
四小兒百戶姑臣王堂以子鬻母軍降曹洪以弟殺兄
王明以子弑父無復人理且地處瘠瘠寒泉湖千里災變
之來莫此為甚更乞大為賑卹先是以帑書為戶部待
郎忬賑江淮發帑截漕賑之至是以永言復發帑金十
五萬兩分賑淮鳳二府

給事中張漢卿等言先該戶部覆題應天府亢旱欲動
支淮浙運司餘鹽銀兩賑濟但前項區處銀兩類非見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遼東

在往賑官員何所措手饑困之民朝不謀夕若俟文移
往來緩不及事乞特祭太倉銀兩星馳往賑庶幾有濟
上曰直隸地方災傷重大人民流離困苦朕心惻然戶
部即祭太倉庫銀十五萬兩付差去賑濟侍郎都御史
等官分賑應天淮鳳等府務使窮民各沾實惠

五年三月巡按順天御史張珩言畿內凶荒乞加賑卹部
議從之乃命郡縣倉庾悉數給散不足則發通太倉錢

穀補助之
七年十一月 上諭戶部朕聞河南陝州甚荒人相殘食
何不亟行賑救夫災變重大若此豈彼處鎮巡官未嘗

具奏那其據實以對尚書鄭文盛等言河南全省皆饑臣已請開兌軍糧五萬石行賑陝州饑甚鎮遠官並未言及今請再留五萬石兌軍糧賑之報可

八年二月湖廣襄陽大饑巡按御史張祿給饑民國以獻詞其慘切時已有旨留顯陵官銀及貴州折兌銀傳賑上覽祿奏復感動亟命部臣再申前旨下所司多方處分使民沾實惠有司奉行不謹及作樂者悉論如法三月河南巡撫潘垣言河南歲大饑近發帑銀五萬兩尚不足賑上命盡發河南司府倉庫錢糧不足則移山東臨清廣積二倉米二萬石濟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救荒

二十二

廣東徐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次貧之民便賑錢稍貧之民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饑溺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埋瘞棄小兒急救養輕重四繁急寬卹有三權曰借官糧以釋糶與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墾有六禁曰禁侵漁禁糶盜禁追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其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各參酌古法體悉民情條列上請戶部覆議當付有司酌量舉行上以

切於救民皆從之

四月上夢黃衣者數人陸辭南行其勢甚速次日語閣臣楊一清對曰黃者雖也南方其有幾乎是秋蝗果大至在在皆滿數日為大風雨飄入海盡死是時上方賜精圖治故見夢且能消弭云

六月山西大饑參政王尚綱上救荒八議一曰懲饑饉乞遣使行部問民疾苦二曰卹暴露乞有司察瘞消釋厲氣三日救貧民乞支散庚積秋成補遺四曰停徵款乞款日任徵以俟豐年五日信告乞勸分款粟六曰推糶買乞介無閉遏七日謹預備乞申舊例捐處積貯勿使康康空虛八曰卹流亡乞所通州縣加意存卹勿使萍聚思亂戶部覆議行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揀糶

二十三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承乏寧夏自七月由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惠蔡頤間雖食禾穗殆盡及經陝關潼關晚禾無道流民載道迫入關中重以秋潦饑饉而北驕陽五載臣崎嶇沙漠間見居民刈穫喜名問之答曰蓬也其類有縣刺二種有子可超饑民仰此五年矣臣向意其可食也及至章州復遇民食蓬子超取而噉之盤口滿腹嘔逆移日乃知小民食此豈得已耶將二蓬子親封題議貸獻伏望皇上示諸大臣使知民瘼九年四月行人楊得有事湖廣山西遊言畿內及河南湖

廣山西俱復大饑乞徐議郊禮以省勞費 上勅部院
口邇來遠近之民饑卒在道聞諸奏隨實用憂戚內外
臣工皆有分理之責而部院大臣及百司庶僚之首不
可不佐朕安民其各診議會奏以聞於是吏部尚書方
獻夫等合陳重守令廣儲蓄 神邱陣亡慎刑獄及
蠲免救濟諸條 上采納之

給事中孫應奎言榆林一錄災傷重大士馬損瘁死亡無
算骨肉相食商販不通烟火幾絕草根樹皮剝掘已盡
近復揭石爲梯用以療饑食多墜死言之傷心 上曰
所奏饑荒朕不忍聞於是會議宜祭太倉銀十萬兩往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救荒 二十四

賑之給事中夏言請以食都御史李如圭出撫和釋輸
邊以全生命 上從之特召至御前面賜諭資其成功
十年九月 上幸西苑仁壽宮召大學士翟鑾李時左都
御史汪鋐夏言等入見 上曰陝西饑荒已遣戶部侍
郎葉相賑濟今相病宜何處鑾等請就周陝西巡撫劉
天和或河南巡撫徐譜因言陝西初災傷重大後聞亦
頗紓 上曰百姓艱難還用賑濟民乃天下之民也豈
可不救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衆皆稱其才遂陞龍
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管理賑濟 上
復曰朕念陝西災傷重大民多死亡流徙故發銀三十

萬兩遣官賑之欲令小民速沾實惠詎意亟赴任相病
得無規避否吏部勘問有朋比者治其罪龍疏辭 上
手詔答曰卿才兼文武性資剛亮朕特簡用卿其勿辭
亟往視事展布才猷俾民得安副朕奉天愛民之意
十三年八月直隸巡按御史李觀言鳳陽連歲旱疫民多
亡徙請勸有司查勘荒田招集流民給以牛種督勸耕
墾仍免其逋負歲稅則並加賑濟部議此法當通行天
下從之

十六年正月御史韓岳言京師米價翔踴請令有司收養
窮民及祭太倉銀平糶以賑濟之部議倉糧既以時放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救荒 二十五

而豪右乘賤居積價復騰貴宜嚴其禁 上令運倉御
史及攝事官嚴捕治之
十七年四月戶部言各處饑民流聚京師宜令大典苑平
二縣分地查覈錄名呈部人給太倉粟米三斗責令還
籍給事中曾樞等言諸路俱有旱災而順天永平爲甚
畿民聞有大役旬旬就工乃令候死城隅日數十人通
會河側屍骸枕藉乞急發帑救卹及行各處賑貸從之
十八年河南巡撫王崇古秋荒當如救焚今河南災甚待
其盡勘請發文移往運動淹累旬乞先發內帑銀十萬
兩遣官賑濟章下戶部議報給事中郭馨等亦以爲言

部發臨清倉種價銀五萬兩命王事王繼芳喬往併令王果查盤回泰果至河南復奏言河南民饑甚所在倉庫錢穀及磨去銀僅可支兩月之用米春青黃未接勢難坐視必復得銀十五萬兩有奇乃可戶部議發德州分銀五萬二千七百餘兩及河南布政司貯庫解京富戶銀并開封府河運賦司銀八萬兩與之詔如議上幸承天至榮澤餐行番銀二萬兩賑鄭鈞二州且曰能活萬人否資遠東巡撫劉璋山東巡按喬佑各銀幣仍令以禮獎勞山東參議高登會事張九叙遣事范馬寺卿李珣以其賑濟有方全活者衆也

兩朝集案卷九十九

林麓

二十六

十九年二月清軍御史姚虞言今承天府修建陵宮及陽春等門其工作匠役俱官爲召募故鄧陽襄陽及河南饑民皆來就役欲費口食携妻孥于不下萬計而匠作有額不能容收屯聚饑饉載途雖有司次第掩埋而死者相繼枕藉猶多其尚存者或鬻子相妻或剝木掘草或相向對泣或婦首額天猶可言也及其父不顧子夫不計妻飄零於陰風積雪之中匍匐於墮垣荒墟之下臣實掩鼻酸心撫膺流涕有不忍言夫承天陵寢之地 二聖安靈之所而流民死於妻號萬狀 二聖之心亦必有所弗安矣臣不能盡述其狀謹命工爲圖

十有二敢效鄭儉之獻伏望聖明垂覽從宜賑卹下戶部議奏將郡縣預備倉糧人給三斗諭令回籍從之二十年以順天所屬州縣災傷部免稅糧有差仍督太倉銀二萬兩通倉米二萬石及各州縣預備倉種銀相兼賑濟復出太倉米萬石減值發糶以半米價又以永平大饑祭太倉銀六千兩通倉米六千石賑之上以二府歲災憂念不已復遣主事許登瀛往會巡按御史議處務體朝廷德意弘濟民艱如或虛應故事責有所歸十一月命侍郎張漢住山西督賑被虜郡縣

兩朝集案卷九十九

林麓

二十七

儒及時賑貸多所全活者起擢不則勅治上諭掌詹事吏部侍郎孫承恩鍾承指彈陸炳曰方此春時民多疾疫朕體上天好生之命令爾等施藥於朝天宮以濟濟群生宜如諭行既而承恩奏邊方軍民亦宜救療乃復命鍾承千戶同道錄司官齎赴宣大山山西等處會同撫按立法給散務俾均沾玄惠以廣同仁之義上諭戶工二部朕仰承天命爲生民主夙夜兢兢治理未始少忽每念四方水旱及邊方多警如履淵水但爲政在愛民必選賢守令今選者鮮不盡心以致官非其人民受其害朕見今歲以來天時少順連日風沙若有旱

火之慮又邊番亦甚可虞有司俱不我體何有君遠臣勞之義所應賑濟及防禦諸務其急行撫按官及各邊總鎮官加意料理如或失職備事決不輕貸於是戶部言近來各處奏報災傷業已奉旨蠲免此是朝廷浩蕩之恩第諸司多玩愒虛飾民不受恩臣以爲守令親民之事守令得人則民受其福關係匪輕乘今賑卹之時令所在撫按加意督察果有能先事儲蓄及時賑貸全活衆多者奏爲陞擢或其廢職誤事奉勅黜治庶貪殘有恐而疲困火餘也得旨近來水旱災傷皆由官不得人或貪殘殃民致干和氣所奏依擬行各撫按嚴督守

湖朝典彙卷九十九

職官

二十八

令及時加意惠民貧賤官民者即時具奏處治

二十五年七月京師澤雨給事中李瑞疏請修省會雨已止上曰霖雨爲災即日妨耕已荷天恩賜霽修省不必行朝廷有災政當革者各宜宜求公指奏處分庶盡應天之資因降諭戶部發銀米賑卹京師轉徙居民其房屋傾圯者加給之

二十八年正月甘肅巡撫楊傳誥陳莊浪備荒事宜因請先事講求多方備處遂條上四事宜貢丁宜月給銀米糧料宜收買本色各倉宜收糶冬米涼州宜謀種屯田疏下戶部議覆從可

三十年十一月詔以太和山今歲香錢及明年之半抵補顯陵官軍俸糧及賑濟所屬災傷人戶

三十一年二月宣大二鎮大饑人扣食兵部以聞因請借軍餉銀賑濟上切責本鎮守臣不先上聞令各自陳狀賑濟事宜命原差督餉侍郎馬坤馳往經理仍餐庫錢二十萬給之坤解行奏舉主事劉爾牧自隨且言錢極不足充賑請加給十萬詔可

二十二年大學士嚴嵩等疏言徐瑯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饑民聚而劫掠走不能禁恐生他變乞命戶部給發餘鹽銀兩及徐淮等倉存留糧米選差大臣出賑上

湖朝典彙卷九十九

職官

二十九

命發准徐倉米麥四萬石運司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往賑之

給事中魏元吉等疏救荒四策一補積欠請令通倉收粟以給薊鎮薊鎮銀以給遼東彼此完補各從水陸之便一革濫稅請疏通山海關往來商貨罷勿復征一開礦禁請召集各處礦夫聽其從便採銀以四分給官備賑濟之用一減引銀每引請量減舊值止稅銀二萬發

管糧郎中補給軍士草價部議允行十月直隸河南山東大水吏部侍郎程文德言水災異常言官屢奏特議未見歸一臣以今日內帑不必發大臣

不必往夫救荒莫便乎近莫不便乎拘宜各道行人
部宜諭令各州縣自爲賑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督公
廩贖納勸借均可濟民一不限制又近日戶部申明開
納事例亦許就地納即粟麥黍菽凡可救饑者得
輸官計直請割授官仍登計全活之數定爲等則以憑
黜陟卽撫按守巡賢否亦以是稽之報可

上聞大學士嚴嵩民多無食若何嵩言四遠饑民來京求
食一時米價騰踊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糶糴仍禁
市行不許多買轉賣以宗高價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
仍坐轡道賂請於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二萬石委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救荒 三十

官運赴城外每早招集饑民人給一升 上曰朕意正
如此令以六分出糶四分給貧苦者

三十三年四月都城內外大疫 上諭禮部曰疫大甚死
亡塞道朕爲之惻然其令太醫院發藥戶部同錦衣衛
以米五千石粥療濟副朕好生之意死者官給席菜令
所在居民收柩之部下貧民全活甚衆遠方聞者爭求
就食戶部尚書方純以人多食少請多糶米以賑報可
三十四年六月 上諭戶部曰朕聞宣大二鎮米價騰貴
其北直隸山東河南麥熟之處或可做昔人平準法以
濟民饑者當悉計行

三十七年三月遼東大饑人相食詔發太倉庫銀五萬兩
補給三十六年以後軍餉已 上意未備詔再發戶兵
工三部庫銀一萬兩命御史吉澄往賑未幾又以巡按
御史周斯盛之奏復發二萬兩起程疾馳至鎮給之
三十八年九月兩淮巡鹽御史李廷龍言兩淮三十場分
災傷異常應賑貧竈共六萬五千六百餘兩乞支庫貯
漕河銀一萬九千餘兩酌量賑濟從之

總督顧遠尚書楊博言遼東災傷已極召糶甚艱乞將新
運通倉穀糧停泊天津者暫借六七萬石由天津水運
薊州以達山海關俾腳陸運至各地方給散其漕糧則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救荒 三十一

以賑濟銀兩權還戶部議許之

十二月巡按浙江御史凌儒言浙東杜墳長亭等八場蠶
丁近遭倭患焚蕩殺虜傷殘已極乞將運司沙地銀五
百七十餘兩在倉稻穀七千六百七十餘石量行賑濟
戶部議覆報可

三十九年三月時近京地方饑民流入京者甚衆無所
得食 上憫念之令部臣詳議事宜以聞戶部議上五
事一議賑流聚言宜令戶部錦衣衛各簡其屬十人與
五城御史悉錄見在流民察太倉米萬石人日給一升
至五月終止五月後係百里外者人給五升遠者以次

通加至二斗止使還舊業二歲濟病語言凡就賑民病不能赴官者令所在富戶爲糜食之太醫院仍給藥調治三議處詳信言凡年力少壯者取其年籍令工部酌議俟見給與工價勿令轉徙四議處近民如昌平通州諸處宜於太倉通倉各督米五百石付所司分賑五議處遠民宜移咨順天保定巡撫凡應賑之處定擬多寡分數馳報本部請發太倉銀折米充賑上俱從之四十年四月上命督米需藥餉給京師流民已聞有司給散非法論戶部曰賑聞湯藥不對症且饑饉之陽反傷生又給米時貧弱者無濟有力者盡與違上行私甚

非厥意是執事者之過也可傳示小民知非朕下令初意部言聖慈下賑惠之令雖全藉甚衆但聞風絡繹無繼群聚日久益爲疫癘宜於近京要路委廉幹官約期分給使來者得食不必入京久著者藉資得還故土則勞怨而惠溥矣上是其言復諭輔臣曰近各處饑民來京數多皆因有司坐視不能賑卹所致殊爲囑職令戶部移文各撫按督率守令招集安撫毋事虛文若仍前玩愒治罪不赦再督京倉米四千石內庫錢三百萬以給貧民歸費仍視地里遠近爲多家務稱賑意四十四年正月時各處饑饉京師饑殍尤衆加以疫癘流

染死亡殆藉上欲作粥施食以救災疾大學士徐階言粥餌之施有名無益况給散無紀則強壯者幸而關顧老羸者多致踐踏而亡上曰二事俱增民病出粟又無多積衆災難免矣階曰往歲出粟不過三二千石太倉雖無多積尚足辦此但京師出粟四方貧民聞知多有餉匄至者至則施畢空路頓頭道路矣定命戶部出粟止給京民其在外者行令撫按一體賑給仍議減降慶三年五月大水時江以南霪雨三月不絕田禾漂溺所司俱以蠲賑請而淮楊徐州俱被水患守臣奏請發運司餘銀三萬鈔開船料三萬八百餘量院駐贖萬八千六百餘河道三千三百餘司府州縣駐贖二萬五千餘兼清貯勸借買穀十萬五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上諭戶部曰賑閱河道都御史俞大立奏報水災異常百姓困苦朕甚憫之爾戶部督太倉銀二萬兩選差司官一員齎去同大立先儘災重去處亟行賑濟務使民沾實惠其餘被災地方行各該撫按一體設法賑恤仍查災傷分數酌量蠲免以副朕軫念元元之意永寧義士王澤齊捐金鬻產以賑救饑貧修葺城堡巡按御史王時米疏問請建坊表揚以勵勸俗從之

以霖雨瘞民處令介五禁御史以房錢錢延拔御史以駐銀分賑之貧者戶給銀五錢次三錢仍給左都御史王廷等督御史嚴加稽察使貧民得沾實惠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赦荒

三十四

附恤孤貧

國初令天下置養濟院以處孤貧廢疾無依者洪武元年上謂中書省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

者多有失所安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圖用不足為對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矣苟置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為我上也就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附恤孤貧

一

三年命民間立義塚仍禁焚尸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得近城寬閒之地立為義塚

上諭中書省曰往者四方爭鬪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朕聞之惻然於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省臣曰陛下仁及枯骨聖王之善政也上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道下無天閔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臣者衆朕荷天命為億兆主顧茲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哉

八年正月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報告者月給米糧無所依者給之屋舍諭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

獲其所者膏肓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困艱寡孤獨機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展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遇亂離此心常惻然故斯從師旅警濟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永樂十年四月江西安仁知縣曹淵來請復設惠民藥局於濟院從之

二十二年 仁宗諭禮部戒約有司謹嚴濟院施濟惠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附恤孤貧 十一

毋致失所

宣德元年五月淳化縣丞吳整言自京師通州至河南兩岸多漂流餓殍乞官爲瘞之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文王仁及朽骨至所言當從之其卽施行勿緩

十一月諭順天府尹王驥取殘疾無依者入養濟院毋令失所

十年六月辦事官呂中言各處墳墓有係忠臣孝子賢人烈士今被盜發掘破棺取物有子孫者卽爲掩葬無者至公恭臨 英宗以先王仁及朽骨並殯掩飾具有令其卽令有司嚴與掩埋仍嚴禁以止發掘

正統九年閏七月諭都察院曰近聞各處軍民往往發人墳塚開等職總風紀其縱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督令各司府州縣官凡境內但有暴骨在田野道路者悉令所在里老人等卽時掩瘞仍嚴諭軍民不許再犯違者罪之

景泰七年光祿寺丞王鍾奏東安門外夾道中日有顛連無告窮民扶老携幼跪拜呼喚乞錢一城之內四關之中無處無之今將寒沍必有凍餓而死者乞勅戶部等衙門勘審人給布衣一身粟米一斛審其原籍有親戚者待明年春暇沿途給與口糧運送還家其無親戚者同朝典彙卷九十九 附恤孤貧 三

在京以沒官房給之仍行天下有司遇有窮民一體給恤命戶部議行之

天順元年五月 上諭戶部曰京城貧窶無倚之人行乞於市誠可憫恤其令順天府於大興宛平二縣各設養濟院一所收之卽令暫於順便寺觀內京倉支米煮飯日給二碗器血柴薪蔬菜之屬從府縣措辦有病者假醫調治病故者給以棺水務使露宿孤獨得沾實惠二年閏二月勅鎮守懷來等處都督姚贊分遣人收瘞土木南山河南河北一路陣亡官軍骸骨成化元年禮部尚書姚夔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發瘞殘疾

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亦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四夷使臣見之背爲所滿昔文王察政施仁必先賑寡孤獨伏望皇上以恤民爲心特勅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道途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隣收管無家者收拾養濟院照例時給新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並與行聖送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上可其奏曰無間老幼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四年五月給事中陳鶴言京城內殘廢無告之徒朝暮哀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附恤孤貧

四

號排門乞食往往凍餓死於道路乞勅有司添設養濟院給以粟布制部主事薛稷亦言之上命府尹收入養濟院外來者給口糧程送還鄉官司存恤毋令失所七年四月戶部奏近日饑民行乞於道多疲不能支相仆以死已令順天府二縣委官收恤其軍餘匠役各送所司給親收養所親不能贍給空收入養濟院賑恤其遠方流移如何給糧贍遣復業死無歸者楚之無令暴露以干和氣詔悉如議行之

五月詔京城外置漏澤園

正德十一年三月詔都城內外各寺觀皆放粥路有王者

立限收葬無王者隨地瘞之仍諭兩京及各布政司如例舉行

嘉靖五年正月時京師饑民多命養濟院月給米礪燭旂竿二寺日給食以惠貧民

七年先是養濟院收養孤老有詐解貧戶蓋給衣糧有故填空籍附之實在者竄民或轉死不收而奸利至以起家肥厚於是戶部主事王松建議請遣部屬二員會同五城御史嚴督所屬查係孤老無依者給與衣糧其間逃亡之數一一精訊以便歸免而放糧有司仍案錄見在實唱名給領不得令甲頭總開致有乾沒從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附恤孤貧

五

三九二

十一年五月巡按直隸御史徐汝奎上言大同地方連賊入境陝西延綏諸處重被災傷軍民多苦死臣請立義塚埋尸骨仍乞遣祀部覆如議上令依擬行

十四年八月諭禮部朕思京城九門地大人衆多有死喪貧難不能葬者或有四方客死不能歸者暴露屍體朕甚憫焉五城御史其專率各該官役以善地收瘞之二十三年十月上謂大學士嚴嵩曰朕思饑民必有斃於道路者暴露骸骨朕所不忍宜有以處之乃勅令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以殯朕不忍暴露之意

三十八年二月 上諭戶部朕聞近日貧民凍餒死者甚衆其卽糶米萬石爲粥食之庀以暴骨者五城御史督令地方撫撫諭錦衣衛亦如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附錄孤貧

六

國朝典彙卷一百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十四

蠲免

吳元年 太祖令曰予本布衣因天下大亂集衆渡江撫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無所歸吾乃精粟控弦於江左生視民之塗炭而莫之救豈不負上帝好生之德有愧古聖人愛民之心哉今特命中書省凡徐澤泗壽甯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及今後新附土國朝典彙卷一百 蠲免 一

地人民桑麻穀粟稅糧徭役令有司蠲免三年

論中書省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且如太平應天諸郡及吾慶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傳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王上念之及此真脩政施仁之本也 上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於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常供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洪武元年四月詔免山東郡縣租稅博興等縣民人高翼等五十二人來謝恩命禮部各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其未來者

三年三月免南畿河南各省稅糧詔曰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州和州朕興師渡江時忒此數郡以充國用致平定四方朕念其勤勞未嘗忘之仍免今年夏秋稅糧其徽州金衢嚴廣信池饒廬等郡以次歸附供億軍國之需亦甚煩勞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其山東河南壤地相接宜優恤其民使貿還有無相資爲生今年三處租稅再行蠲免以慰民力

蠲免

二

五月免蘇州通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石先是戶部奏蘇州多過稅其官吏當論如法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所通稅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遽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民生之遂不可得矣其悉免之

十一年二月上謂中書省曰人君視天下猶一家一家之內一人不安則事爲之廢天下之廣凡土不寧則君爲之憂近者雷州府海康遂溪二縣田地爲潮水所漬斥鹵不收租稅從何而出其令有司覈實免之

三年三月命戶部裁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上曰

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資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爲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處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十六年五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稅糧命戶部諭其民曰五郡爲真王之地其民助朕居多故數免稅以酬其勞放有侵漁者必置於法

永樂元年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尚書夏原吉相度嘉

蠲免

三

湖蘇松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十月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日不見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上曰朕入有經制耕種有先後地里有遠近急則必至於病民其勿問第更定期合照限輸之

三年正月上諭戶部曰數年用兵北京順天永平保定供給特勞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復舊可免三府田租又凡凡人嘗居勞苦者後來安逸亦當同之嘗見前世人王一旦富貴頓忘向來所其艱難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已心以失人心爲庶民且不可況人王乎

四年四月順天府老人三十餘人謝優免稅糧 上曰耆老遠來不易光祿與酒食禮科與道費遣歸諭之曰往者連年軍旅北方之民供給勞困朕未嘗忘之比歲農種如何民力稍復舊否諸老人叩首曰仰賴 陛下鴻恩蘇息調養漸復舊矣 上曰朕久居北京心念之屢欲來但念民力未復恐重困之今若等歸諭勉鄉人子弟勤力務本相勸為善毋為不善懶政者老之職復叩首謝 上顧侍臣曰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調理之庶幾可安不然病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

六年五月詔諭北京諸司文武群臣北京軍民備歷艱苦

國朝典彙卷一百

蠲免

四

三九三

勞瘁未蘇自今北京諸郡不急之務及諸買辦悉行停止其民流移未歸者免賦役二年

七年五月解州教諭白威言安邑民饑流徙吏不知恤早傷田稼而科徵不已其稅糧乞折收鈔帛庶少蘇息之上曰守令民之父母艱難困苦而不知恤又重以徵歛豈為民父母之道命戶部停徵稅糧令御史治縣官罪命吏部以威為安邑知縣

八年正月詔諭寧遠南至北京水陸輸運軍需之民免差役一年

十年六月浙江按察使周新言永樂九年湖州府所屬被

霖潦盡沒窪田負糧十六萬二千四百餘石有司不與分豁民被追責日就逃亡命戶部亟遣人覈實蠲免十一月給事中胡濙言陝西連年積旱泥爛今作侵欺追賠民甚不堪 上命戶部賑濟虧折馬草悉免追通政趙若住奏蘇州逃軍言水湧傷禾乞免秋糧及奸民決隄壞禾冀免稅糧俱請罪之 上曰言水湧者果逃軍可止坐逃軍罪其言決隄壞禾求免稅糧恐無是理益與其勞力決隄軍水局若勞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以一分入官九分入己豈肯以一廢九自受饑餓耶殆非人情且前時浙江按察司亦嘗言浙西水湧居住不

國朝典彙卷一百

蠲免

五

四九四

恤民隱今此言未可信仍遣官往視之

十七年 上聞山東高密逃民復業者有司徵其累年所負糧務因謂戶部曰往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於王政也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撫綏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論貧富一槩煩擾致耕獲失時衣食不給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復業田地荒蕪廬舍蕩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出政宜矜卹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堪存活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負糧務悉與蠲免

十九年四月戶部尚書夏原吉言愛民所以敬天譴通負

易糧採辦金銀程課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

二十二年九月黃河汎溢傷祥符陳留鄆陵太康陽武原武諸縣禾稼初免今年稅糧馬草仍命右都御史王彭往鎮軍民諭之曰卿任朝廷耳目之寄且河南郡邦下情繫不上達久矣凡有可以利民安軍者悉具奏來各府州縣亦須周歷訪諮庶幾得民之情

洪熙元年山東布政司言登萊諸郡今歲雨水傷麥其累歲所通稅室令民以他物代輸命戶部議所以寬貸之者戶部以國用不足爲言上曰軍民一體民貧不可不恤宜從所言自永樂二十年以前所通稅悉蠲之二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蠲免

六

四

十一年稅令以鈔代輸
上聞淮安徐州山東民饑而有司徵稅方急於是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命草詔悉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斯事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汝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始勿言命內官具楷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覽畢即命用璽已遣使資行額士奇曰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可與民尺寸計較耶

宣德二年八月戶部以宣德三年隨駕御馬監飼象馬牛

羊草太常光祿飼往草分派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山陝諸府州於今年地畝殺草內徵納上曰古者納總納結皆量地之遠近應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上御便殿問侍臣曰因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馬侍臣對曰此實政事之臣負陛下唯陛下明斷耳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蠲免

七

四

三年四月永平及山西民張簡等自虜中還歸上謂戶部曰此皆身陷虜中數年艱苦多矣今獲來歸可憫也其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之仍免其原籍之家差役若爲令

五年二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諭曰吾欲下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騾驢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封曰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難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始非止兩事上曰汝所

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價其意此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郡縣不以聞蘇州尤甚戶部固執悉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米辦買辦諸物但繁派徵更與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有產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早滂恐由於此請飭戒法司改用平恕務求精實今工匠之獎尤多四方遠近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工者什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屢怨溢路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丁之半放回單丁者免老病無餘丁者除籍又有平民本非業匠爲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籍南方運糧至此人力其艱而倉廩無關防姦人盜竊動輒數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怙惡警長請命風憲關防巡察上欽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奸情獎有愧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印草勅明日頒行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請調松江被水淪沒官民田糧又官田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戶部尚書郭寶等以忱欲變亂成法請罪之上曰忱職專糧事此亦

其所當言朝廷以爲不可則止何爲違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
七年二月上召大學士楊士奇至文華殿曰憶五年二月共爾南齋官論寬恤事今兩閩歲災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璽書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冤不已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奸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奸臣之首正指此事爲說上怒稍解曰今欲再下勅寬恤必舉此爲第一事却於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士奇對所在官司不能容避民則相結爲非願得恩旨下有司凡進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爲民官給空閑田廬處處之免差役二年庶以安其危亦弭患於未萌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加倍其額徵納蓋一時之權今鈔額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前稅漁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契請裁爲一例上嘉納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上曰胡濙謨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

奇等議增十數事通錄建呈 上悅

三月朔頒寬恤詔於天下

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等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十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雖遇恩澤其答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卿等當體朕意濙等皆頓首謝御史彭揚言郡縣守令凡遇水旱災傷應勘覆之勞匪不以聞間有上陳者部司又以國用不敷爲停免糧稅以致凍餒貧困流離轉徙臣於鳳陽潁川一帶所見逃民

國朝典彙卷一百 蠲免

十

動以萬計扶老携幼風樓露宿詢其所自皆真定保定山東諸處之民比因累歲荒歉稅糧率牧通負者多不能賠納有司不量民情又且責償連年賑濟糧米機密日切筭楚日加若不轉徙何以自存乞朝廷議其便利凡天下旱澇之處一應應徵錢糧鹽鈔并學牧雜辦賑濟倉糧悉皆停免仍取勘缺食之人不同土著流移驗口賑濟其守令功績必考其戶口增減以爲殿最則有司必勤於撫字生民必得其安養不負 列聖保邦制治之仁矣 上從其言命有司行之

正統四年三月以寬恤詔天下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田盡淹沒時 上甚

明察凡事臣下莫敢欺誑閭閻臣李賢一月因召問畢從容言曰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有百姓不能存活 上曰奈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安得蘇 上曰何如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糧草 上曰國可但詔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旨意與戶部行於天下賢曰如此尤善於是令被災州縣申報撫按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輕者免三分已而天下泰水災無虛日通政司奏對無日不有 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

五年六月 上以人民被災猶未駐息而又調兵征西乃

國朝典彙卷一百 蠲免

十一

布寬恤之典凡花木蠶粟版之類及追馬清匠制卷等事悉皆停止歌採柴一年省銀三十萬兩
成化三年十二月江西巡按御史趙敬言近往所屬惠屋百姓羣訴今歲旱傷特甚不能聊生乞勅戶部定議請將兗軍米客留本布政司六十九縣倉分上納以備賑濟各衛所運糧官軍遇此凶荒宜暫休息每年徵收戶口鹽鈔多被包攬刁徒賄賂吏胥同里甲下鄉逼追貧民子女牛畜田地房屋准折變賣今遇饑荒愈加無措不免逃移請將今年鹽鈔通行停免戶部覆奏俱從之
九年三月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

楊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
月土乾麥稿民不聊生乃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陷
黑如夜乞飭廷臣講究毋災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
川之神 上曰山東既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
盡與蠲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
鎮沂山及東海之神以祈雨澤
二十一年正月以流星變寬恤天下舊年糧米未徵者
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留本處賑濟生派物料未徵者
盡免已徵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弘治三年戶部以水旱災請免直隸等處夏麥秋糧 上

國朝典彙卷一百

蠲免

十二

三

曰國賦固有定法然歲有凶豐凶歲義當損上益下若
必欲一槩取盈倉粟則實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擬悉從
之仍諭有司使貧民各沾實惠

五年正月右都御史白昂言天下奏報災荒多不實或以
荒為裕以裕為荒其弊甚多宜令御史嚴實天下田數
高下之則藏之官旱則蠲高水則蠲低庶其弊可絕
上嘉納之

正德四年二月南京守臣以修省請停徵科罷工役一成
造上用弓箭等物原差太監每歲供給下程二千餘兩
今事定宜趣令回京以省糜費一織造段疋價萬一千

六百餘兩宜緩解其半以紓民力一修御馬監等處印
龍鳳殿物價三千三百有奇又修盛甲錢錢熟銅宜以
徵在官者輸部餘俟豐年補之一供應織造太監下程
工食歲費銀五千四百有奇宜以應天府庫貯無礙銀
給之以蘇徵派之苦 上曰南京根本重地人罹災重
人民艱諸造作費用數多無從出辦情實可憫所差
太監令速回毋得久滯物價物料未徵者宜暫停免待
豐年補還其供給下程工食何至歲用數千守備官可
減覈其數所司亦何可分外承奉自後無額式者其盡
革之毋困吾民

國朝典彙卷一百

蠲免

十三

四

六年三月太監張永傳旨近來各處盜賊縱橫多因水旱
衣食艱難各有司不能賑恤或又稱科歛而侵尅之及
朝廷下詔蠲免錢糧乃將虛文起解之數捏作已徵或
將已徵捏作未徵重復徵解以致小民究苦無伸流離
失業相誘為非苟逆性命日復一日轉漸增多念此良
民皆吾赤子情非得已實可哀憐已累降勅旨申明戒
約誠恐安於故習不改前非徒事虛文民不沾惠都察
院即出榜文分給直隸山東河南四川江西湖廣陝西
福建兩廣用兵地方各鎮巡等官行各府州縣通相
際刺張掛曉諭備查正德五年分正額歲糧草料之外

一應歲辦雜派軍需諸物料實係已徵在官者如數起解其小民拖欠未徵及有司畏懼期限虛報已徵之數悉皆蠲免其被賊殘破處所并正額糧草通免一年以慰民困虛報官員免其查究不許再犯

七年正月太監張永傳旨山東等處盜賊殘破州縣累蠲稅糧而有司廢格不行以致上無實惠民罹困苦令戶部議處以聞戶部覆議謂兵荒山東為甚河南南北直隸次之查會計經費以定減免之數一京儲凡已徵未解者山東即留本處備用河南南北直隸許折輕解解部召商上納其未徵係內府供應不容免者則於已徵

國朝典彙卷一百

蠲免

十四

銀內通融補解其他雜糧俱免各衙門應用等項先查存積盡支不足則於太倉及五場給之一邊餉山東河南北直隸原派各邊及畿郡倉庫錢穀未徵者亦俱免已徵未解者山東亦留本處河南南北直隸亦許輕解類解其各邊糧草將正德五六年兩淮鹽課於宣府六十萬引遼東三十萬引召商上納賊未殘破州縣已徵者則以補內府不充之數山海等關許於附近存積多處通融借用或查各庫積銀折放一祿俸各處存留糧穀以供各王府及司府衙所州縣祿俸宜以賊未殘破州縣原派并被賊州縣已徵未解者量派本處以給之

又各處有雜辦果品等項及禮兵工牲口口柴薪物料俱請令各部會計核免從之

十六年五月給事中吳巖言工部前奏差王事舒賈馮珠王承恩分往各省催徵宿逋今詔旨有取回戶工二部催官員之條各處民力既竭即有逋負為部赦所不及者亦宜緩徵以寬民力責等乞罷勿違從之

嘉靖九年上因災荒勅諭都察院言朕因民窮屢有蠲貸之命聞所在官司仍徵又值之者夫官免之意在裕民却乃如是論財則官民兩不獲上撫虛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着議處考究其有欺隱及不遵的從重治罪

國朝典彙卷一百

蠲免

十五

隆慶二年二月上諭戶部曰朕躬奉春祀式弘先德以惠民生所過地方其量免本年田租戶部尚書馬森等請覆昌平州宛平大興二縣地方凡建設行宮及屯營軍馬開除馳道者免十分之五所過者免十分之三四年勅遣總督譚綸陳言內一欵言今民貧吏慢而蠲征之令太數夫良民奉法而供賦以為常敝民便化而通賦亦以為常在上者榮議蠲免是朝廷曠蕩之恩不足以勸善而反以惠奸也請自今地方非有重災不得議免其悖頑多逋者有司嚴法稅之不得寬貸則良民不致獨累而敝民亦知畏法矣

都察院右叅都御史臣徐學家編輯

吏科給事中臣許譽卿訂正

戶部十五

倉儲附庫貯

洪武二年八月詔在京軍諸倉增設京畿漕運司官專責其事

十四年正月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

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

薄稅歛宿恐損人况重爲徵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倉儲

十

於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

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

下主則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

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博民取利海內苦之宋

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有

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

無敢以財利言者

二十一年上謂戶部曰曩者山東歲歉民饑蓋素無蓄

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

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府州縣預備備儲如一縣則

於境內定爲四所於居民叢集之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許運赴倉交納依時價償其直官儲果而屬輸之就令富民守視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饉之患

永樂八年九月福建右布政張拱言福建官軍俸糧倉儲

有餘有司復令民海運者不免腐爛新者無倉收受

乞將今年秋糧折收布鈔從之

十月戶部言崑山縣日照縣各貨預備倉糧極饑民以累

歲水災不能償乞折輸鈔皇太子從之

十一月戶部會議直隸郡縣官租既重又令遠輸誠爲勞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倉儲

十一

費宜令輸納旁近官倉皇太子從之

十年五月四川副使周南言涪州并長壽縣見積倉糧五

萬餘石約可支十年今貴州各衛所傳糧俱於重慶民

倉支給如將涪州長壽倉新舊兼支可免耗腐從之

陝西秦州民張源言鞏昌臨洮等府歲稅運甘州相距二

千餘里皆陸行甚艱乞收儲本處倉遇農隙令旁近州

縣民運輸關縣倉自蘭縣至甘州每五十里設站一或

役別徙或令官軍轉輸庶少蘇民力從之

二十二年十月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劾王典

者侵盜故縱火自盡大理寺卿虞謙白其寃仁宗命

減論

洪熙元年六月無爲州泰州民艱食已給預備倉糧濟之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預備倉儲正爲百姓比之前代常平最爲良法若處處收積完備雖有水旱災傷百姓可無饑害此太祖皇帝良法美意卿宜徧行天下申明舊典務存實惠勿事虛文

宣德三年四月給事中宋徵言洪武中郡縣所種預備倉糧近皆廢弛宜下郡縣修倉徵收以備荒歉上謂戶部曰此太祖備荒良策當百世行之今廢弛如此肯有司之過宜卽遣官巡視整理有慢令及欺弊者罪之

倉儲

五

七年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南西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廩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慈乞令府州縣修倉廩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上諭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入遂致廢弛爾部亦豈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八年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

率償於富家而借納其息至於領家產鬻子女不足以償於是民益逃亡而租稅虧王子秋諸郡歲稔會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糶且勸借儲積以待賑恤乃與蘇松常知府况鍾趙豫莫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得米三十萬石松常有差分貯於各縣各其倉曰濟農倉江南旱晝餐猶不足賑恤復思廣爲之儲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於民而不卽輸官逃負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於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馬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米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於朝廷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贏及前平糶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於此給借陪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并之豪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具以聞朝廷皆從之於是令諸縣各廣濟農倉貯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倉儲

四

籍司其出納每歲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
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齊給之秋成抵斗還官後遇
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饑

正統四年十月大學士楊士奇等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
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瘁者有備故也我 高皇帝爲意
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將散
飲又相其地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
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倉毀凡諸水利亦
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
正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麻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倉儲 五

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
陂塘圩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
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
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
此 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

五年正月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詣兩畿及各
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
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山東樂陵縣舉倉起土得白金九錠重三百九十餘兩有
司以聞 上命易糧貯倉以賑貧乏

巡撫左侍郎于謙言臣奉命總督河南山西二處預備糧
儲今在倉各以數百萬計第恐有司不謹復如前日他
處事體臣欲於每歲三月初令州縣記其缺食之家申
建布按二司斟酌得宜方令支給其所給者大口月三
斗小口半之至五月蠶麥既收隨卽任支仍將所給之
數申報上司及戶部候秋成抵斗償官歲終仍報所償
之數果有貧乏及鰥廢老疾不能償者官爲設法補完
毋損原數其放支之序先裁次蠲其次麥次米稻後
先有倫毋致紅腐州縣官有能設法經營使新陳相易
不致泄壞者聽當滿而預備糧儲未完者不得離任仍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倉儲 六

令風憲官稽考伺察如此則出納以時而所貯不腐防
閑嚴密而奸弊不生從之

用大學士楊士奇言遣侍郎何文淵等往各省直修備荒
之政賜之勅條列合行事宜一見今官司收貯諸色課
程并贖罰等項鈔貫雜物可以貨賣者不拘稻穀米粟
二麥之類貿易儲積並須照依時值不許虧官損民并
州縣所積預備穀粟須計民多寡酌量足以備用如木
處官庫見儲鈔物不敷於本府官庫或本布政司官庫
支買如又不敷移文戶部奏聞處置一凡丁多田廣及
富實良善之家情愿出發粟於官以備賑貸者悉與收

受仍具姓名數目奉聞一糧糧在倉須立簿籍二扇備書所積之數用州縣印鈐記一在州縣收掌一付看倉之人但遇歲荒百姓艱窘即便賑貸並須州縣官一員躬親監支不許看倉之人擅放二處簿籍放支之後並將實數具申戶部所差倉須還有行檢老人富戶就兼收支不許濫設一洪武年間所置預備倉糧多由州縣不得其人視為泛常全不留意以致土豪奸民盜用穀粟捏作死絕逃入戶借用虛寫簿籍為照是以倉無顆粒之儲甚至折毀倉屋間遇饑荒民無所賴深負祖宗仁民之心爾等於所屬府州縣並須親歷查勘前

倉儲

七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項官倉糧儲原教實在幾何百姓借用未還虧折幾何務要根究的實着落前後經手人戶供報追償不許隱其詭詐指板死絕逃入人戶藉塞遮掩追完之後令照例納米贖罪若限外不完者毋論故前後被赴京師餐成速東邊餉一比先所建預備倉版或為豪民所據責令還官或年深毀壞量加修葺其倒塌不存者官為起蓋如本處有空閒官房許令拆用並須完固可以經久一所通州縣倉碾穀粟充資陵塘隄岸完整者必其正佐之官得人若有空虛廢壞等項其正佐之官必不得入悉具名奏聞如或貪酷虐民驗有實跡即便擊問一

今後府州縣官考滿赴吏部者並須開報預備官倉所儲實數及修築池陂塘隄岸等項吏部行該部查考虛實以憑黜陟事完回京仍將所備設粟及所修陂塘圩岸開場備細造冊具奏遇有興利除害之事難以處置者具奏來聞

六年二月勅戶部左侍郎徐睎曰茲命總兵官定西伯蔣貴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等統率大軍往征麓川叛寇思任發已令總兵官都督沐昂鎮守地方兼督糧餉特命爾於南京湖廣四川貴州直抵雲南大軍經歷之地緣途整備芻糧以俟支用進兵之日仍與食都御史

倉儲

八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丁璿分督轉運朕以爾廉能勤慎故茲委任爾其夙夜盡心從長區畫務在人不知勞而糧餉給足欽哉
七年十一月南京戶部侍郎張鳳言南京根本地不可不素畜下部議每歲分米二萬石命者為令
十四年兵部尚書于謙富土木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諫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悉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景泰三年御史左鼎奏國家承平日久而公私恒患於不足建至軍興尤為窘蹙於是賣官鬻爵凡哀世苟且之法一切舉而行之行歛愈煩國用愈匱嘗觀漢文帝唐

太宗之初水旱霜蝗連歲俱有或勾奴燬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謂多事矣然卒能使貫朽而不可較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錢行者不資糧豈有他道哉不過躬行儉約輕徭薄賦是以國富於上民安於下縣是觀之欲致國用之饒裕豈必括剝聚斂之爲哉誠能痛抑末技嚴禁遊惰凡工商僧道之流減汰抑遏悉驅而歸之農官史將士之無用者罷斥揀擇毋使其冗食開廣屯田以漸實邊廩量減士卒以稍紓邊餉與凡不急之役無益之費如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之類一絕之而不爲專以務農重穀爲本而尤躬行儉約以率之慎擇守令嚴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倉儲

九

條約以督勵之特之悠久行以至誠則何患戶口不增賦稅不廣民財不裕國用不足哉

大順五年都御史李賓言各處預備倉多空虛猝遇饑饉何以爲賑宜令有司出官庫物糴之且多方措置雜犯死罪而下俱納米以贖季上其數於上司上司時時盤驗之歲暮類奏以憑稽考

成化三年學士商輅陳言時政內廣儲積一欵言臣切見各處預備倉所儲米穀本以賑濟饑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壯壯中等人戶開報其縣察登疾無所依倚者一槩不報蓋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故也今後各

處預備倉饑民關過米穀不拘豐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縣察登疾無所依倚之人不必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外或有餘剩自作正數入倉仍乞令巡按分巡等官嚴督府州縣正官收放之際務在親行提調痛革出納之弊庶幾官無虛費民得實用

七年八月修舉預備四倉勅曰洪武年間每州縣各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潦者在令與民咸賴之比年所司因循廢弛視爲虛文是以一遇饑荒民無仰給今特命爾修舉預備之政勅至爾布政司按察司掌印官卽會同各府州縣正官將原設四倉查勘有無見在糧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倉儲

十

數若干多寡除見有外應該添糧若干先儘各處在官贖罰等項錢糧支給收納及令囚犯照例納米贖罪如有不敷或於存儲內借撥或於各里上中戶稅糧內米正糧一石另勸米麥共五升或有可行從空區處如里分用糧數多原設倉版不敷收貯亦須量爲添益遇饑寒照例賑給秋成之日抵斗還官如連年豐稔倉糧亦須易新勿令腐爛其有倉大戶老人於附近里分倉點殷實有行止之人充當不許該設政有不行用心看管有通同官吏棹和據批沙土資收虛放侵欺作樂使小民不受實惠者爾等就行舉問治以重罪其軍衛屯所

原設有預備倉儲都布二司掌印官一體督同衙所正
官并屯田官員照例整理兩三司并府州縣衙所該管
官員務要週相督率十分用心從長區畫三年之內務
臻實效不許仍前怠慢虛應故事如違許巡按御史通
行糾舉應察問者就便察問應奏請者參奏究治爾等
每遇歲終將收過倉糧數目從實奏報毋或稽遲故勒
十八年正月命南京糧常平倉糧時歲機米貴南京戶部
請減價糴以濟民候秋成手糴還倉

十年十二月署戶部事侍郎李行奏山東河南直隸等
處連旱沒無所出州縣當輸邊者數案銀就糴以輸米
則朝典彙卷一百一

倉儲

十一

賄費千至數百錢然亦無饒后賣者而官吏催督道路
旁午勢甚張皇宜從便宜輸銀太倉以太倉之粟轉於
邊從之

弘治三年定預備倉糧州縣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

石州縣官考滿稽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爲殿最

按國初立預備倉即古常平倉遺意蓋支給官鈔和糴
以備凶荒耳正統後許將凶罪贖罪米收入然無定數
成化後始有每里積三百石或五百石之例然未有不
及數之謂弘治後或有不及數罰俸及降用之例夫不
問其所取之由而但責其所積之數豈能無弊哉

正德十六年七月 世宗以京師久雨米價騰賄諭戶部
發京倉及通州倉糧五十萬平價出糴有富家積貯於
家乘時射利者治其罪於是戶部條議以請 上命亟
行之且令提督諸臣便宜行事務有以惠民

嘉靖元年南京工部侍郎吳廷舉言先年罪人以金贖刑
貯工部以備修營弘治末南京戶部奏改納米補各官
辛祿廩及固園因食今嚴戶部錢穀約定支給宜將廩
米貯常平倉備賑下刑部覆議從之

三年七月直隸巡按御史王官兩命戶部鑄造鐵斛頒給
宣大諸倉以爲出納之準 上從之因命併給諸邊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倉儲

十二

四年廬州知府龍誥在任修蓋義倉置買義田行賑糴賑
貸賑濟之法又條積畜便民八事戶部覆議得旨龍誥
留意備荒有裨仁政加官一等所奏事宜權按官勘果
便利通行各府州縣徵詰所行隨宜酌處以備賑濟有
成效者具奏加陞如何

五年正月先是河南山東州縣歲輸太倉粟米民皆傾價
有司市之京師時京歲米價兩貴計值當虧正課三之
一民莫能辦乃自言願盡輸原價銀以楚困苦戶部
請從民便每石輸價銀八錢五分加耗五分 上許之
命來年仍納本色如故

七年正月御史王重賢等陳三事一均蠲免一議積穀請
令各省撫按嚴督所屬州縣凡贖罪折紙俱納穀米不
許收價銀以滋侵漁之弊其無碑官錢及引契魚鹽茶
酒諸果稅不係解部者當赴秋成報發備用一肅倉場
言京通二倉監收從速自官吏以及軍士諸役留難需
索竊獎多端宜行禁約至於御馬等倉天師菴等草場
收納各處易穀其契尤甚請自今冬令商人不必運赴
內府止於京倉空版收貯每石扣銀三分遇該監取用
易穀以爲搬運腳費部覆仲賢等言皆切於時獎可從
惟易穀運赴內府立法已久難以輕變詔從部議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倉儲

十三

八年二月戶部尚書王瓚應詔陳倉場六事一謂運官劫
納京倉板木乞照通倉事體革去內臣止令員外郎收
受其板木亦隨糧共納一倉以便取用一謂近來監督
衙門以運官違限科罰銀甚非朝廷優恤之意宜勸
戶部嚴行禁革一謂太倉庫役人多年久聚爲奸竊銀
匠庫子須一年一易十級一年四易一謂太倉庫貯低
銀四萬四千餘兩恐歲久生變當給爲巡捕官軍草料
其銀起成色通加一謂各處解到庫銀率多細碎易起
盜竊乞行各府州縣今後務將成錠起解并紀年月及
官吏保結姓名一謂各草場多有包攬不遂棄焚放火

者乞令各該官橫同管場內臣率夫役日夜協力巡守
上允行之

三月兵部侍郎王廷相言義倉之法但立之於州縣則窮
鄉下壤百里就糧旬日待斃非此之善者惟宜貯之里
社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爲一會每月一舉社正率屬
詣高皇帝敕民樹文申以同盟之約舉衆中善惡獎
戒之其社未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貯於倉而推有
德者爲社長能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戶而
該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戶則倍之而免其下與中
者凡給貸悉聽於民第令登計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
既無編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鄉約
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具章下戶部尚書梁材言昔
人謂救荒無奇策臣謂義倉之法可以備荒乞行各撫
按官體量行之上亦謂廷相所奏有益小民從之
九年正月科臣言捐租之惠不及貧民請太倉銀三萬濟
河南又言有司償穀五百里不及五百石三百里不及
三百石者罷
五月御史熊爵請申明預備倉法令有司多積以時賑濟
使民沾實惠有司照勘捐爲黠隊撫按奏災傷勿俟報
先委看核捐除不得稽緩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倉儲

十四

十年六月應天巡撫毛思義言府尹江曉等積穀溢於原數蘇松常鎮等府知府顧鈞等不及限額令曉等體國爲民分別等第鈞等各守郡反不及數行政守已可知察究以聞仍通行天下撫按查冊送部以憑朝覲黜陟十二年戶部尚書許讚奏令都察院所在賑贖緩引價稅課等銀多肆乾沒漫無稽考宜命盡數權沒貯倉備賑從之

十四年正月復華京通及徐淮倉提督內臣先是嘉靖初各倉內臣俱革後李宜賓緣外戚復提督京倉給事中孟奇力諫不聽已而復以王奉李慎督京通二倉徐淮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倉儲 十五

臨清亦漸復用及張孚敬議華鎮守監倉市舶各內臣獨不及宜等以故王奉李慎恣肆日甚至給事中管懷理等言王奉李慎大肆餐餐橫行科索輦轂之下竊柄殘民乞革逐勿補下戶部議尚書梁材覆奏我朝酌古定制監局等官供事於內府部等官分治於外具載祖訓體統截然若京通等倉戶部職掌督收則有侍郎郎官巡視則有御史綱舉目張萬世無弊宣德正統以來始用內臣亦止一二而已正德間陸續增置一宰九牧需索多門虐害輒卒漕政大壞 皇上銳意整革量用數人而卒等多方掣制病年剝民至於臨淮等倉俱

有內臣管理宜一體革還復表 聖祖設官分職之典成 陛下尤明正大之業從之

全州知州林元秩奏請設立社倉置田收租備賑時州民趙希尹輸穀五十石爲經費元秩言於巡按御史鄭廉爲請建坊或賜秩以旌其義事下戶部查例請量加職銜 上曰納粟事例止於加散官職品議元秩乃請予爲建坊必有交通情弊令巡撫查覈以聞於是巡撫陶諧言廉與元秩意在獎義勸俗非有他也戶部覆議買田備賑終非良法宜將所置賑田還給希尹其儲蓄事宜官自區處毋煩百姓得旨近例命有司積穀備賑非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倉儲 十六

欲用民財買田立倉也元秩違制擅行降二級徐如樞二十年十二月江西巡按沈越請勅戶部申明行天下各府州縣新倉之地不許廢置在倉之穀不許變易積穀之令不許緩格仍令有司自行相勸令鄉各有倉倉各有領袖核身歲稽其成功驗其勤惰以行賞罪開報吏部課殿最以行黜陟 上令戶部亟加申飭以裨荒政山東巡按毛鵬言凡者郡國一遇災賑動請國儲殊非救荒良策州縣預備倉之設本以濟荒近多廢弛所宜亟行修復今東昌既已繕葺可聽其便宜入穀其濟荒青萊登五府宜嚴督所司建置責令依期儲蓄備賑從之

十一年給事中胡賓言通倉種米積至六百餘萬家謂不宜大多今畿輔災傷宜行入府自備人夫車輛開支運回糴糧戶部尚書李如圭謂賓言可採上曰京倉先四都城米貴乃平糴以紓民急原非賑濟正法亦無糴糶外郡之例該部非特具題又謂通倉米過多已不諸事今各守臣未有奏請而無故糴米數萬散糶則必強令鋪行關領貧民不得受賜況出辦人夫車輛往返之費大畧相當豈救荒之長策其再議處以聞胡賓既知民候但宜謂賑而干預所司處分何也姑着之

四十年九月御史顏麟言祖宗朝設有便民等倉以賑閭閻

倉儲

十七

糴穀貯之近以大工徵解助工今明堂壽宮工程已竣歲復大稔時與事會宜下免解賑罰之令及發內帑所貯雲南新錢使所在糴穀備荒章下戶部覆議認發帑錢七百萬糴設貯京通二倉在外賑罰俱留該地方積穀貯倉如例

四十三年三月上問輔臣徐階太倉今有贏餘否階言年來太倉止有二三年之儲而一歲所入僅足歲出惟年前歲四月米賤給放折米銀十萬省出月米八萬石耳四言折米之法行於水旱之歲以裕災民放於米賤之時以增倉儲軍民兩濟是在戶部留意行之耳上

因諭戶部講求國計尚書高耀條列八事以上從之十月直隸巡按御史宋繼言各府縣歲派積穀之數徒資貪吏掊剋無益實用中間廢墮者往往首鼠兩端不能自決欲監守撫字則畏齔鰥之典欲從事科罰則恐失素懷之自非所以阜民生勵士節也今上策莫如罷之不則稍減其數庶官民兩便戶部覆積穀備荒原非弊政但係奉行者的賢不肖不可輕議變法且先年給事中胡廉以奏行減半之例必不得已再減其半可也上從部議

四十五年四月戶部言京通二倉漕糧及徐州臨德倉食

倉儲

十八

糧本色太少諸行各撫按官今後不得藉口災傷輕議改折得旨尼國恤民二義俱重今後遇有災傷戶部酌議奏請改折銀兩專備給軍毋令他用

隆慶三年七月給事中劉繼文言曩者言官建議行天下有司衛所積穀備賑視其所積分數為殿最法至嚴也而有司怠於奉行撫按疎於督責歲終奏計具文而已今災飭日奏而有司方且請發內帑請蠲租賦間以積穀幾何則不能知急為民司牧之道也請下各該撫按亟查被災地方應賑丁口將貯庫賑贖及無碍官銀先

備賑其積穀事宜仍勸撫按嚴覈有司軍衛奏報

積穀數目以俟稽察戶部是其議 上曰積穀備賑所

在有司其從實舉行奏報之日該部如例分別以請

戶部覆陝西巡按御史王君賞奏請覓積穀之例言近時

有司積穀之數顯已半減然州縣大者數萬石小有積

數千石卽日入民於罪不可得蓋安再減其額十里以

下歲額穀千石十里以上過增百里以下二十五百石

二百里以下三千石卽刷郡無過五六千石而止則官

不侵而沒易積從之

時戶部以段州知州尹際可等三十五員各積穀幾賦不

加數例當降調移文吏部吏部言有司積穀備荒雖亦

難期與案卷一百二十八 倉儲 十九

急務然較之正賦輕重自是不同况皆出於賦罰紙贖

及他設處所入之數視地方貧富獄訟繁簡爲差不可

以預定也若必欲所在取盈是徒開有司作威生事之

端反失濟民初意今宜止治其侵漁者若止怠玩仍當

分別輕重明註考語俟本部考處不必遽議調降從之

湖廣撫按劉憲甯稽古等奏所屬府州縣官積穀不如數

者戶部覆謂係有差

四年三月裁革南京糧儲都御史以其掌屬之南京戶部

侍郎仍設巡倉御史一員以佐之

五年山西巡撫靳學顏疏言社倉卽義倉也唐時義倉之

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宋則准各

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蓋富者必出

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

則中款賑極貧大款賑中戶又大款焉乃沾及於富室

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

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入分紙贖之外無幾

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役占我科擾

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

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

原之空虛如故也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欽穀之法爲

國朝典案卷一百二十八 倉儲 二十

則而就土俗合人情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

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

穀以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

歉而欽散之利歸於官若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

者時其豐歉而欽散之利歸於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

借此藏富於民卽藏富於官也

九月戶部覆靳學顏奏請以所省防秋客兵銀并鹽課銀

六萬發各府縣糴穀備荒又修復社倉令所在皆有餘

積 上曰積穀備賑成規俱在有司奉行者少一值早

澇卽云無軍戶部令各撫按以實行之無爲文具 錄

附庫貯

洪武九年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爲內藏庫

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

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高帝

之西施唐德宗之項林大盈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

寶以來有司計度文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資於內藏候

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

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

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

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慎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 附庫貯

一

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

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餐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

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十二年正月 上觀漢武紀謂吳況曰人君理財之過當

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

父子而異貴其家必墜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

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十九年三月 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

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官皆罔知此道謂生財

本國雖事制備極窮餉錄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

之商販揚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其取

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樛節用度

自有餘饒減省從役使民不墾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

使游惰者皆盡力田畝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

部正當究心毋爲聚歛以傷國體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革戶部及南京戶部行用庫

初建行用庫市民間金銀至是罷市革之

正統七年七月始置戶部太倉庫

成化十年十一月運太倉銀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

二十年九月巡撫都御史葉淇奏山西連年災傷乞給太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 附庫貯

二

倉銀數萬兩以備賑濟詔發京庫銀三萬兩遣官齎行

淇糧糧應用俟年豐徐議還官

弘治十年十二月詔取太倉銀三萬兩爲賑燈具戶部尚

書周經力論不可費小民脂膏止之

十三年正月給事中曾昂以邊方調度日繁請令諸布政

司公帑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戶部尚書周經言

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齎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

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豈藏富於民之意乎

十六年三月戶部尚書侶鍾疏言冗食太多宜汰內降官

吏光祿寺供應太繁宜減內侍及盡工番僧酒饌天下

有司存留糧稅歲不充用宜自郡王以下量爲裁處太倉銀不宜收入內庫內庫所蓄金帛不宜修齋造像更充私賞城門中使不宜干預國課 朝廷難之

正德四年二月劉瑾用事令各省庫藏悉輸京儲外悉取鹽價廣東倉事吳廷舉疏請乞簡庫藏以備兵興不報十六年五月戶部言府藏置甚簡如詔旨以豹房頻年蓄積及近日猶沒各犯銀兩給散數百萬以購折支官軍俸糧 上從之仍令自今凡籍沒家貲悉送太倉收貯內府甲字等庫監收內臣求索無厭解官解戶甚苦之台州衛指揮陳良進納軍器進貢八年而不得買收行馬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附庫貯 三

於市幾不能生 世宗卽位良具疏自訴工部覆詔自今解到軍器錢糧物料照數驗收不得分外求索有仍題前獎者聽科道官及鎮事衙門參治

御史謝源言國家錢糧盡貯太倉非一省一鎮之比今諸處皆遣官查覈太倉不宜獨遣且提督太監劉保貪肆無忌每月一下庫悉取官物以千百計而尚書候覲員外李滄等仍坐視不出一語請遣官始於正德元年迄今日一切查覈以清風獎侯觀言提督官下庫歲不過二三且防範素嚴借令保欲取耳目甚衆臣初爲默不言又自正德初及十二年所貯俱已給散或人卷俱在

欲覆按亦不可得事並下戶部部臣兩可其說請遣利道官清查山納見貯之數有乾沒者參奏以聞報可給事中馮亮言過年十庫內臣漸次增置煩費無益之行查革下戶部議覆查十庫內臣計三十有八人實爲太多 上命勿革第勿增置

嘉靖元年戶部言邇者軍儲浩繁太倉銀少臣等集議請自正德十五年秋季至次年之冬官軍折支俸銀悉從內庫開給今承運庫太監梁諫等展轉推拒以銀色不足爲解仍責辦太倉區處是官府異同令出復反非新政所宜有也得旨令戶部如例區處勿致怠慢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附庫貯

四

二十六年九月給事中馬錫勅戶部尚書王杲巡倉御史艾樸私受兩淮運司解官黃正大賍賄勅庫官員外郎余善繼解納低銀 上怒下果獲等鏡撫司究問杲辯正大解至部惟谷總督尚書并劄管庫官稱兌各有司存非臣得干預委官劉鑑先收銀十二萬退出成色不足者八萬善繼續收八萬六千退出萬一千有奇先從所退低銀并未呈部祇緣善繼漏收銀于兩正大畏懼檢舉遂同總督巡倉官悉送善繼法司問罪及陪庫主事方大樂謂俸乃種禍實在於此而該科所奏通賄事不顯明指陳徒泛言以表臣名節乞容臣與該科面

質以明心跡 上責果失職非古廉清正庶者比令加刑再問給事中厲汝進查秉彝徐養正劉起宗劉祿復言兩淮當起解前銀之初通副使張祿署印祿與正大同謀捕和令鄉親大使趙蘭隨解至京廣通開節自果外如太常少卿嚴世蕃順天府丞胡奎總督尚書王穉皆有請托踪跡宜盡法窮治大學士嚴嵩上疏自理謂汝進等欲以贓罪汚蟻臣故借臣子世蕃名肆其巧詆上大怒遂以手批汝進等疏詰其劾祿不早意欲與果解釋命錦衣衛俱執闕下汝進杖八十餘杖六十俱降邊方雜職張祿不必達問嚴爲民不叙果等令該司併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

附庫貯

五

提牌郎問奏發落再有煩擾者加罪已而具上獄詔果正大等戌臣邊驛爲民善繼并大樂仍送法司擬罪仍降善繼一級與大樂俱調外任其低銀鎮撫司同刑部煎銷辨驗計虧折千三百十七兩有奇因廉得張祿同該史武林并銀匠唐真等作樂侵銀狀以聞詔行該省巡按御史逮祿等追捕已乃降汝進亦佐縣乘勞定邊縣養正通海縣起宗蒞肅縣祿流縣俱典史後果竟死戍所

三十一年有盜太倉庫銀者管庫員外汪有執主事李仁捕得杖而釋之侍郎孫楨劾有執等故縱當論下刑部

問尚書應大猷奏當贖罪還職給事中孫允中并劾大猷徇私廢法因請遣官巡視銀庫而正有執等罪上黜有執爲民奪仁俸三月命歲遣科道巡視銀庫着爲令以大猷寬縱失法司體令自陳狀罷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

附庫貯

六

常數而京邊諸費日益浩繁以故隨入隨出常數不能給耳得旨京邊諸費俱至急不可缺者其移文各省撫按官督徵還賦毋有所誤備取銀貯之候旨取用

三十七年十二月 上問戶部 祖宗時內庫歲入銀多至百萬今止得四十萬昨集議各項銀不下二三百萬今皆安在尚書買應春等對往時百萬之數本兼官軍俸折內府供應之需今通計二項已進過七十四萬三千餘內借支十萬濟邊其集議銀上解到二十七萬未解者尚十八九已解者半輸大同備賑各臣等次第經理務足原額 上曰既有歲派銀如無故減此後難進

折俸每年送銀一百萬外加預備欵取銀不許虧欠

三十八年七月給事中龔清言奉命巡視太倉銀庫正月內貯銀七十四萬有奇未及半年僅餘八千餘兩國儲至此可爲寒心昔 皇上一問光祿經費月具揭報歲省三分之一况太倉歲以千萬計中間請乞之煩仍給予之混濫當不止如光祿所侵冒者亦合月具內外出入之數自當畏懼樽節而所省不貲詔可太倉銀庫之月報出納自此始

四十四年十二月 上諭戶部取沒官銀四十萬入內庫戶部奏江西等布政司揚州等府并在京無到沒官銀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附庫貯

七

共收過二十五萬四千三百餘除一半清還餘尚未到今先進十萬餘三十萬俟解到續進 上曰三月決四後今已十月餘矣財物尚未至既不在犯家因未爲收民亦無還果在何地耶撫按官并林潤問自數次欺視不理其令刑科參奏

隆慶二年正月給事中王璽等言內庫之契其在外者有三日包稅花費日解戶私逃日那移延緩欲嚴擇官保籍其年親以便稽查其在內者有四日鋪墊日守門科赴日茶果餽儀日棍徒需索誣騙欲如會典所載令鋪戶善驗錢糧每季輒易庫夫盤運看守三歲一更科道

給與印記年貌木牌方令遞庫至紙筆蓋庫車價雖難盡革亦宜酌量扣算立爲定規抽額上庫者卽用印記以防他日移各委官其辭戶在逃與係獄者歲月寢深物久必壞當先寄庫統其人付法司情可原者赦勿治得旨俱如議行

三年四月 上諭戶部取太倉銀三十萬進內尚書對體乾言銀庫見存止三百七十萬九邊年例該發二百七十九萬有奇在庫軍糧前價不下百萬有奇薊州大同各鎮例外奏討不與焉此皆急需一毫不可少者卽盡發庫銀猶不足用若復取三十萬經費何支蕭詒乞且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附庫貯

附庫貯

八

停止 上不允於是給事中李已楊一鵬龍光御史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傳孟春交章乞從體乾言大學生李春芳陳以勤張居正亦上疏曰 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有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清犯京師之後邊費日增各處添募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先朝庶幾百倍奏計未請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鹽課駐防事例等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無從借處生民之膏血已罄每年尚欠銀二百五十餘

萬國用之費出無經若又特前項銀兩取供 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機是盜賊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具奏誠勢事窮處有萬不得已者 上曰卿等所奏已備但今內外庫俱告缺乏且取十萬兩以濟急用卿等傳示不必再來奏擾

四年正月諭戶部取銀達用內承運庫以空割下戶部取銀十萬戶部尚書劉體乾言京幣重寄乃以片指取之不印不名安辨真偽臣責典守不敢發科臣劉繼文亦言白割非體乞懷中旨以防欺蔽報有旨銀兩令如數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一 附庫府 九

先是銀庫監督官每半年或三月一月輒易更代非常代時交盤又徒具成數而已未嘗一開庫細驗以故典守官攢得私構軍匠人等巧竊陰携蓋不記年所矣其所虧折亦莫定其數是年春盜竊外庫銀六百萬又竊老庫七百餘兩為怨家所發 上切責郎中宋諸與員外劉自化交盤不明事連先後接管員外許自新主事任汝光彭富周標王宇席上珍俱下法司驗問而令科道官查二庫銀錢實數以聞於是給事中王望御史特機上外庫銀數實少八百餘兩錢少五萬七千餘文給事中劉繼文御史周鼎上老庫銀數反溢出舊額而封議

鎖鑰多廢藏難考恐虧失之數尚多 上乃命法司窮治盡得先後為盜主名胡仲謙等及官攢與盜通者張漢等數十人各枷號發遣有差降諾自化自新宇一級調外奪汝光富標上珍俸半年 上處分畢因命自今管庫主事各註還三年不得輒易其貯庫銀限以三千兩為一匣固封編號以便稽查

八月給事中雒遵言臣前以主事管理太倉銀庫甫十月餘耳以出入較之大約出浮於入者六十餘萬不出三年太倉之積貯竭矣今諸臣議論徒多無裨實用宜令各條上方畧議可以佐國家者戶部覆言京邊錢糧未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二 附庫府 十

完者多以邪移借貸為故常以便欺通負為無害有司緩公課先私索即有賢者亦藉口撫字避怨沽名邀儲國計坐是交病請以雒遵言行兩京諸司在外撫按官及所遣查盤御史各陳所見以俟會官酌議請自上裁上曰京邊錢糧有司不行徹解情弊非一巡撫官坐視不理致候國計深負朝廷委任之意自今徹解未完數多者其并奪巡撫官俸俟徹完日乃得推用餘如議詔取太倉庫銀十萬兩戶部戶科及巡視太倉科道官禁汝賢等皆疏諫不報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都察院右會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十六

查理各項錢糧

洪武十五年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循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上大怒曰如此蔽瞞我遂大行考校將各部尚書及各布政司各府州縣官多論或輕者謫發充軍或斷發工役內外官員坐累太平遂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各該司府州縣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查理各項錢糧

十

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帖具本奏繳仍具青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逐為定制

永樂二十二年正月建朝親官稽延歲供錢糧并不勘完未完事件者下錦衣衛獄尋釋回任督催之

宣德元年正月 上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

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近

聞其弊甚多即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廳下

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隱匿錢糧虛冒支給

者悉以聞

正統十一年六月命戶部侍郎焦宏驗視河南陝西直抵

甘肅一帶邊糧俱各倉庫儲積之數以聞 上謂戶部日邊陲糧少之處即撥運備用庫金銀糧買腹裏糧多之處令所司挨陳支給段恭軍民設法區畫無致腐爛成化五年八月御史李瑤言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各處解納錢糧有數少而其來自遠者如四川儀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值為銀四錢而開關道路凡四閱月其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瑤又言臣觀內庫所藏亏失動以億萬計其間亏之添庸解脫失之紐幹莊蠹者既多積於無用而有司積解者亦惟取其文移以致吏民並緣為奸亏失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為修整之費或徵其材為成造之資庶上下財用不乏而內外之奸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十一

十三年七月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

弘治十八年戶部尚書韓文乞勅重臣公同計議京通糧

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

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

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悞廚料缺用累

借別項銀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蘇各邊方軍餉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轉節使邊警得備倉卒之用祿米庄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查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鹽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糧稅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上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一 查理各項錢糧 主

八月署承運庫太監龍敘言近日戶部會官議欲節財裕民內及近侍官設爲修建買辦底造等名盜取庫銀以致經費不給是誠有之乞勅司禮監會同內閣府部科道官通查內府諸監局傳取金銀其非有印信題本者務見所造何物所買何物詳具實數造冊備照有餘責令還官自後有仍前及濫傳取者聽本庫會同司禮監指實奏請究治庶可杜絕時弊又 聖誕等節所賞銀有一人多或至一二百兩者親王并公主郡王王妃千秋節令之賜一倍往年此類既非勸功之典實開蠹財之源宜量其事之大小以爲賞之輕重俾等分有常給

實有序亦初政防微杜漸之急務也綬又言近年所出倍於所入今 聖誕千秋冊封給賞所用事節頗繁諸勅戶部計議每歲應進全銀若干可足國用其有非軍國所急需之財可供修建及齋醮者聽特於該部支取庶緩急有儲不至告乏章下尚書韓文言此庫設在內庭無稽考是以出入之數外臣不得與聞傳取之用典守莫能裁遏空如綬言一一查究其合用進庫銀兩俟諸處輸納至日以漸運送專備軍官折俸及封冊成造支用如仍以齋醮等事蠱惑 聖聰浪費財物者本庫成終開奏聽該科并本部奏問如律凡內府賞賜一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二 查理各項錢糧 副

遵 祖宗舊制宗儉戒侈 上是之且日傳取之數司禮監備查以聞
十二月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合奏各馬牛等房逐年虛增頭匹不下數十千濫支料草不下數十萬 先帝深知其弊着爲令典每年一次勅科道官查點以憑會計自是歲派料草計省銀二十七萬四千餘兩今 陛下乃因御馬監太監楊俊等齋綠具奏但令俊等查數會計科道等官停止勿差此端一開百端復作徵求益濫其爲新政之累夫豈小哉願體 先帝圖治之急仍令巡視草場科道官如原旨查點實俊等於法以爲後戒

上日卿等所言良是查點會計仍遲 先帝旨而行後
等肆為欺蔽法當速問姑宥之

正德元年十月署內承運庫太監秦文奏內府財用不充
事務繁劇通遇大慶即位之禮相繼舉行費已不貲近
日舉行大婚禮戶部僅送銀三十萬兩用之六釐用之
鋪宮用之賞賜及內官監造粧奩御用監造寶冊銀作
局造儀仗諸類通計費金八千五百二十餘兩銀五十
三萬三千八百四十餘兩是送入者少而費出者多將
來何以應之况 聖誕千秋節所用乘輿服御所用諸
王府冊封所用皆不可缺而官軍折俸每季該銀十萬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一 查理各項錢糧 五

餘兩春季未給而夏秋又至矣其將何所取辦哉 上
覽其奏乃命集廷臣議處以聞戶部言財貨之在天下
如水行地中其源不涸其流必竭若不能節儉用度無
經而欲講求足國之道良亦艱矣今以歲入正數言之
夏稅秋糧馬草鹽課折銀及雲南開辦各鈔關給料銀
兩通計僅百五十餘萬兩以歲出正數言之宜大等六
鎮年例三十四萬兩進庫給軍官俸糧共三十三萬五
千餘兩至於內府成造寶冊之類其數不得與知大約
并前折俸不下五十萬餘兩然入每虧於原額而出乃
過於常數姑以弘治十八年五月以後言之諸邊年例

之外添送銀二百七十七萬四千餘兩給賞征進京軍
六萬九千六百餘兩給過鹽米商人二十五萬餘兩賞
在京官軍七十二萬四千二百餘兩各邊官軍六十九
萬三千三百餘兩陝西賑濟二十萬兩密雲居庸紫荆
倒馬等關召買糧草共十八萬八千餘兩大婚禮取四
十萬兩買金送內庫二萬六千五百餘兩通前年例實
用六百二十五萬餘兩又四川進金四千兩視舊規例
歲用之外加至五六倍矣欲望財用之足幣藏之充豈
可得哉伏望 皇上憫生民財力之艱躬行節儉毋事
虛文今後成造非乘輿器物及各王府寶冊不得用金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一 查理各項錢糧 六

非 聖誕千秋令節不得用銀凡遊戲燕樂鷹犬玩好
無益之費無名之賞一切罷止仍嚴諭該庫之苑事者
歲進銀非軍官折俸及成造儀仗粧奩一毫不許妄支
其歲入五十萬兩之外一分不許妄取務教儉約以圖
經久 上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聖人明調理
財之大道也今財用匱乏百姓艱難朕自當力加節儉
量入為出官庫人員於每歲出入之數尤宜謹於關防
不許濫費妄支
十六年五月戶部覆奏御史俞集疏其一重法令以杜濫
納謂在京奸吏之徒依附權貴截攬錢糧往往歲數不

完解戶及原籍家屬多有違繫以成者宜嚴行禁戢以杜夙弊仍令開刑官自今攬納事發果曾致死人命者依律處決其一榜門官以禁勒取謂各門內官抑勒解戶求索無厭而西安門尤甚宜申舊禁違者聽巡視官指實參治其一懲庫役以正法紀謂庫夫鋪戶承役既久爲弊滋多宜令巡視官查覈非貪派正身及額外投充者悉行汰革詔曰可

先是御史馬錄論內府收穫糧增耗常至數倍致困小民有旨定耗米不得過十分之一至是內官監太監邵恩乞於正數一石外復加五斗或八斗部臣以其妄冀侵漁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一查理各項錢糧 七

以充私橐且駁格部書大不敬得旨戒該監遵前旨加耗毋得額外多取違者罪之

嘉靖元年三月戶部言各邊草束俱不下數十萬積之數年俱成黑壤宜行各邊查處 上曰邊鎮糧草皆小民脂膏各官不恤民艱交通勢豪多收草束費有用之財積無用之地年久泥爛深爲可惜所司嚴覈濫收官員及議處支放事宜以事

八月戶部覆奏宜大二鎮奏討糧草 上曰邊方糧草皆小民脂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積一分官有一分之用各該鎮巡官徒知奏討爲便不以計處爲先豈人臣

體國之義今後俱傳節愛惜處置得宜勿復浪費境內閒田可墾悉查核召佃及他便利事宜詳計以聞八年詔天下司府州縣起解官銀俱照欽定太平銅法不得妄增耗銀違者撫按官治罪其兩京內外各衙門聽科道查奏仍勅內府將舊用銅法送工部改造如制從給事中蔡經議也

二月 上諭戶兵工三部朕惟天下財物不在民則在官取諸民者甚難用之豈可無節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孔子曰節用而愛人此先聖之明訓也今在外錢糧皆有撫按歲奏月報好弊可稽在京惟太倉具有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一查理各項錢糧 八

成規其餘各衙門積弊多端未經查考且如後府樂歲銀兩及團營子粒掌事收受之際多方措剋又如太僕寺常盈庫所貯馬價但有奏請支用而見收入之數不見開報三部其亟行議查使科道監之歲終將舊實新收開除實數目奏繳其有可用而未盡者條畫上之用稱朕節用恤民之意於是工部尚書劉麟等奏本部四司錢糧舊皆貯之後堂大庫今司出納浮議易生請將本庫牆北開戶外通設庫官吏領之該司以籍上提督侍郎歲終奏仍三年一次委官稽查使在部掌案者不預庫藏在庫收受者不預派徵互相覺察庶幾無弊

上嘉納之且令本部侍郎督理該城御史監查務使衙門肅清浮議永息其未盡事宜仍聽隨時損益條奏戶部覆尚書桂芳等奏請通核在京大小衙門錢糧出入之數裁有所餘以補不足上曰今民窮財盡國用絀緊正宜量入為出通融計處其即行各衙門備查明白開報仍會官酌議緩急多寡以聞

五月工部言科道監收錢糧如甲字等庫乃祖宗之舊規近遵明詔推而及於各監局則今日之良法茲有內承運庫段正及惜薪司等柴炭軍器局等物料俱奉明旨免行監收其餘各監局若御用御馬司設等監針工

九

巾帽司苑等局俱用廣盈甲字等十庫則原差科道監收內官中後尚衣尚膳等監銀作織染兵仗酒醋麵寶鈔等局監甲廠則續差科道監收謹開具請旨以便遵守上曰御用尚衣織染三監局不必監收革令守法盡心製造餘如議

十七年武定侯郭勛奏邇來科道奉委驗收倉庫錢糧歷職侵官招權規利殊失言官之體宜行裁革但令專司諫諍事下工部覆議謂勛所奏深得修明職守之意上命仍查原設驗收部官以聞工部因言甲字等十庫原設員外一員軍器局原設郎中一員司設御馬內官

等監巾帽織工銀作司苑兵仗酒醋麵寶鈔等局嘉靖九年始命原官十庫員外一併驗收并增設十庫監局科道官上曰十庫監局部官原有者仍舊係九年增設者俱革之

二十五年十二月戶部議奏年例銀六十萬兩於宣天山西三鎮召買糧料草束專備下年防秋之用上曰累年邊臣奏討言者建議皆欲大破常格發銀該部遇討即借出不費中間豈無耗蠹近有旨行查如何遷延不報銀兩且不許發即遵前旨催查來奏已而戶部據各邊查到數目請發乃命照數給發

十

一十八年給事中羅應奎言貨利所在最易竊人今各省錢糧皆左布政使一人主之夫支調煩則有增減美餘之積事權一則有欺隱自便之私而延按御史又不肯任怨稽察及至交代遺一州縣屬吏查覆而已臣請自今凡查盤各布政使司錢糧必御史親至如御史勢有不及則專用右布政責司監視凡封餉出入必相關白以制專便之私疏下都察院省議左都御史屠儵等議曰錢糧隱隱不在倉庫積貯之時而在收放低昂之際故欲御史不時巡視有弊即糾非但以磨檢簿書為能盡其私也自今布政司錢糧出納不得以火耗公用為

名額外多取左布政文移必同俞押至於收放則須公同出納封記不得以沿習故常互相嫌謔御史則加意綜核之其在南北直隸府州縣者總按御史均有稽察之責亦係此法從事從之

二十年二月給事中劉體乾言近自北虜陸梁陛下赫然欲大舉伐之而國計告匱建議諸臣一切爲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臣愚不知大計但聞蘇軾有言豐財之計當去其害財者則革冗吏清冗費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朝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差十餘萬計今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及各衙門添設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八 查理各項錢糧 十一

大臣之恩廕不知凡幾豈止十萬所以糜爛財賦者不少乞勅大小衙門一切冒濫逐一查革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不下八十萬以後供用日增類多內官乾沒其他供應衙門那移侵盜未易悉數乞勅禮部酌議著爲令典科道年終查覈奏繳二冗既除所省不貲民既不擾國亦不乏藏之

十二月戶部言今天下歲入糧草折銀及諸司餘鹽價銀二百萬而各邊所費已至六百餘萬皇上儲從臣等議處增鹽課徵糧銀廣開納查贖緩奉天下一切應征應取之數而盡括之僅供終歲用來歲以後費將安出

諸嚴諸衙門所屬官員儒士厨役官校酌議裁革乃將本部錢穀歲所出入盈縮之數據其大綱繕進仰備覽覽亦使百司庶府咸知此數各爲公家惜財凡一切之用不得任意派取庶可爲經久計詔從之

命給事中李幼滋御史李一瀚查覈宣大等處客兵錢糧兼查宣府開種糧草之數自元年起至二十九年止三十一年正月戶部尚書孫應奎以咸寧侯仇鸞稱邊餉不足請再發銀三十六萬兩上曰邊者查取各省銀兩及加派稅糧追徵舊逋目前雖有數百萬之積但恐將來難繼爾等責在理財當督率邊臣視國如家講求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八 查理各項錢糧 十一

節省之策未可任意支費卽如近日傳遞煤炒熟料可得實用否宣大二鎮原有行糧且所調兵尚未發何得又議加增不許已復論大學士嚴嵩各項取到之銀非產之地中皆民血也彼亦當加惜收之在庫急用濟乏又省重派去歲調遣兵多用銀數百萬又不曾一戰費已至此若用戰之際又何如費耶二部銀數亦當開奏於是諭戶工部今籍督銀出入以聞

四十年閏五月上諭戶部曰近日進解鹽銀數多司出納者頻傳節支放朕見諸邊疏請內都自有一項之用想初因急需從速援爲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

必慎度以給俸內常充而有餘題可

四十四年二月先是供用庫火管庫內臣暨盛與其黨盧
添保王朝用等捏報被焚香料至十八萬八千餘斤爲
司禮監何進所發詔下盛等獄命給事中張岳御史董
堯封嚴查實效以聞至是岳等查獲該庫被火原非貯
香之所俱係盛等侵匿奏報又前此盛嘗私縱家人及
其兄暨忠等出入庫中與積年商賈李欽等盜竊香蠟
等物宜一併追治罪其該庫錢糧今後悉照光祿寺
例付巡視十庫科道每年一查然後好獎可準 上大
怒下法司擬罪坐盛事盜內府財物律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八 查理各項錢糧 七

巡按蘇松御史溫如璣言蘇松常鎮四府自嘉靖十六年
以後加派各項錢糧至四十七萬有奇而工部料銀不
在此數乞裁減以復舊額事下戶部尚書高耀等言本
部會派錢糧俱照舊額未有絲毫加增獨黃蠟果品之
數加派四府不過六千九百餘兩今如璣所奏不啻百
倍中間必有虛捏諛派情弊宜行撫按逐件查用併將
實徵文冊通行造報以憑稽考詔從之

隆慶元年正月勅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好問查盤內府各
監局錢糧已而太監崔敏等奏請免查給事中張憲臣
劾敏等抗違明詔當治罪得旨內府錢糧部書所載者

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備開收支見在之數與科道官查
理不許抗違其詔內不載者亦不得槩查故等勿論於
是治等復言詔令已下不宜以中官言輒罷給事中何
起鳴亦極言其不可不聽至六月治等上清查數因劾
內官翟廷玉馬甲等乾沒之罪詔屬司禮監治罪

御史馬明謨奏請清理班匠以補原額折解軍需以圖實
用嚴督解官以釐宿弊其言解官之弊幸以科取侵盜
不能操束解戶互相容隱或以考察去任輒回原籍道
遠日久未易開提解戶因緣爲奸至莫可詰即崇治家
屬無益於事非設法追提無以懲宿蠹正國法工部覆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八 查理各項錢糧 十四

奏 上是之命所在巡按御史嚴行究提完解其逃回
原籍不服拘提者具名以聞道移遠治之

二月戶部言內府一切供應大率嘉靖初年與弘治年間
數目畧同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徵派漸增視正額加倍
臣等仰體 皇上崇儉至意酌古準今悉從裁減乞勅
監寺衙門永爲遵守不得濫議增派本部亦不許曲意
奉行得旨各項錢糧依擬減派各該撫按其嚴察有司
毋容混徵有負朝廷德意

戶部請遣御史分行天下查盤各倉庫乃勅御史譚啟等
四人分查天下軍需騰羨以補元年所蠲之數

上問戶部京帑所貯金存者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何年
尚書馬森覆奏太倉銀庫歲入僅二百一萬有奇歲支
在京俸祿糧草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
萬有奇各省常賦諸邊民運今年詔蠲其半以出入較
之共少三百九十五萬有奇昔謂國無三年之蓄國非
其國今查京通二倉之粟七百餘萬石以各衛官軍月
糧計之僅支二年歲需四百萬石內除撥餉鎮屯運屯
軍行糧外實入二倉者三百四十九萬通負漂流歲更
不下二十餘萬石改折奏補別用不預焉欲為三年之
蓄不可得況六年九年乎因條上目前所急奏之上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八 查理各項錢糧 十五

大駭曰軍儲缺乏一至是乎朕一切服用正供外未嘗
妄費纖毫卿其悉心經理無忽部臣因奏請令中外臣
工各陳理財之策

三年 上覽戶部疏有稱開納事例者因傳諭部臣令奏
元年以来入數尚書劉體乾等具言先後開納銀一百
七十二萬五千六百有奇除已給邊餉外存者僅十萬
九千九百有奇而各鎮年例未完尚欲補給 上曰開
納所以濟邊歲入尚不止此其十三省戶丁糧草鹽引
稅課銀通計三年支用見存幾何具以數奏體乾等復
言各項銀兩自元年以来已給經費凡九百二十九萬

有奇存者二百七十萬有奇今補給邊餉及官軍折俸
布花需用銀二十餘萬各邊年例當用銀二百八十萬
計所入不能當所出 上因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
終及各省解納之數體乾等言國家備邊之制在祖
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
為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為九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
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鎮原自有王兵一鎮之兵足守
一鎮之地後至兵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
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愈眾矣其令用芻餉各鎮原自
有屯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後屯糧不足以民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八 查理各項錢糧 十六

種民糧不足以加鹽糧鹽糧不足以加京運糧餉溢於
常額而橫費滋甚矣府庫空而國計日調田野耗而民
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固其大者因以元年
至三年太倉及各省歲費兵餉與本鎮屯糧之數呈覽
上曰歲發銀數甚多臣下全不為國體恤其他笑姑置
不問體乾等言國家經費一歲所入不足以供其所出
而陳乞支給者又每出於額外民窮財盡藏此之由臣
等以今年出入多家之數與夫昔省而今費如各邊士
馬芻粟各宗室祿糧係呈御覽仍家臣等以內外一切
經費錢糧應存應單者擬奏請旨刊成書冊以頒中外

庶幾制有常國計可紓民生可保 上是其言

四月總理屯墾都御史嚴嵩言軍國之費與王府祿米較之固初不啻數十倍物力日蹙民生重困不惟陛下不能盡知卽天下宗藩與百司庶府或亦不及知也乞勅戶工二部會查 弘治時郊廟之享祀內府之供億監局之攝造歲時之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之祿百官之俸新衛寺之校尉尉役京邊之兵馬城池清河之官給匠作舊額幾何今增幾何至若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河之鹽鐵凡有關國家經費者各括其總目照舊額開仍申言歲入幾何歲出幾何題曰隆慶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八 查理各項錢糧 十七

慶某年會計錄進呈御覽時或有增減各於項下改填每季刊刻成書照常封進伏望 皇上朝夕置之座右并頒行各工府及內外衙門使君臣上下共知國用之誦民力之窘務求所以樽節而變通之下戶部議開五月御史席仰龍言臣近查內官監錢糧如各庫廠及房稅地稅一切糜費動以御前供用爲名陰入私家則是利歸於已而以過歸朝廷也乞命戶工二部及巡視科道官備查應革及出入多寡之數以杜奸欺再照人君之奢儉門方繁之以安危朝廷之時好左右視之爲趨向 臣下前取戶部銀在廷諸臣將謂充足內帑以備

緩急今乃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船輦輦架傳造豎櫓玉盆之費使群小得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伏望念生財之有限恩國計之甚難毋作無益以害有益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者悉屏黜而深罪之以彰聖斷 上怒責仰庇忤逆任妄累次不校命錦衣衛逮至午門前杖一百爲民各監局科道大使俱革去悉如舊行

戶部覆大學士張居正所陳固邦本一事言財用當經理者有十其一兵餉之費取辦屯鹽今屯鹽廢弛未可產復宜稍倣漢法民願得爵及贖罪者皆令入粟於邊附

隆慶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八 查理各項錢糧 十八

地里遠近而通減其貨使人樂從則塞下之粟必多其一貢家隱占人丁通負稅租一切重役悉累平民而吳中尤甚宜勅撫按申嚴法紀禁嚴豪強明以賦役均平毋有偏累其一驛遞勘合許目數多宜加檢察以杜騷擾各處座船撫按不得過二隻外官方面以上京官科道部寺中行以上方乘坐餘悉禁之其一各府州縣送迎上司不得額外增編阜卒及糜費供帳共一士民服用借修當舖繩以禮法其一勸課農桑令崇本業其一各省錢糧文冊開載欠明不便稽閱本部請令置格限號紙每年畫爲十二格每月將收解某項錢糧填註格

內歲終類報布政司司類報本部凡陞遷行取給由朝
覲者各執號紙赴撫按衙門查明併公文投部以此別
其才否又洲蕩地爲勢豪侵占者宜悉查復河泊漁課
本非額派者悉除之其一章衛軍士及順天府糧食孤
老多虛冒者宜悉查汰其一奸猾軍民有將田宅投獻
王府者宜行有司驗契追奪該民佃種收租以補祿養
宗人占恆者扣其應得祿俸抵補糧差有司阿縱不舉
者論罷其一各省進解錢糧多被奸徒攪納以致侵欠
宜令巡視科道等官嚴法禁戢 上命從實舉行

御史李輔言邊殷京盤錢糧五年一查冊籍浩繁難以檢
閱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八查理各項錢糧 十九

覆減查盤錢糧撫按會同事多牽制請以京盤併於歲
盤一年一查而歲盤錢糧專屬巡按不必會同巡撫則
事簡任專候員之獎可免賄冒屯郎中程鳴伊亦以爲
言仍請給各邊巡按御史專勘行事戶部上其議從之
四年戶部尚書張守直言臣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
所入二百三十萬有奇而其中多積逋災免奏留者一
歲所出京師百餘萬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
請乞者不與焉隆慶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
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於入矣近者遺四
御史括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積者而盡歸之太倉然自

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十萬有奇不足九邊一年之用
自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
餉益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
實數第餉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遠舉第以近年一二
鎮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
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
在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今
至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
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即不能
如國初故額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規而汰其浮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八查理各項錢糧 二十

甚者且九邊去虜有遠近兵事有緩急豈必盡煩內帑
然後足用宜令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
臣亦移文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進惟
陛下留神省覽一切出入許臣執奏上聞國計幸甚
上是其言令各邊督撫從實議處以聞
戶部覆給事中梁問孟奏國初經費原有定額邊餉未嘗
借支於內京師未嘗搜括於外蓋不加賦而用足也邇
來喫壞已極官民交困請勅戶部侍郎一員督同司屬
有心計者遍將中外財賦每歲增減出入之數行各處
撫按官悉心議處前有可因固不必過爲裁省以傷國

體後有可革亦不許濫爲糜費以損民財事完之日造冊呈部聽該部及與議官員類編爲各司職掌以定遵守仍將內府錢糧先後領數首錄進覽從之

戶部覆給事中劉繼文便商事宜內言諸司書辦諸役需索無厭安令部臣科道查數釐革其商人納糧領銀自本部及監收兩道之外凡各衙門點卯掛號一切停止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六 查理各項錢糧 二十一

國朝典彙卷之一百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徐學聚 編輯

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 孫枝芳 訂正

禮部

洪武元年八月以錢用任爲禮部尚書廣德人元進士

十二月以崔亮爲禮部尚書嘉城人附附吳元年任洪武

三年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六年二月出

九月以楊訓文爲禮部尚書澧州人與

六年二月以牛諒爲禮部尚書東平人秀才七年二月陞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 禮部

九月以劉昭先爲禮部尚書人詳

八年正月以章善爲禮部尚書錢塘人張吳郎孝

五月陞禮部員外郎吳伯宗於鳳陽伯宗與學士宋濂同

修日曆時丞相胡惟庸專橫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嗾

之故貶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

以政恐滋久爲國大憂辭甚切直上覽奏即召還賜

襲衣鈔錠既而奉使安南獲馴象以歸獻之敗國子助

敬

九月以張等爲禮部尚書無錫人元舉人十一

九年八月以張鎬爲禮部尚書金山表不表

十年正月以李允爲禮部尚書余山未

二月以呂本爲禮部尚書五月改運

十一年四月以朱熹爲禮部尚書熹進賢人元進士

以博學聞在禮部由員外郎陞侍郎凡精古禮文之事

多効其力故擢今官明年九月卒

十二年九月復以張壽爲禮部尚書

十三年正月以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前北平

按察副使劉爲禮部侍郎俱賜諡

二月以倪斯爲禮部尚書由吏部改

七月以李冕爲禮部尚書博野人監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禮部

十四年正月以禮部侍郎李叔正爲尚書以文學徵

十二月以高信爲禮部尚書爲烏人爲舉

十五年以劉仲賢爲禮部尚書爲宛人以文學徵

十月擢御史任昂爲禮部尚書元進士

十七年 十月以趙瑄爲禮部尚書文學人

二十年五月以李原名試禮部尚書安州人爲士

二十七年以任亨泰爲禮部尚書明年二月亨泰使安南

還降御史

二十九年八月以門克新爲禮部尚書亨克新章昌泰

州人始爲本州儒學訓導秩滿來朝天下學官入覲者

咸命侍朝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不稱

旨獨克新與紹興府儒學教授王俊華數奏亮直廷俱

擢贊善克新尋陞禮部尚書未幾以疾卒 上嗟悼遣

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葬于鄉

三十年以鄭沂爲禮部尚書沂江人

三十一年七月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倫恩縣人世僑居宛

平遊避山林間布褐藜藿淡如也敦厚有學學者多從

之遊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

倫薦遣使徵爲春坊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一上

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泰議留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禮部

情民衷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 上心尋以誑誤免官

典教漢南玉洪開心訓化不忍歸夷其人雖蠻童楚陸

皆知向慕建文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送有是擢賜

御書怡老堂三字及綵几玉鳩各一倫上表稱謝略云

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

于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喧則當思

四海或有饑饉之民愚凡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

所之歎 上甚嘉之

三十一年八月召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郎尋陞學士

部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

三十五年六月 太宗命禮部員外宋禮者部事

七月並倫能時年八十餘特命致仕由京數日卒

八月以宋禮為禮部右侍郎

十二月以右通政李至剛為禮部尚書

永樂元年七月鄭沂來朝命仍知部事九月致仕

三年八月李至剛有罪下獄降為儀制司郎中

九月以鄭淵為禮部尚書

五年二月改左中允尹昌隆為禮部主事

六月改趙桓為禮部尚書與賜並任

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鄭賜卒賜洪武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禮部

史遷北平布政司叅議建文中召為工部尚書 上即

位李景隆言賜為建文所用罪至齊黃連至 上問賜

吾嘗何如待汝乃遂相背耶對曰亦盡臣職耳 上笑

而釋之改刑部尚書尋改禮部同官有不相能者數短

之 上前雖 上素亮之而賜懷恨長既疾猶強出朝

恭至是卒

先是禮部職彥碩駭賜為侍郎趙恒所間憂勞且有疾

奏對屢失措 上厭之是日早以計聞召翰林諸臣獨

曰未嘗聞賜病豈其自盡乎衆未對士奇進曰臣覩賜

有病數日俱退懼不敢退即便安求醫藥昨日職臣與

賜同立右順門外賜體力不支仆地旁人怪其鼻息之

氣有喘無吸臣遽令其屬官扶出午門外 上不俟士

奇語竟釋論翰林諸臣曰賜本君子頗才不足耳其揆

祭文遺官祭之又命工部子梓其親士奇與黃淮奏事

退 上召士奇還論曰早來微涉言幾誤疑賜自今有

事但直勿隱

以劉觀為禮部尚書

十一月以呂震為禮部尚書

九年九月趙恒下獄

十四年三月以禮部左侍郎金純為尚書協理部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禮部

十二月以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為禮部右侍郎

十九年四月禮部左侍郎儀智乞致仕賜勅獎諭遣歸智

侍 皇太孫數年磨地匡益克盡其誠至是年八十歸

二十年九月呂震下獄明年正月釋之復任

洪熙元年正月以蔣綬為南禮部尚書

宣德元年四月禮部尚書呂震卒震臨潼人年二十中鄉

舉下第為太學生擢山東按察司試金事入為刑部主

事靖難兵起侍 仁宗居守永樂初陞大理卿進刑部

尚書改禮部震為人固上厲下略無顧忌久而朝廷益

厭之特念效勞守職故不之棄云

以胡濙爲行在禮部尚書初 太宗北征太子監國藩王謀奪嫡遣飛語 太宗命濙往察將疏以聞濙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 卽位闕宮中容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濙忠誠朕不及知也故召用之

四年五月以郭述爲禮部尚書

正統三年四月進王直禮部左侍郎

七年三月以郎中侯建爲禮部右侍郎

八年正月以王英爲禮部左侍郎

十年十月以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

十二年六月錢習禮致仕時公卿大夫餞送出都門皆有

廟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禮部 六

詩乃獨取歸去來辭長歌以自快後卒年八十九謚文肅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孝友忠信寓於倫誼厚生送戚推財賑贖奸古秉禮動有矩則文章論議士類宗仰

十三年八月 特旨陞王英爲南京禮部尚書英屢請致仕不許及年七十乞罷政吏部言其精力未衰不允上特陞之內傳旨云 上以卿久位先朝多致勤勞陞秩南京得以安佚至景泰元年五月初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直諒好規人過不爲三格所喜

景泰元年九月以楊寧爲禮部尚書

景泰元年以楊寧爲禮部侍郎兼吳縣人 仁宗時以楊士奇薦召授翰林編修遷 郎王府長史歸 上卽位鄭京師拜禮部侍郎手疏請朝 上皇尋乞致仕歸廬也先降有詣闕賀 上賜衣一襲仍加尚書賜歸天順初進理景泰時用事臣者獨以卻退免者修身謹行宜動不妄與物無競厚德冠一時爲朝野所誦

十月以儀銘爲禮部尚書 高邑人恩生任郎督子也三年改兵部身山准南部監生

四年以張惠爲南禮部尚書

天順元年正月出前禮部郎中章給于秋爲禮部右侍郎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禮部 七

初景泰五年給以請復儲案領 上復辟卽出之嘉欽良深遂有此擢

胡濙落保傳致仕

三月以興濟伯左都御史楊善爲禮部尚書明年辛善大興人永樂初以守城功歷官鴻臚鳴贊累陞本寺卿禮部侍郎扈從北征進陞右都御史尋使北虜有功陞左都御史封伯爵兼禮部尚書善練習朝章歷官恭勤加封侯謚忠敏

四月調章給於南京以與石亨楊善不協致短於 上放也

二年十二月以李紹爲禮部右侍郎時禮部郎中李和託之釋子屬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然不平上問賢此入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賢對曰此公論也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音除紹是官輿論大懼時有權貴相軋以紹奏事多南音沮之

土弗聽曰禮部不可無此人

四年正月擢湖廣布政蕭頤爲禮部尚書

十一月以石珪爲禮部尚書

五年正月以康莊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禮部

人

三

六年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上起召禮部尚書石珪珪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勅選妃朝罷上召李賢謂曰石珪勤止失措如此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自退因薦戶部侍郎張睿代之賢即報珪乞致仕上見珪疏不忍其去曰珪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翱與賢議留之陞張睿爲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命下士論重珪而疑賢賢曰若非先報珪求退上意未可測也

七年二月以姚夔爲禮部尚書

八月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諡忠安濙居官峻嶺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但過於畏縮是故國恤建文之難倪育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景泰易儲濙雖司宗伯無所巨觔未免保身之意重云

成化二年六月以倪謙爲禮部右侍郎科道會劾謙貪邪後交結外藩本當寘於極典幸而得戍邊復蒙寬恩復職閑住自合靜居閑里却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汙清班知不容於公論僞乞致仕皇上復徇所求俾官南京又武宗伯朝野驚駭衆論譴騰臣等官居耳目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禮部

九

三

職在嚴揚竊附呂誨之知人敢辭陽城之逐竄伏聖術倘與箭將謙革職以爲希求倖進者之戒上曰倪謙有隨侍舊勞特留任用今公論既不可仍令致仕

三年九月召宣府巡撫葉盛爲禮部右侍郎

五年八月以鄒幹爲禮部尚書

七年三月以山東布政使雷復爲禮部侍郎

九年五月起倪謙及前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六科給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自先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汙壞名節過蒙釋其罪愆遠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

仕庶得始終保全 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特起用之所言不准

八月南京六科給事中汪直等十三道御史吳璉等劾奏倪謙錢溥不當起用仍乞放歸田里以爲姦貪者之戒不聽

十年四月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言倪謙貶法徇情市恩釣譽臣堅以理法執請謙始爲信從而心實啗恨伏望調臣別用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大臣調慶陽通判十一年七月以錢溥爲南京禮部侍郎司禮太監懷恩受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禮部

十

業於溥力薦之懷恩嘗於 聖訓日被賜金二錠奏云臣蒙恩至此皆師父錢溥之惠留此金以轉奉令溥考績至京懷恩置宴以前金爲壽因曉曰與師父置一杯酒溥欣然受之曰此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備頂戴太監滿座聞之絕倒

十二年十月章給自陳衰老乞致仕許之

十二月懷恩傳旨以倪謙陞本部尚書

國子祭酒周洪漢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未幾命理部事

十三年九月南京科道官交論倪謙錢溥皆老老不職久

爲清議所鄙乞罷斥之不允

十五年十二月郭幹能以張文質爲禮部尚書

十七年二月以周洪漢爲禮部尚書徐溥爲左侍郎謝一夔爲右侍郎

十九年三月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章給辛璘禮部尚書溫恭發給浙江樂清人少好學至老讀書不廢忠節炳然世所傳誦云

二十年四月以今本爲南禮部尚書明年八月卒本字立之富順人性質直不爲詭異之行然慷慨尚義聞有義舉則欣然爲之其文章平實類其爲人平生不拘小節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禮部

士

晚在禮部頗自豪縱言官劾其與世浮沉非定論云

二十二年以倪岳爲禮部左侍郎

十月以耿裕爲南禮部尚書裕任吏部以竹葛安調之

二十二年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宏妻王氏妬悍杖殺使婢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錫衣備鞠

問併建治宜刑部各擬合坐者律宣贖杖仍致仕 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令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弘治元年十月周洪漢致仕改取裕爲禮部尚書張悅爲禮部侍郎洪漢在禮部嘗言書蔡氏傳璉璉王衡非是

以故古非不合乞更定又西番烏思藏者令其族人貢
徵貢贖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復詭烏思藏
族益不可詰誤請視海中倭夷例給與符二十道每員
書百使名及真物符上以舊賜金印至關驗納否則斥
去成化未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誤言陰盛故不可賀
竟不賀至是以疾致仕卒諡文安

十二月以黎淳爲南京禮部尚書淳性耿介惠流俗者僕
凡婚喪宴飲皆有則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以紅雲
布寄淳淳不受即書其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拔茶機桑
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禮部

十二

二年八月以周經爲禮部侍郎

四年以汪諧爲禮部侍郎尋請老許之卒贈尚書諱字伯
諧仁和人儀慶豐察漢中簡言處事周悉廉金僕賓子
登中書舍人舉太常卿

十月以劉寧爲南禮部尚書

六年三月以倪岳爲禮部尚書

七年五月以童軒爲南禮部尚書明年卒軒字士昂都陽
人幼穎敏通天文之學登進士拜南吏科給事中天順
初以劾戶部尚書張鳳下詔獄尋得宥以滿起歷太常
少卿掌欽天監事至今官性篤孝友事嫡母備極色養

既入仕二親已沒分祿以養嫂及故舊貧乏者其自奉
蔬水泊如也

九年四月以徐瓊爲禮部尚書

十年九月以謝綬爲南禮部尚書

十二年六月致仕禮部侍郎程敏政卒敏政休寧人裏錢
子也幼以神童薦爲冠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歷侍講
學士時詔議孔廟從祀諸賢敏政上疏請大正祀典言
雖未行而學識見之矣卒年五十五贈尚書

十三年五月徐瓊以星變乞致仕許之加太子太保瓊金
錄人爲人和易然托姻貴戚陞遷太僕臺諫論列每及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禮部

十三

其名云

以禮部左侍郎傅瀚爲尚書

十五年二月禮部尚書傅瀚卒瀚新喻人初瀚隸同鄉監
生江鐸誣奏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既而恐譖潛逐緣其
禍於詹事程敏政大學士謝遷尚書王華咸中誣之及
敏政典治代之家人驚見怪異瀚憂悸成疾卒贈太子
太保諡文穆

以張昇爲禮部尚書

十月以王家椿爲南禮部尚書

正德二年閏正月以李傑爲禮部尚書

二月以學士劉忠爲南禮部侍郎奉陞尚書

四月李傑以忤逆瑄罷起前尚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瑄

罷

十月以劉璣爲禮部尚書

三年二月以江淵爲南禮部尚書時淵爲吏部侍郎值逆

瑄用事張絲繫銓柄微淵不附已故改南淵祇肅程

祀時兩輒應未幾卒瑄敗贈太子少保諡文昭淵字文

潤仁和人

起前戶部尚書周經于禮部經乞致仕從之

三月以白銀爲禮部尚書

兩朝典彙卷一百三

四年以張深爲南禮部尚書

九月以孫需爲南禮部尚書尋令致仕罰米二百石輸邊

十一月以張憲爲南京禮部尚書瑄惡不附已月餘勒令

致仕

五年三月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經山西陽曲人初以庶

吉士徊翔翰林者幾三十年一旦畀以政務久掌國計

以身任事秉政執法同恤利害有古大臣風贈太保諡

文端

以朱恩爲南禮部尚書恩以簡瑄得用瑄誅以人言罷

九月以梁昇爲南禮部尚書

十月以黃宏爲禮部尚書

六年四月起章憲爲南京禮部侍郎疏乞致仕許之

七月以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

十二月以吏部左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時請司常逆瑄

虐政之餘事多因循磨地珪既蒞任務治振舉事無巨

細一遵 祖宗成法杜絕請托人不欺干以私

七年正月傅珪罷時太監陸閏以陸完等討流賊未有成

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

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賊方日熾

以目功者多愼事者滿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民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

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存亡不償責諸公尚首鼠唯

唯將何待乎議罷職上明日竟遣關監鎗傳旨令珪致

仕珪既束裝就道在廷之臣皆奉歡以爲不當去珪曰

吾受朝廷厚祿而無分毫補益今日之去乃全我兩京

毫末文章薦之不報

八年六月以劉春爲禮部尚書

十年四月以李遜學爲南禮部尚書

八月以毛紀爲禮部尚書

十一年十一月以李遜學爲禮部尚書吳儼爲南禮部尚

書

十二年四月起邵賓爲南禮部尚書以終養辭許之七月再起復辭免

以章懋爲禮部尚書仍舊致仕今有司以時存問

以毛滄爲禮部尚書

以林俊爲南禮部尚書

八月以楊廉爲南禮部尚書廉字方震豐城人嘉靖初大禮議起共疏同南九卿請崇正統一本之義報聞懋好學能文負時名吏事精敏性耿介耻同互論事據經義特傳律例通古今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嘉靖元年三月以秦金爲南禮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禮部

十六

十二月致仕禮部尚書章懋卒懋字德懋蘭谿人奉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除編修以諫燈火延杖謫知臨武歷官祭酒引年歸尋起太常卿南禮部侍郎尚書皆不赴懋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品度弘偉不見涯涘聖之龐模門之和厚聽其言聞心見誠好賢禮士樂人爲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性尤寡慾衣服飲食官室器用隨寓而安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行藏去就

以時而動惟義之歸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

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文懿

二年二月禮部尚書毛滄罷尋卒贈少傅諡文簡滄崑山人歷事三朝忠誠敬慎始終如一論事侃侃不爲依違有古大臣風

三月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赴以汪俊代

三年三月汪俊再乞休致上以俊職司邦禮近奉議建室未成故引疾求退貴以違忤正典肆侵朕躬令其閒籍已而吏部推吏部左侍郎賈詠右侍郎吳一鵬代俊特旨用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爲禮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禮部

十七

四月席書疏辭尚書命言宗伯掌邦禮任實難勝欽臣言禮當披心不疑欲臣拜官雖辭首不敢上優答之云卿忠誠愛國學行素著宜來供職以稱朕意給事中李學曾御史初杲等爭言不可南京給事中黃仁山顧濬御史田麟等亦言書陰結邪黨倡爲異說倘加柄用何所不至皆不聽

四年吏科給事中張璠等御史徐岱等各劾席書爲其弟春陳乞改官有玷清議上曰朕欲大小臣工各務安寧以共致太平茲事有處璠等又掇拾奏擾姑不究會戶科給事中鄭一鵬御史孫豹亦以爲言上皆切責

而省之

五年正月南京御史趙得佑論勅諭書言書因排大學士費宏遂謂臺諫憲宏是倡黨說惑聖聽也且書故一陳洗而洗輒之稱一鄭洛而洛物之書亦有礙面目矣衆紀欲避吏部議書而書肆爲系梓郎發之辭以資聖聽是果忠於朝廷耶上怒奪得佑俸一月

六年二月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初欽順爲南京吏部尚書召爲禮部未至以憂去至是服闋仍召起家代席書欽順力辭不就

五月以吳一鵬爲禮部尚書

十八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禮部

九月以桂萼爲禮部尚書尋改吏部

十一月以方獻夫爲禮部尚書

八年三月以李時爲禮部尚書

十年九月以夏言爲禮部尚書

十一年六月致仕禮部尚書邵寶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寶字國賢無錫人質性淳懿問學該洽孝親友俗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網巨皆適所著學史簡端錄二書經撫

吳廷舉上于朝

十一月南京禮部缺尚書吏部左侍郎嚴嵩等言兵部左侍郎潘希曾刑部右侍郎聞淵俱可任上令別推於

是嵩等復舉南京吏部左侍郎李廷相戶部左侍郎王執上曰禮部尚書乃禮官之長雖在爾都亦係重任如何輒以年淺者充之仍令再推

十二月以嚴嵩爲南禮部尚書

十二年八月召原任兵部右侍郎黃宗明爲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部凡會推者三上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政編修楊名山爲福建叅政至是特旨召用之

洪若水爲南禮部尚書

十月出禮部侍郎黃綰爲叅政尋復原官綰與顧鼎臣言大同用兵非計作輔臣意張吏部以他事嘆之綰憤懣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禮部

十九

上疏自劾且指言用兵失計上誨命復官綰爲言官所詆自言背刺畫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勘天下笑之

十三年夏言劾奏儀制司郎中張元孝祠祭司郎中李遂放縱不職狀具言臣以罷才忝重任所轄僚屬同心助臣不逮而乃爲時所忌猜身益孤凡爲臣屬官者小誣則獲小進大言則獲大遷故自臣受任以來屬官調吏部者四人改翰林者三人臣皆莫知其由而用人者未嘗一言見詢也是以遂等特欲抗臣堂官沮壞部事以取悅當路策足要津耳乞亟賜罷黜以爲奔執私門息

京公務之戒 上命錦衣衛執元孝廷赴鎮撫司鞫之尋俱調外任

十五年五月禮部主客郎中陳麓精膳員外楊儀吏部以爲不職外補麓岳州知府儀四川合事夏言上疏乞罷言麓老成明練盡心職守近日查檢番夷大省賞賚能得夷心尊同體宜留久在緩急可使儀諸習禮調長于文學而兵刑之職用非其才况經劉委江西公務將來郎中有缺渠以陞補庶習知本部之事臣往來督視山陝部事難盡清理得一二老成屬官効力少塞驟職並人 上命服原官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禮部

二十

七月夏言引疾乞罷不許言姻費完爲順天通判與府尹劉淑相不相能淑相家人時受富戶銀兩東廠緝獲淑相謂有所指使劾完橫肆因及言惡狀謂晉王新輿被叔許泰賄銀萬兩朦朧請封考選儒士受銀四百言奏辭謂淑相積有宿怨今以已私敗路橫侮及臣益自度不免於法祇借臣爲名可藉口他日貴緣耳 上曰劉淑相見犯雖罪究問未結攀誣大臣以掩已罪詔逮繫錦承獻訊問既而言官劾言章十數上南京禮部尚書霍緒亦因淑相事劾言朦朧爲已故大學士費宏請益以爲奏事增減緊關情節法當坐斬以宏謚文憲爲犯

憲宗皇帝徽號所當更正言亦輟辭再引疾乞罷 上恩謂之

八月以霍緒爲南京禮部尚書初吏部尚書汪鋐罷籍以左侍郎攝部事疏言鋐大公特聖治諸事欲以剪剔積弊而行不逮言頗悉爲多有侍郎張邦奇歷數其私大語之籍懼夜求黃宗明置酒解和至是南禮部缺人廷舉籍爲陪貳 上特注命之籍大不悅以爲奪我吏部柄快快而去

十二月以嚴嵩爲禮部尚書

十六年八月南京給事中尹相劾霍緒悖慢愆型丁祭先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禮部

二十一

期贊樂縱飲於太常且取魚湖中移酌松下有庚寅常宜加斥免下南京吏部都察院令核其事已而覆奏謂館位居大臣量解休客職司拜禮矩度疎闊尹相等以傳聞具奏言亦適當從下吏部詳議尚書許讚覆奏霍緒贊樂飲酒因太常故事移酌松下未免褻觀既經部院核明莫逃河殤 上謂霍緒取魚移酌失大臣體奪

俸四月尹相等言辭過實奪俸二月

十八年正月起黃緒爲禮部尚書任使安南

七月以熊天爲南禮部尚書

八月南禮部侍郎呂樞以星變致仕

十九年正月嚴嵩以人言求去 上溫旨慰諭御史謝瑜
劾奏嵩後食部乃婚錦浮詞欺罔若上籍詞官宜且
板明堂大禮尚經盛事為解而謂諸臣中無為 陛下
任事者意欲暴已功激聖怒爾乞特降勅旨痛加戒諭
疏入不報嵩復奏端謂臣近破利道論劾荷蒙聖恩不
即誅戮方圖策勵諭極拾已往改臣不已其意欲與朝
廷爭勝吳若罷臣以謝衆口 上怒切責論嵩供職如
故

御史系喬劾嚴嵩選譯字諸生賄賂公行宏加罷黜嵩上
疏力辯因乞罷免 上謂嵩曰卿疏有云乃人臣於今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學事 壬子

日卒皆聖恩禍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盡不必
復辭可盡心贊朕以副簡任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嵩飾
詞強辯有傷大體 上然之令此後大臣被劾勿得自
辯

以張壁為南禮部尚書
二十年四月南京禮部右侍郎崔銑卒贈尚書諡文敏銑
安陽人弘治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以簡任作逆
瑾及修 敬皇帝實錄成婚制收銑南京吏部主事理
詠召還尋引疾歸 上卽位用廷臣薦起擢南祭酒會
議大禮忤旨罷歸起少詹事尋進南禮部侍郎以病乞

休養之卒於家銳博學訂古行履修潔所著書甚多嘉
靖初所編好學為行之士關西呂柟韓邦奇柳州何孟
春河間何陋蘇州魏校及錢丙已

御史伊敏生言嵩求安奏禮部尚書嚴嵩京師住宅乃
郭勝私人車在蘇法代造宜回京宗產一體追沒 上
謂嵩托法營第事言官屢言嵩已無歸何仰擬同孫溪
送款追沒意國法乎令敏生等對狀尋各降俸一級嵩
具疏乞免 上溫旨慰答不允

七月御史葉純疏劾嚴嵩奸貪不聽 許宗藩
二十一年七月致仕禮部右侍郎呂構卒構陝西高陵人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學事 壬子

正德戊辰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逆瑾竊柄構上
疏請 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理漸之欲中以禍不得
乞養病歸瑾誅以薦起用復引疾歸 上御極詔復館
職甲申奉旨修費上書以十有三事自劾語甚切直
上怒下詔欲拷訊謫判解州陞南京吏部郎中歷禮部
侍郎繼奉天毀災自陳乞休致仕卒追諡文簡構性孝
友居親喪哀毀廬墓三年自髮歸郎有志聖賢之道絃
誦一室雖所寒盛暑不輟廉介操持克敦古誼平居端
嚴凝重接人則和易可親卒之日高陵人哭為罷市遠
近吊者以下計所苦述其多然儒林之冠見也

二十二年九月以張璧爲禮部尚書

十一月禮部右侍郎馬驥卒諡文簡驥族人始爲編修武廟南遷廷杖平日工文詞明習典故更漢沉有大節時歸詞林之選云

二十三年以費家爲禮部尚書

二十四年四月以閔楷爲南禮部尚書

十二月以王學夔爲南禮部尚書

二十五年八月以盛端明顧可學爲禮部尚書以煉藥有勞也

二十七年二月以孫承恩爲禮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禮部

壬子

二十八年二月以徐階萬鏊爲禮部尚書鍾南京

二十九年致仕太子少傅禮部尚書盛端明卒諡榮簡端

明起家進士數歷中外頗有才名晚歲乃以方術致崇顯爲上論所鄙然內不自安能汲汲引退猶爲知耻云

三十一年三月以徐階入閣辦事仍理部務

九月以王崇慶爲南禮部尚書

十月徐階解部事以歐陽德爲禮部尚書

三十三年三月禮部尚書歐陽德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德泰和人字度宏粹初知六安州遷南刑部員外上擇諸臣有文行者司徒從改翰林編修掌詹事府事召

直無違殿在禮部嘗議二王寔儲婚禮及康妃薨儀雖時典上意忤然上察其持正卒優容之海內士大夫方想望其風采令病卒士論惜之

以王用賓爲禮部尚書

三十四年以葛守禮爲南禮部尚書

三十五年四月以吳山爲禮部尚書

九月以閔如霖爲南禮部尚書

三十六年以孫陞爲南禮部尚書

三十八年七月南京沈部尚書閔如霖卒如霖烏程人嘉靖壬辰進士改嚴吉士授編修歷任禮部侍郎簡撰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禮部

壬子

文改吏部掌詹事府事進前職致仕如霖在翰林頗留心詞藻雖無他過性和易無威儀既以撰玄失

旨遷南仍以毀罷與學士董份同鄉而不相能及得罪疑其陷之竟鬱鬱而卒

三十九年六月南京禮部尚書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陞餘姚人忠烈姪子也舉乙未進士第二人授翰林

院編修歷禮部侍郎改吏部尋進前職卒于官陞爲人孝友長厚父姪咸寧庶人之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文父事伯兄如父居官被服雅素口不謾人遇盜篤行君子也子鍾鏞鏞皆先後舉進士至通顯

七月以李慶爲南禮部尚書	四十年三月以袁煒爲禮部尚書	四十一年正月以嚴清爲禮部尚書	十一月南道御史張士佩劾奏尚書李璣抑買商貨數百金及擅役夫夫棄尸不法狀部覆璣才識可用詔供職如故	四十二年三月以李春芳爲禮部尚書	四月以尹臺爲南禮部尚書	四十四年四月以董份爲禮部尚書尋削籍	六月以高拱爲禮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禮部	四十五年四月以高儀爲禮部尚書	七月以王廷爲南禮部尚書	十一月以毛澄爲南禮部尚書尋改吏部	隆慶元年禮部侍郎陳陞以奉旨勅佐皇陵修理工役至鳳陽病卒上以陞沒于公事贈尚書諡文僊	以林廷機爲南禮部尚書	二年以裴宇爲南禮部尚書	三年七月致仕禮部左侍郎瞿景淳卒諡文憲景淳爲人醇謹以孝行聞歷典試多甄拔士論稱之	十一月以殷士儋爲禮部尚書
-------------	---------------	----------------	---	-----------------	-------------	-------------------	------------	--------------	----------------	-------------	------------------	---	------------	-------------	--	--------------

十二月起吳山爲南禮部尚書	御史傅寵論劾尚書高儀往事 先帝嘗疏請撰文叩壇科道請 中官還位儀不爲申請郎中戚元佐條陳宗藩事宏沮格不行職業久廢宏賜罷免儀上疏言撰文叩壇原非正諠臣因仍舊習不能匡救臣之罪也 中宮還位科道論之屢矣臣亦屢疏覆請隨奉明旨俟後疾愈還宮事在禁掖非外廷所能悉方念宗室蕃衍祿根難繼因時通變臣亦朝計夕慮不遑寧居卽元佐條陳諸事皆臣平日所與講究之言案已奉旨行各王及南京九卿科道議奏然後會官廷議請旨 上從盛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禮部	壬七	國家大政應酬慎重非敢推諉若謂臣職掌所關亦何所辭肯乞罷臣以謝言者 上以儀歸慎任事令安心供職毋遽以浮言求去儀終不安四疏乞休 上以儀典禮放勞加太子少保馳驛歸	四年六月禮部左侍郎萬士和四疏稱疾乞致仕許之	十月勅吳山致仕時山以起用屢辭給事中韓楫勸其遷延不敬故罷之	以潘晟爲禮部尚書	五年三月復起高儀于家	五月以秦鳴雷爲南禮部尚書
--------------	---	--------------	----	---	-----------------------	------------------------------	----------	------------	--------------

六年二月潘晟乞致仕許之詔給驛以歸先是吏科左給事中宋之韓論晟衰朽不堪典禮故其疏自辯因乞罷黜上以其老成醇謹慰諭之之韓內慙益嘆同官其待問匡鐸等攻之必欲去晟晟再疏求去不獲三請乃許之按之韓淺鄙復內諂附當事以自肥利而外發搏擊以必勝立威不獨攻晟一事而已士大夫多側目視之

四月以呂諤陽爲禮部尚書

六月以陸爾晉爲禮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八 禮部

三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二

禮制

國初沿元舊俱尚右至吳元年十月太祖始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爲左相國僚官如之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集議又明年編敕車澤通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在者有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儀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禮制

一

定式稽古定制諸司職掌

十二月御史高原偃言京師猶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舞尸流俗之壞至此已甚京師者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

徵況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禮部上考定禮儀上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民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染汚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

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爲定式庶撫厥心
四七月詔中書省定軍禮

二年六月命內外風憲官與其屬官依品行禮

三年五月詔行大射禮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承矢惟習
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皆
令習射

九月修禮書成名大明集禮其書以吉商軍賓嘉冠服車
輅儀仗兩簿字學樂爲綱所設之目吉禮十四日祀天
口祀地口宗廟口社稷口朝日口夕月口先農口太歲
風雲雷雨師日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口旗纛口馬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

禮制

上

五

祖先牧社馬步日祭厲日祀典神祇日三皇孔子嘉禮
五日朝會日冊封日冠禮日婚日鄉飲酒禮賓禮二日
朝貢日遣使軍禮三日親征日遣將日大射四禮二日
吊贈日喪儀又冠服車路儀仗兩簿字學各一樂三日
鍾律口雅樂日俗樂凡升降儀節度制名數纖悉備具
通五十卷 詔頒行之授會祿給一襲周子諒重葵以
官惟梁寅等六人以疾賜還鄉里俱賞賜有差

四年十二月 上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
跪拜爲禮乃命省臣及禮部官定爲儀式申禁之

五年三月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先是元俗官僚相見

輒跪一足以爲禮拜則以叩頭爲致敬既拜復跪一足
屬官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爲禮卽引手於後退却若避

之然 上甚厭之自卽位初卽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
革至是復定爲儀節令頒示之謂禮臣曰禮者所以美
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
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
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
定而等威辨元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治幾乎熄
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率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於
古而宜於今者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復古之治也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

禮制

主

四〇五

上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正則人志定上
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
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如取下之道是以率
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卽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
聽命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違於始而忽於終也
四月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復
古乃詔禮部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周官讀法之旨參定
鄉飲酒禮儀頒行之

七年九月定祭祀拜禮 上命節爲十二拜始迎神四拜
飲酒受胙四拜送神四拜

十一月孝慈錄成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部定喪服之制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矣乃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人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奏之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今觀願服三年

禮制

四

卷一百四

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仍命以五服喪制並著爲書使內外有所遵守其敘服有八曰斬衰三年曰齊衰杖期曰齊衰不杖期曰齊衰五月曰齊衰三月曰大功九月曰小功五月曰緦麻三月至是書成名曰孝慈錄上親爲之序命錄諸梓而頒行之

九年五月上方有事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命學士宋濂考古以問濂議郊祀之禮闕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之示有尊也上從之

十二年八月著內外官致仕還鄉之令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爲難而保全終始之爲難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定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之右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

禮制

五

卷一百四

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年高淳篤者次之以齒爲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良之中

十五年三月詔更定官員相遇及公奉禮儀

十六年十月詔頒鄉飲酒禮圖式於天下

十二月翰林院待詔朱善奏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爲姑舅兩姨皆爲己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已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第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婦爲女擇

將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爲非也周之時王朝所與
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
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
君若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
世如晉之王湖唐之崔盧潘陽之陸朱陳之好無不以
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
子而娶姑之女也呂蒙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鼎之女
而待制夫人即蒙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小姨之
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
宋公事有取焉如果以爲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一 禮制

六

西兩漸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敝
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 上然其言
閏四月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
喪俱得奔訃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是期年
服若俱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
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教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承重
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
二十四年六月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諸儒臣參考歷
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於是羣臣集國初以
來禮制斟酌損益更定以聞

二十五年六月 上以皇太子新薨而時享在邇命禮部
翰林院議郊廟合行典禮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等奏
宋會典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蓋不可以早廢
尊也宋真宗居喪易日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
地於圓丘服袞冕所有由海儀仗車路登歌鼓吹並如
常儀及宰臣畢士安請樂與宗批答云除郊天之事
查禮樂以相成須用樂由薄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聲音
樂皆備而不作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太歲風雲雷雨
徽鎮海濱諸神皆係祀典神祇歷代帝王乃是紹承統
承宜知宋制惟太廟及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二 禮制

七

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亦備而不作 詔從之
二十八年八月詔廷臣重議諸王見東宮禮部議諸王來
朝見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已有定儀其敎家人禮東
宮及王俱常服引禮官詣王由文華殿東門入至後殿
王西向東宮東向贊禮官贊四拜王坐受相見禮畢敎
坐則東宮正中南面諸王則於東西奏上從之時諸王
皆東宮叔父被服有是議也
十一月禮制集更成 上謂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
以來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
之儀靡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若爲條格俾知上下之

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爲不軌借用黃綬繫
輿飾以金龍鳳紋通者述賊豎王越禮犯分床帳護蘇
皆飾金龍又鑄金符以爲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廡
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領常亦用金造酒器飾
以珠玉寶石帶佩如此殺身公家稱等重加考定以官
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取有仍
前借用者必責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成其目十
有三日冠服房屋器皿金盞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隸
俸祿奏啟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二十九年十一月詔頒稽古定制先是 上以諸功臣之

國朝典彙卷十 百四十一 禮制

本

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屢公屢屢加誡終
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
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勛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
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
臣之家俾遵行之

三十年四月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往往凌越等分請
申明禁之 上下六部都察院翰林院等官集議凡百
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其品級近者相見行禮則東西
對稍卑者居西高者居東其品級相越二三等者卑者
居下尊者居上其相越四等者則卑者禮下尊者坐面

受禮有事則跪白一品與二品相見二品居西行禮一
品居東答拜禮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禮
一品居中答拜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受稟事則跪
餘倣此其司屬官品級亞於上司官者稟事則跪凡近
侍官員雖拘品級行跪拜禮亦不許與外官交接凡同
寮官品級有高下者不拘凡大小官員於內府相見不
許跪拜若官員出入街道亦不許被禮其餘軍民人等
於街道遇見官員引道經過即須下馬却避不許衝突
違者論其罪 上從之

三十五年十月勅禮部以洪武中所定一切制度圖示中

國朝典彙卷十 百四十二 禮制

本

外俾人知遵守

永樂元年八月禮部官肅傳中宜用九龍車一乘先朝舊
有金鉉紅鼓各四面龍鉉紅油鉉燈各三對而今闕之
請增製 上曰禮貴得中過爲者不及爲徐仲尼曰與
其奢也寧儉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
當自朕始輒有增益以廢後世之奢九龍車既先朝所
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送
三年十月禮部進見服尚渾儀仗圖併洪武禮制禮儀定
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
典前代損益固宜參考祖宗成憲不可改更即命頒之

所司承爲儀式

二十二年九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如

太祖徵漢制易服

且備諸羣臣明且易服楊士奇謂震曰今春服未可比

此制蓋洪武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在上緣

服後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上於皇考乃遽即吉

乎時黃淮同士奇意然不敢明言件震震屬聲念士奇

曰朝廷每事被爾拘束義從旁解曰渠言當理國家

事公不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說明且羣臣皆素衣冠

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且上素冠除

衣麻經山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

禮制

十

服給文武羣臣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義等曰呂

震昨奏易服云皆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

聽臣下易之粹官在爾吾且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

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又

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以語人羣臣聽其便

宣德四年二月諭禮部尚書胡濙揭榜申明內外官員服

飾儀從序立及尊卑稱呼定制使無僭越

入順八年三月編修張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元禎

引疾乞歸時禮部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婚禮南京吏

部侍郎章綸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違乎天子陛下

臨御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以進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
朔未改諒陰之中遽講婚禮臣竊以爲不可伏望降勅
待來春行之亦不報

嘉靖八年令巡按御史於守令官不許作威挫辱知府相
見不得行跪禮

十五年先是南京禮部尚書霍瑄言按禮儀定式京官三

品以上乘轎官員相避避有等制甚明也邇者南京

文官無論品秩崇卑用肩輿或乘女轎街衢相遇早不

避尊舊年給事中曾鈞騎馬徑冲尚書劉龍潛珍兩轎

之同約言與龍互相訐奏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俾臣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

禮制

十一

下有所遵守詔下禮部都察院會勘以聞時禮科部給

事中李兄渴等給事中謝廷麓等及南京給事中曹遇

等各抗章謂近侍之臣不當避又韓舉公會宴飲大

侍與尚書同列以憲之章俱下所司既而籍謂禮部尚

書夏言指使以濁言引避不與議左都御史王廷相乃

與禮部侍郎黃宗明張議覆曰臣等按大明會典京

官常朝儀條內云公侯序於文武班首大駙馬次伯自

一品以下文東武西依次序立其班列之定體如此又

大宴儀條內云公侯駙馬伯文職四品以上及學士陞

殿東西侍生六科都給事中左門序坐給事中丹墀東

西坐其安坐之定體如此又公聚序坐條內云在京法司會官密因俱於承天門外東西重行列位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通政司大理寺佐貳官并六科給事中列於西班後行禮部會議民備俱於閣左門東直房序坐尚書都御史等官上坐侍郎副部御史等官封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等官列於東旁六科都給事中列於西旁南京文武衙門公事會集坐亦如之其會議序坐之定體如此又官員相遇避條內云七品遇四品以上引馬避遇五品引馬創立遇六品趨右讓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禮制

主

四

進而行其避避之定體如此及親給事中教場比武與五府侯伯大臣並坐選名賜酒板與吏部尚書侍郎對坐與兵部尚書侍郎並坐此皆會典之所不載夫尚書侍郎一也在吏部則對坐在兵部則並坐亦非定體矣但與大臣一時同事體體之變又如此必欲從變推類衡大常禮亦所不可今六科給事中朝參宴會還常達受成頒禮制其途遇九卿大臣亦皆引馬避避成規具在其南京六科給事中途遇九卿大臣立馬拱手不知所始禮典既不該載事例亦無可查且皇朝一王之制萬國同文豈得以畿南北殊俗異政兩京文職四品

以下不許乘轎已有定例其用轎婢女轎出入皆違犯典章所宜禁止請勅南京諸臣四品以下遵例乘馬毋得輒用肩輿其六科途遇部院大臣亦如在京引馬避避違者聽禮部都察院及科道糾正上從其議仍部以役有故違者必參治其罪

十六年南京禮部尚書霍韜言元旦冬至

馬壽聖節臣

下拜賀皆行十二拜禮惟南京行八拜禮不宜獨簡出制帛百官俱吉服騎導於郭門之外拱立路隅帛過乃退而一歲兩送或失之煩乞一歲一行六科遇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引馬避避臣前具奏奉有明白而抗違不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禮制

主

四

違如故殊失大小相臨之體疏下禮部覆言三大節在京有宣表致詞及傳制俱舞踏山呼行十二拜禮而南京在外皆無是以南京每遇三大節先期拜進表文俱舞踏山呼行十二拜禮導送郊外至日止行八拜禮此祖宗舊制非臣下敢自為隆殺似難輕改其送制帛儀雖無舊典無非敬郊廟之義每年二次舉行無容別議但六科遇部院大臣引馬避避照在京一體遵行霍韜以公見儀節避路避坐之禮與給事中尹相曹通等而相忿爭於是相等劾奏霍韜請不法事韜上疏自辨上以其疏下吏部及南京吏部都察院勘報於是尚書

許崇等覆勸頒奪俸四月相等言詞適當各奪俸二月
二十七年九月給事中姜良翰言今天下之患在吏治不
清豪強玩法農夫失業而其原皆自風俗修縱始請申
明禮制以章示下民凡飲食宴會服舍輿馬需用之類
悉差別等第令不得僭逾然後塞兼併之風嚴食墨之
戒寧游惰之民復生養之業庶幾太平可望然而京師
諸夏之本貴戚士民之首茲欲風教四起請自京師始
上從之令都察院榜諭遵守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三

聖節慶賀 附令婦朝賀

洪武五年九月十八日 聖壽節前一日右丞相汪廣洋

率百官請行慶賀禮 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

朕懷勿賀時高麗國王王顯遣同知密直司事成探進

表稱賀并遣版圖判書林完賀 皇太子千歲節貢金

服龍蓋施貝玳瑁之屬詔中書濬其王繼今聖壽節千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 聖壽慶賀 一

秋節俱免慶賀自是每歲聖節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

禮部議奏聖壽日祭壽星同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八月

望日祭靈星皆遣官行禮祝之

十三年韓國公李善長等以天下太平 上復年高緊請

聖節受賀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

其表賀

二十年聖壽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 皇太子宴國

戚暨東官官於文華殿

二十九年命學士劉三吾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

成式頒於天下諸司令如式錄進

建文

永樂元年四月十七日禮部以萬壽節宴百官預定位次上親命駙馬儀賓及隨侍各王來朝官宴於三公府四品以上文武諸學士及在京僧道官大典隆寺住持宴奉天殿在京各衙門堂上六品以上官近侍官修史官宴於中左門外之貢官四夷朝貢土官宴於中左門餘文武宴於丹墀內

九年朝鮮臣生諸國各遣使及四川湖廣廣西土官宣慰使楊昇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賀萬壽節賜養有差

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皇太子千秋節時監國南京先日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聖節慶賀二

禮部請行慶賀禮皇太子曰車駕在北京予不得君父前躬致禮乃受羣臣禮耶其止之自後千秋節過車駕還符免禮

十九年萬壽節以災異詔免慶賀

宣德五年二月初九日萬壽節上謂奉先殿行禮皇太后前上壽畢出御正殿受賀諭文武羣臣曰朕初度之旦上念劬勞大德九切於心幸侍聖母皇太后洪福萬年每當茲辰奉觴拜慶仰祝綿之誠致天倫之樂必在從容以愜所志爾文武羣臣應宴者悉於光祿寺給宴物自今悉准此例

六年萬壽節勅賜少師塞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禮部尚書胡濙曰予承大統幸際小康茲逢初度之辰先朝甘而夜降時及霑足迨旦天日開霽人情歡悅羣臣慶賀之後恭奉母后皇太后上祝萬萬歲壽聖體悅懌予不勝慶幸自惟菲德茂膺天眷上怡宸慈惟爾塞義楊士奇楊榮胡濙四人贊翼之功居多予嘉不忘茲復賜宴內庭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云并和製

正統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萬壽聖節先是進奏官無定例是年十月始從禮部言自今惟聖節表令三司堂

上官躬進正旦冬至違首領及所屬佐貳官代送為例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聖節慶賀三

景泰元年八月初三日萬壽聖節上皇萬壽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羣臣朝詔免

二年胡濙請令百官朝賀上皇聖節於是安門不許天順五年聖節日又值冬至節禮部言二節俱該在朝

文武羣臣行慶賀禮然致詞各異又萬壽節不傳制冬至節傳制今請通致詞曰茲遇律應黃鐘日當長至恭惟皇帝陛下萬壽聖節應乞納福奉天永昌臣某

等誠懼誠忭敬祝萬萬歲壽然後惟以冬至制辭傳答羣臣又各王府及諸在外文武衙門二節各有慶賀表

若前後宣讀不無重複請通宣表目又通宣表文曰祈

逢長至恭遇 聖旦其在外文武衙門至日行告天祝
壽禮宜曰今茲冬至恭遇 聖旦聖壽益增從之

成化八年十月初二日 萬壽節以 皇太子薨禮部奏

天下諸司進賀表箋尚有未至者請移文停罷從之

十五年十一月吏科給事中王瑤言天下布按二司進表

官皆方面重臣乞令各陳所見以通天下之志詔瑤泛

言紛擾命錦衣衛杖之

弘治九年七月初三日 萬壽節致仕大學士尹直上賀

表及 太子永華篤邦之

正德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萬壽節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聖節慶賀 四

嘉靖十三年八月初十日 萬壽節賜武定侯郭勛大學

士張孚敬李時尚書汪鋐夏言長春酒諭曰今日朕生

辰特頒卿等共飲以交懽耳

十六年禮部以 萬壽節有旨免賀上疏同請 上手詔

曰朕所以不受賀者 上天示戒謹身殿未補葺一也

內殿未建 祖考神位未回二也 聖母暫居宮城之

外且疾痛未愈朕心不寧三也三者有一且不可況集

於此時朕安便受賀乎生辰歲一值之今年暫罷卿等

宜承朕意與賀同也

一十年禮部以 萬壽節習儀請 上曰宗廟被災朕方

特罪生辰小節其令罷賀

二十二年禮部以 聖節請賀 上曰去年大厄天賜重

托感恩承恭敢不祇受第中心仰戴方思上報生生卿

等宜將順朕命協心和氣各共乃職勿擾朕心部復請

上曰朕仰感天恩與卿等祝君之心正自不異遵君命

以申君念則上下皆順去年大變不有天眷今日安得

朕身既蒙大造則來歲之賀豈無日也如前古罷免

二十七年以 萬壽節覃恩加來一真人周仲文支伯爵

俸成國公朱希忠駙馬崔元各祿一百石大學士嚴嵩

支正一品俸加禮部尚書費衆火保額可學盛瑞明各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聖節慶賀 五

太子少保都督陸炳光祿大夫上柱國賜方士郭弘經

號清微輔教忠靖宜誠高士王永寧號清微輔道胡範

通真高士各鎮印給之

四十四年 萬壽節南京吏部尚書王用賓守制大學士

李本為民禮部尚書董份致仕吏部侍郎李瓚各獻頌

遠祝致仕總督尚書胡宗憲進法秘十四種俱命留覽

隆慶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萬壽節加恩輔臣議官給事

中張應治言 聖節加恩為濫予宜聽諸臣并免以昭

大臣廉讓之風 上以應治妄言奏擾切責而宥之於

是大學士徐階等及尚書殷士儋等各跪再拜俱不允

附命婦朝賀

洪武十四年七月 皇后千秋節諸命婦朝賀於坤寧宮
賜宴

二十四年十一月禮部奏正旦冬至及 皇太子妃誕日
公侯伯夫人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命婦各具
服赴乘儀殿行禮 上命武官一品正妻如其例餘並
從之

永樂元年以冊立 中宮宴命婦於坤寧宮

三月禮部言洪武間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朝望朝
中宮 上命免之但遇節來朝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 命婦朝賀

二年九月 上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
孜諭之曰 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
乘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 中宮慰勞備至皆賜五
品冠服及綵幣表裏

三年四月 上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賀亦止於三品
以上餘悉免之著爲令

五年五月朔公侯伯及文武三品以上命婦朝 皇后賜
宴於坤寧宮

宣德時楊士奇在內閣時夫人已故惟一婢侍巾幘而已
一日 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 太后聞

士奇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 太
后見其貌既不揚衣服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裝
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
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爲例
嘉靖三年二月 興國太后千秋日命婦各上箋覲賀宴
齊僖宮

是月晦日 昭聖皇太后聖旦免命婦朝賀 詳前地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 命婦朝賀

十一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四

歲時宴賞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大宴羣臣於奉天殿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列丹墀宴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門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恩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獲英雄征伐國朝典彙卷一百六

歲時宴賞

十

四方克順諸將輔佐之功專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於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王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解其憂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堯舜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大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而所行不謹或致顛覆所養不謹或生疾病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凡朔令賜宴文官三品以

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退朝燕閒行幸之處勅省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周繡褥

二十五年正月 上御奉天殿大宴羣臣

二十八年 上以澤內太平思欲與民同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於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

族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旣而又增作五樓詔賜文武百官錄命宴於醉仙樓

驗騎指揮郭德成嘗侍 上宴內苑旣醉免冠滿其頂蓬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和德成曰臣猶

厭其多氣盡光也 上默然旣罷悔慙觸犯遂盡削其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

歲時宴賞

十

受被繡繡佛乃免

永樂元年命禮部冬至節官吏人等預宴賜銀如例

七年春 上諭禮臣曰太祖君天下四十餘年法度明備朕修遵成憲今四方無虞民物康阜恩與臣民同樂

太平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假一日百官朝參不奏事聽軍民張燈飲酒爲樂弛夜禁著爲令

三月大宴羣臣於奉天殿故事四品以上與學士升殿有旨令楊榮金幼孜皆升殿榮以表廉辭不赴命中官以

珍饌送至家

八年重陽臘日賜羣臣宴

九年元旦立奉元宵端陽 上皆御奉天殿受朝賀賜文
武羣臣宴

十年元宵節聽臣民赴午門外觀簫山三日戶部尚書夏
原吉待其母往觀中官以聞 上曰此賢母也令中官
賞鈔二百錠卽其家賜之

十一年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
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
以大擊射 皇太孫連發皆中 上喜命儒臣賦詩賜
羣臣宴鈔帛有差

十四年端午節 上御東苑觀擊毬射柳賜文武羣臣宴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康輅宴賞 三

公侯以下至衛士者民賜鈔有差

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諭禮部尚書呂震曰過節皇親
例賜鈔在廷文武服膺之臣朝夕相與可否機務而有
故不宴者卽同疎遠小臣皆給節鈔五貫殆非朕禮大
臣之道繼今過節不宴者凡任事之臣公侯伯爵督尚
書賜鈔千貫侍郎五百貫

宣德二年勅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自是歲以爲常俾各
得燕飲爲樂以彰太平之休

三年出酒諭示百官時節官御史以醇酒相繼敗故作諭
十二月立春順天府進春 上御正殿文武羣臣行賀禮

賜宴 上諭禮部曰獻歲發春生物之始人君當修德
行仁以承天意卿等宜同心輔朕不違

四年正月朔賜文武節假二十日軍民如故事張燈兵馬
弛夜禁 元宵羣臣悉赴御苑觀燈

五年元宵節令少師塞義楊士奇楊榮觀燈於萬壽山賜
宴及鈔

十月罷百官朝恭賜食先是鈔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
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二品官侍坐於門
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門外五品以下升殿內
文東武西重行兩坐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康輅宴賞 四

進膳案以次設饌食畢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爲常
至是禮部以職事繁多供億爲難請罷賜宴之

八年上元之夕 上奉侍 聖母皇太后觀燈 中宮

皇太子咸侍奉賜上壽

命文武大臣及四夷朝貢之使觀燈仍賜宴苑中悉賜京
城內外之民往觀

祖宗以來凡遇 聖節正旦冬至皆賜群臣宴官卑祿薄
者免宴賜以鈔謂之節錢俾均惠其家屬自正統後內

臣用事者畏侍宴上立遂罷宴皆給以鈔因而成例

故事自冬至後至春日殿前將軍甲士賜酒肉名曰頭臘

酒景泰初以大官不克罷之

景泰間給事中李陽奏京師物價湧貴四方人民疲敝光祿寺錢糧日少乞將四月八日并端陽等節宴賜百官酒飯暫爲停止詔曰此祖宗舊制不可以小費輕改其遵行之

天順二年罷冬至宴初

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奉天

殿上請輔臣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康時宴賞

五

三六

六年上元節召李賢王朝製燈於武英殿賜宴

成化元年正月朔通值立奉百官行慶賀禮順天府官進春致詞云茲遇紀元成化正旦逢春氣節會同天人交泰恭惟皇帝陛下曆乾納祐奉天永昌

八年正月朔以星變免慶成宴

二十年二月御史徐鏞何瑋以京師地遠疏請免宴上謂慶成宴乃祖宗定制責二人不諳大體調外任

弘治四年正月以修省免上元節慶成宴賜分獻陪祀及試宴官昨

嘉靖三年正月諭以災歉免慶成宴修撰唐皋言祭祀禮

重郊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萬慈惠也皇上潛升百度維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國典乞深惟大報之典光昭咸備之儀不報

六年正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禮官以宴請上曰郊祀慶成次日設宴乃祖宗朝故典蓋以上帝眷故君臣歡會其禮不可廢也今四方災異非常方欲上下同加

修省朕恐多費勞民可暫免一年以見朕奉天恤民之意惟四夷使臣賜宴如故

十三年鴻臚寺卿王道中言歲時令節闕下賜宴諸臣人坐無次序或門籍無名一聚混入以後乞勅法司具奏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康時宴賞 六 四

百官門籍名數開具姓名貼注席上其帶俸皇親等官原無門籍者亦當查數的確一體開具與宴諸臣皆以品級敘坐若有喧譁失體者聽御史糾奏詔可

十四年四月賜百官麥餅先是例於四月八日賜百官不落夾蓋相沿佛氏之說也上令侍事官李去因諡曰

禮記月令篇謂是月麥先熟以薦寢廟今可取此義歲以孟夏五日薦內殿仍具米食如舊名曰麥餅賜百官

食自是歲以爲常

十五年五月賜百官端午宴於奉天殿召大學士李時尙書夏言武定侯郭勛沈舟西苑先是上駕回暫住玄

福宮賜時等酒及諸品物諭曰端陽日朕奉兩宮西苑
汎舟賞節因命言撰致語既而復諭時曰昨奉慈諭罷
免今欲爲君臣一賞以寓交泰之意卿其與勛言計之
至是賜百官等宴畢 上幸西苑預命勛時言候於崇
智殿遣太監章彩賜以艾虎絲索牙扇諸物勛等致詞
謝 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日山中之勞
至水次 上御龍舟命時言一舟勛一舟自芭蕉園歷
玉練金盤橋至澄碧亭頒賜御銷又命母人蕩槳近龍
舟賜顧問登岸復宴於無逸殿乃還翌日時等表謝云
自 宣宗賜宴義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僅再見云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六 歲時宴賞 七

隆慶二年 上以災異諭禮部免慶成宴部言慶成宴乃
郊禋盛典上以昭承 帝社下以惠浹華工國家雖災
不得已者也 皇上登極以來夔章首舉費不甚繁輟
而不行是謂闕典惟仍賜舉行以從羣望不允科道王
之垣等復以爲請得旨待明年行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按察司提學政副使臣孫昌裔 訂正

禮部 五

朝貢 諸夷朝貢詳見本國

洪武二年七月蜀明昇遣使來貢初我師不數日關陝悉
定蜀人爲之震恐戴青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
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強盛若此尙莫能禦况吾蜀
乎儻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
有緩急險隘可守軍資充足雖勇將強兵其若我何爲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六 朝貢 一

今之計其若外假文好以觀敵內修武事以備禦昇從
其言於是復遣使修貢 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
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
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
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
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

四年十二月淮安侯華雲龍進入送故元惠王伯都那花
儲王伯顏不花宗王子蠻伯帖木兒至京獻馬及金寶
金印金銀字圖牌 上命賜第宅錦繡襲衣及帷幔綢
褥什器等物仍月給錢米有差

五年十月命中書省諭高麗并占城安南等國遵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勿令過多

七年七月西番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爲甚豈宜效之且厥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林木供饌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詔長文綺襲衣道還

八年六月命中書省臣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若其王立則世見

十年十月 上以高麗貢獻使者往來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使高麗諭意且以秋羅文綺賜其王顯至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朝貢

二

是王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馬十七匹并錦囊弓矢金鞍及人參等物是時其國賀正旦使金濟等先至京師 上以正旦朔尚遠恐久淹其使因仁裕繼至遂皆命還國因謂中書省臣曰其因高麗貢獻煩數故遣延安答里往諭此意今一歲之間貢獻數至既困敝其民而使涉海道路艱險如洪師範歸國蹈覆溺之患幸有得免者詭歸言其故不然豈不致疑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遠邦國則惟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體樂略似中國非

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以前所產布十匹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渤泥三佛齊暹羅蘇門答臘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遣使者還如 上旨咨諭其王

十六年 上以諸番國進貢真偽難辨命禮部各給勘合文冊

二十七年四月 上以番國朝貢舊儀煩復命更定之凡番國王來朝先是遣禮部官勞於會同館明日各服其國服如嘗賜朝服者則服朝服於奉天殿朝見行八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朝貢

三

拜禮畢即詣文華殿朝 皇太子行四拜禮見親王亦如之親王立受後各一再其親官轉番王班後行禮凡遇宴會番王班次居侯伯之下其番國使臣及土官朝貢皆如常朝儀

永樂元年 上諭禮部曰太祖時諸番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方物者聽衛其諭之使明知朕意

西洋刺泥國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

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厚大體多矣不聽

二年二月 上召母連河等處朝使至前問勞之久而退上顧侍臣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若不與之相接稍垂顧問彼必不樂侍臣進曰陛下懷柔遠人之恩至矣但向所問者皆田獵之樂其人民畜產未嘗一言及之臣愚竊所未喻 上曰田獵是其性之所欲若問其人民畜產彼心必疑朕方懷柔遠人豈可使之疑也

四年七月同回結牙恩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袂道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禮部

四

歸湖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意自不用又曰虜貪而滿今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八月海外番夷由廣東南雄至南安入貢者舟楫不通其方物皆用民力接運 上聞之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人入貢者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者爲合規顏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

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五年二月勅鎮守遼東保定侯孟喜緣邊驍粗女直野人來朝及互市者悉從其便但禁戰士卒勿擾之

六年四月諭兵部近聞東北來朝諸胡原居開原快活自在三城者多有思郡土及欲省親戚去者卽榜示明言十一月淨泥國王子還旺與其叔施里難那那惹等言寧國歲供底哇片腦四十斤乞勅底哇罷供請以減進朝延役乞限年次朝貢及儀從許帶若干人 上命朝貢以三年爲期儀從多寡任便遂勅底哇國王都馬板罷淨泥所供片腦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禮部

五

洪熙中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使客多是賈胡假進貢之名藉有司之力以營其私其中又有貧無依者往往投爲從人或貸他人馬來貢既名貢便得給驛傳所貢之物勞人運致自甘肅抵京師每驛所給酒食芻豆之費不少比至京師又給賞及予物直其獲利數倍以此胡人慕利往來道路貢無虛月緣路軍民遞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伺候於官署月經時妨廢農務莫斯爲甚此其使回悉以所得貿易貨物以歸緣路有司出車載運多者至百餘輛男丁不足役及女婦所至之處勢如風火叱辱驛官鞭撻民夫官民以爲朝廷方招懷遠八

無敢與較其爲驕慢不可勝言乞勅陝西行都司除給
密忠順王及亦力把里撒馬兒罕等處番王遣使朝貢
許令送赴京來不過一二十八正副使給與驛馬餘與
幫隨庶幾陝西一路之人可少蘇息臣又竊見西域所
產不過馬及琉璃珊瑚鐵之類惟馬國家所需餘無輕
於國乞自今有貢馬者令就甘肅給軍士餘一切勿受
恐其與民買賣以省官府之費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
曰驛管未便西域故其悉西事耶陝西人何不悉也爲
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本報職所言皆是從之
宣德元年正月禮部奏請宴勞外夷朝貢使臣 上曰西
國朝典案卷一百七十八 朝貢 六

夷賓服所貴也其使臣今不遠萬里而來者皆有慕
於中國極厚宴賜必豐庶昭朝廷優待之意
四年十月榜葛刺國遣使貢麒麟罕臣奉表賀太平之瑞
上以豐年得賢爲瑞他不與焉諭止之

五年朝鮮所貢方物舊有金銀龍頭畫之類至是朝鮮王
曰金銀非小國所產自今貢款惟以土物效誠而已
七月撒馬兒罕貢茶龍駒禮部請賀不許若龍者天虎良
馬也產於西域風俗蒼蒼然若雲龍質潔素駿爽特
異按記所載馬八尺口龍此益龍云

七年十一月朝鮮國王李昶遣陪臣趙興金玉振等貢龍

松菌及薦 上諭禮部曰朝鮮貢獻類數已非朕所欲
今又獻松菌及薦菌食物也薦何所用珍奇尙微古人
所賦可諒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用之物若薦犬之
類更勿進獻

八年閏八月蘇門答刺及諸番國來朝貢麒麟象馬兩物
上受之禮部尚書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率臣稱賀 上
曰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但念其盡誠遠來故受之不足
賀也

正統二年四月毛憐都督李徽滿答失里等來朝貢珠五
百顆 上諭禮部曰先王盛時四夷之獻惟服食器用
國朝典案卷一百七十八 朝貢 七

珠於國用何益哉已諭緣邊總兵官凡諸夷來貢獻者
不用珍玩今撒滿答失里乃貢珠本欲却之第念遠
人輸誠姑酬其直毋以爲例

三年四月刑部尚書魏深等以瓦刺遣使臣貢馬優選東
開原餉以六事聞曰置馬市選貢馬輸供具嚴禁約擇
通事設牙行 上曰馬市勞軍民不必置待遠人宜從
厚貢馬不必選供具取給公帑錢勿擾吾民餘悉如議
四年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貢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
瑞馬詔畫史圖之大學士楊士奇作詩上頌

十月有竊瓦剌貢使銀物者獲之命斬於會同館以徇

廣東南海衛指揮曹忠等迭占城進貢犀象赴京一屏道
死禮部請治忠不謹之罪 上特宥之

七年陝西管糧奉政年富奏各處進貢馬無應付事例
上命每匹日給料豆四升草一束

十二年十一月考郎兀術都指揮哥哈遣指揮撒赤哈奏
言黑龍江諸部野人欲來朝貢乞以鈔付撒赤哈詣其
地招之 上謂禮臣曰黑龍江去遼東路甚遠朕不能
勞人以事遠夷其自願來朝者固不拒也爾等其以朕
意諭之

十三年采林山衛野人女直頭目朝貢到館經出街市強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朝貢

奪民貨且毆傷館夫為會同館官所奏 上曰朝廷優
柔遠人加恩優待此輩不體恩意違法擾人令都指揮
昌英等於會同館追問違法者人杖三十今後來朝貢
者賞賜後方令於街市買賣五日永為定制敢有恃恩
玩法者重治不宥

景泰元年令琉球三年一貢貢無過百五十人

四月黔國公沐斌巡按御史左景等奏緬甸宣慰司兩次
遣使七十四人貢方物金銀象牙刀金銀獅馴象牙西洋
布等件欲請朝廷調殺賊子思機發緣貴州苗賊生發
東西路梗屯堡驛舍俱被燒毀無人遞接乞將方物暫

於布政司收貯着令來使回還止爾二十人聽候平定
日類進禮部尚書胡濙言前項方物不謂珍禽奇獸難
便拒却以阻遠人來貢之心宜令總兵等官盡爾其來
使待賊情寧息即便起送從之

三年十二月禮部奏本部職掌四夷外國并各處進貢金
銀器皿方物及賞賜之類舊有直房三間係吏戶禮三
部堂上官每日候朝處所於內收貯各處進貢賞賜等
物今瓦剌使臣數多賞賜動經萬計收貯不盡遂使各
官每日候朝無地可處看得吏科北廊房六間是府軍
等衛帶刀上直官軍所處舊有容者乞將帶刀官軍併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朝貢

作三間與本部收貯各處進貢金銀方物及賞賜鈔
幣緣段之類從之

四年命都察院出榜禁約各布政司外夷經過處所務要
嚴加體察不許官員軍民舖店之家私與交易物貨夾
帶回還及通同衛所多索車扛人夫違者全家發海南
衛分充軍其該用人夫車輛以十分為半軍衛三分有
司七分承為定例

詔兀良哈貢使二三人入京時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
不絕為瓦剌間諜故有是詔

天順二年閏二月居東昌夷首羅姓來朝師御史年富言

其桀黠爲患諸番之以消其不逞之謀詔爾京安置
成化元年二月禮部言迤北虜酋泰欲朝延遣使齊無此
例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中國凡事法祖
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齊無事例正統中嘗
一遣之反失和好 英宗皇帝深自悔快遂不復遣朕
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
不得別有希冀

弗從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 上曰此等野禽能
令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抑却之

九月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計西番

國朝集案卷一百七十八 朝貢

十

十月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乃西域諸
番要路近年爲亂加恩關稅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
貢動以千百合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跋涉遠
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人朝不得過二百人配
加恩關五十人其土番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
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
處鎮守總兵撫按二司等官撫諭夷人嚴加防範及勅
哈密王母努溫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
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年九月勅采頭三衛朝貢毋衛許放百人 詳三

十月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
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條名數驗其方物
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人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
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
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
難或以威發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
構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
邊患日其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
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警從之

三年迤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

國朝集案卷一百七十九 朝貢

十一

馬及銀鼠皮等物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
賞養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采顏三
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 上曰迤北使臣既
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藩
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 上曰虜
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
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
之間遣使進貢一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
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遇其機破其計
庶無後患 上然之遂勅阿失帖木兒曰爾爾祖脫歡

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定處未嘗牽引他
處是實官署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欺誑爾其廷官
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那阿等糾同卜利
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
衆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利罕衆顏衛俱
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
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
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
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
款待以爲爾世好底與承享太平之福

關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朝貢

十一

禮部奏遼東邊關驛遞致入貢夷人嗟怨 上命移文糾
巡等官令各嚴防守關官軍及驛遞凡遇夷人入貢務
待以禮必使其感恩懷惠庶見朝廷柔遠之意
八月禮部尚書姚夔言朝鮮進海東青非故事乞下詔自
今非常之貢物不得遣使之

五年二月濟寧州老人李獻素外夷朝貢經過擾害有司
驛遞乞勅該部遣官伴送下禮部覆奏不必遣官宣令
原伴送人管束并行沿途官司嚴禁違者治罪如律
十二月禮部尚書鄭紳等奏海西等處并衆顏等衛女直
達子來貢宜令通事都督武忠等曉諭各夷除馬及貂

皮常貢外其海東青免鶴今後不許來進 上是之
鄭紳等又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日衆
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過五十人已經
通行遵守今年自正月起到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
人等進貢者已餘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
驗放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會諭夷人使知此意

六年四月勅四川鎮守三司曰近年各番朝貢人數過多
中間多有詐冒不實不安禮法在途生事擾擾軍民今
後馬恩減止許照依舊規三年一次來貢其贊善司教
訓化補教各王名下每三年各許差百人或百五十人

關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二 朝貢

十二

俱從四川舊路入貢其國師開師人等不許各另差人
長河西道卜韓胡每年每處止許五六十人或百人來
貢松茂州本處住造番僧每歲止許三十人或五六十
人來朝若附近馬恩藏地方一面照馬恩藏例每三年
許三二十人來朝爾等先行各邊守關官員將番僧人
等停留在官星馳申報三司各委一的當官員親詣本
處督同守關官員嚴加審問每起量送五七人多人不過
十五人前來餘皆就彼省諭回還聽候賞賜務照新舊
定額不許過多所進方物辨驗明白盡數差人送至都
司轉差的當人員伴送赴京其長河西道卜韓胡等處

每歲朝貢人數方物就令各該守關官員辨驗申送三司會同審實每歲量爲起送人數歲存備者存備如有審出詐冒之人卽經該官吏提問發落

十六年朝鮮使者爲楚州女直進却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藏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鴨綠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輕恐貽他日憂遂不從所請

十七年三月西胡徽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郎中陸容謂進貢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朝貢

十五

禮部事兵部不通行文撥軍護送而已尚書陳瓚必欲優獎以備求客草奏言獅子則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爲飾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有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力言當却之如或問其重譯而來嘉其來藩之禮則當聽其自至斯蓋進貢之禮若建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各諸侯春秋歲之祝以中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侈世事遂廢而遣中官通至則其狀如黃狗但頭大尾長各有髯耳日食生羊二醋醋蜜必各二瓶官養獅人光祿日給酒飯

秋禮部言烏思藏地方在長河西之西長河西在松潘熱舊之南三處地界相連易於混淆難以辨別烏思藏大乘法王開教闡化輸教資善番王舊例三年差人一朝貢後因道險少來而長河西番僧往往僞作印信番書以冒賞賜乞立爲定制除大乘法王無地土外開教等番王人各賜勅一道勘合二十道該貢之年道經四川陝西比號既同仍有王印奏本方許放入其長河西無通寧遠等處梁干及董卜韓胡諸宣慰司亦各給勘合六十道其入貢道經四川比號驗放一如例若該貢之年偶值道梗不通後不許補貢其四川松茂州土著番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九

朝貢

十五

僧來朝者邊官亦照例驗放不許過多從之十八年四月琉球中山王尚真乞不時進貢謂小之事大當如子之事父禮部言其意實欲假進貢之名以規市販之利不宜聽其所請上賜勅諭令照舊二年一貢十一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言烏思藏等處人貢其貢數雖舊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十千人者實賜糜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諸番皆冒以圖利此特無印符無驗耳宜依海外諸番例各給以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數於上仍議以舊賜金印至開驗以防詐僞詔從其議其費始者十九年正月成討溫衛女直都督僉事康尼以兩達海青

乞陞職并賜蟒衣玉帶 上曰朕於遠物業所不寶但念遠夷効順始勉受之康泥准陞一級視常賜外加殊段二表禮亦足以答其意矣蟒衣玉帶胡可濫及已之二十年七月兵部奏泰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入貢舊例三衛入貢俱從永平喜峰口無自開原入者況今大同宣府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之衝難從其請宜令遼東鎮守等官諭之俾從舊路從之

二十一年五月番人馬力麻賀齊海上號稱蘇門答刺國貢使章春利其珍奇許焉布政陳選發其偽逐之七月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東謂將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

朝貢

十六

往滿刺加市役稅入貢所過慶駕布政陳選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謙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邇者珍禽奇卉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輿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 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相引殊方營圖攘寇卽如後稅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宜索駕擾宸中貽譏海外是 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竊下禮部覆奏從之弘治元年六月給事中夏祚等以北虜將入貢上言今逆虜外稱納貢而內蓄奸謀恐譯事通事官并虜中走回

人等貪其賄賂以中國事情告之爲害非淺乞勅兵部榜諭從之尚書余子俊言虜使來京中間未必無人恐彼窺知所奏全文以爲待之欠厚而傷其向化之心但乞榜示京師軍民不許欺侮且聽其公平貿易爲便已得旨詳等勅于後柔儒不振故違前旨偏執自用 上曰虜情巨測固宜防範而開市貿易亦是舊例但每私交漏泄事情而已卽行禁約所司共知之

三年三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解夷人所選犢爲慶掃給事中韓鼎言 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貽年遠受夷人貢御恐無以杜方來獻者况停停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

朝貢

十七

之微弄宜御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九月禮部侍郎倪岳上言海內諸蕃國惟占城真臘暹羅滿刺加國爪哇等處入貢有勅令方列與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例不許起送今撒馬兒罕進貢既該委官于戶孫祥等呈報本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係諸官事理阻回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差人起送似此故違令當究得旨是珍禽奇獸朕不受獻况番使奸詐又不由正路來便差官回去廣東與巡官違例起送本當治罪姑有之

五年九月虎刺撒州回回伯魯等從海道至京貢琛瑪瑙等方物 上却之命給口糧腳力道還

七月發遣取回夷使寫亦滿達兒等四十人安置兩廣詔閉嘉寧關絕西域貢

七年十月西域胡人進獅子禮部尚書倪岳言獅者外夷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所宜畜非與豈不爲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詔還之

正德十六年四月建州衛夷人都督等官童子等二百五十一名來朝貢馬給賞段絹紗綾衣服有差舊例外夷來朝俱賜宴時以國帑暫免止令邊境守臣給待是年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朝貢

十八

十二月以前入貢者悉知之

四川威州保縣金川寺喇嘛僧會稱減卜等并新舊招撫番僧共五百十名各具方物來貢舊制金川寺三年一貢毋貢不過百五人弘治以來僧以布賞增多朝廷止

張舊額給與全賞其餘每人裁去絹二疋至正德間全賞者或增至三百餘名費不貲矣至是禮部請如弘治

年例給賞而治四月都指揮廉瑛達制起送之罪得旨廉瑛姑免究以後來貢人員務照舊額

六月土魯番撒馬兒罕哈密諸夷使假進貢名在京商販有開會同館三四年者至是詔禮部申嚴舊例禁諸夷

不許私出館外勒期遣還仍治諸私通交易及誘引緣客者罪其曾經犯罪夷人來貢者勒邊吏勿復納

七月罕東衛襲都督僉事日羔刺等詣京師奏乞賞賜禮部以爲虜人起例與賞且番人不由道政司輒自奏御

益虜固不足資伴送今人蘇林等俱下巡按御史逮問十月四川茂州衛韓朝卿恰列等番僧塞首小和尚等來

朝貢禮部奏其年歲與所齋原降勅諭不合蓋小和尚已故子撒兒董替名而來四川總兵張傑不能驗實起

送且來朝者過舊額俱屬違法乞逮治 上曰雖姑宥之自今各邊督憲實不得過多不及貢者亦不必補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朝貢

十九

嘉靖元年外都督亦把哈另進一小豹子 上以非常貢却不受仍以遼東都指揮密寶等違例擅放奪俸一月

命禮部通行各鎮巡官知之

四月禮部言光祿寺支應各項夷人贖費不貲請令夷人到邊驗放該鎮起守備等官具奏至日本部即照數題

賞候朝貢額實畢即催促出京其撫勅襲職人員亦行該衙門速爲提換庶應可省從之

二年四川董卜韓朝宣慰司起送番僧恰利卜等千七百餘人入貢禮部奏弘治前入貢番僧多不過千人今數增至倍且其一日若復照額給賞恐將來愈不可繼請

裁其實三之一仍行極按查提起送官吏治罪 上是之命日今進貢人數悉如弘治以前例

三年四月魯達貢獅子西牛西大西馬及阿骨刺馬駝驢

胡珠玉等物

詳內附

上諭禮兵工三部邇來女直并朵顏等衛進貢夷人經過

地方衙門多有不行照例應付管待及至到京賞賜段

疋等物又多稀鬆短少不稱朝廷撫待遠人之意爾各

衙門便查點舊規議處來說已三部議上各嚴飭之

六月維谷安撫司等處起送都綱刺麻頭目番僧引且藏

等貢賀抵京者百六十七人其存留境上者千二百五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朝貢

二十

三

十六人禮部言其數比先朝時多至十五其中必有詭

增之獎當裁其實以示戒 上從之命行各處撫鎮巡

官凡起送僧人必會審驗實定與名數不得過多

五年九月西番魯達遣使白哈兀丁等貢獅及西牛方物

禮部以其所進鐵鏈數多爲新例所禁宜念其新附量

受之而裁其實給 上憫其遠命俱准收而賞給如議

已而魯達使臣奏稱所貢獅牛玉石諸物費以二萬三

千餘金往來且七年已蒙收受而賞賚差薄乞厚其賜

給事中劉穆等及御史張錄言修貢獻錄者遠人初順

之誠計資求償者賈人規利之事今使臣進貢方物而

必欲賞賚裁過嚴足其欲效順之誠安在宜令禮部酌

典賞賜戒後勿以獅牛罪王進貢以示明王不貴異物

不寶金玉之意禮部覆言魯達所貢業已起進似難遣

回宜禁其再來勿復進此回賜物諭宜稍易書文明示

以不貴遠物之義其給賞夷人回賜番王惟弘治年近

例得中得旨勅賜仍舊給賞如弘治年例行

七年湖廣忠孝安撫司把事田春等數十人稱人貢偽造

關文驛擾驛傳應天巡撫陳詳以狀聞兵部議土夷違

例入貢所過驛察且有他虞宜嚴其禁請著爲令

九年十月給事王希文言廣東地控夷邦而邊羅占城疏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朝貢

二十一

三

球氏陸浮泥五國貢獻道經東莞我祖宗立法來有定

期舟有定數比對符驗相同乃爲伴送附搭貨物官給

缺貨載在祖訓可考也洪武間以其多帶行商陰行詭

詐絕不許貢至正德間佛郎機匿名混進遂毒省城嗣

使汪欽偕力舉逐僅始絕之今未驗數年撫按以折俸

缺貨遂議開復祖宗數年難沮之虞幸爾掃除守臣百

戰克成之功一朝盡棄不無可惜即無論爲害地方但

以堂堂天朝受此輕瀆之貢治之不武不治損威無一

可者也陛下都察院覆稱深切時弊自今諸國進貢宜

令依期而至比對勘驗放其番貨抽分交易如舊

十年禮部言西蜀番輸來貢增添人數太多實賜目盜情以所進方物退還仍行巡撫官查提起送官吏不遵舊制交通賄賂情弊同擬具奏今後該貢人數不許過六百名者爲令從之

初貴州諸安撫司每遇朝覲之年進馬四匹變賣銀四十兩貯庫時凱里楊張初授安撫恐起派貢賦騷擾新民欲比例施南乞求蠲免巡撫都御史劉士元以聞部議凱里爲新造之域凱苗皆新附之民止令照例進表免其進貢馬匹始得五十七年之後生意漸復事體漸安然後與各土官衙門一體進貢上從部議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朝貢

五十五

十一年四月禮部尚書夏言上言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足數載在會典不得踰越今土魯番諸國投遞番文幾二百紙人數倍舊俱以索牙蘭爲辭若出一口要求常費數且不贊明是挾索窺伺宜令都御史趙載查依原數傳致來京若原非入貢夷使當計利便擬處勿貪納款之虛名失禦夷之上策上然之

十二月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王張孚敬以爲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耳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勅並依稱王今盡裁令恐夷情厭下禮兵部議言復上言西域

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等國各部雖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親稱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人入貢天方四人入貢稱王者一二人或二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所謂先年稱王至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餘王矣前此所未有也所稱王號原非舊名即有同也地名又異若人與一初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後若各執賄勸任意往來勢難阻絕輒傳勞煩矣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九 朝貢

五十六

賜頒數場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上從言言十三年閏二月先是朝鮮貢使朝延待遇以禮與他夷不同安窩會同館聽令太學謂拜貨貢出入不行防範後因女直早哈殺死夷人遂一體防禁至是入貢使臣蘇洗讓等請復舊例欲出館游觀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董道化部覆從之令通事一人陪侍出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

十五年正月四川都司官劉永昌等起送烏思藏輔教王大乘法王聞教王差來到京國師短竹刺失叱什紐竹旦吧堅參等各十五員名并有衛寨土番僧凡三千餘

吊張河西順通等處軍民宜慰司差來到京察告
案呈短竹等十五員名并存面案官等一千三名各備
瑞朝銅佛禮禮諸佛赴京進貢部議舊例烏思藏輔政
等王三年一貢每王名下止許百人長河西等宣慰司
亦多不過百人今過額數太多例應減革實賜但既經
起送宜從寬處一體給賞以全柔遠之道 上曰番人
進貢已有明例今多過額顯是邊官貪圖貨賄朦朧起
送巡按御史查治問罪

女直人貢撫順原額貢夷五百名俱限正月內到京時建
州等衛夷人都督松申幹黑納等八十名到開尚有未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朝貢 壬酉

到四百餘人因請以是故稱說各往邊寨尋買馬匹又
值大雪遼東巡撫任洛以聞部議言女直夷人朝貢自
有常例各衛站所自有定數此祖宗畫一之法比年往
往逾期過額守邊大臣多為地方重拂夷情違例置放
此後續來者務查常數驗進若復過額即開示祖宗成
法省諭回還以後必依期入貢庶朝貢以時法守嚴明
亦可免供億興擾之弊 上是其議

初達慶下兒孩乃小王子部族先年囚小十王據其女子
戮其黨衆搆兵歸殺力不能支乃遠竄西海曠寂有年
哈林甘肅地方殘破沿邊屬番久為中國肘腋害近秋

納款入貢托帖木哥等屬番乞請甘肅巡撫趙汝院上
其事部議西海虜寇竊據我土原非祖宗以來入貢之
國甘肅地方遠通西域原非北虜入貢之路况虜情匪
測未敢擅許 上報有旨

額即亂寄住番王希辛達火者皮別等言原係撒馬兒罕
人分居北山額即亂顯處方物入貢甘肅巡撫趙汝院因
總制陝西三邊唐龍以聞 上命暫許入貢後附撥馬
兄辛達貢不許別稱王爵有違國典

十六年正月甘肅巡撫趙汝院言西域土魯番等各國稱王
者一百五十餘皆非本朝封爵宜責令改正而違例入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朝貢 壬午

貢者宜以禮阻回酋長使臣皆限立名數至外夷通使
舊皆以色目人為之往往視彼親視我疎在京則教分
外求討伴回則令潛買禁物今宜易以漢人毋令交通
以生夷心詔從之

十七年正月天方國遣使臣入貢請得遊覽中國禮部議
奏非例疑有狡心詔絕之還其貢物

十八年七月日本國王復遣使來貢先是嘉靖二年日本
使臣宗設等入貢比歸擄掠中國吏民以去自此絕不
通貢者十有七年至是復修貢浙江巡撫官以聞 上
曰夷性多謫不可輕信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嚴加譯

審果係效順如例起送仍嚴禁所在居民無私與交通以滋禍亂餘如所擬

十九年四月初差戎入貢側自嘉峪關入至是雜谷安撫司刺麻僧都調定日歲等十五人僧衆賈恩已等千二百餘人入四川來貢都指揮使司爲送日歲等十五人至京入貢瑪琍堪種諸物餘僧箇衆上乃下禮部議賞上曰各僧姑賞還所司違例起送查嚴以聞
二十年七月采顏官華蘭台棟北虜求益貢欲得與福餘大寧每節各三百人不許復請衛二百人又不許時出沒塞下輒云結進北小王子且基大舉入塞矣會北虜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

朝貢

二十六

三六

寬大同乃許稱前貢失期者衛各二百人

二十二年七月遼東撫按官言西海夷人都指揮僉事王中先年冒貢害人朝命絕其入貢近中偵報虜情有功乞許其入貢仍加陞賞以示激勵命爲都督僉事令約東部落入貢并諭以舊罪朝廷業已置之宜益修忠順以厚國報效

二十五年九月土魯番酋大者阿克力等八百七十四人來貢入嘉峪關巡撫傳厚翔總兵官仇鸞不知爲計俱令住劄甘肅館穀之既而厚翔得江西命以去楊博來代博至甘州疏聞請旨上裁上命量需數十人入

貢餘令出關鳳翔傳各奉俸有差

二十六年七月延綏有入貢夷至守禦李越誘而殺之遇伏獲沒軍其衆巡按陝西御史盛唐奏收越等物訊諭越及押將陳守節各斬餘衆編戍奪俸有差獄成上之下部院議左都御史屠僑等集議請如唐論從之
三十八年九月暹羅國王勃峇坤忌利尤池呼遣使貢方物賜賚如例仍從其請還抽分貨物以佐修船之費併給來使冠帶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

朝貢

三十七

三七

七人雷邊十三人赴京領賞從之

四十三年詔自今邊臣起送番僧入貢悉遵成化弘治故事限數入邊如有違例濫送者罪之時番僧蛇牙藏等入貢至一千一百餘人禮部以人多請量給賞而嚴各邊傳送之禁固有是命

先年夷人入貢無違官伴送之例嘉靖三十八年以驛遞殿傷貢夷始議遣通事序班伴送其後序班往往導誘諸夷百般需索因而乾沒恣爲奸利是年秋序班陶貴伴送海西夷人至三河侵暴特甚爲驛丞楊珍所奏乃詔自後三衛海西諸夷入貢聽遣督撫選差官合押送

革伴送通事序班以兵部聽差指揮千百戶一月代之
西番王連壇沙毋咱法兒等回國遣人入貢方物求賞其
使馬黑麻沙的等奏稱離家數年自求加貢刀鎗以希
賞賜禮部議贊遠夷未需在朝廷固無所靳然亦當於
招徠中稍示裁制庶後來者不得濫請詔納其獻所求
各量予之

四十五年三月土魯番連壇馬連叩關請貢先是番王沙
壇潛掠北虜部落中流矢死馬連其弟也據衆嗣立乃
遣人求入貢詔下禮部議言馬連以弟繼兄名義甚正
况遠夷稱貢理無拒絕第種落實繁樂賜要求不免煩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 朝貢 三八
賈宜約邊原定貢期毋得執此爲例報可

隆慶元年初 上用鴻臚卿李際春言四夷貢使俱不得
至御前引見至是給事中張國彥等奏朝鮮屬國乃冠
帶禮儀之邦與諸夷不同仍復舊班以示優禮從之
命量給土魯番進貢夷人賞賚有差先是遠夷求索者嘉
靖初止奏文二十八道比至末年遂增至二百四十八
道朝廷不忍盡絕故每量給以示矜原云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六

貢獻

辛丑三月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來獻 太祖曰吾
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
寶玩非所好也却之

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鑲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

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 貢獻 十

可知寤者極摩焉得不以卽命贈之侍臣曰未富而驕

未貴而侈此陳氏所以取敗也 上曰既富豈可驕乎

既貴豈可侈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慾

以厭衆心况窮天下之技以爲一己之奉乎覆車之鑑

不可蹈也

時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詩 上怒曰我取天下

豈以女色爲心耶命誅於市以絕進獻

洪武元年四月荊州進竹簟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貢

方物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荊州竹

簟固爲用物似未有命而來獻受之恐天下聞風爭進

奇巧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十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鈺鼓上謂侍臣曰廢萬費之務而用心如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碎之

五年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赦之野

六年二月海賈回回以香香阿刺吉華言香也爲獻言此香

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爲婦人容飾上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爲容飾之資徒敎奢靡耳却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八 肅獻

二

三

十一月潞州貢人參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難豈不勞民今後不用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侍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止之遂以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耘刈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臥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宜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遠方取珍味甚得治道也

九年二月奉安州民於荷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泰山后土文上命仍瘞其地十年三月定州衛軍趙四獻馬產驢有肉角類驢陞四爲

小旗賜錄百錠絹四疋

洪熙元年閏七月守居庸關都督沈清遣人進黃鼠上

曰清受命守關當鍊士卒利器保固封疆朝廷宜利其貢獻邪況黃鼠不足登禁組取之徒勞人耳其勅清謹守關城勿有所獻

宣德四年四月南京進鱈魚番鷹奉先殿獻皇太后

成化三年五月免遼東歲貢人參時以建州女直類成人

寇人不聊生巡撫都御史袁愷奏免之

十四年五月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百斤五味子百五十

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陳鏐奏藥材產於鳳凰山環陽等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八 肅獻

主

處距遼東四百五里番廬農特被侵掠不得採取乞督停免候事寧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八月廣東左布政彭韶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

力竭矣鎮守太監顧恒以進貢擾民故以此事上爲恭

不知洞傷國本遺害實大不報

弘治元年七月巡按雲南御史何師言陛下卽位以來節

冗費去珍玩又詔天下毋得進例貢獻今鎮守太監王

舉欲貢金脂寶石帽頂不宜受之以玷新政上曰進

貢事舉已禁止何得妄爲禮部卽諭之仍通行各鎮守

官毋得違犯

十月代王以潘青來獻大學士劉吉等以爲不當受上

深納之

十七年正月南京給事中陳伯獻奏近聞福建尋訪鷓鴣

竹雞白盡群紫山鷓等禽鳥今四方災異疊見水旱相

仍乃求此珍異之物恐非盛德事乞停止以蘇民困

上曰此等奇鳥未嘗行文往取給事中既有此奏其即

停止之

嘉靖元年詔書禁額外貢獻鳳陽守備太監張陽復進貢

新茶給事中張紳言寧夏所貢紅花及鎮守總兵到任

貢馬謝恩皆非令甲宜罷禮部覆議宜遵詔一切禁止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

東獻

四

如紳言上是之

十三年十月四川雲陽縣民夏瑪柏獲異石以獻云用水

灌可照人影通政使張經言瑪柏小民當呈之有司不

當徑詣闕下以聞進獻之端下戶部辨驗無狀據西域

賈胡言爲祈雨所用札丹石時置泉內河之可致雲雨

命收入內庫

隆慶元年四月崇進鮮粉樓地方革太常寺給散牲價一

切宿弊其永天府香米等物外城珍禽異獸不得貢獻

二年二月詔永天府所進茶鮮令內臣以租銀貿易毋得

擾民其一切貢獻仍如詔停免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七

朝儀 間奏事儀

洪武元年十月令禮官定正旦朝會儀

二年正月 上以羣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

者三雖云臣子祝上實亦虛詞因論宰臣更其詞如朝

賀日贊禮者云贊呼衆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曰天

下和平做此惠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三呼之詞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

朝儀

乃臣子祈君之至誠若如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

之誠不盡今更其詞始贊呼則曰聖躬萬福制可

八月禮部尚書崔亮等上言舊制朝賀之禮贊禮者既唱

三聲躬訖復三唱山呼而羣臣拱手加額與樂工單杪

齊聲稱萬歲者三近改擬山呼爲贊呼百官應之曰天

輔有德曰海宇咸寧曰聖躬萬福臣等竊謂殷廷之禮

主於尊嚴贊呼之際貴乎齊一今百官三呼應聲喧嘩

不齊誠爲失儀況山呼故守循行已久甚爲嚴肅宜仍

其舊制從之

三年正月 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

侍左右詢問民情咨訪得失或考驗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上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爲先殿陛之間嚴肅爲貴朕始欲咨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於丹陛左右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一月上問吏部尚書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皆中正而百官朝參則班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亮對曰臣聞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祭土而主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

朝儀

二

陰陰北方也故君升自子陛而南而答陰之意也郊祭天而望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陛而北而以答陽也何修之議曰祭社北面君答之故南面祀天南面君答之故北面若夫群臣朝參於上非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分列東西以避驕道此其義不同也上曰臣之事君與君之事天其道不相遠也因命百官朝參左右相去不得越二尺其省府臺官俱就兩道上拜謁但不得直行兩道七月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生失朝降爲編修禮部尚書崔亮奏凡諸儒官於御前奏事或進呈文字退

立二三步毋輒近御案凡立必於東西隅不得直前刺日可

十月朔百官入朝遇雨皆服雨衣

六年九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上謂中書省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關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九年八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李善長李祺父子派恩失禮久失間候朝參請付法司正罪上姑宥之十月御史吉昌等劾奏泰府右相文原吉奏事僭行左門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

朝儀

三

非禮詔宥之

十一年正月給朝參文武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僞

十三年六月朔詔受朝於正殿

十六年十二月詔定朝參官坐次

十七年九月命公侯驸馬并文官三品武官四品以上凡大朝會及常朝許由午門之右門出入其有宣召及不時奏事文官四品武官五品以下仍由左右掖門

二十四年詔更定侍班官員東班則六部堂上官各司掌印官都察院堂上官十三道掌印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太常寺應天府正佐官翰林院學士侍讀修撰編修春

坊學士光祿寺欽天監正佐官尚寶司太醫院正官五軍兩事及京縣正官西班則五軍都督百領錦衣衛指揮各衛掌印指揮給事中書舍人

七月令刑部侍郎李似初會都御史張璠與閣門使覲察使同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有闕遺者隨事規正

九月禮部言朝廷之禮貴於嚴肅近者文武官入朝往往

爭趨競進品級奢麗高下失倫甚非所以明禮法振朝綱也請自今朝奉之時將軍先入近侍官員次之公侯

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在京雜職

官員又次之有不如儀從御史及儀禮司糾嚴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朝儀

四

將既定公服之制令文武官於蚤朝奏事及侍班見辭謝

恩則服之遇雨雪則易便服

二十五年詔自今凡儀制違使持節等儀皆由東階出入

無得徑出中道

先是朝奉官皆賜食 上御奉天門或華蓋等殿公侯一

品侍坐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官坐門外餘五品以

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叩頭就坐光祿寺以次設饌食

罷仍叩頭而退至二十八年十月以供給爲難始罷之

二十九年五月命詹事府翰林院尚書司中書舍人六科

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爲驗已而罷

之使近侍官得目至便殿奏事

十月禮部會議凡奏事一部督附次十二衛次通政司次

刑部次都察院次御史次斷事官次吏戶禮兵工五部

次應天府次太常司次欽天監若太常司奏祀事則當

在各司之先凡慶朝惟通政司六科給事守衛官奏事

其各衙門有軍情重事者許奏餘不許詔從之

永樂四年正月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召六部尚書近臣諭之曰蚤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

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使事聞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

論毋以將朝厭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朝儀

五

時與卿等商確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

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機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

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問取四方奏牘一一

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卽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

多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治聞殿則取經史覽閱未嘗

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

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勸勵無厭敷

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朕得盡委曲

七年春御史何晟以過鳳陽陪祀 皇陵直行驛舁御道

且入殿和玩論大不敬戮於市

十月 上謂禮部尚書趙鼎曰北京冬氣嚴寒羣臣奏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弘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 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俟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年正月給事中曹潤等劾定國公徐景昌趨朝不循禮度又縱家奴犯法乞垂懲戒詔令從師講學勿預政事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諭鴻臚寺臣曰故事視朝後諸司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朝儀

六

二十

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於官門投進貴得速達今訴私事巧私恩者亦進題本掩蔽衆衆以圖僥倖據法亂政弊其甚焉今後惟警急機務不得即面陳者許封題題本其餘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洪熙元年正月初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正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 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回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 陛下言是

上曰山陵甫畢事不忍遽即吉朕明日亦不欲出震曰四方萬國之人追朝新主皆欲一視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 上顧士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 上從之故有是命召士奇等嘉其直言賜鈔幣詳前議上於蚤朝時見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賀備貸借班朝臣之下謂鴻臚臣曰賀備兄弟宗親宜宜過列疎遠其令班於駙馬之次著為令

宣德三年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品秩序列獨儀賓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定考其儀尚書胡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朝儀

七

三

漢奏洪武禮制郡主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秩從三品都君儀賓從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 上曰禮不兼等儀賓雖親當守定分此為定制其頒行遵守

四年 上嘗諭鴻臚寺臣凡遇 祖宗忌日通政司禮部兵馬司免引因奏事

六月北安門守衛百戶楊清奏昨夜一更初指揮李春進題本臣通至北中門守衛官不肯傳進 上命取所進本諭指揮王節等曰 祖宗成法朝罷外廷有事急奏不問晨夜即具本進守門者即為上達所以通緊急絕

差蔽今敢若此不可寬貸其執付法司罪之

洪武初凡遇正旦等節在外大小衙門慶賀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後惟五品以上衙門進表行此禮至節日止於露臺設香案行九拜禮至宣德時以安慶府壽山縣知縣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門仍舊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

五年正月諭禮部凡遇 仁祖帝后忌日官員朝參輒奏 事 太祖帝后 太宗帝后 仁宗皇帝忌日悉輟朝參歲爲定制

六年十一月 上每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給事中李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朝儀 八 五九二

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僣 上頗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不如意卽詣 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 上亦惡其許命降海鹽縣丞

正統二年九月蚤朝鐘既鳴有京衛指揮張勝等八人潛生闕右門爲給事中所劾皆謂成邊衛

三年正月初三日恭遇 章皇帝忌辰合班殿朝參如常儀

九年三月三殿新成 上御正殿受賀贊拜者多唱一拜糾儀官劾之 上笑曰今日是好日只恐誤少不妨誤

多

十年正月科道官劾奏公侯駙馬都督親國公餘顯宗等二十八人懶慢不朝請治以罪 上曰大臣者小臣之表率大臣既皆儉安不朝小臣何所規法命跪於午門前以愧之

景泰初卽位勅諭都察院曰臣下有奉敬恐懼之心朝廷禮儀自然嚴肅比聞羣臣入朝多行私搢跪拜禮甚者三五成羣高談嬉笑略無忌憚恭敬之心何在守衛官軍倒必辰時換直欲觀此相識以辨好僞乃令於五鼓未朝時卽紛紛排擁出入甚至雜以販鬻者惡懼之心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朝儀 九

九

何在榜諭皇城四門自今俱宜遵祖宗之法敢仍前故違者糾儀巡視御史及鴻臚寺官舉之重罪不宥初永樂間內閣官遇常朝立金臺東錦衣衛在西後因不便移下貼御道東西對立後因雨各衙門俱上奉天門奏事五府立西簷柱外大卿敘立東簷柱內內閣遂無地可立景泰二年秋以戶部尚書陳循奏始令常朝內閣學士與錦衣衛官東西對立經是日同知經筵官序於尚書都御史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侍講劉定之言凡政事有要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

官書其言勸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明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訓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奉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出時雍也不報

學士周敏言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於午門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尚禮政務殷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弗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隱成今日之禍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朝儀

十

宜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 上與數對令如他人不得預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宜泄於外時不能行天順元年勅左順門開者今後非有宜召提兵官不許擅入

武清侯石亨奏伏覲洪武禮制榜文凡朝參并護衛官員軍抄進退先後有序禁門出入有常近年以來不分貴賤相參挾傍皇城各門諸人往來徑行全無忌憚有帶物貨入內買貨者今後常朝第三通鼓起先開二門官軍應抄將軍先進擺列待鐘響朝官依次而進嚴禁守衛官員不許縱放無牌面人員穿朝出入及將物貨買

責如此則朝綱整肅貴賤有別門禁嚴密奸宄無由而作矣從之

時石彪事發言官密奏得令大班勅之即有漏泄於彪者上召閣臣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秉賢曰誠如聖諭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進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中外嫌忌交通之弊遂止

三年鴻臚寺言舊制天下朝覲官至者方面官隨品級序於京官之次則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當班於布政使之後矣然侍郎副都御史等官須當奏對班行屬趨趨走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朝儀

十一

不便是以以前此方面官往往前後參錯不一今後方面官請進降京官一班序立朝有定著班無錯雜禮體事宜兩無妨礙從之著為令

成化四年十月吏部九卿等衙門尚書等官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人侍聯名上奏待罪詔留等常以勤政為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慢既引咎始宥之

十四年八月疊朝聞甲兵聲 詳災異

翰林官自永樂宣德以來俱不習儀至是年冬至日錦衣緝事者奏學士王獻等不赴習儀 上命詢問二人果相傳之例以聞有之仍詔自今行大禮仍先期習儀惟

內閣辦事者免

弘治三年十一月刑部侍郎彭韶以星變陳言臣獲隨午

朝竊見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陛下自今午朝

惟議經邦要務如大陞降大災異緊急錢糧邊關軍政

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候駕御左

順門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取旨奉行仍乞溫顏俯詢曲

折如此不惟世事日達於聖聰而華臣邪正亦因可見

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令羣臣率作典事上嘉納之

十一年十月甲戌夜清寧宮災上於次日昧爽遣內官

召閣臣於左順門宣旨昨夜清寧宮失火朕奉梓聖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

朝儀

主

。

祖母徽且不寐今尚不敢離左右朕暫免朝恭可乎閣

臣對曰宮闈大變太皇太后聖心震驚皇上問安

視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即免朝一日可也乃令免朝

十三年正月大學士劉健等言自古順治之君必蚤朝晏

罷日省萬幾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事二次通者視朝

太遲朝罷或至昏黑四夷朝貢美所觀瞻庶府文移多

致駁閣閣今各邊啓發四方荐災尤爲可慮息荒是戒

勵精是國祚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上嘉納之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御史何棟以建議侍班爲東廠訪奏

下詔該部常察縣丞給事中陳洸御史徐敬等提疏論

教不報

嘉靖元年二月詔以正德末朝儀多廢命禮部詳定於是

禮部奏定朝奉諸儀凡入進班奏啟復命及奏戒忌辰

令節予告日期以及御史鴻臚官面糾諫糾各禮皆查

復舊制明示諸司永爲遵守從之

三年八月給事中陳洸疏請照先朝事例凡遇大事陛下

親御文華或午門宜召羣官序立於前令其次第敷陳

事理躬察可否面賜裁決庶無寬延歲月依阿猶豫之

弊奏上報聞

故事朝奉序列首公侯又次伯四年南京元會習儀靖遠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

朝儀

主

伯王理自以協同守備進居前列南和伯方壽祚不平

詬斥引下之事聞得旨班次如舊壽祚忿爭公所令魏

國公徐勵舉戒責之

順天府尹聞洞冬至節習儀朝天宮衆扇輿誤入詔奉俸

二月

六年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人主視朝常有常期古

禮朝帶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今陛下常於昧爽以

前視朝或設燭以登寶座雖大風寒無間是固廟精國

治之心弟聖躬得無過勞乎伏願於新歲履端更始之

前做古禮而行命鴻臚寺官傳示內外每以日出爲度

或遇大風寒日暫免遂若爲令庶聖躬不致過勞實宗廟生靈之幸也 上口卿等所言真師保愛君至意邇來內外百官偷閑怠惰不能勤事故朕以身先之庶足以警兆云耳古禮謂辨色入朝日出而視之不得爲怠怠之計是亦防微之一道也

七年八月禮部請申舊制凡遇大朝賀令承天門端門左右兩門嚴加防禁止放應該朝賀人員鴻臚寺添設序班十員於午門外左右掖門外先序班百官候鼓初嚴候事官及侍衛官先退次皇親公侯駙馬伯次在京文武品官次在外來朝品官次內外雜職次生儒次吏役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

朝儀

五

次外吏毋爭先拔擠及至奉天殿下文武百官各依品序立行禮毋得攙越亂班禮畢之後舊規從大至小捲班而出今秋戒其樞密宜令後者先行外吏次吏民次生儒次雜職次文武官九品先一品後次侍衛官軍及儀從人等人盡衆馬方行奉天門下金水橋東西各門各設序班以司進出有越序亂班者御史序班糾舉常朝進出亦如之其有市井奸人假借生儒吏典中服冒入殿廷者錦衣衛官抄謄察逮治從之

八年大理寺承馬津先以御史巡按山東還遂陞大理及朝見不具公服致詞又說方被劾引罪未報輒拜新命

糾儀官奏詔以津不諳事體調外任仍論其失儀罪奪俸四月

九年九月給事中夏言張洵身等各疏言邇來人心玩愒朝恭禮廢或借言公差或妄稱疾病填註門籍虛無虛月自今乞嚴示法程每月終將門籍查出糾舉量情罰治言有東紅糾劾文官至三次武官至五次吏兵二部治言有東紅糾劾文官至三次武官至五次吏兵二部疾不朝見在告者俱查劾以聞餘如所議

上令太醫院官診驗各稱疾不赴朝恭官員有無推諱情出彰武伯楊盾不朝二年矣覆驗無實詔奪俸四月

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張璠等曰朝著重地華夷畢會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

朝儀

五

所我 皇祖時內閣錦衣衛官侍立於座之東西蓋在陛下也此可遵復朕惟王言不可不重羣臣因奏昭奉在此凡領勅者欲令翰林官一人捧侍內閣官之後候承旨授與領勅官回於本班之次卿等即會禮官議開十年英國公張嵩以元旦慶賀班首官不至爲御史所劾上以其不敬都察院按論宜建問詔從寬奪祿米三月十一年正月朝羽林指揮劉永昌奏東西長安門外新築御路乃郊祀經行之道而車馬偕行恣無懷懼入朝私揖之禁多不遵守跪下部議覈言正陽門外正路乃係祖宗以來御輦經行原無禁例而長安東西大街恐未

可擬名御路若一繫禁止行人事屬未便惟遇大祀出郊有司除道先禁旬日駕回照常行走至於朝衣公服兼劬鳴佩乃見君之禮不當輒相私擬合申明禁從之七月先是上體違和數不視朝鴻臚卿王道中因請輒繳勅書及請見人員暫受事左順門後因循遂為定制於是外官員徑刺實封本冊赴鴻臚寺投遞封進因以為例通政使陳經等請明職掌以正體統禮部尚書夏言議曰我朝分建百司以釐庶務而於章奏之封進案牒之往來又設通政司以總之紀其時日而考其出入名為喉舌之司以防壅隔之弊至於鴻臚寺之職止為整肅朝儀傳宣制命引領進奏人員非如通政司之實封可以開折公文必須編號就其職掌之詳載在會典條目甚明各宜遵守皇上廟精圖治視朝降政鮮有暇日其面見面奏及領繳命勅人員雖過管時免朝仍候視朝時奏見庶中外臣工皆知尊君之禮而於祖宗立法防範壅隔之意益嚴上深然之詔勅書領謝見辭官員並遵舊制行如遇雨雪風寒暫三五日不視朝並令候待若免朝日久方准照該寺題准例行著為令十二月奏朝有遺匿名文書於御路者糾儀御史以聞上命卽焚之且謂奸惡小人敢於朝堂為詭計令厥衛

官多方輒訪

十二年五月廷臣集東閣推官尚書王憲許廣驛賢侍郎劉節副都御史毛伯溫通政司陳經大理卿史道等皆後至為吏部尚書汪鋐所劾得旨令各對狀於是諸臣各上疏待罪上責其不侍失大臣事君之道寔謂賢姑不究節伯溫經各奪俸一月道疏少伏罪語未復不書名令吏部查看降山西參議特令閣住七月奏朝上以奉朝官少責待班御史柯喬李鳳翔序班陳建德董效義不行糾奏命錦衣衛執錦旗司杖之吏部員外莊一俊當領給文臣詣轅失設香案將具疏諫罪白於尚書汪鋐鋐暴怒令吏人笞辱之一後魏慎目劾乞休上謂其息茂朝儀下錦衣獄會有赦免命改南京用十七年時尊上聖母章聖皇太后發行禮工部侍郎吳大田服貂冠御史桑喬所糾上惡其廢禮不敬下詔問大田出詔罪以病對上曰大田果病自宜先以聞既可與行禮乃服貂自如及有旨令自責又不以實對而牽蔓浮詞禮法何在姑奪俸半年十七年禮部郎中熊過等以進徵詔書不至為尚書嚴嵩所劾上怒曰頗謂朝廷重典又當修省方新過等何

放恣若此週年朕因多疾罷朝百官俱不體心放逸恣縱大小皆然爲耳目之寄者使人自便一不之勅但擬拾浮詞以欺朝廷何有主逸臣勞之義熊過看降三級遠方用員外及沒主事吳崐徐緯各奪俸三月

二十二年正月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時郎中林廷琛主事周卿御史蔡駿司正李天然等俱以失誤朝賀爲鴻臚寺所糾 上怒其不恪下錦衣衛獄因各降調外任其日糾奏御史來聘以糾奏不時奪俸三月

時當啓行祈穀禮於玄極寶殿命成國公朱希忠代是日光祿少卿陳叔顯等十四人陪祀不至 上怒其不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朝儀 文 四七

格各降三級外調以御史來聘鄭光澤職糾儀失於查糾廷杖之調聘丹陵知縣光澤潞城知縣

十一月賜百官假耳是日廷謝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殷嵩以下四百二十五人不至適 上傳命稽查御史周南等逐劾奏之 上曰朕以生長南方初政不鮮遂致多疾十三年病咳兩月以後時不視事然要朝率多彌文至軍因大務尋常不日經心而希忠諸臣全無敬謹之心蔑視君恩放逸已甚安有虛位之體 祖宗恩制百官賜假緩耳是亦解貂之惠先年大報日天來朕嘗先期下令益法 祖宗愛下之心示君臣同體之意也

諸臣乃蔑視不敬如此至於朝享祭祀皆以御史糾察禮儀故曰耳目之臣今聞點查之命始假借糾劾此可欺也孰不可欺言官若此用之何益其奪南等俸半年已而希忠上疏請罪 上曰卿列諸臣之首何乃肆情如是禮就重廷謝者其改過勉敬當疏謝報曰卿輔弼臣也近常日中入闕謝恩亦不至今後慎勿自負俱賈不治京山侯崔元亦謝得解條俱奪俸

二十四年十一月大祀天於圓丘行禮遣成國公朱希忠代免御殿文武羣臣於奉天門行賀禮是日有旨鴻臚寺查奏朝賀不至者王田伯壽榮而下百三十八人於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朝儀 十九

是糾儀御史路由劉瑄疏請嚴治 上曰朕不視朝下遂放逸且此輩平日專爲欺誑今大節朝賀不有一至是不敬莫大者俱奪職半年可由等糾劾在來旨後

又所劾皆武臣亦奪俸半年免羣臣宴賜錢鈔

十二月給事中陳邦修言百官出入禁門各懸帶牙牌以防奸僞今虛銜帶牌及雜流供事者如文思院大使趙成等十餘人皆得關領朝參牙牌甚非事體宜行查奪上以名器所當慎重令禮部尚書司同該科清查應追奪改給者條例上諸有違例冒領者以名聞

二十六年正月申城地方緝得牙牌四面一東寧伯一彰

武惟一永順伯一嶽山左衛指揮僉事都察院參尚寶司卿席中等防範不嚴以致盜遺在外請加罰治詔各奪俸一月仍令查明開奏

二十八年五月初內府供事匠作武職等官皆帶朝奉牙牌皆奉旨革奪旋復給之至是給事中陳邦修以爲言禮部覆奏大明會典所載在京文武官員出入禁門各帶牌面而牙牌內有執事供事朝參之別執事供事等牌皆臨時關領如期繳還惟朝參牙牌例得朝夕懸帶蓋非徒爲關防之具亦以示等威之辨也若虛銜帶供事執事人員妄不宜一槩冒領第出入禁署若一切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朝儀

三十一

革奪則又不便議察及查尚寶司見貯舊牌數百上有內府字樣請以此給之庶關防既便而名實亦稱至於衛所武官自掌印僉書侍衛之外見任雜差等官不

得朝參供役者盡革奪之其納粟填註冒關牙牌及罷

退閑住官舊所關領不獲者俱行違問報可

三十一年南大理寺卿余繼緒陞戶部侍郎時進表在京會任官延漸不至御史以問上怒曰氣緒不敬思命其革職冠帶閑住職事且令本部官一人帶管蚤朝違失非止一人一次侍班者先多不至屢次慢奉自肆無禮今後令嚴飭視察重治

三十四年九月初南京歲時百官朝賀常以親國公徐鵬舉爲班首致辭及是鵬舉被劾罷守備撫寧侯朱岳代之遇朝賀岳輒據班首位鵬舉不能平疏請於朝岳亦疏狀禮部覆議事權者一時之任使班爵者不易之定分鵬舉元勳世臣爵列上公雖已革任未嘗革爵況係欽定班首且令未祀孝陵先後之序較然甚明請以鵬舉充班首如故報可

三十七年十一月禮部覆給事中徐浦奏朝參官不許側外多帶從人入朝與馬不得過近東西二樞門及正陽門前得旨屢有明禁各官玩肆不行遵守今後有犯者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朝儀

三十一

三九三

令嚴衛撫治

隆慶元年正月初七日傳免朝至十一日復傳免朝給事中魏時亮上言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諫者以先帝爲辭乎先帝初年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云不朝而明於親輔臣兩於制近習斷於去奸邪故羣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奏入雷中

都給事中辛自修以朝儀久曠班行不肅請令禮部官考議成式疏下部科會議言國家初制百官以品序列故今皇極殿前所列品位表議森然其後更定制度又有

不拘於品者如內閣官歸衣衛陞立實位之東西翰林

學士列於金都御史之上其他翰林官不論品級敘於

京堂之內科道官自爲一等列於部屬之先及鴻臚寺

尚書司列之西階三科六道與東班對待雖若次序參

錯班行混淆然或以類同糾察或以奏事承旨難以輕

改今後常朝悉如此例其餘官員仍依品級崇卑衙門

資敘爲列如有素越聽糾儀官糾奏至於各官被服束

帶會典所載甚明不得僭用以乖典制從之

四年十二月尚書司卿汪宗伊言守衛之設拱護宸極儼

戒不虞過惡未萌統領之以勤親武臣而以臣等稽察

之聖訓計讓萬世當遵奉遇 皇上御極百廢振舉今

萬邦入覲華夷具瞻矧茲守衛關係朝儀若不整肅何

以壯帝居之威爲四方之極因條上法所當申飭者三

事一換直一稽考一關防 上俱嘉納之

順天府治中張德恭刑部員外包大耀以陪祀 太廟偶

語不敬爲言官所劾簡德恭河東涇州大耀兌州通判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八

章奏

內午十二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視頌其君皆寓警

戒之意迺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

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

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洪武三年四月置磨勘司綜核天下章奏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一 章奏

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論時務累萬條言 上

令人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纔五百餘言因嘆曰

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使

浮詞者徒亂聰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定爲建

言格式顯示中外使言者陳得失無煩文

十年六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

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

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嘗懼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

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

如此則所言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

十一年三月 上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鑒當於民鑒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弊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導至大亂深爲可戒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其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於外鑒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十四年十二月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黃南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八 章奏 十一

考駁諸司奏啟以聞

十五年有給事中劾各處巡按試食事所上章奏有不稱臣及不書日月者請逮問之 上曰此亦錯謾其勿問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紙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長五尺爲一等四尺爲一等三尺爲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爲一等二尺爲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門文移紙高二尺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寸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

移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二十九年八月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 上甚厭之乃命學士劉三吾贊善王俊華吳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諸司今凡遇慶賀謝恩則如式錄進

永樂二年三月 上召六科都給事中馬麟等諭門爲治貴得大體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散豈先錯謬自今奏內有數日月日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註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八 章奏 十二

用印蓋之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內有不稱臣者此宜罪之 上曰下豈敢慢上或一時急遽瀟瀟有之必非故意亦令從旁增之因曰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何處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歷言之勿隱若此細故可略也

六年七月命禮部自今諸司庶務啟事東宮處分者則書太子令旨其承受於親王者書王令旨著爲定制九年三月大營都指揮牛諒坐奏對不實免官責隨寧夏總兵官安遠侯柳升立功自効洪熙元年四方奏報雨澤章疏皆皆貯通政司司臣有欲

送科臣收貯者 上曰 祖宗所以今天下泰而澤者

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兩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

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如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卽進封狀親閱焉

宣德元年正月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上謂侍臣曰

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觀不聞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 太祖

皇帝今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爲成憲歲之豐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此奏不知何時遂廢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一 章奏

四

三月御史諸瑤屬賢奏贖誤不書姓自陳改正 上謂吏

部臣曰古人奏贖皆存數復石慶書馬字欠一點偶及死今屬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乎如此豈稱御史

之職遂謫交趾大蠻縣知縣

四年二月吏部奏六科給事中駁出河南浙江等布政司

及諸縣并土官等衙門奏本字有洗補錯謬者皆屬不敬其布政使蕭省身等官俱應逮問 上曰此治文書

者之罪官則一時倉猝失檢點耳俱勿問
正統十年初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 上副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與

內閣會議具本奏決

舊制凡得奉聖旨諸司奉行者以所得旨意具本覆奏送

科惟光祿寺但附錄文簿及祭享得罪言者謂亨嘗私

槐太監王振詐稱奉 英宗皇帝聖旨日給振酒銀法

司查無覆本當以詐傳詔旨之罪謂自是每事覆本如

諸司景泰間本寺卿齊璽言所司事冗中旨處分日每

十餘至若逐一覆本不惟文書不勝其繁抑且瑣碎上

頒聽覽乞舊制錄爲便從之

天順二年 上謂副臣李賢曰朕每得章奏無不親閱左

右或以爲萬費至繁一一親覽未免勞神恐非養生之

道朕諭之曰身負荷天下之重而圖自安逸可乎勢一

身以安兆民予所欲也左右乃不敢復言賢曰自古聖

帝明王莫不修德勤政所以天下長治久安彼邪佞輩
安知遠慮 陛下不爲所惑足見至明更望持守此心
堅如金石可以馴致太平
上復辟後屬精聖治庶務綜察每覽封疏或有一二字可
疑輒取本映日視之曰是磨改者指示左右莫不驚伏
成化元年正月 上嘗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
當行而緩於覆奏是忽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
應奏題旨意卽明白覆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內不覆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一 章奏

五

奏者該科劾之

三年二月御史趙汝言內外風憲官出巡遇機密事情及糾劾刑刑自書奏懇本不多不熟讀書不免倩人代筆因而泄漏事機請自今重事仍依讀書爲奏常事從便書寫許用題本上令在外官宜知舊制其京官公差在外宜依讀書若有急切事情恐有泄漏許寫題本務使字畫真楷不許草率

按故事章奏既得旨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傳報使知朝政自成化時汪直用事其黨千戶吳綬以爲漏洩機密請禁之後之新人恐不便已私遞往往禁諸傳報者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 章奏

六

然卒未有不傳亦可笑矣

二十二年四月諭御史等官今後通政司鴻臚寺等官宣讀奏辭有差錯一二字者免劾

弘治年進上潘鐸新除給事中進一疏數日不下忽一日上退朝入內急宣潘鐸時鐸以疾不在有同官一人代鐸跪進上面諭曰潘鐸有一疏字樣多錯我即欲批出令其回話以其新進恐挂其銳耳汝可諭之君愛之前何其不憤也鐸聞感懼

上勵精政事恐諸司過慢能延持諭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即看詳以聞者覆奏

無過三日事于他司須行查者無過十日遇有軍機重務及重大事情寬五日

正德二年正月令南京都察院御史章泰必先呈堂稟詳十六年十二月給事中夏言言臣伏讀祖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又曰明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皇言萬世宜守項緣先朝權奸蒙蔽言路不通奈亂政本養成禍機如先年劉瑾擅竊自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沮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藏不報本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臣以爲本源之地不治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 章奏

七

則末流可憂乞陛下奉天誥祖德體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勅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上納之禮部覆御史謝珊等奏凡臣民奏題章疏務要據實敷陳切要簡實不許援引詞籍紛飾虛文若有事理多所關涉非一言可盡亦須詳陳以便裁決從之

嘉靖元年正月御史宋衣言君德莫先力行自治莫要改過近者羣臣章疏之達陛下御批有云知道了有云已有旨夫言知而不言行力行之意也言有旨而不言是非改過之吝也此兩可回護之辭不宜見於聖明之世

給事中鄧錫亦言政令既出或半截即更奏請方行或
期月遂改聖德疊於近習固是消於羣議即如邇者內
府薪炭及官軍俸糧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言
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傳駭新政之初宜宜有此報聞
命自今章疏勿避權字以辜獻王薛孫宸濠謀及國除也
刑科給事中劉世揚言近接出都察院原送司禮監提取
內官吳善良揭帖面加浮帖書寫 聖旨吳善良等照
前旨免提問司禮監奏請聚藩臣等稱惟 祖宗之制
凡旨意批於題奉本或登聞鼓狀移六科抄行凡重大
事傳奉旨意各衙門必補具奏本於蚤朝面進此外未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章奏

八

有殊寫旨意出承天門外者所以重勅旨防詐偽也今
累批浮帖徑從中出六科不得抄行諸司無從補本輕
妄給音更張舊制此失政之最大也伏望鑒成憲重命
令今後旨意悉依 祖宗舊制跪下所司知之

按朱字傳帖者奉天門朝罷駕典司禮巨璫持下丹陛
呼改衙門官與之次日蚤朝該衙門官具奏本御前奏
云傳奉事理補奏本鴻臚寺官接過司禮小璫進覽墨
字傳帖則出自左順門付該衙門奏行不復面繳若事
未穩便須執奏者固不問朱墨也

二年二月都察院請差御史巡鹽批答稍誤以未下閣臣

擬票也給事中黃臣言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學之臣
凡有章奏先行票擬今使內閣虛代言之職中貴肆專
擅之奸關係匪細漸不可長客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
議入即加批如制

御史余鏞言司禮太監張佐典司章奏不取 上裁假借
給音疎隔內閣以變移國事 陛下宜親覽政權並正
此曹蒙蔽之罪以光新政 上曰章奏朕皆親覽付內
閣票擬一遵累朝故事張佐侍朕敬慎不欺御史安所
得此言下所司知之

三年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章奏

九

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 旨事不考經文不合理或左
右聲小竊權希寵以至於此 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
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 上怒下繼曾
詔獄尋降金壇縣丞時給事中張達韓精鄭一鵬御史
林有孚馬明衡季本各論救皆不報

按絲綸簿之復歸內閣 世宗英力妙算所以嚴政本
然不有張聰號違承之故內閣票過奉旨事件開載揭
帖頗違與六科旨意題本逐日對同亦自聰始壞以人
臣操口代天言之重不惟承章宿弊且能有所自處曰
正德末錢寧江彬家洩出隱匿奏本甚多壅閉之患左

右屢犯不悛豈自福之道 上皆嘉納之

六月命三法司堂上官各督所屬退朝後卽入衙門供事章奏應覆者務依欽限有違慢稽遲者具劾以聞從大學士張聰奏也

十二月左都御史周世望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親覽章奏爲勤政勵精之實德然而覽之無要則亦徒益敝精神而聽斷不能無遺矣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刪繁就簡君上得以親覽無遺及武宗之時不親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刪削惟聽吏胥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過者乃以聞朝典彙卷一百十八 章奏 十

上勞君父爲治之體豈當如是臣願申勅內外兩司凡事官奏題者務照弘治以前舊規刪去繁文務從簡要

不許全錄往來文移而部院議覆者亦必撮其要語使無贅詞又無失事朕幾必便省覽 上曰覽卿所奏具見忠愛諸司章奏俱朕親覽自今不許煩詞第宜明白開陳要旨庶易省閱都察院曉示內外咸使知之

不必用謹具題知字樣只以辭終爲結庶幾得細聞之若當事不可爲煩卿等再看來

十二年正月副都御史王應鵬等進關精微疏中失書職名先是光祿寺以疏道職名方被譴職應鵬等復犯上怒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考訊給事中魏良弼言應鵬等章奏疏遺不爲無罪事或出於失悞况當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幽擊大臣請許其自新示以薄罰 上謂君臣之際嚴敬爲先必自大臣始應鵬等職居風憲首誥不教良弼安得輒爲論救歟同朝廷令錦衣衛并逮治之應鵬竟坐是落職閒住良弼奪俸半年已御史

聞朝典彙卷一百十八 章奏 十

陳邦敷復爲申救滿貴州新添驛丞

二十三年九月掌通政司事工部尚書鄭紳奏廣平上官黃寧黃珠等以無職庶民用印信奏事不知何據吏部覆議凡職官司印信是之謂護護者視而不用今黃寧等土舍官男未經襲職雖乃護印候襲豈可據以奏事請撫按官改正詔可

三十三年正月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以賀歲失題萬壽字詔錦衣衛逮關廷各杖四十

十一月禮部儀制司以冬至類進賀表復寫三十二年上覽之怒詔禮科查奏該司官吏以聞郎中議靜等伏

罪詔錦衣衛逮靜廷杖之黜爲民員外陳全之主事賈衡吳仲禮各奪俸半年尚書王用賓等亦具疏自劾科賈不治

三十四年閏十一月御史曾佩劾卷南京事竣職冊有奏駁二本上責問故本爲何似以舊制對上曰奏駁自東官覈後非一二年後近失錯此必有說錦衣衛即執行鎮撫司嚴訊本情以聞鎮撫司以佩不諳定典覆下法司擬罪生佩違例宜黜爲民上以所擬太輕令從重別處於是改議滿成邊衛詔可仍杖而遣之

四十五年四月華誠意伯劉世英銅勿復用奉中書舍人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八 章奏 主

李總督府長史保各一級總以賀表晉王親璫以請封疏俱有脫誤字世英以軍政自陳乃爲引疾疏登空數百言自陳功伐語涉怨讎禮科都給事中辛自修疏糾之官人臣恭慎而後朝廷之體專選來題奏章疏說爲辭難不惟九重清覽難於編詳而事體處分反以文磨其者以鄙義難載之語載之讀中允非對君之體乞勅禮部轉行內外百司自後一應章奏須言關事核修待大體不許仍前瑣屑冗如違聽該科參治上然之命以後章奏俱務簡明切實有如前欺肆者科臣以聞隆慶二年大學士張居正疏言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雲若

風不能動雲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樂從停隔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辦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千証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徒使漏網終逃罔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寃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便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卽宜據理判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繫延其有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八 章奏 主

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之緩急道之遠近嚴立限期題令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遠限不行奏報者從實參劾生以違制之罪吏部卽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禮部覆給事中王之垣御史趙煒奏請上卿便殿令九卿科道官有大事皆得面奏取自宸斷其疏中語言字畫務便省覽得旨今後請司章奏務詞語簡明字畫楷大如嘉靖初年式便殿而奏得旨行先是南戶部尚書馬森以陞秩具疏謝上報聞因命禮部查官員陞遷并應謝疏當停免者俱酌議遵守部議

在京文武百官凡遇冊立等大禮合進一表及聖節正

旦冬至等節止於丹墀前致賀一應陞遷賞賜既經面

恩或延請者俱不得其本稱謝南京并在外五品以上

衙門及各總兵官凡遇三大門進未慶賀俱照常例行

或值冊立等大禮朝該慶賀者須待本部題允方許

表賀進南京五府掌印官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大理寺

正官及各處督撫皆係重臣一應陞遷及經諭劾需用

或軍功受賜邊鎮給賞等項既不得延謝仍許具疏三

司將佐等官一同受賞者總兵督撫即與併謝不得另

疏其疏務明白簡直不得牽合四六之體務為浮靡之

詞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一 章奏

附有不遵守者驗本部及該科參奏詔如議行

四年戶部覆南戶部尚書劉體乾條陳四事皆項肩無甚

關係得旨今後各衙門項肩請務可徑行者不必一一

覆奏

五年都給事中光懋言近來陳乞紛然非述講讀教軍

功不鳴功伐則辭心迹雖屢經參寢尚來者不止請自

後陳乞不由樞密者一切寢閣如再三覆奏及背理之

法者量懲一二以儆其餘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輯

禮部

冠服制 宮室典馬器用附

洪武元年二月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

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曰五冕禮太繁今

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祭皆用皮弁羣臣陪祭

各服本品梁冠祭服

命省都官會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

朝會 天子冕冕御殿則服朝服見 皇太子則服公

服仍命制公服朝服以賜百官三月給賜各朝臣袍帶

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官各官先授散官與

見任職事高下不同如御史董希哲前授朝列大夫禮

州知府而任七品職事省司郎中宋冕前授亞中大夫

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

服色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臣定議禮部奏唐

制服色皆以散官為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故

服色亦因之因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蓋與唐制同

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

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

十一月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

二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民所服四帶巾未盡善復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卑隸伶人如初所定以異其式

五月禮部言歷代興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服色所尚於赤爲宜從之

令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銅鐲用銀服淺色團衫許用紵絲羅縐絹

翻朝典集卷百二十一 禮服制 上

命製軍士戰衣表裡異色令各變更服之以新軍號訓之爲營戰襖

四年正月詔定親配圖丘方丘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袞冕祭屋辰社稷太歲風雲雷雨獻濟山川先農皆用皮弁服陪祭官各服本品采冠祭服

五年三月詔庶民婦女袍衫止以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鵝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爲之凡女子在室者服飾之制皆作三小髻金釵珠頭帶窄袖褶子凡婢使人等館局頂髻用絹布袂領長襖長裙小褲使館雙髻用長袖短衣長裙

六月定命婦冠服之制

十一月定命婦團衫之制以紅羅爲之縵重縵爲等第一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六品四等七品三等其餘不用紡織

六年閏十一月禮臣議品官之見尊長而用朝君公服於理未安宜別製采冠絳衣絳裳帶大帶大白襪烏烏佩綬其衣裳去緣俱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不用之仍令如式製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爲祭家廟之用十二年正月始令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以國

翻朝典集卷百二十一 禮服制 上

初伶人皆戴青巾也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紗縐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紗縐

十六年七月詔更定冕服之制二十一年十一月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給事中卓敬業聞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蚤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等嫡庶相亂等早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上咲曰邪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一十二年十二月令凡文武官除本等紗縐外通用許縐

巾帽公差出外許戴帽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將軍常戴頭巾或襖下官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二十三年三月先是上見朝臣衣多短窄恭酌禮制詔禮部尚書李原各司業集徵恭酌事宜俾存古意原名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爲度文官衣自領至裳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同至肘袖格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者民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同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去

附朝典卷百二十一

冠服制

四

地五寸袖長過手袖格廣一尺袖口僅七寸衆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過手五寸袖格廣不過一尺窄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命頒示中外

二十四年十月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令工部制式以追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之自命爲玉色絹布爲之寬袖卑緣卑襟軟巾垂帶謂之襴衫又間常親服試之至今歲內府蓋無取於前朝之式及其以貢舉入監國初不受所服洪武末許戴遮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 上問着藍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 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圓領

二十六年定文武官朝服梁冠赤羅衣白紗中單俱用青袖領緣赤羅裳青緣赤羅蔽膝大帶用赤白二色相半帶佩綬白襪黑履一品至九品俱以冠上梁數分等第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士許服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

二十九年七月鹽城縣教諭王孟言公服以朝祭服以祀今在外凡祀山川諸神流官具祭服未入流者具公服然公服既於朝賀迎接諸禮用之而又服以祀神禮有未宜且未入流官公服之制自八品以下皆同其祭服亦宜與之同 上是其言

附朝典卷百二十一

冠服制

五

三十五年十一月製陪祭服二百幾樂舞生紅羅袍服二百一十四裝

永樂三年更定袞冕皮弁之製

二十二年十一月戶部主事吳璘奏教坊司樂人戴朝衣服違式等事乞嚴禁止從之

宣德初朝鮮國王言國初賜王九章冕服陪臣一等者比朝臣三等特五采冠服今世子冠五采與朝臣等乞爲定制乃命世子冠六采

正統十二年春 上謂工部臣曰官民服式舊有定制今聞有僭用織紡蟒龍飛魚斗牛及違禁花樣者爾工部

其通諭之此後敢有仍蹈前非者工匠處斬家口發充邊軍服用人重罪不宥

景泰四年命錦衣衛指揮侍衛者得衣服服色

天順初禁服大雲柳黃江黃明黃等服京衛指揮等官李赤等服大雲柳黃紵絲衣爲錦衣衛所捕獲命各追紵絲二十四匹然後罪之

成化二年令官民人等不許僭用服色花樣

十年禁官民人等婦女不許僭用渾金衣服寶石首飾

十二年九卿以吏具陳言內一款軍民服色器用近多僭越服用則僧大紅纓金羅段遍地錦騎生則僧僧金鞍

國朝典彙卷百十一

冠服制

太

二十七

帖減銀簪簪首飾則僧寶石珠翠今四方金貴絲少率

皆生此宜嚴加禁約違者即重罪而沒入之此條風在

今更甚尤宜禁止

弘治元年國朝品官服色無蟒衣之制蓋蟒蛇屬無角無足乃其後內官多乞蟒衣大類龍形至是允都御史邊

鑄奏始禁不許再乞

十七年八月 上謂輔臣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然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

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江黃等色亦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絲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正德元年令軍民婦女不許用錦金衣服帳幔寶石首飾銅釧及銀釵不許用金首飾銀釧釧犯者本身家長夫男匠作各治重罪

禁商販吏典僕役娼優下賤皆不許服用貂裘僧道諱卒下賤之人俱不許服用紵絲絛羅綾綺

禁官員人等勿得用玄黃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許用絛羅

紵絲

國朝典彙卷百十一

冠服制

七

嘉靖六年三月 上問武弁之制大學士楊一清等對以

盔頭衣甲之服也一日問會典又問曰 太宗 宣宗

或親征或巡邊其駕祭皆服武弁亦是此武士之服乎

一清等言按詩洛矣之篇曰韞韞有奭以作六師韞所

染絳色也韞合韋爲之所謂韞也六月篇曰韞是韞服

註曰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韞韞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

白舄也其制與皮弁同惟赤色韞赤色也凡衣同冠色

衣韞韞則弁亦韞也昔帝王舉戎事而宜於大社飭兵

器而駕於黃蜚則服韞韞之弁我朝 大明集禮內武

弁凡九講武出征蒐狩大射薦類宜社實祖詩杜象嚴則服之 皇帝親征祭告天地服武弁之制則韠韍也結五彩玉爲飾其詳如此

上論大學士張璠考定武弁之制增入會典總對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即武弁也因圖弁形并疏其義進覽上報曰覽卿註給武弁圖制足見博考所繪有釋形但無繫處想亦有失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則圖朕惟上銳者取其經利當如古製可也又衣裳韠爲皆赤色何謂且佩綬俱無而於祭用之可乎璠對自古服冕弁未有不用韋帶者韋帶前繫後繫綬韋弁之釋止繫於

國朝典彙卷百十一

冠服制

人

韋帶耳武事尚威故色多用赤詩韠飾有奭乃天子諱武之章與赤觀韠爲從袞色故皆赤佩綬於禮制不可缺但未有明據宋世詩曰服其命服朱帝斯皇有君慈疇此詩爲卿士方叔南征而作其戎衣尚備佩玉如此則天子武弁從亦可推惟聖明裁定以備一代之典可也乃命造武弁冠服衣裳韠爲俱如古制增韋帶佩綬及圭仍論禮部曰我 聖祖定制天子親征必有大祭等祭皆具武弁服行禮今國家承平制度久缺朕已與輔臣總詳加及定今欲令該衙門成造以備一代聖制爾部擇吉行

七年二月 上以燕居冠服多俗制不雅諭輔臣張璠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璠乃采輯禮書玄端深衣之文圖註以進 上爲參定其制示惠且諭之曰古道尚儉今道尚華且古玄端之服通於上下茲故爲等威之制以酌古今別上下卿其詳加訂議成朕志焉璠對曰古服除冕服外玄端深衣二者其用最廣玄端自天子達於士蓋國家之命服深衣自天子達於庶人蓋聖賢之法服今 皇上於玄端但加之文飾不易舊制於深衣但易以黃色不難求誠得帝王損益時中之道及照品官冠服固有制度其餘燕居之服緣未有明制謹異之

國朝典彙卷百十一

冠服制

九

使護爲奇服以亂典章乞更如古玄端別爲簡易之制以昭布天下使貴賤有等 上從之上製忠靜冠服併以圖冊頒示禮部諭之曰比來衣服荒異雖達官顯士未免淪俗與市井同走卒役厮乃敢濯服與儒流並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乎禮曰衣服在躬不知其名曰罔又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故欲督於有位自難混於無名因復酌古玄端之制更名曰忠靜庶幾進斯盡忠退斯補過也朕已著爲圖說告之 祖考示不敢專願之天下傳之後世示不可私許在京七品以上及翰林國學行人官八品以下者在外面官

及府州縣正官學校官武職都督以上官服之令禮部頒圖式於天下如勅遵守因賜輔臣楊一清等冠服各一副

今在京在外官民人等不許濫服五彩妝花織造違禁顏色及將蟒龍造爲女衣或加飾散衫綢利貨賣其朝服夷人不許擅買違式衣服如違將買者賣者一體治罪

光澤王寵溪奏聖製燕弁忠靜冠服中外臣工受賜得服者咸以爲榮乞併賜宗親官屬使之因服恩義雖在幽獨不忘敬戒章下禮部議宗室至親與品官相與宜別降成式或於燕弁上通從減殺以賜親王郡王

國朝典彙卷百十一 冠服制

十

世子於忠靜冠上通加增飾以賜將軍中尉及長史審理紀善教授侍讀俱輔導職宜比在外府州縣儒學官令皆服之儀賓雖有品級非儒流不宜濫及上曰光澤王所請謹愼循至意待朕別有定制頒行

十二月諭禮部服的古玄端之制爲忠靜冠服錫於有位朕已嘗念及宗室諸王其制尚未之備今光澤王所請實獲朕心因酌鼎弁及忠靜冠服之制復爲製式名曰保和冠服俾將軍中尉王府等官服之

八年五月初上疑弁冕之制未合典制諭大學士張璠以制有章帶之文今何不見於用璠對曰按陳祥道禮

書古章帶皆謂之章帶以繫佩然彼加以大帶而笏指於二帶之間夫章帶而繫較後綬左右繫佩自古冕弁皆用之今惟不用章帶以至前後佩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要之間失古禮制矣上曰冕弁用以祀天地享福親若闕章帶則禮服不備非齊明盛服以永祭祀之意及觀會典載蔽膝用羅上繅火山龍三章并大帶祿用錦皆與今所服不合卿可併章帶繫蔽膝傳綬之式詳明繪圖進覽且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通掩其裳裳制如帷幔而今兩幅朕意衣但當與裳要下齊而露裳之六章何如已又諭璠以變更祖制爲疑璠對曰古

國朝典彙卷百十一 冠服制

十一

制衣不掩裳考之大明集禮及會典實與古制不異其後官司織造循習前代訛謬今訂正之乃是遵復祖制無有變更上意乃決因復諭璠曰茲事既必行訂求至當朕仍一一與卿訂定一衣六章古曰繪者畫也今當織之朕命織染局查國初冕服日月各徑五寸今當從之日月在兩肩星山在後華蟲在兩袖仍玄色一裳六章古曰繡今當從之古色用黃玄黃取象天地今裳用繡於義無取當從古其六章作四行以火宗彝雌虎藻爲二行米黼爲二行一革帶即束帶後當用玉以佩綬繫之於下一蔽膝隨裳色其綉物上龍一下火三

不用三可也。卿其詳加思議以告。總以聖裁。至六月爲對。上乃諭令內閣諸臣同考訂行。

十二月 上更制。袁見先出圖說。示閣臣。下禮官議定。併行。各王府及中外百官更正。而百官永詭如故。會聖且給事中。獻簡請明降定式。以便習儀。禮官按秘閣會典酌以今。上所定見服說。草上圖註不稱旨。上乃諭內閣。規定公服用章帶。照舊朝祭服大帶表裏俱素。兩耳及下垂緣以綠。色就以蔽膝。環綬係之。璫玉更復古制。裳併三齊如禮官所言。且令議方心曲。領名義禮官言方心曲。領始於隋。將非古也。上曰方心曲。領

國朝典彙卷百一十一 冠服制 十一

古制不傳。況始自隋。豈可襲用宜革之。餘如圖註通行中外。職官邊行毋得違越。仍令各王府官一體更正。十四年直隸提學御史方一桂請禁革冠服之非制者。上善其言。詔都察院出榜曉諭。但有犯禁并製舊者。就送法司問罪。仍通行南京及各運按御史一體嚴禁之。十六年清明節。駕登京師。扈蹕諸臣朝。上於駐蹕所。兵部尚書張璠服蟒衣。上怒諭輔臣夏言曰。朕惟名器不可輕擢。尚書二品也。何自服蟒。張增非不讀書之比。朝廷之上。恐未可肆制。可面問之。仍示科道知言等對。貴所服乃欽賜飛魚衣。但鮮明類蟒耳。上曰爾等說

是飛魚何組以兩角。朝廷所問以大臣不可不先敬。忌汝等但行回護。如朕未見者。今後文武官除本等品級服用及特賜者。不許僭分自恣。華異服色。還加禁約。給事中高擢等御史沈一定等復以爲言。上罪擢等不蚤舉奏。乃於降問之後。以巧佞離對。跡涉回護。各奪俸五月。已瑣具疏引罪。上諭禮部曰。瑣以通敏之才。原出簡用。致誤私衷。於朝所服。所以下問者。非罪其人。乃禁僭肆之端也。令盡心供職。力贊兵戎。以副簡任。

禮部奉旨查奏文武官服色花樣。俱因會典不曾分載。因互用殊非法制。乞嚴加禁約。除本等品級及特賜者。並得僭分自恣。擅用蟒衣。飛魚斗牛。違禁華異服色。其

國朝典彙卷百一十一 冠服制 十二

大紅絳絲紗羅帷四品以上官及在京九卿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司經局尚寶司光祿寺鴻臚寺五品堂上官經筵講官其餘俱青綠錦綉。遇有吉禮止服紅布絨袍。品官花樣一箱品級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錦雞三孔雀四雲雁五白鴈六鷺鷥七鸛鷀八黃鸝九鸛鷀雜職練鵲風憲官用解豸武官二品獅子三四虎豹五品熊鷹六七虎八面牛九海馬得衣麒麟者爲錦衣。館指揮乞服爲禁約。庶免僭差。得旨如擬。令印出榜文曉諭。

二十二年禮部言近日士民冠服詭異制爲交雲等申競相馳逐凌僭多端有華禮制詔中外所司禁之

特內閣嚴禁餘階李本皆賜服麒麟麟公侯服也而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左都督陸炳等以玄壇供事特賜服仙鶴仙鶴文臣一品服也成化以後文臣賜麟不爲異而公侯伯武臣賜鶴則異矣六臣出入朝行殆不可復辨學士嚴誦李春芳輩份以五品撰玄詞特賜仙鶴袍既而上悔之下諭謂玄壇供事可用鶴餘則不可意蓋爲三臣也而尚書皆自疑不敢衣鶴亟市錦雞爲飾而三學士之衣鶴自若也

明朝典彙卷百一十一 冠服制

十四

萬曆二年禁舉人監生儒生至民庶奴隸之輩有僭戴忠節金線冠巾穿錦綺銀鞋及張傘蓋戴雙耳者聽五

威御史嚴等重責枷示仍送問

府官室與馬器用

國初著令凡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貴賤各有等第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官員任滿致仕與見任同其父祖有官身沒非犯除名不教子孫許居父祖房舍及衣服車馬有官者依品級其御賜者及軍官軍人服色不在禁例

洪武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定 皇太子以下及文官三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坐墩之制其制皇太子及親王以青爲質綉蟠螭雲花爲飾宰相及一品以赤爲質飾止雲花二品以下蒲墩爲飾凡大朝會

明朝典彙卷百一十一

官室與馬器用

一

宴賜坐墩退朝燕閒及行幸之處則中書省大都督府官三品以上及勳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扇綉褥命如其式制之

八月詔凡服色器用房屋等項並不許雕刻綉古帝王后妃聖賢人物故事及日月龍鳳獅子麒麟犀象等形如舊有者限百日內毀之

上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定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卽有衣錦繡綺殺樓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僭侈閭里之民服舍居處與公卿無異有奴僕賤隸往往肆侈於鄉曲貴賤無

等僧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
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於是省部定職官自
一品至九品房舍車輿器用衣服各有差等庶民房舍
不過三間不得用斗拱彩色其男女衣服併不得用金
紡錦綺綾絲綾羅首飾銅錫不得用金玉珠翠靴不得
裁制花樣金線裝飾違者罪之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
令京城一二品許用金蓋其餘止許用兩傘京城外職用
十六年令尚書侍郎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太常卿府尹祭
酒學士許張傘蓋

國朝典彙卷百十一 一 宮室輿馬器用

二

京奉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許乘輿其餘不許違制在外
各衙門俱不許乘輿

成化九年令兩京官員油傘遇雨任用其京傘京城內不
許張設若出郊在外不拘此限

十三年十一月太監汪直言洪武永樂間人臣無敢乘輿
者正統時文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
輿延至於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輿有文職三品年
六十以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

南京各官舊張傘弘治時爲御史郭經所劾命城中許張
油傘不得用涼傘

弘治七年申明兩京及在外文武官員除未有旨及文武
例應乘輿者止許四人扛擡其兩京五府管事并內外
鎮守守備等項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皆不許乘
輿違例乘輿及擅用八人者指實奏聞

正德初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用撒扇違日
十六年奏准職官一品二品器用不許用玉止許用金以
爲定例其商賈技藝之家器用不許用銀餘與庶民同
官吏人等不許僱用金酒爵其椅卓木器之類並不許
珠紅金飾

嘉靖五年八月給事中黎良言舊制京朝四品以下及公
國朝典彙卷百十一 一 宮室輿馬器用

三

侯伯都督等官不得乘輿軍職不得用馬輓出入不得
乘小輿遇來勅臣服馬弗乘以輿相競是果出於朝廷
之賜與况承前人汗馬之功正當以騎射爲事詩詠展
揚史記飛將上世以驍騎名官我朝以騰驤立節蓋重
之也且人久佚必不能以任勞久安必不能以蹈危身
爲大將手握重兵勞事危機又將委之誰宜量加許治
併申舊制 上從其奏詔自今兩京五府及在外鎮守
公侯伯都督等官皇親驍騎在京四品以下文職在外
自三司以下官有乘輿軍職有上馬用輿與乘小輿出
入者參問降調如何仰兵部尚書當下營日亦以騎行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次

禮部

樂制

吳元年七月 上御戟門命選樂舞生召學士朱升范常
開試 上親擊石磬學士不能辨以宮爲徵 上詰之
起居注熊鼎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石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音固難和然必以人聲爲主
人聲既和卽八音和矣因命樂舞生舞歌一曲 上曰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二

樂制

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偏
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頗不難耶鼎曰樂音不在外
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
和則樂無不和矣

前代朝賀皆用女樂是年 上始革去不用

洪武元年十二月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
鐘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詳見

二年七月禮部尚書陶凱等據古禮請分脰用樂 上曰
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洽然太和雖
日一舉樂不爲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盡北征將士

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怠將士之
勞而自爲飲樂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
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九月定朝會燕享舞樂之數凡奏樂曲皆按月律前三奏
和錢中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第一起臨深之曲名飛
龍引大開太平之曲名風雲會次安建業之曲名慶皇
都次制羣雄之曲名喜昇平次平陶都之曲名賀聖明
次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次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次
大一統之曲名鳳皇吟次守承平之曲名萬年春其武
舞曲名清海字文舞曲名泰階平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二

樂制

其十二月按律樂歌正月爲萬年春二月玉衡行三月
賀聖明四月喜昇平五月樂清朝六月慶皇都七月永
太平八月鳳皇吟九月飛龍引十月龍池宴十一月金
門樂十二月風雲會

四年六月命吏部尚書唐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
樂章成上之一曰本大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
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龍成八曰
聖道成九曰樂清寧 上命協律者歌之謂侍臣曰
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
廢惟注詞曲更倡述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

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諸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音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詠誦淫褻之樂悉屏去之六年八月學士承旨蕭同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迎神奏成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終獻奏景和之曲徹饌送神俱奏成和之曲九月鑄太和鐘成其制倣宋景鐘以九九爲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植以龍簣建樓於圓丘齋宮之東北懸之南郊祀候駕動則鐘聲作既升壇鐘聲止則樂音作禮畢升壇又擊之候導駕樂作則止禮官奏曰書黃帝有國朝典樂卷二十二 樂制

三

五鐘其一曰景鐘景大也惟功大者其鐘大故宋之鐘亦緣是以爲名諸名之曰景鐘 上曰古鐘名宜更之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義更名之曰太和鐘七年九月 上以祭祀還官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愼鑒戒之意諭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頌美無復古意夫嘗聞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息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撰述毋有所避翰林院因上所撰神降祥神祝嘏酒色荒會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

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上命樂人張良才疏平諱良才因做場炮寫委教坊司招了貼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 上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於水盡發樂人爲穿甲匠月支米五十斗

八年十一月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於鳳陽

十五年正月 上命儒臣重制九奏衍食樂章其曲名一曰炎精開運二曰皇恩三曰天春皇明四曰天道傳五曰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日長楊八曰芳醴九曰駕六龍二十七年六月 上諭禮部臣曰近令製大成樂器以頒

國朝典樂卷二十二 樂制

四

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節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考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之律呂出入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此故難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凌化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神鬼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技於此俾樂成而願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水樂元年九月 上諭侍臣 皇考功德隆盛樂章未有

稱述其議爲之

宣統三年九月大學士楊士琦達平胡鏡歌鼓吹曲詞十

二篇 上喜納之

弘治八年十二月司禮監以祭三清樂章令內閣改補進

呈大學士徐溥言我朝合祭天地皆 太祖所親定樂

器樂章皆 太祖所親製不聞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

臣等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於鄙

褻詞曲尤所不習且 祖宗置文淵閣學士實欲其謀

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獨正關失非欲其阿諛順

旨惟其言而美之違也故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二

樂制

五

當仰承德音開於民情有于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

命以誤 陛下不但樂章一事而已疏入 上嘉納之

十七年三月內旨行河南取樂工建撫都御史韓邦同疏

乞止之

正德三年 上諭錢謙司太監康能等以慶成大宴音樂

缺廢非所以重朝廷命禮部移文各省選精通藝業者

送京候應自是禁是之百戲悉集矣

嘉靖元年三月禮科給事中李錫言南郊耕籍國之大禮

而教坊承應聞然喧笑殊爲損崇古者伶官職工亦有

因事納忠之義請自今凡遇慶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

預行選擇演習必使事關國體可爲監戒庶於獻謔之

中亦寓箴規之益下所司知之

二年製 典廟樂章迎神日太和初獻日齊和亞獻日豫

和終獻日迎和徹獻日雍和還宮日安和說典樂司之

五年八月 上更振 世廟樂章迎神用永和初獻用清

和亞獻用康和終獻用冲和徹獻用太和還宮用寧和

大學士賈宏等言皇上更定世廟樂章曲名欲少異於

太廟宜專用文德蓋以 獻皇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爲

尚 上然之

六年六月隨奎何溫言

獻廟止文舞宜兼武舞大學士

得一清等曰漢高以武功定天下故用文德武始惠文

止用文始昭德 獻廟不用武舞不爲缺典應曰祭用

生舞 獻皇天子受樂可缺乎且天子八佾諸侯六我

明太廟文武舞各八佾百二十八人王國各六計七十

二人 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今追王而六十四人

可乎桂事曰周禮以司子掌舞器祭統以翟爲樂之賍

蓋音賁人辟容賁于戚去武舞去所賁矣 上曰爾據

經籍推論甚明其增之

九年 月發內府所藏金玉銅石鑄磬於神樂觀考正音

律仍令科道各舉曉諸音律者

六月中允廖道甫以郊典既正宜稽古定樂以裨盛典終
事申夏言薦行太僕寺丞張鶚鵬臨清人時在告里居
乃應詔至欽定元樂復古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
大成樂舞圖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
談以十二圖象十二律圖各有說乃下禮部議且命卽
爲更定勿誤廟享之用

十月禮部奉宮中講內訓女訓古者絃歌周南召南不用
鐘磬乃房中樂后妃夫人所誦習事君子者宜令宮中
女官將二南詩被管絃以備宮中宴樂斥去一切俗樂
庶於盛儀有補

國朝樂書卷百十二 樂舞

七

十年祀高禩樂九奏舞八佾

十二年禮臣夏言言大雩宜奏雲門之舞雲門充樂取雲
出天氣雨出地氣也

十四年禮臣夏言因部司議上言各廟既已特建則樂亦
宜特設其原曰樂章乃國初所作其稱揚止及 德懿
熙仁四祖如云慶源發祥世德惟崇是已今 四祖久
遠萬章弗協我 太祖創業 太宗定鼎 列聖守成
神功盛德與天無極常有短絀以對越在天且執事官
員非樂舞生見在減少他日各廟供事不敷今照太廟
原設名數當增協律郎贊禮郎司樂等官四十員樂舞

生一千二百二十九名宜預選補併樂舞袍服亦宜照
數如式成造 上是之

六月太常少卿張鶚初以太僕丞薦改太常職典雅樂欲
設特鐘特磬以爲樂節復宮懸以備古制候元氣以定
鐘律因刪陳正樂俗樂鐘律候氣宮懸等繪圖并說以
達禮部議特鐘特磬所謂金聲玉振也况琴廟行禮奏
樂尤必得此爲節然後而舉誠宜特設宮懸古制詳見
周官有宮懸新懸判懸判懸之別廟庭之中周旋未便
姑且置之惟候元氣則爲作樂之本請如所奏如法築
室岡丘外垣隙地仍選天文生知曆候者往相其役侍
國朝樂書卷百十二 樂舞

八

有次第奏官考驗或草澤之中有能明此學者多方物
色以共成其事其論設特鐘特磬宜令如式成造 上
是其議既而罷之

十五年論大學士李時以君臣宴會可撰儀註尚書夏言
言有周盛時君歌鹿鳴臣歌天保今一奏聖喜慶賀之
舞二奏賓鴻翔翔之舞三奏聖仙朝聖之舞又詔大禱
樂六奏舞八佾

十七年新廟成 成祖迎神樂別歌三獻祓饌還宮樂如
太廟 仁 宣 英 惠四廟樂歌同 孝 武二廟
迎神樂別歌祓饌還宮樂歌同 睿廟樂別歌異於諸

廟立秋時禘禮如夏樂歌異於夏立冬時禘禮如秋樂歌異於秋

禮部言古者龍見而等與啓蟄而郊之意同宜用盛樂通典曰樂於南郊之旁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蓋樂舞者所以振盪聲容宣暢和氣詔告天地感通神明冀陰陽和而雨澤降也先年本部議擬等壇祈禱禮儀神樂觀正樂外增設鼓吹選教舞童青衣執羽繞壇周旋歌雲門之曲而舞已經探有樂章而儀物未備宜命所司造舞衣羽旄等物選見在樂舞生年幼質秀者百人教習歌舞充等壇用庶鉅典靡闕得旨報罷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三 樂制

七

山西道州同知李文察通所著樂書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記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典樂要論三卷因請與正樂以薦上帝祀廟考教皇太子章下禮部覆言文察所述樂書其於禮樂樂聲原多前人所未及者且於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才法似徑款深合虞書言志永言保承和聲之旨宜令文察及太常知音律者選能歌樂舞生百餘人協同肄習本部及該寺正官以時按試候聲律諧協吹律候氣咸有應驗更議擇用詔授文察太常典簿協同該寺官肄業

十八年以皇考配享上帝於龍飛殿樂章皆出御製

十九年掌太常寺禮部侍郎金贊仁言皇上創立郊廟陵寢社稷諸典其中樂章儀注悉親更定臣先年集爲太常總覽一部已付史館今聖制日新典禮益高謹特增輯九廟學等大享明堂諸儀備載一冊進呈請增入總覽屬名刊布得旨所進書名太常總紀暫付史館待祀典大定刊刻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三 樂制

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布政司右參政臣林 贊 訂正

禮部十一

祥瑞

辛丑年十一月黃河清自平陸三門頃下至孟津五百里

皆清凡七日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州河清

至永泮始如故

太祖攻虜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

中聖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駐蹕之地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三 祥瑞

災元年四月句容耆民施仁等獻瑞麥 上下令諭民曰

自渡江以來十有三載境內多以瑞麥來獻丙申當塗

縣麥生一穗兩岐丁酉上元麥生一穗三穗寧國麥生

一穗二穗今句容又獻麥一穗二穗蓋由人民勤于農

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力獻畝以奉父母育

妻子永爲太平之民其享豐年之樂起居注唐同進曰

昔在成周嘉禾同穎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岐今主上

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亦修農務故

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然也 上曰

天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爲國家者豈可恃此而自息乎

洪武二年四月淮安寧國鎮江楊州台州等府并澤州各

獻瑞麥 上曰朕爲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昇天地之

心使三光平寧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國

家之瑞不以物爲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何損聖德

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華芝時以爲瑞乃不能謙抑自

損撫輯民康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

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

地震而漢德于是乎衰嘉祥無徵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九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凡祥瑞應見皆爲國家休徵按唐

六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其大瑞景星慶雲麟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三 祥瑞

鳳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兔之類中瑞蒼鳥朱雁之類

小瑞岐麥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又按唐令凡祥瑞應

若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合大瑞者所司應卽表奏百

僚詣闕上表拜賀告廟頒下其諸郡瑞并令所司轉申

以聞若鳥獸之類有生獲以獻者仍遂其本性放之山

野亦有可致者如連理枝之類則不須齎送今擬凡祥

瑞應見若麟鳳龜龍之類合大瑞者計各處表奏不得

泛言虛飾上聽其餘諸瑞所在官司驗實圖進

上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如災異之來

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

皆令所司仰時飛奏

十月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致斯翰林雖隊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待讓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于松柏實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宜告于宗廟願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貳忘鑒成

國朝興蒙卷百三十八 祥瑞

王

而生騶逸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請宗廟願之史館非所以垂示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已而學士宋濂入賀因作頌以進 上既受賀乃復召濂詢以災祥之故濂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得不予祥于其仁孔子作春秋祥瑞不書有年則書登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可徵乎 皇上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爲瑞以臻和豐爲祥祝前代植金童以承液誇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爲戒則英明之漢絕絕之智卓冠百王爲法萬世 上曰然先正云頌不忘規 祿近之矣

三年四月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

二穗者十餘本 上曰愿期饑饉朕特遣人賑恤今未

數月遂以瑞麥來獻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得養雖無瑞麥何傷朕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鬭爭之事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愛弟恭此足爲世瑞麥特一物之瑞非天下瑞也

五月陝西寧夏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二本兩穗者十有餘本弘文館學士劉基奏頌以進

四年七月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惑嬌諛至于天災垂戒朕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月間災

國朝興蒙卷百三十八 祥瑞

王

與其心猶存警惕朕後澹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修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言祥瑞者相繼于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誠况爲天下國家而可以爲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

十月甘露降于鍾山

五年正月五色雲見

六月句容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上御武樓中書省率百官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臨御同帶之瓜產於

句容句容陛下祖鄉實爲祜祥蓋由聖德和休國家協慶故雙瓜連帶之瑞獨見於此以彰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連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帶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祜祥示之苟有微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保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堯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祜故祜祥不在於微物遂爲贊賜其民錢千二百

按是年嘉瓜並蒂產于句容張鏡乳之圖群臣上進

南朝興業卷百十三

五

五

上曰作贊不以祥瑞自居學士宋濂爲頌以進未幾張氏兄弟坐事駢斬於市子姪充軍者數人瑞乎妖乎然今張氏族頗大天下稱爲嘉瓜張氏云

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十一月甘露降

六年五月盱眙民進瑞麥十六本皆一莖二穗御史答陳與權言天產嘉祥以兆國家之福而爲聖世之徵今瑞麥之產乃上帝借草木之靈以彰君臣異體同心之象又產于盱眙屬縣帝鄉也是宜薦之宗廟以彰祖宗之神皇且斯麥之登尚爲宗廟况瑞麥乎 上曰以瑞

麥爲朕所致則不敢當必歸之祖宗神靈御史之言良是乃命薦之宗廟

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誠意伯劉基作頌進

八年十一月甘露降于園丘青松上時 上詣齋宮省視壇場採而嘗之甘如飴糖儒臣咸獻歌詩以頌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特祥不戒未必皆吉親妖能懲未必皆凶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己所致哉因著甘露諭示群臣

十八年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上曰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

南朝興業卷百十三

六

五

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至異異之來不能復興蓋夸侈之心生則敬慎之志息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二十一年五月五色雲見到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微于治世堯舜之時興于詩歌此實聖德所致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于此也

二十八年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群臣表賀 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爲 成祖靖難師至紫荊所服素紅統袍忽見白花如雪色

爲龍紋黼黻其美如刺繡諸將見者駭異以爲嘉兆
上曰水花偶然所凝豈可遽言嘉應况當戒愼之際不
可以此爲喜而有怠心

永樂二年七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鄒縣野蠶
成繭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 上曰野蠶成繭使編於
山東之地亦不通衣被一方而未及於天下朕之心必
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方可爲朕賀也止之

九月周王福以驛奏來獻先是周王敗于荊州獲一獸白
質黑章視首虎軀其狀孔成不可追視王命部卒俛之
其性孔仁遂投致之因召父老以詢成謂驛虞云王幸

國朝典彙卷二十三 不祥

七

其屬表獻闕下 上服皮弁御奉天殿視之不震不動
柔伏自然 上頷謂王曰朕爲嘉瑞朕聞敢知維彼自
是弟之邦朕甚嘉焉其國公丘福率百官稱賀 上曰
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
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驛虞若果爲祥在朕
更當加慎是日宴周王子華益殿其從官宴于中右門
十二月禹門渡黃河清且數百里明年正月上月高平王
自陽王俱拜表恭賀二月秦王復以表聞祭酒胡儼
作河清賦以獻

三年七月陝西興平鳳州獻瑞麥群臣未賀以爲聖德覆

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 上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
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爲
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怨怨于下者乎覽表祇
益慙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諫使非治世之風也

九月關陝奏獻嘉禾數穗同一華儒臣撰詩以進初洪武
二十八年九月北平禾有異莖同穗之祥 上爲燕王
時進 太祖視御翰墨爲詩一章以賜 上佩誦追惟
乃用篆勒于石拓木成軸至是復有嘉禾之瑞遂以分
賜諸王及京師三品以上翰林近侍國子祭酒司業
四年六月南陽府獻瑞麥 上語禮臣曰比郡縣屢奏祥

國朝典彙卷二十三 不祥

八

瑞獨此爲豐年之兆若年穀豐登民足衣食老少無凍
餒之患皆天地祖宗之賜矣命薦之宗廟
十一月庚申 上修舉金匱齋法于朝天宮神樂觀洞神
宮追薦 皇考 皇妣甲子慶雲見朝天宮乙丑甘露
降于宮櫺 丙寅慶雲復見已既訖事甘露復降孝陵
松柏醴泉出神樂觀 上命中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
群臣上表賀 聖孝瑞應 上以因祥恩懼不宜怠忽
申飭之侍臣楊士奇等俱有詩頌
六年三月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布按二司奏以柏生花
爲瑞 上賜勅切責曰朕主享天下生民休戚未嘗獨

知故委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輯乃肆志安逸軍民疾苦一毫不言而言柏花爲瑞夫時和歲登物無疵穢生民足食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爾等驗之人事歲果豐登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于國何利于民而以爲瑞也相爲朋比諛佞忠君卹民之心安在哉姑曲宥爾等復爲欺罔雖欲倖免不可得矣

蘇州楊州言榆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勝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柏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榆花小人務諛說可惡速降嚴旨切責之

七年三月交趾進白象奉寧侯陳珪率百官表賀 上曰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祥瑞

卿等但盡心爲國爲民以副朕望白象世常有者勿賀七月嘉雲縣民獻嘉禾賜鈔二十錠先是行在禮部尚書趙珩以禎祥登見若兩岐之麥野蠶成繭日食不見之類皆欲稱賀 上悉却之至是又因獻嘉禾欲率廷臣表賀 上曰古之帝王爲治尚敦實黜浮華朕德弗逮但得四叙協和海宇康又黎民衣食給足卽國家之福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爲遂止

八月山西繁峙獻嘉禾二百七十九本禮部請賀 上曰朕奉天子民正賴天降豐年使四海皆足今蘇杭水患未息保定安肅處州皆雨電渾河決于固安傷禾稼且

四方之虞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群臣一言弭災之道而喋喋于賀嘉禾謂詳朕德所致夫災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助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十月北京有白鵲之瑞行在禮部行南京處實自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楊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庶子贊善撰呈稿 太子不憚命尚書蔣義持以示士奇曰甚寂寥且不著題以賀白鵲白鹿皆可命士奇改一對云聖金門而送吾馴彤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朕同類贈于帝舜之廷如玉其輝騰霄在文王之岡義以進 太子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內厨進膳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祥瑞

遂令內使陳昂徹以賜士奇且傳 旨諭之曰其飽進藥食早出非但倚卿文學久不開直諫之言慮有過不知急欲得相見也

八年二月車駕次永安甸雨雪已而復霽日下五色雲見八月辛酉旦老人星見丙位色赤黃

十年七月浙江平陽縣獻嘉禾百六十四本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嘉禾雖豐年之祥然今四方數奏水旱未必皆豐宜遣人巡視存卹不可恃此原吉等頓首曰陛下存心于此實社稷蒼生之福

八月丙寅壽星見丙位

十月十一日命 皇太子漢武子方山是日甘露降十六日大駕狩于陽山甘露大降二十五日大駕復幸武國山甘露又降珠璣玉潤其甘如飴以頒賜從臣翕然贊歎以爲萬世太平之福明日文武諸臣稱賀祭酒胡儼作頌以進

山西繁峙進嘉禾百五十八本

十一年五月曹縣縣丞禮部尚書呂震奏稱上瑞請率群臣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足此爲上瑞卿處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教李沆爲人則善矣震退 上頗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三 祥瑞

十一

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十一月山東民有獻野蠶繭絲者群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令織帛染絲黃製衾命 皇太子奉薦太廟

十二年九月撫蜀制國王齊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禮部請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旣安雖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

十三年二月貴州布政使將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婺州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歲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明效靈之徵呂震請率群臣表賀 上曰人臣

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喚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麟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頌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十一月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于至日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往者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欲上表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十四年七月鎮守寧夏等處陽侯陳懋進嘉禾二寶同帝八月癸酉旦壽星見欽天監以聞尚書呂震率百官請表賀 上諭之曰朕惟 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掃除群孽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臻茲太平是以上天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三 祥瑞

十二

垂象顯鴻應擇朕涼薄易克膺茲期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凡爲臣民能遵守 高皇帝成憲爲子盡孝爲臣盡忠奉公守法安分守已用成福祿國家之祥幾大千此爾文武臣僚宜各盡心輔朕不遠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贊爾子爾孫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星其勿負十五年七月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爲瑞然四方旱潦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爲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謏庸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十一月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已未督工奉寧侯陳珪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霽氤氳流通彌散霄漢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殿其諸象至已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圓圓如日正當御坐已而西度宮苑映上御殿延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見呂震率群臣表賀上諭曰朕德涼薄託于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祥異輒進表賀願朕冥昧寧不自知夫戒謹者治之所興宴安者亂之所自卿等宜精白乃心勵臣職奉成憲用以輔朕共承天休書曰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十三

四

十六年正月陝西耀州民獻玄兔呂震請賀不許

十七年九月丙辰卿雲見欽天監言占書卿雲喜氣也太

平之應又曰天子孝則卿雲見君聖臣賢天下順心則日旁氣如龍鳳茲實上瑞行在禮部請率百官表賀勅免之且論曰昔帝舜之世萬邦協和故百工有卿雲相和之譚朕朕食之間恒慮政事有缺民生未安安敢恃此爲祥繼上天委畀朕與卿等當憂勤惕厲以答天眷何以賀焉

十一月廿露降于孝陵之松柏時皇太子監國近人採

獻上祇薦宗廟頒賜百官儒臣進表賀

十八年九月山東諸城縣進龍馬縣馬常有牝牡海濱者一日雲霧聯腋有物蜿蜒與馬核至是產駒麟麟肉髮體具龍文其色青蒼龍馬云

二十一年八月禮部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都穆堂芝且奏太微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圍不散又山石產靈芝呂震率百官進賀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殿上資福于皇考皇叔下爲天下生民祈福非爲己且朕德涼薄不敢恃此爲祥其勿賀

洪熙元年正月南京龍山產靈芝著大特異守臣以進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十四

部請賀不許

三月癸酉五色雲見

八月魯王華輝遣長史進瑞雲呂震以書給之應請賀

上曰近畿內屢奏水潦卿不聞乎朕方夙夜憂民艱念以此爲瑞則山東一隅之民富之如他處何勿賀

宣德四年二月襄城伯李隆獻瑞雲二云出來安縣石園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合群臣觀之禮部尚書胡濙等請賀上曰祈祥之典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四年中外豈皆得人民生豈皆得所賜慶之祥于德帝繼唐太宗曰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勤

作典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朕與卿等宜共謹之若駒虞其免賀

寧夏總兵寧陽侯陳繼進玄兔白兔各一賜蟒衣玉帶

四月寧夏守臣復進玄兔大學士楊士奇進瑞應詩

七月廣東海陽進白鳥二胡濙請率群臣賀上曰祇敬

祖宗恭表聖母職分當然何賀之有祇瑞之云良增

慙愧朕夙夜祇念祖宗付託懼弗負荷惟賴兩群臣

同心同德贊輔不逮溢美虛辭非所樂聞其止勿賀

五年七月勅諭文武群臣禮部言山西所進龍馬駒以爲

瑞應群臣同上表賀朕自承大統孜孜夜夜期與華夷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祥瑞

十五

三

同孫康泰幸數年以來國家平寧歲歲有牧百姓相安

邊陲清肅皆天地祖宗之佑群臣贊輔之力方切激

懷惟懷永圖天年穀歲登生民給足仁賢勛職四裔獻

服禮義興于閭閻武備修而不用此有國之祥瑞也朕

與卿等共祇龜之一獻之異未足爲瑞其止勿賀

四川茂州守臣進瑞麥有一莖三穗五穗者時太廟之

側產嘉禾有一莖四五穗至六七穗者禮臣請表賀

上曰瑞麥嘉禾同是豐年之慶但朕以非總居位且比

來四方屢奏禾早可言賀耶然產于太廟洞實天與

祖宗神靈之所敝佑昔周人貽我丰稔之詩必歸于先

公之德上帝之命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賀

四十二月二十一日夜合巽星見于九杓大如彈光色黃

白光輝有彗欽天監言占法合巽瑞星爲君上施孝德

典禮樂人民和悅夷狄率化來朝之應于是群臣忻悅

作舞皆以爲皇上聖德所感國家隆盛永遠之慶率

賀上表聖心謙抑推而弗居且賜璽書戒勵彌至

七年五月忻州民武燭家馬生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

文被體如麒麟撫于謙同巡按三司視之咸謂爲龍馬

與而進之胡濙請表賀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

至朕方旦夕憂廟一獻之微何救民饑而欲表賀止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祥瑞

十六

五

八月陝西永壽等縣獻嘉禾有同本三莖或五莖或十數

穗龍一尺有餘者有同本十九莖或二十莖或十餘穗

又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五歧六歧或一節一歧者

上覽之謂群臣曰諸物不足爲瑞穀以養民今蕃異如

此可以爲瑞是日又有獻嘉瓜者胡濙言瓜連理而生

有瓜懸綿遠之兆二者皆禎祥請奉表賀上不許曰

嘉禾瑞瓜雖年豐物阜之應皆天地宗廟之所垂佑朕

何德以致之風夜內省有歉多矣其止勿賀

八年八月間謠言景星見西北方大門占書天子至孝任

賢使能海內歡悅制作合天法公清明則見今觀斯瑞

賁聖德太平之應請借群臣表賀 上不許勅曰古人
有言時和歲豐爲上瑞今陰陽不和水旱爲災四方告
饑不可勝紀朕每念天與祖宗付託之重內慙于心風
夜感懼皇天之瑞何救民饑而表賀哉聖賢之心惟德
是敬恒欽天以自度不因祥而自矜爾群臣尙其夙夜
同心同德佐朕于理治政事者以安民爲本典軍旅者
以武備爲重任刑法者以平恕爲要敦懷行之毋懈毋
怠庶用下慰四海生靈之願聖上答天地宗廟之付託
而吾君臣亦得同享無窮之美其止勿賀

閏八月南海外諸番國獻麒麟四少傅楊士奇等進頌

紀朝興慶卷三十三

十七

綸修許彬以麒麟獅子麒麟玄虎四祥進 接續麟乃番
人所名福狸狀如羆其文白黑相錯勻變可觀乃王會
所無者

九年八月甘肅守臣蘇龍馬其耳額領及鬚尾皆自龍而
全體潔白如雪鬃毛層疊狀若波文騰驤卓犖有瑞雲
追電意氣獻者云其牧之池而池下有龍常雲雨晦冥
風雷交作于上勅賜群臣觀之請上表賀勿許

大學士楊士奇進龍馬歌納之士奇云西北乾位也國天
馬所自出而龍就象也故又爲龍馬瑞麟云龍馬仁馬
也應德而至又云龍馬太平之應也誠出 皇上仁恩

義釋教治天下是天降聖瑞以彰 皇上大德以垂太
平之慶宜有詠歌暢諸樂府以宣揚鴻烈于悠久
十年九月四川龍州宜撫司以瑞麥來獻有一莖六穗七
穗者 英宗曰所在早晚相聖獨此瑞麥何以見民之
饑乎其令天下自今凡若類毋獻
正統七年九月鎮守陝西都督郭銘等奏西安府并羅州
嘉禾一莖二三穗四五穗至數十穗者三百餘本胡漢
等請賀勿許

景泰二年正月南京禮部奏山川壇醴泉見先是 上改

元詔凡有災異不時奏聞言祥瑞違詔該者罪之至是

紀朝興慶卷三十三

十八

南京太常寺道士魏學誠于山川壇井汲冰劉象芳驗
水色黃白以告署奉祀羅輔遂報于守備太監袁誠曰
此醴泉也兵部尚書王驥及府郎諸司請井取薦于奉
先殿然後以聞有言龍龍祥瑞之說遂息

成化六年春甘露降于鄧州松栢 上親御寶官取以賜
百官大學士彭蔚翰林學士尹直撰甘露頌以進

弘治十四年二月保定府臣獻白鵝以爲祥瑞禮部尚書
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正德二年八月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是月 世宗生
于興邸益其兆云

七年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請五月

嘉靖元年汪西然議王喬齡奏 獻皇帝始封之國舟泊

龍江關憑島馬數集江柳向舟鳴唼提學副使李夢陽

恭進文集可考其事神異宜錄付史館禮部議覆詔可

六年十二月河南寧寶知縣張延桂奏是月庚申鳴佐村

黃河澄清凡五日不于他處而于鳴佐詩稱焉冀孝德

史稱中興賢佐今聖天子在上登庸賢俊赫然中興萬

世太平之應也 上曰黃河澄清實効豐異肯願上天

庇祐宗社錫福人民所致乃遣官祭告 上褒紀之以

詩既而御史周相謙隨告祭 上慰繫相部錄奉其官

國朝集案卷一百三十一 辭職

十本

四上

七年正月甲戌朔甘露降于長泰安漢等縣敬化諸星南

轅汀淳撫臣汪鏞上南元日降甘露藉諸象繪進上之

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皇上仁孝

之德進隆舜武敬一之心媲美湯文名號正而倫理明

禮樂興而刑罰中至和感召有此麒麟 止覽奏曰甘

露呈瑞以爲朕仁孝感格之徵大宜敢當朕非好爲祥

瑞然天意所至人不取違惟奉天求庇民物以答重恩

仍遣官祭告于宗廟頒賜廷臣

四月大學士楊一清等奏謝賜甘露 上曰分給卿等甘

露非朕特祥自於上天所賜守臣來進朕不敢私先賜

於祖考俟欲臨賜群臣不能特以一二賜望卿等交發

朕躬贊予致治庶可承天眷耳覽所稱頌惟慙

黃河清五十里禮部請遣官致祭及上表稱賀 上曰上

天錫佑河神效靈其遣官太常賞祀往祭以答神貺不

必上表賀其該縣奏報官役仍各費以銀幣有差

八年巡撫四川都御史唐鳳儀獻樂至縣所產瑞麥一莖

五穗 上曰撫臣奏獻瑞麥具悉誠意可盡心撫安人

民共答天貺

巡撫南贛都御史汪鏞獻甘露賜金幣

九年河南巡撫都御史徐瓚奏瑞麥一莖二穗者百本

國朝集案卷一百三十一 辭職

三十

五上

上嘉獎之賜以銀幣仍薦之內殿未幾聽選調導危仲

斌以原籍巴縣所產瑞麥獻有一莖五穗者京師人又

言瑞禾生于郊禮部尚書李時麻請稱賀不許再請許

之大學士張璠作嘉禾頌以獻

十二月甘露降顯慶安陸守臣奏上之 上乃出郊羅講

天觀于國丘祭告世廟頒賜廷臣仍襲欽天記頌以示

後世侍讀學士夏言撰寶露頌以獻令付史館

十年八月鄭王遣使獻白鵲二時令四郊典禮告成禮部

請賀而白鵲適至 上喜獻于太廟以彰天休禮部侍

郎夏言進瑞鵲頌令付史館

曲周斷產嘉瓜并帶者二瓜中更生枝身者一縣丞侯廷訓繪圖以聞上奇之以示禮部禮部以爲本支繁衍之兆上乃親燎內殿賜廷訓永一襲

十一年十一月四川撫臣宋洽獲白兔于梁山縣以獻禮部尚書夏言等請獻之太廟呈于兩宮太后前百官表賀上曰茲見罕有良由和氣所感而忠臣賢士推爲瑞此在我祖宗與古帝王可以當之朕以非薄安可受賀瓊再上從之吏部尚書汪鋐學士蔡昂各獻詩尚書夏言少詹事張瀚學士席春祭酒林文俊編修張袞各獻頌禮部侍郎湛若水獻演雅學士廖道南王

國朝興業卷三十三

祥瑞

壬子

九

教修撰姚沐各獻頌倫以訓獻歌上皆優各

十二月學士郭維藩獻白兔賦竹官責令對狀觀其職

十二年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獲白鹿于靈寶縣以獻夏

言請告獻太廟世廟百官表賀上諭令擇日告

獻併呈于兩宮皇太后不必表賀言因請乃許之

大學士李時方獻夫崔鑒各以白鹿呈瑞奏獻鹿詩一章

吏部尚書汪鋐修撰王用賓編修董承叙各獻頌禮部

尚書夏言侍郎湛若水席春學士蔡昂修撰姚沐編修

張袞祭酒林文俊各獻賦詹事府學士蔡昂學士廖道南

王教各獻詩上皆優各

三月鹿天撫臣陳輔得白兔于無錫縣以獻命何內苑夏言以白兔雖產東吳與西蜀所獻同乞免稱賀上曰白鶴鹿兔已屢行獻賀之禮今後或有重至不必復舉仍令天下果非正瑞自至者勿報于是任鑑作詩三章美上謙冲之德上褒答之

十三年四川雲陽縣民夏瑄柏獲異石以獻云用水灌可照人影逼政使陳經言瑄柏小民當呈之有司不當徑詣闕下以開進獻之端下戶部辨驗無狀弗據西域貢胡言爲禱雨所用札冊石早時置泉內呪之可致雲雨命收入內庫

國朝興業卷三十三

祥瑞

壬子

三

十六年獻王厚燾得白兔撰頌以進詔嘉王忠愛免詣宮

中頌送史館報會同賜加鄭府側禮部尚書嚴嵩等言

白兔爲瑞前代稱奇自上臨御設今再見且當九

廟告成之後聖嗣降生之初產于中州應期適至與

前四郊南畢鄭府奏連雲鵲先後同符宜卜日恭獻

九廟兩宮以承聖貺仍配群臣上表稱賀上不許

十七年正月甘露降龍溪縣巡按福建御史李元陽進甘

露九覽詔留宮中禮官請薦廟稱賀上曰實露之

降實拜天庥朕躬謝于玄極實殷薦宗廟奉兩宮

頌賜大臣百官表賀已之

十八年 月乙巳早午景雲見縹緲五色見言顧鼎臣以

聞 上命禮部擇日昭謝禮臣嚴嵩請于翼日祈禱禮

畢御奉天殿受賀 上命免賀獨擇日昭謝焉

永城知縣劉瑞奏進瑞奉一莖七穗者二本 上曰麥粒

我民允爲至寶朕當勉修敬德以答 帝祝

七月水火木金四星聚東井

二十三年八月泰安知州馬逢伯奏獻瑞麥嘉禾 上曰

禾麥之祥民食所關天地洪恩不可不敬其擇吉奏謝

玄極寶殿獻于祖廟會西苑亦獻瑞穀張壁因請 上

御奉天殿群臣致祥賀賀 上曰瑞在稼穡非珠玉不

可食者此况禁荒之秀又當豐稔成上天恩屬豈可輕

視仰承洪眷尚未奉謝玄恩受賀不可也

月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凡六十有四等壇壝黍五出

者一 上諭大臣曰田內見雙穗仰天地所賜與罔禾

漢麥不同且六十四數卦之正也又零壇內黍五出者

一夫元始生懸一珠大如黍又黍爲五穀之先皆 太

上垂示且今年非多雨則虜又逞犯數者不可不知玄

恩以崇天道卿等其語禮官 太上玄恩不可慢視故

會所司者知之禮部請百官稱賀 上曰爾等有言月

禾漢麥不爲祥不必虛敬但不可誦若毀道耳

二十四年正月黃潤縣生員劉大燮奏進瑞麥以表
表裏鈔五百貢

八月永和王知燠進白鹿賀 萬壽聖節禮部請告獻稱

賀 上曰瑞應誠荷 上天眷錫依擬擇吉告 廟免

稱賀賜王常服一襲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

二十五年成國公朱希忠等以贈泉出瑞賀 上曰苑殿

隨泉獻瑞朕祇承 皇穹眷佑欽戴惟深卿等陳賀覽

奏具悉禮部尚書費來進隨泉頌部商覽

二十七年西苑奏登嘉穀雙穗七十五本賜管理農事戶

部侍郎李士翱彩幣羊酒禮部請獻 太廟宜付史館

續朝典卷二百三十八祥瑞

行慶賀禮 上以吳天降祥事關民食非他物比從之

三十三年七月西苑產嘉穀三穗雙穗百五十一本會鄭

府盟津王子祐摺覆獻嘉穀雙穗者七十八本命擇日

告獻 祖廟禮部請宜付史館奉百官賀報曰一本二

穗皆稱禾瑞天賜玄休不可慢忽今夷狄作亂水火疫

流皆謂上人所主任事之臣不盡心虔置何以賀爲

三十五年八月詔有司採芝 上問禮部古用芝草入薦

產于何所求之得否具以狀對尚書吳山等對言本草

芝有赤白青黑黃紫其色不同其味亦異然皆云久食

輕身論衡云芝生于上土氣和故芝草生瑞命記云王

者德仁則芝草生文選云煌煌靈芝一年三秀漢書儀
云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實夜有光黃帝內傳云王母
遺仙歌萬年長生之曲授帝以不雨玉笈之書命關風
瑤池之上授神芝圖十二卷然世不常有服食之法亦
未有傳 皇上體道奉玄芝草自將應時挺生遠近必
有獻者所產之地臣未敢預擬詔有司採諸玄嶽龍虎
三茅齊雲及五嶽仍訪之民間會究平民張臣
五本獻之 上悅賜銀幣自是臣民獻芝者紛紛矣
三十六年十月玄嶽諸山獻芝千有餘本先是 上屢諭
玄嶽諸處採獻鮮芝逾九月者勿上至是共獻一千四

國朝典彙卷二百三十八 祥瑞

二十一

百十本已而延接北嶽御史馬思誠獻二十本延撫河
南都御史潘思獻三十有三本布政司林懋和獻二十
有二本憲按北嶽御史路楷獻二十有一本四方總上
者不勝計都縣民亦獻一百八十一本賞以金幣
三十七年延撫應天都御史趙忻獻芝二十四本延接真
如士獻二十本山東延接段顧言獻二十七本湖廣延
接黃孝瑞獻四十六本河南延接楊惟平獻二十五本
西苑上嘉禾五本 上命薦千 太廟群臣表賀
四月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得白鹿舟山獻之 上悅
賜銀幣禮部請告廟受賀得旨上天眷佑賜瑞非一今

如臣數頃南北勾賊本欺誦我事上玄宗憲人心不測
以此瑞上之豈可忽慢其命公朱希忠代獻太廟表賀
自卿等言已見敬天事君至意自朕言非偶且願已之
間七月西苑進瑞設一本三穗者一雙穗者五十五賜督
理農事戶部侍郎高燠銀二十兩絲幣一襲命公朱希
忠告獻 太廟群臣表賀

胡宗憲再獲白鹿于齊雲山獻之 上謂一歲中天降二
瑞恩眷非常命公朱希忠告謝于 玄極寶殿伯方承
祿告 太廟以宗憲忠敬陞俸一級百官表賀
十月禮部類奏四方所進芝一千八百六十四本詔有徑

國朝典彙卷二百三十八 祥瑞

二十六

尺以上者仍廣求以進
三十八年八月延撫鳳陽俞都御史李遂獻白鹿二禮部
請遣官告廟百官於大明門賀賀 上命公朱希忠告
太廟百官免賀
三十九年八月胡宗憲獻芝草五百莖一 上悅名處曰
玉龜芝之曰仙芝賜宗憲銀五十兩金鶴衣一襲禮部因
請謝玄告 廟許之
十二月延撫陝西都御史程軫延接御史李秋疏獻白鹿
芝草各一云得之部內書堂山鳥務官中 上以玄祥
垂至歸恩 天眷賜貺等各緣帛二表裏鈔二千貢禮

部疏請謝玄告 廟許之

四十年正月陝西獻白鹿時白鹿出南山萬壽宮前芝

叢中土人得之獻臣視鹿采芝以獻群臣表賀

三月南京錦衣衛指揮徐繼勛獻白兔云得之鳳陽鳳凰

山下道公朱希忠告 太廟群臣疏賀

八月御田產嘉穀與頌同本者四十九田官以獻群臣表

賀

十月禮部奏四方所進鮮芝共七百六十九本其五色芝

尺者尚不得多請申諭明年加意採取從之

十一月淮王厚奏得白馬一雙于鄒縣以獻 上嘉王成

國朝興業卷二十一 群賢

主

敬賜金文幣遣尉馬都尉謝詔告 太廟群臣疏賀

四十一年二月大學士嚴嵩孫錦衣衛都指揮錦獻玉兔

一重芝六十四本方士藍道行獻廣德詔遣公承希忠

獻 太廟群臣上表賀

四月陝西鄜縣故官王金蓮靈芝五色龜 上大嘉節授

金太醫院御醫仍諭禮部龜芝五色既全五數又備宜

非上玄之賜乃命公朱希忠告 太廟群臣上表稱賀

瑞兔又生子二 上言玄恩垂示延生之祥特爲罕遇乃

建謝典分贈馬謝詔告 太廟免百官賀

七月內苑獻一重三穗者二兩穗者三十一群臣表賀

十一月顯陵守備太監張方奉祀耕華等至冬至日甘露

降顯陵之松樹採取以獻 上大悅以示嚴誨言在昔

黃帝唐光本朝惟 太祖 成而帝致斯瑞今顯陵乃

二聖發祥之地而冬至乃一陽來復之期斯地斯時奇

逢妙合宜令百官稱賀以昭聖孝感通之徵 上從之

四十二年正月甘露復降于 顯陵松樹守備太監張方

以獻 上悅宜諭百官遣定國公徐延禧往祭 顯陵

加方恩一等守臣及供奉 園陵者各賜銀幣有差

八月御田產嘉穀一莖四穗者三本三穗者六本兩穗者

八十有一本田官以獻群臣表賀

國朝興業卷二十一 群賢

主

御苑龜生卵者五群臣表賀

延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鸛言出自景陵群臣表賀

四十三年五月 上夜坐庭中御輦後忽獲一桃左右或

見桃從空中墮 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典五日明日

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 上益喜諭禮部謝玄

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群臣表賀 上以青祥三錫

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

四十四年六月有芝生于 睿宗原廟廟在太廟都官之

外舊爲 睿宗廟後以太廟成神主附太廟而原廟猶

存至是前殿東柱產金色芝一本 上大悅因命名玉

芝宮群臣表賀既而奉安 睿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
后神位于玉芝宮以高土包存闕兼提點奉事香火
八月山西陽曲縣生員鄧登高獻白兔賜以金幣
四十五年八月 萬壽節時總督倉場兼理西苑戶部侍郎劉體乾以瑞禾獻三穗者四本二穗者九十六本大學士徐階表賀 上喜批答曰朕仰荷天恩賜瑞穀祇切感慶賜體乾等銀幣有差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祥羣

五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十二

災異附錄 日月食

吳元年正月絳州天鼓鳴

方明

二月永州晝勝大雨電城中人舉燈而食雞棲於墻陰時

三月蒙古大都大風晝晦

十月福州地震 太白歲星災或聚斗

彙集

十

上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所萌天必垂

象示之其兆先見故當加敬省不敢遽豫侍臣曰天高

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受禍 上曰天

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受

災而為祥者故宋公一言受戒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

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洪武元年正月庚寅雪星見於昴畢

三月彗星出昴北 按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

李淳風作蒼天文志成帝咸和七年十一月彗蔽守昴

八年七月彗蔽入昴占口胡王 是月石勒果死九年

八月月又犯鼎十一月石虎廢石弘幽書之浮風曰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疆弱常占於鼎不關太微紫宮也自是精於天文者首稱浮風而其言如此則鼎為胡星明矣又言強弱不關於太微紫宮則胡人雖入中國僭大號不得當正統又明矣嗚呼天人之際淵乎微哉迨我聖祖以正月即皇帝位復中國之正統彗星即見於鼎畢之間是月又出於鼎北至七月而元遂以除歷種之舊織布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大平之瑞天也七日蒙古大都紅霧又黑氣起壬戌白虹貫日乙丑白虹復貫日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纂

土

八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風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猶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恭政傳朕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懼自省人君遇災而能驚懼則天變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鎮臣等特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聖衷特在臣等 上曰君臣一體苟知驚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朕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講議便民事宜可消天變者

二年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

先是彰德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三年十二月壬午日中有黑子 詔廷臣言得失起居注

萬謠言日者陽之精也至陽之中而有黑子是陰之奸

平陽也共在人事德為陽刑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

刑勝乎德小人勝乎君子臣請凡臣民有罪法當死者

皆三覆奏毋輒置之刑小人而奸君子之位者黜之庶

乎天象威也吏部尚書郎本中言日者君象也在陛下

修德以禳之君德修則天變自消昔宋景公一言之善

災感猶為退舍況陛下以天錫之寶誠能益加修省何

天變之不回哉且河南中原之士隱於山林者宜訪求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纂

辛

之仕於朝者有能加其官或不能者加其爵爵為天之

仁愛人君鑒視告戒無所不在則人君懼之於心而施

之於政者亦當無所不用其情也詩曰明明在上赫赫

在下天人感應之機如此願陛下無忽 上皆嘉納

四年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

人之常情聞禍祥則有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

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聞體朕心

遇災異匿而不報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

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

五年黃河竭可涉

七月十七日建康地震大雷震死男女十六人驗一
八月乙酉徐澤縣西北空中有聲如雷

六年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陞化白氣復曲折

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

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詔覓恤天

下舊年穀米及生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

米就酌本遠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四月望星三八紫微垣

七年十二月太陰犯軒轅左角 上諭中書省臣曰太陰

犯軒轅占云大臣無免爾中書宜告各督衛官凡公務

關朝典卷百十四 彙纂

有爭政體者宜速改以來自安

八年四月甲寅日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

之地 上遣使往北邊諭額川侯爵友德并定遠等處

都指揮司諸戎練兵嚴飭守備

八月京師大旱

是年庫錢庫銀飛或曰此陰歷陽徵之徵也時錢銀貯久

一日南臺民家屋脊有錢豎立瓦上各以竹穿其孔貫

之或得一二十文始知皆庫錢也又廣積庫內錢庫銀

其重數百斤忽穿庫飛出一儒生夜坐見田間火起曰

此必有寶因往識其地比旦乃在秧田中去土尺許見

白銀有珠瑱廣積字大不可舉遂告相識者十八人同

掘取已而分爭不平遂聞於官 上曰此銀已失三塊

矣此天所以昇是儒也其賜之餘止與傭工錢

九年三月壬申太白晝見

六月戊子客星見至七月乙亥沒

九月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徐建曰七月火星犯上將此

月金星又犯之占有奸人刺客當謹備之可編諭諸將

一體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關官尤宜防

範惟南去者可以便令

閏九月以五星素度日月相測詔求直言 詳求言

朝典卷百十四 彙纂

十年正月丁酉夜雨黑水如墨汁池水皆黑浙江金處諸

境皆有之按占云黑霧霧下天下冤次年按察司經歷

王尚賢分守金處歸刑擾害死徙者五百家是其應也

二月白虹貫日

十月初三日虎白日入漢西門傷二軍人其一死部教在

京徒役

十一年元旦蚤朝文武已集鳴鼓數扣忽斷為二 上怒

甚欲罪工部官得胡丞相奏如免及朝有賜賜自天而

問死於丹墀見者異之又瑞昌縣奏有大聲如鐘自天

而下無形益妖鼓也次年官民皆安

八月蘇松揚白等處海溢 九月客星掃天并

十月有星孛於天

十二年四月遣使勸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四

月庚申日交堂在泰分主有戰鬪已未太白見東方至

於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爾等宜順天時追擊番寇

十四年五月丁未建德雪六月己卯杭州晴日飛雪

十一月黑氣亘天

十五年勅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九月乙丑夜熒惑犯南

斗蓋上天垂象以示警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

師久勞於外恐累心懈弛爲寇所乘宜嚴加戒飭以備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纂 六

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朕懷

十六年正月戊申白虹貫日

十八年二月己巳初昏五星並見

九月戊寅太白經天客星入太微垣 乙酉彗長丈掃箕

十月彗掃天廟

十九年三月白虹貫日 四月熒惑留南斗 七月癸亥

三辰晝見

二十年二月五星皆見 五月丁巳三辰晝見 六月太

白經天

二十一年十二月丁卯三辰晝見

二十二年十二月白虹貫日

二十三年正月熒惑入南斗 七月江南北海溢

七月揚州海潮汎溢溺死甯丁三萬餘人松江海鹽亦各

二萬餘人

二十四年四月彗星三入紫微垣

二十六年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因從

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星素度

三十年二月白虹貫日

五月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尾跡有光自天尉入紫微垣

下有二星隨之至游氣中沒 上觀天象占在北房遠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纂 七

勅旨代遼寧谷諸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役不

寧往往必驗今天象與往者正同不可不懼也

十月熒惑犯南斗

三十一年九月長星西園有聲如雷

十月熒惑守心時岳池縣教諭程濟占應兵起北方期在

明年罔上書於朝

建文元年三月京師地震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人專政

陰盛陽微謁見於天執政大怒斥爲福寧知縣

永樂元年正月夜木星犯星西第三星

四月太白出昴北 閏十一月北京山地震

二年十一月京師地震 諭文武羣臣宜戒謹修職共圖
天意凡軍民有不便之事當速改之

六年七月 上御奉天門顧侍臣曰近日郡縣奏水旱朕
甚不寧通政馬麟對口水旱出天數堯湯時不免今開
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
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苞等曰朕與卿
等皆當修省更須得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
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八年正月辛卯夜有星大如盞青白色尾跡有光出文昌
西北行至近濁 甲午夜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有光
出天厨西南行至雲中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纂

天

三

八月丁未夜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尾跡有光出右攝提
南行至近濁 壬子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有光出女
床西北行至游氣

三月戊辰夜有星大如碗赤色光燭地出太微垣外西
南行入太微垣右執法星旁 乙酉夜有星大如盞赤
色有光出漸臺東北行至近濁

四月庚子行在各營中夜刀戟皆有火光 夜有星大如
雞子青白色赤色尾跡有光出紫微垣內后星旁西北行
至北斗魁 乙巳夜月犯靈臺上星 乙卯夜月犯十

二國之泰星

五月丁卯夜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有光出東南雲中東
北行至近濁

六月壬寅夜有星大如雞子赤色光燭地出轸道東北行
入貫索內 丙午夜火星犯太微垣右執法

八月丙申夜有星大如盞青白色尾跡有光出西方西南
行入游氣 甲子水星犯右執法

九月戊辰夜有星大如盞青白色光燭地出正南雲中西
南行至近濁 乙亥夜水星犯靈臺土官 己丑夜月
犯太微西垣上將星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纂

天

三

辛卯夜金星犯天江南二星

十月甲午朔夜有星大如碗赤色有尾跡光燭地由司怪
旁東北入輿鬼星 戊申晝太白見未位 壬子夜月

犯五諸侯二星 甲寅夜有星大如彈丸赤色尾跡有

光出天關流五丈餘先如雞子大西南行人天祥 戊
午夜月犯太微垣右執法 諭三法司宜加敬謹無罪
不可枉有罪不可縱須得中道無纖毫輕重

十二月壬子月犯木星

九年二月甲辰夜有星大如盞赤色有光出陣車流丈餘
發光近西濁北行至游氣 己未夜有星大如碗青白

色出正南雲中西北行入雲中

四月庚子夜月犯木星 庚戌夜有星大如盞赤色有尾

光燭地出紫微垣內四輔旁北行至游氣

十年三月甲午夜月犯軒轅大星

六月癸亥夜月犯心宿後星 十月乙丑夜月掩犯昴宿

十四年六月丁卯夜太白犯諸王東第一星

陝西雨雹傷麥 沛縣淫雨傷稼 獲鹿縣雨雹傷稼

七月鄆縣淫雨洪水至壞民廬舍二百一十二戶 霪化

縣暴雨傷田禾 開封府十四州縣淫雨決黃河堤崖

沒居民田稼 乙巳夜太白犯鎮星 辛亥夜鎮星犯

國朝興業卷百十四

彙纂

十

三

鬼宿東南星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丁未夜月犯畢宿

洪熙元年正月癸未以過冬不雪勅府部院大臣懋修乃

職康濟兆民惟誠可以動天願共勉之

乙未日生左右珥色赤黃白虹貫之

二月辛酉夜月犯天江

三月南京地震者三

四月南京地震星變 上問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

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 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

起明日召士奇蹇歸展監國二十年謾應交構心之艱

危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下二人亦

流涕慰上 上曰卽吾不幸彼誰知吾三人同心一誠

宣德元年八月京師地震 東南天鳴聲如萬鼓

四年正月南京地震

五年十月丙申夜淫星見八日始滅

六年四月有星孛於東井 九月熒惑犯南斗

八年八月熒惑犯南斗

閏八月華出天倉旁人覓索掃七台按鄭轅曰是月有彗

星見或曰歸邪星也

正統元年四月河北旱蝗 九月白虹貫日修狼星動搖

國朝興業卷百十四

彙纂

十

冬旱無雪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

京 上知之頗厭芳所爲至是無雪百福不應科道復

交章論芳乃命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

問有無勅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卽召吏部降四人黜

九人下六人於獄皆逃自軍四者佛尚未斥而人已釋

快厥明大雪

三年五月江北大水

四年六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修廢政令戶部侍郎吳璽

順天府尹姜潯賑卹軍民

勅諭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因災修政除重弊

事件二十一條皆閣臣楊士奇代草一吏部考黜食污無能官吏裁革冗員一在外官員未及兩考者不許保舉一差人踏看水旱災傷具聞開豁一拖欠各項錢糧物料悉蠲免一考察食虐軍官勿令管事一各處解納段足顧料等項不許刁蹬留難一稱賀祥瑞禮部行文止之一做工人匠勿令失所一推問囚犯不許拷打逼認一言官務扶善惡不許肆為欺蔽餘俱切實政

九年閏七月浙西大水

十四年七月災或入南斗侍講徐程頤知天文私語友劉

渾以不祥久之不退舍皆曰禍不遠矣亟命妻李南歸

綱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纂

主

皆重遷有難色理恕曰爾不急去待作達子婦耶乃行

理字有

是年二至夏晝冬夜各六十一刻

時王振擅權災異疊見振諱言之紹興山移於平地民告於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龜生秦之如常又陝西二

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三日移數

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徙東流於海濟沒人家千餘戶

振略不覺畏狼恐愈甚禍及國家可畏哉

京泰元年正月彗星出天市垣掃天紀

閏正月京師烈風晝聯彗星見

六月火保于謙言南京災異迭見乞敬天仁民法祖公賞爵戒逆賊却玩好上曰災異迭見皆朕之過覽卿所言足見愛君愛國之心朕當益加警省庶回天意但有見聞尤須進言以匡朕德以盡卿職

三年三月有星孛於畢八月災或盡見

十月於未客星見與鬼

四年五月乙丑有星出勾陳北二小星隨之

丁丑歲星盡見六月甲辰又見

五年正月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天順元年六月彗孛連見

綱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纂

主

已亥是日清露酉刻大風雷雨驟從西北來發樹壞屋須

臾雨雹大如雞彈至地無時不化奉天門東吻牌摧毀

欽天監奏雹者陰陽陽也盛陽雨水氣熱而陰陽之則

轉為雹占書曰凡雨雹所起必有怨怒不平之事伏乞

皇上譴天戒修省寬恤刑獄上然之

二年秋天監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上問閣臣岳正

對曰奸臣無主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

信事遂止

三年十月彗出星雙日暈數重累月不息

四年六月上以京師大水壞屋溺人命工部侍郎邵昱

金都御史曹翼同給事中擇京畿內外高爽之地及各
廩房以居官吏軍民之無屋者戶部侍郎吳星順天府
尹姜濤存問被水之家給米一石溺死者皆五百貫
五年五月江南北大水連年水災天下米價皆貴人民艱
難至是年尤甚

七月巡按河南御史陳璧等奏久雨河溢水入汴梁城官
舍民居浸沒過半公帑私積蕩然一空周府官眷并臣
等各乘舟筏避於城外高處軍民死者甚衆上命工
部侍郎薛遠往視之

七年二月聯夜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上疏曰傳言無形
國朝典彙卷百十附入 彙纂 南

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懷念元元
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上命賢
具寬恤事宜以進皆從之

八年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木壞郊壇降勅修省
成化元年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提東南

行至天市西垣

二月彗星見 天雨黑黍於襄陽地震屋宇搖動有聲

三月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個月而沒

四月甲申鈞州地震有聲至二十三日方止

五月大星雨守南斗越五日勅諭文武羣臣修省

八月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所屬郡邑凡
一百四十餘處各奏水患詔戶部勘實以聞

十一月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

十二月丙子晚金星犯鍵閉星 癸未夜月犯左執法星

二年正月甲辰朔晨時日暈及左右珥皆氣赤黃色鮮明

七月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三年四月科道言近年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
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

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况兩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
水旱之餘公私私俱困房寇在遠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
國朝典彙卷百十附入 彙纂 主

防之時伏望以敬為所以懲自懲滿戲宴樂無益之事
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寶罷之以防國用萬
機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請臣工同加脩省庶足
解天怒慰人心保受命無疆之休 上嘉納之

八月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陳東方第一星

四年五月京師大旱

七月己未夜北方有流星青白色光明燭地自關道旁西
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 有星孛於斗牛

八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 甲午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九月癸亥夜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南變爲

彗星 戊辰彗星見東北方 巳巳彗星見西南方

丁丑昏彗星犯七宮等四星 壬午昏彗星入市垣

十月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二星至十一月戊午始滅

五年正月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 巳巳夜月入

鬼宿犯積尸氣 戊寅月犯心宿

二月癸巳曉金星犯牛宿 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閏二月己未雨霰天昏蒙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

庚亥夜月犯積薪及木星 甲子夜月犯軒轅御女星

巳卯日變白土曜四塞 癸未夜現山縣雨雹大如斗

六月九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三司官具牲醴薦於河神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典

十六

十六

而漁者於河拾一船守河者以布十疋易以獻果觀之

其具以手敏之中汨汨作水聲其形大如人首下體上

聞贊音白微具五色又多黠黑點持之甚重氣暖而澤

潤人不知爲何祥有占者云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吳郡

劉昌謂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變亦卵生茲因其類歟

七月巳酉曉刻水星犯軒轅大星

十二月無雪

六年正月給事中郭登奏今年正月河南秦地震既而寧

太常寺事李命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郭隆等即

以甘露事上臣備位諫官不敢不言蓋遇災異則懼心

起悅休祥則端心肅懼則修德禱則息政故聖人不責

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宗桑穀生朝雉雉是

耳因巫咸祖已之言恐懼修省受災爲祥故能享國長

久商道益隆漢文景時日食地震山崩川湧星變之異

未易遽數二君恐懼修省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

減租稅以救民和氣應海內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者

亂亡隨之 皇上踐阼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當

如巫咸之告君祖已之正事郭隆等乃以先奏地震連

雷不言願以復奏甘露諸言瑞應跡其所存實懷容悅

伏願以年豐爲瑞以民安爲祥以賢才爲寶遇災而懼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典

十七

十七

開瑞不喜仍罷給希安以謝天下禁天下不許獻言祥

瑞仍以地震天旱因災求言傳訪政事缺失民閭疾苦

以次施行使天下後世知 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

懼災修德其爲瑞應豈不大哉 上曰朕未以此急於

德政郭隆安得爲此言始置之

湖廣地震 二月二十八日旦時微風自西北來至辰刻

漸大沙土滄然震驚其色正黃如柳葉然土沾人手面

洒洒然如濕頃 天地晦冥色映窓牖間紅如血室中

不辨人巳而紅色漸黯黑至午未復黃稍開朋人相顧

慘憺至三月三日微雨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

風而雨土拂之如塵積地皆黃色皆益甚明日大雨時
或紅黑至初六日始作東北風七日又雨八日始霽人
心乃安

三月甲辰大風揚沙黃霧四塞 癸未昏刻月犯金星

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霆四塞 大雨水

七月戊戌曉刻月犯昴宿

八月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天璽星

九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 甲午夜犯左執法

十月丙午夜東方流星赤色光明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災異

十一

井宿

七年立春日以星變避殿御奉天門使服進春免賀

二月丁卯曉刻月犯羅堰星

上以雨澤不降令羣臣條陳闕失 三月有星孛於天田

四月己卯雨土震夜木星入太微垣守端門

閏九月辛亥曉刻土星犯天高星

十一月彗見軒轅 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大赦天下

十二月丁丑夜彗星北行其光益著橫掃太微垣郎位星

己卯夜彗星光甚長大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

度餘犯天槍尾掃北斗三公太陽 上避殿徹樂

丙辰立春昏刻彗星犯天河星

八月正月戊戌朔以星變免慶賀羣臣俱具朝服行八拜

禮 夜月犯軒轅左角星 癸酉曉刻月犯金星

二六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陳東第五星

四月京畿自二月至是月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

七月丙午隴州大風雨雹中有如牛者五長七八尺厚三

四寸六日方銷是月州之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吏部尚書姚夔言南京及浙江等處守臣各奏今年七月

狂風大雷雨江海湧溢環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禾

多至漂溺況前歲秋彗示變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災異

十一

尤甚加之胡虜猖獗暴骨千里兵燹於奔命民困於饑

饑饉一歲人乘機扇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修所以

安民弭患急務事下禮部尚書鄒輔會府部大臣議南

京承平日久宜初守備恭贊大臣整飭兵備隨清地控

京師鳳陽接境淮安浙江福建連山順海各宜簡大臣

巡撫其地三司郡縣官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瀆

海兵民多以魚鹽為生如肩挑販賣買食者戒所司勿

禁災甚之地今平糶節鹽課顏料草束俱令勿徵邊關

士卒半為主將私役宜悉究其弊議上詔皆允行

十一月癸丑曉刻木星犯鉤鈴

九年四月河道侍郎王恕言去年自京直抵楊州南三
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稿
民不聊生三月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
講災卹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章下所司
六月河間府蝗廣平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并河南懷慶府
大雨水

十一年二月癸卯晚刻月犯牛宿火星

五月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 已未金星晝見於巳

六月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重堂背氣皆赤青色鮮明

十二年正月辛亥南京地震有聲 南京科道以南京陰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災異

二十

續載日地震有聲上疏修省

四月庚寅夜太原府地震有聲

七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
有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闖入雖密室亦無不有
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腥如
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夜各持刃張燈自防有
黑氣來輒鳴金擊鼓逐之初起於城西西北人莫敢言及
各城皆有始各訴於兵馬司巡城御史審驗乃具以聞
止云不知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
狀如大狸登不啻二十餘枚兼旬始息 上命設法捕

之仍燕人無得傳疑乃於禁中祭告天地曰臣以非薄
之資撫養成之運賴政事多缺致災異若臻茲者京城
內外有物夜出殘害軍民驚動閭巷夫豈不慮生必有
所自意者用度不節致傷民財歟土木煩興過勞民力
歟忠言不聞下情無由上達歟仁政不施賢惠未能下
究歟夙夜兢惕罔知攸措伏惟大造垂慈幽賜矜憫赦
過宥罪轉禍為祥俾妖物潛消居人安妥臣當極謹天
戒循省愆尤彌維新於政令以圖報於大恩不勝慙慙
懇禱之至大學士商輅等亦條上時政八事請付所司
行之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東輿

主

七

一日皇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太監懷恩掖之頃之乃定 搜震澤長節云先
是黑青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候忽無
定或侵入面或嚙人手足未幾立西殿命汪直使偵外
事文武大臣多被傷辱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候忽不測
人以爲黑青之應也

十月辛巳京師地震

十三年二月甲午浙江山陰縣地忽湧泉如血高尺餘

閏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星

巡撫直都御史牟傑奏去年十一月南京大雷今春二

月安慶復有大雪雷電之異乞修人事以弭天災仍飭六科十三道備陳致變之由上曰陰陽愆忒雨雪雷電不時皆政事不脩所致況謫見而京警戒尤切今欲修政事求直言應天以實所司其志行之

六月京師雨錢

七月肇昌平涼府諸縣預霜傷稼

十一月杭州大雷雨虹見巡按御史佘鍾言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交作虹霓出見皆為非時乞加修省事下禮部覆奏近年杭州等府旱澇相仍今又值此災

國朝典案卷百十四

災異

十二

受不可不預為警備宜移文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痛

加修省伸冤抑捕強橫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

十四年八月御史范珠奏江北大水為災漂沒田廬倒塌

城郭春秋傳曰大水者陰逆與怨氣并所致也伏望親

賢遙奸信實必罰仍勸翰林院博稽往事陳致災之由

欽天監占候天象推災咎之應科道直言無隱吏部用

人無私法司鞫囚無枉戶工二部一切逋欠之物不急

之務宜停徵罷役及被災之處今年稅糧為除豁以甦

民困上曰所言皆已行之事所司其知之

是月戊戌早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

衛士爭鬪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上命御史究其事所從竟莫能得也

十五年四月京師大水

五月乙卯常州地震有聲生白毛

九月丙子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

十二月二十日夜金星犯南斗

十六年四月雲南麗江白石雲山梨半移金沙江中水溢

沒田廬

六月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

輒陷尋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按雙槐歲

國朝典案卷百十四

災異

十三

按謂其占女生為男之兆唐武后時有此變今幸小耳

時昭德萬貴妃專寵每侍上戎服男飾以從上益

愛之此其應也

九月辛丑武州地震有聲夜四方流星大如盞赤色光

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壽星旁尾跡散

十七年三月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

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

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火今所動

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

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

興儲廣蓄者費用以備歲凶濟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
毋從事虛文從之

四月南京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頗長猛虎
近城傷人且雷陽和煦時而寒風淒雨有類秋冬臣惟
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京各部侍
郎劉俊馬顯李本祭酒王傑皆有干濟誠之罷歸田里
給事中周紱等亦以爲言且及都御史鄒傑辰鵬鳳卿
李瑞章下吏部覆奏俱留治事

六月宿州民張珍妻王氏孕當產膝下右痛不可忍凡三
月而增劇至三月一日亥時腹畔右開裂生一男吳宰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纂

十四

中有異哉一產按御史周善上其事按產不由戶者

釋氏以爲世導及轉輸聖王之瑞而儒者以爲必無之

事實未必然今張珍事視允明記之產直項綴錄又云

二十年徐州一婦初孕肋骨下即生一痛漸長如枝大

久之皮亦空薄兒遂從此產有司具聞月給勝米直往

來徐州見之此豈一事耶然所傳不同而皆有據嘉靖

未真定屬城有婦人於右肋產一男其雄偉然六歲死

而前二人至長不聞有異天地大矣何所不有

十八年九月庚戌金星甚見於中

晉寧河王府自十七年以來每夜有妖見或爲神像或爲

王侯雷索酒食時舉火將焚宮是年十二月十八夜果
焚府第無遺冠服器皿皆盡妖亦隨滅

二十年正月己丑朔星變地震勸諭舉臣同加修省指陳
時政利弊

三月甲辰新建豐城高安三縣大風雨雪電壞民舍宇民
多壓死

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分遣大臣賑恤之
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歷化白氣復

曲折上騰聲如雷驗時西方復有火星赤色自中天西
行近尾跡化白氣而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纂

十五

以星受詔救天下

星間有聲詔求直言

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

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動搖有司奏聞時

輒發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宜露會欽天監奏言

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

下即上帝東宮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上首肯如詔

爲東宮選妃儲始定五月廣東肇慶大水

二十二年十月淮北山東大饑冬旱無雪

二十三年五月京師大旱

東應縣昏刺天地昏黑空中聲如雷尋有黑氣墜地搖之
得黑石二一如碗一如卵形

八月甲申夜金星犯亢宿

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巨東南光甚獨地蛇
舞如龍朝寧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

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
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
者巡按御史楊亨言災二事一日戒稅利二日除奸
弊

國朝興業卷百十四

東果

十六

三

三月南京欽天監奏白晝太白守辰歲守巳

四月天壽山大風電各陵樓殿厨亭并各監廟屋瓦獸角
擊碎甚多禮部尚書周弘謨請修省 上是之

二年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
畜多溺死

三年十一月彗星見於天津 勅彗星垂戒朕與文武羣

臣同加修省

給事中柴昇疏言災非術來變不虛出如徵在君必謀何
以建皇極大中之正徵在羣臣必謀何以秉進賢退不
肖之公徵在四夷何以布綏懷保惠之仁其徵於權奸

也必思潛消預奪之機安在徵於貴戚也必思橫施濫
恩之典當懲推此以往采人言而行之用裨政闕則事
炳義先惠皆有備下所可知之

六年七月京師大雨雹大如彈丸小如栗棗平地壅積

七年二月命太監李興等修潯張秋河道各官初至祭河

神天氣陰驟昂不能燃似焚不焚之處宛然人面耳目
口鼻皆具集共駭歎副使楊茂元聞於朝

五月宣府山西河南晝星隕

八年二月長沙府苦竹園花實如麥米楓樹生李實黃連
樹生黃瓜苦蕒菜開淡花七日而凋謝撫臣徐恪以聞

國朝興業卷百十四

東果

十七

三

上日彗災之道在修人事關朕躬者當自舉行爾南京
文武羣臣各處鎮巡等官尤當加修省勉盡職毋共
回天意毋事虛文

四月給事中呂獻上再災八事下所可知之

五月東南諸省大疫 七月西北諸省大旱

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禮部以聞 上

令南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直言闕失

先是四方報災興禮部率類其凡歲終一覆以為故事
尚書倪岳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未復援經史懇懇

爲上言之

九年長寧縣民家榆樹上生蓮花李樹上生蓮花

六月山陰蕭山二縣同日大雨山崩水湧溺廬舍二千餘

間死者三百餘人事聞上命量免被災人戶徭役其

濟民人口者給米二石漂損廬舍者一石

十年三月禮部奏邇者山西陝西天鳴地震星隕京師去

冬垣煥無雪火災迭見今春在風陰霾日精無光山東

以南亢陽爲虐二麥無成請通行內外諸司省躬思咎

勉盡職務仍遣大臣祭告天地社稷山川及在外諸司

各禱於封內山川上令羣臣同加答省官言者直言

無隱內外不職官員科道巡按奏處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請求直言

六月久不雨上戒羣臣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

必多糴食曷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

災但當謹於修己誠於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

民今年田租

十一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覺兵部尚

書馬文升謂野獸不宜入城奏奉守衛四乞嚴武備以

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患旣當備

盜亦宜慎火同列其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奏

旣而禁中亦火範清官焚或問孟春此出何占孟春

曰予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興己酉未嘉炎前數日

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伴趙允紹曰熊於字雖

火城中宜慎火果起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

耳不意其亦驗也

十三年五月彗星見

六部尚書各以星變乞致仕兵部馬文升不允吏部唐順

刑部白昂加太子太傅戶部周經禮部徐璣工部徐貞

加太子太保俱致仕

國朝典彙卷百十

十一月大學士劉吉等言邇者玄象示或妖星出於天津

考之歲籍妖星見爲兵爲饑爲水旱死凶之徵今天下

連年風雨不調南直河南山西陝西旱北直蝗四川湖

廣皆薄收儻明年再似今年閭閻無豐稔之衆盜賊萌

萌發之機中原有事河通阻塞京城百萬生靈必致驚

惶禍亂之作亦不難也乞皇上修省以回天意并陳

罷工役等事上曰災變疊見朕深憂懼思圖消復惟

在恤民今卿等言天寒軍士久勞工役及燒造內官驛

擾地方誠宜停止其令金山口沙河橋南海子及王府

做工官軍人等俱與休息江西燒造磁器內官不必差

副朕畏天恤民之意

十四年正月朔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轉城尤甚聲響如雷傾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猶未息縣康安昌八里橋地夾破湧水裂地長一二丈或四五丈湧出溢流如河南京會都御史林俊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啟東官因薦歸諸璫楊廉等舉為輔導

二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地道主靜動則失常考之古典凡地震者乃坤不承乾臣不承君災殃不承中國之兆然亦未有震於元旦者未有震地成河者此非常之異

國朝典彙卷百十

災異

手

三

古今所罕見也陝西四鄰番虜而延慶二府又密邇河套地震未已而胡虜乘之侵凌之兆亦已明矣且小王于部落日衆酋首火師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欺我官軍值茲民困財竭兵衰將懼之時而欲安內以攘外脩德以弭災亦甚難矣伏望祗畏變興修省克責節金帛以備緊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陝西織造戍得內臣奏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宗社生靈庶幾有賴上曰覽奏具見忠愛所司即便施行七月江西南城縣夜空中有火閃而復合流光下墜長十丈餘隱隱有聲燄軍民獻舍三千餘間余廩穀三萬九

千餘石男婦死者三十三人事聞上令修省賑恤

十五年十一月雲南晝晦五日勅南京刑部侍郎樊聖考祭雲貴諸吏凡罷遣千餘人

戶部員外郎曹璠言致災在朝廷不有雲貴在大臣不在小臣上從之

十六年崇明縣民顧孟文家雞伏卵所出者猿頭而人形長四寸有毛能動而無聲亦毛孽也

五月京師大旱

十七年正月南昌新淦二縣大焚南昌民居一百五十家新淦焚公署四所軍民一千餘家事聞上命缺選等

國朝典彙卷百十

災異

手

三

官俗省安撫

禮科都給事周璽等言雲雨初驟星變繼作皆陽微陰盛之象請親君子遠小人脩政事機夾秋絕近作之侵權黜貪食之蠹國延訪輔臣及九卿以求理亂之費務重修省之實上曰星變事重所司即看詳以聞禮部請如璽言乃命英國公張懋等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十八年九月庚子恒星晝見十二月火星犯左執法正德元年正月朔京師地動大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尋災異併在一時三月星隕如雨天鳴地震

七月己丑等星見參井昴太微垣戊戌乃滅太白經天
八月大角大火中星搖動天璣天璣天權星曜

十月霧霧四塞

二年九月劉瑾禁各處有司官不許奏災異

五年六月京司旱霧

七月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既而潼川州樂至縣

皆震

六年十一月京師地震

七年黑背兒形彗赤黑大者如大小者如蠶若風行有聲

夜出傷人有至死者初自河間順德漸及京師人夜持

臨朝樂案卷百十題本 彗舉

壬子

三

刀斗相等連旦不敢廢陰月始息

三月餘于之仙居塞夜大雷電以風西北有火如箭墜旗

竿上如燃龍光耀四野戊卒因撼動其旗火直飛上竿

首卒因燬火銳衝之其火四散聞塞鎗首皆有光如星

須臾而滅 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榆上有光

八年三月文登縣奉始皇廟鐘鼓夜鳴火起桑上樹皮燬

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 是月流賊破文登

是冬燕趙河朔之地燠如春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

水凝處冰有至尺厚者

十年八月江西省城瀘河火災延燒萬室

十一年五月風雷大旱

十二年五月己亥夜火圍於都察院獄旋轉久之始滅都

御史王琬以聞詔曰火圍獄中無乃刑罰失中歟爾琬

宜率厥屬格省明慎用刑毋致冤抑以弭茲變

九月 上幸大同佩陽和雨雹星限

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常熟縣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

地蓋磨至檢市村乘雲而下日先如炬口吐火焰鱗甲

頭角皆現雷電猛雨席捲居民三百餘家船十餘艘陸

地盡粉死者三十餘人酉戌時乘雲東去是夜紅雨如

注五日乃息

彗舉

壬子

三

六月江西大水

十一月銅仁府平山衛范璽家黃牯牛生犢額豐齒巖騰

足并尾俱成鱗甲落地死又李幸妻生男兩頭四手足

良久死

十四年春京師風霾晝晦水溢

十五年正月彗星見 五月江西大水

十六年正月有星孛於東南項之橫絕東西復為鉤屈

六月北京山東河南陝西南直江北淮陽諸郡旱自正月

不雨至于五月福建福州等府亢旱瘟疫盛行府縣官

病死者四十餘員軍民死者無算

七月四日遼陽湯站倭風雨驟作大水溢滿衝倒城垣三十五丈壞道路三十餘里壓死十二人 上聞曰災異非常守臣宜痛加修省以回 天意卽時賑恤

文安縣水忽漲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傍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解縣民人穴中避之頗賴以全土人謂之河恒

嘉靖元年七月南京風雨暴至江水俱漲船民居數十百家城垣宮闕觀祀守臣以聞 上諭南京羣臣同加修省

按萬曆十年壬午七月十三日戊辰至次日巳巳大風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纂

手書

故本江海及湖水俱常熱異常明嘉定吳江等處漂沒室廬人言以萬計考嘉靖元年壬午七月二十四日亦戊辰至次日巳巳災亦如之又考是日俱有龍火之異前壬午禍微輕而後壬午禍甚慘而後要之六十年內所無也周甲子子支又同異哉

二年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上言太監蕭敬久竊重柄復聞傳乞之門地震之變職由斯人乞速竄還不報

三月時久旱風塵禮部侍郎賈誼請修省給事中安磐言九旱風塵受不虛生夫靈豈陛下明有所蔽歟早登

下澤不下究厥間歲以來法官不聞露禱之誠外廷不下求賢之詔非所以承天地子萬民也 上嘉納命止齋醮及一切典禮部曰亢旱久風塵不息二麥未秀秋種未

山川復論禮部曰亢旱久風塵不息二麥未秀秋種未布厥心惶惶凡政令缺失軍民利病當與章者在內諸司從實舉行當奏請者奏無諱戶部議處預備救荒事宜撫按官督所屬閭閻民疾苦加意存恤省刑薄賦整飭武備修舉荒政盡心職業以稱朕敬天勤民至意

五月大旱自去冬不雪入春風塵迫夏益甚時京師復當震觀星望 上命羣臣言時政得失御史蕭武言皇上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彙纂

王五

近日以來或以養子而冒關監之封或以內臣而奪司寇之職吏部之餘除風德既多法司之律令更易殆盡勅自中出而政府不得贊其詞法以私行而大曹不得據其志經筵則慶日告罷滿祀則不時修舉此天所以示異也南京給事中彭汝實言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變於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楊沙雨土地變於下者屢矣率小漸長盜賊公行草妖木異人物之變屢矣昔人云怒予之天猶可爲也忘予之天不可爲也今燕聞虛費於女寵腹心委託於紹增二孽諸張竟爾殺死李隆蘇紹猶得無志鎮撫以報復而府庫主事羅洪戴內

豐滿私圖而報解縣縣景貴崔文微相整軍枉之奏
職請輸銀食爲威里之縣整此皆失政之大而不能
意修華何望天意之圓人心之感就入不報

六月有星孛於天市

八月河南大水時四方災異奏報頻仍 上曰上天示戒
朕心憂懼特降勅諭同加修省凡屬吏治民隱興利除
害者切實舉行以副天意

三年正月丙寅朔南京地震有聲自前月下弦地震雷聲
連日不絕至是復大震南京禮部侍郎劉瑞言地震不
於他所而獨於南京不於他日而於立春元旦凡有耳
聞朝與衆卷百十四

災異

辛六

日莫不駭愕蓋南都天下之本而軍民又南都之本本
安則天下安固修消弭六事欲覺而災免地賦皆廉濟
修祭告謹戒備端大本應入 上嘉納之

是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初元日丙寅歲填次營室丙子五
星咸至辛巳日躔室初度月食於翼五星皆伏而太白
獨先過星光赫如火衆星渡時司欽天監上言曰自古五
星之聚莫不有大禍福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
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于孫蕃昌無
德受殃失其家國百姓流於天道無親禍無常主故聚
房則祚以昌聚箕井則用朝漢與聚井宋盛衰奎是四

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禍一福昭然在德惟天實聚於尾
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禍 皇上聖德中興五星
連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成大慶乎占書又曰
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
賊之謀者亦不可不加之意也章下禮部

四月禮部侍郎吳一鵬類奏四方災異自二年六月迄
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二地震者三十六雷電雨雹者十
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產妖者各一民饑相殺食者二
非常之變倍於往時願陛下躬行明詔以先聲下教疾
苦罷經營信大臣納忠諫以副天意 上云覽臆底心
惻然事屬朕躬者朕自國之有司其向交修以應天變

災異

辛七

五月無極縣有怪風自西北來先紅復黑咫尺不辨人折
樹木雞犬亂鳴有頃震雷暴雨

房山地震順天府尹王軌言數月以來震於諸藩於南都
乃今於畿內浸近城闕陵寢災莫大焉意者官闕預敗
與宦寺涉推與匪人進用與民力勞瘁與兵荒相仍與
九里深居斷加體察 上覽奏責其任率下所司知之
五年二月時災異衆多畿內復饑禮部以聞 上降諭曰
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憂懼此非下民之辜皆朕之失云
福建諸處大雨自正月至四月不絕平嘯湯馬巨浸海

澄山鳴鼓自聳知府汪文盛上其狀乞賜蠲且乞自
罷以謝天譴章下戶部議賑從之

十月禮部言今歲四方災異臣等歷考史籍未有如今日
者承苞害慘大如雞卵如杯棲者古則有之大如碗似
人頭古未有也拯聖廟宇及民舍至百數十家丁無踪
跡又再三見於一鎮古未有也婦人懷胎生子三月或
四日或形體不全者古則有之至六月面有角手足各
一節獨爪鬼聲古未有也牛犢之產一身二首者古則
有之一身二首腹內心膈與胆各二且二三月間兩省
並見古未有也虎入城市人民家猛惡噬人者古則有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災異

宋

之具人手足出沒倏忽不可防制古未有也雞生二雞
三足者古則有之前後四足古未有也其餘山崩水漲
烈火迅雷淫雨亢陽傷人害物其禍尤慘災不妄興必
有所召往年遇有災異不過齋戒祭告貶損服色而已
原天意所以示警豈徒徵責取文具為哉臣願上下協
和痛加修省使官守言責各盡其職齊澤得下於民一
洗因循玩愒之習 上曰災變非常朕心驚惕諸司宜
實加修省毋事虛文其利輿與章事宜會官議以聞
是歲五六月江左大旱常縣尤甚餘淮兗濟間大雨水田
盡盡沒至是禮部頻報 上以災異頻仍諭羣臣修省

其利病與章事宜集議以聞

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上言臣觀災異如遼東山陝江浙
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雨雹傷稼殲人南北直
隸旱荒為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溢遼東有雷雨之變貴
州有山崩之警至於江南之人有江西之虎怪鄖陽之
牛禍屢見疊出尤為奇異豈惟近世未聞抑亦載籍罕
有稽諸傳紀考其證驗皆陰虛陽衰所致伏願 陛下
總攬乾綱以防災蔽延訪大臣以資輔益覽諸司之奏
章辨臣下之忠佞仍戒飭諸司凡朝廷政事缺失天下
生民利病以至遺賢未盡甄舉忠直未盡收錄謹愿未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災異

李元

盡殄除幽滯未盡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 陛下廓
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大要以恤民國本為
主民心悅則天道和此老臣垂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愚
悃也 上勅諭嘉納一清復條陳修省事宜一祭告以
竭修省之誠一寬恤以宣修省之澤一用人以資修省
之益一革弊以祛修省之害 上曰事關朕躬自有處
置餘命所司降勅頒行

六年六月甲子京師雨錢 七月壬辰南京雨血
七年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 上以災異頻
仍勅羣臣同加修省直言得失又諭輔臣曰卿等亦各

盡言仰體朕懷備省已逾於是言者頗衆不見采納大學士楊一清上言諸臣條奏固多節財省費與民休息之意亦有拾陳言者祇足故事立奇論者有礙措置間有恤民數事又且報罷是皇上應天以質而羣臣之應詔以文也臣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受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告其君曰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天象屢變小人說言山川崩竭水旱蝗虫不足懼也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猜廉恥道消毀譽失真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爲不足懼者非真不足懼矣知其

國朝典要卷百十四

災異

聖

三九八

可懼而修德弭之則轉禍爲福深可畏者則以其變無形而禍甚烈勢若緩而伏最深今日之災實恐隱此臣舉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才以克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日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上嘉納之降旨曰覽奏具見忠愛舉賢才固邦本二者誠爲急務吏戶二部即查照議處以聞科道官以言爲職今後一切利弊務據實直言不得浮謬朕當采納施行

十二月望白氣亘天起乾指坤

八年正月戊戌朔風驟晦如夕

立春日長星出白氣亘天風範貴晦

二月不用 上寧廟不應製自咎說示羣臣使咸加警惕

湖廣襄陽大饑 七月長庚氣如匹布亘天 山西大饑

十一月河南陝西大饑

九年四月北畿河南山西湖廣陝西大饑

十年六月乙巳彗星見東井

十一年正月朔夜星隕於衛聲如雷彗星再見十八日青州地震聲吼如雷十九日尋甸府六涼衛地震祠廟城牆房屋

三月彗星見 肅州衛星落有聲 四月雲南府地震

國朝典要卷百十四

災異

聖

三九八

五月鄒縣天鼓如雷火光落地 六月陝西隆德地震

八月彗度出東井甚長尺餘後東北行歷天津星宿光漸長至文餘增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門至十二月甲戌

凡一百十有五日而滅禮部奏乞修省 上下諭曰彗

星三見妖必有由上天垂象朕祗承風夜間敢遽寧隔

文武羣工責同真贊可不懲艾臣子一人其九卿大臣

宜各自殺効聽其去留用彰盟誓之義仍各條陳所見

共致消弭自二十一日始淺末辦事二日

十月七日夜星四亂飛落

十二年正月隆慶右衛地震如雷

六月彗星見五車甚長五尺餘尾背西南

已亥彗掃大陵及將軍甚長丈餘大學士張孚敬因上言

彗復出於鼎畢之間變不虛生皆臣等未職無狀所致

除自陳外令通加修省 上曰彗星爲異退而復見有

四上天垂戒取不吝懼謹擇日於殿陛祭告文武羣工

宜痛加省愼朕不逮上回天意於是禮臣請榜示大

小臣工以二十日爲始青衣朝奉辦事至告祭後三日

而止 上從其言仍勅文武羣工俱與有天工之責各

痛灑乃心秉公持正以贊朕躬勿視爲故事

十月丙子夜流星如盞大赤色光燭地起地台東井行至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災異 四十三

地津跡化白氣而散四方大小流星經橫交互竟夜

辛巳星隕如雨

十二月禮部奏災異地震八太星隕有聲三天鳴一雷震

殺人山東牛生犢身有文前足有五手甲貴州民生男

兩頭四足四手

禮官復言類奏災異累朝舊規歷年以來未申飭修省令聖

德謙冲似蒙采聽而於內外臣工無所施行將謂 陛

下以災異爲諱以修省爲虛非所以謹天戒明常憲而

昭示天下也 上曰災自朕召敢不省懼內外臣工各

宜恪改卽通行文示悉

十三年閏二月彗星見先自前十一月見至是日光輝
與月爭明 七月三日彗星見

十五年三月戊午客星見於天樞星旁 上諭大學士李

時曰今紫微垣有客星不知主何事應時古人謂天

道遠人道邇事應之說起於漢京房未必一一合但在

人君修德以應之景公一發善言災威退舍况 皇上

修德之所感乎 上嘉納之

萬曆及承平保定諸處俱地震有聲如雷 上諭禮部曰

朕懷上天宜加修省自今日始青衣黑帶靜處三日露

告於天賀喜其罷之其通示文武羣臣痛加修省尚書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災異 四十三

夏言上言聖嗣誕生天下大本所係臣民鼓舞仰戴皇

天降貽之祥茲遽罷免稱賀不惟不足伸臣子慶幸之

私其於重國本答天眷亦若有未盡者請俯察聖心而

從愚懇仍於修省之役御門受賀庶仰答天衷不承天

休竝行不悖 上乃許之

十七年四月八日未刻吳城忽烈風迅雷水雹如注其大

如李中有一窠而四圍皆被至西陽山一境又大如斗

途人不及抵室或中其頂及耳而傷亦有至死者

十八年四月彗星見甚長三尺指東向掃軒轅北第八星

旬乃滅 癸亥金星晝見

五月以星變前行祈禱禮并令大臣自陳諸鎮守內官盡數取回

十九年四月乙巳京師風霾時黃霧四塞俄紫赤色忽暴風從西北起勢如崩崖文德坊及西長安街坊各城牆旌柱俱折夜分乃息上曰風霾之變上天示戒本朕自致學工百職亦宜警省災變有數殆莫可逃朕觀此異凡三見夫占謂主兵喪災西北邊防不可不慎兵部議以聞

九月壬子災或入南斗數日乃去

十月水土金星聚於角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

國朝典彙卷十四人災異

二十年七月有火移大加斗圍左軍都督府中門左良久滅

二十一年八月丁酉災或掩南斗

二十三年六月癸亥犯南斗

二十五年京城大水

二十六年歲星守營室

六月大同先有大星其光如炬向東南流俄而天鼓鳴

十月涇城縣麻陵山先大鳴如雷晝夜不絕歷三日山崩

一百丈裂中半而下東西分崩三四里遺址平陷

二十七年正月上諭輔臣陝西奏災異云山崩積且辟

辛未日風沙大作占曰主兵火有邊警朕惟氣數罔莫能逃然亦不可坐視況上天示象微戒昭然而防備消弭當盡人事朕居君位總理於上無親事之理本兵等皆各有專責卿等其宜示朕意伴皆悉心經畫朕乃仰叩玄慈冀轉災為福云於是禮兵二部各上疏請修省上諭禮部以宜諭百司修舉實政諭兵部以戒飭各邊益慎防守用答上天仁愛之意

七月京師地震

大同右衛恭將馬繼宗令人馬祿女年十有七將適人化

為男子擬接官以聞

國朝典彙卷十四人災異

八月京師地震震求言

三十一年六月雷州遂溪諸縣風雨驟至雷震火光如晝

自西南起至中天星散海潮泛溢壞官民廬舍及人畜

田禾無數

冬日下有赤氣各處地震

三十三年四月慈谿縣地湧血高二尺餘六月京師大水平地丈餘

三十四年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雞犬

鳴吹渭河華州朝邑三原蒲州等處尤甚或地震裂泉

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

或一日連震數次累日震不止渭河泛漲事狀終南山鳴河聲數日陸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者八十三萬有奇時致仕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其不知名及未經奏報者不可數計是時秦人皆露處而晉災尤甚於秦浙中謠言馬祖師家有物如蝴蝶人家雙幻飛走禦之則刀伐傷人夜魔人至死官捕馬道士不得

晦日光忽暗青黑紫色日影如盤數十相摩視久則百千飛盪滿天向西北散易卦驗云愚智同位日月無光

二十五年正月夜彗星見於建賢星旁甚長尺西南指漸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災異

四十六

長至三尺餘歷掃大數垣災相星又東北行入紫微垣掃天床星至四月二日始滅

二月禮部以山西河南同日地震請如創修省九卿科道

許極言時政得失凡可以救災恤民者林奏其被災地

方遣大臣一人祭晉境內名山大川河雒之神及祀典

所載神祇其死者收瘞爲厲壇以祭之上是其議乃

命戶部左侍郎鄒守愚往

九月杭州火府城東南隅及郊外大火官民廬舍焚燬數

千區死者甚衆

三十六年八月陽穀地湧血高尺餘 十二月兗州地震

三十七年三月河南地震有聲 四月密雲地震有聲

五月東陽縣民張思齊家地裂五六處出血如線高尺許

血凝犬就食之掘地無所見還按御史王國本總督侍

郎胡宗憲各上其狀因言往歲慈登曾有此異未幾有

海寇之殃今諸寇未息而東陽復爾可爲寒心乞勅大

小臣工一體警備從之

蒲州潮州各地震 六月遼東大水 七月南陽地震

閏七月淳化諸縣雨雹

三十九年二月竹谿縣地震出血 四月寧夏地震

六月香山新會等縣地震有聲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災異

四十七

三八二

四十年五月蘇松嘉湖澤雨彌月湖陂俱溢平地水深丈餘柏蔣俱沒

四十二年二月京師大風 上諭閣臣曰今日之風占主

兵火似不可以常視其傳諭博示諸臣內職因賊外嚴

邊備閣臣以示兵部尚書楊博等覆奏曰 陛下偶以

風異軫念內外申飭臣等以安撫之事臣惟今日內地

雖稱歲殷然數米寬恤之詔遠邇晏然保無他慮惟是

東虜玉發欲犯古北臣已據許倫調度扼守在大同則

有虜酋俺答自西海東還往牧豐州聲言欲犯左右衛

臣已檄李文達設策防禦今復用明詔申督之內外諸

臣奉行惟謹當不至仰煩聖憂報聞

十二月京師大風占在上功

四十三年正月是夜大風 上諭兵部曰此風未為無謂

非四時之正也上天恩示其懷永之次日又風 上復

諭曰兵旅可用心否十路可聞二三齊否若徒往來文

書何益於事昨二次風異必非無應思示宜小心承之

於是尚書楊博等覆請先備宣前次之各鎮務在萬全

以紓聖憂 上曰邊防當慎已屢有旨宜令劉燾等悉

心幹理軍營亦宜選敝母以文應取罪

六月黑虹見北方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災異

四十八

三七

十一月旱風竄大計京官

十二月北畿山東大饑 連歲荒歉是歲尤甚

四十四年三月時 上久御西內恩威官每有黑氣出擾

而振擲藻井上忽見木綿數團心疑之諭徐階內火當

慎且曰天佑無象惟逆邪作祟不可不為之防階慰解

之至是聖體違和中氣不足面頰作痛諭階知之

四十五年正月戊申大風楊陞四塞 上諭輔臣曰今日

風色甚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 金星晝見

五月朔木星逆行留太微垣左執法 大風震晝晦

湖廣水缺均州城提督太和山太監呂祥乞賑恤從之

隆慶元年三月戊午夜木星逆行守亢宿

四月平虜衛地震

六月乙亥夜月犯畢宿右股北第一星

十月癸未夜金星入南斗

二年元旦大風走石晝晦自京師達江浙江南說言選宮

女每三十額以一寡婦民間室女嫁婦不問老少各婚

配千里鼎沸士大夫亦為之 金星晝見

三月新城空中迅雷如雷 懷慶天鼓鳴 遵化雨雹擊

子大損麥 京師地震百官青衣角帶辦事三日

四月萬全衛晝晦雨雹擊牛馬皆死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災異

四十九

五月給事中何起鳴奏西安府地震如雷平起仆連望城

郭氏塵蔽天垣屋欹側至涇陽咸陽高陵城無完室因

陳納諫恤災邊防守令實政聖德六事乞 獨二年稅糧

報聞御史周弘祖言各省地震有聲裂為溝渠水溢泉

湧旗竿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天雨黑晝臣以地陰

也以安靜為德水亦陰也以順下為常洪範傳曰人憤

怒則水湧溢亂奉曰厥陰生陽不早則火萌氏春秋五

石隕宋祿 皇上即位二年未嘗召見輔臣延訪治道

旁患孔棘備禦無方事涉內臣迭多掣肘焉則免清

查則免皇莊則親收子粒太和則擅取香稅織造之從

屢遭糾劾之疏留中皆足以裨災異者不報

是月山西巡按宋澤奏太原府靜樂縣民李良兩娶妻數年以不和離異後或臥病遂化爲女經脈行流與本村民白尚相好配其弟良雲以奉上所司

六月浙江福建四川陝西淮安鳳陽等處大旱

京師河南河東宣府馬革堡諸所皆大雨雹夜見火光南
京給事中張應治以災異頻仍條陳修禪七事曰動政親賢立信足兵食平盜賊復軍儲察幽枉大意言天心仁愛人君譴災不當專責臣下而前三議勸上革內批罷遊幸召還織造內臣語甚切直上意頗不悅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東廣

辛十

十一月丁丑戌時太原府有星如斗大尾長二丈餘從東北起往西南去隨聞天鼓聲是夜交城一星落且火光

自東北往西南落亦天鼓鳴

十二月禮部類奏災異尚書高儀上言今歲四方災異比往年特甚山西天鳴地裂男子化女浙江水旱尤爲異常宜痛加修省上曰朕夙夜兢惕不敢怠荒爾臣工務實心體國共圖消弭以仰永仁愛之意

三年五月給事中戴鳳翔上言頃見京師木冰其占爲兵祲惟異尤衆因陳彈劾盜安民要機六事禮部因類奏災異并覆鳳翔疏請行內外諸臣痛加警省仍勸上勤

政事虛聽納以御答天戒上納之

台州府颶風大作海潮汎漲天台諸山水壩衝入府城三日遁退溺死人民三萬餘口衝決田地一十五萬餘畝蕩析廬舍五萬餘區

平陽府絳州奏西北天裂自丑至寅通合

鳳翔平涼西安慶陽等處地震千里傾壞城壁傷人畜甚衆

四年四月京師地震禮部尚書高儀等請令百官修省青衣角帶辦事三日仍勅上親賢遠佞動政議學以依欲爲深戒以勵精爲遠圖諒粉飾之彌文崇文修之實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慶果

辛十

政上曰災變非常委宜知儆事關朕躬當自加慎爾等百司其痛加修省勉盡職責毋事虛文

永平府樂亭縣遼東寧遠地衝過化順義等縣山東登州同

日地震樂亭裂二所各長三丈餘黑水涌出寧遠城崩五年三月廣西布政司後街宗室住宅忽地陷一丈寬二丈餘又王府大街地陷二丈深廣數尺又布政司後堂地陷四尺餘橫二丈五尺直一丈六尺

附殿災

吳元年七月己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太祖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奉置几案以祗天戒

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護身殿詔告天下曰朕以非德托於萬姓之上奉天勤民於茲十有三年矣間者幸賴非才肆奸亂政朕思創造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按法誅之恐陷於不義者於心未安昧於知人實朕之過上天垂戒朕甚懼焉可大赦天下 六月雷震午門

建文二年八月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殿災

一

永樂十九年四月奉天華蓋護身三殿災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官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匱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郭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對證日將午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辯如何衆皆紛然呼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夫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從違漸有之或尤原吉背

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殿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皆嘆服

時夜殿災大學士楊榮直入應衛士遞御香圖籍於東華門上諭之曰昨夜火發在日前者幾人卿能收拾圖籍可謂歲寒松柏也榮謝曰職分當然賜銀酒饌古銅器鈔幣諸物

正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鳴吻

十四年六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南京護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次日臺殿生剝棘蒿二尺下詔赦天下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殿災

二

天順元年七月六日承天門災下詔貢舉大赦天下岳雲草詔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

成化三年六月雷震南京午門正樓給事中黃琬等言南京乃祖宗創業之地邇者午門正樓爲雷雨所壞實上天示警御史丁川等亦以爲言上曰朕當勉之因勅諭南京文武舉臣同加修省

九年七月東直門火

二十三年六月雷震南京午門

弘治八年九月孝陵災

十一年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大學士李東陽等

竊竊見頃年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軍器庫火番經
殿火乾清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而清寧宮之災尤爲
大異古先聖王遇災而懼避殿戒膳責已求言修政事
明賞罰然後可以轉禍爲福變災爲祥本朝 列聖具
有故事急宜舉行向來姦佞毀或聖聰妨礙聖政以致
賄賂公行刑賞失當紀綱廢弛實否混淆賦役繁興科
派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屬制畏
罪避禍籍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宜愁嘆之聲仰于
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天道昭明元惡殄盡聖心
開悟洞察前非然餘惡未除宿弊未革雖聖仁廣大姑
翻朝典彙卷百十 殿災

三

示合容而中外人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愛復有此異
伏願大開離照獨運乾剛進賢黜姦明示賞罰當行之
事斷在不疑無更因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諭音戒諭
臣工痛加脩省廣求直言指陳特弊並垂保釋大第施
行以收人心回天意 上悉從之

正德元年三月雷震南京東安門皇極殿瓦併大報恩寺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九年正月乾清宮災

十六年五月日精門災給事中邢寰等以日精門災又久
早不用請修聚寶殿以回天意 上嘉納之仍令禮官

擇日禱雨既而未及禱而雨降 上喜命官告謝天地
及山川社稷之神

嘉靖元年正月己未清寧宮小室火時郊事甫畢風急不
可撲滅大學士楊廷和等因上言火起風烈殆爲天意
况追清寧後殿豈非 興獻帝后之加稱 祖宗神靈
容有未悅者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
之禮名素言逆陰極變災臣難悉知爲廢禮之慮也主
事高尚賢上言郊祀甫畢即有清寧後宮之災意者
與獻帝后之稱於禮不能無疑復以皇字稱之尤爲過
越鄭佐亦言變故之災不於他宮而於清寧之後不在
翻朝典彙卷百十 殿災

四

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 上覽之
動乃從廷和等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
聖母 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給事中朱鳴陽疏曰清寧後室火雖曰小災實關大體臣
妄意編度典禮失中與直言廢業與爵賞太濫與刑罰
親失與外戚賜盛與近幸干政與有一於此皆足召災
况茲數愆各有指驗昔孔子聞魯災知爲僭官驗禮故
也漢傳太后欲與成母等號火災其居鴻臚殿今茲之
火切近清寧豈非大禮不可踰而人言所當恤邪蓋禮
既徇私則直言始不見用希違者恃藩邸之私而冒瀆

如多亂政者特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特官檢之私始矣請求貴近特達迎之私始得干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矣惟、皇上仰畏天變備恤人言惟、之所自起以端其本釐其弊庶足以回天意不報禮部尚書毛澄言、皇上郊祀甫畢禁中失火密邇青宮變不慮生宜慮之以實法成湯之自責效周宣之側身思禮樂教化之或愆念慶賞刑威之有失克其懼災憂患之心而致夫順天悅親之實 上曰上天示戒朕心警惕與卿等同加修省以回天意

四年三月仁壽宮災 聖皇太后所居也時火起延燒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殿東 五

王德安喜景福諸殿 上乃減膳撤樂素衣避正殿告於天地宗社諭令羣臣同加修省

十年正月大內東偏火 上諭告於天告於風考太自宮人郭氏屋延燒東西十四連房俱盡 上諭大學士張璠宮中地隘而屋衆且貴以通棟所以無有火慮聞南京宮中皆磚砌不用木固知 聖祖處深今所毀者不須依舊式未毀者量爲規畫務使道塗疎豁堂舍整飭勿令相近門俱如南京制斯免驚擾耳特復爲火警戒問一篇示曉以明善惡別忠邪自勵云
月兵工二部突諭禮部曰火災惟因人不謹所致不可

不加敬畏卿等宜加謹省毋事虛文仍青末朝令三日朕以自省與卿等共圖休亮復責兵部平日不來公守法致召災變責工部坐視不卽撲救詔錦衣衛逮兵部侍郎陳洪洪武選郎中黃福員外馬坤主事袁家揚且升吏阜江桂等送鎮撫司拷訊他司俱停俸一年
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及西華門城樓西北角柱 上御製祝文行路告禮於殿陛諭羣臣同加修省

十三年六月南京太廟災時風雨交作霹靂震響後殿西南角并前殿西北角火起延燒東西廡廊及神廚庫共一百三十二門金銀祭器冠頂袍服俱燬守備太監李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殿東 六

璣以問 上曰南京祖宗根本重地宗廟尤重朕聞災變不勝警惕五廟神靈必須來慰乃行告天禮於殿陛畢卽詣太廟恭慰神御諭內閣曰慰廟之禮有謂必待擇日齋沐乃可舉行此禮之常今因災而祭禮之變也譬人或遇災子必奔詣父毋以慰安之矣待正衣冠而後行禮部請遵舊規下寬大之詔求忠諫之言九卿諸大臣各宜自陳以候罷免 上曰寬恤詔曾去歲已布諸司有事開修省者各條具以聞御史郎坤南陽易震爲雷其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離爲火其象曰大人繼明照四方聖經備載其理昭著罔非若漢循泥於禍福

依咎之穿鑿諸家滯於小說識緯之魁應惟陛下親玩
自能轉禍為福變災為祥因條上八事曰修政曰崇祀
曰興滅曰尚實曰重本日仁武曰嚴考曰審官下部議
十五年四月雷擊南京西上門獸吻震死男婢十餘人
十六年五月雷震護身殿賜吻大臣疏慰 上諭輔臣曰
上天示戒於護身殿實朕所致卿等具奏問慰已悉忠
愛但雷火非人為必有修省宜當如何可錄示郭勛及
禮部禮部言護身殿即古露寢天子肅容之所也上天
示受於此為戒甚明自本月二十二日始至二十四日
止修省三日更當求刑政之失改之以為消弭之實至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殿災

七

四

開國家利害大計仍許諸臣指實陳奏採納施行在京
堂上官令照例自陳庶應天以實而災異可消得旨上
天垂戒朕切感懼致招在朕勿以他疎朕與卿等修省
如例大臣不必自陳各衙門大小官俱要思盡厥職如
果有係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 大誤我雷火者
上怒與罰盡
十八年二月 上幸承天次衛輝行宮火延及御寢閣婢
死者十餘人越三日行殿復火
六月丁酉朔寅歲末先殿擊殿左吻并鼓樓毀 上召大
學士夏言顧鼎臣往視時界已移辰言等尚未入政府
上不悅曰輔臣朕所憑倚恣逸若是何以表率命禮部

勃之言等諸罪 上曰朕每寬言過非為言為左右義
重也言乃滋微情蔑不知警何以表率百僚暴臣亦相
效既知罪始宥之自後諸司敢肆過貽非者部院奏奏
相黨議者連坐既而 上祭告成諭羣臣同加修省
二十年四月辛酉夜宗廟災 成廟 仁廟二主燬是日
未申刻東草場火城中人遂詭言火在宗廟薄暮雨霽
風甚大作入夜火果從 仁廟起延燒 成廟及太
廟羣廟一時俱盡惟 齊廟獨存 成仁二主以火所
從起不及救故燬 上哀痛不能自勝明日百官各疏
奉慰禮部請 上親祭告內殿以慰神靈復引過泰婦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殿災

八

五

上帝以謝謫告青服御西角門延見羣臣以共譴天譴
下哀痛之詔以安人心行天下宗室共加修省以盡一
體之誠勅內外臣工痛加懲勉以攷交修之微文武羣
臣有奸欺負國蠹政殃民者聽言官指實奏劾九卿及
各衙門四品以上令自陳科道官極言時政得失特賜
采納暫罷內外一切工作省財力以圖修復 上曰宗
廟災殿罪在朕一人仰戴 皇天仁愛叩齋戒禱吉泰
謝南北郊祭告景神殿 太社稷躬行違官祭告朝日
夕月等神陳言時政言官常職何待失受一切工程除
欽定殿就緒外並令停止來謝畢次日御門視事如故

各廟主暫奉安於慶奉趙還安各廟儀物印行稿

巡視皇城科道官胡汝霖等李秉雲劾奏諸大臣問災

不赴救當 太廟將燈時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嚴嵩

胡國公郭勛景山侯崔元工部尚書甘為霖刑部尚書

錢汝京吏部侍郎張淵戶部侍郎王杲副都御史胡守

中始入 憲廟神主殿時禮部尚書溫仁和兵部侍郎

陶諧刑部侍郎吳山大理少卿梁尚德始入其成國公

朱希忠兵部尚書張瓚楚繼宗左都御史王廷相戶部

侍郎任洛禮部侍郎邵承恩馬汝驥兵部侍郎王以祈

刑部侍郎王峻副都御史張衍掌通政司禮部侍郎陳

國朝典彙卷百十

殿東

九

元

經大理寺卿牛天麟則俱未入嚴加勸諭以爲急緩之

戒 上曰所劾大臣不疾人救火是矣然今日大臣不

止疏名數人而又爲二三等分劾大臣與君義均休戚

原無等殺簡諸左右不在常例正當上天垂戒之時猶

敢欺罔誣人如此平日可知其不到文武大臣張洛等

不思宗廟重地不知大義不行疾趨救護忍心廢義本

當查究但事在夕初禍出意外姑從寬宥汝霖等論劾

不實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問已乃請汝霖爲太平府

經歷都建平縣丞秉雲太倉州判於是郭勛崔元翟鑾

嚴嵩等合疏奏言史時方供事祈禱內壇赴救時早督

同 太廟等內臣亟奉神主北長安門汝霖等與臣始

入 上曰卿等力竭齋誠費厥禱雨日夕左右夫誰不

知微說者指事且禱爲民食非聲色游娛非卿等誤縱

使阜妻生今亦自如此羣小報乘機中傷可嘆勿爲介

意事與朕同加修省上答天意

三十六年四月 日申刻大雷雨至戌刻火光驟起由奉

天殿延燒華蓋謹身二殿文武二樓奉天左順右順午

門及午門外左右廊盡燬至天日辰刻始息 上大懼

明日大臣奉慰 上報曰上天垂愛朕戰懼莫知所措

無前大異何以飾詞然子職最親不可不承承仁示卿

國朝典彙卷百十

殿東

十

一

等奉慰具悉忠切罪在朕躬安可他讓惟虛恭爲懷耳

四十年十一月萬壽宮災萬壽宮在西苑本 成祖舊宮

自壬寅宮闕之變 上卽移寓於此不復若大內是夜

火作禁衛皆不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悉燬

四十四年三月酉千步廊火 上諭輔臣徐階曰昨火處

乃史積近地他日纂修何稽焉當預計焉階言據宮監

左祿云正德十六年以來內外題奏及四方番文計八

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千步廊所積乃先

朝遺疏已經纂修者不必別有計處 上然之

隆慶二年承運庫火累朝寶物俱燬

附日月食

洪武元年五月庚午朔日食 二年五月甲午朔日食

四年九月庚戌朔日食

七年二月丁酉朔春分當朝日日食改於己亥日行禮釋

奠先師孔子亦改於次丁日

八年七月己未朔日食 九年七月癸巳朔日食

十年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十一年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十四年十月壬子朔日食

十六年正月己巳朔日食 八月壬申朔日食

二十一年五月甲戌朔日食

國朝興業卷百十四 日月食 十

二十二年九月丙寅朔日食

二十三年九月庚寅朔日食

二十四年三月戊子朔日食 三十年五月壬子朔日食

建文二年三月丙寅朔日食

永樂元年正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

官賀 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則日月當食不

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勿賀

四年六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請表賀

上曰此朕恐懼修省之際何可賀又曰於此一方陰雲

不見天下至大他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

雲不見者水將為災以此言之可賀乎乃止

五年十月辛巳朔日食

六年四月己卯朔日食 十月乙亥朔日食

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

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

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

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

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

當節請罷宴徹樂呂震簡不從節曰萬一契丹行之為

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

國朝興業卷百十四 日月食 二

免賀誠當 上從之

十二年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 六月壬寅朔日食

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十四年五月壬辰朔日食

十五年四月丁巳朔日食 十月癸未朔日食 一

十八年八月丁酉朔日食 十九年八月辛卯朔日食

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食先是 上諭禮臣曰日食天變

之大者現在正旦永念朕答禱焉於心卿等宜各修厥

職以匡輔不逮

二十一年六月庚戌朔日食

洪熙元年十月丙寅朔日食

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
 以爲卽同不食請舉臣賀勅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
 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
 後當食不食厥以非德嗣承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
 上累三光祗懼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
 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
 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豈雲
 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
 欺朕圖修省仰答天意尚賴舉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七年正月辛酉朔日食勅免朝賀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日月食 三
 十年十一月朔當進正統元年大統曆以是日日食移於
 十二月朔
 正統四年八月丙子朔日食 五年正月甲辰朔日食
 是年歲暮勅舉臣曰欽天監言正統六年正月朔日食
 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朕惟事天之誠雖
 微必謹敬天之變豈以微忘况茲歲始陽德方亨致災
 有由敢忘祗畏是日悉免賀禮及期救護如制
 六年正月己亥朔日食 七月丙申朔日食
 七年六月庚寅朔日食
 八年六月甲申朔日食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九年十月丙午朔日食 十年四月壬寅朔日食
 十一年四月 朔日食 十二年八月 朔日食
 十三年二月 朔日食
 景泰二年六月 朔日食 三年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五年四月 朔日食 六年四月 朔日食
 天順二年二月 朔日食 四年六月乙亥朔日食
 閏十一月望月食四外有奇欽天監失於推算下掌監事
 特郎湯序等於部徵詳獻天監
 五年九月 朔日食 十一月 朔日食 望月食
 七年五月己丑朔日食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日月食 四
 成化三年二月丁酉朔日食
 四年二月壬寅朔日食 十二月丁亥朔日食
 五年六月癸丑朔日食 六年六月戊申朔日食
 九年四月辛酉朔日食 十年九月癸丑朔日食
 十一年九月丁未朔日食 十二年二月乙亥朔日食
 十八年五月己巳朔日食 二十年九月乙酉朔日食
 二十一年八月己卯朔日食
 二十二年二月丁酉朔日食
 弘治元年六月癸巳朔日食掌欽天監事太常少卿童軒
 奏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德以爲取人

之本窮理以爲燭奸之要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

二年十二月甲申朔日食 七年三月己卯朔日食

八年三月乙酉朔日食 八月朔日食

十三年五月甲寅朔日食 十四年九月丙子朔日食

十五年五月庚午朔日食 九月庚子朔日食

正德元年三月乙亥朔日食

二年正月乙亥朔日食既免朝賀

九年八月辛卯朔日食 十年十二月癸丑朔日食

十二年六月己巳朔日食 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

十五年三月癸丑朔日食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日月食 五

嘉靖四年十二月乙卯朔日食

五年五月癸未朔日食 六年五月丁丑朔日食

七年五月辛未朔日食 八年十月癸亥朔日食

十八年八月朔日食

十九年三月癸巳朔日食禮部以糾候不食聞 上悅

二十一年七月己酉朔日食既 上下勅曰天心下眷累

及太陽正臣子欺君父外陰侵內陽之咎也夏言以臣

凌君罪不下郭助第累年供事內苑故特宥死去之用

承天戒仍修省三日祇告玄極殿大小臣工宜既乃心

共圖濟理

二十二年正月丙午朔日食

二十七年三月丙子朔日食望月食

二十八年三月辛未朔日食

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日食先是歲前秋月山東徐淮及

廣東俱大水冬日下有赤氣及四方地震疊見章奏至

是元日日食不盡者二秒南京御史徐杖上言日者衆

陽之長以清明普照爲德元日者三陽之首以生育長

養爲事乃於此時請見於天數十年來未有天變若是

異者夫日食爲占先儒謂爲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

之象以實應之則進君子退小人莫要於大察乞勅部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日月食 六

院秉公去留以明黜陟之典而京堂大臣依故事日刻

毋妨賢路疏上不報久之請拭補外任

時日食陰雲不見頃之大雪百官以護日故罷朝賀次

日始朝服詣奉天門行禮仍上表禱賀

御史趙錦言春秋日食三十有六未有無其應者至於食

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其應尤重臣謹以天意驗

之人事願房驛橫閣臣佑寵有若影響之不易者敢昧

死爲 陛下陳之願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

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恩紀綱之不可使亂

將焉罷免以應天變勿使後侵府部諸司之柄則朝廷

清明祀嗣自正臘薦雞橫臣知其不足乎也 上方以供奉青詞悅嵩命送錦下錦衣獄久之創籍爲民

三十四年十一月 朔日食

四十年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微陰欽天官言日食不見

仰同不食 上悅以爲天恭羣臣表賀而禮部尚書吳

山以救護禮舉報忤旨山引罪 上曰爾等守禮不必

引罪該科官如何不奉命以狀對給事中李東華等惶

恐言聖德當陽祥雲護日當食不食此至敬格天之致

山等不知請恭謝玄恩乃如常救護罪不可追臣等失

於於正罪亦難解 上曰天眷人君若君之於臣有不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日月食

七

知法國典有不容見聖人事天敢不欽戴章內不曰稱

賀曰謝玄靈巧執甚爲山前執白鹿殊祥嚴廟強告原

父天容玄嗣所致昨陰雲中監視候甚明非測言比知

如常救護請寧盡以誠不可失正是則是矣然不教天

意實直治名亦不可也科首住條餘各奪俸半年已大

學士嚴嵩言日食雲陰即同不食不當救護人所共知

而是日行禮如故乃部臣之罪不當專責言官 上曰

卿此言敬天慎禮正法之謂本在導官東華改罰兩年

餘宥之部臣姑記罪給事中梁夢龍等遂承風指劾山

上令問住

七月巳丑朔日食時日食一分五秒側免救護禮部尚書
袁輝上言 皇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摩陰退伏萬象
輝華是以日位旺榮氣嚴銷錄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
等不勝懼忤 上以爲然而悅之

隆慶三年正月乙巳朔日食望月食先是給事中陳吾德
疏歲首日月交食天之大變而百官護日多慢不如禮
宜令禮官先於月食前一日戒飭之 皇上亦宜罷遊
樂屏玩好以答天戒則大小臣工將明知聖意所嚮西
不賓恭兢惕以修政矣 上是其言

六年六月乙卯朔日食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日月食

八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金華府同知臣江湛然 訂正

禮部十三

廟祀

甲辰三月中書省進宗廟祀及月朔薦新禮儀 太祖覽

畢忽悲愴流涕因命併錄 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

爲常

吳元年立宗廟

四月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還御便殿泣下不止起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一

居注詹同侍側再三慰之 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

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

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念爲咽不

勝左右皆不能仰視

上詣太廟告曰臣以今年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祀 上帝

於南郊先告 祖考知之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

茲獨未敢考以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恐無以

承 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候南郊竣事嘗

率百司恭詣殿庭告成大禮以共享 上帝之錫福

洪武元年正月四日 上詣太廟恭上四代考妣尊號四

親廟在闕左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

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云

核四親廟從祀則壽春王妣劉氏爲一壇霍丘王妣翟

氏下蔡王安豐王妣趙氏南昌王爲一壇蒙城王妣田

氏明胎王妣唐氏臨淮王妣劉氏爲一壇寶應王陸安

王未安王都梁王美山王山陽王招信王爲一壇南昌

王者文正父也妣王氏昭昇皇陵不入配至洪武二年

又尊壽春王爲皇伯考南昌霍丘下蔡安豐蒙城明胎

臨淮七王爲皇兄寶應陸安未安都梁應山山陽昭信

七王爲皇姪至正德中御史徐文華言族無後者祭於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二

兄弟之孫之身今太廟享配諸王未審於 高皇何親

大抵非兄弟即伯叔至於今五世六世矣祀室祇下禮

官議不從嘉靖建九廟東西廡既如故九廟突復同堂

異室之制附十五王於兩序云

詔置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

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

古好用古邊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水而用之似

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

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孟爵每

事皆八朱漆盤盞二百四十及揮灑枕簟篋筭帷幔浴

室皆具

二月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宗廟議曰傳云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宗而致其根本之意也
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
天子七廟而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
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爲然也若夫太祖百世不遷
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
也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視共王時武王親盡當視
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
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三

三

崩故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闕焉惠帝謂有司立
原廟又以沛宮爲高祖廟又以陵傍立幾園廟自後每
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祖爲太祖文帝爲太
宗宣帝又尊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
國廟及寢廟廟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
武宣元五帝天子親奉祠於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
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於南陽舂陵祀父南頓
君祖鄧鹿都尉曾祖潁川太守高祖舂陵節侯皆歲時
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祿皇后更永別室後
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文廟出是同堂異室之制至於

元莫之能改唐高祖建尊高曾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
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
宗開成中禮官以其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
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體合祧遷至禘祫則合
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
九世十一室宋至太祖追封偁順翼宣四祖每遇祫則
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寧中奉信祖爲太
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爲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寧
中主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
祀九世至於寧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四

四

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於燕京以太祖居中爲不
遷之祖至泰定中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廟
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則合祭於高廟
翰林學士陶安待制詹同等奏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
三祭皆合享於祖廟惟春祭於各廟自漢而下廟皆同
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特享亦宜倣近制
合祭於第一廟庶通禮之中無煩瑣也 上命春特祭
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建宗廟月朔薦新禮 上覽
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
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人兄其

意謂兄侍膝下之日久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爲人弟
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
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
着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

上因享廟謂禮臣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人禮方
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
有所警而後無所放乃命禮部鑄銅人一高尺有五寸
手執簡書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朕心有
所警省而不敢放也又謂李善長曰奉先思孝祭神如
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荷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十一

四

一年正月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
冬以冬至

製太廟 四代帝后冠服成太常議中庸云設其裳衣謂
先祖通承祭則設之今禮可以義起宜製冠服藏於廟
以象生時所存通祭則陳之上可其奏

三年八月定宗廟四時之祭皆用五鼎及歲除凡五祭其
清明等祭各備特物薦享從禮部尚書崔亮奏改正也
九月詔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
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著爲令
十月命作太廟主環從崔亮請也

十二月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成如事生朕祖考陟
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
復感歎曰養親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
後今歲時致享則於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
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於是凱奏太廟祭祀已有定制
諸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月焚香朔望
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用常儀行家人禮從之
四年二月奉先殿成令禮部製四代 帝后神位承冠并
定諸祭儀物及常用祝文

四月定太廟合祭功臣配享儀制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六

四

五年八月禮部奏擬凡遇親祀 皇太子 萬宮中居守一
體齋戒請著爲令從之

六年五月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議凡公侯一品官別立
祠堂三間於所居之東以祀高曾祖考并附位二品以
上牛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豕一豕分四體熟而薦之
不能具牲者設饌享之所用器皿隨官品第稱家有無
凡祭於四仲之月擇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

七年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
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
三日而供三牲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

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倭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八月御史祭祿與惟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祫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恭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祫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由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禘祀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七

祫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禘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莫知祖之所自由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由者未有

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舉行 上是其議

九年十月詔改建太廟從同室異室之制前爲正殿後爲寢殿俱翼以兩廡寢殿九間以一間爲一室中一室奉安 德祖帝后神主 懿祖居東第一室 熙祖居西第一室 仁祖居東第二室主皆南向及時享於正殿則設 德祖帝后承冠於神座居中南向 懿祖神座於左西向 熙祖列於右東向 仁祖列於 懿祖之

次西向孟春擇上旬吉日孟夏孟秋孟冬用朔月歲暮用除日俱行合享之禮

十一年秋享太廟太常官奏樂未熟請以桃代 上曰諸祭果實不必常品有卽用之者爲令

三十一年四月享太廟畢 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

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雲覺卽視朝果得追報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加敬慎且其中使供饗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肅潔以安神靈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八

永樂元年五月 太祖忌辰 上率諸王奉先殿祭畢仍

率百官躬詣孝陵致祭

二年孟春享太廟戶部侍郎李文郁無故不陪祀爲禮部所劾論戍三萬衛

五年 上謂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於事其先此教化不明之過朕於奉先殿日夕祇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奉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畧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日朕始耳

十年正月左僉都御史劉翥中軍都督郭義尚寶司少卿

朱秀孟春時享太廟無故不陪祀命鞠之

十九年正月朔 上躬詣太廟奉安立殿 太皇太后神主

宣德九年十二月 上不豫命衛王昉攝攝祭太廟

正統元年閏六月 上諭禮部曰山陵祭祀京戚存焉服飾華麗豈禮所宜朕今後每祭孝陵長陵獻陵景陵行禮之日與百官俱具淺色衣服如洪武永樂制尚書胡濙等領首奉命

三年故事享廟奏祭皆御殿受奏至是春祭奏祭日正遇宣宗忌辰禮部請於西月門視事 上以祭祀重事仍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宣升殿

七年正月鴻臚卿楊善奏孟春享太廟賜陪祀官胙應臣等引奏謝恩其光祿卿祭亨不預報知法當究問亨奏舊制大祀天地及祭太廟社稷看牲省牲官復命俱在百官行禮之先今享太廟楊善止香天地壇看牲官於奉天殿復命俟百官行禮畢方令太廟省牲官於奉天門復命事屬紊亂乞治其不敬罪 上兩釋之善復移文禮部言亨不由儒業發身不諳 祖宗制度妄加苛議乞考定申明尚書胡濙等議奏自今看牲省牲及欽遣祭旗幟等神凡遇 聖駕陞殿俱於殿中復命若御

奉天門視事亦於百官未行禮之先復命從之著爲令

十四年三月禮部尚書胡濙等奏車駕詣天壽山躬修祀事文武羣臣人等進香初在正統十年二百八十九炷以後每年有增今歲增至三千五百七十五炷除公族駙馬伯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并近侍風憲官每香二炷宜如例賞鈔一千貫其諸司屬官及將軍旗校辦事官吏軍民人等舊無進香例俱難給賞 上曰諸司屬官及軍民人等以香來進亦見其尊敬祖宗之誠何可沮之第賞例宜損於前其人錫鈔三錠著爲令天順六年孟冬時享太廟值 皇太后喪尚在二十七日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十

之內乃以閣臣言命候服後行禮

七年春祀 上謂閣臣李賢曰大祀期至朕足疾未愈欲自行禮但艱於拜起令人扶可乎賢曰陛下力疾行禮足見敬天有誠雖扶何妨遂從之

八年 英宗梓宮尚在壇四月初一日享太廟當奏祭祀禮部請 上具黃袍翼善冠跽殿鳴鐘鼓鳴鞭樂設而不作百官淺淡色衣朝參從之

成化三年十月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盜南京太廟神御珠冠金盞等物事覺伏誅

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慈懿皇太后崩禮部言孟秋享太

廟正在哭臨之日乞移至初七日令仍於初一日祭
舊制時享太廟俱於近午時行禮九年四月朔時享太廟
是日日食百官當救護禮部奏請早行廟享禮

二十年 英宗忌辰 上顧左右曰今早行禮之際進金

罔極之恩感傷於懷泣然淚下不能自已永惟先皇奄

棄天下臣民忽已二十年矣朕嗣守大業兢兢惴惴恒

懼弗克負荷無以慰宗廟神靈今益當省身修德任賢

國治使四海無庶生民樂業庶幾無愧天子之孝云爾

二十三年十月 憲宗葬茂陵詔議升禘禮制勅諭禮部

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

國朝典彙卷二十十五 廟祀

太祖還有常制焉恭惟我 太祖混一區宇肇正典禮

追祀 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俱稱列聖相承

昭穆有序至於 皇祖考英宗九廟已備茲者 皇考

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禘有期當定祫遷之制矧惟 皇

妣孝穆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

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春坊及科道

掌印官議舊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

禮部尚書周洪謨同侍郎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

妃后稷之母故周室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

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

德二后既有別廟之章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
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皇祖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別立廟四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從之

少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

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契

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

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於王

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既以聖

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楚非皆非禮也今 憲廟升

祔請并祫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

國朝典彙卷二十十五 廟祀

祫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禘主藏於後寢祫禮

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

尊庶無忤禮尚書周洪謨及侍郎倪岳議以為此說固

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 太

宗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祫遷今

憲宗升祔當祫 懿祖宜於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祫

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恭公享則奉祫主仍居舊

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之建祫廟於太廟正殿後

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物於其中奉遷 熙祖於正殿

東第一室 仁祖以下皆以大奉遷廟 憲宗神主於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右居熙祖之上行哈祭之禮

嘉靖二年四月命議 興獻廟祀典太常寺卿汪舉言廟祭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 上允之禮部言籩豆已同太廟至於樂舞堂上下有等 上命會議侍郎賈誼等言正統本生義宣有間樂舞摩容禮可無別八僧既用於太廟安陸廟祀似當少辨以避二統之嫌 上命樂還用八僧郎中俞才言先用十二籩豆始於汪舉之導護遂致樂用八僧其漸不可長也南京給事中鄭慶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十三

雲等言 興獻帝於 孝宗分則君臣而樂用八僧能免僭上之嫌乎既而侍郎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爵黃臣劉家御史唐僞儀奏武皆不聽

三年四月禮部會文武羣臣上建室議言漢宋以來入繼大統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詞尋亦泰罷至於立廟大內而親祀之古未有也舊規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臣等所謂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宗之與統初無輕重繼統則法堯舜而宗祀何獨不然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 孝

宗爲皇伯考臣等力稽前古廟制未有皇伯考神主之稱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恐非所以加於宗廟也前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竊一皇字以擬

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以當父子之名何其肆言無忌若此請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而以舊規付法司論治禮部侍郎吳一鵬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乃儀禮經傳本文孔子述經所定 高皇帝著於孝慈錄大明律臣等正欲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信聖心宜停建室之非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祀俟他日皇子衆多崇封與王世世奉享議上 上曰朕承天命起自親藩祇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十四 奉宗祀孝養 聖母豈敢違違展 本生聖母躬親奉侍但 本生皇考寢園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輩黨同欺朕冲夙甚失綱常往且弗問見奉先殿西室空所司其亟修葺以盡朕歲時迫切之情禮官卽

陳日具議仍執違者罪無赦 五月詔名奉先殿西室爲親德殿奉安 獻皇帝神主吳一鵬等言 獻皇帝神主奉安陸廟中神靈依奉先殿西室宜設神位以便時享如奉慈殿儀不聽 遣官詣安陸奉迎 獻皇帝神主以司禮太監賴義督禮儀京山庾崔元祭告禮部侍郎吳一鵬改題神主奉冊

實上等號曰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祿達有司 撰
神主皆有定品一鵬等復言歷考前代無自設圖述主
入大內者況安陸乃啓封之地 獻皇帝神主久安不
宜運動 太祖之重中都 太宗之重開都皆以王業
所基永修典祀今 獻皇帝神主惟安永祀安陸則本
生之情盡而正統之美得矣不職

八月 上以觀德殿後在奉慈殿地勢迫隘欲改建於奉
先殿左詢於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等宏等言穆觀德殿
於奉先殿左恐奉慈在西 獻皇帝神靈有所不安臣
等不敢奉命 上曰朕欲遷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十五

等勿距前日之議宏等不敢復爭乞勅禮工二部卜日
營度禮部尚書席書等言世廟之建民勞勦年今災異
非常大工不可屢興 上曰民力當節但觀德殿改遷
舊宇所費不多宜令改作以慰朕懷給事中張嵩御史
郭希愈等言古之聖君清廟示諸茅屋示儉況今府庫
未充征稅迫之事惟求中買惟仍舊可也皆不聽

四年四月光祿署丞何洞奏言孝莫大於享親禮莫大於
宗廟 獻皇帝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內立
世室以爲兩廟崇祀 獻皇帝與祖宗同享太廟則兩
廟得所有光正統下部議禮部尚書席書等議言洞請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十六

立世室竊謂非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爲七廟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
不遷我 太祖始建四廟 德祖居北 懿祖仁三祖
各以昭穆爲序後改同堂異室議祀以 太祖擬文世
室 太宗擬武世室今 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
謂乃欲比之 太祖 太宗立世室祀於太廟不知何
說也古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我朝
推止 德祖何謂乃以 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不知
何說也初議以 孝宗爲兩今祀 獻皇帝於觀德殿
卽爲兩廟何謂乃曰兩廟得所而後正統有光又不知
何說也張璠言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卽曰當別爲立廟
京師又曰別立兩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
萬世之公議也桂萼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
隱以陷君如何謂之說說所謂陷君者可順情而信之
柔昭穆之序亂統紀之常乎禮臣等復屢議 上不許
五月席書等疏項者奉旨集廷臣再議世室兩廟事乃使
部尚書廖紀等武定侯郭勛等給事中楊言等御史葉
忠數十百人咸以爲大禮已定不宜再更皇上孝心無
窮禮制有限臣等萬慮不敢以非禮誤陛下 上曰朕
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世室之述自古有之朕非敢

借擬帝王功德惟我 皇考撫諱朕躬罔極之恩豈可
怠忽觀德奉祀大內太潔不得行禮匪合儀制廷議反
覆義奏違理忤經且不究禮部其以夏商周典禮見於
經書者推詳博考再會官議擬以開初廟祀之再議也
上遣中官傳諭席書曰必附廟乃已既上議書復密疏
其不可 上曰卿奏乃性衆飾姦朕膺天命入紹大統
皇考百世之室何爲不可卿爲禮官不當徇情屈禮務
會議奉安世室以伸朕孝思著卿忠誠無忽

國朝典彙卷十五

廟事

十七

而爲之非孝也亂昭穆之倫蔑祖宗之法不可爲而爲
非孝也 上意已決遂命大學士賀宏石瑞太監張佐
等卽太廟左隙地立廟其前殿後殿一如太廟制定名
世廟云初議上 上諭之曰既相地建廟制度與太廟
同而高廣微減移極嚴整朕承奉之情已而席書奏
擇地以稱廟所別者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位處不與太
廟並列祭用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欲稍遠使聲
聲不聞於列祖尊親親可兩全矣神路由闕左門出
入何漏復奏宜與廟街同門席書等議云今世廟與太
廟同街出入未爲不可但直通此街須毀牆伐木拆神

國朝典彙卷十五

廟事

十八

胡世寧俊力言不可不報
五年七月時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僑言廟事
重禮無故不宜遽代元雖親屬貴臣終非氣類相感祖
宗之靈決無敬享之理又況臨時差遣倉皇就位誠敬
何存 上以僑妄言奪俸兩月
九月世廟成 上自觀德殿奉 獻皇帝神主於世廟復
自武英殿迎神位安於觀德殿 上御奉天殿羣臣奏
賀先是 上諭輔臣曰 聖母欲謁世廟卿等詳議可
否賀宏等言國初所定諸司職掌止有納妃謁奉先殿
禮而皇后謁廟禮並不載惟大明禮制內有皇后初立

滿太廟禮永樂續定儀注改講奉先殿無至太廟者蓋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 聖母欲謁世廟恐經由太廟門 祖宗列聖臨之在上心固有不安者 上以問德壽對言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止謁奉先嘗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 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德壽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龍言德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傳會 太后宜奉主後謁觀德殿以守祖法德壽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東

十九

言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衾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祿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永宗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因具儀以上書等不能盡乃議請 聖母謁廟覆車暫離法官路經太廟往復之間降輿升輿必須 皇上躬自扶持蓋禮雖 皇太后行之所以主斯禮者實在 皇上一行上從之至是 上奉 太后謁世廟還宮 上行慶賀禮賜席書劉龍翟鑒張德柱等金帛 六年二月改觀德殿爲崇先殿初西室之修未以殿名上命輔臣擬名毛紀等擬上三名曰崇本日崇恩曰衍

慶 上不用自署爲觀德殿取七世觀德義也醫士劉惠問序以爲未善請改爲尊親殿且言德字同德祖號上怒擊惠序於詔獄戊邊至是 上思惠序言更定爲崇先殿惠序子奏訴父寬釋之 四月崇先殿成 上奉 獻皇帝神位其中 章聖皇太后行謁殿禮

上諭輔臣楊一清等曰忌日之祭不可用衾冕今用具服方祭非也禮云終身之喪忌日是也似不宜用吉一清等上言 陛下每日鷄鳴而起行禮於奉先奉慈崇先三殿之前切惟三廟之建本以義起非廟也即如爲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東

二十

廟亦爲清靜期神有修周頌清廟魯頌閟宮未聞有每日禮拜之禮 文皇帝止以太廟在外凡朔望薦新忌辰行禮未便故是奉先殿於宮內本以節勞而今反致勞是未得初建之意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此言在廟之禮也今太廟世廟已備四時之祭三殿得無爲煩縟之禮乎臣謹參酌自今每日令內使焚香朔望及四時節候聖躬親往各殿行一拜三叩頭禮如常朝臣子見君父之儀則不疏以怠不數以煩起居有節而煩勞可省矣 上曰覽卿具奏甚見誠愛敬育夫子孫之於祖父竭盡其力猶不能

報其萬一何敢以勞爲言但君人者既以一身上帝
祀大則宗社又次則百神其重如此人之精神有限縱
強力之人其能勝乎我 太宗時奉先殿當時止五廟
神位日雖拜之止五拜今九廟神位奉慈三室崇先親
廟穿繞往來登降階級所行十三拜禮凡遇節令祭告
忌辰計三十四拜朕稟清廟拜畢言語促喘前年病起
益甚不能如議卿所議祭禮稍當朕采納施行

七年 英宗忌辰奉先殿行祭禮遣英國公張瑄祭裕陵
先是奉先殿祭禮每遇一廟忌辰九廟共用牛一豕五
羊七於各神位前致祭仍各薦酒果之屬至是用大學

廟朝典彙卷之十五 廟祀

二一

士楊一清言遇忌辰止於所當忌神位前行禮祠官以
牲數請 上命用牛羊豕各一

九年更定 獻皇帝廟號初 上諭夏言 皇考廟名似
不甚穩先議比世室之義即各世廟朕反復思之今推
尊 太宗世祭不還是矣恐 皇考亦欲尊讓 太宗
且世之一字來者或用加宗號將思何避乎今加於
皇考廟徒據虛名又不得世宗之初不如別擬既而復
論 皇考廟名題曰 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
之意言乃上議曰按禮天子諸侯始祖廟稱太廟太宮
子孫世祀無容易矣若耶穆等宮則稱小廟小寢世畫

遷還唯其間有功德祖宗雖世數當視則必別立廟以
世祀之以其既不可以耶穆名又不可以太姬目乃以
義起號之曰世若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 皇考獻
皇帝篤生聖人雖比跡商周之契稷而前有 文皇既
稱太宗義當尊讓後有聖帝必爲世宗理宜虛缺是宗
世二稱 皇考在天之靈必不欲當況世之上不冠以
諡下又不承以宗考之前古亦未經見今欽定爲 獻
皇帝廟庶義明禮正而萬世之公議始定 上曰所議
足見忠敬命付史館

廟朝典彙卷之十五 廟祀

二十二

十年正月 上諭張璠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
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孟夏冬三享仍如
今行時祫禮季冬中旬擇日太祫則以 德祖居中合
懿祖以下同享於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
祖當代之制庶幾祭於奉先殿其世廟止行四五禮歲
暮亦祭於崇先殿庶幾祭義或明而人情不至於疊勞可
萬世行也他諸邪論不必惑之其即會李時議來或者
夏言以助之以彼嘗言祀典耳璠等即如論議曰我
高皇帝四時享祭歷於 德祖不得正南面之位 文
皇帝而下同堂而祭每東西相向不得受特享之禮親
王功臣分爲臣子坐於堂上而幾子跪拜於下皆於禮

不合於情未安茲必正南面之位以尊 太祖孟將行特享之禮以尊 列聖季冬舉大飴之禮以合祀祫廟之主穆親王功臣配食於兩廡以別尊卑情順理安具可補舊制之未備垂萬年以常行矣夏言曰禮合羣廟之主祭於 太祖之廟是爲大飴亦以尊 太祖也太廟 太祖廟不可與昭穆同序 太祖太廟主不可與子孫同列大飴空率 四祖 太祖南面中 德祖四祖東西並序 列聖左右序則東西相向不惟別太祖於羣廟足伸尊祖之心而 懿德仁三祖得全其尊尤體 太祖之心 上乃命祠官設幣如九廟祫奉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二三

太祖南向 尊宗通達就室各南向特享名於是始遷德祖於祫殿不復預時享矣
上既正 太祖位向欲復古祫祭禮乃勅卿臣及禮官集議尚書李時以聖諭并御筆所書祫祫禮三圖示學士夏言言乃撰祫議一篇以進言禮曰不王不祫祫者本以審諸祖之所自出也惟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足以備禮故祭可以及遠有虞氏夏后氏皆祫黃帝殷人周人祫帝嘗是也我 祖宗之有天下固以德祖爲始祖百六十年來居中南向享太廟歲時之祭者 德祖也今 陛下定大飴之祭而統羣廟之主者

又 德祖也然則主祫之祭又可尊 德祖乎夫既身爲 太祖之始祖矣而又爲始祖之所自出恐無足理朱熹亦曰祫是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夫三代而下必欲如虞夏商周之祫黃帝帝嘗則既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髡又非孝子慈孫所思爲臣愚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 太祖配享蓋 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 上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獻議以爲皇姓乃帝額項之後宜神額項并下集議大學士張璁言言虛位者求之於虛則失之無言額項者求之於遠則失之誣惟祫 德祖爲當兵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二十四

漸尚書李承勛等亦以爲然言復抗疏言祫 德祖之議可疑而未敢以爲是者有四於是復下部議三月丙戌制禮官曰 太祖開創洪圖奠清宇宙播餘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上世之積德乃出中夏之元聖願追報之禮未舉而祫之儀罔遂朕躬承祖鑒奉行大神禮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於太廟奉 皇祖配每逢辛酉之年一舉者爲成範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書神牌於太廟曰 皇初祖帝神南向牛一羊一豕一 太祖配位西向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六奏舞八佾祭畢燎牌位

十一年三月先是 上御文華殿東室召輔臣李時登臺
禮官夏言議復古七廟制其太廟及寢殿祧廟立存弗
擬惟量地分建羣廟議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
疏請建九廟因獻所撰大神啟禮成感雪賦一篇圖丘
載祀慶成詩九章併錄上御札寵及其名者三條 上
得疏喜下廷議夏言上議古者廟制唐虞五廟夏后因
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宋
儒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爲都宮內敘昭
穆明帝遵儉自抑遵命勿別爲廟述有同堂異室之制
嗣後歷魏晉隋唐宋皆然我 太祖初別立四親廟廟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二五

皆南向似近古禮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 皇上
憲天稽古大憲祀典獨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宣
諸召問者屢矣但今太廟南近宮牆東過世廟西阻前
朝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過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
卽盡闢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制則太廟巍然而羣
廟湫隘於義未安議者欲就太廟兩廡卽分羣廟而有
廟無寢神將安棲諸王功臣置之何所若謂周制儉約
空遷就爲之而周制已大於今制度且 太宗之下凡
有七聖特如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抑如商
周以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即使廟成

而 皇上冠冕佩玉循迂曲之塗徧歷羣廟日亦不足
或謂羣廟可攝則終無對越之時丘濬謂間日一廟則
是十四日而後徧也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
上曰朕於天地百神皆正祀與太廟之禮乃不復古乎
昭穆廟次卽度地以聞言惶懼從命乃撤故廡改建太
廟居中昭穆各三左右列 太宗廟在六廟之上各營
寢殿爲特祀云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二十六

又當給享大小臣工已知聖躬萬福必親行禮茲復免
朝萬一復如故事遣官則述涉怠玩卽如聖躬平復之
初未任趨路拜跪之勞亦當明詔禮官先期告廟以陳
不得已之故陛下亦須靜處齊宮以通神明之貺以俟
竣事不可直謂遣某官代祭而已也 上怒曰時享命
官一時權暫皆非無故是否朕倫安忽祀乃切責之
六月南京太廟灾南京禮部尚書澤若水言太廟被災
列祖神主亦被延燬必須補造重建而工程非歲時可
就香火非日月可缺宜特遣大臣祭告權將太廟原日
朝夕香火暫併奉先殿以少伸 皇上純孝之誠 上

御平臺召禮部尚書夏言曰 太宗既還北京爲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太廟不必重有一天下作二主二廟恐弗合禮義於是言會多官集議言誠如 聖諭宜合併奉先殿供奉如常且北京宗廟行將復古定制而南京太廟建復回祿則 皇天眷德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 上喜令亟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必復建廟址禁周垣香火併入奉先殿承天府 皇考家廟亦勿稱廟即做奉先殿名曰隆慶用副重經之意仍將勅議刊布以垂久遠

九月以孟冬享太廟先期命侍郎顧門臣霍韜捧主會二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二十七

臣昔有期功之喪自言恭功服輕且聞喪已雖旬月之外禮不當避 上曰所言亦當但不以私妨公可也然須分別輕重令禮官考議以聞於是尚書夏言執義喪服之制人情所由生今二臣尚在哀中不宜與宗廟吉禮 上然之詔以待郎黃宗明林廷樞代且令自後廟享前五日太常寺卿奏捧主官十餘人以請

十二月時南京太廟香火併入奉先殿南京禮官言南京太廟止有每日香火原無進膳享禮儀無可歸併其奉先殿日進膳儀備獻新及時節祭祀禮儀合照常儀奉難以加損 上從之乃御製祝文遣官齋捧令南京

守備撫宰侯朱熊行祭告禮

十四年正月 上召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於文華殿右室諭之曰 皇考世廟以追述河水久議及穆廟日而論葬等當同七廟之吉但今七廟之建以統於太祖之尊又限以地勢規制頗殺今擬世廟重建於太廟左方實與太廟相近規制亦須少殺於 列祖之廟不至相踰庶稱朕尊祖之意免豐福之嫌時等退卽於二月四日詣太廟東還一相度其址深廣丈尺并定規制具奏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張孚敬李時夏言諭之曰所擬世廟規制在太廟東不免于動林木朕惟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二十八

皇考聖心仁儉今朕作廟正以安妥神靈不敢不遵體皇考之心卿等卽於太廟東南隙地相度定擬來聞言又會同孚敬時等同詣太廟東南相度議上從之上諭張孚敬曰今建 文祖廟爲世室則世宇當避乎敬謂不可改文世室須別爲名夏言曰古祖有功宗有德世室稱 太宗廟餘廟不用宗字曰羣廟何稱乎敬以爲用本廟號他日遷遷更牌額時曰不若只用昭一昭二昭三穆亦如之庶免易額 上然之欲加一字爲昭第一廟復問孚敬對仍用本廟號爲妥從之

遣郭勛行祭告禮奉祀廟主於奉先殿

二月初建九廟時卜日告廟興工遇 莊廟皇后之喪

上曰廟建大事禮之至古今既卜吉宜速奉建但時非

古比或以爲 皇兄后喪爲不可卽舉行者禮部其會

多官議之衆議宗廟事重不當以喪禮輒止而宗廟重

福併當吉服告廟 上曰廟制已精郊禮數歲甚非事

天尊祖之道其期期從古行事 上御文華殿西室召

張子敬李時夏言面諭曰今恭建 列聖羣廟本爲尊

太祖者但太廟既爲 太祖之事而廟庭應舊禮宜崇

飾庶稱尊崇之意乃並日興工

先是 上召禮部尚書夏言至文華殿諭曰清明卽既道

廟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官上陵行禮內殿復有祭祀似涉廟後卿宜從容講明

越數日復召對於文華殿言退面上議請罷冬至中元

上陵而以秋祭改於霜降之日與清明禮同其內殿不

復設祭 上曰內殿祭儀已別論卿同輔臣議奏上陵

遣祭春以清明秋以霜降冬至已於奉先殿有祭并中

元仍遣官詣陵祭祀各衙門官不必去著爲令尋諭言

內殿之祭并禮儀不可不講而作之以成祖典非朕好

愛卿還同閣臣共議之

四月詔孟夏權於內殿給享時修建宗廟 列聖神主俱

暫奉安於內殿故給享之禮卽於奉先崇先殿舉行

上召李時夏言同對文華殿議及宗廟祭祀 上曰祭以

厥明視事爲敬其脫履入殿恐古人禮意與今不同考

議以聞言等言按儀禮凡祭厥明行事晏朝乃闕故祭

之日爲人夜嘽但以 百官閣人設門燎碑宮門殿門

所以嚴有事也四時之享秋孟以中夜三五以日中晏

晏非時誠空厥明行事晏朝誠禮也古人席地而坐飲

食用豆亦席地以設故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入

則脫履出則內履難以致潔亦便拜跪若履屣上殿意

者恐有履聲嫌於不恪然履以軀足爲禮脫履雖若致

敬而足不爲飾亦近於褻請自今宗廟祭祀俱用厥明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行事太常寺先時陳設神宮監先時灋掃所司設燎廟

廷錦衣衛具儀衛如常 皇上不必脫躬陪祀等官俱

用潔淨新履供事庶得合古宜今之道也制可燎罷之

十二月 上諭輔臣李時夏言曰奉先殿不勝舊矣朕意

欲新之時曰請俟太廟工完併新崇先殿 上曰然第

今須預備料材耳復問神牌當置何所言請暫設奉先

殿 上曰然則崇先殿牌當置神主不同朕擬奉之

宮中二臣謝不及至是宗廟成 上申諭曰神主奉安

後奉先殿崇先殿神位宜暫奉安景神殿殿以便來春二

殿之修可卽於是月舉行

十五年二月學士廖道南獻九廟禮頌言 上命付史館

四月行大禘禮於太廟論賜輔臣禮官御製海寧吟夏言

因上言太廟方歲適當五載禘祭之期而新廟之中

皇初祖首享之此於皇上追遠之孝 太祖推尊之心

通相體合 初祖在天之神宜乎響答是以來玄島之

祥也謹恭和第三章以達

夏言據宋儒程頤議請謂天下臣民冬祭得祀始祖從之

七月 上諭禮部中元之祭事不經見去歲已用清明舊

降二節於陵前祭甚合禮今中元亦有陵祭內祭似勿

實可也部議謹如聖諭請者爲令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三十

初 孝宗於奉天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太后

祔 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 孝惠皇太后於內蓋皆

祀所生母也至是 上諭禮部曰廟重於陵禮制故嚴

今廟中一帝以一后配惟陵則二三后配尊廟祀陵祀

已自不同今復建奉慈殿不如奉主於陵殿爲合禮又

梓宮既配葬於帝主無祔廟之禮宜在陵殿此亦關典

禮卿其會議以行夏言乃集多官會議言自古天子惟

一帝一后配享於廟所生之母別廟於寢身沒而已斯

禮之正是故禮有享先帝之文周之閭官宋之別殿也

此義也國朝廟制稽古惟一后配帝禮莫嚴焉 孝宗

奉慈殿之建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耳禮於妾母不

世祭謂子祭之於孫則止蓋父之所尊子不可不承父

之所異子不敢同明其宗耳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

母也今日陛下於 孝肅太皇太后曾孫也於 孝穆

皇太后孫屬也於 孝惠皇太后孫也禮不世祭義當

擬議今議欲還主陵殿使復所安情伸禮得足定天下

之大典且與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事體異同但就義

惟還主爲是而還主陵殿歲時祔享尤爲曲盡非前代

所及議入 上令擇日奉安

八月 上諭禮部奉慈三后主還奉各陵 陳后宜先虞

夏言言 悼靈皇后神主先因附於所親暫奉安於奉

慈殿 孝惠太皇太后之側今 三后神主還奉陵殿

則 悼靈皇后神主禮宜還奉聖諭暫請安於奉先殿

旁室以妥神靈但奉先殿別無旁室惟殿之盡西一室

空虛清闕所宜遷奉惟於歲時享祀或有事祭告 祖

宗列聖則空一體設饌但不啓主匱不見風稱斯爲合

禮 上是之

十一月九廟成夏言言宋儒朱熹有言天地間有兩件極

大事其一天地不當合祀南郊其一不爲太祖特廟自

東漢以來千餘年間無人整理今 皇上一朝共舉不

數歲而知廟之制大成又 獻皇帝廟一營吉址更正
隆名聖孝顯親於是爲大廟庭一新神人快親且附主
有期伏請聖躬瞻視過觀厥成以伸 皇上尊奉祖考
至誠至敬之情仍勅令文武百官恭候於太廟門前俾
得瞻仰宮牆之美 上曰朕不必親

十二月 上諭夏言古者天子有事於廟后助奠獻茲者
廟制既已復古皇后宜與事宗廟以明 婦職言因議曰
古者天子后妃共事宗廟所以協誠同敬禮經曰夫祭
也者夫婦親之所以備内外之官蓋陰陽之義也今新
廟告成稱祝之始禮文尤當隆備本月初十日奉安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三三

太祖 列聖神主至期合請 皇后恭詣各廟行事乃
具 皇后助奠儀以進 上曰 皇后助奠本古禮之
正況我 皇祖初制命婦亦有陪祭之文卿等考據詳
正但目今倉卒特議別行

更定太廟祫祭神位以 德祖居中東次 懿祖又次

仁祖西次 熙祖又次 太祖俱正南面之位自 太

宗而下 六聖之位左右序列一遵舊制

奉安 太祖列聖帝后神主於各廟先是禮官疏上奉安
禮儀言駿奔對越洛邑揚清廟之歌寢成孔安商人着
殷武之頌是皆廟成始附而祭之之詩也今 皇上稽

古制禮制天子七廟之制特全 太祖之尊別作 太
宗不遷之廟乃曠古之盛事新廟告成禮宜崇稱嗣主
之祭以妥安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恭擬禮儀以進至
是乃行奉安禮

閏十二月初定 宗廟祫祭特享諸禮時九廟既成 上
乃定五歲一祫祀 皇初祖於太廟以 太祖配每立
春特享 祖宗於墓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冬大祫於
太廟 皇考止畢時祀乃布詔天下曰朕創昭穆尊廟
以祀 祖宗彰 太祖爲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於
聖廟之外表著功德享祀百世更創 皇考廟曰獻皇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三四

帝廟止修時祀以避豐廟之嫌

十七年六月楊州府通州同知致仕豐坊上言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空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皇帝
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又言天下郡邑各立明堂歲時
親實君上以尊朝廷勿寄釋宮以聚體統下禮部集議

尚書嚴嵩言明堂之禮諸儒傳論不一其制其地泉說
不同臣惟明堂圜丘皆以事天今天大祀殿在國丘之北
正應古方位明秋享之禮卽此可行不必更建至於脩
享之禮詩傳以爲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秋祀
帝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建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

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忤所論又主祖宗之有功
德者今以功德則宜配 文皇以親則宜配 獻皇帝
按以嚴父之旨以 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容或有所不
安者至於稱宗之議則未有稱宗而不耐太廟者恐
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臣不敢妄議以負陛下其
今天下各建明堂無稱宗嚴道滋煩擾惟聖明裁定
上以示大學士夏言言不敢對 上曰明堂秋享宜於
奉天殿行之其配享仍擬歸一之議以聞 皇考稱宗
在今日亦不爲過情何爲不宜復命集議當乃言考秋
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 皇考配享尤合周道垂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三

謂無極 上嘉納之時戶部侍郎唐胄上疏力爭 上
雷中不發乃設爲臣下奏對之詞作明堂或問以示輔
臣特黜胄爲民
上因禮部尚書嚴嵩議復論當日朕惟國家之興始於
太祖高皇帝而中定艱難則我 太宗文皇帝宜同稱
祖號 皇考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入嗣祖位宜
薦宗稱嵩乃復 上議曰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
次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不係父子故也晉則十一室
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議議太廟禮學士
宋認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禘祫圖又以太祖

太宗同昭昭位皆古事之可據者今 皇考與 孝宗
同氣之親同爲一世臣謂宜奉 皇考與 孝宗同爲
一廟蓋四世之廟祫爲獨親我 太祖卽位 仁祖雖
自布衣必享天下之祀 皇考固獨缺焉聖心必有所
不安又言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稱漢世稱
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
文皇帝定鼎持危再造鴻業功莫大焉祭以宗稱於義
未盡尊稱爲祖聖見允宜嵩奏出羣臣翕然無復異議
上命各擬廟號卜日奉上大學士夏言擬 太宗爲烈
祖孝皇帝 上定爲成祖至是恭上廟號尊 文皇帝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三六

爲成祖 皇考爲唐宗獻皇帝附於太廟
初 上議舉明堂秋報禮於奉先殿已而改議撤南郊太
祀殿建大饗殿行之是秋大饗殿未成乃享於宮右玄
極殿以 睿宗配享禮成宴羣臣於謹身殿
二十二年十一月 上勅諭禮工二部曰頃會議欲奉
皇考於 孝宗廟雖有兄弟同室之義然題扁各殊終
爲未妥夫禮非天降乃起人情 祖宗列聖愷聚一堂
斯實時義之順者茲當建立新廟仍復舊制前爲太廟
後爲寢又後爲祫時祫時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
向 成祖及羣廟我 皇考同堂而序享敬慨畢則奉

主各歸於寢庶昭穆不紊世次以明粉行之

二十三年三月禮部會廷臣集議廟建同堂異室之制咸

謂聖神之見高出千古誠至當而不可易者請遵制

卜期興建上曰昨同五臣計鑒既引宗廟序昭穆爲

詞後閱諸論復謂同堂異室已久昭穆之列難行一人

之言何先後若是再會官詳議以聞於是尚書張

壁等再集議言天子七廟助於夏商而備於周室追我

皇上尊祖孝親微周定制特出宸斷廟建律新惟是創

興之初當時諸臣失於精考昭穆之序稍有未順遂有

同堂異室之說誠宜聖心有所未安臣等竊惟盡善盡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三七

美垂範罔極無如七廟之制者至於昭穆述序空仍奉

成祖爲世室蓋功德兼隆又稱祖已久不當奉居昭廟

其次奉仁宗爲一穆宣宗爲一昭其宗爲二穆

憲宗爲二昭孝宗爲三穆武宗爲三昭

者宗廟之中惟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也

今孝宗睿宗各爲一廟睿宗常尊安其廟矣疏

入上命待旨行議久未定左庶子江汝璧言臣聞劉

歆曰三昭三穆共正法也有常數也宗變也苟有功德

則宗之無常數也今成祖首正世室而奉皇考人

廟則見存舊廟宜遷於穆廟之首以當將來世室與

成祖廟貌東西對峙太祖歸乎其中祧廟奠乎其後

三昭三穆列乎其前成廟睿廟翼乎其左右而於

朱嘉廟議之圖正象合矣右贊善郭希顏言周在文王

祀后稷及四親是五廟也自武王至昭王亦祀五廟至

穆王始祀六廟是時文王爲穆世室首四親而昭之首

則虛也是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則五焉六焉可

也太祖創制之初用周制建四親廟今日當從之制

無過於此立太廟居中立世廟居左而虛右立四親廟

以次左右立祧廟居後太廟則祀高皇帝所以貴受

命之始也左世室則祀文皇帝所以報有功示不遷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王人

也四親廟則祀皇高祖皇曾祖皇祖考皇考

何也四親相承不致忘所由生也所以明未有無父之

國也欲舍考而廟其不爲考者非人情也二宗不祧

四親則姪不祀伯弟不祀兄因也但孝宗於皇上

爲伯考德澤在人宜廟於成祖之右武宗於皇上

上兄也臨御日久宜別廟於昔所祀皇考之宮或祧

或祧以待他日則於情爲各當於爲不繁於列聖

爲曲全於人心爲允協皇上無豐稱之嫌獻皇帝

無子先父之議矣疏下禮部言汝璧之議間有異同然

其說本於朱嘉希顏之議本於章玄成此不待智者而

知其不可也夫奉 孝宗 睿宗同爲一廟以位於三
穆而 武宗以帝王統序不失在昭之位四親之恩既
全世之義有特 武廟之祀不更名正言順足以垂
憲萬世其視損七廟而爲五廟孰爲當耶若希顏之見
以逆順非禮之禮其曰於費爲不繁尤爲特戾之甚
惟 皇上聖賜成斷下所司遵行則諸狂悖不經者自
將默阻不然則妄議典禮觀望以濟其私者不獨一希
顏而已竊入報問是日希顏復上疏持論益堅御史
劉存德等劾奏希顏妄議 上曰希顏所陳亦人臣之
心未便納用存德等輒行奏擾責令置對已乃奪存德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李本

俸半年餘三月翌日工部尚書甘爲霖奏太廟親制未
定恐南杉大水截斷一定難於更改 上曰廟復同堂
異室之制既已定矣朕下旨會議不通觀驗人心耳料
造已會計明白只併力早成工完之後別有重務於是
廟建之議始定如今制云

七月新太廟成 上於奉天門受文武百官上表稱賀乃
額詔天下以七月初一日奉安神主
命加大學士嚴嵩太子太師許讚少傅張璠太子太保工
部尚書甘爲霖少保兵部尚書唐龍禮部尚書費宋俱
太子太保賞廟建功也禮部尚書費宋等奏言太廟告

成宜舉告廟禮 上命 皇太子攝行祀禮御史周鈞
言數年來祭 列聖於尊神殿聖心弗安今大工告成
廟貌更新 祖宗列聖得復其位 睿宗又與 列聖
合享一堂非陛下之誠孝無以安其靈通其志宜於奉
安之日或秋祭之期齊敬一心親致孝享上以對越
考下以儀刑百辟庶神人胥悅休徵協應不宜代攝以
缺神人之望 上怒覓故抗明旨速獄鞫訊遠方
八月先是大享殿工程將竣禮部尚書費宋言大享殿三
宇原係欽定諸書扁額 上定門名大享殿名皇乾梁
又言自古國丘事天明堂事帝其禮一也惟事天之禮

四十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極簡聖人以爲未足以盡其意故有秋奉大享之禮
惟 皇上憲天稽古達才因心茲當郊廟禮成之後準
古明堂之制肇建大享殿皇乾殿今工完在即敬事
上帝以 睿宗獻皇帝配典禮隆重羣臣宜上表賀及
詔告天下并書諭宗藩 上令暫止至是書上言 皇
上嘉尚古禮取法成周明堂殿配之文奉 皇考以配
上帝尊親大孝千古帝王莫及此典往年推行於玄極
寶殿茲則鴻構落成首舉此祭人心咸望乘輿一出躬
奉大儀以光聖孝蓋昨者太廟新成羣臣已切禱時禱
若未敢輒請茲天奉聖躬充養健盛臣敢批瀝愚衷乞

賜鑒納尋定大享以九月四日暫於玄極寶殿行禮各
項禮儀俱俟來秋定行

二十九年十一月時禮部議疏 仁宗祔 孝烈皇后於
太廟之九室議不果行兩浙運副郭希顏復以往年所
著廟議二冊及周禮廟祔一篇進覽因言享祀凡幾
諸文學大臣豈不聞父昭子穆古今通禮必不可亂失
今不改恐同室一日弗安一日況九室皆已有主五世
又不忍祔將來 孝烈不識何所祔此非聖慮之未及
而誰爲畫此者失策也乞改詔中外增上昭穆世長
守則臣無遺恨 上以讀授姑實其算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五

廟制

隆慶元年二月禮部言 獻皇帝皇后既升祔太廟奉祀
內殿凡行禮之日已與 列聖同享而復有玉芝宮諸
祭似爲煩數請悉罷之止存日供之膳 上謂玉芝宮
典出自 皇考孝思復命詳議以聞於是尚書高儀等
復言宗廟之常禮如每年四五及歲暮大祫則止行於
太廟大小節辰及 列聖忌辰則止行於內殿未嘗有
并祭者國有大事或告於太廟或告於內殿亦未嘗有
并告者今於玉芝宮則無所不祭無所不告是 列聖
皆一祭一告而於 睿宗則兩祭兩告也其在 先帝
行之則以爲豐於祖廟未爲不可今 睿宗於 皇上

爲皇祖凡事必兩祭兩告則遠而 列聖近而 先帝
皇上將何以處之此禮之難行難繼者也至於日供之

膳則有可言者謹考南京奉先殿原奉 太祖以上
列祖神位於中迨北京奉先殿成南京奉先殿各祭俱
罷而供膳至今不輟蓋以奉安神主之所而特行有舉
莫廢之義也今玉芝宮既爲 睿宗原廟近又設有
二聖神位故臣等以爲日供之膳宜如舊奉設而悉罷
其四時享祿及節序忌辰并有事奉告之祭庶國家之
典禮 先帝之孝思可以兩全 上從其議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五

廟制

先是禮部言國朝廟制一后配帝其禮甚嚴如先年 孝
肅皇太后 孝穆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皆祀於奉慈
殿近年乃遷奉各均祀於別所今 孝烈皇后改題神
主宜勅所司於大內別建殿宇奉安以副 皇上一體
孝事之意 上命會官定議以聞至是上議言 列后
奉祀別所有二端非祀於大內之別殿則祀於陵寢然
內殿之祀似近而專陵寢之祀稍疎而遠今 孝烈皇
后以 先帝配之則位非元配太廟附享之禮固當遷
改以 皇上視之則分爲母后近方祇奉尊稱若使遽
遷於陵寢則於 皇上追崇之孝臣民瞻戴之情均有
未安臣等反覆詳議惟大內別殿之祀爲當得旨俱如

議行遂以景靈殿奉 孝烈皇后專祀

三月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宗廟之禮以隆聖
孝謂先帝追崇 獻皇帝大備尊稱誠萬世不刊之制
至於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猶有當議者蓋 獻皇帝
貴爲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 祖宗
諸宗諸帝並列雖親爲 武宗之叔父然當北面 武
宗而今乃並位於 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爲未合故
先帝於 獻皇帝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 先
帝之心亦自有不安者臣以爲 獻皇帝廟於萬歲
後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萬世不改惟陛下勅廷
議朝典彙卷二十五入廟祀

明主

臣博考訂議務求至當以受 獻皇帝之靈以光 先帝
大孝章下所司

二年正月孟春享太廟 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行禮
官詣 上親祭不允於是大學士徐階等疏言祭祀國
家之大禮春祭四時之首禮在 皇上必躬奉禋將而
後爲孝爲敬在 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
越而後來格來歆自非有甚不得已之事未有可以遣
官代行者易曰享亨王假有廟言萃聚精神總攝衆志
之道莫大乎宗廟也仰惟 皇上當萬國來王之初朝
親官吏會試舉人四夷朝使咸集闕下正宜致謹朝享

以革合天可之心而乃無故遣代恐非所謂率之通也
且自宮至廟入路不遠莫厭有數其禮不繁 皇上躬
一奉行勞亦不甚大以宗廟大禮雖勞且不當避況非
甚勞者乎臣等謹披瀝上請惟聖明鑒允仍親詣太廟
行禮 上乃從之

朝典彙卷二十五入廟祀

四四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夔 編輯

禮部 十月

獻廟大禮

正德十六年四月命禮部會議 與獻王主祀稱號禮部尚書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取文獻通考徐漢定陶王宋濂王事授之曰是足爲養府會試中式舉人張璠郎請禮部侍郎王瓚具論 皇上寶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贊然之廷和遂令言官指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一

摘遺失調南禮部

五月毛澄等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立楚孝王孫爲定陶王來共王祀共王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升以爲思義備至今 皇上入繼大統宜別立 與獻王後以主祀事宜命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煊襲封奉祀又稱號宋英宗以漢安懿王之子繼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光議曰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者皆非當時取義後世臣以爲漢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頤論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

生人之大倫也要當揀量事體別立稱號若曰皇伯叔

父某國大王今 皇上旣入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

宜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 與獻王爲皇叔父典

獻大王王妃爲皇叔母與獻大王妃凡祭告 與獻王

上贊王妃俱自稱姪皇帝名崇仁王爲與獻王後宜改

稱 與獻王爲考王妃爲母益王稱叔父益王妃叔母

議上 上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體重大其再議澄等

又議 與獻王繼嗣以崇仁王襲封 皇上稱 與獻

王曰皇叔父大王自名尊崇至矣因錄宋程頤議上

上復命傳考典禮務求至當大學士楊廷和將見毛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二

上言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賢莫如漢

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歷等仍上議 武

宗皇帝以神器授之 皇上恩德無比傳所謂有父道

焉者特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 孝

廟而上彌祖會高以次加稱 與獻王雖於 皇上有

同極恩斷不可以稱諸 孝廟者得之因錄魏明帝詔

以上冊中不出御史周寬進士屈儒侯廷調亦各奏議

如禮官指 上終不從仍令集議

七月大理寺評事進士張鷟上言 皇上勅議追尊 與

獻王曰 共號奉迎 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

不能自己者也茲者朝議謂 皇上入嗣大宗宜考

孝宗政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 王妃爲皇叔母者不

過拘漢定陶宋廢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

親私親之說耳臣罔未敢以爲然也漢哀帝宋英宗乃

定陶王廢王之子當時咸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

養之宮中是尙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

彼一時猶可 皇上以 武宗無嗣入繼大統故道詔

直曰 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常明者爲 孝宗

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

或以 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矣 孝宗誠不可忘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康廟太廟 主

也假使 興獻王尙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

夫 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報也

今 聖母之逆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

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 興獻王惟生 皇上

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

皇上謂繼統 武宗而得尊宗其親則可謂嗣 孝宗

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

孝宗乎繼 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

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竊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

兄孫竊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

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親

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

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防爲外藩竊立者

此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可槩論乎臣愚豈敢導諫君

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

聖明鑒察跪奏 上覽之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

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何得虧朕楊廷和曰秀才焉

知國家事體復持人 上熟覽之遂喜曰此論一出吾

父子必終可完也一日 上御文華殿召楊廷和蔣冕

毛紀入賜茶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勅曰卿等所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康廟太廟 四

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專父爲 興獻

皇帝母興獻皇后 祖母康壽皇太后延和等退而上

言 皇上聖孝本於天性臣等雖愚夫豈不知禮謂所

後者爲父母而以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

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既而

毛登等上言 興獻王稱號 皇上未卽裁定張璠乃

力排廷議御史盧瓊極論恐聖知因抑說而生惑大禮

踵累世而不經宜將張璠戒諭不聽

八月 上以 聖母將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東安門入

再議由大明門左門入 上斷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

議詳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璠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號謂無謁廟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人乎名之不正禮所由失也 上命治母后儀駕奉迎詳后上諭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曰朕受 祖宗鴻業爲天下君長父 典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微稱同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爲朕中其孝情廷和等上言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議之不可不詳處之不可不審必上順天理下合人心祖宗則聖之心安則 皇上之心始安禮部尚書毛登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六 獻廟大禮 五

等上議 皇上念 典獻王嗣緒無人獻稱未定特勅內閣元臣委曲折中臣等一得之愚盡於前議揆諸事體使宜於今而不失於古歸乎情而無悖於義密勿之地有謀猷爲腹心之臣有忠愛焉非有司之所敢專也張璠復著大禮成問齋至左順門楊廷和知之令修撰楊惟聰偕臧吉士十餘人沮之曰是必欲與內閣爭耶璠曰內閣誰爲爭者焉有爲禮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接者乎遂上疏曰臣明達聖明議當代典禮爲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 皇上思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臣不得已乃據禮書別異同明

是非上座聖覽然非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間有一二臺諫不能開陳又復附會交章擊臣目爲詭譎詆爲希進由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錯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世公議阻於上聞孤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未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之也伏惟 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衆議乎則衆未見其可將違衆議乎而諫抑之心未必肯違違者也臣竊謂非天子不讓禮願 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六 獻廟大禮 六

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 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輿或人問答之詞以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 皇上宣考 孝宗而以典獻王爲叔父謂之崇大統也謂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爲言者何也臣答曰此璠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也變者也議之失得爲代瞻仰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宸帝英宗乃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今 孝宗既嘗以 祖宗大業授之 武宗但知武宗爲之子也 武宗無嗣 孝宗未曾無嗣也且

孝宗廟天之日 皇上猶未誕生是 孝宗固未嘗以
後托也 武宗廟天之日 皇上在潛邸也是 武宗
未嘗托爲誰後也其與漢宋故事大不相同今必欲
皇上爲 孝宗之嗣承 孝宗之統則孰爲 武宗之
嗣就承 武宗之統乎竊原 孝宗既以大業授之
武宗其心豈肯舍已之子而予兄弟之子以絕其親乎
武宗既以大業受之 孝宗其心豈肯舍已之父不繼
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 二宗在天
之盛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
孝宗與 武宗之心則知 典獻王與 皇上之心矣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七

問者曰然則 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
武宗之後以承 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語矣曰
典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
又嘗三復勸進之箋矣曰以 憲宗皇帝之孫繼 孝
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由前之言則 皇上所繼者
武宗也是 武帝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則 皇
上所繼者 孝宗也是 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
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統乃帝王相傳之
次而嗣於父子一體之親也謂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
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遽爲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

之義而必以爲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
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曾有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
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
兄弟爲伯叔姪者也此統與嗣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
謂 武宗以大業授 皇上有父道焉故 皇上執喪
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
兄又謂 皇上既兄 武宗自宜父 孝宗故言何謂
也臣答曰方 武宗在天澤臣定議以迎 皇上也繼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 孝宗兄也 典獻王弟
也 獻王在則 獻王天子矣有 獻王斯有 皇上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八

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
則 皇上於 武宗兄弟也因謂之父子也於 孝宗
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 典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
父子可乎問者曰 皇上嗣 典獻王藩王也今嗣大
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
外物也父子大倫也韓魏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
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
天下也 孝宗於 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
欲 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爲父子謂之崇
大統也創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統輕

也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 孝宗不果無後乎臣答曰 孝宗有 武宗爲之子 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不念無嗣之 武宗而重念有嗣之 孝宗者何歟茲果 孝宗之無後乎抑 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 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康熙大禮 九

哉問者又曰子必以 皇上不當考 孝宗豈以 與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 與獻王是或一遺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爲也以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 與獻王是強爲父子也使 孝宗不得子 武宗又使 與獻王不得子 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可乎問者曰然則 皇上於 孝宗也 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

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日然則 皇上於 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 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 與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 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則 皇上將不可入繼大統矣臣答曰是謂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繼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康熙大禮 十

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 皇上爲 與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統非爲繼嗣也設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爲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衆者也于獨以爲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慈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出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爲此詔以防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爲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尋可見也故應曰有焉

之祫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 典獻王別立廟於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公之災且謂有朱熹兩朝爭校之嫌魯僖公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記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羣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朝威靈相與爭較魯問公無子兄僖公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藏廟大禮

十一

代立其子文公遂僖公於閭上故春秋譏其違祀今別爲 典獻王立廟所以稱廟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 典獻王主於太廟也河兩廟爭較之嫌魯僖公之失乎問者曰然則在禮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魯僖公葬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鬼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特體爲受舜禪而不尊然則 典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

尊禮不知以堯爲父乎特禮爲父乎義不尊祫不知以舜爲父乎以祫爲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 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附一命無不欲尊其親今尊崇之禮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典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 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問者曰或以 典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答曰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 典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爲天子之母廢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官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猶恐 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矣問者曰以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爲可法者何也臣答曰此不知正理其非者也應書按其故昭帝以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后而已固未嘗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當時有司未固執爲人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錄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藏廟大禮

十二

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錄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

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而以史皇孫爲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咸帝爲之子有哀帝平帝爲之孫凡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既滅而光武中興乃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爲人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爲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父而以南頓君爲叔也夫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美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俗儒之說誤之也是尙可爲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答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案判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榮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書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子者爲其所生父母喪不杖期爲所後者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漢議方有稱皇伯

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日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爲伯叔不復爲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況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

毛澄等復上請謂大禮未定給事中史於光歷數張璠違議之偏誠懼其上攝聖志下起羣疑宜將遠成論不聽十月勅禮部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生父與獻王宜稱與獻帝母與獻后慈廟貴

妃邵氏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兵部主事霍輔上言議者謂皇上宜考孝宗以與獻王爲叔父以崇仁王爲與獻王後臣以爲此議者其故有三夫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由漢以來或人際矣師丹程顥司馬光輩守此以誤當世今日臣子敢謂已之賢智有過之者乎蓋拘前代故事也孝宗之嗣武宗一人而止武宗無嗣孝宗一傳而止若遂行與獻帝尊封之典則聖母之至與慈壽太后中宮皇后何禮相處萬有過差宮闈成隙蓋不忌孝宗之德也韓琦胡瑗歐陽文忠各一代議及漢王典禮臺

世非之欲加之罪今日臣子謹敢倡父 與獻帝之說
以取罪乎益避迎合之嫌也臣謂 皇上於 典獻帝
宜正父子之名於 典獻后宜正子母之禮於 慈壽
太后中宮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於尊宗典禮
錯綜斟酌直運諸掌而已時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滿庭
檢房濟各上奏時中言 皇上入祀宗統遠離祠墓崇
奉之典不稱至意何以安乎必嗣統無混同之嫌父母
盡追崇之典乃爲禮也謂曰 聖考尊爲典獻帝矣宜
立世室以申時祭不然則安陸祠遠可照祀乎 聖母
稱典獻后矣宜尊爲皇太后以隆徽稱不然則 中宮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太禪 十五

附立可無別乎濟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父可知也以
故漢尊太公史臣致議當尊不尊得爲不爲皆非禮也
上令禮部知之
嘉靖元年正月給事中熊浹言 武宗臨崩垂念宗社大
計特請 慈壽皇太后迎立 陛下之時未嘗育之宮
中立以爲後如宋英宗故事則 典獻王罔 陛下之
父不得以濮王爲比而 陛下之繼 武宗自祖調兄
終弟及之文可據不得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必曰爲
後而以繼嗣爲名則 陛下直繼 武宗乎抑追繼
孝宗乎 武宗本無後而 陛下以弟爲之後 孝宗

已有後而 陛下又越 武宗而重爲之後無一可者
也且 典獻王母妃無後 陛下舍所當後而後他人
抑帝后之尊稱附伯叔之跡焉援不必避之嫌割不容
已之愛人情天理其果安乎臣愚以爲 典獻王宜尊
以帝稱創立一廟而徽號如恭仁康定之例以示不敢
上躐於 列聖加上 慈壽皇太后及 武宗皇后徽
號而 母妃則尊爲太后如慈壽之側庶繼統之義
本之恩並行不悖跪下所司知之時實宏初至闕以淡
鄉人懼楊廷和疑已乃自督府議決送外補爲僉事
上傳內閣 典獻帝冊文朕宜稱子楊廷和等言以子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太禪 十六

自稱非所以後 孝宗承 祖宗之統既復論宜稱孝
子廷和等復言 陛下考 孝宗承 祖宗之統於本
生父自難稱孝子冊文又稱以長子入奉大統則本生
之情愈明乞勉從正禮已遣官詣安陸上尊號以太監
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楠恭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
神主題曰 典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著子名
十二月時廷和心不自安乃爲書於致仕都御史林俊與
決之後遂上疏曰孔子謂親過知仁 陛下情衷遇厚
大禮未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
之情子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若爲人後則服

穆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焉不二斬也至於所得封贈
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悲然感情哉制於禮也其所
生之情無過候間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
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
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 陛下何忍製爲之臣
等亦何忍 陛下襲爲之愛子如 聖母亦何忍致
陛下襲爲之間必有不知禮之臣逢迎其間曾不知延
臣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奏入詔付
所司廷和寺起後刑部尚書

御批加 與獻帝后尊號皇字楊廷和蔣冕毛紀贊宏言
兩朝典彙卷二百六十八 獻廟本傳 十七

皇上御批於 與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如惟聖孝
固不能自己者然於此有禮焉雖君上有不得自尊臣
下敢輕受乎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諡史皇孫王夫人曰
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
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今日 與獻帝后之加號之前
代尊稱太過恐紊一代綱常拂萬世公論乃封還御批
言 陛下朝見 與獻后卽以臣等愚見從容開導
上曰卿等所言朕已悉知但哀哀之情不能自己爾極
之恩報亦無方其承朕命復御批如前廷和等復言帝
后之加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 孝朋慈壽並是忘所

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
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
若加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
正名分也 上曰 慈壽皇太后勅旨有諭今皇帝尊
禮已命行其 與獻帝宜加皇號 母與獻皇太后朕
不敢降廷和等言 與獻帝后稱號尊崇至矣今必欲
加皇字則本生之私恩既重所後之大義莫伸俱求罷
上曰卿等先朝舊臣朝獻朕躬所言典禮朕自裁處禮
部尚書毛滌侍郎賈詠汪俊郎中余才等奏曰本生之
親既尊爲帝后而又欲於帝后之上有加則於正統之

兩朝典彙卷二百六十八 獻廟本傳 十八

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之天下也內閣大臣盡
忠竭誠直言規諫乞降俞旨 上曰還遵懿旨論稱
與獻皇帝與獻皇太后
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下璁大禮或問於禮部看詳
大學士楊一清家居聞之寓書於吏部尚書喬宇曰此
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是除璁南都詹事
石璫語之曰第慎之大禮說終行也大學士楊廷和令
中書舍人張天保語璁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無復
爲大禮說難我也璁曰吾難彼乎哉吾爲禮而已
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疏曰過者廷議大禮臣聞大略有

二其一謂 武宗崩 皇上以 與獻王長子爲 武宗弟繼體 孝宗則漢安懿王事稱 與獻王爲皇叔別爲 與獻王立嗣此禮官議也舉朝是之臣愚未敢以爲是爲其一謂 孝宗傳位於 武宗 皇上入繼武宗之統不當繼 孝宗嗣與漢王事不同此張璠舊議也舉朝非之臣愚未敢以爲非爲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祖宗之天下也 孝宗不能私也議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衰衣臨御之日 皇上入繼當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 皇上嗣獻大業非繼 孝宗之統繼 武宗之統也非繼 武宗之統

獻廟大禮

本

統繼 祖宗之統也以 皇上承繼 武宗仍爲 獻王別立廟祀張璠霍韜之議未爲迂也夫天無二日尊無二帝 皇上於 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 皇上既承統 孝武爲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 皇考與獻王此萬世不刊之義禮臣三四執奏未爲失也然禮本人情 皇上尊爲天子 慈聖將臨設無專稱於心不樂於情難已故迫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臣知 皇上之心蓋有不能已也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無乃擬議之未定乎爲今日議 慈壽之命已下宜定號曰 皇考與獻帝別立廟於大內每時祭

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論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於 慈聖宜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與獻字加之設日如此則 孝宗竟無後矣臣曰 武宗神主已附太廟 皇上承祧續祀萬斯秋安得謂無後乎此臣管窺之愚竊爲今日獻也

吏部員外方獻夫獻曰伏見近議 陛下繼嗣 孝宗尊稱 與獻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臣核禮經曰爲人後者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姓後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獻廟大禮

本

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者也臣又按宋儒程頤輩曰英宗既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臣則謂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是實爲父子也今 孝宗未嘗育 陛下於宮中也 孝宗嘗有 武宗矣仁宗未嘗有子也濮王別有子可以以不絕矣今 與獻帝別無子也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者也說者不過謂 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以 陛下爲子夫推 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 孝宗有 武

宗 武宗有

陛下是不紀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故 陛下之繼 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 典

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

之道也繼祀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 典獻之得稱

帝者以 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

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 孝宗曰皇伯稱

典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

實舉斯心而推之治天下可運之掌矣二臣之疏俱中

沮不果上然其說已傳播矣

二年六月楊廷和等言 皇上謂所生父母必極尊稱恐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王

未足爲孝而反爲聖德累也前以 慈壽皇后懿旨稱

帝后於王禮已過公論未安今復極尊崇與 孝宗慈

壽並非所以奉正統也復遣司禮監至內閣諭帝后尊

號上加皇字廷和等復言前蒙傳諭已具奏爲不正之

禮恐爲聖德累今必欲行之是徇情也昔魏明帝勅戒

公卿曰或有邪佞導諛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朕肱大

臣誅之臣等不能推明正統導 陛下爲堯舜之君是

明帝罪人也已 上御平臺召廷和等授以手勅面諭

欲加稱 典獻帝爲典獻皇帝 典國太后爲皇太后

廷和等退而上言臣等親承天誥諄復無少疾違之色

易勝感戴第未迎 皇上之初凡正統本生講諭已定

聖心固已洞察豈復得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十一月南京主事桂萼上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

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祇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

地主有神者也今禮官以 皇上與爲人後而強附未

世故事號 武宗之統奉 典獻帝之宗議者莫不曰

孝宗有 武宗爲子矣可復爲立後乎 武宗完神聖

授 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

納者何也蓋自張璠霍韜上議論者指爲干進故違禮

者不敢違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爾然是失也綱常所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王

關誠非細故臣願 皇上速發明詔獨名考實稱 孝

宗曰皇伯考 典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 典

國太后曰聖母 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爲父子君臣

者定至於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不過宋

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

詔親許爲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

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 皇上奉祖訓

入繼大統果曾親受 孝宗詔而爲之子乎果曾親許

爲 孝宗子乎願 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

明矣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之疏以爲

皇上必爲之惕然更改有無符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再申其說并錄二臣之說以進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便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專稱合行典禮以聞吏部尚書喬宇等言古今未有無父之廟然必以孝宗爲考而後憲祖之大宗爲不絕律凡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降服宜以聖祖律文爲法不聽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請諸曰公去誰與主者適主事侯廷訓勸小宗大宗之說作大禮辯過示羣臣俟得之吾輒據宗法論天子禮曰敢違議者斬因會文武卿寺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六

康熙本禮

二十五

等官上言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皇上爲親弟武宗爲親兄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前後章奏惟張璠霍鵬熊浚二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諸臣凡八十餘號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夫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釋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而桂萼之徒肆言無稽情罪可惡上云還衆論再議初武定侯郭勛之與是議也謂俟曰此關係重大宜折中不可偏執俟與力辯遂至大詬給事中張紳等三十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一人各抗疏如部議上責其朋黨亂政修撰唐皋奏言陛下當考所後以別正統當隆所

以備尊稱上責其阿意二說俱奪俸於是後等更議於與獻帝后上各加一字以全尊稱不報三年二月楚王榮派以儀賓沈寶賡上奏曰今之大臣執

不欽皇上取法唐虞備其未舉堯舜之事以復皇上者按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未嘗不以瞽瞍爲父也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無顓頊因德猶得享於郊者以爲父也以是知聖賢之用心矣夫子焉而不父其父宜聖心不安於此也今當考與獻帝別廟祀之代府長史李錫復奏曰高皇兄終弟及之訓處至深遠由孝宗以及與獻帝然後及陛下則聖考聖母宜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六

康熙本禮

二十五

隆尊稱不辨自明南京都察院挺歷黃綰上言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擴兄乃率合宋濂王不問之事強陛下考孝宗而減武宗兄弟相傳之統絕與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不若於三綱論九法數手錦衣衛千戶畢能還奏言比者儒臣欺罔置與獻帝無祀臣武夫始以武臣襲替言之無詞者必及弟姪未有不封其所生父母者也而況陛下天下大君子號入上益心動遂有召桂萼等之意矣召督賑侍郎席書南京主事桂萼張璠詣京都御史

吳廷舉言書等被召必不肯變初說以犯岡上之誅願
特勅諸王府及兩京大臣各陳所見而家居若大學士
謝遷楊一清尚書韓文邵寶王守仁都御史李承勛皆
累朝舊臣熟於典禮勅令開陳擇其合於禮者斷而行
之以正前代之謬則大孝咸孚人無異議遷等乃復上
疏申明統嗣之辨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實在考
不考推尊者人于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
易也若徒爭一皇字則孰政必始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始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
足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口終不能泯皇上之心也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三十五

乞明諡中外稱孝宗爲皇伯考

典獻帝爲皇考

武宗爲皇兄則父子伯姪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
典矣上以此言有關典禮俱命會議是日上御手
臺召蔣冕毛紀費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等
願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帝上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冕等不能復對翌日命內閣草詔加上稱號給
事中張鼎御史朱實貝等奏言伏見召桂萼等來京人
心既以驚疑頃又聞命蔣冕等草詔萬一聖心爲邪說
所惑如天下後世公論何上俱切責之

三月諭禮部如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先殿側尚書

汪俊等上請曰臣等伏承建室之命益增惶惑嘗恨桂
萼之徒扇其邪說欲改孝廟稱號陛下乃於聖
母皇太后復加尊稱蓋已知其非矣又欲別廟
帝陛下但欲議擬建室亦復知其非矣願罷議上
曰還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議曰皇上入奉大
宗不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
帝嘗爲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廟增
飾爲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後世襲封與王子孫世
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
曰朕奉太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三十六

朕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皇上聖察於宗法大

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
側以避大內之名也惟此則專於大宗必降於小宗安
陸祭祀無庸改議矣上曰朕祇奉宗祀罔敢違禮廟
等還協公論議擬又湛若水等石瑞等給事中張鼎等
御史任洛等太常卿汪來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
罷去上切責之曰爾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侵朕躬
遂罷之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會侯伯卿武翰林臺省諸官力言建
室之非且曰臣等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顥之論

以悟聖心姑停建室仍立廟安座歲時遣官奉祭俟異日皇子果多襲封與王世世承享 上曰朕承天命祗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本生聖母躬親侍養本生皇考荒廢陵園遠在安陸卿等安乎今符同執奏朕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甚失綱常其奉先殿西室並行修飭畫朕歲時急切之情於是修撰呂柟上言臣從論奏建室未蒙即從是臣不能如張純之動主也獻皇帝封國忍沒其名且有二統之嫌臣嘗請行宗法反不如於喪段猶輩之能行也編修鄧守益亦上言陛下徇情以爲孝事臣願令以爲忠此而不已則陛

獻廟大禮

主七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六 下獨斷於上而不顧萬世之公論聖臣依阿於下以苟一時之富貴貽非國家之福也昔曾元憚於易簣曾子以爲細人之愛魯受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孔子傷之今以非禮祀 獻皇帝 陛下安乎 上大怒俱遠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張紳章喬等御史張鵬翰等文章論救不報已而獄具摘梓解州守益廣德州各判官吏部員外薛惠著爲人後解以取惠等之議其略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爲後重小宗也爲人後者爲之子言雖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既爲之子則當解父

獻廟大禮

主七

四月奉上 昭聖慈壽皇太后 典國太后冊寶尊號 上御奉天殿受賀頒詔天下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慈承宗祀惟我 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維鞠之功莫罄各言 本生父母與獻帝典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專稱未極恒用款然恭奉冊寶加上 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 典獻帝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典國太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情特張璉至東昌讀詔書曰執政忍爲此欺乎兩考並稱典常九系

獻廟大禮

主八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六 不可已也先是 上命內閣撰擬冊文遣司禮官傳諭欽 昭聖冊內稱嗣皇帝 獻皇帝冊內稱孝長子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壽恩等力言不可仍以原文封進 上覽之御批 獻皇帝冊內加一孝字章聖冊內欲去本生母三字是等復上言此字惟宗廟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有干正統且本生母三字係勅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還御批乃依原文止稱長子 章聖冊內加一聖字 桂芳張璉既越命發南京附朝議者益懷疑忌黃綽黃宗明送之曰人心大異子行慎之無負吾君也戶部侍郎

獻廟大禮

主八

胡璣等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并止璣等悉已至鳳陽請勅諭乃語導曰爲禮如此吾輩不能無罪復同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皇上豈能遽察其欺乎若不亟去本生二字則雖有皇考獻皇帝之稱天下後世終以皇上爲孝宗之子爲人後之主實應禮官欺蔽中矣乃復召孝慈以書爲禮部尚書尋見在上前言二人來必被撲殺上復遣人趣之冕遂乞罷許之

拾事中張萬曹懷章衡安碧各脫論主事張慈霍朝首爲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

康熙大禮

二十九

屬階侍郎席書員外方獻夫私相附和而主事桂萼藉衆議以濟已懷臂不顧仰或聖聰今萼等取用書進禮卿用非其宜請並斥之以謝天下碧脫又謂今欲別建一廟於大內則是明知恭穆爲萬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大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並下所司吏部尚書蔡宇等合疏言項罷汪俊召席書取桂萼張聰霍朝趙謫馬明衡李本陳迺米楷具常中外駭愕夫以一二人之偏見撓天下萬世之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曰效忠實累聖德且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百餘

年來所未有者請收回成命令使與書各守職如故存宥明衡等止召孝慈脫入報聞

五月張慈桂萼至京師上疏言詔令雖云再下典禮益甚乖違謹復條七事一辯兄終弟及之訓二辯英宗受仁宗命而爲子三辯皇伯考之稱四論本生父母五言無兩考之禮六言母子之稱七言立廟之說謂禮臣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匪非疏奏雷中鴻臚少卿胡侍復言祖訓謂兄終弟及者蓋以嚴嫡庶防親讎耳是故降父母期師丹以爲重正統入繼大宗魏明以爲基正統是範嗣一也魯嬰齊未嘗受命歸父漢病已未嘗受命昭帝何以受命爲哉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祖以其爲君也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上責其狂妄出位斥爲潯州判官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

康熙大禮

三十

六月給事中張鼎等三十餘人連章言皇上命取桂萼張聰入京夢稱疾不出聰數日始朝不意二臣恣肆若此蓋自二臣進言以來半禪於茲朝講一皇字恭請一考字紛紛不已萬一皇上惑於其言而輕改之縱我皇廟如在之神獸否不可知其如母后心何其如下臣民心何夫如此二臣者賦性好邪立心陰惡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擬其見不止於冷

褒貶猶推其克直浮於章惇蔡卞望亟罷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御史鄭本公等四十四人連章言桂夢育倡亂階張璪再肆欺罔黃紹如鷹犬張蒙而旁壁黃宗明如奴隸攘臂以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間謀以伺漁人之功卒之席書之命出中而下行取之旨已能再行大臣因此而被逐言官因此而得罪雖當時壞寧之奸其流禍亦不至此御史戴金言等既被召命而從容道路詔令已布而肆爲奏擬御史張浪言考聽以新詔爲誤詔而訛言欺誕以定禮爲非禮而妄意更張御史張日輅言席書等秉機獻謨

獻廟大禮

三千〇六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陽跪儀禮之交陰懷干進之路給事中謝貴御史郭希愈沈欽相等章累上皆下所司

以仕考張璪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專聽言禮官失禮於初陞非於後伏承明命三至促臣來京蓋欲令與面決是非親賜宸斷乞皇上親臨便殿集統政諸官許臣等各執經據典藉以折再詔之誤兩考之非於是給事中張漢卿勅奏席書賑濟不法戶部尚書秦金覆請旨得是字遂朋沮其進張璪等乃取所劾璪等京奏發刑部尚書趙鑑等擬請私相誣口若亦得亦是字輒捷殺之上稍聞知乃命考璪獻夫爲學士而責

趙鑑朋和害賢輕非法度責辭等語義詞忠俱伏罪桂夢張璪方獻夫上疏聲學士專請令臣與璪面折諸臣之非改兩考之失獻夫言人臣以節義爲本使臣以言

遷官臣節何在且國家用人自有言路豈宜濫及上皆報曰遷秩非以汝議禮故而汝亦非用足說以希進者忠臣學行簡在朕心故特檢實翰林以成朕納賢之治不必再辭已而吏部尚書喬宇言前者席書以內旨陞尚書臣等力陳其不可今復有陞夢等學士之命夫內降恩澤多施於倖倖之人皇上御極凡先朝傳旨陞官雖匠役軍校亦盡賜章若士大夫亦與其列即不

獻廟大禮

三千

〇七

爲清論所商今言官論劾夢等前後凡二十疏夫聖朝養士當以名節自愛翰林學士之職其選甚重而使夢等居之則凡儲材翰苑者誰復與之共列班行哉乞寢其命上以字言忤遂切責之且曰任用才賢自古帝王之治夢等執經論禮豈悅朕心以干進者其即令視事已而給事中李學曾等二十九人御史吉案等四十五人並疏言夢等曲學偏見紊亂典章在聖世所必誅豈得以一言之合驟遷美秩矧以傳奉而及學士其爲聖德之累不小上怒詰責學曾等令對狀已而學曾等上疏伏罪乃宥

學士豐恩修撰楊惟聰舒芬編修王思不欲與豐等同列各疏乞歸 上皆不允御史劉謙亨言豐等曲學偏見驟得美官天下士自此解體宜賜罷黜以懲奸黨章下所司

刑部尚書趙繼言聰等之罪誠有如張紳諸臣所論者宜付臣等實之於理 上曰趙繼既居法曹宜奉君命何乃朋邪美法勒令自劾已而繼疏伏罪復切責而宥之修撰楊慎張衍慶等三十六人言臣等與桂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順朱熹之說也萼輩所言者冷褒段熲之餘也今 陛下既聽錄等以其言爲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康廟大禮 三十三

是而臣等所言皆聖明所不取臣等不能與之列列願賜罷歸 上曰朝廷儲才處之史館宜勉脩職業涵養德性以需異日之用楊慎不能安分率衆求去張衍慶等同聲附和輒肆殊甚姑奪俸兩月衍慶等一月南京主事侯廷訓撰別議禮書本清寧京師被訪下鎮撫司拷問廷訓子一元年十三歲上書訟冤詔下所司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胡瑄等各疏言秩宗重任非庸書所能堪會方獻夫以引疾求退吏部尚書喬宇等因言書等以曲學邪說妄議典章而夢璉尤狡愎朋奸亂政宜罷書仍守舊職而黜夢璉及朝聽獻夫致仕不聽

南京吏部尚書楊旦等言聰等學識頗僻心術奸回徒以一言偶合厭陞清秩非所以示大公於天下方獻夫屢陳有疾臣等未暇論之望將聰等放歸田里獻夫准令養病 上曰錄用賢才出自朝廷聰等所言實典禮之正何以謂之偶合且不究

喬宇復言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劾殆無虛日願俱承給苑之命有玷清班願賜罷黜 上怒切責之宇遂求去從之

御史段繼陳相各上言等倣議禮之名爲干進之術陛下不察加以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爲甚以若人而受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康廟大禮 三十四

若職臣恐廟辰之屬作而貞秉之寇至矣 上謂楊旦

忠賢逮繫繼繼司獄各外擢之已而南京尚書楊旦願

願壽沈冬魁李元嗣崔文奎及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復以爲言俱切責之

七月張璠桂夢璉奏議禮者之欺妄條爲十三事以上一言三代前無立後之禮二言祖訓不言立後三言孔子射於堊圖斥爲人後者四言遠詔不言繼嗣五言禮輕本生父母六言祖訓稱天子爲伯叔父七言漢宣光武俱立皇考朝八言朱熹嘗謂定陶事爲壞禮九言古者還國載主十言祖訓皇后治內不與外事不宜假 聖聖

懿旨十一言 皇上於 壽安皇太后不得幸天下終

三年喪十二言新頒詔令決宜重改十三言諸司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疏奏畱中何孟泰復條爲之辨 上責其妄意奏擾受寵足非因伏罪

南寧伯毛良上言楊廷和邀定策功沮撓大禮使 陛下

失大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其罪甚大而于戶部能還百

戶陳紀秋諭王份錄事錢子穀亦各論奏俱畱中不下

學詹事府吏部侍郎賈誼翰林學士豐熙等並疏言大禮

之議出自朝廷願之天下已三年於茲矣奈何近因二

三華譚之言遂致聖心惶惑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育

國朝典彙卷之百十一 康廟大禮 三五

之報臣等聞命驚愕罔知依指竊惟 陛下爲宗廟神

人之主必宗廟之禮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專隆於

所生雖孝之一節未爲聖孝之全也非先王之禮改後

世之議豈不爲聖德之累哉 上怒其嘯聚狂悖忤違

勅旨姑宥沐而遽然下詔獄

原任給事中陳沆已陞湖廣僉事以舊銜上疏言主事張

聰等危言論禮出於天理人心之正而當道者目爲達

君曲肆排阻且羣結朋黨必欲 陛下下與爲人後虧父

子之恩又矩 壽安皇太后之喪使 陛下不得伸承

重之義又言內閣銓衡所係至重宜擇人居之今尚書

喬宇郎中夏良勝用舍任意務得豪傑給事中于桂闕

閔史道曹嘉禾稱剛直或陞外任或擢外方 陛下取

用席書等文章壅阻以爲不由吏部會推專擅可見乞

削去字良勝官職召還桂等以作敢言之氣章下吏部

侍郎何孟春言沆以外補猶冒舊銜假以建言紊亂國

國朝典彙卷之百十一 康廟大禮 三六

典宜行究問以絕他觀 上不從特命陳沆與于桂闕

閔史道俱復原職而出良勝爲茶陵知州

上諭 獻皇帝冊文去本生二字改稱 本生聖母章聖

皇太后爲聖母大學士毛紀費宏石瑄言本生二字上

于宗廟下于宮闈事體重大慎無輕改 上乃御平臺

召紀等切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不能以忠事君如

何以禮侍爾又曰爾輩爲無君之臣如何使朕爲無父

之子紀等惶怖而退 上召多官至左順門諭更定聖

母尊號爲 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册寶何孟

春草疏迂且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爲更定乃

爾吾且不避體官尤當力爭之希周乃率師中余才言
考 孝宗母 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
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後世祭告爲煩禮不
能感孚於天地宗社况本生二字初無貶詞今若去之
則與 昭聖無別孟春則與九卿學士臺諫各跪畢章
十三上俱閣中不報

上朝罷齊居於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偕言於衆曰昨諸
監當中必稱 孝宗爲皇伯考則太廟無孝正統有闕
矣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燮率百官赴文華門
跪哭爭論 憲慈皇太后產禮 憲宗從焉此國朝故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獻廟大禮

三十七

畢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
元正張紳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王時柯遂避諸朝
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
者當共擊之孟春獻民文華復相號召於是奉金趙鑑
趙瑄俞鼎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九
牧吳璵張璜陳唐張緒蘇氏余讚張仲幹葛倫袁宗儒
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壁衍芥楊繼聰姚沐張衍
慶計成各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勛陸欽
王相應良金泉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青毛王曹懷張
萬王宣張猷都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白璧裴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獻廟大禮

三十八

凡三十有六人奉才汪必東張繼張懷翁若李文中張
深張鑑豐坊仵瑄丁汝襲張應奎凡十有二人陶滋賀
紹姚汝星劉淑相萬潮劉淳楊儀王德明汪濬黃加賓
李春芳盧震華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顧陳實李可
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峨唐湖胡理范祿陳力
張大輪葉應駿白敏許路戴欽張徐劉士奇郝勛趙廷
松熊宇何盤楊濬劉仕諸紳賴輝王國光汪嘉會殷承
敏陸銓錢鐸方一陶凡二十有七人趙傳葉寬張子衷
汪登劉瑛江珊金廷瑞范鍾震淳伍餘福張鳳來張羽
車純蔣珙等額凡十有五人母德純蔣同仁王際劉道

陳大綱鍾雲瑞王元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一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 高皇帝 孝宗皇帝者聲徹於內 上命司禮監諭曰此禮朝廷自有舊處羣臣咸曰必得諭旨乃退余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等曰羣臣伏闕公輩可坐視乎紀與石瑄遂赴左順門跪伏上言宗廟之禮至大且重而本生二字爲要 陛下奉承天命以臨九有所恃者人心耳若不令已從人何以爲治 上復遣司禮監諭之曰 恭修獻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已撰矣爾輩始退羣臣仍伏不起及午 上命司禮監錄諸姓名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獻廟本禮

三十九

收緊諸爲首者豐熙張鼎余寬黃侍顯謝滋相世芳母德純凡八人於獄楊慎王元正乃城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 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凡百三十有四人於獄內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人始令待罪

翰林士豐熙給事中張鼎御史余翔吏部郎中余寬戶部郎中黃待顯兵部郎中謝滋刑部郎中相世芳大理寺正母德純成邊朴羣臣於闕廷初逮繫時羣臣有避匿者悉追繫之俱待罪者總二百有三十人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 上曰何孟春等入禁繫哭範朕冲年爲首

者編發成邊其餘四品以上俱奪其俸五品以下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相與王恩給事中裴紹宗毛玉御史胡璉張曰輯郎中楊淮員外張燦甲良主事誠應奎牟瑜余頤安聖殷承欽等十有九人俱病削先後卒

復逮繫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於詔獄 上怒不已復命責之曰楊慎王元正劉濟倡率譴謬震驚廷闕其加杖編成安磐等俱加杖削籍張原死杖下

八月祭酒崔亮言帝統必以長祖訓繼絕必以弟必以長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獻廟本禮

四

一統序也必以弟坊立後也 陛下爲弟而長以倫序則考 孝宗是故必降於所生斯爲之後若與所後同猶弗後也當永祧主恩之重則父子差輕也斯禮之至情百王之所同也 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繼則今日之忠邪辨矣 上罷之

給事中陳洸奏近日議禮之臣大肆欺罔甚至跪門叫哭致傷國體 皇上雖罪謫數人猶未盡其黨如大學士費宏持本生之議而主其決禮部侍郎吳一鵬助正後忿忿而抗廷論以楊廷和爲心腹而得司馬者兵部請書金獻民也往後內閣而強毛紀等以出跪者禮部請

郎朱希周也侍郎汪偉以親弟汪俊而居吏部是謂朋
奸尚書趙繼承毛紀風旨而欲置桂萼於獄是爲比黨
倡率龐門高聲叫哭則郎中余才劉天民附和禮官妄
排正論則員外薛應給事鄭一鵬之數臣皆爲邪黨之
祇賜諫議臣又訪得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廖紀之清介
服滿南京禮部尚書邵寶之守正皆嘗因議禮而見忌
於權奸服滿吏部侍郎胡世寧之剛明養病祭酒魯鐸
之德學致仕都御史林廷玉之才畧皆素以名望而見
疾於邪黨養病南京吏部郎中姜濟兵部員外梁煒卿
史馬津服滿監丞蔡宗兌致仕恭政王濟朝賀到京恭
廟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肅廟大禮

四十一

議方鵬僉事李階皆卓然有見而建此禮者也原任給
事中今陞參議熊汝原任給事中陞參政邵錫原任御
史今陞副使張潮皆建議此禮而被外遷者也乞將廖
紀等急賜起用姜濟等行取來京方鵬李階卽留京改
用仍乞勅諭廷臣自茲以往務和一德開誠布公共圖
正理章下所司於是費宏金獻民趙繼汪偉吳一鵬朱
希周俱上疏乞致仕皆優詔許之

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言臣事君猶子事父三諫不聽則
號泣從之今諸臣諫論大體不啻再三伏哭闕門冀有
所感帝不度觸聖怒羅死傷至於此極幸俯賜寬宥

以光聖德 上怒其狂率輕責奪休二月

後府經歷俞敬疏言學士豐熙及部寺各道諸臣皆以見
觸尊嚴繫獄拷訊臣竊以諸臣迹雖狂悖心實忠誠今
聞給事中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俞頤等俱已故豐熙
等在獄者亦垂亡而呻吟班席不能起者又不知其幾
內外驟聞驚皇無措竊惟 恭穆獻皇帝神主已奉迎
入廟正宜赦過宥罪體恤羣臣以張大孝於天下伏望
霽雷霆之威免雨露之澤已故者恤其後垂以者宥其
身使爲臣者無復以言爲諱則宗社幸甚章下所司

九月大禮議定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聖聖康惠

廟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肅廟大禮

四十二

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
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先是吏部侍郎胡世寧時居
憂里中上言大禮之議或謂當考 孝宗後 獻皇承
統亦將考 孝宗乎或謂 獻皇不得推尊傳不言武
王追王之典乎或謂宜系典國於帝后之上獨不曰與
國者先朝之封建帝后者今日之推尊隆新典而仍舊
號可乎或謂仍祀安陸 獻皇止 陛下十子宜舉孝
享而乃別廟於外藩可乎書言昔疑敗謀惟在聖明衡
斷審定之而已 上嘉之時禮部會議唐書言禮祖廟
據禮經 皇上實繼統非爲人後汪偉鄭岳徐文華尚

與張璠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
是該議當矣人臣事君當窮順其美於是書與璠等獻
大會同公張鶴齡侯郭勛馬恭震伯張偉尚書奉金
等六十有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弟弟及今
孝宗有武宗爲嗣初未嘗立皇上爲嗣與漢宋事
大不相同夫八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考昭
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父也宜稱皇考章
聖母也宜稱聖母武宗兄也仍稱皇兄則合乎天理
當乎人心大統大倫兩有所歸奉獻皇帝別爲廟室
不入太廟則尊尊親親兩不相悖上允之乃改尊稱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人獻廟大禮昭志

祭告天地宗廟布詔天下先是上命內閣草詔欲寬
恩例庶書以爲小人之幸有議典禮上問三學士亦
如昔言乃止
在瑤上言孝宗昭聖皆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
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一理事亡如存今孟冬
時享陛下登對如親見之寧不心動於中乎宜如鄭
岳徐文華議上曰大禮會議已明瑤職居輔弼導引
朋儕議及宗廟豈大臣體國事君之道乃罷倚文華休
學士張璠以大禮既成請退休以全臣節言臣與桂夢生
不同方言不同習猶見一時朝議有乖萬世綱常是以

見同論同遂不嫌於紀衆理直氣直乃不覺於成仇幸
養聖心難勝衆口是日桂夢方獻夫亦上疏求退上
皆優答不允

四年正月致仕縣丞歐陽欽以其祖宋太師文忠公祠先
朝所給湖池地土歲久侵沒祠宇改僧尼廢庵不便祭
享乞爲查處會中外方攻庸書等欽因言昔及璠夢引
臣祖修造言以正典禮而諸臣爭之以被譴謫請寬諸
臣以慰人心給書等語命以示勸諭下禮部科臣駁欽
託言大禮求濟已私時書掌部事言其事或出於微託
言亦不可終棄請允行其所請寬譴責者詔乃令有司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人獻廟大禮昭志

嚴湖池地聽書等語命於是給事中韓楷言書等任
水滯不當以欽言而遽封上曰書等奮義贊成朕孝
時恩報功非以欽言也切責楷而宥之
學士張璠桂夢以柯維熊論各上疏乞休其略言記曰禮
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今陛
下擴大孝之心成尊親之典是厚也以臣等爲君子則
不敢爲小人則不甘惟陛下辨之苟臣不去則讒不
息徒使辨治之朝爲聚訟之所而已上優詔留之
璠平家縣主簿何淵爲光祿署丞初淵爲國子首請追上
皇考尊號而立世室於京師章數上廷臣多憎之及除

平涼累爲上官所咎謂自訴乞改內職故有是命

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如編修玉恩給

事中張原等十有八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

卹并贈官錄歷上怒其違慢諒四川高縣典史

巡按雲南御史郭楠言邇奉臣議禮至鹿門呼號其事似

忤其心固忠也迺或鞭朴致死或視官誦成臣不意聖

明之世而人臣以忠諫獲罪若此願虛心詳察特賜優

容復豐熙等官而恤死者之家以收人心上以大禮

旣成楠達旨廣奉命錦衣衛逮治之

十二月大禮集議成席書奏表以進言曰邇日輟奮正義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太禪

四十五

以爭於前曰書曰書曰獻夫申大經以爲於教實爲綱

常之計無復身家之謀上命頒賜各藩府及中外文

武官仍令各省刊布以傳乃加席書太子太保張璠桂

夢詹事兼學士方獻夫霍輅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建議

諸臣皆加秩有差

五年正月御史張表言今者禮定廟成孝隆治洽若往時

議禮諸臣林守師說不識忌諱輕犯逆鱗雖自取罪戾

而其心誠有可原者惟皇上大賜再造之恩以順春

行之序命吏部擢擇大臣以誣去者其他滿降及行勅

者卽復其職或以次擢用死者重恤其家克寬軍者放還

鄉里爲民量復一官則有詩咸中思威不悖跪下吏

部看許以聞御史喻茂堅言陛下幸哀得罪諸臣下

哀奏吏部卽竟降不是過臣伏見往時同議諸臣無處

數百並蒙恩貸獨豐熙等見號首事服重辜令竄身行

伍混跡編民赦過宥罪宜在所急惟陛下下一視同仁

召熙等供職如故時詹事桂夢張琬亦請曲宥放斥諸

臣御史朱賈昌以武廟實錄成請豐熙等復其原職

章下吏部尚書廖紀等乃請如張表等奏起用大臣以

誣去如楊旦汪偉者及諸降調行勅編成爲民者皆召

復職仍優恤既死者家因列諸臣名上之降調則郎中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太禪

四十六

別天民修撰呂楠編修鄒守益給事中劉繼曾御史李

本陳祖陳逅段嶺王懋主事侯廷訓林應舉評事章商

臣行勘則員外郎薛應爲民則給事中張漢卿安磐卿

史王時柯郭楠馬明衡朱湖克軍則學士豐熙修撰楊

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紳劉濟御史余鄒郎中余寬

黃侍顯陶滋相世芳評事母德純已死則編修王相王

恩給事中毛玉裴和宗張原御史胡瓊張日範郎中胡

璉楊淮員外郎申良主事余嗣藻應奎許瑜張璠殷承

敝安璽司務李可登凡四十七人及給事中劉最以被

緝事坐竄鴻臚卿胡侍坐他事繫獄不預焉疏上報罷

遼東巡撫張璉奏請成給事中劉濟疾篤乞放生還以廣聖澤兵部亦為請上以劉濟倡率跪門默悞君上張璉當議奏優切責而宥之

學士張璉桂夢言近者該禮諸臣余卒論定不暇考禮聚訟四年更詔三過此誠出於皇上因心之孝親自裁定非臣等凡庸所能與諸臣一時愚昧誤犯聖明幽蒙矜宥今尚有克軍如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者為民如給事中安磐張漢卿等者降調如修模呂構編修鄭守益御史馬明衡李本陳相段緒主事侯廷訓評事革商臣等者伏罪省愆已驗三載況今獻皇帝追尊之禮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四十七

已成世廟已立皇上大孝之心光於天下萬世矣之將言禮放斥諸臣或矜其情而寬其法或諫其心而復其官給事中史子先言聖人喜怒如天道伏闕諸臣怒而罪之此秋氣肅物之權宸疏勸下議且將賜還此天道順物之仁俄而報罷豈欲其砥礪之久然後用而全之手今廢謫已兩閱歲一旦如劉安世蕭志以歿范祖禹梅州不返陛下必有後時之悔伏望垂沛春生之仁仰起諸臣必將感恩思奮以圖報稱不報

給事中管律言大禮之議出自陛下至性為臣子者第宜欽承以表天下之懷誠則來日事者每假借為詞

或乞休或告病或認罪或為人辭罪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援引牽附此其故何哉蓋欲中傷乎人恐非此無以激陛下之怒欲回龍於已恐非此無以得陛下之歡故也乞嚴加戒諭令自今凡諸司言事者宜據事直陳毋得假借飾詐以累聖德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內外羣臣正當體誠共職以贊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議禮希恩報警都察院其行南京各衙門咸使知之

南京御史趙光等言席書張璉桂夢言霍韜方獻夫以陳遠之臣驟至清階未及一載更加遷樞大禮之成出自宸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四十八

斷書等逆探聖意而將順之不足為功宜聽辭免上謂書等贊成大禮特加陞用不為弘恩切責光等輕率狂妄奪俸二月

十月朔遼總兵馬永言議禮伏闕諸臣竄逐窮荒誠其自取今大禮既明舉擬盡釋聖心已慰而諸臣淹滯歲月無路自新乞宥罪矜釋以彰浩蕩之仁上怒其出位妄言切責之既而復為成邊陸完乞卹典遂奪官安置南京御史魏有本叔永外請吏部尚書廖紀因言南京根本重地而軍政城守器械久皆廢弛前楊銳告往攝府而馬永近復安置此天啟聰明為根本之大計也乞

寄以營務必有裨益現有本言雖可罪心本無他乞宥
狂言召還原職報聞

六年正月初敕諭王价爲大計所黜光祿寺錢子勳亦以

他事奪職而錦衣百戶最能遷則以汰革與南寧伯毛

良皆閒居里中故各言宜考 獻皇帝以干進用時禮

部奏乞錄用議禮諸臣 上遂命毛良督理軍政能遷

進千戶价陞教子勳原官致仕既而价乞京秩子勳復

价例乞蒞事皆從之吏部尚書廖紀及給事中劉務各

監言國朝令甲以大計黜者不復敘乃价等以言禮干

進遂欲伴門不可 聽給事中解一貫言大禮者 陸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六 獻廟太憲 甲十九

下天性之孝非因人言而貶官爵者 陸下屬世之具

非可僥倖而得微職者皆何如人果若爲忠必無一

毫詭譎之念乃以爲餌而欲微 陸下之爵賞則爲小

人無疑得免刑誅爲幸便而官之可乎若復用价子勳

壞祖宗百年之制敕小人倖用之門何以示後不報

吏部郎中彭澤以考察浮濫降外任禮部侍郎張璠爲之

頗言青議禮時澤見臣所著大禮或問添加實實既勅

臣進呈又爲錄送內閣以是大不理於衆口茲者臣進

大禮要畧備載其事乃徐文華余才虛理執稱排擊等

語文章等不勝憤恨遂謀於鄉人御史程啟克與都御

史嘉賢排成虛詞則之浮濫啟克與理且欲以次攻擊
臣等失 皇上勅修大禮全書將以傳之萬世今竟奪
方進而忠臣被黜使全書告成而忠臣憂憤當何如也

幸 上察之詔特雷澤已而澤具疏辭因自白言即能

臣以議禮當 上心亦宜容借此爲敘復之資況實無

片語上遂廷筆貶能人所共觀欺天行詐安敢爲也不

聽而給事中楊乘義等御史儲良材等跪奏澤不當用

且無市恩亂國是 上怒其狂率責授奉休二月

八月命張璠桂萼等纂修大禮全書 許漸舉

兵部侍郎張璠乞休疏曰臣昔議禮之時奉朝相持者五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六 獻廟太憲 辛十

年而舉世攻臣者百十就今又將修大禮坐書纂修遠

而譏謗繁興使全書告成而輕陷益難云云知我罪我

其惟春秋又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雖聖朝剛決

臣無容憂第清明之朝而有此攻擊之風亦臣所不置

安也 上曰聽學識深長志守公正有詔罰用亦非臆

私其即出辦事泛論贊攻不必介意

七年起復南京刑部員外陸澄上疏自悔其議禮之非初

爲人所誣誤後以質其師王守仁言兄子天倫不可棄

今 上孝情不可過禮官之言未必是張璠之言未必

非然後大恨其初議之不經而悔無及也疏下吏部尚

者桂等因言典禮出於人心自然雖孩提之童無不明特以執政偏謬徇私幸驛百司張羅大機更相傾軋故一時雖智謀之士明知朝議之非不遽姑爲兩可之辭或微示輕重之意未敢明言以觸時忌者歷乃修應不隱事君不欺宜聽自新仍行各司有如歷者聽自陳其過賜誥諫之由量賜末減錄用如故詔可及明倫大典成上閱之見歷初疏大怒遂諭吏部歷嘗造悖理之論或誘愚家達迎取媚又假以修罪爲辭悖逆奸巧有玷禮司宜出之遠方乃謫爲廣東高州判

吏部尚書桂等履曆事霍論給事中陳沆之枉及監生馬朝典奏卷一百十六 肅廟大禮 五十二

陳云章之才言始臣專被召適沆復命聞臣有職即外言贊助衆懼沮之爲改其官根明主察之特復故職沆益盡力排衆卒陞鴻臚使助禮之人與謀叛同罪今其事雖暴白尚坐閒住宜視故職量陞一官以舒憤鬱云章積學有年不求聞達議禮一疏正又純兄當朝講洵洵敢言不顧及正義既明寂無一言宜視國學博士量陞一官旌恬退從之

六月明倫大典成 詳編輯

七月勅定議禮諸臣之罪曰朕以宗支耿末奉膺天命光紹丕圖實惟我祖宗列聖積功累仁延慶垂祉於我

後之人亦惟我皇考聖母之鞠育誨導以成於成立卽位六甲轍下羣臣議尊崇之禮不意大學士楊廷和謬主宋之議議指示禮官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却乃唯唯順從欲附朕於其爲人後之論謂宜考孝宗母昭聖而改稱朕本生父母爲叔父母朕思皇兄遺詔乃遵我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曰典朕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大義甚明朕乃繼統非繼嗣承武宗之後非承孝宗之後若如前議則悖我太祖遺訓等我父子大倫民彝物則泯滅盡矣朕心不安屢命羣臣集議而廷和等力主定簡讓王不

馬朝典奏卷一百十六 肅廟大禮 五十二

倫之典妄稽曹觀備安私已之言鼓衆朋類一倡百和期於必勝既而執禮之臣先後論列本之聖經稽之儀禮剛明正道辯別是非於是父父子子尊尊親親各得其當凡有人心者孰不感悟而廷和等乃猶執迷不返將薨毛紀同爲輔臣茫無救正轉相附和欲遂其非都御史林俊自遠方起用而來著論迎合尚書喬宇爲六卿之首不能持正抗議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其後汪俊繼爲禮部仍主邪議公言於朝吏部郎中夏良勝特銓選之權屬持廉官堅其邪志何孟春以待郎掌吏部事鼓舞朝臣伏闕喧嚷倡狂放縱肆無忌憚欺朕中

年朕初見道未明雖有非彼之意然而執持未定屢以問極至情開諭輔臣使相體悉而廷和等略不加念逆天違詔怙終不悛朕年稍長及賴諸臣正論於義禮見之已真凡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綱常倫理燦然大明於天下矣比者命官纂修明倫大典書成進覽其間備述諸臣建議本末邪正具載奉天行罰以垂戒後之人乃朕今日事也然猶不欲爲已甚之舉姑從輕以差足罪楊廷和爲罪之魁懷貪天之功制脇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法當戮市特大寬宥革了職爲民次則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職又次蔣冕毛紀喬

歸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五十三

宇汪俊俱已致仕各革了職冠帶閑住林俊也革去坐前銜何孟春雖佐貳而情犯特重夏良勝雖係部屬而隲禍獨深都察原籍爲民其餘南京翰林院科道部屬等官衙門官員附名連僉人奏然有被入代署而已不與聞者有心知其非而不敢言者事干人衆情類會從間有四五黨助之者亦原於勢利所奪俱從寬不究其間實有出輔臣之門受其指使號召衆人以濟其惡者當時已正法典或邊戍克軍或削職爲民茲不再究嗚呼敘典秩禮聖賢之大道實善惡惡天子之大權若一槩置而不問無以彰上天討罪之功必如是而或

可都察院便布刊天下使凡爲臣工者皆知倫理之不可干名義之不可犯共襄人文之化以成熙皞之治於無窮焉爾禮部大書一道揭於承天門之外俾在位者咸自警省

十一年廣平府教授張時亨以進表至疏言 皇考當有天下肅更定廟號稱宗仍自 皇上誕生之年追改 獲祥年號以明 皇考受命之實又欲 皇上效古人刻木之義製爲 皇考聖像朝夕侍立決正萬幾仍請聖母改衣帝服正位內庭 皇上執太子禮關決政事及履數千言皆妄誕不經語應部奏其罪詔下法司

歸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五十四

逮詔時亨已出京乃命所在遞接御史提問謂時亨有心病詔革職閑住

九月原任霍州知州陳宋上疏謂祖訓兄弟及指同父而言耳 武宗追詔本謂 陛下乃 孝宗親弟 與獻王長子倫序當立非與 武宗爲兄終弟及也楊廷和誤主濃議與初詔自相矛盾張孚敬言 陛下不當繼嗣 孝宗止繼統於 武宗以爲兄終弟及事皆無稽難以施諸宗廟既又明知其非遂誘成薛儻之謀以陰壞我祖宗已成之法廷和雖蒙斥而心跡不明張孚敬首開言禮之端而乃遺漏天潢那移祖訓誣罔 先

帝疑誤聖躬所當先正典刑乞將明倫大典所載按厚
奏事輕重各論如律 上怒謂明倫大典朕所裁定久
矣采乃輒敢妄議批送法司拷訊

十二年蒲州生員秦瑋伏闕上書言 孝宗之統託於

武宗則 獻皇帝於 孝宗實爲兄終弟及 陛下承
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大學士張子敬議禮乃
別創世廟以祀之永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
分祀日月於四郊失小大專卑之別去先師孔子王號
敬其聖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配享皆非聖祖之意請
復其初請多狂悖 上謂瑋踐上誦君大肆不道令其
屬朝典彙卷二百十六 獻廟大禮 五十五

一 對狀根究主事之人以聞瑋服自妄議希恩實無
主之者竟比擬造妖言者律坐死繫獄乎敬具疏自白
得旨秦瑋誦君誓主有自來者朕已悉其姦惡解不過
奉行君命縱有一二建議行否俱由朕瑋不獨陷卿其
實毀朕卿弟毋畏小人自易初志



屬朝典彙卷一百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徐學聚 編輯

浙江金華府通判臣 胡寧臣 訂正

禮部 十五

山川社稷諸神壇廟

洪武元年二月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社稷議曰周室火
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
屋必受雨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
先告於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天子社以祭五
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朝門之內
屬朝典彙卷一百十七 禮部 十

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
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爲天下祈福報功之
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事姓而立者曰大社其自爲立
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公
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
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祖除公秦社
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大社稷於洛陽
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
建社稷於含光門之右仲春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
升社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

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稷於和義門內少南以毒
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
學士陶安言天子大社必受露霏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
亾國之社則屋之今於社稷創是非禮若祭日遇風雨
則於齊宮望祭 上從之

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祀海神

十一月定天子親祀圓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
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祭
祀郡縣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
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神諸祀典餘不當祀禁止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壇廟

十二

十二月額社稷壇於天下郡邑壇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
二丈五寸高三尺四寸陛三級祭用春秋二仲上戊日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生外朝悉儀曹議禮不合以致
天災將殺之章益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經官
議有未盡 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爲之霽威
太常寺奏擬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
命司人司祿如唐制立壇於城南 上從之
詔立旗幟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於公署後
以霜降日致祭

二年正月勅封和州城隍爲承天監國司民靈護王仍頒
降神像冕服九旒九章青衣排蔽勝緋白帶絳履初
上兵駐和州及渡江神皆著異至是特賜封號

命天下凡祀典神祇有司依時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嘗有
功德於民者雖未致祭其祠宇禁人撤毀

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霹靂海濱山川城隍諸神壇
壇祭禮

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濱之神 上
服皮弁服御奉天殿禮官以香及祝文進 上署御名
以香祝文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還行仍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壇廟

三

與白金市祭物牲用太牢幣各視其方色各祝文讀存
諸禮官副在有司

封京都及天下城隍之神 上謂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

鬼神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

命於是命翰林詞臣撰制文以燭之在應天者封以帝

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縣二州者以王在府州縣者以

公以侯以伯應天夜冕十二章開封等五府州及各府

九旒九章州縣七旒七章

初命築壇於後湖祀馬祖先牧馬步馬社諸神至是禮官

來言周官春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

也孝經說云先教始養焉者馬社始乘焉者厖本曰馬步謂神之定宮於馬者今擬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建官行禮

八月禮部尚書崔亮請依周官門戶中雷寗并五祀歲終順享通祭於廟門外羣臣四品以上祀中雷門寗三神五品以下祀門寗二神命著爲令

三年正月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屬圖其山川及羣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其略曰朕懷天地祖宗眷佑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濱之祭不就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高麗遣使來表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用還

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然未聞有遣使祭於其境者今恩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具牲幣遣使告祭於神神既歆格必庇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一代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

二月合祀太歲四季月將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城隍諸神初以太歲風雲雷雨皆天神以嶽鎮海濱山川城隍皆地祇各爲壇專祀於國城之南然祭之時日與其品物各不同至是復以風雲雷雨嶽鎮海濱皆陰

壇廟

四

廟廟典卷之二十七

禮部

五

賜一氣流行無間者慈合二壇而一之增以四季月神旗纛諸神凡設壇十有九太歲四季月將爲第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嶽次五嶽次四海次四瀆次京山鎮山水江東次江西次湖廣次淮東淮西次浙東浙西福建次兩廣海南次北次山東山西河南河北次北平陝西次益江右江各山川次安南高麗占城諸國山川次京都城隍次六肅大將五方旗神與給金鼓鉦鐃弓弩飛鎗石陣前陣後陣諸神各壇之祭皆上躬自行禮先祭禮官奉祝文太歲以下至國屬凡五壇上躬臣若請親署名其經山等神上賜金者請令禮官代署上曰

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依古定制凡
嶽鎮海濱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五嶽稱東嶽泰山南嶽衡山中嶽嵩山西嶽華山北嶽
恒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中鎮霍山西
鎮吳山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四海稱東海南海西海北
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南瀆大江西瀆大河北瀆大
濟之神各城隍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
並依當時封爵稱之惟孔子明先王要道爲天下師以
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
舊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卽淫祠也有司無

廟制典彙卷之十七

壇廟

六

得致祭

殷習祀文遣官詣嶽鎮海濱以更定神號告祭
遺秘書監直長夏祥鳳等領章正神號詔於安南等國
中書省臣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
之神凡有災患禱於祖先里社若鄉屬邑屬之祭則郡
縣自主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
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至現
扶鸞降聖普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
無惑志 詔從之

九月京師城隍廟成禮部尚書陶凱請如前代六曹曰吏

戶禮兵刑工二司曰左右司之神 上命罷六曹不必
設左右司止稱曰左司神右司神仍命製神主主用丹
漆字並以金旁飾以龍文及是成命凱等迎主入廟用
王者儀仗 廟舊東嶽行宮也
按國初都城隍之神歲以五月十一日爲誕辰神及萬
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後禮部尚書倪岳言城隍之神本
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妄繆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
川壇俱有分祭之禮事體已重此與天下府州縣之祭
不同前項祭告煩瀆無據遂罷之

十二月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祀

廟制典彙卷之十七

壇廟

七

禮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
衆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
大夫之無後者族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
乏祭享而無所歸則必爲厲後世以爲非禮之正遂不
舉行此等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爲民禍禍以違辜
祀者今宜於國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使
鬼有祭享禍厲不興亦除民害之一也 上命京師祭
壇於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設壇城北各里亦立祭壇
歲以清明七月望十月朔長吏率僚佐蒞時致祭正壇
設城隍位壇下東西各席地壇之南立石刻祭文京師

日參屬王國曰國屬府州曰郡屬縣曰邑屬民間曰鄉
屬者爲定式

四年正月建國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壇於臨濠

五月詔立大社壇於中都

七月荀明昇獻良馬一色正白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
高七尺有肉隱起項下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膊絡腹精

采流勒暢勒不可近近輒人立而吼賜名飛越峰上
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司之命太常以少牢祀馬祖

六年定天下十三省山川皆各省自祭舊令祭京師及四
夷山川悉罷之各城隍祭日春用三月三日秋用九月

九日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壇廟
人

三月 上既製中都城隍神主成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
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爲朕則上畏天下畏地

中畏人自朝達暮恒兢惕自待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爲
民父母者也苟所爲不令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

能安斯民於宇內是失天下之心矣可不畏哉

七年令仲春秋上旬擇日祭太歲四季月將諸神未幾以
諸神從祀南郊遂省春祭

定府州縣社稷祭正配皆少牢已而罷配位鎮海濱亦如
之歲仲春秋擇上旬日祭 按府州縣凡近郊每三壇

南神祇壇歲仲春秋祀雲雨風雷之神境內山川之神
城隍之神各少牢在省城者布政司祭府不辦祭縣附
府者亦如之西社稷壇歲仲春秋上戊祀司社司稷之
神各少牢北屬壇歲上元清明孟冬朔日祭無祀鬼神
羊三豕三飯米三石

八年二月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
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令別議中書及禮部議

奏以外夷山川附祭於各省如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瑣
里則附廣西三佛齊瓜哇則附廣東日本琉球浮泥則

附福建高麗則附遼東甘肅采甘肅思藏則附陝西京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壇廟
九

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
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 上可其奏命

中書省頒行之

七月禮部奏五祀之禮考之周漢唐宋其制不一今擬以
孟春祀司戶之神設壇於皇宮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祭

司電之神設壇於御厨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甯之
神設壇於乾清宮丹雘內官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

壇於午門之左司門主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於井
前光祿寺官主之四五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牲

用少牢 祠可自是五祀之禮歲率以爲常

十年二月遣官享先農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上親祀山川壇諸神於殿中功臣分祀兩廡

六月命公李景長徐達等十人分祀嶽鎮海濱

八月上既更建太廟於雒陽之左以社稷園初所建未

盡合禮又以人社大稷分祭配祀皆前代之制欲更

嚴之爲一代之典遂命中書下禮部詳議尚書張壽泰

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於

壇上祭畢裝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如唐宋之制至

勾龍配祀以東配稷桑難唐虞農官而勾龍共工氏之

子社之無義尚湯欲遷之而未果漢晉易以夏禹今已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七

壇廟

十

列祀帝王之次集亦配享先農諸罷勾龍與桑配位而

米仁祖浮皇帝配享大社大稷以成一代之盛典以

明祖祫尊而親之之道上覽奏稱善遂命改建社稷

壇於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一壇壇二成上廣五丈下

如上加三尺崇五尺陛四出築以五色土色如其方面

覆以黃土四面皆甃以甃石主崇五尺埋壇之中發露

其木外壇牆崇五尺設寢星門於四面壇牆各飾以色

如其方外爲周垣飾以丹甃以黃瓦初社稷列中祀臨

祭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倣

唐制升爲上祀其冕服以祭

按五方土命應天河南建黃土浙江福建兩廣建赤土

江西湖廣陝西建白土山東建青土北平建黑土天下

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百斤爲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

地

十月新建社稷壇成上行奉安禮冕服乘輅百官具祭

服詣舊壇以遷主告

十一年二月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詣奉先殿告仁祖淳

皇帝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

帝東向

十月議定在京大祀中祀俱用幣在外王國及府州縣祀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七

壇廟

十一

典祀祫亦如之其餘小祀止用牲醴

十二年四月遣祭安東沐陽野鬼御製勒文諭祭之曰永

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者數百

或成列或四散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有應者朕

不能盡信特致牲醴會鬼神而訪問之中原自有元失

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絕祀者有生離父

母妻子而死於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孤冤而欲人

之祀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冤

未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念與四者必有一焉朕

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與朕自卽位以來祀神未

嘗有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依爾持矩者宜禍其宜
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昭天意

八月御史勅溧水縣祭祀禮以牛醢代鹿醢禮部言著令
凡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 上曰夫祭物所謂缺者以
非土地所產溧水固有鹿何得謂缺是有司無誠心於
祀神而故爲苟簡也夫百司所以能盡其職而理民事
者以其常存敬懼之心耳今溧水之官於神猶怠忽之
則於人事又何懼焉命論如律

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
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終獻十四年 上命今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七

壇廟

十一

後祭祀以文職掌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禮部言
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與祭而況兵又刑
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
之交者也著在禮制頒行天下有年矣請朝廷遇有遣
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
不與則攝之文

十四年令在外祭山川等神以文職長官一員行禮武官
不預如軍民指揮司則從本司行之

二十一年增修壇址於大祀殿外中壘土爲臺東西相
向爲壇四以祀日月星辰境外以次爲壇二十亦東西

向以祀獻鎮海濟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
帝王命文武大臣及近侍官二十四人分獻遂罷朝日
夕月雙星之祭及太歲風雲雷雨獻鎮海濟山川月將
城隍歷代帝王亦罷春祭惟歲八月中旬擇日於山川
壇及帝王廟祭之

二十三年二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

獻鎮海濟即以岳爲主次海次鎮次濟風雲雷雨之神
又次之於是禮部爲圖以進使頒之祠圖復命東海則

燕承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秦蜀祭西海晉祭北海
永樂初禮部奏建文中改天地壇山川壇并籍田酒州宿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七

壇廟

十二

三

州祠祭署名又增置鍾山祠祭署 上命天地壇定爲
郊壇祠祭署山川籍田酒州宿州仍復舊鍾山祠祭署
不可罷

元年五月設北京社稷壇祠祭署設北京行部建山川壇
位建一如南京進祀天壽山於鍾山下

二年二月遣應天府官祭先農令郡縣耆老陪祀著爲令
三年二月寒義解縉等言周禮地官凡建邦國必立社稷
文獻通攷云諸侯有國其社曰侯社親王留守之祭國

無明文然禮有可以義起者今趙王留守北京當於建
國社周禮山川等壇致祭宜如禮部所議從之

五年九月建祀江天祀廟成命太常少卿朱燁祭告時太監鄭和使古里勃加諸番國還言神多感應故有是命七年三月朔車駕巡狩北京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畢顏侍臣曰昔舜巡狩至泰山舉祀禮觀諸侯一正朔考制度而已茲欲使天下同風後來秦皇漢武皆有侈心登封泰山屬道功德以誇示後世終不免後世之非議太祖一天下立法制五六十年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朕謹遵成憲此行亦惟欲親巡撫使軍民各得其所耳八年正月以親征進行在太常寺卿朱燁祭宣府山川城隍修祀稷山川先農壇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七

壇廟

十四

十四年夏祠祭節中周請請封禪尚書呂震請如請言

上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永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觀魏每以堯舜之聖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微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十六年十二月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山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嶺二十四洞峰之最髙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嶺上軌浮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南嶺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

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玄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嶺曰大聖南嶺宮五龍曰真武聖五龍宮又卽天柱峰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宮觀凡爲殿觀門廡庫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給之洪熙元年正月命湖廣承議諸葛平提督太和山宮觀諭選都令有司修繕郡邑應祀壇宇祭器違者罪之宣德元年十二月有言明年二月上旬祭先師大社期過當萬壽聖節恐妨行禮請改用中甸上諭禮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七

壇廟

十五

胡濙仍用上丁上戊日不可改

七年七月平江伯陳瑄言高郵郡城西北湖中有神祠古碑載神姓耿名過德宋哲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爲神屢昭靈威封靈應侯廟額曰康濟濟之者舟行無慮早獲有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上謂尚書胡濙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瑄所言其令有司以時致祭正統元年雲南晉寧州塔墩有大樹廟著靈異土人號爲塔墩聖母永樂時大風折其樹軍人陳福海鋸以爲板內有神像戴冠執簡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祀至是州官請加封號上謂禮臣曰淫祀邀福非禮也

九年閏七月初禮工二部諭南京及天下有司於應祀神祇壇廟久荒廢者即設法備料修理工程大者酌量事宜以開完日擇人奉衛務在敬慎不許褻慢仍令風憲官按臨巡視

天順三年二月詔風雷山川壇遠創一齋官時祭風雷山川之神壇在城外上不欲夜出問輔臣李賢可以動臣代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祖訓以爲不可上曰今後當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理爲一齋官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庶免夜間出入賢曰聖慮極是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壇廟

十六

二九三

八年正月憲宗初卽位禮臣引禮君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縉而行事不敢以早廢尊以已喪廢公祀因以春二月祭大社大稷請上如禮行之釋其先師遣官如故但免傳制制曰可

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封金玉二關真君爲上帝遣大學士萬安赴靈濟宮祭之大常寺奏靈祭宮祭祀舊制用素羞近加封爲上帝宜用牲醴上曰今後遇朕誕辰用太寧致祭其餘如舊

按閩縣舊有靈濟宮永樂十五年上寢疾藥罔効禱之即瘳於是建宮京師封金闕玉關真人明年改封真

君使倪岳爲禮部尚書值遣祭靈濟宮奏曰徐如張如詳唐叛臣之裔也祭與不敢議廢但歲時典祀一寺臣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爲令

弘治元年八月禮部侍郎倪岳言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山川祭五祀并除正大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有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上天尊者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梓潼帝君者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大小青龍之神者東嶽泰山之神者北極佑聖真君者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金闕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壇廟

十七

上帝玉闕上帝者神文聖帝神母元后金闕元君王闕元君者皆借誕不經俱宜罷免不報

六年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奏載考者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嶽五嶽之神東嶽泰山在泰安州東嶽沂山在臨朐縣南嶽衡山在衡山縣南鎮會稽山在會稽縣西嶽華山在華陰縣西鎮吾山在龍州北嶽恒山在渾源州北鎮醫巫閭山在廣寧衛中嶽高山在登封縣中鎮霍山在蒲州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

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嶽恒山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壇無間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曲陽在汴之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高皇帝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而曲陽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文皇帝遷北平而曲陽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獨祭北嶽於曲陽惟北鎮仍祭於北寧若以爲北嶽原在曲陽則周禮載恒山爲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嶽今本州北嶽廟址猶存洪武初定嶽鎮海濱之神削去歷代衰加之帝號真可爲萬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七

壇廟

太

三

世之法獨北嶽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疏下禮部尚書倪岳議曰北嶽恒山祀於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處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復都改岳上從部議八月禮部尚書倪岳等會議在京應祀大小之神及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俱應裁革

九年三月詔修通州馬神祠祠在治之北地名壩上安祭也初文皇帝靖難兵起戰其地覺有神相之因詔作馬神祠久之祠廢至是詔順天府尹彭禮等修之

秩是祠每歲春秋二仲遣太僕少卿一員往祀其辭曰皇帝命某官致祭云往必陞辭竣必延復其嚴如此十四年九月內旨差中官王端往武當山設像掛幡修舉齋醮命內閣撰勒并祝文大學士劉健等言故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與糧餉供饒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和妄以退無良報罷

嘉靖八年八月上諭禮部惟我太祖定嚴祭祀之條祖訓內山川諸神之祭皆無遺代者後以出入不便命官行禮今災變多端宜禱於神以祈轉化今秋祭山川

壇廟

十九

四十三

諸神朕欲親往其爲朕具儀部覆青山川等祭例於中夜行禮聖駕先一日出郊宿於齋壇祭畢復候侵晨回鑾越兩日方可畢事臣等以爲祭有大小禮有隆殺若祀山川禮儀與祭天無異非所以明品秩而尊神靈若祀山先農例先時齊戒至五鼓駕出詣郊壇昧爽行禮百官陪從其侍衛儀從悉依今春祈禱之儀上曰祭祀重事不可苟簡祀神之儀須有隆殺人君事天若事親禮神猶敬長應行禮儀仍詳議以聞議上有先期遣告太廟及是日迎神送神諸禮上曰廟告官不必遣其迎神用兩拜禮送亦如之部覆奏洪武十年太祖

祭山川諸神

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祀及

講祀文內載月將城隍等神俱爲一通則兩廡六壇俱

在祀內似可免分獻又近年遣官行禮亦無分獻者乞

聖裁報曰祝文如舊兩廡還表 太祖欽定典祀東廡

遣大學士翟鑒西廡吏部尚書方獻夫各行禮駕回作

樂如制 上復與輔臣楊一清等議所服欲用皮弁一

清等考之會典集禮中俱不載服制未敢決既見內閣

所藏存心錄內載祭太歲風雲雷雨嶽瀆儀注 皇帝

具皮弁服行禮因請下所司著之令甲制可之

九年令大社稷仍以勾龍后稷配國初以來雖勾龍后稷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壇廟

二十

而奉 太祖 成祖配至是 上命禮官奉 二祖歲

於太寢仍復勾龍后稷云按此祭即新殿

二月時有上書請祀高禪者禮部議於宮中震方擇地建

壇歲仲春 上幸后妃祀帝以高禪配 上以舉行不

便罷之

御史熊策請修天下祀典所載神廟 上曰應祀神廟今

有司修理但近來奸民阿奉鎮巡司府州縣等官不問

賢否築立祠堂去思碑亭私創庵院淫祠今巡按御史

逐一查毀竊僨爲修理神廟費不得更爲科擾

十年八月 上親祀帝社稷於西苑禮成遂御無違殿

宴陪祀諸臣既而周覽幽風亭還宮

十一年改山川壇爲天神壇地祇壇及別祭太歲月將旗

蕞城隍等神先是太歲等神皆合祭於山川壇 上釐

正祀典卽國丘之西建天神地祇二壇以歲仲秋祀天

神壇南向祭大明等神凡四壇壇一太半地祇壇北向

祭旗鎮等神凡五壇壇一太半又地祇從祀以京師山

川西向天下山川東向各牲五俱酒三獻天神祭地祇

盛 皇帝以辰戌丑未年親祭用祭服天神跪前後拜

地祇再拜皆飲酒受肝餘遣大臣攝祭其太歲月將旗

蕞城隍皆別祭之太歲壇建太歲殿每歲十二月太陰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壇廟

三十一

之日遣官祭之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從祀以四季月

將之神東西廡凡四壇壇一太半旗蕞廟在山川壇旗

蕞內府歲仲秋祭山川之日遣旗手衛官祭於廟霜

降日又祭於教場歲暮享太廟日又祭於承天門外皆

用少牢永樂後廟望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神機

營提督官請祭於教場日旗頭大將日五方旗神日主

宰戰船之神日金鼓角鉦砲之神日弓弩飛箭之神日

陣前陣後五猖等神皆南向牛一豕一羊一國有大征

討 皇帝武弁服襦服祭單牙之神六蠱之神皆南向

祭之 皇帝皆牲視諸牛一羊一豕一豕一豕三奏 皇帝

飲福受祚望燎刺五雞血於五酒碗酌神局

十四年給事中陳佐使琉球還因言往來海中時值風濤之險多藉神麻不致顛覆乞賜祭以答神祝禮部議令福建布政司官設祭一壇不爲例報可

上召禮部尚書夏言於無逸殿諭之曰西海于歲以午日

奉 兩宮遊宴止行望祀宜特建祠宇言退跪言海子

者卽古燕京積水潭也出源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遼山後瀝爲七星瀑東入都城蕭爲積水潭南出玉河入於大通河轉漕亦賴其利比之五祀其功較大禮宜特祀請於開口滂玉亭後隙地建祠部可

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壇廟

三十一

三十一

十五年 上諭禮部朕以冲昧人承祖位敢不率由舊章第以祭太社太稷奉我 太祖 太宗配薦有疑焉夫天地至尊次則宗廟又次則社稷奉祖配天則正矣又奉祀配社豈不失其序歟或謂以祖配社乃親親之道此 皇祖時禮官之失也又謂后土勾龍氏乃共工之子祭之無義夫勾龍氏有平水土之功故取之配社猶以后稷配稷也未可論其人况父不吾而可惡及其子乎宜如 高皇帝制太社以勾龍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其詳議具奏禮部乃集多官議大學士張璁崔榮等各言祖宗配位社稷歷代以來祀典不載我 太祖禮

古定制初無配位之禮後因禮官張璁之請遂沿襲至

今茲者天啓聖衷獨覺其舛况皆遵復祖制非有變更

茲會多官皆無異議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者其在今

日 上從之至是 上祭太社太稷祭畢出郊祭先農

行耕藉禮

定金海神祠於大內西苑湧泉亭以祀宜靈弘濟之神水

府之神司舟之神二十二年改名弘濟神祠

十六年作聖濟殿於文華殿後奉安先醫之神歲時致祭

十八年 上幸承天命禮官經通達凡有附近嶽瀆及

古帝王聖賢祠墓預奏總祭於是次真定望祭恒岳衛

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壇廟

三十一

三十一

輝道祭濟濟衆澤祭河鈞州望祭嵩嶽俱用大牢古帝王聖賢祠墓遣祭用火牢忠臣烈士祠用脯醢
二十六年十月命有司祠小孤山之神賜額小孤山廟勅
皇考詩於碑又 聖母先年舟過遭致霖果聞龍盤三
線盤九卽用所留盤定式龍盤一餐食二麥餅線盤菓
五蔬四加羊一豕一帛一爵三著爲令
三十二年八月祭太社太稷遣英國公張濬代濬行禮會
遣科道糾其不敬 上曰遣官如此陪祀官可知請執
事官可知是何禮法君逸臣勞之義何在濬勸臣之首
報以世祿糾配不敬他任可推姑野祿一年今後被命

代者務加敬慎毋得慢神庶君二王今方成人後三年後命攝監禮官立事事舉切毋得怠視

十月立柳將軍神廟於新安鎮賜額致祭柳將軍山東人各匡宋時從軍陣亡嘗見神於河道總理河道曾於奉祀之

四十四年八月祭雷雨風雲嶽瀛海濟山川等神於神廟壇是日方祭有短衣小帽數人馳出神門監禮御史顏鯨奉寺官高役春魏承詔不能肅戒因言西郊夕月祭用酉時此欽制也昨英國公張濬乃以申刻行禮曩日而歸亦為不敬宜通行罰治詔奉後春永詔俸一月落

聖廟

辛酉

免究自後西郊以百分燕事不許違者

隆慶二年太常寺卿鄒應龍言靈濟宮之祭一歲中至三十餘次殊為煩瀆宜照國朝功臣事例止以春秋致祭得旨仍舊行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纂

禮部 十六

歷代帝王祀典

洪武元年命以太宰祭三皇

二年一月禮部奏按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華戒今擬大祀前七日陪祀官詣中書省受誓戒曰皇帝有事於某所各惕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制可

三年五月 上觀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歎曰此美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八

帝王祀典

十

事也遂遣編修蔡玄侍僕舍人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往四方求之仍令各行省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

上與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楊韋與御廢宋諸陵截理宗項骨為西僧飲器事 上歎息久之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棄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求項骨所在果

得諸西僧庵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及紹興府以永

穆陵園來獻遂勒墓於故陵

四年三月禮部奏前代聖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於陵寢

唐玄宗嘗立三皇廟於府州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主之甚非禮也 上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捐於醫藥其可乎自今命天下郡縣毋得廢祀止命有司祭於陵寢禮部復議三皇五帝三王漢以下創業之英主守成之賢君歲時俱宜一體祭於陵寢 上曰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着秋祭祀備安之君雖賢不祭主中原而昏愚者亦不祀禮部復定議今祀帝王三十五河南陳州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鄴州祀周世宗華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山西榮河祀商湯

廟典卷一百十八 帝王祀典

十一

山東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北平內黃祀商中宗滑縣祀顓頊高平湖廣鄆縣祀神農寧遠祀虞舜浙江會稽祀夏禹宋孝宗陝西中郡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與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禮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歲祭用仲春仲冬朔復命陵寢所在禁民無得樵採置牌刻祭之月日牲帛之數於其上俾所

在有司守之以爲常式

六年憲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一廟合祭非禮今別立歷代帝王廟同堂異室茂春秋祀

七月御史答諱與權言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德大業被於萬世我朝繼正統而有天下祀禋宗廟之神皆得享其祭而鄉祀三皇之禮獨闕焉宜於春秋躬行祀事歲成一代之典 上納其言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開基創業之有功於生民者立廟祀之於是尚書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正位南面祀以太牢配位東面祀以少牢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仲春以少牢致祭商中宗高宗周成王

廟典卷一百十八 帝王祀典

十二

唐王漢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唐玄宗憲宗後唐明宗周世宗宋太宗真宗仁宗亦宜令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祭以少牢 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今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

按歷代帝王廟成

上親祀之各獻爵畢獨於漢高祖

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以有天下比他人更難特

增此爵後遂爲制每帝王前皆一爵惟漢高祖三爵廟

中帝王聖像惟元世祖像出淚痕透其面 上笑曰癡

達子爾失天下失爾漢北所本無我取天下取我中原

所本有復何遺憾涕泣啟

七年聖帝王孫見生像

上日伏義神農未有衣裳之制

勿加冕服

八月 上躬祀歷代帝王於新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

七帝服袞冕行禮奏樂具禮儀注

九年八月 上躬祀歷代帝王

遣官行視帝王陵寢凡三十六陵遂禁獵牧設守陵戶陵

二人三歲一傳制遣道士奉香詣諸陵令有司致祭

皇帝即位遣官祭告

十八年八月鄧州靖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禮部議按

廟制集卷二十八

帝王祀典

祭法有功於民則祀之姜嫄后稷之母也德配于聖后

稷教民稼穡澤被萬世公劉后稷之曾孫初居西戎後

遷於邠能修后稷之業有功於民誠宜入祀典部從之

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祀太公建昭烈

武成王廟 上命太公止宜從祀帝王廟

二十一年二月定歷代帝王廟制 上以文王雖基周命

終守臣節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可弗祀祀於陵增

祀隋文帝是年廟火改建於雞鳴山之陽去隋文帝十

六帝爲五室中三室居三皇五帝三王如舊東則漢高

祖光武唐太宗西則宋太祖元世祖從祀各臣凡四壇

東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十人西廡第一第二壇俱九

人歲仲春秋遣大臣致祭帝王御室太牢一肅三獻樂

七奏舞八佾兩廡舞壇少半一子午卯酉年傳制祭殿

歷代從祀帝王廟名臣禮臣具名奏請凡三十五人

以趙普負太祖厚恩不忠不可祀水華黎安重祖也不

可祀孫而去祖可祀水華黎安重祖祀伯顏阿朮可

勿祀又以陳平馮異譚美皆宜祀於是以前后力牧皇

陶鑊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石

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

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

廟制集卷二十八

帝王祀典

張俊水華黎博爾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七人

永樂七年八月遣官祭歷代帝王仍命以時修祀著爲令

大順八年令各處帝王陵寢被人毀盜者所在有司即時

修理如舊仍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差役

成化二年五月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陵墓

弘治十三年八月廣東會事徐紱奏乞祀宋楊太后於大

忠祠從之

嘉靖九年十二月 上以文華殿東室承浮圖像不經撤

去之改設先聖先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神位伏羲等九龕南向周孔二龕東西向 上

自爲祭文行奉安神位禮并令輔臣張瑄等及講官徐
箬等人拜禮畢 上御殿西室宣讀等諭曰朕奉先聖
先師神位於此庶有所起敬起慕以爲進修之地朕不
忍賴先聖先師啟佑於冥冥之中怒厥沃交修之力實
望於卿等勉等對曰 皇上景仰哲王以國治化臣等
敢不敢承各賜恭而退 上乃告於奉先崇先二殿
國初郊祀附祭帝王而省其春祭秋則遣官祭於廟是
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廟春祭 上
不從命建廟於京師以歲仲春秋行祭而罷南京廟祭
十年春帝王廟未成祀於文華殿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八

帝王祀典

六

四

三月歷代帝王廟成先是中允廖道南請改太惠恩寺與
辟雍以行養老之禮徽璽濟官徐知謨知譯二神改設
歷代帝王神位仍配以歷代名臣禮部覆言今國子監
通祖宗以來臨幸之地恐不必更置梵宇舊址重立辟
雍惟部內喜佛係胡元淫制敗壞民俗相應毀棄璽濟
二神當時已得罪名教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恐不足
以改設帝王殿廟宜擇地別建得旨與鬼淫像可便毀
之帝王廟工部其相地卜日興工於是工部清毀淫像
會官相擇帝王廟地因言皇城門內保安寺故址舊爲
官地改置碑武後衛而中官陳林醫其餘爲私宅地勢

整潔且通西壇可贖還而畢新之詔可遣工部侍郎錢
如京提督工程工完 上親詣廟祭

九月修撰姚涑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言世祖虐浮於大
戎役深於剽石食廟於契丹甚過於女直幹事中原榮
亦以爲言且謂 太祖存其像祀乃開國諸文臣劉基
等中元建十受其奉養之禮假元以帝統釋與元以帝
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耳今北虜方橫祀胡虜之君何
以禁胡虜之侵陵下部議以爲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
其一代之治有足稱者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亦
春秋與善之法且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以昭虛厚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八

帝王祀典

七

五

太祖神謀睿斷必見於此故載在祀典百餘年茲矣宜
遵舊制廟祀如故 上從部議
十五年六月遷接陝西御史周欽上言武功縣卽堯封后
稷有部之地與稷母姜嫄各有廟祠里民歲時祭之第
未入祀典宜賜修果下禮部覆議從之命翰林院擬廟
額祭文西安府修飾遺廟武功縣春秋致祀
十八年 月御史謝永南上言慶都爲帝堯葬封之地堯
母乃帝堯元妃陵墓俱存乞賜表揚以弘達孝光耀幸
下禮部覆議從之 上曰帝堯父母異陵可見合葬之
非古卽今有司修建祠寢副貳追崇往聖之意謝少南

建白可嘉收授左春坊左司直學檢討

二十一年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其從祀統贊季天師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少師桐君太乙雷公馬師皇諡伊尹扁鵲淳于意張機華佗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章慈藏王冰錢乙朱肱李杲劉完素張元素朱彥修二十八人從祀兩廡牲用太牢器用遵豆簋豆以仲秋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禮著爲令二十四年二月初禮科給事中陳榮奏元世祖以夷亂華不宜廟祀乞撤帝王廟元主忽必烈神位及其臣木華

帝王祀典

人

一主

穆等五人牌位上曰元本胡奧又善於五季帝王廟并基祭俱罷衆復言帝王廟已撤胡元之祀而廟在兩京者亦宜撤去又請改兩京廟祀碑文并毀銷元君臣神主下禮部議覆俱報可於是前宋請所撰廟碑命繕臣別爲文記之

隆慶四年遣禮部侍郎王忬烈祭三皇於景惠殿因言三皇功在萬世國家既祀於歷代帝王以明正統之有自又祀於文華東室以邇遺統之相承乃又雜之以醫師之流使其俎豆不亦損且褻乎又配之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安取義乎且公署中止宜有祠不宜有殿景惠

殿之設於醫院已非其地況聖濟殿之所祀者不過先醫遣祀者不過醫官乃醫院則祀以三皇遣以部臣何內外互異而輕重失倫也臣愚謂宜存其祠字裁其增祀春秋俱遣太醫院止祠先醫一如聖濟殿之禮尚書殷士備覆從其言上不欲改先帝之制報罷

廟祀典卷一百十八

帝王祀典

九

十四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九

都察院右會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十七

歷代名賢祀典

吳元年十月初禮官建元右丞守安慶余闕江州總管李

勳二祠皆像歲時祀之

洪武四年四月部以元御史大夫福壽能秉節死義立祠

祀之後復議贈其官禮部言元已贈福壽浙江行省左

丞相上柱國進封衛國公諡忠肅宜仍其舊 上是之

國朝典彙卷百十九

合祭歲春秋二仲遣官致祭

八年三月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歲時致祭

十二年正月御史建極勸應天府尹曾朝佐祭歷代忠臣

不具祭服有乖典禮 上顧問廷臣吏部尚書倪璣言

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下翰林院考證奏祭

前代忠臣便服行禮為宜詔以為常式

十三年二月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下

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至二十年以其

祠處間巷詔徙建雞鳴山之陽命應天府每歲以祭功

臣日致祭著為祀典

十六年十一月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

民始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未張

詠為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

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祀卓茂為舊合

黃霸為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顯廟址

密縣亦有茂廟址葺而祀之正合祀典陞遷及于抗從

子凱世為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為吳將相以勞

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州盛川

土神垂休侯李龍選臣事於梁築城保障川蜀邦人祀

之兩廟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盧陵王復唐社

國朝典彙卷百十九

名賢祀典

授黃陂為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宇理宜褒祀謝夷甫肅

宗時為京畿令孟詵押兵過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

之李輔國謂之於朝流建州卒建於陳寧後見獲於帝

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鑄與其姪

乘昭臨難死節廟食於九江義兵萬戶李宗珂從余闕

守安慶城陷闕死宗珂自刎國既立祠安慶宜以宗珂

配享皆從之命著之祀典

二十一年正月詔州知府王世安奏請修唐賢相張九齡

宋名臣余靖祠從之

二十七年正月建漢壽亭侯關羽廟於雞鳴山之陽廟舊

在玄津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四月陝西乾州同知史孟通言府忠臣渾瑊在德宗將誣原兵變乘與在奉天逆臣朱泚據長安引兵圍奉天晝夜攻城經月城中資糧俱盡瑊獨引兵苦戰百計禦敵卒能保乘與全城郭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關甚非報功勳忠之意宜令有司每春秋致祭詔從之永樂元年三月有司言殿太師比干墓及祠圯壞請修治上從之因諭侍臣曰君子為國不為身故犯顏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為身不為國為諛諂而諛以苟富貴明君

廟廟典彙卷百十九 名賢祀典 三

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諛諂而國以亡築材授龍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監覆轍國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為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祖宗之洪業

三年三月巡按福建御史洪湛言福建自漢以來始通中國民不知學至唐常袞為觀察使興學校人文日起宜立廟以祀從之

五月命修漢林茂尉蔣子文廟

十四年十二月詔修曲阜兗國公廟

宣德二年二月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歲為創

四年九月大理卿胡榮言臣奉命巡撫浙直訪知嘉興舊有陸贄祠湖州有胡瑗書院蘇州有范仲淹祠觀了翁書院今皆頽毀欲從宜修整未敢專擅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崇祀先賢以表勵後進宜從所請

五年閏十二月歸德州知州李志言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死節之地故睢陽有節忠廟祀建遠雷萬春南齊雲買實姚開宋元以來俱命守臣祭之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建遠居正南齊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林撰祭文有司每歲以春秋祭

八年八月吉安知府陳本謙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廟廟典彙卷百十九 名賢祀典 四

祀節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來曠闕祀典人無激勵乞舉行之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正統六年十一月立御製完國復聖公新廟碑成化元年正月汀州府奏前推官王得仁當郡茂七作亂時奮力殺賊卒於行陣請立祠宇以昭報祀禮部謂宜如廣東楊信民故事俾有司立祠致祭從之

五月修比干廟命有司春秋致祭

十二月命容城縣立祠祀元儒劉因

四年三月命祭宋丞相李綱於邵武府學

五年五月復元臣賽典赤廟祀於雲南元時賽典赤守雲

南興水利以溉田崇學妙以勸士民德之迫殿廟食其

地園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定正統間廢之至是三

司等官言其有德於民宜列祀典下部覆實從之

九年九月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永平境內洪

武中有司致祭崇恭中始廢今臣已重建請賜廟額祀

文上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春秋致祭

十年八月博野知縣裴泰奏宋儒程頤程顥二大儒其先

博野人祖羽為端明殿學士因家於洛陽本縣程委社

恩廟典案卷百十九 名賢祀典 五

實其祖居舊有祠堂近為修葺乞勅禮部定其祭品儀

注令所司春秋致祭部覆從之

十一年正月賜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於上杭縣立祠

祀之天順六年盜賊竊發泉率兵守備賊不敢犯次年

賊勢益熾驥初入境聞變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以禍

福賊聞莫不感泣旬日間來歸者一百七十餘戶俱給

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

委泉率兵深入攻營寨泉奮身力戰為賊所害驥總督

官軍吊死驥傷激揚義氣與賊十餘戰破擊壘等十八

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驥衛冒瘴癘致疾而卒泉皆悲

竊立祠祀之知縣蕭宏泰載祀典賜其祠額曰義

命有司春秋祀之

十三年八月命杭州府祭唐臣褚遂良遂良仁和人前代

有祠未入祀典至是以儒士周琬言令有司春秋致祭

十八年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濬

十九年正月命蕭山縣祀魏驥於德惠祠祠舊祀宋縣令

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修築海隄田獲其利邑人謂

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配祀從之

四月陝西巡撫阮勣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

墓河縣有諸葛亮祠鳳翔府有范仲淹祠藍田有呂大

顯廟典案卷百十九 名賢祀典 六

中大顯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修治并賜祭上曰朕

考察法凡德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作

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與復漢室范仲淹經略西夏皆有

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維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祠

基弗修祀禮廢墜豈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修治

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祭並以二丁守祀亮仲淹及呂氏

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二十年命有司歲祭廣東巡撫都御史楊信民先是信民

為廣東泰議以誑誤去既而黃庸養作亂起巡撫其地

招徠安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德相率請於朝為

立祠然歲時未有祭也至是聽選官盧從愿等爲之請
上特命廣東布政司歲於其忌日祭之

弘治三年十月安慶府知府徐傑等奏郡治東有祠祀元
封祖國公余闕而守臣韓建不與焉臣考余闕所著大
節堂記及元史竊以爲建在當時力攻固守其大節如
被執之際病不可爲且罵賊求死其不屈如此且建守
於前關繼於後實爲一體而建精忠大節與闕亦相類
願闕在先朝久列祀典建獨漠然似非表忠之義禮部
覆奏謂宜於闕祠內增設建神主祠享歲時致祭從之
命五縣建唐昌黎伯韓愈祠春秋致祭并修理墳墓從知
國朝典彙卷百十九 名賢祀典 七

縣丞僉奏也

五年十二月給事中王璽奏宋李合州守臣王堅張珪當
北虜猖獗時先後保障有功堅後遷寧遠節度使益屬
臣節珪遷制置使城陷竟不屈而死乞建祠秩祀部覆
於本縣郡賢祠祠祭從之

六年十一月河南巡撫徐裕奏宋范仲淹并其子純仁墓
皆在河南府城東南萬安山下屬附近寺僧領祀事元
末裔孫因偶 方自蘇再至展掃時守臣郭文鼎等
聞之乃爲秋 致祭迨入國朝守土之臣襲而行之然
未經奏請秩在祀典且仲淹肄業從政之地如蘇州慶

陽等處既皆有祀其體鬼所藏之處不可獨缺乞命本
府於墓所建祠春秋致祭以子純仁配享永載祀典以
風士類 上以崇祀先賢事關風化命所司議行之

九年二月四川巡撫馮俊奏故學士承旨宋濂以樸誠坐
法謫四川至夔州卒沉淪幽壤聞者追悼乞勅禮部集
議復其舊官顯加贈諡仍命有司春秋祭於葬所部議
濂一代儒宗今不敢別議贈諡請仍依原學士承旨職
事令有司就於葬所祠堂內春秋祭祀從之

十二月給事中楊廉疏言故禮部侍郎薛瑄正學大節乞
行平陽府建祠賜額有司每歲春秋祀之仍下章丘縣
國朝典彙卷百十九 名賢祀典 八

取所刻讀書錄板本於國子監俾六館諸生皆得摹印
既味部覆上 上曰薛瑄以性理之學繼宋諸儒後實
我朝名儒卿等奏欲建祠秩祀并刊行文彙悉准行其
祠額特名正學

十年九月巡按四川御史榮華以蜀漢北地王諶爲國死
節無愧昭烈之佩乞仍舊封號春秋陪享昭烈廟從之
十二年正月錢塘縣民岳華奏其十三世祖宋武穆王飛
墓田在西湖者爲僧永年等所侵占 上曰飛在宋室
忠烈可嘉墓田准令有司察治理之

十五年四月廣東布政周孟言宋永相文天祥應詔勤王

招攬英雄以圖興復一時慕忠效義之士趨時賞等四十餘人亦皆奔走貽順具載史冊今天祥已秩祀典而時賞等未獲表章乞下廬陵縣爲天祥建忠義廟配諸賢於左右有司歲時致祭從之

國子生裴春奏宋丞相江萬里爲賢似道所忌出知福州致仕嘗題文天祥以世道之責後元兵陷饒州萬里及其子鎬并左右數人俱投止水以死乞下有司秩於祀典詔令江西巡撫官立祠於饒州本府官春秋致祭十六年四月巡按江西御史王哲言廬陵縣舊有忠節祠祀宋名臣歐陽修等六人我朝祭酒李時勉尙講劉球國朝典彙卷百十九 名賢祀典 九

知府劉子輔又郡人御史鍾同官長春時督糧國本率先倡義乞復 皇儲逐下獄死 英廟追贈大理丞忠廟復官其子賜諡恭愍惟祀典尚缺乞勅有司同祀於忠節祠下禮部議謂同堅守名義忠節可嘉附祭之舉良是顧立祠致祭所以慰忠魂而勵後此外有徇情濫收者宜令各布政司官查覈應否具奏裁處命鍾同准附祭各處鄉賢祠有徇情濫收者咸具實以聞四月命資餘縣重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正德三年三月福建參政熊廷諱事徐元裕各疏請爲宋興化同知陳瓚與姪同知樞密院事充闕廣宣撫大使

陳文龍立祠興化府以表其忠禮部議覆 上曰文龍叔姪在宋季先節忠義可嘉其立祠令有司春秋致祭八年七月賜唐順果鄉真鄉祠額曰二忠令有司歲春秋致祭果鄉官常山真鄉官平原即今真定德州地也前知府彭澤於學宮右建二顏祠至是咸知府李瑛以祠額請故有是命

九年三月嘉祥縣修會子廟成巡按御史李瓚請以門人子思號享而以陽膚子襄公明饒沈稍行公明高樂正子春公明宣單居離列于子思後從祀且請御製碑文詔從之

國朝典彙卷百十九 名賢祀典 十

十二月南和知縣李希葵疏言縣故有唐相宋璟祠宜載祀典 詔以璟守法持正爲唐名相其令有司歲仲春致祭

十年二月廣東巡按御史高公韶言韶州故有唐相張九齡祠景泰中用給事中白瑩言以唐韶州刺史鄧文進宋邕州推官譚必國朝永豐令鄧願俱附祀享廟考九齡子孫爲伊闕令時安祿山陷河從孫不受僞官忠義著聞而獨見遺似爲缺典禮部議覆詔曰如孫可謂不媿其父其 令從祀

十六年四月詔爲都督俞事馬雲葉旺立祠遼東歲時致

祭雲莊洪武初爲龍虎上將軍奉命由登萊渡海至遼
安輯軍民遼人相率歸附遂開故遼東都司及遼左等
衛比卒遼人多尸祝之而未有祠至是義州衛舍餘許
澤等疏乞立祠致祭以崇報功之典從之
命立宋丞相陸秀夫祠於鎮江歲時致祭從巡按御史葉
忠之請也

五月詔立宋岳飛祠於武昌歲時致祭以肅臣奉命請也
七月詔祀故太保尚書黃福於昌邑祠邑人萊州知府
常道奏福在先朝有大功其名德爲鄉里所重雖曾
爲建祠而未得載於祀典請令守臣歲時致祭以勵風
俗朝典彙卷百十九 名賢祀典 十一

化 上特允之

十一月立太公廟於青州城西令有司春秋致祀從山東
撫按請也

嘉靖元年命遼東都司合祀吏部尚書王爾都督僉事馬
雲龍莊於旌功祠遼人以州管總制其地有功德於人
宜與雲龍合祀守臣以請許之

二年河南巡撫何天衢言雒陽周公經營之地宜建廟賜
額令春秋致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一臺公遺跡也
土圭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尺寸書之
史冊禮部覆請報可

命祀故工部主事費瑄於呂梁洪瑄於成化間奉命督洪
築石壩捍水以通漕舟作石堤以便挽者歲省修堤草
束役錢三十餘萬又時早疫瑄設法賑濟所全活甚衆
民思之私爲立祠至是知州張淮以請故有是命
詔修宋臣韓琦范仲淹祠於延州建故吏部尚書王恕祠
於三原命翰林院各擬祠額有司歲時致祭從都御史
姚鏞給事中張原奏也

命江西有司祀晉處士陶潛於彭澤從都御史陳璘請也
給事中劉祺言故大學士劉珝立朝守正不阿至其孝祀
父母盡墓感有瑞泰嘉禾之祥鄉人就其所居曰仁孝
祠朝典彙卷百一十八 名賢祀典 十二

里立祠祀之乞賜祠額命有司歲時致祭詔從之

四年九月江西撫按陳洪漢秦獻陶備各疏言崇仁吳興
劉管蒙 先朝禮聘授諭德不拜歸老於家砥礪名節
有功教化特建祠本鄉賜祠額祭文令有司致祭從之
十一年十月御史施山言大名府名宦如狄仁傑寇準鄉
儒如劉安世二賢一賢功德顯著宜如祀典專祀從之
十六年詔建故臨清知州夏鼎祠春秋致祭最大學士言
之父州民稱其有德政請建祠祀之遂有是命
三十八年十二月詔贈蘇松兵備舉政任環爲光祿寺卿
立祠騰子環前爲蘇州府同知倭寇犯蘇之關門城門

開民避寇者不得入燒城就泣環按初開門納之全活
萬計蘇人德之屢擊倭寇有功累遷縣政失志減俸衣
服皆自藏其名誓為死賊後以母世歸遂卒於家禮科
給事中徐師曾上其事請贈祀上命贈官有司建祠
蘇州以時致祭仍任一子原衡副千戶
隆慶元年詔賜故禮部尚書歐陽德祀於鄉時江西撫按
言德文章行義為世所重門人後學相與祀而視之宜
祀有司歲時奉祀以從人望上特允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

都察院右會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十八

功臣廟祀

甲辰九月 太祖命中書省給功臣像於十壺及將子文
廟以時遣官致祭

洪武元年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為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
司致祭以其鄉家宥氏世為奉祠守王墳

二年正月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 功臣廟祀 一

歲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
北下太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
相從捐軀戮力開闢疆宇有共事而不覆其成建功而
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
雞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
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
歿而名永不磨矣於是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達為
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郭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
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瑄勝吳良吳祿曹
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

聖像於廟祀之仍處生者之位

以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秦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

德勝配享 太廟後罷永安而徐常李鄧湯沐六王候

其卒進爵皆 上所親定也然功臣無再成世傑而

太廟有之馮國用丁德興茅成華高吳良吳祜曹良臣

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祭於功臣廟而 太廟不與此

上之權衡量度非後人所能測識也

九月命南昌府康郎山及處州金華太平等府各功臣廟

有司依期致祭

十月命國親國公徐達周平王常遇春等攻戰之蹟於蘇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功臣廟祀

二

鳴山功臣廟

三年增戰發功臣於雞鳴山功臣廟

五年正月增功臣廟戰發病故等項功臣百二十四員於

兩廡各設牌一書功臣都督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等

用羊五豕五每四孟春墓遣獻戚大臣祭之

六年七月詔禮部每春正月秋七月享 太廟之日遣官

祭功臣於雞鳴山廟

七年六月命書雞鳴山功臣廟附祭功臣姓名於籍每歲

遇祭則製神主命都督府官主祭堂上各衛指揮祭兩

廡永爲定式

八年正月遣官祭功臣於雞鳴山廟增祀華雲龍李恩彝等八人

九年正月遣官祭功臣於雞鳴山廟以指揮俞事余隆等

百三十一人附

七月又以何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附祭功臣之次

十二年七月以吳祜等百九十三人附祭雞鳴山廟

十三年正月以濟寧侯顧時等二百二十人附祭雞鳴山

二十五年六月聖西平侯沐長像祀於功臣廟

永樂初 上即位遣官祭功臣於雞鳴山廟先是禮部侍

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罷 太廟配享但於本廟祭之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功臣廟祀

三

上曰 先帝所配定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臣

既自有廟矣太廟舉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著爲令

三年遣官致祭中山王於家廟 按王家廟在南京大功

坊是年 上諭禮部云中山王勳德國朝第一當百世

不可忘自今正旦清明中元十月朔冬至皆遣祭家廟

遂爲制 嘉靖中置正祀典亦歲遣

四年八月饒州府言鄱陽康山忠臣廟圯壞請命修治

上命工部即遣官督修仍諭所司歲時嚴祀禮守廟者

悉復其家

洪熙元年命禮部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

金鄉忠壯侯王真少師榮國忠顯公姚廣孝配享
皇帝廟庭

嘉靖九年八月 上諭輔臣曰廖道南嘗言姚廣孝弗宜

配享 太廟夫廣孝在我 皇祖時建功立事配享已

久或不当遽更但廣孝係釋氏之徒使同諸公侯並食

于 德祖 太祖之側實非敬 祖宗之道禮部尚書

李時同大學士張璁桂萼等議以廣孝雖有帷幄之謀

厥後加以厚秩賜以顯爵亦足償其勞矣若削髮披緇

需榮俎豆則非所宜臣等議當撤去卽移祀於大隆興

寺內每歲春秋逢太常寺致祭 上從之仍命告於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功臣廟祀

四

皇祖 太宗以行

十年五月以誠意伯劉基配享 太廟詳前

十六年春進武定侯郭英從享 太廟先是武定侯郭勣

欲進其祖英於 太廟乃微三國志傳說爲國朝英烈

記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勣人聽

聞已乃疏乞祀英廟庶事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

唐胄疏爭言廟祀諸臣位次上下且不可易况有無之

額敢輒增損乎勣言往年進劉基附享以文臣故奉朝

翁然順從臣祖英武臣乃紛然阻忌 上是勣言進英

祀先是二廟伯享功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伯位公侯上

上不喜曰何上基而下英也令禮官考議乃合二廟功

臣敘爵於是列英永義侯上河間東平二王懿寧王下

基永義侯下英永進伯時禮官夏言言禮有功宗之祀

漢祭功臣於朝廷魏祀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唐高祖

至憲宗廟或六七人或二三人宋太祖至光宗亦

然如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

君亦各有與享者不必皆創業也我朝 二祖開國靖

平豈無有如魏徵李沆輩者今伯享 二祖凡十七人

內惟基廣孝二人文臣耳自後六朝闕焉無聞乞下廷

議考求六朝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上

按定進伯廟庭 上不允

五

史 265—877

按諸王功臣侑享洪武二年壽春十五王進侑 四祖
廟壽春於 孝陵爲伯南昌七王兄寶應七王從子也
太廟廡中木主稱壽春八王爲高伯祖考寶應七王爲
曾祖考禮官誤矣是年祔饗戰凌功臣已乃設青布幃
於廟庭祀之尋更定功臣十三人令胡大海等七人已
卒祔廟徐達等六人俟卒進侑八年設黃布幃殿左右
廊於廟中殿上祀 四祖左祀楊王皇兄徐王右祀功
臣九年定壽春王王妃二十一人侑享於東壁功臣十
二人西壁罷原永安祀焉